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拾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壹輯・拾叁册目録

後漢書旁證不分卷 〔清〕王先謙撰 一
後漢書補表八卷 〔清〕錢大昭撰 六八三

後漢書旁證不分卷

〔清〕王先謙撰

清稿本

校後十餘年曾閱百餘事撰成專證
一書并以十四年所補注誤一卷均已
付梓因取刊時所得又數則以附於
家刻以遺先人之志者能無幸于斯
文

小舫居士謹

校正

後漢書注攙入正文　錢大昕曰郭太傅初太始至南
十四字本章懷注引謝承後漢書之文今誤作太守
予嘗見南宋本及明嘉靖己酉福建本皆不誤蔚宗書避其家
諱於此傳前後皆稱林宗字不應忽爾稱名且其事已載黃憲
傳毋庸重出也

張堪　錢大昕曰張衡之祖父堪蜀郡太守列傳第二十一卷所
稱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者即其人也彼傳云南陽宛人此云南
陽西鄂人縣名小異郡望無改何屺瞻謂別是一人非也

章懷注多譌字　錢大昕曰和帝紀注引說文肇音大可反大可
當作直小　李通傳注引謝承書安眾侯劉崇崇當作寵　馬
援傳注父仲又嘗為牧帥令帥當作師　馮衍傳注曲陽縣名
故城在今定州故城縣西案唐定州無故城縣蓋鼓城之譌毛本
作彭城縣彭與鼓字形相涉而譌

度尚傳椎髻鳥語之人注引書曰島夷卉
服島當作鳥禹貢島夷漢書地理志作鳥夷鄭康成傳尚書本
亦是鳥字故章懷引以注鳥語之人文校書者誤依今禹貢本
改之非章懷之誤也

孔融傳誤　錢大昕曰孔融傳建安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
注並獻帝子案東海王祗乃東海王彊之元孫非獻帝子且立
四十四年而薨初非沖幼此傳殆誤矣獻帝子見於紀者有東
海王敦（東海疑北海之譌說見攷異）敦以建安十七年封其時融已歿矣蔚
宗雜采它書往往自相乖戾如此

許慎傳漏略　錢大昕曰儒林許慎傳太疏略敘其歷官但云為
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不言仕于何朝今按說文
自序云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是其著說文

中國國家圖書館

在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歲也其子沖於安帝建光元年辛酉上書稱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又云今慎已病則太尉南閣祭酒乃其所終之官也說文引漢人說皆直稱其名唯賈逵稱賈侍中而不名沖上書云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攷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慎為賈逵弟子無疑漢儒最重師承而史略不及之此其疏也攷賈逵傳永元三年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騎都尉十三年卒是慎撰說文時逵尚無恙其為太尉南閣祭酒亦當在永元時攷和帝紀永元五年太尉尹睦免而張酺代之十二年酺免而張禹代之延平元年禹遷太傅而徐防代之是慎為南閣祭酒時府主非張酺即張禹也沖上書又言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此事亦當見于傳

後漢書考證

司馬彪續漢書志附范史以傳　錢大昕曰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本自單行與章懷太子所注范史九十卷各別其併於范史實始於宋乾興元年蓋因孫奭之請今北宋槧本前載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具列奭奏其略云范氏作之於前劉昭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蓋誤以志為蔚宗作不知昭序已明言司馬紹統矣昭本注范史紀傳又取司馬氏續漢志兼注之以補蔚宗之闕故於卷首特標注補明非蔚宗元文也厥後章懷太子別注范史而劉注遂廢惟志三十卷則章懷以非范氏書故注不及焉而司馬劉二家之書幸得傳留至今然司馬史實名續漢書劉氏以補范闕因冒後漢之名今既與范史並列學官謂宜改題續漢志以復紹統舊名且訂宋明刊本沿襲之失

續漢書旁證

范氏後漢書用司馬彪志補　王鳴盛曰范蔚宗之前作後漢書者已有數家今皆不傳而范氏獨存說詳後蔚宗著書指趣及其為人說詳後南史篇中范書無志劉梁昭注之即以司馬彪續漢書志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為范氏書觀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宋館閣書目已如此誤也此志每卷首題云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正因以司馬志補范書即劉昭所為故後人題之如此別本改云補注豈司馬志有所闕昭補之兼注之耶司馬志無闕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耶昭之前未見有注者也姑再考之又天文志第三卷通卷無注必係亡失非劉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通卷無注其為亡失更屬顯然蓋五行志多伏生鴻範五行傳文劉昭于貌言視聽思皆采鄭康成注獨此卷思傳劉注亡鄭注亦因之遂

巳也

晉書八十二卷云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出後宣帝弟敏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秘書郎轉丞以漢氏中興訖于建安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年六十餘今彪書志見存凡三十卷篇即卷也則其紀傳僅五十篇未免太略范蔚宗書紀傳共百卷較彪且不啻倍之觀彪自述嫌舊史煩雜志在刪除則彪意于志稍詳而于紀傳則甚略所見稍偏劉昭用范紀傳而補以彪之志頗爲合宜

蔚宗非不作志未成而誅亦後爲謝儼取其稿臘以覆車故惟存

後漢書旁證

紀傳一事見（李賢後漢書第十卷下公主傳注洪邁容齋四筆第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洪云李賢謂出沈約宋書謝儼傳傳卻無之）江祏詣謝朓朓適作一詩命左右取以示祏既而曰正復不急遂已祏以爲輕己譖而殺之李賀平日素輕一友賀天亡後其人取賀所作詩投溷中故賀詩傳世者不多以蔚宗之恃才傲物取憎羣小如江祏之恨謝朓者必多矣故與共誣以重罪而殺之乃身後著述之遭阨又與李賀同千載而下可爲隕涕然人皆有一死蔚宗畢竟常在天壤彼妬賢嫉能之小人如謝儼者亦何爲哉

蔚宗又別自作選簿以述百官梗槩欽明階次詳悉見蕭子顯南齊書百官志敘首蔚宗固非不能作志者

劉昭李賢注　王鳴盛曰梁書文學傳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幼清警外兄江淹早稱賞之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南書倉部郎除無錫令歷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集後漢同異注范蔚宗書一百八十卷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南史文學傳畧同孜昭注范氏紀傳司馬氏志今世所行紀十十卷志三十卷傳八十八卷即其本也梁書所云一百八十卷八十當作三十唐章懷太子賢既用其本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注紀傳易注志雖避難趨易也且昭所注續志頗有可觀則其紀傳注必猶仍舊可耳何必改作唐初諸皇子好以著述爭名太宗子承乾命顏師古注漢書泰引蕭德言等撰括地志吳賢又招儒臣爲此狂使劉注零落不全恐有意存掩美改壞舊注并襲取舊注據爲己有者

爲章懷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者張大安劉訥言格希元許叔牙成元一十史藏諸周寶甯等見新唐書八十一卷章懷本傳又見

後漢書旁證

八十九卷張公謹傳一百二卷岑長倩傳諸人皆與所表見學識未必律于劉昭或襲取或改竄恐皆不免（格希元姓格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作畢希元未知何據）

唐劉知幾史通第五卷云范蔚宗之刪後漢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愚謂知幾稱蔚宗之美甚確至其詆斥劉昭恐未必然大約唐初人有此一種議論所以李賢輩有事改誤昭注遂遺棄去大半就如知幾之言則昭注似裴松之之於陳壽松之雖少裁斷其博亦有可取此等入正文則煩猥入注猶差可況昭注必勝松之邪凡著述空際掉弄提唱馳騁愈多愈亂人意紀載實事以備參考雖多不甚可惜

刊誤補遺　王鳴盛曰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前八卷皆前漢而後漢僅居其二詳案之亦醇疵互見也其中最精者一條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刊誤要當作孟而不能言孟所以誤爲要之故仁傑則云古文要作𦥑與黽相近疑孟與黽通岐傳本作黽子章句而誤作𦥑耳此條實精妙無比似深於小學者乃於牙門一條內論卑字古皆音尺者切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則全不識古音而亂道矣年字一條據歐陽永叔詩本義强指來牟爲后稷初封所賜祭器而斥毛鄭赤烏以牟麥具來爲誕大約趙宋人說經如邨嫗演劇里巫降神一派繫風捕影如仁傑的是趙宋人口吻塗山一條以郡國志爲范蔚宗所作豈非目視而不見其睫者邪

後漢書旁證

姚鼐曰蔡邕續漢志由十意者避桓帝諱也華嶠爲漢後書所爲十典即表也而去諱避其文諱也華嶠書傳於江左僅三十餘卷章懷僅十七卷范蔚宗於皇甫嵩傳引其語是從他史所引而轉述之蔚宗不盡見嶠書也

後漢書旁證

後書多脫誤　王鳴盛曰何義門云後漢書傳刻脫誤較前書多且倍之觀劉氏刊誤諸條乃知北宋時已無善本至李賢注嘉靖中南國子監刻者已經刪削毛板精完書故是十長

翟公巽重修　王鳴盛曰困學紀聞翟公巽謂蔚宗書冗陋別作東海通史可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公巽何物妄加譏貶重修王氏妄載之何耶無識甚矣

後漢紀　王鳴盛曰晉東陽太守袁宏後漢紀三十卷其著述體例及論斷全仿荀悅前漢紀為之但悅書在班之後全取班書宜也宏書則在范之前然亦皆范書所有范所無者甚少何耶宏自序云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其所掇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據此則宏所採者亦云博矣乃竟無有出范書外者然則諸書精實之語范氏摭拾已盡謝忱當作謝沈晉書第八十二卷沈傳云字行思會稽山陰人博學多識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康帝即位以太學博士徵母憂去職服闕除尚書度支郎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卒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是也又九十二卷文苑傳袁宏字彥伯侍中猷孫勗臨汝令宏為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尚參軍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太元初卒於東陽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文選第四十七卷錄其三國名臣序贊李善注引檀道鸞晉陽春秋云陳郡人為東郡守陽字當在東字之下傳寫誤耳太元是孝武帝號上距康帝即位初約二十餘年則謝沈書在袁宏之前故宏得引之

後漢書年表　王鳴盛曰後漢書年表十卷宋右廸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事熊方撰以范蔚宗但作紀傳劉昭補注舊志又不及表故補之自序云一據范劉舊文不敢復取他說今觀其取材於范劉外惟三國志其餘一無所采誠為固陋但讀史宜專心正史世之學者於正史尚未究心輒泛涉稗官雜說祗見其愚妄且稗史最難看必學精識卓方能裁擇參訂否則紛訛淆亂雖多亦奚以為熊氏在宋人中實矯然出羣者惟是於本書亦多脫漏則不無遺恨

前書同姓王侯分為二熊氏則以王侯合而為一自言西漢之王者連城數十武載黃屋東漢之王所食不及十一十僅與西漢侯等故不分也前漢有功臣外戚恩澤等侯熊氏亦不分析槩以異姓諸侯以其以功者或親以恩者或功多互見難分故併之而各書其狀於始封之下熊氏亦已自言之此皆特變前例而可通者惟是宦者封侯之濫後漢為甚前漢未之有也今乃一槩攙襍總名異姓諸侯太覺不倫殊非類族辨物之道宜別立宦者侯一門

凡都亭侯之下方或注鄉邑名或不注鄉邑名蓋以都亭各處多有知為某處之都亭者書之不知則不書但都鄉疑亦都亭之類而概云常山則不可解

前漢有官公卿表以三公三師將軍九卿皆聚於一篇之中按年而臚列之後漢官制與前略同乃熊表自大鴻臚以上為一截宗正以下為十截離析殊覺無謂或以其累壓數圖輕有尚差

可又復以順帝而下割令卷帙彌嫌煩碎
進表云陛下奮神武而撥亂致太平而中興蓋其時爲高宗朝也
自述云臣近疏寒淺之末學奇窮艱苦之餘生荒於菊而出遊
駐桑榆而筮仕又進狀云昨嘗投進未蒙指揮時進書受賞者
多方獨如是信識真之難遇今書幸歸然特存惜未有刻板行
世
漢制考 王鳴盛曰王應麟漢制考四卷所采惟三禮詩書論語
孟子國語公羊註疏及說文取材既博太簡又此制宜分門編
次以類相從今乃即以原書所出爲次蓋隨手掇撮未成之書

跋後漢書 錢大昕

後漢書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紀傳百卷其志三十卷則乾興元年准判国子監孫奭奏添入但宣公誤以爲劉昭所補故云范作之於前劉述之於後不知志出於司馬彪彪西晉人在范前不在范後劉昭本爲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馬志注之以補范之闕題云注補者注司馬書以補范書也自章懷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傳獨此志以非蔚宗書故章懷不注而司馬劉二家之學流傳到今宣公實有力焉此本雖多元大德九年補刊之葉而志第一至第三尚是舊刊於朓敬恒徵字皆闕末筆而讓勗卻不回避知實係嘉祐以前刊本惜屢經修改古意漸失然較之明刊本則有霄壤之隔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光武帝紀上

高祖九世之孫也　錢大昕曰按紀傳所述世數多不一例此紀光武為高祖九世孫自高祖至光武九世實八世孫也皇后紀伏后為大司徒湛八世孫自湛至后八世實七世孫也至劉永傳稱梁孝王八世孫自孝王至永父立已八世矣如依二紀之例亦當云九世孫也攷班史諸表自始封至子孫曾孫元孫元孫之子即為六世此以封爵之世次言故合始封計之他傳則否孔光傳云孔子十四世孫自孔子至光實十五世推此論之當以永傳為是

立劉聖公為天子　錢大昕曰范史於淮陽王聖公齊武王縯皆字而不名蓋殊於諸王也漢書王莽傳聖公伯升皆不名

驃騎大將軍宗佻注驃騎大將軍武帝置自霍去病始　錢大昕曰按去病為驃騎將軍無大字

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　錢大昕曰按鐵脛上江五樓紀不載其後事馮異傳擊破鐵脛于北平吳漢傳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破之

建武元年以前高密令卓茂為太傅注高密縣屬高密国今密州縣故城在今縣之西南　錢大昕曰按卓茂傳作密令注云密今洛州密縣也傳稱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則茂作令在河南之密非高密矣紀文衍一高字章懷不能攷正隨文注之以致自相牴牾水經注密縣城東門南側有漢密令卓茂祠

二年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　錢大昕曰章懷避唐諱凡治字多改為理或為化今本閒有作治者皆宋人校改

真定王楊　錢大昕曰劉植耿純傳皆作揚

臨邑矦讓　錢大昕曰耿純傳作林邑

三年西州大將軍隗囂　錢大昕曰按隗囂傳自稱西州上將軍自是名震西州命囂為西州大將軍每及西州之事公孫述傳使西州豪傑來歙傳西州未附西州方畧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西州新破竇融傳西州地埶局促西州豪傑遂復附從馬援傳因留西州常獨為西州言拔自西州來破西州耿恭傳安豐矦竇融昔在西州鄧隲傳涼部叛羌搖蕩西州杜林傳閒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申屠剛傳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龐參傳方今西州流民擾動乃為西州士大

夫所笑虞詡傳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橋元傳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皇甫規傳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自以西州豪傑鄭太傳明公出自西州趙壹傳竊伏西州皆謂涼州也陳寵傳西州豪右并兼廉范傳父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任文公傳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謂益州也陳龜傳今西州邊鄙土地墝埆則兼并涼二州言之光武紀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彭寵傳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北州眾多疑惑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吳漢傳北州擾惑北州震駭鄧禹傳北州略定景丹傳景將軍北州大將劉植傳北州疑惑朱浮傳北州憂恐劉虞傳虞以恩厚得眾懷被北州烏桓傳北州乃定皆謂幽州也崔寔傳寔從兄烈有重名于北州烈涿郡安平人安平後屬博陵郡伏恭傳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恭為常山太守謂冀州也溫序傳將兵平

定北州陳龜傳從習弓馬雄於北州董卓傳乞將之北州效力
邊垂謂并州也魯恭傳是時東州多盜賊鄭太傳東州鄭元學
該古今謂青州也伏湛傳東州號為伏不鬭云（湛琅邪人）謂徐州也
陳俊傳東州新平則兼青徐二州言之樊準傳今雖有西屯之
役宜先東州之急鄧皇后紀又遭水潦東州饑荒此又兼兖冀
徐諸州言之矣王常傳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注謂行南陽太守）桓
帝紀盜賊徵發南州尤甚謂荆州也郭太傳始至南州過袁奉
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謂豫州也（袁黃皆汝南人）張綱傳南州
晏然許荆傳郡濱南州徐穉傳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謂揚
州也張綱為廣陵太守在徐州部而與揚境密邇故亦有南州
之稱矣南蠻傳南州水土溫暑謂交州也鄭均傳前安邑令毛
義濮陽之風東州稱仁方術傳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義盧江

人盧江會稽皆屬揚州當云南州而稱東州者揚在雒陽之東
南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故亦可稱東州也劉焉傳南陽三輔民
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此因益州在西
故呼中土為東州非史家之通稱也

四年進幸臨平注縣名屬鉅鹿郡　錢大昕曰按續志無此縣蓋
建武六年所省

建武元年鄧禹擊更始定国公王匡於安邑　錢大昕曰劉聖公
傳匡封比陽王與紀異

敢死　周壽昌曰後漢書光武紀迺與敢死者按敢死謂敢前死
鬥也若竟死何取於敢乎注作果敢而死於義尤隔

諸於　周壽昌曰諸於繡𧜀諸於應作于不得作於此傳栞之誤
惠氏引說文曰衧諸衧也看作于玉篇尤夫切方氏以智謂即
今之披風敞袖也繡𧜀方氏謂廣記載韓晉公見少年單練𧜀
即段成式之單練𧜀與𧜀同謂今之半臂也方言無緣之衣謂
之裗𧜀亦謂下無緣袷之襜緣非長衣也

反側子　周壽昌曰今反側子自安注反側不安也詩國風曰展
轉反側乎按當引荀子反側之人則而象之作證不當引詩

今此誰賊　周壽昌曰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
也乎按誰賊即孫子謂明其為賊敵乃可滅之意也馬武意以
帝即尊位則天下知彼為賊而人心之向背定矣不然彼此等
夷稱亂為誰之賊而擊之乎此正激帝稱尊之語注意近是特
未甚明晰顧氏炎武以為非而取陳仁錫言何等賊易與耳不
煩擊也亦未盡竊未安

負戶而汲　周壽昌曰後漢書光武紀云城中負戶而汲惠氏棟

補注言戶內穿井乎案此說非也戶門扉也所以避矢之亂
發也適與一百五十八卷作負輴即負戶意是負之而汲以避
害矢也

發掘園陵　周壽昌曰發掘園陵注園謂塋域陵謂山墳乎按園
謂諸王公妃嬪塋域陵謂帝后山陵

面縛　周壽昌曰赤眉君臣面縛注面偝也謂反偝而縛之乎按
面背面也背縛而面君故曰面縛

後漢書章懷太子注避諱　周壽昌曰劉攽由章懷注書避世字
作代作葉民字作人治字作理作化所引他書亦皆易之後人
不知或輒改還本字又不能都換之亦有誤改代為世者雖未
甚害義聊記之以曉學者乎按章懷避其君父諱注文以字代
可也不宜并正文而亦改之且亦有害義者如後張奐傳內其

當有稱號由治頭者改由理頭便失其本稱又循吏傳內治家
之理改作理家之理幾不成文法緣隨筆改還本字稍可通者
則仍之若後肅宗紀詔用穀梁語以貴治賤作以貴理賤此類
甚多以其語義相通遂不復改他若淵字避作泉如列子九淵
之水作九泉虎字避作獸如虎牢作獸牢之類甚多

職字注 周壽昌曰無令失職注職猶常也予按職業也十五主
也詩職思其居鄭箋訓主也言無令失所主也

諸姬注 周壽昌曰同姓諸姬並為建國注左傳由虞虢焦滑霍
楊韓魏皆姬姓也予按周同姓建國甚多注引左傳云云將略
不如不注之為得蓋不勝其注也

緯文宜作緯 周壽昌曰深略緯文吳氏仁傑由文選作緯天當
從文選為是惠氏棟謂文與下羣雲為十均聲不應改作天字

吳說非也予案天字與上甄字亦均聲吳似未盡非蓋天字較
天字於義為勝也

具年春秋十已兆天下叛亂逆與定謀 何焯曰若敗十未兆而
先之則徒為劉信翟義矣

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 何焯曰起宛書月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西大破
之斬阜賜 光武紀中大書更始元年緣莽既破滅光武又未
建號不書更始事無所繫故也 阜賜死漢帝立莽乃懼故皆
書日

初光武為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 何焯曰注所引東觀記云寅
前書作乙未朱福即朱祜

光武奮而起 何焯曰諸將無識不曉此事之重蓋也故奮而起

壽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 何焯曰以驕情當必死

六月己卯 何焯曰昆陽一戰光武王業所基書日

壽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 何焯曰偏敗眾將敵急奔之

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 何焯曰莽誅乃復漢所始書日

十月持節北渡河 何焯曰北渡河書月

千年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迎戰於南䜌 過
東屬鉅鹿漢南䜌地漢鉅鹿縣今平鄉也

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 何焯曰誅王郎則河北定光武始有
十書日

自是始貳於更始 何焯曰更始倉卒所立才下政亂不可輔也
貳於更始乃可光復高祖之業此為審輕重是非

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至訖破降之 何焯曰此皆聖人所不能辨

者光武取天下於羣盜之手故先撮眾之

敕令各歸營勒兵至申是皆服 何焯曰令其歸營勒兵即以輕
騎按行制御在我不服則生他謀故但感其推誠而在光武初
非以危地自試也

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至光武乃令吳漢蓋延以擊之
何焯曰殺謝躬後與更始遂絕既定河北又得銅馬之眾可以
自樹無所顧也

建武元年立前鐘子劉嬰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 何
焯曰當時可假以為名者惟嬰而更始為之舉降

於是諸將議上尊號 何焯曰既與更始之兵相攻破斬其將不
建大號則名不正矣於是二字緣上事為文下文云今此誰賊
而馳鶩擊之乎謂不即尊號則與羣賊無異何以名其為賊而

擊之也
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何焯曰鄗莽
曰禾成亭當時即位於此蓋亦取與光武名相應也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　何焯曰即位書日
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　何焯曰以讖文起拜此豁王莽之謬
高祖亦不爲也　按梁居位八月而免然中興之初舉錯豈可
不愼乎始我皇舟傳云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
大司馬衆咸不悅咸以未有拜故不見乎紀　梁本彭寵所遣
以纂功居三公而寵亦觖望卒至于叛
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　何焯曰按茂本傳注云今洛州密縣
則是左傳所謂新密此云高密者蓋衍高字而注因以誤耳亭
林亦云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　何焯曰入洛陽書日
二年惟諸將業遠功大宜日愼一日　何焯曰懲更始諸將放縱
敢首以此告之
大破五校於羛陽　何焯曰注云羛陽聚名屬魏郡又引杜預注
左傳卒於戲陽句云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戲與羛同按說文墨
翟書義從弗魏郡有羛陽鄉讀若錡則羛與戲不同
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至三十稅一如舊制　何焯曰觀此詔
光武所以能削平盜賊不憂轉漕者以軍士屯田韓浩棗祗發
用其智耳
七年詔曰今國有衆軍至令復還民伍　何焯曰此制一罷則兵
農遂分不可合一有養軍之患矣　按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
試日勒東郡車騎材官士起光武初與李通定謀期以材官都
試騎士日勒前隊大夫及屬正號令大衆其罷此制蓋亦荆郡
備有兵衆廢將因以爲資所謂藉寇兵資盜食者也
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　何焯曰天下始平務在休息故并
自還奏事亦斷之也
十二年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　何焯曰馮駿與峻前後互異
十三年詔曰長沙王興至茂爲單父侯　注云以其服屬疏不
當襲爵爲王非也以人臣受封不加王爵故改封今侯且下文
降趙王良爲趙公而謂服屬疏者眞定王名得與楊前後互異
行大司空馬成罷　何焯曰行大司空按如下劉隆行大司馬例
當有事字然陳承祚三國志中皆作行某不著事字
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　何焯曰中興之始以外戚恩澤封
者卽有四十五人所以復有雲臺之横

十四年是歲會稽大疫　何焯曰古今注以爲十三年
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至邑門不閉　何焯曰
盜賊始起用此法可以即時解散田況之謀則施之既久且威
者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
於江夏　何焯曰徙蠻與羌同幸無變耳其原則自武帝徙
甌越于江淮之間始也
遣使詣河西內附　何焯曰宣帝時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
降者散諸西河內附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　何焯曰邊郡復安經費冀
省故增奉勸廉則內治亦知修矣
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　何焯曰因不知其處一言愚者遂爲疑

冢
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　何焯曰自郴縣之
後裔衰不相謀此又爲易代之禍始
二十八年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何焯曰此條下補王侯
實客書廢后蓋例不見于紀也
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　何焯曰民犬敢過以
肉刑之意
中元元年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何焯曰此但黜其祀
食未嘗與其尊號也
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　劉攽曰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
王發末竟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字
王莽天鳳中　劉攽曰注按莽號始建國年凡三字此少一始字
三志國帝證

及見光武絳衣大冠　劉攽曰註字當去大冠者謂武冠武官冠
之少武冠二字
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驅　劉攽曰繡驅及註業言字書無驅即無
音矣何得言並明衍此字
鎮慰州郡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　劉
攽曰注各置諸事曹史案文多一事字
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　劉攽曰注有侍曹尚書案前書
皆太常侍曹少一常字
張布起琅邪　劉攽曰案此文不足以上下注觀之郡下少一名
字城下少一在字
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劉攽曰注壇
廟之東案自上初無說廟之文明多一廟字

卯全修德爲天子　劉攽曰注檢班固傳注爲下合有一劉字
辛未詔曰　劉攽曰注告某官去某文當更有去字
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　劉攽曰案史記事事有相連則用
而字今赤眉自殺更始隗囂自據隴右明此而字衍文
爲遣謁者即授印綬　劉攽曰註蔡質典職儀案前後注皆去漢
典職儀明脫一漢字
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　劉攽曰注立元帝爲祖廟案以世
數言之元帝乃是光武考非祖也作祖字誤
董憲將賁休以蘭陵城降　劉攽曰注案文當云今姓作奔音如
此便是不當更云今姓作賁音奔也多一賁字倒一奔字
而龐萌蘇茂圍桃城　劉攽曰正文案文多一而字說與上同
劉攽曰章懷注書避世字作代作葉民字作人治字作理作化所
從

引他書亦皆易之後人不知或輒改還本字又不能都換之亦
有誤改代爲世者雖不甚害義聊記之以曉學者
光武帝紀　臣若曰按班固傳固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
紀則此紀本固等所撰今考三國志注載漢晉陽秋等書所引
紀中記有今書不載者是爲范史所更定也
字文叔注伏侯古今注曰秀之字曰茂　臣宗萬曰按後漢以光
武諱改秀才爲茂才而前漢詔舉秀才異等史官亦追改之前
書武紀元封五年詔注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是也
南陽蔡陽人注蔡陽縣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西南　臣名南曰
按隨州隨字應作隋文帝有隨爲隋唐初用之是以唐書新舊
二志並作隋州也
與其帥王鳳陳牧　臣名南曰按陳牧劉玄傳平林人陳牧又以

收爲大司徒封陰平王
東始元年　臣浩曰按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言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可知今紀所載更始元年二年亦范史承用張衡之說改定者非班固等所撰本紀舊文也
詔通祖於尤注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　臣宗楷曰按壬寅前書作乙未
木宛人朱福　臣召南曰按朱福即朱祐朱祐傳注引東觀記云祐作福避安帝諱　臣浩曰按劉攽刋誤于周章傳云安帝名祐此作祐字誤于朱祐傳云祐或作祜蓋安帝名祜朱仲先亦名祜故東京史臣改從福以避諱也今考范史各本及資治通鑑皆作朱祐惟綱目作朱祜
傳首詣宛注城中少年朱弟張魚◯　臣浩曰　朱監本作于宋本作宋　臣松齡曰按前書王莽傳作朱
謝躬封郎注劉攽曰注有侍曹尚書前書皆太常侍曹又十常字◯前書作常侍曹尚書無太字
前將軍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於安邑　臣召南曰按定國上公乃匡之初封至此時爲比陽王久矣例以前文言舞陰王李軼後文言遣執金吾賈復擊更始郾王尹遵則此文言定國公者范書刊削之未盡者
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注高密縣屬高密國　何焯曰茂本傳注云今洛州密縣此云高密者衍高字而注因以誤耳又注云卓以平帝時爲密令卓字應改茂字

征西大將軍馮異與公孫述將程焉戰於陳倉破之　何焯曰焉字疑作烏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光武帝紀下

七年詔郡国出繫囚見徒免爲庶民　錢大昕曰按章懷注范史避太宗諱民字皆改爲人如光武紀兆人塗炭爲人父母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是也今本仍有作民者則宋以後校書者回改然亦有不當改而妄改者如建武七年詔郡国出繫囚見徒免爲庶民十一年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民十二年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及縣官未報一切免爲庶民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十四年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民殤帝延平元年詔宗室坐事沒入宮者今悉免遣及

掖庭宮人皆爲庶民此庶民本當作庶人校書者不知庶民與庶人有別而一例改之然建武五年詔郡国出繫囚見徒免爲庶人六年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此兩處仍未改也凡律言庶人者對奴婢及有罪者而言與它處泛稱庶民者迥乎不同今本有改有不改由當時校書不出一手故尔又崔寔傳引景帝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此亦不當改而妄改者也又一卷之中或改或否如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永平三年詔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十七年詔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而永平十二年十八年俱云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魯恭傳前云萬人之命在於一舉後云萬民者天之所生又有一文重見而或改或否如光武紀民無所措手足章帝紀人無所措手足梁統傳人無所厝手足郎顗傳安上理人莫善於禮張純傳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荀爽傳同又如逸民傳章懷本改爲逸人今雖已回改而法雄傳中逸人字仍未改皆校書者之不學也

八年河西太守竇融　錢大昕曰按河西非郡名不當有太守當依前五年作河西大將軍

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注五郡謂隴西金城天水酒泉張掖　錢大昕曰按隴西天水二郡非竇融所統當從融傳以武威敦煌足五郡之數

十三年二月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閒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爲王不應經義　錢大昕曰按真定王得卽建武二年所封真定王楊子德也德得古字通此景帝子常山憲王之後

也中山王茂光武族父建武元年封亦長沙定王之後河閒王邵建武七年以故河閒王封未詳其世系長沙王興當亦定王之後史不爲立傳而本紀亦不載受封年月疑與邵皆更始所封也

丁巳降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　錢大昕曰按齊武王傳建武二年立章爲太原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是章由齊王降封公紀云太原王者誤也齊魯二王降封本傳俱不載建武十九年進齊魯公爵爲王傳亦不書皆史之疏也

省并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真定屬常山河閒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膠東屬北海六安屬廬江廣陽屬上谷注據此惟有九国云十三誤也　錢大昕曰按續志北海国下云建武十三年省菑川高密膠東三国今本省譌作有以其縣

屬蓋其時以高密四縣封鄧禹膠東六縣封賈復故不立王国而竝屬之北海高密與淄川同杜省并之内非以淄川屬高密也志又稱世祖并省郡国十今并高密計之正合十国之數乃知紀云十三國者誤衍三字而淄川下又衍屬字耳章懷注據紀文止有九国以證十三之誤則知唐初此本已誤矣

十五年正月丁未有星孛於昴丁未有星孛於營室　錢大昕曰丁未重出當有一誤以天文志證之似下丁未誤也予以四分術推得是年正月戊寅朔則丁未為月之三十日彗星見四十九日而滅其滅當在三月十九日乙未而志云二月乙未滅亦誤

十七年二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錢大昕曰五行志作乙未

十九年正月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　錢大昕曰按祭祀志是年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

此云昭帝誤

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錢大昕曰尉宗宋人不應有我漢之稱此必沿東觀舊文

建武九年復置護羌校尉官　錢太昕曰晦之曰西羌傳與此同然温序傳建武六年已為護羌校尉似非九年始置

十四年會稽大疫注會稽今越州縣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是時會稽理吳至順帝分置吳郡後會稽理山陰乃為唐之越州地耳注微誤

二十五年遼東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太原二字非衍即誤貊人入寇東邊諸郡耳不能遠至太原内地也東夷傳同

中元元年復嬴博梁父奉高注四縣屬太山郡故城在今兖州博城縣界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故城上當有博字

光武先主同出　王鳴盛曰光武與蜀先主同出於景帝光武紀云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三國志蜀先主傳云先主姓劉諱備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是同出也前書景十三王傳贊悉不等賢者如河閒獻王諸侯中所僅見其凶殘悖亂者至無復人道而後漢與蜀則又同出於此亦異矣

前地志陸成係中山國屬縣非涿縣亭未詳

六隊　王鳴盛曰光武紀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戰李賢注王莽置六隊郡大夫一人如太守南陽為前隊河内為後隊潁川為

左隊宏農為右隊河東為兆隊滎陽為祈隊按前書莽傳分河東河内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劉奉世謂其下文別有河南大尹改為保忠信卿則知六隊中無河南河南二字當作滎陽劉説得之李賢此注

淯陽　王鳴盛曰伯升破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注淯陽縣屬南郡按淯陽地理郡國二志皆屬南陽此作南郡當是脫陽字

兵法六十三家　王鳴盛曰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按莽傳云徵諸明兵法六十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此者字宜在家字之下司馬彪天文志述此事亦云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亦誤也

宗佻　王鳴盛曰驃騎大將軍宗佻更始傳作宋佻

破虜將軍　王鳴盛曰更始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按

上文云破虜大將軍此似脫一大字
舞陽　王鳴盛曰更始使舞陰王李軼屯洛陽注舞陽縣屬南陽郡按地理郡國志皆云南陽有舞陰帝紀及馮異傳皆云李軼為舞陰王此注誤更始傳作舞陽王亦誤
光武封更始　王鳴盛曰建武元年詔曰更始破敗棄城逃走今封為淮陽王吏人敢賊害者罪同大逆愚謂更始因伯升起實以無罪殺伯升光武封之類以德報怨矣但當如盆子特以不死耳
盧方　王鳴盛曰盧方起安定方當作芳
真定王楊　王鳴盛曰建武二年真定王揚謀反注揚景帝七代孫按揚常山憲王舜七代孫當作景帝八代孫
東陽津鄉　王鳴盛曰建武三年建義大將軍朱祐與延岑戰於東陽斬其將張成按續志育陽有東陽聚注朱祐破張成處又五年征南大將軍岑彭伐田戎於津鄉按續志南郡江陵有津鄉
喬扈　王鳴盛曰建武七年雲中太守喬扈降按盧芳傳作僑扈
高句驪　王鳴盛曰建武八年高句驪王遣使奉貢按王莽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至是復故
下辯　王鳴盛曰中郎將來歙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注縣名屬武都郡按下辯道名地理志有下辯道續志脫道字隸釋武都丞等題名有下辯道長任詩則知後漢仍為道注縣名非也
三校尉　王鳴盛曰建武十五年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注七年罷按此紀凡置字皆誤作致不知何故此致字亦誤但本紀七年僅云省長水射聲校尉官不言屯騎此注恐尚有小誤
葉　王鳴盛曰建武十七年幸葉章陵注葉縣屬南郡按葉章陵俱屬南陽注脫陽字
復南頓田租歲　王鳴盛曰建武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舍復南頓田租歲按據文不見歲數條歲上脫一字其下文父老叩頭言願復十年帝笑增一歲而具下文二十年復濟陽六歲南頓當與濟陽同則此當為初復五歲增一歲為六所脫疑五字
中郎　王鳴盛曰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莫鞬日逐王比請和親使中郎李茂報命按匈奴傳作中郎將此疑脫將字此後為南單于自此世為漢用矣
中元元年　王鳴盛曰中元元年夏四月己卯改年為中元按祭祀志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此用四字紀元亦見東夷倭國傳傳寫誤脫建武二字鍾淵映歷代建元考采通鑑考異及胡三省注引洪适隸釋辨之甚詳
光武年　王鳴盛曰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按光武二十八歲起兵中更更始二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則崩時年六十三此二字傳寫誤也
諱秀之字曰茂　惠棟曰洪适曰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他皆倣此棣謂之猶適則變矣易繫辭曰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適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
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　劉攽曰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

發文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字—惠棟曰案東觀記世祖紀
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定
王生舂陵節侯本書自明范氏易其文而義反晦耳
養于叔父良—惠棟曰東觀記曰年九歲而南頓君卒隨其叔父
在蕭入小學棟案宗室四王傳良平帝時為蕭令
日角　惠棟曰朱建平相書叩頞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
天下也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大目山準日角宋均叩日角頞有
骨表取象如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
乃之長安　惠棟曰東觀記曰因學世事朝政每下必先聞知具
公同舍解說南陽大人與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閣稽疑議
謹厚者亦復為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為人仁智明達多權畧
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故云謹厚者也

後漢書旁證　光武帝紀　七

新市平林兵　惠棟曰前書曰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也水經注
曰隨郡平林縣城與新市接界故中興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
號
西擊長聚　惠棟曰齊武王傳曰屠長聚
進屠唐子鄉　惠棟曰兩漢博聞曰師古云屠謂破取城邑誅其
人如屠六畜然水經注曰新野唐子坡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
亭
註例曰　惠棟曰范氏例也別為一卷今亡
進拔棘陽　惠棟曰范氏例曰得城為拔
戰於小長安　惠棟曰謝沈書叩光武攻清陽不下引兵欲攻宛
至小長安與甄阜戰敗於清水杜佑曰南陽漢宛縣縣南三十
七里有小長安樂史叩在清水之東

更始元年　惠棟曰張衡以為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
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東觀諸書不為更
始立紀蔚宗集中亦言其失其作漢書獨書更始元年者蓋從
平子本說也
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西大破之　惠棟曰謝沈書曰
甄阜等敗光武於小長安乘勝南渡黃淳水前營背阻兩川謂
臨沘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兵擊之二軍潰溺死黃淳水者二
萬人事具齊武王傳
注沘水在今唐州沘陽南　惠棟曰沘亦作泚桑欽水經曰泚水
出泚陽東北大胡山李吉甫曰水南去縣二里出慈丘縣東南
十胡山
注淯水之陽　惠棟曰李吉甫叩淯水東去縣三里南都賦叩淯

後漢書旁證　光武帝紀　八

水蕩其胷是也
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　惠棟曰前書曰三月辛巳朔案劉
元傳亦作二月前書誤也
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　惠棟曰前書叩四月世祖
與臣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師古曰郾音一扇反
注昆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　惠棟曰李吉甫曰在葉縣北二
十五里
大司空王邑　惠棟曰前書表曰建平元年侯邑以況弟紹封王莽
篡位為隆信公
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惠棟曰前書曰莽遣邑馳傳之
洛陽與司徒王尋發眾郡兵百萬平定山東邑至洛陽州郡各
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

初光武為春陵侯家訟逋租於尤　惠棟曰賈逵左傳注曰凡言
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
注宛人朱福　惠棟曰朱福即朱祐東觀史避安帝諱改曰福也
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　惠棟曰藝文志曰凡兵書五十
三家省十家重入蹵鞠一家出司馬法入禮業此則七畧所載
兵書本六十家至班氏校書省為五十三家也前書曰徵諸明
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
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　惠棟曰崔浩漢書音義曰候騎候
邏騎
今假號者在宛　惠棟曰前書曰今稱尊號者在宛下業時宛城
尚未拔不得云在宛前書是也胡三省曰假號者謂更始也
雲車注即樓車　惠棟曰服虔左傳注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
後漢書旁證　光武帝紀　九
法所謂雲梯也
城中負戶而汲　惠棟曰言戶內穿井故云負戶通典一百五十
八卷作負楯
斬首數百千級　惠棟曰胡三省曰自數百級以至千級也
乃偽使持書報城中　惠棟曰東觀記曰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
諸將
尋邑得之不憙　惠棟曰棟案憙與喜古字通劉寬碑陰聞喜字
作憙說文云憙喜樂也
遂殺王尋　惠棟曰前書曰世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
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無得動獨迎與
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
或燔燒其餘　惠棟曰師古曰燔焚也音扶元反李吉甫曰燒車

水在許州葉縣南二十四里光武破王尋燒其輜重於此水濱
因名
司徒官屬迎帝光武　惠棟曰胡三省曰伯升官屬也
注商人杜吳殺莽　惠棟曰三輔舊事曰屠兒杜虞手殺莽東觀
記亦作杜虞吳虞古字通也
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宮府　惠棟曰鄭元周禮注曰漢
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
郡
於是致僚屬　惠棟曰致通鑑作置此與九年初致青巾立校尉
官十五年致三校尉官皆當作置而紀作致者疑古字通也
作文移　惠棟曰王幼學曰移箋表之類也官曹公府不相臨敬
則為移
後漢書旁證　光武帝紀　十
諸于　惠棟曰說文曰衧諸衧也省作于玉篇尤大切
註或繡下有擁字　惠棟曰續漢志曰衣婦人衣繡擁髻故云也
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惠棟曰東觀記曰三輔官府吏東迎洛陽
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大為長安所
笑知者或畏其衣奔亡入邊郡及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
望老吏或垂涕曰粲然復見官府儀體賢者蟻附
十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惠棟曰鄭康成周禮注曰今時使
者持節賈公彥云竹使符也東觀記曰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
北大司徒賜言上一可用更始以上為大司馬安集河北
注為其毦三重　惠棟曰陳繼儒曰毦音餌羽衣一名兜鍪
十二月立郎為天子　惠棟曰袁紀曰十二月壬辰也
二年進至下博城西註故城在今冀州下博縣南　惠棟曰李吉

甫曰在縣南二十里應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
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　惠棟曰公羊傳曰尚逮有悔於
子身何休曰尚猶努力鄙元曰漢氏中興始基之矣尋求父老
不得議者以為神
信都郡為長安守　惠棟曰時更始都長安故云為長安守
防子注防與房古字通　惠棟曰棣案隸法防字其户皆在刪或
作防及昉者皆誤也
漁陽太守彭寵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圍邯鄲未下彭寵遣米糒
魚鹽以給軍糧
五月甲辰拔其城　惠棟曰何焯曰誅王郎則河北定光武始有
上書曰
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　惠棟曰東觀記曰得吏民謗
後漢書旁證　光武帝紀　十二
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漢律曰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
情胡三省曰關通也王幼學曰交結關通也
自是始貳於更始　惠棟曰作光武紀不得言貳於更始春秋傳
曰王貳於虢蓋用其語
是時長安政亂四方皆叛　惠棟曰何焯曰此皆聖公所不能辨
者光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故先撮序之
秦豐自號楚黎王　惠棟曰余知古渚宮故事曰豐少有雄氣王
莽末結鄉里豪傑起兵掠荊州十二縣據襄陽之黎邱自稱楚
黎王
高湖　惠棟曰鄧晨伏隆傳皆作胡
重連　惠棟曰袁紀作董連
注徐少　惠棟曰少字異鄉見伏湛傳

注古師郎　惠棟伏隆傳作右師郎
注蕭該　惠棟曰隋書經籍志曰蕭該范漢音三卷
注臧矜　惠棟曰矜當作競經籍志曰范漢音訓三卷陳宗道先
生臧競撰
降者猶不自安　惠棟曰東觀記曰諸將未能信賊賊亦兩心
安得不投死乎　惠棟曰胡三省曰投托也託以死也棣案東觀
記作效死
建武元年方望　惠棟曰前書宣元六王傳曰更始時嬰在長安
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共起
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
李松　惠棟曰胡三省曰李通之從弟
順水　惠棟曰袁紀及耿弇傳皆作慎
後漢書旁證　光武帝紀　十三
光武自投高岸　惠棟曰袁宏紀曰漢軍大壞主親揮刀以禦賊
未交鋒耿弇射之賊不得前岸高不得上王自投馬下水經注
曰自投崖下
王豐　惠棟曰豐後為中郎將見馬武傳
幾為虜嗤　惠棟曰袁宏記曰王撫豐背曰幾為賊所笑
十二將軍　惠棟曰案耿弇傳光武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
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并弇
為十四也
斬其將賈彊　惠棟曰水經注曰持節使者賈彊
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　惠棟曰顧炎武曰
注非也陳仁錫曰言何等賊易與耳不煩擊也
光武從薊還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發薊還士眾喜樂師行鼓舞

歌詠八荒震動
光武又不聽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上
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為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
非計也上大笑
行至鄗注音火各反　惠棟曰此師古音也韋昭呼告反闞駰云
讀皜确則口交切也
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　惠棟曰東觀記曰時傳聞不見
赤伏符文軍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
在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風俗通曰晉有大夫彊䣭姓譜
彊其良反一作強見廣韻巨良切
設壇場於鄗南　惠棟曰何焯曰地里志云鄗莽曰禾成亭當時
即位於此蓋亦取與光武名相應也棟案史記高祖功臣年表

有禾成孝侯公孫耳哉漢元以來本名禾成後改鄗邑也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　惠棟曰案濟陽宮碑作乙未
十一將軍　惠棟曰案岑彭傳時又有大司空王梁右將軍萬修
驍騎將軍劉植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合朱
祐岑彭賈復堅鐔為十一將軍
以前高密令卓茂為太傅　惠棟曰顧炎武曰高字衍
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焉　惠棟曰帝王世紀曰洛
陽古成周之舊基城東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時人
謂洛陽為東京長安為西京
叔壽　惠棟曰案壽潁川人見馮異傳孫緬曰叔姓左傳魯公子
叔弓之後
二年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　惠棟曰

逸禮王度記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與同也雷
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陽法
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功德也孝經緯援神契曰王者之後稱
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
彊幹弱枝　惠棟曰春秋緯漢含孳曰彊幹弱流天之道宋均曰
流猶枝也尚書大傳曰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
更始復漢將軍鄧曅輔漢將軍于匡降　惠棟曰曅匡皆南陽析
人見前書
壬子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案正月甲子朔不應有壬子誤
始正火德色尚赤　惠棟曰東觀記曰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
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為正以漢水德立北畤而祠黑帝
至孝文賈誼公孫宏以為秦水德漢當為土德至孝武皃寬司

馬遷猶從土德自上即位案圖讖推五運漢為火德周蒼漢赤
木生火赤代蒼故上都雒陽制郊祀於城南行夏之時驥牲尚
黑明火德之運徽幟尚赤四時隨色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
祖以配上帝又案前書郊祀志曰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
包羲氏始受水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
唐虞三代而漢德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
章遂赤自得天統矣鄭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
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
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惠棟曰許慎五經異義曰公羊說虞而
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
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
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

作冡主謹案左氏說與禮同漢舊儀曰上林給栗木也五經異
義又云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旣
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
三月乙未大赦天下　惠棟曰續漢書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
刑致深刻獄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以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潘蹇　惠棟曰通鑒注案姓譜曰周文王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
氏曰潘音有潘父楚有潘崇
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　惠棟曰案恩澤侯表常姬黨之子建武
二年更封承休侯十三年封於觀為衛公也承休國屬潁川
劉終　惠棟曰終泗水王劉歙子始起兵時誘殺湖陽尉
羛陽　惠棟曰郡國志內黃有羛陽聚鄭元曰在縣北世謂之羛
陽郭也案墨翟書以羛為義見說文

野穀旅生　惠棟曰晉灼曰野生曰旅今之饑民采旅生也旅櫓
古字者案書序周公既得嘉禾旅天子之命史記旅作魯古文
魯字如旅故旅亦作魯耳
三年峭底注名嶔岑山　惠棟曰公羊傳曰殽之嶔巖杜預曰殽
在宏農澠池縣西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也陸
德明釋文曰殽本又作崤戶交反劉昌宗音豪
其擇吉日祠高廟　惠棟曰風俗通曰漢舊注沛人語初發聲皆
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
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　惠棟曰鄭衆周禮注
曰議貴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賈公彥曰漢法丞相中
二百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
印墨綬

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　惠棟曰鄭衆周禮注曰今時律令年
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自非不道　惠棟曰張斐律表曰逆節絕理謂之不道
詔所名捕注詔書有名而特捕者　惠棟曰前書平帝紀曰元始
元年詔曰詔所名捕張晏曰名捕謂下詔時所捕也棟案漢有
捕律在九篇中
幸舂陵祠園廟　惠棟曰李吉甫曰世祖父南頓君陵在隨州棗
陽縣東二十七里
舊宅　惠棟曰東觀記曰光武征秦豐幸舊宅水經注曰白水陂
之陽有光武故宅基址存為所謂白水鄉也光武征豐幸舊邑
張平子以為真人南巡觀舊里焉
注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　惠棟曰李吉甫曰在縣東

南三十里
四年進幸元氏　惠棟曰東觀記曰光武北征彭寵陰后從行生
孝明帝紀於元氏傳舍
辛己進幸盧奴　惠棟曰東觀記曰為征彭寵故
垂惠　惠棟曰續漢志曰汝南山桑有垂惠聚
是歲　惠棟曰東觀記曰自王莽末天下旱蝗連年百穀不成元
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
野穀旅生麻尗尤盛或生菰萊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其絮
採獲穀果以為蓄積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闢矣
五年注武帝封孔吉為殷紹嘉公　惠棟曰恩澤侯表曰殷紹嘉
侯孔何齊綏和元年二月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封後六月進
爵為公元和二年更為宋公

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注前書音義曰中都官謂京師諸
官府也　惠棟曰前書宣帝紀曰後元二年上遣使者分條中
都官獄繫者續漢書曰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世祖皆省
惟廷尉及雒陽有詔獄又宣帝紀曰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
徙弛刑衛宏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
市獄屬京兆尹西市獄屬左馮翊
幸沛祠高原廟　惠棟曰徐廣引東觀記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
廟棟案史記高紀曰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樂沛以沛宮為高祖
原廟是也
初起太學　惠棟曰東觀記曰初起太學宮諸生吏民子弟及民
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是歲野穀漸少　惠棟曰符瑞志曰建武初野蠶穀充給百姓其

後漢書旁證　光武帝紀　十七

後耕蠶稍廣二事漸息
六年改春陵鄉為章陵縣　惠棟曰李吉甫曰春陵故城在隨州
棗陽縣東南三十五里
篤癃注癃病也　惠棟曰案注當云癃癃病也晉平公癃病是也
師古曰癃疲病也音隆
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惠棟曰東觀記曰二月吳漢下朐城天
下悉定唯獨公孫述隗囂未平上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休諸
將置酒賞賜之
始謁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惠棟曰三輔故事曰光武置長安宮
闕燒盡徙都洛陽取十二陵合為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
別治長安主知齋祠謂之高廟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　惠棟曰白虎通德論曰列土為
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
各實所部　惠棟曰胡三省曰所部郡縣名考覈其實也棟案應
劭皇甫謐皆言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邊陲蕭條郭塞
破壞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十有二存或空置太守令長故令司
隸州牧各實所部為裁省郡國張本也
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郡言事二府曰敢
言之司空曰上棟案孔廟置卒史碑前言魯相平行長史事下
守長擅扣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左方云平皇恐扣頭死
罪上司空府是也
丙寅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尾八度史官不見郡以
聞
行遲　惠棟曰孫愐曰行姓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漢有行

後漢書旁證　光武帝紀　十八

宏為任城相
七年　惠棟曰東觀後記本紀曰建武七年正月詔群臣奏事無
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
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塵連歲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於下情
乃令尚書啟封則用不得刮璽書取具文字而已奏諸指朝平旦
上其有當見及冤結者常以日出時騶騎馳出召入其餘遇中
使者出報即罷去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又
曰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效浸以無
限詔語天下令薄葬
殊死　惠棟曰前書高帝紀五年詔曰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
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
說文曰漢令蠻夷長有罪當殊之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

首離絶而異處也
耐罪　惠棟曰江邃文釋曰漢令完而不髡曰耐如淳曰律耐為
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
鬢故曰耏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
寸後改如是
亡命　惠棟曰留均曰命者名也謂脱名籍而逃匿則削除名籍
故以逃為亡命
罷護漕都尉官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至督州郡稅賦
漕軍糧言督軍糧侍御史至後漢復有護漕都尉官建武七年
省
癸亥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畢五度袁宏紀曰是時
宰相多以功舉官人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

也
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　惠棟曰方言曰就室曰㨾於道
曰略略强取也棟案漢盜律有劫略之科
以賣人法從事　惠棟曰盜律曰略人略賣人和賣人為奴婢者
死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和賣買人案此則漢律盜篇有賣人
之條前二年詔曰敢拘執論如律所謂律者即賣人法也
朔方太守田颯　惠棟曰史炤釋文音立王幼學音思合反案颯
後為漁陽太守見斥彰長田君碑
喬扈　惠棟曰盧芳傳作橋扈氏狀云本橋氏黃帝後至後周始
去木元和姓纂曰橋山支孫守冢者為氏棟案陳球碑云司空
喬元蓋當時已有借用者矣
八年畧陽　惠棟曰闞駰十三州志曰畧陽道在天水郡東六十
里即故冀城也宋白續通典曰在隴城縣東六十里即故冀城
魏黃初中改為隴城
是歲大水　惠棟曰東觀記曰郡國比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為
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强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脱長吏制御無
術令得復熾元元侵凌之所致
九年繁時注今代州縣　惠棟曰胡三省曰秦唐代州繁時雖存
漢縣名然非古繁時也時音止
十年修理長安高廟　惠棟曰理本治字避諱改為他倣此
十一年己酉幸南陽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袁紀三月己酉幸南
陽案上有二月己卯以長歷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
酉庚午皆在三月己酉上脱三月字
環安　惠棟曰孫愐曰環姓古有楚賢者環淵後有環濟

黃石注即黃石灘也　惠棟曰歐陽忞曰涪州涪陵縣有黃石灘
一名橫石岑彭破侯丹於黃石即此
馬成平武都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隴西扶風
惠棟曰杜佑曰宣帝代先零種寇金城趙充國立屯田且討
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光武建武
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於三輔江統徙戎論曰
漢興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
及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
翊河東空地故段熲疏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是也
十二年武陽　惠棟曰杜佑曰漢武陽縣故城在嘉州綏山縣東
拔涪城　惠棟曰宋白續通典曰緜州巴西縣本漢涪縣
吴漢屠城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　惠棟曰常璩華陽國志曰漢

晝誅公孫氏及延牙等諸將帥二十餘人
十三年導擇　惠棟曰顏之推曰導訓擇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
六穗於庖是也說文作䆃
瘦費過所　惠棟曰周禮司關職曰以節傳出之鄭元曰如今移
過所文書
不應經義註以其服屬既疏不當襲爵為王　惠棟曰棟案註非
也周制頒爵不過五等公侯伯子男無封王者故云不應經義
朱祐傳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
行故有是詔十五年詔封諸王為公七十年仍進爵為王也詳
見下
周承休公姬常　惠棟曰案恩澤侯表姬常於建武二年為周承
休侯五年侯武嗣十三年更為衛公然則姬常當作姬武也續
後漢書旁證　光武帝紀　廿二
漢志亦誤作常志又云以為漢賓在三公上
葆車　惠棟曰西京賦曰垂翟葆建羽旗前書韓延壽傳曰在東
郡試騎士治飾兵車植羽葆也
法物注謂太駕鹵簿儀式也　惠棟曰胡三省曰法物即上樂器
葆車輿輦之類
羌豪　惠棟曰書序曰西旅獻獒鄭元曰獒讀為豪西戎無君名
強大有政者為酋豪也
以畧人法從事　惠棟曰盜律曰畧人畧賣人為奴婢者死功臣
表曰曲逆侯陳何元光五年坐畧人棄市是也
十四年注平帝封孔均為褒成侯　惠棟曰恩澤侯表曰元始元
年以孔子世襃成烈君霸曾孫均封襃成侯奉孔子祀
是歲會稽大疫　惠棟曰何焯曰古今注以為十三年

十五年二月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　惠棟曰續漢志曰吏民
六萬餘口
大司空上輿地圖　惠棟曰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鄭
元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賈公彥曰輿者車輿其
前牙曲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輿地圖也前書曰武帝元狩六年
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
右翊公　惠棟曰史炤曰右馮翊也胡三省曰三輔有左馮翊無
稱右者右翊封國史無所考棟案光武十王傳建武十五年封
輔為右馮翊公焉為左馮翊公蓋以馮翊一郡中分而封二公
故稱左右何云無考史說是也
兄仲為魯哀公　惠棟曰陶藻齋職儀曰建武初朱祐議以為士
無二王臣爵皆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
後漢書旁證　光武帝紀　廿三
戶口年紀　惠棟曰趙德麟曰年紀者紀記也記其年之數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昂七度為
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太祖怒殺十餘人然後深悔之
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　惠棟曰師古曰赦其本罪案成帝鴻
嘉四年有是令也
故縱　惠棟曰律說出罪為故縱前書昭帝紀曰始元四年廷尉
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也
十七年二月乙亥晦　惠棟曰續漢志及袁紀作乙未司馬光據
長歷三月丙申朔帝紀誤
曰有蝕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胃九度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
廢郭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妖巫李廣　惠棟曰袁宏紀作費登當亦是卷人維汜之弟子所

截者異耳
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叛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建武十二年吳
漢盡誅公孫氏蜀郡史歆怨吳漢之殘掠蜀也擁郡自保世祖
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倡之事宜必克復遣漢平蜀
十九年原武　惠棟曰胡三省曰原武屬河南尹
復南頓田租税劉攽曰案文不見歲數云云　惠棟曰棟案東觀
記本紀曰十九年上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
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市
舍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云云劉貢父時東
觀書尚存度置不觀輒以臆說而云漏五字此宋人之蔽亦古
今之蔽也
二十年大司徒戴涉下獄死注古今注云云　惠棟曰棟案實融
後漢書旁證　光武帝紀　二三
傳坐所舉人盜金下獄與注異也涉冀州清河人見張湛傳
二十一年安定屬國胡叛屯聚青山　惠棟曰郡國志北地參䜌
縣故屬安定有青山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
參䜌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
二十二年乙未晦日有蝕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柳七度京師
宿也柳為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為宗廟十九年有司奏
立近帝四廟至此三年不立廟故示象也
九月戊辰地震裂　惠棟曰續漢志曰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
甚
注蒼頡篇曰鉗釱也　惠棟曰張斐漢晉律序曰釱狀如跟衣著
足足下重六斤以代臏至魏武改以代刖也
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

惠棟曰師古曰薁音郁鞬居言反南匈奴傳曰二十二年左賢
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單
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李茂報命而比
密遣人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案此則李茂所報者
乃蒲奴非比也比內附在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南郡蠻叛　惠棟曰南蠻傳曰南郡潳山蠻雷遷等
徙其種人於江夏　惠棟曰杜佑曰其後沔中蠻是也
玉況　惠棟曰三輔决錄曰杜陵有玉氏音肅
遣使詣西河內附　惠棟曰何焯曰宣帝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
匈奴降者故詣西河內附
二十四年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　惠棟曰漢律鄭元章
句曰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袁安傳曰
後漢書旁證　光武帝紀　二四
阿附反虜法與同罪是也
於是分為南北匈奴　惠棟曰棠東觀記時十二月癸丑也
二十五年烏桓大人注烏桓謂渠帥也　惠棟曰棟案謂字衍據
魏書曰烏桓大人郝旦等九千餘人率眾向化
戊申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畢十五度畢為邊兵其
冬蠻夷為寇害
是歲烏桓大人率眾內屬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上既著烏桓來
朝此又紀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
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奉　惠棟曰東觀記詔曰前以用度不
足吏祿薄少力自益其奉自三公下至佐使各有差
初作壽陵　惠棟曰東觀記曰四月始營陵地於臨平亭南詔曰
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邱壟使合古法

今月已逝當預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
又曰臨平望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有不
得存者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丈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
孝也故遺反霸陵獨完非成法耶

無
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惠棟曰陂音普何反池音徒河
反顏師古刊謬正俗曰陂池當讀如坡陁猶言靡迤耳言不須
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坡陁然裁得流泄水潦耳今讀者謂為
陂池令得流水非也案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
有四出道以瀉水則陂池之說不為無據

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遣郴迎
單于於五原塞因授以璽綬

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　惠棟曰東觀記曰南單于遣使詣

闕奉藩稱臣入居雲中遣使上獻駱駝千頭文馬十匹

裝錢　惠棟曰胡三省曰賜錢為辦裝也

二十八年沛太后郭氏薨　惠棟曰何焯曰此緣下捕諸侯賓客
書廢后薨例不見紀也案廣陵思王傳與東海王彊書曰太后
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
矣

二十九年丁巳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東壁五度東
壁為文章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詔捕諸王客
皆被以苛法世祖不早為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

三十亦年癸酉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柳五度

是夏蝗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
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

陳留雨穀　惠棟曰論衡曰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
而黑有似於稗實也

中元元年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
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
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紀元復有
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為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
中字是亦寔章於此棟案宋說是也推以紀志俱出范氏為未
審耳沈約撰符瑞志亦言建武中元元年知衆漢書所載決不
同於范也

列為年紀　惠棟曰棟案藝文志有漢大年紀五篇臣瓚注漢書
亦引漢帝年紀是也

使司空告祠高廟　惠棟曰東觀記曰司空馮魴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斗二十度

注漢宮閣疏曰靈臺高三丈　惠棟曰水經注曰靈臺光武所
築高六丈方二十步

二年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　惠棟曰蔣枭曰案光武以二
十八歲起兵中更始二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則崩時乃
六十三歲祭祀志封禪刻石文已云在位三十二年年六十二
則崩年亦十三無疑矣此二字疑傳寫誤也

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惠棟
曰東觀記曰上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晏夜
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今事次說在家
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
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常連日夜

生光武於縣舍　惠棟曰宗室四王傳曰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
　字嫺都生光武也
注令舍不顯　惠棟曰依濟陽宮碑及東觀記皆云令舍下涇東
觀記世祖紀曰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上將生皇考以令
舍下涇開宮後殿居之今作不顯蓋傳寫之誤
注開宮後殿居之　惠棟曰論衡曰後殿第二內中
使卜者王長占之　惠棟曰論衡曰皇考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
　卜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者王長孫所
後望氣者蘇伯阿　惠棟曰論衡曰謁者蘇伯阿
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　惠棟曰
論衡曰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
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舊廬比到見光若

大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憧憧上屬天有頃不見
道士西門君惠　惠棟曰桓譚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
　君惠從其學養生卻老之術前書曰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
　門君惠惠好天文讖記為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
　公姓名是也
李守　惠棟曰棟案守李通父事具通傳
夫正中徼　惠棟曰東觀記序曰漢以夫精布羅或幽而光
九縣　惠棟曰顧起元曰左傳夷於九縣注云楚滅九國非也九
　為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范書九縣飆回正
　用此語
深累緯文　惠棟曰吳仁傑曰文選作緯天雷從文選為是棟案
　文與下羣雲為一均聲不應改作天字吳說非也

附眾漢書論
皇甫謐曰元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稱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眾
一旅若漢之再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乎暴反正遂建中興與夏
康同美矣
袁山松曰前漢自成哀已下而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雖
存一作猶存一作雖在而瞻烏之望殆幾一作絕世祖以眇眇之亂起於白水
之濱身厲無妄之力位與羣豎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
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為之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鬱切泯泯
蒼生塵消鼎沸我有之以仁風驅之以天威霜雪被而荑棘枯橫
綱一作維振而逆鱗掃羣才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
曰中興與夫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
符高祖又資一作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乎同故

能享有神器據乎萬物乘一作之上矣
司馬彪曰昔羿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仍牧正能修德復夏厥
勳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內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
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跡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
智之主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夫漢號稱中興者無以加之矣
中國既定柔遠以德燮填人命下及俗賦武功既備抗文德脩經
術無績宏矣
薛瑩贊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
矣人皆冀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宏寬博納計
慮如神是以任光實融望風景附馬援十見覩顏識奇故能以十
數年間掃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
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

文吏史一作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字槧 吳仁傑曰漯碁辯文仁傑按太遂作緯天恐當從文遷為
是又馮衍傳周宣齊威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注吉甫謂尹
吉甫按吉甫當作成父謂王子成父也若尹吉甫不應序于夷
吾之下又黃瓊傳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注引法
言全口木舌按全口木舌鉗也所以振文事辭意不類疑本
當作東楚漢春秋人銜枚馬束舌李尋曰智者結舌顏注謂不
敢出言也又西羌傳元元無妄之災當作元二
姚鼐曰西京特孝廉為郎皆三署郎也至光武時以孝廉丁邯為
尚書郎鄣不肎為則是尚書郎下於三署郎也至永平中則徐
防以孝廉為郎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則是閒數十年尚書郎
已重於三署事任樞機所寄勢使之然也至安帝時胡廣以孝
後漢書辨證 光武帝紀
廉為天下第十尚書郎矣
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 劉攽曰注案高平
縣名後改為高平不成文理蓋合有一郡字
河東守守兵亦叛 劉攽曰案文多一守字若云太守之兵又不
合去太字
三月辛亥初致青巾左校尉官 劉攽曰案前史發置官皆用置
字字書置立也致字訓送詣上文光武為司隸致僚屬招致之
義可作致字今建此官宜作置蓋緣前文遂誤此字改作置與
疑
邵為樂成侯 劉攽曰注案府當作壽
二月從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關居庸關以東 劉攽曰據
注文及他處書云常山關正文少一山字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 劉攽曰注必有按今公羊去必以
作有非也
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 劉攽曰注案世數宣帝於光武猶是祖
此多一曾字
幸于以貴 劉攽曰注毋貴則子貴案公羊本文當云母貴則子
何以貴此少何以二字
復南頓田租歲 劉攽曰案文不見歲數明少十字近下二十年
復濟陽六歲顯宗復元氏六歲則此當初復五歲增一歲則六
歲與後事同矣是漏五字也
是歲復致函谷關都尉 劉攽曰正文致亦當作置此注中亦自
作置也
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詔曰 劉攽曰案史無有書制詔曰者雖下
後漢書辨證 光武紀下 三十
三公及它官詔有云制詔某官史亦不著曰字明此多一制字也
說者云武后諱詔曾改此詔作制後人因誤重之也
又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 劉攽曰案二漢稱
行者皆云行某官事不如今但云行某官也明此少一事字
秋七月丁酉幸魯國 劉攽曰案它處皆不言國明此多一字
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 劉攽曰注去城一里所謂方
壇四陛案謂當作為上文去城十里所句為方壇四陛傳寫
之誤以為謂以所屬下句甚無謂也
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 劉攽曰案文
多十無字光武崩諸侯有奔喪之義光武從事簡約既敕刺史
十千石無離城郭又不得遣吏及因郵奏事不近事情明此多
十無字無疑蓋凡書喪及赴弄皆遣吏及因郵也康范傳肅宗

崩廬江嚴麟奉章云云此則遣吏之證
劉
歆由豪夫亭遍謁辰曰戲守守音狩其字不作狩狩田獵之名
春秋天王狩於河陽彼直謂狩獵不與戲 同而此書戲守字
皆作狩不可盡改又案他書亦多作戲狩字蓋世俗相傳遂誤
已久以彼證字戒其以狩字為是故祖論之以曉學者〇又案
光武改中元元年續漢志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
年中元仍冠建武字今紀無建武字誤脫之宋本相作紀年譜
亦當論此
御
龍驛園御厨官 刊誤曰案御有御厨關有中尉此當龍驛都
尉官每不當有関字
復
取也亦水驛鑿王校尉官 劉攽曰案又數本當作置說同
十四年

後漢書察證 光武紀下

三十

比
豐沛注高祖豐沛邑人 臣名南曰按應作沛豐邑人高祖乃
沛縣之豐邑人及即位後始置豐縣與沛縣並言豐沛也
與
車駕會高平下劉歆由注按高平縣名後改為高平下成文理
蓋今有十郡守 臣承蒼曰按高平本非郡名蓋高平縣後改
為平高見唐志
鄗
為樂成侯注樂成縣故城在今瀛州樂府縣西北 臣名南曰
按樂府縣當是樂壽縣之訛唐無樂府縣其瀛州樂壽縣初隸
瀛州舊唐志曰樂壽漢樂成縣是其證也
馬
為左翊公 臣名南曰按左翊公當為左馮翊公脫馮字以中
山簡王焉傳證之可見
進
幸葉章陵注葉縣故楚葉公邑屬南郡今許州縣也 臣名南
曰按南郡當作南陽郡唐葉縣本隸許州至開元後改隸汝州也

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癸酉詔曰〇諸本皆同 臣松齡按癸酉
移前甲戌移後寫者倒誤耳下文又云戊申幸河內戊子至河
內按四月甲戌安得有戊申戊字明是甲字之訛觀下戊子可
見
韓
國人率眾詣樂浪內附注有辰韓卞韓馬韓謂之三韓國也〇
卞韓應作弁韓
屯
聚青山注青山在今廣州烏嶺縣西北 臣松齡按廣州祇有
馬嶺縣無烏嶺縣

後漢書察證 光武紀下

三十一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明帝紀

永平三年去其螟蜮注蜮一名短狐　錢大昕曰蜮當爲蟘即螣
字尔雅作蟘注以為短狐失之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錢大昕曰五行志作甲辰
注仲叔圍治賓客　錢大昕曰下兩治字作主蓋章懷所改此治
賓客之治又後人回改
十七年正月甘露降于甘陵　錢大昕曰按清河之甘陵本厝縣
安帝始改名不應此時先有之恐有譌字
注楊浮異物志　錢大昕曰浮當作孚
永平六年易曰鼎象三公　錢大昕曰晦之曰易無此文當是易

繹

吳常　王鳴盛曰顯宗紀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注以吳常行
度遼將軍按吳常當作吳棠
良成　王鳴盛曰永平十五年帝耕于下邳徵琅邪王京會良成
注良成縣名屬東海按續志良成屬下邳
西河王敏　王鳴盛曰永平十六年大司農西河王敏為司徒注
漢官儀曰敏字叔公并州隰城人按據此則王氏在并州者尚
有西河一望不止太原
兩二月　王鳴盛曰永平十七年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二月癸
丑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兩二月下衍
司寇　王鳴盛曰永平十八年詔令天下亾命自殊死以下贖死
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一
本寇下有作字按此上文十五年詔亦有此三條寇下亦無作
字而和熹鄧後紀亦云右趾以下至司寇但章帝紀建初七年
詔先言蘩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然後
繼之以亾命贖死罪云云章和元年詔同如此則寇下可省作
字而元和元年詔亦有輸司寇作之文若永平十五年十八年
詔其上文絕無輸司寇作字様何得但言司寇實屬不成文理
此非脫作字乃史家因吏牘之文而失者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　惠棟曰袁山松後漢書曰帝諱陽一名莊
字子麗東觀記曰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上以赤色名
之曰陽風俗通曰明帝與光武同月生
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皇子陽至十三年
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陽對曰愚戇無比及阿乳母以問
師傅曰少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
十九年立為皇太子　惠棟曰東觀記本紀曰上幼而聰明睿知
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
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内外周洽世祖愈珍上
德以為宜承先緒建武十七年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以
為皇后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畧舉
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
予末小子　惠棟曰尚書顧命曰王曰眇眇予末小子
惠于鰥寡　惠棟曰漢書谷永傳引書云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蔡
邕石經同今書作惠鮮偽孔氏注云加惠鮮乏鰥寡之人說迂
曲不若從石經漢書為正
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　惠棟曰此遺詔中文史不載也

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　惠棟曰劉劭爵制曰吏民爵不
得過公乘得貰與子若同產
流民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　惠棟曰宣帝紀地節二年詔曰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
也占音之贍反
方今上無天子迮公羊傳云云　惠棟曰集覽正誤曰此因光武
初崩故云與公羊義不同棟案此正誤纔說章懷注是也章帝
建初七年詔亦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豈當時亦因明帝
初崩耶
有司奏罪名並正舉者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建武八年世祖
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
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
後漢書旁證　明帝紀　云
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曹事
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
永平元年越巂姑復夷叛州郡討平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益州
擊姑復蠻夷大牟替滅斬首傳詣洛陽
永平二年詔扶圭杖　惠棟曰玉杖當作王杖
下管新宮　惠棟曰案此則後漢時新宮之樂尚存
三老李躬　惠棟曰躬常山人見東觀記胡三省曰桓榮傳及袁
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棟案不言李公者省文也
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
吏勞賜作樂　惠棟曰東觀記曰時有縣三老上章云陛下入
東都臣望顏色儀類先帝臣一驩喜百姓嚴設如舊時臣二驩
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驩喜陛下聰用直諫默然受之
臣四驩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驩喜進賢用
能各得其所臣六驩喜天下太平德合於堯臣七驩喜帝令上
殿欲觀上衣因舉虎頭衣以畏三老
護羌校尉竇林下獄死　惠棟曰東觀記曰林奉使羌顛岸降詣
林林欲以為功効奏言大豪後顛岸兄顛吾復詣林林言其第
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
涼州刺史奏林贓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棟案林為竇融
從兄子也
三年詳刑慎罰　惠棟曰古文尚書呂刑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又曰告爾詳刑鄭元註云詳審察之也慎罰見康誥
明察單辭　惠棟曰呂刑曰明清于單辭
秋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　明帝紀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氐二度氐為宿
後漢書旁證
官是時明帝作北宮東宮袁宏紀曰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
因是變也
魯哀禍大夫不降譴注魯哀公時絕不日食　惠棟曰宋春秋哀
公十有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注謂哀公之篇絕無日食
之異此緯書之謬緣春秋古文後出止據公穀兩傳故劉向集
亦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不數哀公也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觀舊廬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與皇太后
幸南陽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上在於道所見吏勞賜
省事畢步觀行部署不用輦車
五年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　惠棟曰元和郡縣志引後漢書
曰賜縣掾吏及門闌走卒錢
六年二月　惠棟曰宋志作三月

王雄山出寶鼎注雒或作雄　惠棟曰東觀記作雄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　惠棟曰春秋傳云昔夏之方有
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不指何君墨子天柱篇以
為夏啟之事墨子在春秋時當得其實漢時皆以為夏禹事失
之
易曰鼎象三公　惠棟曰胡三省曰此蓋易緯之辭棟案鼎三足
象三公故云前漢彭宣曰三公鼎足承君是也胡云易緯之辭
何所據耶
七年葬光烈皇后　惠棟曰胡三省曰西京諸后皆從帝謚惟衛
思后許恭哀后不以壽終而別追謚之從帝謚而又加一字自
陰后始
范遷　惠棟曰遷事見郭丹傳

注武帝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　惠棟曰何焯曰前書昭紀元鳳
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此與南匈奴傳注皆誤作武
帝
占著　惠棟曰史記田叔列傳曰因占著名數索隱曰言卜占而
自占著家口名數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
陵於天文屬吳後二年廣陵王荊坐謀反自殺
繕脩宮宇　惠棟曰謂起北宮及諸官府也
出入無節　惠棟曰洪範五行傳曰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
謀則木不曲直
九年置五經師　惠棟曰棟案漢有學師宋恩等題名其稱師者
二十人易掾二人易師三人尚書掾尚書師各三人詩掾四人
春秋掾文學孝經掾各一人文學師四人蓋當時郡國皆置五
經師而五經又各有師故魏德公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也
十年注箎長尺四寸有八孔　惠棟曰聶崇義曰舊圖云雅箎長
尺四寸頌箎尺二寸前書志曰孔光奏主調箎員二人注云箎
七空廣雅曰八孔
十一年漅湖出黃金　惠棟曰論衡曰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
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
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為銅也涉
水取滑重不能舉挺望見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為盟槃
動行入深淵中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
掇摝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
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

尚多賢自涉水掇取挺鄰伍並聞俱競掾之合得十餘斤賢自
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奏獻具言得
金狀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即復
因郤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
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曰視時金價俾賢等金直
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惠棟曰論衡曰孝明時致麒
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
十二年注歷忌　惠棟曰經籍志曰雜忌歷二卷高堂隆撰
十三年賜觀者食　惠棟曰東觀記曰有一諸生前舉手曰善哉
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扳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
得固其利　惠棟曰固規固也
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在尾十七度

十五年幸東平　惠棟曰東觀記曰幸東平王宮
令天下大酺五日　惠棟曰棣案周禮族師職春秋祭酺鄭元曰
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也又毛詩箋曰周時百室有祭酺合醵
之歡孔穎達曰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時每有嘉慶令民
大酺五日是其事也服虔音蒲
十六年高闕　惠棟曰袁宏紀曰出朔方高闕塞水經注曰史記
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
其山中斷望若闕焉故有高闕之名闕口有城跨山治局謂之
高闕戍上古迄今常置重捍以坊塞道
十七年甘露降於甘陵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皇后紀曰原陵甘
露降於樹然則實降原陵也此誤以原為甘
儋耳　惠棟曰師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瞻
後漢書旁證　明帝紀　七
注楊浮異物志　惠棟曰漢議郎楊孚字孝先撰異物志一卷見
廣志及經籍志浮當作孚
朝堂　惠棟曰胡三省曰班固西都賦云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
位蕭魏曹丙謀謨乎其上蓋在殿廷左右也
蒲類海　惠棟曰應劭曰蒲類匈奴中海名也在燉煌北晉灼曰
匈奴傳有蒲類海
十八年贖死罪縑三十匹　惠棟曰應劭曰今贖罪入三十匹縑
是也棟案應氏謂今者中興以後也惠帝時入錢六萬得免死
罪也
宿麥傷旱　惠棟曰案宿麥秋種夏收春時不雨故傷旱也
西域都護陳睦　惠棟曰袁宏紀作陳穆
注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惠棟曰韋元成傳曰初高后時患
臣下妄非議先帝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
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又復之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惠棟曰
東觀記曰自上即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閔傷
前世權臣太盛外戚豫政漢家中興唯宣帝取法至於建武朝
無權臣外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
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
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豫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諸
王皆當畧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
又國遠而小易於為善節儉謙約如此
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注十斷其二言少刑也　惠棟曰吳仁
傑刊誤補遺曰案前書刑法志自建武永平朝無威福之臣邑
後漢書旁證　明帝紀　八
無豪傑之使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閒什八可謂清矣范
氏所謂前代即成哀之閒注不指此而汎言未之盡也
附諸論
華嶠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嬰明帝尤任文法總攬威柄權不借下
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衣食滋殖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十
二中興以來追蹤宣帝夫以鍾離意之廉法諫諍懇懇以寬和為
首以此推之斯亦難以德言者也
薛瑩贊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約以一作身
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
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帝紀第三
明帝兩諱存一　周壽昌曰顯宗孝明皇帝諱莊于按東觀記建

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上以赤色名之曰陽袁山松後漢
書帝諱陽十名莊字子麗范史直前曰諱莊而不載其原名者
以陽字不能兩諱且於建武十九年本紀內已書改名莊也此
史體不可不知
周雇應屬同父說　周壽昌曰爵過今來得移與子若周雇同雇
子子壽子已子同雇閈案兄弟間雇子同父兄弟之子也若如
注云同母兄弟皇同父異母不得為同產子
永平三年是歲起北宮及諸官府　何焯曰光武時已起南宮前
殿至是常起北宮及諸官府去建武十四年又二十四年其不
輕民力如此
八年初置度遼將軍　何焯曰前書昭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范
明友為度遼將軍此注與南匈奴傳注中皆誤作武帝

十八年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　何焯曰己字衍
時關寵為己校尉章帝紀同
戊己十　吳仁傑曰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刊誤
甲檢詳耿恭傳恭作戊校此不合有己字仁傑按顏氏注百官
表曰有戊校尉己校尉其究不然也甲始置校尉領護田卒但
以屯田校尉為稱後乃為戊己校尉表初不言有戊校己校兩
官徧考前書紀傳亦無有為戊校尉己校尉者如徐普刁護郭
欽皆兼戊己為官稱獨烏孫傳云從己校屯烏壘顏注有戊己
兩校兵此直從己校以理揆之是特兵有戊校己校之分尉則
兼戊己為官稱也顏亦知己校為兵而云兩尉者殆見後書西
域傳序言元帝置戊己二校尉遂為此說而范亦以後漢有戊
校尉關寵元帝所置為二尉耳其實兩都設官之制不同先漢
有戊校己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己後漢有戊己校尉戊校
尉而各以校兵為名其可以此而律彼哉
戊己十　吳仁傑曰耿恭傳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關
寵為戊己校尉前王柳中城刊誤曰戊己本是兩校故恭寵各
為一校以理觀之恭是戊校寵是己校也仁傑按東都凡兩置
戊己校尉永平十七年恭寵皆為戊己校尉者以此兩人各將
戊校己校兵故也永元三年復置戊己校尉將兩校兵如故又
置戊校尉則以所將止戊校兵耳戊己校尉自恭寵之後有任
尚索顏戊己司馬有曹寬見紀傳言戊己校尉無慮十數並同
一辭唯車師後王傳載戊部候嚴皓戊校尉閻詳後書言戊校
尉者獨此一事其屬又有後部司馬章懷太子注云司馬戊屬
戊校尉所統和帝時置戊校尉領車師後部是也且戊校尉永

元所置刊誤謂但和帝以後事云戊己校尉者皆多己字猶之
可也若恭寵為校尉自在孝明世乃曰恭作戊校此不合有己
字豈刊有據耶
戊己十一　吳仁傑曰初置戊己校尉注戊己中央也鎮服四方又
西域傳注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己前書顏注其說尤煩
竟不甚了王彥賓云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為名仁
傑按烏孫傳校脈校都南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壁注謂戊
己居中為中壁也詩曰中田有廬蘇黃門謂田中為廬以便田
事二校之設自兵屯言之則以其為中壁而命名可也然二校
之外乃無所謂甲乙諸屯則其命名之意殆如詩所云取其居
屯田之中以便田事而已
斷獄　吳仁傑曰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章懷太子注斷其

二言火刑也佐傳按前書刑法志自建武永平朝無威福之臣
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于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
范氏所謂前代即成哀之間注不指此而汎言之未之審也
姚鼐曰明帝詔由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按三朝乃正月朔之謂
此指謂建明堂辟雍靈臺不應云三朝當如前書河間獻王傳
及班固兩都賦稱三雍乃是此字誤耳
姚鼐曰古議政者集臣於朝其朝廷而非堂余於論語說詳之矣
西漢若議魏其武安於東朝廷議光廢昌邑後議立帝傳言光
坐廷中則俱是於廷矣而孟堅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
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似有議政朝堂事而於漢書無徵焉
至後漢之朝堂集議則紀傳俱可徵矣然恐東西京未必同制
又班賦西都云左右廷中朝堂則朝堂有兩而張平子西京云

後漢書疏證　明帝紀　十二

朝堂承東則惟一身寫意西京遭王莽赤眉兵火之後宮室蕩
盡班張雖漢人亦有不得聞其詳者未知二人之所聞孰真正
也又古朝廷皆立議政漢則設席坐雖天子在殿上而臣在殿
下有席故成帝紀青蠅集未央殿中朝者坐又和帝永元七年
令對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書封事
者坐矣又載惠傳大會群臣皆就席惠獨立此有席坐之徵也
古天子諸侯初即位其位皆在廷立而不坐秦漢以後在堂似
即位即是坐也然其明文惟南史沈文阿傳文阿識陳文帝即
位儀云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
此所云古禮未知何本豈只是漢人禮耳
及流人無名數　劉攽曰及流人無名數案他處詔書皆上有脫
無名數則云及流人云云此無故不當有及字三年詔亦無可
互驗
及所發天水三千人亦復是歲更賦　劉攽曰注有一月二更案

文多一有字疑十月字似有敓行司任一歲案任當作任
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　劉攽曰注十
千石已下至小吏案十文已云二千石冠兩梁此則多一二字
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　劉攽曰注白抱矩案禮作白
招拒音矩不便作矩也
其班時令勅羣后　劉攽曰正文案此詔方敕行禮事未有勅下
語則此其字為衍文下文自有其令天下云云
而胤子無成康之質　劉攽曰注案文意當更有成康之質曰字
然後示成康之時
初行大射禮　劉攽曰注儀禮曰大射之禮案此非儀禮本文不
合著曰字
復踐辟雍尊事三老　劉攽曰注老人知天地之事案本以知天

後漢書疏證　明帝紀　十三

地人三才故謂之三老則此之字當作人也
春秋圖讖所為至譴　劉攽曰正文春秋圖讖所為譴至案文為
當作謂
郎從官二十歲已上帛百匹十歲已上二十匹十歲以下十匹
劉攽曰正文從官二十歲以上又云十歲以下案即從官不可
年十歲以下者以十七年事校之脫視事二字
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　劉攽曰案文既云中二千石下至
黃綬不須更此二千石明多此三字
及流民無名數　劉攽曰及流民無名數多一及字
北宮奴及卑師後王國戊己校尉耿恭　劉攽曰檢詳耿恭傳恭
作戊校此不合有己字也
長二丈五尺　劉攽曰註案二丈五支不成文理當作五尺

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劉攽曰注上十漏明主業文當作上漏
主明
初置度遼將軍注武帝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　何焯曰前書昭
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此與南匈奴傳注
皆誤作武帝
戊己校尉耿恭注劉攽曰檢詳耿恭傳恭作戊校此不合有己字
也　臣承蒼按耿恭傳恭與關寵皆為戊己校尉此必後人所
增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章帝紀

建初四年七月葬明德皇太后　錢大昕曰按先烈章德和熹安思順烈桓思靈思諸后之葬皆書皇后此獨書太后太字疑衍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錢大昕曰按博學以下乃子夏之言非孔子語蔡邕傳雖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恐泥亦子夏語也漢書藝文志引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皆以為孔子語說者以為古由人引書多誤其實非也攷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云接聞于夫子則其言皆孔子所取矣故漢人引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非由記憶之誤

六年五月辛酉趙王盱薨　錢大昕曰按趙王良傳子節王栩嗣立四十年薨而本紀中元元年永平六年並書趙王盱惟永平五年書趙王栩必有一誤栩與盱音相近而譌也

元和二年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宮　錢大昕曰天文志作元年四月丁巳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注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錢大昕曰此禮三正記之文注脫三正二字

章和元年七月燒當羌寇金城獲羌校尉劉盱討之　錢大昕曰以西羌傳校之其時校尉乃張紆非劉盱也

八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錢大昕曰五行志在元和元年此上文已書乙未幸沛又重書乙未

元和二年二月始用四分歷注續漢書曰時待詔張盛京房鮑業
等　錢大昕曰京房當作景防
鳳皇集肥城注肥城縣名屬太山郡　錢大昕曰郡国志無此縣
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錢大昕曰盧氏文弨曰五行
志作元和誤也攷是年七月九月俱丙申朔與八月乙未正合
若元和元年八月是甲寅朔九月是甲申朔安得八月乙未晦
乎
令城　王鳴盛曰肅宗紀建初二年燒當作羌叛令城太守郝崇
討之今城當作金城
產子復　王鳴盛曰元和二年詔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按前
高紀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此多一歲
母賈貴人　惠棟曰帝王世紀曰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

師其母姓祕不出號其塚曰長信冢
永平三年立為皇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　惠棟曰東
觀記曰永平三年二月以皇子立為太子年四歲幼而聰達才
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
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既志于學始治尚書遂
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上敬重之每事諮焉
其以憙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　惠棟曰陶濬職官要錄
曰尚書有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
書事羅泌曰書大麓之事自孔安國以為大錄萬機之政而桓
譚新論以為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
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羅苹曰錄尚書事自牟
融始宋百官志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以為始於張
子孺皆誤也西京無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鳳止領尚
書事爾
酒泉太守段彭　惠棟曰袁宏紀作殷彭
甲辰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帝
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博貫六藝不舍晝夜　惠棟曰東觀記孝明本紀曰上夜讀眾書
乙更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除日祀之法　惠棟曰許慎五經異義曰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
王日祭於廟月薦於高曾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
而然也棟案叔孫通漢禮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明
帝遺詔無起寢廟故除日祀之法也韋昭國語注曰日祭祭於
祖考謂上食也

建初元年己巳詔　惠棟曰杜佑曰建武中詔三公郡國守相歲
舉茂才廉吏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譸議漸生
章帝建初元年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
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
非其人兼正舉者罪
寬博有謀　惠棟曰潛夫論曰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
而號自定也
九月永昌哀牢夷叛　惠棟曰續書天文志曰是時蠻夷陳縱等
及哀牢王類反
二年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　惠棟曰論衡曰建初孟年
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充奏記郡
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

春秋之義以貴治賤 惠棟曰穀梁傳之文也
三年破境當毛於臨洮 惠棟曰防傳破光在三年春
是歲零陵獻芝草 惠棟曰論衡曰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
忽生芝草五本太守沈酆遣門下掾衍盛獻之詔會公卿郡國
上計吏民皆在以芝草告示天下續漢書曰芝長者尺四寸短
者七八寸太守使功曹齎芝以獻
四年南陽太守杜虞 惠棟曰東觀記曰虞字伯春遷尚書僕射
據法斷事周密平正以為能擢為南陽太守袁宏紀曰虞馮翊
萬年人初為督令以父母老去官 親喪終說乃仕稍遷南陽
太守表賢黜惡按練名實豪吏無所容其奸百姓悦之為建武
以來太守名稱無及虞者及為三公無他異政
冬牛大疫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為太子

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后不善厥咎
霧也
是時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 惠棟曰論衡曰甘露下泉陵零陵
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柏梅李葉皆洽薄威委流漉民嗽吮之
赤如飴蜜
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東壁八度東
壁為文章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
側席異聞註側席謂席不正 惠棟曰曲禮曰有憂者側席而坐
鄭元注云側猶特也不布他面席案側席與儀禮側殺側受醴
之側同憂在進賢故側席注非
子大夫 惠棟曰賈逵國語注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
是歲零陵獻芝草 惠棟曰論衡曰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
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
有八黃龍見於泉陵注古今注云云 惠棟曰論衡曰湘水去泉
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邱臨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
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
燕室邱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
出水遊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為八出入移時乃入
七年注詩大雅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惠棟曰蓮齋詩補傳曰
賢之此注豈韓齊魯三家以頌為雅耶雅頌皆嘗亂矣賴孔子
刪詩然後雅頌各得其所賢欲復亂之耶
乏軍興 惠棟曰陳羣新律序曰廐律有乏軍之興鄭元周禮注
曰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之軍興是也尚書費誓曰峙乃糗糧無
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孔安國曰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孔穎達

曰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
得銅器形似酒罇獻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系色青黃有古文符
瑞志曰詔在道晨夕以為百官熱酒
又獲白鹿 惠棟曰符瑞志曰得白鹿於臨平觀
元和元年獻生犀 惠棟曰東觀記作白犀
王者八政以食為本 惠棟曰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
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
注蒼頡篇曰掠問也 惠棟曰劉伯莊曰掠音亮考掠也
鉆鑽 惠棟曰鉆曹憲音巨炎反王劭學曰鉆通作鉗倉頡篇鉗
鈦也鈦從蓋反說文在頸曰鉗在足曰鈦鑽去其膝蓋骨音作
唉反注鉆鈦也鈦曹憲音竹涉反
九月乙未東平王忠薨 惠棟曰案續漢志是年八月乙未晦九

月不應復有乙未記誤也
二年詔曰令云人有産子者復勿筭三歲　惠棟曰高祖七年令
也杜佑理道要訣曰漢高帝每歲人常賦百二十錢至孝文時
省儉至四十武帝事邊費廣人産子三歲則出口錢孝宣減人
筭三十孝成減四十光武有産子復以三年之筭
萬物莩甲　惠棟曰周易解彖傳曰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
鄭氏曰皮曰甲根曰宅
富蓄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　惠棟曰棟案漢律有受賕枉法
之科令復申之故下云勉思舊令也
詔書數下冠蓋接道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奉詔出使者相接於
道也數所角反
鳳凰集肥城　惠棟曰水經注曰集肥城句窊亭復其租

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　惠棟曰案水經注帝東巡太山立行宮
於汶陽執金吾耿恭屯城門於汶上基壍存焉案恭傳未嘗為
執金吾或別有據也
注尚書駿奔走在廟　惠棟曰案梅氏武成衍在廟二字周頌有
之涉此而訛耳
天井關　惠棟曰李吉甫曰天井故關一名太行關在晉城縣四
十五里太行山也
注姚察　惠棟曰經籍志曰漢書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尚書姚察
撰
注禮記曰正朔三而改　惠棟曰此禮緯文非禮記也注訛
注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　惠棟曰此說未盡案易緯乾鑿
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鄭元注曰五日為一

微十五日為一著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為一著至大
寒為二著至立春為三著故曰三著而成體冬至周正小寒商
正立春夏正故曰重三正慎三微
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　惠棟曰說文曰報當罪人也从卒从
𠬝𠬝服罪也鞫窮理罪人也
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　惠棟曰鴻範五行傳曰自冬
令也祭祀志注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
冬至日四十六日天子迎春於東堂號曰助天生上云順天道
天陽也是順陽助生乃明堂月令之明文也注止採今文月令
短日至諸文非書義也
劇易　惠棟曰案病有劇易謂增劇及變易也帝欲親知民之疾

苦故言劇易也太公六韜曰知人饑渴習人劇易蓋古有是語
易音以豉反
車可以引避引避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敕御史司空道橋所過
歷樹木方春日無得有所伐輅車可引避也
遣使者祠北嶽　惠棟曰符瑞志曰以太牢具祠北嶽山見黃白
氣有神魚躍出十數
詔高邑令祠光武於即位壇　惠棟曰裴松之案漢記詔高邑縣
祠即位壇五成陌李吉甫曰世祖廟一名壇亭柏鄉縣北十四
里鄗縣故城南七里即世祖即位之千秋亭也後於此立廟
宋由　惠棟曰袁紀作宗由
章和元年注桓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　惠棟曰與建初三年注
重出

扶拔　惠棟曰郭義恭廣志白符拔如麟里庋有鱗甲甲可以辟惡也

二年壬辰　惠棟曰袁紀十月壬辰也

章德前殿　惠棟曰章德殿在北宮見東觀記清河王慶傳

年三十三　惠棟曰蔣累田彙即位年十九在位十三年年三十二紀稱三十三者傳寫誤也

附論

東觀記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致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者神十有像力誦聖德紀述明紹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棟案孝乎惟孝古文論語文也俗作孝于屬上讀古文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許慎曰寅敬也故云乾乾夕惕寅畏皇天今俗本亦脫寅字今文尚書毋逸述高宗曰嘉靖殷邦至于大小無時或怨

薛瑩贊曰章帝以繼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神明友于兄弟息省徭賦緩簡兆民除苛法蠲禁錮抑有仁賢之風矣是以陰陽協和而百姓安樂眾瑞並集不可勝載考之圖籍有徵云爾

袁山松曰孝章皇帝宏裕有餘明斷不足閨房讒惑外戚擅寵皆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古之賢君矣

帝紀第四

賈貴人　周壽昌曰後漢書章帝紀母賈貴人乎案帝王世紀帝以中元三年生于京師其母姓秘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家范史書賈貴人於后妃傳詳載為南陽人且稱於馬太后既崩迺策加貴人賜金帛等物則所稱母姓秘不出者或尚是明德臨朝時人不敢言耳又案明德傳中云賈氏為馬后前母姊女則賈於馬閨私親鑿鑿可據推世紀去中元三年生帝范史去中元二年而本紀以永平十八年即位去年十九今效从世紀則當去年十六从范史則當去年十七計年俱不合十九是本紀與后妃傳必有一誤也

錄尚書事之始　周壽昌曰其臣彙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注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惠棟補注云陶藻職官要錄尚書有錄名自此始由是以來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羅泌路史引書孔傳云太麓即大錄桓譚新論以為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羅苹曰錄尚書事自牟融始宋百官志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以為始于張子孺皆誤也西京無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鳳止領尚書

事爾乎案注云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是亦未張子孺止領尚書若錄尚書則由此始章懷注亦不誤惠氏自誤讀耳又案范史以趙熹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熹在融前不得置熹而單舉融與後此錄尚書事者當太傅此之拜太傅者止是熹而准融羅苹云自牟融始者亦誤

徙江陵王下不應增入廣平王　周壽昌曰元和二年夏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殿本者證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句下何焯校本增廣平王羡為西平王八字今諸本俱無存以備考乎案廣平羡為西平王是建初七年正月已未事先乎此已十年明載紀中何氏誤增於此者證家慴於何氏之博遂誤存其說亦未暇讀范史原文耳

劇易　周壽昌曰欲親知其劇易劇易惠氏謂病有劇易謂增劇

及變易也帝欲親知民之疾苦故言劇易也青案此說非也劇
艱劇易讀如本字作去聲言易也蓋欲知民俗之艱劇與平易
也觀太公六韜曰知人飢渴習人劇易則劇易為對待字可知
不當如惠氏去本也○三國志呂蒙傳孫權去子明少時孫謂
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亦以難易為言

章帝年有誤．周壽昌曰年三十三按據前稱即位年十九計
在位十三年當云三十二不得云三十三若據后妃傳則當云
三十一據世紀則是二十九此必有一誤

建初七年因涉郡界至動務省約　何焯曰帝雖動務省約然終
章帝本頗順矣

元和二年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至稱朕意焉　何焯曰此等詔
令不減文景

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　何焯曰注姚察云女子謂賜爵者之
妻已賞報也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為戶此謂女
戶頭即今之女戶也天下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子
賜牛酒按以女子百戶為女戶說似近理然考之前書凡賜爵
而更賜牛酒者則有女子百戶之文其但賜牛酒者則或書賜
民百戶牛酒或書吏民五十戶牛酒明女子百戶為賜爵者之
妻非女戶矣雖此詔女子百戶上有經曰無侮鰥寡惠此惸獨
加賜河南女子云云則或當如章懷之說也詔文有河南字亦
不得普洽天下但賜河南尹所屬縣女子耳

三年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　何焯
曰當令十年春産子復十一歲與身賜胎養穀事觀之周禮小司
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注曰産子三人與之母十
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此蓋王政之最急者也　漢律本
有此條今舉行之蓋緣俗吏視為不急中失墜耳無父母親族
所謂養孤子也有子不能養食者如後世收育嬰兒雇人哺之
漢代官為廩給則不必通郡大邑始有好義者為之經畫于不
舉之事矣貴胎謂新息長敕婦人報子者蓋當桓帝時此政已
廢桓帝采女無數卒以無後宜哉

章和元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何焯曰西域傳月氏作安
息扶拔作符拔意其與下卷和紀章和二年所書本為一事而
紀中複出常致誤耳

聖跡滂流　王念孫曰惟先帝勸民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
跡滂流至于海表念孫案滂當作旁此因流字而誤加水旁耳
旁溥也徧也流行也謂聖跡徧行天下至于海表也此言聖跡

非言聖澤則旁流之旁不當作滂說文曰旁溥也溥亦徧也繫
辭傳曰旁行而不流謂徧行而不流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男巫曰旁
招以茅謂徧招於四方也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謂徧告於
諸侯也楚語曰武丁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謂徧求四方之
賢也秦之罘刻石文曰威燀旁達莫不賓服威燀徧達也旁與
方古字通堯典共工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聚布功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呂刑方告無辜于上論衡
變動篇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為方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
方行天下齊語曰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
一也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云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旁流至
于海表意本於立政也

奉盤錯鍉　王念孫隗囂傳韋馬操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盟李
賢注曰鍉蕭該音引字詁鍉即題音徒啟反方言曰宋楚之間

博賁六藝　劉攽曰注前書藝文志曰以禮樂春秋業文多十中
字
興起寢廟歸地而祭除日祀之法　劉攽曰注王桃則時享案自
古但有千桃無三桃明三桃誤
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閒祀悉還更衣　劉攽曰注立秋當案
戲酎案漢制立秋當案案覈也八月飲酎此文誤出十戲字少
八月飲三字
方春東作悲人稍受廩往來煩劇　劉攽曰注案文爲當作謂
先京師而後諸夏　劉攽曰注案公羊本文曷爲以內外之辭言
之言自近者始也少之言二字
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　劉攽曰案陰后不稱太則此太衍
字也

蓋王代尊人教學爲本　劉攽曰夏曰教數當作校
甲辰詔書云　劉攽曰案文少十白字
木令兩箕長短有數　劉攽曰注景帝京師定箕令案景帝定令
行於天下不止京師京師行字也蓋景似京師似帝因高誤出
盲彤之類　劉攽曰注西域人多著盲而長案文當有十頻字緣
紀文言盲彤
壬午遣使者祠昭靈后於小黃園　劉攽曰注天下平定仍使使
者案仍當作乃仍者重複之辭無用於此
具以見穀賑給貧人　劉攽曰案此語不當有具字
東湯巷澤　巷音卹權反
焯探拒居　探音湯勤反
正雅樂○雅宋本作予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東都賦本作正予樂
樂五臣改作雅樂
歆酎高廟注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二○者字似當作皆
甲辰詔書云注劉攽曰按文少一日字○此注應在書云二字之
上謂詔字下脫去曰字也
徙汝陵王恭爲六安王○此句之下何焯校本增廣平王羨爲西
平王六字今諸本俱無存以備考
祠房山於靈壽注房山今恒州房山縣縣西北○下縣字疑衍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和帝紀

孝和皇帝諱肇注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反上諱也　錢大昕曰按說文云上諱者乃从戈之肇非从攴之之肇且說文無反切乃後人所增益章懷以為說文有音者非也今本說文用孫愐唐韻切音讀肇為直小切與兆音同不知何以有大可切之音疑即直小兩字之譌

永元三年阜陵王种薨　錢大昕曰按光武十三傳作沖說文無种字种即沖也

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成侯無嗣　錢大昕曰顧淞曰此詔蕭曹並舉而獨云曹相國後無嗣則

鄼侯有後矣今據前書功臣表鄼侯九世孫禹王莽建國元年更為蕭鄉侯莽敗絕而平陽侯十世孫宏光武建武二年以舉兵佐軍紹封傳子曠表云今見則孟堅修史時尚存也與此詔正相反未知其審予按韋彪傳亦云建初七年詔求蕭何後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及焉則曹之有後審矣而一云建武所封一云建初所封其名又復互異且班表韋傳皆云平陽侯而此詔稱容成侯皆事之可疑者也

四年射聲校尉郭璜璜子侍中舉　錢大昕曰按天文志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舉父璜長樂少府皇后紀竇憲傳亦同紀似誤

九年越騎校尉趙世等　錢大昕曰西羌傳作趙代蓋章懷避唐諱改之趙熹傳亦作代此紀作世又唐以後人回改

十二年復置右校尉官注東觀記曰置在西河鵠澤縣　錢大昕曰按郡國志無鵠澤縣蓋後漢并省據此記則和帝時尚未省也

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鹽鐵官　錢大昕曰晦之曰鹽當作安郡國志涿郡故安縣下注云案本紀永元十五年復置縣鐵官前志涿郡有鐵官無鹽官是其證也

諱肇　王鳴盛曰和帝紀帝諱肇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按許慎說文肇音火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愚攷說文卷十二下戈部肇但云上諱並無火可反之音亦無解釋惟徐鉉注云後漢和帝名也李舟切韻云擊也从戈肁聲直小切卷三下攴部肇字則注云擊也从攴肇省聲治小切卷十二上戶部肁字注云始

開也从戶从聿治小切釋詁肇始也又謀也釋言肇敏也大雅江漢肇敏戎公毛傳用謀訓合而致之此字訓始者當作肁不當从攴今伏侯既謂諱和帝名曰始而字又為肇非也从攴者訓擊則从戈者不訓擊李舟之言亦非至和帝名既訓始則音兆者是說文反切用孫愐雖出於徐氏而當李賢時蓋已有附入者但音肇為火可反殊屬紕繆

二月壬辰　王鳴盛曰和紀云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按章紀章帝以正月壬辰崩而此紀和帝即位在二月壬辰二者書中必有一誤

阜陵王种　王鳴盛曰永元三年夏六月辛卯尊太后母比陽公主為長公主辛丑阜陵王种薨注阜陵王种之子按太后上脫皇字比陽當作沘陽种阜陵王延之子注中种字傳寫誤傳作

冲毛板脱誤不悉出聊偶著之
租更　王鳴盛曰永元九年詔今年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收租
更芻稾更謂踐更之役也
趙世　王鳴盛曰燒當羌寇隴西遣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趙
世西羌傳作趙代彼避唐諱一書中有避有不避疏略也今不
悉出聊一見之
遼東昌黎　王鳴盛曰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注西部都尉安帝
時以為屬國都尉在遼東郡昌黎城按地理志遼西郡交黎縣
應劭注曰今昌黎昌黎之名始見於此而西漢實無昌黎縣應
劭於後漢雖言昌黎而郡國志亦無此縣唐貞觀八年置此縣
隸營州都督地在異域泛昧難知今之昌黎縣隸永平府者則
金所改移之名又非唐之昌黎縣也若漢遼東之西部都尉治

無慮縣不治交黎縣李賢以漢遼西交黎之名被之遼東殊誤
若韓文公自稱昌黎舊唐書亦云昌黎人而韓實南陽人非昌
黎再攷
龍眼　王鳴盛曰元興元年南海獻龍眼荔支注廣雅曰益智龍
眼也按龍眼與益智非一物廣雅誤說詳唐慎微經史證類備
用本草第十三卷文多不載
建初七年立為皇太子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有岐嶷至總角孝
順聰明寬和篤仁孝章由是深珍之以為宜承天位年四歲以
皇子立為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
有司上奏孝章皇帝　惠棟曰崔駰謚議曰臣聞號者功之表謚
者行之跡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唐
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
其相章章文王綱紀四方又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喻文王聖
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天也舉表析義四方附矣易曰先天
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為宜上尊號曰章
永元元年滿夷谷注滿夷谷闕　惠棟曰滿一作蒲胡三省曰在
美稷縣西北
稽落山　惠棟曰胡三省曰唐太宗以斛薩部地置稽落州蓋因
山以名之
追至私渠北鞮海　惠棟曰何焯曰竇憲傳及通鑑皆作私渠比鞮
海竇憲傳
會稽山崩　惠棟曰續漢志曰會稽南方大名山也是時竇太后
攝政兄憲專權
燕然山　惠棟曰前書匈奴傳曰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

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
二年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奎八度
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注十三州志曰典屬國云云　惠棟
曰何焯曰光武紀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故屬國都尉亦省
此復置之與典屬國何與
副校尉閻礱　惠棟曰依竇憲傳及西域傳皆作閻盤此作礱蓋
礱字之訛
取伊吾盧地　惠棟曰胡三省曰西域傳章帝建初元年罷伊吾
屯田北匈奴遣兵守其地今復擊取之
三年皇帝加元服　惠棟曰杜佑崇黃香集和帝冠乘金根車駕
六元虬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族之庭鐘咸
獻壽焉

注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五經異義曰景風至則
封其有功也　惠棟曰白虎通德論曰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
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七星二度又
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為太后是月太后兄弟憲等自殺
丙辰郡國十三地震　惠棟曰續漢志曰春秋漢含孳曰女子感
臣制命則地動拆坼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憲專權
將以是受禍也
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惠棟曰鄭元周禮注曰歛法豐年從正凶
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賈公彥曰漢時十分之內傷
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為實在乃
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以凶荒所優饒民法也
後漢書季證　和帝紀　五
五年封皇弟萬歲為廣宗王　惠棟曰案水經注云皇太子萬年
廣宗屬鉅鹿郡
二月戊午隴西地震　惠棟曰續漢志曰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
動行大震也九月於除難鞬叛也
匈奴單于於除鞬叛　惠棟曰何焯曰匈奴上當有北字案續漢
志作於除難鞬無北字
南單于安國叛骨都侯喜斬之　惠棟曰案通鑑以為永平六年
事據南單于傳亦屬五年通鑑誤也
六年覆案不急　惠棟曰案漢律四篇有告劾傳覆告為人所告
也劾為人所劾也傳傳捕覆覆案也見陳羣新律序不急謂細
故也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惠棟曰杜佑曰漢諸帝
凡日食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
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為常
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觜觽為葆
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收斂貪妒之象明年三月陰后
文鄭貴人有寵陰后妒忌之後遂廢
秋七月易陽地裂　惠棟曰續漢志曰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
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惠棟曰續漢志曰儒說奄官無陽猶婦人
也是時帝幸中常侍鄭衆蔡倫士人始用權也
八年閏矜　惠棟曰矜與痻同
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和帝幸北
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太后崩也
後漢書季證　和帝紀　六
十一年大赦天下　惠棟曰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
大赦潛恚弃纖與海內更始壹壹于恩隆乎之進也
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貗薄夷率種人內屬　惠棟曰續漢志曰
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貗薄種王唐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
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翼八度荊州宿
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
十三年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惠棟曰東觀記曰十三年春
正月上日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
幽并涼州戶口率少　惠棟曰胡三省曰幽州大郡戶猶十萬餘
惟元菟戶一千五百二十四并州大郡三萬餘小郡不滿二千
涼州大郡不滿三萬燉煌七百四十八而已

十四年從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每屬國置
都尉一人比二千石金城屬國宣帝神爵二年置也
司空巢堪罷　惠棟曰東觀記曰堪為司空十四年自乞上印綬
賜千石俸
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東井二
十二度
復置涿郡故鹽鐵官　惠棟曰地理通釋曰永元十五年復置涿
郡故安鐵官蔣果曰北宋本漢書作故安案涿郡故安縣有鐵
官無鹽官此鹽字為安字之誤棟案地理志涿郡有鐵官五行
志曰征和二年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兩志皆不言故
安有鐵官或前漢涿郡治故安未之詳也
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安帝永

初元年魯恭言自永元十五年案薄刑改用孟夏則夏至乃謂
夏之初至范史以日北至書之其誤後人甚矣棟案有司奏以
為夏至則微陰起夏至孟夏之訛胡說是也決小事亦當依
月令作決小罪孟夏決小罪者乾鑿度曰陰始于已形於未已
四月也鹽鐵論曰大夫曰金生于已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言
四月陰初生薺麥死當順時令決小罪也鄭元注月令以孟夏
之令為非未通于古
元興元年宗室以罪絕者悉復屬籍　惠棟曰禮記大傳曰繫之
以姓而弗別鄭元曰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孔穎達曰
漢之同族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復屬籍者向以罪除
其籍今復令宗正著之也
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
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　惠棟曰東觀記曰朝無寵族政如
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篤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
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貞符瑞
應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唐羌　惠棟曰羅泌曰羌本名羞後人惡其僭而改之
附論
司馬彪曰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驕横之權即昭帝斃上官之類
矣躬政逮十民安職業懃恤本務苑囿希幸遠夷稽服西域開奉
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虛妄抑而不宣云爾
東觀記序曰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
典宮無嬪嬙鄭衛之燕囿無槃樂遊畋之豫躬履至元一作德虛靜
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云爾

界字義同訛　周壽昌曰和帝紀界惟人面予按界承上殊俗方
表而言凡中外疆界所極俱以界統之人面猶人類即凡有血
氣者之語也章和元年詔作訖惟人面此作界惟人面訖即聲
教訖于四海之訖亦界字意也蓋當時有此語
從非從　周壽昌曰其從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劉攽曰
案遷徙者不可报之塞外明此從字是從字予按此皆刑徒非
遷從也玩下語自明劉氏說誤
和帝十四歲誅竇憲　周壽昌曰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
景就國到皆自殺予案昭帝年十四即能辨上官桀之誣博陸
今帝之誅憲亦止十四歲時助帝者為清河王慶僅長于帝一
歲耳
覆為四律之一　周壽昌曰覆案不急予按漢律四篇有告劾傳

覆告為人所告也劾為人所劾也傳僞捕覆覆案也見陳羣新
律序
詔為具文　周壽昌曰夏五月京師大水事按主月特下詔修利
隄防而水災仍壞廬舍有司視詔為具文而奉行不力蓋自漢
已然矣
貢荔支始自漢　周壽昌曰舊南海獻龍眼荔支事按驛貢荔支
不知始漢何時史由舊則非自和帝始可知帝省後不知何時
復置後世獨唐元宗被此惡名則宦閹之為害烈也
唐子三十卷不傳　周壽昌曰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
上書陳狀羅泌由唐羌本名羗後人惡其僭而改之據史則其
人亦上流所著唐子三十卷必有可觀惜其書久佚不傳也
孝和皇帝諱肇　何焯曰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
後漢書麥證　和帝紀
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兆可從上諱也按今徐鼎臣所校定說
文直云兆聲無一語證明後此字書亦遂仍之悉朕多
闕疑之意也
永元十年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　何焯曰注十三州志曰
典屬國武帝置掌納匈奴降者也哀帝省并大鴻臚故今復置
之按光武紀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故屬國都尉亦省此復
置之與典屬國何與
四年竇憲潛圖弒逆　至到皆自殺　何焯曰和帝誅竇憲時年十
四其斷可比昭帝之明亦得清河王慶為助時慶年長于帝十
歲
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　劉攽曰案文云丞尉小縣三百石
其次四百石已上不當更有丞尉字

其從出塞者　劉攽曰案從者不可投之塞外明此從字是從
字
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　劉攽曰案西域傳此時但
置戊校尉多一己字
衍車騎將軍鄧鴻　劉攽曰案文亦少一事字
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　劉攽曰
注嵗盡拜縣令長史及都官府丞長史案文多一史字若是王
國長史則當并守丞言之明此但是令長耳下文又自有長史
也
秋七月行度遼將軍龐奮　劉攽曰亦少一事字九年行征西將
軍劉尚下亦有闕
行度遼將軍朱徵　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
後漢書麥證　和帝紀
為稚追求進擊復之　劉攽曰案文少一破字
恭懷　劉攽曰紀書孝和葬慎陵章懷注云俗本作順陵者誤臣
攽案皇后紀和熹皇后合葬順陵以為皇后紀誤而靈帝父孝
仁皇稱慎陵世數不遠陵名必不相襲參校前後孝和實葬順
陵章懷乃更為誤耳疑此亦非章懷之失蓋傳寫誤以順為慎
亦用以慎為順耳
追至私渠北鞮海○何焯曰竇憲傳及通鑑皆作私渠比鞮海
屬國都尉官注典屬國武帝置哀帝省并大鴻臚故今復置之○
何焯曰光武紀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故屬國都尉亦罷此
復置之與典屬國無與
復置涿郡故鹽鐵官○何焯曰按涿郡故安縣有鐵官無鹽官則
此鹽字乃安字之訛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殤帝紀

延平元年太尉張禹為太傅司徒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載辛卯冊書曰太尉張禹三世在位黃髮罔愆忠孝彌都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禹為太傅以防為太尉錄尚書事

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　惠棟曰案蔡邕集是時免遣者六百餘人

附論

東觀記序曰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夭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敖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詔中禮字可省　周壽昌曰殤帝紀朕且權禮佐助聽政考證禮字疑有誤宋本無禮字亦不成句姑仍監本予按毛氏承宋本亦無禮字似為德之訛文義亦復諧不必定四字成句也

朕且權禮○禮字疑有誤宋本無禮字亦不成句姑仍監本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安帝紀

恭宗孝安皇帝　錢大昕曰按獻帝初平元年有司奏和穆宗安恭宗順敬宗桓威宗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故和帝順帝桓帝紀俱不稱其宗獨此紀書恭宗蓋刪之不盡也

永初元年封帝弟常保為廣川王　錢大昕曰按安帝弟名常保而子亦名保當有一誤

三年大鴻臚九江夏勤為司徒　錢大昕曰按范史三公除拜皆載於本紀其人無傳者則書郡以顯之用班史公卿表之例也夏勤事已附見樊儵傳延光二年萊劉熹為司徒熹名見馮魴傳陽嘉二年沛国施延為太尉延名見陳忠傳於例皆不必書郡

四年徙金城郡都襄武　錢大昕曰漢時郡所治曰都臧洪傳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是也

元初四年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錢大昕曰五行志作乙亥

延光三年九月庚申晦日有食之　錢大昕曰五行志作庚寅

四年侍中謝惲　錢大昕曰據后妃傳惲為虎賁中郎將非侍中也侍中當是加官

史書五十五　王鳴盛曰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周宣王太史籀所作書五十五篇按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此云五十五上五字衍

清河王　王鳴盛曰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按清河王慶不名殆以其為安帝之父故耳然勃海王鴻質帝之父仍名何也例亂矣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犍為南部　王鳴盛曰永初元年春正月戊寅分犍為南部為屬國都尉按續志云犍為屬國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為屬國都尉別領二城

雨三月　王鳴盛曰永初元年書三月丙午其下書丁卯又其下書三月癸酉上三字當作二

不調會稽　王鳴盛曰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他郡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下文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或但此役不調非以遠故免

遼蔣　王鳴盛曰永初四年遼蔣太守耿夔討南單于蔣當作東

元初元年多誤　王鳴盛曰元初元年一年中紀事多脫誤如三月己卯日南地坼三月癸酉日有食之連書三月既無理己卯

後漢書旁證　安帝紀　二

與癸酉相距五十五日日亦有誤其下文又書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一歲再日食恐亦誤其下文又云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十一月下又有脫

太僕山　王鳴盛曰元初二年太僕山太山馬英為太尉上山字衍

無慮夫犂　王鳴盛曰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九月又攻夫犂營注無慮縣屬遼東郡慮音閭有醫無閭山因以為名扈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國按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有無慮縣醫無閭山則在屬國之無慮縣不在郡所屬之縣至夫犂則郡與屬國皆無此縣注於二者皆有誤

聽行三年喪　王鳴盛曰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按劉愷傳云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服者不得典城選舉謂此事也建光元年三月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政其年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矣其後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延熹二年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此事反覆乃爾國將亡必多制也

典馬城　王鳴盛曰建光元年鮮卑圍烏桓校尉典馬城按典當作於

春秋　王鳴盛曰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按春秋上脫左氏二字

北海樂安二王　王鳴盛曰延光三年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北海王普於上年薨此乃恭王翊位來朝普當作翼何氏焯已辨之愚考樂安王此時名鴻延字亦誤

後漢書旁證　安帝紀　三

右校令左校丞　王鳴盛曰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按志左右校皆有令丞劉昭注並云安帝復此當作右校左校令丞官

高王　王鳴盛曰延光四年濟南王香薨注光武曾孫高王錯之子按高王當作簡王

琅邪王遵　王鳴盛曰永和三年琅邪王遵薨按本傳及安帝紀遵俱作尊

濟北王　王鳴盛曰永和四年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為濟北王按安為濟北王安本傳作安國

馮赦　王鳴盛曰建康元年揚徐盜賊掠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討之按隸釋曰以馮緄為馮赦紀之誤也此事亦見緄本傳而袁宏後漢紀第十九卷又作馮故故赦字相似殊不可解

恭宗孝安皇帝　惠棟曰何焯曰柔和帝既不冠以穆宗此紀恭

宗二字為衍又祭祀志云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
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
宗故此紀雖仍前史廟曰恭宗之文未及刊削然獨無尊字尤
與前諸紀迥異明是不知者謬加也
諱祜 惠棟曰案說文云祜上諱徐鉉曰安帝名也从示古聲祜
當作祐也
又有赤蛇盤於牀笫之閒 惠棟曰盤於於字東觀記及符瑞志
皆作紆易林曰盤紆九曲似當作紆
年十歲好學史書和帝常稱之數見禁中 惠棟曰東觀記曰孝
安皇帝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惠和寬容博愛
好樂施予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喜重焉
號曰諸生數燕見在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
與比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惠棟曰何焯曰不以父命辭者引傳文見
不必受命於慶也
年十三太后猶臨朝 惠棟曰東觀記曰帝謙讓恪懃孜孜經學
志在供養委政長樂宮
六州大水 惠棟曰袁山松後漢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
泛溢傷秋稼
乙酉隕石於陳留 惠棟曰續漢志曰陳留雷有石隕地四天文
志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為從高反下之象或以為庶民惟星隕
民困之象也
永初元年分犍為南部為屬國都尉 惠棟曰何焯曰南部近刻
皆誤作南郡

稟司隸兗豫徐冀并州貧民 惠棟曰案袁紀時稱兗豫徐冀并
六州民饑故稟給之也
庚戌 惠棟曰李吉甫曰庚戌澤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三月十日也在胃二度
胃主廩倉是時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為虛
爵皇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 惠棟曰獨斷曰異姓婦女以恩澤
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丁巳河東地陷 惠棟曰續漢志曰東西四步南北百二十步深
三丈五尺
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為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
討之 惠棟曰棟案西羌傳係永初元年冬事
辛未司空尹勤免 惠棟曰陳寵傳云勤以雨水傷稼策免

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
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 惠棟曰棟案安帝時揚州止
有五郡順帝永建中始分會稽立吳郡又永初七年調零陵桂
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兩失之
辛酉新城山泉水大出 惠棟曰河南之新城山也
司空周章密謀廢立 惠棟曰章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
捕鄧氏兄弟誅常侍鄭眾蔡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為
遠國王也見續漢志
訛言相驚 惠棟曰續漢志曰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
移時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王事
此不從而僭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 惠棟曰續漢志曰時太后攝政專事於是

陰類並勝西羌亂連十餘年
四十一雨水　惠棟曰續漢志曰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
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
二年漢陽城中火　惠棟曰續漢志曰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
守心前星注云韓揚占曰多大災明年漢陽大也
秋七月戊辰　惠棟曰黃長睿曰鄧隲討羌符曰永初二年六月
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中
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叛
羌急急如律令按紀元年夏先零種羌叛遣車騎將軍鄧隲征
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隲為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
有羌猾畔戾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於平羌十一月
辛酉拜隲大將軍召還則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攷之簡云六

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
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
蓋紀誤也又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
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
則後百二十日得丙丁未正合也而据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
在九月矣又與簡不合亦紀誤也
昔在帝王承天治民莫不據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注孔安國尚書
注曰璇美玉也以璇為璣以玉為衡　惠棟曰僞孔氏尚書注
出於東晉漢人所未見者不當用孔說以注漢書具下云明習
災異陰陽之度旋機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則非如僞孔氏說
明矣伏生書大傳曰旋機者何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
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元注
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詔云承天治
民則七政為四時天地人非日月五星也
其百僚及郡國吏人劉攽曰案此不成文理當有一令字　惠棟
曰何焯曰案下云各使指變以聞則不當有令字也
三年夏勤　惠棟曰謝承書曰九江夏勤字伯宗家貧作履供食
常作一量履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適炊熟怪問
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妻曰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
仕至司徒
五大夫　惠棟曰通鑑作五官大夫棟案王符潛夫論曰今時權
時令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又
光和二年義井碑陰稱五大夫者三十二人蓋當時以資受爵
本有是官始於永初盛於光和司馬氏以後漢無是爵增入官

字殊違本義也前書注五大夫第九爵
遣御史龐雄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將軍大鴻臚龐雄字宣孟巴
郡宕渠人雄事具法雄傳
乙亥有星孛於天苑　惠棟曰續漢志曰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
長六七尺色蒼白天苑為外軍彗星出其南為外兵也
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雹　惠棟曰續漢志曰劉向以為
雹陰脅陽也是時太后以陰專陽政
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惠棟曰續漢書曰比年
饑加有軍旅且勿設戲作樂正旦無陳充庭車也鄭元周禮注
曰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張衡東京賦曰孟春元日羣后旁
戾龍路充庭鸞旂拂霓沈約曰舊有充庭之物臨軒大會陳輿
車輦旌鼓於殿庭

其沒入官為奴婢者　惠棟曰漢律曰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
高誘呂覽注曰律坐父兄沒入為奴此亦據漢律
鄭勤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虔棟案虔與勤古字通
郡國九地震　惠棟曰九續漢志作四
夏四月六州蝗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西羌寇亂軍眾征距連
十餘年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虛八度正
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太后攝政帝不得行事
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
李脩　惠棟曰世系曰脩為東郡太守太常鄉武之子
六年豫章員谿原山崩　惠棟曰續漢志曰各六十三所
七年丙申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東井一度
後漢書辨證　安帝紀　八
元初元年二月己卯日南地圻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二月己卯
三月癸酉日食本志及表記皆云三月己卯日南地圻案長歷
是年二月壬辰朔無己卯三月壬戌朔癸酉十二月不應日食
二月當是乙卯三月當是癸亥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尾十度尾為後
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閻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為繼嗣
禍也
庋陽　惠棟曰西羌傳作皮楊
十一月　惠棟曰何焯曰十一月下有脫文
二年太尉司馬苞薨注謝承書曰苞為太尉會司徒楊震為樊豐
所譖　惠棟曰何焯曰案永甯元年十二月劉愷罷楊震始為
司徒苞之薨在其前六年謝書為失實也

夫犂營　惠棟曰鮮卑傳作扶黎營懷注云縣名屬遼東屬國胡
三省以為兩漢無此縣棟案遼東屬國有昌黎縣都尉所治昌
黎即前漢之交黎也夫交相似而誤耳俗本郡國志昌黎訛昌
遼交黎訛天遼辨見本志注
壬午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心四度心為王者明久
失位也
三年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婁五度史官不
見遼東以聞
夏四月京師旱　惠棟曰劉昳曰時西羌寇亂軍屯相繼連十餘
年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奎九度史
官不見七郡以聞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大燒兵
後漢書辨證　安帝紀　九
器也
三郡雨雹　惠棟曰續漢志曰大如杅杯及雞子殺六畜
行糜粥　惠棟曰漢法民年九十以上有受鬻法粥淖糜也呂氏
春秋八月紀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曰今之八月
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
方今案比之時　惠棟曰鄭元周禮注曰今時八月案比儀禮注
即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皇后紀曰漢法常因八月筭人
雖有糜粥糠粃相半　惠棟曰東觀記曰糠粃泥土相半不可飲
食
越巂夷寇遂反　惠棟曰通鑑攷異曰西南夷傳云五年叛
富平上河　惠棟曰西羌傳作富平河上
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　惠棟曰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

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繒厚練浣已復御率下以
儉諸侯王以下至於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科品當傳萬世揚光
聖德桓紀永興二年詔曰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是也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翼十八度史官不
見張掖以聞
六年賜官木　惠棟曰鄭衆周禮注曰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
棺漢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為櫝槥歸所居縣賜以衣棺
鮮卑寇馬城注捜神記云云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續漢志捜神
記所云乃雁門郡之馬邑此乃代郡之馬城注誤棟案十三州
志曰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須女十一度
如昏狀女主惡之後二歲太后崩

安帝紀　十

後漢書旁證
永寗元年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張十
五度史官不見酒泉以聞
建光元年幽州刺史馮煥　惠棟曰棟案馮煥殘碑云煥字平侯
巴郡宕渠人也
蔡諷　惠棟曰諷一作風
臨湖侯　惠棟曰通鑑作蕪湖侯
甲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　惠棟曰通鑑攷異曰此延光元年事
也紀誤以建為延
太尉馬英薨　惠棟曰通鑑攷異曰傳作策罷誤棟按後漢無馬
英傳當據劉愷傳也
是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羌反久
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冬十一月己丑　惠棟曰案續漢志為九月己丑
郡國三十五地震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
人及阿母聖等讒言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
常侍皆得擅權也
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惠棟曰何焯云從尚書令祝
諷尚書孟布議也見陳忠傳
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　惠棟曰潛夫論曰茂才孝廉賢良方
正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也
延光元年注夫餘王子尉仇台　惠棟曰案高驪傳云尉仇
京師郡國二十一雨雹　惠棟曰續漢志曰大如雞子傷稼是時
帝信讒無辜死者多
司空陳褒免　惠棟曰陳忠傳曰褒以地震策免

安帝紀　十一

後漢書旁證
陽陵園寢火　惠棟曰續漢志曰凡災發於先陵此太子將廢之
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則大不當害先陵之寢也
二年丹陽山崩　惠棟曰續漢志曰崩四十七所
三年告陳留太守　惠棟曰獨斷曰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
官官如故事是為詔書
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三十匹　惠棟曰符瑞志曰賜臺長嶷帛十
五匹收二十匹嶷臺長名收即霍收也案下文云尉半之蓋十
匹也五十匹當作十五匹
北海王普　惠棟曰將杲曰案北海王普於二年薨此乃恭王翼
嗣位未朝普當作翼
告祀二祖六宗注六宗云云　惠棟曰何焯曰六宗為太宗世宗
中宗顯宗肅宗穆宗也中興後孝元不復稱宗孝和穆宗之號

至献帝時始省註誤

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潁川上言木連理 惠棟曰符瑞志曰甘露降左馮翊頻陽左馮翊衙有木連理潁川定陵有木連理蓋左馮翊之衙縣潁川之定陵皆有木連理也如紀言則甘露降頻陽及衙矣此省文之訛

白鹿麒麟見陽翟 惠棟曰符瑞志曰白鹿見左馮翊麒麟見陽翟

庚申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氐十五度氐為宿宮宮中宮也時上聽讒言廢太子

新豐上言鳳皇集西界亭 惠棟曰符瑞志曰集新豐西界槐樹

琅邪言黃龍見諸縣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為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為瑞應

後漢書考證 安帝紀 十二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胃十六度隴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

帝崩於乘輿云云 惠棟曰閻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隱秘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熹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明年張衡上封事曰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偽遣大臣並禱請命是也

冬十月丙午越巂山崩 惠棟曰續漢志曰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閻太后專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閻后兄弟

賛秕我王度注秕穀不成也 惠棟曰晉語悼公言於諸大夫曰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弃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韋昭云不材不可用也不成謂秕也晉語又云軍無秕政韋昭云秕以穀喻也

附論

薛瑩賛曰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佞邪並進閹官用事寵加私愛阿武王聖勢傾朝廷遂樹姦黨搖動儲副山陵未乾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君爵比長公主 周壽昌曰安帝紀六月戊申爵皇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予按蔡邕獨斷曰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夏勤 周壽昌曰後漢書安帝紀三年夏四月大鴻臚九江夏勤為司徒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予按謝承後漢書載夏勤家貧不肯賣毀物欺以取真清節矯矯及拜司徒迺亦欲賣官以助國用何也

後漢書考證 安帝紀 十三

五郡注誤 周壽昌曰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止有五郡順帝永建中始分會稽立吳郡又永初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兩失之

史書本五十五篇 周壽昌曰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王鳴盛曰案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此云五十五上五字衍壽昌案藝文志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七章秦相李斯作爰歷六章秦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秦太史令胡毋敬作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案此正安帝所學之史書也

五十五章與汪正合文字雖多取史籀但當本倉頡篇不得竟
汪為史籀之書也王以十五字爲衍亦誤
漢經學之盛　周壽昌曰安帝紀四年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
予按其時貴戚用事朝政不綱尚能校修經傳詔崇實學此兩
漢經學之盛所以獨隆千古也
是歲兩字誤　周壽昌曰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何氏焯由
十一月下有脫文壽昌案是歲十字恐是其由千文兩字誤書
也
恭宗孝安皇帝　何焯曰按和帝既不乩中以穆宗此配恭宗十字
為衍不祭祀志云安帝以讒害太子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奉
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當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故此
祀初前史廟曰恭宗之文恭反刑削然獨無尊字尤與以前諸

紀迥異明是不知者繆加也
引拜帝為長安侯　何焯曰宣帝先封陽武侯然後即位此漢家
故事也
不以尖命辭王文命　何焯曰不以文命辭者引傳文見不必承
命於慶也
其以祜爲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　何焯曰嗣和帝不嗣殤帝從
殤禮也
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至各有差　何焯
曰鬻賣官爵之始三公者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也
元初二年太尉司馬苞薨　何焯曰汪謝承書曰會司徒楊震為
樊豐等所譖遣歸苞乞骸骨未見聽以疾薨也按永寧元年
十二月劉愷罷楊震始為司徒苞之薨在其前六年甚矣謝書

之失實也
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何焯曰即此十節
安帝之昏謬可見陳忠傳去宦豎不便之後尚書令祝諷尚書
孟布議也
延光三年告祀十祖六宗　何焯曰六宗謂太宗世宗中宗顯宗
肅宗穆宗也中興後孝元不復稱宗孝和穆宗之號至獻帝時
始省注誤
四年北鄉侯懿　何焯曰注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犢今
作懿蓋十名按懿似改名不以畜牲之意也
車騎將軍鄧騭　劉攽曰正文案官無車騎大將軍者明大字
衍騭後乃為大將軍耳
其百僚及郡國吏人　劉攽曰案此不成文理當有一令字

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　劉攽曰正文王漢諸侯王未嘗有
王稱蓋是國守前書多言王國此注中亦有王國文主字作國
無疑也或謂主指公主案公主但有家令與郎謁者又此詔文
但言國相移名非公主明矣或者傳寫見後有王主之文遂誤
於此
遣行車騎將軍何熙討之　劉攽曰案文少十事字
三公特進九卿校尉　劉攽曰注胡騎字誤當作射聲上三年注
中甚明說又在後
戊子幸衛尉馮石府　劉攽曰注按文多十賓字賓語注可驗
與捐官溥　劉攽曰注案文受當作將
詔敦煌隴西及度遼營　劉攽曰正文詔敦煌案文詔當作詣
是歲京師及諸郡國　劉攽曰案文衍十諸字史文未嘗有如此

者
焉石未歡揚公遺怨　劉攽曰注續漢志乘前文作漢書今作此
志志不記知此事作書是
劉攽由紀書殤帝葬康陵臣攽案前書平帝已名康陵不當重複
章懷注云在慎陵塋中庚地庚與康相似但火許不同然檢續漢
志亦作康陵又質帝年敍康陵在恭陵上都是康字不知此字
自章懷已前誤之耶或者後人傳寫一處誤之遂都改令同也
然章懷注語則似作庚無疑
調揚州五郡租米注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日知錄
中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
無可疑者注非
其百賚及郡國吏人注劉攽曰按此不成文理當有一令字　何

焯曰按下云各使指變以聞則不當有令字也
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注東觀續漢袁山松謝沈書　臣承蒼
按東觀下脫一記字續漢下脫十書字
太尉司馬苞薨注謝承書司徒楊震為樊豐等所譖遣反苞苞乞
骸骨未見聽以疾薨也　何焯曰按永寧元年十二月劉愷罷
楊震始為司徒苞之薨在其前六年甚矣謝書之失實也
太常李郃為司徒○監本郃訛郘今改正
北海王普來朝　何焯曰按北海王普於上年薨此乃恭王嗣位
來朝普當作翼

後漢書旁證

順帝紀

永建二年注劉光字仲遵即太尉劉矩之弟　錢大昕曰按劉矩
傳稱叔父光此注誤（風俗通劉矩文字叔達）
陽嘉元年海賊曾旌等寇會稽　錢大昕曰天文志作曾於古書
旌或作旍於當是旍之譌
分禱祈請靡神不禜　錢大昕曰按雲漢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
宗毛訓宗為尊漢時三家詩必有作禜字者祭法雩宗祭水旱
也鄭讀宗為禜是宗與禜通注以靡神不舉釋之似未肰
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　錢大昕曰天文志作章何
建康元年遣御史中丞馮赦　錢大昕曰當作馮緄

陽嘉元年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郡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六郡
當作六部玄菟屬縣六每縣置屯田一部也晦之曰東夷傳作
六部
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　錢大昕曰晦之曰案馬防傳建初
二年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則肅宗時有此官也此
云復置則不知廢於何時
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幼有簡厚之質體
有敦愨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
之以為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業尚書兼
資敏達
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殺之　惠棟曰續漢書曰帝為太子
四歲避疾實居阿母王聖第新治乳母王男廚監邴吉以為犯

土忌不可御與江京樊豐及聖二女永等相是非聖永譖男吉
皆物故
更徵立諸國王子　惠棟曰續漢書曰江京等徵濟北河閒王子
欲以爲嗣
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　惠棟曰太子既廢因於請室程等
就鍾下迎之也漢書司馬遷傳云五伯囚於請室如淳曰請室
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　惠棟曰初高祖興於漢中由
子午道出散。入秦定帝位後以子午塗路澁難更隨圍谷復通
堂光凡此四道埃昌允艱明帝永平四年詔開斜鑿通石門中
遭元二橋梁斷絕子谷復循延光末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埃
字孟文奏請廢子。順帝從之自永初襃斜斷絕至此凡十五年

見楊孟文石門頌
以少府河南陶敦爲司空　惠棟曰案陶氏家傳云敦爲司空當
朝正色
永建二年甲戌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翼九度
許敬　惠棟曰許氏譜曰敬字鴻卿安帝時爲光祿謝承書曰敬
鄉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
席應劭漢官儀載崔瑗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袁宏紀
曰敬值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三家之敗多所染污敬謗不
及已當世以此奇之陶宏景曰敬父名專公府掾
三年漢陽地陷裂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
常侍張昉等用權
詔勿收漢陽今年田租　惠棟曰袁宏紀乙未詔京師地動漢陽
尤甚加以比年民饑夙夜祇懼羣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
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嘉謀靡有所諱
四年正月丙子帝加元服　惠棟曰開元禮義鑑曰漢順帝冠用
曹襃新禮四加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祖
廟以禮謁見世祖者
戊戌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云云　惠棟曰太公六韜曰人
主敢壞名山壅塞大川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前書貢禹上言
曰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
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
桂陽太守文礱　惠棟曰袁宏紀作漢陽都尉
五年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鮮卑寇朔方
用衆征之

注陰城公主名賢得　惠棟曰續書天文志作堅得伏侯古今注
曰五年夏熒惑守氐諸侯有斬者是冬班始腰斬馬市
六年繕起太學　惠棟曰述征記曰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學堂
裏有太學贊碑記曰建武二十七年立太學堂永建六年制下
府繕治并立諸生房舍千餘間陽嘉元年畢刊於碑有太尉龐
參司徒劉琦太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答制水經注載碑文云
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
刻石紀事用工作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
陽嘉元年海賊曾旌　惠棟曰續書天文志作曾於
妖賊章河　惠棟曰續書天文志作章何
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　惠棟曰女子續志作童兒案東
觀記詔云害加孕婦毒流未生當是殘食女子所孕兒也

注東觀記又云為不祠北岳所致　惠棟曰案東觀記云中山相
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
云云
注殘食孤幼　惠棟曰案東觀記作孩幼
戊子客星出天苑　惠棟曰續漢志曰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
天苑西南郎顗傳曰閏十月十七日己丑也
庚子恭陵百丈廡災　惠棟曰續漢志曰太尉李固以為奢僭所
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
二年貸人種糧　惠棟曰顏師古曰貸音吐戴反種五穀種也音
之勇反
己亥京師地震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爵號宋娥為山陽君
司空王龔免　惠棟曰本傳云以地震策免
後漢書旁證　順帝紀　四
孔扶　惠棟曰扶為孔子十九世孫見闕里祖庭記
丁丑洛陽地陷　惠棟曰續漢志曰宣德門地坼長八十五丈近
郊地
施延　惠棟曰魏文帝甄表狀曰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國臨難不
顧名著漢朝案延事并詳陳寵傳注四年延免官注東觀記曰
以選舉貪污策罷則陳寵傳注仍載及甄表狀似非實錄故范
史無傳
三年考竟　惠棟曰劉熙釋名曰獄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
於獄也
司空孔扶免　惠棟曰魯國先賢傳曰孔氏仲淵為司空以地震
免案紀志三年無地震事或史闕文也
四年丁亥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角五度史官不見
零陵以聞
永和元年日變方達　惠棟曰達方皆言日變故云方達言災異
之深也
登雲臺　惠棟曰何焯曰此靈臺也緣近下避大雲臺而誤雍本
同
秋七月偃師蝗　惠棟曰續漢志曰以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
征之
二年廣漢屬國都尉　惠棟曰續漢志曰廣漢屬國都尉故北部
都尉屬蜀郡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三城
郭虔　惠棟曰袁宏紀作乾
三年吳郡丞羊珍反　惠棟曰續書天文志曰吳郡太守行丞事
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
後漢書旁證　順帝紀　五
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民格殺珍等
劉壽　惠棟曰長沙耆舊傳曰壽常夢乘通幰車飛渡北門後果
至司徒
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須女十一度史
官不見會稽以聞
戊子太白犯熒惑　惠棟曰續漢志曰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
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盛
與君爭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為兵喪
四年濟北惠王壽子安　惠棟曰傳作安國
五年己丑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東井三十三度東
井三輔宿又近輿鬼輿鬼為宗廟其秋西羌為寇三輔陵園
六年且凍羌　惠棟曰胡三省曰且子餘反

射姑山　惠棟曰案續書天文志射姑山在北地胡三省曰射音
夜
二月丁巳有星孛於營室　惠棟曰續漢志曰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墓星營室者天子常居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帝崩
武都太守趙沖　惠棟曰應奉及西羌傳皆作武威胡三省案傳云詔沖督河西四部兵為節度則武威太守為是武都西北接漢陽東北接扶風南接漢中無緣遠督河西四郡兵也
天山注東觀記云云　惠棟曰案南匈奴傳亦作通天山
羣唐羌寇北地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西羌傳作罕種羌
辛亥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以為繼嗣不興之象

漢安元年句龍吾斯　惠棟曰胡三省曰句古侯反
二年擊燒當羌於參𦈌　惠棟曰胡三省曰當當作何燒當燒何羌兩種也
熒惑犯鎮星　惠棟曰續漢志曰熒惑犯鎮星為大人忌明年帝崩
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南單于　惠棟曰袁宏紀在元年六月胡三省曰自永和五年吾斯車紐反陳龜逼殺單于休利南庭虛位至是始立單于
建康元年南匈奴左部　惠棟曰胡三省曰左部卽句龍吾斯之黨
遣御史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　惠棟曰滕撫傳曰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之案此則馮赦當作馮緄袁宏紀作馮放亦誤
離幽放注離遭也　惠棟曰僖二十三年左傳叔詹論晉公子重耳曰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乎
無忘在外之憂　惠棟曰如管仲為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是也
儆辟　惠棟曰昭六年左傳曰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行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詩曰我胥效矣故云儆辟之多
丁丑以太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載沖帝冊書曰舊男氏輔翼股肱三公國之楨幹朝廷所取以成斷金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樞衡有匪石不

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裔忠正不同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為太傅固為太尉與大將軍冀兼參錄尚書事
永嘉元年　惠棟曰袁宏紀作元嘉何焯曰宋史慶長以邛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刻作永熹定為永嘉之誤案左雄傳中有近於永熹察選清平之文則永嘉者永熹之誤也
年八歲　惠棟曰東觀記曰帝年八歲貌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於郡國
九江賊馬勉稱黃帝　惠棟曰黃一作皇案滕撫傳勉稱皇帝在建康元年又案黃與皇古字通見帝堯碑及靈臺碑陰
丹陽太守江漢　惠棟曰謝承書曰江漢字子甫遷丹陽太守是時大江劇賊衾來等劫擊牛渚丹陽邊水諸縣居民毆畧良善經歲為害漢到郡會集勁士脩整戰具鈎鑲刀盾大戟長矛弓

弩勁兵轉送承接余來至戰失利遂見梟獲孝順嘉其功賜以
劒佩
一切任出以須立秋　惠棟曰任出謂責保出因須秋乃斷也
憲陵次恭陵　惠棟曰案帝紀延光四年十一月己卯葬少帝以
諸王禮侯瑾皇德傳曰北鄉侯未即帝位不成君以王禮葬惠
學士曰順帝之前唯少帝而云憲陵次恭陵恭陵豈少帝陵耶
帝無謚爲得稱陵棟案蔡邕獨斷曰少帝未踰年而崩不入廟
以陵爲廟者三殤帝康陵冲帝懷陵質帝静陵獨不及少帝也
中郎將趙序　惠棟曰滕撫傳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弃
市與此異
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　惠棟曰漢赤行故稱黑帝以厭之
本初元年禁微應大　惠棟曰此據洪範五行傳也傳曰孟春之
後漢書旁證　順帝紀　八
月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其奸謀所
謂禁微也應大者如木不曲直大不炎上是也
四姓小侯　惠棟曰胡三省曰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竇諸后
族衰廢者未必得豫也棟案胡說非也明帝時止樊郭陰馬稱
四姓小侯其後繼爲后族者亦得稱小侯桓紀建和二年賜四
姓及梁鄧小侯帛則梁鄧不入四姓明矣虞延傳有小侯鄧衍
州輔碑有小侯鄧晨衍在永平初已不在四姓之列此其證也
名牒　惠棟曰胡三省曰名牒者書名於牒上之棟案名牒蓋官
簿之屬也
庚戌太白犯熒惑　惠棟曰續漢志曰太白犯熒惑爲逆謀閏月
一日帝爲梁冀所鴆崩也
玉堂前殿　惠棟曰洛陽故宫名曰洛陽南宫有玉堂前殿

保阿傳土　惠棟曰何焯曰傳土謂聽中官得以養子世襲
永和元年登雲臺　何焯曰此靈臺也緣近下避大雲臺而誤
姚鼐曰孫程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惠定宇引
如淳注司馬遷傳絳侯因於請室請室若今之鍾下語遂解順
帝爲被廢因於請室而程等就迎之鼐謂宫殿旁有小室曰請
室言人臣於此得請事待詔凡宫殿旁意多有之非定於一處
亦非必以請罪及以囚人也賈誼傳蘇林注引胡公漢官天子
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又續書百官志云車駕出在前請所幸
中興有此官蓋此令亦主請事者耳周勃逮於廷尉文帝或以
其大臣不令入廷尉獄特詔置入請室豈入請室者必囚我如
霍光止畫室當即是請室也東漢在德陽殿鍾旁有小室謂之
鍾下故如淳比之前漢請室當順帝廢不爲太子猶爲王也年
後漢書旁證　順帝紀　九
才十一耳閻顯使居殿旁室内固不放與外人交通然不可云
因故孫程等十八人得就其鍾下之室合謀定盟則非因室可
知既盟入殺江京出迎既位其即位必即在德陽殿旁有囚室
豈其然我
其令郡國守相視事　劉攽曰案他處上有詔語則下有其令云
云無有特出其字者明多此字
調五營弩帥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　劉攽曰正文案調五營弩
帥何爲更言舉明此舉字是與字一郡與五人教習也又注案
此五校之名大誤檢百官志有屯騎越騎兵步長水射聲今此
誤云胡騎車騎當改胡作屯車作越且二漢有車騎將軍及騎
都尉官耳無車騎校尉也又胡騎中興長水矢所以知非章懷
之誤者安紀永初三年注五校引用漢官儀甚明

司徒許敬免　劉攽曰注陵轢使官案文官當作者
壑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　劉攽曰注本多作濡濡字者誤
　案文多一濡字
今日變方遠　劉攽曰亞文曰變方遠案注引東觀記曰褒陵言
　日食則是遠方也言方遠與理與注皆誤
衍車騎將軍張奮罷　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
欲得禱祈明祀　劉攽曰案文云得無理當是復字
五署郎　劉攽曰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文少一儀字
賜百官隨輦宿衛及拜除者布帛有差　劉攽曰案文衣及拜除
者隨輦宿衛乃未賞功拜除者未知何謂蓋傳寫之誤當云賜
百官隨輦宿衛拜除者布帛有差拜除謂已選補其官而未即
　賜昭衍十及字也
後漢書旁證　桓帝紀
宗祀明堂發雲臺　何焯曰此靈臺也緣下避火雲臺而訛
九月庚寅宋本無庚寅二字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桓帝紀

建和二年封帝弟顧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　錢大昕曰河間王
　開傳云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與紀互異
三年監寐寤歎疾如疾首　錢大昕曰監寐猶假寐也監假聲相
　近劉陶傳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袁紹傳我州君臣監寐悲歎
延熹元年分中山置博陵郡　錢大昕曰予弟晦之曰按隸釋靈
　臺碑有博陵蠡吾管遵又孔彪碑陰故吏有博陵安平六人博
　陵安國三人博陵高陽一人博陵南深澤二人安國蠡吾故屬
　中山安平南深澤高陽故屬河間然則博陵一郡兼得中山安
　平河間之地不獨分中山也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安国後別屬博陵

五年四月乙丑恭陵東闕火注安帝陵也　錢大昕曰五行志作
　恭北陵恭北陵者順帝母李氏陵也
八年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　錢大昕曰按此
　上承正月丙申晦日食則己酉上當脫二月兩字五行志亦云
　二月也依此文似龍見一事火災又一事志於黃龍下無見字
　萬歲殿下多皆字則黃龍亦是殿名與嘉德署同日火也
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　錢大昕曰按風俗通云六月九日未明
　太尉楊秉暴薨應劭與秉同時其記月日當可信
九年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錢大昕曰五行志作辛卯
九月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並以譖棄市　錢大昕曰按
　陳蕃王允劉般襄楷傳俱作劉瓆攷說文無瓆字當以質為正
　也瑨質被譖棄市據陳蕃傳在延熹八年時蕃為太尉上疏極

諫明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又疏諫帝怒其切直托以辟召
非人策免紀書此事於蕃免官之後似失其次矣天文志在九年十一月
建和元年大司農杜喬為太尉　錢大昕曰晦之曰案本傳喬由
大司農還大鴻臚光祿勳然後為太尉非由大司農為太尉也
紀似誤
永壽三年置冗從右僕射官　錢大昕曰右字衍
帝弟顧　王鳴盛曰桓帝紀建和二年封帝弟顧為平原王按顧
本傳作碩
長沙國　王鳴盛曰永壽三年長沙蠻叛寇益陽注縣名屬長沙國
按長沙是郡非國
乙酉　王鳴盛曰永壽八年先書春正月云云其下即書丙申晦
日有食之云云又其下書乙酉云云按既云丙申晦則乙酉上
後漢書旁證　一桓帝紀　二
脫二月二字
注謚法曰克敵服遠曰桓　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孝桓皇
帝以命將軍討蠻夷有桓桓烈烈之姿因謚為桓
父蠡吾侯翼　惠棟曰依東觀記帝為翼長子
辛巳謁高廟光武廟　惠棟曰何焯曰光武廟上疑脫壬午二字
贓吏子孫不得察舉　惠棟曰貢禹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
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也
建和元年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
郡國以聞是時梁太后攝政
郡國舉至孝　惠棟曰漢繁陽令碑陰有至孝涅䕃君威則漢有
至孝科也
大司農杜喬為太尉　惠棟曰畢傳喬由光祿勳遷太尉

乙未立皇后梁氏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
而無日以長歷考之六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也
上脫八月二字棟案續漢志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
質星則七月不應為戊申朔長歷誤也乙未後壬寅七日應在
八月又二十九日為九月之丁卯也
國相謝暠　惠棟曰清河王傳云文等劫相謝暠章懷注曰帝紀
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案此則章懷時帝紀謝本作射也三輔決
錄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為將軍出征姓謝
名服不祥改之為射氏名咸案此謝氏至漢末時始改射故吳
時有射慈暠在桓帝初不應先作射氏當從傳為正
三年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　惠棟曰續漢志曰彗星芒長五
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
後漢書旁證　一桓帝紀　三
張歆　惠棟曰歆脩武人見魏志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赦天下云云己亥詔曰　惠棟曰何焯曰
若以甲子下赦則己亥歸政當在二月疑有誤
元嘉元年光祿勳吳雄　惠棟曰雄字季高河南原武人見孔廟
置守廟百石孔和碑
二年庚辰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
陵以聞翼主倡樂時上好樂過
永興元年郡國三十二蝗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梁冀秉政無
謀憲苟貪權作虐
房植　惠棟曰植字伯武清河人魏明帝甄表狀曰植少履清苦
孝友忠正歷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靖恭衮服雖季文相
魯晏嬰在齊清風高節不是過也

二年詔曰比者星辰謬越　惠棟曰案續漢志閏月丁酉太白晝
見
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惠棟曰永平十二年五月丙辰詔也袁
宏紀曰永平十二年上以天下無事俗頗奢靡乃詔有司申明
舊事整車服
丁卯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角五度角鄭宿也十一
月泰山盜賊羣起於天文屬鄭也
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　惠棟曰張奐傳曰南匈奴左薁鞬
臺耆且渠伯德等叛也
三年庚辰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七星二度史官不
見近國以聞
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　惠棟曰考異曰袁紀在六月
後漢書旁證　桓帝紀　四
太常北海孫朗　惠棟曰趙明誠案漢三公名朗北海高密人
延熹元年甲戌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柳七度京師
宿也
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惠棟曰胡三省曰此上林苑在洛陽西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惠棟曰鮮卑傳曰殺數百人大抄掠
而去
秋七月初造顯陽苑　惠棟曰蔡邕集曰起顯陽苑於城西人徒
凍飢不得其命者甚衆
太尉胡廣坐免司徒韓縯司空孫朗下獄　惠棟曰黃瓊傳曰廣
縯朗皆坐阿附梁冀免廢也
大鴻臚梁國盛允為司空注允字伯代　惠棟曰案司徒盛允碑
允字伯世梁國虞人也

初置祕書監官　惠棟曰東觀記曰掌古今文字考合異同皇甫
規與張奐書曰從兄祕書它何動靜是也
三年漢中山崩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上寵恣中常侍單超等
太山賊叔孫無忌云云宗資討破之　惠棟曰事具趙彥傳
武陵蠻寇江陵云云　惠棟曰考異曰事在五年此重出也
五年中藏府丞祿署火　惠棟曰丞五行志作承
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　惠棟曰續漢志曰肅坐蠻夷賊攻盜郡
縣取財物一億已上入府取銅虎符肅背敵走不救城郭弃市
也
京兆虎牙都尉宗謙　惠棟曰續漢志作宋謙
七年五月己丑京師雨雹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鄧后僭侈驕
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也
後漢書旁證　桓帝紀　五
八年丙申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營室十三度營室
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鄧皇后坐酗上送暴室自殺家屬被誅
也
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大　惠棟曰黃龍亦南宮
殿名見字衍後人妄增也
罷太山都尉官注永壽元年置　惠棟曰顧炎武曰泰山都尉孔
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
實不始於永壽光武時曾置之見文苑傳
蒼梧太守張敘為賊所執　惠棟曰天文志曰荊州刺史芝交阯
刺史葛祗皆為賊所拘畧
桂陽太守任胤　惠棟曰任字伯嗣南郡編人也見成皋令任君
碑

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　惠棟曰胡三省曰宦者傳張讓等
說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非此時事也蓋漢法田租三十稅一
而計畝斂錢則自此始
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　惠棟曰孔氏譜曰桓帝位老子
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孔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
前今見存老子銘曰建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尚德宏道含閎
光大存神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
尊而祀之於時陳相邊韶典國之禮演而銘之云云洪适曰水
經注載蒙城王子喬碑亦云延熹八年八月帝遣使致祠國相
王璋刊紀銘遺烈蓋威宗方脩神仙之事故一時郡國競作銘
表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營室三度
後漢書旁證　桓帝紀
六
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為王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
駕
南陽太守成瑨　惠棟曰瑨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晉
太原太守劉質　惠棟曰質馮緄碑及天文志襄楷傳皆作瓆
冬十二月洛城傍竹柏枯傷　惠棟曰考異曰袁續漢志係延熹
七年事紀誤
永康元年五月丙申　惠棟曰志作丙午
京師及上黨地裂　惠棟曰續漢志曰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泫
氏地
壬子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
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渤海盜賊
注語邊行人閒郡欲以為美故上言之　惠棟曰通鑑曰郡吏傳
堅諫曰此走卒戲耳太守不聽
西河言白兔見　惠棟曰袁符瑞志當作白雉
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注芳林謂兩旁樹木蘭也　惠棟曰東京
賦云濯龍芳林九谷八溪注云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故歌曰
濯龍望如海河橋渡如雷芳林苑名
附論
薛瑩贊曰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淫暴封殖宦豎羣
妖滿側姦黨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漸積逮至靈帝遂傾
四海豈不痛哉左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不能斃也
信矣
建和元年欲立清河王蒜為天子至自殺　何焯曰清河之死與
趙宋濟王竑事相類自是改清河為甘陵黨錮之禍由此地起
後漢書旁證　桓帝紀
七
遂以亡漢吁可畏哉　黃巾反安平甘陵人各執其主以應之
二年嘉禾生大司農帑藏　何焯曰生大司農帑藏可徵信者故
不得異其文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已亥詔曰至則所望
矣　何焯曰若以甲子下赦則已亥歸政當在二月疑日有誤
宋本己丑
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謀為亂　何焯曰梁冀凡忍奢僭罪莫大
焉以本傳觀之未謀為亂也班陳則書法不審
初置秘書監官　何焯曰置秘書監太常博士所傳之秘書經牒
皆典校之
三年車騎將軍單超薨　何焯曰單超亦書薨
四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何焯

曰永初攝政為貴爵之始桓猶因鏡旱暵之靈遂以為市并貴
公卿守相而國以亡矣
本年康陵東屬大 何焯曰此康陵似是平帝陵
河清一 吳仁傑曰戚紀延熹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襄楷上疏
曰春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當濁而反清
者陰欲為陽也豈諸侯有規京都計也仁傑曰楷言良有理蓋
臣者君之陰諸侯者天子之陰后妃為人主之陰夷狄為中國
之陰觀延熹以後凡有河清之異非閹有大故下人謀反則后
妃與政夷狄亂華也後漢及隋唐五行志載河清事指為災異
漢隋二史不皆著其事應其說自楷發之
河清二 吳仁傑曰京房易傳河水清天下平故鮑照張暢皆有
河清頌後齊至以此紀元而近世中外表賀蓋以為不可逢之
嘉瑞也孔毅文論祥瑞不可憑引代宗河清幸陝事以證要之
河清本非祥瑞事往時編會要者分别部居乃列之休徵門中
豈偶未之思歟網羅蒐摭原外證固善但恨其猶惑易傳之說
以春秋書麟為比云

後漢書疑證 一 桓帝紀 八

河清三 吳仁傑曰漢以來河清而史不著事應者皆可推言之
也建寧四年河水清鮮卑寇荊州宋元嘉十四年河濟俱清
後三年魏人至瓜步唐武德九年河清建成元吉自相魚肉貞
觀十四年以後比三年河清劉蘭齊王張亮繼以謀叛二十三
年河清則應在祿山乾元十年河清不三年有閹郵寶應元年
河清明年代宗幸陝建中四年河清涇原兵變十四年河清李
錡以不軌聞其為不祥甚矣
辛巳謁高廟光武廟 何焯曰光武廟上敕脫壬午謁三字

自號皇帝子〇皇監本作黃今從宋本 臣會汾曰按黃帝子義
亦可通猶前書言白帝子赤帝子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己亥詔曰 何焯曰
若以甲子下赦則己亥歸政當在二月疑日有訛

後漢書疑證 桓帝紀 七

質帝紀宜補一條　王鳴盛曰沖帝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
清河王蒜徵至京師其下敘質帝封為建平侯卽皇帝位之下
當補一條云清河王蒜罷歸國則上文蒜徵至京師之句方有
下落
堂邑曲陽東城　王鳴盛曰質帝紀廣陵賊張嬰反攻殺堂邑江
都長九江賊徐鳳攻殺曲陽東城長按堂邑下當有令字隸釋
費鳳碑有堂邑令是也但順帝紀海賊曾旌殺句章鄞鄮三縣
長此三縣未必皆是長恐當有令則是令長通稱耳注云曲陽
縣屬九江郡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西北東城縣故城在定遠
縣東南攷曲陽縣前志九江東海二郡皆有之續志東海曲陽
改屬下邳九江曲陽加西字此處不知是范氏誤脫去西字邪
抑李賢誤以為九江所屬也又攷東城縣前志續九江續志則
後漢書旁證　質帝紀
無此縣今據此紀及注則似後漢實有此縣矣未詳
馬勉稱皇帝　王鳴盛曰九江賊馬勉稱皇帝九江都尉滕撫討
斬之按監本皇作黃滕撫傳亦作皇後華孟稱黑帝則此宜作
黃
本初元年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弒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歲　何
焯曰此用春秋殤公孔父書法
贊保阿傳土　謂聽中官得以養子世襲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沖帝紀
永嘉元年　錢大昕曰史繩祖學齋佔畢記淳熙二年邛州蒲江
縣上棄院僧闢地得古甎封石有文二十九字云永憙元年二
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椽王旣字珍儒
繩祖大父勤齋先生子堅跋之略云永憙之號不見于史漢沖
帝卽位改元史傳相承以為永嘉憙嘉文字易亂一年而改見
於它文者幾希非此刻出於今日孰知沖帝永嘉之為永憙也
永嘉元年　何焯曰永嘉宋史慶長以邛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
刻作永憙定為永嘉之誤按左雄傳中有迄于永憙察選清平
之文則永嘉者永憙之誤也
後漢書旁證　五　沖帝紀　一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靈帝紀

父萇世封解瀆亭侯　錢大昕曰按董皇后紀亦稱解瀆侯萇獨
河閒王開傳作長古書長萇多通用

建寧二年十月司隸校尉朱瑀　錢大昕曰按黨錮及竇武傳皆
作朱寓此作瑀誤同時有長樂五官史朱瑀乃宦官黨於曹節
者（見竇武傳）此別是一人

庚子晦日有食之　錢大昕曰五行志作戊戌此誤

三年濟南賊起攻東平陵注東平陵縣名故城在今濟州東　錢
大昕曰濟州當作齊州

熹平元年甘陵王恢薨　錢大昕曰按清河王慶傳梁太后立安

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王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
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別無名恢者攷理以桓帝建
和二年封至熹平元年恰二十五年則恢與理實一人也

三年中山王暢薨無子國除　錢大昕曰按中山王焉傳穆王暢
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是暢本有子而国亦未
即除也

四年封河閒王建孫佗為任城王　錢大昕曰按光武十王傳佗
為建子非建孫

六年衛尉陳球為司空　錢大昕曰按球傳其時為廷尉非衛尉

太常河南孟彧為太尉　錢大昕曰按成陽堯廟碑濟陰太守河
南匽師（即偃師）孟府君諱郁字敬達治尚書經歷典六郡威教若
神即其人也彧與郁同碑立於永康元年至熹平六年相距十
年矣注云字叔達而碑云敬達叔敬二文相似碑已亡失莫能
決其然否

中平元年下邳王意薨無子国除　錢大昕曰按下邳王衍傳中
平元年意薨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是意
亦有子

二年二月己亥廣陽門外屋自壞　錢大昕曰五行志作癸亥予
以四分術推得是年二月庚子朔不得有己亥日紀誤

十月庚寅司空楊賜薨　錢大昕曰以四分術推是月丙申朔無
庚寅庚寅乃九月二十四日也月日必有一誤

四年護烏桓校尉公綦稠　錢大昕曰劉虞傳作箕稠

諱宏注伏侯古今注宏之字曰大　錢大昕曰沈宇曰據伏湛傳
注章懷親見伏侯古今注其書終於質帝不及桓帝今桓獻二

紀注俱無伏侯古今注曰六字獨此紀有之蓋傳寫者妄增耳

建寧元年段熲大破先零羌於逢義山注山在今原州高平縣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高平當作平高

中平六年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注董重皇后之弟子也　錢大
昕曰陳氏景雲曰皇后上脫孝仁二字據皇后紀當云兄子注
弟字亦誤

辛未還宮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上文已書辛未不應複書

涇陽　王鳴盛曰靈帝紀建甯元年破羌將軍段熲破先零羌於
涇陽注涇陽縣名屬安定按前志涇陽屬安定續志安定無涇
陽

建甯五年　王鳴盛曰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三卷建甯五年春正
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於

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如會殿之儀云云案紀建甯五年夏
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則此事當書於熹平元年
甘陵王恢　王鳴盛曰熹平元年甘陵王恢袁按恢當作理章帝
六世孫清河王蒜之子
中山王暢無子　王鳴盛曰熹平三年三月中山王暢薨無子國
除按中山王本傳云暢薨子節王稚嗣紀傳不同
河閒王建孫　王鳴盛曰熹平四年封河閒王建孫佗為任城王
傳以佗為建之子非孫紀傳不同
東平王瑞　王鳴盛曰光和　年東平王瑞薨按瑞當作端
安平王續　王鳴盛曰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反安平人執其王
應之注安平王續按續本傳作績
十月庚寅　王鳴盛曰中平二年冬十月庚寅云云按是年十月
後漢書旁證　靈帝紀　三
朔日為丙申則是月中不得有庚寅日此書庚寅誤也
敎事無根　王鳴盛曰靈帝紀末突書宦官殺何進嫌無來歷宜
言進謀誅宦官謀泄為所害又幷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董
卓自為司空其下卽書董卓廢少帝為宏農王而其上文未書
明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入則敎事無根亦其失也
鄧泉　王鳴盛曰興平二年李傕郭汜等殺光祿勳鄧泉按五行
志作鄧淵此作泉者唐人避諱改
建甯元年庚子卽皇帝位年十二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袁紀初
立為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甯二年誅黨人時云年十四袁紀
是也棟案魚豢典畧曰建甯二年帝時年十三歲宦官用事排
疾士人與范書合
以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惠棟
曰應劭漢官儀載冊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茹之
節司徒胡廣惇德允元五世從政今以蕃為太傅與廣參錄尚
書事
遼義山注山在今原州高平縣　惠棟曰漢之高平唐之平高縣
當作平高
九月丁亥　惠棟曰考異曰按長歷是年九月乙巳朔無丁亥當
從袁紀作辛亥
二年夏四月癸巳大風雨雹　惠棟曰續漢志曰拔郊道樹十圍
以上百餘株
太僕長沙劉囂為司空　惠棟曰風俗通曰司隸劉囂以黨諸常
侍致位公輔
丹陽山越賊　惠棟曰胡三省曰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
後漢書旁證　靈帝紀　四
王租故曰山越
庚子晦　惠棟曰續漢志云戊戌晦
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右扶風以聞
太僕郭禧為太尉注字公房扶溝人也　惠棟曰趙明誠曰郭氏
世為陽翟人自躬以下皆葬陽翟其墓尚存今太尉郭禧碑缺
處猶有陳留扶溝字疑禧嘗寓居是邑其卒也返葬故鄉注遂
以為扶溝人恐誤洪适曰素鄴禧碑既云扶溝華門應劭漢官
儀又云孝靈太尉扶溝郭禧郭旻碑云禧之子五原守洪奉柩
歸葬舊鄉則史注初不誤也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梁相以聞
太尉郭禧罷　惠棟曰案後碑禧罷為大中大夫卒於光和二年
八月大鴻臚橋元為司空　惠棟曰東鼎銘曰八月丁丑

烏滸　惠棟曰異物志曰烏滸者南夷別名也其種族為人所殺則居其死所且伺殺主若有過之者是與非之者則仇而食之

四年三月太尉聞襲免　惠棟曰案蔡質漢官典職儀載建甯四年七月立宋皇后儀稱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襲於三月罷不應七月尚與立后之事何焯云蔡氏所載是詔書不應有誤當是本紀所書拜罷未審也

太僕李咸　惠棟曰蔡邕李公碑曰咸孝和皇帝時為尚書僕射令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遷太尉也

司空橋玄為司徒　惠棟曰中鼎銘曰三月丁丑

太常來豔為司空　惠棟曰華嶠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五月河東地裂　惠棟曰續漢志曰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

後漢書旁證　靈帝紀　五

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山水暴出　惠棟曰續漢志曰漂壞廬舍五百餘家

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惠棟曰何焯曰案禮儀志載蔡質所記立后儀下詔之日非癸丑乃乙未太尉奉璽綬者乃聞人襲非李咸疑范氏誤

太常宗俱為司空　惠棟曰姓苑載南陽安衆宗氏云後漢五官中郎將伯伯子司隸校尉河內太守均均族兄遼東太守京京子司隸校尉憲憲孫司空俱司空宗俱碑去祖父司隸校尉父長沙太守公以察孝為城門候虎郎中議郎五官中郎將越騎校尉汝南太守少府令僕太常遂拜司空也

熹平元年會稽人許生云云注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　惠棟曰何焯曰許生吳志作許昌許昭作許韶楝案天文志及臧洪傳皆作許生晉諱昭故作韶當從本紀

丹陽太守陳夤　惠棟曰夤天文志作寅通鑑同

二年太尉李咸免　惠棟曰李公碑云公遷台司位太尉功遂身退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熹平四年薨

陳相師遷注云云　惠棟曰陳敬王傳中常侍王輔奏前相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國相師遷誣告其王皆誅死注當云沛相魏愔坐前為丞相時無輔道之功所為不端陳相師遷坐誣罔國王病下獄死范史沿襲舊史衍沛相而脫陳相也

太常潁川唐珍　惠棟曰案世系珍四世祖尚書令林王莽封建德侯生蔚國除徙居潁川生武威長惠惠生侍御史貴貴生珍續漢書曰珍中常侍唐衡弟

後漢書旁證　靈帝紀　六

癸酉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虛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

三年中山王暢薨無子國除　惠棟曰本傳云暢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門外　惠棟曰羊頭山記曰學堂洛陽南陽閑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南禮記五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閻若璩曰案洪氏隸釋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甫詩苦縣光和尚骨立光和指石經言

五年復崇高山名為嵩高山注東觀記曰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

因上言改之名為嵩高山　惠棟曰堂谿典嵩高山闕銘曰中
郎將堂谿典伯并熹平四年來請雨嵩高廟趙明誠曰漢史云
五年誤也
沛國言黃龍見譙　惠棟曰光祿大夫喬元問太史令單颺曰此
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當後見天事恒
象此其徵也
六年南宮平城門及武庫東垣屋自壞　惠棟曰棟案謝承書及
續漢志皆云光和元年事疑紀誤也
市賈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　惠棟曰何焯曰以小民而冒宣
陵孝子之號此帝系將降為庶人之兆也
衛尉陳球　惠棟曰球後碑曰乃遷衛尉遂作司空案球傳不載
其由衛尉遷司空也
後漢書旁證　靈帝紀　上
癸丑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趙相以聞
司空陳球免　惠棟曰本傳云以地震免
太常河南孟戫　惠棟曰何焯曰蜀志孟光傳注引續漢書云郁
中常侍孟賁之弟棟案郁當作戫郁字敬達河南偃師人桓帝
永嘉初為濟陰太守見隸釋蜀志誤以郁為戫也
光和元年光祿勳陳國袁滂　惠棟曰滂為梁相良之孫良字厚
卿扶樂人少子璋謁者生滂袁宏紀曰滂字公熙閎之孫也純
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
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太常常山張顥　惠棟曰何焯曰續漢書云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司空來豔薨　惠棟曰袁宏紀云豔以久病罷不云薨也
丙子晦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箕四度箕為後宮口舌
是月上聽讒廢宋后
太尉陳球免　惠棟曰本傳云以日食免
京師馬生人　惠棟曰案續漢志司徒長史馮巡馬所生也
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
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惠棟曰桓範世論曰靈帝置西園之邸
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書傳子曰靈帝時牓門賣官
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徒張溫之徒皆入錢上
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
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囂唐珍
張顥之黨乎
二年三月司徒袁滂免　惠棟曰袁宏紀云十月丁巳免
大鴻臚劉郃為司徒　惠棟曰袁宏紀作劉劭誤案郃涿陽泉州
人先為濟陰太守見帝堯碑續漢書甲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
以儵為侍中儵為其親近逼疑之朝廷少長思其功効乃拔
用其弟郃致位司徒也
後漢書旁證　靈帝紀
太常張濟　惠棟曰濟為張酺曾孫見酺傳
注上祿長和涉　惠棟曰黨錮傳作和海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　惠棟曰續漢志曰雒陽上西門女子
生兒兩頭異肩共胷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
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
三年詔公卿舉能通尚書　惠棟曰顧炎武曰尚書上脫古文二
字
表是地震涌水出　惠棟曰續漢志曰自三年秋至明年春酒泉
表氏地八十餘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虛更築城郭

氏與是古字通
十二月己巳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惠棟曰袁紀在十一月
四年領受郡國調馬注調謂徵發也　惠棟曰何焯曰調馬為調
良之馬猶言過馬也注謂徵發似誤
河南言鳳凰見新城　惠棟曰續漢志曰此語羽孽也沈約曰五色
大鳥見新城民皆謂之鳳凰
衛尉許馘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載三公云孝靈時有吳郡陽羨
許馘季軼許劭撰太尉碑言馘自司農遷衛尉也袁宏紀作許
郁案馘諫議大夫荆之孫也荆在循吏傳
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　惠棟曰袁宏紀曰三年閏月楊賜久
病罷十月陳耽為司徒考異以為誤置閏於去年案長歷此年
閏十月以紀考之閏九月為是
後漢書旁證　靈帝紀一　九
五年太尉許馘罷　惠棟曰袁宏紀曰馘坐辟召錯謬免
十二月還幸太學　惠棟曰魚豢典畧曰帝幸太學自就碑作賦
六年冬東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大有年　惠棟曰考異曰
案今年夏大旱縱使秋成亦不得為大有年史雖書之非實也
棟案北堂書鈔引續漢書所載與范書同
中平元年三十六萬　惠棟曰萬袁宏紀作坊今作萬疑万字之
誤何焯曰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自訛寫為方復緣注
引續漢書語相沿不察也棟案何晏景福殿賦云屯坊列署三
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為之名秩李善云聲類
曰方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蓋張角列部署為三十六坊各有
甲乙以別之也
置八關都尉官　惠棟曰函谷為之首在入關之限故世人總其

統目有入關之名矣李吉甫曰入關故城在壽安縣東北三十
里
波才　惠棟曰胡三省案姓譜云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為波水將
軍子孫以為氏
張鈞　惠棟曰袁紀作均
南陽太守秦頡　惠棟曰水經注曰頡鄀人也以江夏都尉出為
南陽太守習鑿齒襄陽耆舊記曰頡字初起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注續漢志云云　惠棟曰續漢志曰六
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注所引
續漢志乃光和二年事為失考也
巴郡妖巫張修　惠棟曰考異曰裴松之以為張修應是張衡案
張魯傳祖父陵父衡皆為五斗米道衡死魯復行之劉焉司馬
張修與魯同擊漢中魯襲殺修非其父也
後漢書旁證　靈帝紀一　十
二年太僕河南張延　惠棟曰延河內人誤作河南也
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　惠棟曰延熹六年衛尉潁川許栩為司
徒汝南先賢傳曰許郡宗人許栩沈浚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
不闚栩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棟案劭本傳
云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
致台司數遣詣劭劭終不候之相于輿人與劭同里必許相之
誤也
三年天祿蝦蟆　惠棟曰前書西域傳曰烏弋國有桃拔師子犀
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祿兩角者
或為辟邪
又鑄四出文錢　惠棟曰獻帝春秋曰靈帝作錢猶五銖而有四

道連於邊輸識者以為妖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
出散於四方乎遝如其言
四年沛國丁宮　惠棟曰宮先為蒼梧太守見吳志士燮傳
注劉艾紀曰上西門外劉蒼云云　惠棟曰此中平元年六月壬
申事注誤引也
遼東太守楊終　惠棟曰水經注作陽終
零陵人觀鵠　惠棟曰吳志曰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與此異也
大司農曹嵩為太尉　惠棟曰華嶠書曰嵩時賂中官及輸西園
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是歲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惠棟曰何焯曰
光和元年已賣關內侯此則并傳世也
郭太　惠棟曰太本作泰范氏以家諱改也

五年白波谷　惠棟曰薛瑩漢書亦言郭太起於西河白波谷時
謂之白波鎮西河在洛陽北千二百里通鑑據宋白續通典以
為在河南清河清縣者非
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史郤儉自稱天子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
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祇等聚眾緜竹殺縣令李升募疲役之
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并
下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案蜀
志儉河南偃師人郤正之祖父也
益州從事賈龍擊相斬之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部州從事賈龍
素領家兵在犍為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淨
郡國七大水　惠棟曰案袁山松書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
琊七郡也

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　惠棟曰考異曰案匈奴傳六年帝
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為寇紀誤
中郎將孟益　惠棟曰水經注作孟溢
帝自稱無上將軍燿兵於平樂觀　惠棟曰華嶠書曰帝於平樂
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
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住大蓋禮畢天
子躬擐甲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設秘戲以示遠人薛綜
東京賦注曰平樂觀名也為土場於上以作樂使遠觀之謂之
平樂觀在城西也
石門　惠棟曰水經注曰溫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之高嶄絕壁
立洞門開俗謂之石門口
六年夏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其月決長宮

車晏駕
幽州牧劉虞為太尉　惠棟曰袁紀曰三月己丑光祿劉虞為司
馬領幽州牧
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　惠棟曰考異曰張璠漢紀曰年十四
小平津　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曰陝州平陸縣小平津張讓劫
獻帝處南岸有句陳壘
注河南中部掾　惠棟曰胡三省曰漢官儀諸郡志五部督郵以
監屬縣河南尹置四部督郵中部為掾
北到河上　惠棟曰案御覽引獻帝春秋曰比曉到河上注脫曉
字復誤比為北也
露車　惠棟曰胡三省曰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
以載物者耳

董卓自為司空　惠棟曰續漢書曰卓任兵屯陽苑使者就拜司
空
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惠棟曰左氏傳君子是以知齊靈公
之為靈也
附論
蘇瑩贊曰漢氏中興至於延平而世業損矣沖質短祚孝桓無嗣
母后稱制奸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藩侯而紹皇統不
恤宗緒不知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傷億兆之望於時爵服橫流
官以賄成自公侯卿士降於阜隸遷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
推仆忠賢佞諛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擯於下
位遂至姦邪蠢起法防隳壞夷狄并侵盜賊糜沸小者吞城邑大
者連州郡編户騷動人人思亂（一作天下思亂）當斯之時已無天子矣會
後漢書對證　靈帝紀一　十三
靈帝即世則禍尋其後宮室焚滅郊社無主危自上起覃及華夏
使京室為墟海内蕭條豈不痛哉
建甯元年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至皇太后遷于南宮
何焯曰唐世露之變與此殺畧同
二年尊慎園董貴人為孝仁皇后　何焯曰桓帝自謂太后崩乃
尊博園匽貴人為孝崇皇后今則竇太后遷南宮故即上尊號
四年七月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何焯曰按禮儀志注中載
蔡質所記立后儀下詔之日非癸丑乃乙未太尉奉璽綬者乃
聞人襲非李咸疑范氏誤
六年市賈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　何焯曰以小民而冒宣陵
孝子之號此帝系將降為庶人之兆也
太常河南孟戫為太尉　何焯曰蜀志孟光傳注引續漢書云郁
中常侍孟賁之弟
光和元年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　何焯曰續漢書云張顥中常
侍張奉弟
初開西邸賣官　至卿五百萬　何焯曰賣公卿雖靈帝亦知其不
可也假託左右以欺天下然書之史冊萬世孰能掩哉
謂之修宮錢見劉陶傳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見羊續傳富者則
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見崔駰傳末崔烈入錢五百萬為
司徒所謂以德次者中之也亦有其人本非以入錢得官橫被
乞官者李燮傳權遷南河尹時既收賄賂為官詔書假縱發錢
王傅以實西園變切諫乃止是也其詳備于張讓傳中
四年領受郡國調馬　何焯曰調馬謂調良之馬猶言過馬也注
謂徵發似誤
後漢書對證　靈帝紀一　十四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
何焯曰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由訛為萬方履緣注引
續漢書語相沿不察也
四年是歲賣關内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何焯曰光
和元年已賣關内侯此則并傳世也
六年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　至董卓廢帝為宏農王　何焯
由此處書董卓事未分明
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　劉攽曰注鹽城當作鹽池耳及無豐守
下當有一監字說文監穿訓為鹽池然則注家兼池志求監所
在則無之于漢志不謂池為監也而據今所見則有池矣
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劉攽曰注侍使兼使當作史師給尚書
郎侍史之類

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　劉攽曰案他處叛賊未嘗言
舉兵者當由其人名舉故衍
舉兵自稱天子　劉攽曰案張舉自稱天子誤出一兵字
上軍校尉蹇碩下獄　劉攽曰正文蹇碩下獄案碩以此時誅明
少一死字
劉攽曰案五年書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中平五年
又書十月甘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年數日月無少異者蓋
必有一誤臣攽案中平五年十月又書甲子帝自稱無上將軍亦
未辛年到甲子凡四十五日非十月所能兼也則中平所記為
衍矣又案續漢志中平五年亦無此異
癸酉晦日有食之○晦監本訛朔從宋本改　臣會汾曰按上文
已序冬十二月事條此語於年終當作晦字元年二月日食皆

在十月晦晦而日食司天者失其術也
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顧炎武
曰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其部師有三十六萬○師當作帥萬當作方　何焯曰三十六方
見皇甫嵩傳不知何自訛寫為方復緣注引續漢書語相沿不
察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獻帝紀

興平元年是歲穀一斛五十萬　錢大昕曰自是歲以下百一十
五字又見董卓傳當刪彼存此
一年殺光祿勳鄧泉　錢大昕曰五行志作鄧淵此作泉者章懷
避諱改
建安元年封衛將軍董承為輔国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
錢大昕曰按董卓傳是時封董承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董承
下不當有為字十三人者董承伏完丁中种輯鍾繇郭溥董芬
劉艾韓斌楊衆羅邵伏德趙蕤也見袁宏後漢紀但伏完襲父爵不其
侯當在桓靈之世豈待此時始封列侯此史文之可疑者竊意

完但增加食户其子德別受列侯之封耳
五年越騎校尉种輯　錢大昕曰董卓傳作長水校尉
六年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錢大昕曰五行志作十月癸未
十一年濟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国皆除　錢大
昕曰通鑑作齊北海閔本亦是齊字今本作濟轉寫之譌也明
帝子濟陰王長早薨無後安帝廢太子保為濟陰王其後入承
大統即順帝也此後無封濟陰者必濟北之譌
十七年立皇子敦為東海王　錢大昕曰按東海王祇以建安五
年薨子羨嗣魏受禪始除不應別封皇子當是北海之譌
十九年討朱建於枹罕　錢大昕曰天文志作宋建董卓傳作宋
建三国志亦作宋建
二十二年丞相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錢大昕曰按魏志華歆

傳云魏国初建為御史大夫是歆為魏国之御史大夫非漢廷
之御史大夫也劉昭注百官志云建安十三年罷司空置御史
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得補攷建安十九年廢皇后伏氏慮
尚在職至廿一年封魏王操則宗正劉艾行御史大夫氏廿五
年禅位則太常張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則郗慮以後漢廷無真
授御史大夫其說信矣魏志太祖紀書華歆為御史大夫而不
書郗慮慮為漢臣歆為魏臣故也歆之除授不當書於漢紀且
使歆而得書則鍾繇為相国何以轉不書乎蔚宗未達官制固
有此誤
初平四年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温　錢大昕曰裴松之注魏志引
　英雄記證温自病死非術所殺通鑑攷異亦取之
建安二十三年注三輔決錄曰時有京兆金禕　[illegible]陳氏景雲曰

　決錄下當有注字趙岐卒於建安六年不及見此事岐著三輔決錄
為輔國將軍　王鳴盛曰獻帝紀建安元年封衛將軍董承為輔
　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按董承下為字衍
靈帝中子　惠棟曰續漢志曰靈帝少子
董卓為相國　惠棟曰何焯曰為相國上脫一自字
初平元年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　惠棟曰獻帝宗廟祝嘏辭云
　乃以二月丁亥來祀雒越三月丁巳至於長安案下文云己酉
　董卓焚洛陽宮廟己酉在丁巳前袁宏紀又作己巳未知孰是
戊午董卓殺太傅袁隗　惠棟曰此戊午上脫四月二字
幸未央宮　惠棟曰袁山松書曰時長安遭赤眉亂宮室盡焚惟
　有高廟遂居之通鑑曰居京兆府舍
南陽太守張咨　惠棟曰英雄記曰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

二年董卓將胡軫　惠棟曰英雄記曰軫字文才
三年五月大赦天下　惠棟曰考異曰案是年正月大赦及李傕
　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無赦也
太僕魯旭　惠棟曰魯恭傳旭曾謙子
殺司徒王允皆滅其族　惠棟曰張璠漢紀曰傕誅允及妻子十
　餘人
四年甲寅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營室四度是時李
　傕郭汜專執政
丁卯大赦天下　惠棟曰袁宏紀曰五月丁卯
下邳賊闕宣自稱天子　惠棟曰顧炎武曰讖文言代漢者當塗
　高當塗而高者闕也故闕宣自稱天子孫愐曰闕姓出下邳漢
　有荊州刺史闕翊

侍御史裴茂　惠棟曰茂字巨光河東聞喜人裴潛之父也案世
　系云敦煌太守裴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河東安邑安
　順之際徙聞喜曾孫曄并州刺史度遼將軍生子茂也孫愐曰
　裴伯益之後封於𨛫鄉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至
　敦煌太守裴遵始自雲中徙居河東
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　惠棟曰獻帝春秋曰初平四年六月流
　星起織女東南行天市中蛇行有尾長七八尺色赤照地又流
　星如斛長六七寸小者六七枚隨之光照地又流星西北行有
　聲如雷望之如火入照地是日天狗
結童入學　惠棟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伍戶
　之虛其為結童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
興平元年帝加元服　惠棟曰時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元纁駟

馬見禮儀志注也
時御史侯汶　惠棟曰汶字文林太原中都人見宗俱碑陰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　惠棟曰考異曰袁紀作丙（癸）酉案長
歷是月癸卯朔無癸酉
矢及御前　惠棟曰蔡邕獨斷曰天子所在曰御前
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　惠棟曰獻帝春秋
曰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乘輿到宏農董卓傳
曰大戰於宏農東澗也
光祿勳鄧傳　惠棟曰何焯曰五行志作鄧淵此作泉避諱也
衛尉士孫瑞　惠棟曰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又見王
允傳
步兵校尉魏桀　惠棟曰桀桂陽人先為破敵都尉見續漢書
後漢書補證　獻帝紀　四
壬申幸曹陽　惠棟曰晉灼漢書注曰曹陽亭也在宏農東十二
里杜祐曰陝郡西四十五里有曹陽澗
露次田中　惠棟曰王幼學曰露次言露室也周禮掌次注次謂
幄也
少府田芬　惠棟曰五行志作田邠
乙亥幸安邑　惠棟曰獻帝春秋曰乘輿到安邑使侍中史時太
僕韓融奉詔詔張濟悉遣宮人公卿以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
馬諸見畧者皆詣安邑時音直理切
建安元年趙忠宅　惠棟曰獻帝春秋曰在城西
幸南宮揚安殿　惠棟曰獻帝春秋曰帝使張揚繕治宮室名曰
揚安殿
壹崇注山陽公載記曰壹字作壺　惠棟曰董卓傳注引袁宏紀
亦作壺崇崇孫恤廣韻壹姓下云漢有侍中壹崇徒哀切又十
六國春秋曰壹產字國初上洛人漢侍中壹崇之後作壺者非
封衛將軍董承為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　惠棟曰何
焯曰輔國將軍非封號而四年又書衛將軍董承明董承下為
字衍也觀董卓傳可見棟案伏后紀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
又云皇女華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紀言承完皆封列侯為
字後人妄加耳
庚申遷都許　惠棟曰王應麟曰漢潁川許縣本許國魏文帝改
曰許昌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酈元曰魏承漢歷改
名許昌也
三年謁者裴茂　惠棟曰魏畧曰茂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
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傕有功封列侯也世系曰茂封
後漢書補證　獻帝紀　五
陽吉平侯
四年置尚書左右僕射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以執金吾榮郃為
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晉志曰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風俗
通曰營姓周成王卿士營伯之後漢有京兆尹營郃榮當作營
也營余傾切
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云云受密詔誅曹操　惠棟曰獻帝
起居注曰承等與劉備等兵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
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否耳服曰惶懼不敢當耳兵
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耶服曰今京師豈有所
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七年越巂男子化為女子　惠棟曰續漢志曰時周羣上言哀帝
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也

八月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注掌佐丞相　惠棟曰漢名臣奏張
禹奏曰案今丞相奏事司直持案長史持簿棣案其時司直掌
督中都官不屬司徒也
十一年高幹　惠棟曰謝承曰幹字元才才志宏邈文武秀出
武威太守張猛　惠棟曰魚豢典畧曰孟字叔威奐少子也
十三年司徒趙溫免　惠棟曰考異曰獻帝起居注曰十五年棠
是年罷三公不至十五年也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惠棟曰續漢志曰在尾十二度
十七年馬超破涼州殺刺史韋康　惠棟曰三國志注曰康字元
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
之為超所殺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殺
十八年復禹貢九州　惠棟曰胡三省曰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
後漢書彙證　獻帝紀　六
翊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
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宏農河南入豫州交州併入荊州則
省司涼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
所統以制天下耳
二十五年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　惠棟曰魏受禪碑作十月辛
未受禪於漢歐陽修曰據裴松之注魏志漢實以十月乙卯策
詔魏王使張愔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
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乙未可治壇墠又據
尚書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
受命蓋自十七日乙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據之漢魏
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為是也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畧其
往返辭讓遂失實耳

夏五月大雨水　惠棟曰續漢志為六月獻帝起居注為七月也
負而趨注莊子云云　惠棟曰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藏之
壑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
附論
袁山松曰獻帝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萍流蓬轉崄岨備
經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觀其天性慈愛弱而神惠若輔之以德真
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王終至滔天遂力制羣雄負鼎而趨然
因其利器假而不返迴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湯武而殺君
操因堯舜而竊國所乘不同其盜賊之身一也善乎莊生之言竊
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之門仁義在焉信矣
董卓殺何后應改作弒　周壽昌曰後漢獻帝紀董卓殺皇太后
何氏子按何據史法殺皇太后何氏殺字應作弒
後漢書彙證　獻帝紀　一　七
斬其蹋頓　周壽昌曰獻帝紀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
柳城斬其蹋頓注蹋頓匈奴王號何焯曰其字應衍子業其字
未可去蓋注明云是其王號若去其字轉於文義不顯
賜公卿以下至以補宦官所領諸署　何焯曰注靈帝建甯四年
改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令按事在熹平四年非建甯也
董卓為相國　何焯曰為相國上脫必自字
詔除光熹昭甯永漢三號復還中平六年　何焯曰革除建文年
號事與董卓同
初平元年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　何焯曰宋本未央
宮下有是日晝晦有翟雉飛入宮獲之十二字
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　何焯曰當
時不并孝穆孝崇孝元孝仁四后號正之何也

三年袁術遣將孫堅至瓚軍大敗　何焯曰如袁孫相攻之類非
閑輿滅皆不足書
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黃巾於壽張降之　何焯曰是役也鮑信等
迎操領兗州牧遂以兗州為代漢之資宜書操自領兗州牧
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　何焯曰潘岳西征賦作傕氾則汜字從
氾從己者非
四年六月華山崩裂　何焯曰漢之七代華皆崩
興平二年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　何焯曰傕汜事皆瑣屑
詳書于紀不知所裁
建安元年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何焯曰曹
操奉迎亦當分明敘出
封衛將軍董承為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　何焯曰輔

國將軍非封號以董卓傳互校董承下衍一為字
曹操自為司空　至　百官總己以聽　何焯曰此時操之逆迹未著
不當遽書自為　是年徐州牧陶謙表劉備為豫州刺史謙卒
備遂領徐州後陷之以承漢祀宜書
七年袁紹薨　何焯曰袁紹亦當從死例
八年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　何焯曰省司直所以抑損宰相之
權令曹操復置之以自輔
十年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　何
焯曰因事除八國所以削漢之枝葉
十三年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何焯
曰烏林之役紀實富並書劉備操亦未滅孫權之境不得未伐
權操既敗還劉備據荊州上表子琦領牧上孫權領徐州宜書

蓋由此三分之勢成矣
十七年馬超破涼州殺刺史韋康　何焯曰既書破涼州殺韋康
淵之破超何獨漏書
十九年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　何焯曰注山陽公
載記曰劉備在蜀聞之遂發喪按載記之說無據
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　劉攽曰註秉與中官俱止
禁中案文當云參乘與中官俱止禁中少十參字誤一與字
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　劉攽曰案閣當作闕闕門也詣
闕集理
曹操殺侍中臺崇　劉攽曰注山陽公載記曰案文多一曰字
封衛將軍董承為輔國將軍　劉攽曰案文多一為字
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　劉攽曰注太常蜿爽曰十五槼音止

案漢志曰字作日在宋字上
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劉攽曰注於予予何誅案今論
語下予當作與
董卓為相國　何焯曰為相國上脫一自字
置漢中都護統西方○監本西字訛四從宋本改
南陽王馮薨○監本脫馮字今從宋本　盧會汾曰按他處王薨
皆書名但此句蒙上辛皇子馮為南陽王文雖無馮字亦可
斬其躡頓　何焯曰某字應衍
改元延康○監本延字訛建按建康順帝年號也從宋本改
至今負而趄者○今應作令
永作虞賓注虞書○監本訛作商書今改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皇后紀上　錢大昕曰世識范蔚宗創爲皇后紀非也晉書稱華嶠作漢後書九十七卷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改皇后紀次帝紀之下肰則皇后之紀乃嶠自出新意蔚宗特因之不改爾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注謂貴人虞美人之類是也　錢大昕曰此言后妃親屬如陰馬鄧竇之倫事迹昭著別爲列傳其無事可見者附入此紀不更立外戚傳若郭況閻顯鄧康之類是也注似未達其旨

郭皇后　錢大昕曰后從兄竟以騎都尉從征伐有功封爲新郪侯官至東海相竟弟匡爲發干侯官至太中大夫　按新郪侯

竟發干侯匡歷官具詳于後此文可省并也今依史通點煩之例可省二十字

竇皇后　錢大昕曰扶風平陵人　按馬皇后援之少女梁貴人姊之女鄧皇后禹之孫和帝陰皇后光烈后兄識之曾孫獻帝曹皇后操之中女援姊禹識皆有傳操之大父騰亦見宦者傳故史不言某郡縣人竇皇后融之曾孫女而又書扶風平陵人伏皇后湛之八世孫而又書琅邪東武人是自亂其例也班超彪之少子而又書扶風平陵人黄瓊香之子而又書江夏安陸人荀彧淑之曾孫而又書潁川潁陰人鄭太衆之曾孫而又書河南開封人周舉防之子而又書汝南汝陽人皇甫嵩規之兄子而又書安定朝那人伏恭湛之兄子而又書琅邪東武人袁紹湯之孫袁術逢之子而又書汝南汝陽人李固郃之子而又書漢中南鄭人法真雄之子而又書扶風郿人周燮燕之後而又書汝南安城人皆繁複可省

梁貴人　錢大昕曰上尊謚曰恭懷皇后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儀比敬園注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　按注說非也章帝葬敬陵以竇皇后合葬而梁太后別葬西陵史稱儀比敬園者謂置令丞守衛如敬陵之制百官志每陵園令各一人掌守陵園案行掃除故稱敬陵曰敬園猶西京之高園文園也若清河王慶之母宋貴人別葬樊濯聚和帝時慶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安得有敬園之稱乎其後安帝嗣立追尊祖母爲敬隱皇后距恭懷改葬二十餘年矣祭祀志安帝建光元年追尊祖母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此則敬北陵之儀比西陵耳章懷何不攷其年代而妄爲

之說乎

郭皇后　錢大昕曰封況綿蠻侯　陳氏景雲曰綿蠻當是綿曼之誤眞定屬縣也郡國志無之蓋後已省　李賡雲曰春秋戎蠻子公羊作曼蠻曼二字古相通借也

后紀第十上　惠棟曰案范史太要本華嶠漢後書先是東觀漢紀依班固之例作外戚傳嶠以爲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篇非其義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其後王隱撰晉書亦從華嶠之例范書因之何君焯以爲東京皇后臨朝者六范氏作皇后紀合史家之變爲得其實此臆說也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章德竇皇后　和帝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世婦主喪祭賓客　惠棟曰王昭禹曰執箕帚以事人者謂之婦

記曰納女天子備酒埽婦之事人有廣嗣之義故謂之世婦
釆女　惠棟曰風俗通曰釆女案釆者擇也
遂忘淄蠹　惠棟曰淄文選作濇
貪孩童以久其政　惠棟曰周章傳曰鄧太后以皇子勝痼不可
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言之
抑明賢以專其威　惠棟曰明賢謂清河王蒜也
其以恩私追尊以下　惠棟曰劉良文選注云追尊謂生非經奉
承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王后之事也系繫也
言外戚無列事者則繫皇后而追之纘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
也
封況綿蠻侯　惠棟曰案表紀及水經注蠻當作曼綿曼屬真定
國

況恭謙下士頗得聲譽　惠棟曰東觀記曰況恭儉謙遜遵奉法
度不敢一奢王子年拾遺記曰況雖居富勢閑門優游未曾千
世事為一時之智也
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惠棟曰拾遺記曰況累金數億家僮四百
餘人以黃金為器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
臺榭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廚金穴
陰皇后　惠棟曰孫愐案風俗通曰管脩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其
後氏焉
注有陰子公者生子方　惠棟曰子方宣帝時人見陰興傳
遂納后於宛當成里　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曰鄧州皇后城即
迎陰后處城南張平子讀書臺
令侍中傅俊迎后　惠棟曰水經注曰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
后道歸京師
宗正吉　惠棟曰吉劉吉也韋昭國語注曰漢宗正用諸劉是也
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長思遠慕至踰年
迺率諸侯王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
令易脂澤裝具　惠棟曰胡三省曰沈約云漢因秦上陵皆有寢
廟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薗夫人　惠棟曰案清河王傳夫人母為宋楊之姑也
太夫人令筮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至卜者家為卦問咎祟所在
卜者卦定釋蓍仰天嘆息之卜者乃曰此女雖年少後必將貴
遂為帝妃不可言也
由是選后入太子宮　惠棟曰案續漢書建武二十八年也
有司奏立長秋宮　惠棟曰續漢書曰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

妾八妾者案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
以奉宗廟者也師古注云一娶九女正嫡十餘者妾也故云八
妾
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　惠棟曰續漢書曰
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記大義讀楚辭尤善賦頌疾其浮華聽
論執摘其要讀光武紀至有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
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
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惠棟曰續漢書曰身衣大帛御者充裙不
緣
望見后袍衣疏麤　惠棟曰續漢書曰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裙
極麤疏示云
是家志不好樂　惠棟曰是家猶云是人也王常傳曰此家率下

江諸將與此同
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　惠棟曰東觀記曰后不喜出入遊觀
希嘗臨御窗望續漢書作窗牖
夜起彷徨為思所納　惠棟曰續漢書曰上惻然感悟於是夜起
彷徨思所納非臣下所得聞
及公卿較議難平者　惠棟曰胡三省曰平決也難平難決者也
王幼學曰平音病平其不平曰平
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　惠棟曰故舊本作欲李氏改作故
續漢書曰后志在克己奉上不以私家干朝廷也
尊后曰皇太后　惠棟曰續漢書曰太后下詔告三輔二千石無
得令馬氏婚親因權屬託奸亂吏治犯者正法以聞
自撰顯宗起居注　惠棟曰案抱朴子前漢時有禁中起居注荀

悅中鑒嚴凡二十十首其十九曰復內注記則漢起居應在宮
中為女史之任也
削去兄防參醫藥事　惠棟曰續漢書曰明帝體不安召黃門防
奉參醫藥夙夜勤勞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惠棟曰續漢書曰車如流水馬如龍無游
字
綠褠注褠臂衣今之臂鞲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字書臂鞲之鞲
旁從鞲此所謂綠褠綠單衣乎也下文言領袖正白則為單衣之
褠而非臂鞲明矣
思令兩善　惠棟曰胡三省曰兩善謂國家無濫恩而外戚亦以
安全也
謙謙之名　惠棟曰通鑒作謙讓

今馬氏無功於國　惠棟曰東觀記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
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赭燒黃土
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　惠棟曰胡三省曰
自西都以來皇后家祀其父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服及
補澣之屬飲食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於御府概言之也
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　惠棟曰李善曰論語摘輔像曰曾子未
嘗不問安親之道也胡三省曰揚子曰孝莫大於甯親甯親莫
大於得四表之驩心
匈中氣　惠棟曰玉篇曰胸膺也亦作匈
慭見陵園遂不行　惠棟曰東觀記曰后素謹慎小感輒自責如
平生事舅姑時
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　惠棟曰案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

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賞以財位　惠棟曰何焯云位字疑
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惠棟曰東觀記曰明德后詔書流布
咸稱正德王主諸室莫敢犯禁時廣平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
帝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綵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
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施親戚被服自此始
年四十餘　惠棟曰案建武二十八年后年十三入太子宮至建
初四年崩年止四十也
策書加貴人王赤綬　惠棟曰建初四年八月甲午詔曰賈貴人
者奉侍先帝劬勞帷幄建初之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夙定晨
省夙夜匪懈今賜貴人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中二百御府雜
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萬劭既早離皇太后幸復承

子道中心依依昊天罔極
諸史注闕後事故不知所終　惠棟曰帝王世紀曰章帝母姓秘
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蔡邕集曰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
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蓋當時臣子不敢斥言章帝為貫貴人
所生以未受尊號故也
息耗　惠棟曰倉頡篇曰耗消也仲舒對策曰察天下之息耗師
古曰息生也耗虛也韓非子曰適觀息耗萬不失一淮南子曰
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言水也
梁貴人姊嫕　惠棟曰嫕袁紀作憑
俱葬西陵　惠棟曰胡三省曰西陵蓋以其地在敬陵之西故稱
西陵猶薄太后在霸陵南因謂之南陵也
議之曾孫　惠棟曰袁宏紀曰後祖父永明帝時為侍中親幸左

後漢書參證　一皇后紀上一　七

右父綱為屯騎校尉
亭部　惠棟曰說文曰墳徒隸所居一曰女牢一曰亭部靈帝紀熹
平五年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繫休囚徒是則輕
罪居亭部也
父訓護羌校尉　惠棟曰續漢書曰訓有五男三女長隲次京悝
宏閶女燕次綏綏即后也次容燕早卒有子女娥甫在襁褓時
后年十二傷娥早孤養視撫育慈恩深至
誤傷后額　惠棟曰東觀記曰雖痛忍不言一額盡傷
六歲能史書　惠棟曰東觀記曰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輒與詳議　惠棟曰袁宏紀曰訓閨庭甚嚴諸子進見未嘗賜席
至於后事無大小每輒咨之弟邠曰平生不與諸男語今豈弁

哀耶訓曰我不是女也雖小諸兄無及者必益於我家是以奇
之
后嘗夢捫天云云若有鍾乳狀　惠棟曰東觀記曰滑如磄磃有
若鍾乳
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　惠棟曰周宣夢書曰昔聖帝
明皇之時神氣炤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天湯夢布令天下後
皆有天下咶東觀記作舐荀卿子曰伏而咶天注咶與舐同咶
亦作狧用舌食也
注相者待詔相工蘇文　惠棟曰御覽引續漢書云相者待詔相
工蘇太
使脩石臼河　惠棟曰何焯曰使脩當作罷脩棟案脩本治字罷
治石臼河為不辭矣袁紀曰治石臼河甚有方活數千人蓋訓

後漢書參證　一皇后紀上一　八

先治之後知其難成而復罷之也
常克己以下之　惠棟曰馬融論語注曰克己約身也
皆加恩借　惠棟曰胡三省曰既有以恩又假借以辭色
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　惠棟曰幸私通鑒作私幸
數選進才人　惠棟曰胡三省曰西漢宮中爵號無才人蓋東都
所置也
因詐言屬有使來　惠棟曰胡三省曰屬之欲反會也
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　惠棟曰胡三省曰考問則下之獄辭
所連及必有無辜而被逮者
共枉吉成以巫蠱事　惠棟曰漢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王
制曰執左道鄭氏曰若今巫蠱袁宏紀曰成御者志根成乃為
桐人書太后姓字埋之

靡麗難成之物　惠棟曰方言曰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秦晉
曰靡郭璞曰靡細好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
太后敕止曰殺者珍費　惠棟曰曰字誤當作目
至有濁亂奉公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其挾勢恣橫奉公之吏為
所濁亂也高誘曰濁亂也
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惠棟曰續漢書曰后姓謙慎兄弟中
外皆先帝所寵自攝政之後內檢左右外抑宗族
永平元年　惠棟曰依安帝紀乃永初元年事平當作初
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因實不殺人云云　惠棟曰東觀記曰太
后稱制永初二年三月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陽省獄舉
冤囚杜令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輿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
去徵疾舉頭若欲有言太后察覺之即呼還問狀遂信即時收

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羸困輿見　惠棟曰東觀記作便輿見便當作徥郭璞注三倉曰
徥輿牛器說文徥竹輿也
具得枉實　惠棟曰胡三省曰得其見枉之實也
太后體不安云云不得妄生不祥之言　惠棟曰東觀記又云左
右咸流涕歎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瘳豈非天地
之應與
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　惠棟曰續漢書曰后自入宮
遂博覽五經傳記圖讖內事風角占候老子孟子禮記法言不
觀浮華申韓之書
讐校傳記　惠棟曰劉向別錄曰讐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
怨家故曰讐書

憂哀毀損事加於常　惠棟曰東觀記曰羸瘦骨立不能自勝
贈以長公主赤綬　惠棟曰蔡獨斷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儀比
長公主也
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　惠棟曰袁宏紀曰五年冬謁者劉
珍上言曰宿見永平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
陛下交獻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務遵經典使公卿博士議
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
通靈與神合契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幸禮復古垂示萬
代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棟案母子交獻古無是禮故孝明
皇帝使公卿博士議也
鬱養彊孰　惠棟曰胡氏辨惑曰鬱養彊孰者言物非其時未及
成孰為土室蓄火其下使土氣蒸暖鬱而養之彊使先時成熟
也彊音其兩反

漢之舊典世有注紀　惠棟曰藝文志曰漢著紀百九十卷五行
志曰凡漢著記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
記久不塞除之語荀悅有復內外注記之說云先帝故事有起
居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使書之以紀內事
建光之後王柄注太后建光之中崩　惠棟曰何焯曰后崩在未
改元之前注云中者誤建光紀年亦不及經歲也
宮備不應作官備　周壽昌曰皇后紀序汲古閣本作宮備七國
殿本監本俱作官備案注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云云則作
官備七國為是
貫貴人傳末誤附考證於馬后傳　周壽昌曰後漢馬皇后傳歲
給二千萬足矣考證歲給二千萬句下一本有諸史並闕後事

故不知所終十一字宋本無壽昌案此十一字在此句下殊不
可解細案前後文乃是下篇賈貴人傳末之文賈貴人傳於賜
錢二千萬後便無究竟蓋諸史并闕後事故不知所終未本觀
惠氏棟補注可見殿本考證誤置諸此殆因此賜錢二千萬與
賈貴人傳末之錢二千萬之文相蒙而誤付刊時偶未精審耳
馬皇后四十稱老　周壽昌曰馬后傳今雖已老戒之在得予按
后此時方四十餘歲即稱已老亦可見其早衰已
息耗　周壽昌曰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予按大戴記易本命
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息生也耗損也即盛衰之意注訓
善惡微隔
咶應音是　周壽昌曰陰后紀湯夢及天而咶之注咶音是或謂
咶音是為誤者予案此音不誤正韻善指切音視與舐同管子

後漢書旁證〈卷〉皇后紀上　十五

地數篇十中之家十人咶鹽莊子人間世咶其葉則口爛而為
傷荀子彊國篇是猶伏而咶天此傳中語正與荀子同又集韻
音噲廣韻同鼻息也博雅息也又集韻胡化切音果與話同言
也音義俱與此異
寒應作塞　周壽昌曰陰后紀崇晏晏之政注尚書考靈耀曰文
塞晏晏予案考靈耀文塞晏晏第五倫陳寵傳注俱引之又鄭
壽傳傷塞晏之化注引鄭注未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
之晏此注塞作寒古今字異也究作塞為是　殿本監本俱誤
作文塞晏晏非是
祐應作祜　周壽昌曰而薄祐不天予案薄祐之祐宜作祜豈以
避安帝諱而改耶今　殿本監本俱作祐
從曾孫　周壽昌曰宋后紀肅宗宋貴人來從曾孫也劉攽曰案
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者當是漏一父字予案母之姊妹
稱從母子稱從子其曾孫輩行亦可稱從曾孫猶今俗婦稱母
家之姪孫姪曾孫無異稱不能於其中加一父字也惟曾孫則
無有姓宋者耳
衛后書獄　周壽昌曰王美人傳因追酖獄而崩予按此書獄蓋
徵獻帝紀書殺之為傳刊誤非范氏原書也
景元誤景初　周壽昌曰曹后紀以璽抗軒下又魏景初元年薨
予按前有王后之於莽此有曹后之於操漢兩椰漢祚終斬
矣賊臣賢女遭逢一轍悲夫○魏景初當作景元獻穆后實薨
於魏常道鄉公之景元元年其時已親見魏朝廢主及高貴鄉
公弑崩等事天不祚魏固已申擊其報矣
數被賞賜　劉攽曰案文被當作受

後漢書旁證〈卷〉皇后紀上　十六

修行佐德　劉攽曰注案今詩皆作右字右有音耳不當作有也
后紀猶級十四注此太宮品秩同為一等　臣良表按宮當作官
舞涓等皆官名非宮名也
光烈陰皇后紀九年有盜劫殺后母鄧氏及弟訢　臣世駿曰按
三國志注引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
以不得拘顧吏盜遂殺之即此事也章懷未注孫盛作漢陽
秋在范史前百年所採光武紀必從漢時班固等所撰者
尊后為太皇太后○監本脫一皇字從宋本添
明德馬皇后紀賜給二千萬○此句之下一本有諸史並闕後事
故不知所終十一字宋本無
章德竇皇后紀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　何焯校本沘改泚
梁貴人者○此句之下一本有褒親愍侯四字宋本無

和熹鄧皇后紀使修石白河　何焯曰使修當作罷修

后裒繼嗣不廣○此句之下一本有恒裒沸歎息五字宋本毛本南監本俱無

其賜貴人王青蓋車○王字諸本誤玉○王青蓋車見安帝紀注有明文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皇后紀下

宋皇后　錢大昕曰父酆執金吾封不其鄉侯　按伏湛於建武六年封不其侯傳国八世至獻帝時始絶而宋酆於靈帝之世得封不其鄉侯者伏氏食邑三千六百戶除所食之外尚有它鄉也

其職僚品秩事在百官志　錢大昕曰按蔚宗志今已失傳其名目可攷者有五行天文志見蔡邕傳有禮樂輿服志見東平王蒼傳有百官志見此紀

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當作舞陰梁松傳尚舞陰公主）　按舞陰與湼陽館陶二主同時以皇女封但當云公主耳其[illegible]長字當在明章之世史家有文併作一事書之也蔡邕獨斷云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此漢家故事章懷據此文謂帝女尊崇亦為長非惟姊妹失其旨矣

閻皇后　錢大昕曰注善文曰惲字伯周　陳氏景雲曰善文書名陶靖節聖賢群輔錄亦引之但作者姓名無攷耳隋經籍志不載此書大昕案唐藝文志總集類有杜預善文四十九卷陳氏偶未檢及又秦辯士遺秦將章邯書在善文中見裴駰注史記李斯傳

梁皇后　錢大昕曰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注聖善謂母也言娶妻當嗣親也　陳氏景雲曰膺紹聖善謂堪繼大后聖善之德注未了

王美人　錢大昕曰儀比敬恭二陵注敬章帝陵恭安帝陵　陳

氏景雲曰謂如恭懷梁后葬敬由陵恭愍李后葬恭北陵之禮
不言由北者省文耳注非
注耿弇曾孫侍中良尚漢陽公主　錢大昕田晦之曰當從傳作
濮陽長公主
稾　王鳴盛曰皇后紀光武郭皇后眞定稾人也按地志眞定國
稾城縣此但作稾未詳或省文耳
竇后比呂后　王鳴盛曰章德竇皇后竇憲之妹崩後太尉張酺
等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其尊號不合葬先帝按竇后私
幸都鄉侯劉暢及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事見竇傳與呂后私
辟陽侯審食其正同故以爲比
儀比敬園　王鳴盛曰和帝之母梁貴人爲竇后所忌以憂卒和
帝立追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儀比敬園注敬園安帝祖母宋

史記旁證　皇后紀下一　二

貴人之園也案和紀章和二年三月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
卽所謂敬園也注反以後事爲比大謬
和熹鄧后紀　王鳴盛曰和熹鄧皇后紀諒闇既終下有久旱太
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
餘減罪死右趾以下至司寇凡三十八字此脫監本脫同
卑整　王鳴盛曰虞美人陳夫人皆以梁氏故榮寵不及議郎卑
整請加尊崇注引風俗通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則作卑信矣
而袁宏後漢紀第二十四卷作畢整蔡邕集有雁門畢整爲胡
廣掾卽此人二者未知孰是
改姓薄　王鳴盛曰桓帝鄧皇后后少孤母改嫁梁紀紀梁冀妻
孫壽之舅也后隨母冒姓梁氏及立爲后帝惡梁氏改姓爲薄
按五行志薄作亳

父諱武　王鳴盛曰桓思竇皇后父諱武按后父不當言諱諱字
衍
太后后　王鳴盛曰熹平元年太后卒于比景后感疾而崩按太
后之下脫母字后之上脫太字
曹后崩年　王鳴盛曰獻穆曹皇后諱節曹操女建安十八年操
進女爲夫人十九年拜爲貴人伏后被弒明年立爲皇后后在
位七年魏氏既立爲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
薨案在位七年者通爲貴人至降爲山陽夫人之年總數之故
得七年也景初當作景元傳寫誤耳三國魏志三少帝紀陳留
王奐景元元年夏六月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使使持節追
謚夫人爲獻穆皇后是也自魏氏初立后降爲山陽公夫人數
至此恰四十一年又武帝紀敘操之祖曹騰事裴松之注引司

後漢書旁證　皇后紀　三

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云云宦官有曹節而騰之父亦
名節蓋同姓名者然則於獻穆皇后爲高祖不應獻穆命名上
同之二者必有一誤
舞陽長公主　王鳴盛曰世祖光武皇帝長女義王建武十五年
封舞陽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注松梁統之子其傳云
尚光武女舞陰公主又鄧訓傳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與交通
此云舞陽誤也按章德竇皇后傳亦作舞陰

安思閻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匽皇后
懿獻梁皇后　孝桓鄧皇后　桓思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宋皇后　靈思何皇后
獻帝伏皇后　獻穆曹皇后

今晏駕道次　惠棟曰胡三省曰道次猶言路次也

驅馳還宮　惠棟曰胡三省曰自葉至雒陽六百餘里
北鄉侯病不解　惠棟曰胡三省曰解散也言病纒於身而不散
也
簡所置　惠棟曰胡三省曰簡擇也置立也
明年太后崩　惠棟曰案周舉傳永建元年正月帝朝太后於東
宮從李郃之請也
親到瘞所更以禮殯　惠棟曰瘞於計反胡三省曰殯用皇后禮
也
后生有光景之祥　惠棟曰續漢書曰后有光景之祥及長聰敏
仰承兄姊俯接弟妹恩情周悉
列女圖畫注劉向撰列女傳八篇圖畫其象　惠棟曰劉向七畧
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
後漢書旁證　皇后紀下　四
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
相工茅通　惠棟曰東觀記曰相工茅通見瞿然驚却再拜賀也
日角偃月　惠棟曰戰國策曰司馬憙云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
也
太史卜兆得壽房　惠棟曰藝文云龜書五十二卷沈氏曰古之
卜者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東觀記作戴房
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為皇后　惠棟曰東京賦曰壽安永寧薛綜
曰殿休令為名美時君之德在應門之內也東觀記曰是時自
冬至春不雨立后之日嘉澍沾渥
故榮寵不及焉　惠棟曰續漢書曰梁冀欲專權令帝毋不得至
京都又帝短祚是以外家無他寵
小黃門趙祐　惠棟曰祐北海人與于肅等五人不爭威權稱為
清忠見宦者傳
議郎卑整　惠棟曰卑整雁門人案孫恤引胡太傅碑亦作卑整
蔡邕集及袁紀皆作畢整作畢字者誤也
註卑諶　惠棟曰前書古今人表鄭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
今論語左傳皆從俗作裨蓋為何晏杜預所亂
尊后為孝崇皇后　惠棟曰桓帝詔曰博園匽貴人履高明之懿
德容淑美之嘉會與天合靈篤生朕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
以貴人為孝崇皇后
宮曰永樂　惠棟曰胡三省曰續漢志云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
有永樂宮
太常臻禮儀　惠棟曰漢雜事曰太常宏
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　惠棟曰續漢書曰如孝惠孝平故事
後漢書旁證　皇后紀下　五
注乘馬四匹馬也　惠棟曰漢雜事曰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
元纁穀璧以章典禮姚士璘曰檢晉志云漢高后制聘二百斤
馬十二匹注以為四匹非也
建和元年六月　惠棟曰漢雜事曰六月庚子
八月辛為皇后　惠棟曰漢雜事曰八月乙未
從兄會　惠棟曰會天文志作魯
宗族皆列校郎將　惠棟曰胡三省曰列校謂北軍五校郎將即三
署郎中郎將
驅役從使　惠棟曰胡三省曰驅役者嬖幸挾勢驅掠良人以供
掖庭私役者也從使者趨勢附力樂從而為之使也
統等亦繫暴室　惠棟曰案天文志時又有越騎校尉鄧弼侍中
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議郎鄧秉皆繫暴室

汝今輈張怙汝兄耶　惠棟曰尚書無逸篇譸張為幻陸德明曰
譸竹求反馬融本作輈爾雅及詩作侜同侜張誑也揚雄國三
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李善曰輈與侏古字通張由切丁
度曰李頤說狂巫侜張似人而非也續漢書曰后憤恚嗔罵曰
汝欲怪大將軍耶敕騶騎斬大將軍頭來與此畀也
后憂怖疾病暴崩　惠棟曰考異曰九州春秋曰太后憂懼自殺
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　惠棟曰續漢書曰貴人之從孫
許永　惠棟曰案謝承書永字游先靈帝時為司隸校尉是時奄
寺在內並貴幸用勢於時永舉法無所迴避中官子弟為令長
官者並棄官去威烈風行放是深見怨於宰官遂見誣譖當下
廷尉永謂友人曰永年七十庶幾以忠義致身未得殲姦人之
首而先賊受害何能復入奏對刀筆吏遂仰藥而死

後漢書旁證　皇后紀下　六

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　惠棟曰史弼傳弼
還北軍中候是時勃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
悖為亂乃上封事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為
癭陶王蔡邕集亦云悝懷逆謀黜封癭陶王洪适案趙相劉衡
碑云勃海王帝之冢弟不遵憲典君以特選為郎中令如使所
載則勃海死非其罪似作碑者附會時論辭有溢惡然威宗紀
延熹八年書勃海王悝謀反降為癭陶王後二年復舊則勃海
亦非身端行治者孝靈之夢則齊諧家所志也棟案孝靈之夢
載在干寶搜神范氏撰方述傳多取材於干氏非實錄也
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注風俗通曰漢以八月算人后家以金帛
賂遺主者以求入也　惠棟曰續漢書曰進父真死以妹倚黃
門得入掖庭案何進傳蹇碩與趙忠書曰中常侍郭勝進同郡

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然則幸由郭勝得入掖庭也
后遂酖殺美人　惠棟曰續漢書曰渴飲米粥遂暴薨
祖父苞　惠棟曰袁宏紀曰苞治尚書父章襲苞業居貧有子二
人男斌女曰榮榮即后也
歆就牽后　惠棟曰曹騰傳曰歆壞戶廢壁牽后出也
天不祚爾　惠棟曰續漢書作天不祚此璽
祁祁黃孋注案此書無孋字　惠棟曰漢郭輔碑曰先生有四男
三女高賢姣孋富貴顯榮其季女文明潁川之夫人也戰國策
鄒忌妻曰公姣且麗則孋即麗也
注耿弇曾孫侍中良尚漢陽公主　惠棟曰依耿弇傳當作濮陽
長社公主　惠棟曰長社公主桓帝姊註以為桓帝妹訛
舞陽長公主　惠棟曰武梁祠堂畫像云泰武陽則知縣法舞武

後漢書旁證　皇后紀下　七

字通也
適軼侯註軼志作軑　惠棟曰江夏郡有軑侯國王霸傳亦作軑
注完伏湛五世孫　惠棟曰何焯曰以伏皇后紀及湛參校注中
五世五字誤當作七
何焯曰東京皇后實鄧閻梁竇何臨朝者六其間殤帝北鄉侯
沖帝質帝皆未嘗親政鄧后既立安帝復臨朝者十六年遂終
身稱制作皇后紀為得其實雖後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
家之變未可議也　史記索隱外戚世家注云王隱則謂之為
紀而在列傳之首
進賢才以輔君子　何焯曰注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按憂在
進賢蓋指內職而言作者又合卷耳小序內有進賢之志而無
險詖私謁之心以立說

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　何焯曰肅雍對後妖幸險謁對後外姻
詩正義云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蓋六朝相傳如此解
也
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何焯曰以下專論臨朝之謬外姻亂
邦兩漢之患尤深也
抑明賢以專其威　何焯曰如梁冀忌清河王蒜嚴畯至京師復
援之而立質桓二帝也
郭后紀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　何焯曰光武初納郭后本
以結劉楊出于權計非由嘉耦故不終厥位事在劉植傳中
陰后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何焯曰引詩言以舊恩非新寵也
馬后紀又數為權貴所侵侮　至　求進太掖庭　何焯曰嚴此舉殊
謬妄未可以後之得福從而是之

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　何焯曰開創之主功德隆盛皇子亦
時有賢勞繼體之君其子未可舉以為例明帝此言萬世之法
也此條當載明八年傳中范繫于此者欲與不許封外戚詔相
應也
自撰顯宗起居注　何焯曰君是今時內起居注之屬
竇后紀　何焯曰馬竇事事相反禍福自求法戒備矣
儀比敬園　何焯曰注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按此即謂
章帝敬陵之園也豈得反以後事為此注殊誤
鄧后紀　何焯曰和熹屬全無裁制
使修石臼河　何焯曰使修當作罷修
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　至　朝夕濟濟　何焯曰中官得
以竊政乃自茲始

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　至　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何焯曰此
文何所取而載之
其者宿者皆稱中大人　至　絕屬籍　何焯曰中大人之語康傳既
詳此亦宜畧
論然而建光之後主柄有歸　何焯曰后崩在未改元之前注云
建光之中者誤建光紀元亦不及經歲也
梁后紀太后寢疾遂篤　至　其各自勉焉　何焯曰順烈既得疾乃
始歸政蓋亦稱制終身矣
匽后紀以帝弟平原王為喪主　何焯曰居于博陵以平原王為
喪主雖失禮之中猶存不二統之義
竇后紀太后素忌忌　至　遂殺田聖　何焯曰后無母天下之德故
家不蒙福武以忠被戮崩後宦官追怨之幾不成喪又欲別葬

之不配祔桓帝賴李咸陳球正議乃不能奪事詳陳球傳
董后紀帝使中常侍迎貴人　至　居南宮嘉德殿　何焯曰尊崇本
生母至靈帝又一變然南居南宮雖桓思為宦豎遷徙亦未與
之抗衡蓋仍畧存不二統之餘風焉
皇女不足別載故附于后紀末　何焯曰新唐書㨿此例
皇女華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　何焯曰注完伏湛五世孫按
伏皇后紀湛本傳注中五世五字誤當作七世
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　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
宋者當是漏一父字
閉戶藏壁中　劉攽曰案文少一后字
宋忠閻皇后紀家屬徙比景注景在巳下◯景字上監本多十日
字從如淳原注減

桓思竇皇后紀章德皇后從祖弟之孫女也〇此句下監本有父
諱武二字注　臣會汾曰按下文有太后父大將軍武句此處
不復須注且后父亦不當言諱也明是後人添入今從宋本刪
孝仁董皇后紀王美人者趙國人也　臣良表曰按后紀序曰同
居王號者並列於篇私恩追尊者隨事附出此紀例也卷內自
貴人以下皆應附各紀之末不應另傳此必非范氏之舊
獻穆曹皇后紀皇女奴適大鴻臚馮順注順勳子也〇監本誤作
馮勳子也從宋本改
皇女華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注完伏湛五世孫　何焯曰以
伏后紀及湛傳參校五世誤當作七世

後漢書考證　卷十下　七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一　劉元　劉盆子

平理諍訟　惠棟曰胡三省曰諍與爭同晉王沈釋時
敢於饕諍叶韻平聲棟案諍爭字通見唐扶頌

渠帥　惠棟曰孔安國曰渠大也

離鄉聚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郡國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綠林
山則離鄉為聚名聚才喻反

注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　惠棟曰李吉甫曰山在荊
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歐陽忞曰即當陽長坂也曹操追
劉備而張飛拒之於此

註料其驂乘　惠棟曰劉攽辨訛曰案馬謂之驂人謂之參乘只
合用參字棟案春秋宣十二年傳曰使其驂乘謂之曰云云不必
後漢書旁證 [illegible]
改作參

張卬　惠棟曰史炤釋文曰卬音魚央反

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　惠棟曰水經注曰淯水出宏農盧氏縣
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諸將立聖公
于斯水之上胡三省云

建元曰更始元年　惠棟曰東觀記曰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
阜等眾庶來降十餘萬諸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於伯升
漢兵以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等
立壇城南淯水上詣伯升呂植通禮經為謁者將立聖公為天
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為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
劒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於是諸將起與聖公
至於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於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為更始元年
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云云餘皆九卿將軍　惠棟曰
胡三省曰匡鳳皆位上公而加定國成國美號也九卿將軍職
為九卿各帶將軍之號仍王莽之制也
前鍾武侯劉望　惠棟曰前書作劉聖胡三省曰案王子侯表鍾
武節侯度長沙定王之孫成帝元延二年侯則紹封其後不見
或者望乃則之子歟鍾武在義陽郡界水經注師水過義陽郡
城東逕鍾武故城南鍾武縣名屬江夏郡零陵亦有鍾武非此
國將哀章　惠棟曰前書曰章廣漢梓潼人學問長安素無行好
為大言考異曰袁紀作褒章誤
丞相司直李松　惠棟曰胡三省曰李松通之從弟
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　惠棟曰論衡曰漢誅王莽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一　二
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前書曰商人杜吳殺
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
北陬閒就識斬莽首持詣王憲東觀記曰杜虞殺莽於漸臺東
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孫愐曰公賓複姓左傳魯有
公賓庚
奮威大將軍劉信　惠棟曰胡三省曰信大司徒賜兄顯之子
俛首刮席不敢仰視　惠棟曰王幼學曰刮摩也正義曰言羞怍
而俯首至於座席劉子元曰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
難綠林名曰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手將作者曲
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
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所刊為夫祚靈長簡書莫改
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

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云云　惠棟曰胡三省曰祉舂陵康侯
敞之子太宗也慶敞之弟嘉敞之弟子歆更始之叔父
驃騎大將軍宋佻　惠棟曰光武紀及通鑑皆作宗佻
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　惠棟曰通鑑曰朱鮪劉賜與
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
更始救請不從　惠棟曰東觀記曰趙萌以私事捽侍中侍中曰
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捽才骨
反
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　惠棟曰東觀記曰
更始在長安官爵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
傭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注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
信向京師三輔舊事曰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屠兒賣餅者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一　三
皆從之屠兒杜虞手殺莽故其時所授官爵皆屠沽之輩也
竈下養　惠棟曰張超誚青衣賦曰或於馬廄廚門竈下何休公
羊註曰炊烹者曰養王幼學曰養去聲前書倪寬為弟子都養
注云養造食
安陵人弓林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姓譜云弓魯大夫叔弓之後又
孔子弟子有仲弓又有馯臂子弓
共劫更始　惠棟曰袁紀曰申屠建等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
建等謀劫之也
侍中劉恭云云步從至高陵止傳舍　惠棟曰謝承書曰恭從獄
中出參械出街中逢京兆尹解惲呼解君載我我更始之忠臣
也即帝敗我弟又為赤眉所立惲使後車載之前行見定陶王
劉祉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船上遂相隨見更始

右輔都尉嚴本　惠棟曰前書有陽陵嚴本
琅邪海曲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海曲在郎邪開陽縣東北三十
里
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　惠棟曰李吉甫曰今東海有呂母
固即舊集之所也樂史曰呂母固在東海縣北三十七里巨平
山南嶺上高二里呂母還海中保此以為固遂號呂母固
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　惠棟曰袁山松書及東觀記皆云天鳳
五年事前書曰赤眉力子都樊崇等
自號三老　惠棟曰水經注曰徂徠山亦曰尤崍山赤眉渠帥樊
崇所保也故崇自號尤崍三老
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　惠棟曰集覽曰識與識誌同記也別異也
廉丹戰死王匡走　惠棟曰前書赤眉別校董憲等數萬人在梁

郡王匡進擊之廉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
綬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
或說崇云云乃解去　惠棟曰袁山松書曰莒人出縑千匹以自
贖乃散去
軍中常有齊巫　惠棟曰胡三省曰齊巫齊國之巫
祠城陽景王　惠棟曰沈約曰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
為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放效濟南尤盛
劉俠卿　惠棟曰袁山松書作仲卿下同
敝衣赭汗　惠棟曰王幼學曰赭汗面赤而流汗惶懼之意
齧折棄之　惠棟曰王幼學曰齧折以口嚙齧以手屈折
注東宮故事　惠棟曰晉張敞撰
拔劍擊柱　惠棟曰袁山松書曰赤眉諸將自言欲為某王欲得
某官爭言號呼拔劍擊柱
更始將軍嚴春　惠棟曰前書有屬縣綦嚴春
乃遣劉恭乞降　惠棟曰宜陽故韓城東南北三面峭絕劉盆子
降光武處歐陽忞云
備中佼佼　惠棟曰水經注作皦皦
卒吏　周壽昌曰劉盆子傳屬右校卒吏劉俠卿劉攽曰案吏當
為史說見上予案赤眉當日不過羣賊耳其稱名隨意創造未
必定諳漢制卒吏之稱宜亦有之觀下號曰牛吏尤為吏字實
據豈可亦曰牛吏之誤耶
王郎傳讖命者郎中李曼卿注讖命謂知天命也　周壽昌曰讖
命者若今算命人王郎自詭明星歷故引李曼卿自重注似誤
卒史　王鳴盛曰屬右校卒史當作卒吏

大破牧軍　劉攽曰案馬謂之騎人謂之參乘只合用參字
軍帥將軍　劉攽曰案是時多置軍師鄧禹傳亦作軍師將軍此
當作師
資亭長賊捕之用　劉攽曰注捕賊掾案前書合作賊捕掾
崇同郡人逄安　劉攽曰案逄字從夅音龐字自從夅非借逢為
龐音此傳內皆誤
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　劉攽曰案三老
從事卒史皆是漢小吏名或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
耳目所熟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為吏字卒吏
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按前書言盜賊寘稱臣人今此為臣
人亦誤也當作臣
屬右校卒史　劉攽曰案吏當為史說並見上

攻破城邑　劉攽曰案文當云攻城破邑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劉聖公傳

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竝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　錢大昕曰按鄧禹傳言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宗廣降則丹未嘗斬也二傳必有一誤

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注灌澤今澤州縣　錢大昕曰灌澤當為

灌澤

論周武王觀兵孟津至斯時有未至者也　何焯曰漢諸劉共起誅莽以順討逆豈商周可比

國亦幾運之會也　何焯曰使止由幾運則不必歸劉氏矣

共攻離鄉聚注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

聚　臣承蒼曰按離鄉乃聚名若南陽之夕陽聚南郡之藍口聚丹陽聚皆是也郡國志於南新市侯國下注按本傳有離鄉聚綠林則離鄉聚與綠林均為地名可知章懷注非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二　王昌　劉永　張步 王閎　李憲　彭寵　盧芳

趙繆王子林　惠棟曰袁宏紀曰邯鄲劉胡子等假漢威勢惑亂吏民詐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云云林蓋字胡子也

注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　惠棟曰胡三省曰孜兩漢志無西防縣王幼學曰西防未詳或曰孔子葬母於防恐即此也棟案春秋隱十年取防杜預曰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昌邑於後漢屬山陽章懷於蓋延傳注亦言春秋時之宋之西防城非無據也

山陽佼彊　惠棟曰胡氏書姓譜云春秋絞國即佼也後改從人漢有佼彊王幼學曰絞古巧反字或作姣

董憲　惠棟曰袁宏紀曰憲字僑卿東海朐人父為人所殺憲聚客報怨衆稍多遂攻屬縣

為蓋延所敗　惠棟曰袁宏紀白茂建將三萬人攻延於沛西延逆擊大破之

垂惠　惠棟曰袁山松郡國志曰山桑縣有垂惠聚

桃鄉　惠棟曰任城有桃聚萌所據也前漢屬東平故萌自號東平王前志泰山有桃鄉縣非此

萌乃歸降　惠棟曰袁宏紀曰萌與世祖謝躬俱平邯鄲萌謂躬曰劉公不可信也躬以告世祖世祖喻而安之及上誅謝躬而萌率衆降上奪其衆謂萌曰前在邯鄲知之何遠耶萌曰知之久矣

萌以為延譖己　惠棟曰袁宏紀曰萌與延爭權懼延譖己遂勒兵反也

急圍桃城　惠棟曰桃城即桃鄉也東郡燕縣有桃城非此

晨夜馳赴師次任城　惠棟曰袁宏紀曰桃城告急上將輕騎二千步兵數萬晨夜至亢父百官疲倦可且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也

既吁茂　惠棟曰王幼學曰謂張步既已求救於我也

負負無可言者　惠棟曰王幼學曰負負猶言負罪負罪

盧江人陳衆為從事白欲請得喻降臨　惠棟曰謝承書曰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牧埋恐獲罪庚衆於是自請以恩信曉喻降之

父宏云云有威於邊　惠棟曰東觀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當遣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者故容從為雲中太守

但爾者陛下忘我耶　惠棟曰胡三省曰爾猶言如此也袁宏紀

載寵語曰今但若是陛下忘我耶

而其妻素剛云云莫有勸行者　惠棟曰東觀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

謂使吏　惠棟曰胡三省曰遣吏來使故曰使吏

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　惠棟曰河潞河也在城西三十里酈元曰今遺壁故壘存焉

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　惠棟曰王幼學曰質如字正誤曰質當音致

單于曰　惠棟曰是時匈奴單于乃呼韓邪單于之子呼都而尸道單于也名輿

乃使句林王　惠棟曰東觀記曰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也

代郡太守劉興　惠棟曰東觀記曰興將數百騎攻賢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賢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

肺附之故　惠棟曰司馬貞曰肺附音柿府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詩云如塗塗附注云附木皮也

尚書韓立等　惠棟曰袁宏紀曰尚書韓立高宣等

豈有國之遠圖哉　劉攽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　周壽昌曰此數字之所為非真國之遠圖何嘗不成文理劉氏妄添經字亦是常調無味

久守王饒至也其郭北門　何焯曰王郎眾少無他救匈下州縣皆觀望持兩端故可進兵直薄城下郎誅則河北定矣

興年十二　劉攽曰案上下文皆言子興此少一子字

進畫獲其妻子　劉攽曰案文多一進字

攻殺安風令　劉攽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

為大司空士　劉攽曰案王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此文不具少置大夫三人一大夫八字

偽稱寵命敕收縛奴婢各置一處　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敕即敕下之書下文自有命字

豈有國之遠圖哉　劉攽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蓋有經字也

剿詔郡刺史郡太守曰　劉攽曰案文多下一曰字凡看曰字皆史車所加詔不自守中也

主昌傳顏知命者將蘇朕躬注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　臣承蒼曰按上文已言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此知命者即曼卿也

李憲傳攻殺安風令劉攽利誤安風安豐皆縣名從傳是　臣會汾曰按郡國志安風安豐皆屬廬江郡安風為侯國而安豐則縣也傳言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劉永傳

西防賊帥山陽佼彊注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　錢大昕曰郡国志未見此縣前志山陽郡有西陽縣陽防字形相似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張步傳

王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為東郡太守　錢大昕曰王莽傳有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閎即其人也壽良本東郡屬縣故史家依本名書之不用莽所改名也然莽雖分壽良為郡仍改東郡為治亭未嘗即以壽良為東郡則史所書未核矣諸傳中如和成卒正導江卒正朔調連率廬江連率沂平大尹之類皆用莽所改名此何以變其例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盧芳傳

初安定屬国胡與芳為寇　錢大昕曰晦之曰郡国志不載安定屬国然光武紀建武二十一年安定屬国胡叛桓帝紀永壽元年南匈奴叛安定屬国都尉張奐討之又隸釋劉寬碑陰有安定屬国都尉孟扶可證東京有安定屬国都尉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　隗囂　公孫述

隗囂　惠棟曰姓源韻譜曰天水隗氏出於大隗氏

囂歸鄉里　惠棟曰前書曰地皇四年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囂等既出因逃亡矣

殺莽鎮戎大尹　惠棟曰前書曰大尹李育

逆立廟邑東　惠棟曰東觀記曰乃立高祖太宗之廟胡三省曰平襄邑之東也李吉甫曰今廟在秦州上邽縣東北五里

歃血加書一如古禮　惠棟曰杜預春秋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

白虎將軍隗崔　惠棟曰胡三省曰崔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於西方白虎主之因改右將軍號白虎將軍

悖道逆理　惠棟曰逆理逆節絕理漢律所謂不道也

鴆殺孝平皇帝　惠棟曰顏籀曰漢註云帝春秋益壯以母衛太后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殺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上椒酒置藥酒中故翟義移書云莽鴆殺孝平皇帝

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　惠棟曰呂氏春秋明理篇曰荊越之竹猶不能書高誘曰楚越竹所出也

覆案口語　惠棟曰口語單辭之類無左證者也

裂以五毒　惠棟曰翟義傳曰莽發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也

安定大尹王向　惠棟曰前書曰安定卒正王旬

順風不讓　惠棟曰補註

持書　惠棟曰袁紀作治書

杜陵金丹之屬為賓客　惠棟曰丹書續司馬遷史記見劉知幾
史通故下云囂賓客多文學生業時班彪亦為囂賓客彪集有
與金昭卿書丹蓋字昭卿也
禹禆將馮愔引兵叛禹　惠棟曰通鑒考異曰鄧禹傳愔叛在建
武元年今云二年蓋愔以元年冬末叛延及二年囂拜官在二
年也
帝報以手書　惠棟曰鄭康成曰手猶親也漢詔令皆人主自親
其文故第五倫論詔書而歎息也
解構　惠棟曰淮南子曰古之真人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
其性命乎
劉文伯注文伯盧芳字也　惠棟曰何焯曰芳傳云詐稱武帝曾
孫劉文伯盧芳乃真氏名耳芳有字曰君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　二
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　惠棟曰東觀記曰囂負隴城之固
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世祖於是稍黜其禮
正君臣之義案此囂持兩端當在五年
東封函谷關　惠棟曰水經注函谷關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
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嚴嶮周固衿帶易守
騰書　惠棟曰淮南子曰子產騰辭高誘曰騰傳也
周游　惠棟曰袁宏紀曰帝遣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馬援國遊
先至長安怨家殺遊先其弟為囂雲旗將軍來歙恐其怨恨即
與援俱還長安
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　惠棟曰東觀記曰吾年已三十餘在
兵中十歲所更非一也
陰槃　惠棟曰宋白曰滑州潘原縣漢陰槃縣地

番須口注與回中相近竝在汧　惠棟曰秦紀曰出雞頭過回中
雞頭即笄頭也同在安定朝那應劭以為回中在安定高平則
番須亦當在安定界但未詳其所在耳
王孟　惠棟曰前書有藍田王孟
雞頭道　惠棟曰史記曰黃帝東至于海登丸山西至于崆峒登
雞頭即此山也李吉甫曰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
樂史曰在高平縣西一百里雍州記曰雞頭山在鄠縣
瓦亭　惠棟曰李吉甫曰瓦亭故關在原州高平縣南七十里隴
山北垂
注雞或作笄　惠棟曰樂史亦云笄頭即雞頭山高誘註淮南子
云笄頭山在臨涇西前志又有幵頭山在涇陽縣西或云即笄
頭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　三
西城　惠棟曰隴西西縣城也後屬漢陽注以為西城縣非也
別在戎兵　惠棟曰通鑒作戎邱史記王子侯表有戎邱侯讓胡
三省曰水經注戎邱城在西城西北戎溪水逕其南
落門　惠棟曰本志作雒在天水冀縣
宗族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　惠棟曰胡三省曰隗純降而徙其
族以其西州強宗恐其後復為患也
坐論西伯　惠棟曰鄭興傳曰囂矜己自飾常以為西伯復作又
見公孫述傳
以父任為郎　惠棟曰前書音義曰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
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補清水長　惠棟曰袁宏紀曰成帝時為清水長案東觀記述成
帝末為郎而傳云哀帝時所載不同未詳孰是

宗成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宗成垣
註宋遵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朱遵犍為士女讚云白虜狂僭亂離斯圮孝仲縶馬杜稷是死遵字孝仲武陽人也公孫僭號遵為犍為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衆少不敵乃埋車輪絆馬必死為述所殺光武嘉之追贈復漢將軍新津縣圖經曰光武追贈遵輔漢將軍吴漢表為置祠一曰遵失守退至此地絆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士人感而義之乃為置祠號為健兒廟後改勇士祠
婦子係獲　惠棟曰王幼學曰謂妻與子皆被係累以為臧獲也正誤曰案此但謂婦子皆被係累虜獲也袁宏紀作俘獲
西擊成等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臨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臨邛迎擊宗成等非西向也傳誤

以投天隙　惠棟曰列子說符篇曰投隙抵時應事無方
拒扞關之口　惠棟曰續漢志曰巴郡魚復縣扞水有扞關李文子曰史記張儀說楚曰秦西有巴蜀大船下水而浮一日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吳史記索隱以為扞關即魚復江關今瞿唐關顧師古註輿地廣記郡縣志皆仍其說惟李賢以為峽州巴山縣樂史寰宇記峽州長楊縣有古扞關城存即巴山縣地此為得之扞關實楚地史記稱楚肅王所築今巫郡江關則乃屬巴地故張儀云拒扞關則黔中巫郡非秦有拒抵也至若黔中巫郡皆在楚扞關之外也蓋扞關乃楚之扞關江關乃巴蜀之江關也述據扞關則荊門虎牙在扞關之內皆其設險之地豈肯先自隘而但守魚復之江關哉故辨之以正地理之譌

色尚白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述以莽尚黃乃服色尚白自以興西方為金行也
任貴　惠棟曰前書曰粵嶲蠻夷任貴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
注梁州記　惠棟曰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撰
程烏　惠棟曰光武紀及馮異傳俱作馬案華陽志當從烏
擊鮪育於陳倉狀敗之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案本紀四年馮異與述將程馬戰陳倉破之馮異傳同本傳誤以四年為三年
注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　惠棟曰案此註與岑彭傳注同今華陽國志曰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扞關及沔關漢世治江州不言有江關也司馬貞以為江關即瞿唐關棟案前書地理曰巴郡魚復縣江關都尉治郡國志魚復有扞關然則扞關

當作江關也
一姓不得再受命　惠棟曰周語叔向曰吾聞之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韋昭曰一姓一代也逸周書王子晉曰自太皞以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
前死而成功踰於卻就而滅亡也　惠棟曰東觀記曰死而成功愈於坐而滅亡
東帝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光武
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　惠棟曰前云隗囂謂然自以為武王復出武王一本作文王非是尚書西伯戡黎先儒皆以為武王也
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　惠棟曰胡三省曰述欲漢制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於蜀者述以為兵故曰客兵

環安　惠棟曰孫恤曰環姓古有楚賢者環淵姓譜曰楚環列尹之後

河池　惠棟曰屬武都郡

破虜將軍馮駿　惠棟曰蔣果曰岑彭傳馮為威虜將軍案文破下脫威字

丹青之信　惠棟曰王莽傳曰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說文曰青東方色也木生火從丹丹青之信言必然李善曰丹青不渝故以方誓

豈有降天子哉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尚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六年二子幽死

左右輿入城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述兵敗漢騎士高午以戟刺述中頭即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述前馭其蔚首與此異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　六

其夜死　惠棟曰樂史曰述冢在蜀州江源縣東一十三里高三丈周迴二十步故老傳云此冢銅作鉸絡五里故亂離發掘莫之陷也

劉尚　惠棟曰東觀記作禹

尚宗室子姓　惠棟曰東觀記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當更職云云禹即尚也

其忠節志義之士竝蒙旌顯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閭犍為朱遵絆馬死戰贈以將軍為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素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益州封為列侯董君習禮明詩貢為博士

土作　周壽昌曰隗囂傳窮極土作劉攽曰窮極土作案文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予案土作即興造土木之意舉土以該

木也禮無作土功亦指土木土作言土字似不必改作工

亘應書顧　周壽昌曰帝知其終不為用亘欲討之注亘猶遂也予謂當解不可為亘此或作顛字解亦可因時尚遣書喻崮未遽討故不為遂也

闕南字宜重　周壽昌曰公孫述傳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劉攽業文多兩關西字予案關西重兩字屬下句必不可少時延岑據漢中關西之地若但云所在破散則疑漢中亦在破散之內矣故必加關西字以別之

李車重李木尹尹尉豚木未屬並屬令　劉攽曰木尹尹尉豚木未業王莽置太尉太豚都各置大夫故太尉豚太夫此多一尹字木注云又置太豚部置太未水太尉十字都又當作都也

戲弄神祇歌頌禍殃　劉攽曰案本傳作五十人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　九

造起九廟窮極土作　劉攽曰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又注七田九城鵰予案本主翁孺故稱鵰主不當有于字

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　劉攽曰偏舟案史記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

承勝大司空司直杜林　劉攽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徒字杜林傳亦可見

不擁兵關西所在敗散　劉攽曰案文多兩關西字

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　劉攽曰注今夔州復縣案文少一魚字

喻於郗諭於臧宮也　劉攽曰案本下於字當作而在文勢不可併用兩於字也

隗囂傳劉文伯在邊注文伯盧芳字也 臣永杏曰按盧芳詐稱
武帝曾孫劉文伯故當時之人但知為劉文伯不知為盧芳文
伯非盧芳字也芳字君期見本傳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隗囂傳

庶無負子之責 錢大昕曰史記魯世家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于天小司馬云尚書負為丕鄭元讀丕曰負負子謂負上天之責也章懷注非是 王伯厚嘗言之

囂迎擊破之於高平注今原州高平縣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高平當作高平

囂將妻子奔西城注西城縣名屬漢陽郡 錢大昕曰此漢陽之西縣非漢中之西城縣也史稱西城者謂西縣之城耳注中城字衍

劉文伯在邊 何焯曰注文伯盧芳字也按芳傳云自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盧芳乃真氏名耳芳有字曰君期

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 何焯曰漢世重文學如此故東京之文自和帝以前尚非後世所及

論夫功全則譽顯 至武未聞焉 何焯曰范氏所見如此故終以叛誅

奉盤錯鍉 王念孫曰奉馬操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盟李賢注曰按蕭該音引字詁鍉即題音徒啟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盎為題據下文云鍉不濡血明非盆盎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犁飯匕也撓攪也以匕攪血而歃之今亦奉盤錯鍉而歃也以此而言鍉即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引之曰鍉當為鍉其字從氏不從是 唐韻鍉都奚切歃血器集韻鍉歃器皆沿誤本後漢書

周禮之匙鄭衆曰今河北人呼小盆為題子杜啟反廣雅曰匙
甂甌也太平御覽引通俗文曰小甌曰匙凡從瓦之字或從缶
故字皆鍉與匙同玉篇鍉徒啟切亦作匙匙徒啟切小盆也集
韻本曰匙或從缶作鍉皆其證矣賢意謂盤鍉字則為盆盎之
匙屬下文則當訓為匙耳蓋周官玉府職合諸侯則共珠槃玉
敦鄭注曰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
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戎右職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
之贊牛耳桃茢注曰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血在敦中以桃
茢拂之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若然則盤以盛耳敦以盛
血二器並設矣今傳曰奉盤鍉外當更有盛血之器下文曰有
司奉血鍉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鍉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
神明也明鍉者盆盎之類所以盛血如古之有敦耳不得如賢

注所云且隗囂遵用古禮何有效法匈奴乎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公孫述傳

一姓不得再受命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姓不再命尚書帝命驗之文見詩文王篇正義

破虜將軍馮駿等　錢大昕曰以岑彭傳攷之是時馮駿為威虜將軍駐軍江州非公孫述將也破下當有威字謂駿為田戎等所破耳

述遣戎與將軍任　江關至竟不剋　何焯曰北不能定三輔東不能取荊州述事去矣屏蔽一撤相隨為係虜耳

述騎都尉平陵人荊邯見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述曰至莫有大利　何焯曰邯策之晚矣此在岑彭未敗之時可以耀武廣境

耳

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至以爭天命　何焯曰公孫叔用蜀以并楚亦宜在此時東方漸平則天下之望皆歸洛陽矣

陛下以梁州之地至將有王氏自潰之變　何焯曰武侯所謂坐而待亡者也故元遜並舉言之

帝使諸將攻隗囂至蜀地聞恐動　何焯曰述不悉蜀之衆自將以救囂亡形成矣蓋述材尤出囂下徒有吏幹不識攻取大略又非生長兵間不敢出成都一決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四　齊武王縯 子北海靜王興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　泗水王歙　安城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定萬世之秋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定天下傳之萬世此其時也

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　惠棟曰新市兵王匡朱鮪平林兵陳牧廖堪等也

藍鄉　惠棟曰續漢志曰南陽棘陽縣有藍鄉伯升襲甄阜處

宜秋　惠棟曰續漢志曰南陽平氏縣有宜秋聚

沘水　惠棟曰續漢志作比水經注作沘水云水出沘陽縣東北大胡山南與澧水合謂之派水光武斬阜賜於斯水也

鼓行而前　惠棟曰周書小明武解曰鼓行參呼以正什伍孔晁曰言士卒奮厲也尉繚子曰鼓行交鬭則前行進為犯難

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　惠棟曰太公金匱曰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莽蓋法古為厭勝之術也

注埻　惠棟曰呂氏春秋正月紀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高誘曰招埻的也說文曰埻射臬也讀若準

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　惠棟曰袁宏紀曰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投歸伯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起草野苟樂放縱無為國之略皆憚伯升而狎聖公

是疑天下而自損權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宗室爭立則天下莫知所從是疑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

遂共謀誅伯升　惠棟曰袁宏紀曰世祖惡之謂伯升曰事欲不善伯升笑曰恒如是耳

稷不肯拜　惠棟曰胡三省曰不肯拜受抗威之命也

試守　惠棟曰衛宏漢舊儀曰長安三輔令取治劇皆試首小冠滿歲為真以次遷奉引則大冠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

子殤王石　惠棟曰案何敞傳作煬王

封石二子為鄉侯　惠棟曰石子暢封都鄉侯見何敞傳暢弟陽見袁宏紀

樊巨公　惠棟曰袁宏紀曰世祖即位擢為中大夫

湖陽長公主　惠棟曰適騎都尉胡珍

甯平長公主　惠棟曰適固始侯李通

為人有明略　惠棟曰張瑩漢南記曰興性敦篤仁厚長有明略

袁宏紀曰興求賢好善郡中翕然

輒乘驛問馬　惠棟曰東觀記曰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乘驛問馬其見親重如此

立三十九年薨　惠棟曰傳毅集北海王誄曰永平七年北海靜王薨於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修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想皇旻於惟郡英烈俊靜恩勤銘惟王勳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終始之際於斯為榮乃作誄曰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勢不驕滿而不溢莫能履道聲色必卒惟王建國作此藩獨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厥德日新珪璋令名流惠民隸彌軫皇情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如何景命奄忽以傾嗚呼哀哉劉昭曰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

沓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
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　惠棟曰袁宏紀曰睦虛己折節以禮接
之前書敘傳曰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也
普立七年薨　惠棟曰蔣杲曰普自永初元年立延光二年薨
共十七年脫去十字
傳毅等皆宗事之　惠棟曰袁宏紀曰建初二年長水校尉耿恭
薦復素好邊事明畧卓異反以微過歸國宜令以功自效令復
將烏桓兵所向必剋也
程堅　惠棟曰魚豢典畧曰堅字謀甫南陽舞陰人仁孝清潔居
貧與貲以摩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姮共澧更相呼食有或不食
相謂曰子非程謀甫何爲不食耶每喪哀號居下有馬每關堅
哭輒淚出暫蝦翁草先賢行狀曰堅爲沘陽尉貧無車馬每出

常步行　案水經注堅官至南郡太守海內先賢傳曰故南郡太
守南陽程堅本履仁孝秉志清潔少讓財兄子仕郡縣居貧無
資磨鏡自給
以長沙定王子　惠棟曰東觀記舂陵宗室傳曰長沙定王中子
子考侯仁嗣　惠棟曰東觀記宗室傳作孝侯李善曰考或作孝
非也
後皆奪爵　惠棟曰通鑒考異曰諸侯王表皆云莽篡位貶爲公
明年廢王子侯表但云絕或云免皆在始建國元年表二年立
國將軍建奏請諸劉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亦不云
奪爵也不知奪爵幾年棟案王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
事漢諸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則知劉氏奪爵在始建國二
年司馬氏失考也

臨涇　惠棟曰屬安定郡
乘輿御物　惠棟曰蔡邕獨斷曰乘輿出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
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
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
字經孫　惠棟曰袁宏紀曰字經世
注朝陽縣屬南郡　惠棟曰按兩漢志南郡無朝陽縣當作南陽
濟南亦有朝陽後漢爲東朝陽也
白牛侯　惠棟曰水經云湍水南過冠軍縣東又東過白牛邑南
酈元曰世祖建武中封劉嵩爲侯國也
順陽　惠棟曰屬南陽郡
注下辨縣名　惠棟曰武都有下辨道見前志及李翕碑題名班
固由邑有蠻夷由道注以爲縣名非也

少相親愛　惠棟曰袁宏紀曰嘉與齊武王俱學長安而與世祖
尤相親
引下宜有兵字　周壽昌曰齊武王傳引欲據宛予按引字下宜
有兵字
齊武王縯傳普立七年薨○諸本同按普以安帝永初元年封至
延光元年爲十七年傳脫十字
趙孝王良傳子節王相嗣○相字章帝紀作盱
元年封商四子爲亭侯○監本元年上無年號　臣永蒼按汲古閣
本作元興元年似應從增但趙王商以章帝建初七年立至和
帝永元十二年薨是爲二十三年元興元年封商四子不應載
於商未薨之前史家特蒙上文封商三弟而類敘之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齊武王縯傳

建武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　錢大昕曰按北海王興傳亦云十五年追謚仲為魯哀王然攷之本紀建武十五年四月癸丑追謚兄伯升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謚號雖同而王公爵異以情事推之是歲封皇子十人皆為公又前二年降封趙齊魯三王為公則追謚兩兄亦必以公爵明矣至十七年皇子封公者皆進為王十九年又進趙齊魯三国公為王肰後伯升與仲皆追稱為王耳二傳所書蓋未得其實

豈游俠下客之為哉注下客謂毛遂馮煖之徒也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下客謂折節下士也注非

皆畫伯升像于塾　何焯曰塾字傳寫之譌當從東觀記續漢書作埻

論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至而痛明堂之不祀也　何焯曰當時若尊立伯升入関取莽則天下服從何至犀盜蔓延毒流海內生民之禍烈於秦楚之際哉新市平林諸將皆盜賊小人固不可與共大事也是故君子慎始

北海靖王興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何焯曰此草書即史游章草也

南涉濟湝水　劉攽曰濟字據注唯當作黄

襄王子殤王石嗣　劉攽曰案殤者不成人之名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殤謚蓋是煬字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趙王良傳

十三年降為趙公十七年薨于京師子節王栩嗣　錢大昕曰按光武紀建武十七年正月趙公良薨十九年四月進趙齊魯三国公爵為王是栩初襲公爵又二年始進為王史於降封公之後即書節王栩嗣文雖簡而意不貫

子獻王赦嗣　錢大昕曰按趙王赦以建安十六年薨而阜陵王赦亦以建安中薨此二王同時同名此事之可疑者

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　錢大昕曰案上文有永元三年此元字必誤或上有脫文

坐削中邛縣　劉攽曰注削中邛縣屬趙國當文當更有中邛二

字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城陽恭王祉傳

封於零道之舂陵鄉 錢大昕曰前志續志俱作泠道

置嗇夫佐史各一人 劉攽曰案後漢志縣小吏有嗇夫有佐史

則此吏字當作史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泗水王歙傳

更封茂爲擽侯 錢大昕曰光武紀茂封單父侯

後漢書旁證

安成侯賜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注蔡陽国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

詢當作詢玉篇詢訽罵也

結客報吏　劉攽曰注釜亭侯長案下文云刺殺亭長則此當云

釜亭侯長蓋此亭名釜侯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五　李通　王常　鄧晨　來歙曾孫歷

宗卿師　惠棟曰胡三省曰莽置宗師主漢宗室耳此宗卿師莽

簒位時所置也

通從弟軼　惠棟曰軼字季文見馮異傳

注申徒臣　惠棟曰東觀記作公孫臣袁宏紀作申屠臣

握手極歡　惠棟曰袁宏紀曰時通病卧室內世祖與通兄偢弟

寵及軼偢等喜悅入室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

通得亡走　惠棟曰東觀記曰次元聞事發覺被馬欲亡馬駕在

轅中惶遽着鞭上馬出門顧見車乃自止

封固始侯　惠棟曰水經注曰固始縣故寑也寑邱在南故藉邱

名縣通慕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

消疾　惠棟曰王楙曰消首消中二疾本異而其字又不同章懷

注消中之疾是矣劉攽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首消中爲一義矣

注安衆侯劉崇　惠棟曰安衆侯紹封者有劉寵子高見卓茂傳

顧夫戎曰寵當從漢表作寵今以紹封爲名崇殊爲舛錯

與王鳳王匡等　惠棟曰前書曰江夏羊牧王匡等

起兵雲杜綠林中　惠棟曰雲杜在江夏郡又新市有綠林水經

注曰新市大陽山南有三王城王匡王鳳王常所屯故謂之三

王城

號下江兵　惠棟曰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郡

屯藍口故號下江兵也

上唐　惠棟曰續漢志曰南陽章陵縣有上唐鄉水經注曰上唐

本蔡陽之縣之上唐鄉春秋時唐國也

宜秋注南郡　惠棟曰案續漢志平氏縣有宜秋聚屬南陽非南郡也

乃稍曉說其將帥　惠棟曰前書曰薛宣傳曰宣移書責櫟陽令謝游曰故使掾平鐫令晉灼云王常為光武鐫說其將帥此謂以微言鐫鑿之也此傳言鐫說謂以正言鐫鑿使之合并也今本鐫說作曉說蓋傳寫之誤晉灼所據乃東觀記當從之

執戍斷金　惠棟曰同人大上同於天同性之卦同性則同德同德合義故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韋昭注國語曰一心不二曰同也

此家　惠棟曰胡三省曰此家猶言此人也棟案袁宏紀作此人

漢忠　惠棟曰東觀記作中塞中忠古字通故列傳或作中也

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　惠棟曰峻據高平第一城常破

之於朝那也皆屬安定郡

烏氏　惠棟曰氏音支續志作枝或作支

晨初娶光武姊元　惠棟曰袁宏記曰晨家富於財少受易好節義世祖與之善以姊妻之

注新野宰潘叔　惠棟曰齊武王傳注云新野宰潘臨叔當作臨

或臨字叔也

舍晨盧　惠棟曰樂史曰鄧州穰縣鄧晨宅宅有大樹晨每依蔭於其下李吉甫曰晨宅在新野縣北二十四里

戚夏斬人　惠棟曰袁宏紀曰恭行一切之法犯罪輒斬之名曰不順時令

元以手撝　惠棟曰杜預女記曰主以手麾上曰行矣文叔努力早建大功追兵方至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上駐馬重呼之主曰不駃馳但忘免我更當三人死也且急自脫我身何有

元及三女皆遇害　惠棟曰杜預女記曰主生一男三女長子汎乃元所生

乃污晨宅　惠棟曰污一作洿

高胡　惠棟曰光武紀作湖

積射士　惠棟曰前書王尊傳曰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尋迹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

興鴻郤陂　惠棟曰事詳許楊傳

來歙　惠棟曰世系曰來氏出自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郲因以為氏其後避難去邑秦末徙新野漢功臣表有猒侯來蒼

注東觀記仲作沖　惠棟曰案袁紀亦作沖

哀帝時為諫大夫　惠棟曰袁紀及世系皆作諫議大夫

娶光武祖姑　惠棟曰蔣累曰案下文歙乃光武外兄此祖姑字疑有誤袁紀曰娶世祖姑范書稱光武衍祖字

生歙　惠棟曰東觀記曰歙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袁宏紀曰歙兄弟五人

多設疑故　惠棟曰胡三省曰疑疑難故故事也

光豫　惠棟曰毛晃曰光字從犬曲其足古與尤字同或音淫者誤盧植傳論亦言光豫韋光音淫蜀有光豫堆

是臣主之交信也　惠棟曰東觀記曰是君臣父子信也

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　惠棟曰東觀記曰歙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皆持鹵刀斧自安民縣之陽城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至略陽夜襲囂拒守將軍金梁等皆殺之

番須　惠棟曰即行巡所守番須口王幼學曰正義云番須谷名
在扶風汧縣棟案番須回中皆在安定諸家所注皆非也

回中　惠棟曰前書武帝紀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
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險如
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師古曰回中言在汧者或取
安定回中為名非今所通道棟案天水隴西安定北地隗囂所
據故王元拒隴坻在天水郡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
邯軍瓦亭皆在安定郡則回中在安定無疑章懷劉昭以為在
汧縣者非也

激水灌城　惠棟曰水經注曰今川水自城北注一水二川蓋囂
所竭以灌略陽也

自將上隴　惠棟曰東觀記曰囂圍略陽世祖詔歙曰桃花水出

松槃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

五谿先零諸種　惠棟曰東觀記曰五谿六種

下辯　惠棟曰依李奇題名當作辨

人定後　惠棟曰杜預曰人定者亥也

要害　惠棟曰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脈有要害顧炎武云

汝南之當鄉縣　惠棟曰案前志汝南無當鄉縣案水經注曰征
羌縣故邵陵縣之棄陵鄉安陵亭也世祖以封來歙更名征羌

武安公主　惠棟曰公主名惠

耿寶　惠棟曰袁宏紀作耿珍誤

高梵　惠棟曰胡氏音房戎反

祋諷　惠棟曰袁宏紀作祝諷案諷蜀之廣漢人華陽國志亦作
祋胡氏音丁活反

侍中閻邛宏　惠棟曰袁宏紀曰中郎將閻邛宏

趙代　惠棟曰下云施延陳光趙代等竝為公卿蔡質漢儀有廷
尉趙世疑即代又趙熹子亦名代和帝時卒非此

李尤　惠棟曰袁宏紀作李秦誤邛

張敬　惠棟曰敬後封山陽西鄉侯見劉瑜傳

龔調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調字叔侯巴郡安漢人官至荊州刺
史

鄭安世　惠棟曰大司農衆之子

怫然　惠棟曰胡三省曰怫然憤鬱之見于色者

永建元年　惠棟曰通鑑曰七月庚午

削併汝南沛郡　劉攽曰案沛在山東王常此時力未及往蓋是
南郡沛南絶相類也

臧夏斬人　劉攽曰注有趕讙犯者案前書犯字下少一法字

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　劉攽曰案賊本以地自名故當如他
處作湖字

來歙傳父仲哀帝時為諫大夫○哀帝監本訛安帝從汲古閣本
改

娶光武姐姑生歙○諸本同　臣承蒼曰按下文王遵曰君叔陛
下之外兄也此祖姑字必有誤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李通傳

會光武避事在宛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按它處皆作避吏此因相似而誤

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注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崇當作寵據前表安眾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為王莽所滅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寵紹封蓋崇死於莽未篡漢之先安得身佐中興乎此必傳寫之誤

李軼後為朱鮪所殺　何焯曰軼陷伯升身死朱鮪之手事與葛相之處蓋適相類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來歙傳

以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　錢大昕曰按汝南郡無當鄉縣縣字疑衍水經注征羌縣故呂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六　鄧禹子訓 孫隲　寇恂
能誦詩　惠棟曰東觀記曰禹篤于經書袁宏紀曰結髮殖業著
名鄉閭
杖策北渡　惠棟曰東觀記曰禹自南陽發北徑渡河
生還來　惠棟曰東觀記曰世祖曰我得拜除長史生遠來甯欲
仕耶還當作遠也
諸將皆庸人屈起　惠棟曰桓譚新論曰更始帝到長安其大臣
辟除東宮之事為下所非笑但為小衛樓半城而居以是知其
將相非蕭曹之儔也屈東觀記作崛說文曰勃起曰崛張揖埤
蒼曰崛特起也魚勿切
輿地圖　惠棟曰虞喜志林曰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古也張

守節曰天為蓋地為輿故云輿地圖
今始乃得其一　惠棟曰東觀記曰我乃始得一處
光武以為知人　惠棟曰如用吳漢為大將軍遂斬幽州牧苗曾
上欲南定河南升寇恂為太守皆禹所舉也見東觀漢記禹本
傳
韓歆　惠棟曰歆南陽人為河內太守光武伏衛文說降之以為
禹軍師也
程慮　惠棟曰袁宏紀作憲
五品不訓　惠棟曰古文尚書訓作慈今文作訓
歸至大要　惠棟曰前志作大㚏古要字小顏音一遙反水經作
大黽誤也
宗廣　惠棟曰袁宏紀作宋廣

高陵　惠棟曰縣屬左馮翊
宜陽　惠棟曰縣屬宏農
東陽　惠棟曰南陽育陽邑有東陽聚見續漢志
順陽　惠棟曰屬南陽郡
帝以禹功高　惠棟曰江表傳孫權語嚴畯曰鄧仲華初見光武
光武時受更始節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
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故曰功高
以特進奉朝請　惠棟曰沈約曰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
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
修整閨門　惠棟曰袁宏紀曰禹事寡嫂盡禮敬
寢疾　惠棟曰袁宏紀曰鄧述禹遭光武皇帝憂悲哀吐血因發
病薨

沁水公主　惠棟曰名致
舞陰長公主　惠棟曰名別得
襲母爵　惠棟曰皇后紀曰其皇后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
為列侯皆傳國于後
平皋　惠棟曰志作平睪睪皋古字通
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　惠棟曰伏侯古經注曰永平十年作常
山呼沱河滿吾渠以通漕船水經注曰司馬彪郡国志常山南
行唐縣有石臼谷蓋資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也
都慮　惠棟曰水經注作都盧
監領其事　惠棟曰水經注曰監護水功
隱括　惠棟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量也荀子曰府然若渠
堰檃括之于己也

擕將　惠棟曰將扶也字亦作摪
注青泥一襆　惠棟曰襆當作墣
拜張掖太守　惠棟曰東觀記曰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
擁衛稽故　惠棟曰平準書曰稽市物踊躍韋昭曰稽留待之司
　馬貞曰稽者停也留也
大小榆　惠棟曰水經注曰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
　大榆谷小榆谷此二榆土地肥美羌所依阻也
校尉徐傿　惠棟曰胡三省曰傿蓋爲烏桓校尉
悝　惠棟曰東觀記悝字叔昭
閶　惠棟曰東觀記閶字季昭
儀同三司始自隲也　惠棟曰東觀記曰儀同三司有開府之號
　始自隲也李涪曰隲爲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

隲兄弟常居禁中　惠棟曰東觀記鄧悝傳曰自延平之初以國
　新作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奉養兩宮
連求還第　惠棟曰東觀記曰悝兄弟上疏自陳邁闇糞朽幸得
　遭值明盛兄弟光列顯位竝侍帷幄預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
　助以補萬分而久在榮者日月益長罪責日深惟陛下哀矜之
征營　惠棟曰小顏曰征營惶恐不自安之意也
冬徵隲班師　惠棟曰案西羌傳隲于元冬屯漢陽二年冬敗于
　平襄洪适曰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
元二之災　惠棟曰趙明誠曰漢司隸楊孟文開石門頌云中遭
　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若讀爲元元則爲不成文理疑當時
　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洪适曰案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
　李翊夫人之碑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蒸蒸明明

　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爲大二字也又
　孔耽碑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
　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
　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
　見章帝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龍芝甘露之瑞皆同則論衡所
　云元二者蓋謂即位之元年二年也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
　元年二年也
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　惠棟曰洪适曰安帝
　紀書永初二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石門頌所云西戎殘
　虐橋梁斷絕又未秋截霜稼苗夭殘終年不登匱餧之患正是
　鄧隲出師時也人士當作人民
宏少治歐陽尚書　惠棟曰東觀記曰宏字叔紀年十五治歐陽

　尚書布衣徒行講誦孜孜
郎中馬融　惠棟曰永初三年融爲鄧隲舍人四年拜郎中也
遂覽妻　惠棟曰隲妻寇恂之女孫也
宮人先有受罰者　惠棟曰案李郃別傳曰宮人趙任等也
鄧訪　惠棟曰袁宏紀作防
平原王得　惠棟曰何焯曰平原王得當作翼安紀及章八王傳
　可據得又無子豈以翼爲嗣安帝緣此貶翼爲都鄉侯注未考
　正
河南尹豹　惠棟曰東觀記曰豹字伯庠李郃別傳曰豹爲將作
　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上及隲兄弟欲用難便召拜詔令公
　卿舉隲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公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
　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親家爲之不可爲後法公舉司隸羊侵不

舉約約竟不得尹根公卿不舉對士大夫曰李公能不舉故我
不得尹耶
文母　惠棟曰一說文母謂太姒見列女傳
單辭　惠棟曰胡三省曰兩造不備又無左證者為單辭
寵字仲威　惠棟曰謝承書曰寵為太尉家貧食麤粟飯卧布被
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受袁宏紀曰寵京兆杜陵人也初為
潁川太守表孝悌儒義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選明經有
高行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頓止亭傳輒復教
授周旋阡陌勸課農桑寵以正月歲首宴賜羣吏問功曹吏鄭
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鄙郡炳
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
恥受堯禪洗耳河濱重道輕帝遁世高峙樊仲父者志潔心遐

恥飲山河之功賤天下之重抗節參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留
侯張良奇謀轉世元算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畧功成而
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乎輔成胡元安體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
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洞于神明雉兔集其左右出于
潁陽彪義山英姿秀偉逸才挺出究孔聖之房奧存文武于將
墜文麗春華辭蔚藻續出于昆陽杜伯夷經學稱于師門政事
熙于國朝清身不茍有於陵之操損己存公有公儀之節以榮
華為塵埃以富貴為厚累草廬蓬門藜藿不供出于定陵寵曰
太原周伯況汝南周彥祖皆辭徵聘之寵隱林藪之中清邁夷
齊節擬古人恐貴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此二賢但讓
公卿之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屈當世以此准之不
以遠乎寵歎入為大鴻臚拜太尉棟案鄭凱字召公見會稽典

錄
侍中將大夫　惠棟曰何焯曰將字上下有脫誤棟案東觀記無
將字
世為著姓　惠棟曰風俗通曰蘇忿生為周武王司寇其後以官
為寇氏陳留風俗傳曰浚儀有寇氏黃帝之後
郡功曹　惠棟曰袁宏紀曰恂好學為郡功曹
徇郡國　惠棟曰孟康曰徇畧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
民
迎使者于界上　惠棟曰水經注曰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
里居庸界故關名矣使者入上谷耿況迎之于居庸關即是關
也
淇園之竹　惠棟曰戴凱之竹譜曰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

班彪志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貫淇園之箭也
為矢　惠棟曰東觀作治矢
鞏河　惠棟曰水經注曰從五社津渡攻溫胡三省曰鞏河即五
社津也
諸將軍賀　惠棟曰何焯曰軍疑作畢字棟案河內定則天下
不足憂故諸將皆賀也
從九卿　惠棟曰王幼學曰七劉解云時恂為執金吾雖非九卿
亦陪卿也棟案劉熙釋名曰漢置十二卿其六曰執金吾也
鎮撫吏人　惠棟曰續漢書曰恂誅討賊盜政教施行郡中無事
修禮樂教授時有豆生于郡界收得十餘斛以給諸營
從容　惠棟曰王幼學曰衛山王傳日夜從容師古曰從容勸獎
也從子勇反容讀曰勇正誤曰案從七容切容如字安然自在

之意

子損嗣　惠棟曰水經注作輯

徙封損扶柳侯　惠棟曰建武三十年徙封也水經注作扶都誤

亡命中上書　惠棟曰袁宏紀曰乃亡命山中上書

何約　惠棟曰約何休之父也官至少府

袁騰　惠棟曰騰袁良子陳國扶樂人也官至尚書郎

髡剔墳墓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翦伐松柏如人之髡剔也

公劉敦行葦　惠棟曰班彪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趙曄吳越春秋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雖習韓詩義當見韓詩又案王符潛夫論曰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是漢儒皆以行葦為公劉詩也

極死　惠棟曰袁宏紀作殛死

議獄緩死之時　惠棟曰謂中孚十一月也

以窮風旱以弭災兵　惠棟曰周禮小祝文

隈諸侯　周壽昌曰鄧禹傳注是為隈諸侯也劉攽曰注隈諸侯案隈當作偎事在獨斷也孚案百官志注引胡廣制度曰是為猥諸侯不云作偎也隈偎猥通用古今字也○案作猥似較合廣雅猥衆也

元二　周壽昌曰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注臣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孚案杭世駿曰案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二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嘉瑞畢臻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瑞皆閟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為非災害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

治理　周壽昌曰治理有聲劉攽曰案他處無治理并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後人誤兩存之耳案但作理有聲亦不成句史家文法變換不得謂他處所無此便不容以治理并出也

首尾兩端　王念孫曰鄧訓傳兩羌共首施兩端注曰首施猶首鼠也合據史記魏其武安傳何為首鼠兩端故并本之

為注今案施讀如施于中谷之施首施猶首尾也首尾兩端即今人所云進退無據也春秋魯公子尾字施又是施與尾同意服虔注漢書曰首鼠一前一卻也則首鼠即首尾之意

即如是何歎為　劉攽曰案文多一為字不然當云歎何為

遣使以聞帝　劉攽曰案文遣使以聞即是白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衍

寧半饑餓者皆食蔾藿　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寧既饑餓例皆食蔾藿若書者字則似有不饑者矣

微行車騎將軍　劉攽曰檢和帝紀有事字明此少一事字也

以侍祠侯　劉攽曰注隈諸侯案隈當作偎事在獨斷也

勝兵者二三千騎　劉攽曰案前書皆但言勝兵若干此誤出者字

治理有聲　劉攽曰書他處無治理並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後
人誤而存之
東召徵為關封令　劉攽曰書已言召又云徵文理重疊蓋多十
召字
臣數厄斷議　劉攽曰案文議當作義
鄧禹傳從至廣阿注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發本或作奉
數敗五校五校在冀○第六卷帝紀注引書亦複出五校二字與
今本書文不同
鄧騭傳騭時遭元二之灾注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
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　臣世駿曰按
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
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益章帝時

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元三年以後謂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
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為非灾眚之
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國地震大
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
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二字豈有范史一部惟獨十
處如此
諸王平原王得　臣承謨曰按得當作翼安帝紀及章八王傳可
據得未舉于以翼為嗣要帝緣此與翼為都鄉侯注失考正
寇恂傳不寶則祇更生亂○監本無更字
諸將軍賞○賞疑作畢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鄧禹傳

五品不訓　錢大昕曰史記五帝本紀作五品不馴正義讀馴為訓周禮地官有土訓鄭司農讀訓為馴馴訓古通用訓者順也與遜義亦同劉愷傳調訓五品周舉傳五品不訓責在司徒謝夷吾傳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

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錢大昕曰竇憲傳亦云其為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班史百官表侍中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至郎中亡員如淳曰將謂郎將以下也也全日碑傳亦有侍中諸曹將大夫之文或疑將上有脫文非是

平定山西　何焯曰此時河東已名山西然特此一郡在太行西耳

獨與二十四騎還　何焯曰二萬衆止與二十四騎還違勅而以饑卒徼戰之謬也欲功自已成而反致敗散其猶孰之不堅之過歟

定封禹為高密侯　何焯曰帝王世紀禹字高密仲華之封邑世祖殆以相啁也耶

各使守一䡵　何焯曰一䡵一壘也

訓議者咸以羌胡相攻至不宜禁護　何焯曰禁護其時為我用者使其力足以相攻耳議者之言似是而非也

騭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　何焯曰騭既知戒懼出師無功何不深自刻責力辭新寵

時遭元二之災　何焯曰趙明誠金石錄據漢司隸楊厥開石門
頌有白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絶若依注讀爲元元則爲
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注未必然也洪容齋云安帝永初
元年先零滇羌叛郡國地震大水騰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
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

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　何焯曰前鄧禹以特進奉朝請即特
進侯也下贈宋弘特進亦以特進言之注謂在特進及列侯之
上誤

讓平原王得　何焯曰平原王得當作翼案紀及章八王傳有
按得又無子薨以翼爲嗣安帝緣此貶翼爲都鄉侯也注未考
正

黔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何焯曰泣而辭燕注中不引報燕

王書謬矣

山東山西　王鳴盛曰河北之山莫大於太行故謂太行以東爲
山東後漢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在鄗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
至信都使禹別攻樂陽從至廣阿以上所說皆在今河北之彰
德大名廣平真定等府而其下文則言赤眉西入關光武籌長
安必破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是謂河北爲
山東也下至李應而有以河北爲山東之言詳見後第九十十
卷寇傳於此下又述禹率諸軍大破樊參王匡等軍遂定河東
光武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斬將破軍平定山西
云云是謂河東爲山西也漢河東太原上黨諸郡皆在太行之
西即今山西省太原平陽蒲州潞安汾州澤州等府自漢以來
名稱不易近儒乃謂惟河東一郡在山西殊非

又鄭興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勸留洛陽勿遷都長安興說更始
曰陛下一朝建號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云云注山西
謂陝山以西也陝陿也侯夾切見說文十四下阜部大約鄭爲
傳之山東山西總據太行分東西鄭興傳之山西即謂關中今
陝西西安等府是其指陝山以西固不待言而所云山東者亦
指陝山以東注雖未及而以意揣與鄭興傳之山東山西皆異
涉

陳元傳元上疏曰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則陛下不當都山東
也光武都洛陽爲山東其實亦是指陝山以東

又寇恂傳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又鄭
康成傳造太學受業又從東郡張恭祖受諸經以山東無足問
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此山東與史記秦本紀太史公引賈生

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又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之
山東同亦皆謂陝山以東

若吳蓋臧宮傳論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注謂隗囂公孫述則隴
蜀皆得名山西又不但如鄭興傳以關中爲山西矣

進見東向　王鳴盛曰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
東向甚見尊寵李賢注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愚謂室中
以東向爲尊其在堂上則君南面以臨臣北面拜後分侍兩傍
閣以在左而西向者爲尊在右而東向者爲卑也三代以上君
燕其臣皆在室中則臣固有居賓位而東向者矣或君東向臣
南北向其賤者南向立侍亦可知漢門之會是明章之際敬大
臣禮師傅爲進見東向蓋在室中待以賓禮帝蓋南向也李賢
不分堂上室中而混言之耳說詳前書尚右一條

論　王鳴盛論申鄧禹功雖不遂道亦宏矣及威損栒邑兵散宜
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
而上無猜情君臣之美後世莫窺其間云云蔚宗此論不甚映
禹而亦深許光武最為平允袁宏後漢紀第七卷為禹論稱
責光武以功高不賞反覆為禹慨惜呼冤愚謂禹雖定長安旋
為赤眉所敗廢然而返功績業巻雖歸大司徒印仍封侯食邑
及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為幸多矣宏此論殊不平

侍中將　王鳴盛曰鄧禹傳末云鄧氏中興後累世寵貴侯者二
十九人公二十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
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
數案侍中下當有脫字蓋單言將不足以成文也疑當為中郎
將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皆光祿
勳屬官宿衛之職故可以中郎將概之鄧氏勳戚家五當為比
耿弇傳末亦云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康末大將軍二人將軍
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
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者文勢正同凡傳刻脫
誤顯然者不悉出疑似者著之

竇憲傳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為城門校尉
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為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
此條將字之上疑亦脫中郎二字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寇恂傳

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　何焯曰恂守河內不過二年遽
以太法罷免光武未為能盡人之器用也

急況發兵　王鳴盛曰寇恂傳為上谷太守耿況功曹王郎起遣
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按當作急發況兵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七　馮異　岑彭　賈復

苗萌　惠棟曰風俗通曰苗姓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奔晉食采于苗因而氏焉

丁綝　惠棟曰丁鴻父也說文云綝讀若郴小顏音丑林反

叔壽　惠棟曰孫愐曰叔姓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

御酒肉　惠棟曰蔡邕曰御進也

注無蔞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　惠棟曰李吉甫曰在縣東四十五里

注山陽公載記曰　惠棟曰曰字衍

垂察于萬世　惠棟曰袁宏紀作垂業

李文豈能居一隅哉　惠棟曰顧炎武曰言李文于更始為親近之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注失其指反以為疏遠非何焯曰一隅謂河北

天井關　惠棟曰水經注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為地理志曰上黨高都縣有天井關

士鄉　惠棟曰郡國志河南雒陽縣有士鄉聚馮異斬武勃處注以為亭名誤

與寇恂合擊茂破之　惠棟曰水經注曰鮪遣持節使者賈彊討難將軍蘇茂將三萬人從五社津渡攻溫異遣校尉與寇恂合擊之大敗追至河上生擒萬餘人投河而死者數千人

環城一匝而歸　惠棟曰東觀記曰追至雒陽城環城一匝迺還上聞之大喜

乘赤龍上天　惠棟曰周宣夢書曰昔聖帝明皇之時神氣焻見故堯夢乘龍上天舜夢擊天鼓後皆有天下

天命發于精神　惠棟曰案袁宏紀天命天帝命也

陽夏侯　惠棟曰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國

宗族會爲　惠棟曰東觀記曰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

念自修敕　惠棟曰東觀記作修整

注陝主長　惠棟曰主長當作王長長陝人也

注濁惠　惠棟曰孫愐曰濁姓漢書貨殖傳曰濁氏以胃脯而連騎直角切

要異　惠棟曰王幼學曰要去聲約也陳氏田案要平聲亦訓約論語久要是也

赤眉陽敗　惠棟曰東觀記作佯敗陽與佯通

崤底　惠棟曰續漢志曰黽池有二崤崤音豪又戶交反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惠棟曰御覽引淮南子曰日臻于衡陽是謂隅中日垂西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許慎曰言其光在桑榆樹上東隅即隅中也隅與禺古文通

芳丹　惠棟曰孫愐曰芳姓也風俗通云漢有幽州刺史芳乘

角閎　惠棟曰孫愐曰角姓也漢有角善叔

據㴊　惠棟曰句

駱蓋延據蟄屋　惠棟曰蔣杲曰通鑒駱字屬下句無蓋字駱延人姓名也

汝章　惠棟曰胡三省曰汝姓也商有汝鳩汝房春秋有汝齊汝寬後漢有汝郁

程馬　惠棟曰依公孫述傳及華陽志當作烏
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惠棟曰薛瑩後漢書光武贊曰
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畧使奉圖而進其違失
無不折傷豈文吏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忸忕　惠棟曰王幼學曰左傳一夫不可狃注狃女九反亦忕也
忕習也張揖雜志曰忕音曳云狃忕過度
漢中劉邠刊誤曰案王常傳中當作忠　惠棟曰案漢呂君碑云
以中勇顯名古忠字亦作中也
制詔　惠棟曰獨斷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
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
休兵　惠棟曰休猶弛也鄭康成曰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屬
是也

長子彰　惠棟曰水經注作璋
注食鬱林潭中　惠棟曰鬱林之潭中縣
分別署狀上　惠棟曰狀功狀也東觀記曰詔書令功臣家名自
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
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
所知也
岑彭　惠棟曰風俗通曰古岑子國之後世系曰岑氏出自姬姓
周文王異母弟耀子渠武王封為岑子其地梁國北岑亭是也
子孫因以為氏世居南陽棘陽岑音鋤針切
歸德侯　惠棟曰樂史曰廢洛源縣在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本
漢歸德縣地宋白續通典曰慶州華池縣本漢歸德縣地又通
遠軍西北有歸德川

徭偉　惠棟曰徭一作搖見廣韻
劉茂　惠棟曰茂泗水王歙從父也見歙傳
歆迫急迎降　惠棟曰袁宏紀曰王至河內太守韓歆謀將城守
備武人衛文多奇計馮異素知之異言于王使衛文說歆令降
岑彭亦勸歆遂從之
歸德侯如故　惠棟曰更始封彭為歸德侯光武仍其封也
更始為三王所及　惠棟曰三王謂張卬廖堪胡殷也
彭還具言于帝　惠棟曰東觀記曰彭還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
曉之也
即許降　惠棟曰東觀記曰鮪見其不疑即由旦蚤與會上東門
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
注詣行在所河津亭　惠棟曰東觀記曰鮪輕騎詣彭降彭為殺
羊具食鮪身為降虜未見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
俱詣行在所河津亭也

封扶溝侯　惠棟曰案東觀記鮪後改封成德侯
傳封累代　惠棟曰東觀記曰鮪元孫杞坐殺人國除
注豐邑縣人　惠棟曰袁宏記曰豐南郡黎鄉人
漢中將軍　惠棟曰注見上
帝率諸將親戰　惠棟曰案東觀記云時奉拒上于瓜里上親搏
戰降之夕陽下瓜里夕陽聚皆在宛縣
注南陽新都縣　惠棟曰都當作野
趙京　惠棟曰袁宏紀曰漢兵起豐與同鄉蔡張趙京等起兵衆
數千人
而以書招戎　惠棟曰袁宏紀曰臣從彭營與戎書曰岑將軍已

奏我封五千戶侯崖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圖
津鄉　惠棟曰續漢志曰南郡江陵縣有津鄉津鄉鄉名非縣名
也李文子曰寰宇記云津鄉故城今在江陵縣東渚宮即其地
屈充　惠棟曰袁宏紀作房充
杜穆　惠棟曰袁宏紀作杜穆
錫光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哀平之世西城縣民錫光字長沖為
交州刺史徙交阯太守王莽篡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
以為意尋值所在兵遂起自守更始即祚正其本官世祖嘉其
忠節徵拜為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
太夫人　惠棟曰王楙曰漢碑有書太夫人為泰夫人者或者以
為異余謂漢人多書太為泰如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是
范氏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泰為太如鄭泰為鄭太鄭太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七　五

是也漢碑所以書太夫人
起居　惠棟曰王肅曰猶動靜也
闕樓　惠棟曰蜀鑒通鑒皆作關樓胡三省曰猶今城上敵樓也
立横柱　惠棟曰說文曰楷竹枝也從木賛聲一曰叢木胡三省
曰横徂當反口木為柱曰横柱
絕水道結營山上　惠棟曰水經注曰任滿等據險為浮橋橫江
以絕水路營壘跨山以塞陸道
樓船冒突　惠棟曰北堂書鈔引越絕書云闔閭見子胥敢問船
軍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今船軍之教
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
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
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

諸虜將軍　惠棟曰依本傳當作誅虜
彭奇船逆流而上　惠棟曰蜀鑒無彭字通鑒作魯奇
墊江　惠棟曰李文子曰墊江即今合州宋白續通典曰忠州墊
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合州石鏡
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
平曲　惠棟曰李文子曰平曲未詳然彭既指墊江從涪水上平
曲則在今遂甯潼川之地也
資中　惠棟曰宋白續通典曰資州諸縣皆漢資中地磐石縣資州
治所漢資中故城也
都江　惠棟曰宋白續通典曰郫江一名都江一名成都江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惠棟曰李文子曰岑自廣漢入
涪水以拒墊江而彭下墊江由江州復上都江拔武陽此蜀人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七　六

所以為神也史謂自都江倍道兼行二千里至武陽蓋岑詞之
誤也
彭亡　惠棟曰續漢志曰武陽有彭亡聚李吉甫曰眉州彭山縣
彭亡城亦曰平無城彭祖家于此而死故曰彭亡初岑彭至其
地改曰平無若曰巴蜀已平無復賊也
涅陽長公主　惠棟曰公主名侍男
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　惠棟曰東觀記曰等輩欺沒其鹽復
獨完致縣中
及光武于柏人　惠棟曰袁宏紀復興朱祐陳俊俱北及世祖
于柏人也
都護將軍　惠棟曰胡三省曰宣帝置西域都護甘延壽之擊郅
支也自謂為都護將軍前漢末以為將軍號也至此乃以命復

被羽先登　惠棟曰國語晉攻狄叔虎被羽先升敗之韋昭曰羽烏羽繫于背若今軍將負肊矣吳志曰甘甯負肊帶鈴陳祥道曰後世之被羽蓋古衣㡘之遺制也

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　惠棟曰元和郡縣志曰追賊于真定之㨖鄉㨖鄉在真定縣北二十里

以檄叩地　惠棟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

新城澠池　惠棟曰續漢志曰新城屬河南尹澠池在宏農陝縣

連破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南擊赤眉新城轉西入關擊盆子于澠池破之

常自從之　惠棟曰胡三省曰常以復自從也

梃胡　惠棟曰梃一作挺挺縣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胡字衍注誤

三十一年卒　惠棟曰袁宏紀云三十年

建初元年　惠棟曰袁宏紀元年三月也

更封復小子郉為膠東侯　惠棟曰袁宏紀四月丙戌詔曰蓋褒德賞功興亡繼絕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不遺德義不忘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佐命河北列在元功今復孫敏頑凶失道自陷刑以喪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郉為膠東侯

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于前　惠棟曰東觀記曰宗性方正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特上奏宗既有武節又善經術每燕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臨潁長公主　惠棟曰公主名利

違圖　惠棟曰左傳曰滎成伯曰違圖者忠也

引擊　周壽昌曰馮異傳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劉攽曰案文少一軍字他傳中言引軍者甚多予案齊武王縯傳中有去引欲據宛予加注云案文引下應有兵字今此亦云引擊陽翟賊劉氏亦注云引下少一軍字足見古今所見略同然據兩傳如此他處或尚有之足知范史自有此等句法不必為異劉氏本他傳言引軍者甚多史文變換何能一例相拘予與劉氏之注俱可不必又按引擊文義甚順若前之引欲則非加兵字不顯

通侯　侯引見俱始於此　周壽昌曰爵通侯予案此通侯見稱於史中之始又未果朝京師引見予案後世引見二字始此

忸忕　周壽昌曰忸忕小利注忸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忕復為之也忸音尼丑反

忕音逝予案忸猶狃也亦慣之意今吾長沙鄉音尚有慣忕之字忕讀作逝殿本監本忕字从犬不从大〇案此字應从大从大者音太即汰侈之汰也一作怢晉書何曾傳劉毅劾曾侈忕無度又左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杜注狃忕也足徵忸狃亦古字之相通者

橫被　被四表　周壽昌曰橫被四表予案前書王莽傳莽奏中昔唐虞橫被四表文選西都賦橫被六合與此詔所引同又前書蕭望之傳黃霸于定國等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今尚書俱作光鄭注言德光耀及四海之外是漢時亦作光蓋當時師承訓故中授居多故所傳字各有異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馮異傳

又降匈奴于林闟頓王注 山陽公載記頓字作碓前書音義闟音蹋頓音碓　錢大昕曰按頓碓聲相近說文無闟字當是闒字之譌三国志作蹋頓

橫被四表昭假上下　錢大昕曰橫被即書光被也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誤以加之王褒傳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班固西都賦亦云橫被六合蓋堯典光被字漢儒傳授本作橫矣釋言桄熲充也桄即橫字古文光為艾與黃相似故橫或為桄孔傳出于魏晉之閒堯典橫已作光而訓光為充猶存古義後世因作光燀鮮失漢儒之本旨矣

季文豈能居一隅哉　何焯曰文隅謂河北注誤

臣本諸生 區 聞敢因緣自陳　何焯曰此書足以見世祖度量不能同符高祖然臣下謹畏保身之道則當以異為法

護軍將軍　王鳴盛曰馮異傳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將寇恂合擊蘇茂將軍二字衍

騎蓋延　王鳴盛曰馮異傳於赤眉既敗之後敘遣餘寇之竊據者凡十二今其十一人皆一字為名而中有騎蓋延蓋字當是衍文蓋延乃光武虎才將軍當時同名者王莽有太師王匡更始亦有定國上公王匡赤眉賊帥有樊崇御禹西入關所部亦有驍騎將軍樊崇如此非一然此則當是騎延傳寫誤衍

姚鼐曰范蔚宗云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此說不載所出惟馮異傳載永初六年安帝詔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則應宿之文出讖記也

異遣校尉護軍軍將兵　劉攽曰書異為孟津將軍軍有護軍蓋去護軍將軍非也緣下有將兵字明衍將軍二字

引擊陽翟賊　劉攽曰書文少一軍字他傳中書引軍者甚多

漢中輔虜　劉攽曰案王常傳中當作忠

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　劉攽曰注參[illegible]案地理志[illegible]當作䜌

置鼓下將斬之　劉攽曰注中將軍案文當為中軍將

漢中將軍王常　劉攽曰中當作忠

所下郡縣行太守事　劉攽曰注長史案長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岑彭傳

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　錢大昕曰天當為大字之譌陳氏景雲曰是時豈奇應募以偏師獨進岑彭見敵勢已摧乃悉軍並進耳彭不與奇同行此文不合有彭字

無為而化至夲君過之　何焯曰伐枳棘過孟賊豈真無為耶先去其害政者以簡撥煩而已

贊膠東鹽吏　何焯曰膠東以縣掾迎鹽耳豈可直謂之鹽吏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賈復傳

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梃胡觀陽凡六縣　注六縣皆屬膠東国

錢大昕曰漢志膠東国有梃縣無梃胡縣胡字疑衍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八　吳漢　蓋延　陳俊　臧宮

及光武於廣阿　惠棟曰袁宏紀曰漢時及廣阿闔城中車騎甚衆漢乃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公也時王郎亦遣大司馬略地漢復問曰大司馬何公也對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即進兵

地下地理志廣阿縣屬鉅鹿郡

遂見親信　惠棟曰東觀記曰漢召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親信之先進故將皆怨曰吳將軍晝夜不離公門左右殊不可為也

即拜漢大將軍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既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與鄧宏俱客蘇宏宏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鷙有謀諸將鮮能及者上

于是以漢為大將軍

清陽　惠棟曰前漢屬清陽郡後漢省

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　惠棟曰袁宏紀曰躬所領諸將多放縱為百姓所苦躬不能整又數與王遵戾常欲襲之以為兵強故止

躬勤于職事　惠棟曰袁宏紀曰躬勤于吏事每至所在理冤結決詞訟

檀鄉賊　惠棟曰東觀記曰檀鄉賊帥董次仲也

斥漳　惠棟曰漢碑皆作斥章

圍蘇茂於廣樂　惠棟曰東觀記曰蘇茂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

救廣樂　惠棟曰東觀記曰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陸與劉永相會

濟陰山陽濟泗水也

注劉攽曰注俱大進按文多一大字　惠棟曰東觀記所載與此同無大字刊誤是也

富平獲索　惠棟曰東觀記曰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

十二年春　惠棟曰通鑑曰春正月

露橈　惠棟曰注見岑彭傳

千條萬端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詳細也

勃亂　惠棟曰胡云勃與悖同

幸無他者　惠棟曰胡云言幸無他虞不至喪敗也

謝豐袁吉　惠棟曰袁宏紀曰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

將衆十許萬　惠棟曰胡三省曰十許萬者約言之也

使別將　惠棟曰通鑑別將下重別字

召諸將厲之　惠棟曰毛晃曰勉厲之屬有脩飾振起之意

轉戰　惠棟曰王幼學曰轉陟究反轉相戰鬬也

郭中　惠棟曰胡三省曰成都郭中

激揚士吏　惠棟曰東觀記曰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尚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閲戰具兵馬激揚吏士

差彊人意　惠棟曰王幼學曰謂漢甚起發人意思

及在朝廷　惠棟曰袁宏紀曰漢在朝廷惟公天下嘗旱公卿請雨不得漢乃悉出其僮僕一時免之

有詔悼愍　惠棟曰杜篤集大司馬吳漢誄曰篤以為堯隆稷契舜嘉皋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儔今漢吳公

進而六之乃作誄曰朝夕鯁臣國喪爪牙天子愍悼中宮咨嗟
四方殘暴公不征茲征茲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羣黎賴公以甯
勳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書
功著金石與日月俱東觀記曰篤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託不
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
之篤于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虎牙　惠棟曰東觀記安平侯傳曰虎牙大將軍

麻鄉注縣名　惠棟曰案兩漢無麻鄉縣或是鄉名也

注魚門　惠棟曰續漢志梁國睢陽有魚門

脩高祖廟　惠棟曰東觀記安平侯傳曰永等反走溺水者半後
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脩高廟置嗇夫祝宰樂
人固齋戒祠高祖廟

西防　惠棟曰西防城在山陽郡昌邑縣見劉昭補志

蘭陵　惠棟曰縣名屬東海

可直往擣郯　惠棟曰胡三省曰擣擣虛也此兵法所謂攻其必
救也郯縣名屬東海

攻殺楚郡太守　惠棟曰本紀在五年劉平傳云郡守孫萌也

桃鄉　惠棟曰𤨏城有桃聚即桃鄉也

河池　惠棟曰縣名屬武都

注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　惠棟曰案袁宏紀延為京
兆尹事多犯法華嶠書亦云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續書
所載非實錄也宏以為京兆尹亦訛

少為郡吏　惠棟曰袁宏紀曰少學長安歸為郡吏

進至滿陽　惠棟曰光武紀作蒲陽案前志中山曲逆縣有蒲陽
山章帝改為蒲陽作滿者誤也

注以衣中堅同心士　惠棟曰袁宏紀曰世祖以俊為彊弩將軍
將中堅士俊教習進退皆應旗鼓棟案中堅謂中軍堅鋭之兵
杜茂為中堅將軍是也

攻匡賊注東觀記作匡城賊　惠棟曰續漢志陳留長垣縣有匡
城

金門白馬　惠棟曰續漢志曰宏農宜陽縣有金門山水經注曰
洛水又東合白馬谿水出宜陽山有大石厥狀似馬故谿潤以
物色受名也

汝陽及項　惠棟曰皆縣名屬汝南郡

蘄春侯　惠棟曰蘄春縣名屬江夏

從涪水上平曲　惠棟曰胡三省曰水經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

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北又東南逕綿竹縣北即臧宮遡涪至
平陽鄉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
流屈而東西流意此即平曲也棟案涪水至廣漢入于墊江岑
彭傳云彭引兵直擣墊江攻破平曲則平曲當在墊江之下李
文子以為彭既指墊江從涪水上平曲則在今遂甯潼川之境
未詳孰是

沉水注水出廣漢　惠棟曰續漢志曰廣漢有沈水水經注曰沈
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帝紀亦作沈水胡三省曰今潼川府通
泉縣北有沈水李文子曰案今中江縣有一水入涪臧宮旋平
綿竹必自今中江水也

多張旗幟　惠棟曰袁宏紀曰宮敢謁者兵疎行陣而多旂鼓

大破之　惠棟曰袁宏紀曰斬公孫𢘿

平陽鄉　惠棟曰胡三省曰水經注云臧宮泝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緜竹涪水經緜竹縣北則平陽鄉當在緜竹縣界

復妖言相聚　惠棟曰案馬援傳汜先伏誅十七年其弟子李廣攻沒晥城援擊破斬之至是年臣等復妖言相聚也

黄石公記　惠棟曰黄石公記序曰黄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黄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經籍志四梁有黄石公記三卷今三略引軍讖與此同故曰有德之君以下至雖成必敗皆見下篇

舍近　惠棟曰三略作釋近下同舍與釋古字通

志馳于伊吾之北矣　惠棟曰曹植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

後漢書𦘕證　列傳第八　五

莫府　周壽昌曰吳漢傳及漢筭莫府注莫大也予案莫讀如幕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曰崔浩云將帥理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幕府字當作幕

從即縱　周壽昌曰後漢書臧宮傳宮因從擊大破之劉攽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壽昌案劉說雖是不知從即縱漢讀原不分兩字也前書李廣傳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縱游獵也是從讀若縱觀史記廣傳作將數十騎縱可知禮記欲不可從釋文云從足用反放縱也此從擊即耿弇傳之伏兵起縱擊但傳寫稍異耳又前書吾邱壽王傳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則從又為縱衡之縱

漢使人召之　劉攽曰案注文漢召下少一之字

齊鼓而進　劉攽曰注俱大進按文多一大字

漢中將軍王常等　劉攽曰中當作忠

賞居膺當關以東　劉攽曰按文當有十山字

轉攻酸棗封邱皆拔　劉攽曰按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

董憲將賁休　劉攽曰注賁音奔按文多一賁字

延等逆逆退　劉攽曰按文多一逆字緣下有逆字誤之

宮困欲擊　劉攽曰按欲擊無理當作繳字

鼓而進　劉攽曰注俱大進按文多十大字

吳漢傳故不自疑躬　臣承蒼曰按文勢當作故躬不自疑

倉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注斥漳在今洺州洺水縣　臣松鄴按唐書地理志無洺水縣唐初洺州有清漳池水二縣此注洺當作池水

臧宮傳憂其抵突注解也○解字似當作觸

後漢書𦘕證　吳蓋陳臧列傳　六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吳漢傳

分漢封爲三国 錢大昕曰按吳漢封廣平侯食廣平斥章曲周廣年四縣此所封乃汝南之灈陽新蔡南陽之筑陽與廣平違不相涉何云分漢封爲三国乎或後來徙封汝南而范史失載耳

及漢至莫府注莫大也 周壽昌曰莫讀如幕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崔浩云將師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幕府字當作幕

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 至此計之至者也 何焯曰說康語甚凡可不載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臧宮傳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注沅水出廣漢解見光武紀 錢大昕曰按光武紀建武十一年臧宮與公孫述將延岑戰于沈水注引水經注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則此沅字乃沈之譌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九　耿弇　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前書曰庚之上塗蘇林曰塗音耿弇之弇師古音工含

反東觀記　注音甘

字伯昭　惠棟曰水經注作昭伯

學老子於安邱先生　惠棟曰皇甫謐高士傳曰望之著老子章句故老子有安邱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

郡尉試騎士　惠棟曰郡尉者郡謂太守尉謂都尉也漢官解詁曰都尉一人副佐太守言與太守俱受銀印部劉之任為一郡副將然俱主其武職不預民事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衝厭難也東觀記亦作郡尉見北堂書鈔卷六十三

隸馳射　惠棟曰東觀記續漢書皆作肄

衛包　惠棟曰袁宏紀作苞

轢　惠棟曰孫愐曰轢車踐也王幼學音杳

注況得檄卒發至昌平兒上　惠棟曰袁宏紀曰況馳至昌平遣小子舒獻馬焉

使寇恂　惠棟曰恂時為況功曹

都內　惠棟曰胡三省曰都內謂長安

光武大說　惠棟曰東觀記曰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世祖為蕭王罷兵耿弇曰今使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為弇曰青徐大賊銅馬赤眉之屬數輩輩數十萬眾皆東至海所嚮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帝曰卿失言我擊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喻明公首事南陽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无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先為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為人道也

慎水　惠棟曰本紀作順

擊望都故安西山賊　惠棟曰水經注曰世祖令耿況擊故安西山賊吳耐蠡符雹上十餘營皆破之雹上謂雹水之上也

費邑　惠棟曰本紀云濟南王費邑

未中而拔之　惠棟曰通鑑云日未中

巨里　惠棟曰續漢志曰濟南歷城縣有巨里聚水經注曰巨里三面有城西有深坑坑西即弇所營也李吉甫曰在今全節縣東一十三里

兇懼　惠棟曰春秋傳曰曹人兇懼補注說文曰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

使其弟藍　惠棟曰東觀記曰元武將軍藍

畫中　惠棟曰劉熙孟子注曰畫音獲齊西南近邑

居二城之間　惠棟曰東觀記曰弇引軍營臨淄西安之間棟案臨淄即劇也

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　惠棟曰東觀記曰臨淄諸郡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具

若先攻西安不卒下　惠棟曰東觀記曰西安城堅城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

重異　惠棟曰胡三省常姓譜曰南正重之後

人定時　惠棟曰人定亥也
鉅昧水　惠棟曰水經注曰巨洋水出朱虛縣東太山袁宏謂之
鉅昧王韶謂之巨蔑亦或曰朐瀰北過劇縣西耿弇破張步于
臨淄追至于是水也胡三省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日從未
濮陽長公主　惠棟曰名久長見清河王傳
隆慮公主　惠棟曰名延
甘園　惠棟曰即甘陵也
帝以為能　惠棟曰續漢書曰國疏敏有識于時見問常多合意
代馮勤為大司馬　惠棟曰袁宏紀曰國官至大司農何焯案帝
紀馮勤以十七年自大司農為司徒則此大司馬當改大司農
又上言云云　惠棟曰續漢書曰國為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
上使宜事不子諧之
後漢書斠證　列傳第九　三
數上言兵事　惠棟曰案袁宏紀永平十三年匈奴頻犯塞秉因
上書言事也
以戰去戰　惠棟曰司馬法曰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不戰而還　惠棟曰袁宏紀曰秉出張掖居延塞擊匈林王到沐
樓山度漠六百里餘絕無水草得生口辭云匈林王轉北逐水
草秉欲將輕騎追之都尉秦彭止之而還
脫帽　惠棟曰說文曰月小兒蠻夷頭衣也丁度曰月或作帽
救戊己校尉　惠棟曰閔寵耿恭也
封東美陽侯　惠棟曰案水經注秉先封鄠雍侯也
黎面注即剺字　惠棟曰剺與剓同音力咨反見廣雅說文曰剺
剓也劃也
積遷少府　惠棟曰三輔決錄注曰紀字季行遷侍中守少府

吉平　惠棟曰元和姓纂曰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漢
中太守吉恪
注平或作乎　惠棟曰隸法平乎字相似三輔決錄又作本也
車騎都尉注劉攽曰衍車字　惠棟曰何焯曰此軍騎將軍之都
尉劉謂衍車字非也棟案袁宏紀止云騎都尉故劉云然
乃以恭為戊己校尉　惠棟曰何焯曰己字衍棟案東觀記袁宏
紀皆云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寵為戊己校尉屯前
王柳中城吳仁傑刊誤補遺亦同今流俗本閔寵下止云己校
尉故何氏以恭是戊校尉衍己字也但漢雖有戊己兩校尉不
應以是改恭傳本文
金蒲城　惠棟曰杜佑曰金滿城即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北
庭府蒲類縣也
後漢書斠證　列傳第九　四
漢家箭神　惠棟曰東觀記作神箭
其中瘡　惠棟曰東觀記作創
者必有異口疏勒城　惠棟曰胡三省曰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
非疏勒國城也據西域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長
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滿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又
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本末則非疏勒國城
明矣
笮　惠棟曰廣雅曰笮盞也曹憲音側白反孫愐曰笮酒器也證
俗文作醡云壓酒具也袁宏紀作榨
陳睦　惠棟曰袁宏紀作穆
白屋王　惠棟曰張華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
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潘勗魏公九錫文曰單于白屋

請吏率職事畢曰白屋今韓馳也
歷甸不下 惠棟曰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賦曰月今月今扼重圍
故云歷甸也
秦彭 惠棟曰彭時為騎都尉副耿秉或作段彭非也段彭時為
酒泉太守
皇甫援 惠棟曰胡三省案姓譜云宋有皇父充石宋之公族也
漢初有皇甫鸞自魯從茂陵改父為甫
會閔寵已殁 惠棟曰袁宏紀曰閔寵病死以喪歸也
從北迎恭 惠棟曰袁宏紀曰柳中至金蒲相去千餘里也
勒姐 惠棟曰水經注曰湟水又東勒且谿水注之在金城安夷
縣東南即勒姐也
坐徵下獄 惠棟曰東觀記曰恭坐將兵不憂事肆心縱欲飛鷹

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待詔書懸徵下獄
常見郡尉試騎士 劉攽曰常見郡尉試騎士按漢謂都試騎士
講武為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都字亦合作都且講
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
留署門下吏 劉攽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吏又祭遵亦為門下
吏知此當作吏字
令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 劉攽曰河北北據按文多一北字
以集其大計，劉攽曰按文多一其字
使監羽林左車騎 劉攽曰按百官志羽林左右監監左右騎不
合有車字
遂詔封竇子 劉攽曰按前後皆作紹封此誤
弇決策河北 劉攽曰按他傳贊語無單言名者明少一耿字下
文乃可言弇耳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 劉攽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按文多一也字
萬世有安寧之業也 劉攽曰書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遂長生此
封文非也
遂致康遠將軍 劉攽曰按致當作置
轉車騎都尉 劉攽曰按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
謁者閔寵為戊己校尉 劉攽曰按戊己本是兩校尉故耿恭閔
寵各為一校今都為戊己校尉蓋流俗不知漢書以理觀之恭
果戊校寵是己校也
于濶為京兆虎牙都尉 劉攽曰書注文言扶風都不成文理當
未扶風都尉誤一字少一字檢百官志是時置此兩官也
耿弇傳弇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起兵邯鄲○諸本同 臣承蒼白

按成帝子下當複出一子字
令諸于充戎○于字似衍文
齒將權命於執用○諸本同 臣會汾曰按下云貴戚縱橫於都
內千里相尉為文識內當作畿外諸將方征伐四方不得云內
中觀注自明 臣承蒼按貴戚謂趙萌也更始傳更始納萌女
為夫人萌專威福自己注但以王匡張卬當之猶未得實
從追至容城注在今易州道縣也○諸本同道縣地理志作遒縣
使監羽林左車騎注百官志○志字監本訛作序今改正
秉弟夔轉車騎都尉劉攽刊訛衍車字 臣承蒼曰按是時竇憲
為車騎將軍故夔之官轉為車騎都尉其後憲為大將軍夔之
官亦轉為大將軍左校尉車字非衍也
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推尋文義其字當是衍文

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注馬城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
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周旋馬迹起城故
以名焉 臣會汾按因馬迹築城是雁門之馬邑非代郡之馬
城章懷此注蓋誤記漢書注耳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耿弇傳

至泼靡而還 錢大昕曰前志續志俱作泼靡
封牟平侯 錢大昕曰此封況子舒為牟平侯而況之封隃麋如
故也史有脫文耳
寶女弟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孝德皇后以妃為
甘園大貴人 錢大昕曰按安帝紀建光元年追尊皇考清河
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
后又追尊孝德皇元妃耿氏為甘陵大貴人此傳以孝德皇后
為孝王之母誤矣甘園甘陵之園也
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至帝善之 何焯曰韓信獨當一面何嘗有

子弟入侍有以見光武之不宏也
秉紀以謀誅篡漢至夷三族 何焯曰鄧氏恨少此人
贊分此凶秋 何焯曰分謂匈奴自此分為南北
封牟平侯 王鳴盛曰弇父況與弇弟舒攻彭寵寵滅天子嘉況
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案牟平之
上脫舒為二字
大形 王鳴盛曰尤來大槍皆賊之名號而耿弇傳兩處皆作大
形劉植傳伏隆傳亦然未詳
車騎都尉 王鳴盛曰弇之從子夔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
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攽曰案文車騎都尉之車字衍
愚謂此車騎將軍之都尉劉謂衍文非也

耿国傳

建武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　錢大昕曰按光武紀是年五月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僕趙憙為太尉大司農馮勤為司徒則是建武廿七年以後不復置大司馬而馮勤亦未嘗任大司馬安得以耿国代之乎此大司馬當是大司農之譌蓋勤既遷司徒其大司農缺以国代之耳

列傳第十　銚期　王霸　祭遵　從弟彤

銚期　惠棟曰銚音姚又徒弔切孫愐云高誘曰銚讀曰葦苕之

蓄

從徇薊　惠棟曰東觀記曰從平河北

趣　惠棟曰漢舊儀曰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

樂陽槀肥纍　惠棟曰槀即槀城也

攝幘復戰　惠棟曰惠學士曰幘手云符云二反說文曰馬纏鑣扇汗也馬銜外鐵一名扇汗又曰排沫人君以朱為飾

建平侯　惠棟曰水經注作平輿屬汝南也

功曹令史　惠棟曰霸為光武扁歷功曹令史之職也東觀記本同劉氏以為功曹有史不當有令字非也

注說大由歐瘢手相笑也　惠棟曰今說文曰人相笑相歐瘢惠學士曰欠部並無瘢字明說文為後人所亂且不全矣

候吏　惠棟曰東觀記作導吏下同

未畢數騎而冰解　惠棟曰東觀記曰比至河流澌冰合可履馬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

富波侯　惠棟曰水經注作陂古字通

路潤　惠棟曰孫愐曰路姓本自帝摯之後

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　惠棟曰袁宏紀曰霸愛士卒死者解衣以斂之傷者餟食以哺之在上谷二十餘年與匈奴數十百戰士卒皆為效力

釱注音大　惠棟曰案皇后注音伏孟康音汰

祭遵　惠棟曰胡三省姓譜曰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為氏

困學紀聞曰清水李氏云古印文文曰祭遵非姓名乃古之鄉
官棟案古文省小以尊為遵耳
軍市令 惠棟曰胡三省曰從軍者非一處人故于軍中立市使
相貿易置令以治之棟案軍與民市價不盡一設立市令以防
强奪非于軍中立市也東觀記曰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馬
席薦羈靽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此其證也
刺姦將軍 惠棟曰續漢志曰將軍屬有外刺刺姦主罪法胡三
省曰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光武因以為將軍號
騎都尉王梁 惠棟曰案東觀記王梁時為中郎將梁本傳梁為
中郎將行執金吾事
箕關 惠棟曰東觀記作天中關
洞出流血 惠棟曰東觀記曰舉袁掩口血流袁中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十 二
新城蠻中 惠棟曰續漢志曰新城有鄤聚今名蠻中說文作䜌
中也
霍陽聚 惠棟曰水經注曰春秋傳曰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服
虔曰梁霍周南鄙也霍陽山東北流逕霍陽聚東世謂之華浮
城非也在河南梁縣
南擊鄧奉弟終在杜衍 惠棟曰終一作衆古字通水經注曰上
自宛遣擊衆破之進兵湼陽也
注厷音古宏字 惠棟曰惠學士曰厷古肱字肱誤為宏
劉歆劉尚 惠棟曰王貽上曰案劉植傳歆植之從兄子字細君
與植弟喜皆繼植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向植之子嗣植為昌
城侯從封東陽侯歆乃向之從伯父也
追至新關 惠棟曰時遵道病還遣護軍王忠右部將軍朱寵隨

中郎將朱鮪伐樹開道至墨陽臺隆墓見東觀記也
衆疲力罷 惠棟曰東觀記曰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
注錄藏作錄 惠棟曰案東觀記作錄
著錄東臣 惠棟曰南書樂鄉傳費曰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又功
臣謹案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奏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師古
曰籍謂名錄高紀所云通侯籍也
者臣疾君視臣如君弟 惠棟曰荀子大略篇曰君于大夫未
問其疾三臨其喪于士一問一臨
對酒設樂 惠棟曰東觀記作娛樂
廣斥侯 惠棟曰東觀記作遠斥侯許慎淮南子注曰斥度候視
也土堠候望也
龍貫其前行 惠棟曰崔寔政論曰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未久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十二 十三
當兵勤習有祭木使之習至今擅名天下史記伍子胥傳曰伍
胥貫弓司馬貞曰劉氏音貫為彎又音古患反貫謂滿張弓一
本貫謂十雜也儀禮鄉射禮本不貫不釋注本貫猶中也古文
貫作關是貫與關通
偏衛一 惠棟曰胡三省曰偏氏高平侯急就章有偏呂何
牛郛衆好為 惠棟曰東觀記曰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
赤山 惠棟曰烏桓傳曰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
新其魁師 惠棟曰王沈魏書曰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
叛鮮卑還為寇害彤募殺志賁遂破其衆
永樂兼副 惠棟曰續漢書曰彤素清有道而永樂副儲
涿邪山 惠棟曰東紀作涿邪王小羊帥學曰涿邪山匈奴中山
在漢北案北史魏太武帝伐柔然備弱水南行至涿邪山即此

孙音以秦系史記作涂古字通

橋憤復戰 劉攽曰按憤為馬有幷期較利中類則是憤字

以蓄為地當今史 劉攽曰按地當有史耳不當有今字

偏者數視以表之 劉攽曰按文脫表可言以欲之所視不宜復有以字

先明漢道 劉攽曰按文當作光明

執褒賞功 劉攽曰按文功當作切

今乃壽遼東東壁壘東也○監當作監胡家霸監護軍士決滹沱河也

封王鄉侯○地理郡國志無王鄉地名王字疑誤

後漢書旁證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銚期傳

攻拔樂陽稾肥壘注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稾城縣也 錢大昕曰注常山郡下脫稾字班志本作稾城此云稾者省文也郡国志無此三縣蓋建武中并者

後漢書旁證 卷二 銚期傳 一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王霸傳

蘇茂客兵遠來至善之善者也　何焯曰大用之即司馬宣王之拒武侯也

霸在上谷二十餘歲　何焯曰世祖于邊將亦久任如此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祭遵傳

遵為人廉約小心至常以是重焉　何焯曰不改恭儉之素

彤彤之威聲至乃悉罷緣邊屯兵　何焯曰久任之效

後漢書宮譽

列傳第十一　任光子隗　李忠　萬脩　邳彤　劉植　耿純

少忠厚　惠棟曰袁宏紀曰光好黃老言爲人純厚

狼見不知所向　惠棟曰謝承書曰世祖與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也

力子都　惠棟曰劉攽刊誤曰力當作刁音彫案前書亦作力惟袁紀連叢作刁孫愐曰力姓漢有征力敬之後

本大將軍　惠棟曰水經注云左將軍無大字

藿丰　惠棟曰藿當作雚詳見郡國志

後死洮爲南陽太守　惠棟曰洮事見朱酺傳

南以洮主見童奴世　惠棟曰袁山松書曰槐光聚守真

字仲都　惠棟曰袁宏紀云字仲卿

右大將軍　惠棟曰東觀記無大字

中水侯　惠棟曰惠學士曰中水縣前漢屬涿後漢屬河閒

後封注武侯　惠棟曰案水經注建武六年封也

邳彤　惠棟曰風俗通曰吳仲爲夏車正自薛封于邳其後以爲氏　邳蒲悲切

和成　惠棟曰本紀作和戎胡三省云應劭本當作戎惟水經注作和城

與世祖會信都　惠棟曰水經注曰彤與上會信都南宋城鄉十

本悅

奪下郡之卒　惠棟曰胡三省曰下郡信都和成

今韓北而歸　惠棟曰韓十作失

陷擒成重　惠棟曰胡三省曰蘆藏曰塞據案袁宏紀作隨

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范書邯鄲城民不肯背城主字皆作城袁紀作邯鄲和成民不肯捐和成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案文義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蓋邯鄲和成也成主謂王郎爲己成之主也棟案成與城古字通見劉寬碑陰文　樊毅刻碑

堂陽　惠棟曰縣名屬鉅鹿郡

靈壽侯　惠棟曰縣名屬常山郡

往鹿昌城　今惠棟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也　棟案前志昌城屬信都後漢改爲阜城

迎開門迎　惠棟曰水經注曰世祖下堂陽植宗親子弟據邑以奉世祖

昌城侯　惠棟曰案水經注歆晴封平鄉侯後改封涓陽惟劉喜樂改其後封觀津也

封觀津侯　惠棟曰縣名屬信都郡案東觀記建武九年封也

注鄡亢注水經曰鄡水北有耿鄉　惠棟曰案今水經注云成郎水東有耿鄉記郎爲郎既成字也

老弱奔術　惠棟曰袁宏紀曰老弱充術

封純高陽侯　惠棟曰案前志高陽縣名屬涿郡

東光　惠棟曰縣名屬勃海郡

武邑侯　惠棟曰縣名屬信都郡

律秦他音稀　惠棟曰顧炎武曰秦他之他音徒河反亦作佗注誤讀爲稀

刁本力姓　周壽昌曰任光傳刁子都今殿監各本刁俱作力惟

毛本作刁劉攽曰力當作刁音彫據此則北宋本原皆作力劉
氏刊誤始改為刁案前書亦作力孫𢬵由力姓黃帝佐力牧之
後惟表紀通鑑作刁
全誤尉　周壽昌曰萬修傳更始時為信都尉殿本監本俱作信
都令不作尉考案前書地理志信都國百官表成帝永始二年
有信都太守蓋信都本廣川國王是削國而為郡矣此傳既去
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則修正領信都縣治為令無疑不得為尉
也信都國領縣十七其首縣亦名信都又案任光傳已言令萬
修注信都令也益知尉字是此本之誤
可募發奔命　注則兵可招而致也　何焯曰此外奔所以易賊也
初起時不得不為此權計
六年遷丹陽太守　注十四年王令奏郡為天下第一　何焯曰為
丹陽太守者八年故政教大行

高密侯　王鳴盛曰李忠傳又為高密都尉李賢注以高密是國
非郡郡乃有都尉國但有中尉無都尉引郡國志高密侯為證
侯字當作國
信都尉　王鳴盛曰萬修傳更始時為信都尉與太守任光都尉
李忠共迎世祖案此事見前任光李忠傳信都尉當作信都令
拜曾東萊郡太守　劉攽曰按他處復言郡名皆不言郡太守明
此衍
冬為高密都尉　劉攽曰注高密侯按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
不當作侯也
置酒郭氏漆里舍　劉攽曰按文無故忽有國字蓋本是里字
邳彤傳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

其離散逃亡可必也　臣承鏊曰按是時王郎方據邯鄲其民
安得送光武還長安邯鄲城三字必傳寫之誤通鑑考異作邯
鄲勢成下文城主作成主亦於事理不切邯鄲城民當作二郡
之民謂和戎信都二郡也蓋承上文合二郡之兵而言

後漢書旁證

邳彤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　注　重平縣屬渤海郡平臺縣屬常山郡

錢大昕曰此注據前志郡国志無此二縣蓋建武後弃省　王懋竑云平臺前志屬濟南遼屬常山誤予謂濟南郡只有臺縣無平臺縣漢書刊本誤以鄃平之平連下臺字後人因讀為平臺耳章懷之說不可易也

復為左曹侍中　注　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　錢大昕曰侍中與左右曹皆為加官而職事各別非侍中有左右曹之分也續志言中興省左右曹據此傳則光武初尚有左曹有左曹亦當有右曹矣

明公既西則邯鄲臣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　何焯曰時王郎方据邯鄲邯鄲二字疑有訛當作二郡臣民　通鑑作邯鄲勢成下城主作成主

後漢書旁證

耿純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與餘曼賊交通　注　綿曼故城在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　錢大昕曰古音文如岷與曼聲相近

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　錢大昕曰寒朗傳有隧鄉侯耿建蓋即宿之後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十二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朱祐　惠棟曰祐與安帝同名故東觀記改作福袁宏紀文安帝諱
祐則朱祐事當作祐

復陽　惠棟曰闞駰曰復陽縣胡陽縣之樂鄉也元帝元延二年
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

復以祐為護軍　惠棟曰袁宏紀曰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嘉謂
祐曰子將何之祐曰將之長安嘉素奇世祖知祐有舊謂祐曰
子與劉公善胡不北乎嘉有帶苦吏欲詣之劉公祐曰若是願
與之俱乃給其車馬使賈復陳俊與祐俱北及世祖于栢人

封安陽侯　惠棟曰徐廣曰魏郡有安陽縣案魏郡無安陽縣
汝南郡有之但前光武南在河北不應以汝南之地封祐徐說
必有據

為奉所獲　惠棟曰袁宏紀曰鄧奉董訢兵甚精諸將連戰不利
奉乘勝生執祐也

注東陽聚名　惠棟曰本育陽縣

圍秦豐於黎邱　惠棟曰案水經注祐自觀城圍豐黎邱在觀城
南十里

南行唐　惠棟曰縣名屬常山郡

帝即施行　惠棟曰案陶藥齊職儀祐奏在建武初改十三年南
陽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
不應經義改封侯也章懷注以興等服屬既疏不當襲爵為王
失之詳帝紀下

景丹　惠棟曰孫愐曰景姓齊景公之後後漢有景丹

吾聊應言然　惠棟曰顧炎武曰謂卿耶聊有此言義亦聊以此
言應之不能必十郡之畢來也本末曾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
謀矣

何意十郡良為吾來　惠棟曰袁宏紀作良欲為吾來胡三省曰
良首也作也

注惠基備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勞異丹為王城外兵所斷馬
坐鞍罷蔣駢詭上款酒田（　）上

用平狄將軍　惠棟曰東觀記曰今以平狄將軍
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圖讖袁宏紀作孫臧

驃騎大將軍　惠棟曰續漢志曰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

徙封余吾侯　惠棟曰案水經注建武末年封也

武彊侯　惠棟曰水經注曰清水又東逕武邑縣南又東逕武彊
縣北又東逕武隧縣故城南案武邑屬信都武隧屬河間獨武
彊無攷水經注又云清水又東合張平口故瀆上承武彊淵
淵之西南之側有武彊縣故治故淵得名焉東觀漢記曰光武
拜王梁為大司空以為侯國也水經又云大河故瀆又東北逕
長樂郡武彊縣故城東晉分長樂故信都也晉太康五年改從
今名案兩漢志信都無武彊縣疑係鄉亭之名晉時始置縣耳

北守箕關　惠棟曰東觀記曰梁為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
中賊破之詔梁別守天中關水經曰河水南合湛水注云水出
垣縣王屋西山湛溪東南流故城東即湛關也光武遣梁
北守湛關天井關即是關也

文陽　惠棟曰縣名屬東郡郡國志作汶

鬱來　惠棟曰司馬彪曰鬱來衛地
桃城　惠棟曰即桃鄉也在任城
中堅將軍　惠棟曰漢有中堅士故置將軍以率之見華嶠書及
袁宏紀光武紀曰衛集中堅高融曰虎已爲堅中堅猶中權也
道路流通　惠棟曰通鑑曰道路流通胡三省曰自洛陽至漁陽
上谷路出三郡三郡既平則道路流通矣
南陽　惠棟曰淮見上
平城　惠棟曰縣名屬雁門
棄官步留　惠棟曰東觀記曰戎羸衣步擔渡河謁上
滿陽　惠棟曰滿當作蒲詳陳俊傳
全椒侯　惠棟曰全椒縣名屬九江郡
棘陵　惠棟曰地名補注

益陽亭侯　惠棟曰益陽縣之亭也屬長沙郡
印連太於射犬　惠棟曰袁宏紀曰隆單身歸王
求牘　惠棟曰東觀記作求牘
帝第東由趣　惠棟曰胡三省曰由從也開東書之所從來也趣
南也開東書之叢集所向爲衝如也棟案晉語司空季子曰我
命筮曰南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章
昭曰發猶趣也樂由趣用善當時善如此
長壽街　惠棟曰風俗通曰京師有長壽街萬歲街街者攜也離
也由出之路攜離而別
當欲以盤曰相方　惠棟曰胡三省曰相方求閒其盤曰之數以
相比也
扶樂鄉侯　惠棟曰淮南國之鄉也後爲縣屬陳國

淮諸鄉富陂都　惠棟曰鄭元周易注曰陂不弼也陸績曰陂田
爲也
朱石　惠棟曰左傳曰觀受朱石服虔曰古者以石爲蕭鋪闕語
有隼集陳侯之庭楛朱貫之石砮是也
合肥　惠棟曰縣名屬九江郡
南陽　惠棟曰縣名屬江夏郡
叢臺　惠棟曰續漢志曰趙國邯鄲有叢臺劉劭趙都賦曰結臺
閣于南宇叢臺于少陽
武韓起爵酌于前　惠棟曰袁宏紀曰武自以新屬也甚卑恭不
敢與南陽將等並善之
以武爲侍中騎都尉　惠棟曰宗蓋史傳武嘗爲騎都尉而本傳
不載

指戟奔擊　惠棟曰東觀記曰武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武中
矢傷
衛匈奴　惠棟曰續漢志曰武與騎都尉劉納閑樂軍下曲陽疏
平呼沱以備胡也
閣達敵書　惠棟曰謝承書曰露達敵直書
洛都谷　惠棟曰續漢志曰金城浩亹縣有維都谷爲武破羌處
上應二十八宿　惠棟曰張衡東京賦曰受鉞四七共工以除
連城之賞　惠棟曰李善曰前書贊云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
數十
春矯枉之志　直絕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　惠棟曰李
善曰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
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

故依其本第條之篇末　惠棟曰羅點聞見錄曰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十一人鄧禹顯者也第二十人馬成無聞焉第三人吳漢顯者也第四人王梁無聞第五人賈復顯者也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耿弇顯者也第八人杜茂無聞首尾皆無卓功次序不應相間雜如蔣伯宣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上十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十一重馬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連刊遂錯誤此范雖論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亦以識宮馬武劉隆兩列其中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爲十明帝素閑潛摩鞠錄王應麟小學紺珠所載二十八將首鄧禹次吳漢又次賈復馬成乃第十六王梁第十七陳俊第十八則知漢書本文自明特刊書之誤耳

東陽侯馮異　惠棟曰本傳作陽夏屬淮陽郡東陽屬左馮翊未詳

孰梟

旅即膂　周壽昌曰王梁傳旅力既愆手案旅力既愆引秦誓語注从孔傳訓旅爲衆今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歷志云太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是呂旅音義同也說文卷七下呂部云呂脊骨也重文作膂本篆文呂从旅从肉脊骨爲人身之幹所以統會諸骨故膂強則身健此良士頭已白故膂不強也今案王梁既亡骸骨必年已老則旅从膂訓尤宜

矯枉過正孟子語　周壽昌曰朱景等傳論存矯枉之志注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手案今孟子無此語此其逸篇足徵唐初孟子尚有全書也

朱祐傳　何焯曰注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按孝安諱祜作祐者傳寫之訛也本記及說文可據

祐　秦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即施行　何焯曰按光武紀改封諸王爲公侯在十三年此奏是在外所上

渠　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瀉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　何焯曰渠前以讖文爲水土之官不協衆望此復穿渠引水勉强辛功欲補塞前負耳

其　時輩十餘人皆死　何焯曰此不在淵刻之數

帝　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何焯曰不能容宥小失則是無復君人之度當書以爲戒若此則何足異而書之甚矣茂之陋于識也

論　迄于孝武宰輔　至亦何可勝言　何焯曰此數語未諦

姚　鼐曰馬嚴拜將軍長史置司馬從事同之將軍過武庫祭蚩尤

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按此阿乃閣字之誤堅鐔傳注引洛陽記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蓋士衆向武庫必過宮前阿閣乃宮城之隅樓故可憑觀非門闕也

朱　祐字仲先　劉攽曰按注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祜前後皆誤矣

以　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　劉攽曰按注文多一曰字

坐　與東平王等謀反滅死一等國除　劉攽曰案王平顏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杜充坐之傳寫之誤遂坐東平王東平寗反也

殺數十人　劉攽曰按文言武將戰奔擊殺數十人明是十字

若　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劉攽曰注於其有害也按文衍十一人字

景丹傳　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注王郎將

師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光武聊應然之○日知録曰
謂聊卿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定二郡之果來
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誤矣
杜茂傳坐與東平王等○傳末劉攽刊誤十條當移入此句之下
馬武轉叢臺注在今潞州邯鄲城中○潞州當作洺州按邯鄲與
唐武德初隸紫州貞觀後隸洺州屬河北道潞州屬河東道
存矯枉之志注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今本孟子無此語
故依其本第條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羅點聞見録曰後
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
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居
首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亂此極有理范蔚宗
論去其外不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

常臧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爲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爲一明
矣 臣承蒼曰按小學紺珠載二十八將名次正與薛常州所
言符合較今本後漢書所列二十八人次第凡值奇數十四人
名俱在前凡值偶數十四人俱在後其末别載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四人合爲三十二人蓋王伯厚所見後漢書猶是未誤刻
時本也又按薛季宣字士龍寔知常州稱薛伯宣常州亦恐有
誤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馬成傳

建武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大司空事 錢大昕曰按光武紀馬成平武都在建武十一年其行大司空事在十二年與傳異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馬武傳

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于慎水　錢大昕曰按光武紀作順水注本或作慎水者誤

定封爲揚虛侯　錢大昕曰注不言揚虛所在按漢書齊悼惠王子將閭封楊虛侯

進至安定次小廣陽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安次勃海屬縣也以光武紀耿弇傳證之則定字之衍明矣小廣陽注亦以弇傳爲是注不出一人之手故多互異大昕案章懷注不言安定所在知定字後人妄加非章懷本之誤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十三　竇融　弟子固　曾孫憲　元孫章

通俗通曰夏帝相遭有窮氏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其後氏焉

七世祖廣國　惠棟曰世系由廣國生誼誼生賞賞生邕邕生猛猛生秀秀生敷敷生融業恩澤侯表廣國生定定生常生與世系異也

自常中從焉　惠棟曰案世系賞當作章武侯從扶風平陵爲融本世祖也

淮平侯　惠棟曰侯當作蕺業翟義傳趙明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鑿磨將軍王駿以樂功免復以城門將軍趙恢爲虎牙將軍將兵西十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融以軍功封男當爲趙恢司馬也

融卑孫　惠棟曰袁宏紀曰融家貧少時爲驃騎將軍王舜令史

庫鈞　惠棟曰善文曰鈞字臣公風俗通曰庫姓古守庫大夫之後以官爲氏

坐當　惠棟曰案坐當當從竹弟晏乃從坐見何氏姓苑胡三省引姓譜曰爭竹君之後善文曰當字臣公

辛彤　惠棟曰善文曰彤字太房

并州郡其後　惠棟曰善文曰梁統與庫鈞等親河西五守

河西五郡　惠棟曰晉書地理志曰秦素陽甘泉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便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十年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後又置金城謂之河西五郡

辯士張元　惠棟曰傳幹平命欽由張元素蘇秦蒯通之業周旋

篇述而說實融言未及□而梁統已誅之矣
竦尉佗制七郡　惠棟曰胡三省曰尉佗之時未有七郡光武據
後來置郡言之
有分土無分民　惠棟曰地理志文也
自適己事　惠棟曰王幼學曰謂宜自詳順適己身之事
底裏上露　惠棟曰揚雄與劉歆書曰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王
幼學曰底裏猶底蘊也露披露也
忿悁　惠棟曰王幼學曰忿怒也悁憂也悁縈平聲亦忿也戰國策魯連
曰忘忿悁之節
大將軍復重於難　惠棟曰通鑑無大字
睹者發曚　惠棟曰家語曰王子有悉得聞此論于夫子也煥若
發矇焉

致遺四方珍羞　惠棟曰胡三省曰遺以四方珍羞既以厚融且
示四方來服能致遠物也
曾弟畢□　惠棟曰何氏姓苑作畢孫愐曰竺本姓竹後漢擬陽侯
竺晏報怨有仇以冒姓名賢不改其族為加二字以存夷齊高
稱于瑯琊莒縣也
封融為安豐侯　惠棟曰東觀記詔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
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跪罝
率屬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
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四
縣封融為安豐侯
在功臣之右　惠棟曰董勛答禮由職高者名錄在上于人為右
職卑者名錄在下于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

稱于勳　惠棟曰世系由稱子于勳宣侯寶嘉
涅陽公主　惠棟曰袁紀作涅陽長公主紀本傳是也
賜養牛上樽酒　惠棟曰衛宏漢舊儀曰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
至問疾從西門入及瘳視事則賜以養牛上尊酒融以列侯奉
為大司空亦得丞相之例也
勳亦死洛陽獄　惠棟曰洛陽詔獄也建初三年竇后立追謚勳
為安成思侯
于萬全　惠棟曰世系曰嘉王子潛奉萬全
封顯親侯　惠棟曰顯親縣名屬漢陽郡□估曰故城在今成紀
縣東南地
廬水羌胡　惠棟曰史炤曰廬水出地湖也見西南夷傳
系寗一　惠棟曰袁宏紀作系寗

蒲類海　惠棟曰郭義恭廣志曰蒲類海在西城東北竇固擊伊
吾戰于蒲類海
丰木樓山　惠棟曰袁宏紀作沐樓山
匈奴河水　惠棟曰匈河去今居千里奴字衍也
涿邪山　惠棟曰胡三省曰丰東未循弱水而行得涿邪山
羌胡畏其恩信　惠棟曰袁宏紀耿秉水校尉耿恭上言安豐侯竇
融懷集羌胡閻甚懽心子孫于今樂聞竇氏太為臨國前擊白
山虜盧水胡聞固至手而兵今卒剋由山盧水之力也
代馬防為衛尉　惠棟曰東觀記曰固為衛尉奉兩宮宿衛作序
奉護甚有名稱
憲陰喝不得對　惠棟曰續漢志曰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木
上言借之也胡三省曰喝呵也許葛反陰竊也潛也言帝問之

時寔詐本右本傳對也觀帝以趙高指鹿爲馬責寔則除當之
義可知矣

注 漢有南北軍中候 劉攽曰術南字 惠棟曰吳氏補遺曰凡軍皆有候北軍總于中尉故其候曰中候張晏作人爲中候是也其後中尉更名執金吾則中候之官亦隨之而改始元中有執金吾陳茂是也南軍總于衛尉其候官自名衛候安得有中候耶刊誤言是也

棝陽塞 惠棟曰欒史曰棝陽塞在銀州界

稽落山 惠棟曰王幼學曰稽落山匈奴中山在燕然山南

北鞮海 惠棟曰一作渤鞮見初學記本渤海之南水水名海者則有渤鞮海私渠海也

燕然山 惠棟曰欒史曰山在振武軍金河縣北迹磧胡三百由

北單于衆悉小在蒐闌水北

班固作銘 惠棟曰呂忱字林曰銘題勒也

八陣 惠棟曰尋書曰雜兵書有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衡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

南單于祭漢北 惠棟曰宋志曰漢北酒泉

古鼎 惠棟曰崔駰集曰駰爲竇憲主簿作銘曰鼎暑呈其行寔稚壹不食方南虧悔吉有福是勝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木律

仲山甫鼎 惠棟曰宋志曰鼎容五升

東觀爲老氏藏室 惠棟曰張衡曰蓬萊太史秘府道家所貴衡再得之竊爲幸也沈約曰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

著作東觀撰述國史

梁后稱制 惠棟曰東觀記曰順烈梁皇后傳本順帝崩沖帝在襁褓太后攝政初章德竇后嫉害恭懷皇后猶生聖嗣畧以非辜家屬徙九真章德后崩宋昆弟章女爲貴人與宋后亞寵章致大位大鴻臚及上晏駕后登至尊章悼愓太后內無忌剋之心遂不以舊惡介意

中子唐 惠棟曰世系曰竇章之子陶唐統

竇融特識 周壽昌曰竇融傳不顧其有才能事業不合觀天文讖記人猶知之不顧有其才能此則千古特識自來外戚功臣之後多以有才能而致敗者融此疏讓功辭爵實出至誠乃卒以子弟不肖敗見傾敗在朝廷追念前勳弁所上各書疏當十世寵之者也僅而獲全仍就殄滅溝亦薄德矣哉

刺劉暢 周壽昌曰竇融傳齊殤王子都鄉侯暢素行邪僻寔案暢有取死之罪特憲不能明正國典而以擅分權故遣客刺之又歸罪於暢之弟則其罪且浮於暢矣此時憲若被罪或可幸保宗祊迺以立功異域威權震主使帝謀及奄人舉宗殄滅而十常侍之禍伏於此矣憲之有功竇氏之不幸而亦漢之不幸哉

竇環 周壽昌曰竇融傳環以素自修事案此亦無以罪環借此以文致之耳環素節約自修此事之有無皆未可知范史屢以自修句明其生平亦所謂因文以見意也環即無此事其能終免哉因思竇融不顧子孫有才能之言不禁廢書三歎

必有依竇敕尉佗制七郡之計 劉攽曰令行南闕尉事撫來國當作海

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　劉攽曰蓼安按文多安字此縣名
蓼而已
至匈奴河水上　劉攽曰案匈河水名多一奴字前書匈河未含
居千里
齊殤王子都鄉侯暢　劉攽曰按殤當作煬說在齊王傳彼既有
并不得謚殤明矣
發北軍五校　劉攽曰淮南北軍中候按漢有北軍中候耳衍南
字文章臨車營臨當作監車當作五
出為魏郡　劉攽曰案文魏郡下少太守十字
竇融傳封章武侯注在今滄州魯縣也○諸本同按郡國志應作
魯城縣

後漢書旁證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竇融傳

金城太守庫鈞　錢大昕曰按下文云以庫鈞為金城太守則此
時未為太守疑亦是都尉也
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　錢大昕曰內黃公主不見於皇后紀疑
諸王女
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
千石自常山徙焉　錢大昕曰唐書宰相世系表廣國子誼誼
生賞以吏二千石徙扶風平陵子邕邕子猛猛子敷敷子融自
廣國至融凡七世此傳失書融高祖名
金城太守庫鈞注庫姓即倉庫吏後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

之後也　錢大昕曰古讀庫有舍音猶車音尺遮反余音食遮
反廣韻禡部有庫字云姓也此流俗之字
假歷將帥注假猶攝也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融行河西五郡
大將軍事非正官故曰假注未當
友至高平注高平今涼州縣也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唐涼州
無高平縣當云原州平高縣
金城太守庫鈞　何焯曰注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云承鈞之後
也按音舍者其字上從厂非鈞後
多能採取虛偽至以應期會　何焯曰戒其為虛談構閒即物其
三實効以自結于朝廷
庫鈞　王鳴盛曰竇融傳金城太守庫鈞注前書音義庫姓即倉
庫吏後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今古音若庫西域

則奢上聲而其音開口呼之唐以後佛書藏故其音變今松江府有庫公山考說文卷九下广部庫兵車藏也而广部無厙字此流俗妄造正如角里別造甪字代之鄭樵通志氏族略載厙氏音舍夫台栝蒼有此姓此椎妄掾妄舉小人之姓遂欲以為典實不足信

寫　王鳴盛曰竇融傳融作書與隗囂勸降漢光武嘉美詔之申發末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去云案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漢人因借為傳錄書寫之字前書藝文志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竇憲傳

篤弟景瓌並中常侍　錢大昕曰中常侍宦者之職非外戚所宜居恐有誤

憲帝大怒召憲切責至憲大震懼　何焯曰雖頗開后族恣橫之端而威福在己所以猶為七制之主

憲以前太尉鄧彪有議讓至事無不從　何焯曰竇憲借鄧彪以遂其姦與莽之用孔光相類

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　何焯曰得幸是何語果爾雖如張酺等之奏不為過也

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至熙帝載兮振萬世　何焯曰此文宜載南單于傳中

論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　何焯曰憲值匈奴衰微何可並論蔚宗特以自抒其抑塞耳

贊聽笳龍庭鏤石燕然雖則折鼎王靈以宣　何焯曰聽笳折鼎殊不成語

論　王鳴盛曰竇憲傳因論憲遂及士之不用以此致慨蔚宗議論如此信骯髒之士平自負餘恩有以也但未合危行言遜之宜耳

中候　吳仁傑曰發北軍五校注云漢有南北軍中候刊誤曰漢有北軍中候衍南字仁傑曰凡軍皆有候北軍總於中尉故其候曰中候張蒼任人為中候是也其後中尉更名執金吾則中候之官亦隨之而改始元中有執金吾候陳茂是也南軍總於

衛尉其候官自名衛候安得有中候耶刋誤言是也又孔融傳
稱中軍候刋誤曰漢官無中軍候唯有北軍中候耳字有脫誤
作儀按郭仲奇碑額云北軍中候祝睦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
奇碑中但去拜軍中候不言北軍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
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當去軍中候其文例
身與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之稱其辭或
省則曰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十四 馬援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棱

注馬何羅 惠棟曰惠學士曰馬前書作莽莽馬音同古未通說
者謂明德后惡之改字爲莽非也

使君朱仲 惠棟曰世系曰賓王子廣昌曩昌生仲案此則仲爲
賓孫與傳異也

沈余貞 惠棟曰袁宏紀曰沈封冀廣侯余封數箭侯兄貞皆
二千石封侯秦邕集曰余爲中水侯

潁川蒲昌 惠棟曰前書曰蒲昌字君都見詩千臣衡爲彥事蒲
十作滿案廣韻滿字下云風俗通漢有彥事滿昌作滿者誤

故事寡嫁 惠棟曰東觀記曰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乃見

都督郵 惠棟曰袁宏紀曰或爲援有大略由是爲曹督郵也

守錢虜 惠棟曰虜袁宏作奴

鎮戎太尹 惠棟曰袁宏紀曰涉爲潁川太守案涉本傳袁紀誤
也案地理志作填戎音倚真反

帝遣員復郡 惠棟曰水經注曰世祖以員爲上郡太守

郡布單衣 惠棟曰神秋下旬碑云孫嗣碑縈是單襌古字通也
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襌揚雄蜀都賦曰簡中黃
潤一端數金遂所制當是蜀布也

奉書洛陽 惠棟曰東觀記曰囂遣援奉謀京師袁宏紀曰援與
柜蜀侯國遊先俱奉章詣京師初到召詣尚書有頃中黃門一
人引入也

木憨 惠棟曰東觀記無木字何焯曰木憨謙言愚不如囂迷也

箭易 惠棟曰公羊傳曰會齊侯盟于柯傳曰何以不日易也何

休由易猶狡易也相親信與後患之辭

上引見數十　惠棟曰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無他職任　惠棟曰袁紀曰援才略兼人文武縱橫之畫故未得

官術詔而已

韓新　惠棟曰服虔通俗文曰車後重曰新前重曰輊輊者所刑

切御覽云

表的　惠棟曰史炤曰表卑遠良

王游翁　惠棟曰胡三省曰據嚴傳光字惠孟游翁蓋其別字也

妾從得子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蜀若復責質子當衍從得子以

為質也

果楷櫨　惠棟曰史炤曰果木華實相半曰楷櫨樹樺櫨雅木下

丁文謂之樺樹

萎腇咋舌叉手從族　惠棟曰王幼學萎腇蓋縮貌咋舌不言貌

叉手不動貌謂豈可蓄縮而禁聲揞手以就族滅乎正誤曰咋

與䫌鬱通萬也前漢表傳䫌古自發

拜援隴西太守　惠棟曰風俗通曰漢有牛崇為隴西主簿為文

淵為太守主書為功曹郡部去手雖偽具

浩亹　惠棟曰浩亹康闞駰音閤

中矢貫脛　惠棟曰東觀記曰中矢貫腓腸上聞賜羊三千牛三

百頭以養病吳氏補遺曰瑩蔡周書腓無胈脛無毛急就章胈

腓膝體脛為社踦踝踵跟相近聚穎師古注脛胻骨也踦腓胈

也案則脛與腓胈相近而不同援之中矢實貫腓胈書貫脛則

舉其實矣又腓胈亦謂之膂山海經巢膂之國膂或作臂郭注

由彥腓胈也蓋周書救經肖麥之末靈集韻以麥為筋肉結庚

不言與彙通蓋偶忘山海經注耳

城多完牢　惠棟曰袁宏紀曰援上疏曰允吾以西數十里十城

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無甚險便執有候尉故虜不得妄

動也案允吾當作允吾

開導水田　惠棟曰水經注曰援為狄道開渠引洮水種秔稻

使吏以職　惠棟曰華嶠書曰遇長吏如兄弟妻以任之北堂書

鈔云云

狄道長歸門　惠棟曰胡三省曰隴西治狄道城有諸門曰太守

奉業十餘條　惠棟曰東觀記曰凡十三難

注泉字為白下羊　惠棟曰徐騏卷云亭林有泉張力臣詩云夫

謝印下羊用馬伏波傳注王伯厚亦羊泉用丞鐘鼎大觀序云

泉字以諸聲羊字非羊也又鄭忠恕佩觿引馬援傳注亦云羊

王士瑾秋宋樅後漢書亦有作王者

爵印白下人人下羊　惠棟曰從白從夲故云白下人人下羊

段志等　惠棟曰袁宏紀又有平樂侯韓宇段志作殷志也

注扶樂屬九真郡　惠棟曰胡三省曰九真無扶樂縣案陰傳扶樂

為郡名水經注曰在扶濤縣也扶字當扶樂屬廣陳國詳見陰本傳

浪泊　惠棟曰水經注曰葉榆水過交阯麓泠縣北分為五水絡

交阯郡中其南水自麓泠縣東逕封溪縣北東逕浪泊為援以

其地高自西里進兵為

禁谿　惠棟曰即金溪也胡三省曰在麓泠縣南南

平生　惠棟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

都羊　惠棟曰羊常紀作陽

嶠南悉平　惠棟曰水經注曰援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

入餘叅渠帥朱伯業郎止大兵編縣至居風縣帥不降並斬級
數十百九真而清袁宏紀曰徙其渠帥數百家於零陵
注腹下徐平滿　惠棟曰唐宋舊本皆未嘗欲平滿
宣德殿下　惠棟曰東觀記曰德陽殿下
馬革裹尸　惠棟曰史記鄒陽傳曰子胥鴟夷服虔曰用馬革作
靈以裹尸
詔百官祖道　惠棟曰東觀記曰援術亭部郵右北平詔書賜援
鉅鹿縑三百匹
援木苓　惠棟曰灌雜事曰東小病松拜林下援于林上坐視不
為禮姚信士緯曰援懲凡南兒梁竇子弟袁宏紀曰援于人沉
衆多容樂見將位而無實者笑曰力不應盡士不關耳何足當
乎有奇異于衆者雖在少職必異待之

後漢書疏證　列傳第十四

悍情　惠棟曰袁宏紀作悽
壺頭　惠棟曰水經注曰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有
援停軍處徑回多險其中紆折千灘元和郡縣志曰在沅陵縣
東四十九里
充　惠棟曰袁宏紀作充中充和郡縣志曰充州在澧州西五百
里武德所置崇義縣東北一里故充城是南至沅陵縣一里五十
里
奉褒奉正法　惠棟曰通鑒作敢法崇法當從政
畫虎不成反類狗　惠棟曰漢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
捕射十購錢百廣雅釋獸曰熊虎醜其子狗也說文乳子曰視
未之字如畫狗也
休浪斷軍萬里還書　惠棟曰王充曰宋宛在千里之外且死遺

敘戒之書此言當為伏波發也
臺蓋而已　惠棟曰水經注曰援冢在右馬亭南睢水所經也
主民饑困　惠棟曰東觀記曰民饑饉獄勞煮糧也
報歸田里　惠棟曰袁宏紀曰將梁松竇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
乎對曰故雲陽令同郡以所上章使諸之松固驚相謂曰如是陛
下不甚罪伏波也
幸阿侯作之手　惠棟曰東觀記曰馬援婦姪父平阿侯王述紫
恩澤侯表荊侯作王逑則鬻當為仁孫也
京師長者　惠棟曰胡三省曰長者謂侯蕭戚即前所去長者家
兒果也
賭服厚繒　惠棟曰東觀記本后曰吾為高奉之主身衣大練縑
裙也

後漢書疏證　列傳第十四

物故　惠棟曰劉熙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
朽故也
零南　惠棟曰水經注曰防與耿恭從五谿檻谷出零南與羌
戰破之索西城在隴西臨洮縣也
詔徵防還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
袁宏紀曰十年八月辛巳還京師車駕幸其第厚加賞賜使防
歲舉吏十人
光為許陽侯　惠棟曰案下文詔稱許侯陽字樂術東觀記曰光
字叔山監越騎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為五校尉主禁
兵武備所以宿衛兩宮不宜在一處表請一校尉附北宮詔許
越騎射聲治屯北宮
增邑　惠棟曰東觀記曰肸以前參樂勤勞省遣綏安西羌增

封侯國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五十戶爲月常平級黃寵主盛
章臺下殿　惠棟曰東京賦曰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陽蕭綌
中宮本應門之內也
連閣臨道　惠棟曰東觀記曰連帶城郭始由小民
有司奏所　惠棟曰案東觀記爲司隸校尉梁松所奏也
先爲本僕　惠棟曰東觀記曰先視事減省諸費歲十萬以上
紹封光子朗爲合鄉侯　惠棟曰案水經注朗一作復永寧元年
封也今鄉屬東海郡
父全　惠棟曰袁宏紀曰令王莽時封致芥于苓邑集令封中水
侯也
津丰述　惠棟曰平阿侯述元始四年嗣建武二十年封也
弟數　惠棟曰數女宋姜娶太僕趙岐見三輔決錄世系作數

徽拜侍御史中丞　惠棟曰徽拜侍御史復遷中丞也東觀記曰
嚴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擧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
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遷五官中郎　惠棟曰何焯曰郎下脫將字東觀記曰嚴爲五官
中郎將遷晚每有事輒下車度使宜上奏以手書
東郡四年　惠棟曰東觀記曰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
詣闕上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刀革帶
付龔賜嚴遣太醫送方藥
博觀羣籍　惠棟曰袁宏紀曰續博覽古今南郡班固著漢書百
篇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錄無書續盡踵而成之
九章算術　惠棟曰劉徽九章算經序曰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
二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衰分以御貴賤稟稅四少廣以御積
冪方圓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盈不
足以御隱雜互見八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句股以御高深廣
遠
爲護羌校尉　惠棟曰續先爲張掖太守永康元年代韓皓爲校
尉也
遷度遼將軍　惠棟曰永和元年遷也
馬即莽　周壽昌曰馬援傳曾祖父通以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
伏誅按此前書莽何羅也惠士奇曰馬前書作莽莽馬音同古
文通說者謂明德后惡之改字爲莽非也予案武帝至後漢光
武初東八帝將一百五十年而馬通至援尚止四代恐其世系
尚有未確即馬易爲莽如惠氏之說亦無的據或謂王莽之時
姓莽者皆避諱改姓說較近之而又無以道所引馬服之說此

等處不如存疑不必強作解人也
反復勝　周壽昌曰如淳曰反復勝耶予案罷始閒帝不如高祖
董必善之令聞其所存如乃如此故由反復勝耶言若如所言
不反更勝於高祖耶何焯曰高帝曠世識非世祖所希若吏事
則王莽以吏不賦祿使半小民又法令數更不知所守因以致
亂不得不先致董高帝時則天下方苦秦法網之密宜一切且
從闊畧亦各因其時耳予案義門先生此說雅正論而伏波當
時措詞董正不如此伏波特作此抑揚語以欣動囂其說不如
高帝處正帝之勝處若直謂不如董不喜飲酒亦不如高帝之
喜飲酒爲勝耶故囂亦明此董乃由如卿言反復勝耶伏波聞
言復不再置辨董亦了然
復塞外侯王位號　周壽昌曰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守

羌凡塞外各族王君長新養時皆貶其位號故撥皆奉復之
重蒸　周壽昌曰毒氣重蒸劉攽案文重當作熏　案重蒸正言
下潦上霧兩重相蒸也熏蒸係後世語恐未必然
常從小侯　周壽昌曰李鉅為常從小侯　案常從小侯當亦侯
爵中十等如猥諸侯之類
馬光　周壽昌曰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　按光小心周密早
以孝行為帝親愛一為人奴所誣不能自明而死其子康復為
本郡所殺漢法網之密而所以待母族者亦過於刻酷矣
周養　周壽昌曰東共周養注周養猶依違也　按周養猶混淆
也毛詩中心養養孔疏云養養然不知所定即此注中訓依違
之意
束修　周壽昌曰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　按王莽傳曰自初

後漢書旁證　卷　列傳第十四　六

束修師古注由束修謂初入學官之時蓋漢時必年十五而始
入學官也故此注云年十五以上
以犨畺不重　劉攽曰款文友當作夾
至氐道縣　劉攽曰注皆當作有是漢書本文後人不曉改之
務開寬信息以待下　劉攽曰案此不成文理當云開息信寬以
待下
毒氣重蒸　劉攽曰案文重當作熏
作銅馬法獻之　劉攽曰注身欵去齒十寸案文多欵字大汗溝
欵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上
以為爾賓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　劉攽曰案爾即是受誅之家
不當去客蓋某客字容有此事也
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　劉攽曰案未有未幾則不當更有後

字蓋本是復字也
以鉅當社　劉攽曰注士社篡于廟門案文少十日字
而好擊劍習騎射　劉攽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
字其叔門生也
馬援傳援三兄況余員注況字君平〇一本作字長平
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注師事潁川滿昌〇監本作蒲昌　臣
會汾按王莽傳滿昌為講詩祭酒今從宋本改
開置七郡注漢書曰平南越以為九郡今此言七郡與前書不同
臣會汾曰按九郡乃武帝紀中語至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
元帝初元三年罷朱厓故前書地理志交州刺史部止有七郡
此注言與前書不同殆失考耳
馬援詔廖鄉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〇詔當作紹

後漢書旁證　馬援傳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馬援傳

良工不示人以朴　錢大昕曰朴古璞字木皮為朴故玉之皮亦曰朴鼠朴與玉璞本非異文也說文無璞字

叟為援制都布單衣　注東觀記都作荅　錢大昕曰都荅聲相近

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国百有六所　錢大昕曰按班史地理志郡国百有三此據平帝元始之籍也今云百有六所豈王莽以後又有增置乎

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注扶樂縣名屬九真郡　錢大昕曰按陳国有扶樂縣隆封国當在此未必遠至九真也隆傳云扶樂鄉侯

注父仲又嘗為牧師令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師當作師前漢

有牧師令

當閒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　注長者謂豪俠者也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長者猶言貴人耳鄭衆辭皇太子山陽王之聘梁松諷以長者意不可逆是也豪俠之解似未當　大昕按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是長者為貴人之稱

援至引見於宣德殿　世祖迎笑謂援　何焯曰通鑑作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蓋從東觀記之文如此乃與子陽適相反也

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節度　何焯曰高帝曠宇誠非世祖所希若吏事則王莽以吏不賦祿假年病民又法令數更不知所守因以致亂不得不先致意高帝時則天下方苦秦法網之密宜一切且從闊略亦各因其時耳

諸曹時白外事　至此乃太守事耳　何焯曰竇融居河西亦以

寬和得衆治而邊者固南寬備然太姓侵小民視之閑于蹈荒

敝被距亦不苟嫩也

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何焯曰注扶樂縣名屬九真郡據通鑑注云九真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完文侯以度田不實免次年封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水經注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邊真北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至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何焯曰誡兄子書當刻敘何事良服于此死後自有嚴傳耶

廖令雖下躬服厚繒至戒厩東之不終　何焯曰廖何以不能教家言之太后顧不可訓勅防與光乎此亦十時布合之語也

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　何焯曰防光奢縱樹黨略見第五倫傳

嫸嫩以書戒廖廖亦不納

援時敢責民職奏罷鹽官以利百姓　何焯曰馬援奏罷鹽官此敦荒者所當知今乃從為宇金役民何賴焉

貫脛　李仁傑曰中矢貫脛東觀漢記作矢貫腓腸仁傑按莊周書無胈脛無毛急就章股腳膝臏脛為柱蹲踝跟踵相近聚顁師古注脛肵骨也蹲腓腸也然則脛與腓腸相近而不周援之中矢實貫腓腸書貫脛則乖其實矣米腓腸亦謂之腨山海經無脅之國脅或作膂郭注曰膂腓腸也莊周書技經肎綮之未嘗集韻以綮為筋肉結處不言與腨通蓋偶忘山海經注

後漢書疏證

列傳第十五　卓茂　魯恭弟丕　魏霸　劉寵

平帝時　惠棟曰續漢書云元始中

絮五百斤　惠棟曰東觀記云金五百斤

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　惠棟曰顧炎武曰漢書表云安衆侯崇

居攝元年舉兵爲王莽所滅侯寵建武十三年以崇從弟紹封宣

或即寵之誤

斷斷小宰　惠棟曰廣雅曰斷斷誠也曹憲音都玩切

遷於下邑　惠棟曰史記作卞邑徐廣曰卞一作下

兄弟俱爲諸儒所稱　惠棟曰東觀記曰閉門講誦兄弟雙高

訟人許伯等爭田　惠棟曰東觀記曰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

年州郡不決

於是東海信服　惠棟曰袁宏紀曰民李兆爲母所言恭召就責

問由爲陳父母恩德兆慙悔泣

羈縻不絕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

馬之受羈縻也

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他而吉已　惠棟曰上云祥風時雨覆

被遠方則他謂遠方也荀爽注比初六文之初在應外以喻殊

俗聖王之信光被四表絕域殊俗皆來親比故無咎也象曰比

之初六有他吉也荀注云告者應內以喻中國孚既盈滿中國

終來及初非應故曰他也虞云有他吉者謂信及非應然後吉

也于寶易傳亦云非應曰他也

今匈奴爲鮮卑所敗　惠棟曰敗通鑑作破案袁宏紀章和元年

冬十月北匈奴爲鮮卑所敗降者十餘萬

調度　語云去　惠棟曰胡三省曰今人多讀如本字

留聖思　惠棟曰刊誤曰案文是當作思棟案袁紀亦作思

敕使陪乘　惠棟曰續漢志曰侍中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

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後

連滯　惠棟曰胡三省曰連謂獄辭相連及也滯謂留滯不決也

易五月姤用事　惠棟曰案卦氣圖姤五月之卦也

后以施令誥四方　惠棟曰誥古文易作詰詰止也下云止四方

行者明誥當作詰陸氏經典釋文誥四方鄭元王肅皆作詰四

方詰止也與魯恭合東觀書亦作詰後人習于王弼之學改詰

爲誥非後漢本文也

孟夏斷薄刑　惠棟曰高誘曰斷者定其輕重而施行也

注挺猶寬也　惠棟曰高誘曰挺者緩也

獄事已正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已結正也

十夫吁嗟王道爲虧　惠棟曰鮑昱傳曰十人吁嗟王政爲虧蓋

古有是語未詳所出

以老病策罷　惠棟曰袁宏紀曰恭自爲三公常稱病不視事上

執謹小黃門問疾喻令强起者數矣至是遂稱疾篤賜錢三十

萬

謙子旭　惠棟曰蔡邕集曰侍中魯旭敏守臺省剖符數郡何稗

曰旭疑非謙之子當有脫誤

丕字叔陵　惠棟曰東觀紀作平隸法丕平字相類未詳孰是李

充傳亦作平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惠棟曰胡三省曰漢儒專門名

家各守師說故發難者必明其師之說以爲據答難者亦必務

立太義以申其師之說
舉孝廉八遷　惠棟曰東觀記曰霸為長史妻子不到官舍余見
妻本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
服機杼其子躬耕與兄弟同苦鄉里皆慕其行化之
徵拜將作大匠　惠棟曰東觀記曰霸為將作大匠東宮懷患不
自竭節作書無譴過之事
復為光祿大夫　惠棟曰東觀記曰霸妻死長兒伯為奉喪遂車
當舍霸策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為而自入拜
其事寺奉書南蹕霸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真而遂失計義即
辭而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
末貯領當時為司徒　惠棟曰太尉劉寬碑曰令之希乃作司徒
雜說安順勳戴二十葉

後漢書補證　列傳第十五　三

太尉寬辭　惠棟曰陶宏景真誥寬曾舉方正
立遷司徒長史　惠棟曰碑云公淳寧之志王今莫能致之大將
以禮聘舉高第拜侍御史遷梁令袁舊君以素官王府並招
博士徵當辭疾不就司徒袁隗辟太尉舉有道公車徵拜議郎
司隸長史入登侍中歐陽修曰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
傳王大中大夫始云遷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東觀書也
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　惠棟曰洪适曰碑云延熹八年地震有
詔詢異息侍中轉拜尚書遷東海相南陽太守後碑亦聞傳以
關地震相東海在前而入年所拜乃尚書令案帝紀延熹八年
九月丁未京師地震傳之誤也
蒲鞭　惠棟曰胡三省曰古者鞭用生皮為之
被酒睡伏　惠棟曰陶宏景曰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答曰臣

任責重大恒憂心如醉便使奴至市買菜奴當用錢飲酒暴乃
還醉于閤內不得菜既醒乃罵之為死狗罵畢即東帶來恐
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耳願見哀憐此則令後
事為一時事未詳孰是
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　惠棟曰碑云因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
衛尉歐陽修曰不書光祿大夫史闕也
中平二年卒　惠棟曰碑云二月丁卯
諡曰昭烈侯　惠棟曰碑云天子閔悼惻怛登手筆為策使右中
將張梁持節臨弔賜琀賵襚有加典禮使使五官中郎將何
持節諡曰昭烈侯夏四月庚戌葬
不仕王莽時　劉攽曰案文多一時字前後言不仕王莽者多矣
不須時字也

後漢書補證　列傳第十五　四

誠來有我而吉已　劉攽曰誠來有我而吉也案文此我當為它
注文甚明
惟陛下留聖恩　劉攽曰案文恩當作思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卓茂傳

劉宣字子高安衆侯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姓名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據前表建武初以崇從弟寵紹封安衆侯其名與范史不同又據謝承書安衆侯有預討王莽佐平王郎大功非避世者不知范史何以貴異如此

河西都爲置守令茂才不爲嫌理事自若　何焯曰爲置守令而不罷其官是河南都將猶以通儒長者容而假之也

及莽居攝至不肯作職吏　何焯曰此所謂行己在清濁之間者也有謂子康仕莽朝考之不詳耳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魯恭傳

永元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　錢大昕曰和帝紀在十三年

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　錢大昕曰鄭康成易誥作詰注云詰止也此傳云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則恭所引易亦作詰矣後人據王輔嗣本改爲誥爾

諱子旭官至太僕　何焯曰旭疑非諱之子有脫誤

胎養　王念孫曰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注曰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念孫案胎亦養也方言曰台胎養也晉衛燕魏曰台汝潁梁宋之間曰胎列女傳頌義小序曰胎養子孫以漸敎化是胎與養同義此言陽氣胎養萬物非謂萬物含胎也方言注曰台猶頤也音怡序卦傳曰頤者養也胎台頤聲近而義同

後漢書旁證

劉寬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何焯曰劉文饒良吏爲主今則不足當

重寄靈帝未能無能改替則當早退今尸位而已憂心如醉十

語可以舉扶顛持危之責乎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十六　伏湛子隆　侯霸　宋宏　蔡茂　郭賀

趙熹　牟融　韋彪族子義

注伏理字君游　惠棟曰前書作斿君

門下督　惠棟曰胡三省云諸郡各有門下督主兵衛

而收斬之　惠棟曰袁宏紀曰時郡中不安湛移書屬縣不得相

侵凌天生蒸民爲立君非人亂也息養老育幼以待真主門下

督欲起兵湛曰孔子誅少正卯爲其惑衆也而誅督以示百姓

徵拜尚書　惠棟曰袁宏紀山松書湛于建武三年拜尚書

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　惠棟曰伏生尚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一

年決刑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必先謀之同姓宗謀于庶臣加占蓍龜以定衍審哉謀則戰卜則

吉戰則勝　惠棟曰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

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

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

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illegible]來天下而有其十　惠棟曰東觀記載伏惠公諫曰文王享國

用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四海乃賓

注冀卿而獲索賊帥徐少　惠棟曰按東觀記獲索賊帥古師郎

富平賊帥徐少下未據富平作獲索者誤也

奏行鄉飲酒禮　惠棟曰鄭元儀禮鄉飲酒禮注曰今郡國十月

行此飲酒禮又曰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服

虔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似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

俎皆如士制

自行東修　惠棟曰王莽傳曰自初束修師古曰束脩謂初學官
之時
東觀漢記　惠棟曰史通曰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
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
陽安長公主　惠棟曰陽安縣名屬汝南郡公主名華
女為孝獻皇后　惠棟曰袁宏紀曰完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雅
次后次均次尊次朗
隆字伯文　注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　惠棟曰棟案殤帝諱隆
之字曰盛故改為盛
聖哲應期　惠棟曰李善曰尚書刑德放曰河圖帝王終始存亡
之期
宗室屬籍　惠棟曰禮記大傳繫之姓而弗別鄭氏云繫之以姓

而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
以子撥為郎中　惠棟曰漢法死事之子除郎中
侯霸　惠棟曰金鄉長侯成碑曰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于
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康嗣宣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甬郊
因以為家焉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于鴻溝之阨謚曰
安國君曾孫霸封明統侯元孫霸西漢表霸作輔
房元　惠棟曰前書曰琅邪房鳳字子元九江太守穀梁春秋有
房氏之學傳曰房元者蓋鳳其字猶朱普字公文東觀記稱朱
文君也
注從鍾寗君受律　惠棟曰百官公卿表曰元始元年尚書令潁
川鍾元寗君為大理
五威司命陳崇　惠棟曰王莽傳曰莽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

軍寬命統睦侯陳崇作司命也又曰司命司上公以下
集春下寬大之詔　惠棟曰續漢志曰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
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
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
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　惠棟曰王符潛夫論曰孝武皇帝封
丞相以褒有德後遂承之建武乃絕
于是追封謚霸則鄉侯　惠棟曰金鄉長侯君碑曰霸封於陵侯
洪适曰案相封侯自平津始光武以功臣未封故霸但侯關中
既是亦追封則鄉其子昱徙封於陵蕭謂霸封於陵非也
宋尚成帝時至少府　惠棟曰百官公卿表無尚名班史闕也
王莽時為共工　惠棟曰案前書天鳳中宋弘為并州牧將兵擊匈
奴也

以清行致稱　惠棟曰袁山松書曰宋弘為司空專政恭約輕財重
義有令儀君子之風
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　注引前書云云　惠棟曰李賢曰宏存固
前如何反引漢書注邪
鄭聲　惠棟曰包咸論語注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樂亂雅
為湖桓梁　惠棟曰班固奏記東平王曰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
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彥也
御坐新屏風　惠棟曰東觀記新施屏風裁肌施字
圖畫列女　惠棟曰劉向七畧別傳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
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
畫之于屏風四堵是漢時列女皆圖之屏風也
聞義則服　惠棟曰管子弟子職篇曰見善從之聞義則服

湖陽公主新寡　惠棟曰酈道元曰南太守胡著子玢嗣都尉南
湖陽公主
貧賤之知　東棟曰東觀記作交
清修雪白　惠棟曰萬震薦鄭彥文曰雪白冰折皦然耀世也
宣寶　惠棟曰李善曰鄭氏云寶所以詐獲田寶
雒陽人　惠棟曰常華陽國志賀康漢雒人衍陽字
祖父堅伯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堅為柏椽尉
能明法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賀初為太守黃幸府嘗有事與漢
中太守李榮俱被徵賀獨幸星行詣詔獄自歸得免榮猶留詔
獄之由是顯名太守蔡茂命為主簿表賀明律令稍遷侍中尚
書僕射司隸校尉荊州刺史
教術部去襜帷　惠棟曰劉昭曰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唯賀

為冀州刺史去襜帷也
號曰萬石君　惠棟曰東觀記曰趙魏號曰為萬石
蘭揚　惠棟曰王霸傳作陽
幽都　惠棟曰李賢莊子集解曰幽都即幽州也
南安平公主　惠棟曰皇后紀作平邑平邑屬代郡安平屬安平
國未詳孰是
趙熹　惠棟曰東觀記作喜熹與喜古字通小顏匡謬正俗曰熹
熾盛也音與僖同故趙僖字伯陽取此義耳末世傳寫誤為喜
字
繭栗犢　惠棟曰葉氏愛日齋叢抄曰記王祭之牛繭栗左氏外
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漢書志天地牲角繭栗顏師古
注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西京雜記惠莊聞朱雲折
五鹿充宗之角歎曰繭栗犢能耳聊東蒲小而不謂其角
帝以為疑　惠棟曰袁宏紀曰詔書屬建威將軍以功自贖
婦人亦懷卿之恩　惠棟曰魚豢魏略曰熹為平原太守吉宮太
會光武聞熹在鄧何如感稱熹來有路暗寵家諸夫人皆會會
邑諸夫人言熹篤義多恩徙長安還護妻等衣食生活使得蒙
今日更當貴猶能臨人也
緣邊諸郡　惠棟曰袁宏紀代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郡
雜止同處　惠棟曰續漢書作雜坐
鄉　惠棟曰胡三省曰諸王國各置郎陽
小年代虞延行太尉事　惠棟曰袁紀當在七年應劭漢官儀明
帝欲東太尉府時熹以新造北宮未陳之其本臨辟雍見太尉
府獨車陪當在七年也

遣為太傅　惠棟曰東觀記詔曰行太尉事趙熹三葉在位為國
元老其以熹為太傅
長寺伏　惠棟曰漢官儀及和帝紀皆作世
宮主越騎校尉　惠棟曰蔡漢官儀伏永平中為侍中
坐事下獄　惠棟曰西羌傳坐畏懦徵下獄免
牟融　惠棟曰風俗通曰牟子國祝融之後後因氏焉
人代鮑昱為司隸校尉　惠棟曰續漢書曰典司京師執憲持平
祖當　惠棟曰前書曰當章常時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
軍
主輔諸儒莫不仰慕之　惠棟曰三輔決錄曰龐與上黨太守令
孫伯達　河陽長魏仲達同時齊名世號二達
鍛錄　惠棟曰何焯曰錄當作綠案古鍛鍊字皆作鍊唯路溫舒

傳作練禾冀州從事郭君碑云服職鍛溓李善文選注云說文
申鍊化金鍊與練古字通
族子義　惠棟曰前書曰充成子頃侯寬寬子僖侯章章子節侯
沇自贇傳國至元孫乃絕世系甲南書今淺青之子生朔元弟
元順　惠棟曰京兆舊事曰順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
應三公之命後為平輿令吏民立祠祀中
劉愷復辟之　惠棟曰京兆舊事曰朔為武陽令友人羅茂猶為
縣丞李官表樞流離朔棄官致喪歸乃辟公府執棄去司徒劉
愷尤敬之
宿留　惠棟曰司馬貞曰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
其是有所待也適
不堪久待　惠棟曰依王輔決錄待當作侍

羲少與二兄齊名　惠棟曰京兆舊事曰清河太守韋文高三子
順朔羲皆以學術知名時人號韋氏三君韋世錄韋青生淡尚
書令淡當字大高也
初仕州郡　惠棟曰京兆舊事曰羲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
堅非堅伯　周壽昌曰蔡茂傳郭賀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
不仕王莽華陽國志曰堅爲桓枝尉是名堅不名堅伯也
惠氏棟補注以伯字連上讀則以堅伯爲名恐誤
傷讖文　周壽昌曰馮勤傳常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
丰案光武時崇尚讖緯故帝作詔書亦仿其體即民閒歌謠亦
卜多作七言韻語皆學緯書之文
代本名世　周壽昌曰趙熹傳長子代給事黃門代漢官儀及和
帝紀皆作世此唐時避諱而改人名也

鍊練通　周壽昌曰韋彪傳鍛練之吏手按鍛練諸本皆作鍊與
作練者雖字義可通然兼范史本字宜改正注亦俱作鍊不从
練何焯於他本校曰鍊當作練惠棟案古鍛鍊字皆作鍊唯路
溫舒傳作練又冀州從事郭君碑云服職鍛溓李善文選注云
說文曰鍊化金鍊與練古字通
舊制凡州五而書令下郡二人　劉攽曰案五文令合作令而書
令不可有五人若言令一郡二人又與義戾作令乃與注合
弘當輩見　劉攽曰案文當合作常
南平安公主　劉攽曰案傳作平安注云安平必有一誤然安平
是縣名則安平是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伏湛傳

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何焯曰按馮衍傳豈特束脩其身而已注謂約束脩身蓋一時皆如此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侯霸傳

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 錢大昕曰晦之曰案前書儒林傳房鳳字子元不其人傳穀梁春秋哀帝時爲九江太守此房元即房鳳也不書名而書字又单舉一字未知何故

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 何焯曰王莽以盛夏斬人百姓駭懼此亦當日之要務也

好直言無隱諱至自是大臣難居相位 何焯曰光武爲治兼法文宣此則遂蹈宣帝之短自此三公多取充位不收大臣之效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宋宏傳

宏當讌見至關義則服可乎　何焯曰仲子有大臣之節但此則

捎過恐人主不能堪

薦同郡宣著扶風法真　何焯曰宣著晩謬不得比法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馮勤傳

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注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

邑公主紀傳不同未知孰是　錢大昕曰劉攽曰傳作平安注

云安平必有一誤肰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予謂平安亦縣

名屬廣陵郡貢父偶未檢及耳平安與平邑只一字之異未可

遽以安平為是也

馮勤傳　何焯曰帝懲王莽專政務自攬威權如勤等在三公位

不過恭謹任職如一胥吏而已但當載其名氏于表不必立傳

也

趙憙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以憙守簡陽侯相荊州牧奏憙才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相　錢大昕曰按簡陽平林二縣兩漢志皆無之蓋建武初置不久即省亦未知何人所封也光武紀注平林在今隨州隨縣東北

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錢大昕曰晦之曰案本紀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二十六年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上谷代屬幽州雁門雲中諸郡屬并州注但舉雲中五原則止有并州不得言二州矣

趙憙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自搏　王鳴盛曰憙欲報兄仇挾兵往仇家疾病無相距者皆卧自搏猶叩頭也考三國志吳華覈傳孫皓收覈付獄覈上解曰謹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裴松之雖無注然上文既言叩頭下即言自搏則自搏非叩頭李賢注殊謬叩頭以首叩地自搏以手自搏也蓋悔過而痛自責之意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韋彪傳

數陳政術每歸寬厚　何焯曰承光武明帝之後尤知要也

自帝就家拜著東海相　注應者恥之　何焯曰著時與姜肱周徵辭書雖逼切何嘗不可隱身避命哉海內列名五處士而其中有著故士必待于宋論也　韋著可正蔡邕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十七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藏食瓦器　惠棟曰袁宏紀曰布被瓦器食則魚飧

收養親族　惠棟曰續漢書曰秉拜司直清白篤義得祿收養內外宗族

後告歸平陵　惠棟曰袁宏紀曰湛被徵當還鴻卿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湛曰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逡巡而去

條勤者而勞之　惠棟曰齊民要術曰于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

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　惠棟曰東觀記曰丹閭里有喪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爲其制日定喪其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焉

後徵爲太子少傅　惠棟曰續漢書曰丹爲太子少傅蹇蹇正直名德重于當時

家公　惠棟曰丹時爲三公故曰家公焦氏易林曰柔及家公

相待如舊　惠棟曰袁宏紀曰時衛尉銚期執金吾寇恂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

教授諸生千餘人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學事祕典師事東海王仲子也

鮑恢　惠棟曰恢扶風人鮑昱爲司隸辟爲都官從事也

遂不應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近世蘭陵王仲子昔虞君陽宋但不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

美談　惠棟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

林少好學沈深　惠棟曰書斷曰林尤工古文過于鄴也故世言
小學由林公
嵩冀　惠棟曰冀平陵人智謀之士見高獲傳
注東觀記曰林寄冢地未去　惠棟曰見郭就與林書也
徐巡　惠棟曰袁宏紀作徐兆案說文引徐巡說又書斷所載皆
作迎袁氏誤也
林前於西州　惠棟曰東觀記作河西
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　惠棟曰袁宏紀曰林每遭困阨自謂不
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絶於此耶
林薦同郡范逵云云　惠棟曰案隗囂傳逵等皆囂賓客據史逵
爲師友東爲祭酒曰屠剛爲掌書林先與逵等同客河西故薦
之也

羣臣上言云云　惠棟曰案宏紀爲梁統所上便宜也統奏見本
傳
有和旦格　惠棟曰鄭玄曰格來也
吹毛索疵　惠棟曰韓非子曰古之全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
本蘗始而繁難知
爲佐職相　惠棟曰袁宏紀曰桓自爲九卿至三公輒每上封事
及與朝廷之議常依經附古不苟隨于衆爲佐職相上亦雅重
之
注辛臀　惠棟曰左傳作辛廖
賢者之後宜宰城邑　惠棟曰昭王十一年公羊傳曰曷爲通濫
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宋雅　惠棟曰東觀記曰丹累世十有宋雅爲丹買田宅居業

徙師長安　惠棟曰東觀記曰丹師事公乘昌敬重常特爲編席
人異之　袁宏紀曰昌淮陽人
注陳沈　惠棟曰御覽六帖引東觀記沈作兆
常爲都講　惠棟曰袁宏紀曰是時昌爲王莽講學大夫門下生
甚衆而昌獨禮異丹曰未嚴尤王壽東碑諸也
嚴光　惠棟曰邵嚴尤伯石也遂刻皆作光誤
奉還鄉傳　惠棟曰蔡邕漢南紀曰丹絶跡于軍經節裏傳徙貳
閉門講東始
爲鄉人長者自代而去　惠棟曰東觀記曰丹薦陰曹程胡壽歆
自代
達字子廣　惠棟曰何焯曰漢官儀作子闓據案帝紀注作闓年
融傳注引漢官儀又作儀皆誤也或曰廣與闓古字通

君有今子　惠棟曰華嶠書曰君有四子
劉匡　惠棟曰匡泗水王歙之從父弟建武初封宜春侯永平初
爲宗正
家無遺產　惠棟曰東觀記劉匡對曰丹爲三公與故州郡曰歆
不謝
准今議　惠棟曰諸本議作良
書掾尚無繁者爲西曹　惠棟曰東觀記曰良爲司徒長史以清
白方正稱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
車府令　惠棟曰續漢志曰車府令主乘輿諸車也
徐匡　惠棟曰東觀記曰齊國徐匡
鉤箕車　惠棟曰王幼學曰古兵有鉤有鑲引來曰鉤推去曰鑲
韋昭曰與兵射鉤之來也顏瀏曰鉤留也

冢陰山　惠棟曰東觀記作華陰山冢宮從漢中之華陰也
徵詣公車　惠棟曰袁宏紀曰樊脩與宮友善薦之于朝
數納忠言陳政　惠棟曰何焯曰政下當有脫字
論議切直　惠棟曰東觀記曰數納忠諫論議直切袁宏紀曰
數納忠言守平不希苟容
少好黃老書　惠棟曰東觀記曰均治尚書
注見仲為雜游狹　惠棟曰狹字誤御覽引東觀記作游俠
奉寡嫂孫兒恩禮敦至　惠棟曰通典曰太宗以嫂叔無服侍中
魏徵等議曰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冕服宋
之為位祭傳無其見必冠事當在宋漢書也
常以八月長吏存問　惠棟曰八月存問後漢制也前漢當以正
月見昭帝紀

乃幸均舍　惠棟曰魏書高士傳曰帝自往然不肯起曰陛下備
惜不為上世君令臣得為偃息之民
不戒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成父義士難宋以延作免義濟恤之
為譜譜未定以游狹稱
注戒冒戒之叔子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與戒之孫又戒傳者
未少府與祖也而自錄獨未戒第二子志不以權謀為戒之孫
而傳未與見于不似本傳不誤未詳孰是
封關內侯　惠棟曰常華陽國志戒處謚文侯
宜備國師　惠棟曰徐堅曰國師即太師也
會病卒注謝承書云云　惠棟曰案初學記太平御覽下引續漢書
未趙典為太司農閉門却掃非德不交又典兩八俊之列見孝
補錄及華陽國志而不傳謝知謝承所載未審據也

以諫侍中騎將軍事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時董卓秉政獻帝未于
長安謀與司空荀爽圖謀不剋讓拜太常而幸封洛亭侯
拜尚書令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尚書令太僕王年薨
補為京兆尹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順桓之世樊為巴郡本守
于將板楯數反溫以恩信降之于是宕渠出九穗之禾
朐忍有達理之才達京兆丞
書白賊　惠棟曰注見董卓傳
手為十為過再為涉　惠棟曰風俗通曰涉始于足足率長十寸
十寸則尺十尺丈人法天地人再舉則涉所謂一為過再為涉
注引王弼注與溫語無涉
董卓從弟璽　惠棟曰袁宏紀曰李傕從弟
乃獲免　惠棟曰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傕不知賊否溫言

太切可為寒心洽曰李應已辭之矣帝乃悅常璩曰初大傅與
李固胡廣議立清河王蒜而梁冀欲立蠡吾趣戒鳥而從之使
李固雖死君子以為美惟之忠甚于梁冀謀摩卓之牙溫奔傕
之以雖通權勢以道陳訓督其祖遠矣常洽字茂尼江原人為
傕所誅
溫從車駕都許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適公從天子都許政出
諸侯權歸溫居公位十年卒也
忠臣子弟　惠棟曰何焯曰忠字衍棟案何說非也忠臣猶中臣
古字通用謂中朝臣也李固傳云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
不得為吏察孝廉故漢以是奏免溫也
鵠叟　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曰鵠叟如浩浩昊天之浩浩猶顥顥
由兒

侯霸　周壽昌曰王丹傳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案君房侯霸字霸為侯覽族子仲由之輩君房豈以君房之旅久當為十常侍與石顯等同流而君房又以此任子出身故不屑與之交耶

買符　周壽昌曰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注買符非真符也予按符豈可以偽為若非真符必致犯法丹豈肯蹈之買符是以錢向官吏乞請得之注誤

公孫拔非枝　周壽昌曰吳良傳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之謚也殿本他宋本俱作公孫拔此與監本皆作公孫枝非是宜改從拔案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衛大夫公孫枝皇本枝作拔釋文出公孫拔云皮八反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鄭君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困學紀聞末去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是王伯厚所見本尚作拔字養新錄云公叔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為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即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伯厚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皆形近傳寫之訛又本案此疏中作拔尤誤壽昌案殿本考證引毛奇齡論語稽求篇以證作拔不作枝奇齡平日專攻朱子故力闢集注而不知朱子舊本原未誤作枝也考證又云明代國學生有罰修十三經註疏壞板者改拔作枝以傅會朱註予按即有此事亦必是國學生見坊行本多作枝轉認拔為誤字使改正不必定從朱註趣見也

鄭均傳　周壽昌曰後漢書鄭均傳兄感其言遂為廉潔下云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此處無兄卒二字於文義不足案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章懷注引之義較顯然孤兒兄子四字於文複晦應作養兄孤子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劉攽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文先解帷後帳果然矣

帝敏惜之　劉攽曰案文敏當作愍

以為持書平　劉攽曰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者以平音治平章懷已改作持後人不安留平字也

以謙行車騎將軍　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

後漢書旁證

吳良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謚也○拔字監本誤作枝今從宋本作拔　臣會汾曰按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公叔文子名公叔發注疏古本孔安國注作公叔枝此據本衛獻公孫公叔枝若公孫枝是秦大夫字子桑秦穆公時臣非文子矣相傳明代國學生有罰修十三經注疏據板者以枝拔形相近臆改拔作枝以傳會朱注至今莫辨今此傳注宋本尚作拔奇齡之言益信而有徵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杜林傳

有恥且格　何解曰注格來也人皆有恥懸之心且皆來服挾集解格至也此所稱不知何師之說

餘人雖不見譏　何解曰雖不見譏然故猶諸王賓客機牙于北

本司徒司直　王鳴盛曰林從隴歸王輔徵拜侍御史復代王良為大司徒司直袁宏後漢紀第八卷作遷司馬直脫去下司字闕屬顯然而徒之作司馬亦傳寫之誤無疑王良傳亦作大司徒司直蓋司直乃司徒掾屬見司馬彪百官志司馬無之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郭丹傳

大司馬嚴光請丹　錢大昕曰光當作尤嚴尤爲大司馬見漢書

王莽傳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趙典傳

會病卒至謚曰獻侯　何焯曰注引謝承書詔下獄自殺不言病

卒按既有弔祠贈謚則范得其實

建安十三年至免官　何焯曰王閎志注中作十五年非也獻帝

紀十三年正月温免官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十八　桓譚　馮衍

以父任爲郎　惠棟曰桓子新論曰昔孝成帝時余爲樂府令凡所典倡優技樂蓋且千人

能文章　惠棟曰東觀記曰譚能有絕才

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　惠棟曰如與揚子雲辨蓋天與劉子駿論方士養生及土龍求雨頓牟磁石陳平解平城之圍皆見新論中

性嗜倡樂　惠棟曰新論曰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操而更爲新弄子雲曰事淺易喜深者難識卿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宋宏傳帝每讌輒令譚鼓琴好其繁聲

以媚道求主　惠棟曰周禮內宰職曰禁其奇衺鄭康成曰若今媚道

外求方伎　惠棟曰新論曰傅太后聞史子心作金成可以作延年藥乃除爲郎舍之北宮

遂遣其弟侍中喜　惠棟曰何焯曰董賢求傅氏罪事與前書參差不合高武侯傳喜孔鄉侯晏之從兄弟安得復有后弟名喜爲侍中有范史事未核

譚獨自守默然無言　惠棟曰顧炎武曰案前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是嘗受莽封爵史爲諱之耳

奏事爲掌樂大夫　惠棟曰新論曰余前爲典樂大夫有鳥鳴于廣樹上南府中門下皆爲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鬭俱坐免去

踦人　惠棟曰周易曰謂人之詞多踦人謂私議関政之人也

今宜申明舊令　惠棟曰王褒集僮約注曰漢時官不禁報怨鄭重周禮注曰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義舊有業今宜復申之也

天道性命　惠棟曰鄭康成論語注曰天道七政變通之道又中庸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

注矯稱孔丘爲讖記　惠棟曰新論曰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孔丘誤之甚也

卜數隻偶　惠棟曰隻偶猶奇耦注言偶中非

通人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宏暢雅閑

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

有詔會議靈臺所處　惠棟曰袁宏紀曰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靈臺位上欲以讖決之也棟案靈臺所處未定故議之

吾欲讖決之　惠棟曰許慎五經異義引公羊說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在太廟之中詩緯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則靈臺在邑之內故世祖依以讖決之也

臣不讀讖　惠棟曰東觀記曰臣生不讀讖

非聖無法　惠棟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孔安國傳曰聖人制作禮樂而欲非之是無法也

將下斬之　惠棟曰將扶也古樂府曰出郭相扶將字林本作將

叩頭　惠棟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曰再拜顙何休曰顙者猶今

叩頭矣

乃得解　惠棟曰東觀記曰由畏衆言遂不復轉還

道痛卒　惠棟曰謝承書曰感而作賦因思太道遂發病卒

號曰新論　惠棟曰譚自序曰余爲新論述古今亦欲興治也

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十五爲非十也譚見
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孔子淮南
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絶亦當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
論天間莫明于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善何云盡棄耶

凡二十六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有桓譚集五卷

注其先上黨潞人　惠棟曰王符潛夫論曰鄭大夫有馮簡子後
魏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于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
與李斯錯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

注奉世之長子　惠棟曰前書曰奉世長子譚譚弟野王注誤也

衍祖父立　惠棟曰前書曰立字聖卿奉世子也

博通群書　惠棟曰潛夫論曰衍篤學重譜儒號曰德衍雅雅
隆號曰偃偃羅建爲敵適

將軍之先爲漢信臣　惠棟曰案廉范傳帝問范曰卿與右將軍
褒太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案此
褒乃丹之父也

屯據　惠棟曰袁宏紀作先據

見番于人　惠棟曰番袁紀作樊

遂東集鹽　惠棟曰丹時新拔宗盧伏城復進而與赤眉別校董
憲戰于成昌而死

駘藉　惠棟曰漢書曰駘藉王莽司馬光曰胎當爲駘後來切躐
也籍子夜切天官書曰兵相駘藉蘇林曰駘音臺登躐也

違倫絶理　惠棟曰張衡傳表曰逆節絶理謂之不道

毛舍　惠棟曰毛猶耗也孟康曰耗音毛集有毛米存者也

注吉甫謂尹吉甫　惠棟曰吳仁傑補遺曰吉甫當作成文謂主
子成文也若尹吉甫不應在子房吾之下

注弓里游　惠棟曰弓姓漢有弓林見劉元傳

委質爲臣　惠棟曰服虔左傳解誼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于
策委死之質于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

扁雜之囊　惠棟曰何焯曰周疑禍字之訛注非也

惟才嗜欲情廢事爲　惠棟曰東觀記邑本傳載邑書曰邑年二
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廢事少所嗜欲號歸猶告歸也

誰不占之志　惠棟曰新序曰齊崔杼弒莊公有陳不占者聞難

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遂往聞戰鬭之聲恐駭而死

注父豐　惠棟曰前書王莽封田豐爲世睦侯奉田王後

爲共罷兵幬中　惠棟曰東觀記曰永與衍共罷兵幬中而居後

歸世祖

注立功畫說下懷　惠棟曰胡三省曰余案欲果不取下懷事當
以永封于魯郡爲功也事見本傳

衍上書陳八事　惠棟曰六年詔百僚與上封書于是衍上書也

案袁紀在六年

周生豐　惠棟曰羅泌曰帝魁之後有周生氏

注張章舊志　惠棟曰經籍志張章舊志十卷晉會稽太守熊默撰

衍由此得罪　惠棟曰按袁宏紀時衍與呂种王磐皆以諸王
賓客下獄种磐死獄中衍被敕出廢于家种磐事見馬援傳

遂逮后弟侍中喜　劉攽曰按傳喜非后弟當是嘉
故易曰窮則變　劉攽曰案文多一曰字
唾血鬼腸　劉攽曰案唾血是盟時唾血此當作喋與前同也
雖則山澤之人　劉攽曰案此文雖則字顛倒當作則雖云云
以衍為曲陽令　劉攽曰案彰城不在宋荆當作敦城也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之際譚獨自守默然無言　臣世駿曰按自
知解曰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
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是譚曾受莽封
爵史為之諱耳
會議靈臺所處注楊衒之洛陽記○衒字諸本皆訛作衍今改正
馮衍傳揵六枳而為籬兮注登登皇皇□雖閩監本作登登皇皇雖
在爾　臣會汾按此汲冢周書序文也汲冢書於字闕處皆作
□妄意增改盡令讀者不知所謂今正之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十八下　馮衍
注衍之祖馮奉　惠棟曰衍之祖東觀記及本傳皆云野王唯華
嶠書以為馮立則奉為衍從祖也
又自論曰　惠棟曰何焯曰自論即賦之論棟案衍所著有自序
官錄等篇北堂書抄九十八卷引馮敬通自序云年衰歲暮自
悼進無成功將棲遲肥饒之野殖蓺生產弱習道德云云本
傳注云序所謂通視千里覽見舊都皆與自論略同不當為此
賦之序何説非也
一龍一蛇　惠棟曰管子曰一龍一蛇一日五化淮南子曰至道
無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蛇音徒河反
遂定業焉　惠棟曰樂史曰衍墓在昭應縣西四里漢之新豐也
淚汍瀾兮　惠棟曰汍瀾猶萑蘭也息夫躬絶命辭曰涕泣流兮萑
蘭韋昭曰萑蘭泣涕闌干也萑音完
皋陶釣於雷澤　惠棟曰棟案太公亦釣呂南鉤崖文王卜之為
舜所得皋陶然則皋陶先當釣于雷澤為舜所舉也但古書散
佚無從取證耳
率妻子而耕耘　惠棟曰衍集楊節賦曰馮子耕于鄠山之阿渭
水之陰廢弔問之禮絶游宦之路眇然有超物之心無偶物之
志
馮豹　惠棟曰上黨記曰馮亭冢在壺關城西五里
爲永平而革命　惠棟曰語曰永平者叶之永亂者革之今書言
革命者魏高堂隆議曰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
應天順承果也

業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譎
功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
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
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
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何焯曰周唐疑周康之訛
注薛夫子韓詩章句 惠棟曰案世系薛漢父方邱字夫子世習
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
鑑末齊於絳臺 惠棟曰晉語曰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
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
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
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傅太子彪注失考
韋衰世之助風 惠棟曰風音方情反顧炎武曰今山西人讀風
猶作方情反
得務光而愈明 惠棟曰顧炎武曰明古音謨郎反以字母求之
似當作彌郎反
遺詩由于負黍 惠棟曰京相璠春秋地名曰負黍在潁川陽城
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
大宅 惠棟曰枚乘七發曰陽氣見于眉宇之閒幾滿大宅淮南
子曰大丈夫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高誘
曰區宅也大宅謂天也
孔耶之知命 惠棟曰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
不得畜媵妾 惠棟曰衍集云敬通有一婢任酷妬之擊婢無所
不幸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書曰遣
不概于懷 惠棟曰概感也古代反莊子曰我獨何能無概然

德語 惠棟曰文選注引之作盛文章緣起曰論漢司隸從事馮
衍作
五十篇注衍集見有二十八篇 惠棟曰經籍志衍集五卷
使黃門將被履豹 惠棟曰三輔決錄曰衍子豹使人將被履之
華嶠後漢書 周壽昌曰馮衍傳論論曰至猶失之於馮衍注自
此以上皆華嶠之詞考案華嶠後漢書百卷張華等稱其有良
史之才足以繼遷固又司馬諸公贊曰嶠字叔峻有才學撰
後漢書世稱為良史宋余靖云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九十
七篇應別有考今范書多採拾其緒餘至於小論或全襲用如
此論亦其一也蔚宗之服膺此書可想惜今書不傳非章懷引
注十二幾全汩沒矣
誅犁鉏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愬知嫫于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東

儀 劉攽曰注云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案全本何
當作所
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劉攽曰注云關西不聞今事
秦棄關西何緣有不聞不合明上文衍字關西二字
捷六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
衛 劉攽曰案注文方總其賦自當列敘其文云自此以下說
籬室庭衛後人不曉誤作守除非
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 劉攽曰注陂卬義反切不得
卬當作兵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桓譚傳

出爲六安郡丞　錢大昕曰六安前志爲王国王莽篡位後益廢爲郡故成武孝侯順以建武八年拜六安太守桓譚爲郡丞亦在建武初也建武十三年省并西京諸国唯真定河間泗水城陽淄川以宗室封王見於紀傳若廣平高密膠東六安廣陽未見有封王者蓋已改国爲郡猶沿西京舊名耳

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至乃解　何焯曰董賢求傅氏罪事與前書參差不合高武侯傳喜孔鄉侯晏之從兄弟安得復有后弟名喜爲侍中者也大抵范史事未核

掌樂大夫　王鳴盛曰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襃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披前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是譚嘗於莽曾受其封爵非揚雄素不與事可比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馮衍傳

饑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肰或古亦通乎　錢大昕曰古音無如模聲轉爲毛今荊楚猶有此音

登平陽而懷傷注平陽縣名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　錢大昕曰按兩漢三輔無平陽縣史記秦本紀寧公徙居平陽正義云岐山縣有陽平鄉鄉内有平陽聚

帝以衍爲曲陽令注曲陽縣名故城在今定州故城縣西　錢大昕曰唐定州無故城縣當是鼓城之譌毛本改作彭亦誤

饌子反於彭城兮囊管仲於夷儀注案饌字呂忱音仕眷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無作饌蓋亦譏刺之意也　錢大昕曰此賦以饌子反與囊管仲對文則非譏刺之意子反平宋意主恤鄰管仲封邢功存繼絕故歎通嘉美之饌當爲饌與下文饋女彝饗椒舉向義言歆飲食之也

馮衍傳　何焯曰作敬通傳當是本其自叙冗而寡裁辭勝于事

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　詞與次下與田邑書同而史家竟忘刪削

愆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　何焯曰周疑禍字之訛注非也

據位食祿二十餘年　何焯曰二十餘年疑有訛否則據位食祿上有脱文也

肅宗甚重其文　何焯曰衍文浮靡寡要而肅宗重之和帝以後遂即于衰上好下甚可不謹歟

列傳第二十九　申屠剛　鮑永子昱　郅惲子壽
剛質性方直　惠棟曰東觀記曰涉獵書記果于行義
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　惠棟曰逸禮保傅篇曰建進善之旌
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　鄧析子轉辭篇曰堯置敢諫之鼓舜
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
所當必摧　惠棟曰當猶向也
建武七年詔書倣刪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按七年嚣已臣公孫
述必不用詔書當在六年
遷尚書令　惠棟曰東觀記曰謇謇于直言無所屈撓續漢書曰
剛每尚書數犯顏正色百僚憚之
以頭軔乘輿輪　惠棟曰太元曰車軔馬止不可以行馮衍賦曰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十九　二
軔吾車于箕陽則軔為止義也章懷音刃說文曰軔礙車也從
車刃聲
津軔車輪木　惠棟曰此本作支或作搘
父宣　惠棟曰潛夫論曰齊有鮑叔世為卿大夫晉有鮑癸漢有
鮑宣累世忠直魏文帝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
時舉上計掾于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
為按摩奄忽而亡不知姓氏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
資殯殮餘銀及素書著腹上埋之謂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
家知子在此今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京師有驄馬隨之人
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侯家日暮往
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昔所失驄
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聞曰若此乃吾昔年無故
失之君何以致此馬子都曰昔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
其事侯乃驚悟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椁視銀書如言侯乃舉
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辟公府侍御史豫州牧司隸校尉
至子永孫昱並為司隸其在公府皆復乘驄馬故京師歌之曰鮑
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工棟案宣本渤海高城人
後為司隸被刑乃徙之上黨遂家長子今宣始為上計掾而云
上黨高士者非實錄也
事後母至孝　惠棟曰宣妻桓氏女見列女傳
路平　惠棟曰風俗通云漢有上黨都尉露平露當作路
荀諫　惠棟曰孫愐曰荀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曰本自
黃帝之子漢有荀參古厚切
有矯稱侍中止傳舍　惠棟曰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十九　二
得舍于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
截馬當匈乃止　惠棟曰袁宏紀曰永當州門拔佩刀截鞅與為
還車
御言大而意不悅　惠棟曰胡三省曰帝雖謂永言大而以其降
晚意懷不悅也
乃說更始河內太守　惠棟曰東觀記曰永至懷謂太守曰足下
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
耶
虜林　惠棟曰袁宏紀作虞林
皮常　惠棟曰孫愐曰皮姓出下邳
永異之　惠棟曰連叢子曰鮑府君謂孔子建曰為之柰何對曰
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寢豐為盜或聚或

獻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衍饗射之禮中爲禽之未備外亦以簡
易憲等無伺依眾觀化可因而緒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
注岑尊　惠棟曰袁宏紀作遵
其見憚如此　惠棟曰續漢書曰永性矜嚴令立百僚忌難每朝
各加戒慎也
作者衍之宗忠者義之主　惠棟曰東觀記曰作者百衍之宗忠
者禮義之主
使道之官　惠棟曰漢律曰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甯不過在所
者便道之官無間永未至衍在令便道之官者便之也
皇字文泉　惠棟曰東觀記作淵
遣小黃門　惠棟曰袁宏紀小黃門宗廣
注唯徵贖令　惠棟曰數令贖令也

司隸印　惠棟曰司隸印封
有文風　惠棟曰何焯曰謂皇父永繼父宣爲司隸皇復居宣位
也
除守得　惠棟曰袁宏紀作德
爲郎　惠棟曰黃門侍郎
消復災眚　惠棟曰胡三省曰消復者消去災異而復其常
帝納其言　惠棟曰袁宏紀曰上即詔坐淮陽事者今歸本郡
注辭訟七卷　惠棟曰陳寵傳曰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
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
決事都目八卷　惠棟曰晉書刑法志曰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
爲法比都目鄭衆周禮注曰今成者衍事有八篇若今決事比
守德　惠棟曰上云除守得爲郎洪雌傳作得此又作德張衡集

云南陽太守鮑得則得即德故諸傳或作得或作德也
修起横舍　惠棟曰張衡南陽文學儒林贊曰南陽太守上黨鮑
昌愍文學之弛廢悵儒林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崇肅肅之
儀揚濟濟之化
莫不勸屬　惠棟曰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
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可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
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
律于天以和聲採言于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
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觀聽于是乎取之頌曰
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
神樂民則嘉生乃□樂言不酬其儀宣光先民既沒頼茲舊章
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敘莫識其形劉勰曰崔瑗文學蔡

邕樊渠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
卒于官　惠棟曰德徵拜太司農卒于南陽見崔瑗集
注弟　惠棟曰孝子傳曰弟德少子
注周光姑氏　惠棟曰宋本書周先姑氏
音與古姑同　惠棟曰姑當作始
逯並　惠棟曰前書有蓋武將軍逯並後封聞風侯爲太司馬翟
義傳曰新作大將蒙鄉侯逯並爲横擊將軍風俗通曰逯秦邑
廣雅云鹿錄二章
圖錄家言　惠棟曰即錄圖也始于秦末見呂氏春秋
孔爲赤制　惠棟曰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曰孔子乾坤所挺西
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邱制命帝卯行又尚書
考靈曜曰卯生金除觸期稽度爲赤制公羊疏曰春秋說云伏

羲作八卦，卯合而演其文，續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
卯覽史記，撥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籙。又云卯
水晶治法，為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為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
此數文言之，春秋為漢制明矣

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 惠棟曰：袁紀載惲語曰：吾知
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心子文讎不復也。子文謂父友報父

纂延 惠棟曰：蟲與讓周孫愐引詩曰：戴戢且錄，厤未論有談姓
即錄也

淮錄姓魯錄之後 惠棟曰：見風俗通

主簿讀書 惠棟曰：袁宏紀及風俗通皆云主簿讀教行書字

太老堯舜 惠棟曰：衛烜曰：言備堯舜時民間父老之數也

樹類遠 棟曰：袁紀作擢類

見面于門閭 惠棟曰：袁宏紀曰：上令從門舉火射帝面，故下云
火明遠 棟案：漢時城門有離載，下唯之棨，以防姦非，故帝令
舉火射面也

縑布百匹 惠棟曰：東觀記曰：由是上將重之

恕己量主 惠棟曰：王幼學曰：恕己謂盡其功于己，量主謂揣其
意乎君，量乎聲立議。由恕己謂能推己之心以度人也。棟案：恕
己量主，而量錯所未由恕及人主未得之也

知識宗不有所本而離天下也 惠棟曰：王幼學曰：女制解云
光武自謂悍知識曆后必無偏向，而離視天下也。此帝自飾辭
主諱由宇，此謂必不偏愛而動搖國本也。太子疆乃郭后所生，
恐后既廢，併及太子

古初 惠棟曰：孫愐曰：古姓，周太王去邠適岐，稱古公，其後氏焉

軔 周壽昌曰：申徒剛傳遂呂頭軔乘輿輪，注：軔謂以頭止車輪
也。王逸楚詞注曰：軔，止輪木也。予案東觀漢記申屠剛為尚書
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案以頭軔乘輿輪，其剛直可想

然近則名公之家悅，遠則四國流言 劉攽曰：注云周公為師，相成
王，為左右。案丈夫名公，為係四字

乃救繫大伯 劉攽曰：注大傳合書，大傳合當作含

永以事勤，良大不敬 劉攽曰：注五官將軍，案五官無將軍之稱，
蓋軍字本是車字

除吾得為郡 劉攽曰：案後皆作德字，義無兩字名，得德者知此
字誤

含元包一，甄陶品類 劉攽曰：注包而為一甄也者，案文也字當

在甄上

勉商如林之旅 劉攽曰：注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案文伐字下
脫一殷字

論發合浦 劉攽曰：案今合浦是廣州縣，作廣誤

郅惲傳將為巢許，而父老堯舜也 盧承奎曰：按父老堯舜若
曰為野老於堯舜之世耳，注謂以堯舜為父老之人，恐非是

郅惲于壽以傷晏晏之化 ⊙汲古閣本依勘注改寒晏，非。晏第五
倫何敞康寵傳皆有晏晏二字

申屠剛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舉賢良方正對策 何焯曰詞意尤懇不足以尊主折姦宜乎班書不採

鮑永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 至 助吾誅無道耶 何焯曰此顯宗崇儒之先兆太平之基將復興也永乃以此詐敵可謂謬矣

路經更始墓 至 竟不拜 何焯曰鮑永拜更始之墓猶知禮義者宜爲知非臧節也光武困之不平異乎高祖之待欒布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鮑昱傳

後為沘陽長　錢大昕曰沘當作泚注閒即南陽之比陽也竇皇后傳毋沘陽公主亦誤

昱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　何焯曰謂昱父永繼父宣為司隸昱復居宣位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郅惲傳

直心無譁（至）直言之乎　何焯曰鄭次都中行之逸王吉儔也其學又在嚴光右乎

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之賊　何焯曰注獨不引離婁篇何也

將為巢許而父老堯舜也　何焯曰父老堯舜言藐堯舜時民間父老之數也

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何焯曰賜幘而自引過可也東中門候無緣見貶

臣聞夫婦之好（至）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　何焯曰君章此言

乃獨微婉非復平時焯直卒能進說太子善處人骨肉之間豈其晚學有進也

壽賓客放縱（至）即時騎驛言上　何焯曰無所容貸可也從事專任主國曾御從舍宮外則操之已蹙非中正矣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二十上　蘇竟　楊厚
代郡中尉　惠棟曰刊誤曰按郡無中尉當作都尉案中尉謂中
部都尉也沿且如雖代郡又有東西二部都尉故云中尉
盧芳略得北邊諸郡　惠棟曰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也
隨弟　惠棟曰風俗通曰隨姓隨之後漢有博士隨何後漢有扶
風隨蕃
孔子秦　惠棟曰東觀記曰劉歆子恭恭與秦古文通
編削　惠棟曰顏之推曰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曰削而投之
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
延牙　惠棟曰公孫述傳岑字延牙
守惡　惠棟曰當作首惡

為漢赤制　惠棟曰春秋緯演孔圖曰烏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
赤爵銜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
倚彌即黎邱　惠棟曰惠學士曰黎邱一名倚彌不知何据周官
十煇文曰彌注云白虹彌天崔倚彌之謂乎
武王伐紂上祭于畢　惠棟曰今文太誓文
八魁　惠棟曰案元珠密語八魁曰春乙巳丁巳夏甲子壬戌秋
己亥丁未冬甲午壬辰與此異也
今年比卦部歲　惠棟曰師比二卦主歲也主歲之法始于乾坤
歲歲參兩從其次也蒙需訟師比等是也二卦十二爻而期一歲
陽右行陰左行閏時而治不表其說尋乾鑿度
坤主立冬坎主冬至　惠棟曰坤十月卦主立冬坎四正卦主冬
至也

五六之家三十五姓　惠棟曰此亦据緯書
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惠棟曰外傳文
龔字孟公　惠棟曰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惟有孟公談者取則
班固亦言孟公篤論士也
楊厚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序
河洛書　惠棟曰書并八十一篇
注曾祖父仲續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仲績
推陰陽消伏　惠棟曰統傳夏侯尚書洪範中有陰陽消伏之法
今不傳而略見于伏生五行傳
家內讖十卷解說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統事華里先生炎高高
戒統曰漢九世主出圖書與卿適應之建武初天下求通內讖
二卷者不得承平中刺史張志舉統方正司徒魯恭辟拔與恭

一卷定帝律上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棟案巴漢志內讖者孔子
內讖桓譚書所云矯稱孔子為讖記是也
為國三老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統遷侍中光祿大夫以年老遣
還養于辟雍拜几杖為三老
甫妻子博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博字仲達統長子
帥禁　惠棟曰司馬貞音帥
公車特徵皆不就　惠棟曰謝沈書曰厚潛身藪澤耕耘誦經自
侯楊震表薦其高操公車特徵不就益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
厚恚其青春時耕于大澤委鉏疾逝參恚恚之收其妻子錄繫
十餘致厚還不知所在乃出其妻子
陰臣注陰私也　惠棟曰顧炎武曰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
也棟案公羊春秋曰定十四年城莒父何休曰或說無冬者坐

宋女樂今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爲婦人審矣注訓私非
也
十名錄者三十餘人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厚弟子雒郫紀節字
縣竹寇憐文儀蜀郡何萇幼正侯祈伯舟巴郡周舒叔布及任
安董扶等皆徵聘辟衆顯名當世
太初元年 惠棟曰係華陽國志當作本初
鄉人謚曰文父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厚年八十三卒天子痛悼
詔謚曰文父與此異也
陰臣 周壽昌曰楊厚傳陰臣近戚注陰私也手按顧炎武曰陰
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惠棟案公羊春秋曰定十四年城
莒父何休曰或說無人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
陰臣爲婦人審矣注訓私非也

後漢書旁證　二

主春時劉歆等共典校書 劉攽曰案文劉歆上少一與字
拜代郡中尉 劉攽曰按郡無中尉當作都
案輒得相振累 劉攽曰案文振當作挂音卦振音怪聲相近故
誤之
蘇竟傳夫仲夏甲申爲八魁注冬三月甲寅辛戌○監本辛戌作
壬寅 庫會汾曰按十二支言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甲午
秋三月己亥丁未則十二支中皆取四位取之獨除去子午
卯酉不用也冬甲寅當配以壬戌作壬寅者非是定從宋本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蘇竟傳

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 錢大昕曰東海與魯相近似不當
宋分
代郡中尉 王鳴盛曰拜代郡中尉中尉當作都尉又武王伐紂
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助天當作天助
或回襄藩屏或蹶踘帝宫 王念孫曰太白辰星或襄回藩屏或
蹶踘帝宫注曰帝宫北辰也藩屏兩傍之星也念孫案北辰在
紫宫之中與左右兩藩皆非黃道所經太白辰星無緣到此今
案帝宫謂太微宫藩屏謂太微之兩藩皆五星所經也史記天
官書曰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淮南天文篇曰太微
者太一之廷也 太一當作五帝詳見淮南 故云襄回藩屏蹶踘帝宫

後漢書旁證　三　蘇竟傳　一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楊厚傳

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注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　錢大昕曰五星行道皆在黄道左右無緣得入北斗史言入斗者皆南斗也續志太白入斗中凡再見傳無此字知為後人妄增且太白入斗在永初三年此云二年亦誤

楊厚傳　何焯曰入方術傳可也

敎授門生上名録者三千餘人　何焯曰厚門人任安在儒林傳董扶在方術傳周舒見蜀志子羣傳中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二十下　郎顗　襄楷

郎顗　惠棟曰胡三省案姓譜曰魯懿公孫費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爲氏

六日七分　惠棟曰六日七分者謂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坎冬離夏震春兌秋卦主一時每卦六爻爻主一氣其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每卦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爲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百二十分每卦各得七分是爲六日七分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正月小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豫訟蠱革夬四月旅師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六月鼎豐渙履遯七月恒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畜賁觀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卦氣起中孚中孚爲三公復爲天子屯爲諸侯謙爲大夫睽爲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復臨泰大壯夬乾息卦也姤遯否觀消卦也消息爲辟卦餘爲雜卦四方爲方伯之卦卦氣之說始于孟喜章句其後京房揚雄太玄皆依以爲說詳棟所著易漢學

異如景言　惠棟曰陶宏景真誥曰宋學楊道遂占候風氣後十日有暴風經宿聞古知京師大火燒太夏門遠人徒衆果爾案宗事詳方術傳注

發消祇悔注祇大也　惠棟曰顧炎武曰祇訓大未也棟案侯果易注本祇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來復故故先大咎壹懷之訓蓋本侯果

易天人應　惠棟曰天人應易緯篇名

陰性澄靜　惠棟曰坤彖曰安貞月令曰是陰宜澄靜之義

施化　惠棟曰益彖曰天施地生虞仲翔易繫辭曰坤化成物故

漢儒言易皆云天施地化今易記爲作

易內傳　惠棟曰漢儒以讖緯之書爲內學故稱內傳

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　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

木卦用事　惠棟曰謂大過蒙益漸泰也

當溫而寒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歲之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

飛候　惠棟曰飛卦之飛伏也候謂消息十二卦七十二爻主七十二候也

主肩三曰三公九曰三公卦　惠棟曰注云三日九日並爲三公之日也案京房易傳曰初爻三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名九日訖初爻至三爻爲九日三爲三公故云三日至于九日三公卦也　注十爲元士以下乾鑿度文

侵犯消息　惠棟曰消息謂泰來用泰卦用事

集寬之實　惠棟曰所謂有貌集當

註戌亥之間爲天門　惠棟曰戌亥乾位黃帝占曰乾爲天門

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惠棟曰當在易緯太公金匱亦有此語

熒惑　惠棟曰春秋緯文耀鉤曰赤帝熛怒之神爲熒惑晉灼漢書注曰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　姚察訓纂曰熒惑方伯象司察妖孽

禮天子一娶九女　惠棟曰逸禮王度記文也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善言古者合于今善言天者合于人　惠棟曰黃帝內經素問文也　荀子曰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

閏十月十八日己丑　惠棟曰案本紀及天文志當云閏月戊子

大辰者何大火也　惠棟曰何休曰大火爲心徐彥疏曰李氏傳心爲大火是也

罰大火爲大辰　惠棟曰何休曰伐爲參伐也大火與罰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

北極亦爲大辰　惠棟曰何休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以上皆公羊傳文

書奉房王者之宮也　惠棟曰何休曰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

中宮紫宮　惠棟曰李廠學曰北辰中宮

政衰氣逆　惠棟曰李廠學曰大火明堂

威武衰微　惠棟曰李廠學曰參伐主兵事

註土司辭司爲　惠棟曰案謝承書曰金精之變太尉所掌宜責以果果敢者謂司馬

公能集事　惠棟曰事指爻之三公三公定其事以驗卦候知之

癸壽三基　注基當爲朞　惠棟曰案漢堯母碑以基爲朞鄭氏注儀禮古文朞皆作基

注戌亥之間乾所據者　惠棟曰京房易傳曰戌亥乾本位荀爽易傳曰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本乾鑿度曰乾漸九月九月建戌乾本西北之卦位在亥故云戌亥之間乾所據也

緣易雌雄祕歷　惠棟曰易雌雄祕歷者推卦氣陰陽之書也謂之雌雄者雌生酉仲太初是雌生戌仲太始是二者爲氣形之始ㄣ乃之所由生也案詩緯推度災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雌生戌仲號曰太始雌雄俱行三節雄曰物魂號曰太素然則八月酉仲爲太初屬雌九月戌仲爲太始屬雌十月亥仲爲太素屬物魂三氣相據至于子仲案後天地分也推數起亥仲猶卦氣起中孚至復而後一陽生也顗推漢元以來起亥仲至戌仲亥爲革命五際之一也祕歷備有其義故發之

今值困之　惠棟曰陽嘉元年正值戌仲九月建戌困于消息爲九月卦也

九五困　惠棟曰易乾鑿度曰困之九五有中和居亂世交于小

人

經由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　惠棟曰荀爽曰謂二雖揜陰陽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

賢聖之君　惠棟曰易緯以困九二爲大王故云

來年入季　惠棟曰戌季也

去奢就儉　惠棟曰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即儉

陳引際會　惠棟曰際會謂卯酉戌亥陰陽終始際會惠學士曰卯酉爲革政午戌亥爲革命是爲五際言更革際會之間

申始之缺五際之厄　惠棟曰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

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剛健篤實　惠棟曰易大畜彖文漢儒以剛健篤實爲句

變復　惠棟曰注見傳

律宮商爲佐　惠棟曰御覽引演孔圖曰宮商爲姓謂吹律定姓也注緣傳佐臣而誤從佐也

附奏於本　惠棟曰漢時言事傳奏本唯顗爲瓌固復以便宜四事附奏本也一本作本方也傳譌爲數

流寬大之澤　惠棟曰即寬大之詔

五緯循軌四時和睦　惠棟曰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宋均曰和粟氣和而嚴栗天官書曰日月五星順入軌道韋昭曰入謂軌道不邪逆也

雷未始發聲始君弱臣強從解起　惠棟曰案卦氣圖太壯解皆二月卦太壯辟卦也解三公卦也雷乘乾曰大壯大壯用事于雷未發聲君弱臣強之徵也

於此不見之中雷當發聲　惠棟曰太壯六爻爻主十日故六日

郎顗集云顗上書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能除害出則興利人君象也　棟案雷出爲豫雷入爲隨隨八月卦

易曰雷出地奮豫　惠棟曰案卦氣圖豫外卦屬春分二月卦也

房心有天帝明堂布政之宮　惠棟曰徐彥公羊疏曰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明堂心爲天王

朱彪注本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

尚書洪範記　惠棟曰南書藏末志曰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本

傳曰洪範五行傳論也本志曰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
極之論以參往行之迹約曰伏生創記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
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
陽并 惠棟曰水旱陽并也
一穀不登 惠棟曰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
飢
裏楷 惠棟曰孫愐曰裏姓魯莊公子裏仲之後子孫以論為氏
後漢有裏楷
隰陰 惠棟曰隰當作濕前志作濕者文本傳仍作隰
熒惑入太微 惠棟曰續漢志曰五月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
木氣常道注執猶依也執迹曰執亦道也言木以常道為執注
訛

犯心 惠棟曰續漢志曰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也
五帝坐 惠棟曰詩含神霧曰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坐神名靈威仰
之類是也
歲星入太微 惠棟曰續漢志曰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
主入[illegible]門也
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 惠棟曰續漢志曰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
轅第三星歲星犯軒轅為女主憂也
注延熹元年 惠棟曰當作七年
本木南宮 惠棟曰何焯曰宮下有脫誤
劉瓆 惠棟曰一作質古字通
成瑨 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晉古字通
注收其魁帥殺之 惠棟曰案陳蕃傳乃小黃門趙津也

歲被譴讞 惠棟曰陳蕃傳曰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
請讞 惠棟曰前書景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所不能
決移廷尉周禮訝士曰有治于士者造焉鄭康成曰如今郡國
亦達主者東藩廷尉讞者此請讞之義也
星夜疇木 惠棟曰前書五行志曰成帝永始二年星隕谷永對曰
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麗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
畔去故星畔而隕以見其象楷蓋用永語也
今隕扶風 惠棟曰續漢志曰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扶風一
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河清 惠棟曰續漢志曰八年四月濟北河水清九年四月濟陰
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宮崇 惠棟曰葛洪神仙傳曰宮崇者琅邪人也有文才著書百

餘卷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隨吉于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
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此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
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以長生此其旨也
注十干相應和而生 惠棟曰洪適曰所謂十干蓋言十種十生
[illegible]失其業重死之義[illegible]
夏育申休未詳何世 惠棟曰王褒洞簫賦曰桀跖鬻博李善曰
鬻夏育也古字通博申博也陸機夏博贊曰夏育之猛千載所
希申博角勇臨顏會推育博如聚疑申休即申博也
天刑之人 惠棟曰天刑見莊子猶言天疾天閹也胡三省謂人
受黃帝之刑得罪于天者也
單天下之味 惠棟曰單與殫同
尚書承吉 惠棟曰胡三省曰承吉謂承宦官風指也

卒于家　惠棟曰何焯曰九州春秋曰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
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門常侍真族
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芬願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此楷後事
而傳不載
祇悔　周壽昌曰郎顗傳務消祇悔注祇大也顧炎武曰祇訓大
非也惠棟曰侯果易注云祇大往被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
故无大咎章懷之訓蓋本侯果壽昌案韓康伯注曰祇大也訓
數侯果尤明此章懷所本
注引乾鑿度　周壽昌曰正月三日至千九日三公卦注凡卦法
十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亦爲宗廟
壽昌案注十爲元士以下本乾鑿度文
戊非戌誤　周壽昌曰光戌戌己注戌亥之閒爲天門也劉攽曰

案夫戌當作戌注云戌亥之閒氏也壽昌案劉氏說誤蓋顗明
言戌亥爲天門至戌戌己亥恐戌是也以干合支推算如此安
得以戌與己者舉乎惠棟曰戌亥乾位黄帝占曰乾爲天門壽
昌案後七事內注去朱均注氾歷樞云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
者即可參此說
于吉　周壽昌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
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青案三國時之于吉與此當別一
人或其黨襲此名以惑世亦未可知雖順帝至孫策時不過七
八十年而于吉已約近百歲江表傳並未言其高年策亦叱之
由此于吉故疑非一人卒之被斬而無術以自全亦可見其術
之不驗也
冬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　劉攽曰

注云陰得陽案得當作覆天陽字下合有也字
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　劉攽曰注四升爲豆按升當作斗又
云四釜爲鍾四當作十
宋戚戌己　劉攽曰案文戌當作戊注云戊亥之閒是也
漢主百載計歷改憲　劉攽曰按文計當作廾注末可見蓋廾字
似草書計字後人因誤之
右氏經曰　劉攽曰案前書中夫當作申夫
春之七也右順東郡　劉攽曰注盡取右旁含誅之按史記作右
旁居人舍字誤
孔子書之以爲異也　劉攽曰注何以異業文當去何異爾
即召詣尚書問狀　劉攽曰案文詣當作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郎顗傳

今立春之後大卦用事當温而寒違反時節　錢大昕曰按鄭康成注稽覽圖云雜卦九三上六決温九三上九微温（鍇正沈歷同）立春之後小過用事九三上六決温之卦故云大卦

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注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宗廟分卦直日之法又主一日即至日九日並為三公之卦也　錢大昕曰按注說非也京氏卦氣直日之法坎離震兌用事分至之首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餘卦皆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郎宗父子世傳六日七分即其術也今以四分術推陽嘉二年年前十一月甲戌朔二十九日壬寅冬至坎卦用事次日癸卯十二月朔也自癸卯至戊申中孚卦用事己酉至甲寅復卦用事乙卯至庚申屯卦用事辛酉至丙寅謙卦用事丁卯至壬申睽卦用事癸酉至戊寅升卦用事癸酉閏十二月朔日也己卯至甲申臨卦用事乙酉至庚寅小過卦用事辛卯至丙申蒙卦用事丁酉至癸卯益卦用事（丁酉至壬寅六日又歲前冬至小餘三十二分之八即入十分之二十也則坎卦用事已侵次日十三分而自中孚用事以來餘分所積又七十分故益卦用事盡癸卯日而尚有贏分也）甲辰至己酉漸卦用事漸主正月三公之卦也是歲正月壬寅朔甲辰為月之三日甲辰至己酉盡六日而尚有餘分故云正月三日至九日三公卦也自正月九日至二月九日泰需隨晉解五卦更代用事而及于大壯故顗在上書言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今月謂二月也

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　錢大昕曰納音之法戊午屬火於五音為徵故以戊午為徵日

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錢大昕曰此易稽覽圖之文也其書首言甲子卦氣起中孚故漢儒謂之中孚傳

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　錢大昕曰按顗上便宜七事在陽嘉二年順帝紀陽嘉元年閏月戊子客星出天苑即其事也紀書閏月于十二月之後則是閏十二月也以四分術推之是歲閏餘十八閏當在十二月後其月癸酉朔十七日恰得己丑此傳云閏十月者誤也十字蓋衍文或當云閏十二月

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注基當作朞謂以三朞之法推之也　錢太昕曰按詩三基者蓋詩氾歷樞之別名猶稽覽圖稱中孚傳也其法蓋以三百六十歲為一周十二辰各三十年一辰又別為孟仲季各十年故下云戌仲已竟來年入季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襄楷傳

平原隰陰人也注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 錢大昕曰隰當作濕郡国志平原郡有濕陰縣濕他合反即濕水也班志作濕陰按説文濟濕字本作濕隸省作濕燥濕字本作溼後世借濕為燥溼字而以濕為水名不知濕為濕之譌也其正作濕者多與隰相亂左氏哀十年傳注濟南有隰陰縣陸德明誤音習

此年日食於正朔注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 錢大昕曰沈宇曰寄紀志延熹八年日食並在正月晦日逢丙申不在正朔且漢亦無兩年正朔俱逢辛之理注蓋有意附會正文故遷就其說俱楷所云此年日食正朔當得其實而紀志俱不符殊不可解大昕案本紀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食之九年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五行志亦同惟九年作辛卯朔當以辛卯為正兩食雖有晦朔之異而並在正月故襄楷言此年日食正朔此無足疑

前者宮崇所獻神書 何焯曰觀注所引太平經典帝王篇語神書乃若此其鄙而楷方信其說是亦夏賀良之流也

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 何焯曰按魏志注中引司馬彪九州春秋有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云云 宜補注

于吉 王鳴盛曰順帝時瑯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所得神書注引江表傳吉為孫策所殺事案吳志策傳裴注亦引此而云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吉是時已百年策死在建安五年之四月未約距殺吉時不久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慶鴻

王堂　蘇章　曾孫不韋　羊續　賈琮　陸康

高祖父解　惠棟曰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疎至此

徵拜潁川太守　惠棟曰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爲潁川化

如時雨

河潤九里　惠棟曰陸德明曰河從乾位來乾陽數九也

附農　惠棟曰胡三省曰附農附于農籍也

不宜專用南陽人　惠棟曰通鑑曰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

言及之

使爲違信于諸兒　惠棟曰東觀記曰伋念負諸童兒違猶負也

伋念先期而入是爲負信于諸兒蕭果曰違當作違非也

棨戟　惠棟曰說文曰棨傳信也

聞賊規欲北渡　惠棟曰規當作闚淮南子曰心知闚高誘曰闚

諜也言賊欲謀北渡河也

亂藻　惠棟曰注見劉陶傳

乘城　惠棟曰李奇曰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

烽火精明　惠棟曰補注

上介　惠棟曰介古賀反

竹使　惠棟曰鄭康成周禮注曰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

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惠棟曰孔子通左氏傳義古訓序曰君魚

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子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

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諮經傳于子駿輒曰章問孔君魚吾已還

從之諮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

八年賜爵關內侯　惠棟曰東觀記曰七年詔書以奮在姑臧治

有絶迹賜爵關內侯

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惠棟曰續漢書曰妻子飲食但葱韭陶潛

曰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雖繼能致儉以全

其義者鮮矣

身處脂膏不以自潤　惠棟曰周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

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膏者所以人潤肌膚爵

祿者所以養人也君者則小臣者當則吉奮守姑臧賜爵關內

侯爵祿可厚矣而猶儉約益苦東觀記所云置脂膏中亦不能

自潤衆爲人臣義當如是此謂小貞吉也

隗囂　惠棟曰隗囂族人見西南夷傳

郡多氐人　惠棟曰武都郡白馬氐之地

後漢書考證

弟奇游學洛陽　惠棟曰東觀記曰奮篤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

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

輒分減以遺奇杜甫詩分減及池魚十字本此近世御史梁君

以爲出華嚴經非也

作春秋左氏刪　惠棟曰孔子通左氏傳義詁訓序曰先生名奇

字子異儀成君次孫第二子之後也雖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

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

道以祐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余子通痛其不遂惜茲

大訓不行于世乃根其篇目各如本第著序答問凡三十一卷

諸儒號曰聖童　惠棟曰東觀記曰治梁邱易才氣高妙京師號

曰聖童

遷拜蜀郡太守　惠棟曰東觀記曰試守蜀郡朝三有白時成都

未康先爲蜀郡太守以都督蜀人
說進余歎　惠棟曰說如字
漢徙之　惠棟曰按袁宏紀云初漢軍糧盡具舟將退謂堪曰禍
將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輸不至必為虜擒不如退也堪乃止
與傳異
奉除則亡言　惠棟曰袁宏紀曰府藏珍寶皆有簿券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惠棟曰胡三省曰蠹月既秩桑新未繁枝
留其精長者則來年秀特茂盛麥穿一莖千穗無兩岐者故以
為瑞

帝嘗召見諸郡計吏　惠棟曰袁宏紀為明帝事與此異
書在蜀漢先以惠下　惠棟曰漢東觀記作素屬下句讀
撥擢求物　惠棟曰前書食貨志曰黑錯曰珠玉金銀異為物輕

後易藏本手把權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
拜顯為魚復長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以顯陳堪行有效即除為
漁陽令也
賜帛百匹　惠棟曰東觀記曰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故令范
遷于張堪令人面熱汗出其賜堪家絹百匹以表廉吏是則
稱者不獨樊顯也李善字次孫見獨行傳范遷字子閭永平中
為司徒部去故今范遷乘有傳也
廉范　惠棟曰陶潛孝傳作範古字通
曾祖父褒　惠棟曰見劉輔傳百官公卿表曰褒字子上
辭母西迎父喪　惠棟曰袁宏紀曰范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
小語曰汝家惟汝一身遺世亂惡滅絕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
本何復齊義遠來范因申請母不能卑遠與客俱南入蜀

遂俱沈溺　惠棟曰水經注曰番音水有津關有廉叔度抱父柩
自沉死
鉤求得之　惠棟曰袁宏紀曰眾相與共鉤求一日乃得共抱懸
良久乃蘇
范不因辭　惠棟曰東觀記曰稚簡中布數從與范范曰石生
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歸葬服竟　惠棟曰袁宏紀曰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
吏毛仲范歸仲子叔奉仲遺命以田歸范范以物無常主在人
而有稚由與之
葬畢乃去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威吉字君達山陰人司徒慶延
辟常舉隴西太守鄧融以臧罪徵詣廷尉前後考驗歷歲
不服明帝下三府選精能掾吏東就考劾到詔獄伊聊主者供

湯沐飲食不去問事明由復往解劾桂枯安徐以情實告曰君
素無臧張見誣枉君其別辭當相伸理如審有罪不得誣罔國
家融感言而措辭首服
守
再遷為雲中太守　惠棟曰袁宏紀曰范為溫令數月遷雲中太
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　惠棟曰東觀記曰故事虜出度
五千人乃移書傍郡來助吏曰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劉
欲袁宏紀去人當作入
東徼傳檄　惠棟曰王劭家春秋後語曰文二尺檄許慎曰檄尺
二書
自率士卒拒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
老弱城守而追之

民安作　惠棟曰東觀記作唐
坐法免歸鄉里　惠棟曰楊終傳曰充為州所考遣終見郡吏鳳
候終終為涉說坐徙北地
緣綖　惠棟曰綖當作蜒古字通續漢書作沿路
洛陽虞鴻　惠棟曰袁宏紀曰洛陽亭長
位至瑯邪會稽二郡太守　惠棟曰干寶搜神記曰何敞吳郡人
少好道義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鴻遣戶曹掾致謁
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
因躡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蝝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皆不
就　卒于家
永初中南羌寇巴郡為民害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永初二年梁
州羌反入漢中殺太守董炳擾動巴中

吏民生為立祠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堂初臨郡進賢達士舉孝
子廉永陽士黃錯名儒陳髦俊士張瑀皆至大位
臺木為用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常辟車騎將軍閻顯大將軍賓
寵中常侍求等屬託輒拒之
乃徵拜東　惠棟曰鍾岏良吏傳曰堂為汝南太守屬城多闇弱
堂簡選四部督郵奏免四十餘人以陳蕃為功曹應嗣為主簿
循名責實　惠棟曰語見慎子
于撫請術不從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堂長子博少子雅雅字叔
起屢拒孝廉公府十五辟公車徵及拔二千石徵以太常終不
詣年八十一卒門人録其本行諡曰憲父祭未詔書以安車聘
詣會已七
有治聲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博子遵遵子商字文表博學多聞

州牧劉璋辟為治中試守蜀郡太守商勸璋攬奇拔儁甚善匡
救薦致名士皆至州右職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　惠棟曰袁宏紀曰字孺文京兆茂
陵人
號為大人　惠棟曰蘇氏為扶風著姓故云大人如岑彭稱韓歆
為南陽大人是也
為設酒肴　惠棟曰三輔決錄曰章傳其好賓布設酒殽以溫顏
義獨有二天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章必能覆奏其惡也
擢為冀州刺史　惠棟曰補注
居寺北垣下　惠棟曰大司農寺也
方之伍員　惠棟曰公羊傳論伍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
以復讐令何由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何休推公羊之義以不

輕侮令十古義惠學士曰聖人許復讐所以申孝子痛其親
之心自來天經地義
光發　惠棟曰十惻複
安帝時郗豫太尉　惠棟曰安帝時河南尹袁敞公卿皆舉鄧豹李
郃循為被見鄧別傳
枝附　惠棟曰枝黨本附贓者也
繼深疾之　惠棟曰謝承書曰繼志在婚俗家不下膝彈琴出府
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惠棟曰謝承書曰續好啖生魚府丞
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十頭續不為意而懸之于庭少有康胥
明年三月儉復致一枚續乃以所懸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
食
續妻　惠棟曰羊氏家傳曰續娶濟北星重女棟案星姓惟見此

靈帝欲以續為太尉　惠棟曰袁山松漢書曰太尉劉寬讓位于
續
東園禮錢　惠棟曰何焯曰東疑作南棣棠謝承書亦云東園
舉縕袍以示之　惠棟曰范泰古今善言曰續常著故補袍以示
使者時人號曰天下清苦羊續袍
遺言薄斂不受賵遺　惠棟曰謝承書曰續病困謂丞曰吾有馬
一匹賣以買棺牛馬一乘載喪歸勿受賻送也
吏不敢飯　惠棟曰胡三省曰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飯扶晚
反
乃以琮為冀州刺史　惠棟曰案蜀志太常劉焉覩靈帝政治衰
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
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注續漢書曰是時用劉
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虞等皆海內
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云而
靈帝紀中平五年云是歲改刺史新置牧則琮時為冀州
牧不當仍稱刺史矣
傳車　惠棟曰風俗通曰今刺史行部驂傳車魏志曰漢刺史稱
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
垂赤帷裳　惠棟曰續漢志曰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
導一
文褒　惠棟曰世系曰褒字叔明
以義烈稱　惠棟曰謝承書曰康少為孝弟勤修操行太守李肅
察孝廉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
書刪本戶前人果為害　惠棟曰崔豹古今注曰伍伯一曰戶伯

漢制未東五人十戶置里十伯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
引也
中心未圖　惠棟曰左傳文
徹者通也　惠棟曰鄭元論語注曰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
遣其將孫策攻康　惠棟曰吳志曰策昔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
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
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
休假　惠棟曰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范得其朋　惠棟曰何焯曰得朋謂與慶鴻為刎頸交也狀誤
郭解有後　周壽昌曰郭伋傳高祖父解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
微范之疏至此　壽昌案此說非也解雖坐族不過一時官刑不
必盡殄其苗裔且以解當時豪俠必有感恩而藏其遺孫者范
去漢未遠所見藏書必多序人世系當有所本未可遽譏其疏
○莽何羅以謀逆被誅而馬伏波之族大興於後漢何羅罪亦
在夷族者
張堪止吳漢　周壽昌曰張堪傳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
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迺示弱
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壽昌案袁宏紀云初漢軍糧盡具舟
將退謂堪曰禍將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輸不至必為虜擒不
如退也堪乃止漢與此傳情事微異
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　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疏
率此
符一　吳仁傑曰杜詩傳祖以璽書發兵詩上疏曰如有詐偽無
由知覺宜復虎符以絕姦端仁傑按銅虎竹使符始于文帝本

寺屬官所擅廣去以害首尤甚以起軍旅看至唐易其制爲銅
魚木事則東敕書謂都督刺史皮精追與及軍發後更添兵馬
之類至周顯德六年詔以時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張晏曰
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今符廢其符與乃太簡易邪建隆
初由重贊在鎮有僞造制書敕誅之者乃知古以符契與重書
並行其慮患遠矣是時去顯德廢銅符纔十歲其弊立見惜無
有以是爲言者其後宋景文公始請復其制曰今詔文單下罪
細人模寫無以參知願復符節與詔書雙下合而後遣康定初
乃鑄造銅兵符古
符一　吳仁傑曰康定元年有司奏兵符之制漢爲虎形今皇城
司有木魚契乞用木契形鑄造仁傑按符契用魚唐制也唐符
擁得鯉者放之貴者放六十葦遺記上陽宮得古銅器爲雙魚

後漢書旁證

九

狀睛以爲符氏再與之符蓋以鯉李十音爲國氏也武德銅魚
符竇用隋京官佩魚之制豈亦以是爲李氏之祥歟舊唐史載
上元中令五品以上佩等參紛帨爲魚形結帛作之像鯉之意
是也武后改國號周乃改所佩魚並作龜此與忌卯金而今勿
佩劍卯事真相類至中宗復依之蓋內外官乃復佩魚然則唐
制魚符爲李氏設耳後世何取焉
卦自當吉之　劉攽曰案本多一當字上文問者有吉當此下文
著當字無理
苦將隋星　劉攽曰書隨字正隋時方去之乃作隋今此宜作隨
收養不稱　劉攽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乎漢通謂守令爲牧
養也
後益苦辛劇　劉攽曰案文益當在徒字上

故事虜入過五千人　劉攽曰按文人當作入
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　劉攽曰案
竇固自爲奉車都尉蘇純但從之耳爲當作從
再遷爲京兆令　劉攽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爲尹明多兆字是
河南京縣令也
民不聊生自活　劉攽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
杜詩傳造作水排鑄爲農器注排當作橐〇橐字諸本皆誤作橐
從宋本改
廉范傳鱗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縱訪之　臣會汾曰按緣縱謂
縱馬任其所之隨後訪之也諸或作蹤則上下文義不貫從監
本義長
王堂傳簡覈才職〇職字應照宋本作識

後漢書旁證

十

蘇竟傳段頻爲陽球所誅　臣會汾曰按段熲事俱載陽球本傳
諸本並誤作楊今改正
陸康傳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注李孫欲以田賦〇以字監本作
並　臣會汾曰按左氏傳作以今從原文改正
詩守而堂〇守字監本作定今從宋本改正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廉范傳

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為譏　何焯曰范之所為近于俠故有附勢之累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羊續傳

東園　王鳴盛曰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為左騶案東園當作南園

蘇章傳實周筆出璽至封中陵鄉侯　王鳴盛曰實周筆云云此文上下必有脫誤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二十二　樊宏子儵　族曾孫準　陰識弟興

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　惠棟曰王符潛夫論曰晉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于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傾子續漢書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

有求必給　惠棟曰續漢書曰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蠃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爲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齋送甚至

射陽　惠棟曰水經注作謝洪適曰傳以丹爲射陽誤也樂毅碑云謝陽之孫古謝字作射注以爲廣陵之射陽誤也

族兄忠更父侯　惠棟曰東觀記曰從子沖更父侯顧炎武曰更

父即兄父也

俯伏待事暗至乃起　惠棟曰東觀記曰每當朝會輒俯伏須漏盡雖今不朝恐有譏誤猶晨詣闕上以是尤重之

向墳墓城　惠棟曰東宮紀曰各自一延道

分地以用天道　惠棟曰孝經文

儵字長魚　惠棟曰列誤曰儵非魚類古去條案莊子儵魚之儵亦作儵儵讀音條李軌音由則知儵儵古字通也鄧顯卿字指曰儵倏電光也又春秋傳公子厭季隗生伯儵陸德明曰儵直由反本又作儵音周

事後母至孝　惠棟曰東觀記曰儵事母至孝常病癰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爲吮癰

宣明殿　惠棟曰殿在北宮

臣等專誅而已　惠棟曰專誅謂如呂步舒治淮南獄專斷于外不先請也

宗五侯　淮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惠棟曰弟字衍

尋元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子封壽張侯　惠棟曰宏傳曰建武二十七年帝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則五侯當數平望宏不得兼之侯也鄭都尉樊君碑云樊氏以帝元舅顯爵著于封龍五國書張以功德加位特進去年則壽張不兼三侯明矣

三署服其重慎　惠棟曰東觀記曰梵爲郎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雖有閒暑寵當不解于身每齋祀恐失時張燈俯伏爲郎二十二載未嘗被奏

勤字伯宗　惠棟曰謝承書曰勤家貧作履供食常作一量屨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見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曰妻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弃不食

準或作准　惠棟曰案東觀記作准

準爲郡功曹　惠棟曰案東觀記準先爲郡功曹從事監職公正不發弃書世稱冰清

孝雍南陽旌旗亂野　惠棟曰東觀記載準疏曰孝雍擾于冀州旌旗亂于大澤

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惠棟曰東觀記曰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垂情古典　惠棟曰皇覽聖賢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

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九上言臣聞昭王與呂不
韋好書寄以書壽王王尊不韋入貴家皆篇腸題表處地高條
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
悉通孝經 惠棟曰儒林傳曰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倚席不講 惠棟曰漢高朕修周公禮殿記曰禮壞樂崩風俗混
亂論讀已絶倚席離散
試欺 惠棟曰前書廷尉論律曰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
毀也音丁禮反
再遷御史中丞 惠棟曰東觀記曰執憲御下舉正非法百僚震
慄
春秋穀梁傳 惠棟曰襄二十四年傳也
五穀不登 惠棟曰登傳作升

百官備 惠棟曰備傳作布
羣神禱而不祠 惠棟曰范甯曰周書云大荒有禱無祠案見羅
巨解祠作祭
注太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 惠棟曰胡三省曰按是
時未拜大將軍獨鄧騭為車騎將軍耳
注武帝征和元年詔云云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此乃征和四年
詔也征和元年當有遣使尉安故事
過所衣食 惠棟曰補注
賦與貧人 惠棟曰胡三省曰賦布也
明習故事 惠棟曰東觀記曰明習漢家故事周密畏慎
管仲七世孫脩 惠棟曰補注
以征伐軍功 惠棟曰謂與吳漢等破檀鄉賊也

皆簡賢者 惠棟曰續漢書曰識常慕仲山甫匪躬之節所用援
吏皆天下俊哲
弟子綱 惠棟曰袁宏紀曰綱父永明帝時為侍中
封綱吳房侯 惠棟曰袁宏紀作防侯云是時綱上疏辭位以特
進侯就第綱弟鳳為郎中
常操持小蓋 惠棟曰周禮王后輦車有羽蓋鄭康成曰以羽作
小蓋為翳日又輪人注曰兵車無蓋賈公彥曰凡蓋所以表尊
亦所以禦雨
門無俠客 惠棟曰袁宏紀曰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
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薦達後進好施接人門無俠客
張宗 惠棟曰自有傳
鮮于褒 惠棟曰褒後為京兆尹見第五倫傳

世稱其忠平 惠棟曰東觀記曰與董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
義藏風雨 惠棟曰袁宏紀曰與當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
崇臺廣廈猶傳舍也
除拖 惠棟曰胡三省曰以器術而取水曰拖人之謀下者亦曰
拖
帝風眩疾甚 惠棟曰東觀記曰二十年六月上風眩黃瘅病發
是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為侍中
欲崇其威重 惠棟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陰嵩字文丰衛尉
興之從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婉順溫良節儉王莽
末義兵起乃與叔父避世養德後徵舉謁者以叔父憂去官
席廣 惠棟曰胡三省曰按姓譜曰席其先姓籍避項羽諱改姓席
氏

賢者子孫　惠棟曰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慶坤博為瀧張侯　惠棟曰讀一作傳論衡曰隱張侯傳書市
里諱識聖政今上每思犯奮發士以弟貢嗣陰氏袁宏紀曰建
初元年三月丙午謂坐騎溢免為庶人四月丙戌詔復封與子
貢為瀧張侯
表與貢丹　惠棟曰張瑩漢南記曰慶以明尚書修儒術推居第
園田奴婢錢悉分與貢丹慶但佩由綬而已當伐代稱之
擢為黃門侍郎　惠棟曰楚國先賢傳曰王以廣闊門孝悌行義
表宮復顯朝廷以廟親戚擢為羽林右監
王萬金嗣卒子椎嗣　惠棟曰宗雜事秘辛曰侍中萬全大鴻臚
椎祿至偽書未可取信
就善議論朝臣莫及　惠棟曰袁宏紀萬太后詔曰新陽侯雖剛

後漢書補證
張徽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
不得衆察　惠棟曰袁宏紀曰就剛強不順理頗以貴勢傲物
陰子方　惠棟曰東觀記曰子方以累積恩德為神所饗
黃羊　惠棟曰杜公瞻荊楚歲時記注曰以黃犬祭之謂之黃羊
至識三世而遂繁昌　惠棟曰子方陰識之曾祖父也見東觀記
華首　周壽昌曰樊準傳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注皤皤白
首貌也又注華首白首也壽昌案皤訓白華不得又訓白明華
為黑白相雜之貌所謂蒼髮也易說卦謂之宣髮又今書作番
番不作皤
南陽湖陽人也　至為鄉里著姓　何焯曰仲山甫食采之樊非漢
之南陽此相仍之誤前書以河內修武為南陽也
射弟丹為射陽侯　何焯曰野客叢書丹封謝陽侯正詩申伯番
番取入于謝之謝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可驗
儵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　何焯曰東漢經師大概皆主
於刪繁其所發明多在古學　儵學張霸又減定之
永平之初　王鳴盛曰宋校曾據李賢御史中丞永平之初建年
永早去來事永平當作永初
假人不德不貴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　劉攽曰注
食善人者不使役之善食人而已何故輒擇善人明此是養字
或云當未善食人者
儵字長魚　劉攽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
儵字儵即魚名可為字也又按儵弟名鮪知作儵無疑
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　劉攽曰注何善其誅不得
避兄按末其當作爾

後漢書補證
如今陛下者　劉攽曰按文今當作令
今學者蓋少　劉攽曰案文蓋當作益
令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　劉攽曰案功當作工考工官名見前
書
樊宏傳令出辟伯升〇辟字一本作避注曉諭也
樊宏族曾孫準永平之初　臣人龍曰按明帝永平元年戊午至
和帝永元元年己丑相隔三十餘年前既去永元十五年準為
郡功曹上復去御史中丞則此安得復去永平之初當是安帝
永初之初耳
建化致理〇致字監本誤作至今從宋本改正
寶藏箕事之物注以竹織聯之〇宋本竹字下有帛字　臣會汾
申按此謂以竹為籓籬耳帛何所用之當用下下有帛字故誤

七 從謝本刪

陰識弟興徵啟封為新陽侯注新陽縣屬汝南郡○監本作屬汝郡脱南字又啟戟監本誤作故地今俱從宋本改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陰興傳

後以興領侍中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後當作復興前宮侍中故言復領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二十三　朱浮　馮魴　虞延　鄭宏　周章

沛國蕭人　惠棟曰世系曰朱氏出自曹姓周武封於邾為楚所滅子孫去邑為朱氏世居沛國相縣前漢太司馬長史翊生浮

前書曰大司馬董賢死尸埋獄中賢所厚吏沛人朱翊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辠擊殺翊也

名字　惠棟曰李善曰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張竦俱著名字

王駿　惠棟曰李善曰王駿者古人東官有一官一駿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　惠棟曰李善曰白頭豕未詳

區區漁陽　惠棟曰廣雅曰區區小也

捧土以塞孟津　惠棟曰淮南子曰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

多損威暉　惠棟曰顧炎武曰損當作捐棟案文選作捐

身狝南帝誤　惠棟曰誤十作擬

牛注之慮　惠棟曰王蕃傳曰明告以牛浩丹青之信

豕鹿　惠棟曰毛詩曰集蕉時拔鄭康成曰時拔猶獸鹿也

尚書令侯霸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案霸傳明年乃為尚書令盍

追劾之

保宥牟人　惠棟曰孔平仲曰宥合作佑字

注世六屬木集妖惡文適　惠棟曰世劉本皆作卅音先合反

坐賣弄國恩免　惠棟曰東觀記曰賣弄國恩以為威福

帝未嘗之　惠棟曰世系曰浮子永下邳太守

為儒長者之言哉注云云　惠棟曰如章懷注則似以朱浮議諷為長者之言也然上言違戾霸主之論不亦篤乎末云長得長者之言謂意相同恐未然也范于傳東傳序曰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其意謂二帝不能當長者之治與此論略同也

吾老親弱弟當戰城中　惠棟曰何焯曰當下當有在字

魴詣行在所　惠棟曰鄭元曰案漢書世祖自顯往梁瞿鄉魴先詣行在所

褒等聞帝至　惠棟曰續漢書上言紀氏屠戰自降

負鈇鑕　惠棟曰司馬貞曰公羊傳云加之鈇鑕何休曰要斬之罪崔浩曰質斬椹也又郭璞註三倉云質莝椹也

設復爵土　惠棟曰東觀記曰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以年歉深惡言章異漢故爵高楊邑侯賜以玉玦

留飲十許日　惠棟曰袁宏紀曰九月戊子帝幸其府十二月丙

而為漢室寔此異

鳴鼓犀具劍　惠棟曰東觀記曰賜犀玉具劍

古者以為言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子太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匹練狀經天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

戶牖亭長　惠棟曰戶牖陳留東昏鄉也

既至而死　惠棟曰續漢書曰既至城門而死故下云殪于門外

富宗　惠棟曰袁宏紀作傅宗

多不中節　惠棟曰袁宏紀曰宗與嚴出入擬于王侯

非即歸道　惠棟曰袁宏紀曰車駕過外黃詔問陳留太守當有

功曹虞延郵太守對曰今為南部督郵乃引見問諫前太守時
事延具以狀對
羽蓋 惠棟曰續漢志曰乘輿羽蓋華蚤注云徐廣曰翠羽蓋黃
裏所謂黃屋車也東京賦曰植翠羽之高蓋薛綜曰今謂之羽
蓋車
注章和元年詔以況為司徒 惠棟曰何焯曰廣雅云光武紀建
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玉況為大司徒二十七年薨謝承書誤
節由召拜公車令 惠棟曰謝承書曰延辟司徒侯霸府正旦百
官賀朝上堂見延在今府掾中最小黃門問曰故陳留督郵延
非郵對曰是遂前召見
遷南陽太守 謝承書曰延廣宣德化勤修政教寬刑省罰囹圄空
虛竊賊弭息
後漢書疏證
鄧衍 惠棟曰東觀記作鄧寅
公孫宏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虞奴今田光與公孫宏等謀反其
事覺時狄鳴光舍屋上光心恚之其後事發覺坐誅續漢志曰
延與楚王英謀與黃初公孫宏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遂自殺 惠棟曰樂史曰延墓在東明縣西北三十里
放字子仲 惠棟曰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銘云延弟曾孫放
字子仲
後為司空 惠棟曰銘云歷太僕太常而至司空
宏少為鄉嗇夫 惠棟曰虞預會稽典錄曰宏為靈文鄉嗇夫民
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詐之宏宏賣中單為叔還錢兄聞
之慙愧遣婦索錢還宏宏不受
召署督郵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宏為郡督郵上計吏時計掾句
章俱南居業灌富來鮮車駕肥馬宏恒在後而鄉富宏無慍容
宏南在京師遠學既而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宏無不對而尚不
知出又問宏掾行道數相推奏何以不答宏謝曰愚奏顯使無
主國之美為羸行遠時恐失期質以相推促自是其宜愚聞兩
虎共鬥大者必傷小者必死而為無益故不敢答府君歎曰此
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
集覗 惠棟曰袁宏紀曰宏事博士陳留集覗門徒數百人當舉
明經其妻勸覗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從之
注詔書以為不然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朕治京師尚不能懷瑾
鄭令何人而令消弭遠禁驗之
注淮陰太守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宏遷臨淮太守郡人徐憲在
喪致哀白鵠巢廬側宏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鵠郎棟案虞預
後漢書疏證
樂東守云宏為臨淮太守劉昭臆說以為當作淮陽者也
限滿補縣長 惠棟曰漢官儀曰尚書臺初入臺為郎中滿歲為
侍郎三歲遷大縣令也
帝從其議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請使郎補縣令令使大為長上從
其議自此為始棟案百官志令千石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也
省注之南宮以為故事 惠棟曰謝承書自序曰承父嬰為尚書
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秘于
省閣為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棟案宏所陳事詳見袁宏
紀
東冶 惠棟曰前志冶縣屬會稽後漢光武改曰章安晉書地理
志曰後漢改東冶為侯官都尉棟案前漢有冶縣無東冶後漢
東部侯國載云即侯官之誤也

舉將 惠棟曰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
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
肖言實寔之短 惠棟曰事見袁紀
遂密謀閉宮門 惠棟曰續漢志曰章帝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
宮門也
自多 周壽昌曰朱浮傳注浮性矜急自多壽昌按自多猶自滿
也注作多自取全非本意左傳君子不欲多上人
豕白頭 周壽昌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予案文
選白頭豕李善曰未詳案此是俗諺也黃河以北豕皆黑毛無
白者至南方則豕多黑白相雜亦有純白者故有遼東白頭豕
云云至今驗之猶然也
朱浮傳論 周壽昌曰朱浮傳論追感賈生之論注引賈誼曰云

云末云焉得長者之言哉注引前書龔遂傳語惠棟曰如章懷
注則似以朱浮議諷為長者之言也然上言追感賈生云云又
云焉得長者之言詞意相同恐未然也范書循吏傳序曰建武
永樂之間吏事刻深故朱浮上疏書箴切峻政鍾離意亦規諷
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其意謂上帝不能崇長者之治與
此論略同也壽昌竊意此惜浮之明於料時事而不能保身也
若使得如龍逢有王生為之畫策使夫子得稱為長者之言安
得卒攖帝怒而死也章懷引證是而未別加論釋故注意不顯
王況 周壽昌曰虞延傳司徒王況辟焉注引謝承書云云者證
案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以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謝承
書誤案此是王伯厚先生之說見困學紀聞之十三卷壽昌案
章和元年詔以況為司徒謝書云永平十五年王況尚為陳留
太守亦誤章懷兩引之而不明其非似太疏忽
別食茅焉臧因以氏焉 劉攽曰食茅焉氏壽案當為茅音万為
茅事
復為衛尉平事代嗣 劉攽曰平世為郎平代嗣案世本名代前
拜為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為避太
宗諱所改遂遽作世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今前後不同遂似
兩人當云後一所以知世即代者拜家十人為郎必是長子自
然嗣立者非他人也
詔封楊邑侯 劉攽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紹封前後非一
今此曰詔誤
賓客放縱 劉攽曰案當作縱古本雖通而注不音明其當作縱
也看下後縱同

延平吏掾史 劉攽曰掌郡有掾有史總名為吏此宜為史
遷淮陰太守 劉攽曰案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為陳國
也下文又以十初字
請使郎補平右令史為長 劉攽曰案文以一令字但去平右不
知何官但去史不合上文
為平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為安帝 劉攽曰案安帝名祐此
作祜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祜
朱浮傳封舞陽侯〇監本作武陽宋本作舞陽 臣會汾曰按舞
陽屬潁川郡武陽屬犍為郡又郡有東武陽泰山郡有南武陽
侯國當建武之初徐充未平蜀漢為公孫述所據則此所封者
當是潁川郡之舞陽從宋本為是
寵亂積怨閒七遂不怒〇十本閒字下無之字不成句今仍監本

自損盛時○監本作自損曰知録曰損當作捐今從改
馮魴傳宿衛南宮注領南宮吏士保官給縣廚○宋本毛本皆無
官字　臣會汾曰按文義當云領南宮吏士官給縣廚保字疑
衍否則有缺文
虞延傳延率吏椽史○案正文椽史上加吏字不成文句詳劉攽
刊誤當是正文作延率掾吏故改正吏當為史也
司徒玉況辟爲　臣會汾曰按本篇金玉之玉魚錄反點在中畫
下其音宿者點在中畫上監本作王今改從玉
不準章和元年詔以况爲司徒○諸本同　臣會汾曰按光武帝
紀建武二十三年以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謝承書誤
鄭弘傳淮陰太守劉攽刊誤十條○舊本誤刊於尚書令下今改
正

獻臣論王無絕天之璽○諸本同　臣會汾曰按王字當作主即
謂安帝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馮魴傳

南陽湖陽人也至困以氏焉　何焯曰湖陽之馮猶浚儀之王別
於上黨今但爲一望何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鄭巨君傳

出為平原相 錢大昕曰晦之曰平原為国在殤帝延平元年當建初時未有此国也攷建初四年封皇子全為平春王未幾王薨国除此平原或平春之誤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周章傳

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 何焯曰和帝既崩始收皇子於民間殤帝即以其中為太子其夜即位謂貪其孩抱養為己子非實錄

太后以前既不立 且 是為安帝 何焯曰太后恐勝為怨不如使勝兄弟强死者祐也但為勝無疾見廢則非實錄人有其田宅尚備之況天下重器以和熹明哲顧肯捨和帝之子以與從子乎

列傳第二十四　梁統 子松 竦　曾孫商 元孫冀
好法律　惠棟曰袁宏紀曰統少治春秋
及諸郡　惠棟曰謂金城張掖敦煌諸郡
乃上疏　惠棟曰東觀記曰光武留心庶獄案自王莽篡位之後
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統乃上書也
丞相王嘉　惠棟曰東觀記載統奏曰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孝成
孝哀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閒虧除先
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亦未就言王嘉等明不專指嘉也
何焯以嘉為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閒虧除舊律蓋哀之末
審也
虧除　惠棟曰前書何武傳曰服罪者為虧除師古曰虧減也減

除其狀
傳奉于左　惠棟曰左本帷也
包元履德　惠棟曰東觀記曰包五常履九德
宣詔有司詳擇其善　惠棟曰東觀記曰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
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知政教所處擇其
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之至於衆刑法志載元帝議減律令
詔書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蓋自初元以至建平代有
虧除故統復舉而詳擇之
陵鄉侯　惠棟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
鄉故縣也水經注曰陵鄉世謂之梁侯城棟案東武城屬清河國
注雖奉刀以奉命　惠棟曰雖當作脅謂作脅也
應奉棄如朱紱　惠棟曰紱當作黻刺本作芾

惟賈傅其違指兮揚生之欺真　惠棟曰楊慎曰賈誼弔屈原為
違旨揚雄反騷為欺真也欺宋本作敗
著書數篇　惠棟曰袁宏紀曰作經書數篇
三女　惠棟曰袁宏紀曰竦長女嫕及二貴人嫕即樊調妻嫕
帝感慟良久　惠棟曰毛晃曰良頗也良久頗久也或曰良久少
久也
會後召見　惠棟曰袁宏紀曰會以嫕乘過章師召見對曰因具
言禮記也
遂得引見　惠棟曰袁宏紀曰上乃引見嫕嫕具自陳說上歔歔
流涕也
樂平侯　惠棟曰樂平縣名屬濟陰郡
來氏侯　惠棟曰來氏縣名屬濟陰郡

單父侯　惠棟曰單父縣名屬濟陰
加商位特進　惠棟曰袁宏紀商上書讓曰祿命過厚榮祖考多
福未報日月未光以斗筲之材乘君子之器懼有負乘之累不
守塵埃之榮誠不如舊制無在賢閒冊書十餘上帝輒諭喩之
商小上書讓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
受寵戰慄驚懼惶惑不遑寧處抱空寺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
校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第
夫人陰氏薨　惠棟曰案雜事秘辛商夫人陰綿之女
每存謙柔　惠棟曰東觀記曰商為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
戚禮遇尊顯所未曾有而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抑損九命
彌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巨覽　惠棟曰孫愐曰巨姓漢有巨武為荊州刺史見呂功

及中常侍曹騰孟賁　惠棟曰案續漢志張逵等與騰賁爭權也
逵等知言不用懼迫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既不用懼禍且及也
收逵等悉伏誅　惠棟曰續漢志曰逵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
自刺解組綬報章中逃亡皆得免
如在元帥　惠棟曰范文後入悉承帥受名是功在元帥也
南病篤　惠棟曰袁宏紀曰南疾篤移歸舊第
宣陽亭　惠棟曰胡三省曰雒陽城十二門無宣陽門據業董卓
傳孫堅進洛陽城陽城門注云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
東第三門
注鮑宏纂經十卷　惠棟曰劉昫曰鮑宏博纂經十卷
鮑宏博經　惠棟曰劉昫曰鮑宏小博經一卷
乃推轂于放之怨仇　惠棟曰胡三省曰注非也轂謂予高以放

素所令謂必急于補賊雪屢德高滅其兒之宗觀富客以快己
含毒
跋扈將軍　惠棟曰毛詩曰無然畔援鄭康成曰畔援跋扈也孔穎
達曰跋扈猶橫自恣之貌漢唐扶頌曰東粵拔扈拔與跋古字
迺胡氏釋跋扈字義不可依據今刪不取陸德明曰跋蒲末反
屢畜尸
自臯　惠棟曰胡氏曰目用者眯目而看視之
煮餅　惠棟曰胡三省曰煮餅今湯餅也
墮馬髻　惠棟曰馬縞古今注曰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十
末墮馬之餘形也
鵠蓄　惠棟曰呂氏春秋曰市邱之鼎視之鵠高誘曰鵠讀如
鵠畜之鵠蓋時之語也

鉗忌　惠棟曰鉗謂飛鉗也忌忌克也鉗亦作箝許慎曰箝籋也
謂箝籋其舌也說文曰鉗以鐵有所劫束也方言曰鉗也郭璞
鉗害又惡也
李孫氏宗親　惠棟曰棣案壽兄孫禮為沛相見風俗通壽從子
孫劉字晢不知書用氣力起家拜太倉令
從賃錢五千萬　惠棟曰王楙決錄注曰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
而性儉嗇宿客金釜錢直去少士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
欲作士孫晏卿耶不知實是晏卿從子瑞碑梁冀據倉送絹丘
匹食以乾魚藁開倉何以相送瑞以實對冀乃以一縑安車遣
奮從貸錢五千萬也瑞字君榮見王允傳
乘輿　惠棟曰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于乘輿
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

後漢書考證

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群臣託乘輿以言之
請罪　惠棟曰胡三省曰請罪謂請求以脫罪也
妻略婦女　惠棟曰胡三省曰妻者私他人之婦女若己妻然不
以道取之曰略
怨毒　惠棟曰胡三省曰毒痛也
冀乃大起第舍　惠棟曰袁宏紀曰冀于洛陽城門內起甲第
輦車　惠棟曰毛晃曰輦車步挽車也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車
包含山藪遠帶邱荒　惠棟曰袁宏紀曰諸有山藪邱荒皆樹旗
木題曰民不得犯
剝其毛以為識　惠棟曰鄭康成周禮注曰兵物皆有刻識識謂刻
而識之也識音式
坐死者十餘人　惠棟曰張璠漢記曰死者十三人

奔亡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奔民亡命者

陽成　惠棟曰胡三省曰陽成當作成陽與宋陶秉氏皆屬濟陰

郡

羣有起居職儆必知　惠棟曰袁宏紀曰有中咳唾之音莫必知

之

比屋　惠棟曰胡三省曰比比縣屋連次也

以補朝闕　惠棟曰胡三省曰補朝政之闕

袁著　惠棟曰陳摩汝潁士論曰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中上書

欲治梁冀潁川士雖務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傳由本云　惠棟曰史記范雎言也

召補令史以參之　惠棟曰漢書儀曰丞相選二千石書佐試書

補令史令史皆升食遷補御史王輔決錄曰丁邯舉孝廉為郎

數倚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用孝廉郎稱病不就詔問

病差為郎杏對曰臣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

桑子脩一　惠棟曰劉傳作嗣

為河南尹　惠棟曰袁漢書皆以不疑為河南郡未詳

適謂不疑　惠棟曰司馬貞由謂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胡

三省曰言通其謁因而謁之禮不專棟案胡說非也冀與不疑

有隙欲明不知而謁之冀因以他事陷之也

子為一　惠棟曰袁紀作為

脩子桃　惠棟曰袁紀作桃以建和元年封也

卿將尹校　惠棟曰胡三省曰卿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河南尹

也校謂校尉也

在位二十餘年　惠棟曰胡三省曰順帝永和六年冀為大將軍

至延熹二年凡十九年

陳授　惠棟曰別傳作援

咎在大將軍　惠棟曰事詳別傳

刺殺尊　惠棟曰續漢志曰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尊

人省宿以防其變　惠棟曰胡三省曰使僕人禁中直宿以防起

等而無千百從使悍人自倚威行宮者故變

左右廄騶　惠棟曰胡三省曰太僕有左騶廄令右騶廄令從可知

也

越騎校尉忠　惠棟曰忠冀之叔父見華陽國志

斥賣　惠棟曰周禮太府幣餘之賦鄭康成曰占賣國之斥幣

今序由謂之序幣者謂指序與不也

以充王府用　惠棟曰王幼學曰用字當屬下句用因也用是除

減天下租稅之半

梁商　周壽昌曰梁商傳壽案商獻美人友道期於順帝嘗尚能

引君於當道耶本傳不著其事而附見於冀傳中因冀有遣還

通朝事罪更重於商也此亦史家互見義法

塞口　周壽昌曰梁冀傳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注安慰放家欲

以滅口壽昌案放呂放也為冀父商所親客短冀於商冀遣人

刺殺之而又恐商知遂推疑於放之仇家而以其弟禹為令注

故云云恐殺之則可由滅既官放弟以安慰其家是塞口以泯

怨也注云滅口誤

肯陳冀不忠主者以有老母也　劉攽曰注吾自為叢前書云自

吾為

至犢犯羌胡不見本來其徼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

交結攻取廣兵劫略吏人惡書捕虜連年不獲　劉攽曰注甫
代未嘗所有業未嘗未前代所未嘗有
賜以東園朱壽之器　劉攽曰案文衍一之字
發取妓女御者　劉攽曰案古無妓字當作伎
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餘條◯何焯云前書初元則刑法志中
載元帝議減律令略書若哀帝則並無減刑罰事想以成帝河
平中復下詔減死刑說因誤以為哀帝之建平注家並未細尋
遂以為班固失之畧耳
梁統子竦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
之注閩北在篇　臣會汾由按此言閩連比干以直諫死其事
書在篇鶴也諸本皆誤作閩北
不注衛楊生經歎真　臣會汾由按此謂楊雄作反騷義亦貞烈

也監本誤作歎真今從宋本改
梁統曾孫商中宮親送◯監本誤作中官　臣會汾由按商女為
順帝后妹為貴人此中宮謂皇后親送之喪也若中官則是中
常侍謁者之屬不得云親送矣今改正
梁統玄孫冀錄孫冀功者　臣會汾曰按者字當在功字上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梁統傳

更封高山侯　錢大昕曰高山縣名屬臨淮郡

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至百有餘事　何焯曰注謂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畧而不載也按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為御史大夫三年四月為丞相越再歲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死為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虧除百有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也　其對尚書推初元建平則刑法志中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建平則以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說因誤以為哀帝之建平非班史失之畧注家未細尋耳

商商自以戚屬居大位至京師翕然稱為良輔　何焯曰梁商頗以史浩以予不才沒其小善

冀此跋扈將軍也　何焯曰通鑑注爾雅釋山卑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强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者且欲跋而踰之

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　何焯曰危行言遜東漢君子皆不能孫言自免

不疑自恥兄弟有隙至皆髡笞徙朔方　何焯曰其後不疑冢先冀誅而卒而馬融為冀草飛章以誣李固竟以不疑故冀還陷以罪有天道焉

王嘉數年改刑法百餘事　王鳴盛曰統上疏曰哀平繼體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注謂

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䟦與嘉時代相接所說聞不妄矣但
班固畧而不載也近儒謂王嘉以建平三年十月爲御史大夫
三年四月爲丞相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死爲相不過二期安得
數年之間虧除百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焉則以嘉爲相出入
三年矣然稽傳大漢萬世亦餘歷載數百注云漢興至此二百
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類知古人自有此等文法二百年
可稱數百載三年何不可言數年班史缺漏多矣不害爲良吏
若以耳食之見有意尊班抑范則非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二十五　張純子奮　曹褒　鄭元

封富平侯　惠棟曰酈元案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尉氏縣安陵鄉
故富平也是乃安世所食邑

純少襲爵　惠棟曰前書表曰建平元年嗣王莽篡國四年更爲
張鄉侯也

東封武始侯　惠棟曰前書曰東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爲富
平鄉名也

注富平縣屬平原　惠棟曰酈元案安世子延壽徙封平原安世
之封邑在陳留別邑在魏郡

明習故事　惠棟曰前書曰純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
敬侯遺風

數被引見　惠棟曰純別傳曰一日數見東觀記曰純素重愼周
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續漢書亦云

上穿陽渠　惠棟曰水經注曰王梁爲河南尹將引穀水以漑京
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及純搘洛而通漕洛中公私懷贍
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案陸機洛陽記劉澄之永初記言
城之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也亦謂之九曲瀆

注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惠棟曰惠學士曰三年五年之說
周禮無文許氏說未以爲出于周禮殊不可解

癸蘇八年注云自十八年至此　惠棟曰續漢志及本傳皆云十
九年與朱浮業奏至二十六年合八年之數則十八年當作十
九以十八年曾行禘禮故也

蒼龍甲寅　惠棟曰吳氏補遺曰案是年太歲在寅故言攝提之

歲然又本蒼龍甲寅則是龍與歲星指木歲而言歟矣

德在東寅宮 惠棟曰吳氏補遺曰此以歲在寅與甲相值甲位在

東方故也

奮稱純遺勑 惠棟曰東觀記曰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書中

元十年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疾今翕移臣臣時

在城南冢廬臣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蒙爵之恩願下

有司詔不聽

定封禪禮 惠棟曰充議封禪事見續漢書志

再遷圉令 惠棟曰案東觀記褒先拜車府令故云再遷也

充作大章 惠棟曰樂動聲儀曰堯樂曰大章舜樂曰大韶禹曰

大夏武曰大武

一夔足矣 惠棟曰韓非子外儲說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

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

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

嘉德門 惠棟曰嘉德殿之門也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寔曰嘉德

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高祖詔通制作儀品

十六篇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前書禮樂志曰通所撰禮儀

與律令同錄藏于理官

多不合經 惠棟曰沈文阿曰叔孫定禮尤失前憲草黨不雅致

享無昌今五閏慶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于古南史云

二尺四寸簡 惠棟曰孝經鉤命訣曰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

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

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惠棟曰漢名臣奏曰詔褒先序禮樂以帝

新十篇施言

漢禮遂不行 惠棟曰東觀記張酺傳曰酺拜太尉章帝詔褒案

漢儀制漢禮酺以為褒制禮非禮讖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

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袁宏紀曰初賈逵明古

學薦褒制漢禮酺常非之及為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上奏上

知酺守學不通寢其奏也

春夏大旱 惠棟曰東觀記曰春至六月無雨

流冗 惠棟曰東觀記作流民

遠圖明懿美 惠棟曰何焯曰美字衍

得休歸 惠棟曰續漢書得休歸

遂遊太學 惠棟曰杜密傳曰密名署郡職遣就學也

先始通京氏易 惠棟曰續漢書集始字

九章算術 惠棟曰劉徽九章算經序曰伏羲氏始畫八卦作九

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記稱隸首作數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

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耿壽昌皆以善算

命世蒼等因舊文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

者多近語也

第五元 惠棟曰黨錮傳元改兗州刺史也

十年不得見 惠棟曰元嗣傳曰李長居威嫂于衛士元不得見

侍左右自起精廬

高業弟子 惠棟曰別傳曰時汝郡廬子齡為門人冠首按鄭志

答冀模云為記注時就廬君耳先師亭侯廬君而子齡也先師

謂張恭祖董鄭先通韓詩故也

乃宣見于樓上 惠棟曰裴啟語林曰融嘗寫渾天不合召元令

算一轉便決衆咸駭伏

問畢辭歸　惠棟曰別傳曰李長不解剖裂七事元思得五子幹思得三李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

客耕東萊　惠棟曰三齊略記曰鄭司農常居南成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遺生徒崔琰諸賢于此揮涕而散

以幅巾見　惠棟曰傳元子曰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

河內趙商　惠棟曰元自序云趙商字子聲河內溫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

避地徐州　惠棟曰商芸小說曰元在徐州孔文舉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敎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及

歸訣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廣記云

益恩　惠棟曰別傳曰名益字益恩也

去廝役之吏　惠棟曰袁宏記曰元為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太守杜密異之為除吏錄使得極學

捧手　惠棟曰孔子三朝記曰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

研讚勿替　惠棟曰別傳作研鑽

讓爵之高　惠棟曰抱朴子曰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

禮堂　惠棟曰別傳曰北海有元儒林講堂

飲酒一斛　惠棟曰別傳曰紹一見元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餞之城東必欲元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元飲三百餘桮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

應中遠　惠棟曰遠當作琰見本傳注

其年六月卒　惠棟曰裴松之曰英雄記載太祖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絶郭景圖命盡于園桑如此之文則元無疾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樂史曰元墓在高密縣西北十里高士傳曰元載病至魏郡元城病篤卒葬于劇東後以墓壞歸葬礪阜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又案元卒弟子趙商為撰碑銘見孝經疏

年七十四　惠棟曰元別傳曰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年

八十九歲能十算來除棟案永建二年至建安五年適得七十四也

臺吏業者　惠棟曰元弟子自趙商而下如張逸冷剛孫皓王贊劉琰田瓊炅模八人見鄭志陳鑠鮑遺劉德陳鏗王權崇精焉郗崇郭沈閔九人見鄭記宋均見孝經疏公孫方程秉孫炎及郗慮已下五人見魏志及本傳也

鄭志　惠棟曰經籍志曰鄭志十一卷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元弟子撰

周易　惠棟曰經籍志九卷儒林傳曰馬融授元元作注元自敘曰為東觀所遍求至元城乃注周易

尚書　惠棟曰經籍志九卷未融所撥

毛詩　惠棟曰經籍志二十卷

儀禮　惠棟曰經籍志十七卷

禮記　惠棟曰經籍志二十卷

論語　惠棟曰經籍志十卷何晏論語序曰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

孝經　惠棟曰康成未嘗注孝經劉子元嘗辨之樂史曰沂州費縣南城山中鄭元漢末遺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于南城山棲遲岩谷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今羊疏以為鄭稱也劉子元辨謂見孝經疏

尚書大傳　惠棟曰經籍志三卷敘云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

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為八十三篇義見中興書目也

中候　惠棟曰十八篇

乾象歷　惠棟曰晉書志曰靈帝時會稽東部都尉劉洪作乾象歷獻帝建安元年鄭元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魯禮禘祫義　惠棟曰鄭禘祫志曰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

六藝論　惠棟曰徐彥曰鄭君先作六藝論然後注書

毛詩譜　惠棟曰宋均詩譜序曰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又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答臨孝存周禮難　惠棟曰賈公彥序曰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惟鄭元遍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故周禮義得條通孝存名碩林通作臨羅泌曰趙稷奔臨強施隱之晉邑有臨氏

山陽郗慮　惠棟曰續漢書曰慮山陽高平人少受業于元建安初為侍中

清河崔琰　惠棟曰崔琰述初賦序曰琰性頑中納（訥）至二十九粗閱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涉漏水歷祀高過祀都之津登鐵山以望高密樂史本

樂安國淵　惠棟曰元別傳曰淵始未知名元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

任嘏　惠棟曰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濮悃曰姓出樂安黃帝二十五子才十人各以德為姓第一為任氏

舉為孝廉　惠棟曰元別傳曰時益恩年二十三

益恩赴難隕身　惠棟曰別傳曰時年二十七

名之曰小同　惠棟曰別傳曰元以木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不手理與元相似故名之曰小同也

五年再殷　周壽昌曰張純傳五年而再殷注引周禮云云惠士奇曰三年五年之說周禮無文許氏說文以為出於周禮殊不可解壽昌案許氏在漢時周禮古本尚存不能以今時所傳周

禮概之也

康成傳有誤　周壽昌曰鄭康成傳壽昌案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一語此不應出之康成後見錢氏曝書雜記云者陳仲魚元刻後漢書康成本傳無不字與唐史張承節所撰鄭公碑合今本作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乃傳刻之誤此十字關係先賢不小此善本之所以可貴而善讀者必須善校也又金石萃編卷七十六所載史氏碑大夫阮文達山左金石志跋語云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徙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兄弟所含容始得去廁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舍父怒之而已去爲所容儒者之言也范史因爲父怒而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戾衆案有元刻可證則亦非范史妄加是誤刻者誣康成而并誣蔚宗也

鄭益恩非死黃巾　周壽昌曰鄭康成傳元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壽昌案本傳建安元年康成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有云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傳末云康成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案孔融傳董卓舉融爲北海相又云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案此初平二年事據傳云本益恩赴難當在此役時康成年不十五距建安初元益恩亡已五年何能康成七十時尚有書戒之若七十兩字爲六十外概辭則傳明稱建安元年且書中案之禮典便合傳家語正引曲禮七十曰老而傳之文惟案融傳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康成遣子益恩赴難或即此時范史誤袁譚二字作黃巾耳

羽林左騎　劉攽曰注羽林左騎案百官志騎當作監

賓文宣之遠圖明懿異而終莫或用　劉攽曰遠圖明懿美案文遠圖下多十明字

衛讚勿替　劉攽曰案文讚當作纘

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　劉攽曰注魏東西曹掾案崔琰但作東曹掾多十西字

張純傳五年拜太中大夫○監本誤作二年從宋本改

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注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刊誤補遺曰龍名有三左傳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爲蒼龍之象木由蛇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爲蒼龍故歲星亦龍名木

淮南書以青龍爲天神之貴青龍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爲歲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鐘虡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則是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與前說相反然義得兩通至純傳所云攝是年太歲在寅故言攝提之歲然不云蒼龍甲寅則是龍與歲疊指太歲而言誤矣

德在東宮○刊誤補遺曰此以歲在寅與甲相值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德在中宮經云癸德在中宮按杜欽言戊午中宮之帝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爲戊妃耳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異歲壬申申刑寅故也

張純奉宮至津城門候○舊本皆作建城門　盧會汾曰按百官志洛陽十二門其十津門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屬城門校尉以其當洛水浮橋故稱津城門也宜從監本

曹褒傳大漢當自制禮○監本脫去當字從宋本增

蔡叔將通漢禮儀○監本叔猶通卞有爲字從宋本去
早三五末驟儀攷殊執注時事獨順○順字疑傾之誤又事字舊
本作士
鄭玄傳三統歷九章算術注九章算術周公作也 臣宗萬曰按
魏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周公制禮有九數九章是矣不云周公
作算術也算術起於商高見周髀
宜由鄭公鄉○宜字監本誤作且今照宋本改
六藝論 臣世駿曰按公羊疏曰鄭公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
答臨孝存周禮難 臣世駿按毛詩棫樸疏曰臨碩并引詩王庶
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釋之則孝存名碩也
名之曰小同注答曰我不見○我字衍

後漢書考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張純傳

王鳴盛曰張純之六世祖湯酷吏也父放佞倖也純又襲爵土哀
平閒爲侍中列侯九百十人爲莽求九錫純列名於首王莽時
至列卿則又侍異姓者也既以敦謹保全前封又以議禮爲中
興名臣異哉

歲龍十一 吳仁傑曰攝提之歲倉龍甲寅仁傑按龍名有三左傳
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爲倉龍之象又曰蛇乘龍此謂歲星
木精亦爲倉龍故歲星亦以龍名又淮南書以青龍爲天神之
貴青龍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
爲歲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鍾虡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則

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與前說相反然義得兩通至純傳所云
彼是年太歲在寅故言攝提之歲然又云倉龍甲寅則是龍與
歲疊指太歲而言駁矣

歲龍十二 吳仁傑曰倉龍甲寅德在東宮仁傑曰此以歲在寅與
甲相值甲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準
亦癸德在中宮按杜欽言戊土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
者以癸爲戊妃耳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
歲壬申申刑寅故也歐陽公集古錄載隋尊康碑云歲在亥太
將軍在南公謂出於陰陽家而史所未見按此即張晏所謂歲
後十辰爲太陰者也抱朴書有諾皋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

後漢書旁證

張奮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十年儋耳降附奮來朝上壽　錢大昕曰晦之曰據本紀儋耳諸國慕義貢献公卿奉觴上壽在永平十七年此脫七字

後漢書旁證

曹褒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父充持慶氏禮　錢大昕曰持本是治字章懷避諱改之隗囂傳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杜林傳為持書平來歷傳持書侍御史蔡邕傳注太伯端委以持周禮皆本治字而唐人改為持也郅惲傳理韓詩嚴氏春秋則治經之治或改為持或改為理初無一定若虞翻傳治穀梁春秋吳良傳又治尚書此又校書者轉改

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　何焯曰此謂古禮之散見于讖記書中者恐非依讖制禮

奏褒擅制漢禮　何焯曰奉勅東觀集作何謂擅制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鄭康成傳

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　錢大昕曰古學謂左氏春秋今學則公穀二家也范升李育主公羊說陳元賈逵主左氏說

門生相與撰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錢大昕曰按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與此傳不合攷孝經正義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所言更為問荅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是鄭志出於諸弟子明矣鄭氏門人見於鄭志與鄭記者有趙商張逸劉琰炅模田瓊孫皓

泠剛任厥汜閣一作閻陳鏗焦氏崇精鮑遺王權崇翱焦喬疑即焦氏等傳惟載河內趙商一人餘人爵里不可攷

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　錢大昕曰按蔚宗述康成所注有孝經而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諸家皆無之隋志但云鄭氏注舊唐志始實以康成邢昺孝經疏謂鄭君弟子作鄭志目錄記鄭所注書不及孝經趙商作康成碑銘亦不言注孝經則非鄭所注審矣三禮皆康成注流傳至今乃本傳有儀禮禮記而無周禮此轉寫之脫漏

荅臨孝存周禮難　錢大昕曰臨孝存名碩北海人范史多稱人字孔融傳郡人甄子肰臨孝存知名早卒皆字而不名

東萊王基　錢大昕曰按魏志基卒於元帝景元二年不言年壽若干而基碑云年七十二類其生年當在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時基僅十一歲不得在弟子之列恐范史誤也基治經常申鄭而駁王肅故蔚宗疑為康成弟子要是私淑鄭學非親受業者也

其門人山陽郗慮東萊王基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案魏志王基傳但言據持鄭義與王肅抗衡不云嘗師鄭氏計基年輩乃肅之儔非郗慮匹也同時又有樂安孫炎亦非肅識短鄭氏夫本受學於鄭氏門人而唐孔氏詩疏誤以為鄭氏之徒恐范史之失類此

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何焯曰康成始通公羊故邵公以為入室操矛厥後范甯之注穀梁徵聖經而詰眾傳不主一師之說以康成為法也

幅巾　王鳴盛曰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以進權戚逼脅康成

不得已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案韋彪傳彪之族孫著入山采藥不就徵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白帝勑家拜著東海相不得已解巾之郡注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馮衍傳衍審知更始已沒乃幅巾降於河內注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鮑永傳永知更始亡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詣河內注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周磐傳公府三辟皆不應臨終戒其子斂用濯衣幅巾注幅巾不加冠也符融傳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注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逸民韓康傳亭長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又法真傳恬靜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乃幅巾詣謁三國魏志華歆傳孫策略地江東歆幅巾奉迎沈約宋書第十八卷禮志云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也

康成注經　王鳴盛曰康成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云云案康成所注諸經周禮尤其精者此但言儀禮禮記不言周禮蓋傳寫脫去又注云謝承書載康成所注與此畧同不言注孝經惟此書獨有今所行十三經注疏內孝經注儀疏去是唐開元中御製而疏則但題宋邢昺奉敕較定當非昺撰新唐書藝文志百卷儒學元行沖傳云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于學官然則此疏是行沖作明矣若藝文志所列舉皇侃唐賈公彥孔穎達與行沖皆有孝經疏敘三家所疏蓋用鄭康成注也鄭注自魏晉以來有之又有孔安國注則出於隋劉炫劣即炫作行沖於御製序疏中謂孔鄭十家皆非真實又引蘇陸澄說謂鄭注非康成所注又於篇首疏中歷詆鄭注爲僞其驗有討十又載開元七年劉子元司馬貞兩家議子元欲行孔廢鄭貞則以鄭爲優孔爲僞行沖雖兼議兩家而其意則尤不許者鄭也又有傳注者不知何人作序一篇云子元駁鄭有十謬七載大約行沖十二驗即祖子元餘唯觀范蔚宗以爲出康成則亦作矣乃自唐以來孔鄭並亡已久近日孔注從日本傳至中土而鄭注獨不可得誠恨事也

康成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案考之此史及三國王粲傳鄭學天下所宗豈但齊魯蔚宗此言稍陋然論去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贊去尤宋義平孔書遂明其推重如此則蔚宗非不知康成者蔡魯國十語亦偶承謝承華嶠之舊耳

其衣於張純曹褒之後此有深意正是極盡尊崇蓋純褒皆漢名臣手定典禮康成終身處士未嘗一日登朝乃躋之使與並列自康成外何休服虔許慎皆但入儒林不升列傳此與司馬子長進孔子於世家義同王安石全不知三代貴貴尚齒制度輒譏子長識矣人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二十六　鄭興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子楷

楷子陵　陵弟元

河南開封人　惠棟曰世本曰鄭君生當時漢太司農居滎陽開封生翁翁生江都守仲仲生房居生趙相李李生議郎奇奇生稱穆生御史中丞賓賓生興

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　惠棟曰何焯曰隗囂下疑當重一囂字

明年三月晦　惠棟曰案紀七年三月癸亥晦也

朝廷苦用功臣　惠棟曰袁宏紀曰建武七年三月日蝕是時宰相多以功舉率由舊恩未予勤吏治俗頗奇刻因是變也

人位謬　惠棟曰胡三省曰人不稱其位位不宜其人也

急之罰　惠棟曰尚書大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

帝意乃解　惠棟曰袁宏紀曰上乃解曰言不當如是耶

依經守義文章　惠棟曰謝承書作詞

溫雅　惠棟曰續漢書曰興為大中大夫數陳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大議輒訪焉其論說依經守正衆莫能屈也

尤明左氏周官　惠棟曰左氏見上經典序錄曰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于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棟案今康成所注周禮多引子春及二鄭之說

作春秋難記條例　惠棟曰經籍志曰鄭衆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

舊防　惠棟曰王幼學曰舊制也防謂漢家舊制也防通作坊禮記經解曰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坊音房本又作防

以明經給事中再遷　惠棟曰東觀記曰廬江獻鼎詔召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為郎中棟案此事在永平五年

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　惠棟曰胡三省曰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置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于匈奴也

氈裘　惠棟曰焦氏易林曰旃裘羶國文禮不飾前書匈奴傳曰其人衣革被旃裘胡三省曰旃與氈同

洗者　惠棟曰論衡及東觀記皆作叔孫傳寫誤也

聖者無不聞　惠棟曰補注

朔以遠者不服云云　惠棟曰胡三省曰遠者不服謂四夷也近者不悅謂人心不便于莽之法令也

平說　惠棟曰王充曰春秋為漢制法論衡為漢平說平說者謂平其然否而下說猶平奏平署之類也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　惠棟曰劉知幾曰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其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丘明自用其意說經況以舊章常例通之于史第可以見成敗其褒貶之義非丘明所書也以其不受經也

師徒相傳又無其人　惠棟曰劉向別錄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案此則傳左氏者非遂無人

但漢人傳經各守師說謂之家學左氏自漢元以來不立學官
傳者絕少故有謂果其人也
詩淑　惠棟曰淑字惠卿魏郡人官至太中大夫杜預春秋釋例
序曰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
中大夫　惠棟曰律歷志中大中大夫許淑脫大字
騶夾　惠棟曰阮孝緒錄曰建武中騶夾氏皆絕妻壽曰騶氏鏡
銘作騶司馬遷曰齊有王騶子班固傳並作騶則知二字並通
用
而多參異　王伯厚曰晁氏云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
易本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故去取異也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惠棟曰何晏曰攻治也善道有統故
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夫曰正其本萬物理　惠棟曰劉向說苑引易曰建其本而萬物
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惠棟曰易緯通卦驗之文
坐鑿得出　惠棟曰見楊政傳
丈欽　惠棟曰許慎五經異義引奉德侯陳欽說春秋
邱明至賢親受孔子　惠棟曰沈重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篇曰孔
子將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
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　惠棟曰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遺戰國
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
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其本事左氏傳經猶依之表裏相待而
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東觀記載陳元
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訾毀故中道而廢與新

論殊殊後人疑之
虛言傳受之詞　惠棟曰何休注公羊春秋言孔子知秦將燔詩
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敬等乃始記於竹
帛故云虛言傳受之詞
東郎使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　惠棟曰前書劉向傳曰初立穀
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辟司空李通府　惠棟曰案經典序錄元爲司空南閣祭酒華嶠
書曰元辟司空掾宋宏坐罪上書訟之言甚切直案宋宏建武六
年坐方士黨太守與所據免六年李通爲司空
師臣者帝賓臣者霸　惠棟曰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
者王臣臣者霸袁宏說作賓臣者王
陪臺　惠棟曰猶陪臺也左傳申無宇曰僕臣僕僕臣臺

丈徽　惠棟曰經典序錄曰徽字元伯潁陰人
謝曼卿　惠棟曰儒林傳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
注國語二十一篇　惠棟曰韋昭國語解序曰鄭大司農爲國語
訓解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于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
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憭矣
使作神雀頌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
爵頌百官頌上文皆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
金玉孝明覽焉
逵于是具條奏之　惠棟曰何休公羊序曰傳春秋者非一本據
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
反傳違戾者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
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紀也案使

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休所指蓋顏嚴之徒
說公羊者也經序錄曰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
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徐彥公羊疏曰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
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
之短左氏之長在逵之前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讖合
逵作長義奏御于帝幾廢公羊也
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　惠棟曰閻若璩曰隋志讖緯篇云賈逵
之徒獨非之衆莫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者不合蓋隋志
不詳考此奏而誤讀張衡疏而傳中曾逵指讖之異三十餘書
諸言讖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爲逵首作讖不知逵第摘其互異
庶初無所非也棟案方術傳論曰光武信讖言鄭興賈逵以附
同梅顯興傳無附會讖之事而逵傳有之閻說不誣也

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　惠棟曰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
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于學官三家之學于今傳
之
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惠
棟曰劉歆謂左氏稱夏爲陶唐氏其處者爲劉氏非曾本文
逮漢儒緣其傳附爲此語以漢出堯後獨堯左氏爲有明文以
此求重于世未叢堯母慶都碑稱昔者慶都游觀河濱感赤龍
交始生堯漢感赤龍堯衣當冒諸振重東素堯觀慶都出觀于
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采皆
堯圖讖之說而爲之附會耳蔡邕集引注曰春秋左氏傳曰陶
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
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

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爲劉氏以是明之漢爲堯後
注華清　惠棟曰宋均曰華清清名
古文同異　惠棟曰許沖上說文曰先帝詔侍中騎都尉逵修理
舊文殊藝異術王莽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國者靡不悉集孔穎
達由古文尚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
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
劓頭庶剠是也
并作周官解故　惠棟曰馬融周官序曰成帝命劉歆考理祕書
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初杜子春年
且九十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也鄭康成序曰鄭少贛仲
師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賈公彥曰劉歆弟子死
衰徒有里人河南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

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
經書記轉相證明遂解行于世衆解不行
弟子及門生　惠棟曰漢書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
受業者爲弟子轉相授者爲門生見集古錄
祝少賓　惠棟曰何焯曰祝與呪同指少賓以誓也
後累遷　惠棟曰東觀記曰郡在徵載病詣公車尚書敕郡自力
受拜郎秉筆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郎入拜郎中
遂爲諸儒宗　惠棟曰漢晉諸儒稱康成曰鄭君稱逵曰賈侍中
是爲儒宗也
知者讓　惠棟曰東觀記曰有所啟必先讓父母
顧奉　惠棟曰張勃吳錄曰奉字季鴻儒林傳曰奉受嚴氏春秋
于家章根曾

皆見擢用　惠棟曰案華陽國志霸致達名士李松而外又有畢海胡母官萬虞光王演李根皆至大位

道路但聞誦聲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曰霸舉賢士勸教講授十郡慕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當孝子

郡界不當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曰霸入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流水涌起士卒驚白霸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必不爲害須臾風靜波止

出遷爲侍郎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霸在郡十年以有道徵拜議郎遷侍中也

會疾卒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霸遷侍中遂授五更尊禮于太學棟案漢官儀云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者以國三老

後漢書集證　列傳第二十六　八

袁良碑云舉司以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爲三老知結髮爲首妻也案常璩載霸妻馬氏敬司撫霸前妻子女恩愛若十則後妻亦得爲五更矣

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縣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霸妻馬氏名敬司晦卒葬河南緱氏與諸子還蜀疾病遺令告諸子曰霸葬蒼梧王妃不從汝父葬梁吾自在蜀汝各異志勿違吾敕遂葬蜀

諡曰憲文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文父賁曰將敏文父勸發幼童德讓循道崇辟雍

楷字公超　惠棟曰耆舊傳曰超至孝自傷哀親衰毀每讀詩見素冠棘人未嘗不掩泣焉

五府連辟　惠棟曰章懷注曰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舉然後辟于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舉諸朝

告河南尹　惠棟曰釋名曰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之覺悟知己意也獨斷曰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謂詔書

羣俗　惠棟曰一作羣儒

優賢　惠棟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

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　惠棟曰謝承袁宏皆以梁肩爲冀弟冀子則名胡狗案不疑與肩先後爲河南尹故東漢書彼此互異但東漢二名絕少或肩而不疑字也蔡邕集云南于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誅是肩字不疑爲一人無疑焉

鄭興西歸　周壽昌曰鄭興傳興迺西歸隗囂虛心禮請劉攽曰案文少一囂字壽昌案劉讀作西歸隗囂故云少一囂字竊意興因東道不通故西歸耳若云西歸隗囂則是興自投身於囂

後漢書集證　列傳第二十六　八

又何待囂之虛心禮請且云恥爲之屈也○何氏焯亦云隗囂下疑當重一囂字說同劉氏

三月誤　周壽昌曰明年三月晦日食案紀七年二月癸亥晦此作三月三字疑誤

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　周壽昌曰范升傳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予案論語何晏集解引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此傳升奏記所引則以人不非間其父母爲言章懷注就其說引而申之古人師授各殊故平訓亦異也與今行朱子集注義各有當何注所引陳氏當即陳羣

簡紙互用　周壽昌曰賈逵傳賜與簡紙經傳各一通予案簡是舊傳紙是後寫者自是遂專用紙而竹簡廢矣

弟子門生　周壽昌曰當作遂所進弟子及門生業親受業者為
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見集古錄壽昌又案鄭康成傳康成
沒門生相與撰其問答諸弟子之詞依論語為鄭志李固傳固
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陳屍於路固弟子郭
亮負鐵鑕乞收固屍此皆可證弟子與門生有別矣
清君側　周壽昌曰張玄傳玄處虛勸司空張溫引兵清君側溫
聞大震不能對于案此與跋扈何異宜張溫之聞言而震也明
末時有勸史閣部挾高鎮各兵內誅馬阮者閣部亦憚其言而
止見彭躬菴文集本良玉武夫不曉事理且浪興晉陽之甲卒
至身死而國隨亡可為千古殷鑒此宋之岳忠武不失為純臣
也○即以後漢事徵之如何進之敗事董卓之叛逆貽譏君國
須身喪名何嘗不始於此

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　劉攽曰案文少一囂字
昭建禍患　劉攽曰案文昭當作招
如此則胡甯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　劉攽曰胡甯守關案
關當作開方輿近不當去關
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　劉攽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
一詔字
鄭興傳十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注山西謂陝山已西也
○日知錄曰古之所謂山西即今關中方言自山而東之郊郭
璞解曰六國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
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王義以
為華山之西非也
范升傳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監本舊本俱缺大字
臣會汾曰按前書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議論有太中大夫諫大
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千石劉昭
百官志太中大夫千石無員屬光祿勳別無中大夫之名又按
北海靖王傳去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注中大夫王國官也
引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掌奉王使京都亦見東平王蒼
傳然則兩漢官制固有不同太初以前王朝有中大夫在東京
則為王府官屬之名矣今范升所與論難未必偏及王國使臣
故毛本增太字
正其本萬事理注今易無此文也　臣會汾曰按此必易緯之辭
凡漢人說經所引緯書若春秋元命苞等則曰春秋說易乾鑿
度等則曰易說尚書大傳等則曰尚書說今范升引易緯遂蒙
上易曰為文注家於易本文中求之固無此文耳

賈逵傳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監本出字上
有發字　臣會汾曰按發出並舉古人無此等文今從宋本
并作周官解故注故謂纂之指意也　臣人龍曰按前書賈誼為
左氏傳訓故又藝文志有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注曰故者通其
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則此注自應作故
字解
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注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
敢祝少賓乎○日知錄曰注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乎事
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閻若璩云隋志讖緯篇云賈逵之
徒獨非之與此不合蓋隋志不詳考傳中所奏而誤讀張衡疏
內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之文以

為遼首非識不知遼策摘其互異處並未有所非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鄭興傳

乃徵為太中大夫　錢大昕曰按鄭康成注周禮稱興為鄭大夫衆為鄭司農興以縣令終而稱大夫舉其貴者稱之也

子衆衆謂松曰太子儲君　至　藩王不宜私通賓客　何焯曰伏波之論王肅仲師之辭梁松此出入藩邸者之龜鑑也

晦日食　王鳴盛曰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與上疏曰日月交食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廹此條足與洪範鄭注相發

范升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為孝　臣以下不非其君父為忠　錢大昕曰按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范升說與鄴略同蓋漢儒相承古義

陳元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卒淵聖獨見之旨　錢大昕曰章懷注本避唐諱改淵為泉今本諸淵字皆後人回改如章帝紀聰明淵塞詩惟淵體安帝紀若墜淵水陳寔傳曾是淵軌劉愷傳沈重淵懿文苑傳椒酒淵流逸民傳覆巢竭淵方術傳何故敗我濯龍淵儒林傳歷神淵鄭康成傳之国淵西羌傳之馬文淵皆是也

夫至音不合衆聽　至　固其宜也　何焯曰何不攜經傳短長核而論之一篇之中浮辭數見此東京之文所以即于敝也

及亡新王莽　至　身為世戮　何焯曰借亡新指陳故顯著易入

後漢書旁證

張霸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永元中爲會稽太守 王道路但聞誦聲 何焯曰順帝始析吳會此在和帝永元中乃專郡之文翁也惜視事止于三歲耳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二十七 桓榮子郁 孫焉 曾孫鸞 元孫典

元孫彬 丁鴻

九江朱普 惠棟曰東觀記曰學事九江朱文文即普字見經典

序錄

止宿太子宮 惠棟曰抱朴子曰明帝在東宮從學受孝經

講誦不息 惠棟曰東觀記與元卿俱捃拾投閒輒誦詩

執業 惠棟曰胡三省曰執業猶執經也

兄子汎 惠棟曰袁宏紀曰上書讓孫兄子又東觀記孫兄子一人學方起當是雍之子

驚天然之姿 惠棟曰桓譚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

召訓 惠棟曰本傳作馴徐廣曰馴古訓字

奉車都尉 惠棟曰東觀記曰永元十年西謁園陵郁兼羽林中郎將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

入省事 惠棟曰周禮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鄭康成曰若今尚書入省事賈公彥曰漢法奏事讀之故舉以況之也

向宙 惠棟曰張揖曰向姓出河內本自殷宋文公子向文時時孫氏以王父字為氏

文麟 惠棟曰麟一作驎見文士傳古字通

早有才惠 惠棟曰文士傳曰驎伯父焉官至太尉驎年十二在坐焉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為詩曰甘羅十二揚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驎即應聲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揚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偉年卿慙二

子俯愧過言
陵陽侯　惠棟曰陵陽谷屬丹陽郡
鮑駿　惠棟曰袁宏紀作俊
注魯陽鄉在壽陽郡也　惠棟曰郡當作縣屬廬江郡兩漢無壽陽郡或作南陽謂魯陽縣之鄉也但案下注引東觀記云以廬江爲六安國徙封馬亭侯則爲壽陽縣之鄉審矣
樓望　惠棟曰汪繼陳留志曰望字次子雍丘人也少受春秋于少府丁子業以篤操稱故有傳
擢從校書　惠棟曰刊誤曰衍校書二字棟案如劉說則擢從二字無所附麗或作尚書
注以廬江爲六安國　惠棟曰案孝明八王傳彭城王恭以元和二年徙封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也

守實不虧　惠棟曰釋名曰月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也滿則缺也
朔自辛卯　惠棟曰蔣泉曰案曰當改作月坊本沿訛已久不可不正
利器不以假人　惠棟曰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東觀記曰夫帝王不以重器假人
初除謁辭　惠棟曰初除者先謁辭于大將軍然後之官也胡氏以爲除則謁之官則辭殊爲費解
受尚書敕　惠棟曰胡三省曰初除者詣尚書受敕
冬者至數十日　惠棟曰棟案漢制長吏初除詣書治嚴裝州諸郡不過五日唯尚書郎十月所以優之也
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云云　惠棟曰王應麟曰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爲天者務堅其政丁鴻封事言出于此
厚其名　惠棟曰華嶠書作享其名
論曰以下至賴乎徇名有焉　惠棟曰以上皆華嶠之詞
禮容　惠棟曰□□□□□飾禮容成文法
弟子代師出妻　周壽昌曰桓榮傳注引謝承書云本榮妻無子何湯以弟子代爲去之而更娶蓋漢法以無子出妻爲常律若在後世駭人聽聞矣此等事古人轉不如後世用情之厚雖一時義舉不足爲訓也
後漢書引華嶠論兩見　周壽昌曰桓榮丁鴻傳後論皆華嶠之詞見姚之駰所集華嶠後漢書中
个使被本幷　劉攽曰案文个使當作使个

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　劉攽曰案漢無監虎賁官蓋是兼字與丁鴻同也
典執政無所廻避　劉攽曰案典爲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
手遷羽林中郎將　劉攽曰案平津非都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今誤準爲津因轉令爲都尉也典又爲鉤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
復徵辟拜議郎　劉攽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諸府辟之議郎當云徵而已明多辟字
夙智早成岐疑也　劉攽曰案蔡邕本以早成爲一德傳寫之誤反以岐疑在下當云夙智岐疑早成也
擢從校書　劉攽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已爲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爲擢從明衍校書二字

丁鴻傳徙封魯陽鄉侯注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都也　臣會汾曰按傳言鄉侯明非南陽郡之魯陽邑故注引東觀記以証之尋陽屬廬江郡而昧者或改此注都字為郡殊不知兩漢何嘗有尋陽郡耶

徙封馬亭鄉侯注以廬江郡為六安國○監本脫江字今照宋本增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桓榮傳

子郁傳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

何焯曰憲蓋知郁不為己患故薦之使經禁中非德舉也以憲傳參觀此疏可削

孝和皇帝八歲即位至乎成聖德　何焯曰前書勝教上官太后尚書非若蔡義尊賢進教昭帝詩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桓郁傳

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　錢大昕曰方平原人范史無傳攷章帝元和二年詔書稱襄城令劉方則其時方尚為縣令至永元四年由宗正拜司空首尾裁八年爾頗怪其遷轉之驟今觀竇憲疏乃知方以宗室通經術故有不次之擢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桓典傳

注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　劉攽曰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準為津因轉令為都尉也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靈帝中平元年因黃巾之變特置八關都尉官平津其一也見靈帝紀注劉說非是

長沙　王先謙　華吾

丁鴻傳

凡中率之科宜有階品至于歲一人　何焯曰今之分南北卷取士者其不聞此議乎

列傳第二十八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尚　楊璇

戮力　惠棟曰賈逵曰戮力一心也當作勠高誘戰國策注云戮其字从力

宛蔵　惠棟曰屬河南一作菀

寇五翟　惠棟曰寇無五翟故贊云蟜妾覓服也

初平中平官　惠棟曰何焯曰自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八十餘年當是永初之誤

磐才　惠棟曰才爲禾字之誤孫愐曰互俗作禾前書劉向傳宗族磐互易木高積家之才鄭康成讀爲互易說互體亦作牙音吾

周章　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朱生棟案漢以前周與朱同音張由承范客周生揭傒章盜非有名籍可考止據其當時所傳姓名故碑史所載各異也

尹燿　惠棟曰本紀作耀

勉承寇　惠棟曰東觀記曰鹿承寇也

稱黑帝　惠棟曰質帝紀云稱黃帝蓋下文華孟稱黑帝當時皆以黃爲土德以代漢黑爲水德以滅火則黑字應作黃又紀載勉稱黃帝在永嘉元年三月與傳異帝克碑以黑爲黃黨壹碑陰以黃爲黑知黃黑古字通

築營于當塗山中　注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　惠棟曰續漢志曰九江當塗有馬邱聚徐鳳反于此當塗在唐屬濠州注誤也蜀郡傳注未同惟下邳惠王傳注云當塗在今濠州鍾離縣西南此獨從之蓋章懷所注不出一人之手故也

錢邑　惠棟曰胡三省曰錢賜錢也邑封邑
東城　惠棟曰胡三省曰東城屬九江郡
攻九江殺郡守　惠棟曰案本紀太守楊岑也
馮緄字鴻卿　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云字皇卿胡三省曰緄
古本反
少學春秋　惠棟曰車騎將軍碑云少耽學問習父業治春秋嚴
韓詩倉氏兼律大杜
父煥　惠棟曰馮煥殘碑云煥字平侯
建光元年　惠棟曰通鑒考異曰安帝紀建光元年十二月高驪
圍玄菟南高驪傳有姚光上言蓋光實以延光元年被徵紀傳
當渠以建為延
歐力一　惠棟曰胡三省曰古歐治子善作劍故謂劍為歐力烏侯
反

夫
徵奮抵罪　惠棟曰魏書公孫淵傳曰安帝建光元年遣東屬國
都尉龐奮承壬月乙未詔書由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
光推案奏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收考姦臣矯制者
會煥病死獄中　惠棟曰案馮煥殘碑卒于永寧二年四月洪适
曰建光之元即永寧二年是歲七月改元煥以四月終故碑尚
用舊年也
七遷　惠棟曰車騎將軍碑曰弱冠詔除郎還東仕郎歷諸曹史
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都長郡察廉
東州舉尤異遷犍為武陽令誅寇璽書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
治中從事辟司徒府侍御史
為廣漢屬國都尉　惠棟曰趙明誠崟碑自舉孝廉為廣漢屬國

都尉凡十一遷而為中丞與都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為都尉
前
擊破群賊　惠棟曰車騎將軍碑云督使徐揚二州討賊范雲朱
生徐鳳馬勉張嬰等坐迫州郡進兵正法復辟司徒府也
遷隴西太守　惠棟曰碑云坐間吏章自不分去官
大武陵蠻夷叛寇掠江陵間　惠棟曰風俗通曰武陵蠻夷黃
高攻燒南郡
劉度　惠棟曰案渚宮舊事度延熹初為刺史
有詔勿劾　惠棟曰袁宏紀載緄奏曰臣聞出郊之事將軍制之
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節緄有嫌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
疑崇半戰國陪臣猶頼見信之主以全其功况唐虞之朝而有
猜嫌之事哉緄設虛端以自阻為臣不忠帝寢其奏

荊州平定　惠棟曰碑云南征五谿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
潘鴻等斬首萬級沒溺以十數降者十萬人收逋賨布卅萬匹
潘鴻鬼度南僮推陽宿賊
推功于從事中郎應奉　惠棟曰胡三省曰將軍出征從事中郎
職參謀議
張敞　惠棟曰渚宮舊事作張叔
傅婢　惠棟曰渚宮舊事作侍婢
策免　惠棟曰碑云緄臨當受封以讒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
悺弟坐遷位
俱輸左校　惠棟曰碑云緄拜廷尉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
成晉太原太守劉瓆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
復為廷尉　惠棟曰碑云復廷尉奏中臣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

過左右遷位
辛于官　惠棟曰碑云永康元年十二月薨
弟尤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元字公信隸釋歷志有官郎中馮
尤熹平中上言靈光不正義即尤之謂也
度尚　惠棟曰荊州刺史度尚碑以其先出顓頊與楚同姓熊嚴
之後故亦世掌伐統國法度元和姓纂度姓云古掌度之官
除上虞長　惠棟曰案曹娥碑在元嘉元年
擢為荊州刺史　惠棟曰尚先以從父憂去官東舉孝廉為右校
令至是擢拜荊州刺史見度尚碑
宿賊　惠棟曰胡三省曰宿賊言久為賊也
深自咎責　惠棟曰胡三省曰以失大自咎責也
遷桂陽太守　惠棟曰度尚碑云遷遼東太守藏給當緝聚儁異

伍瘴　惠棟曰瘴字伯嗣見帝紀注
懼為己負　惠棟曰胡三省曰負罪負也懼以不能盡滅群賊為
罪
會赦見原　惠棟曰案帝紀延熹八年三月辛巳大赦天下
械節　惠棟曰胡三省曰竹約為節械節味械之劄約處也說文
曰械桎梏也鄭康成月令注曰桎梏今械也
身膺甲冑　惠棟曰謝承書膺作嬰
大事有虛實　惠棟曰大謝承書作夫
乞傳尚詣廷尉　惠棟曰謝三省由以傳車召致廷尉也棣案漢
律四篇有告劾傳覆故永建元年詔曰士疾當傳勿傳度有罪
當傳撫之非傳名之謂也
終于廬江太守　惠棟曰謝承書云本傳曰嘗以撫循清廉見稱

為廬江太守嘉為今當餉十金其子年十歲就取一枚著奪
取付還外卒因舉以兩隸異兒兒奪兒世犢卒白何故行賂于
吾子京師詔曰開清白張子石
建嘉元年辛于官　惠棟曰案蔡邕集有度侯碑見文選注即隸
釋所載荊州刺史碑是
抗喬　惠棟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為尚書侍郎轉左丞自存臺
閣諳漢家故事前後上表陳國政便宜
決廢　惠棟曰胡三省曰決廢者塞隄以物聚水十成動衆隨
而廢勳也
刺史趙凱　惠棟曰漢官故事曰度尚徵還以天水趙凱為刺史
訪案宸宦無由自訟　惠棟曰案謝承書曰族為戲禎奏據車徵
秦案筆硯

燔妻見厭　惠棟曰謂伯路冠五梁徐鳳冠冕度之類是也
馬車　一周壽昌曰楊璇通特制馬車數十乘予案古人多用牛車
此用馬車故以為特制
塗山　吳仁傑曰滕撫傳徐鳳築城于當塗山中注曰今宣州當
塗縣山　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
四者宣山闕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仁傑按書正義娶于塗
山引左傳解云塗山在壽春縣則禹娶塗山非宣之當塗縣
太平州圖經集所謂塗山者則四塗山之說亦自不審范蔚
宗自于郡國志當塗注云徐鳳反于此章懷太子不悟何也蘇
文忠公濠州七絕有塗山詩云樵蘇已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
會村自注云下有禹廟山前有禹會村
以宗為京輔都尉　劉攽曰按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有

各字明脫左右輔三字
大事有虛實　劉攽曰案文大當作夫
乩共會戰　劉攽曰案已言會戰何用其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
遂轉作綦也
法雄傳初平中卒官　臣人龍曰按自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至獻
帝初平元年庚午凡八十餘年前稱三年徵爲青州刺史此云
初平當是元初之誤
滕撫傳磐牙連歲○牙字是互之誤
築營於當塗山中注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刑部錫祺曰按
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
都闕未之有
度尚傳寇益陽注益陽縣名在益水之陽　臣會汾曰按在益水

之陽此前書音義中語也監本在字下加今字無義理去之
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于縣下注宣城
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諸本同　臣會汾曰按宣城屬
丹陽郡其地自春秋以後久隸中土雖有山谿而非阻絕安得
有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此傳宣字當作安安城爲長沙屬
邑與辰沅相近苗獠雜處盜賊時作故抗徐制之使不得逞也
且詳上下文義前序荊州攻桂陽零陵而度尚與長沙太守抗
徐聲教之此是序抗徐爲安城長已能納來降蠻蠻大擊破公
孫舉等後乃接云及在長沙宿賊平以見前爲邑宰後爲郡
守皆在長沙累著成績也章懷見上文有鄉邦稱其膽智語遂
以試守邑長亦係丹陽且舉島夷卉服以實鳥語不知禹貢與
荊之島夷與丹陽郡絕不相涉

宋臣論景風之賞未甄注景風至則行賞○風字監本訛昌　臣
會汾曰按易通卦驗春秋考異郵並有此語漢唐人經疏中嘗
引之今改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法雄傳

永初四年遷南郡太守初平中卒官　錢大昕曰沈宇曰初平距永初七十六年此初平字譌　錢大昕曰陳詩庭曰汪本初平作元初

初平中卒官　何焯曰自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八十餘年當是元初之誤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法雄傳

子真在逸人傳　錢大昕曰逸人即逸民章懷避諱改爲人字後來追改不及徧檢它傳故或改或否月列女王霸妻傳亦云霸已見逸人傳道岐傳漢有逸人姓道名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馮緄傳

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　何焯曰緄計雖一時權巧中人監軍之禍始此矣是故事當思其所敝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度尚傳

椎髻鳥語之人注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島夷卉服　錢大昕曰禹貢島夷漢書地理志作鳥夷鄭康成王肅本皆同故章懷引以證鳥語之義後人依今本改鳥字為島而此注遂成贅文矣

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　何焯曰來敵之懈用我之銳

悉移深林遂斂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　何焯曰此即所謂山越也

度尚　王鳴盛曰尚為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遷文安令延熹五年自右校令擢荊州刺史案縣長四百石或三百石令千石右校令將作大匠屬官六百石尚為上虞長立曹娥碑時為桓帝元嘉元年歲在辛卯見古文苑自辛卯至延熹五年壬寅凡十二年始遷至此

楊璇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至虜眾波駭破散　何焯曰即火牛之餘智用車則即可依以自蔽鼓灰則不測人數車馬火蔽賦無節制遂駭亂奔潰也　排與鞴義同韋囊可鼓其氣者也

論若未數將者並宣力勤慮至盾矢之言卒反　何焯曰張宗同傳無乃不類

列傳第二十九　劉平　王望　王扶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般子愷　周磐　蔡順　趙咨

孔子曰云云　惠棟曰劉知幾曰華嶠後漢書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卓爾

樂之適也　惠棟曰適一作過

此能以義養也　惠棟曰華嶠書下又云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言其孝宜令于道莫可復間也先代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子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

汝南薛包　惠棟曰先賢傳本西平人

蓋不能使也　惠棟曰若汝也風俗通作汝

包性恬虛　惠棟曰先賢傳曰包歸先人冢側種稻種芋稻以祭祀芋以充飯耽道說禮尤虛無爲

有詔賜告歸　惠棟曰案孟康注漢書言和帝時予賜皆絕包在建光中應劭有賜告之禮或包稱疾不起天子優禮賜之羣臣不用此書也

仲不可以絕類　惠棟曰詩云永錫爾類鄭氏以爲族類荀子禮論云先祖者類之本也無先祖惡出注云類種鄭敬云全軀樹類注云謂有肩胤是也

爲老母求菜　惠棟曰袁宏紀曰爲老母采菜

吾不忍食子　惠棟曰東觀記曰平既免乃撫菜得三升豆以謝恩

政有惠惠　惠棟曰華嶠書曰平爲全椒令掾吏卒白十朔罷門
閣卒署各遣就農袁宏紀曰平使掾吏卒五日一來治所餘日
今各就農桑官閣事簡文人懷感盜賊屏息
唯唯班詔書而去　惠棟曰華嶠書曰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修
政還遣儒良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　惠棟曰前書王莽建國三年以尚書
大夫趙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棟案普從
曰並聲王莽傳有大司徒遂並恩澤侯表云聚鄉侯遂普王莽
篡位爲大司徒是普並字通孫叔敖碑陰譜字作謐嵩山石闕
銘云並天四海莫不蒙恩顧炎武云並夫普天古文者是古皆
以並爲普
孝就王不自名　惠棟曰東觀記曰但稱書生寄止于亭門塾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三十九
鄉黨服其義　惠棟曰東觀記曰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
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婦俱出比還孝夫婦共蒸食茹菜禮夫
婦歸告言已食輒獨飲之積久禮心怪之後伺候見之亦不復
肯出遂共蒸食兄弟怡怡鄉黨歸德
孝無子　惠棟曰孝有女字阿爲周郁妻見列女傳
並得俱免　惠棟曰東觀記曰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
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不本諱有一孫兒子年十二
歲常自養視遭饑饉分升合以相生活諱時有一女生裁數月
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兒子州郡高其義
齊國兒萌　惠棟曰謝衛曰鄉部兒子明歲敗之時兒爲饑人所
食自縛叩頭代兒爲食饑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兒死收養其孫
愛不異于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兒之子

聚酺車成　惠棟曰謝承書曰梁國車成字子威兄具都爲赤眉
所得賊害之成叩頭曰兄瘦羸死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
里落化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牛
而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爲預汲滿之小兒復爭恭各
語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
與母歸鄉里　惠棟曰東觀記曰革專心養母臨巾佐履
縣當案比　惠棟曰漢時八月案比有養老之禮故革輒其母至
縣也
由謝病稱篤　惠棟曰袁宏紀曰革遣子奏書闕謝病篤
制詔齊相　惠棟曰案章帝此詔用昭帝優賜韓福故事也
孝王生思王衍　惠棟曰諸侯王表曰衍薨懷王孝嗣薨無後陽
朔以年思王衍以孝王子紹封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三十九
康鄉侯平　惠棟曰案王子侯表東昌王子有安眾侯平無康鄉
也觀物
觀物　惠棟曰音懽孫愐曰觀姓楚有觀起
下令蕃蒸[illegible]業　惠棟曰黃香傳曰曲令南者不農此當在曲令
中也
奮由注華嶠書奮作脫　惠棟曰棟案奮與脫古字通見山海經
注
遷宗正二　惠棟曰東觀記曰建初元年遷宗正在朝竭忠盡節憂
朝事夙夜不息數納嘉謀
論議開正辭氣高雅　惠棟曰華嶠書曰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
伉劉太常
會爲萊策罷　惠棟曰案袁宏紀蔡于建光元年七月壬寅薨本云

策龍
調訓五品　惠棟曰虞書五品不悉史記五品不馴漢書引書
云五品不訓訓與馴古字通
虞納思純　惠棟曰左傳云虞納思純杜預曰無灌心
周盤一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作盤云蓋字堅伯江夏都尉遺腹子
也
頻歷三城皆有惠政　惠棟曰謝承書曰盤初爲安陵令以從弟
暢辭司隸縣屬州部換陽平令復換重合令盤以歷三縣恥復
經三城遂去還家卒精舍授守先宿人家廬遠方知名
嗇神養和　惠棟曰呂氏春秋曰論早定而知早嗇知早嗇則精
不竭高誘曰嗇愛也愛精神故不竭李康運命論曰不愛其身
而嗇其神李善注云呂氏春秋云凡事之本必理其身嗇其大

寶注云嗇愛也寶身也
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　惠棟曰鄭元論語序曰易詩書禮
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
又謙焉
順少孤養母　惠棟曰東觀論曰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
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義之遺鹽二斗受
而不食周燮汝南先賢傳曰母至嫗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
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嗽之
太守韓崇　惠棟曰陶宏景曰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初仕究
陵令蝗不集界果遷汝南太守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
當會園陵而崇獨清素妻念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
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達尚味道忘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化

行簡祝氏如傷深達其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
之干產也妻不適寒儉之節栗怨無衣不足以顯崇明德上奇
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
妻出作孙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
十匹崇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
妻子物餘　惠棟曰蔣杲曰物餘當作餘物
洛在官清簡　惠棟曰謝承書曰人遺其雙枯魚啖之三歲不盡
以儉化俗
戾素復始歸于無端　惠棟曰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
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詩緯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
雌俱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也三未分別號曰渾淪
陳太末設參門之木　惠棟曰何焯曰陳太夫未詳案門疑作同

檀弓篇下云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必大爲吾棺使吾二婢子
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此
所謂參門者歟
孝義傳前序　周壽昌曰劉趙等傳俱序孝義事傳前序一篇內
有毛義薛包兩傳章懷注云自此以上華嶠之詞也故范蔚
宗自劉平以下始列名而毛薛不與蓋不肯掠嶠之美也
劉平孝母　周壽昌曰劉平傳先敘平孝其母並不及父豈賊至
時其父先已遁去耶其父既有避賊之地何以其母不隨去耶
此時遺父喪不聞其母何在或已前死也
必給　周壽昌曰江革傳莫不必給劉攽證必給必當作畢壽昌案
必給猶定與之無或與或不與者也似不必改畢字此蓋因第
五倫傳內有莫不畢給之語故欲改從一例耳

江臣孝　周壽昌曰由是鄉里稱之曰江臣孝後制詔齊相云縣以見穀千斛賜臣孝猶循鄉里美稱由是臣孝之稱行於天下足徵漢制之首重孝也

逢銅賊將京　劉攽曰案文少十之字

給其廩粮　劉攽曰案廩倉廩也稟給穀也明此當作稟

春秋之義以為美談　劉攽曰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它處可用此據上下文則不要也

連請固病不起　劉攽曰案文當作固以病不起

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　劉攽曰如今使臧吏案太多十如字

抗疾京師　劉攽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

表以旌銘之義　劉攽曰表以旌銘之義案旌銘今作銘旌

假㺯露於笔寶　劉攽曰注人名為膏燭案文膏當在為字上

秦祇蕭建監乘劉家　劉攽曰秦祇案十一傳中祇字不同當從十

劉平傳楚郡平城人也○諸本同　臣會汾曰按彰城屬楚國至後漢章帝改楚國為彰城國則兩漢並無楚郡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

承宮郎悉○郎字一本作筍

趙孝傳呈得便死○便字疑衍

江革傳莫不必給○諸本同必當作畢

劉般傳皆使與奪由同罪注華嶠書由奪作脫也○諸本同　臣會汾曰按由字衍當去脫應改敓

劉般子愷絕以猶當之法注編敗也○諸本同　臣會汾曰按敗當作立

畢化甫修有伯袁之節　臣人龍曰按畢化宋本作景卯術辨云景卯之歎始此景伯經師也豈范氏妄竄耶

侯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　臣會汾曰按其字衍當去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趙孝傳

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注孝素聞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客也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長者客猶言貴客即下言田禾將軍子是也注未明了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劉般傳

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至置之不便　何焯曰若奉行非人增價集實則先以和糴病民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劉愷傳

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　錢大昕曰晦之曰據本紀是時為司徒者乃胡廣非劉矩也陳蕃傳與此同

今愷景仰前修　何焯曰景仰蓋誤若此貫景伯經師也豈范氏妄竄耶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趙咨傳

陳大夫設參門之木　何焯曰陳大夫事未詳門或作同櫃字當去　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　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此所謂參同者歟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三十上　班彪子固
避難從之　惠棟曰摯虞流別論曰更始時彪避難凉州發長安
至安定作北征賦
意者從横之事　惠棟曰意前書作抑古字通論語抑與之與石
經抑作意薛君韓詩章句亦抑意也
願生試論之　惠棟曰生先生也
注揚雄　惠棟曰論衡曰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
注陽城衛　惠棟曰春秋時有陽城胥渠高誘曰陽城姓漢有少
府陽城延　百官表作陽城咸與城古字通桓譚新論曰陽城子
張名衛蜀人與吾俱為講學祭酒論衡曰陽城子長作樂經即
陽城衛也華陽國志作陽城子元

作後傳數十篇　惠棟曰史通曰六十五篇論衡曰叔皮續太史
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
公乙又曰叔皮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
避諱
不撰異同號曰國語　惠棟曰論衡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
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
世本　惠棟曰顏之推曰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
世紀傳子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
楚漢春秋　惠棟曰司馬貞曰陸賈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
惠文間事劉知幾曰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
而亦謂之春秋
據傳　惠棟曰司馬貞曰案字書摭拾也音之赤反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惠棟曰服虔左氏解誼曰言此四者過從
邪起
能屬文誦詩賦　惠棟曰東觀記曰堅九歲能作賦頌數不讀書
集中無選字亂靡賦頌御覽云
奏記說蒼　注云前書得詔鄭朋奏記于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
惠棟曰任昉文章緣起曰奏記漢汴都董仲舒詣公孫宏奏記
棟案仲舒奏記今載古文苑
桓梁　惠棟曰梁鴻朔人見宋宏傳
晉馮　惠棟曰案史通馮嘗撰次漢史以續史記孫愐曰晉姓本
魯唐叔虞之後以晉為氏魏有晉鄙
殷肅　注同集殿作段　惠棟曰案史通肅與京兆祭酒晉馮嘗撰
史記以續史遷之書經籍志有殷肅注春秋穀梁傳十四卷

盡取其家書　惠棟曰袁宏紀曰悉斂家書封上
其言固所著述意　惠棟曰東觀記曰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
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
睢陽令陳宗　惠棟曰論衡曰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
紀光武　宗字平仲也
孟異　惠棟曰異當作冀扶風茂陵人見馬援杜林等傳
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　惠棟曰固為功臣
作列傳為平林諸人作載記也唐太宗撰晉書為石勒劉淵等
作載記祖述于此
度宏規而大起　惠棟曰李善曰度或為慶慶與羌古字通小爾
雅云羌發聲也
閭閻且千　惠棟曰三輔黃圖曰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

門卷修纂

高洛緣其限　惠棟曰盛宏之荆州記曰上洛有高山班孟堅所謂高洛緣其限高士傳謂地肺即此

穀菜　惠棟曰李善曰菜與綵古字通

乘蒨步輦　惠棟曰李善曰漢官儀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蒨於血切

合歡　惠棟曰李善曰漢宮閣名長安有合歡殿

元元本本　惠棟曰荀書敘傳曰元元本本數始于一

輕信　惠棟曰信當依集作迅

胥眙　惠棟曰古吉曰眙迅也西秦謂之眙郭璞曰逗即今住字眙謂佇視也故東方司馬貞謂眙與瞪同夫之

震震爚爚注奔走之貌　惠棟曰李善曰字指曰儵爚電光也棟案震為雷爚為電故下雷奔電擊

陳轉騎以行炰騰酒車而斷酌　惠棟曰論衡曰車行酒騎行炙案古人以車騎行酒故春秋傳亦行賞食炙為蝸廣成頌亦云清醪車湊燔炙騎將

搢白鼬　惠棟曰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鼬古多名案下云揄文竿與白鼬對以鼬為鳥者非也

廣平相淮太守　周壽昌曰班彪傳父稚時為廣平太守壽昌案稚前漢書作穉廣平太守前漢作廣平相此作太守誤也漢廣平為國兼郡有相無太守

不記其字　周壽昌曰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壽昌案不記字如衛青張耀之之類蓋古稱名字不甚顯或前已遺之無從補載非暇之謂也若縣而不郡蓋郡所同也縣所獨也舉縣而郡可知非若同名之縣必載郡名始別之也

末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　何焯曰淮南衡山之不為世家與淮陰黥彭同例

个則太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　何焯曰太顛四人至成王時猶存于

范矯班失　王鳴盛曰班彪冋父子傳論云彪冋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此雖華嶠之辭而蔚宗取之歒蔚宗遂力矯班氏之失如黨錮獨行逸民等傳正所以表死節褒正直而叙殺身成仁之為美也而諸列傳中亦往往見重仁義貴守節之義善讀書者當自知之並可以想見蔚宗之為人

班彪傳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何焯校本引史通云其後劉

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

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舊本作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也毛本作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皆不成文理今從監本

黜淮南衡山○何焯校本云淮南衡山之不為世家與淮陰黥彭同例

性相近習相遠也注見論語　臣會汾曰按宋本作見何論蓋何晏注論語故唐人以何氏本為何論校人不考所由認為錯誤侃作論語義疏集解要須仍古人之舊不必竄易也

後寔司徒虞注云司徒虞為虞○諸本同　臣會汾曰按平末及淮廣平山昏既十者字前云舉司隸茂才注引隸舉為茂才也

文法正與此同
班彪子固不可釋論注王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
溫室殿〇一本作宣室中溫殿誤今從宋本增改
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注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樹葺珊瑚
爲枝〇葺字一本作茸　臣會汾曰按葺與茸皆非也此字當
作葺因與茸同音致誤不知者又妄改爲葺
雖輕信與僭校、臣會汾曰按信字義未安當從太述作也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三十下　班固
末造　惠棟曰儀禮記云夏之末造鄭氏曰造作也
同符乎高祖　惠棟曰東觀記曰馬援曰天下反覆自盜名字者
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風蓋颯灑　惠棟曰集作棽麗李善曰劉歆七略曰雨蓋棽麗紛
容悠悠說文曰棽木枝條棽儷兒
屬御　惠棟曰李善曰屬御屬車之御也
范氏施御　惠棟曰李善曰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
氏御之以行經南方章懷以范氏爲趙之御人引孟子以證之
誤甚
抗徽　惠棟曰漢書李奇注曰神靈之威曰徽

東濟海鮐　惠棟曰說文曰濟水推也
伶侏兜離　惠棟曰伶侏集作佅佅兜離猶佅儺古聲兜佅相近
奏陵時禾言兜離今狀當傳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
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引見白虎通
主洌而金聲　惠棟曰李善曰南書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于周
業不磬折玉音金聲
讜言　惠棟曰說文曰讜直言也趙岐引書曰禹拜讜言周書
公鮮曰王拜手稽首讜言
白雉　惠棟曰論衡曰孝明時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
禾李善曰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烏神雀屢臻降自京師
緐學立制　惠棟曰劉亦制也許鄧傳注大戴禮小辨篇云緐
學之徒劉歆書云緐學之士

度宗　悳棣由顧命度作宅古今字古文宅作庑故作度
三五華夏　悳棣由李善由參五猶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
分華夏之地遂後乃始東達于鎬亳也
光被不幽　悳棣由幽讀為微說文由幽从山中𢆶𢆶亦聲絲
微也
惠者秦與抗注云抗猶敵也讀為康　悳棣由萘明堂位云崇坫
康圭鄭注云康讀為亢龍之亢為高坫亢所奠圭于上是古
抗字讀為康也
黄㦦　悳棣由李善由韓詩由貽我嘉麰薛君由麰大麥也
聿追勤已　悳棣由今文泰誓得火烏之瑞上附以周公書報王
王勤已變今文泰誓已亡此載見周禮疏也
銜嘉胭采　悳棣由蔡邕注云緋使也李善由緋與梯古字通

以母喪去官　悳棣由周舟樂叔度之文也如淳云
執易秉　周壽昌由班固傳蓋清廟之光輝注引詩濟濟多士執
文之德案今周頌文作秉文之德此注作執義兩兩字果蓋唐
傳本與今本同考唐石經亦作秉不作執崔章懷時與開元又
異耶○下傳典引對越天地者注亦引詩作秉文之德不作執
壽昌案唐諱昞秉與昞同音嫌名也唐於兩之字作景可證後
注引詩仍作秉者或時未得悉避或是後人改轉俱未可知○
又案章懷當日勢有難悉避者如後楊秉之類難改人名此外
固遂有避有不避耳
太宰　周壽昌由太宰饗注太宰牛羊豕也予案牛為太宰羊豕
特牲也不能以牛羊豕釋太宰注似誤
漢行　周壽昌由示我漢行寺案示我周行即此句所本行字讀
如本青漢作朝代鮮與周行鮮異然孔注以周親作周朝鮮正
與此漢行兩壹
草昧　周壽昌由周易草昧注引易由天地草昧壽昌案今易作
天造草昧荀爽注謂陽動在下造物於冥昧之中也鄭注造成
也漢人無作天地者此注恐有誤
於是左賊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
金人於端闈仍增修而衛閑臨峻路而啟扉　劉攽曰注賊亦
作賊臺文當云亦作賊言賊字有作賊者也又云賊言階級勒
賊是解賊義耳
鼓鐘門之鳳闕上抹稜而棲金雀　劉攽曰注鳳闕門案文多一
門字
奉黑萊鑿輿備法駕帥群臣叔飛廉入苑門　劉攽曰黑鑿輿案

注所解黑輿之義則此多鑿字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班彪傳

扶風安陵人也 錢大昕曰班超傳云扶風平陵人當有一誤

父穉哀帝時為廣平太守 錢大昕曰漢書敘傳作廣平相廣平諸侯王國當云相不當云太守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班固傳

表以泰華終南之山 錢大昕曰泰華文選作太華蔚宗避父諱如郭林宗鄭公業名皆作太字此賦泰華泰絫泰清之類必後人所改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 何焯曰晉書中載記本此

雖屈伸無常所因時異 王為策近長 何焯曰固議似得大體然于邊計不如勿報其使如其獻見厚賜以遣之可也此于忠信禮義何所虧缺招來臣之北虜攜保塞之南庭不亦徒為好大無補實效乎觀文帝屢與匈奴和親而侵盗不已亦非緣此可

保後日強臧無風塵之警耳

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 何焯曰此文靡而不實比之兩都之作尤為無益

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 何焯曰敦本詩敦商之旅

論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 何焯曰不敘殺身成仁此槩言之注家誤引游俠傳敘非敘駁讀漢書不詳也

百獸駭殫 王念孫曰兩都賦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胄（胄與逐同）百獸駭殫注曰駭殫言驚懼也念孫案李訓駭殫為驚懼則殫字本作憚今作殫者後人據誤本文選改之也韋昭注周語曰憚懼也懼與驚義相通（爾雅驚懼也 方言憚驚也）故楚辭招魂君王親發兮憚青兕王逸注曰憚驚也淮南人閒篇曰驚憚遠飛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憚讋伏驚憚即駭憚故廣雅曰駭憚驚也言六師

發逸而百獸皆驚也大案文選百獸駭殫殫字李善無注張銑注曰言天子縱大軍逐百獸駭驚戰慴十分殺其二三駭驚即駭憚戰慴即下文之慴讋而獨不為殫字作解然則李善及五臣本皆作百獸駭憚而今本作殫亦是後人所改明矣後人改憚為殫者以憚音徒案反與闌字韻不相協故耳不知憚從單聲古音徒丹反故與闌為韻莊子達生篇以鈎注者憚釋文憚徒丹反是其證也後人不曉古音而妄改為殫殫者盡也百獸駭憚則甚為不詞且此句但言百獸驚駭下文乃言蹂蹶其十二至卒乃言草木無餘禽獸殄夷若先言百獸已盡則下文皆成贅語矣此字蓋近代淺學人所改而各本後漢書文選皆相承作殫莫能正其失良可怪也

保界河山　王念孫曰予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注曰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為界念孫案賦言保界河山非謂保河山以為界也今案界讀為介保介皆恃也言恃河山以為固也僖十五年左傳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呂氏春秋誠廉篇阻兵而保威高注並曰保恃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阻負介皆恃也索隱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為界一云介者夾也皆失之漢書五行志虢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隔也失之南粤傳欲介使者權師古曰介恃也是保介皆恃也作界者叚借字耳界與介古字通漢書揚雄傳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文選界作介史記晉世家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續漢書郡國志作界山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淮南覽冥篇介作界郭有道碑介休作界休矜夸館室夸亦矜也保界河山界亦保也矜夸保界皆兩字平列

蘊孔佐之宏陳　王念孫曰典引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宏陳注曰蘊藏也孔佐謂孔子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宏陳謂大陳漢之期運也念孫案李云大陳漢之期運則宏陳之下必增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矣今案陳者道也言蘊孔聖人之大道也李斐注漢書東帝紀曰陳道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於上言致成道於上也君陳曰率惟茲有陳言有道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言君道則進不道則退也並見經義述聞宏陳與烈精相對為文則宏陳之為大道明矣

微胡瑣而不頤　王念孫曰慝亡迴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注曰瑣小也頤養也言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李以微為細細即小也小而不頤則不詞之甚矣今案微讀曰徽爾雅曰徽善也立政予旦已受人之徽言漢石經徽作微是微與徽通微慝二字正相對慝惡也言惡者雖遠不滅善者雖小不養也

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劉攽曰注平帝王舉學官案文多十餘字

至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而南虎離其師革滅天邑　劉攽曰注京師京都也案文多一師字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劉攽曰注漢承唐虞之基案注解唐基耳何故輙出虞字明當作堯

後漢書蒙拾

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子意

故以次第為氏　惠棟曰孫愐據後漢書有第五第八

主伯齊　惠棟曰表紀作王伯春

陌上號為道士　惠棟曰東觀記曰閉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

閻興　惠棟曰袁宏紀曰褒為謁者從事寫至長安言倫于興復

出為郡吏也

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　惠棟曰劉知幾曰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至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庸下王應麟曰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猶近于書之典誥也

補淮陽國醫工長　惠棟曰東觀記曰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吏除倫為醫工長時輩除者多綬蓋單假印倫請

于王賜之綬有官志曰醫工長主醫藥也中有本

追拜會稽太守　惠棟曰謝承書曰時吳郡沈豐為郡主簿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涕豐迎母至廣陵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困醉臥便渡

躬自斬芻養馬　惠棟曰北堂書鈔引後漢書曰倫為會稽太守常蔬食衣布受俸常取赤米

衆知復追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身自耕種　惠棟曰東觀紀曰躬與奴共發株田種麥

驅扶鄉佐元賀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取事大司農元賀宕渠人

益部耆舊傳曰賀字文和州辟為從事舉奏擿伏口人無怨東觀記曰賀為九江太守行縣貴持乾糒但就溫湯而已

于是爭賕抑絕　惠棟曰說文曰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從貝求聲古文尚書呂刑曰惟貨惟求馬融曰有求請賕也

臣無作威作福　惠棟曰鄭元尚書注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

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惠棟曰胡三省曰司馬遷書曰戴盆何以望天

當出征西羌　惠棟曰建初元年

況力以為從事　惠棟曰杜篤傳從擊西羌戰沒于射姑山則篤實死事倫之言為不讐矣

然常疾俗吏苛刻　惠棟曰華嶠書曰倫當以中興以來二千好東化俗尚苛刻政化之本直先以寬和去去化乃治宇也

躬天然之德　惠棟曰桓譚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

者也

淮南書者靈耀由先天塞晏晏　惠棟曰梅賾尚書云欽明文思安安漢時皆作晏晏惠讀為塞者讀思長言之讀塞短言之也晏與安古字通魏受禪表亦云欽明文塞

亦當宜識舉者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故事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盡實覈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曹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宜當作並

倫奉公盡節　惠棟曰東觀記曰每上封事自作草不復示掾吏

少子頡嗣　惠棟曰家君曰倫未嘗封侯所謂嗣者何也當考

卒官　惠棟曰水經注曰頡永建中卒

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　惠棟曰衛宏漢舊儀曰故今承相設四

科之辟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十科補儀曹三科補四辭八
奏四科補賊決其以清詔使案閤事御史為駕十封行撤令駕
二封皆特自奏事各以所職部中二千石以下
單超兄子匡　惠棟曰考異曰楊秉傳作超弟宦者傳作弟子
遣刺客刺羽　惠棟曰客乃任方也見楊秉傳
忘戰　惠棟曰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無忌即率其黨與三千餘人降　惠棟曰考異曰案帝紀延熹三
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又臧旻訟種書種所坐盜賊
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能降無忌此說妄也
遂以事陷種　惠棟曰考異曰帝紀李雲死在延熹二年春袁紀
在七年秋棟案楊秉傳五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
河南尹坐單超使客任方刺衛羽繫獄亡未論作左校則李雲

死單超已卒何得更能陷種又雲書所論立鄧后與封五侯事
皆在七年袁紀必近之
甄子然　惠棟曰鄭志載答甄子然難禮並與臨碩孝存同為康
成之友惜逸其名羅泌曰甄本音堅陳留風俗傳曰舜陶甄河
賓其後為氏棟案楚有縣陳通奇周王以為中將美其旋遂命
為甄氏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困高得衆釜庚之問
以揚列士之心興至三斛是子然乃列士
送吏　惠棟曰還從有送吏猶今之解役也
會赦出卒于家　惠棟曰棟案三輔決錄注種子迪字文休辟太
尉掾與杜陵金敞韋端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
鍾離意　惠棟曰世本曰鍾離與秦同祖其後因封為姓
少為郡督郵　惠棟曰袁別傳曰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召意署
北部督郵時郡中大疫黃君轉署意中部督郵會稽典錄曰鄮
署意北部督郵烏程男子孫常常弟烈分居各得田半頃烈死
歲飢常以稍米粟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烈兒長大
訟掾史議皆曰烈孫男兒遭飢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
非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為伯父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稍以升
合養取其田懷奸挾私貪利忘義烈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
至非私義也請常田歸烈妻子于是衆議無以奪意之理
不言于太守　惠棟曰意別傳曰太守黃君大怒驛馬召意也
所部多蒙全濟　惠棟曰意別傳曰意乘車不冠身循行病者門
入家賜與醫藥詣神廟為民禱祭召錄醫師百人合和草藥恐
醫小子或不良毒藥齊賊害民命先自吞嘗先後施行其所臨
戶四千餘人並得差愈後日府君自出行災害百姓攀車涕泣

曰明府不須出也但得鍾離督郵民皆活也
再遷　惠棟曰業意別傳太守賞翔召意署功曹不揚州刺史夏
君三辟意著九江郡從事三府劇房夏君見意曰刺史得京師
書問從事有令聞刺史何惜主家之爵不貢賢者乃表上尚書
辟大司徒侯霸府　惠棟曰意別傳曰署議曹掾
上書言狀　惠棟曰意別傳曰意使令出見錢為從作襦袴各有
升數令對曰被詔書不敢妄出錢意曰使者奉詔命寧私行耶
出錢使上尚書使者亦當上之
光武得奏以見霸　惠棟曰顧炎武曰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
以意奏示霸也棟案意別傳曰光武皇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
曰所使掾史何乃仁然為國用心乎如此則范書略其文耳視
字仍當為見也

後除瑕邱令　惠棟曰意別傳曰意遷東平瑕邱令男子兒真勇捍力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數悍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敕謂之曰令昔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當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謀爲之耳掾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因復召真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聞由收涉鞭之直走至寺門吹氣大言言無上下意敕真能爲子者自縛詣令不則鞭殺其子真果自縛詣曰令前告汝當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敕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榜（拊壯切）掾史陳諫乃貰之由是相率爲善

遂令建進藥而死　惠棟曰崇別傳所載與此異由意爲瑕邱令年春進户曹史檀建賣青幘幡由督郵督郵不受建留于家遣由意言受他由意見督郵而督郵謝意言所不受青幘幡者已

自有也意遣召建閒狀建惶怖叩頭意曰勿叩頭使外聞也出因轉署主記史假遣無期建歸家父問之曰朝太守衆賢能者妻子何功才既獲顯榮假乃無期寵厚將何謂也得無有不信于賢主耶建長跪以青幘幡意語父父嘿然有頃令妻設酒殺雞與建相樂謂建曰吾聞有道之君以義理殺人無道之君以血刃加人長假無期唯死不還將何以自裁乎酒畢進藥建遂物故

還堂邑令　惠棟曰東觀記曰意爲棠邑到市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貲茅竹或持材木趣作不由而成既畢爲民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自當之民皆大悅

縣人防廣爲父報讎　惠棟曰袁宏紀曰廣遺腹子也

意得珠璣　惠棟曰意別傳曰交阯刺史張恢居官貪亂珠璣寶玩乃有石歎也

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于勝母之閭　惠棟曰尸子曰孔子至于勝母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案淮南子及鹽鐵論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故也

從禽廢政　惠棟曰易象傳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

愚戇　惠棟曰韓非子曰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

帝策詔報　惠棟曰胡三省曰策詔者書詔于策也

湯引六事咎在一人　惠棟曰呂覽九月紀曰湯克夏而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於是翦其髮鄜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

帝

解衣就格　注格拘執也　惠棟曰棟案高誘淮南子注格榜牀也注以爲拘執失之

使復冠而貰郎　惠棟曰意別傳曰意爲尚書僕射其年匈奴羌胡歸義詔賜縑三百匹尚書侍郎廣陵曁鄴受詔誤以爲三千匹賜匈奴詔大怒鞭鄴破死意獨排省閣入諫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本土之徒稽首來服感聞刑疑從輕賞疑從重今陛下以鄴賞誤發雷霆之威海內遐邇謂陛下貴微財而賤人命臣所不安明帝以意諫且鄴錯合大義志損怒消貰鄴赦之官賜酒藥詔謂意曰非鍾離尚書朕幾降威于此郎

隱發　惠棟曰胡三省曰隱者人君耳目所不及帝好以耳目窺其隱而發之

提挾　惠棟曰胡三省曰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音大計反鄭
物以擊之也𢷎拕也引也
會連有變異　惠棟曰袁宏紀曰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
之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
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　惠棟曰蔡邕鹿鳴詩去和樂且湛又云以
燕樂嘉賓之心
注後世修吾書董仲舒　惠棟曰仲舒通春秋洞天人性命之理
故見諸要書
後德陽殿成　惠棟曰永平七年成也
注解土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
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象鬼人令巫祝延以解土
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可以除去

宋均　惠棟曰謝承書曰南陽宗資祖宋均廣韻曰宋姓周卿宋
伯之後出南陽趙明誠金石錄云宗資墓在南陽有天祿辟邪
知宋均當作宗均論衡程材篇曰東海相宗叔庠即宗叔庠也
又案南蠻傳載均撟詔事與本傳略同而彼傳乃作宗均則均
姓爲宗明甚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尚書東漢之雅望黄門
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均與宋欽道也然則此
傳宗均訛爲宋均自唐已然矣
撟制　惠棟曰何休公羊注曰詐稱曰撟
先自劾撟制之罪　惠棟曰案撟制本賊律
遷九江太守　惠棟曰續漢書曰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
以日中夏以平旦袁宏紀曰均悉省掾史閑督郵府內令與諸
曹分休屬縣無事百姓安業焉

於是遂絕　惠棟曰風俗通曰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
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于是敕條巫
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伏罪乃殺之
遷東海相　惠棟曰論衡曰叔庠爲東海相廣召幽隱春秋會饗
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什九
駮議　惠棟曰蔡邕獨斷曰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台閣有
所處正而獨執異意者曰駮議駮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
下言臣愚戇議異合于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多今上者　惠棟曰華嶠書曰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未嘗不合上
意
即席　惠棟曰即就也
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　惠棟曰白虎通曰始封之君不

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于諸父兄弟也故禮
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
章和元年　惠棟曰案袁宏紀爲章和元年事
會南單于竟不北徙　惠棟曰袁宏紀曰詔問執金吾耿秉言可
聽出師而帝寢疾
孫俱　惠棟曰司空宗俱碑曰公諱俱字伯儼南陽安衆人祖父
司隸校尉父長沙太守察孝爲城門候歷郎中議郎五官中郎
將越騎校尉汝南太守少府太僕太常遂拜司空洪适曰碑與
史皆合惟傳誤以宗爲宋爾俱持國秉一歲有半雖無列傳不
詳其人賢否而宦者傳云熹平元年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
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司隸劉猛以誹
書直不肯急捕若俱者亦尸祿一人之數也

寒朗 惠棟曰袁宏紀作寒朗者異曰今有寒姓音件胡三省曰
案姓譜有寒姓以爲夏諸侯后寒之後又曰周武王子寒侯之
後棟案左傳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寒與韓古字通
王平 惠棟曰王梁傳梁生爲高平平也
隧鄉侯耿建 惠棟曰耿純傳宿封隧鄉侯非建也坐楚事爲耿
阜以東光侯從封莒鄉侯隧當作莒建當作阜
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 惠棟曰胡三省曰鄧鯉劉建無考棟
案袁宏紀作灌澤侯劉鯉曲成侯竇建劉元傳元三子求歆鯉
求爲襄邑侯鯉爲壽光侯求卒子巡嗣從封灌澤侯然則灌澤
侯乃劉巡非鯉也竇建亦無考
錯愕 惠棟曰史炤釋文曰錯倉各切或作錯錯也愕逆各切相
遇也或作愣李善曰爾雅曰遌見也與愕同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十七〕 九
本布方引去 惠棟曰袁宏紀曰將下推之
蓋劉太罪禍及九族 惠棟曰漢律曰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
皆弃市尚書歐陽夏侯說曰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十故云
九族
無敢暗陛下者 惠棟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暗逆也
庭帝以番 惠棟曰某械曰番詩戈切
寒君爲命 惠棟曰命讀爲名
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劉攽曰淮
姦輕所集業姦輕無理當是軌字
吾見子當病一夜十往 劉攽曰麻延年云唐睿宗下詔用十起
作无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
火昔顛嗣 劉攽曰蓋倫未嘗有爵集錄言嗣明多此一字

出爲曹相 劉攽曰注錢萬三千文案古人言錢不曰文世俗乃
有此文明多十文字
第五倫傳更輒行法民初恐懼〇一本初字下有頗字
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 臣會汾曰按臣愚不足採下當
有脫句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曰〇日知錄曰見當作視古字作
視謂以意示霸也
不勝愚戇征營〇征當作怔
宋均傳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〇何焯曰按黨錮傳注引謝
承書云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爲漢將相名臣祖父
均自有傳則宋字傳寫誤也南蠻傳中敘及降事亦作謁者宗
均此即見於本書可參校者
後漢書旁證 〔列傳〕 十
寒朗傳上行東巡狩〇諸本同 臣會汾曰按東平王蒼傳中亦
有此語疑行字衍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第五倫傳

臣愚不足採　錢大昕曰文意未完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鍾離意傳

帝性褊察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　錢大昕曰晦之曰申屠剛傳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虞延傳建武二十年東巡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撞侍御史此皆光武時事東都初制嚴切如此豈獨明帝之性褊察哉左雄傳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然則光武所捶撲者止是尚書侍御史明帝則兼及九卿故史家以褊察譏之

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至果還入獄　何焯曰廣為父報讐哭從從言誘諭

母不食孝義之人必不怯死遠竄自可遣也

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　何焯曰此非不急澗焯更事乃知之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宋均傳

至於苛察之人亟所由而作 何怖由若貪污放縱則災害流亡亦卒致矣此因戒苛察獎寬厚而詞有偏激耳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宋意傳 宋當作宋

擢拜阿陽侯相 錢大昕曰按阿陽縣屬漢陽郡不云侯国而上黨之陽阿為侯国此阿陽或陽阿之譌

寒朗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妻之刑戮至逐收養之　何焯曰夫生伯奇以扶持漢室之元氣
故妻之戮曰猶尚氣息也
臣見者因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至無敢悟陛下者　何焯曰
明初胡藍之獄若得一寒朗豈至濫刑若此

列傳第三十　　光武十王

十十八年就國　惠棟曰東觀記曰十十八年十月就國
靈光殿　惠棟曰水經注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闕即靈光之
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
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臺悉石也
遺基南壁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
身既夭命孫弱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身
既夭死而子孫大貽上之人憂慮也
息政小人也　惠棟曰胡三省曰息子也政其名袁宏紀曰政淫
欲無行故彊以爲言
天子覽書悲慟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發書相所上撤下狀伏地

後漢書旁證

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也
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　惠棟曰袁宏紀曰司空魴
北陽公主　惠棟曰[illegible]本作比陽公主適安豐侯竇勳
克己幸禮　惠棟曰馬融論語注曰克己約身也
善說京氏易　惠棟曰東觀記曰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
臺召王自取卦具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
時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按
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
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
次序之
終始如一　惠棟曰東觀記曰奉蕃以至沒身遵履法度未嘗犯
禁

子節王平　惠棟曰平世系作白
祀節　惠棟曰顏師古漢書注曰祀節猶言末時也
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　惠棟曰袁宏紀曰八年上臨辟雍禮
畢詔天下死罪得以縑贖也
末者縑白紈三十匹　惠棟曰東觀記曰黃縑二十五匹白紈五
匹
伊蒲塞　惠棟曰塞即釋也前書西域傳曰塞王南君罽賓塞種
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張
塞傳曰西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
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
交通方士　惠棟曰論衡曰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案
劉春疑即濟南王康傳劉子產也

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　惠棟曰論衡曰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
由許氏有屬于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于法
睢侯　惠棟曰前書志六安國有木縣後漢省入盧江
朝陽　惠棟曰案朝陽今近濟南後漢為東朝陽也
隰陰　惠棟曰本志及宋俱碑作濕陰前書志作濕陰
招來州郡姦猾　惠棟曰袁宏紀曰人有上書告康使中郎將張
陽董招來州郡姦猾也
東朝陽　惠棟曰即上朝陽縣
西平昌　惠棟曰北海有平昌故此加西即上昌平縣當是永平
以後所加後復省
科品　惠棟曰科科條也品品制也
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　惠棟曰袁宏紀曰夫文繁者質枯木

勝則人亡經傳所載也董文質之說見論說晉語曰士茁謂知
襄子曰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此木
勝人亡之說也
詎願袁吾地記　惠棟曰此願袁所撰吳地記也吳記吾
雅有智思　惠棟曰東觀記曰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袁宏
紀曰蒼體貌長大進止有禮好古多聞雅有識度
拜為驃騎將軍　惠棟曰東觀記載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
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為驃騎將軍
湖陵　惠棟曰續漢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應劭曰章帝封東
平王蒼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陸鄧展曰元和元年改也
乃辭還國　惠棟曰袁宏紀曰東平王也上書願歸蕃上將軍
印綬謙讓日聞至誠懇惻蓋君子成人之美今其聽焉

伏軾　惠棟曰莊子曰宣尼伏軾而歎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
者
副是要腰　惠棟曰呂覽曰帶益三副高誘曰副猶倍也言王之
言大倍于要腰也
能趨拜者　惠棟曰史記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上疏云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也
帝甚善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
相如楊雄前代史岑比之
曠然發矇　惠棟曰禮記仲尼燕居曰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于
夫子昭然若發矇也
吉凶俗數　惠棟曰案漢時有葬歷及圖墓書皆所謂吉凶俗數
見王充論衡也

山陵　惠棟曰尋氏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
名山陵
閒中師　惠棟曰見袁公閣也
假紒　惠棟曰紒一作髻書寇案說文即籀文髻也李善曰紒即
髻字張揖上林賦注曰紒髻後垂千青王大引此而為髻字棟
案紒髻結古字通
仲尼車輿冠履　惠棟曰鍾離意別傳曰意有堂有孔子小車乘
皆析敗意自糶俸顧漆膠之直請曹氏治之及履凡席劍履復
得甕中素書曰護吾履鍾離意
其浴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　惠棟曰胡三省曰四王皆
帝諸父故累其禮棟案白虎通曰諸父諸兄不名何諸父諸兄
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然則王者不名之臣不獨諸父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三十　四
兼諸兄也
省閣　惠棟曰省閣人禁中閣門也
帝馳遣名醫　惠棟曰東觀記曰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
醫丞相視之續漢書曰詔遣太醫丞相高手醫視病
別字　惠棟曰續漢志曰凡別字之體皆從十起左右離合執文
志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或曰別字辨俗字者敎曰識書非聖
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是也未知孰是
并集覽焉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東平王蒼集五卷
遣大鴻臚持節　惠棟曰袁宏紀曰司空第五倫見上悽愴不已
求依東海王故事自請護喪事上東海王衍天子禮舊制無三
公出者乃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
明年　惠棟曰元和元年也

賜御劍于陵前　惠棟曰水經注曰無鹽縣有憲王蒼冢碑闕存
焉
以蒼敬賢下士　惠棟曰案東觀記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英
雄上書表薦桓虞等虞已禮下與參政事
陳珍　惠棟曰珍官至司隸校尉見黨錮傳
孔子論語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惠棟曰此子貢之言誤稱孔子
桃鄉侯　惠棟曰任城有桃聚注云桃鄉也
衍宏　惠棟曰宏元初元年為五官中郎將見李氏家書
封山陽公　惠棟曰歐陽脩曰治射陽縣
遂廢居邊注封之于當　惠棟曰何焯曰居邊謂為中山王太后
注非
尸柩在堂　惠棟曰沛太后郭氏建武二十八年薨也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三十　五
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　惠棟曰帝紀曰坐死者數千人
易于太山破雞子　惠棟曰此語未知所出墨子貴義篇易猶以
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其言有似于此
迎能為星者與謀議　惠棟曰續漢志曰荊與沈涼謀逆葛洪曰
廣陵敬奉季顗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
文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　惠棟曰元壽弟不可考惟俞鄉侯平
載見李利涉編古命氏也
侯以虎賁官騎　惠棟曰袁宏紀曰詔賜羽林右騎為虎賁又令
上官屬子弟以為官騎
稱娖前行　惠棟曰娖一作促古字通輿服志曰諸侯王法駕官
屬傅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將帶鞬遮迾出入稱課
促稱促者所以促行徒也

國相樂崧　惠棟曰袁宏紀作汝南張郴爲中山相
太后及竇等東海出也　惠棟曰竇毋沘陽公主古人謂甥爲出
神道　惠棟曰神道之稱始于西漢三輔黃圖曰陽陵門而出神
道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
封琅邪公　惠棟曰酈元曰光武合城陽國爲琅邪以封京
陽華　惠棟曰後漢省
開陽臨沂　惠棟曰二縣後漢皆屬琅邪
中山臨淮無聞夫裴注王早終　惠棟曰姜宸英曰無聞指中
山未裴指臨淮也臨淮未爲王而薨無子國除故云若中山享
國五十二年矣而注云二王早終名聞未著非也
封右馮翊公　劉攽曰案光武紀輔封右翊公此多馮字誤天下
亦無右馮翊郡也

使從人奴婢奴士鼓吹走從得乘轀輧　劉攽曰奴婢奴士書文
奴當作叔士當作工不當士在叔上上文從人即是從樂此工
叔是巧匠也梁節王傳中亦有工叔也
禮伯父歸寧乃國　劉攽曰詔曰禮伯父歸寧書帝意欲推尊諸
王引周經義既下文有詩云即此亦當有禮云字此伯父歸寧
之語本出儀禮也
主河間孝王子參爲參戶亭侯博爲任城王　劉攽曰案文多十
十爲字不參字合在上書王名參也
封本馮翊公　劉攽曰書光武紀封爲本翊公與右翊相配
東平憲王蒼傳小陽之南平陽臺湖陵　臣會汾曰按前後書志
小陽無臺有臺臣瓚音拓此傳與注臺字傳寫俱誤應改正
騎驛時吏　○時字應從通鑑作府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東海王彊傳

建武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国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
　錢大昕曰按郡国志東海十三城贛榆本屬琅邪實十二城
魯国六城并之止十八縣而琅邪郡之開陽臨沂即邱繒下邳
国之下邳曲陽司吾良成廣陵郡之海西泰山郡之南城費皆
故屬東海故云二十九縣
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　錢大昕曰司空馮魴也大字衍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東海恭王傳

從士　吳仁傑曰說曰東海王臻送終竭哀降儀從士注引左傳晏嬰麤衰斬苴仁傑按晏子荅家老之言曰唯卿爲大夫杜預曰此士喪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喪服各有不同晏子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譏之故遜辭畧合其義言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者之春秋凡書大夫皆卿也非卿則書人晏子所謂唯卿爲大夫者言已非命卿不得爲大夫則行士禮宜矣其荅家老蓋據禮而言非遜辭也當是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士僭大夫晏子目見而不自知其非晏子於此獨能以禮自持觀其與景公論陳氏而言唯禮可以已之可謂知禮矣記禮者言澣衣濯冠之儉與豚肩不揜豆之難爲下皆漢儒傳聞之訛晏子不爾也

黃老君　吳仁傑曰陳愍王祭黃老君求長生福利按由業太黃老君不見於書當云黃帝老君仁傑按洛陽上清宮有漢所作石梧碑以祠老君者其文惟太老君三字最大蓋尊老子也漢人因以老子爲大老君然真誥云太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真人之經書中央黃老君秘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本自有黃老君被國相奏王祭天神希幸非冀正以黃老君非經祠耳若所祭爲黃帝老子不應謂之天神南史袁君正傳北斗君亦非天之北斗真誥云別有北斗君以司生煞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沛王輔傳

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　錢大昕曰光武紀無馮字中山王焉傳封左馮翊公與此傳同皆衍文也左翊右翊蓋取嘉名非分馮翊地爲左右

中元二年輔封子寶爲沛侯　錢大昕曰按沛爲王国之名不應更有沛侯疑字有譌

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　何焯曰劉恭竭忠于更始爲之報殺謝祿鯉因盆子遷怒所謂刑戮之民也

楚王英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建武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国注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　錢大昕曰按郡国志無昌陽蓋順帝時已併省矣取慮志仍屬下邳即臨淮　蓋楚国既除之後復其舊也

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　錢大昕曰當云封英子种楚侯傳寫顛倒耳

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　至　英至丹陽自殺　何焯曰贖死得死妖由人興也袁宏所記遣使天竺之事出于弃子皆緣此詔附會

袁宏論佛法　王鳴盛曰敘英奉浮屠事李賢注引袁宏後漢記云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號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而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象焉有經數千萬言以虛無為宗苞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為宏濶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

此段內有脫落處觀袁本書以補之矣而有經以下則李賢所未及引廿萬言字乎以意揣也試詳味之乃知佛法大意已畫於此明帝感夢事并見西域傳詳見魏書釋老志唐睿叙序與之袁宏最在前

魏書釋老志謂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得佛經不過四十二章而已襄楷當桓帝時上封事所引大神獻女於佛李賢注以為出四十二章經是也今此書具存尚覺其實但就楷所言譯之漢末佛書恐不止此十種若此此十一種則楷安得言之娓娓如此又路粹誣奏孔融謂與禰衡放言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此等邪說不出佛書而何至袁宏是東晉人言佛經有千萬言則較多於漢世矣然猶未熾盛也王中簡栖李於畢未暨四年所撰頭陀寺碑李善注所引經僅有維摩經僧釋摩注又序又竺道生注又羅什注華嚴經法華經一名妙法蓮華經劉虬注涅槃經勝鬘經金剛般若經謝靈運注大品經泥洹經摩訶摩耶經頞陀經金光明經彌勒成佛經大灌頂經不退轉法輪經發達經凡十六部所引論僅有涅槃論僧摩大智度論百法論僧叡師十二法門序凡四部所引律僅有僧祇律曇無羅讖凡十部如是而已若圓覺楞嚴等之精深者猶未著也釋老志又言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事亦見資治通鑑一百四十八卷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則其根究支蔓亦已甚矣至唐元奘法師往遊西域十有七年窮歷道邦得三藏要文凡六百五

十七部以歸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宏福寺翻譯布之
中夏（見聖教序）則較之南北朝蓋已數倍之自開元以後南能北秀
迭為廢興下迄宋元蓋不勝其繁矣
秀水朱彝尊謂太原縣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焉中有北齊
天保時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又謂太原傅山行平
定山中見洞戶石刻佛經林立與風峪等皆北齊天保間刻又
房山亦有之隋人刻此三種今皆不可見然皆在魏後不知有
出於十千九百十十九卷之外者否（武林盧學士文弨稱得風峪佛經予未見）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濟南王康傳

建武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邱六縣益濟南国　錢大昕曰朝陽即東朝陽平昌即西平昌隰盖濕之譌續志無重邱縣盖後來所省前志朝陽本屬濟南不知何時改隸平原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東平王蒼傳

永平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橐湖陵五縣益東平国 錢大昕曰按郡国志南平陽三縣仍屬山陽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阜陵王延傳

建武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国注扶桑故城在陳州泰康縣北 錢大昕曰扶桑當依閩本作扶樂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廣陵思王荆傳

而男弟早有束縛入牢獄者　何焯曰入獄為涉王輔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　何焯曰居邊謂中山太后淮南封之於曾

非

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　何焯曰宋本自下有寧有量耶

若歸并千國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十十五

守功字校下文易於太山破雞子

今年軒轅星有白氣　至軒轅女主之位　何焯曰軒轅之語將置

太后于何地判之悖逆至此

贊　何焯曰此贊有法度本班史景十三王傳序東平之贊不先

東海遜國事尤大不得以臨江河間比也

中山臨淮無聞夭喪　何焯曰謂中山無聞臨淮夭喪耳註謂千

王早終名聞未著者非也中山王焉立五十二年至和帝時薨

可謂早終乎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中山王焉傳

姚鼐曰宦騎百人稱娖前行章懷注稱娖整齊也龍謂天子則稱

蹕王公則稱娖蹕娖皆有辟人於道之聲非整齊義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琅邪王京傳

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　錢大昕曰按前志泰山郡有華縣而續志無之今據此傳則永平之世華縣見在而三国志稱臧霸為太山華人孔宙碑陰亦有題泰山華者疑華縣在東漢初未嘗并省志偶漏此一縣耳

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邱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錢大昕曰此事在建初五年攷前志續志厚邱本屬東海據此似又嘗改隸琅邪矣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孫穆　樂恢　何敞

朱暉　惠棟曰朱公叔鼎銘曰朱有殷之胄微子啟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

家世衣冠　惠棟曰朱公叔鼎銘曰後至沛遷于南陽之宛遂大于宋爵位相襲

注孔休　惠棟曰休字子泉見卓茂傳

阮況　惠棟曰孫愐曰阮姓出陳留音虔遠切

主簿大驚　惠棟曰袁宏紀曰主簿驚曰少府當以朝暉吮之曰將軍何獨不朝也主簿遽以白就

以義犯率　惠棟曰率讀為渠率之率應劭曰率罪名也服虔曰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張斐律表曰制眾建計謂之率漢

書爲本君傳曰無罪而坐率然則率者渠首坐罪之名或以爲下讀者非

厚賑贍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爲常

維用　惠棟曰漢書儀曰民田租芻藁以給經用也

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　惠棟曰賈公彥曰漢時穀入司農錢入少府

安帝時至陳相　惠棟曰朱公叔鼎銘曰者爲陳留太守不去陳相也

初舉孝廉　惠棟曰朱公叔鼎銘曰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謀深切退處畎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

注吏問風俗人物　惠棟曰張璠漢記曰太守問貞婦孝子隱闇

未彰言于府擢曰方今聖代太行文武未墜于地家有貞婦戶
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數
甚見親任 惠棟曰朱公叔鼎銘曰孝順婁罵賊發汴淮時碑大
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碑大將
軍張璠漢記曰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閻朱穆穆曰舟所以
濟渡萬物不施遊戲而已今覆者天戒將軍濟渡萬民不可長
念戲也
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于乾位易經龍戰之會 惠棟曰案淮南
壬申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坤上不在亥亥者乾本位也乾坤
合居故有龍戰之災
五位四候 惠棟曰五位謂侯太夫卿公辟也四候坎離震兌也
未晝適屬陽惡道屬陰 惠棟曰虞翻曰乾爲積善坤爲積惡

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 惠棟曰袁宏紀曰穆
意欲言宦官恐其漏泄之狀不能已復附以密記本末
嚴鮪 惠棟曰當作劉鮪
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 惠棟曰穆所指謂人君左右不得其人
恐小人長而君子消故有龍戰之言非冀所謂也
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惠棟曰朱公叔鼎銘曰再拜博士高第作
侍御史矯枉董直周肯阿順以黜其位僭于郎中虞公坵表乃
遷議郎登于東觀纂業前史劉知幾曰元嘉元年令太中大夫
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
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號曰
漢紀案穆爲侍御史以不肯阿順免官復爲郎中又遷議郎與
邊韶崔實增修漢記范史皆不載也

注顧惟注曰 惠棟曰顧惟者于義疏四卷
柔韓救之抗正 惠棟曰案上文未及後事必有缺朱穆集已亡
無從是正
注諸去咸儀棣棣不可選也 惠棟曰宋本選作算見王氏詩攷
算與選古文通
注及我爲侍書御史 惠棟曰侍書當作持書本治書御史也或
云書字衍
注昔我爲豐令 惠棟曰案朱公叔鼎銘穆嘗爲宛陵令今云爲
豐令未詳
注我下爲郎 惠棟曰鼎銘所謂潛于郎中時也
搒掠割剝彊令充足 惠棟曰袁宏紀載穆諫曰京師之費十倍
于前河內一郡嘗調縑素綺縠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

見錄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
當復割剝公賦重斂
尊府 惠棟曰胡三省曰尊府指大將軍府也
馬免 惠棟曰蔣杲曰案帝紀作勉
又奏記極諫 惠棟曰詳袁宏紀也
注冀州從事欲爲畫像置聽事上 惠棟曰漢時郡府聽事壁皆
有像贊注其清濁進退上之司隸故從事欲畫穆形
太學書生劉陶等 惠棟曰何焯曰書字疑衍棟案陶時在太學
故去太學書生
內官 惠棟曰胡三省曰內官即中官
崇山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堯葬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山海經
曰狄山帝堯葬于陽郿充曰狄山一名崇山

中合未宦　惠棟曰胡三省曰天宦王法也謂刑殘出乎其口也
鈇鑕　惠棟曰漢書敘傳曰信唯鈇鑕布實驅從
叱喑　惠棟曰胡三省曰喑與吸同
從盛王綱之不攝　惠棟曰胡三省曰攝飭整也
於是徵拜尚書　惠棟曰鼎銘曰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
注常伯侍中　惠棟曰漢官儀曰侍中周官也成王時號曰常伯
選于侯伯精補袞闕言其道德可當尊也
通命兩宮　惠棟曰百官志曰小黃門官者無員上在內宮關通
中外及中宮已下衆事
延熹六年卒　惠棟曰朱公叔碑云六年四月丁巳卒于京師鼎
銘作己巳
追贈益州太守　惠棟曰鼎銘載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

爾衍侯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謁者中
郎楊賁贈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
蔡邕　惠棟曰張璠漢紀曰邕嘗至穆家寫書及穆卒邕及門人
共謚穆曰忠文邕集曰門人陳季班等張璠論曰未謚者上之
所贈下之所造故顏冉之德不聞有謚蔡朱二子各以衰世臧
否不立故私謚也
文忠　惠棟曰碑作忠文公一作忠文子
京兆長陵人也　惠棟曰世系曰觀之先樂毅趙封望諸君毅孫
臣叔漢封華成君子孫自趙徙長陵也
常俯伏寺門　惠棟曰東觀記常伏寺門外陳地晝夜啼泣三輔
決錄亦云棟案此與嬀皓事相類皓見會稽典錄
博士焦永　惠棟曰袁宏紀作焦貺案鄭宏傳宏師河東太守焦
貺坐楚王英事被收袁紀稱貺嘗為博士後為河東太守則永
當為貺也
楊政　惠棟曰政見儒林傳
校司隸校尉　惠棟曰案袁宏紀司隸校尉司空掾也
素餐　惠棟曰韓詩薛君章句曰何為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
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
上書陳洪忠節　惠棟曰何焯曰時上書者自融之外有趙牧見
明八王傳注
扶風平陵人　惠棟曰杜佑曰漢武帝割槐里茂陵邑昭帝又割
置平陵邑
武帝時為廷尉正　惠棟曰三輔決錄注曰茂陵何比干漢武時
丞相公孫宏舉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顏籀以為宣

帝始置左右平而決錄云漢武時為廷尉右平謬矣
畚帑　惠棟曰帑本古孥字服虔通俗文始以帑為帑藏字
注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　惠棟曰鄭元尚書注曰所賜
之幣蓋璋以皮
空空　惠棟曰胡三省曰空當作悾悾悾謹慤也
齊煬王　惠棟曰煬袁宏紀作殤案齊武王傳哀王章子殤王石
踴注云殤作煬
斗筲之人　惠棟曰鄭元論語注曰筲竹器也容斗二升
臣敞區區　惠棟曰廣雅曰區區誠也
遷汝南太守　惠棟曰三輔決錄曰敞為汝南太守常南巡過郡
郡有刻鏤屏風為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
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敬慎禮賢命士政修德化事見黃

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　惠棟曰案以春秋斷獄之法始于董仲舒前書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應劭傳劭奏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前書五行志曰上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于外不請

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　惠棟曰賈子新書曰秦人有子家富子壯而出分抱朴子載漢時語曰察孝廉父別居皆俗之靡也北海相景君碑本分子還養比未出居者皆歸養蓋漢時循吏皆以美教化為先務也

當宜兼用　周壽昌曰朱暉傳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劉攽曰案文

當與宜不須並存合去當字壽昌案古人多重文以申意如尚猶僉盍豈况等類不可勝數即當宜看用亦不止此一處不必去也○案後何敞傳宜當克己以贍四海之心亦宜當兩字連文也

教乖學法免　劉攽曰案臨淮都無長史既言因衆獄中當是東字今長水尉皆長史也

惟令所言適我願也并其勉之　劉攽曰惟令所言案時暉未爲尚書令明此令字是今字

誠非明主所當宜行　劉攽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去當字

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　劉攽曰案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不宜更有而字

然知禹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　劉攽曰案文然字下不可以

後字明脫之

志柳朋謝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不作並交而廣其志焉　劉攽曰注否則正案否字當作不可

公叢退食之比哉　劉攽曰注安得奪其貨乎案文奪當作售得當作所也

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吊國憂上書未報　劉攽曰案殤字當作暢字說在本傳

故能挾幼主斷勤衰凶之偪　劉攽曰故能挾幼主斷案大斷字上以十之字

亦嬌時之作　劉攽曰注衣連下郡欲以此謂爲學龍乎案文郵字下少一氐字

朱穆傳南陽宛人也注以國氏姓○氏字疑當作爲

朱暉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南陽宛人也　何焯曰淮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姓為朱後徙於宛也按蔡邕朱公叔鼎銘云微子啟至公子朱其孫氏焉與東觀記微異

承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士令　何焯曰暉進止必以禮故可以嚴宿衛

其諸敎誘以義起事皆為求其理多所生濟　何焯曰惟義者為求其理斯不傷孝子之心又塞姦宄之源矣

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　何焯曰布帛為租穀價仍無由平林誠妄言

黃髮無愆詭辭書過耳　何焯曰章帝顧遺言不復能行均輸煮鹽之事所以得全為東京令主

朱穆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注歷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合于乾位也　錢大昕曰按漢書藝文志刑德七卷五行奇胲刑德二十一卷今皆不傳淮南天文訓言刑德合四歲而分十六歲而復合刑不得入中宮而遷于木則其說自漢初已有之矣今依其法術之甲己之歲德在東宮乙庚之歲德在西宮丙辛之歲德在南宮丁壬之歲德在北宮戊癸之歲德在中宮故王莽傳云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張純傳云蒼龍甲寅德在東宮也申子辰之歲刑在東方子刑卯也亥卯未之歲刑在北方卯刑子也寅午戌之歲刑在南方巳

酉丑之歲刑在西方午酉自刑也翼氏風角云金剛火彊各守其鄉卯午酉自刑之謂也又云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即子卯相刑之謂也蘇竟傳云德在中宮刑在木謂建武四年戊子之歲也此傳云丁亥之歲刑德合于乾位乾位謂北方也

近則邴吉張子孺　錢大昕曰王楙訟白張安世不當獨稱字乃章懷所改也世皆改作代而人名不合改故稱其字

嚴鮪謀立清河王蒜　錢大昕曰沈宇曰案清河王及李固杜喬傳皆作劉鮪且清河王傳云南郡妖賊劉鮪而李固傳云魏郡劉鮪俱不合未知孰是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至通命宦官　何焯曰母后臨朝不獨權歸外戚閹寺竊柄亦由此起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欒恢傳

成陽高鳳　錢大昕曰按逸民傳高鳳南陽葉人此成陽恐是南陽之譌或別有同姓名者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何敞傳

欒何之徒抗議柱下注欒恢為司隸何敞為御史竝彈射糾察之官也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欒恢以尚書僕射劾奏司隸未嘗為司隸也注誤

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鼂錯　何焯曰鼂錯不聞教授少卿從學之說恐未信核

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　何焯曰與張湯爭之說恐未信核不如家傳為近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十四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鄳侯　惠棟曰鄳屬江夏郡蘇林曰鄳音盲

讓國　惠棟曰東觀記曰彪以嫡長爲世子邯薨當嗣爵讓與鳳

也

喪後母　惠棟曰華嶠書曰彪遭後母憂毀瘠過禮

賜策罷　惠棟曰袁宏紀載策曰惟君以曾閔之行禮讓之高故

慕君德禮以屬黎民貪與君意其上太尉印綬君專精養和以

輔天年

賜爵關內侯　惠棟曰北宋本作關中侯風俗通曰漢武帝諱徹

故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時不國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

閬縣　惠棟曰顧炎武曰見前漢志世祖省

拜揚州刺史　惠棟曰北宋本作楊案漢隸皆作楊後人或于俗

說改爲揚也

戴閏　惠棟曰縣恤曰戴姓出濟北本自宋戴穆公之後風俗通

曰凡氏于諡戴武宣穆是也

注從書佐假車馬什物　惠棟曰漢雜律有假借不廉之條見陳

羣新律序

注直符　惠棟曰前書王尊傳直符史詣閤下師古曰直符史若

今之當直佐史也

注宰士　惠棟曰風俗通曰謹案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于

四海無所不統焉

太處單外　惠棟曰單外猶單處也周書曰老弱單處孔晁曰單

處無保障

子盛嗣　惠棟曰案袁瓌傳有尚書張盛其高子與

發明章句始于子夏　惠棟曰司馬貞曰案子夏文學著于四科

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洪邁曰孔子

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

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

五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

爲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

高實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子夏門人于論語則鄭康

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防本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

證本棟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

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此子夏傳春秋之明驗也論語撰考讖曰

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故鄭康成作論語

序以爲子夏等所撰也

遷太尉　惠棟曰漢官儀載殤帝策書曰司徒防以臺閣機密施

政教守其以防爲太尉錄尚書事

自是因以爲比　惠棟曰鄭康成禮記注曰己行故事曰比

侮慢　惠棟曰方言曰秦晉之間罵奴婢曰侮郭璞曰言爲人所

輕弄

一切之恩　惠棟曰顏師古曰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

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他皆放此棟案

漢東海廟碑云念四時享祀有常每飾壹切旋則圮崩則知一

切者權時之語顏說是也

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注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惠棟曰案公羊隱十一年傳云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

卓也不復歸淮子也敏所引指此註誤
華容　惠棟曰余知古曰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里容城鄉也廣
父貢之墓在焉
六世祖剛　惠棟曰渚宮故事作綱
大司農馬宮　惠棟曰北宋本作大司徒渚宮故事亦云案元壽
二年宮自右將軍遷大司徒孝平元始五年爲太司馬流俗本
作司農者誤也
注娶江陵黃氏生康　惠棟曰蔡邕集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
誥曰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初都尉娶于故豫州刺
史即黃君之姊生太傅廣及叔父康而夾繼室以夫人生黃紀
未能而夫夫人撫育二孤導以義方云云則康爲廣同母弟者
舊傳誤也

密占察之　惠棟曰方言曰凡相竊視謂之占又云闚謂之占
指廣以白雄　惠棟曰三輔決錄注曰真年未弱冠知廣有公卿
之量也
探籌　惠棟曰高誘謂探籌投籌也荀子曰探籌投鉤
由革　惠棟曰胡三省曰由轉也反也
剝寨　惠棟曰王楙曰剝合作駁字
坐不衛宮　惠棟曰案漢律有是條故去坐晉書刑法志曰賈充
就漢九章仍其族類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是也
及母李　惠棟曰摯虞決疑要注曰太傅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
中牢弔祭具送葬胡夫人黃氏神誥曰太夫人年九十一建寧
二年薨于太傅府謁者李納也
丁肅　惠棟曰肅濟陰句陽人胡夫人黃氏神誥曰濟陰故吏舊
民中常侍丁肅等忠廉化廣嘗爲濟陰太守故云故吏舊民
注建寧二年自大鴻臚拜太尉　惠棟曰案靈帝紀云建寧四年
又云自太僕拜太尉與此不同蔡邕集稱歷宦將作大匠大
司農大鴻臚太僕射乃遷台司位太尉則咸自太僕拜太尉明
矣謝承書誤也
拜家一人爲郎中　惠棟曰案蔡邕集廣有五子皆先廣卒所拜
者或其孽從若孫曾也
無答無譽　惠棟曰荀子引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
闟登　周壽昌曰張禹傳禹以太尉留守注賜闟登具物壽昌案
史記秦趙良曰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索隱亦作鈒胡三
省音翕此注賜闟登具物殆賜護衛儀節之物又輿服志有闟
猪車注魏文帝改曰闟虎車又有鳳凰闟戟注薛綜曰闟之言

函也取四戟函車邊
賜爵關中侯　劉攽曰案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字
遂不收穀實鄉鄉食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
墾千餘頃民用溫給　劉攽曰注東觀行字合上太樹下案文
多一字字或云字當作常也
主世常道　劉攽曰主世常道案世與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
爲代此合用代字乃誤爲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擬爲
代乃撥稍還正之遂誤爲此字也
木議不全　劉攽曰大議不全案文識當作義
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疑於歧路之間也　劉攽曰注呈材
效職案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去則所受之分明矣
鄧彪傳天子親臨弔臨〇諸本同一臣會汾曰按上臨字疑衍

張禹傳封安鄉侯○何焯校本云漢有兩張禹一安昌一安鄉

徐防傳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監本脫去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八字從諸本增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鄧彪傳

詔以光祿大夫行服 錢大昕曰晦之曰鄧彪本太僕而以光祿大夫行服桓郁本越騎校尉而聽以侍中行服桓焉本太子太傅而聽以大夫行喪蓋侍中光祿大夫無定員亦無專職且非中二千石即有以憂乞身者或可聽許其實仍違舊制公卿二千石不行三年服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張敏傳

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　至　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　何焯
曰論復讎者此為平平然必參觀韓愈之論乃精密無憾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胡廣傳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　至　宋貴人為皇后　何焯曰定立梁后本之
廣所以優游建和之際蓋所猜也

亦奇之策　至　亦在弱冠　何焯曰不究是非之實以立中制枝柯
異事相非而已

胡廣傳敘次顛倒　王鳴盛曰自少至老歷敘事實及敘至靈帝
立陳蕃被誅代為太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其下文則云
繼母在堂朝夕瞻省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云云其下文
則繼以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直至陳蕃等朝會避廣時人
榮之此段乃是總敘廣一生大略而其下文乃云年八十二熹

平元年薨其下則盛稱死後褒贈之榮哀儀之美而結之曰漢
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以下則又盛陳其著述之富以終
之夫八十而有繼母人事之常不足為怪然則自居喪盡哀云
云以上俱是按年順敘之文而性溫柔云云一段實係總敘宜
在未嘗有也之下今橫亘其間敘次顛倒稍覺失倫此蔚宗偶
不檢處

刺廣寓於褒頌　王鳴盛曰西京張禹孔光東都胡廣皆以文學
著皆小人之至無恥而享大福者孟堅於張孔直筆詆斥盡醜
猶摹洵不愧良史矣而蔚宗於胡乃別換一種筆墨譏毒刺
寓於褒頌詩譽中其黨惡誤國反為藏過讀之輒為擊節嘆賞
亦不覺噴飯絕倒矣質帝為梁冀所弒時李固為太尉與杜喬
執議必欲立清河王蒜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令盈吾侯

志量卑鄙立之廣與司空趙戒附會成之是為桓帝於是李固
罷黜卒在冀手而廣即代固為太尉廣之罪於是為大桓帝立
亂政亟行後雖誅冀而宦官之權轉盛漢亡兆於此原廣之心
非本欲亂漢也特貪位懼禍耳但節夫之誤國人家平為患得
患失使然當時廣苟能與李杜同心立清河王無桓則亦無靈
矣蔚宗作此傳全用美詞其前但敘順帝欲立皇后有寵者四
人莫知所建欲探籌定疑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乃立梁
貴人則已明著廣之黨於梁氏矣時權在尚書郭史乃戚官之黨廣又首先和議冀勳德比
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見黃瓊傳及敘至質帝崩之下但云代李固為太尉錄
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夫傾固而奪其位又
以定策受封黨惡之罪顯然矣下敘冀誅則云廣坐不衛宮減
死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深惡其倖免罪重而所坐輕也黃瓊傳則

云廣坐阿附梁氏其總敘云其奇間定策大議不全大議不全者何謂
也李考之行以蘊藉出之其下即云在公台三十餘年每遜位
辭疾及免退歸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節夫情狀曲曲道破通
讀十遍此傳若有美無刺者而已不啻誅鼎象之然犀照之且
各傳中互見已多矣肆而隱微而彰其乾史之謂乎
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
之於江胡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養之以為子登三
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去我於本親已為死人也世
以此為譏焉按今世說不載此條疑晏元獻削去之未求忠
臣必於孝子廣之不忠自當不孝而傳中乃稱其朝夕瞻省
母名高位極而瞻有小節可以為孝乎又言居喪率禮無桓率
禮無愆譽詞大妙此傳敘作揚筆而潛泄其語以示意

生平忠言嘉謀只三事一是為梁氏作地一則駁左雄改察舉制
議論兒陋而亦與郭虔史敞同上其與二人比周可知又載他
人薦廣者只一事而其人亦即同黨之史敞也蔚宗之筆刻毒
至此
總敘稱廣所薦舉皆天下名士而其前又言為濟陰太守以舉吏
不實免其事詳見左雄傳中

後漢書考證

列傳三十五　袁安子敞　元孫閎　張酺　韓棱　周榮孫景

汝南汝陽人也　惠棟曰袁宏紀曰汝南宛人

懼然　惠棟曰袁宏紀懼作瞿古字通

後舉孝廉　惠棟曰案陶宏景真誥安爲書佐爲太守韓崇所拔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鑒也袁宏紀曰安舉孝廉爲郎謁者

除陰平長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安除陰平長時年飢荒民皆菜食相不入畢安聽使輸芋曰百姓饑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吏皆從之殷芸小說曰陰平先有雹淵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己至誠感神雹遂爲沉淪伏而不起乃無苦雨淒風焉

得出者四百餘家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其時甘雨滂沛歲大

豐稔

徵爲河南尹　惠棟曰袁宏紀曰安徵入爲河南君召入見上問以者葉事名簿甚備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爲能也問安自何爲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君故缺吏也何意諸生耶

錮人子聖世　惠棟曰漢法贓吏子孫三世禁錮故云

但安隱素行高　惠棟曰惠學士曰先秦兩漢文凡轉語從未有用但字者南宋文氣卑靡朱子集注多用但字范蔚文氣亦卑此蔚宗之筆非東漢文也但古文袒後世改但爲袒而以但爲語辭漢文作第不作但故但本爲第去非轉語乃後世方言不合古訓

阿倸　惠棟曰袁宏紀作阿修

太尉宋由太常丁鴻　惠棟曰考異曰袁紀云宋由丁鴻尹睦以爲阿倸誅君之子又與烏丸鮮卑爲父兄之讎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衆與范書不同

至乎章和之初　惠棟曰北宋本如此今本乎作于

言行君子之樞機　惠棟曰鄭元注曰樞户樞也機弩牙也户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

京字仲譽　惠棟曰風俗通曰京有堂構之稱矜于法度

歷廣漢南陽太守　惠棟曰風俗通曰彭歷典三郡

彭弟湯　惠棟曰華嶠書作陽案陽子逢字周陽湯不得爲陽也

多歷顯位　惠棟曰袁宏紀曰湯初爲陳留太守褒善敘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黜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浸然也乃使户曹吏追錄舊聞以爲耆舊傳

以災異策免　惠棟曰案袁紀湯永興元年致仕

湯長子成　惠棟曰華嶠書曰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并早卒

左中郎　惠棟曰何焯曰左中郎下當有將字

逢字周陽　惠棟曰案西嶽華山碑逢嘗歷宏農京兆三郡太守在桓帝延熹中

特優禮之　惠棟曰華嶠書曰熹平中天子引逢爲三老錫玉杖玉當作王

注以朱沙畫之也　惠棟曰北宋本如是俗作砂

袁敞　惠棟曰袁宏紀作袁朗案梁冀傳當作敞

張俊者蜀郡人　惠棟曰常璩曰魏郡太守王牧薦尹方爲三公夫子詔尚書郎蜀郡張俊策之然不詳其行事又曰張俊策問尹方不出五經常議

形容已枯　惠棟曰俗本已作以
識其狀貌傷其眼目　惠棟曰北宋本如是俗本其作臣
匪俊徒也　惠棟曰蔡邕集曰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
復聽讀鞫詔書馳救一等輸本枝上書謝恩遂以轉徙
少勵操行　惠棟曰風俗通曰更甫少舉孝廉為司徒掾今傳不
載袁宏紀曰閔光靜履真不慕容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
不受賻贈　惠棟曰俗本贈作賵
衰經扶柩　惠棟曰謝承後漢書曰飢食菱芡渴飲行潦
居處仄陋　惠棟曰俗本仄作側
或以為狂生　惠棟曰風俗通曰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不履
食止壇菜未我無盍家事莫之能强
卒于土室　惠棟曰高士傳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

俗可謂至賢矣棟案郭泰傳亦有此十語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　惠棟曰史記曰封張壽他姬子二人
壽為樂昌侯侈為信陽侯徐廣曰漢記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
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
後廢　惠棟曰史記曰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
及樂昌侯信都侯
祖父充　惠棟曰何焯曰張充亦許子成所援
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强　惠棟曰東觀記曰下車擢賢俊擊豪
强賞賜分明郡中肅然
音聲流喝注流或作嘶　惠棟曰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榜人歌聲
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李善曰斯蘇奚反王充論衡曰嘶喝溼
下者禾唯誤本莊子曰兒子終日號而不渴今本喝作嗄則喝
猶嗄也
身有金夷竟不能舉　惠棟曰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其
舉狀曰身無金痍痼疾言身有傷故不舉也
坐會庭中　惠棟曰胡三省曰東郡庭也
遷魏郡太守　惠棟曰東觀記曰酺遷魏郡百姓垂涕送之
鄭據小人　惠棟曰案續漢書袁安奏司隸鄭據阿附貴戚無盡
節之義又案梁竦傳據為漢陽太守傳者疑罪則據先當附附
梁竇後復背之故景云小人也
非所以垂下國典　惠棟曰北宋本如是俗本下作示
宜與末下平之　惠棟曰淮南子曰平詞頌高誘曰平治也
酺遂稱篤　惠棟曰袁宏紀曰酺稱篤詔曰先首不明黎民困窮
朕與君同其憂責豈可引退耶其勿復言

嘗來候酺　惠棟曰漢時謂迎客為候何焯曰候字殊非義理棟
案東觀記止本酺每遷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無候酺之
語當是范氏所增也
具衆策免酺歸里舍　惠棟曰袁宏紀策免酺曰詩去節彼南山
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君正位八年于茲康哉之歌
既無聞焉而于兩觀之下有醜慢之聲傷南山之體虧穆穆之
風將何以宣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冰朕甚缺焉君其上太
尉綬君自取之靡有後言
訟酺公忠　惠棟曰袁宏紀曰敞等多言酺公直忠正不宜久棄
草廬也
曾孫濟　惠棟曰續漢書濟為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來犢車于
道濟即收捕梟懸戶都市也

靈帝以舊恩　惠棟曰項峻始學篇注曰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
人也于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者龍淵下牀贊之令長起時贊
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
依淵以觀視有相者輒往求之會解瀆侯往相至門閒當有至
相何褒貴乎侯未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畫為償債別數
百萬修居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為太子而濟遂至司空
梭除伏興視事　惠棟曰漢與吏病百日應免故與代之視事也
本遷　惠棟曰東觀記曰梭除下邳令視事未暮吏民愛慕時鄰
縣皆蝗傷稼惟下邳獨無蝗袁宏紀梭先辟司徒府也
陳寵濟南椎成　惠棟曰東觀記曰一室兩刃其餘皆平御
注漢官椎成作錐成　惠棟曰謝承書袁宏紀皆作鍛成蒼頡書
曰鍛椎也

恐為奸臣策　惠棟曰北宋本如是俗本臣下有所字
休沐　惠棟曰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政號嚴平　惠棟曰東觀記曰下車表行義拔幽滯權豪懾伏
敢有能名　惠棟曰風俗通曰韓演伯南為丹陽太守坐從兄季
朝為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遇赦復為沛相本傳所不
載也
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惠棟曰延熹八年事見五行志
宰士　惠棟曰王應麟曰周官太宰之屬有上士下士公羊所去
宰士隱元年宰咺鹽鐵論文學謂丞相史曰處宰士之列無忠
正之心是也又見翟方進傳
卒遇飛禍　惠棟曰胡三省曰卒讀曰猝飛禍者言刺客竊發不
可徐而備若鳥之飛集也

擢為尚書令　惠棟曰東觀記樂本傳曰樂為尚書盡心奉職夙
夜不怠
仲尼嘉唐虞之文章　惠棟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
煥乎其有文章
光祿郎　惠棟曰漢官儀曰光祿勳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
郎將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
孝友之行著于閨門　惠棟曰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其文曰閨門
之內具禮矣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
手墳之篇五典之策　惠棟曰延篤曰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
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
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賈逵左傳訓故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
五帝之典

每為詔文　惠棟曰周禮御史掌贊書鄭元曰贊為辭若今尚書
作詔文百官志曰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
起草
隨輩　惠棟曰輩等輩也
乃拜興為尚書郎　惠棟曰延光中興與張衡審曆數見律曆志
景字仲饗　惠棟曰謝承書作仲嚮本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
孝廉　棟案饗或作嚮古字通見太嚮記殘碑前書宣帝紀曰上
帝嘉嚮讀為饗也又案仲饗名景若讀為影響之影則當作嚮
嚮文與饗通見易繫辭傳及鄭烈碑也
稍遷豫州刺史　惠棟曰謝承書曰景辟汝南陳蕃為別駕潁川
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㝢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
我舉若可令偏積十門　惠棟曰風俗通載此語曰我舉若可

今患編積于一門手俗本漢書去我舉若可矣豈可令編積一
門此後人妄增耳北宋本無此三字
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　惠棟曰應劭論之曰謹案春秋左氏傳
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蓋人君者闢門開聽號咷博求
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緣臧否而務蘊崇之
韓演不唯善惡是務越此十概夫不擇而彊用與可用而敗之
其罪一也
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　劉攽曰注曾孫顯吉得
王業前書王當作全
骨肉之刑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　劉攽曰案今禮文注多下公
本甲看之五字
及吳繫奏寶景及與寶憲爭立北單于事　劉攽曰案文多一及

字
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　劉攽曰案覽本傳覽防東人封
高鄉侯今此載其侯縣即當云高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例
也蓋誤二高鄉字
袁安傳後舉孝廉雍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
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〇孫鑛云安何由在洛陽亦宜云汝陽
方果
袁安玄孫閎十見太尉王龔〇朗守監本誤作即今改正
從安師門下〇監本有從師二字　臣會汾曰按從安師門即從
師也復稱從師不成文從宋本刪
張酺傳祖父肴〇父字監本誤作大　臣會汾曰按下文云翁酺
守郁宋為單名改之

韓棱傳濟南椎城注漢官椎成作鍛成　臣宗萬曰按漢官下脫
儀字當增
周榮傳榮去官歸〇監本作去官賜歸　臣會汾曰按他處或言
予告歸或言賜告歸此處去官下不得更言賜歸從宋本改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袁安傳

伏念南单于屯 錢大昕曰本名屯屠何此单舉上一字

初安父没至故累世隆盛焉 何焯曰後一卷載吳雄諸人事卓然不惑此傳中不刊削三書生指葬地事自相違反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張酺傳

趙王張敖之後也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 錢大昕曰史記呂后本紀壽為樂昌侯功臣表作矣徐廣云今細陽之池陽鄉蓋本此漢書功臣表不言樂昌所在宣帝封舅王武為樂昌侯則表繫之汝南細陽本屬汝南則武所封當亦在池陽鄉矣

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何焯曰較之明帝之事桓榮尤足聳易吏民觀聽其于勸學不亦至乎

常來候酺 何焯曰候字殊乖義理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周景傳

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　錢大昕曰劉貢父據覽傳覽防東人封高鄉侯證此當為高鄉之誤是矣予又疑高鄉即防東之鄉故傳稱為防東鄉侯因下文有東武陽字又誤鄉為陽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十六　郭恭　弟子鎮　陳寵　子忠

小杜律　惠棟曰案周所定者為大杜律荊州從事苑鎮碑云治律大杜是也其延年所定者為小杜律丹陽太守郭旻碑云治律小杜是也旻字巨公太尉禧之子乃知郭氏世傳小杜律矣

秦彭　惠棟曰東觀記曰彭字伯本秦彭見循吏傳也

閻秦彭專擅　惠棟曰漢雜事曰彭擅斬軍司馬閻秦彭不由督率專賊殺人

于法不合罪　惠棟曰漢雜事曰有詔躬上殿令尚書令與公卿雜難躬曰賢將受斧鉞稱令敵得擅行法都尉別將行軍法何以明之躬對曰軍正校尉別將兵假斧鉞即得專軍法難者曰令不假故不得擅殺躬曰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議者皆屈

罪未有所歸　惠棟曰續漢書曰共以繩絞殺人各持一端辜不可分

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要斬　惠棟曰漢律曰矯詔大害要斬鄭氏章句曰矯詔害不害也陳寵新律序曰賊律有矯制

法令有故誤　惠棟曰張斐律表曰知而犯之謂之故不意誤犯謂之過失

誤者其末則輕　惠棟曰鄭衆曰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

定穎侯　惠棟曰定穎屬汝南安帝永初七年分上蔡置也

長子賀　惠棟曰謝承書曰賀字惠公

積數年　惠棟曰謝承書曰逃匿三年

賀弟禎　惠棟曰蔡邕橋公碑載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貞以大辜得用鬼薪公離司寇貞即禎也

弟子傳　惠棟曰依帝紀及後碑傳當作禧

代劉寵爲太尉　惠棟曰禧卒于光和十年夏五月甲寅見後碑

禧子鴻　惠棟曰鴻光和中爲五原太守見郭旻碑

廷尉河南吳雄　惠棟曰雄河南廣武人見孔廟置守廟百石碑

袁紀作河閒誤

醫巫宙言當族滅　惠棟曰孔平仲曰巫醫何預葬事棟案華嶠書曰雄不卜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衍醫字也

陳伯敬　惠棟曰事見風俗通也

歸忌　惠棟曰姚寬曰今陰陽書曰辰戌丑未月子日寅申巳亥月丑日子午卯酉月寅日與舊法不同故不足信也

鄧衆　惠棟曰衆河南人見周舉傳

准貪樂採同也　惠棟曰惠學士曰貪樂採同未聞其說

以律令爲南書　惠棟曰謝承書曰咸字子成爲廷尉監議入常從輒比多所全活東觀記曰以明律令爲侍御史

謝痛不首應　惠棟曰案王莽傳建國三年以咸爲講禮則咸嘗仕莽矣

祖臘　惠棟曰何焯曰祖臘猶言先祖相承所用之臘非祭名注誤棟案祖臘漢法也高唐隆魏臺訪儀曰詔問何以用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日臘所得禽獸謂之獵本傳曰虞不臘矣唯見此十者而皆不蓄由闠先魏志曰師說王者各以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生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生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生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生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生于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王莽自謂土德當用戌祖辰臘漢家火行以午祖以戌臘故咸用之非得謂先祖相承所用之臘于獻帝紀曰祖臘皆如漢制明皆祭名何氏之說斯謂陋矣

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惠棟曰眚災肆赦舜受終以後事而稱唐堯著典者以其在堯典故也舜雖創法實終堯事故舜事寵以唐堯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分慎徽五典以下爲堯典後人襲其訛遂以眚災肆赦爲舜典之辭也

篣格注篣即榜也格擊也　惠棟曰篣東觀記作榜故云篣即榜也淮南子曰身枕格而死高誘曰格榜牀也榜之于格上枕格而死枕音尤訓格爲擊失之

賈宗　惠棟曰東觀記曰宗字武孺復少子

王徵成著以通王統　惠棟曰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鄭玄注曰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十著至大寒爲二十著至立春爲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則泰卦用事也三著者三王各用其一故云以通三統鄭氏又載一說曰三微而成一著一爻也三著成體乃泰卦也是則十一月爲微十二月爲著復周也臨殷也泰夏也亦合于三統之義崔氏以三微爲三正其說未盡故備述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惠棟曰何焯曰下文舉在孟冬則孟冬者寫書人誤爾當作季秋

寵性周密　惠棟曰東觀記曰寵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時賜劒得鍛成以其敦朴棟案周亦

密也荀子正論曰上周密則下疑元案楊倞註云周密也葦王
道宣明臣道周密以法天地也
鮑德　惠棟曰德字淵子一作得
鐔顯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顯字子誦廣漢郪人也顯與王稚子
同見察于太守陳司空歷豫州刺史光祿大夫侍中衛尉
洛陽城南　惠棟曰雒城南也衍陽字今本作蘇
律有三家其說各異　惠棟曰謂叔孫宣郭令卿諸儒章句也
悉刪除其餘令　惠棟曰案東觀記曰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
可詳除
代徐防為司空　惠棟曰華嶠書曰故事督屬籍不通賓客以防
東閣寵未籍道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太之案時朱假萌遭共
為寵掾屬也

時人重其節　惠棟曰東觀記曰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
至孝無有交遊
馮良　惠棟曰良事見周燮傳
罪至死　惠棟曰事見劉向新序也
淮年七十亦薨　惠棟曰盧熊曰延墓在巢與
元二之戹　惠棟曰洪适以元二為元年二年
隄潰蟻孔氣洩鍼芒　惠棟曰揚雄幽州牧箴曰隄潰蟻穴器漏
箴芒
鉤深之慮也　惠棟曰易繫辭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虞翻註云
賾初也初隱未見故探賾索隱初深故曰鉤深致遠謂乾棟案
上本明者慎微智者識幾則鉤深者慎微識幾之義易為王弼
韓伯孔穎達所亂故宋元以後解經多不合漢法

亡逃之科憲令所急　惠棟曰在捕律
前年勃海張伯路　惠棟曰永初二年事
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　惠棟曰卦氣之說乾坤各主十二
月乾六爻為息坤六爻為消每月屬一卦如復姤等是也消息
為辟卦其餘為雜卦消息不協者謂風雨寒溫不應卦也
孝宣皇帝舊令　惠棟曰宣帝地節四年詔後遂著為令也
劉攽曰案文祝或作祓　惠棟曰案來歷傳及華陽國志皆作祓
光武故事　惠棟曰唐六典曰建武有律令故事上中下三篇皆
刑法制度也隋經籍志曰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三年而免于懷抱　惠棟曰馬融論語注曰子生于三歲為父母
所懷抱
大臣有寧告之科　惠棟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察舉顏

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
霖雨積時　惠棟曰五行志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
朱軒軿馬　惠棟曰尚書大傳唐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軿馬
鄭玄注曰軒輿也士以朱飾軒併也班固曰朱軒之使鳳舉于
龍堆之表
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　惠棟曰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慍
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
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
遷尚書令　惠棟曰案律歷志忠延光三年為尚書令也
衆庶多怨之　惠棟曰何焯曰怨當作冤
聽狂易殺人　惠棟曰廷尉決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
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首如故是漢律狂易

殺人無未滅之條忠議聽之者非也
閒父子兄弟得相代死　惠棟曰何焯由聽相代而赦所代應劾
駁之
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　劉攽曰案卜葬何關醫事明衍
未盡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劉攽曰案文并注意盡當作仲
寇攘誅咎皆由於此　劉攽曰案文但言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
十適字
尚書令祝諷　劉攽曰案文祝當從作
郭躬傳及典理官○舊本無典字
陳寵傳盡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注令言盡冬未詳其故○何焯
校本云下文云畢在立冬則盡冬者當作孟秋
先是洛縣城南○縣字監本誤作賜從宋本改

陳寵子忠延後位至太尉注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父字一
本作卒　臣會汾曰按前書音義云亭有兩卒其一亭父掌開
閉掃除其一求盜掌逐捕盜賊此下文云持篙往則知為亭父
無疑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郭躬傳

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　錢大昕曰按孔廟百石卒史碑雄河南
原武人

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　何焯曰律亦講授故漢之吏
治精自明法之科罷此風衰矣

論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　何焯曰二句因郭躬之事又
推言之以終上用恕之意注以亡命得赦為探情非文義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陳寵傳

美鄭喬之仁政　錢大昕曰春秋傳喬作僑古人名字恒相應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

先是洛縣城南　錢大昕曰洛當作雒廣漢郡所治

東平相應順　錢大昕曰應順亦汝南人奉之曾大父也其為東平相遷左馮翊則奉傳所未及載

猶用漢家祖臘　何焯曰祖臘者猶言先祖相承所用之臘祖非祭名注誤

夫冬至之節至夏以為春　何焯曰先儒取此以辨春秋家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之誣

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　何焯曰觀下文大刑畢在立冬則孟冬者寫書之人誤耳當作季秋

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何焯曰此孟字又唐以後人因上文而誤當作仲

忠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　何焯曰聽相代而赦所代應劾馭之

論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　何焯曰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為其非故也此不當駁議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子勇　梁慬　何熙

多斬首虜　惠棟曰袁宏紀曰出塞千五百里到蒲類海破白山未呼衍王斬首千餘級

具服其狀　惠棟曰袁宏紀曰侍胡恐怖因到己上曰去此三十里

令遂前功　惠棟曰袁宏紀曰賜布千百匹遣超使于寘

遣使就超請馬　惠棟曰袁宏紀曰遣國相私來比白超

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　惠棟曰袁宏紀又曰收私來比鞭笞數百

超從間道至疏勒　惠棟曰袁宏紀曰超令廣德專驛自到疏勒

逆遣　惠棟曰王幼學曰逆謂上書猶今言上表也謂奏上而遣之周禮宰夫主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正誤曰逆遣猶言預遣超未至而先遣由慮故由逆遣棟案王誤是也梁慬傳曰逆詔慬留為諸軍援齊謂兵未至而先留之也

由慮　惠棟曰袁宏紀作陳憲古陳由字通憲當為慮字之誤也

攻沒都護陳睦　惠棟曰袁宏紀曰殺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

鉛力　惠棟曰韓詩外傳曰陳饒謂宋燕曰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齊難于東觀記載超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效鉛刀一割之用

徐幹　惠棟曰張懷瓘書斷曰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善章草書與班固善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勢由己生名由人成也

義從　惠棟曰胡三省曰義從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
歎吹　惠棟曰劉獻定軍禮謂歎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朔野
衘卹人言　惠棟曰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
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載見荀子正名篇也
和恭　惠棟曰胡氏據姓譜曰和本自羲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
楨中　案本或作植　惠棟曰通鑑植作楨胡三省曰案西域傳靈
帝建甯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
副王謝　惠棟曰王幼學曰副王猶裨王也謝副王之名
必從龜茲求救　惠棟曰袁宏紀救作食
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　惠棟曰一作比
鞬支奉牛酒迎超　惠棟曰袁宏紀曰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
陳都護今超都護將大兵來故且降重獻遺無令入國

此人權重于王　惠棟曰袁宏紀曰北鞬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
之
超更從他道厲度　惠棟曰西域傳曰焉耆國四面有大山道險
阸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故超涉水而度也
正營大澤中　劉攽曰正當作止　惠棟曰案袁宏紀正字衍
三十人　惠棟曰袁宏紀曰十一人
代馬　惠棟曰呂氏春秋曰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高誘
曰代去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故謂代為馬郡也
玉門關　惠棟曰李吉甫曰玉門故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一百
十八里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門戶也
注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　惠棟曰曹昭集曰大家南產
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案袁宏紀在

十三年冬十月也
咸懷一切　惠棟曰一切解見三十四卷張歆傳
延頸踰望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前書踰當作喻讀曰遙傳寫誤
作踰　惠學士曰古踰遙同音
與奉生訣　惠棟曰服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訣超恐與昭不
相見故生訣也
其九月卒　惠棟曰袁宏紀曰超到數月薨案傳八月至洛陽九
月卒相距月餘不得言數月也樂史曰超墓在齊州長清縣北二
十五里
蕩佚簡易　惠棟曰史炤曰蕩佚無儀檢也
南產皆棄市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子恭定遠侯班始
尚公主主遇始傲慢無婦禮始殺主詔書怨欲滅其家勤建議

執志不顧遂奏上施行
遂共攻沒班　惠棟曰考異曰案本紀及車師傳皆云永甯元年
事蓋班以去年末死伊吾今春見殺或今春奏事方到也
備其逋租　惠棟曰胡三省曰備償也西域屬漢之後不復以馬
畜旃罽輸匈奴及與漢絕匈奴復遣使責其積年所逋逋欠也
恥于前負欲報雪匈奴　惠棟曰胡三省曰負敗也報雪謂報伊
吾之役雪索班之恥也
後置副校尉于車師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耿恭關寵也
愚以為便　惠棟曰胡三省曰此勇所謂利也
鐔顯　惠棟曰顯字子誦廣漢郪人見華陽國志
豈安邊久長之策哉　惠棟曰胡三省曰此勇所謂害也
今若拒絕埶歸北屬夷虜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其事埶所歸必

至北屬匈奴
衆亦未能出屯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兩
三綏　惠棟曰胡三省曰三綏疑當作王綏
六國　惠棟曰胡三省曰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支車師前
後王是爲六國
約期俱至焉耆　惠棟曰袁宏紀曰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鄯善
自南入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
爵離關　惠棟曰胡三省曰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
有寺名雀離
其歸附者萬餘人　惠棟曰東觀記曰諷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太
漢威靈招之匈奴畏威奔馳來降諷輒爲信旛遣還營前後萬
餘人相屬于道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十八　四

他乾城　惠棟曰胡三省曰班超爲都護居龜茲他乾城
虎澤　惠棟曰胡三省曰前書志西河郡穀羅縣武澤在西北武
澤卽虎澤也
稱爲名將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雄字宣孟宕渠人
明年　惠棟曰考異曰案慬爲度遼將軍在永初四年從三郡民
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明年融訟之也疑傳誤
何熙　惠棟曰何焯曰熙父英瑯琊相見魏志高柔傳註
身長八尺五寸　惠棟曰華嶠書曰體貌瓌偉與人絕異漢舊儀
由謁者缺選郎中美鬚髯大聲者以補之
臨　惠棟曰何焯曰臨爲李子眠所薦魏志注云字子陵爲平原
太守
直譽木澤中　劉攽曰案木車當作本

十五乘兵木十還之　劉攽曰注卽如十一與周禮七尺周禮闕中
木十乘殺案木十字當作千木下大禮闕中當亦周禮國中
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　劉攽曰案是時但有戊校尉多己字
虜執不弱則爲患微矣　劉攽曰案此句多一不字
班超傳祭酒布衣諸生耳注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顧起元曰
相稱得爲祭酒猶唐人之稱先輩耳
梁慬傳河西四郡復安○宋本無四字　臣會汾曰按武帝取匈
奴昆邪休屠地置武威張掖酒泉燉煌是爲河西四郡今從監
本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十八　五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班超傳

永平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国大喪遂攻没都護陳睦　錢大昕
曰沈峷曰案明帝紀龜兹焉耆攻没都護陳睦在十八年六月
而帝崩以八月壬子與此傳云因喪者不合西域傳序云明帝
崩焉耆龜兹攻没都護陳陸似此傳得之

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　何焯曰幹字伯張善章草書事詳張
懐瓘書斷疑出于決録也

忠説康居王借兵還据損中　何焯曰注損本或作楨未知孰是
按通鑑注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
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

明年下詔曰至邑十戶　何焯曰此詔有武宣風骨

破白山　何焯曰永平十六年竇固破呼衍王于天山即白山也

傳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至闕把忌諱　何焯曰此
書元氣淋漓西京亦不多得

勇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何焯曰張朗因勇之成先
期邀功免誅爲幸而勇反以後期得罪不酬平定西域之勞順
帝賞罰乖謬若此

論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畧　何焯曰梁慬有戰功無將畧非仲升
之倫其在西域尚不及宜僚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班超傳

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　錢大昕曰按明帝紀西域傳不載
焉耆王之名獨見於此詁

班超論有脱　王鳴盛曰論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
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
案力能之下疑脱落四句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梁慬傳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 錢大昕曰晦之曰熙書國不書縣魏志何
夔陳國陽夏人即熙曾孫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子劭 霍諝
爰延 徐璆

注袁山松書本云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終年十三能作雷賦通
屈原七諫章

徵詣蘭臺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
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

章句之徒破壞大體 惠棟曰前書夏侯勝曰章句小儒破碎大
道也

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練白也論
衡曰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
之朱則赤其傳者謂詩之傳也王逸正部曰皎皎練絲得藍則

青得丹則赤得蘖則黄得泥則黑

坐失教也 惠棟曰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穀梁曰克能也能殺
也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

注益部耆舊傳曰終徙于北地望松縣 惠棟曰案前志望松屬
上郡不屬北地也

注乃作晨風之詩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終坐太守徙邊作孤憤
詩即晨風詩也

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終作生民詩制封禪
書皆傳于世

李法出為汝南太守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拜汝南太守遷司隷
校尉湛然無自得之容傳不載其為司隷也

翟酺尤善圖緯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酺少事段翳也

漢元　惠棟曰胡三省曰漢元漢初也

多所匡正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酺上言漢四百年當有弱主閑門聽政數在三百年之間薦故太尉龐參故司徒李郃明通三才忠正可以輔世所言每指利疾

權貴米誅酺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及兖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將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

杜真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真以漢道微散財施宗族公車辟命及辭長吏候迎每交于門乃斷饋以自絶

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惠棟曰何焯曰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學

官為置博士酺言非無據也棟案趙岐孟子題辭本孝文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汝南南頓人也　惠棟曰孫愐曰漢有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八代孫劭集解漢書

著漢書後序　惠棟曰華嶠書曰著後序十餘篇經籍志曰後序十二卷

由貴人　惠棟曰采女由聖永康初立為貴人也

劭字仲遠　惠棟曰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援洪适曰漢官儀作瑗官儀既劭所著不此碑可據則知遠援皆非也

劭駁之曰　惠棟曰案漢名臣奏劭與司徒屬孫嵩司空掾孔曲等議也曲當作伷

武威太守趙沖　惠棟曰順帝紀作武都太守案西羌傳亦作武威紀誤

再遷　惠棟曰案風俗通劭先為蕭令

嵩德　惠棟曰郭頒世語曰謙密遣數十騎掩捕嵩家以為嵩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于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

此百王之定制　惠棟曰以上皆見荀子正論篇

世化則刑重世亂則刑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惠棟曰以上亦見正論篇

顧無慮耳　惠棟曰惠學士曰俚談為慮

作春秋決獄　惠棟曰論衡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經籍志春秋決事十卷

律本章句　惠棟曰晉書刑法志曰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陳寵曰漢興以來律有三家其說各異棟案漢書注引律說及鄭氏說者皆諸家章句也

尚書舊事　惠棟曰即尚書故事也謝承書曰高祖衣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于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武帝案南書大行無遺詔左雄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靈帝候南宮閣錄故事胡王有由漢故事皆尚書主之也

廷尉板令　惠棟曰漢有尉律廷尉所用之律許慎曰今雖有尉律不課又本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是也張湯傳曰上所是受

而著獄法廷尉挈令挈獄之要也板令者猶云板官板詔也
決事比例　惠棟曰鄭衆周禮注曰邦成若今時決事比也賈公
彥曰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所比類以決之
故云決事比陳寵傳曰寵爲鮑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
以事類相從晉書志曰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
司徒都目　惠棟曰東觀記曰司徒鮑昱奏定決事都目八卷鄭
衆周禮注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
五曹詔書　惠棟曰風俗通曰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
壁歲補正多有闕謬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
上十幾而冬遷王充論衡曰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
聊以藉手　惠棟曰成十年左傳曰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
君之惠也服虔曰今河南俗謂治生求利小有所得皆言可用

藉手矣
著漢官禮儀故事　惠棟曰經籍志曰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去
禮儀故事者如漢官名秩漢官鹵簿圖之類是也續漢書曰劭
所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
不亡由劭記之
前人像贊　惠棟曰應劭漢官曰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
武訖于陽嘉注其清濁進退甚得述事之實
撰風俗通　惠棟曰經籍志曰風俗通儀三十一卷
集解漢書　惠棟曰經籍志漢書集解一百十五卷漢書集解音
義二十四卷
生四子而寡　惠棟曰應亨爲其叔應玄像讚序曰王莽居攝以
告病歸後赤眉賊攻其所居城種盡以私穀數十萬斛賑城中

于時東斛錢數萬無不稱其仁棟案王當中興之初當爲應氏
之始祖也
乃得黃金　惠棟曰孝子傳曰嫗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所
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廣記云
七世通顯　惠棟曰應亨集議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臣五
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爲美談崔駰王世相繼其後無聞若乃談
遷接武彪固踵迹亦各一時之良也
光衣冠子孫　惠棟曰袁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
謂之冠族
濮陽潛　惠棟曰潛後爲上黨太守見高士傳
帝坐　惠棟曰胡三省曰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
鄧萬　惠棟曰蔣果曰鄧萬世也脫世字棟案唐諱世故削之猶

韓擒虎爲韓擒也
徐璆字孟玉　惠棟曰先賢行狀曰字孟平
父淑　惠棟曰淑字伯達見謝承書
不墜七尺之節　惠棟曰惠學士曰使節長七尺或云八尺
而不可犯陵上之尤　惠棟曰何焯曰可字衍
漢文帝時置五經博士　周壽昌曰翟酺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
五經博士注云文帝無此事酺言不知何據何焯曰劉歆移太
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
猶廣立學官爲置博士酺言非無據也惠棟案趙岐孟子題辭
云孝文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壽昌案
如何氏說遺書多出自孝文時如惠氏言則置博士尤有據章
懷注偶未審耳

應仲瑗　周壽昌曰應劭傳劭字仲遠注謝承書曰應世譜並云
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壽
昌案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瑗洪适曰漢官儀作瑗當
儀既劭所箸又此碑可據則知遠援皆非也
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未教也　劉攽曰注稱晉
侯申以殺其太子案今文當云曷爲直稱晉侯以殺太子
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　劉攽曰案文徙當作從
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　劉攽曰注奉
火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案吏當爲史總而言掾史皆吏別而
言之不同上計有史有掾也
襄王出居于鄭　劉攽曰注當是案是當作辰
劭字仲遠　劉攽曰注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曰字

莫尚載籍也　劉攽曰案文多一也字
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而稱朕違敕聞闕矣　劉攽曰昔朱雲
廷折欄檻案文廷下少爭字
楊彪傳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注曹公將會自鄴出奔宋○鄭
字舊本譌鄴從春秋原文改
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注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　虖
會汾曰按原文譏字下脫何譏二字
詩曰皎皎素絲在所染之注遂詩曰皎皎白貌也○注曰字譌當
改也字
脫樂長君退讓之風注絳灌等遂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按
史記外戚傳云遂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此注脫十士字衍
十字當改士

翟酺傳書得明釋卒於家注直上檄章救酺　臣會汾曰按自上
移下曰檄此上可言上章且不應有檄字明衍
應奉傳時人奇之注當輸彭城相袁賀○城字監本譌丞　臣會
汾曰按東觀傳文賀爲彭城相今改正
史弼論雁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可字衍
嶽之句屈而止　臣會汾曰按原文句首上脫不如二字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楊終傳

殷人遷洛　注鳴厥由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此指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殷民數遷不靜惟適惟順事見多士多方等篇李賢注乃引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亳與洛非一地此注非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翟酺傳

損玉堂之盛　何焯曰此人臣不可稱玉堂之證

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　何焯曰注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按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廣立學官為置博士孟起之言即以子駿為據可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應奉傳

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　錢大昕曰按郡国志汝南郡領三十七城此云四十二未詳

追愍屈原至數十萬言　何焯曰朱子注楚詞亦本於此

風俗通　王鳴盛曰奉子劭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論曰劭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案劭著述今存者惟風俗通前明新安吳琯刻僅四卷予所藏有十卷元大德丁未無錫州守劉平父刻條三衢毛斧季所構本有太中大夫行都水監李果序比俗刻多且倍之然由今考之此書卷帙甚富此刻亦非全本即如李賢注所引出於此刻外者甚多則知佚者多矣劭漢俗儒也風俗通小說家也蔚宗譏其不典又云異知小道可謂知言王充傳云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此與風俗通品題畧同尤為妙解蓋兩書正是一類皆摭拾謏聞郢書燕說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應劭傳

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　錢大昕曰按風俗通正失篇予為蕭令謁辭故司空宣伯應攷宣酆為司空在延熹九年十二月次年四月免是劭為蕭令在靈帝初而傳失書

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注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為輕　錢大昕曰按漢書刑法志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為輕也本荀子正論篇此傳及注中化字本是治字唐人諱治故章懷注范史多改治為理亦有改為化者張奮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曹褒傳功成作樂化定制禮王符傳亂生于化危生于安化国之日舒以長亂国之日促以短仲長統傳亂世長而化世短此世字後人所改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亂或以之化或以之亂爰延傳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預政則亂是也世皆改為代亦有改為時者此傳時輕時重是也

緹緝十重注緝音襲　錢大昕曰古文襲與習通士喪禮襚者以褶則必有裳注古文褶為襲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應劭傳

故膠東相董仲舒　錢大昕曰膠東當作膠西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霍諝傳

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至陳闕罪失　何焯曰諸勸皆內職故冀不能加害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袁延傳

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座　何焯曰光武之于嚴光桓帝之于

鄧萬皆動天象此劉蕃所謂興隆傾頹之判也

後漢書旁證　袁延傳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　惠棟曰論衡曰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

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

充少孤　惠棟曰論衡曰祖父汎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

少曰誦誦即充父

鄉里稱孝　惠棟曰劉知幾曰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

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

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

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

之罪人也棟案充鄉里稱孝贍以猶華撝稱其祖曾之罪曾以

爲敏明君子所不許也

自免還家　惠棟曰論衡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

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罷州

家居

乃造養性書十六篇　惠棟曰論衡自紀篇曰章和二年罷州家

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

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

庶孽　惠棟曰司馬貞曰何休注公羊曰孽賤子也以非嫡子故

曰孽張晏曰孺子曰孽

符無外家　惠棟曰禮妾子爲君母之父母從母服小功而所生

之母無文是無服也蓋妾賤妾子不以所生之父母爲外祖父

母且無服也故本無外家

痈痛　惠棟曰潛夫論曰小兒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痈病文

志有瘕瘕方三十卷服虔曰音瘕引之瘕說文曰瘕小兒瘕瘕病也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　惠棟曰漢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又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滅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案圖宅術班氏蓺文不錄載見王充論衡

游博持掩　惠棟曰陳羣新律序曰雜律有博戲功臣表曰安邱侯張拾坐搏揜完爲城旦師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

或虛飾巧言　惠棟曰案潛夫論或字衍

革絡韋帶　惠棟曰潛夫論曰足履革舄以韋帶釦

葛采爲緘注墨子曰葛以緘之采猶葉也葛束也　惠棟曰葛束也葛當作緘古墨子作緘從糸咸聲說文曰緘束也墨子曰桐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緘之

芷陽　惠棟曰芷陽一作茝陽

忠臣之和也如響　惠棟曰本傳析火謂子革曰今與王言如響

化國之日舒以長　惠棟曰唐諱治章懷注後漢書隨文改易浮侈篇亂生于治實貢篇上下之修治治全以豐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述赦篇凡治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或作化或作正或作洗此篇治國之日舒以長改爲化國後人因之遂有光未化中未語皆非鄭書而兼說事

以神自畜　惠棟曰韓非子曰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又云主失其神虎隨其後盡神者示人以不測申韓之術也注以爲難見如神其意未盡

赫朝晡不得通注說文曰餔謂日加申時也　惠棟曰餔日加申則朝爲日加辰也說文又曰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

赫意氣不得見　惠棟曰意氣讀謁也古人以竹簡相聞遺修意氣謂之竿牘說見司馬彪莊子注

孰不爲顧哉　惠棟曰顧其財與辭也史記曰招權顧金錢又曰捭闔而不顧顧者商賈人之語也

書刺謁規　惠棟曰釋名曰書稱刺書以筆刺簡紙之上也又曰寫所寫此文也書姓字于奏上曰書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

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十行而下之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郡縣鄉里也孔平仲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

鄉前在郡食雁美乎　惠棟曰魚豢典略曰又以其刺刮闢

屐履　惠棟曰服虔通俗文曰履不著跟曰屣

高幹　惠棟曰謝承書幹字元才

諷于舞雩之下　惠棟曰吳氏補遺曰包氏注論語曰浴乎沂水之上風涼于舞雩之下仁傑案王充書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說者以爲風乾身時南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

詠歸高堂之上　惠棟曰歸當作饋鄭氏論語曰詠而饋注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王充曰詠歌饋祭也史記仲尼弟

子傳去咏而歸徐廣曰一作饋統言詠歌饋食于高堂之上與
古文論語合也
蟬蛻匹殼　惠棟曰殼音穀
神龍喪角　惠棟曰角音祿
張雷成幄　惠棟曰幄音屋
見幾者寡　惠棟曰寡音戴
埋憂地下　惠棟曰左傳叔向曰以樂慆憂杜注慆藏也孔穎達
曰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于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下
音戶
繳意容冶　惠棟曰冶音古
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　惠棟曰見襲
邑言表也

身無半通青綸之命　惠棟曰法言曰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李軌
曰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
未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　惠棟曰
曰者皆髡為城旦之刑也漢律過失殺人不坐死
皆非值于死者也　惠棟曰值猶當也
審什伍　惠棟曰尉繚子曰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
為什什相保也
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　惠棟曰崔寔政論曰三輔左右及涼
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其說與統同
也
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惠棟曰唐六典曰秦置尚書禁中有令丞
常通章奏而已事皆決丞相府漢武宣後稍委任光武親總吏
職天下事咸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
檢押　惠棟曰胡三省曰揚子云蠢迪檢押註云檢押猶隱括也
毛晃曰檢押就檢束也輔也俗作檢押非
是故德不稱其祿不配能不稱其殃必大　劉攽曰案文少兩字
蓋本云德不稱其位能不稱其祿
令寬民而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　劉攽曰令寬民仰希申訴
業文令當作今
是為愚於殺人也　劉攽曰案文多一也字
稱班未定　劉攽曰案文當作班祿
以道事君　劉攽曰乎世之臣案此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
仲長統傳抗志山西游心海左〇西字監本作栖　臣會汾曰按
山西與海左對今從宋本

甚於戰國之時也〇之時也三字監本誤作則又甚從宋本改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王充傳

充少孤鄉里稱孝　錢大昕曰論衡自紀篇六歲教書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不云少孤也其荅或人之嘲稱鯀惡禹聖叜頑舜神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自居於聖賢而訾毀其親是可為孝誰不為孝

王充稱孝　王鳴盛曰充少孤鄉里稱孝案充論衡自紀篇歷詆其祖父之惡且又直呼父名不言諱而惑自誇譽其言如此恐難稱孝此史文之謬者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王符傳

述赦篇古者唯始受命之君至放獸夭賊也　何焯曰然則每十君十不下赦者鮮也矣

後漢書旁證

長沙王先謙益吾

仲長統傳

理亂篇　何焯曰慷慨激昂俠有烈氣此爲亂世之文　其論存亡迭代晉武志息于平吳遂貽永嘉之禍皆如燭照

損益篇使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至是識機宜寧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何焯曰此爲崔毛之徒言之然有猷有爲必兼有守所以取人也既富方穀所以恤下也崔之于經乃不偏論文辭掾滯但見其憤憤不了

仲長統傳注　王鳴盛曰統昌言申漢二百年遭王莽亂民戶滅倍于秦項此下注說平帝時郡國縣邑道侯國及地東西南北廣袤之數及民戶口數皆據前地理志但道三十四四後作

二地東西九十三百二里二百後作三百南北十萬三百六十八里萬下後有三千北脫當以後爲正

臺閣　王鳴盛曰申昌言由光武忿彊臣竊命矯枉過直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備員而已權移外戚近豎據其數宜水旱爲災皆咸官所致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李賢曰臺閣謂尚書也愚按李注甚確漢世官府不見臺閣之號所云臺閣者猶言官掖中耳蔡邕傳邕上封事云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職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以公府與臺閣並稱所謂宮中府中也蓋尚書令尚書僕射與尚書皆官者與廿人迭爲之權歸於此有事可直達上前故三公無權有事反藉尚書以達于上自成帝以災異令丞相翟方進自殺終漢世三公以災異免者至多不可枚舉皆散見諸傳中最爲可笑直至魏黃初二年方詔天地眚勿劾三公耳統論切中其弊

黃瓊傳云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文苑黃香傳云香遷尚書令上疏曰臣弱冠特蒙徵用連作累任遂極臺閣皆謂尚書爲臺閣也又袁紹傳紹檄曹操云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云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據此則知臺閣者尚書也又酷吏楊球傳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常爲臺閣所崇信

干關　魏志王肅傳太和四年上疏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財力莫相倚仗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

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納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奏事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庶幸雖若爲欲洗究貞其實則尊爲防壅開蓋尚書之漢官以宦者士人迭爲之公卿之權分于近倖而君臣不相接見上下否隔禍有不可勝言者王肅所論正仲長統所謂事歸臺閣三公備員而已者也

尚書閣爲權要而漢又別有中書爲尚書者士人多宦者少中書

則皆官者也以尚書與主今對言之今雖不及尚書以尚書與
中書對言尚書又不及中書矣前漢蕭望之傳望之以前將軍
領尚書事而宏恭石顯則中書令僕射也望之卒爲恭顯所殺
矣尚書中書皆管機密出納王命其職皆要而官則微百官公
卿表篇首敘九卿於郎中令之屬官僕射下雖有尚書大府之
屬官雖有中書謁者而表中並無尚書中書官也望之官之尊
在前將軍而其要則在尚書故恭顯使張朋告其罪以候其假
歸洗沐方上之要之士人未不如宦人之尤親密故恭顯終能
殺望之萬斯同補東漢將相大臣年表有尚書令尚無中書蓋
此官侍直宮禁不在朝廷大臣之列其後魏文帝黃初中改秘
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見三
國志放傳中書令之爲宰相始於此矣王肅傳注明帝太和中

書奏詰夏以今書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秘書署耳謂夏爲不
得儀當作夏報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
移之有然則臺閣之名本在尚書也而不屬之中書矣官不論
貴賤惟視其職之閑要而閑要惟視時王之意向其制無時不
改果以書之史籍殺若亂絲使人眩目因論臺閣連及之

諷

吳仁傑曰諷于舞雩之下注引論語風乎舞雩包氏云浴乎
沂水之上風涼于舞雩之下仁傑按王充書浴乎沂涉沂水也
風乎舞雩風歌也說者以爲風乾身時尚寒安得風乾身乎充
說與統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矣

後漢書蠡證

列傳第四十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案輿地圖　惠棟曰前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
請所立國名　主齊燕廣陵三王

白虎殿　惠棟曰何焯曰殿疑作觀

食淮南郡　惠棟曰淮南即廬江而漢志無是郡當作淮陽也

注高慎　惠棟曰陳留耆舊傳曰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
量歷十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屋蓬戶甕缶無儲

南華項新陽　惠棟曰三縣皆屬汝南

注千秋爲新平侯　惠棟曰案漢雜事有宗正劉千秋或曰胡廣

漢官篇有劉千秋棟案胡氏漢官所稱劉千秋乃字也非名也
當以鈞弟爲正

參爲平周亭侯　惠棟曰參一作恭平周亭屬扶溝即小扶城也
見水經注

卑爲高亭侯　惠棟曰高陽亭侯也屬陳留圉縣

前相魏愔　惠棟曰案東觀記愔時爲沛相

黃老君　惠棟曰刊誤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吳
氏補遺曰案洛陽上清宮有漢所作石槽灌排以祠五君者其
文唯太老君主字最大蓋尊老子也漢人以老子爲太老君其
紫眞誥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眞人之經昔中央黃老
君祕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久自有黃老君按國相奏王祭天
神希幸非冀正以黃老君非經祠耳若所祭黃帝老子不應謂

之夫神天神即天帝也天有五行故有五帝亦謂五君黃老君
蓋五帝之一耳國相奏王祭天神及窮治其獄乃知所祭者黃
老君耳即天神也
注參連 惠棟曰鄭衆周禮注曰五射一曰參連賈公彥曰參連
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惠學士曰新序云審參連乘
趙春秋云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
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
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謂參連
出軍都亭 惠棟曰元和郡縣志曰弩臺在宛邱縣理古陳城南
八十步敵王常于此臺教弩
並得全活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俊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
陂盜賊並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屬吏民為保障之計出倉

見穀以贍貧民鄰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捐奉祿給其衣食
毀齒 惠棟曰顧炎武曰齒是齒字古齒字皆有作齒者故為齒
耳棟案田君斷碑末隸梓錢齒婁壽曰字書齒與齒同
昌務 惠棟曰孫愐曰昌姓後漢有東海相昌豨
觀津 惠棟曰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即樂成也
袁罝 惠棟曰孫愐曰袁姓漢有袁章
章初 惠棟曰孫愐曰章姓秦有章邯
修侯注修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 惠棟曰依注當去
條市及條縣皆屬勃海條今司馬志作條漢人皆讀為條故亦
作條勃海有修市縣又有條縣條或作修傳稱修侯明是條侯
非修市侯也修市之修亦音條地理風俗記曰在條縣西北二
十里何焯曰修讀為條非有兩縣蓋不知修縣之為修市且所

據司馬一家之書不足難章懷也
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芬芳 惠棟曰東觀記載安帝詔曰樂成王
居諒闇衰服在身彈棊為戲不肯謁陵
風淫于家 惠棟曰風淫猶堋淫也古文尚書曰堋淫于家許慎
曰淫門內風堋音相近一說牝牡相誘謂之風風淫周禮所謂
鳥獸行也
臨湖侯注臨湖屬廬江 惠棟曰通鑒作蕪湖侯案蕪湖屬丹陽
非侯國通鑒非也
注汵宋 惠棟曰袁宏紀作岑宏
以陳蕃之郾 惠棟曰郾屬潁川記當依註作郾
使六丁 惠棟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長生之道太一曰齋
戒六丁道乃可成抱朴子曰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

字
占氣 惠棟曰占日月星氣也
從官侍史 惠棟曰袁宏紀從官下忌侍史李阿也
收汙 惠棟曰顧炎武曰收汙猶云含垢袁紀作收恥通鑒作受
汙棟案收汙猶受垢也老子道德經曰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
與國君含垢同義
小妻王十七人 惠棟曰漢制諸王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
皆上還本署 惠棟曰胡三省曰漢官儀曰騶騎王家名官騎與
廄馬皆屬太僕十技屬尚方鼓吹屬黃門倉頭奴婢屬永巷御
府奚官等令兵弩屬考工令各有本署也
不能即時自引 惠棟曰言不能引分自裁
在彼小子注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 惠棟曰王禮亂母不得稱

小子暢自去從宦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則指卞忌李阿明
矣
汝南之新安　惠棟曰兩漢志汝南無新安縣
與王共祭黃老君　劉攽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
陳敬王羨傳徙封爲陳王食淮南郡　臣會汾曰按書本或作淮
南或作淮陽皆非也前後書志兩漢並無淮南淮陽郡名前漢
之淮陽國即後漢之陳國也陳與淮陽既爲一所則徙封陳王
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郡無疑
也前去徙封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爲國至此雖徙封陳王而所
食租稅仍兼汝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部
也下去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大半削闔宜祿扶溝王縣據郡
國志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
淮陽亦爲謬矣

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注劉攽曰按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
老君○刊誤補遺曰真誥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真人
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秘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又自有黃老君
從爲尉殷兵烏桓所畧去○殷監本誤作陽今改正
樂成靖王黨傳子續立○續字一本作纘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著
千乘哀王傳
姚鼐曰與諸儒講論白虎殿西京未央宮有白虎殿東京有白虎
觀異此當用西京之名而誤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陳王羨傳

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南郡　錢大昕曰淮南當作淮陽和帝紀改淮陽為陳国遺詔徙西平王羨為陳王是其證也淮陽王昞以章和元年薨未為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羨參攷紀傳左驗明白或疑淮當為汝者非也後見嘉靖閩本果作淮陽和熹子言之不妄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樂成王黨傳

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国 注前書清河無游郡国志清河無游縣　錢大昕曰按觀津本屬信都郡即樂成不知何時改隸清河也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清河觀津人此在信都置郡之前郡国志中水成平属河間

和帝詔削東光鄚二縣　錢大昕曰鄚本屬鉅鹿不知何時改隸樂成竊意建初所益八縣鉅鹿之鄚當居其一史誤以為清河之游清河本無游縣也

和帝立崇子修侯巡為樂成王　何焯曰注修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修修侯修讀為條非有兩縣注誤也

有靦其面　王念孫曰安帝詔曰萇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注曰靦姡也言面姡然無媿姡音胡八反念孫案李訓靦為姡本於爾雅然云面姡然無媿則未解靦字之義并未解姡字之義也今案說文靦人面兒也 今本人面兒譌作面見案爾雅釋文引舍人曰靦禮也一曰面貌也越語靦然而人面韋昭曰靦面目之貌是靦為人面靦也小雅何人斯正義引說文靦面見人亦是人面兒之譌今訂正或沿面見人之誤解為無面目相見失之 姡面靦也 爾雅訓靦為姡說文訓姡為面姡其義一也今本面靦譌作面靦何人斯釋文引說文姡面靦也亦後人據誤本說文改之今本據何人斯釋文及爾雅釋言疏所引訂正又案說文據好也齋材也姡面靦也據直好兒姡字在媄齋據三字之間則其義亦與好相近故何人斯箋曰姡然有面目則姡非面靦之貌矣 爾雅靦姡也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姡然也 見釋文 然則靦與姡皆人面之貌而非無恥之貌明矣小雅何人斯篇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傳曰靦姡也鄭箋曰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

終不與女相見是靦為人面目之貌故對鬼蜮言之若以靦為無恥則與詩意相違矣又越語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曰靦面目之貌是靦為人面目之貌故對禽獸言之若以靦為無恥則與靦然人面之文不合矣此謠云長有靦其面而狄逸其心義亦與越語同言長雖靦然人面而狄逸其心實與禽獸無異下文風淫于家娶取人妻是其事也李以靦為面姡然無媿失之矣又案方言㥏慙也荊揚青徐之間曰㥏此與有靦面目之靦異義而左思魏都賦云有靦瞢容神惢形茹任昉彈曹景宗奏云惟此人斯有靦面目玉篇亦云靦慙兒則是誤以靦為慚矣繼之靦為人面目之貌或以為靦恥皆非也或誤解說文之靦為慚云慚從心靦在中靦從面靦在外亦沿左思任昉之誤不知說文之靦為面貌不與訓慙之慚同義也

不震厥教　王念孫曰甚慢易太姬不震厥教注曰太姬即長所繼之母也震懼也念孫案震讀為祇祇敬也言不敬承其教非謂不懼其教也祇與震古同聲而通用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震作祇無佚治民祇懼史記魯世家祇作震震字或作振皋陶謨日嚴祇敬六德夏本紀祇作振粊誓祇復之魯世家祇作敬徐廣曰敬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皆其證也祇從氏聲古音在脂部震從辰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辰之字亦與從氏之字相通說文岻從氏聲或作㞳從辰聲又其一證也恒上六振恒說文引作榰恒曲禮畛於鬼神鄭注曰畛或為祇畛之與祇振之與榰猶震之與祇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下邳惠王衍傳

子哀王宜嗣數月薨　錢大昕曰晦之曰數月二字衍因上文有數月薨句而譌耳自中平元年至建安十一年相距廿載豈數月乎熊表亦然是宋本已誤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下邳王衍傳

建初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　錢大昕曰按下邳本東海屬縣今置為王国而以臨淮郡地益之志稱下邳国十七城除下邳曲陽司吾良成夏邱本不屬臨淮其餘十二縣并鍾離五縣正合十七之數但志所載東成即九江之東城實重出一縣當併下邳計之為十七也鍾離當塗歷陽全椒四縣志仍屬九江傳又不見削地事攷漢世王子封侯者例別屬它郡鍾離歷陽志稱侯国必王子侯也其二縣志不言侯国或分封未幾而國除為縣乎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淮陽頃王昞傳

永嘉元年封昞兄四人為亭侯　錢大昕曰晦之曰永嘉當作元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梁王暢傳

建初四年徙為梁王以陳留之鄢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国　錢大昕曰按前志已氏本屬梁国薄單父成武本屬山陽且濟陰王長亦同時益封以理揆之不應奪濟陰以畀梁恐傳文誤也郡国志鄢作傿此字亦誤當為鄢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淮陽王昞傳

建初四年徙為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国　錢大昕曰按汝南郡無新安縣疑新陽之譌也郡国志西華仍屬汝南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濟陰王長傳

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　錢大昕曰據郡國志長垣仍屬陳留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作求觀記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元

以清約率下　惠棟曰東觀記曰恂為兗州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

使命不得通　惠棟曰永平中北虜脇西域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也

威惠並行　惠棟曰當作班超定西域時

車毒　惠棟曰胡三省曰車毒四肢及身備受楚毒也或本鞭箠及灼及繳纆為五毒

卻時降服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虜素憚禪東來盤結禪知攻守未可卒下而年荒民困乃矯詔赦之太小咸服

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　惠棟曰河間獻王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也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合歡之樂儛于堂四夷之樂陳于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棟案陳于右者考維緯鉤命決曰四夷之樂皆于四門之外右辟右辟猶西偏也白虎通德論曰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

而禪廷訕朝政　惠棟曰應劭曰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適知世宗時犛靬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適知古有此事而禪以鄭聲斥之故忠以為建訕朝政也

單于隨使還郡　惠棟曰考異曰案北單于漢朝所不能臣未嘗不朝安肯見遼東太守此事可疑胡氏曰和帝以來北單于蓋

西從自代郡以東至遼東塞外之地皆鮮卑烏桓居之北單于
安能至遼東耶
官至漢中太守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天子以羌畏服禪拜禪子
澄漢中太守
曾孫竇　惠棟曰竇一作實字威先與王文表爲友見華陽國志
若盧　惠棟曰衛宏漢舊儀曰若盧獄有蠶室若盧獄官主鞫將相
大臣也
軍鋒　惠棟曰史記南越傳曰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
之冠。
於是歎息而還　惠棟曰皇甫謐高士傳曰棠字季卿詔徵不至
夜卒鄉里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還護羌校尉　惠棟曰西羌傳曰校尉侯霸病卒參代之也

爲羌所敗　惠棟曰西羌傳曰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
折城　惠棟曰本傳郤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
城其民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釋文曰干戶旦反
時當會茂才孝廉　惠棟曰胡三省曰漢郡國歲舉茂才孝廉與
上計吏皆至京師受計之日公卿皆會青庭茂孝廉焉
段恭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恭字節萊雒人少周流七十餘郡求
師受學經三十年馮翊駱果孫泰山彥之章勃海紀叔陽遂明
未衆十春東平虞叔雅學絕高世遂進于蜀恭以朋友禮待之
未國以賢化　惠棟曰當作治
君以忠安　惠棟曰王符潛夫論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
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棟案此似有成語未詳
所出

詔郎遣小黃門視參疾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帝悟即日召西曹
掾問疾
祝良注良字邵平　惠棟曰長沙耆舊傳曰良字邵卿棠水經注
亦作邵卿童懷誤也
良能得百姓心　惠棟曰長沙耆舊傳曰良爲洛陽令貴戚斂手
桴鼓希鳴時亢旱太守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
辰至午紫雲沓起甘雨乃降民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民失所
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而下
促令自殺　惠棟曰袁紀曰永初五年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太
守關以恩信喻而降之單于脫帽辟帳謝罪龜以單于無足可
致迫切令自殺也
坐徵下獄免　惠棟曰棠南單于傳龜又欲徙單于近親于內郡

而降者猜疑龜坐下獄也
郡內大悅　惠棟曰北堂書鈔引風俗通曰龜遷京兆尹民有疾
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
拜爲度遼將軍　惠棟曰案通鑑延熹元年十二月也
三辰不軌　惠棟曰胡三省曰三辰之行不順軌也
墽埆　惠棟曰胡三省曰墽埆瘠鹵
或出中官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牧守出于中官之所引也
取過目前　惠棟曰胡三省曰過度也
單於豺狼　惠棟曰胡三省曰單與殫同盡也
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　惠棟曰胡三省曰護匈奴中郎將
護烏桓護羌校尉
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　惠棟曰胡三省曰京兆虎牙

營扶風雍營皆都尉領之諸郡皆有太守都尉
重足震慄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重足而立也重直龍反
橋元　惠棟曰橋或作喬見陳球碑古文通
七世祖仁　惠棟曰前書曰仁字季卿
從南郡戴德學　惠棟曰朱彝尊曰按橋楊本傳小戴之學班史
敘次甚明此云戴德恐誤
祖父基廣陵太守　惠棟曰蔡邕橋公碑曰祖侍中廣川相
元少為縣功曹　惠棟曰續漢書曰元少治禮及嚴氏春秋
羊昌　惠棟曰何焯曰羊舊抄廣川書跋作芊
由遷為齊相　惠棟曰太尉橋公廟碑曰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考
司隸校尉趙祁事離司寇又以高第補侍御史拜涼州刺史遷
齊相

坐事為城旦刑　惠棟曰謝承書曰元遷齊國相有孝子為父報
仇繫臨淄獄元愍其年孝欲上讞滅縣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
之懼元收錄佩印綬欲走元自以為深負孝子捕得芝束縛藉
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冤魂太尉橋公廟碑曰臨淄令路芝臧
多罪正受鞫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棟案合二書觀
之元雖以芝殺孝子仍坐以臧罪而刑之也
名聞西州　惠棟曰高士傳曰岐字子牛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
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
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為事教授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
州從事不詣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為茂才為蒲坂令皆不就以
壽終于家
益圍爭不能得　惠棟曰高士傳曰元悲益過之益得杖且諫曰

岐少修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
死爭之元乃止
拜將作大匠　惠棟曰橋公廟碑曰勃海王悝桓帝同產以懷逆
謀黜封廮陶王以公長于襟帶拜鉅鹿太守悝畏怖明憲檢于
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諺章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
棟案風俗通義元以延熹八年七月十日拜鉅鹿太守本傳不
載也
休兵養士　惠棟曰蔡邕集度遼將軍始受黃鉞銘曰孝桓之季
年鮮卑入塞抄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
高句麗嗣子百固逆謀並發三垂騷然四府表公徵拜度遼將
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摧傑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于奔
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以輔困憊朝廷許之

督諸將守　惠棟曰將謂耿臨等
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　惠棟曰橋公廟碑曰河閒相蓋
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近舊恩歷河南太守太中大夫
元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　惠棟曰橋公廟碑曰公表升貪放狼
籍不顧天問損辱國家為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
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帑
藏懲戒群下
持杖劫執之　惠棟曰漢律所謂持質在盜篇
法禁稍弛　惠棟曰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
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
安順以降政教凌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
元以光和六年卒　惠棟曰橋公廟碑末七年五月甲寅以太中

大夫𡙡于京師 案橋公十碑皆云光和七年疑傳誤也

家無居業 惠棟曰張璠漢記作餘業

其在君乎 惠棟曰續漢書曰元嚴明有才略長于知人

元墓 惠棟曰樂史曰元墓在宋州宋城縣北十里墓前碑云漢故太尉橋元之碑

仲尼稱不如顏淵 惠棟曰論衡引論語曰吾與女俱不如也包咸注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汝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鄭元別傳又本吾與女皆不如也

幽人 惠棟曰易履九二幽人貞吉虞仲翔注曰履自訟來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是幽人為幽繫之人明矣蔚宗逸民傳論曰光武側席幽人葢自東晉以來漢學淪亡末學之徒始目高士為幽人矣

禪為君隱 惠棟曰君謂巴郡刺史

西南東禪國王 劉攽曰案和紀皆作擅音禪字亦無作平聲者而此音徒丹當由注者見前音擅誤以為嬗而音之也又按說文禪音徒旱反如此則與徒丹乎側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平上兩出也

至庠頹舊 劉攽曰案文庠庠無義當作臣室

仲尼誅之 劉攽曰案文當作首吳

音不喜其所難 劉攽曰注言其未歸素史當云其未歸誤倒之聞此書中多有誤倒十兩字者

不全過卷主也 劉攽曰注乃指援郡太下得其利案史記本主史有攸解兩字

後漢書劄記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李恂傳

會鴻卒 至 持喪三年 何焯曰送鴻喪可也留起冢墳持喪三年不亦過乎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陳禪傳

州辟治中從事注續漢志曰每州有治中從事 錢大昕曰按章懷避唐諱凡治字或改為理或改為化或改為持此治中字亦必改易宋人校書者又回改耳袁紹傳以審配為治中又有治中劉惠

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 錢大昕曰予謂韎任句上下當有脫文未必詩有此語

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何焯曰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今獨存四字耳非韎任朱離齊魯別有此句

（蓋見齊魯之詩也今在以雅以南之下蓋有脫文）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龐參陳龜傳

何焯曰十傳特多長語所載文皆當痛削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橋元傳

七世祖仁至成帝時為大鴻臚　何焯曰前書百官公卿表無仁名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四十二　崔駰　子瑗　孫寔　棟案駰瑗諸傳大趣本崔氏家傳也

高祖父朝　惠棟曰世系曰崔氏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字山通生寂寂生欽欽生朝

無妄之世　惠棟曰易有无妄大旱之卦故雜卦云无妄災也值无妄之卦則為災與陽九百六同義谷永對策曰遭无妄之卦運是也

獨為君子　惠棟曰傳曰昔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蓋秦漢閒有此語未詳所出張儉傳亦云

亦號咷以詶咨　惠棟曰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詶與疇同漢時皆作詶下主有詶咨之憂仿作疇當由偽孔氏尚書改從俗也應劭風俗通曰夫人君者闢門開聰號咷博求得賢若嘗聞

善若驚然則號咷詶咨者亦求賢之意言莽忠輔弼以偷存其國號咷博求詶咨羣僚王事甄豐舉余迫余于暴君之威逆虐節委身也注引王莽策孺子嬰執手流涕以釋號咷之義未之

艮維　惠棟曰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易坎離震兌為四正艮巽坤乾為四維淮南天文云東北為報德之維故曰艮維千乘在洛陽東北也

埩　惠棟曰廣韻曰埩傳安也

備物致用　惠棟曰易繫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虞翻注云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

可觀而有所合　惠棟曰說卦曰可觀而後有所合虞翻注云臨反成觀二陽在上故可觀棟案臨觀消息之卦臨周二月卦觀

周八月卦故十去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並謂乾坤作
來易以道陰陽漢法已亡故章懷之註不詳

鉤深　惠棟曰易繫辭曰鉤深致遠虞翻註云初深故曰鉤深淵
亦謂初

九乾　惠棟曰天數九故曰九乾乾為遠故曰探遠

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　惠棟曰羅泌曰大庭氏之廬錄也適有
嘉瑞壬辰甞燿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黃者
黃帝齋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赫蘇氏是謂赫胥赫胥氏之治
也尊民而重事出三入一倘恍如遺註云傳借赫然之德為人
胥附而號之

天德　惠棟曰天德乾元也

疏軒冕　惠棟曰呂覽疏爵而貴之疏猶分也

後漢書蒙證　列傳第四十三　二

皇綱未緒帝紀乃設　惠棟曰何休公羊註云德合元者稱皇德
合天者稱帝

注非熊非羆　惠棟曰案六弢及史記皆云非龍非彲非虎非羆
無非熊語當因章懷避唐諱改虎為熊故李瀚蒙求亦有呂望
非熊之句後人承其訛不及改正耳

紛纚　惠棟曰纚依方言作繷未南楚凡大而多謂之繷或謂之
繷郭璞曰繷音奴動反

亦典陳而九刑廣　惠棟曰左傳曰在九刑不忘服虔曰正刑一
議刑八議刑即周禮八議棟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成王時所
作見周書嘗麥解

復靜以理　惠棟曰乾鑿度曰地靜而理曰義言法地之靜藏而
不仕也

叫呼衒鬻　惠棟曰說文曰衒行而賣也俗作衒

固以干祿　注華嶠書固自作回　惠棟曰何焯曰詩干祿不回作
回者非也

華顛　惠棟曰二字見墨子

不宜與由衣會　惠棟曰白衣猶白徒也義見高誘呂覽注

序後陳　惠棟曰駰集載駰與竇憲牋曰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
後庫與此異也

以永衆譽　惠棟曰衆音終古字通

前僕秦記數十　惠棟曰駰集與竇憲牋曰主簿崔駰言今月漢陽
太守梭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陳于道側未欲上幕府駰聞
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舉
禹禮公侯非兕麋射且以服猛為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

後漢書蒙證　列傳第四十二　三

晉唐叔射兕于徒林以為大甲未聞太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歷
險阻之難斯乃細人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為要資也又與
憲牋曰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庫來以極其惓惓敢進一
言

婚禮結言　惠棟曰鄭仲師有婚禮謁文駰因之作結言蓋納徵
問名之辭也

合二十一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駰集十卷世說曰駰有文才不
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縣無干木君非文侯何
為光光入我閭里令見之問駰曰必兒所書君瑗使書乃書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鄧遵　惠棟曰遵為太后從弟以功封武陽侯

欲說令慶王　惠棟曰胡三省曰說式芮反下同

并革無惡　惠棟曰胡三省曰并革謂與之同衆也
弟聽祇上書　惠棟曰胡三省曰弟讀如第
百姓歌之　惠棟曰崔鴻崔氏家傳曰瑗為汲令有澤田不殖五
穀瑗為開渠澮興造稻田薄鹵之地更為沃壤民賴其利長老
歌之曰上天降神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
溝廣灌溉決渠作甘雨
會病卒　惠棟曰書斷曰子玉以順帝漢安二年卒
七蘇　惠棟曰一作七屬見文心雕龍
凡五十七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有崔瑗集五卷
其南陽文學官志稱于後世　惠棟曰劉勰曰崔瑗文學蔡邕樊
渠並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
名曰政論　惠棟曰經籍志曰政論六卷

伊業作訓注伊尹作伊訓　惠棟曰伊訓尚書逸篇也在孔氏十
六篇中漢劉歆鄭元皆嘗引之非今所有伊訓也
括囊守祿　惠棟曰荀子引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
補綻決壞　惠棟曰古樂府曰故衣誰當作新衣誰當綻補綻漢
時語
葉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　惠棟曰前書
武帝元朔六年詔與此略同儀書以節禮為節用當從之又以
葉公為宋公與韓非子異或別有據也
周穆有闕甫侯正刑　惠棟曰說見王符潛夫論
今既不能純法八世　惠棟曰文選注引作八代
故宜參以霸政　惠棟曰前書元帝紀曰帝見宣帝以刑名繩下
常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棟案嚴刑峻法
事不可久孝宣不得不變為元成者勢使然也實謂孝宣之業
壞于元帝是也謂優于孝文竊謂未然
措勒　惠棟曰公羊傳子夏曰措馬而秣之字從禾不從手
何貊　惠棟曰貊何休文
為作紡績織紝絲縷之具以教之　惠棟曰寔政論曰章儲峙得
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具
以上闕
建寧中病卒　惠棟曰世系曰寔生皓皓生質質生讚
凡十五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崔寔集二卷錄一卷
寔從兄烈　惠棟曰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駰之孫瑗之兄子
世系曰駰子盤生烈棟案博陵太守孔彪碑陰有司徒掾博陵

崔烈字威考者也
段頻樊陵張溫等　惠棟曰案項峻始學篇張濟亦以財得三公
不錢五百萬得為司徒　惠棟曰案九州春秋烈時為廷尉卿
烈于是聲譽衰減　惠棟曰蓋忠曰漢時謗由閭誰毀之小人譽
之無于與小人一也棟案此語見高誘呂覽注
鈞　惠棟曰世系曰鈞字州平司馬彪九州春秋曰均字元平案
崔氏諸州平為均之弟世系誤也
烈懟而止　惠棟曰九州春秋曰均曰齊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
則走不陷父于不義也烈曰爾以吾為瞽瞍耶
烈後拜太尉　惠棟曰摯虞文章志曰烈自司徒遷太尉封陽平
亭侯
銀鐺　惠棟曰顏之推曰銀璫大鏁也

爲亂兵所殺　惠棟曰梁祚魏國統曰州平元元平爲議郎以忠
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兵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逵爲儒家文林　惠棟曰案朱穆撰東觀記以崔篆等入儒林傳
發干獄掾　周壽昌曰崔瑗傳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獄掾善爲禮
瑗閒考訊時輒以閒禮壽昌案此掾姓名惜不傳即此可見漢
時經學之盛
姚鼐曰崔瑗傳爲濟北相李固爲太山太守奉書禮致殷勤光祿
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贓罪奏瑗范蔚言李固高潔恭
贊結好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吾意李之書禮不過尋常通問耳
若杜則使職所監見罪安得不劾崔氏以被杜劾爲恥引李書
以自湔此家傳之私情耳范史遽信以爲杜過則識淺矣

姚鼐曰范書言崔實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按隋經籍志
法家正論六卷尚書崔實撰不審正字孰是
掾吏扣頭諫曰　劉攽曰案吏當作史縱言之掾史皆吏也獨言
史當去吏耳
高祖歎而予虜履　劉攽曰注末之字案文當作也
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　劉攽曰與其有事案文與合
作當上不合有故字揚雄蔡邕同用此律也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　劉攽曰案文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前
書亦謂爲陽平之王也
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　劉攽曰故宜量力度德案文多故宜
二字下文自有用故宜字處
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　劉攽曰純法八世案文世

當作代說已見前
不致盈餘及仕官　劉攽曰案文宦當作官
崔駰傳戒重觴而不來注持金百溢○溢監本作鎰今從宋本
臣松齡按荀子言溢之實從水旁古今字本通用也
崔駰祥實建權敬微之理也注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並權
變之道也　臣會汾曰按文當去管仲背公子糾而相桓公於
義爲合
及仕宦　劉攽曰案文宦當作官　臣會汾曰按此條乃傳寫之誤
也仕官二字不成文理古書中言仕宦者甚多有何糾訛而劉
攽乃作此說耶傳及注宦字當收官注中官字當改宦
周㷀傳決曹掾樂之後也○決字監本作法　臣會汾曰按稠行
傳周嘉爲作決從政按百官志太尉公府諸曹有法曹主郵驛
科程有決曹主罪法郡太守下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則法曹
決曹並有之周燕於宣帝時爲郡決曹太守嚴枉殺人燕諫不
聽知監本作法曹者誤矣

徐稺傳稺不免之既謁而退○不免之三字疑有誤何焯曰免疑
作就遂鑒作稺不之免袁紀作不之起
閔病不指○諸本同推尋文義當作閔稱病不指此脫去稱字也
姜肱傳以係嗣當立○諸本同係當作繼
言感眩疾○感字舊本作感誤
申屠蟠傳因樹爲屋注居蓬萊之室○諸本同　臣會汾曰按蓬
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至蓬萊二字並用恐
與山名相混此注萊字當是蒿字之誤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崔駰傳

涿郡安平人　錢大昕曰安平縣本屬涿章帝建初四年改隸樂成国順帝改樂成国為安平国縣以名也桓靈之世安平改隸博陵郡故孔彪碑陰故吏名有博陵安平崔烈而程夫人亦稱烈為冀州名士也涿郡屬幽州樂成博陵則屬冀州

犯孔戒之冶容注易繫辭曰冶容誨淫鄭云元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　錢大昕曰冶容鄭本作野容故有見於外之訓

貴啟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錢大昕曰按崔篆仕莽顯貴篆亦至二千石已昧守貞之誼漢室中興正當匡時以蓋前愆乃更辭歸不仕去就僨到如此而云無忝先子何顏之厚乎此

傳敘述家世詞多溢美蓋由東觀諸臣阿其所好蔚宗承其舊文不加芟削未為有識也東觀記儒林傳有崔篆乃元嘉初曾入其時崔寔為史官即篆元孫也

當其無事則躐纓整襟注躐踐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躐持也史記曰攝纓整襟　錢大昕曰按說文擸理持也字宜从手不从足史記日者傳本作獵纓正襟獵亦擸之譌此作攝者因下文相涉而誤

吾亦笑子屑屑而不已也注屑屑猶區區也　錢大昕曰按王良傳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注引方言云屑屑不安也二注互異當以彼注為是

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　錢大昕曰古音衆如終春秋傳衆父卒釋文音終葛本改作終非

何焯曰此傳大抵本安平之辭牒殊過于煩冗

上有老母匡遂稱疾去　何焯曰欲潔己而不危所生仰藥可也否則稱篤疾可也胡為受偽命哉豪容勸其友孔子建仕莽遂起稱疾特見莽將敗巧於脫免非真明於義者

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何焯曰即今所傳之易林否東者之不許峻亦著易林見方術傳

駰歉楊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　何焯曰此文無十語據寫胸臆脫棄而已寫載真為無識

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何焯曰帝其葉公乎達旨十篇尚不足為賓戲之輿臺况周自有十代著進耶

游不倫黨　王念孫曰游不倫黨皆以徇己注曰倫謂等倫念孫案倫擇也游不倫黨謂交不擇類也說文掄擇也周官山虞曰邪干入山林而掄材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膚孔鄭注曰倫擇也

昊倫與掄通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

補綻　王念孫曰明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注曰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念孫案字以綻為綻裂非也綻亦補也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相對為文若以補綻為補其綻裂則補綻與決壞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綻字本作組不作綻說文組補縫也廣雅曰組縫也急就篇鍼縷補縫綻紩顏師古曰修敝謂之補縫解謂之綻古辭豔歌行曰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四十三 周燮 馮良 黃憲 徐穉 李曇 姜肱

申屠蟠 卷首附 閔仲叔 荀悊 魏桓

藏寶以迷國 惠棟曰石經論語避漢祖諱凡邦字皆作國如國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國之類是也

投劾 惠棟曰高士傳劾作檄

仲叔怪而問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仲叔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閭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勑市後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

荀悊 惠棟曰東觀記一作郱任去雁門人也袁宏紀作郇悊案前書有太原郇越郇相任疑越相後人師古曰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後也

辟南應焉 惠棟曰東觀記曰辟任祭酒敬禮焉

故臣不敢不至 惠棟曰東觀記載任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騶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

桔槔 惠棟曰二字出莊子

欽頤 惠棟曰畢氏補遺曰蔡澤顉頤師古曰顉曲頤也音欽作傑案文選作顉頤韋昭曰顉邱甚切案古語以曲為欽至今猶然主傷臣曰巾作前詘者謂之欽巾

折頞 惠棟曰釋名形體篇曰頞鞍也偃折如鞍也

不讀非聖之書 惠棟曰揚雄自序語

不修賀問之好 惠棟曰袁宏紀曰所與交游者不過數四人

馮良 惠棟曰真誥曰良南陽冠軍人

綺季 惠棟曰董逌曰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

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惠棟曰左傳曰相時而動易彖傳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註引梅賾書東漢時無此書

良字君郎 惠棟曰袁宏紀良字君卿

斯復 惠棟曰易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注云斯賤

從杜撫學 惠棟曰真誥曰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華陽國志曰撫弟子南陽馮良以道學徵聘

十許年 惠棟曰真誥曰十五年

志行高整 惠棟曰袁宏紀曰良雖處幽闇必自整頓

年皆七十餘終 惠棟曰真誥曰良年六十七乃棄世東渡入山

世貧賤 惠棟曰魚豢典略曰族出孤鄙

移日不能去 惠棟曰公羊傳曰二大夫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

後相去

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惠棟曰周斐汝南先賢傳曰憲黃中通理齋聖廣淵不務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闚其門者莫敢踐其庭睹其流者不敢測其深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乎漢之代矣

戴良 惠棟曰良字叔鸞見逸民傳

周舉 惠棟曰案世說及袁宏紀皆作周子居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先過袁閬 劉攽曰案袁閬字奉高閎字夏甫閎當作閬 惠棟曰案汝南先賢傳袁宏字奉高一作閬

汎濫 惠棟曰汎俗作汎訛

千頃 惠棟曰續漢書作萬頃

憲初舉孝廉　惠棟曰杜元凱女誡曰憲與同郡周子居艾伯堅
鄧伯尚封武典盛孔叔同為太守李倀所舉受版未行倀死子
居等遂駐行喪倀妻子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曰不有
行者莫宣公不有居者英邱居于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
人奮隨柩居

靡不服深遠去玼吝　惠棟曰鄭元引未菓不深服遠去疵吝

稱不免之　惠棟曰通鑒作稱不之免胡三省曰不辭免也袁宏
紀作不之起

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惠棟曰漢雜事曰陳蕃請稺為功曹及師
友祭酒時設東面之坐重席漆几以俟之

上疏薦稺等　惠棟曰通鑒考異曰袁紀延熹五年尚書令陳蕃
薦五處士案十年胡廣已為太尉五年蕃已為光祿勳

後漢書辨證

所謂不袪自直不鏤自雕　惠棟曰邯鄲淳曹娥碑亦引此語兩
句連文似有成語未知所出注引說苑殊未當也

稺乃負糧徒步　惠棟曰魏末晉海內士品曰孺子往會葬無資
自以致齋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賃磨鏡取資然後得前

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　惠棟曰風俗通曰時瓊孫子琰
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于倚廬哀
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頊門生茅
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何為栖栖不遑甯處　惠棟曰袁宏紀曰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
以為師表

會卒　惠棟曰豫章記曰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社亭吳
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于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于墓側立
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于碑邊立思賢亭松碑亭今並在
松大合抱亭世世修治至今謂之謝君亭樂史曰徐稺冢在洪
州南十里今號白社

李曇字雲　惠棟曰續漢書嵇康高士傳及善文俱云曇字子雲
袁宏紀曰子雲潁川陽翟人

為鄉里所稱法　惠棟曰袁宏紀曰鄉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
為法度

彭城廣戚人　惠棟曰姜伯淮碑曰彭城廣戚人案二漢志皆云廣
戚屬廣縣所未詳也

仲海季江　惠棟曰此二弟字也謝承書亦失其名

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　惠棟曰高士傳曰凡十舉孝廉十辟公
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也

後漢書辨證

徵聘為太守　惠棟曰姜伯淮碑未就家拜犍為太守高士傳同

遠浮海濱　惠棟曰風俗通曰遂乘桴浮于海莫知其極時人以
為非凡

終于家　惠棟曰碑云十年四月辛巳

共刊石頌之　惠棟曰碑云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等乃建碑于
墓甄述景行

酖欲論殺玉　惠棟曰杜預女記曰獄竟當行刑

酖善其言　惠棟曰女記載蟠奏記于縣曰伏聞太女緱玉為父
報讎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
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况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
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
刃剚讎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強膽增氣輕身殉

義襟袂高談稱美今聞王幽執穿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氣沮悵
恨長嘆蟠雖愚昧以為王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之孤
激忠廢之子假王不值明時南望追旌閭墓顯其後嗣况事在
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為朝廷痛之
亦為讞　惠棟曰為請讞于廷尉也
博貫五經　惠棟曰高士傳曰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
先通因博貫五經
濟陰王子居　惠棟曰子居亦字也
注居蓬萊之室　惠棟曰案謝承書曰蟠恥郡無處士遂閉門養
志處蓬室依大桑樹以為棟梁
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閒吟典籍襲衣裳事果昔人而欲遠蹈其迹
惠棟曰蓋患曰處平壤果于巢棲茹薇者也游人閒果于放

聲藏迹者也吟典籍果于大笑狂歌者也襲衣裳果于祼身被
髮者也故本事果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也
蓬萊　周壽昌曰申屠蟠傳注引謝承書居蓬萊之室考證諸本
周崇蓬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無蓬萊二字
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萊字當是藁字之誤壽昌案蓬萊二
字似不誤彼自作蓬蒿等類字用不必如後人作神仙典故蓬
萊乃指為山名也如食前方丈古人用之後世論神仙則有瀛
洲方丈論佛道則有方丈蒲團不能因彼而遂改此也
遺生吳敬　劉攽曰案文當云遺門生吳敬少一門字
先過袁閎　劉攽曰案袁閎字奉高閎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閎
當作閬也

後漢書斠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周燮傳

苟恁字君大　錢大昕曰按劉平傳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即此苟恁也說文無苟字當以郇為正恁父越見漢書鮑宣傳亦作郇

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注詭違也　錢大昕曰按中庸云君子之道費而隱鄭氏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佹與詭同費本又作拂拂亦訓違此序云詭時審己以成其道即記所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也馮衍傳詭於衆意注亦訓詭為違

常肆勤以自給注肆陳也　錢大昕曰肆當為肄字之譌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黃憲傳

余曾祖穆侯　錢大昕曰按范甯撰穀梁集解往往采其先人及兄弟子姪之說蔚宗作史亦舉曾祖穆侯　注　王父豫章君　甯先大夫宣侯　泰

憲以重威出內　詔命騶獻書誡之曰　至　慶流無窮矣　何焯曰雅琦外戚箴遠不逮此篇

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　何焯曰此文華而不實雖意在救弊然殊不若王符潛夫論所不當數赦贖者為得其要且桓靈以後非失之寬失在寬縱權戚姦闇蔽于清流耳今不討究用法之謬但勸其糾之以猛積衰之後重以威虐徒促祚速禍而已

見東萊先生論與鄙趣同

量力度德以上宜大加刪薙

以此書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何焯曰此又曲為之說以申己意以下則縱橫之士遺唾也

歷位邊郡而愈貧薄　至　無以殯殮　何焯曰觀寔以歷邊郡而貧薄見稱則由來邊吏多貪此國事所以易敗也

公卿州郡　至　別自通達　何焯曰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者公卿也故靈紀云私令左右賣公卿若州縣至黃綬則公賣不諱貪者到官倍輸方有左騶四出督收所負矣民安得不困窮黃巾安得不三十六方同日反乎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黃憲傳

既而前至袁閎所注一作閬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黃憲袁閎俱慎陽人故荀淑有子国顏子之語慎陽本侯国也若汝陽袁閎與憲同郡異縣則作閬非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徐穉傳

設雞酒薄祭　至　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何焯曰通鑑所敍徐穉事此事參取袁紀其敍致優于范書大樹將顛之語作以書戒之亦非此語時事答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申屠蟠傳

太學生爭慕其風　至　今之謂矣　何焯曰明季清流何以竟不戒前車

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元孫脩

八世祖喜　惠棟曰太尉楊震碑作𢡟喜讀爲𢡟也世系表曰喜生敷敷生胤胤生敞敞生忠忠生譚譚生寶寶生震自喜至震凡八世

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惠棟曰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云是楊喜之後安據附託之譜學大書于史功臣表赤泉侯之後居茂陵棟案太尉楊震碑云聖暨龍興楊熹佐克項于垓云云碑爲建寧以後震之孫沛相統之門人陳熾等所立當時必有所據班固撰漢書畢力于文蕭曹一代宗臣至有不詳其字者各傳非不能詳世次有所不暇也何氏不加深考輒斥譜學以爲妄斯亦過矣

蔣詡　惠棟曰嵇康高士傳曰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事到灞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荆棘塞門終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卒于家　惠棟曰世系曰寶字稚淵二子震衡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　惠棟曰太尉碑曰公明尚書歐陽河洛緯度窮神知變與聖同符

而震志愈篤　惠棟曰郡國志曰虢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窟太原初有獸人入穴見古書千餘卷

四遷　惠棟曰太尉碑曰大將軍辟舉茂才除襄城令

天知神知子知我知　惠棟曰袁宏紀曰君知我知天知地知

後轉涿州太守　惠棟曰據太尉碑乃涿郡也屬幽州

楊倫注倫字仲桓　惠棟曰案儒林傳倫字仲理東昏人倫理名字相副作桓者未詳

注絶少分甘　惠棟曰宋筠注曰少則自絶甘則分之

不知紀極　惠棟曰左傳富辰曰女德無極

朝無小明之悔注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也　惠棟曰案鄭氏箋氏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棟案伯起已用詩序乃知宋人之妄

三邊震擾　惠棟曰胡三省曰三邊東西北也袁紀作三邊

宰司辟召　惠棟曰指劉授

臧錮棄世之徒　惠棟曰臧吏子世禁錮故云臧錮棄世

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惠棟曰穀梁文也穀梁叛作憝

未年十一月四日　惠棟曰考異曰案下文其日戊辰十二月丙

申朔戊辰乃十二月四日

當安靜承陽　惠棟曰坤彖曰安貞吉傳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是安靜承陽之義也

賣弄威福　惠棟曰前書刑法志曰延年指權而爲亂首蘇林曰指撝翺翔也猶賣弄也

臣無作威作福玉食　惠棟曰鄭玄尚書注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威專刑罰也作福專慶賞也玉食備珍美也

乾剛　惠棟曰雜卦傳曰乾剛坤柔

河閒男子趙騰　惠棟曰袁宏紀曰河內人惠學士曰案張皓傳清河趙騰譏刺時政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得減死一等此河閒趙騰名同而事亦同一在安帝之末一在順帝之初其時又相近也然彼得減罪一等此乃伏尸都市或記者誤耶抑

一時而有兩通鷹耶
大匠令史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漢諸官府皆有令史
便時太學　惠棟曰杜佑曰便時取日時之便
柴門　惠棟曰胡三省曰柴塞其門也棟案淮南子道應訓曰柴
箕子之門柴門猶杜門不通賓客也
夕陽亭　惠棟曰東觀記曰洛陽都亭袁宏紀曰洛陽沈亭通鑒
作几陽亭
以中牢具祀　惠棟曰胡三省曰中牢即少牢羊豕具也
震五子　惠棟曰太尉碑曰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次
秉次奉黃門侍郎洪适曰碑載震諸子官祿凡四人而傳云五
子誤也棟案世系曰太尉五子牧里秉讓奉
長子牧　惠棟曰世系曰牧字孟侯太尉碑曰牧字統金城太守

沛相案統碑云統少有令聞順帝以其忠臣之苗擢名為郎歷
常山長史遷為府丞絅陽侯相金城太守車騎將軍從事議郎
五官中郎將沛相以靈帝建寧二年卒
牧孫奇　惠棟曰謝承書曰奇字公挺震之元孫少有志不以家
勢為名交結英彥不與豪右相交通于河南緱氏界中立精舍
門徒常千有人棟案北堂書鈔載謝承書云奇字公偉與御覽
異
靈帝時為侍中　惠棟曰謝承書曰奇通經才性敏暢入補侍中
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靡不條對
震少子奉　惠棟曰世系曰奉字季叔城門校尉中書侍郎案中
書當作黃門
註郡國志桃林縣有蓩鄉　惠棟曰案郡國志宏農郡宏農縣有

桃丘聚故桃林有務鄉桃林非縣名註訛
常隱居教授　惠棟曰蔡邕楊公碑曰西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
逮千
拜侍御史　惠棟曰謝承書曰秉拜侍御史多所彈糾多由此顯
京城咸有宰相之才
頻出為豫荊徐兗四州刺史　惠棟曰碑止云遷豫州兗州刺史
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　惠棟曰此即任城孝廉景慮事
謝承書序入延禧三年免官後
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　惠棟曰袁宏紀曰梁不疑府
註本傳閣子馬之詞　惠棟曰俗本馬之訛篤
必有變動　惠棟曰高誘曰闐雷聲頓顙自掐解謝咎也
靜室　惠棟曰袁宏紀作清室

五年代劉矩為太尉　袁宏紀七年黃瓊免秉乃為太尉范書不
載瓊為太尉又在五年未詳孰是
枝葉賓客　惠棟曰胡三省曰枝葉謂中臣族親也
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　惠棟
曰胡三省曰言各實覈所部以當斥罷者言之公府吏察其
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有佚罰者
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　惠棟曰袁宏紀延熹三年五
月甲戌詔曰汝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
皆封列侯
皋陶誡虞在於官人淮南書皋陶謨曰在知人在官人也　惠
棟曰蓋愚曰案今尚書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
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與此異也

經典漢制有故事乎　惠棟曰袁宏紀曰尚書詔按曰未設官分
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令越左右何所依據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　惠棟曰蓋忠曰秉對春秋趙鞅
以下所謂經典也鄧通以下所謂漢制也棟案袁宏紀何敞謂
宋由曰春秋稱三公為宰者言無所不統也前書翟方進曰春
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又百官公卿表曰三公
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
盡忠規諫　惠棟曰袁宏紀曰秉盡心正諫退而削草雖子弟不
知也
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惠棟曰張璠漢記此下又云天下稱為
名公
八年薨　惠棟曰碑云八年五月丙戌薨風俗通曰六月九日未

明暴薨未明謂雞鳴時也
賜字伯獻　惠棟曰太尉楊公碑及文烈楊公碑皆云字伯獻袁
宏紀云字子獻
乃侍講于華光殿中　惠棟曰袁宏紀曰賜于劉寬劉濟侍講于
華德殿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　惠棟曰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十一月蛇
見于御坐軒前袁宏紀亦云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惟五
行志云熹平元年甲午青蛇見御坐通鑑考異從袁紀
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
其變度　惠棟曰惠學士曰周官眂祲十曰想以此
故春秋兩蛇鬭于鄭門昭公殆以女敗　惠棟曰案本傳乃子儀
非昭公也賜據洪範五行傳故與本傳異

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　惠棟曰袁宏紀曰昔周王承文
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
作也
終濟元卑之災　惠棟曰濟止也
政事由隓注許規切　惠棟曰古隸字皆作隓魏脩孔子廟碑云
百事隓壞是也俗皆作隳
用板之恩　惠棟曰板謂板詔尺一也
謹自手書密上　惠棟曰袁宏紀曰謹自手書皁囊密上
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　惠棟曰謝承書曰嘉德殿前有青赤
氣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　惠棟曰蔡邕集曰光
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

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
南廡幃中為都坐漏下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
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坐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日磾
華邕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
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
拜受詔起就坐又人各一處給筆硯為對
可謂孰矣　惠棟曰指夔傳也公羊傳曰季氏之惡已孰矣
樂松　惠棟曰松後為奉車都尉見劉陶傳
郗儉　惠棟曰三國志注曰儉字正祖
梁鵠　惠棟曰三國志注曰鵠字孟黃安定人
變復　惠棟曰漢時易家言災異者有變復之說
規度　惠棟曰韋昭國語注曰規有也

中常侍樂松　惠棟曰考異曰松本鴻都文學必非中常侍當依
袁紀作侍中棟案賜前奏曰樂松處常伯松爲侍中明矣傳自
誤也
甫末王之囿百里民以爲小齊宣王五里民以爲大注此與孟子不
同　惠棟曰王懋曰世說舉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
也當時史末于五字下脫十十字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
近于五十樂松舉其大要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
之囿四十里是亦明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眞百里
哉章不深考耳
下詔封賜臨晉侯　惠棟曰袁宏紀曰帝感悟遂下詔曰太司馬
楊賜敦德允元中肅恭懿親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釁
未彰賜陳便宜欲緩誅衷今德能元嘉謀怛然謂不去乎無德
後漢書旁證　卷二十四　七
不報無言不讎故褒成君孔霸故太尉黃瓊侍講先帝並宜茅
土之封
石包讖　惠棟曰石包室中之讖也蘇竟與劉龔書曰孔邱秘經
爲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蓋此類也
室播　惠棟曰播後爲廷尉李傕之亂爲所殺也
操託彪與術婚姻　惠棟曰胡三省曰據彪傳彪子修袁術之甥
彪蓋娶于袁氏也棟案古文苑載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
袁氏書又楊夫人答書稱彪袁氏頓首是也
此國家之意　惠棟曰胡三省曰中國家謂帝也
腳攣　惠棟曰胡三省曰攣閭緣反拘攣縮也
遂因事殺之　惠棟曰案操與楊太尉書以軍興法刑之也
凡十五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有楊修集二卷錄十卷

先遣吏示旨　惠棟曰續漢書曰今近臣宣旨
術以賓客之禮　惠棟曰續漢書曰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
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爲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
可告在所屬　劉攽曰案文多一在字
部界有虎　劉攽曰平不有當作射注無它說知與詩同
不勒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從至舊塋　劉攽曰注豪後漢志
文此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不云賊曹將盜賊功曹皆帶劍三
車導此文少賊盜賊三字又少一三字不誤章字也蓋門五吏
賊曹督盜賊十功曹十三簿十二主記一凡五車也
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　劉攽曰
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不當去融見操曰去火融見白三字
楊震傳八世祖喜高祖敞○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云是喜之後
後漢書旁證　卷二十四　八
河閒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
不道復上疏救之曰至帝不省十股○日知録曰此乃安帝
時事而裴帖傳以爲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騰譽書帖
上疏救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耶
枚某掌門絕賓客○端本同　臣會汾曰按全書及他史言杜門
絕賓客杜門謝客杜門稱疾者甚眾此杜字疑杜字之誤
行年執西夕陽亭○夕栗本作凡　臣會汾曰按种暠傳亦有夕
陽亭殺監本是
楊震字秉唯人所召注闕于審之詞○何焯曰注誤以闕于爲高
于審此傳寫致誤文選注中亦如之
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注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刑有所據
也　臣會汾曰按左傳文公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

公孝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
僕名恐此文與此文不相當
楊震孫賜並入侍講 ○宋本作俱入侍中講入侍下不得再加中
字宋本不可從
楊震曾孫彪司隸校尉楊球 ○楊應作陽

後漢書斠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楊震傳

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
為丞相　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云是楊喜之後安得據附託之
譜學大書于史功臣表赤泉之後居茂陵
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　何焯曰伯起受經桓郁疑楊寶乃是
其祖
書奏不省　何焯曰伯起可以去矣
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至有恚恨之心　何焯曰趙騰死伯起猶
不去方急攻權小遠其致死于我可謂忠有餘而智不足矣
秉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何焯曰注誤以閔子馬為閔子騫

此傳寫誤然文選注中亦如之
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　何焯曰以理以勢不容含覽矣奏中
無具瑗恐有脫文
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　何焯曰敢歸臺閣橫妄如此
漢世故事　至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何焯曰秉言得行桓差勝靈
恨復用覽耳然對語真知大臣之職者矣
柴門　王鳴盛曰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李賢
無注愚謂此柴門與杜詩柴門不正逐江開相送柴門月色新
之柴門不同彼謂以茅柴橫木為門此則當為杜塞之意說文
柴小木散材徐鉉曰師行野次豎散木為區落名曰柴籬後人
別作寨非是宋書柳元景傳程天祚柴來辛北平以柴為寨區
落柴藩有杜塞義也酷吏周紆傳紆為洛陽令令屬吏析辱皇

后參黃門郎竇篤免官後竇氏貴盛毓自開與全乃舉門自守
以待其禍是也

楊氏　吳仁傑曰楊震八世祖喜封赤泉侯列誤曰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從才而楊脩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楊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仁傑按子雲自序其先食采于晉之楊號曰楊侯顏注引漢名臣奏曰晉大夫食采于楊為楊氏食我有罪而滅按晉有兩楊氏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此楊侯之國出自有周支庶為晉所滅者也晉語楊食我生此則所謂晉大夫食采於楊至食我而滅者也食我滅而楊侯之後獨存故子雲以為裔出若曰韓趙魏與而偪楊侯此則不然楊之亡久矣歷春秋二百餘年豈復有故侯也哉晉滅食我以其邑為縣傳云以僚安為楊氏大夫是也杜征南

注霍楊及楊氏皆去在平陽以晉志考之平陽郡楊縣故楊侯國然則食我之邑即楊侯之國也楊揚字易相亂爾今于十姓編有從木之楊而無從才之揚集韻亦云楊木也又姓至揚則云飛舉也又州名陸法言字書從木之楊注云本自周宣王子尚父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于晉因為氏與子雲自序同然則子雲伯起皆氏木名之楊明矣楊次公序世譜甚辨然謂食我為楊侯六世孫又謂赤泉為食我五世孫則非也諸擧乖剌多如此類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楊彪傳

奏收彪下獄　王鳴盛曰曹操誣奏震曾孫彪欲圖廢置收下獄魏志滿寵傳作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時彪已以疾罷而天子都許彪亦在許寵方為許令縣獄者許縣獄也

修淪滔則　王鳴盛曰楊彪子修為曹操所殺而贊云修才子淪載滔則愚謂震秉賜彪四世名德彪為操所忌幾死得免修當遠去權勢韜晦以避之反為操謀主聰知內外且與袁術親昵不斂抑其才於操眾非不幸贊語最為平允袁宏後漢紀第三十卷言自震至彪皆儒素相承孝友篤誠不忝前烈修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意與范氏同

曹騰說立桓帝　王鳴盛曰永嘉元年沖帝崩李固欲立清河王蒜既已徵至京師而梁冀與太后定策會蒜而立質帝蒜遂罷歸國及質帝又為冀所鴆弒則公卿皆歸心於蒜欲共立之而中常侍曹騰又力勸冀勿立蒜而立桓帝此見於沖質本紀曹入王傳及梁冀李固各傳中者也漢之亡實騰此舉為之而騰養子嵩實生操以代漢曹氏閹世為漢賊者宦官傳敘云自曹騰說梁冀竟立帝嗣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此數言最為扼要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楊秉傳

中常侍單超弟匡　錢大昕曰按第五種傳以匡為超兄子宦者傳以為超弟子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楊賜傳

熹平二年代唐珍為司空　錢大昕曰按帝靈紀熹平二年正月司空宗俱薨二月以光祿勳楊賜為司空七月司空楊賜免太常唐珍為司空是賜代宗俱而珍代賜也傳誤

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　錢大昕曰按中常侍惟宦者為之樂松初為鴻都文學（見酷吏陽球傳）繼為侍中祭酒（見蔡邕傳）又為奉車都尉（見劉陶傳）皆非宦者之職賜前上書言樂松處常伯漢人稱侍中為常伯則松官侍中明矣此云中常侍誤也

姚鼐曰後漢書屢言以尺一詔蓋詔書有版其版長廣有定式朱博言三尺律令疑漢官書制必三尺也說文檄二尺書臣下檄二尺則天子詔三尺矣詔版從尚書下三公其體嚴重若偶以小詔便下不經公府斯謂之尺一詔殆猶唐之墨敕矣故楊賜疏有斷絕尺一之語（魏志夏侯元傳載有詐作尺一詔書以元為大將軍許允為太尉以詔版付允門吏然則尺一詔亦有版也小耳魏時尺一詔正是齊王芳手詔謂之詔者司馬氏建之誣詞耳又高貴鄉公伐昭出懷中版投地此亦是尺一詔矣）

列傳第四十五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閒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壽　平原懷王勝

奉鴻祀　惠棟曰北宋本祀作嗣案文當作祀
宋昌八世孫　惠棟曰東觀記宋揚傳曰宋義後有宋昌會稽典錄曰昌宋義孫也
以恭孝稱于鄉閭　惠棟曰袁宏紀曰揚恬于榮勢不願仕宦專以事親色笑
揚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　惠棟曰馬母毋蘭夫人揚姑適蘭氏
大貴人生慶　惠棟曰續漢書曰小貴人

泚陽　惠棟曰北宋本作比陽
承祿觀　惠棟曰胡三省曰丙舍宮中之室以甲乙丙丁為次也續漢志南宮有丙署
葬于樊濯聚　惠棟曰袁宏紀曰并葬于濯龍中案元平元年袁紀慶上書求葬於樊濯中去去則樊濯在濯龍宮之地也濯龍在北宮見續漢志
中傳注宦者也　惠棟曰北宋本去宦者名
甲子承果　惠棟曰夏四月甲子也
且復須留注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惠棟曰北書讀宿為須故宿留十作須留然宿留之宿前輩皆讀為秀
既以薄祐　惠棟曰蔡邕集曰邕以薄祐十親早喪
留慶長子祐　惠棟曰依說文當作祜

與嫡母耿姬　惠棟曰耿寶女
小娥善史書　惠棟曰王愔載入文字志
埤薄　惠棟曰埤與卑古字通見李翕碑師古曰埤謂下地也
欲乞骸骨于貴人冢旁　惠棟曰樂史曰郡國記曰隋清陽城內有清河王慶陵在今清河郡東南十十里故歷城是也
副護喪事　惠棟曰時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故云副也
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王　惠棟曰是時分置廣川王國也
尊陵曰甘陵　惠棟曰應劭曰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厝改曰甘陵
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　惠棟曰適細陽侯岑熙彭元孫也
別得為舞陰長公主　惠棟曰適高密侯鄧褒禹元孫也
久長為濮陽長公主　惠棟曰適好畤侯耿良弇曾孫也

直得為平氏長公主　惠棟曰適虎賁中郎將來定歙兄孫也
追封謚宋揚為當陽穆侯　惠棟曰東觀記宋揚傳曰永寧元年遣太鴻臚持節至墓所追封當陽侯
揚四子皆為列侯　惠棟曰衍先封盛鄉侯案東觀紀宋揚傳建光元年封俊為長垣侯餘無攷
正義　惠棟曰蔣果曰義當作議
從推陽　惠棟曰宋志從為犍為都鄉侯彙國絕
明年乃改為甘陵　惠棟曰建和二年改
經侯理　惠棟曰經縣屬安平
戰鄉侯　惠棟曰戰鄉疑作閒鄉在剛縣
建安十一年國除　惠棟曰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給事黃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

王給之本本安得有十一年國除之事當是二十一年耳
開奉遵法度　惠棟曰今本落開字
吏人敬之　惠棟曰續漢書曰開忠貞敬恭聰敏畏慎上以開小
弟特親友愛
沈景　惠棟曰謝承書曰景為河閒相恒食乾精妻子不歷官舍
本曹一状
中大夫趙王　惠棟曰蔣果曰王叚作玉鄧后紀有宮人趙玉中
大夫疑作中大人
貶為都鄉侯　惠棟曰案水經注翼以永初七年貶封也
蠡吾先侯曰孝崇皇　惠棟曰沈約曰謚法所不載者如孝崇皇
之類是也
陵曰博陵　惠棟曰地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質

後漢書旁證　卷四十五　三

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為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為縣末置
郡漢末罷安平
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　惠棟曰隃麋侯耿援尚桓帝
妹長社公主當是翼之女無攷
子長嗣　惠棟曰長帝紀作萇
子開嗣　惠棟曰開為孝王六世孫不應與始封之祖同諱當攷
葬于京師　惠棟曰東觀記曰鄧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為
作傳誄藏于王府
或秀或苗　惠棟曰法言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李軌曰
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
開字名誤　周壽昌曰河間孝王傳子贄嗣建安十一年子開嗣
予按贄之子為孝王開之七世孫安得復名開也此必有誤

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　劉攽曰正文到國下令
寡人案文少十四字
年三十五年薨　劉攽曰案文少延平兩字
王不服常人何則　劉攽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王字
子長嗣　劉攽曰案紀長作萇他書亦然明此誤
千乘貞王伉傳奉鴻祀○祀北宋本作嗣
清河孝王慶傳父楊○按楊北宋本作揚
大宗之義○何焯校本太改大
河間孝王開傳與中大夫趙王○王字疑當作玉鄧太后紀有宮
人趙玉

後漢書旁證　章八王傳　四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章八王傳

千乘貞王伉悝自殺　至　悉伏誅　何焯曰寃酷至此豈有不請于帝者取顛附甫罪通于天豈惟衷滅蘇氏之報哉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清河孝王慶傳

帝移幸北宮章德殿　至　慶出居邸　何焯曰和帝舍慶無有寄腹心者故假講於白虎移慶自近觀憲誅後即出居邸可見其微帝時年十四慶年十五決策定亂如取一鼠亦英異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濟北王壽傳

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国為濟北王　錢大昕曰和帝紀封故濟北王壽子安為濟北王無国字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河間王開傳

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　錢大昕曰按安帝紀是年與平原王同封者乃濟北王壽之子樂成王萇也其明年為建光元年鄧太后崩樂成王萇亦以罪廢又明年為延光元年始改樂成国為安平封河間王開子得為王得與德本一人也此傳蓋有脫文

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　錢大昕曰按光武子有濟南安王康此濟南王亦名康先後同国同名亦可疑也御覽引續漢書此濟南王名度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四十六　張皓子綱　王龔子暢　种暠子岱　拂
孫劭　陳球李咸

張皓　惠棟曰蜀志作浩

六世祖良　惠棟曰何焯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為良六世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為六世孫也譜諜之學淆于六朝輕信無稽傳訛之說于是張亶子孫皆冒留侯之後班氏不信漏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王懋竑曰余者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全全生千秋千秋生嵩嵩生睦睦生皓自不疑以數至皓恰九世矣國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于吳其子孫稱吳郡四張正良之後再棟案如王懋竑之說皓本良九世孫乃千秋之元孫也傳誤為六世耳睦為蜀郡太守子孫或居吳或居蜀無足異者何氏之駁未為得也文士傳曰世系曰睦字選公

皓少游學京師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曰皓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譚榮漢中李郁蜀郡張霸共結為友

餘皆司寇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騰等坐謗訕當誅所引八十餘人皓以聖賢明義爭之咸稱平當

注號曰八俊　惠棟曰續漢書作八彥

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帝紀漢安元年九月張嬰寇郡縣太末是歲嬰詣綱降傳末寇亂十餘年則非元年九月始寇郡縣也

以綱為廣陵太守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綱出宮埋車先奏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尸祿素飡不堪其職出城又奏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贓穢濁亂檻車送廷尉治罪夫子以乾梁冀叔父貶秩免峻等又奏魯相冠儀儀自殺威風大行郡縣肅懼冀恨之出為廣陵太守

綱獨請單車之職　惠棟曰續漢書曰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

身絕血嗣注凡祭祀皆用牲故曰血嗣　惠棟曰案此則嗣當作祀

喘息　惠棟曰胡三省曰人以氣一出入之頃為一息喘者息之疾音尺兗反

乃辭還營　惠棟曰續漢書曰綱謂嬰曰方當相顯以爵位俾禍之有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親隴畝則抱戴淺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于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

徙從所之　惠棟曰續漢書曰綱悉解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遁迹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臧啊汙明晰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志

年三十六卒　惠棟曰袁宏紀曰年四十六

負土成墳　惠棟曰樂史曰綱墓在眉州彭山縣岷峨山東南步漢之武陽也

綱子續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綱子植郎中植弟續尚書續弟方宰公始張州牧子孫數至太官

擢爲司隸校尉　惠棟曰袁宏紀曰龔爲司隸東邑肅然有高名
于天下
閭字奉高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閭愼陽人友黃叔度于童齒
薦陳仲舉于家巷又曰閭爲功曹辟太尉掾太守虞珍曰今君
當應宰府宜選功曹以自代因薦陳仲舉珍即請蕃爲功曹
乃上書極言其狀　惠棟曰案續漢書曰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弄
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止之與此異也
帝命亟自實　惠棟曰王幼學曰自實自首其罪也
輒引分決　惠棟曰引分如薄昭殺使者文帝欲令引分是也
卒于家　惠棟曰張璠漢記曰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
臨之曰幸不爲夭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
人或兩譏焉

折枝　惠棟曰孟子曰爲長者折枝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
罷枝也
暢字叔茂　惠棟曰司隸校尉魯峻碑作暘
遷尚書令　惠棟曰案黃琬傳暢嘗爲御史中丞也
懇懇　惠棟曰廣雅曰懇懇誠也曹憲音苦良切
孳孳　惠棟曰胡三省曰孳孳汲汲也
蘧伯玉恥獨爲君子　惠棟曰未見所出
遷司空　惠棟曰暢爲司空嘗擧九江太守魯峻見司隸校尉魯
峻碑也
以水災策免　惠棟曰張璠漢記曰暢名在八俊以水災免而李
膺亦免歸故郡士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爲高士諸
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
言事者皆言王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
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終廢于家
注一丈不失　惠棟曰一丈俗作一字今從北宋本改
种暠　惠棟曰胡三省曰暠工老反
王諶　惠棟曰三輔決錄曰諶字子嗣博有才辯洛陽种景伯武
虞吳季高未知名諶數稱二人于朱伯厚有宰輔之器退語二
人曰卿必爲公後景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諶之知
人也
欲自用十名士　惠棟曰袁宏紀曰歆謂諶曰欲以五副之自擧
十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托子孫
送客于大陽郭　惠棟曰袁宏紀曰諶東出送客駐車大陽郭裏
寢遏　惠棟曰胡三省曰寢者已却其奏寢而不行遏者其奏未

達遏而不上
擢暠監太子　惠棟曰續漢書曰監護太子
高梵　惠棟曰胡三省曰梵房叢反又房汎反
從中　惠棟曰王幼學曰從中從宮中出迎
杜喬　惠棟曰一作高橐
手劒　惠棟曰胡三省曰手守又反
太子國之儲副　惠棟曰前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宋均元命包
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
何以知非姦邪　惠棟曰續漢書曰梵受勑迎太子不齎詔書以
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杜喬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閉門臨
去暠手橫劒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貳常侍
來無尺寸詔書安知非挾姦邪

愧嵩臨事不惑　惠棟曰胡三省曰愧已之不然也
朱輔　惠棟曰西南夷傳作酺東觀記有傳仍作輔也
永昌太守　惠棟曰杜喬傳曰永昌太守劉君世
聚黨數百人　惠棟曰俗本百餘人今從北宋本
傳建蕃承　惠棟曰胡三省曰建蕃承傳詣京師也
致此不詳　惠棟曰胡三省曰詳審也言不能審知賊勢驅民赴
賊以致死傷也
道德昌則政化明政化明則萬姓寧　惠棟曰北宋本如是
累遷光祿大夫　惠棟曰案劉翊傳拂書爲潁川太守
何面自朝覲明主哉　惠棟曰張璠漢記載劭語曰我父盡忠于
朝爲時所妒父以身殉爲賊所害吾爲臣子不能除賊何面自
復覲明主主輔聞之爲之感動

左中郎劉範　惠棟曰蔣果曰左中郎下脫將字
諫議大夫馬宇　惠棟曰董卓傳曰侍中馬宇
注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　惠棟曰紀注及董卓傳
注皆云去長安五十里
下邳淮浦人也　惠棟曰陳球後碑曰周存末代嬀滿繼實建國
于陳逮宅徂秦實爲陳氏公與父自營州來宅海淮世耽典籍
秉道勤誨振表褐即徵聘荅宰司衙顯貴者繼世而傳焉
稍遷繁陽令　惠棟曰陳球後碑曰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恒陵園
令換中東城門遷繁陽令
復辟公府　惠棟曰太尉陳球碑曰遷繁陽令丧母去官服除辟
司徒府後碑曰遷繼母憂
州兵朱蓋　惠棟曰碑曰叛兵朱蓋等

零陵　惠棟曰宋白續通典曰零陵郡古治在今全州清湖縣南
七十八里古城存焉
受任十年　惠棟曰球漢人不應斥高祖諱張璠漢記邦作郡
所首臣萬以上　惠棟曰謝承書曰球躬親作事爲士卒先百上
畢力
復拜廷尉　惠棟曰謝承書曰橋玄表球明法律徵拜廷尉正球
後碑曰爲南陽太守父病去官居家半年引拔廷尉
衣車　惠棟曰釋名曰衣車前戶所以載衣服之車也
擣椒自隨　惠棟曰胡三省曰本草云椒大熱毒秦明帝將殺高
武諸孫教太官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棟案魏氏春秋載
鍾繇引鵠弗獲饗椒致喋也
與賊併戶　惠棟曰魏文帝列異傳曰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

時有賊盜穿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鬭爭
相殺
會者皆爲之愧　惠棟曰袁宏紀曰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昔
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
之惡始皇之暴尚納忠直之語不失母子之恩況皇太后不以
罷殁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齎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
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章省上感其言
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傳異也
咸字元貞　惠棟曰蔡邕太尉李公碑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
案靈紀及胡廣傳注皆云字元卓也
累經州郡　惠棟曰李公碑曰咸歷官衛國公相高密令徐州刺
史漁陽太守

六年遷球司空　惠棟曰案陳球碑云乃遷衛尉遂作司空本紀
亦云由衛尉遷司空也
注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　惠棟曰胡三省曰余據此時帝
母孝仁董太后居永樂宮非孝崇后也
子瑀　惠棟曰英雄紀曰瑀字公瑋
襲紲便佞以直為耆　惠棟曰謝承書敘曰王龍幹事遂陟鼎司
水光中歸仕州郡　劉攽曰案文多十初字
馳命奏之　劉攽曰案文多十命字
復拜廷尉　劉攽曰案球初未嘗為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
張晧傳張晧六世祖良○何焯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
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
帝時已為良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

十七年晧猶為六世孫也又蜀志張翼傳晧作浩是翼之高祖
亦不言其出於留侯如孔明之於豐鄧芝之於禹來敏之於歙
也
張晧子綱司徒高第辟為御史○別本作司徒辟高第為御史
王龔傳不至重聞注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成帝
監本作武帝　盧會汾曰按薛宣翟方進乃成帝時人非武帝
時也從何焯校本改
种暠傳推進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監本無相字　臣
會汾曰按橋玄於光和元年十為太尉皇甫規歷職邊郡官卑
度遼將軍未嘗為相也相字蓋誤無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
不完最為字亦誤今姑仍從宋本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張晧傳
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　錢大昕
曰按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
獄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此安帝延光二年事也
晧為司空在順帝永建元年冬又有趙騰以言事獲咎因晧上
疏諫得減死一等相距僅三四載姓名又相同疑一事而傳聞
異詞也
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　何焯曰
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
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為良六世孫不應自

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晧猶為六世孫也譜
牒之學淆于六朝輕信無稽傳訛之說于是張魯子孫皆冒留
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又蜀志
張翼傳晧作浩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于留侯如孔明之于豐
鄧芝之于禹來敏之于歙也
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　何焯曰自順帝陽
嘉元年壬申上溯世祖建武二十六年庚戌為年八十有三晧
之生去千秋復家時一百十有二年
趙騰　王鳴盛曰順帝即位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
有司收騰繫考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乃安帝時
事此乃以為順帝又彼言河間此云清河彼言騰伏尸都市此
言晧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亦不合

姚鼐曰張皓傳言順帝即位拜皓司空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下有司收騰繫考黨輩八十餘人皆當伏重法皓上疏諫帝乃悟按皓以順帝四年罷順帝即位十一載迄皓罷司空才十年載其時皆大臣任政未至於誅興辜八十餘人也此明妄當時有收考趙騰之事附會造此虛言耳至其子綱傳言爲八使埋輪都亭遂劾梁冀梁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按漢制御史乎出爲令長綱以御史出典大郡乃優擢也果當劾梁冀反擢之乎至其載降張嬰事尤爲謬妄嬰巨賊降之不罪已過寬矣而爲小居宅相田疇引招其子弟爲吏是不仁者重得利矣且果如此使嬰歸誠安有復反之理蓋僞造此說者不知永嘉元年有張嬰攻殺堂邑江都長事在綱死後而妄云南州晏然附案叅舊紀書漢安十年揚徐盜賊攻燒城寺殺掠吏民及永嘉元年張嬰則有攻城殺吏之事矣而既取雜說以言綱傳而不相合則於紀加去張嬰於漢安元年降於綱而永嘉二年復反明以相彌縫而不知其非誠然也至其云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詔由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漢時詔出尚書安得作此非體之言以加臣下哉由鄉曲小生無識妄造大抵東漢多鄉曲僞飾之事華陽爲甚如張楷等傳皆多謬誕蔚宗不能裁削以誣乎後世爲可歎也　埋輪當東漢時俗語猶戰者言埋根言決於此不復退曰埋根非眞埋其足也驅車於此不復行曰埋輪非眞埋其足也埋其輪於都亭此成何理因語誤會爲實事不知此舊文之失耶抑誤由蔚宗耶觀陳虞寄與陳寶應書云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則寄意正如余說

後漢書參證

長沙　王先謙　葦吾

王龔傳

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　何焯曰曹子建王仲宣誄言王氏畢萬之後則淺儀之王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王暢傳

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錢大昕曰此語見孟子今本貪作頑貪與廉相反當從貪爲是丁鴻傳論亦同

暢以明府上智之才至不在用刑　何焯曰敞之論得爲政大體李元禮輩惜不聞也

後漢書旁證　三　王暢傳　一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种暠傳

後梁州羌動以暠爲梁州刺史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梁當作涼漢無梁州至晉始置耳

後漢書旁證　二　种暠傳　一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种劭傳

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　錢大昕曰董卓傳云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四十七　杜根 成翊世 欒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尹勳 謝弼

少有志節　惠棟曰謝承書曰豫章宋度拜定陵令縣民杜伯夷清高不仕度就與高談伯夷感德詣縣縣署功曹度字叔平政甚有聲　惠棟曰先賢行狀曰安徽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嘉之表童墳墓

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　惠棟曰何焯曰案此皆採潁川先賢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違戾和熹之崩在永甯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騭等以騭自殺計下詔求根等即在是年張和熹既立安帝久不歸政至是凡十五年遂稱制終身譏過

于持權若永初二年帝尚未加元服不得謂之年長根等衙據輒進諫哉

目中生蛆　惠棟曰說文曰蛆蠅乳肉中也胡三省曰蛆子余反凡蠅所集其遺子之處生為蛆

酒家保　惠棟曰司馬貞曰欒布傳曰賣庸于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于酒家言可保使也鶡冠子曰伊尹酒保

天下同義　惠棟曰胡三省曰天下之士以根直諫同義之也

以宦者給事掖庭　惠棟曰周禮曰宦者使守門鄭元曰以其人道絕也今世或然

後陽氣通暢自下　惠棟曰自下今本作由上屬下讀今從北宋本

虛言王者壞人冢墓　惠棟曰魚豢典略載太后詔曰巴小子弄

口鳴舌去去

禁錮還家　惠棟曰續漢志曰建康元年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為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冢巳諫事太后然癸卯詔書收巳下獄欲殺之九月丙午地震于是太后乃出巳免為庶人

潁川潁陰人　惠棟曰魚豢典略曰世祖十八年從亦郡大族陶當祖自齊來也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惠棟曰注引書乃梅氏後出太誓也梅以陶習古文故附會其說

中天稱號　惠棟曰法言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柳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陶在靈帝而稱中天非也愚謂中天猶曰之中天言歷數方永耳

震食　惠棟曰胡三省曰震食謂地震日食也

豐室　惠棟曰豐室即豐屋也說文作寷謂富厚之家

與民行止　惠棟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與民同意也

虎旅有鬼藻之士　惠棟曰鄭氏太誓曰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鼗躁師乃慆前歌後舞魏大饗碑曰士有拊譟之歡民懷惠康之德拊譟與鼓譟同漢人讀為鬼噪言如鬼之噪呼是以王逸注楚詞曰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鬼噪讙呼是也杜詩傳及此又作鬼藻釋云如鬼之戲于藻非尚書之義也

蕭牆　惠棟曰鄭元論語注曰蕭之言肅也牆猶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是以謂之蕭牆

民殷財阜　惠棟曰胡三省曰揚子曰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

鳥鈔　惠棟曰鳥當作烏周禮射鳥氏以弓矢敺烏鳶鄭元曰烏鳶善鈔盜故去烏鈔鈔初教反又初交反

卒有　惠棟曰胡三省曰卒讀曰猝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雖錢大方尺不能救天下之亂也

過晏　惠棟曰風俗通曰過國夏諸侯後因為氏漢有兗州刺史過栩

及古文　惠棟曰張懷瓘曰陶以杜北山本為正案杜北山本即漆書古文也賈逵鄭元皆傳其學

是正文字七百餘事　惠棟曰俗本作二百餘事今從北宋本改正藝文志曰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蓋古文與今文異者本有此數故陶從而是正也

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刺州郡護送流民　惠棟曰案楊賜傳賜為司徒時陶為掾建此議也

陶既清貧　惠棟曰魚豢典略曰陶常與亦郡衆世業儒學安貧樂道所居不過孝廉府第

今東巳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　惠棟曰胡三省曰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棟案豕性駭突難制以喻寇盜也前書食貨志曰王莽末募天下囚徒人奴名猪突豨勇服虔曰猪性觸突人故取以喻

臣前驛馬上便宜　惠棟曰漢時上言變事及驚事告急者皆乘傳詣雒陽見漢律厩篇梅福傳曰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是也

遂閉氣而死　惠棟曰釋名曰屈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為也哀

宏紀曰不食而死

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　惠棟曰韓非有解老喻老之篇故陶作書匡老子之失反韓非之說而折中于孟子也

耽與議郎曹操上書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案耽已為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曰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太祖因此上書切諫不言與耽同上言也

注弟秉為濟陽侯　惠棟曰濟誤當作清

當有黃精代見　惠棟曰春秋緯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未下歸高

詔尚書都護鉤戟送黃門北寺獄　惠棟曰都護當作都候左右都候主鉤戟士徼巡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

洛陽市長　惠棟曰胡三省曰洛陽市長秩四百石屬大司農

沐寵　惠棟曰胡三省曰沐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

上官資　惠棟曰孫愐曰楚莊王少子為上官大夫以上官為氏

管霸奏雲等事　惠棟曰袁宏紀曰廷尉奏雲不遜欲獲抗直之名衆違為邀訐皆大逆不道請論如律霸入奏也

霸詭言　惠棟曰胡三省曰霸詭奏若為雲等言而獄詞則致之死故下去使小黃門可其奏也

顧使小黃門可其奏　惠棟曰百官志曰舊光祿勳有三曹秩以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受事案袁宏紀乃小黃門巢伉也

賈琮　惠棟曰水經注作貫瑤

剝石表之　惠棟曰水經淮曰今石柱尚存俗猶謂之李氏石柱

舉賢良方正　惠棟曰廣陵列士傳曰瑜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為長髯方正

被蒙復除　惠棟曰前書王子侯表曰詔復家師古曰復家蠲賦役也周禮鄉大夫其舍者國中貴者當舍先鄭曰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

辛樊　惠棟曰李善曰楚猶痛也

闕之盛衰者也　惠棟曰何焯曰闕下有脫文

注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　惠棟曰案公羊傳無此文逸禮王度記有之未知章懷何據以為公羊傳也

河圖授嗣正在九房　惠棟曰九房疑即太一所行之九宮

北辰之尊　惠棟曰天之貴神曰太一太一者九辰之神也

私幸宦者之舍　惠棟曰俗本作宦官

正營　惠棟曰本或作征

霍諝　惠棟曰鄴都亭侯

張敬、　惠棟曰山陽西鄉侯案敬先為符節令見來歷傳

歐陽參　惠棟曰修武仕亭侯

李偉　惠棟曰宜陽金門侯

虞放　惠棟曰冤句呂都亭侯

周永　惠棟曰下邳高遷鄉侯黃瓊疏曰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罷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

公孫度　惠棟曰度字升濟遼東襄平人見魏志

時青蛇見殿前　惠棟曰建甯二年四月壬辰事一云熹平元年四月甲午

大風拔木　惠棟曰五行志曰建甯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

靈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

熒惑守亢　惠棟曰袁宏九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

國命所繼　惠棟曰繼即繫也李固傳摩下繼望亦讀為繫古文繼繫通用易繫用徽纆釋文繫亦作繼詳棟所撰九經會最

司空劉寵斷斷首善　惠棟曰袁宏紀曰寵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戶靜居不接賓客教諸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

初平十年　惠棟曰十年當作二年否則稱元年矣

子奇有識　惠棟曰古知識字讀為志

氏即是　周壽昌曰李雲傳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此案今書作五者來備王伯厚引史記作五是來備今本史記仍作五者主尚見舊本也萬斯同傳去五避咸備氏與是通儀禮覲禮太史是右注本古文是為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為氏漢地志西河有觬是說文作觬氏又造父有非子元孫氏為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韓勑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為於是班固幽通賦氏中葉之炳靈亦以氏為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陳壽魏志以為孔融改氏為是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載洪适隸釋當時兩字本通非但此處引書語也

興主學校以奬進之　劉攽曰主學校案文當作學校

以功自勑　劉攽曰案功不可以自勑當是無功自勑少一無字

不令牧守長吏　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

先食後民　劉攽曰案文民當作貨

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劉攽曰注文真不兩極案文不當作非

孔子曰帝者諦也　劉攽曰注帝之諦言也案文言當在諦字上

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　劉攽曰注宅在邦者案儀禮本云宅者在邦此誤

威以法正　劉攽曰案文當作正法

欒巴傳白上乞退〇白上二字舊本作自下

劉陶傳為不居簡〇宋本作居闕何焯校本疑是倨簡

劉瑜傳閑之盛衰者也　何焯曰閑字下有脫文

杜根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父安字伯夷　注時人貴之　何焯曰安事亦略見樂恢傳注中年十三具此遠識真奇童也

時和熹鄧后臨朝　注拜侍御史　何焯曰按此皆條類前史賢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遺在和熹之崩在永寧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隲等以譴自殺計下詔求根等即在是年考和熹既立安帝久不歸政至是凡十五年遂稱制終身誠過于持權若永初初年帝尚未加元服不得謂之年長根等何緣輒進諫哉

欒巴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　何焯曰此宦者乃所謂五種黃門非割勢之人

徵拜尚書　何焯曰注所引神仙傳乃依仿欒英事

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　注巴自殺　何焯曰欒巴以此不入方技然附見他人傳後可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劉陶傳

武旅有皃藻之士注武旅周武王之旅皃得水藻言喜悅也 錢大昕曰按今文太誓云師乃鼓譟師乃慆前歌後舞皃藻即鼓譟文異義同也杜詩傳將帥和睦士卒皃藻亦用斯語章懷知其為武王事而不引太誓以實之

時司徒陳眈亦以非罪與陶俱死 錢大昕曰蔚宗作史重風節而輕處位意在矯班氏之失故三公多不得立傳若傳眈之忠正無過觸忤宦者而誣死乃大臣之賢者何以亦從附見之例耳

不聞檀車之聲 何焯曰通鑑注大明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陶蓋用此檀車言桀紂亡國之事

武旅有皃藻之士 何焯曰武旅乃詩泮宮矯矯虎臣之義必避諱作武耳詩有薄采其茆則毛傳云皃葵也注謂周武王之旅皃得水藻謬甚

帝殊不悟方詔陶次弟春秋條例 何焯曰宋人不管防秋但管春秋類此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李雲傳

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何焯曰黃精代見此語豈有露上帝不諦又指斥無忌竟饒睦並合而一之曉人不當如是

當有黃精代見 何焯中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所言者但據讖緯不指魏氏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劉瑜傳

河圖授嗣正在九房　錢大昕曰費士璣曰九房似即九宮易乾鑿度有太乙下行九宮之說而無河圖之名據此文則以戴九履一者為河圖宜可信大昕謂易稱河出圖聖人則之劉歆以為伏羲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八卦之位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此即伏羲所傳伏羲以木德王故云帝出乎震也依八卦方位併中央數之即為九宮義黃(皇)畫卦既取則於河圖則九宮為河圖信矣若雒書本文但有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河有圖雒無圖也無圖而強以五行生成之圖傅會之既又知其數之不合更以九宮當雒書轉借五行生成之圖以為河圖且謂合於大衍之數不知宣尼繫易固言大衍之數不言圖也自天一至地十併之為五十有五不待圖而顯也即以圖顯之但可云五位相得之圖不可以當河圖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謝弼傳

建寧二年一本作三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元菟公孫度俱對策　錢大昕曰按靈帝紀建寧元年五月詔郡国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二年當是元年之誤

時青蛇見前殿　錢大昕曰五行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楊賜傳亦作熹平　以弼封事證之當是建寧元年非熹平也

又熒惑守亢　錢大昕曰天文志不載此事

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注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　錢大昕曰按劉寵為司空在建寧元年注所舉太尉劉矩亦以元年十一月免官似章懷本元是建寧元年非二年矣惟許訓為司徒與本紀未合

列傳四十八　虞詡　傅燮范津　蓋勳　臧洪

乃說李修　惠棟曰案袁宏紀詡說太尉張禹與傳異也

單外　惠棟曰前書何並傳曰家陶單外胡王者曰單外言無蔽障

疽食浸淫而無限極　惠棟曰言如疽之食肉浸淫廣潰而無止極也

注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　惠棟曰王伯厚曰樊準傳永初初上疏五府調省中都官吏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五府辟張楷辟黃瓊所注皆然或缺其一則謂之四府順帝紀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四府掾屬趙典傳建初初典以四府表薦拜議郎注太尉司徒司空

大將軍府以史考之永初永和皆缺太傅故稱四府注準典傳皆異此注則失矣當去太傅三公大將軍謂之五府見樊準傳今謂四府是時缺太傅也

皆從詡議　惠棟曰王符潛夫論曰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或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為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則亡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宏農為邊宏農內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其說與虞廷安傳南容之議合

得朝歌何衰　惠棟曰袁宏紀衰作袁

縫其裾為識　惠棟曰今本作幟注闕

遷武都太守　惠棟曰考異曰下云賊敗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據此似元初元年為武都太守也然案西羌傳元初二年龐參抵罪後任尚屯三輔時詡猶為懷令說尚用騎兵袁紀亦云懷令虞詡說尚又云上聞何從發此尚表云采于懷令虞詡由是知名遷武都太守以此驗之當在元初二年遷太守也

攻圍赤亭　注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唐渭州漢隴西郡地漢武都唐階成州也此自是武都之赤亭非渭州之赤亭也又案郡國志武都下辨縣有赤亭即此

發無不中　惠棟曰續漢書曰王發而三中虜衆亂

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　惠棟曰胡三省曰詡知賊遇水必踏淺而渡因于其處設伏以待之

招還流亡　惠棟曰袁宏紀曰招還流民三千餘戶

下辯　惠棟曰劉昫曰漢下辯道屬武都魏于此置廣業郡領白石縣又改白水為同谷辯當步莧反棟案漢李翕碑題名辯當作辨

注始到穀石千　惠棟曰案續漢書志始到郡穀石千五百鹽五百字續漢書引見御覽八百六十五卷

孟生　惠棟曰許沖上說文曰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疑即是也

主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　惠棟曰胡三省曰主公欲致詡罪言盛夏當順天地長物之性不當違法拘繫無辜

乃為免司空陶敦　惠棟曰考異曰案袁紀孫程就國在九月而敦免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主府共奏

而獨免歎也
自引　惠棟曰胡三省曰自引謂引分自裁也
東箱　惠棟曰顏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如箱篋之
形也
恭有俊才　惠棟曰恭漢安二年為太史令見律歷志
傳雯　惠棟曰此傳全採雯孫傳元所撰傳子也
少師事太尉劉寬　惠棟曰案今劉寬碑陰有傳南容名字
此皆釁發蕭牆　惠棟曰劉陶疏曰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故
謂釁發蕭牆也
楊瓚　惠棟曰王允傳有護羌校尉楊瓚後為尚書
注幹集曰幹字彥林　惠棟曰林一作材見三國志注
位至扶風太守　惠棟曰裴松之曰終于丞相倉曹屬有子曰充

注阿陽縣屬天水郡　惠棟曰後漢改天水為漢陽
還童等進圍冀　惠棟曰冀刺史治也
宋梟　注續漢書梟字作梟也　惠棟曰梟不孝鳥不當以此命名
此必鳶字之訛續漢書作淵音相近也
夏育　惠棟曰育事見鮮卑傳
狐槃　惠棟曰晉書載記曰狐槃在天水冀縣袁宏紀作狐盤
先出家糧以率衆　惠棟曰袁宏紀曰諸富室或匿不肯出穀勳
由我知罪矣乃自出家穀以率之郡中聞之不賢而送巢倉者
十千餘斛
徵拜討虜校尉　惠棟曰袁宏紀曰勳著績西州知耿鄙之必敗
也自免歸家于是徵為武都太守詔大將軍何進上軍校尉蹇
碩為勳祖道京師榮之未至武都徵為討虜校尉也

三怨成府　惠棟曰魯語子叔聲伯曰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
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為怨之府可謂
多矣韋昭曰怨之所聚故曰府
注扶風孫瑞　惠棟曰孫瑞上脫士字
桂陽魏傑　惠棟曰獻帝紀有步兵校尉魏桀疑即是人
在朝臣右　惠棟曰袁宏紀曰勳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著琴詩
十二章奏之帝善焉
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惠棟曰此事見楚語梅氏說命出自東
晉蓋无闕安得見之
臧洪　惠棟曰洪傳全用王仲宣英雄記也
字子源　惠棟曰唐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歷敘臧氏作子原案
字从厂从泉後人復添三點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注南李旬餘　惠棟曰何焯曰餘當作舉
主其父生為越王　惠棟曰吳志作許昌去自稱陽明皇帝
注河南趙建章　惠棟曰依左雄傳衍章字
魁梧注梧音吾　惠棟曰前書張良傳贊曰聞張良之知勇以為
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邱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
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
陷冰丸　惠棟曰前書郊祀志曰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
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經籍志曰扁鵲陷冰丸方十
卷
紹興兵圍之　惠棟曰水經注曰今東武陽城西南紹圍郭尚存
水匝隍塹于城東北合為一瀆
注郭公則　惠棟曰郭圖字公則

高元才　惠棟曰高幹字元才
劉子璜　惠棟曰裴松之曰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于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
諸軍無事　惠棟曰何焯曰軍當從三國志作君
金方　惠棟曰金方謂涼州涼州在西金西方之行故涼州有金城郡
侯是贈爵　周壽昌曰傅燮傳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子幹襲侯豈死後贈爵即范史不敘明耶
非十十府悉為臣所奏　劉攽曰案上文王公勤謂則此當為王府也
以共辛錢給貸貧人　劉攽曰注街走卒又亦憤怒構禁後漢志街下有十里字不去絡構字誤

與本中郎皇甫嵩　劉攽曰案嵩傳此次十將字
以為斷匈奴右臂　劉攽曰注以高嵴羌案高當作高
郡將范津明知人　劉攽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去名知人
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　劉攽曰時北胡騎數千案文次十地字下太去鄉里羌胡是與變同北地人也
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　劉攽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悔當作益
張揚飛燕根中作難　劉攽曰注張牛角走起案文走當作之
臧洪傳無以為悔　劉攽曰悔字無義未詳何字　臣宗楷曰按無以為悔猶言內有不疚也義本明顯解者失之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蓋勳傳

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　錢大昕曰按東漢人避明帝諱改莊為嚴此稱莊賈董卓傳亦有穰苴斬莊賈之語明帝紀楚莊無災以致戒懼皆後來校書者不學輒改之也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又云滇王者莊蹻之後西羌傳魯莊公伐秦此蔚宗敘事之詞故不避漢諱

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　何焯曰梁鵠出于鴻都素與貴戚宦官相表裏者也

臧洪傳無以為悔　劉攽曰悔字無義未詳何字　臣宗楷曰按無以為悔猶言內有不疚也義本明顯解者失之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臧洪傳

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　何焯曰洪之失在不早見袁紹之不可與尊獎王室後事則曲在紹范譏其偏忿者非也

洪荅曰至未復何言　何焯曰范節此書比三國志爲優

豈悟本州被侵至救涙告絕　何焯曰洪不直紹尤在不聽其獨趣故主之急故還爲敵讐也

足下當見久圍不解　何焯曰句上三國志有足下款使我輕本破家數語其分析分義輕重甚明不當節去

獨不念黄巾之合從耶　何焯曰句下三國志有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十語不當節去

夫仁義豈有常所至不與將軍同日生也　何焯曰千載生氣士不可以成敗論也

列傳第四十九　張衡

南陽西鄂人也　惠棟曰張平子碑曰其先出自張老爲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

而無驕尚之情　惠棟曰碑曰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胡三省曰驕者以才驕人也尚者以才尚人也

致思　惠棟曰胡三省曰致極也思相吏反

注自此以上並衡與崔瑗書之文也　惠棟曰衡集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駕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

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副寫十通藏之以待能者

拜郎中　惠棟曰碑曰舉孝廉爲尚書侍郎

作渾天儀　惠棟曰長孫无忌曰永元十五年詔左中郎將賈逵始造太史黃道銅儀至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爲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于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

注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惠棟曰今文尚書太誓文

伊尹思使君爲堯舜　惠棟曰事見孟子注引僞尚書非也

木雕猶能獨飛　惠棟曰文士傳曰衡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

施機能飛數里
民生在勤不索何獲　惠棟曰皆左傳文
恥一物之不知　惠棟曰揚子法言曰聖人之于天下恥一物之
不知
各有攸建　惠棟曰左傳文
不見是而不惛　惠棟曰今易惛作悶宜據古文
福仁禍淫　惠棟曰左傳文
景嚮　惠棟曰古影嚮字
昏踰典式　惠棟曰尚書曰無敢昏逾逾與踰同
自下逼上　惠棟曰韓非子曰管仲父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
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
注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　惠棟曰惠學士曰紫宮者牛

作之離反紫宮所謂陰起於午由此逆行自離而艮而兌而乾
而中央而巽而震而坤而坎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乾六兌七艮
八離九
成哀之後乃始闡之　惠棟曰荀悅申鑒曰世稱緯書仲尼之作
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于中興之前終
張之徒所作乎聞若稱曰緯起哀平而平子成哀之後乃始闡
之初亦不省所謂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
經六緯尊術顯士則知成帝朝已有緯名矣下言成於哀平之
際最分明也惠學士曰緣圖幡薄見呂覽亡秦者胡亦緣圖中
語似起戰國至哀平而大興棟案以亡秦者胡為緣圖中語據
王充論衡也
堯使鯀理洪水　惠棟曰何焯曰理當作治避唐諱下共工理水致誤

棟案理本作治尚書有能俾乂之治也堯使鯀治洪水而鯀陻
之故箕子謂鯀汩陳其五行也何說非是
共工理水　惠棟曰理亦治字共工治河事見汲郡竹書及周語
在鯀前而張平子敘之非也
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　惠棟
曰吳氏補疑曰禮記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尚幼般請以機封
般與班同則公輸班正出春秋時矣棟案今墨子作公輸盤古
文通也
十卷之書互異數事　惠棟曰揚子法言曰一卷之書不勝異說
也
河洛六藝　惠棟曰說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蒼頡篇曰
讖書河洛書也鄭元六藝論曰六藝者圖所生也

篇錄已定　惠棟曰郊祀志曰上使梁松等案河雒讖文以章句
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指是當曰何
注讖文八十一卷皆有章句故本篇錄已定其餘皆不昭指故
本無所容篡也
皮傳　惠棟曰皮傳猶皮續也論衡曰盡也皮續
無所容篡　惠棟曰桓譚新論曰讖出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
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托孔邱誤之甚也
而偽稱洞視玉版　惠棟曰王子年拾遺記曰堯得玉版方尺圖
天地之形又曰神人操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
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
律歷卦候九宮風角　惠棟曰胡三省曰黃帝使伶倫吹律大撓
作甲子容成造歷而律歷之學傳矣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

用事以風雨寒暑爲候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伏羲觀河圖而畫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至今承用之棟案京氏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而坎離震兌不與焉胡氏以爲六十四卦誤也九宮之說見易乾鑿度劉牧取以爲河圖妄也詳棟所撰易漢學

後違倚中　惠棟曰碑曰違公車司馬令倚中

諷議左右　惠棟曰文士傳曰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矜詭對而出　惠棟曰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

以軍寄情志　惠棟曰李善曰順桓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爲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玄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

纗幽蘭　惠棟曰惠學士曰說文纗維綱中繩从系雋聲讀若畫或讀若維文選注引說文曰繫維曰纗幃一名纗尒疋婦人之幃謂之纗今之香囊在男曰褘在女曰纗然則纗者係囊之繩也

酷裂　惠棟曰裂當依集作烈

恫後辰　惠棟曰恫舊音他出切

鸞鷖　惠棟曰李善曰廣雅曰鷖鳳屬也

迷或　惠棟曰或與惑同集作惑

守義　惠棟曰義集作誼鄭衆周禮注曰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披禮義　惠棟曰披集作被

攄情　惠棟曰攄集作臚書注云臚陳也

文君注文王也　惠棟曰顧炎武曰焦氏易林曰文君燎獵呂尚獲福

飛遁　惠棟曰晁說之曰遯上九肥遯陸希聲云本作飛說之未知陸所據棟案姚寬西溪叢語曰周易肥遯無不利肥古字作蜚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張平子賦引易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遠也曹子建七啟云飛遯離俗是古易皆作飛故陸氏據以爲說王輔嗣注此文本増繳不能及似王本亦作飛也子夏傳本肥饒裕也孔氏正義從之遂改爲肥

注淮南九師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　惠棟曰劉向別錄曰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棟案九師訓唐時已亡此採自張衡集中舊注也

筴氏之長短　惠棟曰左傳筴短龜長馬融注曰筴史短龜史長故本筴氏

子有故於玄鳥今歸毋氏而後寧　惠棟曰此事見汲冢瑣語李善注得之

超軒轅於南海　惠棟曰博物志曰東海內西北有軒轅國

注氐　惠棟曰李善曰注氐國在西海此國足龍魚也

注馮夷者太丙得水仙爲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劉攽曰注爲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有十字未詳或云是主　惠棟曰得水仙爲河伯句龍魚河圖古書名也所載五嶽四瀆諸神姓氏甚詳引見太平御覽責父以龍魚屬上讀殊失考據

帝軒　惠棟曰仲侯握河紀曰帝軒題像配永循機鄭玄注曰軒轅黃帝名也

司命　惠棟曰鄭元曰司命掌察三命
晰　惠棟曰集作晰舊注本晰昭晰也音去曳切古制折通本與
世韻不須協也
卣水木而妄詳　惠棟曰詳劉伯莊音素對反師古音碎
咎繇邁而種德　惠棟曰見左傳
魂憞惘而無疇　惠棟曰李善曰楚辭曰悵憞惘兮永思王逸曰
憞惘惆悵失望志錯越也
碻碻　惠棟曰李善曰方言曰碻碻堅也
屏室　惠棟曰李善集作屛李善曰屛與屏古字通
伷　惠棟曰舊注曰伷小貌也去鳳切
織絡　惠棟曰惠學士曰絡一作路涉路東西有似乎織
重陰　惠棟曰陰集作瘖舊注曰瘖古陰字

地底　惠棟曰張逸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上浮　惠棟曰楚辭遠遊曰恐時俗之廹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
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注上浮升雲也
出石密　惠棟曰集作右密
之闇野兮不識蹊路之所由　惠棟曰章懷此注誤當刪李善得
之
姣麗　惠棟曰呂氏春秋曰公姣且麗
蠱媚　注蠱音野　惠棟曰蠱與冶通冶又作野易繫詞冶容誨淫
古文作野
百卉含蘤　惠棟曰蘤集作葩李善曰說文曰葩古花字本誤作
蘤音爲詭切非也
向移　惠棟曰移音弋多反

淑明　惠棟曰論語摘輔象曰仲弓淑明清理
爾要思　惠棟曰爾集作亦
冠咢咢　惠棟曰集作嵒嵒五咸切
展洩洩以彤彤　惠棟曰洩洩彤彤左傳文衡文多用左傳融字
作彤當據古文
洋太平之音安以樂　惠棟曰治世改太平避唐諱
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注罔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
惠棟曰李善曰河圖曰桐柏山上爲攙畢王危山上爲天苑
遹皇　惠棟曰揚子太元曰陽交于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矞矞
皇皇
虵　惠棟曰集作姽李善曰跳也
庬瀕　惠棟曰瀕集作溈

朅來　惠棟曰李善曰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疏楚辭曰車
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韻書曰朅却也去也
元諆　惠棟曰周書酆保解曰諆言告聞誑諆謀也
稱爲政理　惠棟曰集曰諸豪俠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
息獄無繫囚
徵拜尚書　惠棟曰洪适曰張平子碑不載其爲尚書當以碑爲
據也
永和四年卒　惠棟曰裴啟語林曰衡之初死蔡邕母始孕此二
人才貌相類時人方邕是衡之後身
著周官訓詁　惠棟曰胡廣漢官解詁敘曰順帝時平子爲侍中
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
凡三十二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衡集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

會並卒　惠棟曰事載胡廣漢官解詁敘

注周書曰乃命少皞清　惠棟曰見嘗麥篇本今作少昊誤也棟案卒子以少皞為五帝則黃帝為三皇矣

注璩撰平子碑文也　惠棟曰杜佑曰鄧州南城漢西鄂縣張衡墓在縣南崔瑗作碑見在

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王念孫曰應閒得之不休不獲不吝注曰休美也吝恥也念孫案休喜也吝恨也言得之不喜不得不恨也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雖喜勿喜也注見經義述聞周語曰為晉休戚韋注曰休喜也廣雅同今俗語猶云休戚相關楚語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說文曰吝恨惜也此亦羊牲吝焉馳注曰吝恨也廣雅同下文思玄賦曰柏舟悄悄吝不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四十九》　八

飛兮或作恪方言曰恪恨也

豈愛惑之能剖　王念孫曰思玄賦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注曰剖分也言通人尚闇於好惡況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念孫案李以愛為愛寵非也愛者薆也說文薆蔽不見也廣雅曰薆翳蔽障也爾雅薆隱也郭璞曰謂隱蔽方言揜翳薆也郭璞曰謂薆蔽也引詩邶風靜女篇薆而不見今詩薆作愛楚辭離騷云眾薆然而蔽之薆愛古字通皆謂障蔽也此言通人尚闇於好惡豈蔽惑之人所能分剖也蔽與惑義相近蔽惑與通人義相反若以愛為愛寵則與上下文俱不相涉矣下還愛惑作亦惑蓋後人不曉愛字之義而改之也

當好玄經　劉攽曰注以羊十五著揲之案太玄乃用三十六揲作五字誤也

胃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耶　劉攽曰注支離蓋案莊子蓋當作益支離其名益耳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為蓋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劉攽曰正文昔有當作昔者

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　劉攽曰注中何為者也案文是對答之辭也字當作曰

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蓋嗣以之　劉攽曰注是以質賄所取我案文多十所字

人用朣朦　劉攽曰案蔡邕亦有此二字作曈曨從目是也此誤

羈要裊以服箱　劉攽曰案要裊古良馬當作褭從馬

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　劉攽曰注案文當云蛻蟬所解皮也

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　劉攽曰注為河伯龍魚案文

後漢書旁證　《張衡傳》　九

伯下當有十字未詳或去是主字

張衡傳離老氏曲全進道若退歟行亦以需○舊本或無此十四字

并廣共劉注廣劉猶今分支契也○支字別本作支

我不忍以歙肩注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序會汾曰按章懷所引孟子每與今本大同小異此注十語尤不相合或則有所本

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閻若璩云緯起哀平而平子言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初亦不省所謂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則知成帝朝已有緯名矣下言成於哀平之際最分明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張衡傳

祖父堪蜀郡太守　錢大昕曰按張堪在列傳第二十一卷彼云南陽宛人此云南陽西鄂人縣名小異耳何屺瞻謂別一張堪非是（朱暉傳稱同縣張堪暉亦宛人也）

不見是而不惛　注惛猶悶也　錢大昕曰惛悶聲相近

纗幽蘭之秋華兮　錢大昕曰說文纗維綱中繩也讀若畫又讀若維諸家讀為戶珪反者是也章懷讀為纂則文當从巂攷說文有纗無纘章懷音誤矣

羈要褭以服箱　劉攽曰案要褭古良馬當作褭从馬　錢大昕曰按要褭之名本取疊韻劉必改从馬則要亦當作騕所謂泥俗而不通于古也文選羈作縶

愁蔚蔚以慕遠兮　錢大昕曰文選作鬱鬱

顝羈旅而無友兮　注顝獨也　錢大昕曰顝與塊同聲相近說文顝讀若魁

祖父堪蜀郡太守　何焯曰此又一張堪非張君游君游宛人後為漁陽太守

復造候風地動儀　何焯曰風威則地從而動於儀可徵

初光武善讖至儒者爭學圖緯　何焯曰讖傳於緯緯亦非為讖設

自漢取秦用兵力戰至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何焯曰按賈誼鵩賦已有讖言其度之文傳會五經以高遠其所自來則諸陋儒以漸潤飾哀平之際如賀良輩又妄造異說私相竄改彌益誣偽其實自漢而上非無讖也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不在賈生之前矣淮南說山訓云嗇生多耳目者不祥讖書著記之

尚書堯使鯀理洪水　何焯曰理當作堙因下共工理水致誤

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　何焯曰共工防川事在鯀前四岳佐禹則又共工從孫也事見太子晉諫壅穀水外傳中平子博極群書殆偶有遺忘耳

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　何焯曰詭對而出猶為所譏衡蓋不知命者也

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　何焯曰注衡集其略曰易稱宓犧氏王天下宓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按不記三皇者書缺有間也世次不可得而詳矣後小司馬因之補作不知量也

至于編年月紀災祥至建于光武之初　何焯曰水帝非劉氏子不作呂后本紀則事無所繫若作元后本紀則元始之時不當反退平帝不著于紀居攝之時政出自莽后不預焉而謂進退無所據也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初今范氏用之然班氏律歷志固未嘗沒其實張之說蓋出于班耳

張衡論史　王鳴盛曰衡條上班固所敘不合者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纂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前愚謂衡兩說皆迂謬不可從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者衡意直謂宜別作更始本紀耳非如今書以更始元

二年書於光武紀而更始有爲列傳也范蔚宗因未嘗用衡之
謬說
更始雖立而力不能一天下若守臣節則漢業隳矣且伯升首義
而更始信讒殺之是固不當臣附王郎亂誅遂貳於更始至河
北關西略定方羡尊號可無慚德乃袁宏後漢紀第三米家爲
論曰王莽纂權竊有神器劉氏德澤實繫物心於斯時也君以
義率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宋
咸陽而臨四海清舊宮而饗宗廟成爲君矣世祖經略受節而
出奉辭征伐臣道足矣然則三王作亂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
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道未盡也宏此論竟以光
武即尊號爲不非其道謬不出張衡之下
公輸班 吳仁傑曰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班與墨翟事見戰

後漢書考證

國非春秋時仁傑曰讖書固無足取然禮記季康子之母死公
輸若尚幼般請以機封般與班同則公輸班正出春秋時矣史
記墨翟善守禦注引公輸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說者附
謂有兩公輸班賓戲班輸權巧于斧斤師古曰魯班與公輸氏
皆有巧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此說非是所謂班輸者言般
若耳非有兩公輸般一在春秋一在戰國也墨子之書悉非事
實又七啟班輸無所措其斧斤奇善云公輸若匠師般若之族
北本滕願氏注然般却自有兩人山海經般作弓矢故此稱魯
般以別之云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五十上 馬融

摯恂 惠棟曰皇甫謐高士傳曰恂伯陵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
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
融沛國桓驎自遠方至者十餘人當慕其先人之高遂隱于南
山之陰恂以女妻融後果爲大儒文冠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
永和中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以壽終三輔稱
焉

博通經籍 惠棟曰融自敘曰融少而好問學無常師

召爲舍人 惠棟曰謝承書曰融年十三明經召爲太子舍人也

上廣成頌 惠棟曰續漢書曰融在東觀十年窮覽典籍上廣成
頌末章流別論曰頌者詩之美也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

後漢書考證

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注廣成苑 惠棟曰郡國志曰河南郡新城縣有廣成聚注云有
廣成苑河南十二縣簿曰廣成澤在新城縣界黃阜樂史曰在
梁縣西四十里

襄擊鳴球載于虞謨 惠棟曰虞謨謂虞書之皋陶謨也伏生尚
書以益稷合于皋陶謨故馬鄭古文別有益稷篇孔平仲據融
此頌遂以十典可以爲謨失之

廢弛樂懸 惠棟曰周禮大司樂弛縣鄭元曰弛釋下若今休兵
鼓之爲

不勝區區 惠棟曰廣雅曰區區誠也

鞬橐 惠棟曰禮記鞬橐馬氏讀爲鞬蓋從左傳櫜鞬僵伯未不
用兵或人嘉而稱焉而融以爲不然也

偃伯　惠棟曰吳氏補遺曰仁傑案詩旣伯旣禱說文禡字注以旣伯爲旣禡周官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伯本書或爲禡兵器也然則伯與貉與禡皆同百音實十而已古者兵祭必于表爲位兵不出則僞之伯者表也章懷注謂伯爲師節將禡纛本然其實周之畢旗漢之靈旗則古所謂伯也

昏明　惠棟曰明音謨郎反

波漾　惠棟曰顏指曰波即禹貢所云滎波旣豬說文曰漾水在漢南荊州浸也春秋傳曰脩涂梁溠水經注曰溠水出隨縣西北黃山春秋除道梁溠軍臨于隨謂此水也

夤　惠棟曰說文曰夤水脈行地中濥濥也从水夤聲淮南子曰乃有八夤高誘曰夤猶遠也音寅水經注引作寅

峨峨　惠棟曰廣雅曰峨峨高也

神泉　惠棟曰神泉即神潢也

權牧　惠棟曰楚詞天問曰中央共牧王逸曰牧草名也岐音芝蛇所食

薦草　惠棟曰管子八觀曰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注薦茂草也說文曰薦獸之所食草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前書趙充國傳曰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茂草

茈萁　惠棟曰廣雅曰茈蓁蕨也茈與紫通

菹于淮即巴菹于軒于也　惠棟曰巴菹軒于見子虛賦說文曰菹酢菜也

蓶麃蘺熒　惠棟曰蓶麃猶崔蘼也淮南子曰崔蘼炫煌高誘曰崔蘼炫煌采色貌崔音委蘼音尹說文曰蓶采也从草唯聲蘺讀若壞

飛征　惠棟曰大戴禮四代篇本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當民執功百草咸淳

皋牢　惠棟曰皋牢今荀子王霸篇作睪牢註如嫭𡡉之嫭睪與皋古字通鄭氏儀禮注曰牢讀爲樓

前後有屯　惠棟曰鄭氏鄉師注曰前後屯車徒異部也

戍己爲堅　惠棟曰王彥甫曰戍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爲名補遺云棟案堅中堅也漢有中堅將軍見杜茂傳袁宏紀陳俊將中堅士是也

驌驦　惠棟曰重遠曰色如霜紈馬融曰肅爽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脩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欲之

无龍　惠棟曰論衡曰師曠曰昔黃帝合鬼神於西太山之上駕象輿六无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

飛髾　惠棟曰大人賦曰抴彗星而爲髾張揖曰髾燕尾也抴彗星綴著旒以爲燕尾也

髟　惠棟曰服虔風俗文曰髮垂而髟說文曰由髮離而髟字林亦同音匹料切

同徒　惠棟曰惠學士曰周禮稍人職曰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輂注云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

旃旝摻其如林　惠棟曰說文曰旝旌旗曲柄也春秋傳曰旝動而鼓詩曰其旝如林棟案說文所引詩蓋據齊魯韓三家也今詩作會

激達戒通　惠棟曰惠學士曰周禮遂大夫職曰以四達戒其功事

磕　惠棟曰曹憲音苦代切
宄羝　惠棟曰類篇曰羦山羊細角者
扔　惠棟曰廣雅曰扔引也音仍
猱　惠棟曰李善曰張揖埤蒼曰猱逃也字書曰獑猱獸逃走也
夷由未殊　惠棟曰楚詞曰君不行兮夷猶左思吳都賦曰輕禽
狡獸周章夷猶曰與猶古字通廣雅曰殊斷也
蝡蝡　惠棟曰蝡音軟淮南子曰蠉飛蝡動
剸剌　惠棟曰廣雅曰剸屠也剸也
搓棘枳　惠棟曰搓當作槎說文曰衺所莊下反
搏狂兕　惠棟曰廣雅曰搏捕也
齧熊　惠棟曰齧熊猶嚙熊也易林曰前有嚙熊後有嚙虎
抾　惠棟曰丁度曰抾挶曰或作㧺

廋疏　惠棟曰趙充國傳曰合疏捕山閒擄蘇林曰疏搜索也廋
與搜通
修樠　惠棟曰左傳曰楚武王卒于樠木之下杜預曰樠木之名
說文曰樠松心木
杪　惠棟曰方言曰木細枝謂之杪郭璞曰言杪梢也
寓屬　惠棟曰案寓屬謂蜼猨之類也爾疋釋獸有寓屬蜼猨皆
寄寓木上故云寓屬注以為宋居之屬非是
類行並驅　惠棟曰類行見易並驅見詩
麗屬　惠棟曰麗屬猶麗矚也屬與矚同
輩作　惠棟曰輩作同作也漢時語亦見鄭氏周禮注
高蹈　惠棟曰高蹈猶企足也左傳曰使我高蹈
跋乘回轅　惠棟曰左傳曰跋乘轅而北之

游光　惠棟曰風俗通曰夏至著五絲辟兵題曰游光厲鬼知其
名者無溫疾
枷夫狗　惠棟曰禮說曰枷說文作迦三秦記曰麗山上有白鹿
原原有狗枷堡秦襄公時天狗來下有賊則吠之一堡無患於
是有狗枷之名
古蠱注音冶　惠棟曰冶與蠱通
闕斧　惠棟曰周禮考工曰車人為車柯長三尺五分其長以其
十為之首鄭元曰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賈公彥疏曰漢時斧
近刃皆以剛鐵為之又以柄關孔
注廣雅曰終葵椎也　惠棟曰案今廣雅作柊楑方言曰齊人謂
椎為終葵顧炎武曰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儺之為耳
右提蛟鼉　惠棟曰鼉音徒官反相如子虛賦亦以黿鼉為一韻

也
流覽　惠棟曰淮南子曰流覽偏照高誘曰劉猶留連之留劉覽
周覽也
榭　惠棟曰李巡爾疋注曰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
天地虹洞　惠棟曰淮南子曰水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高誘曰
鴻大也洞通也音贛同
櫂歌　惠棟曰廣韻引韓詩曰櫂歌巴人歌也
騰蹋相隨　惠棟曰隨音旬禾反
伶蕭　惠棟曰何焯曰伶蕭出魯語棟案魯語叔孫穆子曰今伶
蕭咏歌及鹿鳴之三韋昭曰伶伶人蕭樂器言樂人以簫作此
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
淤賜　惠棟曰淤類篇作㣕

猾醳車漆爓炙騎將 惠棟曰古人皆以車騎行酒肉王充論衡曰車行酒騎行炙

東鄰浮臣海而入事 惠棟曰東鄰東夷也古文作叩安平相孫根碑曰至于東叩大虐班固幽通賦曰東从虐而殲仁注曰古鄰字

介特 惠棟曰昭十四年傳收介特杜氏以為單身民非爲義也

頌奏忤鄧氏 惠棟曰鄧氏謂太后也案鄧騭傳云騭字奉嘗與尚書郎張龕書薦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鳳懼事泄先自首於騭騭遂髡妻及鳳以謝本末則融以請託事泄故十年不調不必因奏頌為忤鄧氏也史官因融自序而作傳非實錄矣

注兄伉子 惠棟曰伉馬嚴第十子也見世系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五十上 六

移病 惠棟曰前書公孫宏傳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移居

注融對策於北宮端門 惠棟曰續漢志曰延光四年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劉昭案融集時融為許令自縣上書曰乃者羽氣干參日前得敦朴之人後二年十月對策端門以為參者西方之位其于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虜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重中識重譴云云是則端門對策在延光四年以前傳及注皆謂陽嘉二年以後事所未詳也

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 惠棟曰胡三省曰并合也及其埶未合而攻其支黨王幼學曰支猶枝也師古曰謂其黨與之分散如木之有枝故曰支黨

避回 惠棟曰胡三省曰回胡對反繞也曲也王幼學曰前書王溫舒傳即有避回注謂不盡意捕擊盜賊也

漏出其後 惠棟曰王幼學曰謂脫漏在人之後

行首 惠棟曰左傳曰塞井夷竈而疏行首王幼學曰行首行伍也

以先 惠棟曰胡三省曰先悉薦反

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 惠棟曰蘭臺小說曰融歷二郡兩縣政務無為事從其約在武都七年南郡四年未嘗案論刑殺一人

忤大將軍梁冀旨 惠棟曰梁冀傳曰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詣梁不疑冀諷州郡以他事陷之

奏融在郡貪濁 惠棟曰三輔決錄注曰融為南郡太守二府以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五十上 七

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岐肅錢四十萬融子强又受吏由向錢六十萬布三百匹以肅為孝廉向為主簿

善鼓琴好吹笛 惠棟曰融集曰融性好音律鼓琴吹笛獨卧郿平陽塢中有雒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

注孝經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有融注孝經一卷陸德明曰融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

論語 惠棟曰何晏論語序曰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

詩易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有融注毛詩十卷周易一卷

三禮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有融注周官禮十二卷喪服經傳注一卷融周官傳敘曰吾六十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生平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

六目瞑蕙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孔穎達申馬融為周禮
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
尚書　惠棟曰經籍志曰融注尚書十一卷
七言琴歌　惠棟曰案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
凡二十一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融集九卷棟案今有馬融忠經
十卷宋藝文志著于錄而融傳不載其書閒引當世後出古文
融東漢人何緣知當以後書案其文亦不類也
遺令薄葬　惠棟曰樂史曰融家在齊州臨縣一里十百七十步
融為郡太守卒葬于此墓殊曰融墓在漢州什邡縣西十十里
融為南郡太守死葬于此有碑字已磨滅
族孫日磾　惠棟曰王輔沭錄注曰日磾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
楊彪盧植蔡邕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五十上　八

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　惠棟曰即融所去以曲俗咫尺之羞
滅無貲之軀殆非寬莊所謂也蔚宗意謂融節不終實兆于此
也前書蓋寬饒傳曰躬不訾之軀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
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
離　周壽昌曰馬融傳離虎離殿本離正文與注俱作離似誤注
明王字从圭則不應从主又注本作離明言本無此頭也　殿
本亦書作離尤誤此本較明
詠以木康馳騁之節　劉攽曰注有才不能用案文才當作財
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　劉攽曰注今王頗鼓樂案文
多十頗字
載日月之太常楔招搖於玄弋注枉矢於天狼　劉攽曰案妖星
可見尾月而已不言其赤非也赤當作亦上文太常畫日月故

云亦畫也
中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閒旃旝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
劉攽曰注我車既好按我當作田
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作名方相驅厲疫走蜮祥　劉攽曰正文案
導當作道
茲飛宿沙田開古蠱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
旅　劉攽曰注公孫捷持楯而再搏乳虎案如下文則此當曰
吾十字
屬象胥而來同　劉攽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案末當作通
名謂經稱言語之官為象胥也
出為河間王廄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　劉攽曰正文廄長史自
是官名後人不知妄加史字

後漢書旁證　馬融傳　九

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　劉攽曰注胥靡登高也案文多也字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馬融傳

詩詠圃草注韓詩曰東有圃草　錢大昕曰圃當從閩本作圃詩東有甫草鄭氏讀如圃

其土毛則攉牧薦草注攉牧未詳　錢大昕曰攉蓋與萑同爾雅萑山韭是也牧荻蓄也

陳子籌昏注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　錢大昕曰陳子古之善筭者周髀經云榮方問于陳子是也章懷以為陳平誤矣

旃旝摻其如林　錢大昕曰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旝如林李長所見本與叔重同

獄豰熊注豰亦狂也　錢大昕曰豰當作猘

天地虹洞注虹洞相連也　錢大昕曰虹洞與鴻絧同

駭恫底伏注底伏猶滯伏也　錢大昕曰春秋傳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注坻上也坻與底同

族孫日磾　錢大昕曰按三輔決錄云馬融族子見袁紹孔融傳注

參涉儀之華響至宗重淵之潛龍　何焯曰此兼諷不當委政于舅族故頌奏而忤鄧氏

馬融傳敘事顛倒　王鳴盛曰歷敘其事至順帝陽嘉間上疏言征西羌之下即云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下又追敘先是以事忤梁冀然後接冀奏融在郡貪濁免徒朔方赦還復拜議郎以病去官下接融才高博洽云云一段總說一生性行著述下又追敘初融懲於鄧氏遂為冀草奏李固云云其下則接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云云其下則接族孫日磾事云云敘事顛倒錯雜胜自稱禍為冀草奏李固據周傳是質帝朝事忤冀而為其說殊據冀傳是桓帝元嘉時事於融傳亦宜接年敘入今以草奏李固抽出另敘又置總敘一段之下則錯亂眩目殊甚當於敘完言征羌下即接草奏李固事其下擬忤冀事下接累遷南郡太守冀奏免官去云云至以病去官下即接年八十八云云其下接總敘一段其下接日磾云云方明白

面據衡陰箕背王屋　念孫案概當為杌字之誤也草書概字作杌字作杌二形相似水經汝水注太平御覽地部引此王作本杌萬歎箕背當為背箕與面據相對箕讀為基立政以並受此丕丕基漢成令篇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基作其說文其籀文箕字釋名曰基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石經基作其周頌昊天有前據衡陰後據王屋也水經汝水注引此王作背基王屋

本概萬歎　冀背至屋　王念孫曰屋成頌有譬王傘左概萬歎

脰完紙為介鮮　粘羽翮　王念孫曰緇狠鵞斂特有脰完紙搖介鮮散毛族梏羽翮注曰翮繫也與胃通音干木反鍛斂擂也當楚本作脰頸也翮中其頸也梏謂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梏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念孫案李訓脰為頸頸完紙則為不詞敵不釋之甲謂中其頸殆失之迎矣今案脰讀為剄廣雅曰剄裂也玉篇曰小裂也作脰者借字耳緇鍛脰搖散梏不字守法皆相似若訓脰為頸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介鮮二字亦為不類鮮當為觧凡隸書從羊之字或作羊故觧字或作觧形與鮮相近因譌為鮮以下文毛羽例之則此當為介觧也說文曰搖裂也謂裂介觧也梏讀為嚳廣雅曰嚳分也脰搖皆裂也散梏皆分也李以梏為攪擾之攪亦失之

假伯　桌什條甲假伯于靈臺注甲刑馬法古者武軍三年不興

則假伯靈臺伯謂師節也作傑按詩既伯既禱說文禡字注以
既伯為既禡周官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為伯百爾所思之百
亦書或為禡兵祭也然則伯與貉與禡皆同百音實一而已古
者兵祭必立表為位兵不出則假之伯者表也章懷太子謂伯
為師節特揣量云然其實周之旱旗漢之靈旗則古所謂伯也

第三行末伯字衍文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五十下　蔡邕
亦世祖勳　惠棟曰前書功臣表曰肥如敬侯蔡寅以車騎將軍
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邕之始祖也邕集讓高陽侯表曰臣十
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
攜擕　惠棟曰擕扶也字亦作擕
同不仕新室　惠棟曰卓茂傳曰勲與南陽孔休安衆劉宣楚國
龔勝上黨鮑宣及茂六人同志不仕王莽
注人爵不升　惠棟曰據邕碑則是援未嘗仕也書斷云援徐州
刺史未知何據
母常滯病三年　惠棟曰先賢行狀曰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
與叔父從弟同居　惠棟曰邕集與人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年

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陸則對坐食則比案
叔父謂蔡子文也
少博學　惠棟曰邕別傳曰邕與李則遊學時在弱冠始共讀左
氏傳性過敏兼人舉一反三
行到偃師稱疾而歸　惠棟曰蔡邕集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
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
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死鴻臚陳君
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琴白朝廷勅陳留郡守遣余到偃既病
不前得歸
華顛　惠棟曰墨子曰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邕年
三十餘已白髮故自號華顛胡老
神病其邪　惠棟曰邪音徐

逵逵方毅　惠棟曰惠學士曰方毅宋出齊魯詩
域濮埃而晉凱入　惠棟曰左氏僖廿八年傳曰振旅愷以入于
晉
攝甲　惠棟曰左傳曰攝甲執兵
餘官委貫　惠棟曰委亦餘也
人人有優贍之智　惠棟曰何焯曰衍一人字
熏胥　惠棟曰惠學士曰熏胥以刑謂屬刑即詩所謂昏胥也古
熏昏通
前車已覆　惠棟曰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
十由　惠棟曰類篇曰由土也或作塊說文云墣也又苦會切東
觀記曰青泥一墣是也
注側匿則侯王肅朓則侯王舒　惠棟曰鄭玄注曰朓猶條達行

疾貌側匿猶縮朒行遲貌曰君象也用政象也君政急則由行
疾用行遲臣進遁君政緩用行徐用行疾臣放迷也
勳續不立　惠棟曰勳邕祖諱也古人臨文不諱
靜以俟命　惠棟曰左傳曰靜以待命
幸而獲耦　惠棟曰何焯曰幸而獲稱亦似君子有沒世之名
乃興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
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　惠棟曰黃長睿曰石經有一板公
羊其末云臣趙䵣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論
語之末題曰詔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洪适曰石經有堂
谿典以下別有趙䵣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
不經　惠棟曰靈帝紀言五經
書冊　惠棟曰何焯曰冊當依水經注作丹朱錫鬯案滕縣秦君

碑銘未冊書刻石垂示後昆以此知刊石書丹實始于漢其來
古矣
注洛陽記云云　惠棟曰顧炎武曰水經注以此為正始中立而
蔡邕等名則在堂東與此不合
注公羊傳　惠棟曰孔穎達曰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募窮　惠棟曰募水經注作筆
幽冀舊壤鎧馬所出　惠棟曰邕集載疏曰伏見幽州突騎冀州
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取辦
于十州也楊泉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士
延屬　惠棟曰胡三省曰延屬延頸而屬望也屬之欲反
自造皇羲篇五十章　惠棟曰案典略熹平四年五月造
侍中祭酒　惠棟曰胡三省曰百官志侍中有僕射一人中興轉

為祭酒
迎五帝於郊　惠棟曰鄭玄禮記注曰令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
簡
宮內產生　惠棟曰王充曰俗諱婦人乳子以為不吉將舉吉事
皆不與之交通
履生忌故　惠棟曰如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于尚西祠詔
問何齋戒否議郎臣邕博士臣敏對以為元和詔禮無免齋宜
以自潔靜交神明可齋無疑是也見邕集
拘信小故以虧大典　惠棟曰胡三省曰漢制凡齋天地七日宗
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齋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先齋一日
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
易傳　惠棟曰據上封事乃鴻範傳文此云易傳必京房所作易

傳上誤稱鴻範傳也
郎中張文　惠棟曰案石經公羊末有郎中臣張文即是人也
右職　惠棟曰王劭業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
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
枉撓　惠棟曰撓當作橈音女教反又乃絞反字林作撓訛
平章賞罰　惠棟曰平本古文辨字辨治也注訓為和非是
孔子以為致遠則泥　惠棟曰前書藝文志引孔子曰雖小道必
有可觀者焉王伯厚曰蔡邕因志之誤也
恒思皇后　惠棟曰恒道堅作桓邕集同
淮是后父禁為平陽侯　惠棟曰集本是歲脫歲字
以皁囊封上　惠棟曰袁夢麟漢制叢錄曰漢官儀凡章奏皆啟
封其言密事乃用皁囊東方朔言文帝集書囊為殿幃翟酺又

言文帝飾帳於皁囊者指此其後靈帝詔蔡邕指陳政要具對
經術以皁囊封上遵前制也
趙嬈　惠棟曰袁山松後漢書曰建寧二年爵乳母趙嬈為平氏
君廣雅曰嬈泥了反
永樂門史　惠棟曰胡三省曰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
程大人　惠棟曰蔣杲曰程大人即程璜也見陳球傳又崔烈傳
有程夫人獨行傳劉翊事中亦去未知孰是棟案鄭衆傳云宮
中耆宿皆稱中大人別作夫人者訛
蓋升　惠棟曰邕集曰河閒相蓋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鄰近舊恩
歷河南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遷為侍中也王劭
學曰蓋公盍反袁紀作盍延
並以小文超取選舉　惠棟曰集本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伎超
取選舉
上有漏言之戒　惠棟曰文六年公羊傳曰射姑殺則稱其國以
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曰自上言泄曰漏
仇怨奉公　惠棟曰胡三省曰誣邕以請託不聽志欲中傷為仇
怨奉公之吏謂郃從劉郃也
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惠棟曰邕徙朔方報楊復書曰昔此徙者
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
得旋反自甘罪戾不復冀此又報羊冊書曰幸得無恙遂至徙
所自城以南惟青紫塩也
十惠　惠棟曰惠猶志也避桓帝諱故作意趙戒本字志伯後避
諱改字意伯見孔廟置守廟百石碑
往來依太山羊氏　惠棟曰何焯曰案羊祜為蔡邕外孫蓋以婚

姻依之棟案邕集太山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歐陽
尚書九族妻族二對門九族乃妻族也故邕上書曰與涉姻家
卑敢申助私黨是羊秦世為婚壽不特叔子一人也
持書御史　惠棟曰邕集持作治
三月之間周歷三臺　惠棟曰集本三月之中充歷三臺謝靈運
晉書曰漢南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曰三臺
封高陽侯　惠棟曰集云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
邱高陽鄉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
故特為其號　惠棟曰事見中候尚書及今文太誓
邕在司徒王允坐　惠棟曰商芸小說曰初允數與邕會議允詞
常屈由是銜邕今允誅卓并收邕衆人爭之不能得何焯曰裴
松之以為伯喈不應發嘆子師坐此謝承妻記是則商芸所

載爲得其實也
亹續成後史爲十代大典　惠棟曰商芸小說曰太尉馬日磾謂
允曰伯喈忠直數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定十志今
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遂殺之
善人國之紀也　惠棟曰本傳曰善人天地之紀也而繇絕之不
亦何待
邕遂死獄中　惠棟曰魏收曰邕家在陳留小黃縣史由在閣
封縣東北四十五里邕死獄中葬于此
畫像而頌焉　惠棟曰邕別傳曰東國宗敬邕不言名咸稱蔡
君兖州陳留並圖畫邕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勸學　惠棟曰經籍志曰勸學一卷
凡百四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蔡邕集二十卷錄一卷
後漢書疏證　一　列傳第五十下　六
北首舊邱　惠棟曰應劭風俗通曰葬于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
也淮南子孔子曰狐南邱而死吾其首禾乎廣志曰狐死首邱
豹死首山
謗書流後　惠棟曰儒林傳孔僖上書肅宗曰臣之愚意以爲凡
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
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實事非虛謗也此可證子長
非謗之說
貞定謚　周壽昌曰蔡邕傳祖勳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
曰貞定公注引邕祖携碑有曰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靈不協
於時要翼華夔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謚法云云壽昌案合傳
與碑言之是稜並未仕於朝矣其謚非出於朝典則必出於公
議范書李注俱未敘明

論語三碑　周壽昌曰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
外注引洛陽記本云劉攽曰注論語三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
若三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案劉氏所校宋時舊本必注云論
語二碑故劉云應作一碑毀今毛本注云論語三碑二碑毀似
不爲誤殿本及監本俱作論語二碑獨此本作三碑未定孰是
俟考之○壽昌案注引陸機洛陽記明云碑凡四十六枚論語
必是三碑始合其數宋黃逌廣川書跋云黃朱越見與見書由
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大學在南明門外
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上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
行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毀壞
東行論語三碑毀又引洛陽記本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
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云云據此論
後漢書疏證　列傳第五十下　七
語確是三碑劉氏所見本有誤也
姓瑋非偉瑋　周壽昌曰光祿勳姓瑋注姓姓也瑋名也漢有姓
偉殿本作光祿勳偉瑋注偉姓也案作偉者誤前書食貨志臨
淄人姓偉貲五千萬注姓姓也偉其名童懷此注特引以作姓
瑋之證若是姓偉則注文當作漢有偉姓不當如此云云也此
本從宋本刊不誤
三日歷三臺　周壽昌曰三日之閒周歷三臺壽昌按北堂書鈔
儀飾部引漢末雜事詔賜蔡邕金龜紫綬
姚鼐曰臺閣者皆近臣所居西京天祿石渠東京東觀皆閣也謁
者御史尚書是爲三臺蔡邕傳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
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疑補下脫謁者遷三字若如今傳
文則止是二臺其三字誤矣

昔曾亨不受李務之賜況可事十姓哉　劉攽曰注兩之覔我也
不如彼也案文多十也字
未夫是加　劉攽曰正文未夫是加案上夫當作禾據今詩文正然
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劉攽曰注論語土
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干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
四時至敬　劉攽曰案文當作致敬
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
劉攽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又曰救竄我人案救當
作救救字出尚書
以皇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　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
恒思皇后祖載之時　劉攽曰正文恒思皇后案恒當作桓謂桓
帝后也

後漢書考證　蔡邕傳

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　劉攽曰注是后父禁為平陽矦
案如上文此處少一歲字又當作陽平矦非平陽也
多自很用　劉攽曰案文多自很用不成文理當去自很多自用
劉攽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待詔作待制是也不言詔群臣
各有所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此時悉回避照字後人
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蔡邕傳不寢寐者十旬○宋本作七旬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按世殿本此與張馴傳皆云奏求正定
六經文字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
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
文字李郃傳云乃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
洛陽記亦祇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欣筆法觀靡
元水經注亦祇言五經熹平四年邕等所奏求定者六經暨
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五經耳
邕乃自書冊於碑○冊字何焯校本改丹
皆屈情從制○屈情二字監本訛作出清從宋本改
奏其所著十意注雅記紀傳○記字一本作有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蔡邕傳

出補河平長　錢大昕曰郡國志無河平縣

宣王遭旱密勿祇畏　錢大昕曰按雲漢之詩云黽勉畏去劉向引詩黽勉從事作密勿從事向世習魯詩知魯詩黽勉字皆作密勿矣伯喈封事蓋用雲漢詩文而章懷不能注也胡廣傳密勿夙夜傅毅傳密勿朝夕謝夷吾傳密勿在公

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　錢大昕曰按陳球傳云陽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漢時宮人中著宿皆稱中大人見鄧禹傳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大人故宮婢亦有大人之稱崔烈因傅母入錢得為司徒烈傳所云

程夫人疑即此人

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　錢大昕曰楊當作陽據陳球傳則程璜即程大人乃是女子此傳云中常侍則是宦者非婦人矣未審誰得其實

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錢大昕曰侍書當作持書汲古閣本作持書范史本是治書章懷避諱改治為持也百官志御史中丞為御史臺率應劭風俗通云尚書御史臺皆以官倉頭為史見百官志注今風俗通無此文是尚書御史皆稱臺也又百官志謁者僕射為謁者臺率符節令為符節臺率則漢時稱臺者亦不止尚書御史矣袁紹傳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引晉書云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然伯喈未受謁者何以受有三臺之稱豈侍御史與治書御史亦分為二署耶

六世祖勳至挾以厭戎運乖　何焯曰歷官與蔡邕所作祖攜碑不合此云平帝時碑作哀帝此云為郿令碑作卯長

聘駕騶於修路至焉受滅家之誅　何焯曰伯喈晚為董氏所縻正與釋誨之旨違反故范氏載之其文則東方曼倩楊子雲之輿臺也

邕乃自書冊於碑　何焯曰冊當從水經注作丹

往來依太山羊氏　何焯曰按羊祜為蔡邕外孫蓋以婚姻依之

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　何焯曰裴松之以為伯喈不應發歎于子師之坐此謝承妄記

蔡質　王鳴盛曰邕叔父衛尉質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璜使人飛章言邕質私事注質字子文著漢職

儀愚謂邕傳末宜附質事此不言質反不得比馬融之日磾子遺漏也

十意　王鳴盛曰邕撰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云猶前書十志也又引邕別傳載其上書全文中云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案此下疑脫落四字即以司馬氏志八篇較此已有五行郡國百官三種為此目所無且前志所無邕欲著者五而此六者之中僅有車服一種為前志所無其為脫落甚明

邕無子　王鳴盛曰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案邕無子孫故云然列女董祀妻傳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

馬蔡論贊　王鳴盛曰馬融蔡邕傳各為一卷而論分贊合變例

也馬論雖貶之實惜之反覆有味蔡論則全是申韋矣贊亦抑
馬揚蔡予允而意較深長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　周舉子勰　附黃尚　黃瓊孫琬
刁題
稍遷冀州刺史　惠棟曰謝承書曰雄為冀州刺史不舉烟火長
食乾飯十旬一炊
白璧不可為　惠棟曰王幼學曰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掩記聘義
為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
容畜多後福　惠棟曰王幼學曰前書翟方進傳君何持容畜之
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容畜隨衆上下也
宜擢在喉舌之官　惠棟曰漢官儀曰尚書虞官也書曰龍汝作
納言朕命惟允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
此官典機密也胡三省曰東都謂尚書為喉舌之官以其出納
王命也

上疏陳事　惠棟曰袁宏紀曰是時長吏數易去就煩費雄因上
疏陳事也
與同疾疢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同有此病也
觀政於亭傳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郡縣長吏飾亭傳以奉過使
客監司亦以是觀政也
或因罪以引高　惠棟曰胡三省曰閑有罪先自棄官以為高
州宰不覆　惠棟曰胡三省曰覆審也
職斯祿薄　惠棟曰斯謂廝賤也易曰斯其所取災俗作廝
特選橫調　惠棟曰胡三省曰曰特曰橫皆出于常賦之外也
申下有司　惠棟曰袁宏紀曰帝感其言復無故去官之禁胡三
省曰先已有此禁今復申嚴之

注夫鏡經　惠棟曰經籍志有夫境地境曰月鏡四規鏡各一卷
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　惠棟曰案漢律先
自告除其罪又光武時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
共斬一人者除其罪蓋先時律令及建武故事本有是科南雄
等復申言之也
文吏課牋奏　惠棟曰漢官儀曰尚書郎以孝廉年未五十先試
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
副之端門　惠棟曰胡三省曰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尚書於此受
天下章奏今舉者詣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覈之
棟案副之端門覆試之也詳黄瓊傳
徐淑　惠棟曰淑官至度遼將軍見徐璆傳
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惠棟曰張璠漢記曰時稱左伯豪爲尚書

天下皆愼選舉
雄華奏拜童子郎　惠棟曰東觀順帝紀曰陽嘉二年河南童子
謝廉河南趙建年十二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廳召而至皆除
郎中
遂致地震之異　惠棟曰胡三省曰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歲
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案尚書故事　惠棟曰胡三省曰漢故事皆尚書主之
民萌　惠棟曰胡三省曰萌與氓同
九卿位亞三事　惠棟曰東觀作三公
舉以此劾奏雄　惠棟曰袁宏紀曰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雄舉
直車卒坐罪減死又無武猛驗舉因劾奏雄也
姿貌短陋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有晏子之風

延熹四年　惠棟曰蕭東曰熹當作光
舉猶爲吏　惠棟曰案風俗通舉時爲東閣祭酒也
朝廷　惠棟曰伐柯詩序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王肅曰朝
廷斥成王孫毓曰漢魏稱人主或去國家或去朝廷古今同也
今詔怒　惠棟曰何焯曰詔怒下疑有脫文
龍忌之禁　惠棟曰惠學士曰荀爽曰火生于木木盛于火其德
爲孝至夏乃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至冬
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夏官掌火
冬禁焚萊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冬去火以爲龍忌蓋龍星
木位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夫文戌大爲成故爲之禁焚萊
者罰并州舊俗遂禁煙爨每冬中輒一月寒食好事者因附會
介子推焉

五品不訓　惠棟曰古文不遜今文作訓訓讀爲馴
變復之徵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
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又云水旱有歲運歲值其運氣當其世
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又曰變復之家謂
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案變復之
法當見緯書今不傳
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　惠棟曰何休公羊注曰僖公得立欣喜
不恤衆庶比致三旱即能退避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
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徐彥曰
皆春秋感精符文也
注解見楊厚傳　惠棟曰案楊厚傳無此注黄瓊傳有之
暴露風塵誠無益也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露坐無益

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　惠棟曰尚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
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
徒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擁遏水爲民害則責
之司空
不宜稱謚　惠棟曰何休春秋漢議曰孝安皇帝崩立北鄉侯未
踰年薨以王禮葬于春秋何義也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
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其說與舉合
三月上巳　惠棟曰顧夫武曰季春之月辰爲建巳爲除故用
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爲巳亦此意也
注祓除疊沴　惠棟曰惠學士曰沴當作浴
其刺史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
惠棟曰胡三省曰刺史二千石太史驛馬上奏其罪取指黜免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五十一　四
驛馬欲速達東閣也墨綬縣令長也令長以下便收案舉劾上
時掌反棟案漢法墨綬有罪先請令權時定制如前漢呂步舒
治淮南獄顓斷于外不請也
密靜　惠棟曰今文尚書曰密靜殷邦
少南无虞　惠棟曰袁宏紀曰无虞養道以典墳自娛
竟不能屈　惠棟曰蔡邕周勰碑曰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
海內從風世之雄才俊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亦
多矣闕君洪名前後三辟卒不降身由是縉紳歸高摩公事德
蔡邕以爲知命　惠棟曰見周勰碑也
於是會稽賀純　惠棟曰蔣杲曰於是下疑脫與字
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　惠棟曰廣雅曰嶢嶢危也曹憲曰嶢
音堯胡三省曰嶢嶢山之高也皦皦玉石之白也嶢倪幺反

折減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名譽折減也折食列反
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其聲名之盛
素動人之觀聽故所望者深也
胡元安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胡定字元安潁川潁陽人也至
行絕人在喪雉兔遊其庭雪覆其室縣令遣户曹掾排閤問定
定已絕穀妻子皆卧在牀令遣掾以乾糒就遺之定乃受半
顧季鴻　惠棟曰顧奉字季鴻見張霸傳
達練官曹　惠棟曰胡三省曰達明也練習也言明習尚書諸曹
事也
莫能抗奪　惠棟曰胡三省曰莫能抗言以奪其議也
蒙氣數興　惠棟曰蒙氣之說詳棟所撰九經會杰
賀純　惠棟曰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純儒學有重名安帝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五十一　五
時爲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
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純事見李固傳注
黃錯　惠棟曰常璩華陽國志有隱士黃錯爲巴郡太守王堂所舉
後至太位
任棠　惠棟曰皇甫謐高士傳任棠字季卿見龐參傳
張盛　惠棟曰盛太傅禹長子
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　惠棟曰胡三省曰西都中世以
後以三公九卿爲外朝官東都無中外朝之別此中朝直謂朝
廷棟案胡說非周禮槁人職鄭元注曰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
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歟內朝路
門外之朝也朝士注曰今司徒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
外朝干寶周禮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續漢志曰詔

羣臣會同徒議是東漢以來外朝之謚也
韓縯　惠棟曰縯風俗通作演
皆坐阿附免廢　惠棟曰漢法附阿反虜與同罪見袁安傳案胡
廣傳廣等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
乃封為鄃鄉侯邑千戶　惠棟曰袁宏紀載詔曰太尉黃瓊清儉
不撓數有忠謇加以典謀深奧有師傅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
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其封瓊鄃鄉侯也
臣聞夫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　惠棟曰鮮見于鴻傳也
未有勝政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政事未有以勝于前朝也
木舌　註法言曰金口木舌也　惠棟曰吳氏補遺曰按金口木舌
木鐸也所以振文事辭意不類疑木當作東楚漢春秋人銜枚
馬束舌李尋曰智者結舌顏注謂不敢出言也

亦取封侯　惠棟曰永封下邳高遷鄉侯
黃門協邪　惠棟曰協與挾通
清徼　惠棟曰古文易曰君子以徼忿窒欲鄭元曰徼清也左傳
襄廿七年去以徼過也杜預曰徼審也鄭琰曰清徼本出楚詞
君含怒以待臣令不清徼其然否胡三省注失於引證
復興忠臣華晧顯封　惠棟曰案袁宏紀忠臣指尹勳等也
其年卒　惠棟曰袁宏紀七年以太尉薨范不載郭仲產荊州記
曰安陸縣有鳳凰岡中有黃瓊墓
忠侯　惠棟曰袁宏紀作昭侯
琬字子琰　惠棟曰文選注引范書作公琰
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　惠棟曰文選注引去少失父母不去祖
父瓊育之初為魏郡太守去去也

盛允　惠棟曰司徒盛允碑曰公字伯世梁國虞人也其先奭氏
至漢中葉避孝元帝諱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于公察孝廉
除郎累遷司徒司空也
蠻夷猾夏責在司空　惠棟曰蠻夷猾夏責在司馬而在司空者
蓋琬借以譏允也
茂才四行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
茂才二人四行二人三署謂五官署也左右署也四行注見吳
祐傳
蜀郡殷參　惠棟曰案華陽國志無殷參名獨士女目錄有殷知
孫蜀人為柳宗所拔致郡守或參之字也本傳作智孫
更封陽泉鄉侯　惠棟曰水經注曰決水右會陽泉水東北流逕
陽泉縣故城南故陽泉鄉也案續漢志陽泉屬廬江郡

進賢受上賞　惠棟曰修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受上賞則
下不蔽善
觖望　惠棟曰前書曰上欲用盧綰羣臣觖望臣瓚曰觖謂相觖
而怨望也觖音決司馬貞曰觖又音企韋昭音冀
蹇辭　惠棟曰依字當作謇
來軫　惠棟曰韋昭國語注曰軫後橫木也
寒食是仲冬　周壽昌曰周舉傳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
壽昌按傳稱盛冬去火是當時寒食在仲冬時乃注引新序去
龍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云云似泥俗
說而與傳不合
視之如豺虎　劉攽曰注畜貨聚馬案闞語作聚馬北誤
敘今敘見蘇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　劉攽曰注尹

翁歸為右扶風　業文少一卒字
於讒佞者十三人誅税民受貨者九人　劉攽曰注鄭都之等業
文多一之字
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劉攽曰正文以宜周公業以
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　劉攽曰注伯奇王國子業伯奇是尹吉甫
子王國未詳
亦因識時宜　劉攽曰業史當作因時識宜
左雄傳李廣徐淑字伯達○毛本作伯進
封陰謀之功　何焯曰功下刻日
周舉傳言事者多云○云字毛本作矣
繼以離露之歌注離上露何易晞　臣良裘曰按古今注露上有

朝字以七字為句
黃瓊傳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　何焯曰於是下當
有與字
有作者七人之論○論毛本作志
陛下不加清徵○諸本同徵當澂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　劉攽曰伯奇是尹吉甫子○子字諸本皆誤
作事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左雄傳

褒豔用權注褒豔謂褒姒也豔美色也　錢大昕曰按章懷注用毛氏說鄭康成則以豔妻為厲王后謂正月惡褒姒滅周十月之交疾豔妻煽方處則褒豔非一人此疏上言幽厲昏亂下言褒豔用權則亦與鄭氏說同魯詩豔作閻尚書中候作剡閻剡豔文異寔同蓋其女族姓非訓美色也漢成帝時谷永對策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兩漢經師皆主此說故康成從之

或色斯以求名　錢大昕曰此用論語以色斯當遠舉之義三国志崔琰傳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漢張壽碑常懷色斯元賓

碑翻着色斯鄭固碑將從雅意色斯自得斥彰長田君碑色斯去官抱朴子外篇或色斯而不終日蓋漢魏人用歇後語多如此

司冀復有大水　錢大昕曰司冀謂司隸校尉所部及冀州也以司隸校尉領一州因有司州之目釋名釋天篇一云豫司兗冀一云兗豫司冀與此傳所稱同而釋州國篇云司州司隸校尉所主也蓋當時案牘省文魏及晋初皆都洛陽仍以司隸校尉領州事故亦沿司州之稱然當時命官則稱司隸校尉司隸從事初不係以州也渡江以後僑置司州於徐以刺史領之不復置司隸宋齊梁時司州治義陽郡乃得晋荊州之地而尚沿司隸舊名尤無當矣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周舉傳

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　錢大昕曰延熹當作延光

延熹四年　王鳴盛曰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延熹當作延光

安帝號

李杜相薦舉　王鳴盛曰李固爲將作大匠上疏稱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喬守光祿大夫徇察兗州亦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君子以同道爲朋豈不然乎二人同傳贊亦並推而論但言周益言固則喬自見矣至云顧視胡廣猶冀士也廣傳皆爲微詞至此則痛詆不能忍矣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黃瓊傳

初瓊隨父在臺閣至莫能抗奪　何焯曰黃公練達守正亦非有過人才識病篤乃奏諫害人不能極言宦官不可擅權僅役于胡廣而已

莫可比鄧禹至同於霍光　何焯曰莫遂可比鄧禹同霍光乎此議雖不載可也

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至可爲恨哉　何焯曰必欲一一規仿前書獨見凡固東萊因其語遂謂東京人材莫盛于順帝之時斯耳學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黃琬傳

出為魯東海二郡相　錢大昕曰按漢制諸侯王国稱相郡稱太守此郡當為国之誤

後漢書旁證　三黃琬傳　一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五十二　荀淑子爽　孫悅　韓韶子融　鍾皓、陳寔

子紀

荀卿十一世孫　惠棟曰據荀氏譜及家傳去然

州里稱其知人　惠棟曰先賢行狀曰淑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力筆之吏皆為英彥

當塗長　注縣名故城在今宣州　惠棟曰果氏補遺曰仁傑案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九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流人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為當塗縣太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有之滕撫傳注亦同誤

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専　惠棟曰荀氏譜曰緄濟南相年

六十燾舉孝廉年七十汪昆陽令年六十肅守舞陽令年五十専司徒掾年七十燾一作壽専古文敷說卦本震為専是也故注本或作敷俗本作専誤也

年五十而終　惠棟曰荀氏譜曰年五十五

注穎陰令卯禎追號靖曰无行先生也　惠棟曰高士傳又曰穎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定先生

昱字伯條　惠棟曰條荀氏家傳作修謝承書又作脩案王君八後錄曰天下好交荀伯條條與交韻當從本傳也

與李膺俱死　惠棟曰里適鑿作翊李膺家傳曰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新汲縣獄時歲旦翊引杯曰正朝從小起膺謂翊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恙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乃歎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何以

存國

幼而好學　惠棟曰楊脩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初齡

可為人師　惠棟曰任昉雜傳曰魏德公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

其德為孝　惠棟曰袁宏紀載爽對曰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

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　惠棟曰在天為陽在地為陰冀奉曰陽用其精陰用其形

傳曰喪祭之禮闕云云　惠棟曰禮記經解文

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　惠棟曰易乾鑿度曰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為上篇始者尊之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主也故為下篇始者貴之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惠棟曰荀爽注曰謂否卦也否七月萬物已成乾坤各得其位定矣

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惠棟曰九家易曰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為帝乙六五以陰處尊位帝者之姊妹五在震後明其為妹也五應於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相承故元吉也此言乾升坤降之義注引王弼注未當

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　惠棟曰京房易傳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易家皆以帝乙為湯左傳謂微子啟帝乙之子左邱明不傳易不足據也

觀鳥獸之文　惠棟曰荀爽注曰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之屬是也

與天地之宜　惠棟曰九家易曰謂四方四維八卦之位山澤高卑五土之宜今易無天字王昭素據此以為諸本皆有天字也

以通神明之德　惠棟曰荀爽注曰乾坤為天地離坎為日月巽震為雷風艮兌為山澤凡此皆神明之德也

以類萬物之情　惠棟曰謂乾坤之策

以稱乾坤之性　惠棟曰乾升坤降其於天地初分之後故云性也

式是周孔　惠棟曰詩始關雎禮始冠婚皆周公所定孔子者繫辭所云是也

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　惠棟曰成十三年左傳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

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下云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

陰體順而能化　惠棟曰虞仲翔易曰坤化成物故云能化也今本化為作

追欲喪軀　惠棟曰韋孟風諫詩曰追欲縱逸慮劬由追情欲也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　惠棟曰鄭元注曰作威專刑罰也作福專爵賞也玉食備珍美也

及董仲舒制度之別　惠棟曰王應麟曰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又私謚其君父　惠棟曰君謂州郡也

進拜司空　惠棟曰北海耆舊傳曰公沙孚字允慈與爽共納出不得專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

爽違命劉膺而坐之也
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易傳　惠棟曰荀悅漢紀曰臣
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
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經籍志曰爽
注周易凡十一卷
詩傳　惠棟曰荀悅漢紀曰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
辨讖　惠棟曰荀悅申鑒曰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
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
今多所亡缺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荀爽集二卷錄一卷棟案今
者書范蔚宗時也
意者疑其乖越全　惠棟曰周前注北海者舊傳
祕書監　惠棟曰查漢事百官志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五十二　四

雖未地不得保其性矣　惠棟曰昭八年左傳曰莫保其性杜預
曰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
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　惠棟曰尹文子曰老子曰民不畏死如
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
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
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
財不費用　惠棟曰賈申鑒作虛
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惠棟曰鄭元六藝論曰春秋者國史所記
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
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　惠棟曰申鑒又曰為
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為法式則書立事功則書兵戎動衆則書
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公主大臣拜免則書

福淮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
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揚于王庭　惠棟曰書契取諸夬故用彖辭之語
天人之際　惠棟曰仲舒對策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春秋
緯曰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
贏長　惠棟曰胡三省曰贏縣屬泰山郡
主者　惠棟曰胡三省曰主者主倉粟之吏也
竟無所坐　惠棟曰御覽引東漢書曰時民大飢而太守未至詔
因發倉賑吏由言太守垂至軍糧重事例須來到詔言民命懸
急令以擅出穀受罪令眼入地不以為恨也後竟不坐詔一作
攸通鑒曰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實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
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五十二　五

子融字元長　惠棟曰魏明甄表狀曰融聰識知機發於岐嶷時
人名之曰窮神知化兄弟同居至於沒齒處卿相之位且二十
年奉身守約不隕厥問
年七十卒　惠棟曰陶淵明遺誡曰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
卿佐八十而終七當為八也
年不及皓　惠棟曰先賢行狀曰實少皓十七歲
皓引與為友　惠棟曰海內先賢傳曰實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
異歲常禮待與同分義
皓兄子瑾母　惠棟曰瑾袁宏及先賢行狀皆作覲
瑾似我家性　惠棟曰胡三省曰瑾李氏之出而退讓故修去然
棟案性與姓通言似我家子姓也
昔國武子好昭人過　惠棟曰胡三省曰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

其語晉單子曰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
其後齊殺國武子蘇林曰招音翹招舉也
孫繇　惠棟曰先賢行狀曰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
字仲弓　惠棟曰太邱長陳寔壇碑曰君諱寔字仲弓
出自單微　惠棟曰世系曰陳軫封潁川侯因徙潁川以稱陳氏
生嬰秦東陽令史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
恒恒生願願生齊齊生源源生子寔前遂自軌以下皆不顯于
世故本單微也
聽受業太學　惠棟曰袁宏紀曰邵每出候寔見寔執書立誦邵
嘉之即解錄遣使詣太學
倫教署為文學掾　惠棟曰胡三省曰郡守所出命曰教百官志
曰郡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

寔乞從外署　惠棟曰胡三省曰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自署若
不出于倫者
故人　惠棟曰胡三省曰故人倫自謂也漢人於門生故吏之前
率自稱故人楊震謂王密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是也
復再遷　惠棟曰續漢書寔舉灼然為司徒屬遷太邱長
遇赦得出　惠棟曰魏書曰寔遭黨錮隱居荊山遠近宗師之
司徒陳耽　惠棟曰耽事別詳劉陶傳中
飾巾待終　惠棟曰蔡邕陳太邱碑曰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
後招辟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
年八十四　惠棟曰趙明誠曰蔡邕集陳仲弓三碑其一碑云
中平三年秋八月丙子卒而三碑皆云春秋八十有三傳以為
四年年八十四疑誤

海內赴者三萬餘人　惠棟曰魏書曰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
制衰麻者以百數　惠棟曰魏書曰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
韓融並制緦麻執子孫禮
共刊石立碑　惠棟曰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樂史曰
寔家在長葛縣西三十里
謚為文範先生　惠棟曰蔡邕碑曰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
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海沒號不亦宜乎
有六子　惠棟曰世系曰文範先生有六子紀夔洽諶休光漢雜
事曰漢末太史家瞻星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書下
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其日有陳太邱父子四人俱共會社小
兒季方御大兒元方從抱孫子長文此是也
號曰潁子　惠棟曰邯鄲淳鴻臚陳君碑曰君既處隱約潛躬味

遵迹求踰闡乃重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
所交釋合贊覩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為今所謂陳子者也
拜五官中郎將　惠棟曰鴻臚陳君碑曰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
君為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去董卓也
出為平原相　惠棟曰碑云旬有八日出相平原
追拜太僕　惠棟曰碑云君相平原視事未碁會刺史敗于黃巾
幽冀二州爭利其土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為已致死乃辭而
去寓於郊鄭之野不去追拜太僕也
卒於官　惠棟曰碑云建安四年六月卒
父子並著高名　惠棟曰海內先賢傳曰諶司徒掾公車徵不就
世系曰諶謚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陳氏譜曰忠字孝先州
辟不就

羔鴈成羣　惠棟曰士相見禮曰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布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曲禮曰飾羔鴈以繢先儒謂飾以繢者天子之卿大夫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當世者　惠棟曰當世下疑有脫字劉攽謂多一者字非也

謚曰終　惠棟曰陳氏家傳曰紀謚以下八十六葉主十六碑並在長葛縣陘山之陽

叫呼　惠棟曰高誘注淮南子曰叫呼大語　案周禮作嘂呼

模範彝倫　惠棟曰模猶範也洪範曰彝倫攸敘實謚文範先生

故去

八慈繼慶注荀淑八子皆以慈爲字　惠棟曰荀氏譜曰儉字仲慈靖字叔慈燾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肅字敬慈專字幼

慈故去皆以慈爲字劉攽云爲當作謂非也

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　劉攽曰案文以自當作自以

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宜其氣　劉攽曰注晋晋侯有疾衍文多一晋字

猶有弔問喪疾者　劉攽曰案文當作弔喪問疾

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　劉攽曰正文案昭當作招

當世者靡不榮之謚早終　劉攽曰舉正文多一者字

于方來則八慈繼慶　劉攽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爲某事乃當作爲其字從乎聲後人傳寫之誤爲謂相亂難爲表改學者宜知之

荀淑傳後再遷當塗長注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　臣世駿曰按當塗後漢屬九江郡唐屬濠州注云在宣州誤

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　臣世駿曰按魏志注引張璠漢紀汪作詵專作男此傳注云專本或作敷疑專爲傳寫之誤

荀淑子爽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困學紀聞曰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　何焯曰此所謂君指太守令長言之

荀淑孫悅與農桑以養其性○端本同　臣良裘曰按申鑒原文作養其生

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勸字申鑒原文作觀注云漢書作勸字

韓韶傳字仲黄潁川舞陽人也○舞陽本或作長社誤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荀淑傳

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　錢大昕曰專當作旉即敷字陶淵明四八目云儉字伯慈緄字仲慈靖字叔慈燾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肅字敬慈専字幼慈見張璠漢紀

當塗　吳仁傑曰再遷當塗長注曰縣在今宣州仁傑按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九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縣流人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為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滕撫傳注亦同斯誤獨下邳惠王傳注謂當塗在今濠州鍾離縣西南則亦知其處矣顧于兩傳云然所未諭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荀爽傳

行至宛陵　錢大昕曰宛與菀同此河南之菀陵非丹陽之宛陵

拜郎中對策陳便宜　何焯曰對策無一語及外戚宦官豈不使谷子雲胡盧九原哉

漢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為孝　何焯曰以火德為孝則孝非違禮喪制可以改易矣迂曲不通漢儒之蔽如此

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　何焯曰慈明之語比即公于義長矣

及逢卒爽制服三年　何焯曰為舉主制服三年為君當如何

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　何焯曰此所謂君指太守令長言之

悅又言尚主之制非古至違人不義　何焯曰此即荀爽對策中語何事復採

咸常　吳仁傑曰夫婦人倫之始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常仁傑按王昭素謂易序卦云離者麗也諸本此下更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舍人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故刪者云按荀卿書曰易之咸見夫婦故序卦始言天地而不言乾坤此言夫婦而不言咸蓋昭然義見不必申言之也仁傑編次古易十二篇於序卦正文止從其舊

鳥獸之文　吳仁傑曰爽對策曰聖人作易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又曰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呼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道牝乃相從今易本作與地之宜

王昭素謂印本地上脫天字仁傑曰非也上文云觀象于天觀法于地則既言天地矣不曰與天地之宜何哉爽傳天字於文爲衍昭素誤因之又鳥獸之文爽說亦非是太元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鳥獸云者指龍虎鳥龜言之即所謂觀象于天者下句與地之宜即所謂觀法於地者爽以雄雌牝牡爲解淺矣哉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陳寔傳

字仲弓　錢大昕曰洪氏隸續載陳寔碑云字仲躬

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　錢大昕曰碑云春秋八十三中平三年卒

倫謂衆人言曰至過則稱己者也　何焯曰如高倫者亦真長者不以一眚掩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五十三　李固　子燮　郭亮　董班　杜喬　楊匡

足履龜文　惠棟曰劉峻曰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証負笈追師　惠棟曰陳祥道曰禮記言入學鼓篋史書亡書土篋篋亦盛書鄭氏曰隨方曰篋亦謂之笈史稱蘇章負笈是也棟案說文曰极驢上負也从木及聲或讀若急是古文笈作极也

司隸益州並命　惠棟曰固別傳曰益州及司隸辟皆不就門徒或稱從事掾固曰未嘗受其位不能獲其號

喝喝　惠棟曰胡三省曰喝喝衆口向上貌

雖有大功勤謹之德　惠棟曰何焯曰大功二字有訛棟案袁宏紀亦未非訛也大功謂謀立帝勤謹謂娥為乳母也

實乖舊典　惠棟曰漢書舊典無乳母爵邑之制也

宜許其辭國之高　惠棟曰案左雄傳娥亦畏懼辭讓也

曾不旋時　惠棟曰胡三省曰安帝建光元年諸鄧得罪閻氏始盛延光中年閻氏誅蓋不得五稔也

禮所不臣　惠棟曰何休公羊注曰禮不臣妻之父母鄭元集伏后議曰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

望風進舉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州郡阿私宦官進舉其子弟也

同之中臣　惠棟曰胡三省曰此中謂中朝臣也棟案趙温傳温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曹奏温辟中臣子弟免官是也

尚書亦為陛下喉舌　惠棟曰漢官解詁曰尚書出納詔命齋衆喉舌傳子曰尚書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

運平四時　惠棟曰胡三省曰天文志曰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

証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氣陳樞以布易咸宋均注曰咸則也法也天皇斟元氣陳列樞機之術以次三光法　惠棟曰羅革曰宋說非也言斟酌元化該皇極以建易道

開石室陳圖書　惠棟曰圖書即河洛也黃瓊傳曰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河洛即讖也讖書幽祕藏之石室故蘇竟曰元包幽室文隱事明是也下本引開得失指撝變化以求天意則圖書指讖書明矣

事從中下　惠棟曰胡三省曰從中下者不經尚書

黃南　惠棟曰謝承書有豫章黃向字文章案順帝紀陽嘉三年大司農黃南為司徒南疑作尚注云尚字伯河南郡人

淮梁州記　惠棟曰劉澄之撰

麾下繼望　惠棟曰繼與繫通詳九經會最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　惠棟曰刑通鑑作形胡三省曰此二語蓋本之緯書

天道無親　惠棟曰郎顗奏事引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固之州先友其賢者南陽鄧叔躬宋孝節零陵文宣雅表薦長沙桂陽太守趙歷卒已奏免江夏南郡太守孔疇高賜等州土肅然安靜陳留耆舊傳曰高慎字孝甫生式式子昌昌弟賜並為刺史郡守是賜為高孝甫孫也胡三省曰臧古贓字通

留任職者　惠棟曰胡三省曰任音壬

詔誘　惠棟曰胡三省曰誘音酉

職皆弭散　惠棟曰胡三省曰弭止也散逃潰而去也

遷將作大匠　惠棟曰袁宏紀曰侍中杜喬薦固在郡忠能由是

徵固
嚴宋幽人　惠棟曰易幽人貞吉漢儒皆以爲幽繫之人六朝始
以幽人爲高士此疏最紕繆宋改竄非復本真
十田　惠棟曰十田猶昨田也注見李充傳
注百家譜　惠棟曰案維籍志王僧孺賈執傳昭皆撰百家譜也
主府進令史　惠棟曰漢舊儀曰丞相歲舉令史秀才一人
光祿試尚書郎　惠棟曰漢官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詣尚
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
侍郎故郎中侍郎之名猶因三署本號也
任親政事者　惠棟曰胡三省曰任如林虎堪也
君不稽古無以承天　惠棟曰鄭元注尚書曰稽同也古天也故
末不稽古無以承天也

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觀堯於羹　惠棟曰羹音郎與牆協見本傳
正義案羹牆之說書傳無聞此奏出自馬融漢時有孔安國古
文舜典融傳之以授鄭元或是舜典中語融引之也
胡粉飾貌　惠棟曰高誘注呂覽曰紂作胡粉今人業之曹子建
撿頭傅粉蓋漢末有是飾也
從容冶步　惠棟曰胡三省曰從容舒緩也案冶步謂舉止妖冶
通鑑作治步誤
台輔之位實和陰陽　惠棟曰前書丙吉曰三公典調陰陽職所
當憂也
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　惠棟曰尚書大傳曰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則責之司馬司馬猶太尉也
子罪莫大於累父　惠棟曰昭十有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穀
梁傳曰不弒而曰弒責止也又曰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
也棟案親病嘗藥義見禮子亦維當有明文而遠引許世子小
志不通不知古人親病嘗藥之義累及其親子罪莫大於累父
故不弒而書弒與范甯之註不合蓋漢義也
推舉侍醫　惠棟曰胡三省曰推舉者劾舉其侍疾無狀而推究
其奸也棟案顔籀漢書注曰侍醫侍天子之醫
注戒字志伯　惠棟曰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曰司空公蜀郡
成都趙戒字意伯趙明誠曰後漢書注皆云戒字志伯而此碑
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棟案蔡邕作漢記十意意即
志也亦因避諱所改趙說是
又屬最尊親　惠棟曰胡三省曰蒜於質帝爲兄尊也聞出樂安
王寵親也

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騰私恨蒜
說冀明曰東議也
重會　惠棟曰胡三省曰重直用反再也
冀意氣凶凶　惠棟曰胡三省曰凶凶意氣惡暴也棟案凶凶與洶
洶同前書蕭望之傳曰東奪擠匈匈
猶望衆心可立　惠棟曰胡三省曰以衆心屬于清河王猶望可
立也
以吉爲凶　惠棟曰案華陽國志曰吉下當有物字與下成事爲
敗文理相屬也
基蔵　惠棟曰蔵世家作慈
注子賊畏法勑吏驗實就殺之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及固小子
燮得還子賊處燮報仇債人刺之燮覺告郡殺子賊

有敢臨者　惠棟曰胡三省曰臨力鴆反哭也
郭亮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郭亮童幼之年則有尚義之心年
十四始欲出學閭潁川杜周甫交精學於長社亮造門而師學
焉朝受其業夕已精講動聲則富商清暢推義則尋理釋結周
甫奇而偉之　棟案周甫宓事
凡十十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李固集十卷隋十二卷
具知事本　惠棟曰胡三省曰事本謂事之所由生也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文姬謂成曰若李氏
得嗣君之名義參於程杵矣
酒家傭　惠棟曰史記欒布傳曰賣庸於齊為酒家人司馬貞曰
謂庸作於酒家
淮燮遠遁身於北海劇去去與此不同　惠棟曰園別傳又去臨

淄睿內與謝承書略同而華陽國志仍承徐州酒庸家也
酒家具車重厚遣之　惠棟曰園別傳曰靈帝即位時月經陰道
量五車史官曰有流星昇漢而西揚芒旬月熒惑入太角犯太
座其占當有大臣枉誅者故太尉李固南十人占在南月經陰
道園五車宜有赦令以除此異上感與變大赦天下求公子孫
酒家具車乘厚遣之案華陽國志書月經陽古畢字讀為園義
得道也
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燮與趙元珪潁川
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為潁川太常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
焉京師以為臧否伯慎問趙元珪曰德公所善何元珪曰無書
也伯慎追數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齊悟而心變
安平相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東平

同歲生　惠棟曰同上計者猶今同年生也孔北海陳長文皆有
同歲論
大書曰案其背　惠棟曰惠學士曰周官注曰刑書其罪惡於
大方版著其背書山未衣溜衣書其背漢之罪人如此
咸傷惜焉　惠棟曰續漢書曰時吏民愛敬乃歌曰我府君道教
教拳恩如春威如虎剛不暴柔不弱愛如母訓如父
洋洽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云云　惠棟曰魏明帝甄表狀曰喬
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為郡功曹
梁諫　惠棟曰諫梁商事
池字　惠棟曰皇甫謐曰本姓凡遭秦亂避地於池水因改焉孫
恒曰漢有池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輔為燉煌太守子孫因
家焉音凡末音汎

及中常侍等　惠棟曰袁宏紀建初元年封中常侍劉廣等為列
侯也
喬上書諫　惠棟曰考異曰袁紀喬此章在為太尉後
資斧　惠棟曰前書敘傳注張晏曰齊斧越斧也以整天下也廣
喜志林曰齊當為齋齋戒入廟而受斧張軌曰齊斧蓋黃鉞斧
姚寬曰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齋棟案今御覽仍音
資古文借作齋也
以蛇輸司農　惠棟曰胡三省曰太司農掌諸錢穀金帛故金蛇
輸司農
但策免而已　惠棟曰考異曰喬前已免官此誤也
星行　惠棟曰胡三省曰星行者戴星而行
乃著故赤幘　惠棟曰胡三省曰東著赤幘著則累反

世載弦直　惠棟曰弦直謂閎也事見續漢志及風俗通叓忠正
閎字閎故去世載
久乃得拜議郎　劉攽曰案閎前已去爲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
史之敘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十字
也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　劉攽曰注爲其與盟也案太少一公字
蘗下繼望　劉攽曰案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是繫字
繫微天下之望也
先衆封然後發衆　劉攽曰案蜺御建爲郡守不得言衆封未知
當何等或云少十重字先受重封謂拜郡邑也
而不敢踰制　劉攽曰案文以自當作自以
前宮策氣　劉攽曰注音係有疾況文多一音字

後漢書辨證　十一　列傳第五十三
李膺傳　捐陽城門候羊元群等　○羊字本或作楊
如遠者月餘既於都門之側　○如字本或作加
夏門亭長呵之曰　孫世駿曰按杜喬傳喬故掾陳留楊匡北爲
夏門亭吏守衛尸喪即此夏門亭長也章懷未注

拜議郎　周壽昌曰李固傳久乃得拜議郎劉攽曰案固前已去
爲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
已復拜議郎少已復十字也案漢官制故事先守一歲然後
即真或固之始爲議郎尚是守官至此方真拜也且本傳明云
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飛章陷罪事從中下是先
雖爲議郎而未得拜至此始拜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李固傳

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　錢大昕曰數術當作方術

何焯曰李之器識在楊震以上使清河得立可以致主文宣天不祚漢爾其馭議發荊楊兗豫四州兵後日南事在南蠻傳中亦深遠遠計

列傳第五十四

吳祐　黃真　戴宏

盧植　趙岐　孫嵩

延篤　史弼　裴瑜

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　惠棟曰續漢書曰恢欲殺青簡寫尚書章句

長垣澤　惠棟曰袁宏紀作長羅澤水經注曰圃稱言長垣縣有羅亭故長羅縣也後漢書長垣有長羅澤季英牧豬處

後舉孝廉　惠棟曰袁宏紀曰祐年四十餘乃為郡吏舉孝廉

然後斷其訟　惠棟曰東觀記斷作科釋名曰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

重相和解　惠棟曰袁宏紀曰民有詞訟先命三老孝弟喻解之不解祐身至閭里自和之

子雋　惠棟曰謝承書曰雋為州郡吏休假先每恤行喪式瞻病畢拜覲鄉里耆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

唐漢典注典字季度　惠棟曰蔡邕傳注引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堂溪典嵩高石闕銘曰字伯并趙明誠曰當以碑為主棟按古人名字前後改易者多季度十字伯并猶虞詡十字定安也

受左氏傳　惠棟曰經序典錄曰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子伯升因而注之

恭著作東觀　惠棟曰劉知幾曰太尉當司馬崔寔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

動依典義　惠棟曰謝承書曰篤為侍中自在機密常見進納上殿閣政事得失以經義古典諫帷幄之言不外宣也

郡中歡愛　惠棟曰謝承書曰篤勸民農桑遂增戶口穀食豐饒
鄭郡老少歸之
前有趙張三王　惠棟曰前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
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津梁書本草　惠棟曰經籍志曰華佗弟子吳普本草六卷
集聚而不得言　惠棟曰按漢中常侍吉成侯州輔碑有延篤題
名又篤撰張程等傳皆敘其所承本世由為文節是篤乃閣尹
末重故得不罹梁氏之禍不染冀之橫暴雖毗觸死皇有顯刑
梁使而得自全者乎史家所記蓋非其實
百行　惠棟曰鄭元論語注曰孝為百行之本
公劉　惠棟曰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趙岐稱公劉仁慈
行不踐生草運車以避葭葦蓋韓詩有是說也
後漢書疏證
李文德　惠棟曰州輔碑陰有處士李敏文德南陽犨人與叔
堅同時則文德乃字也碑闕其名而傳稱文德為越嶲太守豈
又一人耶
消搖而階　惠棟曰說文曰逍遙猶翱翔也徐鍇云詩傳止用消
搖此二字字林所加
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　惠棟曰今本傳亡義引延叔堅說當是
服虔所采
隆於友于　惠棟曰蔡邕石經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
包咸曰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
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今流俗本作孝乎梅氏撰偽尚書以
惟孝屬下讀改孝于為孝乎遂失本真也
恐遂濫變　惠棟曰用本傳祭仲語

出為平原相　惠棟曰按謝承書猶先為山陽太守以三互法出
為平原相也
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　惠棟曰胡三省曰髡笞掾史句絕言詔
書督迫州郡至於髡笞掾史青州從事則坐平原傳舍而責弼
也
郡僚職　惠棟曰胡三省曰郡僚職謂諸曹掾史也
積日不得通　惠棟曰袁宏紀門長不為通
詣郡邸　惠棟曰惠學士曰觀此則東漢郡邸乃郡守自為之舍
則安得擅晉陸機洛陽記曰百郡邸在洛陽中東城下步廣里
中按百官公卿表大鴻臚屬有郡邸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邸
在京師者
陶邱洪　惠棟曰元和姓纂曰卅朱虛陶邱為氏
後漢書疏證
出為鄄城相　惠棟曰袁宏紀曰為政務抑豪強雖有縱赦豪
右斂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
少與鄭元俱事馬融　惠棟曰續漢書曰與鄭元同門相友
攢耳　惠棟曰蒼頡篇曰攢聚也作官切
德均則決之卜筮　惠棟曰盧植奏事下文云所以承先祖也見
初學記
披圖按牒　惠棟曰圖輿地圖也牒宗室名牒也披圖則知諸王
分國按牒則知宗室遠近也
楚人嘗叱　惠棟曰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
其君虔于乾谿公羊曰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
公子弃疾脅比而立之
尹氏立朝　惠棟曰春秋經昭二十二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

尹氏立王子朝何休曰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
置諸子之官　惠棟曰何焯曰諸子官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
武並不能用　惠棟曰惠學士曰其後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
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子幹之言中矣
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　惠棟曰續漢書曰作尚書章句禮記解
詁經籍志曰植注禮記十卷
紕謬　惠棟曰紕謬疑紕繆之訛禮記大傳曰五者一物紕繆鄭
元曰紕繆猶錯也釋文曰繆音謬本或作謬
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惠棟曰力使令之人也陶潛集曰今遣一
力
古末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　惠棟曰古文科斗
謂尚書毛詩周禮左傳也能通古文則知古訓故云近於爲實

漢世儒者不信古文爲流俗所抑僅備六書之一體故云降在
小學也
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惠棟曰指古文經說
其與春秋共相表裏　惠棟曰左氏傳春秋毛詩小序十五國風
皆有春秋時事晉韓宣子聘於魯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是春秋本周禮以紀事也故三經傳記與春秋相表裏
故中食晦也　惠棟曰中食必在朔古用平朔於是有中食在晦
之說詳見別傳
陳明洪範　惠棟曰陳洪範五行之說也傳自伏生劉向有記鄭
元有注自漢以來洪範之學其說畧存于各史五行志然非其
至者
拜北中郎將　惠棟曰劉昭曰漢末有中郎將不知何時置也

垂當拔之　惠棟曰續漢書曰征角失利抵罪案范于皇甫嵩諸
由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
稱時人說皇甫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
盧植收名領策而已不有焉植抵罪後而皇甫奏捷則植之行
師有累萬實資之續漢書以爲失利抵罪失其實矣
彭伯　惠棟曰魏明帝先賢傳作彭伯摩
令先害　惠棟曰先賢傳曰令先害之
遂隱於上谷　惠棟曰續漢書曰隱居上谷軍都山樂史引後漢
書曰植隱居上谷軍都山重辜肆教授好學者自遠方而至郡
國志曰廣陽郡軍都故屬上谷樂史曰山在幽州昌平縣西北
十里
子毓知名　惠棟曰續漢書曰植有四子毓最少

蠱蠆起懷　惠棟曰左氏傳曰蠱蠆有毒
注岐娶馬敦女　惠棟曰敦馬嚴弟官至虎賁中郎將
注未嘗以衣裾撇其門　惠棟曰撇衣字當作徹張揖三倉解詁
曰徹拂也史記徹席索隱謂側而行以衣徹席爲敬不能正坐
當賓主之禮也
姓趙名嘉　惠棟曰嘉協韻歌此桑銘也
郡人以珪進不由德皆輕侮之　惠棟曰按魏畧勇俠傳乃京兆
郡功曹趙息事岐從子也勇俠傳所載與傳異見三國志注
注羅暉　惠棟曰暉字叔景見衛恒草書勢
注與朱賜書　惠棟曰朱賜王愔庸使錄作朱寬張懷瓘書斷曰
太僕朱賜杜陵人時稱工書趙壹集稱朱使君
從子戩　惠棟曰戩字叔茂見王允傳

畫殺之注云云 惠棟曰魏略勇俠傳曰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
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唐衡爲詔徵仲臺遣歸遂詔
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也
自匿姓名 惠棟曰岐孟子題辭曰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
蹇詭姓遁身即是時也
遊市 惠棟曰三輔決錄曰乘犢車入市
見岐察非常人 惠棟曰三輔決錄曰嵩問岐曰自有餅耶曰販
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
死友 惠棟曰劉向列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
表不爲禮 惠棟曰三輔決錄曰嵩在表末坐不爲表所識岐遂
識之
畫爲讚頌 惠棟曰何焯曰水經注曰家圖賓客之容用存情好

終其宿尚宿尚當謂四賢情好則兼有平生親厚也
要子章句 惠棟曰吳氏補遺曰刊誤曰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
就今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仁
傑按宋本要作東與孟相近疑孟與要通岐傳作要子章句而
訛作東耳水經清漳水出大黽谷注云大要谷類此棟按劉氏
既有刊誤而萬歷廿四年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爲孟子章
句殊失古意此傳似當作要而存劉氏刊誤乃得其實
注常以先冬修夜思而未得之也忽然而寤 惠棟曰原注曰修
夜以下十七字闕、
夢此 惠棟曰原注闕此字
書擊之士姓元名明字由 惠棟曰原注闕由字
子眞與余寤言言必有中 惠棟曰摯虞注曰夢中指言寤寐之

事
予接其人子奧謂之抑微通理 惠棟曰原注十七字闕
善否之聞無所依違因 惠棟曰原注闕因字
命操筆者書之 惠棟曰據御覽三百九十九卷
逢掾臨師 惠棟曰謂逢常河津時也
注本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惠棟曰本傳無此文
按公羊傳曰禮大夫受命而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
家專之可也
脩行郡中爲祖道 劉攽曰注以爲林柏案禮記云若爲林柏此
必十善字也
果辭僞駱越五嶺注裴氏廣州記○諸本同州當作州
爲祖道注魯羊五路以祀及犯軷○犯字監本誤祀從周禮大馭文改正

生物觀以它事歸鄰而因遠覽書 劉攽曰案文說字當作詭謂
詭譎也
漆室有倚楹之戚 劉攽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一以字
令先害 劉攽曰案文少之字不成文理
著要子章句 劉攽曰正文著要子章句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
字說今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
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仁毛本作人何焯曰他本同作人
史弼傳聚徒數百仕州郡注悉條諸生聚斂姦吏百餘人○諸本
同姓字疑衍
刑竟歸田里○刑他本多作形上云論輸左校刑竟謂徒役期滿
也段熲傳亦有刑竟字今仍監本
盧植傳遂隱於上谷○上字毛本作山

子瓻知注時舉中郎○毛本作中書郎

趙岐傳因字臺卿注以其祖為御史○祖守監本誤作于從毛本改

娶扶風馬融兄女注三輔決錄注曰○注本或作志誤

後漢書考證 吳祐傳 八

脇比 周壽昌曰盧植傳稱有楚人脇比尹氏之變壽昌案公羊傳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脇比而立之事懷注不引公羊而引左氏周昕而未去去非植意也

岐應作岐 周壽昌曰趙岐傳殿本岐作岐案傳稱自改名字不忘本土去去宜正作岐為是且觀其字曰邠卿益信為岐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吳祐傳

所謂觀過斯知人矣　錢大昕曰今本論語人作仁古書仁人二字多通用然以人義為長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延篤傳

為平陽侯相　錢大昕曰此山陽之南平陽非河東之平陽

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此據葛氏本諸本皆作仁　錢大昕曰今本論語人作仁按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為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為人也孝弟後言其為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人為長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史弼傳

陛下隆於友于　錢大昕曰按袁紹傳亦云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六朝人好用此語三国志陳思王植傳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吴三嗣主傳友于之義薄矣許靖傳注處室則友于不穆晉書長沙王乂傳友于十人同產皇室東莱王蕤傳曾無友于之情王渾傳虧友于款篤之義傳咸傳無友于之情孝友傳論篤友于而宣範宋書廬江王禕傳克敦友于桂陽王休範傳先帝穆於友于范泰傳孝慈天至友于過隆南齊書豫章王嶷傳友于之發垂友于之朕朕友于之深王思遠傳友于甚至梁書陳伯之傳朱鮪涉血於友于南史齊文惠太子傳太子見上友于既至

梁臨川王宏傳武帝於友于甚厚袁彖傳辨獻之日友于讓生北史李順傳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李謐傳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薛聰傳友于篤穆房彥謙傳上副聖主友于之意要皆濫觴于後漢也

姚鼐曰史弼傳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陳蕃傳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按桓帝紀太后臨朝詔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孝廉贓吏子孫不得察舉此詔在本初元年梁太后之詔也至桓帝親政蓋變易不用太后之舊詔而一切皆得參選矣鼐度此一切詔必在延熹誅梁冀之後宦官亂政之時而桓紀第載太后之初詔而此一切詔書遺而不載亦史家之疏矣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盧植傳

将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　錢大昕曰公羊傳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章懷注不引公羊而引左氏周走而呼云云非植意也

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　何焯曰諸子周禮夏官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

申宥回枉　何焯曰回屈也注訓邪誤

侯王之家至以防未然　何焯曰侯王以減削賦税思亂如明之中葉以後宗藩無禄以給屢至譁訴此其徵也古今之變兩漢二書中備矣

盧植傳有遺漏　王鳴盛曰靈帝崩何進謀誅宦官於是張讓等劫火帝走河津盧植追帝從之此植一生大節傳中宜一見而云詳何進傳今竟無一語而突見論中非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趙岐傳

今海內分崩至前後不絕　何焯曰此亦漢室存亡之機若表能盡用岐言先迎天子未遽爲魏也

著孟子章句　何焯曰儒林傳程曾作孟子章句在邠卿之前今曾書不傳

要子　吳仁傑曰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于時列訣曰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孰今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仁傑按古文要作𡰪與孟相近疑孟與黽通傳作黽子章句而訛作𡰪耳水經清漳水出大黽谷注云大要谷類此

列傳第五十五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安定朝那人也　惠棟曰孫愐曰漢初有皇父鸞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爲甫後漢安定太守儁始居安定朝那代爲西州著姓文徙居京兆

審其必敗　惠棟曰胡三省曰審悉也審也

縣師注縣猶停也　惠棟曰胡三省曰出師遠征其勢縣絕不能相及故曰縣師縣讀爲懸棟按縣師猶懸軍也

串於平民間人姦吏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爲姦吏所侵盜也

乘常守安則加侵暴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爲常也

兩營　惠棟曰胡三省曰兩營者扶風雍營及京兆虎牙營也

與護羌校尉趙沖　惠棟曰考異曰案西羌傳沖時尚爲武威太守傳誤也棟按規文出自集中或護羌校尉沖之兼官也

甲也東之衍　惠棟曰胡三省曰東千衛斥經也悉也

沒死自陳　惠棟曰胡三省曰沒死猶言昧死冒死也

幾以獲安　惠棟曰胡三省曰幾讀曰冀案袁宏紀安作治

體兼乾坤　惠棟曰胡三省曰以坤母臨朝以君天下行乾之德故曰體兼乾坤

拔用忠貞　惠棟曰皇后紀曰沖帝崩復立質帝太后推心使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從節儉

拔埽凶黨　惠棟曰胡三省曰拔開也埽除也

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　惠棟曰胡三省曰家語孔子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也

膂力　惠棟曰胡三省曰膂音良
不闚戶牖之外　惠棟曰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
紫康　惠棟曰指王室
積十四年　惠棟曰考異曰檢帝紀沖帝則無舉賢良事或者此
時規舉賢良其年對策已在質帝世也故前去沖質之閒自永
嘉元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
陸梁　惠棟曰王幼學曰陸梁猶張梁也張平子西京賦曰怪獸
陸梁又甘泉賦注陸梁跳也
章霸　惠棟曰何承天姓苑曰章姓武邑人
幸無咎譽　惠棟曰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菴廬　惠棟曰廣雅曰菴廬舍也菴爲舍床釋名曰草圓屋曰菴
菴奄也所以自覆奄也寄上曰廬廬慮也取自覆慮也毛晃曰

結草木曰菴其在野曰廬
狼籍　惠棟曰羅願曰狼貪猛之獸聚物而不整故稱狼籍
李翕　惠棟曰漢柏里橋郙閣頌李翕字伯都漢陽河陽人又按
天井道碑翕建寧五年時為武都太守
督軍御史　惠棟曰胡三省曰以御史督軍旅曰督軍御史
十餘萬口　惠棟曰袁宏紀曰二十餘萬口
使軍就道　惠棟曰何焯曰使下疑有脫文棟按使軍謂持節監
關西兵也
覆軍有五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鄧騭敗于冀西任尚敗于平襄
司馬鈞敗于丁奚城馬賢敗于射姑山趙沖敗于鸇陰河
寫之權門　惠棟曰顧炎武曰寫御也說文曰御舍車解馬也讀
若汝南人寫書之寫棟又按古書曰發稅舍車也郭璞曰舍宜

音寫今通書發寫也胡三省曰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不發封
識而輸之權門也
傳稱鹿死不擇音　惠棟曰服虔曰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
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閒暇而有好音急不擇音獸
審其非唯鹿也莊子亦曰獸死不擇音
元帥　惠棟曰胡三省曰元帥謂度遼將軍也
欲退身避第　惠棟曰第當作弟按風俗通亦載此事閑辨之曰
弟實篤德不忍與俱而徙閉薄何所堪施又去規顧弟私也規
以久居本位欲避弟仕塗數數上病古來第舍字亦作弟傳寫
訛為第章懷不致而由為之說非也規兄節為鴈門太守規弟名
字未詳
并州刺史胡芳　惠棟曰胡三省曰度遼將軍屯西河界并州刺

史所部也
何能由此子計邪　惠棟曰風俗通載其語曰我為朝廷惜其功
用何能爲此私家計邪
染建　惠棟曰續漢書染作連
孔翊　惠棟曰案黨錮傳有皇昱字元世韓勅碑有御史孔翊孔
世則翊即昱魯國先賢傳載翊為洛陽令與傳合而傳不言為
御史史闕文也
以疾召還　惠棟曰案蔡邕集有薦規表當在此時
凡二十七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皇甫規集五卷
少遊太學　惠棟曰謝承書曰與諸太學受業博通五經隱處在
扶風郿縣界中主精舍斟酌法喬卿之雅訓畫誦詩書暮宿
弓馬

遷安定屬國都尉　惠棟曰水經注曰屬國都尉治三水縣南
三安定郡鄉三而內十里侍郎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治此
金鐻　惠棟曰續漢書作渠案說文引山海經作璩从玉豦聲去
環屬
主簿　惠棟曰何焯曰水經注曰主簿張祁入
以酒酹地　惠棟曰胡三省曰蓋自誓也
注以酒沃地謂之酹　惠棟曰字林文
屠各　惠棟曰胡三省曰屠各匈奴別種也
諸胡率降　惠棟曰謝承書曰奐率步騎士萬康宣方略大破鮮
東匈奴惶懼詣奐乞降
奐潔廉為節所貴　惠棟曰袁宏紀曰義士以此非奐
本生於火相須乃明　惠棟曰易家人象傳曰風自火出家人馬

融註云木生火火以木為家故曰家火生於木得風而盛猶夫
婦之道相須而成
前以讒勝　惠棟曰本傳卜景卿中世亂讒勝
轉奐太常　惠棟曰續漢書曰奐拜太常設官科限素有清節當
市奉之閒張律不可奪也該覽羣籍古今詳備
辛年七十八　惠棟曰典略曰奐居華陰終遂葬焉
十要銀艾　惠棟曰魏明帝甄表狀曰奐前後七徵十要三為邊
將孔平仲曰銀即印艾即綠綬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
不甚大淮南子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
措麗靈牀幅巾布已　惠棟曰甄表狀曰奐矯三張裸形宋司馬
為布槨幅巾時服與棺而葬焉
齊非晉文　惠棟曰袁續漢書作柜案注當從柜

二十四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張奐集二卷錄一卷
至今稱傳之　惠棟曰書斷曰芝以獻帝初平年卒昶以獻帝十
十年卒
牛子猛　惠棟曰典略曰猛字叔威
邯鄲商　惠棟曰風俗通曰邯鄲氏以國為姓棟案杜預釋例世
族譜趙氏之孫穿別為邯鄲氏趙旃趙勝邯鄲午是其後也
卒如占云　惠棟曰事詳魚豢典略見三國志注也
昧熲　惠棟曰孫愐音古迥切熲光也又輝也故熲字紀明
司徒尹訟薦熲　惠棟曰東觀記曰熲有文武智略也胡三省曰
訟當依帝紀作頌
餘黨降散　惠棟曰東觀紀曰熲到設施方略旬月羣賊悉破
勒姐　惠棟曰勒姐種因勒姐河而名也見十三州志

遂至河首積石山　惠棟曰歐陽忞曰其地在今廓州漢末屬西
平郡杜佑曰山在今西安平鄉郡界
石城羌　惠棟曰水經曰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注曰
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墜坑死者八百餘人即於此也
湟中義從　惠棟曰胡三省曰湟中有義從胡即小月氏胡從者
用度
起於徒中　惠棟曰前書曰韓安國起徒中為二千石
樊志張　惠棟曰見方術傳
鸞鳥　惠棟曰劉昫曰涼州神鳥縣漢鸞鳥古城
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　惠棟曰杜佑曰今榆林郡即
漢雲中五原郡也漢陽今天水郡
注與應都凡也　惠棟曰猶名大毛晃曰與應猶言多少如是與

疑也

張鍁　惠棟曰通鑒張作長

斬首八千餘級　惠棟曰水經注曰斬首八千級于高平若水之上

橋門　惠棟曰水經注曰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

走馬水　惠棟曰水經曰平水出盧施縣西北平谿東南入奢延水注之水出南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

落川　惠棟曰水經注曰洛川在奢延澤之南

令鮮水注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　惠棟曰程大昌攷古編曰李注令鮮水非也在張掖者亦名鮮水趙充國所謂洛浧隃以西橋令可至鮮水上者是也今此紀明所

達者東羌乃在上郡其下言追及靈武谷而見也胡三省辨誤曰顯之擊羌也先破之於高平逢義山遂追之出上郡橋門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未破於靈武谷奢延澤在上今奢延縣西南靈武谷在北地靈武縣則所謂令鮮水當在奢延澤南南靈武谷東北非張掖之羌谷水明矣

自橋門以南落川以東　惠棟曰杜佑曰今金城會寧平涼等郡之類是也

駐軍二年不能平寇　惠棟曰胡三省曰桓帝延熹九年奐皆三州三營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惠棟曰杜佑曰趙充國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自後賓服建武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于三輔注云今京兆馮翊扶風汧陽等郡地

凡亭山　惠棟曰胡三省曰魏收地形志安定鶉陰縣有凡亭杜佑作瓦亭山注云瓦亭山在今平涼郡蕭關縣

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惠棟曰胡三省曰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叅據十志當云縣有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則禹貢所謂嶓冢道漾東流為漢其發源之地也段熲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東西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熲乃於西縣結柵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故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為熲兵所迫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巢之穴而蹙於是谷也

於是東羌悉平　惠棟曰東觀記曰熲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

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及紫綬十七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尉印五百薄入

徵還京師　惠棟曰東觀記曰時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錚鉎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

有盜發馮貴人冢　惠棟曰魏文帝列異傳曰漢桓帝末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穿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關爭相殺實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為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瀆汙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陳公即陳球也

急便軍就道　劉攽曰案文軍上少一字或督或領也

以為規賢　劉攽曰案文以為規賢非是當云以規為賢

敦煌酒泉人也　劉攽曰注在今永州案下文當作瓜州瓜州與晋

昌也
所在能政　劉攽曰案文單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十有字
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頫降　劉攽曰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餘口
其種中九十口降亦不足記當作千字
乃令軍中張鏃　劉攽曰案文鏃非可張未知何字
故宮縣邑更相通屬　劉攽曰宮縣案文當作官舊屯田營壁皆
是故官也
張奐傳而召主簿於諸羌○何焯曰水經注召主簿張祁入
冠掠緣邊九部○部毛本作郡
會非晉文注陸翽鄴中記○翽監本訛翽今改正
段熲傳乃令軍中張鏃　劉攽曰鏃非可張未知何字○按通鑑作
長鏃
後漢書旁證　皇張段傳　八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何焯曰徙漠吾餘種七千餘口於三
輔乃永平初馬武事

丹野　周壽昌曰皇甫規傳流血丹野殿本作流血川野此作丹
野亦有意丹野猶赤地也○本書公孫瓚傳有流血丹水語正
與此兩句法則作丹字為是不必易川字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皇甫規傳

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　錢大昕曰第當作弟避弟謂已避位而弟得辟召也此事見風俗通過譽篇下文避第仕塗亦弟字之譌章懷注謂欲歸第避仕官之塗誤矣

及黨事大起至恥不得豫　何焯曰若皆坐黨被錮詎與事君恥不得豫賢者之過

菴　吳仁傑曰親入菴廬巡視將士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既于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皇甫規親入菴廬用此菴字為有據依又翟伯壽籀史載獲古盦云盦音菴仁傑按書大傳高宗梁闇三年鄭康成注闇讀如鶉鵪廬也然則闇之名自有本字菴與盦非正也今人近壁結屋正用此名亦古倚廬之意博古圖有邛仲盦自某器名王充書有菴邸敝野則與揞同揞掩也烏紺切庵字篆文無之漢人乃作奄字用見隸釋所載衛尉衡方碑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張奐傳

敦煌酒泉人也注酒泉縣名地多泉水今永州晉昌縣東北　閩本永作陽攷唐書地理志晉昌縣屬瓜州永陽二字俱誤　錢大昕曰按酒泉郡名非縣名當作淵泉胡三省注通鑑云奐敦煌淵泉人胡所見本尚未譌也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晉志作深泉蓋避唐諱章懷本亦當作深後人妄改為酒耳郡国志作拼泉拼亦淵字之譌

而召主簿於諸羌前　何焯曰按水經注此主簿為張祁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段熲傳

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至稱爲長者　何焯曰非熲之辱閎乃宦
豎私人不敢言耳記事者當以其人其時裁之
前當亂退爲後還之主輔　何焯曰後漢吾餘種七千中於主輔
者乃永平初馬武事

列傳第五十六

陳蕃　周舉　劉瓚　成瑨　朱震
王允　王宏　士孫瑞　趙戩

汝南平輿人也　惠棟曰風俗通曰蕃本召陵祖家在焉父梁父
令别徙平輿也
辭勳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勳字恭祖仕郡爲功曹陳仲舉時
年十五爲父齎書詣勳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迎勳
勳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元談竟日乃歎曰陳
仲舉有命世才王佐之具見黃叔度于童幼亦常爲世盛德
其後二賢英名並耀于世
初仕郡　惠棟曰太守王龔辟爲東唐珍署爲功曹
刺史周景辟别駕從事　惠棟曰謝承書景爲豫州刺史辟蕃爲
别駕不就景題别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
職

琛字孟孟　惠棟曰魏文帝甄表狀曰琛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
行前後十辟皆不就除高唐令邑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
皆難其高風案琛樂安人袁山松書曰琛爲樂成令遣迎與事
縣中大治未嘗徵聘不至琛風俗通作綝
以長請屬之路乎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蕃上書曰昔明帝時
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聞之曰郎天官也以當敍
德何可妄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爲反側
出爲豫章太守　惠棟曰豫章耆舊傳曰蕃臨郡二年甘露降
九列　惠棟曰九卿也
封事　惠棟曰胡三省曰封事封係之事也

并隔水旱　惠棟曰并隔猶洪範之極備極無也劉瑜傳瑜上書
曰天地之性陰陽正化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所謂并隔水旱
也
尺一　惠棟曰勤處決疑要海曰尚書召王公及位班王公者皆用
尺十
埶家郎　惠棟曰案風俗通埶家郎謂五侯鄧氏
南陽木猾張汜　惠棟曰司馬彪案類集曰猾狡也人不論疏索
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遷平陵令
客於剡州　惠棟曰樂壽曰晧禰衡來遊東師詠嘗朝士及南見
識歎之申所謂鉤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也
而令天下之論　劉攽曰案文令當作今
後漢書辨證　〖劉傳第五十六〗
而革竟者救之　劉攽曰案漢魏朝獄皆云考竟此誤
長吏以下多至抵罪　劉敞曰案文史當作吏太尉府有長史故
周蕃見讒也
震搜揩捺　劉攽曰案文搜當作叟
十旱解兵關東　劉攽曰令若十旱解兵關東案文多關東二字
宋武卑姿　劉攽曰案姿是姿貌此當作資也
陳蕃傳真臺爲樂安太守注續漢志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
名也○縣當作郡　臣會汾曰按千乘貞王傳永元七年改國
名樂安質帝時改封渤海樂安仍當爲郡然此傳言樂安太守
也樂安屬邑有千乘樂安兩縣前後志初無改易惟郡名耳
嘗戴聖藹○何焯校本磐改獎
主礼傳种後眠輙見家○諸本同何焯校本眠改眂

更本音　周壽昌曰王允傳不欲使更楚辱壽昌案更字宜从本
音猶再也允始以傳下獄茲復被捕是再被楚辱也注訓經則
當音作庚恐非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陳蕃傳

車駕幸廣城校獵注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　錢大昕曰城當作成馬融上廣成頌即此

齊景公欲觀于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頻眉之感　錢大昕曰此誤以孟子對齊宣王語為晏子之言

祖河東太守　錢大昕曰列傳敘述祖父必舉其名此有官而無名又別無事迹則不知其不載矣蔚宗好引用風俗通義此必因應書有其祖河東太守家在邑陵之文而增入耳

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憲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　錢大昕曰太原太守劉瓆案趙津南陽太守成瑨案張汜故云二郡王允傳稱小黃門晉陽趙津為太原屬縣故劉瓆得案之此傳刪去晉陽字而二郡之文不可通矣

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　何焯曰蕃言不用天命去漢故桓帝下愚不移以為一時君子激切太過者是小人諂媚設淫詞而比逆亂者耳

論彼非不能絜情志　至　歎公之力也　何焯曰天下一君四海一國雖異姓之臣既當鼎鉉固當禍福共之竭力致死無所辭避事之不濟則天也

長史　王鳴盛曰蕃為太尉奏官罷宦官疾蕃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案吏當作史太尉府有長史因蕃抵罪也

論　王鳴盛曰椎明忠義心事悲憤壯烈千載下讀之凜凜猶有生氣以王允與蕃合傳其與允也至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王允傳

士孫瑞字君策（至）為亂兵所殺　何焯曰瑞事亦見董卓傳注中宜移之於此

鄭公業　王鳴盛曰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董卓此鄭泰而稱其字為公業者蔚宗父名泰故諱之本傳篇首一見其名以不沒其實而仍改泰為太其餘俱稱字鄭泰傳用泰謝該董卓事亦見三國魏志泰之弟渾傳

後漢書旁證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或起徒步　惠棟曰前書公孫宏傳宏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

倂執璽　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曰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此附庸之君非古文圭

懷經協術　惠棟曰協當作挾古字通黃瓊傳黃門協邪是也

品覈　惠棟曰說文曰覈實也考事而笮邀遮其辭得實曰覈

婞直　惠棟曰離騷經曰鮌婞直以亡身

議揣　惠棟曰胡三省曰揣度也量也度量其輕重長短而為議議也

畫諾　惠棟曰惠學士曰諾猶今施行謂之畫諾宋朝有鳳尾諾王充論衡曰曹下案目然後可諾然則畫諾天子亦然

公族進階　惠棟曰案公族進階魏齊卿皆見鄭泰別傳傳中所載官書字以進階為名者非也又王純門生碑陰有渤海公族進階碑凡十有九十三人皆書字此其證也

魏齊卿　惠棟曰劉寬碑陰門生名曰魏傑字齊卿扶風杜陽人

官皮氏長

危言　惠棟曰鄭注論語曰危高也

推占當數　惠棟曰翼奉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申上來有木敵期在來十日冬至後丁巳日有風從巳上來有木敵徐堅至

李膺為河南尹　惠棟曰考異曰膺時為司隸非尹也

逢宥獲免　惠棟曰裴駰曰捕得也曰赦出也
牢脩　惠棟曰袁宏紀作牢順續漢志作牢川
懸金購募　惠棟曰袁宏紀曰其逋逃不獲懸千金以購之
標榜　惠棟曰胡三省曰立表以示人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榜猶言表揭也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牓可觀斯謂雅俗矣史記表南客閒崔浩曰表者標榜其里門也表榜義取諸此
荀昱　惠棟曰昱十作翌三君八俊錄曰語曰天下好交荀伯條
杜密　惠棟曰語曰天下良輔杜周甫
劉祐　惠棟曰語曰天下稽古劉伯祖
魏朗　惠棟曰語曰天下忠平魏少英
趙典　惠棟曰語曰天下才英趙仲經

朱寓　惠棟曰語曰天下冰稜朱季陵薛瑩漢書作寓
范滂　惠棟曰三君八俊錄無范滂有劉儒
檀敷　惠棟曰本傳及韓敕碑皆作敷三君八俊錄曰語曰海內通士檀文有
度尚　惠棟曰語曰海內清平度博平
張邈　惠棟曰語曰海內嚴恪張孟卓
王考　惠棟曰語曰海內依怙王文祖
劉儒　惠棟曰三君八俊錄無劉儒有劉翊語曰海內光光劉子相見獨行傳
秦周　惠棟曰語曰海內貞良秦平王
蕃嚮　惠棟曰顧炎武曰蕃音皮皮古音婆漢人讀鄱為婆不知皮之為婆遂讀蕃為毗矣胡三省以為皮字乃傳寫反字之誤亦非三君八俊錄曰海內修整蕃嘉景
王章　惠棟曰語曰海內賢智王伯義
八顧　惠棟曰張璠漢記曰劉表與同郡人張隱等為八交或謂之八顧也
刻石立墠　惠棟曰英雄記曰先是儉等相與作衣冠糾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乂猶古之八元八凱也
儉為之魁　惠棟曰鄭康成禮記注曰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
曹鸞上書大訟黨人　惠棟曰袁宏紀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也

檻車　惠棟曰丁度曰轞載囚車通作檻
掠殺　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曰掠笞也劉熙釋名曰掠而死曰掠掠狼也用威大暴於豺狼也胡三省曰掠音亮
和海　惠棟曰靈帝紀注作和溥和姓本自羲和之後一云卞和之後劉寬碑陰有狄氏長河內波人和政公直
成於李膺張儉　惠棟曰何焯曰牢脩告膺朱並告張儉故未成于十人
王暢字伯儀　惠棟曰暢一作量儀一作義三君八俊錄曰海內賢智王伯義又蔡邕王子喬碑有相國東萊王章字伯義者水經注引作王暢然則暢當作章儀當作義義與儀異
朱寓　惠棟曰魏明帝頌表狀曰寓十名謂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告本郡訪問耆老識寓者桓帝時遭難無後王君八俊錄

曰寓字季陵

趙典名見　惠棟曰顧炎武以爲兩趙典棟案華陽國志曰典樂

潁川李膺等並號八俊本輔錄載當時語曰天下才英趙仲經

顧氏之說非也

對策爲天下第一　惠棟曰謝承書對策十五科爲天下諸儒之

表載見袁宏紀也

常密諮問之　惠棟曰謝承書曰淑爲侍中朝夕建議竭忠于朝

補政十有餘事悉有章篇朝廷有疑事密詔問焉

父蕃　惠棟曰世系曰脩生諫諫字世蕃趙國相生膺

望風棄官　惠棟曰高士小說曰青州凡六郡惟陳仲舉爲樂視

事其餘皆病十十縣並棄官而去其威望如此

爲度遼將軍　惠棟曰袁宏紀曰天子嘉劉陶之言而嘉膺之能

遷度遼將軍也

瀾斬　惠棟曰劉熙釋名曰廁或曰瀾斬瀾瀾也或曰斬前有狀

似廞斬也

肆之以法　惠棟曰呂覽仲春記曰與肆掠高誘曰肆極也

記功忘失　惠棟曰補注

均吉甫之功　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君征五溪蠻夷黃加

步高相津氏趙伯潘鴻第等斬首萬級沒溺以千數降者十萬

人收捕賓布卌萬匹不費官財振旅還師

湘爲野王令　惠棟曰案袁宏紀作陽翟令張槃又膺爲河南尹

時考殺之也

令柩中　惠棟曰胡三省曰令本爲柩安尸以容人令柩爲兩柩

相直兩屋相合處也

詔以不先請　惠棟曰建武三年詔曰吏不滿百石下至墨綬長

相有罪先請湘爲縣令法應先請然後加刑也

乜積十旬　惠棟曰袁宏紀作二旬

膺持風裁　惠棟曰膺家傳曰膺恒以疾不送迎賓客二十日乃

十通也

平署　惠棟曰釋名曰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者官號也

周禮司刑詔刑罰鄭元曰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

署法矣平署猶平奏也

貞觀干五利見大人　惠棟曰繫下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觀象

傳曰中正以觀天下觀六二九五居中正應所謂貞觀二五也

大人謂五天子貞觀二五君臣同道則可得利見故曰利見大

人許以乾二五並曰利見不通從易者也

大人休否　惠棟曰九家易曰否者消卦陰欲消陽故五處和居

正以否絕故曰休否

見險　惠棟曰蹇象傳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景毅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舉

孝廉司徒舉治劇爲沇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

太守封吏守闕請之三年不絕以子顧師事李膺膺誅自免歸

之拜成都令遷益州太守年八十十而卒

漏奪名籍　惠棟曰續漢書作漏脫奪與脫古字通見山海經注

子瓚　惠棟曰世系曰膺三子瑗瓚瑾瓚字叔瑜東平相避難復

居趙生志恢寶

鄉佐　惠棟曰惠學士曰鄉嗇夫謂之鄉佐

遂遣就學　惠棟曰鄭康成別傳曰元丰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

多所陳訖　惠棟曰風俗通曰案每至郡縣多所陳說職記拾屬

自閉寒蟬　惠棟曰案范曄用今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

故謂之寒蟬方言曰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風俗通案對皇

甫劉勝位故大夫俯伏墨於籠蜩冷滯也如寒蜓無能往來此

非人也

昱慚服待之彌厚　惠棟曰應劭論此事云劉勝奉約恭純業靜

已甚君晞慕晏嬰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檃栝府縣干樂王

政就君所本猶有公私既見識切不覺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為

己力惟顏子學博而俗矣

為僚類所歸　惠棟曰謝承書曰祐有才辨自在臺閣陳國家事

故每有奏決於中筆為群僚所伏

遂閉門下衣由美業　惠棟曰胡三省曰閉障閉也棟案閉規閉

也閉與鍵閉隗囂傳規閉山澤而光傳規閉千榆亦此義也

科品　惠棟曰科謂科條品謂品制也案帝紀初元年詔曰舊令制

度各有科品也

何其劭與　惠棟曰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劭者是孔子之徒歟

徵為尚書　惠棟曰謝承書曰再舉茂才徵拜議郎有不屈豪右為

有僚所服

朗悼矜嚴　惠棟曰謝承書曰朗動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子孫

如事嚴君焉

被急徵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朗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舉

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海內列名八俊

魏子　惠棟曰經籍志曰魏子三卷

同縣高氏　惠棟曰案高士傳高氏名儉

舉直言不就　惠棟曰高士傳曰太尉趙戒舉敞不詣遂隱身閑

宋業曰敞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桑樹而去其用懷高遠如

此

涅陽　惠棟曰袁紀作淯陽魏郡鄴縣有涅水或是淯水之陽案

漢末林慮鄴縣嘗屬魏郡故人林慮山靜追之淯陽車中為捐

其實

明旦別去　惠棟曰高士傳曰後有人識其聲者以告同郡上黨

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顏顏自匿不肯見潛車三反乃得顏

汝南細陽人　惠棟曰劉孝標案張璠漢紀云滂汝南伊陽人案

汝南無伊陽或細陽之誤也

舉孝廉　惠棟曰案風俗通滂舉孝廉為光祿主事也

滂執公儀　惠棟曰沈約曰滂執板入閣至坐萏不尊滂板滂投

板振衣而去

會日　惠棟曰胡三省曰會日謂主府掾屬會于朝堂之日也

祭皋陶　惠棟曰摯虞集記議曰故事祀皋陶于廷尉

先就格　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曰格搒格也

願埋滂於首陽山側　惠棟曰袁山松書滂曰願賜十幡于首陽

山側

乃得並解桎梏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滂被詔受幾賊賊滂曰

曾為北部督郵汝陽有記囊表裏不人若以此為賊賊直不十

耳

殷陶　惠棟曰案袁紀陶字仲才陶潛孝傳曰陶汝南人也

年十二以孝稱遭父喪率情合禮有長者帶其門舉家奔走陶

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睨崳莫能移之啼號盜賊

由是顯名慶辭碑命或未聞字仲子
黃穆 惠棟曰周嘉汝南先賢傳曰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為郡主
簿忠于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荊嵩舉穆孝廉乃薦讓嚴仲才富
不聽遂懷板不見嵩曰君仲才者不還之嵩而穆先之適足以
興譏議遂拔板於市出則臥病嵩知不可移遂從之
滑火顯 惠棟曰案風俗通顯字叔雅
振拔汙險之中 惠棟曰膺以弛刑徒再遷為司隸校尉也
注周易曰鼓以動之 惠棟曰周易無此語
京師憚之 惠棟曰謝承書曰陟下車斷豪右囑託書疏不與交
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
及其母罪惡 惠棟曰袁宏紀及范康傳皆未儉敕覽母此本覽
遏絕章表並不得行似與本傳互異案侯覽傳覽母生時交通

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是儉先敕覽母然後奏其罪惡為覽
遮截不得上也
望門投止 惠棟曰胡三省曰望門而投之以求止舍困急之甚
也丰幼學由審迎之中見門即投歸而止宿求隱匿也
外黃令毛欽 惠棟曰袁宏紀曰皆鄭毛欽案外黃屬陳留或欽
是外黃人術令字耳顧炎武曰黃縣屬東萊多一外字亦通
送儉出塞 惠棟曰袁宏紀曰篤遵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
陽出塞
徵為衞尉 惠棟曰孔融衞尉碑曰州宰爭命辟皆不就復以衞
尉徵明詔嚴切勑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
李暀 惠棟曰李善曰暀音背
朱豫 惠棟曰世系曰李彭生遵豫遵之曾孫也

暀有高才 惠棟曰袁山松書曰暀高才絕人五經六藝無不洞
覽
成瑨 惠棟曰李善音津司馬光音即忍切案瑨緄碑作晋
張汎 惠棟曰陳蕃傳作汜徐天麟引考異當從汎又案謝承書
作張子禁則汎字子禁也
終于江夏山中去 惠棟曰世系曰暀逃于江夏山中徙居吳郡
生亮伯亮伯生嗣采會稽鄱陽太守
遷定襄太守 惠棟曰謝承書曰翊遷太守寬猛俱濟
孔昱 惠棟曰案韓勑碑陰有御史孔昱元世又史晨饗孔廟後
碑有故尚書孔昱元世昱即翊也孔世譜載翊為孔子十九世
孫寶刻叢編云漢御史孔翊碑熹平元年立在冢前孔子十九
世州舉孝廉拜御史遷中牟洛陽令見闕里記今傳云七世祖

霸則昱為十世孫又昱未嘗為御史而書似有闕誤但皇甫
規傳及魯國先賢傳皆作翊又皆字元世所未詳也王君八俊
錄云昱字世元
補洛陽令 惠棟曰魯國先賢傳曰翊為洛陽令置水器于庭得
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
范康 惠棟曰范當作苑
卒于家 惠棟曰後魏地形志曰安德郡重合縣有苑康冢
檀敷 惠棟曰鄭元三禮目錄曰檀弓者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
氏
連辟公府 惠棟曰案韓勑碑陰敷嘗為大將軍掾
引南 惠棟曰胡三省曰引南引車而南
南行 惠棟曰胡三省曰彪潁川人自潁川至雒陽為南行

婁君致黌　惠棟曰君謂成瑨也瑨勸瑨收捕張汎故云婁君
顯名太學　惠棟曰嘯別傳曰嘯有人倫鑒南郡張仲景總角造
嘯嘯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將為良醫卒如其言仲景名機
私入洛陽　惠棟曰張璠漢記曰嘯常歲再至私入洛陽
以為長史　惠棟曰漢末名士錄曰嘯由北軍中候遷長史也
不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　劉攽曰案文多一不字初未嘗有陳
何得言又
豈有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　劉攽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
耳字不可通
見則排斥其意如何　劉攽曰見前案文當作則見
今才循善身陷大戮　劉攽曰案文循皆當作脩
不以張牧為中賊曹吏　劉攽曰案文多一中字吏又當作史

而掾吏欲引南　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說處具前
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豫之域　劉攽曰
案文聞字下又云有聲荊豫之域若祇在汝南則無用聞字不
當云荊蓋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荊州
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顒屍而葬之爽之家傍　劉攽曰西迎叔
父爽案文致顒屍又葬家傍則爽亦死矣明脫一喪字
黨錮傳矯枉故直不過其理然矣注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今
孟子無此文
南陽宗資主畫諾　臣世駿曰按讀者多以唯諾之辭非也此主
守相答覆啟符牒之文如人主之制
杜密傳劉季陵清高士○陵本或作林
魏朗傳中官子弟為相國○諸本同何焯校本改國相

范滂傳君為人臣不惟忠國　臣會汾曰按江寧顧氏本作不惟
惟字義長左氏傳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以鼓動流俗注周易曰鼓以動之○諸本同　臣會汾曰按易無
此文
羊陟傳司隸校尉許冰○冰毛本作氷監本作水今從宋本
岑晊傳父豫為南郡太守○豫監本作像從宋本改

文字應有　周壽昌曰劉淑傳又陳時政得失之由劉攽曰案文
多十文字初未嘗有陳何得言又案此承上對策而言言對策
既第十而又陳古皆驗也案文應有文字不多
閹即錮　周壽昌曰劉祐傳遂閹天下良田美業壽昌案閹猶錮
也禮月令國多閹疾高義閹即錮時康霸等攬權怙埶遂錮良
閹良田美業山林湖澤而隱古之踞其業故民庶窮困不輸
租故州郡累氣

諸傳不合　周壽昌曰張儉傳壽昌案據後范康傳云儉殺常侍
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云云是不待得請而行誅矣以常侍權
埶熏灼儉位止督郵擅命誅殺并案及宗黨賓客儉自亦有罪
矣恐於情事不合當以此傳所言為實○又案本書侯覽傳覽
於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
縱云云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
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是覽母
已前死儉於其母死後劾之特請誅覽耳儉得亡命而覽傳乃
未夷滅之士傳互相牴牾當是蔚宗錄舊史及各家傳成書未
及細審耳

范作苑　周壽昌曰范康傳荀淑寔武傳並作苑康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黨錮傳

李膺壽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何焯曰按注所引謝承書則自之官矣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　何焯曰頗引宦官子弟猶以智免何不于黨禍未作稍稍以寬容使不致死于我乎無事則摧破其支黨以立名有急則連引其子弟以脫免又安能服閹寺之心哉此宰修之獄發之自外朱並之章援之自內也

杜密後密去官還家（至）無所干及　何焯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周甫非功曹督郵何事多所陳託假頹太守刑賞乎學李林者不失為刻鵠也

後漢書刊誤　黨錮傳

范滂投版棄官而去　何焯曰注去版笏也按版非笏乃署其職官氏名于版特以十謁者也

張儉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　何焯曰范康傳云殺常侍侯覽母以宦官傳參考之不過追論覽母生時罪惡此云及者得其實

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至）欽歎息而去　何焯曰黨錮者游俠之變其術有清濁而以意氣相死則同歸也

岑晊晊與牧勸瑨收捕汎等（至）終于江夏山中云　何焯曰所殺至二百餘人疾惡而傷于嚴酷矣況不遇赦乎久建起之獄事由張儉成瑨之死禍起岑晊府朝被難不聞奔問與之同命而慮身自免揆之臣人之義亦有愧焉宜乎公孝見拒於偉節也

賈彪吾不西行大禍不解（至）於是咸服其裁正　何焯曰偉節亦

游俠之魁然能知輕重故可與權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黨錮傳

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　錢大昕曰按何顒傳亦云郭林宗賈偉節等蔚宗避家諱故郭泰不書名并偉節亦字之岑晊傳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亦因郭而及朱也

范康　錢大昕曰荀淑竇武傳並作苑康

張儉　錢大昕白外黄令毛欽　胡三省曰外黄縣屬陳留郡黄縣屬東萊郡毛欽蓋為縣令外字衍

桓晨成瑨但坐嘯注桓帝亂亂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埶不畏法網功曹岑晊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　錢大昕曰岑晊傳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也子禁蓋即汎字

陳蕃傳汎作氾

初成以方伎交通官官帝亦頗誶其占　錢大昕曰誶當作訊詩訊之占夢訊問也古書訊誶二字多相亂然訊訓問誶訓告音義全別詩歌以訊之莫肯用訊皆誶之譌此又誤訊為誶

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　錢大昕曰漢以太常廷尉衛尉光祿勳宗正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少府為九卿而官名無卿字猶太尉司徒司空不繫以公也兩漢三国志書太常廷尉宗正等從無繫以卿字者此傳稱少府卿當衍一卿字漢有衛尉卿衛方碑又韓勑後碑有云故少府卿任城樊府君此流俗之稱

羊陟　錢大昕曰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　靈帝紀樊陵為太尉非司徒

黨錮傳總敘　王鳴盛曰首總敘說兩漢風俗之變上下四百年
間瞭如指掌下之風俗成於上之好尚如此可爲百世之龜鏡
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讀之能激發人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二十三卷
論黨錮十段蔚宗雖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黨人之非閒意與
蔚宗不同

范滂傳宜補十句　王鳴盛曰敘至滂就逮辭母母訓滂之下宜
補十句去滂竟被害然後繼以杼路聞之莫不流涕未云
滂母以其子與李杜同禍爲幸皇甫規以不得與黨錮爲恥光武
明章尊儒勸學其效乃爾得蔚宗論贊以悲涼激壯之筆出之
足以廉頑立懦

外黃令　王鳴盛曰張儉亡命流轉東萊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
顧氏曰外黃外字衍

趙典　王鳴盛曰穎川堂谿趙典掌趙字衍據三國志魏武紀校

書諾　吳仁傑曰南陽宗資主畫諾讀者多以爲唯諾之諾仁傑
曰非然也此主公守相批牒敬符牒之文如人主之制可也宋
書載皇太子牋儀符儀關事儀皆曰宜如是事諾奉行潘遠紀
聞云前代王府簽吏牋啟可行則批諾晉元帝踐祚頗執謙遜
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若字有鳳尾婆娑故謂之鳳尾諾南史
陳伯之不識書爲江州刺史得文牒詞訟唯作大諾而已至唐
始用花押國史補云宰相處分有司花押是也

姚鼐曰黨錮傳言趙典在八俊唯名見而已鼐按小學紺珠引薛
瑩書天下才英趙仲經則典有字傳也及八俊荀昱薛書作荀
緄八顧無范滂有劉儒滂在八及八及無翟超八廚無劉儒有
劉昱

姚鼐曰范滂傳舉孝廉光祿四行爲淸詔使按潛當是舉孝廉爲
郎郎屬光祿乃舉四行而出使非孝廉郎爲使也

姚鼐曰孔昱傳未字元世小學紺珠引薛書海內才珍孔世元則
今書誤倒又范康字仲眞紺珠作范康按荀朗陵傳內穎陰令
渤海苑康則今黨錮傳字誤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陸續傳

姚範曰傳稱楚王英錄尹興名徵興詣獄連逮就考掠骨肉閒續行狀而赦興事在永平中續以子褒褒子康按明帝永平至獻帝之初年可百二十年康乃獻帝時為廬江而其祖乃上及永平乎又陸康傳言袁術在壽春遣孫策攻康於廬江康閉守十年乃陷按袁術以初平四年初據淮南次年為興平元年孫策從術即以是年陸康安得有攻圍二年之事然則此陸氏之事必出私紀有可疑也唐書宰相世系言陸褒第三子衍為吳城門校尉褒父揚州別駕續計績拜不能及英時為校尉也

列傳第五十八

郭太　左原　黃允　茅容　謝甄　庾乘　王柔　宋果　賈淑

符融　許劭

早孤　惠棟曰謝承書曰太少事父母以孝聞

就成皋屈伯彥學　惠棟曰林宗別傳曰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皋從師受業傭中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蓬幅自障出入則戶前出則掩後續漢書曰泰年十七行學至成皋屈伯彥精廬雖味道不改其樂高士傳曰與同縣宋仲字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宋仲常即宋沖沖字子浚以有道徵辟司徒舉太尉以疾辭見水經注也

於是名震京師　惠棟曰別傳曰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盈車

望之以為神仙焉　惠棟曰商芸小說曰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以若松喬之在霄漢

或勸林宗仕進者　惠棟曰別傳曰南郡宋子俊素服其名以為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

遂辭不應　惠棟曰抱朴子載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况可冒衝風而奔波乎未若巖岫頤人娛心彭老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也

好獎訓士類　惠棟曰別傳曰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

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彦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
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
身長八尺　惠棟曰別傳曰音聲如鐘
遂閉門教授　惠棟曰別傳曰林宗家有書五千餘卷
卒于家　惠棟曰郭有道碑云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謝承書亦
云水經注獨云四年正月丁亥疑誤
皆來會葬　惠棟曰水經注曰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
日磾等遠來奔喪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
四人其餘門人著縗衰者千數
刻石立碑　惠棟曰李吉甫曰林宗墳在介休縣東三里周武帝
除天下碑惟林宗碑詔獨留
注魏德公　惠棟曰任昉雜傳曰魏昭字德公謂林宗曰經師易

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埽林宗許之別傳曰林宗嘗之
陳國文學兒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上供給埽
灑林宗常不佳夜中令作粥德公為進粥林宗一啜怒而呵之
曰為長者作粥不如意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更為
粥奉進奉呵德公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
乃知卿心遂友善之卒為妙士
式以聞太　惠棟曰案別傳薛勤聞也
浚瀨　惠棟曰蔣某云浚當作汎俗本誤汎為汎因轉誤為浚也
附蠡增張　二惠棟曰謂別傳所載是也
梁甫　惠棟曰高誘曰梁甫齊也
大駔　惠棟曰高誘曰駔驕恒十甲駔市儈也事魏國之大會也
音作司馬貞曰駔舊音祖朝反今音驚

淮度市　惠棟曰司馬貞案淮南子注曰干木度市之魁也
以養其母　惠棟曰通鑑茅容分半食母餘半庋置
荷甑　惠棟曰說文曰甑甗也胡三省音子孕切
林宗以此異之　惠棟曰林宗別傳曰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
德惟謂必為美士今決通鑑作分決訛
革不顧去　惠棟曰別傳曰孟敏革辟不就東夏並以為美談
雖閒　惠棟曰猶難問也
子厚　惠棟曰袁宏紀作子序
孫威　惠棟曰別傳作威
子艾　惠棟曰袁宏紀作元艾
以展離訣之情　惠棟曰袁宏紀曰夏侯氏謂父母曰婦人見去
當分釵斷帶請還之

俱有盛名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甄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
甄之鑒也仕為豫章從事
澤字季道　惠棟曰澤郵主祀父見三國志注
遠方　惠棟曰方別傳作才
鄭畫淮未未　惠棟曰惠學士曰孟子畫鄭傳命似非漢改
並以成名　惠棟曰俱見林宗別傳也
韓卓　惠棟曰汝徵陳留志曰卓覈學純固泰而多愛博學洽聞
嫡道人以善還祖則趣見生肉不食
棄之中野　惠棟曰古文易曰葬之中野俗本作葬不作弃也
唯妻子可以行志　惠棟曰東觀記志作之
許劭　惠棟曰陶宗景曰許氏周承光武時許交州後本出炎帝
時姜氏主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至周敬王為鄭

所滅徙居山陽昌邑因以國爲姓至文州乃移於汝南平輿也

少峻名節 惠棟曰袁宏紀曰邵讀書雅好三史

樊子昭 惠棟曰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
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發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
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能自長幼完潔然觀其摚牙樹頰自非文
休敵也汝南先賢傳曰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
于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
和陽士華宋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
淹滯或顯之於童齒莫不稱劭顧據之榮

改操飾行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
高名請爲功曹饕餮放流潔士盈朝謝承書曰劭仕郡功曹抗
忠舉義進善黜惡正機執衡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

墜于淵清論風行所吹草偃爲衆所服

劭聊其人而不甯對 惠棟曰郭頒世語曰橋元謂太祖君未有
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與此異也

訓子相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作許相相字季闕桓帝時司徒相
汝南人不與劭世次不相及何進傳有少府許相爲袁紹所殺
未嘗爲三公所未詳也

與從兄靖不睦 惠棟曰魏文帝典論曰劭與族兄靖俱避江東
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座至於手足相反

用卓許 惠棟曰抱朴子曰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
以中帝取戒爭訟議論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
月旦之評魏武帝深嫉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

富士 惠棟曰袁宏紀曰陳留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
士也

年中十六 惠棟曰張璠記曰許子將葬在郡中里嘗子將以中
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于閶門東于時漢興平二年
也吳末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由曰子廳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
人著黃帛衣黃巾稱汝南平輿許子將求改葬閉忽不見即求
其喪不知其處所遂招魂葬之末學施還爲招魂文魏志曰劭
子混靖醇有鑒識明帝時爲尚書

兄虔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虔字子政體南高潔雅正寬亮謝
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虔弟劭聲未發時
時人以爲不如虔虔恒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郡功
曹黜姦發惡十郡肅然年五十五卒

勸進學官 劉攽曰案文官當作宮

其多所裁量若此 劉攽曰裁文多字宜在量字下
郭本傳美音制〇音監本訛言今改正
譽之泛濫〇何焯曰泛當作汎俗本誤汎爲汎因轉誤爲泛耳
汪汪若千頃之陂〇監陂本作波依宋本改
將其明牲特有主乎〇明牲本或作名姓誤
符融傳舉闢董子艾〇董本或作主誤何焯曰濟陰郁放舉闢即
董允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郭太傳

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　錢大昕曰予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後皆稱林宗即它傳亦然此獨書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疑也叔度書字而不書姓三疑也前云於是名震京師此又云以是名聞天下詞意重沓四疑也後得閩中舊本乃知此七十四字本章懷注引謝承書之文叔度不書姓者蒙上入汝南則交黃叔度而言也今本皆儳

入正文惟閩本猶不失其舊閩本係嘉靖己酉歲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源出於宋刻較之它本為善如左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本各自跳行閩本獨否（泛濫黃憲傳作汎濫謂汎泉濫泉也此作泛譌）

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　何焯曰獎而不訓則徒合虛譽何補于世然知人之明或不至則不可與言而強聒者有矣

列傳第五十九

竇武　胡騰　何進

融之玄孫　惠棟曰陶宏景曰武七世祖峙以識枯骨為業以治死為事峙應是融祖

常教授於大澤中　惠棟曰袁宏紀曰諸生自遠方來受業者百餘人

長女選入掖庭　惠棟曰袁宏紀曰武生五男十女長男紹次機次恪長女妙即后也

兄子紹　惠棟曰案袁宏紀紹為武長子與此異

梁孫寵鄧　惠棟曰袁宏紀曰梁孫鄧亮貴戚專勢佞遠公卿驅衆東民惡熟罪深　去未宋寵崇未嘗有此袁宏紀是也

曠年捕鐵事無効驗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自去年興獄至今年

事終無其實也

澄省　惠棟曰胡三省曰澄清也省察也

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　惠棟曰考異曰案蕃屆時不為令僕傳誤也

嫣皓　惠棟曰謝承書曰皓字元起吳郡餘杭人父毘為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被面父繫得免其母年婚家醉嘔吐皓恐食得毒伏地嘗吐仰白吐寒耳非毒也母泉發腹皓祝而飲之嫣痒為切祝當作吮

楊喬　惠棟曰喬載楊璇傳

實愛未嘗唯善是授　惠棟曰胡三省曰天官書未命有德人君不可以私授

嘉禾芝草黃龍　惠棟曰胡三省曰永康元年魏郡言嘉禾生巴

郡言黃龍見
蜀畢　惠棟曰畢一作翊別見
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　惠棟曰胡三省曰省內謂禁中
也近署財物謂少府所掌中藏府尚方內者諸署也棟案百官
志曰中黃門冗從僕射居則宿衛直守門戶也
豈可盡廢耶　惠棟曰續漢書曰太后以為先帝夫所生漢興以
來世世用事國典常故何可廢耶但當誅惡耳
竟死　惠棟曰考竟而死也
天官　惠棟曰胡三省曰天官即天文史記天官書即後之天文
志
山氷　惠棟曰孫愐曰周有山師之官掌山林後以官為氏或去
山者烈山氏之後

長樂尚書　惠棟曰胡三省曰長樂尚書蓋以太后臨朝置之以
掌奏下外朝文書衆事也
典中書　惠棟曰百官志曰中宮尚書五人主中文書也
長樂五官史　惠棟曰百官志曰長信長樂宮者置少府一人職
如長秋及餘吏皆以宮名為號劉昭曰如長樂五官史朱瑞之
類是史當作吏
長樂從官史　惠棟曰胡三省曰掌太后宮從官案史亦當作吏
詔板　惠棟曰王幼學曰楊賜傳劉用板之患注板詔書也史炤
曰謂不加告命以板策授之
璽書　惠棟曰袁宏紀作璽綬
絕復道　惠棟曰蔡質漢官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相去七里中
央作大屋復道三行天子臨行中央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復
俗作複
營府　惠棟曰胡三省曰營府謂五營校尉府也棟案九州春秋
袁紹說何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
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
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滅敗
自旦至食時　惠棟曰旦平旦平旦寅也食時巳也
時人知為竇氏之祥　惠棟曰此採自干令升搜神記也
淮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　惠棟曰案北堂書鈔引漢官儀中都
官從事掌洛陽中百姓似百官當作百姓
自是肅然　惠棟曰椽陽先賢傳曰帝奇其才恭許之大將軍西
曹掾司馬呂騰閑作都官鵠頭板召百官敬服謝承書曰萬事
既辨十州肅然百姓敬服其能

滎陽　惠棟曰滎依漢碑當作熒
河南尹當　惠棟曰陶宏景曰苗字叔達何焯曰苗朱氏子與皇
后母異父當何氏五行志作后異父兄朱苗
稱興上將軍　惠棟曰天子將兵稱興上將軍義見
不有左右校尉　惠棟曰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
左校尉見袁紹傳注
百郡郎　惠棟曰胡氏曰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郎京師謂之百郡
郎者百郡總為一也
張津　惠棟曰津字子雲南陽人後為交州刺史見吳志
趙忠等　惠棟曰袁宏紀趙忠宋典
上閤　惠棟曰胡三省曰上閤省閤也
郭勝　惠棟曰袁宏紀作郭勝九州春秋作郎勝皆訛

楚楚　惠棟曰正誤曰案楚楚似謂悽愴若楚之意承上文先帝
新棄天下而言
高下在心　惠棟曰左傳舊注曰高下猶屈申杜預曰因時制宜
弋關中上林苑　惠棟曰考異曰案時軍已駐河東若弋上林則
東為南去非所以屬太后也
橋瑁　惠棟曰英雄記曰瑁字元偉元族子
覆水不收　惠棟曰光武紀馬武曰反水不收後悔無及胡三省
曰水覆於地不可復收言事發則不可收拾
假節專命擊斷　惠棟曰胡三省曰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
諸葛豐為司隸始去節今假詔節重其權也
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　惠棟曰胡三省曰勸進於此時悉誅之
也

渠穆　惠棟曰孫愐曰渠姓左傳有渠孔御戎張惠反
許相　惠棟曰許訓子
吳匡　惠棟曰風俗通曰匡字伯康河內人官至宏農太守
九龍門　惠棟曰袁宏紀作青瑣門
尚書闥　惠棟曰尚書省在神仙門內見漢官儀
從複道走北宮　惠棟曰南宮至北宮相去七里注見上
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　惠棟曰依魏志免下脫一死字
進自屠羊　惠棟曰續漢書曰進本屠家子父曰真
武帝侍御史河間劉德　何焯曰德本不賢皆其所稱何可信也
將武出宿邸府　何焯曰方舉大事而反出宿邸府可謂疏矣
共劫太后奪璽書　劉攽曰案太后所守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
作書字順帝亦乳奪得璽綬

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　劉攽曰案文漢無屯騎都尉當誤
都字宜作校也
將軍宜受詔領禁兵　劉攽曰案文多一宜字
與火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得免者二千
餘人　劉攽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
無須發露得免者二千人則死者何可勝計矣
竇武傳太后尤豫未忍○尤字本或作冘誤冘豫即尤豫也
何進傳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朱氏子五行志作皇后
異父兄朱苗
張讓段珪等困迫○何焯曰困疑作困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何進傳

因後博徵智謀之士龐紀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據荀彧袁紹傳竝作逄紀此作龐誤

紹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　何焯曰苗朱氏子與皇后同母異父　冒何氏　五行傳作后異父兄朱苗

前竇武欲誅內寵　至　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　何焯曰魏志注引九州春秋云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事勢分曉

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　至　使捕案中官親屬　何焯曰紹為司隸校尉假節擊斷當進未決直盡收中官付一獄吏可了此之不圖而詐宣進敕捕案親族不亦不知要乎

列傳第六十

鄭太　孔融　脂習　荀彧

司農衆之曾孫　惠棟曰世系曰衆生城門校尉安世安世生騎都尉綝綝生上計掾熙熙三子泰渾

臨鋒決敵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臨兵鋒而與敵人決勝負也

基嶠　惠棟曰似當作綦嶠

年四十二　惠棟曰二或作一見三國志注

侍中　惠棟曰續漢書曰高祖南鉅鹿太守

父伷　惠棟曰伷泰山都尉碑作宙碑云字季將孔子十九世孫卒於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年六十一棣案續漢書孔融傳亦作宙後漢別有孔伷字公緒者非融父也

淮兄弟七人　惠棟曰宙七子融之外惟孔謙字德讓歷仕郡諸曹吏見孔謙碣孔褒字文禮見史晨碑洪适曰宙子載于諸錄者惟有謙褒融三人

衆坐莫不歎息　惠棟曰御覽引漢書曰膺大悅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為客之禮主人問食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君為主之禮但置飲食不須問客膺歎曰壽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後與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

融見其有窘色　惠棟曰續漢書曰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

後事洩　惠棟曰續漢書曰後以客發洩覺知

齊聲稱　惠棟曰續漢書曰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

託病歸家　惠棟曰百官表曰中丞內領侍御史融為舍屬舉舍不令故歸也

拜中軍候劉卿　曰漢官無中軍候惟有北軍中候曰字有脫誤
惠棟曰吳氏補遺曰仁傑案鄭仲奇碑額云北軍中候祝睦碑
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中候不言北軍與額不
同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
當云軍中候其文倒耳與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
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則曰北軍中候軍中候耳未
薦舉良賢鄭元彭璆邴原等　惠棟曰續漢書曰以彭璆為方正
邴原為有道王修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元特立一鄉鄉名為
鄭公鄉其禮賢如此
甄子然　惠棟曰融集教高密令曰志士甄子然告困焉得愛奉
康之閒以恤烈士之心與直三斛當是恤子然之後也子然高
密人見第五種傳

臨孝存　惠棟曰孝存名碩注見鄭元傳
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　惠棟曰秦子曰人有母病瘧思食新
麥家無盜熟而進之文舉為北海相聞而特賞之
乃奔山東　惠棟曰通鑑作東山
漢律一　惠棟曰漢律有九篇李悝所撰六篇盜賊囚捕雜具也蕭
何定律益事律擅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
交關　惠棟曰司馬貞曰關訓通也
南雎之骨立　惠棟曰未詳
郊未祀地　惠棟曰案表本傳不載唯零陵先賢傳曰太祖聞劉
先曰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托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
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頫修章表而不獲
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是其事也

桑落瓦解　惠棟曰荀子曰孔子厄于陳蔡之閒謂子路曰女庸
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瓦解見荀子
淮大垂酒星之耀　惠棟曰春秋元命包曰三酒旗主上尊酒所
以侑神也
堯千鍾孔百觚　惠棟曰皆見孔叢子
不當奏宜準古王畿之制　惠棟曰融此奏詳見袁宏紀也
郗慮　惠棟曰王幼學曰案史炤釋文郗音綺戟反至晉元帝時
郗鑒乃音丑之反
光武不問伯升之怨　惠棟曰何焯曰謂宥朱鮪
蚊虻之過　惠棟曰莊子寓言曰仲尼曰夫無所縣者可以有
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司馬彪注云
觀雀飛疾與蚊相過忽然而不覺也觀亦作鸛古亂反

常歎曰云云　惠棟曰張璠漢記曰融愛才樂酒故云
唐突　惠棟曰丁度曰搪揬觸也吳曾曰律有唐突之罪案孔融
汝潁優劣論陳季曰潁有巢菁唐突人衆蓋當時之語
時年五十六　惠棟曰樂史曰融墓在揚州江都縣高士坊南北
去州九里
脂習　惠棟曰孫愐曰脂旨夷反
凡二十五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孔融集十卷錄一卷
每其生　惠棟曰史記賈誼曰衆庶馮生鄧誕生本作每生漢書
亦作每莊子曰與門無毒崔譔本毒作每云貪也司馬貞曰每
者冒也冒貪之義案方言每字合從手益力每音莫改反
娶中常侍唐衡女　惠棟曰裴松之曰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
熹七年死計或於時年始十歲則或婚未由衡之沒久矣

韓融　惠棟曰融字元長見韓韶傳

四戰之地　惠棟曰淮見袁術傳

甄城　惠棟曰縣屬濟南志作鄄說文曰鄄衛邑從邑垔聲

乃使人諭戒　惠棟曰魏志曰遣使劉翊告戒

軍實　惠棟曰實魏志作食

關河　惠棟曰魏志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

數城　惠棟曰謂三城

戲志才　惠棟曰孫愐曰潁川人彧別傳曰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彧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案戲姓漢有北海戲子密也

遂以奇兵破紹　惠棟曰魏武帝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

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鎧不與今時等也

又欲授以正司　惠棟曰案彧別傳太祖欲表彧為三公當得其實

將各基時　劉攽曰案文基當作綦謂如綦不動作綦無理

有著稱之人　劉攽曰案文多十有字緣者妄生之

覽為刑章下州郡以名補僉　劉攽曰正未案覽何能刑章下州郡蓋果名字張儉傳中可見也

拜中軍候　劉攽曰案漢官無中軍候雖有北軍中候耳明守有脫誤也

晉國佐當晉軍而不撓　劉攽曰注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又本使反魯衛之侵背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案公羊本文本當作反又但去東其畝多西字下文又多一使字卻少一地字反多一西字

若各削一人是下當有千八百封也　劉攽曰案文少一天字

智如孫臏　劉攽曰注軍半至案史記彼文更有他語故末云軍半至今既節取不宜長此三字又合齊軍曰善射案文多一曰字

山陽郡慮　劉攽曰注獻帝當時見廬案文時當作特

明有意數　劉攽曰案文但未明有意數不成文史筆不如此蓋有一聽字

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　劉攽曰注東郡守案文少一太字

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　劉攽曰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一縱字

孔融傳拜中軍候○刊誤補遺曰郭仲奇碑額北軍中候況睦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中候不言北軍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倒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則曰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注誤儳入正文　周壽昌曰郭太傳壽昌案自初太始自南州至
名聞天下七十四字本章懷注引謝承書之文今本皆儳入正
文惟明嘉靖己酉歲按察使周采所校刊本獨存世稱閩本其
源出於宋刻較之它本為善如左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
本各自跳行閩本猶不失其舊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孔融傳

故發辭偏宕　錢大昕曰說文宕過也

時河南尹李膺注引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傳不同　錢大昕曰沈宇曰融以建安十三年被殺年五十六計其生當在永興元年距固之死已六年不得相及家傳誤也

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　錢大昕曰汲古閣本無黃字黃祖亦非融所殺也魏志崔琰傳注引九州春秋作左承祖承丞古通用

建安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祇薨注竝獻帝子　錢大昕曰東海王祇乃東海恭王彊之元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初非沖幼此傳始誤也獻帝子見於紀者有東海王敦東海疑是北海之譌說見攷異敦以建安十七年封其時融已先殁矣范史雜采它書往往自相乖戾如此

前陳蕃傳

刋章　周壽昌曰孔融傳覽而刋章下州郡劉攽曰平文案覽何
能刋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平案覽是時中衛
太憲詔自後出何不可者

後漢書旁證

孔融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初文年七歲（至）遂盡殺之　何焯曰并誅幼弱此司馬懿滅七族
之權輿也

論

平鳴戲曰前陳蕃傳論以漢亂而不亡百餘年爲蕃等之力
孔融傳論以曹推之不敢反身纂漢爲融之功至儒林傳論則
不以漢經學世篤故桓靈以後國勢崩離而權雄不敢遽篡者
皆爲儒學之效蔚宗之表揚節義推獎儒術如此沈約宋書鄭
解之傳去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前史即范史

後漢書旁證　孔融傳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荀彧傳

朗陵令淑之孫也　錢大昕曰荀淑傳補朗陵侯相漢制縣爲侯国則置侯相一人治之其職與令長同故亦通稱爲令也東萊之不其亦侯国而董恢傳稱除不其令

明年又爲操鎮東司馬　錢大昕曰此初平二年之明年也據魏志操爲鎮東將軍在建安元年則初平三年安得便稱鎮東司馬乎魏志彧傳本云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常以司馬從然則領兗州在此年而除鎮東司馬不在此年也范史刪去領兗州句遂誤以鎮東司馬爲是年事矣

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　錢大昕曰按魏志彧傳云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蓋上謂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故以兗州比關中河內范史刪去二字未當

袁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于張繡紹與操書甚倨注陳琳爲紹作檄書云云　錢大昕曰按傳云紹與操書注以檄書當之誤矣操爲張繡所敗在建安二年而紹宣檄乃在建安五年亦不相涉

乃爲彧取中常侍唐衡女　何焯曰裴松之三國志注云按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則彧之婚日衡死久矣

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　何焯曰棄彼二句宜并刪

去今失文若本意矣雖由易彼此二字然兗州本所周有不得去取此也以魏志參考乃知作史之難

各幝不得保其土宇匡責主責之不今　何焯曰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之下刪去今多說関右諸將以閑関之計一語則此段遂無要領矣一旦生變之下刪去袁尚得寬其死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三語亦不見天下未可圖之實下先定河北四語指陳得失不見其反覆透切矣陳范敘事其高下難以數計也　一旦生變指馬超韓遂而言

堅營固守徼其軍實　何焯曰操表出荀別傳今載裴注中無堅營固守徼其軍實二語按爲袁紹之謀許攸來奔而後定非文若素籌及此今并歸之爲失其實

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表留彧　何焯曰復存此表彼使紙費

列傳第六十一
皇甫嵩　朱儁
志介　惠棟曰何焯曰志介猶言志畧
符水呪說以療病　惠棟曰事詳見劉焉傳註
三十六方　惠棟曰袁宏紀作坊
寺門　惠棟曰胡三省曰寺門在京城諸官寺舍之門
射諸　惠棟曰胡氏音私呂反
約以三月五日　惠棟曰袁宏紀曰五月乙卯
唐周　惠棟曰袁宏紀曰濟陰人唐客
蛾賊　惠棟曰陳球後碑云蜂聚蛾動仲秋下旬碑云蛾附春秋
傳蛾析音蟻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蟻漢書元帝紀蛾牽飛蔽日
揚雄傳拱服蛾服皆讀為蟻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六十一
實弟梁　惠棟曰袁宏紀作良考異據九州春秋去角弟梁梁弟
寶
西園廄馬　惠棟曰胡三省曰西園廄馬卽騄驥廄馬
波才　惠棟曰通鑑注姓譜波姓也其先事三苗為波水將軍子
孫以為氏
卜巳　惠棟曰案續漢書卜巳為傅燮所獲
晡時　惠棟曰杜預曰雞鳴者丑也晡時者申也自雞名鳴歷平
旦日出隅中食時日中日昳至晡時也
郭典　惠棟曰廣漢江表傳曰典字君業為鉅鹿太守與中郎將
董卓攻張寶于下曲陽典作圍塹而卓不肯典由受詔攻賊有
死而已使諸將引兵東與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
城守不敢出時人為之語曰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
為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張梁轉機之間敵為窮虜猶猶惠君實
完疆土
京觀　惠棟曰李賢曰東觀在恒州鼓城縣西南七里
嵩以錢物賜之　惠棟曰袁山松書曰其曹有受賂者嵩由公
素廉清必當用之也乃出錢賜之由是皆樂為致死
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　惠棟曰陸賈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
說淮陰侯淮陰侯曰臣事項王位不過郎中官不過執戟乃去
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臣闕之劍臣背之內愧于心
請呼上帝　惠棟曰九州春秋曰乃嘹手上帝
寶器　惠棟曰九州春秋作神器
詠統三十六部　惠棟曰部十作郡訛
張獲　惠棟曰獲當作讓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六十一
都鄉侯　惠棟曰顧炎武曰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中
常侍良賀卒帝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是都鄉侯所食之
戶數也梁冀傳單超封新豐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有所封之
地而不言者史畧之也
從子酈　惠棟曰袁宏紀作邃又作麗
折節下士　惠棟曰謝承書曰嵩為三公以身起于汗馬常折節
下士
周規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規字公圖太守唐鳳命為功曹鳳中
常侍衡之從兄恃中官專行貪暴規諫曰明府以負薪之才受
剖符之任所謂力弱不惟顛蹶方今聖治在上不容秕政明府
以教人未職行桀紂之暴鳳怒縛規捶于閤內鳳後果以檻車
徵華嶠後漢書曰規除臨湘令長沙太守程徐十月行縣勑諸

縣治道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劇務不欲事人良時徐出督郵規
即奉官而去徐憮然有媿色遣功曹齎印綬檄書謝請還規謂
功曹曰務府君愛馬蹄不重民力從逝不顧務十作稱八
手章吏 惠棟曰惠學士曰蕭書百官志有手章章木也此作手章
所主者章奏
家兵 惠棟曰顧炎武曰古之為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冉求
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此家兵之證也棟案左傳宣十二年
傳曰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杜預曰族家兵此
證為實
泰頡 惠棟曰習鑿齒襄陽耆舊記曰頡字初起郡人也
攻其西南 惠棟曰袁山松書曰儁攻其睢兵於西南
張超 惠棟曰時超為別部司馬

精山 惠棟曰郡國志曰南陽西鄂有精山朱儁破孫夏處李吉
甫曰中在鄧州南陽縣西北三十七里
錢唐侯 惠棟曰錢唐鄉侯也何焯曰錢唐自秦時有此名以唐
為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故引此
注塘以千戕 惠棟曰御覽引錢唐記此下又云既遏絕湖浪一
境蒙利縣遷治餘姚至本時縣名泉亭於是改名錢塘百姓
懷德立碑塘所至今猶在
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 惠棟曰案塘記曰防
海大塘昔議曹華信家富乃議立此塘去本注所引有脫失
劉氏刊誤亦未得也
以母喪去官 惠棟曰孔曄會稽記曰永興縣東五十里有洛思
山漢太尉朱公儁為光祿大夫時遭母哀欲卜墓此山將歸洛
下家師相地家師去本鄉既遠歸思常深忽極目千里北望京
洛遂縈咽而死葬山頂故以為名
青牛角 惠棟曰魏志作張牛角博陵人也
老髭 惠棟曰通鑑作左髭案袁紹傳當作左
文八 惠棟曰張璠漢記作文八
年漢 惠棟曰九州春秋作平漢
眭 惠棟曰通鑒作眭固隨反
雷公 惠棟曰典略曰謂聲大者為張雷公
張燕 惠棟曰魏志曰燕本姓張常山真定人也
黑山賊 惠棟曰杜佑曰衛州衛縣漢朝歌縣也紂都朝歌在今
縣西縣西北有黑山
敢言之 惠棟曰論衡曰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

君侯 惠棟曰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儁先封錢唐
侯又推為太師故亦稱君侯
則懲禍不深矣 惠棟曰以上皆華嶠之詞
注謂平昭許昭也 惠棟曰何焯曰斬梁龍非平許昭注誤平許
昭乃賊吏事在其子洪傳
萬為不愛慎盡勤 劉攽曰案文愛非所以配慎當是畏字勤又
當在盡字上
東封錢塘侯 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
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 劉攽曰案刺史在郡上何緣
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刺史并郡上列卿府云云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皇甫嵩傳

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　錢大昕曰按下文靈帝召羣臣會議嵩亦與焉似無出守事或已遷而未之官耶

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至何以求安乎　何焯曰張元說張温以誅宦官清君側此則直教義真以反耳然用元之言必至如忠之計騎虎豈得中下其歸于逆亂一也其後王國之亂忠亦卒為逆魁

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至嵩不與　何焯曰此威明家法東漢士習

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尉至將遂誅之　何焯曰徵嵩乃卓之意非天子之命也放兵入朝則一匹夫矣梁行之計異乎閻忠不從者為闇于義矣

朱儁傳更封錢塘侯注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何焯曰錢塘自秦有此名以唐為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此

史臣贊亦弭於越注謂平許昭也　何焯曰斬梁龍非平許昭注誤平許昭乃臧旻事在其子洪傳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朱儁傳

博士鄭元等　錢大昕曰是時康成避地徐州陶謙以師友待之故與謙同列名中平五年康成與荀爽韓融等並以博士徵雖未就職猶以博士稱之也

今過本郡簡募家兵　何焯曰儁擊卻黑山猶賴家兵徵調之卒非素拊循倉卒難用

更封錢唐侯　何焯曰錢唐自秦時有此名以唐為塘乃俗字耳注家謬信水經注故引之

贊亦弭于越　何焯曰注謂平許昭也按傳斬梁龍非平許昭注誤平許昭乃臧旻事在其子洪傳

于越　吳仁傑曰朱儁傳贊亦弭于越注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刊誤曰案傳注不同當從一作干仁傑按荀卿書干越夷貉之子呂氏春秋荆有佽飛得寶劍于干越高誘曰吳邑也按干越即越耳何名為吳邑哉春秋書吳伐越於越入吳公羊傳曰於越者何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何能以其名通也杜注於發聲也孔疏越是南夷言有此發聲史官從其俗乃知干越之稱本于春秋所謂于(於)越者左傳正義云句吳句或為工句工聲相近然則於轉聲而為于于又轉寫而為干耳字當從注作于

列傳第六十二

董卓 張溫

軍司馬　惠棟曰卓別傳曰奐表卓為軍司馬

軍敗抵罪　惠棟曰案江表傳卓不從鉅鹿太守郭典計故敗

溫參軍事孫堅　惠棟曰杜佑曰漢靈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軍事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時孫堅亦為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

乃棄車重而還　惠棟曰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興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不能用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亦時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葵園慎棄輜重走

望垣　惠棟曰胡三省曰望垣縣屬漢陽郡陳壽三國志曰望垣峽名

唯卓全師而還　惠棟曰魏志曰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

封斄鄉侯　惠棟曰山陽公載記曰孫堅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孫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孫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溫又使孫討先零判羌以西為南方可一時蕩定孫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後果如孫策其以此封都鄉侯也

六年徵卓為少府　惠棟曰劉艾靈帝紀曰五年徵少府六年為并州牧

增異復上　惠棟曰胡三省曰漢靈帝建甯十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未增異輒上光和十年柴毅復華下氏祖中算奏後未增異復上此蓋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奏上也

潰癰雖痛勝於內食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癰疽蘊結破之雖痛勝於內食肌肉浸淫滋大也

搜牢　惠棟曰惠學士曰帝牢在滌注云搜除與搜牢同義皆未聲讀崖蓁牢中謂之搜十作趣即搜牢也洹令俗有此言　惠棟曰郭孔太曰貴州俗云打牢

長安銅人鐘虡　惠棟曰潘岳關中記曰秦取天下兵器鑄以為銅人十二置之諸宮漢時皆在長安卓壞以為錢餘二人徙在青門裏東宮前鐘虡曰板皆在漢高祖廟中

周珌　惠棟曰袁紀曰侍中周毖魏志亦作毖

伍瓊　惠棟曰魏志曰城門校尉汝南伍瓊

將校　惠棟曰胡三省曰將校謂中郎將校尉

居家　惠棟曰魏志引續漢書作在家

收其珍寶　惠棟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

生擒潁川太守李旻亨之　惠棟曰英雄記曰卓攻得李旻張安畢圭苑中生烹之二人臨當鼎相謂曰不同日生乃同日烹

胡軫　惠棟曰英雄記曰軫字文才

埽除宗廟　惠棟曰袁書曰堅入洛陽埽漢宗廟祠以太牢

段煨　惠棟曰西嶽華山堂闕碑銘曰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閿鄉亭侯段君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

男皆封侯　惠棟曰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

宗雍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車別傳曰卓孫年七歲愛
以為己子為作小鎧冑使騎駃騠馬與玉甲一具俱出入以為
麟駒鳳雛至殺人之子如蚤虱耳

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　惠棟曰樂史曰郡國志卓宅在永
和里掘地輒得金玉寶玩

萬歲塢　惠棟曰風俗通曰營居曰塢安古切英雄記曰郿去長
安二百六十里

陳兵　惠棟曰魯語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韋昭曰謂臣有大逆
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

伍孚　惠棟曰裴松之曰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
孚異也不知孚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依傳則
孚與瓊為兩人也

注有道士書布為呂字　惠棟曰獻帝春秋曰有書丰尺布幅上
作兩口相銜之字角之於道歌曰布乎及爾布我卓負布者木

復見

使瑞自書詔以授布　惠棟曰胡三省曰使尚書僕射自書詔懼
謀泄也

李肅　惠棟曰考異曰袁紹傳作李順

填滿街肆　惠棟曰車駒傳曰長安酒肉為之踊貴

脂流於地　惠棟曰英雄記曰膏流浸地草為之丹

十歲不可再赦　惠棟曰漢時語曰十歲再赦嬰兒喑啞見崔實
政論

淮揚整修　惠棟曰整修即楊定也興平元年為安西將軍十年
還後將軍

叟兵　惠棟曰注見劉焉傳

傕汜稠共秉朝政　惠棟曰英雄記曰傕北地人汜張掖人

右中郎將劉範　惠棟曰本紀及种劭傳皆云左中郎將

侯汶　惠棟曰汶字文林太原中都人見宋都碑陰

注一栖不兩雄　惠棟曰韓子有度篇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
棲兩雄其鬪嚬嚬

迎天子皇后　惠棟曰獻帝春秋曰使虎賁王曹等五百人以詔
車千乘載帝及伏后幸傕營及迎宮人公卿家屬入塢棟案王
曹當作王昌

遂質留公卿　惠棟曰袁宏紀曰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
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郃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
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邵一作紹

汜乃止　惠棟曰袁宏紀曰中郎將楊密諫汜乃止

黃白城　惠棟曰樂史曰黃白城在耀州三原縣西南十五里秦
曲梁宮在城內三原本漢池陽地王伯厚曰李傕亂政天子東
還三輔飢歉乃移保黃白城即此地也

皇甫酈　惠棟曰獻帝起居注曰天下以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
選令和傕汜案酈嵩從子

乃棄軍　惠棟曰袁宏紀曰汜棄軍入南山

注帝以尚書郎郭溥喻汜　惠棟曰袁宏紀曰詔尚書郭溥喻汜
曰朕遭艱難越在南都感惟宗廟靈爽何曰不歎天下未定厥
心不革武夫宣威儒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近視險如夷宏
農近郊勿有疑也

過河　惠棟曰李吉甫曰號山在陝州縣南十里臨黃河黃河自

靈寶衆流入
太陽　惠棟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城南太河之陽也樂史曰本
陽津在陜縣西北四里即茅津也
淮北地涇陽人　惠棟曰兩漢志北地有涇陽縣劉寬碑陰門生
名有離石長北地泥陽王邑又郡則邑當為泥陽人傳寫誤耳
案獻帝起居注邑封安陽亭侯
劉攽曰或案闕當作閣　惠棟曰據魏書也注魏志亦當作魏書
魏志陳壽魏書王沈也韋昭吳書亦與志異
與傕汜等連和　惠棟曰獻帝春秋曰十二月使侍中史𨓊太僕
韓融奉詔詔張濟巻遣宮人公卿已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物
諸鬼畧者皆詣安邑　時直里切
淮侍中壺崇　惠棟曰壺當作臺詳見獻帝紀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六十三　五

果碩　惠棟曰案蜀志碩字子蘭
徵段煨為大鴻臚病卒　惠棟曰劉艾獻帝紀曰煨為大鴻臚光
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
董卓字仲穎　劉攽曰案注言卓與弟旻生穎川明當作穎
乃勅敎金城人邊章韓遂　劉攽曰注陳懿勸之使王國叢此丰
字當作往字陳懿勸約使往也
以逐君側之惡人　劉攽曰淮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
人案公羊當東有荀寅士吉射五字下又東須有者也二字
置本令　劉攽曰案漢書內皆言令本此不合倒之
請以不友為罪　劉攽曰案本當云請不以友罪多為字又倒以
字
悉燒宮廟官府居家　劉攽曰官府居家案文少一人字

堅進洛陽宣陽城門　劉攽曰注從東第三門案文少名宣陽三
字
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闕　劉攽曰案文闕當作閤閤門也
戍齋酒肉就天子燕飲　劉攽曰注建碑詣省門戍案門當作閤
天水人楊阜破起　劉攽曰注阜少長詣攽家又云得敎母罵之
曰案此言阜自少長於攽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詣字下文少攽
母二字
董卓傳朝廷不能制○制字監本誤作爾從宋本改
而彪琬恐懼○監本無琬字　臣會汾曰按上下文皆彪琬並言
此不應獨舉楊彪從宋本增
溫子伯慎○何焯校本子改字
事未及發而見○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

後漢書旁證　董卓傳　六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何焯曰孚與瓊穀是一人因其被害時人
造此事以歸之耳裴注中孫謝承書亦致疑及此
僕射士孫瑞注瑞字君榮○何焯校本榮改業
十反乃許注濟從太官令孫馬校尉張式宣諭十反○監本作濟
使天官令　臣會汾曰按前書百官公卿表及劉昭百官志並
無天官令之名從宋本改式本或作武
超攻殺涼州刺史葺康注大僕瑞之子也○瑞字舊本毛本作端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董卓傳

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珌　錢大昕曰王懋竑曰漢時尚書六曹止稱尚書不以曹名官也吏部則東漢初無此稱此范史之誤予按靈帝末梁鵠為選部尚書見續漢百官志注而蜀志許靖傳亦云以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似漢末已有吏部之稱矣章懷注引英雄記云周毖武威人此與蜀志俱云漢陽未知孰是

殺衛尉种拂等　錢大昕曰按獻帝紀种拂傳皆云太常非衛尉也

四年張楊為將楊醜所殺　錢大昕曰按獻帝紀在三年十二月

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　至　卓兵士大盛　何焯曰魏志云時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都兵權獨在卓數字異同事勢分曉卓乃與司徒黃琬

司空楊彪　至　擢用子孫　此事當書之竇武傳末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　至　言未畢而斃　何焯曰瓊與孚疑是一人因其被害時人造此事以歸之耳裴注中採謝承書亦致疑及此

論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　至　於為而極　何焯曰山東鼎沸蜂起卓奔敗不暇非遲疑也盜亦有道操為近之卓徒為操驅除耳催汜即卓之餘死何事抑揚稱量哉但當追本何進輕於召寇王允闇于應變致斯禍敗耳

董卓傳應列四夷後　周壽昌曰董卓傳壽昌案董卓首亂弱行弑逆千古賊臣之尤漢之亡全由此十人宜援王莽例列其傳於四夷之後

列傳第六十三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趙昱

祖父嘉　惠棟曰蔡質漢儀曰正月旦日南宮朝賀嘉辭不能朝
為高賜所奏延尉治罪也

初舉孝廉　惠棟曰吳書曰虞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名為郡
東以孝廉為郎也

遷宗正　惠棟曰吳書曰虞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
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

生子兩頭　惠棟曰五行志曰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劉倉
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

張岐　惠棟曰獻帝起居注曰紹與馥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
詣虞為說符命之數與傳異傳所據九州春秋也

遂收斬使人　惠棟曰吳書曰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
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

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　惠棟曰考異曰案魏志公孫
瓚傳但云天子思歸不云聞由時年也若爾當令和與時俱還
不應出武關由時未還劉虞已死虞死在初平四年冬界橋戰
在三年春范書誤

尾敦　惠棟曰孫愐曰尾姓史記有尾生

歸葬之　惠棟曰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
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流舊　惠棟曰胡三省曰流者他州流入幽州者也舊者舊著籍
幽州者也

瓚　惠棟曰胡三省曰音藏卑反

伯珪　惠棟曰劉寬碑陰作圭

後從涿郡盧植　惠棟曰案劉寬碑陰載門生姓名中有瓚名則
瓚又從寬學也

太守劉君　惠棟曰英雄記太守劉基

祭辭先人　惠棟曰何焯曰瓚遼西人安得有先墓在北芒棟案
謝承書乃浡辭母墓也

屬國石門　惠棟曰胡三省曰屬國遼東屬國也顧炎武曰漁陽
有石門峽此遼東屬國之石門也

每聞有警　惠棟曰英雄記作警

數十人　惠棟曰依英雄記十當作千數十人安能為左右翼也

東光　惠棟曰屬渤海郡

渡河　惠棟曰廣宗縣東之清河也見桑欽水經

周昕　惠棟曰魏志作周昂

瓚因此怒紹　惠棟曰謝承書曰瓚非紹立劉伯安斂其衆以攻
紹與此異也

槃河　惠棟曰前書地理志曰平原有槃縣師古曰即九河鉤槃
也鄭玄注禹貢曰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
槃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
鬲般往往有其遺處焉

考責有姓　惠棟曰典略曰收考責錢

矯刻金玉　惠棟曰獻帝起居注曰紹劉金璽遣劉虞擅鑄金銀
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也

皁囊施檢　惠棟曰釋名曰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又
曰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官號也毛晃曰檢書檢也印

寰封邈也
星干　惠棟曰星干即崔巨業也見典畧
劉勲　惠棟曰裴松之曰勲字子横見臧洪傳
小將　惠棟曰吳錄曰詔遣會稽周喁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壂
慨然　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
戮力乎喁字仁明周昕之弟典畧以周喁為周昂或云昂即昕
也
柯會　惠棟曰典畧作柯亭
洋責其無禮也　惠棟曰左傳與此文案左氏傳二十三年傳曰
晉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僖負羈之妻曰晉公
子反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傳盡
指此

界橋　惠棟曰英雄記曰合戰界橋南二十里水經注曰清河又
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世謂之頁城橋矣
實也
故安　惠棟曰縣名屬涿郡
巨馬水　惠棟曰水經注曰涞水東南流逕遒縣故城東謂之巨
馬河亦曰渠水也又東南流
遂徙鎮焉　惠棟曰水經注曰易京城在易城西五里今樓基尚
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即瓚所保也
閻柔　惠棟曰烏桓傳曰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歸信
燕國　後漢廣陽也
烏桓司馬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護烏桓校尉有司馬二人秩
六百石

南販庸兒　惠棟曰英雄記曰瓚所寵遇驕恣者君故卜數師劉
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定兄弟之誓自號為
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汲而上之　惠棟曰胡三省曰以繩索引之而上若汲水然十時
掌反
關靖　惠棟曰英雄記曰靖字士起太原人
屠各　惠棟曰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
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鮮于輔將將其衆歸曹操　惠棟曰魏志曰輔行太守事以田豫
為長史豫謂輔宜速歸命曹氏輔從其計也
注張魯　惠棟曰魯字子布丹陽人見虞尚傳
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　惠棟曰魏志中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

也
趙昱　惠棟曰昱事詳裴松之注
闕宣　惠棟曰魏志作闕
遂殺襲之　惠棟曰吳書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謙遣都尉張闓
將千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閒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
咎于謙故伐之也
乃還　惠棟曰吳書曰青州刺史田楷以兵救謙曹公引兵還
城保　惠棟曰鄭元曰小城曰保
與復衍迹　惠棟曰裴松之案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
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謙病死　惠棟曰吳書曰謙死年六十三子商應皆不仕
笮融　惠棟曰裴松之音壯力反

遂斷于郡　惠棟曰胡三省曰斷讀曰短
委輸　惠棟曰毛晃曰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
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
殺畧　惠棟曰何焯曰魏志注引謝承書云賊笮融從臨淮見討
迸入郡界畧將兵拒戰敗績見害與此互異
朱晧　惠棟曰晧字文淵見獻帝春秋俗作皓
劉虞　劉攽曰淮叢王恭當作恭王
公孫瓚傳於北芒上祭辭先人　何焯曰瓚遼西人安得有先墓
在北芒
擊袁紹將周昕○昕魏志作昂
史臣論含諸禾運　臣會汾曰按文義含當作合

後漢書旁證　列傳卷三十三　五

每聞有驚　劉攽曰驚當作警
遠走柳城　劉攽曰筆遠當作還
糾人完聚稸保𤇯薊之饑　劉攽曰糾人完聚稸案人下少十字
未成文理當有士衆字
下都閭宦有稱夫等　劉攽曰筆紀作閔貢劭云闕寅董等之役
此作閭誤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劉虞傳

前中山相張純　錢大昕曰南匈奴烏桓傳俱作前中山太守
何焯曰魏志公孫瓚傳注中頗有虞事宜採之入注
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為王　何焯曰東海恭王光武之子虞於宗
宗為最親故諸人欲奉之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公孫瓚傳

烏桓立柯倉之盟　錢大昕曰倉當作亭典略本作亭

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北平當作平北

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　何焯曰瓚遼西人安得先墓在北芒

論自帝室王公之胄皆長脂膩至或未聞焉　何焯曰按魏志瓚傳注引吳書云虞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吏以孝廉為郎則生長脂膩不知稼穡之論於伯安為濶遠矣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陶謙傳

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利嵩財寶遂襲殺之

錢大昕曰按應劭傳謂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殺之二說互異當以謙傳為正操欲吞併徐部文致謙罪以為出兵之名耳韋曜吳書謂歸咎于陶謙者得之

大起浮屠寺至且萬餘人　何焯曰民間起寺自笮融始而融後被殺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　何焯曰按魏志注引謝承書云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與此互異

劉寔傳與魏志異　周壽昌曰劉寔傳壽昌案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周尚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并作為公則寔雖拜太尉當讓而不居又案魏志寔以功拜太尉封襄賁侯會董卓至洛陽遷寔太司馬是虞封襄賁侯在靈帝時追卓時始拔大司馬耳與此傳小異

瓚劾紹語　周壽昌曰公孫瓚傳紹母親為傳婢地實微賤壽昌案本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乃以此條訐紹獨不自為地耶

○劾紹十罪獨此一條辭義俱不甚切動

趙昱傳各異　周壽昌曰陶謙傳壽昌案謝承漢書昱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案此是昱以拒融與戰敗績死之並無待融以賓禮融利資貨而殺之之事

後漢書旁證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六十四上

袁紹

紹壯健好交結　惠棟曰惠學士曰紹字衍與梁冀善者袁成也

英子卿　惠棟曰盡卑名邈伯求名瓚子遠名攸子卿未詳其名

為侍御史　惠棟曰英雄記曰紹舉高第遷侍御史弟術為南書

紹不欲為臺下告病求退

注此云佐軍與彼末不同　惠棟曰諸所記八校尉車有同異案何進傳佐軍校尉乃淳于瓊也此注作淳于斐亦誤

太山鮑信　惠棟曰魏志曰信鮑宣八世孫後嗣有從上黨徙太山者遂家焉

劉攽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　惠棟曰劉說非也魏書載何進遣信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勸紹襲卓紹不敢發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千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也

董侯似可　惠棟曰獻帝春秋曰卓謂紹曰皇帝沖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太甚或癡亦復知何如為當且尋棟按獻帝為董太后所養故王董侯

吳脩　惠棟曰魏志作脩

魏義　惠棟曰風俗通曰漢有尚書令平原鞫譚其子閎避難改曰麴氏後遂為西平著姓棟案鞠與麴古字通

引軍東南　惠棟曰胡三省曰自河內至延津為東南

吐決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吐奇決策也

身為同盟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同盟討卓
騎都尉沮授　惠棟曰袁紀及魏志云治中李歷獻帝傳曰授為
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
程渙　惠棟曰魏志作奐
審配　惠棟曰配魏郡陰安人也見陳球碑陰
還屯槃河　惠棟曰英雄記曰還屯廣宗下界橋注引九州春秋
當注此下
冀軍左右　惠棟曰英雄記曰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
義從為中堅亦分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也
嚴綱　惠棟曰瓚還屯廣宗改易守令故綱為冀州見英雄記
牙門　惠棟曰國語曰執枹鼓立於軍門韋昭曰軍門立旌為門
若今牙門矣丁度曰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

為衙
龍湊　惠棟曰胡三省曰龍湊地名在平原界漢當春秋載紹與
瓚書曰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兵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
而敗則龍湊蓋河津也詳味紹書龍湊宜在渤海界又袁譚軍
龍湊曹操攻之拔平原走保南皮蓋在平原界也
此讖將軍之蓋　惠棟曰蓋字誤當依英雄記作脅
薄落津　惠棟曰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名薄落津
殺郡守　惠棟曰英雄記曰殺太守栗賊十餘部衆四萬人聚會
鄴中
斬毒　惠棟曰英雄記曰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
丈八　惠棟曰英雄記作丈八
拜紹右將軍　惠棟曰袁宏紀作後將軍

淊于瓚　惠棟曰曹瞞傳曰瓚字仲簡
竟不能從　惠棟曰魏志紹傳曰天子在河東紹遣郭圖使焉圖
還說迎天子都鄴紹不從與范書異
熙字顯雍　惠棟曰魏志曰熙字顯奕案王粲集粲為劉表與尚
書曰僭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乃知變起辛郭熙為尚兄
不應稱貴弟案書曰尚有弟名買或字顯雍然則熙字當從魏
書也
成則之讖　惠棟曰則依九州春秋當作敗
甄城　惠棟曰郡國志曰鄄城屬濟陰鄄充曰故城在河南十十
八里流州舊治魏武創業始自於此河上之邑最為峻固棟案
漢隸字源甄與鄄古字通
興無名之師　惠棟曰禮記檀弓曰陳太宰嚭曰師必有名

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惠棟曰太公金匱文也
監軍之計在於將軍　惠棟曰王國志注載獻帝傳云在於持牢
今作將軍傳寫誤也牢重也
夫臣與主同者亡　惠棟曰獻帝傳云臣與主同者昌主與臣同
者亡傳漏昌主與臣同者六字觀章懷注甚明
下陵上替　惠棟曰左傳閔子馬曰於是乎下陵上替
明表　惠棟曰李善曰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
買位　惠棟曰買陳琳集作假
東夏　惠棟曰東夏即勃海也紹於勃海起兵
表衍東郡太守兗州刺史　惠棟曰李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
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
為兗州刺史

奬就威柄　惠棟曰文選及魏志注皆作奬蹴蹴成也就亦訓成
奬蹴同義蹴子六反
乘資跋扈　惠棟曰李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衆強盛
內懷反絡　惠
肅奉赴征　惠棟曰李善曰紹使呂布諸史不載盖史畧也棟案
章懷以爲擬破布失之
復其方伯之任　惠棟曰李善曰操圍布於濮陽爲布所破拔紹
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見謝承書也
威劫省禁　惠棟曰魏志作骨遂有禁
幕宗注謂上至高祖下及孫　惠棟曰案白虎通五宗謂太宗十
小宗四
聖朝流涕　惠棟曰曹瞞傳曰操別入碭發梁孝王家破棺收金

實斂萬有未手闕之衷泣
無骸不露　惠棟曰文選注翰曰言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未官所過皆破壞家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
敖倉　惠棟曰太康地理志曰秦建敖倉於成皐括地志曰敖倉
在滎陽縣西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
熛炭　惠棟曰李善曰說文熛火飛也
白馬　惠棟曰高誘曰白馬津名水經注曰河過黎陽縣南爲白
馬津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李吉甫曰白馬故關在衛州黎陽縣
十里後史黎陽津
曹操士馬不敵　惠棟曰魏武帝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
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故云不敵也
壁延津南　惠棟曰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
可不詳今宜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
衆弗可還紹不從
吾其濟乎　惠棟曰言不反也
陽武　惠棟曰縣屬河南
發石車　惠棟曰裴松之案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
動而鼓說文曰旝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棟案賈逵左傳注曰
旝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曰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
步
注即今之拋車　惠棟曰李善曰儌石今之拋石也拋車未詳拋
音匹孝反
烏巢　惠棟曰晉太康地理記曰烏巢澤在酸棗東南昔曹太祖
納許攸之策破袁紹軍處也

攻破瓊等　惠棟曰獻帝起居注曰斬大將淳于瓊等八人
注睢元進　惠棟曰睢當作眭即眭固也
配由是更協　惠棟曰英雄記曰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
七年夏薨　惠棟曰樂史曰紹墓在相州臨漳西北十六里漢之
鄴也
牙門十　吳仁傑曰拔其牙門注曰即司常職旌門是也仁傑按
鄭氏司常注云巡守兵車之會皆建太常孫權作太牙在中軍
胡綜賦之曰周制日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所望亦引用
司常事然司常旌門本不言牙而南部新書謂祈父爪牙掌武備
故旌謂之牙旗主表賓謂牙璋起軍旅故後世有牙兵牙旗皆
不然也按明堂位言商之崇牙者十注謂湯以武受命故常以
牙爲飾箕簴則刻版重疊爲牙旌旗則刻繒爲牙然則牙旗之

殷商家遺制也後世牙門此其濫觴或謂商之崇牙乃旌旂來
車所建校周制王祀建太常銘旌亦建太常雖其所用異崇牙
其爲軍旅之用我
牙門十　吳作衙申孔經文去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
法也後遂以牙爲衙王[illegible]賓云說文衙音語無它音篇韻始收
牙音作衙按秦漢以前衙字見于春秋曰彭衙見于楚辭曰道
飛廉之衙衙漢有長平令衙卿集韻衙偶舉切說文行貌十申
縣名在馮翊亦姓則衙衙及彭衙衙氏皆當讀作語故漢碑多
用衙爲禦鄭康成注儀禮緩澤亦去取其音且衙[illegible][illegible]經音辨
申衙迎也音迓鄭康成說禮迎衙還之以衙爲迓始見於此時
南面迓之鄭亦音迓蓋御與迓聲相近也然猶未爲平聲至
如淳於南書衙縣遂音牙渚魏人也豈衙音自魏變迓而爲牙

耶凡彭衙及衙氏按集韻鄭名世姓氏書存兩音切謂地名及
姓氏當從十作語不當又爲牙音以漢無是音也衙在漢無牙
音南吾乃有牙音允吾騶吾之外疑執金吾之吾亦當音牙近
世乃如本字讀爾蓋字音與官稱古今各異如車字古皆音尺
奢切從漢以來乃有居音而尚書主文書之官與尚食尚衣同古
音時亮切而後世則音常殆類此也
牙門十　吳作衙申集韻衙字注云古者軍行有牙後人因以所
治爲衙資暇錄云武職抑衙衙非抑衙府蓋抑牙旗者前輩遂疑
衙集之衙皆當作牙通鑑顯用其說如載平牙奏事南牙未卑
之類是也作傑按牙與衙混獻久矣牙旗之牙獨可施于軍行
南衙集之衙十自天子下至州縣之官得通言之蓋今之衙即
漢制金吾不吾是也古今注曰車輻棒也金吾亦棒以銅爲之

黃金塗兩頭御史大夫司隸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屬皆以木
爲吾然則金吾本吾乃中尉及官府伍伯所執以參于前者故
字書以衙爲參夫于朝羣臣謂之正衙百官蔵謂金吾爲吾臣
邢濟自謂我金吾夫于抑衙統禁旅者稱主衙凡此皆起于所
朝金吾者今主衙所執杖子銀飾端末猶漢金吾之制至中外
官所治曰衙府官吏庭見由衙參早晚聲鼓申衙牌開衣寧白
衙官凡此又皆起于所謂木吾者若牙門牙帳牙將牙旗牙隊
牙兵牙內則本于牙旗之制非用牙字不可也南史侯景將李
謝康朝未集衙列門外以次進謂之衙門按此正衙參之衙即
今所謂排衙者唐人以殿陛早晚翔集謂之蜂衙未衙而啼植
槐成列謂之槐衙亦取此義不當以牙門爲說吳虎臣事牙門
事始于侯景獨不記袁紹傳耶

鮑信說紹由　劉攽由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
或去軍字衍
以從弟後將軍術　劉攽曰以從案太以當作與
袁方得眾　劉攽曰案方字無義蓋是其字
與兵爲國安門袁董　劉攽由注衛出逆案太何當作向
外託董卓　劉攽曰案文少一討字緣說乎誤脫
敕車滑河　劉攽由注凡我同盟之後案太當去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北盟書當大也誤脫四字
未臣與主同者十　劉攽曰注案文但當去臣與主同者權在臣
也拱出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
奮中黃育獲之士　劉攽曰注尸子曰黃伯曰案文少十中字
皆蒙楯而行　劉攽曰注誠案文當作成

許攸則曹為成禽　劉攽曰案文為成不須並出蓋多為字
宜從都甄城　劉攽曰案文涇字當屬上句
本紹傳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何焯曰此
指其交戚衍紹字
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何焯校本其字
上增一及字
將作大匠吳循○魏志作吳脩
在於持牢○諸本皆作在於將軍　臣良裘曰按三國志注中載
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於持牢將軍二字傳寫之誤也今改
父嵩乞匄攜養注曹瞞傳及郭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
父魏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　何焯曰惇淵之子皆與魏室
締姻有以知曹瞞傳及郭頒代語之妄

列傳第六十四下
袁紹子譚　尚　熙　劉表
留審配守鄴　惠棟曰魏志曰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眾乃
使配守鄴也
王修　惠棟曰魏志曰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修救譚譚喜曰成
吾事者王別駕也
屬有讒人交鬭其閒　惠棟曰左傳子太叔語
新親即暱　惠棟曰左傳文
寔子之臣承業　惠棟曰據魏氏春秋衍臣字
象敖　惠棟曰邱光庭曰案虞書傲是不恭之稱非兩字名棟案
傲不必象名而可兼稱也
淫唯曹是務　惠棟曰曹眾也魏氏春秋作義主眾集未唯曹氏

是務此後人妄加也
弔曠弔翔　惠棟曰魏志曰東平弔曠弔翔
使審配守鄴　惠棟曰魏志曰使審配蘇由守鄴
斃管摯之獄　惠棟曰斃當作弊斷也或作蔽義同
友于之性　惠棟曰古文論語曰孝于惟孝友于兄弟後人據偽
南書改為乎
奄縶　惠棟曰廣雅曰奄忽也
譚不納　惠棟曰裴松之曰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
于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馮札　惠棟曰魏志作馮禮
馬延　惠棟曰魏志曰馬延張顗等
得南印綬節鉞　惠棟曰魏武帝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

即爲精銳討之今南人從震蕩部曲袁守引兵適亡甲軍被堅
執銳朱旗震雎虎士雷譟望旗眸精鬪聲衆氣拔戈散甲鳥集
沮壞南軍騎逃走捐弃僞節銳鈇大將軍符印各一枚兜
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終樂梲辭　惠棟曰注言曰越興九扇終樂梲辭梲女數人
注辛毗等號哭不已　惠棟曰案先賢行狀曰配忿辛郭壞敗冀
州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仲治辛評字毗之兄
留其將守城　惠棟曰魏志曰幹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
父度　惠棟曰魏志曰度字升濟
稍仕　惠棟曰度建寧二年以對策除郎中見謝弼傳
故遂據遼東　惠棟曰康後事見魏志
號爲八顧　惠棟曰黨錮傳曰張儉鄉人朱並告儉與同鄉二十

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以儉及檀彬等爲八俊田林張隱劉
表等爲八顧刻石立墠共爲部黨也
爲荊州刺史　惠棟曰鎮南碑曰辟大將軍府遷北軍中候在位
十旬以賢能特遷拜刺史
宗賊　注宗黨共爲賊　惠棟曰何焯曰宗當與巴賨之賨同義南
蠻號也棟案吳志注引江表傳曰鄱陽民帥別立宗部又云海
昏縣有上千家相結聚作宗伍蓋漢末喪亂人民結聚劫略
郡縣自下言之謂之宗部宗伍自上言之謂之宗賊不必皆南
蠻賊也何氏之說爲未審矣
蒯越　惠棟曰司馬彪戰略曰越中廬人蒯良蒯越良字子柔也
蔡瑁　惠棟曰襄陽耆舊傳曰瑁字德珪性豪自喜少爲魏武所
親蔡諷小女爲劉表後婦瑁之姊也

十五人　惠棟曰戰略曰五十五人
陳坐　惠棟曰戰略作陳生
闇表戚名　惠棟曰謂長沙太守蘇代華容長貝羽等也見戰略
爲鎮南將軍　惠棟曰鎮南碑曰遣御史中丞鍾繇即拜鎮南將
軍錫鼓吹大車策命襃崇謂之伯父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開
府辟召儀如三公後遣左中郎將祝融援節以增威重并督
揚交十州棟案鎮南表先拜安南將軍也
起立學校　惠棟曰王粲荊州文學記曰荊州牧劉君命五業從
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
載之閒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
三百有餘人鎮南碑曰武功既亢廣開雍泮設俎豆陳罍彝親
行鄉射躋彼公堂篤志好學吏子弟受祿之徒蓋以千數洪生

巨儒朝夕講論閭閭如也
宋忠　惠棟曰經典序錄曰宋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荊州五等
從事衷與忠通
謂之後定　惠棟曰鎮南碑曰君深愍末學遠本離直乃令諸儒
改定五經章句刪剗浮辭芟除煩重贊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
機者又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本故於是古典墳集充於州閭
經籍志曰劉表周易章句五卷梁有宋忠注周易十卷
陳兵　惠棟曰注見董卓傳
疽發背卒　惠棟曰鎮南碑曰年六十有七
注芬香聞數里　惠棟曰從征記曰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擣四
方珍香數十石著棺中永嘉中郡人衛熙發其墓見表貌如生
香聞數十里熙懼不敢犯

琦琮　惠棟曰琦渠宜反琮徂宗反
來睦于琮　惠棟曰魏文帝典論曰蔡氏稱美於內允瑁嘆德於
外日月以之而琦益疎
琦走江南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先主敗於當陽濟沔與琦會焉
後俱到夏中琦奔江南在劉琮降後史究其終言之
劉攽曰上文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下文云釋嵩之因則此
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
惠棟曰何焯曰案魏志王知嵩無他意乃止是則嵩未嘗見囚
實勸琮降也封者十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書兼採傅子帝
誅而因之說後來補釋嵩之因一語而仍陳氏越嵩及東曹掾
傅巽未去乃不覺遺反也韓嵩十字宜存而論之
不當也　惠棟曰胡三省曰當如字書不敵也

劉光　惠棟曰光魏志作先即上別駕劉先也零陵先賢傳曰荆
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
鄧羲　惠棟曰魏志作羲裴松之曰羲章陵人
闕圍訊衆　惠棟曰何焯曰闕圍謂紹以耿包白事示僚屬也劉
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傳
猶曹操請救　劉攽曰注直言當論其孰耳案文多十言字
李友歔欷而行取事之誅　劉攽曰注慶文存也案今半去慶文
也存
為市兒小吏稍仕　劉攽曰市兒案都名皆作苑
不獲辭命　劉攽曰案文當云辭不獲命
執琮歸降　劉攽曰上文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下文云釋
嵩之因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

亦當見封也
劉備奔夏口　劉攽曰注漢水入口案口當作江
乃釋嵩之囚　劉攽曰案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
乘絡于韓初交琳救辛成同盟〇大義難曉疑有脫誤
宣子之臣承業〇以魏氏春秋參校衍一臣字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　臣世駿曰按黨錮
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
時江南宗賊大盛注宗黨共為賊　何焯曰宗恐與巴賨之賨同
義
江夏賊張虎陳坐〇何焯校本坐改生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　劉攽曰按下文云釋嵩之
因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

也〇杭世駿曰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
乃釋嵩之因此史家故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何
焯曰魏志未知嵩無他乃止是則嵩未嘗見囚實勸琮降也封
十五人焉知嵩不在其中范書兼採傅子帝誅而因之說後來
補釋嵩之因一語而仍陳氏越嵩及東曹掾去未乃不覺遺反
也韓嵩二字宜存而論之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袁紹傳

父成五官中郎將　錢大昕曰華嶠漢書作左中郎將見三国志注袁安傳云左中郎似失之

除濮陽長　錢大昕曰許劭傳稱紹爲濮陽令

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吴循　錢大昕曰獻帝紀循皆作脩魏志亦作吴脩當以脩爲正

操姦閹遺醜　錢大昕曰姦當作贅漢書如淳注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操父嵩本夏侯氏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故云贅也三国志注及文選竝是贅字

被以虎文注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单衣　錢大昕曰文選李善注謂羊質虎皮也此注誤

後漢書旁證　三袁紹傳　一

審配將馮札爲内應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札當作礼古禮字也魏志作禮大昕案閩本作馮禮

紹壯健好交結　何焯曰此指紹父成言之衍紹字

紹勃然曰　何焯曰勃然與上詭對相違反雖小處亦以成祚爲優

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　何焯曰以步當騎非楯不濟此戰必覩魏志紹傳注中所引英雄記乃分曉此大畧

斬毒及其衆萬餘級　何焯曰英雄記斬毒下有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壹壽一語則收復鄴城乃爲分曉

潁川郭圖淳于瓊曰　至　非計之善者也　何焯曰魏志云天子在河東紹使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此用裴注所引獻帝傳語互異

今迎朝廷於義爲得　至　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　何焯曰紹所以終其無成者在不先迎天子所以身沒十敗塗地者在繼嗣不定故兼敘立業此承祚作傳綱領而范因之

乃下詔書於紹　至　而但擅相討伐　何焯曰先下詔責紹所謂名其爲賊也然猶以紹耻班在其下遜讓太將軍于紹則仍著力僕特不先動以排紛危故能從容取布破備無後憂耳

紹旣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希簡　何焯曰紹雖失計不迎天子然既已據有四州若能外修職貢内撫其民以待事機縱曹氏難圖猶足寧制大河以北未至一敗塗地也

若不得通　至　漸營河南　何焯曰師曲爲老欲其出有名也

監軍之計在於將軍　何焯曰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持牢將軍十字傳寫之誤

後漢書旁證　袁紹傳　二

父嵩乞匄攜養　何焯曰注引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按惇淵之子皆與魏室締姻有以知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之妄

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　何焯曰袁氏傾覆以紀配立求促之配後雖抗節不足多也

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　何焯曰小失利而遽還者縱之使自相圖則取之易也故後渡河救譚尚旣還鄴仍復引還俟尚再出攻譚乃來虛攻鄴城

初交殊族卒成同盟　何焯曰二語文義難曉疑有脫誤

昔三王五伯　至　而徼富強於一世也　何焯曰數語詞理悖謬宜從刪畧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劉表傳

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注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夏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　錢大昕曰按郡国志無章陵郡蓋漢末所增置禰衡傳黄祖子射為章陵太守三国志太祖征荊州以趙儼領章陵太守又劉表將有章陵太守蒯越是也水經注安昌縣故蔡陽之白水鄉也漢元帝以長沙卑溼分白水上唐二鄉為舂陵縣光武即帝位改為章陵縣魏黄初二年更從今名故義陽郡治也章懷太子云舂陵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魏志彭城王據傳黄初二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依酈氏說則義陽即漢末之章陵郡非有兩地矣但酈所云安昌縣為漢蔡陽縣地而漢之義陽侯国則平氏縣地魏初置義陽縣即因漢侯国之舊雖均屬南陽郡而相距且數百里就難溷而為一竊意黄初置義陽国雖取義縣為名而治所實在安昌即章陵郡故治但魏文多忌諱惡章陵之名置不用耳至晋泰始初封義陽王望乃徙治義陽縣

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侍中當作治中因下有侍中之文而誤大昕案章懷避唐諱每改治為持此治中必改持中校書者不達其旨妄易為侍耳

時江南宗賊大甚　何焯曰宗恐與巴賨之賨同義南蠻號也

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　何焯曰盡費于養士亦不厚斂于民故能保境歿身也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　何焯曰封列侯者十五人北子布等所以望風勸權迎操也然琮本凡才不失為保族之計傳英謂琮亦難與論在人所審處

贊閱閫訓鼎禋未類社　何焯曰閱閫謂紹以耽色向事亦僚屬也劉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傳

既云夫工亦資人亮　何焯曰夫工笵直指天命言

引軍不誤　周壽昌曰袁紹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注引魏書本志劉攽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去軍字衍案魏志引軍還鄉里下云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太祖又先表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是其軍本自鄉里募來安得不引之同歸耶況其後收聚更多出應曹操是信固始終於軍事安得謂軍字為衍且易為歸字耶劉氏不覈本志動改注中字似乎魯莽

理應作治　周壽昌曰劉表傳壽昌案魏志裴注引司馬彪戰略作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此治字俱作理因章懷注書避唐高宗諱凡治字俱以理代之傳鈔者并誤改正文耳

張羨事不合　周壽昌曰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三郡畔表表破羨本末壽昌案魏志由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是表未能破羨至張懌時始能平之耳與此傳異

列傳第六十五

劉焉　張魯　袁術　呂布 張邈 陳宮　高順

去官　惠棟曰蜀志曰以師祝公喪去官裴松之曰司徒祝恬

郗儉　惠棟曰蜀志作郤

張懿　惠棟曰一作壹十作益

緜竹令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緜令李升

殺郗儉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中平元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衆緜竹募疲役之民一二日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郗儉從事史巢卯宋元侯使在葭萌與從事董顪張肖開行聞故衷慟說賴肖赴難十子不可卻敗由使君已死用生何為獨死之馬嘉之為闔象學忠誅頡等

督義司馬　惠棟曰洪适曰劉焉在蜀創置督義司馬助義褒金校尉劉表在荊州亦置綏民校尉漢衰諸侯擅命率意各置官屬

蘇固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固扶風人張修攻南城固人陳調素遊俠學兵法固以為門下掾說固將拒之術固不能用踰牆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賊追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令鈴下候賊得鈴下遂得殺固嵩痛憤伏劍直入調亦聚其賓客百餘人攻修戰死魯遂有漢中數害漢使調字元化仲卿孫嵩字伯高

率王咸　惠棟曰蜀志作王咸

皆殺之　惠棟曰英雄記曰岐龍皆蜀人

別部司馬瑁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焉聞相者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為瑁聘之故陳壽劉焉傳許由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是

遣叟兵五千助之　惠棟曰英雄記曰焉使校尉孫肇將軍往助
之敗於長安華陽國志曰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
耳環鐵裹結
趙韙等　惠棟曰案華陽國志韙及治中從事王商也蜀志趙
韙巴西人
僭擬乘輿器服　惠棟曰蜀志曰劉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
聖人之論
殺魯母及弟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建安五年璋殺魯母弟魯率
巴東杜護朴胡袁約等叛爲讎敵
龐羲　惠棟曰蜀志曰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華陽國志曰龐
羲李異等
遣使致敬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璋遣中郎將河内陰溥致敬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六十五　三

槖名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駹
涪城　惠棟曰裴松之音浮
穀支十年　惠棟曰蜀志曰穀帛支十年
理頭　惠棟曰何焯曰理本治字避高宗名
淮循道南步　惠棟曰何焯曰循本治字亦避御名
閻圃　惠棟曰案華陽國志閻圃巴西人
乃奔南山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魯走巴中先主將迎之而閻圃
說魯北降歸魏武不然西結劉備以歸之魯勃然曰寧爲曹公
作奴不爲劉備上客遂委質魏武棟案魯本漢賊安肯附漢閻
惡相濟宜其甘心爲曹公奴也
財術則僭奢之情用　惠棟曰言焉初求交阯以避時難及得益
州意氣漸盛也

袁術　惠棟曰胡三省曰術字公路當讀如周禮審端徑術之術
青遂
少以俠氣聞　惠棟曰北堂書鈔引魏志曰術爲長水校尉奢
綺盛車馬以氣高人諺曰路中捍鬼袁長水今魏志不載
周昕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
吾家奴　惠棟曰胡三省曰紹司空逢之孽子故術云然
紹非袁氏子　惠棟曰典畧曰公孫瓚表紹罪曰紹母親爲婢使
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損益辱袁宗臣每得將軍袁術書曰
紹非術類也棟案類族類也詳棟所撰九經會最
黑山　惠棟曰樂史曰黑山在封邱縣北十里
匡亭　惠棟曰郡國志曰陳留平邱有匡人亭
陳溫　惠棟曰裴松之曰案英雄記溫字元悌汝南人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六十五　三

與書諫　惠棟曰典畧曰張昭之辭吳錄以爲張紘也
正禮阻兵元德爭盟　惠棟曰吳錄載策書劉繇泱力江滸劉備
爭盟江淮
仲家　惠棟曰典畧作仲氏
留張勳橋蕤於蘄陽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三國志術時侵陳操
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敗死術乃走淮則蓋戰於淮外也
安得圭汗夏之蘄陽哉此蓋沛國之蘄縣范史術陽字耳
操擊破蘄蕤　惠棟曰考異曰范書呂布傳去布破張勳於下邳
生擒橋蕤此又十橋蕤將蕤被獲又還也然魏志呂布傳樂橋
蕤事當是范書誤
陳簡　惠棟曰魏志作陳蘭
圭汗亭　惠棟曰吳書曰去壽春八十里

箦牀　惠棟曰袁書作檽牀
手戟　惠棟曰釋名曰手戟手所持擿之戟也
拳捷　惠棟曰裴松之曰詩曰無拳無勇注拳力也胡三省曰勇
力為拳迅疾為捷
儀同三司　惠棟曰見漢官儀
袁術待之甚厚　惠棟曰何焯曰魏志曰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
與此互異
其功未必多　惠棟曰國語曰戰功曰多
揚以為然　惠棟曰英雄記曰揚於是外許汜備內實保護汜備
患之更下太封詔書以布為潁川太守與此異也
遣壯士送布　惠棟曰英雄記曰紹遣甲士三千人辭以送布
操不聽　惠棟曰魏志曰太祖責紹曰孟卓吾親友也是非當容

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
劉攽曰淮刺史東之郡業刺史不當書郡蓋是部字也　惠棟曰
案魏志淮亦作郡口由兗州刺史治小陽昌邑所去之郡謂之
山陽郡也
小沛　惠棟曰宋白續通典曰郡國志曰古偪陽國漢為沛縣南
沛郡理相城以沛為小沛
乃追還絶婚　惠棟曰十說勸布絶婚為陳元方事見鴻臚陳君
碑
攻破莒城　惠棟曰英雄記曰霸襲破郞邪相蕭建得其資實也
無獲而還　惠棟曰英雄記曰霸後復與布和
求救於袁術　惠棟曰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
乃與諸將　惠棟曰魏志曰宋憲魏續等

叵信　惠棟曰胡三省曰叵普火反不可也洪邁曰叵為不可以
切脚稱也
遂與别部司馬張修　劉攽曰案文多下十遂字
未反遠　劉攽曰案文術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為逆者後逆而
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反字遠是還字本去未及
還也
原屯河內　劉攽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
為曹操所敗　劉攽曰淮刺史東之郡業刺史不當書郡蓋是部
字
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劉攽曰下邳有三重大城中門案文多上
門字緣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衍
令意何如　劉攽曰案文意當作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六十五　四
劉焉傳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注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
蜀叟也○按孔穎達尚書疏云叟者蜀夷之别名漢世不即謂
蜀為叟也光武紀中注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十年叟
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夢淵
靡莫蠻夷為叟乃今雲南地也
魯字公旗○魏志作公祺
民衆信向注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
張角為五斗米道○何焯校本于妖賊大起下增三輔有駱曜
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句下增駱曜教民緬
匿法角下字張為五斗米道滅去張字改角為脩大去挾淮中
張脩裴松之云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木丰為病者請禱之法○何焯校本請禱下復增請禱二字

又實無益於痲痹○何焯校本于句下增但為淫妄四字
又以米置其中○何焯校本米字下增肉字
又使自隱其小過者○何焯校本使字上增教字
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 何焯曰米道之後云自陵傳有玉印豈
因魯常得之猶假以欺人耶
袁術傳 孫堅得傳國璽注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何焯校本漢
字下添傳字
呂布傳 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魏志云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
二將軍親扶大駕○何焯校本扶改挾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劉焉傳

并州刺史張懿 錢大昕曰蜀志劉二牧傳作張益
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注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
漢寧郡 錢大昕曰按曹公破張魯在建安二十年而魯領漢
寧太守乃在其前則漢寧之名由來已久大率劉焉父子所表
授耳山松書蓋據曹公破漢中之歲書之魏志建安二十年復
漢寧郡為漢中蓋得其實矣
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頭 錢大昕曰魏志作治頭章懷
避諱改
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何焯曰州任重而土地分裂卒成鼎足之
運

焉遣叟兵五千助之 何焯曰注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
云蜀叟也按孔穎達尚書疏云叟者蜀夷之別名漢世不即謂
蜀為叟也光武紀注中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
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勞深
靡莫諸夷為叟乃今雲南地也
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 何焯曰今米道之後云自陵傳有玉印
豈因魯嘗得之猶假以欺人也
改刺史為牧 王鳴盛曰靈帝政衰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
建議改置牧伯案此事在中平五年酷吏樊仲華傳仲華當光
武時而傳言拜揚州牧此追言之不必泥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袁術傳

遂果僭號自稱仲家注仲或作沖　錢大昕曰沖家猶沖人沖子也當以沖爲是

逞

爲遣叟兵五千助之　何焯曰注漢世謂蜀爲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按孔穎達尚書疏云叟者蜀夷之別名漢世不即謂蜀爲叟也光武紀注中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勞浸靡莫諸夷爲叟乃今雲南地也

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　何焯曰今米道之後云自陵傳有玉印豈因魯嘗得之猶假以欺人耶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呂布傳

袁術待之甚厚至僕未發張楊於河內　何焯曰魏志云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與此互異

張懿　周壽昌曰劉焉傳而并州刺史張懿乎案張懿蜀志作張壹
者陳承祚當人避懿之諱以壹代之也宋本作壹者存懿字之
半也非此傳幾不知張懿原名

漢甯　非二十年置　周壽昌曰領漢甯太守注東山松書建安二十
十年置漢甯郡壽昌按曹公破張魯在建安二十年而魯領漢
甯太守在前則漢甯之名已久魏志建安二十年復漢甯郡爲
漢中則二十年已不名漢中安得名二十年置耶注引山松書
有誤

陳溫　非術殺　周壽昌曰袁術傳殺揚州刺史陳溫壽昌按魏志
裴注引英雄記去陳溫字元悌汝南人爲揚州刺史自病死似
不爲術所殺

王必勸殺呂布　周壽昌曰呂布傳壽昌按英雄記曰主簿王必
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由本欲相緩主簿
復不聽如之何據此當日勸殺布者不止一昭烈也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衛颯　茨充　任延　龍邱萇　王景
王吳　秦彭　王渙　鐔顯　任峻　許荊　孟嘗
楊喬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弟子岱　錄
仇覽　童恢　弟翊

順達情偽　惠棟曰東觀本紀曰上每幸郡國下輿見吏輒問以
數十百歲能吏次第下及掾吏簿鐵臣下之行下輿所隱其情
道數十歲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
以蒙恩遠臣受顧色之惠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

渠國　惠棟曰東觀記曰名都王國

馬駕鼓車　惠棟曰漢有黃門鼓車前書韓延壽傳曰駕鼓車歌
車垂康曰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王幼學曰鼓車載鼓之車

後漢書疑證　列傳第六十六
也自簿中有記車鼓車

婚學開　惠棟曰經籍志曰颯撰史要十卷約史記要言以類相
從

來陽　惠棟曰當作耒

耒鐵官　惠棟曰王伯厚曰鐵有官自秦始太史公自序司馬昌
爲秦主鐵官是也

工十年徵還　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曰久留闕者太守衛颯
罷郡還家故老送別久留此闕故名

注充字子河　惠棟曰水經注引東觀記作何

注十馬兩車茨子河　惠棟曰王伯厚曰古車本音居至說文有
木遮之音乃自後漢而轉其聲

明詩易　惠棟曰續漢書曰治京易

延陵季子　惠棟曰東觀記曰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
頗稱多士　惠棟曰續漢書曰會稽多名士
隱居太末　惠棟曰謝沈書曰萇篤志好學王莽篡位隱居太末
以耕稼為業
掾吏白請召之　惠棟曰案謝沈書時鍾離意為主簿白請萇為
門下祭酒
歸拜王庭　惠棟曰東觀記曰萇上書言臣狀拜不由王庭願收
骸骨詔書徵延民鐵犄敝漸沮
鑿開田疇　惠棟曰華嶠書曰教民以牛耕置吏巡行
忠臣不私私臣不忠　惠棟曰考異曰案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
和臣不忠意忠為長又與上語相應
時有薦景能治水者　惠棟曰案水經注景即為伏恭所薦也

王景　惠棟曰水經注作杲
注王延代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武帝時王延世以校尉領河
隄謁者東郡決河流漂十州延世隄防三塞改為河平元年推
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
河隄謁者　惠棟曰漢官儀曰舊河隄謁者居酸棗
家宅葬忌　惠棟曰家若圖墓書宅若圖宅術之類
日相　惠棟曰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曰
相即有十歲之相
字伯平　惠棟曰東觀記作閬平
遷山陽太守　惠棟曰東觀記曰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飢旱穀貴
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徠
擢為鄉三老　惠棟曰東觀記曰彭為民殺母誡以父母妻子也

弟長幼之序擇民能率眾以為鄉三老選鄉三老為縣三老令
與長吏參職
露宿於道　惠棟曰東觀記曰人開門臥
終無侵犯　惠棟曰東觀記人為謠曰王平子代未有平徭役吉
妹壻
為洛陽令　惠棟曰袁宏紀曰渙為治循名責實抑強扶弱并官
職吏輒募書佐小史樂事輒令讀孝經
發擿姦伏　惠棟曰東觀記曰盜賊發不遠來或藏溝渠或伏壟
吏溪水市里取之皆稱神明又去馬市里數從貴買飯家乞食
不得輒毆罵之率令渙聞知事實便諷吏解遣
其政化懷物如此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賈胡為感遺其清理制
服三年

注官學　惠棟曰官當作宦
注惡子　惠棟曰王符潛夫論曰經溝惡子不道出民前書尹賞
傳曰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令者
注篇著里端　惠棟曰說文曰闕西謂儒曰篇篇與扁同扁署也
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書溪彭書取惡子姓名五人篇
著里端示戒也
位至長樂衛尉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顯字子誦鄭人也與同郡
龔季子孝共學冬則侍親春行堂業與張霸李郃張皓陳禪為友
共師司徒魯恭顯與王稚子同見察孝於太守陳司空應豫州
荊史光祿大夫侍中衛尉
作峻　惠棟曰袁宏紀曰峻勃海蓚人也
注邀遮也　惠棟曰惠學士曰邀與徼通不得訓為遮

逆怨者跪而言　惠棟曰謝承書作乃解劍長跪
來陽　惠棟曰當作耒
父老稱歌　惠棟曰楚國先賢傳曰耒陽胡紹字伯蕃年十八為
縣門下輸迎太守許荊荊迎下中風便絕抑之紹視荊踪下而
案荊悲聞之紹曰見明府踪下有黑子紹亦有之故兩案荊視
之果有黑子　今案從學後八年遂為九真零陵千郡太守
當家涖外門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書抱朴文書委於府門
楊喬　惠棟曰謝承書曰喬拜尚書淵懿博雅治術亦辭優妙王
事明習國家典故衛機密之職夙夜周慎退食自公儀表偉麗
每朝賀言除側目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讓不聽遂
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案會稽典錄曰昔王業與聞士於虞仲翔
仲翔對曰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是也
官民並豐　惠棟曰袁宏紀曰訪從騎循行申敕勸民耕農其年
穀石百錢
以叔宋逵　惠棟曰張叔父先字仲逵弟字叔逵史家失其名舉
其字故去叔父叔逵後人不學削去叔字也風俗通曰宋叔
逵漢時叔姬稱父字故也
太尉朱寵　惠棟曰風俗通云徐防誤也
孫社　惠棟曰社風俗通作禮
彭城交人家　惠棟曰風俗通曰交人懷王都也
號為通儒　惠棟曰本十作本續漢書曰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
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議郎卒官
舉孝廉　惠棟曰續漢書曰寵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光祿大夫察
四行

以仁惠為吏民所愛　惠棟曰續漢書曰是時民俗奢泰寵判官
節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尉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
拜會稽太守　惠棟曰續漢書曰正身率下郡中大治
山谷鄙生　惠棟曰袁宏紀司馬書皆云山谷鄙老生本寧剌卿
才　縣衛焯曰此鄙下脫一老字
郡朝　惠棟曰胡三省曰郡聽事曰郡朝廳事曰府朝
選一大錢受之　惠棟曰續漢書曰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累
清如是
策免歸鄉里　惠棟曰續漢書曰寵去本州依親歸本土往來京
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
弟方　惠棟曰方十名興見續漢書
為士人所附　惠棟曰蔡雍記曰俗者皆作怨以虛己受人
鄉里無知者　惠棟曰蘇林廣舊傳曰仇香性謙恭動修威儀非
貌不為晝夜易容言不為苟怒繫聲雖閑衛居必正色後言
終身無泄御之交以是見憚學通五經然無知名之根鄉里之
舉年四十為縣主簿
陳元　惠棟曰汝南先賢行狀作孫元
感悔涕泣而去　惠棟曰袁宏紀載覽語曰婦人年寡養孫孤欲
激貞名於當世中欲不負未於兼衆下欲有遺嗣而繼宗也此
主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母既若斯爭要來念何以一旦之忿棄
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孫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
當何以見亡者
洧由王渙　惠棟曰案范亦儁渙當作奐字子炳謝承書由字予
嵩

漁謝遣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漁開覺得无不治心獨坐之去
未漁感覺言用措刑戒也
下淋為拜　惠棟曰海内先賢傳太下淋拜曰君非本友乃太師
也下手曰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乎季智曰吾嘗飯牛
牛不食搏牛以下
董恢　惠棟曰案下其令董君關董字从廾从董又南陽正街彈
去以府丞董季則董與董通恢蓋姓董也集韻及漢隸字源亦
皆以董為董也
十境清靜　惠棟曰齊民要術曰恢為下其令率民養一猪雌雞
四頭以供祭祀買棺木
朱浮氏所載循吏猶多未備今依裴松之註王國例補之東觀
記曰洗豐字聖達為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

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
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為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
降芝草生　謝承書曰陳留百里嵩字景山為徐州刺史境遭
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二縣僻在山間
嵩傳駟下往二縣不得雨父老訴曰某等是公百姓雨口不降
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在官不
迎妻子俸祿不使有餘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墨傳而用之
夜與之對坐暗中不然官燭　王阜辭西南夷傳註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黄昌　陽球　王吉
不撓　惠棟曰何焯曰不撓謂權疆難以屈其法注指同官相凌
誤

每食非每祀　周壽昌曰王渙傳每食輒弦歌以薦之劉攽曰正
文每食案文當作祀案每食正言每食不忘薦者薦其食也若
改作祀則有祠必祀進祀必弦歌以薦亦常典也何足述哉民
困持米之事感其德故每食必薦弦歌所以樂神且示敬也
許武　周壽昌曰許荆傳荆祖父武事壽昌案許武既自盜聲為
弟竊位當時宗親不恥而反稱之雖由古人淳至易欺而西京
真篤之風邈矣又案荆之化怨家與感爭財一事皆以術行之
亦許武取肥自濟之餘智也惟荆則有循政故足稱賢
上虞婦冤　周壽昌曰孟嘗傳中案上虞婦冤死事此漢時檢驗
法未備故以鴆誣人而莫之辨至唐則檢驗稍詳迨宋而更加
精審洗冤錄一書所以為治民獄者之金科玉律有宋仁政之
大端也在今日斷不能有加鴆之誣亦惜有此書故
父叔遼字倒　周壽昌曰劉矩傳壽昌按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
太常劉光為太尉四年八月免未嘗為司徒也又案叔父遼當
未父叔遼傳寫顛倒耳見風俗通十反親本傳下稱叔遼可見
蓋叔遼是其父名因上有叔父光字故此亦誤倒也
清約　周壽昌曰劉寵傳而清約省素殿監各本俱作准約省素劉
康父本案大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康字是宋本亦有作准者矣
此本作清字較康字義更足當是宋以前佳本惜康父未得見
之亦足徵康父先生疑非准字者真讀書有識也
自擬東子孫　劉攽曰壽東當作東說已見前
論遷都　劉攽曰筆此火十賦字
櫂為開陽城門候　劉攽曰准城南面東頭第十門也筆此解開
陽火門陽二字

每食輒弦歌而薦之　劉攽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
以禮讓化之　劉攽曰化之案文之字當作人
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　劉攽曰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
當於井上案文多上十當字
而惟約有素　劉攽曰按文言惟都無義蓋本是廉字
元卒成孝子　劉攽曰注言元覽呼元誚責案文多十元字
羊景傳集爲大行字基去○爲字監本作於依宋本改
仇覽傳選爲蒲亭長○謝承書作陽遂亭長
時考城令河內王渙　匡會汾曰按范丹傳作王奐

後漢書旁證　循吏傳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循吏傳

劉矩　錢大昕曰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　按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太常劉光爲太尉四年八月免未嘗爲司徒也

以叔父遼未得仕進　錢大昕曰當云父叔遼傳寫倒耳見風俗通十反篇

劉寵　錢大昕曰弟方官至山陽太守　此别一劉方

仇覽　錢大昕曰時考城人河內王渙　渙當作奐河內武德人見范丹傳非廣漢之王渙也

劉寵　錢大昕曰注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　陳氏景雲曰使明當作明使漢代人稱州將皆曰明使君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循吏傳

任延　何焯曰延治三郡皆隨所宜急不以一律

王渙每食輒絃歌而薦之　何焯曰歌詞全篇見宋書

劉寵小谷鄉生未嘗識郡朝　何焯曰吳志注中引續漢書作山谷鄉老生未嘗至郡則此鄉字下脫一老字

仇覽　何焯曰叔度幾於中行覽其猶在季漢之世斯真鳳麟矣

勸人生業至賑恤窮寡　何焯曰古政教推之則廿產之治鄉也

贊　何焯曰注引沈約宋書載曄與其姪及甥書論譔書之意未示摽整理之去後史亦無及者論贊則自許太高

姚鼐曰循吏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

於井上先濯也謹按春秋井田記八家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因市為市故稱市井鼐謂此兩說皆非是田民在野或飲溪谷溝渠若在邑居則必須井飲故邑必有井易改邑不改井是也與井田之井乃不相涉市旁則作市井國語處商就市井孟子市井之臣史記律書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及平準書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為吏市井之稱古矣要之市必在邑中有井以便市者豈論鬻物之濯否哉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黃昌　陽球　王吉

不桡　惠棟曰何焯曰不桡謂權撓難以屈其法惟指閹官相凌誤、

張儉剖曹節之墓　惠棟曰何焯曰以黨錮宦者二傳參攷乃侯覽非節也

公孫舟　惠棟曰陳留耆舊傳作舟

當有死者　惠棟曰陳留耆舊傳曰舟起大宅占之曰宅成當出十喪

湖陽公主蒼頭　惠棟曰續漢書曰宵乎公主乳母子白晝殺人

數主之失　惠棟曰續漢書曰數主之失者三

帝令小黃門持之　惠棟曰續漢書曰上令小黃門持之曰叛令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曰頓叛令頓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

彊使頓之　惠棟曰說文曰頓下首也

疆項　惠棟曰李寺曰曰彊項二字出索問岐伯曰諸頸項彊皆屬濕周亮工曰疆去聲

死乃知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上嘆曰宣死乃知貧耳

拘於新野　惠棟曰東觀記曰坐文書事見拘

曄頓首辭謝　惠棟曰東觀記曰曄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

馬適匡　惠棟曰前漢昭帝時有執金吾馬適建匡蓋其後也

乃拜曄為天水太守　惠棟曰張璠漢記曰曄之官與故太守喪會於隴亭堂東移喪避曄曄讓於正堂開兩稱之

乳虎穴　惠棟曰顏之推曰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循迷而
不寤未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寗當論其术七事
府寺　惠棟曰十作城寺
為在所害　惠棟曰所在為人害也
繫擊　惠棟曰東觀漢記曰身築擊以自給食說文曰擊未燒也
古壓切劉攽改為墼失之
勅戰士　惠棟曰胡王省曰勅戰士左右都候掌之
京輦　惠棟曰案胡廣漢官解詁曰轂士輸在轂之下京兆之
中故曰京輦
紆遷司隸校尉　惠棟曰續漢志曰永元五年郡國王雨雹大如
雞子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為司隸校尉刑誅深刻

本出孤微　惠棟曰謝承書曰夏多畋貪無儲備倩為作
無有遺脫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其諸小盜皆原其死謫作棧道
以代民便由是道不拾遺獄至連年無有重囚
由是知名　惠棟曰春秋崇尚復讎漢時不禁報怨故球以此知
名
司空張顯　惠棟曰考異曰案顯光和元年為太尉未嘗為司空
太學東觀　惠棟曰漢法名臣有德者圖形東觀也
封爵　惠棟曰胡王省曰姓譜封夏封父之後
送洛陽獄　惠棟曰案楊彪傳王甫之姦彪發之也
死不滅責　惠棟曰死有餘責故云不滅責
京師畏震　惠棟曰東觀記曰權門惶怖莫不雀目鼠步京師肅
然

會喪還　惠棟曰袁宏紀曰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
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收淚於車下也
抆淚　惠棟曰楚辭九章曰孤子唫而抆淚
謁陵　惠棟曰胡王省曰諸陵皆在司部故司隸出謁陵
由十郡以言天下　惠棟曰漢謂太守為諸侯故去一郡言即十
郡之治而推之治天下之大其刑獄繫措之故可以類求矣
刑禮為薄　惠棟曰老子道德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失義而後
禮夫禮者忠信之薄
碎裂頭腦而不顧　劉攽曰淮疏庭下案本傳疏當作踈
據吏止章　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
常繫擊以自給　劉攽曰案擊非築所成當作墼築為垣牆墼為
坑墼也

不遷為河南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　劉攽曰案文多二太守
崇本或略　劉攽曰注文為闕本其他美本於崇本案文多一本
字
酷吏傳若其揣挫強勢○號疑惴
張儉剸書節之墓　何焯曰以熏銅宦官十傳參考方候覽喜家
非曹節也所當刑并且未葬但可言嘷不得言剖
周紆傳常築墼以自給劉攽曰擊非築所成當作墼○楊慎丹鉛
續錄曰徐本南人不知土墼字林碑未燒曰墼禪蒼刑土為方
曰墼今之土墼以今為模實土其中非築而何
陽球傳米為○何焯指本為攻瑞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酷吏傳
其本撓之戚　何焯曰不撓謂權強難以屈其法注指閹官相陵
誤
張儉剖曹節之墓　何焯曰以黨錮宦官二傳參考乃侯覽壽家
非曹節也所當刊正且未葬但可言壞不可言剖
董宣　何焯曰董宣何等之流不當列之酷吏李章亦惟在中葉
時誅斬盜賊過濫非任喜怒多誅滅也而范首及此三人蓋以
建武吏事刻深上好下甚則必有入于酷者明中興之美半累
未盡耳然竊謂東京酷吏傳可以不立
史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　何焯曰謹厚者亦復為之蓋漢人尤
尚氣俠不獨伯升也

樊曄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豈　何焯曰此二語則其情貌真酷
矣
周紆每赦令到郡匿乃出詔書　何焯曰先決刑罪乃出詔書後
之未賢有與之同戒偶以不得已用權僅施十二張魁消十方
之隱憂非明恕之常道也紆之酷在每字盡字
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　何焯曰鄧彪之奏實
氏指也故紆自謂無全
黃昌縣人彭氏舊豪縱匡捕殺之　何焯曰昌則過矣然豪家不
可以不戒
陽球萌乃罵曰爾前世吾父子如奴至妻子皆徙比景　何焯曰
陽球方為程璜子婿宜萌之挾其瑕也球本官宦氣類一時自
自相吞噬其得行于王甫者勃海宋后得請于帝鬼神假手述
之斃耳球何力之能為天又假手于節以斃球矣
語諸常侍今且俱出勿過里舍也　何焯曰節德王甫以休沐被
收故使悉不則可以先發而使帝或不聽所由無後憂矣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酷吏傳

周紆　錢大昕曰常築墼以自給劉攽曰墼非築所成當作塹說文墼瓴適也洪氏隸續有永初官墼文云眉州人極武陽故城時或得之傳云築墼者以墼築城垣也劉貢父破為塹非是

陽球　錢大昕曰案松覽菁當出手微藏　微藏猶言微末也

爾前事吾父子如奴　閩本事上有奉字　奴敢反汝主乎　錢大昕曰按陽球誅王甫輩雖快人意然球本中常侍程璜女夫又以私憾蔡質故飛章陷質邕父子王萌所云事吾父子如奴殆非誣也傳曰無瑕者可以戮人

張儉剖曹節之墓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曹節當作侯覽傳寫誤也

邦之治而推之治天下之大其刑獄繁措之故可以類求矣

刑禮為講　惠棟曰老子道德經中失道而後德不中失義而後

禮未禮者忠信之薄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徐璜　具瑗　左悺　唐衡

黃浮　侯覽　滕延　曹節　呂強　張讓

何焯曰單質翦來蒂得竊柄故西京佞幸關係存亡東都則黃巾蟻聚群雄龍戰皆由宦者流毒廢班焉佞幸前例獨著宦者殷乎識變

宦者內皇　惠棟曰李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下宦者內皇在常堅傳而周禮有其官職

閹者　惠棟曰周禮未官屬曰閹者王宮每門四人

王之正內者五人　惠棟曰周禮未官屬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氏注曰正內路寢何焯曰者守衛

勃貂　惠棟曰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鞮閹齊寺人貂而謂不知貂即力也李善曰史記以勃鞮為履貂也

請奏機事　惠棟曰李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奏於武皇游宴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惠棟曰解見朱穆傳

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注皇甫嵩蔡雅等並被排也　惠棟曰忠公謂丁肅徐衍郭耽李巡趙祐皆屏處里巷也證謂

五宗　惠棟曰白虎通曰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史記有五宗世家

苴茅分虎　惠棟曰何焯曰苴茅分虎謂中官子弟棟案孫程傳

永建元年遣十九侯就國此南面臣人之誼也下云其弟支附
過中於州郡乃指中官子弟耳
歌童舞女　惠棟曰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童舞女千曹而
迭起
寵鼎　惠棟曰古者滅國則徙其寵鼎謂守龜寶鼎也
心幾　惠棟曰胡三省曰心幾謂心事也今人謂人胸中有城府
者為有心事
辭多受少　惠棟曰左傳曰與子尾邑辭多受少
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　惠棟曰王隱晉書曰王隱答華恒曰古
之數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名幡紙張掛以今字詁
中紙今帋也崔邈聞曰紙字從糸蔡倫作紙從巾又去倫則掃
故布網抄作紙字從巾義是其聲雖同糸巾則殊不得言古紙

為今紙案此則漢舊本紙作帋也
蔡侯紙　惠棟曰盛宏之荊州記曰棗陽縣一百許步蔡倫宅其
中具存其傍有池即名蔡子池倫始以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
能作紙蓋倫之遺業也
良史　惠棟曰孫愐曰良姓左傳鄭大夫良霄鄭穆公之子子良
之後
讎校　惠棟曰劉向別錄曰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
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也
新城　惠棟曰案北新城前漢屬中山國後漢屬涿郡
故曲為大節　惠棟曰案劉知幾史通云崔寔曹壽與議郎延篤
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又案漢中
常侍吉成侯州輔碑陰首列延篤叔堅名則知篤等實於宦者

故在東觀肆行曲筆范史於篤實諸傳不舉其失豈為之諱耶
平原王德　惠棟曰何焯曰德當為冀
謁者長興渠　興姓渠名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百官志王國謁
者比四百石其下有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永巷長祠祀長而
無謁者長稱意長興姓棟案傳云部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
亭侯不得如胡說也
太子府史　惠棟曰胡三省曰太子府史掌東宮府藏
附同於程　惠棟曰胡三省曰附同者既相黨附又與之同謀
西鍾下　惠棟曰東觀記曰京等譖誣太子廢為濟陰王居西鍾
下故康等聚謀於此
崇德殿　惠棟曰胡三省曰崇德殿在南宮水經注曰魏文帝於
漢崇德殿故處起太極殿蓋南宮正殿也

省門　惠棟曰胡三省曰省門即禁門也
閻顯時在禁中　惠棟曰胡三省曰顯蓋在北宮
朔平門　惠棟曰胡三省曰百官志朔平門北宮北門也案袁宏
紀曰平朔門
外府　惠棟曰胡三省曰外府衛尉府也
傳召　惠棟曰胡三省曰傳召傳詔召之也
呼申　惠棟曰胡三省曰呼火故反
苗光　惠棟曰風俗通曰苗姓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奔晉食采
於苗因而氏焉
注程賦棗脯　惠棟曰東觀記曰程於盛化門外與馬國等相見
菲謂國未事與我棗脯與若棗者早成之乃與國等共謀立帝
注謁黃門令自告　惠棟曰胡三省曰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故

諳之自昔
廣宗　惠棟曰屬鉅鹿
各有差　惠棟曰續漢書又云各賜金釧指環
遂免程官　惠棟曰袁宏紀曰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
侯張賢為司隸校尉虞詡呵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
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各留京師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為都
梁侯程怨恨封還印更封宜陽侯
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　惠棟曰考異曰案梁冀傳誣罔騰賁
者張逵等非賁龍等也
傳高梵　惠棟曰胡三省曰來歷傳傳中傳也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惠棟曰胡三省曰長秋長蓋即
大長秋中宮藥長四百石皆皇后宮官

後漢書疏證　列傳第六十八　四

封東鄉侯　惠棟曰案東觀記順帝紀曰建卒後追封為汝陰東
鄉侯也
退厚　惠棟曰胡三省曰退厚者不與儕輩爭進取競浮滑也
字季興　惠棟曰續漢書曰曹萌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
騰字季興
州輔　惠棟曰案州輔碑建和二年七月己巳詔冊曰蓋聞春秋
之義采毫毛之善大漢典制有恩澤之封輔歷世脊首恪恭位
著建光之際處乎左右常伯之職同缺字協意以亮天工往者鄭
衆蔡倫行事料比其封輔為葉吉成侯孫愐曰州姓左傳有晉
大夫州綽
騰為費亭侯　惠棟曰案曹騰碑陰建和元年七月廿二日己巳
遣之國也帝王世紀曰沛郡酇縣有費亭又案續漢志注以為
湖陸費亭鄉无曰騰封酇縣之費亭也
堂谿趙典　惠棟曰案續漢書衍趙字
養子嵩嗣　惠棟曰續漢書曰嵩字巨高
少子疾　惠棟曰蔣杲曰案魏志嵩少子德
果環　惠棟曰孫愐曰果姓春秋時果丙之後
小黃門史　惠棟曰胡三省曰小黃門之掌書者也
帝因如廁　惠棟曰漢晉春秋曰帝獨呼衛臻北戶如廁也
左右　惠棟曰胡三省曰左右謂宦官也
左回天　惠棟曰胡三省曰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棟案風俗通
曰左旋天徐轉日具獨坐唐應群言其信周甚於圓轉也
漢諸本兩或作雨也　惠棟曰東漢會要引此下注亦兩隨者謂
其意暴如雨之隨無有常處也

後漢書疏證　列傳第六十八　五

華轂　惠棟曰司馬貞音姑角二音
汝南黃浮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浮字隱公陽安人年十七在
於民伍會為墟里所差至當路亭於是感激學書慨然長歎曰
黃浮非鄉里所知因隨人到京師求學歲餘補尚書令史奉公
憂民以功除邑慮長濮陽令周載子為市掾犯罪當死十郡盡
為之請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碏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所不能救
也遂竟治之治政清明號曰神君
韓演　惠棟曰續漢書曰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演為
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師整清
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　惠棟曰儉既殺覽母因稱其生時罪
案此奏為覽所遮截不得上也詳見黨錮傳注
共普　惠棟曰胡三省曰共音龔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

共華不末鄭共叔服之後
多嚴黨人　惠棟曰考異曰案晧覽已死恐誤
尸祿　惠棟曰韓詩曰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
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劉猛　惠棟曰猛瑯琊人桓帝時爲宗正見桓彬傳
審忠　惠棟曰審姓春秋時有審友見管子前漢辟陽侯審食其
擡蹹　惠棟曰通鑒作蹹胡三省曰與蹋同
九列三司　惠棟曰胡三省曰九列九卿三司三公
復忽　惠棟曰胡三省曰忽謂含忽也隱忽也
述脩厥德　惠棟曰聿述古字通
起解瀆之館　惠棟曰案別部司馬張起集靈帝河間舊廬碑起
之末也其辭曰赫赫在上陶唐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憲上龜

監乎羲皇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
所基脩飾經構農隙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
閒道丹階紫房金窗鬱律垂壁內璫青蒲充庭朱草棲箱川魚
踴躍雲鳥舞翔煌煌大漢令德乾剛體効日月驗化陰陽裕于
上下震暢八荒三光宣曜四靈効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騶虞
奏樂鹿鳴薦觴千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疆
師曠諫晉平公　惠棟曰補注
懷道迷國　惠棟曰胡三省曰舊引論語迷邦之言避高帝諱故
去迷國棟案蔡邕石經論語邦字皆作國
以邕爲戒　惠棟曰邕集尚書詰狀自陳表曰言者不蒙延納之
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吐中以邕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者乎
稸　惠棟曰李善案字林曰稸積也與畜同許六切

中廄　惠棟曰胡三省曰中廄即騄驥廄
始息　惠棟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苦諸侯曰商王大亂沉於酒德
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
料簡　惠棟曰胡三省曰料音聊量也度也
丁肅　惠棟曰肅濟陰句陽人與太傅胡廣爲楷者也
徐衍　惠棟曰袁宏紀作演
汝陽　惠棟曰經典序錄作汝南
李巡　惠棟曰經籍志曰中黃門李巡注爾雅三卷又王惜文字
志載巡善書
趙祐　惠棟曰袁宏紀作趙裕
栗嵩　惠棟曰孫愐曰栗姓漢長安富室有栗氏力質切
郎中　惠棟曰袁宏紀作中郎將

張鈞　惠棟曰袁宏紀作均
南宮災　惠棟曰續漢志曰靈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
災庚戌樂城殿門災延及北闕度道西燒嘉德和歡殿
司馬直　惠棟曰續漢書曰直字叔異潔白美鬚髯容貌儼然鄉
里奉之如神
永安候臺　惠棟曰胡三省曰據續漢志永安宮在北宮東北宮
中有候臺
尚但　惠棟曰胡三省曰姓譜古師尚父之後後漢有高士尚子
平
鉤盾令　惠棟曰張衡集注曰鉤盾令官主小苑
翻車　惠棟曰爾雅曰罦覆車也郭璞曰今之翻車有兩轅服虔
通俗文曰水碓翻車

錢旹四道　惠棟曰獻帝春秋曰有四道連於邉輪
曹騰　王鳴盛曰曹騰宦者中之最爲秋謨闕者而傳中不著其
惡反多美詞以王國志注校之乃知旹司馬彪之末而蔚宗襲
之司馬氏或因東觀記元大觀孫程傳注引東觀記可見或魏代人潤飾也
軍趙等　王鳴盛曰桓帝欲閹翠冀以語單超等起由閹之不離
但想陛下復中狐疑帝慌爲者葉寬見十語道破
將軍侍御史　王鳴盛曰單超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
案將軍二字衍
潁川堂谿趙典　王鳴盛曰案趙字衍據國志魏武紀校
不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劉攽曰正文案文多一者字此本刪同
禮文
宦者悉用閹人　劉攽曰案自前漢宦官即是閹寺何乃言中興

乎蓋宦字當作內謂省內官不用他士也
各雜校漢家法　劉攽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後人不知
妄加十漢字
使五官中郎將　劉攽曰案文少十中字
將軍侍御史護喪　劉攽曰案趙贈將軍爾不可使將軍護喪明
衍十字
名爲導術費　劉攽曰注帝之鑿太帝當作物
三世以縈色取禍　劉攽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
宦者傳寺人掌女宮之戒○句下依宋本添注十八字
主之正內者五人○何焯校本者字衍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注于周禮則爲內宰　何焯曰
後漢書旁證卷第六十八

月令呂不韋作故鄭注云於周則爲內宰禮字不學者所增文
選注中尚無禮字
其能者則勃貂　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鞮因齊寺人貂而誤不知
貂即刁也
孫程傳立平原王德○何焯校本德當作翼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等　臣世駿曰按日知錄曰蔡邕傳作五
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堂
帝初宦衛尉卒何焯校本曰趙字衍
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魏志嵩少子德
張讓傳黜爲關中侯○何焯校本中改內

漢家法　周壽昌曰蔡倫傳各讐校漢家法劉攽曰案諸儒各謂
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壽昌案此正校漢經師
家法猶今之　皇清經解也觀石經所刻魯毛包周皆漢人可
證此漢字非必後人妄加也
祐避祐字　周壽昌曰由强傳節等宦官祐薄壽昌案祐薄之祐
恐應作祜蓋由强原疏避安帝諱也
矯佛　周壽昌曰案前矯佛殿本矯佛作拂注同注扶佛反轉不
作拂似宜依此本蓋正文作拂則不必音注也禮獻鳥者佛其
首注佛捩也與此正同捩即戾古通用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宦者傳

皆剝割萌黎　錢大昕曰萌與氓通

孫程　錢大昕曰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注褒信山都竝
屬南陽郡　按郡国志褒信屬汝南不屬南陽

單超　錢大昕曰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　此與蘇不韋傳之李
暠同時又同姓名

時下邳縣屬東海　錢大昕曰按郡国志下邳國十七城其一曰
下邳故屬東海凡縣名先書者為郡所治則下邳縣乃王都所
杜矣下邳王衍以永平十五年封傳国三世至建安十一年国
除超傳載徐宣為下邳令黄浮為東海相則桓帝延熹中也豈
其時下邳王已徙都它邑而以縣仍屬東海乎

後漢書旁證一　三宦者傳

曹節　錢大昕曰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　輿服志謂之伍伯衛稱傳令五百特出欲加箠

呂强　錢大昕曰汝陽李巡　巡宦中黄門即注爾雅者

張讓　錢大昕曰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　狄道非郡名當
云隴西

論　錢大昕曰三世以嬖色取禍注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
姒　三世當為三代章懷注范史凡世字皆改為代以避唐諱
宋以後校書者復改正之此三代字尉宗本文校書者不知而
妄改

呂強　錢大昕曰汝陽李巡　汝陽當作汝南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宦者傳

何焯曰董賢負乘斧得竊柄故西京侯倖關係存亡東都則黃巾蟻聚羣雄龍戰皆由宦者流毒廢禹班侯倖前例獨著宦官底于識變

易曰天垂象至亦備其數　何焯曰發端不類

閹者守中門之禁　何焯曰閹人本使墨者為之此以為寺人椽詩序椽廝共鄭箋云皆奄人也注未悉其云刖者則據左傳若吾以韓起為閽杜注刖足使守門之語仍與宦官無預也

王之正內者五人　何焯曰衍者字注中引周禮衍掌字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何焯曰月令呂不韋作故鄭

注云於周則為內宰此注中禮字不學者所增文選注中尚無禮字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　何焯曰勃貂當作勃鞮因齊寺人貂而譌

鄭衆養子閎嗣　何焯曰宦者傳國之始

孫程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　何焯曰鄭衆已養子襲封至是又十九人皆然此東京之本曹氏基以代漢者也宜書于紀

單超唐兩墮　何焯曰兩通鑑從兩者是去兩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曹節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廼上書

何焯曰當此時而審忠尚敢論言及此甚矣天下之有人宦官亦不能即殺忠又可信人之有命

節遂領尚書令　何焯曰尚書令可領既為宰相矣不必他官獨領尚書者欲言者無由得至帝前知有賕賣之謀亦不得竊發視其章也

呂強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至費多獻少　何焯曰數語略盡當時殖貨之實

尽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至爭者用息　何焯曰熹平石經之立發于李巡可以贊息　經典序錄爾雅李巡注三卷

張讓皆兔冠徒跣頓首至輒寢不報　何焯曰以家財飼帝即無能問之者矣

刺史太守復增私調至多受財賂　何焯曰此黃巾所以聿而夜起

皆責助軍修宮錢　何焯曰三國志公孫瓚傳注中載劉虞輯作

治宮錢此緣避高宗名去修宮錢

閹黨　王鳴盛曰明有閹黨傳創名特妙蓋自不足為佞倖為姦臣者以其人又在佞倖姦臣之下也讀宦者傳乃知漢已有之

後漢書旁證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劉昆　洼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楊倫

齊魯韓毛　惠棟曰何焯曰顧炎武云衍十毛字此時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博士非十四矣有詩去參以百官志博士衆十四人講主家齊魯韓氏應氏漢官儀並同

委它　惠棟曰委它即委蛇也它音徒河反

圜橋門　惠棟曰鄭氏詩箋曰辟雝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孔穎達曰辟雝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故得圜門觀之也

匈奴亦遣子入學　惠棟曰樊準傳曰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

備席不講　惠棟曰注見樊準傳

員各十人　惠棟曰摯虞決疑要注曰漢初治博士而無弟子後治弟子十五人又增滿五百漢末至五千人與博士習禮儀胡廣漢官儀解詁曰順帝時學生千百人

為古文篆隸三體　惠棟曰趙明誠曰稱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

載之七千餘兩　惠棟曰風俗通曰載素簡紙凡七千兩

注說文曰幐囊也　惠棟曰說文曰帣囊也今驛官三斛為一帣十作卷居倦反

復弃其學　惠棟曰風俗通曰於道遇雨分半投棄

不泯盡焉　惠棟曰自初光武以下至此皆見應劭風俗通也

劉昆　惠棟曰論衡作琨

少習容禮　惠棟曰惠學士曰古者有容禮有容臺容其儀臺其地也帝系王年殷容臺說者以為夏桀之時容臺振振之言震蓋人而無禮天必弃之故曰振而和容主賓客之官普善言木未也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則可謂無曠其官者矣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即春秋之和容魯徐生善為容後有張氏亦善焉郡國容史皆諸魯學之子孫相傳以為家法然皆不能通經徒習其儀而已世居禮官不替其業亦有所長非苟焉者衣其截也槃辟雅拜謊衆立異裦衣木招舒緩養名猶皆之閒邊戍風俗然灑掃應對進退之禮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儀容辭令其節似小而不行人以之周邦國覲諸侯猶相之儀不朝

不多蓋值所病未能者不可以不學也季孫之喪哀公往弔曾子子貢入廄脩容閽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蓋有德必有容見其容知其德也故曰畫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戴賓　惠棟曰前書施讎授張禹禹授戴崇子平賓蓋崇之後也

雅琴　惠棟曰劉向別錄曰龍氏雅琴百六篇師氏八篇趙氏七篇劉歆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

清角　惠棟曰雅琴中有少宮清角諧聲也管子曰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許慎淮南子注曰清角弦急其聲清也王充曰申韓與清角同曲而異名清角木音也

以素木瓠葉為俎豆　惠棟曰東觀記曰以素木刳瓠葉為俎豆

以財菟首　惠棟曰歌菟首之詩以為節也瓠葉言菟首者主家
詩有異同也
偶然耳　惠棟曰論衡以為光武之言與此異
子軼　惠棟曰東觀記儒林傳作軼字君文
為太子中庶子　惠棟曰東觀記曰以中庶子入侍講
洼丹　惠棟曰孫愐曰洼又音哇
觟陽鴻　惠棟曰觟孫愐音圭從魚圭
教授諸生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安弟子杜微何宗杜瓊皆名士
至卿佐
稱疾不就　惠棟曰高士傳曰安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
連辟不就　雖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惟以潔白為治情以得
志為樂惟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奪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

不仕時人號曰任徵君云
州牧劉焉表薦之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曰焉表薦安味精道度
勵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
玄纁之禮所宜招命
受梁邱易　惠棟曰經典序錄曰傳孟氏易
說經鏗鏗　惠棟曰東觀記曰政治梁邱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
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祁聖元
僠畜畜
政乃肉袒　惠棟曰案東觀記時升為太常丞
乞楊生師　惠棟曰穀梁傳曰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案
注氣當作乞乞句也
把臂責之　惠棟曰東觀記曰武稍疾見政對几據牀卧欲令政
拜牀下政不肯前排武經上牀坐武帳語言不憚政因把武臂
責之
字仲彧　惠棟曰經典序錄彧作郁
淮名勝　惠棟曰據博物志也
未家皆立博士　惠棟曰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
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徐堅曰
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
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
傳古文尚書　惠棟曰前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
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馬融曰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謂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
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

歐陽歙　惠棟曰歐陽氏譜曰歐陽歙字子敬生壬子曰容曰述
曰興曰受業於伏生容為博士生子曰巨巨生遠遠生高高生
仲作仲作生地餘地餘生政政生歙歐陽脩曰漢氏以歙為和
伯八世孫今譜無生而有容疑漢世所謂歐生者以其經師謂
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容字和伯於義為通
八世皆為博士　惠棟曰東觀記曰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傳
至於歙七世皆為博士與傳異也
政稱異迹　惠棟曰東觀記曰吏民從化
守闕　惠棟曰王幼學曰守去聲詣也
髡剔　惠棟曰王幼學曰自為刑人狀以示必獲罪也大人曰髡
小兒曰剃盡及身毛曰剔高獲傳曰獲冠鐵冠帶鐵鑕詣闕請
歙

禮宸
惠棟曰孫愐曰禮姓左傳有衛大夫禮孔棟案論衡有會
稽都尉禮文伯後遷東萊太守
門徒三千人 惠棟曰拾遺記曰會家財巨億學徒貧者皆給食
末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會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
輒東收天下遺書於會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
立祠謂曰會師祠及亂世家家焚廬會處先又湮沒及積石為
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坐墾田不實免 惠棟曰案東觀記去長建武中宣拜少府詔曰
少府未偶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傳略不載也
俗號為牟氏章句 惠棟曰何焯曰不足以自名家故去俗號為
牟氏也
後徵為中散大夫 惠棟曰案東觀記建武廿四年徵也

後漢書補注 列傳第六十九上 十五

張馴 惠棟曰馴一作訓古文通
甚見納異 惠棟曰謝承書曰馴儒雅敏達有智慧也
後受古文 惠棟曰陸德明案漢記敘本傳以為孔鮒所藏古文
陳洪範消災之術 惠棟曰伏生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
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於下是用知不畏而神
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御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
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伐既侵六極其下歛疏引此
傳曰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
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轗軻孽
害見續漢書也五行傳又曰維五位復建辟厥沴鄭氏注曰君
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至之者明其變異則改過以共
禦之來不豫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

其中多近鄙別字 惠棟曰袁宏紀載敏語曰其中多近語別字
取類何焯曰如以劉為卯金刀貨泉為白水真人皆別字之徵
也
夜分不寢 惠棟曰分半也東觀記曰每相遇與談常屏案不食
晝則至暝夜則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
伯牙破琴曷為閤閤哉
敏坐繫免官 惠棟曰續漢書載敏為長陵令以縣倉漏三所自
免與此異也
瘖聾 惠棟曰穀梁傳曰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
以相通安溪李殿學曰闇猶喑也
父揚少孤微 惠棟曰何焯曰周磐傳云自磐曾祖父揚至磐孫
恂六世知名則揚亦當顯名史略之耳

後漢書補注 列傳第六十九上 十六

字仲和 惠棟曰連叢子作子和
毛詩 惠棟曰閻若璩曰此毛字疑衍安國未聞受毛詩當是魯
詩之訛不然或孔僖以上有別受毛詩因傳安國古文尚書用
連類以及之耶
子建 惠棟曰連叢子曰子建生子仁子仁生子豐子豐生子和
子建以下皆字也傳逸其名
發書 惠棟曰發袁宏紀作廢發讀為廢也
劉敘曰畫龍古語皆去畫虎 惠棟曰王懋曰章懷避唐諱非誤
也
儳和 惠棟曰曲禮曰長者不及無儳言鄭氏曰儳猶暫也非類
雜廁偕相與言而郁雜錯其說故去儳和案袁宏紀作遙和也
受訊 惠棟曰胡三省曰受訊謂受鞫也

天下所具也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天下之人所具知也袁宏紀
曰天下所共見也
因自陳謝　惠棟曰連叢子曰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
時行非絶倫枉備先聖嗣世名學家陛下謬加拔擢徵臣蘭臺
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
所能報謝
冬狩臨晉令　惠棟曰連叢子曰其年十十月
卒官　惠棟曰連叢子曰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
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
九月既望寢疾不瘳
並十餘歲　惠棟曰連叢子曰長彥年十有二季彥年十歲
遂留華陰　惠棟曰連叢子曰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
從漢書學謚

列傳第六十九上　七

車千乘申以孫就祖於禮爲得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有鄰
宗族米獨留此不以劇乎吾以定矣遂還其車
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　惠棟曰連叢子曰長彥順隨時
爲今學季彥壹其家業兼脩史漢不好諸家之書孔大夫昆謂
季彥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
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棟謂以
圖讖說經謂之章句內學何休之於公羊鄭玄之於三禮是也
光武信圖讖故四海之內皆爲內學方術傳曰光武信讖士之
赴趣時宜者皆爭談之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
時章懷註曰其事秘密故稱內
門徒數百人　惠棟曰連叢子曰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
經兄弟講論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　惠棟曰連叢子曰永初七年
案續志永初七年延光元年皆有雨雹事而劉昭據東觀記尹
敏傳有孔季彥對安帝語亦在延光元年則連叢所載爲訛也
舉孝廉不就　惠棟曰連叢子曰下邳長孫子逸爲魯相舉季彥
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喪遂止於家
年四十七　惠棟曰連叢子年四十有九延光元年三年十一月
十五卒
孔均　惠棟曰世系關內侯福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前書作鈞
永和四年從封褒亭侯　惠棟曰洪适曰韓敕碑有褒成侯孔建
壽即損也疑損未嘗從封傳之誤耳碑永壽二年去距永元六
年五年棟案肅宗元和二年東巡賜損錢帛至桓帝永壽二年
爲七十二年則建壽非損明矣從封之說范必有據未可非也
從漢書學謚

列傳第六十九上　八

子曜　惠棟曰韓敕碑陰曰曜字仲雅孔氏譜曰曜爲孔子十九
世孫也
子完嗣　惠棟曰世系曰完無子以弟子魏奉議郎羨爲嗣
注崇聖侯　惠棟曰魏脩孔子廟碑曰黃初元年命孔子廿一世
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注作崇誤魏志云黃初二年亦誤
注十七葉孫來　惠棟曰世系曰羨生太常卿黃門侍郎震震
生嶷嶷生豫章太守撫撫生從事中郎懿懿生宋崇聖侯鮮鮮
生後魏崇聖大夫乘
特徵博士　惠棟曰案楊震傳及注震薦明經名士楊倫五人各
從家拜博士也
尚書奏倫探知密事　惠棟曰周禮士師汋鄭衆注曰斟酌盜取國
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韓演作從兄季朝刺探尚書法事

徵是也
扶風杜陵傳古文尚書　惠棟曰杜林傳漆書即孔壁中書也
以受其業　劉攽曰業文此受當作授
納膚受之訴　劉攽曰注受人訴辭皮膚之不深案文少十在字
十外字
何謂寮寮　劉攽曰何謂寮寮案文謂當作爲言何故爲此寮察也
後人不曉爲謂多相亂也
畫龍不成　劉攽曰東文畫龍不成蓋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
爲衰賊宣尼　劉攽曰案文此少十公字
儒林傳詩齊魯韓毛○何焯曰衍十毛字此時毛詩未得立也且
如此乃十五非十四矣參以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詩立齊魯
韓氏應劭漢官儀並同
後漢書旁證　卷第六十九上
尔寸始祖適末衣日月○何焯曰漢承秦故郊祀皆服袀玄至顯
宗而革故紀祖曰始詳輿服志
本初元年○監本宋本俱作太初　臣會汾曰按質帝無太初年
號明是本字今改正
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檢　臣世駿曰按趙明誠金石錄云儒林傳序云
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蔡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
時所建
孫期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何焯校本京氏上疑當有孟
氏二字
尹敏傳其中多近鄙別字　何焯曰如以劉爲卯金刀以泉貨爲
後漢書旁證卷第六十九上

白水真人皆別字之徵也
周勰傳父揚少孤微○周勰傳云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務開六世
知名則揚亦首顯名史畧之耳
孔僖傳世傳古文尚書　臣良栞曰按此毛字亦疑衍文安國未
聞受毛詩疑魯詩之譌
作六代之樂　何焯曰按前書秦時惟餘韶武安得經新莽之亂
尚備此樂去六代者史仍一時之夸飾也
後漢書旁證　儒林傳　十

後漢書斠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儒林傳

齊魯韓毛尚書　王鳴盛曰後漢立五經十四博士已詳百官志而儒林傳云光武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此衍一毛字時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矣其下文而云冬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若毛非衍字則自相矛盾矣又靈帝本紀云光和三年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下脫古文二字蓋此皆不立學故能通爲難若立學者則博士所恒習何煩特舉乎合三條考之益明

後漢書斠證　儒林傳

世世相傳　王鳴盛曰濟南伏生傳尚書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案前書云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近人遂有以上世字屬上讀爲歐陽生子名世者此增一之字則知讀爲世世相傳世非名

受業應作受　周壽昌曰儒林列傳序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攽曰案此受當作授下業搜選高能選功庶未屬之高能者也下詔高才生則選於學生中此受字與下受古文尚書本未相同蓋非選高能者爲之師不必改作授字

猾注狃猾誤　周壽昌曰楊倫傳前肆猾志注猾狃猾也壽昌案猾自猾狃自狃何能以狃猾訓猾字注誤應作猾潔已自好也然案他處狃訓狃猾者尚有不勝糾

高堂生非隆　周壽昌曰魯高堂生注高堂生名隆壽昌案前書儒林傳序祇稱魯有高堂生生即先生前漢多如此稱蓋亡其名也隆乃三國魏武時人至魏明帝景初年間始卒魏志有傳明本魯高堂生後也章懷此注特失考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儒林傳上

乃更修釁宇注說文曰釁學也　錢大昕曰按說文無此文徐鉉以釁為俗書

歐陽歙　錢大昕曰樂安千乘人也　按和帝永元七年始置樂安国歙卒於光武之世當稱千乘人前書歐陽和伯千乘人年長卒章帝朝而傳稱樂安臨濟人皆史臣追書

孔僖　錢大昕曰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按孔龢碑載元嘉三年司徒雄等奏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勑碑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名碑立于永壽二年洪适疑建壽即損之字又據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

帛及二碑俱稱褒成以證損未嘗徙封其說當矣攷郡国志無褒成侯国則褒成之封當是亭侯非縣侯史例當書褒成亭侯或偶脫成字蔚宗因誤以為徙封褒亭爾魏文帝黃初二年詔亦稱褒成之後絕而莫繼

孫期　錢大昕曰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　錢大昕曰晦之曰范升傳云習梁丘易又上疏云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此傳亦云楊政從范升受梁丘易則此云傳孟氏易者誤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孫堪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元
李育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果為毛詩　惠棟曰徐堅曰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拜大司農　惠棟曰東觀記曰詡以大學微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包咸　惠棟曰孫愐曰包姓楚大夫申包胥之後

受業長安　惠棟曰謝承書曰咸受業長安王莽末嘗負笈追師

右師　惠棟曰孫愐曰左傳宋樂大心為右師其後因官為謚漢有中郎右師譚

署戶曹史　惠棟曰張勃吳錄曰太府黃府君行春咸留守其郎君緣樓探雀卵咸責數之曰春月不宜破卵非仁施非予道也杖之十十

來為其章句　惠棟曰何晏論語集解曰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疏曰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周氏疏不詳何人裴松之以為周生烈案蔡邕石經也載包周烈魏人未必如裴說也

特被賞賜　惠棟曰漢南紀曰賜劒玦衣服

湛弟黯　惠棟曰前書匈奴傳曰天鳳二年王莽復遣王歙與五

威將王威率伏黯于業等六人使送右廚唯姑夕王還人褰恭
遂老封黯等
教授十餘年　惠棟曰拾遺記曰末年十四學無常師負笈不遠
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荊
為筆剋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
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生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
聖人之言不視河洛秘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
林樹木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經苑
遣從之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師亡身病齎棺赴之道死遺令敕
子載喪至師門敘平生之志也棟案古叔姪皆稱父子故華陽
國志不言兄子晷也
經涉七州之地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火與廣漢郝伯宗蜀郡任

叔本願則李仲（一作季）渤海孟元叔遊七州遂明經術
以壽終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太守闕駰命為功曹察孝廉舉有
道博士徵不詣戒子孫人絕之禮及遺令期死葬不設衣衿務
在節儉甚有法度年終布衣
薛漢　惠棟曰洪适曰元和姓纂曰薛公獻策滅鯨布其元孫曰
廣德千乘人其元孫也
父子以章句著名　惠棟曰世系曰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愿
為淮陰太守因徙居焉方邱字夫子方邱生漢經籍志曰韓詩
二十二卷薛氏章句棟案唐人所引韓詩其稱薛君者漢也稱
薛夫子者猶方邱也故馮衍傳注有薛夫子章句是也傳不載
漢父名字後人以章句專屬諸漢失之
教授常數百人　惠棟曰東觀記曰漢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

招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人弟子自遠方至者著為錄
犍為武陽人　惠棟曰華陽國志資中人
後歸鄉里教授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撫治五經教授門生千人
太守王鄉召為功曹固辭不應閭公免必往承門
其所作詩題約義通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數應三公徵撫待送
故今作詩通議說案文當去其所作詩題曰通義也
召馴　惠棟曰桓郁傳作召馴鄭眾周禮注曰馴讀為馴古文訓
馴通也
冬建武中為卷令　惠棟曰史逸其名
稍遷騎都尉　惠棟曰東觀記曰馴以明經有志行能講論徵拜
議郎
經中博士　惠棟曰漢舊儀曰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

德為十十科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也
究竟其術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撫嘉其精力盡以其道授之
卒業乃歸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撫卒廬經營葬之然後歸
歷神淵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有有道徵士趙曄詩神傳一卷以
歷言詩植詩韓之汎歷樞也
以為長於論衡　惠棟曰十人皆會稽人故以為況會稽典錄曰
虞翻對王府君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
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
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也
衛宏字敬仲　惠棟曰宏書斷作寂鄭康成自序云字次仲書斷
亦云
謝曼卿　惠棟曰經典序錄曰徐敖授九江陳俠陳俠傳謝曼卿

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
因作毛詩序 惠棟曰經籍志曰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傳先儒
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九經古義曰
未經典論去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
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葉氏說同棟案左
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
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戒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
夏同風故曰夏聲此秦風車鄰序也太尉楊震疏云朝無小明
之悔此小雅小明序也李尤漏刻銘曰挈壺失職刺流在詩此
齊風東方未明序也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服
楊李蔡皆東漢儒者當時已用詩序何嘗至黃初時始行邪自
范史以詩序出自衛宏後人遂有斥詩序而用其私說者為辨

而正之
光武以為議郎 惠棟曰書斷曰宏官至給事中
注高堂生名隆 惠棟曰前書不載高堂生名惟謝承書曰秦氏
季世有魯人高堂伯則高堂是字伯而名未詳注舉高名升名疑
誤
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 惠棟曰鄭元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
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禮古經五十六篇 惠棟曰鄭元六藝論曰後得孔子壁中古文
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
篇外則逸禮是也
及周官經六篇 惠棟曰六藝論曰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前書載
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其冬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竊意當

當壁中本有六篇而李氏所獻止五篇蓋既得而復失之也
大鴻臚王臨 惠棟曰百官公卿表無王臨
輒令鈞參議 惠棟曰鈞嘗議三老答拜之禮見譙周五經然否
也
當世稱為通儒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永平初議天地宗廟郊祀
儀禮鈞與太常定其制又定諸侯王喪禮歷城門校尉五官中
郎將以儒學繼叔孫通
末作周官注 惠棟曰鄭康成周官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
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
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官解詁元竊觀二三君
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
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

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謂二鄭者同宗
之大儒明理於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
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
世所訓也
鄭氏學 惠棟曰鄭注儀禮十七篇次第皆用劉向別錄大戴尊
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
允來注小戴 惠棟曰陳卲周禮論序曰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
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
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
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元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
遂為三禮 惠棟曰康成自序曰凡著三禮七十二篇
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 惠棟曰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

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
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
見於圖讖何休公羊傳注曰春秋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
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
嬴公　惠棟公鄭元六藝論曰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
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
子陰豐劉向王彥
賈誼　惠棟曰劉向別錄曰左邱明授曾申曾申授吳起起授其
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
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經典序錄曰張蒼傳洛陽賈誼誼至其
孫嘉嘉傳趙人貫公
授趙人貫公　惠棟曰孔穎達曰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
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棟案彭汪
字仲博許淑字惠卿皆見經典序錄
隱居教授　惠棟曰東觀記曰澤少脩高節耿介特立隱居上野
不汲汲於時俗
建武末　惠棟曰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
奉公尅己　惠棟曰東觀記曰妻子親自釜竈馬融論語注曰克
己約身也
十二年　惠棟曰通鑑去十四年考異曰案十二年不聞司徒當
是賈延免後邢穆未至周澤行司徒事耳故云數月
注拔鉤　惠棟曰順子曰未拔鉤以分財拔策以分馬非以鉤策
為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
望也荀子曰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

稍遷太子少傅　惠棟曰東觀記曰守清淨少欲常稱老氏知足
之分也
子孫傳學不絕　惠棟曰後漢末北海有甄子然知名早卒常與
鄭康成難問周禮見鄭志當是宇之後也
少習嚴氏春秋　惠棟曰江徵陳蕃志曰少習嚴氏春秋於少府
丁子然
世稱儒宗　惠棟曰前漢儒林傳諸儒論石渠者皆載太傅望與
丁鴻楊終桓郁成封賈逵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并載也而
范史闕如成封亦無傳
顏奉　惠棟曰奉字季鴻官至潁川太守亦見張霸傳
兼通數家法　惠棟曰兼顏氏冥氏諸家也
宣氏劉攽曰案前後叙說無宣氏學　惠棟曰前書儒林傳曰堂
谿惠授泰山冥都都與筦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氏
之學鄭衆周禮冥氏注云讀如冥氏春秋之冥冥氏春秋即冥
都也傳宣氏當作冥氏字之誤也劉氏謂前後叙說無宣氏未
之攷耳元兼通數家法冥氏當在數家之內也
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惠棟曰徐彥曰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去
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故育亦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以申公羊
下去以公羊難逵即是也
再遷侍中　惠棟曰東觀記曰育為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
乘問舊事育輒對由是見重
質朴訥口　惠棟曰拾遺記曰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
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
為注記而口不能說

十有七年　惠棟曰徐彥曰精學十五年
七分　惠棟曰卯十日七分
駁漢事　惠棟曰經籍志曰休春秋漢議十三卷
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惠棟曰經籍志曰春秋公羊
墨守十四卷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廢疾三卷徐彥曰休作墨守等
書皆在注傳之前拾遺記曰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
不可通焉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嬴糧而至
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光和五年卒　惠棟曰休卒蔡邕為撰碑銘見文選五十六卷
服虔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姓譜曰服周內史叔服之後漢有江
夏太守服徵也
行之至今　惠棟曰經籍志曰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
後漢書彙證　列傳第六十九下
劉義慶世說曰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
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
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
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棟案服氏解誼僖十五年遇
歸妹之睽文十二年在師之臨皆以互體說易與鄭氏合世說
所稱為不謬矣
駁何休之所駁漢事　惠棟曰經籍志曰服虔春秋漢議駁二卷
稍遷　惠棟曰顏籀漢書敘例曰虔自尚書侍郎高平令遷九江
太守
春秋左氏條例　惠棟曰經籍志曰春秋釋例十卷公車徵士穎
容撰杜預曰子嚴雖淺近亦復名家
汝五業　惠棟曰五業五經也漢督郵班碑曰嘖意五業漢末章

陵宋衷為劉表五業博士
闕不復補　惠棟曰外黃令高彪碑曰君師汝南許公明於左氏
桓帝時上立博士洪造曰左氏博士既廢高君復上章於桓帝
蓋不行其言也
為郎功曹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慎為功曹奉上以為義率下
以恭寬
卒於家　惠棟曰書斷曰安帝末年卒何焯曰慎官至太尉南閣
祭酒而傳不載
五經異義　惠棟曰案其書所載有易孟京說施讎說下邳傅甘
容說古尚書說賈逵說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古毛詩說今詩齊
魯韓說治魯詩丞相韋玄成說匡衡說古春秋左氏說秦德侯
陳欽說侍中騎都尉賈逵說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公羊董仲舒
後漢書彙證　列傳第六十九下
說大鴻臚眭說古周禮說今戴禮說今大戴禮說禮王度記
盛德記明堂月令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古孝經說今論語說魯
鄭禮叔孫通禮古山海經鄒書今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議
石渠博存眾說蔽以己意或從古或從今經籍志曰五經異義
十卷
說文解字　惠棟曰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慎子沖上說文曰臣父
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侍中騎都尉賈逵受古學慎博問通
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
神山川草木鳥獸蚰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
載凡五十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
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
齎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

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撰皆中傳官無說謹撰
集十篇并上楊愼六書索隱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
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楊
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譚長說王育說尹
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喬說甯嚴說爰禮說
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

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　劉攽曰案前後兼說無宣
氏學蓋下有宜字因誤宣氏長此兩字也

其所作詩題約義通　劉攽曰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
字蓋今本文約義通也

樂詳條左氏疑滯　劉攽曰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
士千字

定北闕之前　劉攽曰注遂送下詔獄案文多一下字

杜撫傳其所作詩題約義通　劉攽曰題下當有脫字蓋今文約
義通也○臣世駿曰按詩題約義通是杜撫所撰書去吳陸璣
著毛詩草木蟲魚疏未敘四詩源流亦有此語蓋已在范史前
百餘年矣劉攽說誤

趙曄傳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　何焯曰周燮傳載南陽馮良
事與此相類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者互異耳

衛宏傳馬融作毛詩傳　何焯曰後儒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
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
鄭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經季長以箋為致敬亦漏

魯高堂生注名隆　臣良裘曰按高堂隆乃三國時人此注疑誤
前書注中亦不記其名

張玄傳少習顏氏春秋○監本誤嚴氏從諸本改

謝該傳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注從該問難諸
要○何焯校本問字下添疑字又今左氏問七十二事左氏下
添樂氏十字又徵拜博士下添時有博士四字又學多偏下添
狄字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儒林傳下

薛漢 錢大昕曰會稽澹臺敬伯 今吳縣南有澹臺湖蓋以姓得名建武永平之際吳地尚屬會稽也

何休 錢大昕曰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 按陳蕃事敗在建寧元年九月是歲歲在戊申而休卒于光和五年壬戌首尾僅十有五載而晚年又應公府之辟歷官議郎諫議大夫則著書杜門大約不過十年耳光和二年以上祿長和海言令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傳所謂黨禁解者當在此時至中平元年大赦天下黨人則休已先卒矣

許慎 錢大昕曰少博學經籍 按慎子沖上說文表云慎本從賈逵受古學

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 錢大昕曰沖表稱臣父故太尉南閤祭酒傳失書沖上表在安帝建光元年九月其時慎已病當卒于安帝之末也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 錢大昕曰唐書宰相世系表漢御史大夫薛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願爲洛陽太守 漢無洛陽當作淮陽 因徙居焉生方丘字夫子方丘生漢

董鈞 錢大昕曰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 此云小戴禮者謂儀禮十七篇下文云小戴所傳禮記則今之禮記也康成注儀禮兼取古今文今文者小戴所校

傳古文出於孔壁所謂禮古經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儒林傳

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　何焯曰漢承秦故郊祀皆服袀玄至顯
宗而草故統貫曰始詳與服志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　何焯曰明制會試不中式者選入國子監
蓋仿此意
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至莫不泯盡焉　何焯曰斯文
將喪故天生康成稍為羅其散軼
易劉昆王莽以昆多聚徒眾至兩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　何焯
曰莽本好名以昆劉氏故忌而收之
任安欲知仲桓問任安　何焯曰仲桓楊厚字也任安之門人杜

微杜瓊蜀志有傳此蜀中內學派別也又何宗見楊戲贊中
楊政為人嗜酒不拘小節至皆如此也　何焯曰政經生而碌碌
下同游俠此戴氏也雖能屈馬武之氣何足奇哉學者當法鄭
眾之無染
尚書牟長皆本之歐陽氏係號為牟氏章句　何焯曰不足以自
名家故去俗號為牟氏也
尹敏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　何焯曰如以劉為卯
金刀負聚為由木貞人皆別字之徵也
周防文揚大猷徵　何焯曰周觀傳云自觀曾祖未揚至觀祿胄
末世知名則揚亦常顯名史略之耳非總于孫徵也
孔喬作末代之樂　何焯曰按前書奏時唯餘韶武安得經新莽
之亂尚倫此樂去末代者史仍一時之夸飾也

詩　景鸞少隨師學經至乃所著述五十餘萬言　何焯曰此等雖
學又不傳蓋不應濫入
名馳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　何焯曰侍
講人授各異其文則後世講官叙以師氏之尊自重誠過矣然
賜之坐亦人主所以優崇儒術也坐而仍侍何嘗疑與諂無北
而者同年
楊仁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
何焯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學校之官宜老成其制七十則
致仕而去
仁對以寬和任賢至皆當世急務　何焯曰寬和二語在明帝時
真知先務之急推之十千事可信
時諸馬貴戚至莫敢輕進者　何焯曰此舉亦趙熹之亞楊仁公

卿材也用之不盡
趙曄少嘗為縣吏至究竟其術　何焯曰周燮傳載南陽馮良事
與此相類而所發皆杜撫必以事而傳者異也
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　何焯曰詩細長于
論衡此雖學不如窮經也
衛宏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遂為其訓　何焯曰謝曼卿為其訓
明毛詩雖傳無序傳也
後馬融作毛詩傳鄭人作毛詩箋　何焯曰范氏世有經學其言
多有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于宏而不悟毛傳之出
于融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舉鄭箋連類言之
矣　注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又引博物志毛公嘗為北海相元
康鄉人故以為敬後康成親承經季長以箋為致敬亦得

禮前書曾高堂生　何焯曰注高堂生名隆按前書注中亦無高
堂生名此言隆者因三國志高堂隆而誤
董鈞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至通為三禮焉　何焯曰本言小
戴禮錄儀禮十七篇也故與下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周
官為三禮
春秋鍾興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授章句　何焯曰曰
以授由從與受語亦有輕重
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至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何焯曰此等擧
動激勸者遠與之處此亦兩得矣
何休又註訓孝經論語　何焯曰邵公亦註論語而平叔作集解
獨未之及豈失亡于漢季之亂歟
五經許慎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何焯曰按說文解字載其子

名陵公乘沖所上書稱愼官太尉南閣祭酒嘗以詔書校東觀
教小黃門而此皆不載

後漢書旁證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杜篤　王隆　夏恭　傅毅　黃香　劉毅　李尤
蘇順　劉珍　葛龔　王逸子延壽　崔琦　邊韶
杜篤　惠棟曰杜篤論曰杜始出帝堯在周為唐杜氏漢世有
杜周杜欽杜篤
收篤送京師　惠棟曰第五倫傳曰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
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也
諫辭　惠棟曰諫辭見吳漢傳注
關門反拒　惠棟曰張衡南都賦曰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
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李善曰言居西距東居東距西故言反
也

王庭　惠棟曰樂彥曰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
庭故去庭
緩耳　惠棟曰梁元帝金樓子曰舜攝天子有緩耳貫胸之氏來
獻珠蝦
畝價十金　惠棟曰王懋曰漢貨殖傳曰祖業良田畝值一金案
漢金一斤為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中
礨礌　惠棟曰周禮職金曰凡國有大故用金石則掌其合鄭元
曰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孔穎達曰雷即礌也兵法守城
用礌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曰下礌成雷椿戈木碎是也
前書曰高城深塹具蘭石如淳曰蘭石城上礌石也
朱石　惠棟曰左傳曰觀受矢石服虔曰古者以石為箭鏃國語
曰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是也

凡十八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篇集一卷
凡千十六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王隆集十卷案胡廣漢官解
詁序曰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畧道公卿内外之職
旁及四裔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而本傳不載
淮本十字孝山　惠棟曰孝山和帝時人出師頌為鄧氏作非予
孝也李注自誤耳
再遷太山都尉　惠棟曰顧炎武曰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
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也
故作七激以為諷　惠棟曰毅集載其文其畧曰徒華公子託病
幽處游心於无妙清思乎黄老於是无逢予聞而往屬曰僕聞
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志隆高今公
子削迹藏體當年隆沉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揆六經之指守偏

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下之
至妙列耳目之適好原精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奥豈欲聞之
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先逢予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
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群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
發曚達義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口
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
興曰至乎王得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沉溺
久蔽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
蘭臺令史　惠棟曰典論曰班固與弟書曰武仲以能文遷蘭臺
令史
記室　惠棟曰毅集曰記室掾
凡二十八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傅毅集五卷

畫心奉養　惠棟曰東觀記曰父況舉孝廉為郎五官貧無奴僕
香躬勤左右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
即以身溫席
讀所未嘗見書　惠棟曰東觀記曰賜淮南孟子各一通
香後告休　惠棟曰謝承書曰香除郎以父老乞歸供養徵拜郎
中帝賜香在殿下問父年幾何何故不入公府東觀記曰以香
父尚在賜卧几靈壽杖也
賞賚增加　惠棟曰東觀記曰賜錢三百萬黄白各千端
宮臺　惠棟曰胡三省曰宮謂宮中臺謂尚書臺也尚書出納王
命故云宮臺煩事
憂公如家　惠棟曰東觀記曰香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用奏議
所建畫未嘗流布

卿仲遷　惠棟曰風俗通曰卿姓趙相虞卿之後
科別　惠棟曰律有科條罪有輕重科別奏之不濫刑也
遷魏郡太守　惠棟曰東觀記曰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
數千萬香未入界移勑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
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絶客
田令　惠棟曰漢有田律見鄭元周禮注後王所制為令也
商者不農　惠棟劉般傳曰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般上言郡國
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漁捕是田者不農之令始於永平也
卒於家　惠棟曰盧熊曰香墓在常熟梅里鎮初梅里有蘇思湘
車下葬得大冢乃黄香碑刻皆隸字首兩句八字中十字不可
識其碑陰乃會稽都尉張紘文又有薛綜脩祠日月題刻其可
辨者八字案香卒於家不應遠葬於吳或後漢有與香同名姓

者耳樂史謂杳墓在房陵縣東者是也
受詔作賦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明帝召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
賦銘懷戎頌百二十銘著政事論七篇帝善之
凡二十八篇　惠棟曰李尤集序尤好爲銘贊門階戶席莫不著
述經籍志曰梁李尤集五卷華陽國志曰尤孫充有文才
李勝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勝字茂通
亦有文才　惠棟曰常璩所謂兩李麗采文藻可觀也
凡十六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順集二卷
時三輔多士　惠棟曰魏文帝典論曰三輔學有俊才茂陵馬季
長同郡曹伯師梁葛元甫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始安定胡節
簪文冠當世也
字秋孫　惠棟曰漢官解詁序曰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

東觀後還宗正衛尉又與張平子同郡則千秋疑即秋孫也或
珍字秘孫而則字千秋如虞謝兩字也
準諸本時有作秘孫者　惠棟曰古秋秘字相似史記敬侯秋彭
祖漢表作秘也
建武以來名臣傳　惠棟曰史通曰珍與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
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
凡七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珍集二卷錄一卷
十二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葛龔集五卷錄一卷亡一本七卷
著楚辭章句　惠棟曰逸自敘曰孝武帝使淮南王安
作離騷章句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
宏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
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
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
微妙然大指之趣畧可見矣
凡二十一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王逸集二卷錄一卷亡正部論
八卷
作靈光殿賦　惠棟曰博物志曰魯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汝
寫狀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即爲賦吾固不
及矣
乃作夢賦　惠棟曰延壽夢賦曰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
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叙夢後人夢者
讀誦以却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云云
後溺水死　惠棟曰水經注曰予山年二十而得惡夢二十十溺
死於湘浦一作二十四經籍志曰梁王延壽集三卷

呼琦問　惠棟曰華嶠書曰冀知刺已大怒幽之室谷數月得出傳
不載
元黃改色　惠棟曰王符厚涅言馬鹿而不言元黃禁禮器或禁
或青夏造殷因涯去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
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然也所謂元黃改色
即此事
凡十五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崔琦集二卷
邊韶　惠棟曰陳留風俗傳曰邊姓祖于宋平公
著作東觀　惠棟曰史通曰韶與太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
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
儒林傳入崔篆諸人
凡十五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邊韶集一卷

桀非夏桀　周壽昌曰杜篤傳昔在強秦至桀虐作亂注桀虐如
桀之無道也壽昌案桀猶桀驁言不馴也不得訓爲夏桀之桀
王逸不應渡湘　周壽昌曰王逸傳逸字叔師曾著楚詞章句屈
子作楚詞沈汨羅而死叔師注楚詞亦溺水而死異哉連注引
張華博物志云歸渡湘水而死叔師雖爲吾楚宜城人而南歸
不傳渡湘水恐或傳聞之誤
是爲賸朕　劉攽曰注案太北當作以太衍十者字
乃毀書過之吏　劉攽曰案吏當作史
杜篤傳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
論十五篇　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其載著述篇數
王隆傳沛國史岑子孝注岑十字孝山著出師頌　何焯曰作出
師汲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誤也傳
著明所著四篇

後漢書麥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文苑傳上

杜篤　錢大昕曰靡偃西戎　偃與閻同靡偃猶壅遏也

葢夫燔柴剸蛇注剸之兗反　錢大昕曰剸古斷字

劉珍　錢大昕曰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云　按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国撰凡二十七篇

傅毅　錢大昕曰契闊夙夜庶不懈忒注詩云與子契闊契闊謂辛苦也　案邶風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章懷偶誤記爾毛傳云契闊勤苦也契與勤闊與苦聲俱相近注改勤爲辛意同而聲遠矣

儀建章　王念孫曰論都賦規龍首撫未央（撫與拳同）覛平樂儀建章注曰覛視也儀字無注念孫案儀者望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淮南說林篇射者儀小而遺大高注並曰儀望也儀古讀若俄字或作睋定八年公羊傳注訓睋爲望班固西都賦曰睎秦領睋北阜睋與儀古今字耳規龍首撫未央撫亦規也覛平樂儀建章儀亦覛也睎秦領睋北阜睋亦睎也

田田相如　王念孫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注曰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念孫案如讀爲紛拏之拏田田相拏猶今人言太牙相錯也楊雄豫州箴曰田田相拏廬廬相距是其證

後漢書旁證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凡十六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張升集二卷錄一卷

解擯　惠棟曰文士傳曰壹肩高七尺體自抗竦爲鄉黨所擯介集中有解擯賦

司命　惠棟曰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元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者主逸申司命御將萬民死生之命也李善曰史記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

後鬼驅者　惠棟曰見集作逼

羿子　惠棟曰集作羿弓

懲時清濁激撫拍　惠棟曰爾雅曰矜憐撫掩之也郭璞曰撫掩猶撫拍謂慰卹也

蚩妍　惠棟曰釋名曰蚩癡也聲類曰蚩騃也廣雅曰妍好也說文曰妍慧也

單門　惠棟曰單門猶孤門論衡曰亢細族孤門是也

袁逢　惠棟曰文士傳曰袁陽案逢字周陽舉其字也

長揖　惠棟曰周禮九攆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

區區　惠棟曰廣雅曰區區愛也

收賁下賤　惠棟曰易象辭

十六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趙壹集二卷錄一卷

十名本　惠棟曰何焯曰魏志注中作十名恭

無適無莫　惠棟曰論語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鄭氏莫音慕無所貪慕也適讀爲敵

此愛而害之者也　惠棟曰淮南子曰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高誘曰豎小使也陽穀其名

右猶生我　惠棟曰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曰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　惠棟曰所引夏書本左傳非今所有大禹謨也庶事今左傳作順事

注此於魯衛　惠棟曰依前書魯衛當作齊魯

光和中病卒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劉梁集二卷錄一卷隋三卷

章華賦　惠棟曰魏脩曰汝陽郡汝陽縣有章華臺水經注曰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

陳蔡　惠棟曰子午弒靈王依陳蔡以入楚故曰生謀也

窈窕　惠棟曰韓詩曰窈窕貞專貌

好仇　惠棟曰詩曰君子好逑陸德明曰本亦作仇鄭箋怨耦曰仇

姣麗　惠棟曰呂氏春秋曰公姣且麗

莫不畏其風　惠棟曰魚豢典略曰讓占對閑敏聲氣如流坐席賓客有百數皆高慕之

並脩刺候焉　惠棟曰文士傳曰讓出就曹時融朝等並前爲掾共書刺□讓譏平衡與交接

揚薦於何進　惠棟曰顧炎武曰蔡邕傳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案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

軍在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楝案此書載邕集中未
去邕寢處南副拜寄不敢須通則邕未嘗親奉書也邕雖亡命
傳稱其往來太山羊氏不必專在吳會薦賢爲劉寫書於進亦
無不可顧氏以爲無緣薦人過矣
不盡家訓集作學遠其意集作遂隨輩而進　惠棟曰集云若複輩從
此郡選舉云云
展之力用　惠棟曰集云顧明將軍曰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
病所親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於丞府辟之宗伯納
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也
酈食其之後也　惠棟曰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於高陽沛公攻
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太
將軍商有功食邑於涿

州郡辟命皆不就　惠棟曰炎集炎遺令曰下邳衛府君我之諸
曹掾督郵濟北宵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
留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注云四人舉辟炎者韓府君名
卓字子助
步局　惠棟曰說文曰局促也從口在尺下復局之
人籍　惠棟曰人籍謂引籍也言富貴得通籍禁中也
靈芝生河洲　惠棟曰何焯曰此篇言不得志於當世庶幾知顏
之附孔以顯之
妻始產而驚死　惠棟曰炎遺令曰嗟我邈之遺孫其名曰丑孫
汝之孫也會未滿兩旬也
遂死獄中　惠棟曰炎遺令稱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書當
於其月死獄中也

時年二十六　惠棟曰炎集曰載十七而作酈篇二十四而州書
奚二十七而作七平吳注酈篇州書皆字學之書七平蓋七發
之類
爲之誄讚　惠棟曰植集載酈文勝誄曰自亂未成童著書十餘
箱文體思奧爛有文章箴縷百家云云案炎集炎自謂賦頌誄
自以爲之與誄合也
爇柴　惠棟曰爇皇德傳作埶謝承書同
雜文數十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侯瑾集二卷
稱爲侯君云　惠棟曰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侯瑾善內學語弟
子曰涼州城西有泉水當竭當有雙闕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
太守起學舍築闕於此
遊太學　惠棟曰外黃令高君碑曰師事缺太尉汝南許公令門缺

童爲教者宗童文禮祀類乎班賈
太君子　惠棟曰荀子仲尼篇曰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頌青女　惠棟曰前書曰詔使王褒等之太子宮朝夕誦讀奇文
督軍御史　惠棟曰杜佑曰建武初征伐四方權置督軍御史事
竟罷
祖餞　惠棟曰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黃帝之子好遠遊死道
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
曰餞
長樂當作平樂彪乃獨作箴　惠棟曰謝承書曰蔡邕等天下名才廿
人皆會祖餞於平樂館彪送永在坐因援筆書牘也
明其果毅　惠棟曰何焯曰明本作昭避晉諱改皇象所書可據
先公高節　惠棟曰何焯曰第五倫京兆長陵人永蓋其後故以

先公高節期之

遣中黃令　惠棟曰彪碑作外黃蓋傳之誤

卒於官　惠棟曰外黃令高君碑曰君鑒將潁川太守南陽文府君徵詣廷尉君譏綱紀捐官赴義呈行載驅不日絛路錢不及殯至以生疾光和七年六月丙申卒

文章多亡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高彪集二卷錄一卷

子岱　惠棟曰吳錄曰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振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為孫策所殺

河間鄭人（鄭當作鄚）別部司馬　惠棟曰續漢志曰將軍領兵外討則營有五部部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者為別部司馬案經籍志書斷皆去超為別部司馬

凡十九篇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張超集五卷

世共傳之　惠棟曰王僧虔技錄曰超善草書不及崔張謂瑗芝

全涌　惠棟曰李善曰全涌貌全火廿切

詭係　惠棟曰李善曰詭責也自責必係罪于也

注融集作堂牧（今集作堂伎）漁陽參檛　惠棟曰楊大公談苑載禰衡鼓歌曰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徐鍇曰參音七鑒反三檛鼓也以其三檛鼓故因謂之參

固當爾耶　惠棟曰李善曰字書云爾詞之終也

如衡所書　惠棟曰謝承書曰射寫還北校皆無所誤唯兩字缺

遂令殺之　惠棟曰衡別傳曰十月朝祖在艨衝舟賓客皆會作黍臛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餉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擣弄以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弄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車前馬饋祖何之衡熟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殺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愴懷流涕由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其文章多亡云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禰衡集二卷錄一卷

實望仁兄　劉攽曰正文仁兄字十漢本皆相呼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殺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書曰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兄作君字是

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　劉攽曰注楚靈王并國案文多一并字

等咸靈於千伯　劉攽曰注與齊晉強等文少一爭字

豈徒俗之凡偶近惡而已者哉　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

可使監廚請客　劉攽曰注有腹大奈舊作腹木

覽筆而作　劉攽曰按覽當作攬

衣公去寧道　劉攽曰按注初當作物又少去字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嫗古語如此者多

邊讓傳　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位乃薦於何進○日知錄曰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禰衡傳于是先解衵衣○衵諸本俱誤袒從左氏傳杜注改正

遽非畏　周壽昌曰趙壹傳今按上文何遽怪哉注引左傳申豊不遽止杜預注由遽畏也壽昌案此遽字引杜訓畏將作何畏怪哉不成語氣玉篇遽急也卒也禮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本今遽見之皆作急與卒然解又本書劉寬傳未嘗疾言遽色亦言急色也殿本注畏也作畏也然案本傳杜注遽畏懼也實不作畏畏則畏之譌也此本尚是舊注

仕兄　周壽昌曰壹報皇甫規書有云實望仕兄昭其懸遲劉放謂仕兄字兩漢未嘗相呼且壹未嘗相接何兄之稱下文稱仁君此作君為是壽昌案傳稱壹恃才倨傲則對規書何不可兄之有況此係報規書規稱之為所未則報稱仕兄所以親之也後稱仕君所以明其分也不過仕兄十字於文字此僅見必謂兩漢未嘗相呼恐未必然

板魚　周壽昌曰邊讓傳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注江東呼為板魚毛本如此殿本注板魚作扳魚案爾雅郭注亦由版魚初學記引臨海異物志云南越謂之板魚是扳字為傳寫之誤也

臺牧　周壽昌曰禰衡傳臺牧者之所貪毛本如此殿本注本融集作臺牧此本作臺牧案明張溥刻孔融少府集作賞伎十字豈臺牧臺牧皆以字近而譌耶抑後人因臺牧十字不可解遂就其字改成賞伎十字耶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文苑傳下

趙壹　錢大昕曰蔡納由于閃榆注閃榆傾佞之貌榆音輸　按閃榆猶言陝輸曹大家女誡云動靜輕脫視聽陝輸注陝輸不定貌也集韻作閃揄揄从手旁

劉梁　錢大昕曰庚桑瑣隸風移碨磥　碨磥即畏壘也史記云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崔譔注莊子本作畏壘俗作畏累又加石旁耳說文作鍡鑸

高彪　錢大昕曰後遷內黃令　內黃當為外黃之譌申屠蟠陳留外黃人此云到官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可證其非內黃也洪氏隸釋有外黃令高彪碑

禰衡　錢大昕曰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注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臺牧　文選載此表作掌技

張升　錢大昕曰富平侯放之孫也　沈守曰放卒於哀帝時而升以靈帝時坐黨錮見誅中閒百七十餘年不應祇有兩世

李賡芸曰孫上疑有脫字

侯瑾　錢大昕曰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　陳氏景雲曰西河當作河西瑾敦煌人河西四郡之一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文苑傳

杜篤　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　何焯曰十語經國之要此漢人解頌猶足為古詩之流也

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著述皆具載篇數

王隆沛國史字子華　何焯曰注本一字孝山著出師頌按作出師頌及和熹鄧后頌者乃十史岑字孝山文選注得之此注誤也

傳也著明所著四篇

夏恭　何焯曰恭宜在儒林

黃香讖者譏其過倖　何焯曰政歸臺閣不任三公故有過倖之

譏黃香傳當雜于子瑗之前列李雍周擧之上于例乃合

甲令商者不農　何焯曰甲令未詳農札家不錄其書

崔琦冀行多不軌至延作外戚箴　何焯曰前書外戚傳即載后妃故此箴皆指后妃言之獨於耆帷司徒一節致意然猗自拙丁為文欲以箴冀當但據呂霍上官丁傅王氏禍敗言之也

耆帷司徒　何焯曰為乃帷字之誤此人音同故也

蕭何佐漢延致書過之吏　何焯曰蕭何語書過之吏亦知出何書

退郡葬與周公通夢　何焯曰郡為太中大夫時與胡廣羊溥祝恬等稱梁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與西京頌莽者無異其所通夢殆梁冀耶

趙壹壹以公卿中非徵無足以託名者至同舉計吏　何焯曰前賤狂易賊常亂俗此戮民也禰衡沿習其風遂殺身于庸夫之手可不戒哉

遂讓作窮鳥賦　何焯曰詳此賦旨趣蓋刺桓帝

酈炎把玉衆龍驥至為世陳四科　何焯曰言不得志于當世廡幾覬之附孔以傅也

高彪先令高節越有永遺　何焯曰第五倫京兆長陵人永蓋其後故以先令高節期之

從遷內黃令　何焯曰內黃令墓碑作外黃令與中層蟠傳合當以碑為正

張超河間鄚人也留侯良之後　何焯曰雖為張氏既自謂留侯之後此河間鄚人又何別也

禰衡臺牧者之所食　何焯曰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諸牧按今文選作富牧近之

後漢書旁證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漢選士有獨行科依其名為立傳也

譙玄　費貽　李業　王皓 任永　王嘉 馮信　劉茂　嚴授 徐成
衛福 所輔　溫序　彭脩　索盧放　周嘉 弟暢　范式
孔嵩　李善　王忳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肜　陳重　雷義　范冉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譙玄　惠棟曰胡三省曰姓譜曰曹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焉

巴郡閬中人也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玄父隆字伯思為上林令諫沮武帝廣苑囿仕至侍中

皇太子　惠棟曰何焯曰案文當作皇子行太子

幹蠱之義　惠棟曰易蠱初六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有子幹

父事則考无咎言考舉其終延祚之義也

中散大夫　惠棟曰華陽國志大中大夫

太僕任惲　惠棟曰案恩澤侯表常鄉侯王惲以太僕與閻遷陳崇李翕郝黨謝殷逯普陳鳳等八人使行風俗又案王莽傳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觀覽風俗皆與傳合惟王惲作任惲而八人內又無元名疑范史據華陽志者舊傳謬書去然非實録也

述聽許之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國人作詩曰肅肅清節士執德實固貞違惡以授命沒世遺令聲

費貽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貽字奉君南安人胡三省曰費音祕

後仕至合浦太守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蜀中歌之曰節義至仁費奉君不仕亂世不避惡名脩身於蜀紀名亦足後世為大族

瑛善說易　惠棟曰華陽國志瑛至尚書郎

乃載病詣門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戚慕其名辟為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詣獄也

遂飲毒而死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業笑曰名可成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飲毒死

子翬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翬建武中察孝廉為遂久令

王皓王嘉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皓字子離嘉字公卿皆江夏人

遂誅皓家屬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皓自刎子廣逃匿述破後郡辰州命察舉皆不往曰吾不能復讎敢當世榮利也

伏劍而死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述憊貰其妻子常璩贊曰公卿絕脰亦蹈節貫

任永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永字君業僰道人長歷數

馮信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信字季誠郪人也郡三察孝廉州舉茂才公府十辟令車再徵不詣

青盲　惠棟曰王幼學曰眼科龍木總論曰高風雀目內障肝風目暗內障後皆變為青盲

用即清　惠棟曰譙周古史考曰永濼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用明也益都耆舊傳曰述誅信取紙作書嫂因自殺

藏室穴中　惠棟曰東觀記曰茂負福踰牆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及妻子百餘口

寇漁陽　惠棟曰考異曰案元初凡六年鮮卑不曾犯漁陽殺長吏唯是代郡會殺長吏今疑漁陽本是代郡乃史之誤也

為郎中　惠棟曰宋躬孝子傳曰漢法死事之子皆拜郎中

畢豪　惠棟曰水經注曰畢豪等數百乘船寇平原亳與豪通古

古秋毫毫毛皆作豪見漢書及州輔碑
所輔　惠棟曰棟案穀梁春秋曰隐九年俠卒傳曰俠者所俠也
徐邈引尹更始曰所者俠之氏則所恩所輔皆俠之後也
豪筆縱雄　惠棟曰水經注曰豪縱雄於厭次津中
守次房　惠棟曰干寶曰字公次
太原祁人　惠棟曰世系曰序六世祖何始居太原祁縣
還護羌校尉　惠棟曰考異曰檢西羌傳九年方置護羌校尉本
邯為之又去邯卒職者則序無緣作護羌棟案搜神記作護軍
校尉
過殺　惠棟曰胡三省曰過戰瓜反擊也
除壬子為郎中　惠棟曰世系曰序二子壽盖盖字伯起兗州刺
史生恕

注序墓在今并州祁縣　惠棟曰李吉甫曰在縣西北十四里
宰鼂　惠棟曰孫愐曰宰姓孔子弟子宰予之後鼂古朝字
黃獄吏罪　惠棟曰謝承書曰海賊丁義欲向郡郡內驚惶不能
捍禦太守祝君聞脩義勇請弟吳令身與義相見宣國威德賊
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
賢令彭子陽此事在張子林前而傳不載
索盧放　惠棟曰戰國時有禽滑釐弟子索盧參見呂氏春秋
遂殺困而黜燕　惠棟曰周斐汝南先賢傳曰燕為決曹掾平因
罪不當死太守劉虔欲殺之燕犯顏諫至於九復虔怒竟殺之
正公孫　惠棟曰世系曰平王少子烈食采汝墳秦滅周并其
地遂為汝南著姓漢興續周之嗣後封烈之後仁為汝墳侯賜
號宜公以汝南下灌徙於安城十子長曰球球生應應生道道

生約約生燕也
遂不食而死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
葬
燕有五子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燕五子號曰五龍各居十里
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為業陶潛羣周氏譜曰重合令子輿居宋
里櫟陽令子羽居東觀里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兗州刺史
子明居西南里穎陽令子夏居遂興里
性仁慈　惠棟曰干寶曰暢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
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使
母齧其手暢即歸
洛城傍　惠棟曰干寶曰洛陽城傍棟案陳寵傳亦有收葬死亡
骸骨事彼作洛陽城南又衍一陽字皆傳寫之訛也

凡萬餘人　惠棟曰干寶曰為主義冢樂史曰今墓有千數皆相
類對列成行在洛城之東而北近洛水即暢之遺趾也今號百
生墓
巨卿果到　惠棟曰謝承書曰巨卿與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
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
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
升堂飲拜　惠棟曰謝承書曰升堂拜母
殷子徵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殷燿字子徵上蔡人生而有謹
愿之性其在繈負母育之不勞少戲出得不果可食之物輒進
與其母未嘗先食
發引　惠棟曰儀禮士喪禮曰屬引鄭氏曰屬猶著也引所以引
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鄭氏

汪周禮曰在車曰綍行道曰引故下云執綍而引柩也
執綍　惠棟曰杜預左傳注曰綍所以引柩孔穎達曰綍字禮或
作紼或作綍繩之別名也大夫士葬用二綍
遷荊州刺史　惠棟曰盧江太守范君碑曰三府舉高第侍御史
拜冀州刺史洪适曰傳云荊州而碑云冀州以新野之事證之
則碑誤也
孔嵩　惠棟曰水經注曰高宛人
遊息帝學　惠棟曰華嶠書作遊集案學記曰息焉遊焉當作息
也
官至南海太守　惠棟曰嵇康高士傳贊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
屈身厮役挺秀含芳
推燥居溼　惠棟曰孝經援神契曰母之于子也鞠養殷勤推燥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七十一　五

居溼絕少分甘也
光武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　惠棟曰東觀漢記曰光武詔曰
平陽丞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令人面熱汗出則建武時善
嘗為平陽丞也
忳个宅舍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宅舍
忳曲是顯名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曰民謠之曰信哉少林世為
遇與被走馬與鬼語
十餘口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大小二十口
吳郡曲拳　惠棟曰何焯曰案下文第五公為會稽太守乃建武
時吳郡至順帝乃分立此吳郡當作會稽
朱業　惠棟曰謝承書曰業字仲叔
祖父閎　惠棟曰顧夷吳地記曰閎暢子也篤好學聰明有令德

暢世系作賜字思祖
美姿貌　惠棟曰吳地記曰閎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升臺見
而偉之笑曰南方故多佳人選尚寧平公主辭疾不應謝承書
曰閎為潁川太守致有鳳凰甘露之瑞
續幼孤　惠棟曰世系曰閎三子卯溫桓桓字叔文生續也
梁宏駟勳　惠棟曰案會稽典錄宏句章人勳餘姚人駟姓春秋
時鄭大夫駟子駟之後
五毒　惠棟曰正誤曰五毒或去鞭箠灼徽纆
子進　惠棟曰世系曰續三子稠進褒稠荊州刺史進尚書右僕
射樂安侯
永元十二年　惠棟曰水經注曰十三年
同食遞衣　惠棟曰東觀記曰出入更衣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七十一　六

有人盜其墓樹者　惠棟曰陳留耆舊傳曰有夜盜所柏樹
魯平　惠棟曰平魯恭弟本傳誤作丕
以勸後進　惠棟曰袁宏紀曰延平元年詔曰易稱天垂象聖人
則之又去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贊神明變
暢萬物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拾而宏之至乎元康五
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爛炳六經之學於斯為盛自頃以來學
者怠惰遂以陵遲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
操以勸後進
以肉啖之　惠棟曰陳留耆舊傳曰充在鄧將軍坐鄧設炙肉充
挾著以噉炙冷復令溫之及溫而後食袁宏紀曰隱舉禽充曰
君宜及溫食之
張孟舉　惠棟曰袁宏紀曰侍中張孟

以爲國三老　惠棟曰三老取首妻完具充既亦其妻以爲三老
未詳
卒於家　惠棟曰袁宏紀曰年八十四
繆肜　惠棟曰前書儒林列傳曰蘭陵繆生索隱曰繆亡救反繆
氏出蘭陵十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
責主　惠棟曰責讀爲債
告歸省　惠棟曰父母在甯告也
豫章鄱陽人　惠棟曰鄱陽記曰大雷岡在縣東北後漢雷義字
次公所居
承塵　惠棟曰釋名曰承塵施於上承塵土也
同時俱辟十人　惠棟曰謝承書黃向對策曰雷陳義重出則雙
升是也

范冉　惠棟曰衆漢書及貞節先生碑皆作丹獨范史作冉疑誤
少爲縣小吏　惠棟曰干寶曰爲尉從佐
乃遁去　惠棟曰袁山松書曰棄衣物道旁家以爲死遂西入關
學貞節先生碑曰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
就馬融通經　惠棟曰陳留耆舊傳曰冉學通三經貞節先生碑
曰涉五經悅書傳尤篤易與尚書
歷年乃還　惠棟曰干寶曰冉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
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
爲激詭之行　惠棟曰謝承書曰冉姊病往看之姊設食冉以姊
婿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冉不得已受之聞里
中有賃傭僕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
乎冉聞之由吾之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

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　惠棟曰何焯曰下文王奐柄即與
字也與謝書王奐至於李公名輩已高不得與史雲爲友李公
被難在桓帝建和元年去史雲歿時凡三十九年何焯云今皆
不在制史在爾也王奐爲考城令以仇覽傳參校亦桓帝時事
疑史雲之友別有一李子堅史家因氏與字偶同遂舉李公以
肖之大書於前爾
爲萊蕪長　惠棟曰貞節先生碑曰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
長
賣卜於市　惠棟曰貞節先生碑曰君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
中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
累乃鬻卜於梁宋之城好事者覺之應特輒去
乃結草室而居焉　惠棟曰袁山松書曰冉弟子惼見冉在藩不

完載柴將室藩之時冉適行還怒欬子拔柴截還之
言貌無改　惠棟曰謝承書曰陳留尹范府延聘與同郡范史雲
善十人俱賢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道年長先者單衣前入
須臾出解與史雲
爲三府所辟　惠棟曰貞節先生碑曰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
崔公前後四辟
卒於家　惠棟曰碑云十年四月
移書陳留太守　惠棟曰碑云陳留太守淯于君也
立碑表墓　惠棟曰漢有謁者景君墓表在安帝時此墓志之始
也
成公浮　惠棟曰孫恤曰成公複姓漢尚書僕射東郡成公敞
錢唐縣獄　惠棟曰案郡國志會稽無錢唐縣

勿令谷　惠棟曰謝承書曰戴語獄卒此無火氣何不熱燒
爪老墮落　惠棟曰謝承書曰十爪皆墮終無撓辭
遷遼東太守　惠棟曰續說苑曰苞靈帝時為武威守
苞即時進戰　惠棟曰續說苑曰苞瞋目撥矜厲眾碎斬其帥伏
尸廿里
遂歐血而死　惠棟曰續說苑曰遂自殺
向栩　惠棟曰栩一作詡見羣輔錄
字甫興　惠棟曰御覽作輔興
向長　惠棟曰字書皆作尚
恒讀老子　惠棟曰御覽曰常讀老子莊子凡御覽去者皆引范
史
綃頭　惠棟曰方言曰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幧頭廣韻曰斂髮

謂之幧頭亦作幓
勝踝尺指之處　惠棟曰魏明帝報表狀曰詡將覽履籍兼好黃
老市虛泊然肆志不慕時倫積三十年
北向誦孝經　惠棟曰袁宏紀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王立說
孝經不能事令朝廷行之消却災邪有益聖躬詔曰聞王者當
修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有此而却邪者也允因奏請曰王學
深厚此聖人秘奧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甲王允與王立
入為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簞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
焉棟案孝經不能未詳所出風俗通亦云劉伯貢作誦不甲等
經易本不甲其亦不隱賊疑解書有是説也御覽七百八卷引
東觀漢記與袁宏紀同
仕郡　惠棟曰干寶曰輔火給佐吏漿水不交為從事大小畢

舉郡縣歛手
乞以身塞無狀　惠棟曰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時不雨禱於山
川以不過自責文曰令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
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
河南种拂臨郡　惠棟曰拂為潁川本傳不載
功曹　惠棟曰謝承書作主簿
程氏貴盛　惠棟曰謝承書曰程夫人富貴參雲
准字叔濟　惠棟曰叔當作升
注公孫域　惠棟曰域當作城
時亦有犍為費貽　劉攽曰案文亦守乃合在不字上
使乃收葬　劉攽曰案文火十者字
母常截肉　劉攽曰案文上常當作常

据拾自資　劉攽曰注遂誓不敢受案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妄
出為守
張武傳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太守第五倫嘉其行○何焯曰第
五倫為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始分立此吳郡由拳當作
會稽
范冉傳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注謝承書曰奐字子昌○何
焯曰下文王子炳即奐字也與謝書不異王於李公名輩已高
不得與史雲為友李公被難在桓帝建和元年疑史雲之友則
有一李子堅史家用氏與字偶同遂舉李公以實之太書於前
爾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獨行傳

都亭　王鳴盛曰獨行陸續會稽吳人仕郡戶曹史歲荒民饑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案唐陸廣微吳地記都亭橋壽夢于此置驛招四方賢客基址見存宋范成大吳郡志橋梁門閶門有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壽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今遺址尚存范言遺址尚存而今相去又六七百年橋固尚存至今仍以故名呼之仍在閶門內吳縣之北此即壽夢招客陸續賦民粥地也但此特是吾吳之都亭耳張皓子綱傳云還侍御史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李充傳云充陳留人署縣都亭長王喬傳云喬為葉令每朝門下鼓不擊自鳴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列女傳云酒泉龐淯母趙娥父為同縣人所殺娥後遇讐于都亭刺殺之然則都亭處處有之不獨吳王闔魏志太祖紀九錫下注列勸進諸臣名有都亭侯二人王忠將洪不列傳魏呂布公孫瓚任峻徐晃臧霸龐德曹仁蜀馬超俱嘗封都亭侯各見其本傳晉庾亮亦封都亭侯見晉書亮傳又沈約宋書文帝紀首上表勸臣名有都亭侯䋄又宋王淮之婁裴之平柳偃俱嘗封都亭侯見宋書王宏婁書裴邃柳惲等傳又宋書沈約自序其王父林子居建康都亭里可知是都邑亭名之通稱

張武為由拳人　周壽昌曰張武傳吳郡由拳人也何焯曰第五倫為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始分立此當作會稽壽昌謂此史臣追書當范蔚宗時早分吳郡由拳故云爾猶前書東方朔獻次人當朔時並不名獻次亦是班固追書同一例也

訪酬　周壽昌曰王烈傳訪酬政事毛本如此殿本訪酬作訪州言業度官太守治遼東郡不得言州酬有酬對之義易是故可與酬酢注酬酢猶應對也徐邈讀據此似酬字義為長無庸改作州也又案本書李充傳由充為酬之並徵酬之訓為由對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獨行傳

劉茂　錢大昕曰時小吏所輔注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　按左氏傳有華御事未見名所事者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云所俠也

彭脩　錢大昕曰會稽毗陵人　按毗陵順帝時析屬吳郡脩與鍾離意同時其時未置吳郡張武吳郡由拳人高彪吳郡無錫人則皆在分郡以後矣陸續稱會稽吳人其孫康稱吳郡吳人續仕明帝之世康在靈帝時也

陳重　錢大昕曰少與同郡雷義為友　按袁敞傳言尚書郎朱濟丁盛立行不脩張俊欲舉奏之二人恐因陳重雷義往請俊

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封上之雷陳雖以善交稱然與憸人為朋私相請託難免比匪之傷矣

劉茂　錢大昕曰元初中鮮卑數百騎寇漁陽　晦之曰鮮卑以下百二十二字與鮮卑傳重出唯彼云延平元年此誤為初元今當去此存彼大昕案本紀此事亦載於延平元年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獨行傳

求去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何焯曰注去此是疑論語者肖未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注語不知何所本

譙元皇太子多橫未　何焯曰按文當作皇子衍一太字

時亦有擬為費貽至作李合浦太守　何焯曰費貽當附儒林傳

中　貽無著述傳末善說易者元乎璞耳

李善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　何焯曰勸忠宜在李善并續亦拜舍人則善不敢逃賞而事續尤為有終非聖主無此合宜也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何焯由下云太守第五倫嘉其行按第

五公為會稽太守為建武時吳郡至順帝時始分亭此吳郡由拳當作會稽

戴封其年不舉封精誠無獲至於是遠近嘆服　何焯曰請禱而至自焚此亦學無術以巫祀自待矣豈惟驪虞之極弊哉

李充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　何焯曰按魯平傳李以永元十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但不傳不云為博士職是並為侍中也亦刻作平誤

范冉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　何焯曰下文王子炳即奐字也與注所引謝書互異王于李公名華已高不得與史雲為友李公被難在桓帝建和元年史雲殁時凡三十九年何始亦令皆不在制之在瀰也王奐為考城令以仇覽傳參校亦桓帝時事疑史雲之友別有一李廿堅史家因氏與字偶同遂舉李

公以實之大書于前兩
而伺何得曰此真清狂不慧之徒如何以匹獨行當爲其有時
佩然平色耶

後漢書旁證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馮冑　段翳　廖扶　扶象　樊英

註背中赤文朱字　惠棟曰案中候握河紀曰背甲赤文成字

註至於下吳　惠棟曰案中候考河命曰至於下稷鄭元曰稷讀曰廂下之廂日西之時

箕子之術　惠棟曰洪範有消災之術見伏生五行傳前書劉向傳曰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也

七政　惠棟曰鄭志目錄有七政論

元氣　惠棟曰案元氣即太一也家語曰夫禮必本之太一太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注太一爲元氣楊由習七政元氣是也

六日七分　惠棟曰經籍志曰有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

註元氣開陽　惠棟曰開當作闓音開

望雲省氣　惠棟曰經籍志有雲氣經七卷望氣書十卷

懷協　惠棟曰孔平仲曰後漢懷挾字都作懷協

鄭興　惠棟曰案興傳以不善讖故不能任此去附同稱顯與傳不合

內學　惠棟曰詳見孔僖傳

註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　惠棟曰不附內學者桓譚尹敏鄭興張衡數人賈逵附會圖讖與左氏合故范于賈逵諸贊言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上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范既誤入鄭興與傳近注又誤以逵不附內學與范近皆當是正者也

父文孫　惠棟曰文孫官至侍御史案華陽國志文公為文孫弟
也
時暴風卒至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感應
之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盜賊賭敵而殺皆在徙
倚漏刻之間而未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
悉得完免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曰文公有芥之變悉賣奇物惟
存銅甑裘笠
王仲子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憲學貫秋與師事東海王仲子
案仲子名良東海蘭陵人也自有傳
仲子欲往　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曰恭召仲子欲為兒講仲子聞
之即褰裳欲往
恨不用子橫之言　惠棟曰先賢傳曰恨不用光祿之言

都水掾　惠棟曰謝承書曰署為水平水掾
辜較　惠棟曰音姑角
械輒自解　惠棟曰謝承書曰戶自開械自解
火光照之　惠棟曰謝承書曰出時日暮仍上有火光引之清德
之感也
高獲　惠棟曰謝承書作周獲
客令太史候望之　惠棟曰應劭辨之曰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諸
己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闕之陽
日日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十飛息遂窺其處
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少為郡吏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夷吾為郡功曹吏太守第五倫
妻車馬入府無所開啟夷吾鞭功曹佐史門闌卒牽車馬出之

收其人從倫爲解之良久乃已
淮東箱　惠棟曰顏籀曰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如箱篋之
形
淮與上合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夷吾省錄囚徒有亭長姦部民
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為吏姦民何得言和觀刺史決當云何頃
夷吾決之曰亭長詔書朱憤之吏職在禁姦今為惡之端何得
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免長罪其所決正十縣三百餘事與上意
合謝承書曰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
遷鉅鹿太守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臨發陛見賜車馬劍帶勅之
曰鉅鹿劇郡舊為難治以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戰前勞
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　惠棟曰前書景帝紀中六
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

也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
至六百石車朱左轓取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里
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皆上丞相御史
請之
郭鳳　惠棟曰東觀記曰鳳字君張
風雲占候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曰時有兵雲圖時竇憲將兵在
外太守高安遣掾從曲寫圖以進華陽國志曰憲從太守索雲
圖曰諫莫與爭憲受誅其明如此
敘傷長吏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敘長姚超
風吹削哺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曰文學泠豐持雞酒以奉曲時
有客不言客去豐起欲取雞酒曲并之自向風吹削柿當有持
雞酒來者度是十人豐曰實在外須客去乃取耳其占與傳異

未詳孰是說文曰柿削木札樸也從木出聲陳楚謂櫝為柿
終於家　惠棟曰南平東平劉梁為撰碑銘見文選注
為婦女主爨者　惠棟曰竈老婦之祭井神名吹簫女子故主婦
事
李郃　惠棟曰史炤音閤王幼學易閤反
父頡　惠棟曰世系曰頡東郡太守太常卿武孫太尉修之從子
也始居漢中南鄭生郃
游太學　惠棟曰郃別傳曰公居貧而不好治產有口田三十畝
第宅一區至京師學問常以賃書自給
人莫之識　惠棟曰郃別傳曰公七尺八寸多鬚髯八看左耳後
有奇表項枕如鼎彭手握三公之字鼎彭十作鼎足
時夏夕露坐　惠棟曰郃別傳曰二人投公舍宿公察其人異焉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七十二上　四
時中暮露坐為出酒與啖
拜漢中不安　惠棟曰棐郃別傳其十八乃常豐也
舉孝廉　惠棟曰郃別傳曰豐於是奇郃能絕禁舉孝廉也
五遷　惠棟曰郃別傳曰郃以郎謁者為上林令華陽國志曰郃
為尚書郎從左丞稍遷至尚書僕射尚書令也
周伯況　惠棟曰黨在逸民傳
為新城長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歷弱冠拜新城令也
守津吏　惠棟曰華陽國志乃太度津口也
十生來學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從冀州來學
封於筒中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翳為筒作書封頭與之
至度津　惠棟曰水經注曰晉壽水有津關
隱居竄跡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翳學隱遁不使人知門人皆號

夫子
韜嶸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嶸巴郡墊江人十去江州人見汝南
紀風俗通作嶸
北郭先生　惠棟曰謝承書曰扶畢到衛死葬北郭號曰北郭先
生
封析侯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江為武威太守封南陽析侯國氏
焉案南陽有析縣前漢屬宏農酈元音持益反顏籀音先歷反
字從木不從手
能通京氏易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象事東平廣叔好以道教授
門人朋友自遠而至時人為諺曰析氏客誰朱雲卿段節英門
有佃子趙仲平但說天文論五經雲卿名倉什邡人仲平名晏
巴郡安漢人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七十二上　五
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惠棟曰前書論曰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註謂之幸　惠棟曰左傳幸作奘
字季齊　惠棟曰季齊一作季高見抱朴子
月致羊酒　惠棟曰抱朴子曰常以八月致羊十口酒十斛
設壇席　惠棟曰考異曰黃瓊傳李固勸書巳云樊英設壇席及
瓊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巳嘗設壇見之而
為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旱又上疏若四年方設壇復見英則都
與瓊傳異知其不必在四年也
奉引　惠棟曰胡三省曰引與靷同音羊晉反
賜告歸　惠棟曰英別傳曰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官中郎將樊
英委榮辭祿不降其節志不可奪今以英為光祿大夫賜還家也
有詔譬旨不聽　惠棟曰胡三省曰有詔譬曉以上旨不聽其辭

位也

變復之效　惠棟曰洪範五行傳京房易妖占皆有變復之術也

其恭謹若是　惠棟曰袁宏紀曰又有鄰人子斗與英家每醉呴呼中其父臨死以相妻屬故收養之實嘗以此稱焉

學傳英業　惠棟曰英別傳曰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郗生道過鈔郗生還去道遇賊被髮老人相救得全郗生名巡字仲信陳郡夏陽人能傳英業

國華　惠棟曰魯語季文子曰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也

甚有雖溺宕過誕亦失也　劉攽曰正文甚有雖溺宕過誕亦失案此文不成文理注亦不明蓋非范本真

日數十　劉攽曰舊本有十倒字不合利去

主簿白　劉攽曰主簿白案文多一白字

政致雍廱　劉攽曰案文勢不當駢用兩政字蓋上政本是治字避作化後人誤也

以貨求位　劉攽曰注責者人相欺案文多一人字

十月之間皆平復　劉攽曰注且用寒水案文且當作早

萍齏甚酸　劉攽曰注頻澇水上將萍者案文此者字當作也

普依準佗療　劉攽曰普依準佗療案文不全須有十病字

授以漆葉青黏散　劉攽曰注本字書案文多一本字

不審坐客而使至宛市鮓　劉攽曰不審坐客而使至宛市鮓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

乞放於下坐　劉攽曰放于下坐又下放曰亦可得也案傳未嘗以字稱亦無或用字或用名者明放皆當作慈

以竹竿餌釣　劉攽曰案文多一竹字

大拊掌笑　劉攽曰案文當作拊掌大笑

後操使蜀反　劉攽曰後操使蜀反案文少一自字

逐入走羊羣　劉攽曰案文當作走入

宓縣人也　劉攽曰宓縣人案宓當作密

乃試問之　劉攽曰問之按文當作曰

君達號青牛師　劉攽曰注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按文當去連年請于女生求見授

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　劉攽曰注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文多一習字

許楊傳反手覆敗當復○盧會汾曰按前書翟方進傳此下有誰云者兩黃鵠六字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方術傳上

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注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　錢大昕曰按賈逵傳會圖讖具見本傳此序亦云逵以附同稱顯注乃以逵與桓譚張衡竝稱誤矣

許楊　錢大昕曰汝南舊有鴻郤陂　漢書作鴻隙陂隙與郤同

高獲　錢大昕曰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注石城杜今蘇州西南

　按石城縣名屬丹陽郡此注恐誤

王喬　錢大昕曰王喬事見風俗通正失篇應氏固已譏其矯誣而辯正之矣蔚宗乃采入正史豈非好奇之過哉

李南　錢大昕曰向度宛陵浦里𣃔　𣃔當作斻說文斻方舟也

从方亢聲俗書从方之字多誤从从周禮旊人今本誤作瓬杜篤傳北𣃔注流此字獨不誤賴章懷注辨析分明耳

樊英　錢大昕曰孫陵以論事官人為司徒　晦之曰案中平五年永樂少府樊陵為太尉非司徒也傳誤　沈宇曰此傳稱魯陽人而靈帝紀注樊陵胡陽人亦誤

胎息　吳仁傑曰王真能行胎息法引抱朴子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中仁傑按老子書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河上公注天為元于人為鼻地為牝于人為口鼻口之門天地元氣所從往來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又按許氏氣書人之受胎于母其生也始于鼻以及于頭而隨母呼吸陰陽之氣故鼻訓始而抱朴書謂鼻口之間為人中由此故也開元中劉知幾欲黜河上公注議者謂其注以養神為

宗無為為體足以修身富人乃得不廢農亦未易盡廢也

後漢書旁證　方術傳　一

後漢書象證

左慈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松江　王鳴盛曰曹操顧坐客曰今日高會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注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吳字當畧讀不與松江連文唐宋以下皆誤連之則并加水傍作淞矣

閶陽　周壽昌曰方術列傳序注閶陽爲未殿本注无氣閶陽爲未作闓陽案孫氏古微書河圖括地象作閶陽爲未積精爲白足徵作閶不作闓也

文孫子名文公　周壽昌曰任末公傳壽昌案子名文公父乃名
文孫義不可解
田字不可去　周壽昌曰高獲傳劉歆曰主簿田業未多十田字
可案主簿但有此言非徑遣吏迎也故曰獲聞之非田何以聞
也
其平　周壽昌曰楊由傳曰占候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子
案書名甚奇惜不傳

後漢書旁證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 冷壽光 唐虞 魯女生　徐登
趙炳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姚聖卿 編育意　壽光侯　甘始　東郭延
年　封君達　王真　郝孟節　王和平
蕭牆　惠棟曰鄭玄論語注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
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富人王仲　惠棟曰魚豢典略曰桓帝時
以高第為主事　惠棟曰典略曰郡舉孝廉除郎中以高第為光
祿主簿

六子皆知名　惠棟曰袁山松書曰穆有六子號曰公沙六龍天
下無雙案魏明帝甄表狀云穆五子紹字子起孚字孔慈恪字
允讓逵字義則樊字義起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六龍天下
無雙
許曼　惠棟曰風俗通曰曼字宵方
多有顯驗　惠棟曰李山當為魯相藏仲英卜青狗見風俗通
乃謁太山請命　惠棟曰孝經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
魂
至令行於世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有方士許峻易新林十卷風
俗通曰董彥興者新山外孫其探賾索隱雖眭孟京房無以過
也
始拜郡　惠棟曰案風俗通緄時為議郎

孤虛　惠棟曰孫奭曰孤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上畫為
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
之即知吉凶矣吳越春秋許倪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殷登　惠棟曰案魏志登內黃人
連珠　惠棟曰任昉文章始曰連珠楊雄作
任安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安字定祖見儒林傳
還家講授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曰扶發時抗論益部少雙故時
號曰談止言凡善談者過之則止人莫能伍
稱疾不就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曰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
良方正之士左馮翊趙謙舉扶扶以病不詣道遙於長安上封
事遂稱疾篤
薦扶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
後漢書發證　列傳第七十下　三
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勑公車待
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
貶纖介之惡　惠棟曰謝承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介之
惡采毫毛之善
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惠棟曰谷永引周書記功忘過宜為君
王
郭玉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玉字通直新都人也
因號涪翁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曰廣漢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
涪翁
胗脈法　惠棟曰司馬貞曰胗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
馬彪曰胗占也
玉少師事高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玉明方術技妙用針作經方

頌說
醫之為言意也　惠棟曰古醫意同音故亦同訓
精於方藥　惠棟曰王勃八十一難經序曰岐伯以授黃帝黃帝
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九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
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
定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
出一卷書　惠棟曰佗別傳曰佗以線為書囊囊中有秘要之方
索火燒之　惠棟曰魏志曰後太祖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
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
青黏　惠棟曰黏抱朴子作黍云漆葉青黏凡藥之草樊阿服之
得壽五百歲而耳目聰明
冷壽光　惠棟曰冷水經注靈寧冷當作泠
後漢書發證　列傳第七十二下　三
唐虞　惠棟曰博物志作唐雲
死於江陵　惠棟曰水經注曰光扶風人死於江陵胡岡家岡殯
埋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於小黃縣寄書於岡岡發視之惟有
履存
注以五岳真形　惠棟曰案此下脫一圖字
徐登　惠棟曰此傳出搜神記
趙炳　惠棟曰搜神記及水經注皆作趙昞
越方　惠棟曰抱朴子曰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效多氣耳孫
汝澄曰越方即封禪書所謂越巫越祝者也
枯樹　惠棟曰搜神記以為楊柳
梧鼎　惠棟曰水經注作支鼎
不和之　惠棟曰搜神記和作許

費長房　惠棟曰趙明誠曰費有兩姓其一音秘姬姓出於魯季
友其一音蜚嬴姓出於伯翳史記所載費昌費中是費無極漢
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蜀費禕之徒是其後也姓氏苑云費氏禹
後漢有長房蜀志有丞相禕
老翁　惠棟曰水經注曰王壺公三洞珠囊曰壺公謝元歷陽人
賣藥於市不二價治病皆愈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
愈事無不効曰收錢數萬施市內貧乏饑餧者又云戴公柏有
太微黃書十餘卷即公之師也
葛陂　惠棟曰水經注曰葛陂方數十里水物含靈多所苞育李
吉甫曰周迴三十里
社公　惠棟曰許慎五經異義曰謹案春秋稱公社今民謂社神
為社公故知社位上公

不知所由來也　惠棟曰許遜別傳曰齊人漢武內傳曰薊遼字
子訓齊國臨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少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
又從軍拜駙馬都尉晚乃從少君學治病作醫法
軒渠　惠棟曰黃朝英曰軒渠者欲舉其身以就父母之狀案字
說軒上下渠十直十曲受眾小水將達而不□也軒渠之義如
字
但見衣被　惠棟曰漢武內傳曰夫婦共往棺視所埋死兒空器
中泥兒長六寸許耳
後人復見於長安東霸城見之　惠棟曰案搜神記乃正始中事
也
摩娑　惠棟曰釋名曰摩娑末殺也手上下之言也
注魏文帝黃初元年　惠棟曰案文當云魏明帝景初元年

因留霸城南　惠棟曰潘岳關中記曰秦為銅人十二董卓壞以
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
大道南
不知所在　惠棟曰根別傳曰根棄世學道入中嶽嵩山高石室
中崢嶸上東南下五十丈北入冬夏不衣身毛皆長一二尺顏
狀如年十五時
必有神道　惠棟曰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入元邱山臨去以五嶽
真形圖傳左元放
日中當死　惠棟曰仲長統昌言曰薊子訓到陳公舍自去今日
當死陳公與之一單衣入室寢中果死或曰許子勳刺薊子
訓不當十八兩傳也
上成公　惠棟曰仲長統昌言曰昔密縣有卜成者身遊九山中

十放心不拘之鄉抱朴子亦作卜成去河南密縣人也
陳實韓韶　惠棟曰博物志曰潁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所
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河南密有成公至今密縣傳其仙
干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抱朴子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長
士也與密相近其父相及見卜成仙昇天
隱淪　惠棟曰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隱淪
魏聖卿　惠棟曰孫愐曰魏姓出西平漢有魏演博物志曰魏國
軍吏河南趙聖卿
善為丹書符劾厭殺鬼神　惠棟曰古有刻鬼法故淮南本經曰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注云鬼恐為書文所劾
故夜哭然則劾鬼之法不始於東漢
編育意　惠棟曰編姓永平時有治歷郎編訢

壽光侯　惠棟曰見魏文帝列異傳
解之而蘇　惠棟曰干寶謂此事與漢武時劉馮事相類
甘始　惠棟曰博物志曰魏時方士甘陵甘始
東郭延年　惠棟曰内傳又曰山陽人
封君達　惠棟曰神仙傳曰封衡字君達
行容成御婦人術　惠棟曰列仙傳曰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於
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元牝其要谷神不死髮白復黑
齒落復生藝文志曰容成陰道二十六卷神仙傳曰甘始依容
成元素之法更演益之為十卷
注姓韓字雅　惠棟曰何焯曰魏志注作字世雅
郝孟節　惠棟曰即郝儉也傳寫訛為郝且博物志曰陽城郝儉
字孟節又本王使郝孟儉領諸人王即操也與傳同則孟節為

潁川人非上黨也漢武内傳曰王真師事薊子訓孟節師事真
曹操使領諸方士　惠棟曰漢武内傳曰魏武帝為第舍使領諸
方士書惠懷之際人故有見孟節在長安市中者
王和平　惠棟曰象典論和平尤知中人
許曼傳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　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
即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
薊子訓傳其摩挲銅人注酈元水經注曰魏帝黃初元年○三國
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

許峻易林　周壽昌曰許曼傳祖父峻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何
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即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
蓱即蘋　周壽昌曰華佗傳蓱齏甚酸注引詩義疏云云舊本與
今殿本注去蘋濇水上浮蓱者麤大謂蘋劉原父本此者當
作也此本者字在麤大下語氣自順無庸改案今詩義疏文與
此不合惟陸璣詩疏云今水上浮蓱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
者曰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注殆引此
惟今水作濇水曰蓱作為蓱就酒上有以字此古今本傳寫有
異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方術傳下

董扶　錢大昕曰諸葛亮問廣漢秦宓　蜀志宓作宓宓字子勅當取謹宓之宓世俗借用宓宓字

華佗　錢大昕曰漆葉屑一斗　斗當依魏志作升漢隸斗作斲與升字相似故易混耳

費長房　錢大昕曰而逢長房為謁府君　漢人稱太守為府君然敘事之文當從其實此傳多采鄙俗小說未及釐正若東海君葛陂君之稱豈可穢正史乎

章帝時有壽光侯者注壽姓也　錢大昕曰按壽光国名光武封覔始子鯉為壽光侯又北海王普初封壽光侯是也此侯失其

姓名故舉其爵下云侯為劾之侯復劾之可證注以壽為姓之誤

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　錢大昕曰元放左慈之字慈事已見前此元放二字衍也曹操不稱姓亦脫文自左慈以後中隔計子勳上成公解奴辜張貂等數人皆不與操同時不當遙承其文

吾本師姓韓字雅　錢大昕曰裴松之注魏志引辯道論去姓韓字世雄

許曼　錢大昕曰風俗通云字寧方

隴西太守馮緄始升郡　錢大昕曰此事見風俗通怪神篇

華佗　錢大昕曰鍼炙不過數處裁七八九　魏志佗傳云若當炙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此九字當以波作壯　李賡芸曰南監本作裁七八九豈指艾九歟

劉根者潁川人也　錢大昕曰方術一篇如徐登趙炳薊子訓左慈壽光侯及劉根事皆見搜神記彼記云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而傳以為潁川人似誤獨行傳之范式陳劭諒輔列女傳之樂羊子妻叔先雄亦皆取諸搜神記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方術傳

何焯曰方術立傳所以識切時主崇信小數此史家之主文譎諫也從馬之日者龜策及前書眭宏兩夏侯京翼李傳變而通之但恨其過于瑣雜不若令蘇竟楊厚郎顗襄楷于此傳削去王喬及泠壽光以下諸人且著明其流爲張角張衡之屬斯有繫于勸戒耳

算子之術　何焯曰以算畸爲術可謂不知致遠

任文公時暴風卒至至文公獨得免　何焯曰方有警而暴風卒至自當戒行此不待明曉風角也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至所害數千人　何焯曰文公預刻五月一

日因由占術山城春夏之交久旱宜防大水消溢則又常理也

郭憲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至與郊同日　何焯曰神仙傳兼採郭憲及樊英二事歸之欒巴

王喬每月朔望至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何焯曰此事尤不經不應志怪

謝夷吾爲壽張令　何焯曰注引謝承書縣人女子張雨宜載列女

論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疏　何焯曰吳厚之從其文章禮樂要在其中無物而欲爲高論此晉宋之文所以歸于無用也然置與于方術中却於史法最得宜

許曼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至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　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即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

華佗又有一郡守篤病久至吐黑血數升而愈　何焯曰郡守事依託呂氏春秋文摯齊王語爲之

漢世異術之士甚衆至列于篇末　何焯曰宜以蘇竟楊厚郎顗襄楷欒巴李郃樊英謝夷吾單颺董扶爲一傳用此文法附任文公以下於後諸神怪事獨取章帝時壽光侯而擯曹氏兄弟論左慈甘始之語存其略可耳

徐登閩人也　何焯曰注閩中地今泉州也按唐以上所謂泉州今福州也

薊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　何焯曰注引酈元水經注云魏文帝黃初元年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者節行超逸也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陰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曲避　惠棟曰曲文選作回御覽引范書正作回曰猶曲也

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惠棟曰見脩身篇

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惠棟曰詩北風序曰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鎮其躁　惠棟曰躁一作操

幽人　惠棟曰漢儒以幽人為幽繫之人故虞仲翔注易履之九二未履自訟來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之正荀爽曰公侯朱禮則幽後世輒自高士為幽人失之

處士　惠棟曰荀子曰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注曰處士不仕者也虞仲翔曰凡士女不出皆曰處淮南子曰處人以譽尊高誘曰處人隱居也

周未作者　惠棟曰李善曰論語子曰作者七人矣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太主勿徃也　惠棟曰御覽引范書大土有請字

性尚中和　惠棟曰易道以中和為本故下云好誦易老也

好通老易　惠棟曰御覽曰好誦老易凡稱御覽者皆范書也下倣此

貧無資食　惠棟曰英雄記曰向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柴賣以供食飲

死何如生　惠棟曰郡燈謂長未知道長既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便應知死賢於生矣

逢萌　惠棟曰李利涉編古命氏曰北海逢氏有名絲字子繡者為漢趙王傅其孫萌不仕王莽棟案逢當作逄劉攽已辨之逄符容切逢薄江切姓出北海洪适讀為鼉鼓逢逢之逢未詳

字子慶　惠棟曰東觀漢記作子康蓋避清河孝王諱也

擲楯　惠棟曰東觀記曰萌少有大節志意抗厲為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萌舉盾揭地也

王綱　惠棟曰胡三省曰莽殺其叔父又自殺其家殆是滅其天性也殺其君之祖姑又盡除忠直之臣故曰三綱絕矣

勞山　惠棟曰袁宏紀曰不其山

人皆化其德　惠棟曰東觀記曰萌非禮不動聚落化之

以兵弩捍禦　惠棟曰東觀記曰太守遣吏奉謁萌不諾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擿之皆流血奔走

李子雲　惠棟曰嵇康高士傳曰李曇字子雲

王君公　惠棟曰嵇康高士傳曰王遵字君公

相友善　惠棟曰嵇康高士傳曰萌與徐王李曇王遵同時友善時號之四友

君公遭亂獨不去　惠棟曰續漢書曰君公潔曉陰陽懷德滅行和光同塵不為皎皎之操王莽世退身儈牛自給有似蜀之嚴君平

鄉佐服其義　惠棟曰案春秋之義復讎以死敗為榮故鄉佐服其義也義見何氏公羊

輿歸養之　惠棟曰輿從輿也亦見風俗通
州里稱其髙　惠棟曰張顥逸民傳曰黨整身清約非法不行
待見尚書　惠棟曰尚書二字衍文范因舊史共刪耳東觀記曰
建武中徵黨著短布單衣穀皮幓頭待見尚書欲令更服黨曰
朝廷本以是徵之安可復更遂以見也
伏而不謁　惠棟曰胡三省曰凡朝謁者必拜稽首以姓名自言
而終　惠棟曰袁宏紀曰終於沔池疑即澠池也
邑人賢而祠之　惠棟曰李吉甫曰黨墓在太原府祁縣東南十
四里
太原廣武人也　惠棟曰世系曰太原黃氏出自離狄子威漢楊
州刺史九世孫霸
來官　惠棟曰宦作遊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七十三　三
閻陽　惠棟曰馮勤傳曰侯霸薦前梁令閻陽陽素有譏議帝常
嫌之
茅屋蓬戶　惠棟曰東觀記曰霸安貧賤居常茅屋蓬戶藜藿不
厭然樂道不倦
以壽終　惠棟曰世系曰霸子殷中山太守
與光武同遊學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與世祖俱受業長安鍾離
意別傳曰遵昔與光武俱為諸生遊汝他縣閒門精學晝夜宿
息未寒不得寢卧吏相謂曰後日豪貴憶此勿相忘別後數年
光武有天下徵遵不致也
遣使聘之　惠棟曰鑒會稽典錄在建武六年
舍於北軍　惠棟曰會稽先賢傳曰光武徵遵詣行在所遇蜀郡
獻橘栗上令公卿以下各以手取遵獨不取上曰不敢取者誰

遵君賜臣以禮臣奉君以忠今賜無所主臣是以不取
不可相助為理邪　惠棟曰御覽云何不出相助為治耶
以足加帝腹上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暮留
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聞
不屈　惠棟曰會稽典錄曰光武嘗出南郊遵乘長裾持鹿肩任
幸不動天子下車揖而別
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惠棟曰十云後名其釣處為嚴子陵
瀨
井丹　惠棟曰孫愐曰井今作井省丈井姓姜子牙之後也左傳
有井伯子郢切
蔥葉　惠棟曰御覽作蔥菜
以壽終　惠棟曰嵇康高士傳曰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七十三　四
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磊丹
十往弔之時賓客滿庭丹衰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
丹因而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從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
為吏從此遂隱遁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
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
朱讓　惠棟曰王莽傳作梁護案趙岐傳注亦作護護讓字相似
故傳寫訛也
因卷席而葬　惠棟曰趙咨曰伯鸞父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
家貧而尚節介　惠棟曰東觀記曰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
治禮詩春秋常獨坐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
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火
欲得賢如梁伯鸞者　惠棟曰東觀記曰欲得賢壻如梁鴻者

七日而鴻不答　惠棟曰續列女傳曰七日而禮不成京房易傳
曰適不答適讀為嫡匡謬曰夫不接妻謂不答師古曰答對也
言不以恩意接對之
名孟光　惠棟曰田藝衡曰案多一孟字棟案續列女傳曰字之
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光似孟非衍字
以耕織為業　惠棟曰東觀記曰耕耘織作以供衣食彈琴誦書
以娛其志
二十四人作頌●惠棟曰鴻所作頌今不傳唯李善文選十九卷
引梁鴻安邱嚴頌乎此其十也經籍志曰梁有處士梁鴻集二
卷亡
北芒　惠棟曰樂史曰芒山在河南縣北十里邙山之別名也
肅宗聞而非之　惠棟曰案御覽及郭茂倩樂府引三輔決錄皆

云肅宗聞而悲之今作非乃傳寫之誤
易姓運期　惠棟曰孫恤曰鴻改姓運期氏案續列女傳以為名
也
遂舍車分即浮　惠棟曰胡三省曰舍車即浮欲從仲尼乘桴浮
海也
參舍舍　惠棟曰陳繼儒曰刻本皆作舍惟藝文類聚引之作參
舍全為是全與舍相似而衍為二字也
皋伯通　惠棟曰御覽引郡國志曰通門內有皋橋伯通居此橋
以得名梁鴻賃舂之所近人修吳縣志以為伯通宇舂卿此誤
以為皋宏也近人之書不足信如此皋宏見桓榮傳
舉案　惠棟曰案方言以為栝盤之屬去陳楚宋魏之閒謂之㮷
自關東西謂之案故楚漢春秋淮陰侯曰漢王賜臣玉案之食

史記高祖過趙趙王自持案進食焦氏易林曰玉杯大案王衆
僮約曰滌杯整案以此推之其為飲食之具明矣
著書十餘篇　惠棟曰東觀記曰鴻常閉門吟咏書記遂潛思著
書十餘篇
念高子　惠棟曰田藝衡曰既曰念高子又曰想念恢不唯姓名
俱用亦重複無味恐是高皋同音而伯通間字也
淮恢字伯通　惠棟曰高士傳作伯達
寥嫂　惠棟曰東觀記作婁蔡邕月令章句曰婁字與叟相似書
者轉誤遂以為叟嫂字文多今皆以為叟矣
臺佟　惠棟曰舊注音同見御覽
乃執贄見佟　惠棟曰禮記哀公執贄見周豐敬賢之義
康因中道逃遁　惠棟曰俗本脫中字從御覽增

矯慎　惠棟曰唐韻作蟜慎字孝仲又蟜字下云晉大夫蟜父與
童懷注異棟案前書百官表有執金吾蟜望東海人今慎茂陵
人不當作蟜唐韻誤也
推先於慎　惠棟曰高士傳曰二人純遜不及慎
關東大豪戴子高　惠棟曰應劭曰與曹公牋曰昔漢光武與戴子
高有撫塵之好孔融許靖人士優劣論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
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揖於道中潁川士既抗節未有頡頏矣
子者也
多駭流俗　惠棟曰海內先賢行狀曰良高才磥落義聲遠播天
者懷之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庶莫敢有分爭之家
好學而無常家　惠棟曰三輔決錄注曰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
無常師棟案通經有家法高卿不名一家故云無常家也

內外圖典　惠棟曰胡三省曰東漢諸儒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
外學
本朝　惠棟曰十字出荀子
皆不就　惠棟曰抱朴子曰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
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
田羽　惠棟曰通鑑作田弱
遂潛自隱絕　惠棟曰謝承書曰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
闚園圃
乃共刊石頌之　惠棟曰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声滿天下發成
篇章行光宇宙動爲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臻者不
可勝紀也翻然鳳舉匿耀遠遁名不可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覩
爲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乃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七十三　七
百世之師也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也擬君分
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由邈无曰膺懿資宏聖典研
道機彪彪童蒙作世師辭皇命雖不移亞洪崖起由東華英名
揚景暉
以壽終　惠棟曰真子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見三輔決錄
注
漢陰老父　惠棟曰御覽作漢濱
張升　惠棟曰升見文苑傳
植其杖　惠棟曰御覽衍其字
夫妻相敬賓　惠棟曰襄陽耆舊傳曰休息則正巾端坐以琴書
自娛覩其貌者肅如也
注子渙　惠棟曰耆舊傳曰渙字世文

苦居　周壽昌曰龐公傳先生苦居畎畝劉攽曰正文業苦居畎
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衍字壽昌案苦居畎畝言先生苦欲居畎
畝語自順不必加作衍苦作慰勞語也
皇甫夫人姓馬　周壽昌曰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考
證引唐張懷瓘書斷本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予
案傳稱夫人善屬文能草書唐時必有傳者張氏言當可據也
逢萌　劉攽曰業萌北海人則當是逢非逢也
待見尚書　劉攽曰注服此尚書以待見也案文少一詔字
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劉攽曰正文撒教授業不成文理明衍
此十業字若存業則可去教字也
以待堯舜之君　劉攽曰注與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案文多豈若
千字
苦居畎畝　劉攽曰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衍字
嚴光傳字子陵一名遵　何焯曰遵君平名也史家誤仍會稽典
錄案有對漢陽輿之語不以前書校之耳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逸民傳

臺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何焯曰言王莽篡位違衷遠引斯為得中此則稍過也

野王二老並舉手西指至大王勿往也　何焯曰似勸光武且閉根本勿與赤眉悤爭關中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　何焯曰遵君平名乃史家誤仍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之語不以前書核之耳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　何焯曰此建武主公所慨且果開廣帝心子陵自高出一時霸之封奏殆不敢自言假以諷上耶

井丹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　何焯曰雜記云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以人引車不用馬也然則井丹以桀為諷亦惡其僭擬後世冒用檐子遂相與忘之矣

戴良禮所以制情佚也　至食之可也　何焯曰已有晉人風

龐公後世何以遺子孫乎　何焯曰觀注所引襄陽記于山民遂仕魏則遺安之意有不能料之其子者矣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梁鴻傳

梁鴻雪父恥　王鳴盛曰梁鴻之父讓仕莽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鴻之終身不仕所以雪其父之恥也

後漢書考證

列女傳第七十四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郁妻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　許升妻　袁隗妻
龐淯母　劉長卿妻　陰瑜妻　盛道妻　孝女叔先
雄　董祀妻

不必專任一操　惠棟曰據録董祀妻故去

挽鹿車　惠棟曰風俗通曰鹿車窄小裁容一鹿也或云樂車無牛馬而能行者猶一人所致也蘇林曰一木橫鹿車一人推之挽十作輓音晚

子永　惠棟曰永傳去事後母至孝然則永非桓出也

令狐子伯　惠棟曰孫愐曰漢複姓有令狐氏本自畢萬之後國語云晉大夫令狐文子即魏顆也自漢以後世本太原至邁為

蕃所誅遂以子始居燉煌也

姜詩妻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詩字士游雒人也未由詩妻龐行

泝流而汲　惠棟曰水經注曰常以雞鳴遡流而汲江

味如江水　惠棟曰水經注曰詩有田濱江澤鹵泉流所溉盡為沃野華陽國志曰其泉灌田不頃拖及北鄰季吉甫申今東在漢剡德陽縣北三十九里

赤眉散賊經詩里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公孫述作後東精為賊掠害不敢入詩里東精人姓名也案赤眉散賊不當至蜀華陽國志是也

江陽令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江陽符長

趙孝　惠棟曰孝字長平自有傳

新婦賢者女　惠棟曰皇甫謐列女傳曰長平德行純粹海內知之

號曰大家　惠棟曰今人讀大家為大姑閭里先往為槑里北古音之僅存者

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　惠棟曰許慎曰古不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棟謂如不明卦氣不能讀京房傳不明風角不能讀翼奉傳之類是也又漢書篆字多古文皆以訓詁而通也

融兄續　惠棟曰世系曰嚴七子周伉歆䣕融留續則續當為融弟

詿為長垣長　惠棟曰大家集曰永初七年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陳留長謂陳留縣之長即長垣也

匡　惠棟曰荀子曰百姓賤之如匡惡之如鬼楊倞曰字書無匡字蓋當作尪病人禮記曰吾欲暴尪而奚若

冶容　惠棟曰古文易作野容鄭氏曰妖野容儀

陝輸　惠棟曰陝本作㥦女子態說文曰前却㥦猶也從女陝聲

樂羊子妻　惠棟曰本搜神記

引刀趨機而言　惠棟曰列女傳曰孟子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由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也夫君子學以立名言本此

陳文矩妻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穆姜安衆令程祗妻祗似文矩名以程為陳未詳孰是

有二男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二子淮基

前妻四子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四子興敦覲豫
彌除家絲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興皆自知失于道謁南鄭獄受
不受親罪木守嘉之復除門戶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
酒米各十斛　不料常璩述申穆姜溫仁化繼爲親
並爲良士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六子相比皆作令士五人州郡
察舉甚守雅業特儁逸爲南鄭太守
迎婆姿神　惠棟曰何焯曰廣韻云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
婆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婆娑神誤也案棟范書本處預
會稽典録載別有據也
至元嘉元年　惠棟曰袁宏紀曰前後長吏莫有紀者
詣廣尚弟子　惠棟曰水經注曰尚外甥邯鄲子禮
君耀　惠棟曰盧熊曰案順帝建康元年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

敗歿
賊欲犯之　惠棟曰列女後傳曰黃巾賊陳寶欲干犯之
乃殯葬之　惠棟曰列女後傳曰廬府君聞祭爲行遊年薦祭之
又出錢助縣爲冢於嘉興郭里堰北名曰義婦坂盧熊曰廬府
君即廬豹永興二年吳興太守
年六十餘卒　惠棟曰蔡邕馬氏靈表曰春秋六十有三卒於光和
七年
父爲同縣所殺　惠棟曰何焯案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云字
娥親父曰趙安讐曰李壽
生十男　惠棟曰案皇甫謐傳男名玉也
不知何氏女也　惠棟曰何焯曰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
太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盛裝飾　惠棟曰荀氏家傳曰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帷帳建四燈
斂色正坐
時人傷焉　惠棟曰王符潛夫論曰貞節寡婦欲守一醮之禮成
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更許之慮遭值不仁世叔
無義兄弟或利其聘幣則彊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
中飲藥車上絕命喪軀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
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連日乃緣與强掠人爲妻無異婦人軟
弱猥爲衆彊所扶與執迫幽閉連日後雖復修本志嬰絹吞藥
也
犍爲盛道妻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資中人
終身不聚焉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貞雖仕宦當世痛盛終不更
娶翔亦不仕常璩述曰媛姜匹婦勉夫濟子授命閭圄義踰閫

十
孝女叔先雄　惠棟曰孫恤曰叔先複姓也華陽國志雄作絡泥
書據搜神記作雄傳寫誤也水經注曰絡符人
父泥　惠棟曰泥一作沉一作江見益部耆舊傳又案華陽國志
云先尼和以先爲姓也
永建初　惠棟曰水經注曰永建元年
縣長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縣長趙祉
灘滿水　惠棟曰水經注曰沒死成濡灘華陽國志作成瑞灘
華數歲　惠棟曰搜神記曰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貫
年三歲
以繫兒　惠棟曰益部耆舊傳曰以繫兒臂搜神記曰乃各作繡
香囊一枚盛以金珠環預嬰二子

遂自投水死　惠棟曰水經注二年二月十五日搜神記十二月
十五日
當共父同出　惠棟曰搜神記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
郡縣表言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太守蕭登高之上尚書遣户曹
掾為之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絡僰道張帛帛黄氏張貞妻事
與絡相類也
生十廿　惠棟曰蔡琰别傳曰琰在左賢王部中春月登胡殿感
笳之音懷凱風之思作詩言志今所傳十八拍是也
蓬首徒行　惠棟曰邢尤廷曰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履韈者謂
之徒跣今文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與巾韈鄭元
禮記註曰徒猶空也
賜書四千餘卷　惠棟曰張華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漢末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七十四　五
載數車與王粲又邕集也郡太守謝表曰詔書前後賜禮經素
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議合成二百一十二卷蓋自秦禁挾書
漢以來非詔書所賜不敢藏也晉以後猶然
作詩二章　惠棟曰何焯曰案董卓傳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
使以兵屯陜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
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
遺類文姬流離在此時也案蔡邕傳邕在長安與從弟谷謀奔
兗州又欲遯逃山東則未必以家自隨蘇氏以董卓既誅邕乃
隨坐不應文姬先罹禍亂疑此詩為後人作者之不詳也
天屬　惠棟曰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曰彼以利
合命此以天屬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恍惚生狂癡　惠棟曰出韋賢傳論衡曰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
忽則愚癡矣
中外　惠棟曰中外即中表也費鳳別碑曰中表之恩情兄弟與
甥舅十七帖云與足下中表王宏撰注曰舅姑之子
斯人　惠棟曰謂董祀也
兜離　惠棟曰兜離即侏離也南蠻傳曰語言侏離古音兜侏通
東都賦曰佮林兜離李善曰毛萇詩傳西夷之樂曰朱離
胡笳　惠棟曰茄別傳作笳
端操　惠棟曰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女戒曰正色端操
曹世叔妻傳　不詔融兄續繼成之。何焯曰司馬彪去馬續述
未木表續字季則見馬援傳末
孝女曹娥傳　迎婆娑神○困學紀聞云曹娥碑云盱能撫節安歌
婆娑樂神以五月五日迎伍君傳云婆娑神誤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七十四　六
皇甫規妻傳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按唐張懷瓘書
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董祀妻傳　追懷悲憤作詩二章○何焯曰按董卓傳卓以牛輔子
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陜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破
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略陳留潁川諸縣殺掠男女所過無復
遺類文姬流離當在此時蔡邕傳邕在長安與從弟谷謀東奔兗
州又欲遯逃山東時未必以家自隨也蘇氏以董卓既誅邕乃
隨坐不應文姬先罹禍亂疑此詩為後人作者之不詳也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列女傳

鮑宣妻傳宜增十句　王鳴盛曰鮑宣妻入列女傳傳末云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此下宜增一句云以不附王莽見殺

字繫姓　王鳴盛曰曹世叔妻班昭字惠班陰瑜妻荀采字女荀蓋古人有從夫姓者如昭稱曹大家之類故於字繫姓

馬融從昭受漢書　王鳴盛曰班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漢書漢書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案觀此可以見漢人讀書之法與後世不同漢人讀書必有師傳無師不能讀故千里來擔尋師既得師貧無資用或執廝養之役從而聽講受業焉及其既通終身守師法不敢改而終身所得力亦盡

在此書矣文章議論功名事業皆從此出其術則似約而實廣其功則初難而後易即如伏生當秦亂壁藏尚書漢興已求得其書是時除挾書之律文帝但當下詔濟南從伏生徵取其書上之秘府足矣何必特使人往受不特此也鼂錯此時已以文學為太常掌故秩六百石赫然為當代名臣非如初就傳之童子未通句讀者文帝欲使人往受必妙選俊異如錯方可若使庸碌之人仍不能往受錯至伏生老不能正言門徒各散嗣子尚幼無人代為講授然而簡策具存伏生畧說大義錯似能領會乃若有萬不得已者不避男女之嫌而必使其女傳言教錯此其故何也漢人傳經其文字音讀章句訓詁必有明師面授方能承學無師不能自讀也若如後世人讀書一介小夫馬醫夏畦之子畧識租斗券中字便可抗顏為師而教弟子為弟子者即三家村中至頑鈍小兒一聞欽恭敬也明光明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便自謂了然矣要用此儳儳不慚煩哉然此猶曰傳經不可苟也至於班固以漢人記漢事有何難解馬融又與班固同代之人且融聰明特達卓然有名乃必伏於閣下從女子受讀而不敢自以己意讀三國吳志吳主五子傳孫權之長子登既立為太子權欲使讀漢書知近代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昭之子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可見孫權為知讀書之法而宋明人不知也動輒妄為大言高自位置蔑棄前人而胸馳臆斷其實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識者觀之曾不足以當一笑後之學者尚其戒之

曹娥碑　王鳴盛曰注引會稽典錄載邯鄲淳碑文之美蔡邕題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謂絕妙好辭也今觀其文淺陋荒率

何絕妙之有皆文士增飾耳

呂榮　王鳴盛曰許升妻呂榮遭寇賊欲犯之不從為所殺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曝書亭集以為許昇妻為黃巾所殺康府君斂錢葬之不引正史而但以為傳聞之言名字事迹又皆互異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列女傳

曹世叔妻　錢大昕曰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　此家字相傳讀如姑攷古書家室之家亦讀為姑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以家協帑左氏傳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国而棄其家以家協姑逋今人皆轉為古牙切獨此大家字尚存古音

龐淯母　錢大昕曰福祿長尹嘉義之、福祿當作祿福詳見郡国志

孝女叔先雄者犍為人也　錢大昕曰水經注符縣長趙祉遣吏光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没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

絡乃乘小船至父没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縣縣上言為之立碑與此傳所載即一事而姓名互異華陽国志亦云符有先絡孝道有張帛絡與帛協韻則其名當為絡不為雄矣水經注亦引符有先洛二語洛即絡之譌先與先字形相涉常璩書與范史皆作先而史又多叔字廣韻亦以叔先為複姓則此女本姓叔先或单稱先猶諸葛之稱葛也雄當是雒字之譌雒與絡同音国語王孫雒今本亦譌為雄此其證也王伯厚引水經注以為光絡絡亦譌

陰瑜妻　錢大昕曰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　陳氏景雲曰郭嘉卒於建安十二年年三十八距荀爽之歿幾二十年計爽存日嘉年方冠不得有受室壯子又爽名德素著亦定無強奪女志事爽奕二字必有誤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列女傳

敘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　何焯曰列女之作本于子政斷自中興以後上繼劉書又于本書為合

太原王霸妻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　何焯曰未知禮則恐是未于修學君子退而隱處詩禮之教子孫所以立身不容已也

扶風曹世叔妻其八表及天文志　至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何焯曰馬融遂天文志續字季則見馬稜傳末

河南樂羊子之妻一縑而累以至於寸　何焯曰縑雅本作緞按說文縑絲絹從糸兼聲縑絲貫杼也從絲省卝聲古還切作緞非

孝女曹娥遂投江而死　何焯曰按碑云經五日抱父屍出與叔先雄事畧同此語亦不可削作者蓋專據典録也非抱父屍出度尚亦何從收葬乎

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　何焯曰娥魏志中注引皇甫謐列女傳作娥親父曰趙安讐曰李壽

劉長卿妻縣邑有祀必膰焉　何焯曰此禮宜修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　何焯曰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陳留董祀妻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何焯曰此詩自陳思而外邈難方駕　按董卓傳中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畧陳留潁川諸縣殺掠男女所過無復遺

類文姬流離在此時也又按蔡邕傳邕在長安與從弟谷謀東
奔兗州又欲遯逃山東則未必以家自隨蔡氏以董卓既誅邕
乃隨坐不應文姬先罹禍亂執詩為後人作考之不詳也春渚紀聞
載東坡手帖云史載文姬兩詩特為俊偉非獨為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當是公晚年語耳

後漢書旁證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夫餘　挹婁　高句驪　句驪　東沃沮　濊　韓
倭
夷者柢也　惠棟曰風俗通作觝
柢地　惠棟曰風俗通曰萬物觝觸地而出
君子不死之國　惠棟曰枯地圖曰君子民好讓故為君子國說
文曰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
孔子欲居九夷　惠棟曰論語疏曰九夷一曰玄菟樂浪高驪滿
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
命徐偃王主之　惠棟曰竹書紀年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
命為伯

得驥騄之乘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穆王八年北唐來賓獻一驪
馬是生騄耳
令伐徐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穆王十三年冬十月造父御王入
於宗周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楚文王　惠棟曰楚文王春秋時人不應與穆王同時竹書祇云
楚子楚不應穆王時僭稱王也是以譙周古史考云徐偃王與
楚文王同去周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
行千里乎蓋欺此事非實也
王命虢仲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
長父伐之不克
四夷交侵　惠棟曰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使驛劉攽曰舍作使譯　惠棟曰何焯曰案西域傳論云列郵置

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則西域都護所領者亦有
郵驛但不可以該四夷使驛當如前書從譯耳
本纖地　惠棟曰司馬貞曰纖纖紆廢反
索離　惠棟曰魏畧搜神記皆作橐離
掩㴲水　惠棟曰北史作掩滯水
東明乘之得度　惠棟曰魏畧曰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
解散追兵不得度
以臘月祭天　惠棟曰何焯曰臘月魏志作殷正月又言在國衣
尚白蓋其善者皆箕子之遺化也
公孫域　惠棟曰東觀記魏志公孫度傳皆作琙
青石為鏃　惠棟曰肅慎國記曰石山在國東北取之必先祈神
布利个鐵

消奴部　惠棟曰消魏志作涓
優台使者　惠棟曰魏志使者上有丞字
帛衣　惠棟曰魏志作皁
侯騶　惠棟曰魏志作騊前書作騶
注華麗縣屬樂浪　惠棟曰案後漢省華麗縣以其縣中渠帥為
縣侯見魏志
馮煥　惠棟曰何焯曰本紀作馮焕
蔡諷　惠棟曰魏志北史作風
嬰城郭　惠棟曰魏志曰焚燒候城入遼隧候城屬元菟郡
龍端　惠棟曰孫愐曰龍姓舜納言之後
秋　惠棟曰本紀曰冬十二月
仇台　惠棟曰台一作治

殺帶方令　惠棟曰蔡邕集曰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鈔盜起匈
奴左部梁州叛羌逼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驪嗣子百固逆謀
並發三輩驛馳
其地東西狹南北長　惠棟曰魏志曰地形東北狹西南長
從郡於高句驪西北　惠棟曰魏志曰今所謂元菟故府是也
東部都尉　惠棟曰前志曰東部都尉治不而縣魏志作不耐城
遂為使者　惠棟曰何焯曰以魏志參校衍遂字
朝鮮侯準　惠棟曰魏畧曰準朝鮮王否之子
漢初大亂　惠棟曰魏畧曰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
自王朝鮮　惠棟曰衛滿見前注魏畧曰滿詣準降拜為博士賜
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稍多遂還攻準也
右渠　惠棟曰顏籀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

南閭等　惠棟曰顏籀曰南閭者薉君之名
四部　惠棟曰前志作四郡
遂棄領東地　惠棟曰不而華麗沃沮諸縣也
作錦布　惠棟曰魏志錦作綿衍布字
不多文豹　惠棟曰博物志曰海出班魚皮陸出文豹[illegible]并擬庭
篇曰發朝鮮之文皮又輕重甲篇曰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服
而以為幣乎十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
得而朝也爾雅本府曰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璞曰
虎豹之屬皮有縟綵者是文皮即文豹之皮也
果下馬　惠棟曰劉逵魏都賦注曰漢廄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
高三尺以駕輦車
弁辰　惠棟曰魏志作弁韓

草履　惠棟曰魏志曰履草蹻蹋。
蹋地為節　惠棟曰魏志曰蹋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
樂祇　惠棟曰魏志作樂祇
自立為韓王　惠棟曰魏畧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
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
倭　惠棟曰前書地理志曰樂浪海中有倭人如淳曰如墨委面
在帶方東南萬里臣瓚曰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師古
曰如淳云如墨委面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戈反
使驛　惠棟曰魏志作譯
邪馬臺國　惠棟曰魏志臺作堆
注邪摩推　惠棟曰案北史推當作堆
東治之東　惠棟曰東治後改名侯官

建武中元二年　惠棟曰洪邁曰成都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
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案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二
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為中
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是也又祭祀志載封
禪後赦天下詔明言去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
夷傳亦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援據甚明而宋呂公作紀年
通譜乃云紀傳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
去殆亦不深攷耳
唯有男子一人　惠棟曰北史曰有千男子給王飲食
而使驛不絕　劉攽曰使驛不絕按郵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
四夷自前書皆言使譯使即使者譯則譯人故合作使譯此書
兩有自作使驛處明是後人不曉妄改之

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　劉攽曰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
有俎豆書文多一此字
自武帝滅朝鮮使驛　劉攽曰使驛按當作譯說已見上
東夷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臣會汾曰按魯莊公四年
楚武王卒子熊貲立是為文王時周莊王四年也莊王繆王十
世孫相去三百餘年安得有滅偃王事此范氏沿襲異聞之誤
句驪傳國人懷之○懷魏志作褱
三曰弁辰　臣會汾曰按晉梁二書皆作弁韓當從改下云弁辰
在辰韓之南弁辰亦弁韓之訛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東夷傳

夫餘國以臘月祭天　何焯曰臘月魏志作殷正月又言在國衣尚白蓋其善者皆箕子之遺化也

韓不卒蘇塗　何焯曰注中刪去魏志不還句下好作賊三字浮屠句下所行善惡有異六字不分明

倭又有夷洲及澶洲至遂止此洲　何焯曰今人以倭國爲即徐福止而自王者謬矣

而使驛不絕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東夷傳

句驪　錢大昕曰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　沈宇曰案安帝紀姚光於建光元年四月被殺據此傳則宮之死當在秋冬之間其時不得復有光也

後漢書考證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南蠻 巴郡南郡蠻 板楯蠻
西南夷 夜郎 邛都夷 滇王 作都夷 哀牢 冉駹夷
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購黃金千鎰 惠棟曰杜佑曰范蔚宗蠻夷傳皆怪誕不經案黃金周以前爲斤秦以二十兩爲鎰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不周不始有將軍之官其吳姓實自周命氏蔚宗皆以爲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
姎徒 惠棟曰爾雅曰卬我也郭璞曰卬猶姎也語之轉耳
莊王初立 惠棟曰事在左傳文十六年
將兵至臨沅 惠棟曰舊注曰今武陵郡武縣即漢臨沅縣也
謁者宋均 惠棟曰即宋均也辨見均本傳

漊中蠻 惠棟曰舊注曰漊水出今澧陽郡漊音冀史炤釋文曰漊力主反
羈縻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取妻美則讓其兄 惠棟曰淮南子以爲蒼梧繞之事
敢重譯而朝 惠棟曰鄭元注曰欲其轉相曉也
注別風淮雨 惠棟曰今尚書大傳作別風淮雨鄭元曰淮暴雨之名也劉勰曰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曰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錫光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西城縣民錫光字長沖爲交州刺史徙交阯太守王莽纂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爲意昇值所在兵遂起由是東始而亦王其本官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爲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
麊泠 惠棟曰杜佑曰麊泠音靡令今承化郡也
雒將 惠棟曰交州外域記曰交阯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設雒王雒侯諸郡縣縣多爲雒將雒將銅印青綬
朱鳶 惠棟曰杜佑曰漢朱鳶今安南府縣
四府掾屬 惠棟曰胡三省曰大將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
二州盜賊 惠棟曰胡三省曰二州荊揚也
加有瘴氣 惠棟曰胡三省曰瘴之亮反度嶺而南瘴氣甚重矣熱毒蒸之所生也中之者輒死

尹就 惠棟曰就後爲尚書與中常侍交通弃市見續漢志
今日南兵單無穀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孤軍處叛蠻之中又乏糧也
頭首 惠棟曰胡三省曰頭首者諸蠻渠帥也
祝良 惠棟曰良事載龐參傳
便道之官 惠棟曰謂不過行在所便道之官也義見漢律
赤黑二穴 惠棟曰世本曰廩君之先故出巫蜑落鍾山右穴中有二所其十色赤其十色黑如丹漆狀
乃獨中之 惠棟曰世本曰乃往登呼聹穴屋以劍不能著獨廩君爲著而懸於穴屋
各乘土船 惠棟曰世本曰以土爲船雕文畫之
注荊州圖曰副夷縣 惠棟曰依御覽所引當云荊州圖副曰夷

陵縣去去乙曰副字脫陵字
注陰石常涇陽石常燥 惠棟曰燥一作暘 盛宏之荊州記曰旱
則鞭陰石應時雨雨則鞭陽石俄而晴但鞭者不壽復不得稱
名不願憚之
注東水巴郡魚復縣 惠棟曰依御覽云東水別出巴郡魚復縣
漏別出二字
積廿餘日 惠棟曰世本曰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
思其俠 惠棟曰思當作伺水經注云廩君因伺便也
注宜將去 惠棟曰世本曰弗宜將去去猶藏也言弗宜藏而不
舉也
君乎夷城 惠棟曰録異記曰鹽神死廩君復乘土船下夷城夷
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

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
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
城其旁有而居之
靳軀 惠棟曰孫愐曰靳姓楚有大夫靳尚居焮切
注巴夷廖仲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巴夷朐忍廖仲藥何射虎秦
精等射虎中頭三箭白虎常從羣虎瞋恚盡搏殺羣虎大呴而
死
僕鐵 惠棟曰字書皆作賧
三秦 惠棟曰舊注曰漢中秦川
羅朴 惠棟曰孫愐蜀語曰朴音浮
不輸租賦 惠棟曰風俗通曰巴有賨人剽勇高祖爲漢王時閬
中不范目說高祖募賨人定三秦封目爲閬中慈鳧鄉侯并復

除目 所發賨人盧朴沓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
喜歌舞 惠棟曰舊注喜音虛記切
乃命樂 惠棟曰風俗通作樂府
遂世世服從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天下既定高祖乃分巴置廣
漢郡孝武帝又兩割置犍爲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廣也
以恩信降服之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平時若渠帥札穗之來朐
恩有連理之木
程包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包字元道南鄭人
漢川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漢中
近益州郡亂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林龜以并涼動卒討之無功
李顒 惠棟曰顒事詳西南夷傳
建和二年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建寧

帝從其言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
百姓諺云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如臣愚見
權之遣軍不如任之州郡天子從之案棟包語與李固駁議同
故范史節去也
邛都國 惠棟曰宋白續通典曰漢邛都縣唐爲巂州越巂縣
巂 惠棟曰張守節音髓
同師 惠棟曰前書華陽國志作桐
葉榆 惠棟曰韋昭曰桐師邑名顏籀曰葉榆澤名後以爲號
冉駹 惠棟曰顏籀音尨
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 惠棟曰史記漢書華陽國志皆云楚威
王時使將莊蹻也
地多雨潦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郡土值天井故多雨潦

並加褒賞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聞世祖在河北乃使奉貢世祖
嘉之號爲義郎
尹珍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荆州刺
史而應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王愔文字志載珍善書見
法書要錄
武帝平之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
因開爲郡治滇池
文齊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齊字子奇梓潼人也孝平末以城門
校尉爲犍爲屬國都尉遷益州太守也
遣使自聞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齊遣使由交阯貢獻河北
立廟祀之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齊子純有令德爲北海太守
繁勝　惠棟曰孫愐曰繁姓也左傳殷人七族有繁氏漢有御史

大夫繁延壽音婆
王追　惠棟曰案眾漢書及華陽國志皆云王阜東觀記曰阜字
世公成都人也太守第五倫察舉孝廉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
鳥集於學宮阜使五官掾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
聲而舞翱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遷益州太守邊郡吏多
放縱阜以法繩之漢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神馬四
出滇河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
化所致大將軍竇憲貴盛嘗移書益州取六百萬錢阜疑有詐
以狀上憲追奴騶帳下吏李文迎錢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
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馬謝承書曰阜幼好經學從
晏稚受韓詩年十七經學大就聲聞鄉里常璩述曰世公賦政
祥瑞來同范史不爲世公立傳僅一見於西南夷傳章懷又畧

而不注傳寫既久訛阜爲追遂使學者不知有世公名字是可
慨也
雍陟　惠棟曰趙相雍觀碑曰陟先爲朐忍令高祖父寶字伯著
九江太守父璽字伯桓右校令風俗通曰雍姓文王子雍伯之
後孫愐曰雍於用切
朱龜　惠棟曰幽州刺史朱龜碑曰龜字伯靈廣陵太守之孫昆
陽令之元子也時益州蠻夷侵寇邊鄙陸梁山野爲害日甚朝
廷以君文能懷武不懈御史中丞討彼亂畧
李顒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顒字子卬墊江人
景毅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孝
廉司徒舉治劇爲沇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樂化民久之
拜成都令遷益州太守

沙壹　惠棟曰壹華陽國志作壺水經注作壹
背龍　惠棟曰背十作陪
因名子曰九隆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沙壺以龍與陪坐因名曰
元隆猶漢言陪坐也
賢栗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扈栗
箄船　惠棟曰水經注作箄船
鹿茤　惠棟曰水經注作鹿崩
柳貌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柳狼案哀牢傳柳貌往扈栗子當栗
子當爲柳狼也
始通博南山　惠棟曰追叙孝武時事也見華陽國志
績以爲布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爲
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汙俗名曰桐花布

注廣雅　惠棟曰此廣志之訛
有神鹿兩頭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在熙蒼山也
鄭純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純字長伯郪人也爲西部都尉處地
金銀琥珀犀象翠羽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
不犯夷漢歌歎表聞三司及京師貴重多薦美之明帝嘉之乃
改西部爲永昌郡以純爲太守常璩述曰長伯撫遐聲暢中畿
析虎命邦綽有餘徽也
十年卒官　惠棟曰鍾岏良吏傳曰純爲永昌太守清廉獨絕及
卒刻畫東觀也
攻越舊唐城　惠棟曰續書天文志曰攻舊唐城衍越字
即大秦也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大秦即武帝時犂軒國今謂之
拂菻

枚根　惠棟曰顏籀曰枚根太守之姓名亦作牧根風俗通曰漢
有越嶲太守收根也
長貴　惠棟曰案前書西南夷傳及袁宏記乃任貴也岑彭傳亦
云印穀王任貴義長字脫任字下倣此
張翕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翕字叔陽安漢人爲越嶲太守布衣
疏食儉以化民自乘十馬之官久之十馬死十馬病翕曰吾將
歿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者以
千數
爲卒祠堂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末年嘗歎賜錢十萬爲卒祠堂
楊竦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竦字子舊成都人刺史張喬以竦勇
猛擬從事任平南中
先以部書告示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竦先以部書告諭不服乃

加誅殺
圖畫其像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喬舉州郡附列畫東觀
子端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翕卒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翕子
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嶲太守迎者如雲端十作瑞
馮顥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顥字叔宰郪人也少師事楊仲桓及
蜀郡張光起後又事東平虞叔雅初爲謁者威儀濟濟爲成都
令還越嶲太守所在著稱爲梁冀所不善風州追之隱居作易
章句及刺奢說脩黃老恬然終日
朱輔　惠棟曰馬嚴傳作酺
由恭　惠棟曰通鑑作田恭
與未意合　惠棟曰惠學士曰合當作會
輔作事免　惠棟曰爲御史中丞馬嚴所奏免官

奉通邑君　惠棟曰繁長張禪題名有邑長三人邑君三人皆夷
萬之稱也
元鼎六年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四年
六夷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六夷羌胡羌虜白蘭峒九種之戎
也
反其邑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冬則避寒入蜀傭賃自食夏則避
暑反落藏以爲常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子也
華嶽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嶽
淮華雨毘崙狗閱鬼親積已闌耳貫胸雕題離邪漆齒　惠棟曰
兆鬼曰九者兩戎之別名闌耳貫胸雕題漆齒等亦因其事以
名之也
武都　惠棟曰杜佑曰今同谷郡武都地

孔奮
緩耳　惠棟曰緩金樓子作援即聶耳國也其人兩手聶其耳故
曰援耳海外北經
郎君
某仁傑曰邛都夷傳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
夷人歡喜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仁傑曰古者諸侯不稱未而
稱君大夫不稱君而稱主春秋之世稱大夫為主君則已僭矣
由漢以來相則謂之相君尚書中書令則謂之令君御史大夫
則謂之大夫君使者曰使君太守曰府君左右丞相曰左君右
君郎官曰郎中君漢制吏二千石以上得任同產若子為郎故
謂人之子弟為郎君其稱謂始于此後世家奴因謂主為郎其
女君將亦謂為郎石崇奴券曰市豪筆備郎寫書司馬遷文銘
甲東海女郎謝安石言王郎逸少子是也又年少亦謂為郎掾

策年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掾郎凡此其原皆出漢任子之
栖
帝賜調便金印紫綬　劉攽曰案國名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便
衍一調字也
魏尚為雲中守　劉攽曰注前書曰案文多一曰守
從夷水至鹽陽　劉攽曰注夷水巴郡魚復縣按本按文少一經
字
天乃開明　劉攽曰注即相宜去與女俱生宜將去案文少一不字
其民爵比不更　劉攽曰巴氏之君前有爵其民何故轉得之明
衍民字
雞羽三十鍭　劉攽曰注按鍭三羽當九十若四矢為一鍭則三
百六十無緣得一百四十九未詳

追至不韋　劉攽曰注通博南山直不韋又宗族資之案文出直
本其是置守資當作實
收越嶲唐城　劉攽曰按嶲唐自是縣屬永昌後人不知妄增越
城二字
部守之曹　劉攽曰案此部守合作郡
幹積於內府　劉攽曰直文幹積於內府按幹字誤當作騎乎
南蠻傳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臣德潛按吳得姓自周
命氏以後將軍之官始於魏獻子衛文子周末置前後左右將
軍安得高辛時先有此號范氏之說本於風俗通此不經之甚
者
冬來陵鬱　臣會汾曰按注陵當作陽
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文獻通考作伺其便應從之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南蠻西南夷傳

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者也 何焯曰蠻荊直謂楚人豈得以武陵蠻當之乎

充豫之人卒被徵發 何焯曰充豫去嶺南尤遠前代未嘗發以踰嶺故獨言卒被

可十切從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 何焯曰棄地內徙光武用之北邊李公亦議行于嶺外

板楯蠻夷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 何焯曰劉備置張飛于閬中蓋將用其人也

昔永初中羌入漢川 至 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 何焯曰

後漢書旁證 南蠻西南夷傳

治蜀者能撫蠻則足以制羌於此對而得大略

滇王以廣漢文齊為太守 至 甚得其和 何焯曰太守能撫定滇益地者文齊王追李顒景毅四人皆巴蜀人永昌太守鄭純尤為太守張翕焉顒亦其產以地近頗習其俗但律己以正咸信易爭耳

邛都夷者 至 無幾而地陷為汙澤 何焯曰邛者溝水之名恐其地本有汙澤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南蠻傳

板楯蠻夷 錢大昕曰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 陳氏景雲曰倓當作賧大昕謂說文無賧字當以倓為正

三十鍭 王念孫曰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鍭注曰毛詩四鍭既均儀禮鍭矢一乘鄭注曰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念孫案鍭者矢名此言雞羽三十鍭則非謂鍭矢也鍭讀為翭方言翭本也廣雅同郭璞曰今以鳥羽本為翭說文曰翭羽本也九章算術粟米章買羽二千一百翭劉徽曰翭羽本也數羽稱其本猶數草木稱其根株也義與此雞羽三十翭同作鍭者借字耳

後漢書旁證 王 南蠻傳 一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西南夷傳

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　錢大昕曰按許慎與應奉不同時奉仕桓帝朝而慎之卒蓋在安帝之世不得到桓帝也華陽国志作明章之世則與許慎時代相及矣但珍既受業許慎豈能更與應奉同朝傳聞異詞要皆不足信

雕　王鳴盛曰冉駹夷武帝開為汶山郡宣帝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十餘丈為邛籠李賢曰今彼土夷人呼為雕也案今四川徼外大金川小金川諸土司有碉房碉字字書不見始李賢所謂雕矣

西羌列傳第七十七

西羌　羌無弋爰劒　滇良

西羌　惠棟曰風俗通曰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為號

姜姓之別　惠棟曰左傳曰晉范宣子親數戎子駒支曰羌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杜預曰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左傳又曰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預曰言檮杌畧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允姓與三苗俱放三危者

三危　惠棟曰禹貢三危既宅鄭玄曰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岐山相連

河關之西南羌地　惠棟曰杜預曰今金城會寧安鄉西平等郡之西南也河關今之安鄉郡其賜支在其西

禹貢所謂析支者也　惠棟曰續漢書曰西羌自賜支以西至河首左右居今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即析支也

種類繁熾　惠棟曰郭義恭廣志曰羌與北狄同其人魯鈍饒妻妻多子姓十人生子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資者聘至百犢女披木華繪以為威飾十狗皮直數十匹

強則分種為酋豪　惠棟曰風俗通曰無君臣上下健者為豪文穎曰羌胡名大帥為酋如中國言魁如淳曰酋音酒酋熟書序田西旅獻獒鄭玄曰獒讀為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也

病終為不祥　惠棟曰袁宏紀曰病終謂之劣又以為不祥也

七年狄後來賓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帝相元年征淮夷二年征
風及黃夷七年于夷來賓也

始家爵命 惠棟曰注見東夷傳

畎夷入居邠岐之閒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帝癸三年畎夷入於
岐以叛

西征犬戎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
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狄貆邽冀之戎 惠棟曰秦紀曰秦孝公西斬戎之貆王徐廣曰
貆音丸前書匈奴傳曰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貆之戎杜佑
曰狄貆並今隴西郡邽冀並今天水郡邽音珪

義渠 惠棟曰杜佑曰今安定郡

大荔 惠棟曰杜佑曰今洛交中部郡

驪戎 惠棟曰杜佑曰今昭應縣

楊拒泉皋 惠棟曰杜佑曰今潁川郡

至渭陰 惠棟曰史記作渭南

爰劒 惠棟曰搜神記作袁劒古字通

三河閒 惠棟曰杜佑曰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南

廣漢 惠棟曰杜佑曰今梓潼遂寧以西德陽郡地

狄道安故 惠棟曰杜佑曰今金城郡地

鹽池左右 惠棟曰杜佑今酒泉郡之北千餘里鹽池

四十餘人 惠棟曰前書三十餘人

涼州部 惠棟曰杜佑曰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原郡之
西末水隴西諸郡悉屬焉

置護羌校尉 惠棟曰水經注曰湟水東入經戎峽口右合羌水
出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也

弁部 惠棟曰部字譌郡見隗囂傳

臨洮 惠棟曰杜佑曰今和政郡地

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 惠棟曰杜佑據東觀記曰徙七千口
於三輔案永平元年滇吾餘衆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乃竇固
馬武事而范史論仍曰煎當作叛馬文淵徙之三輔則仍據東
觀記也注詳下

卑南 惠棟曰李善曰說文云湳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人因水
為姓 胡三省曰湳乃感反

劉盱 惠棟曰盱見竇固傳

允吾 惠棟曰杜佑曰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
縣

注白石山 惠棟曰應劭曰山在白石縣東

以為大豪 惠棟曰東觀記曰林欲以為功效奏言大豪

遂下獄死 惠棟曰東觀記曰林以詐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
涼州刺史奏林贓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

勒姐 惠棟曰東觀記曰金城隴西卑湳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胡
三省曰勒姐羌居勒姐溪因以為種名

吳棠 惠棟曰袁宏紀作吳裳

郝崇 惠棟曰胡三省案姓譜曰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縣後
因氏焉

臨羌 惠棟曰胡三省曰杜佑曰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注曰湟
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亭東七十里
湟水又東合勒姐溪水

漢陽　惠棟曰胡三省曰本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漢陽
索西城　惠棟曰郡國志曰在隴西郡臨洮縣杜佑曰索西故城
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
晢烽燧　惠棟曰胡三省曰晢烽燧郡燧之晢烽燧者
李章　惠棟曰通鑑作李章
河北歸義城　惠棟曰胡三省曰河北逢留大河之北也歸義城
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
募人關諸羌胡　惠棟曰胡三省曰募人關闕諸羌使之自關也
盧落　惠棟曰胡三省曰盧窖廬落居也
狃忕　惠棟曰爾雅曰狃復也郭璞曰狃伏復為孫炎曰狃復前
事復為也張揖雜事作忕音曳去狃復過度陸德明曰忕又音
時設反

還從事　惠棟曰胡三省曰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置從事二人
護羌校尉蓋亦有二人也
從佐頗巖谷　惠棟曰事詳鄧訓傳
逢留大河　惠棟曰胡三省曰此大河即黃河河水至此有逢留
之名在土榆谷北
渡河　惠棟曰水經注曰于河峽作橋渡兵
劉尚　惠棟曰續漢志曰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
趙代　惠棟曰代趙熹子和帝紀作趙世又來歷傳有侍中趙代
別是一人
奔入臨洮南　惠棟曰胡三省曰奔入臨洮南山也
賜支河曲　惠棟曰水經注曰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
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

安定　惠棟曰杜佑曰安定郡今安定平源會寧郡東境是
鍾存　惠棟曰水經注曰永平八年遂唐與鍾存東寇杜佑曰鍾
存別種羌
西海魚鹽　惠棟曰胡三省曰西海有允谷鹽池
餘勝兵者不過數百　惠棟曰水經注曰其餘勝兵不過數百
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　惠棟曰杜佑曰武帝逐諸羌置西海
郡今在酒泉郡北千二百里欲復之胡三省曰建立也立策
復治郡縣也置西海郡在平帝元始四年
規田十榆　惠棟曰胡三省曰規圖也謀也棟案規有十義十訓
為有陸賈新語曰魯莊公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奪
昭國語注曰規猶有也
准龍者即龍支也今鄯州縣　惠棟曰宋白續通典曰鄯州龍支

縣本漢允吾縣也取縣西龍支堆為名杜佑曰今西平郡縣
准今州縣　惠棟曰杜佑曰在今寧塞郡
先零別種　惠棟曰通典此下有歸南潒三字
隴道　惠棟曰胡三省曰續漢書曰鍾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
谷隴道隴坻之道也
執銅鏡　惠棟曰胡三省銅鏡映日人遥望之以為兵也
冀西　惠棟曰胡三省曰冀縣之西
平襄　惠棟曰襄一作壤杜佑曰在今天水郡
西河　惠棟曰杜佑曰今西河銀州昌化郡
破羌　惠棟曰杜佑曰今西郡湟水縣界
平臨洮　惠棟曰杜佑曰今和政郡和政縣界
南部都尉　惠棟曰南部都尉治臨洮也

鄭勤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廑音觔廑古勤字

與勤俱死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殷崇字禮高鄭人也太守河閒鄭廑命爲主簿永初四年涼州羌反溢入漢中廑出屯褒中虜東救廑欲戰崇諫不可固壘待之廑不聽出戰敗績崇與門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勃孔子伯生推鋒死戰衆寡不敵崇等皆死羌遂得廑殺之功曹程信時居守馳來赴難冒寇殯送還鄉里

爭上徙郡縣　惠棟曰上書求内徙也

羊頭山　惠棟曰李吉甫曰山在潞州長子縣東五十六里

杜貢　惠棟曰東觀記曰故吏杜習

丁奚城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東觀記丁奚城在北地郡靈州縣

河内通谷衝要三十三所　惠棟曰胡三省曰自太行北至恒山隈隔并冀其閒多有谷道以相通今於衝之地作塢壁以備羌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七十七　西

寇

共擊破之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孝孝容姜濟陳也曹廉句亞劉旌等二十五人誓志報羌各募壯士頼結同死以待寇太守鄭成命信爲五官掾等門下官屬光一作元和六年羌復來信等將其士卒力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五不戰死自是後羌不敢南向五年天子下詔褒歎信及殷崇等賜其家穀各千斛孝及王宗原展等家穀各五百斛列畫東觀信字伯義南鄭人故嘗辟逝由禮高殉名伯義死義也

皮楊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姓譜皮樊仲皮之後又鄭有上卿子皮出子罕之後

還居令居　惠棟曰胡三省曰自張掖還令居也

仲光　惠棟曰東觀記作孙光見敍頴傳注袁宏記云扶風太守种暠

杜恢　惠棟曰袁宏記云南安太守杜佐

盛包　惠棟曰孫愐曰盛氏其先姓奭避元帝諱改姓盛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包案北海乃北地之訛

追虜掩截　惠棟曰胡三省曰隨後而擊之也掩襲也截邀也

其道自窮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虜之路自窮不能拔出而逸振也

馮翊北界　惠棟曰杜佑曰今馮翊之北洛交以南

坐徵抵罪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曰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徵還後羌自破退也

封遵武陽侯　惠棟曰鄧騭傳作舞陽

主千戶　惠棟曰東觀記曰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組帶一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七十七　七

具虎賁鞶囊一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五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

臧千萬以上　惠棟曰鄧騭傳曰尚坐斷盜軍糧

自羌叛十餘年閒　惠棟曰胡三省曰永初元年羌反至是年凡十二年

牧苑　惠棟曰衛宏漢舊儀曰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中興省漢陽有牧馬苑以羽林郎監領

注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爵　惠棟曰殷顒傳曰鳥音爵胡三省曰鸞音雀鳥讀曰雀田蕺衛曰鸞鳥縣即鶴雀樓爲涼州

宗漢　惠棟曰即宋漢也延光中四遷爲西河太守傳不載爲涼州畧也

逼茲鹽池　惠棟曰杜佑曰在今上郡銀川之間

河漕　惠棟曰杜佑曰河漕通運船也
元元　惠棟曰吳氏補遺曰當作元二
無妄之災　惠棟曰王充論衡曰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
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案易无妄者易緯之无妄傳也劉淵林
注吳都賦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爲九十元
之中西千六百十七歲各中六數至陽阨故云百六之會漢書律
歷志曰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謂九
戹當作无妄字之誤九戹之說與易无妄同孟康如淳論之詳
采今易之无妄京氏章句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希望
焉鄭王肅注易亦云妄猶望謂無所希望雜卦曰无妄災也是
以漢書谷永對策曰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未必先雲而後雷
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未

求異之最大者也見棟周易述
主郡未復　惠棟曰杜佑曰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四
郡之人今言復主郡爵者爲隴西理襄武捍蔽京師尚遠不要
更於餘三郡須復本處是
園陵單外　惠棟曰胡三省曰單外言無蔽障
選懦　惠棟曰史記律書作選蠕音軟司馬貞曰謂動身欲有進
取之狀
張解設難　惠棟曰胡三省曰張解者開張其說以爲解設難者
輔設其辭以發難
兩河閒　惠棟曰胡三省曰兩河謂賜支河及逢留大河也
乃上　惠棟曰胡三省曰上上奏也
復置隴西南部都尉　惠棟曰永初三年種羌沒臨洮縣生得南
部都尉今三郡旣復故復置也
劉秉　惠棟曰袁宏記作劉康
主君　惠棟曰袁宏記作二君
掠苑馬　惠棟曰牧師苑之馬也
孫光爲舞陽亭侯　惠棟曰東觀記順帝紀曰六年十二月詔敕
將軍馬賢前代西羌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封光爲武陽
亭侯袁宏記漢安元年十二月封也
東西羌　惠棟曰胡三省曰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
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
罕種羌　惠棟曰帝紀作鞏唐羌
三年夏　惠棟曰帝紀二年夏四月
追擊於河陽　惠棟曰案兩漢志皆作阿陽傳寫誤也

將羌衆　惠棟曰胡三省曰將如字領也
衙瑤　惠棟曰通鑑瑤作琚
注鸇陰縣名屬安定郡　惠棟曰前志鸇陰作鶉陰屬安定後漢
屬武威宋白續通典曰會州會寧縣漢鸇陰縣地黃河西南自
蘭州金城縣界流注水經云河水又東過勇士縣北東流即此
虎
多斷盜牢稟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李賢注曰牢稟食也古者名廩
爲牢斷割也減割牢稟而盜之斷丁管反
注無慮猶都凡也　惠棟曰此據廣雅顏籀曰無慮大計也
大月氏之別　惠棟曰闞駰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閒大月氏
之別小月氏之國
泠徵　惠棟曰泠帝紀作伶字當作泠古文伶泠通

寇亂隴右　惠棟曰杜佑曰今天水郡之西北地
宜見捐棄　惠棟曰鄭騰議欲棄涼州也
或懼其疽食浸淫　惠棟曰虞詡也
被羽前登　惠棟曰晉語曰獻公伐翟柤郤叔虎被羽先升遂破
之韋昭曰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眊矣
張奐武稱戎狄一氣所生　惠棟曰案條段熲語見熲本傳云張
奐非也
當煎　惠棟曰當作煎當
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惠棟曰段熲傳曰熲上言曰昔先零作
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
為鯁江統徙戎論曰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
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

蕃息既特其肥強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初騎都尉王宏使西域
調發羌氐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煽動二州之戎一時
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
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
十年之中夷夏俱弊此其所以為害尤甚累年不定者雖由禦
之者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疹篤難療
瘡大遲愈之故哉案永平元年馬武破滇吾徙七千口置三輔
馬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通典謂援徙七千口於
三輔似涉武事而誤當考
紂內自擊伏兵起　劉攽曰案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
今三君奉性疾惡　劉攽曰三君事時與十人語何緣得三明是
二字

追尾　周壽昌曰西羌傳追尾掩截注尾猶尋也壽昌案胡三省曰
隨後而擊之也掩襲也截邀也注作尋誤今俗文書作尾追南
不失此意
鳥音爵　周壽昌曰西羌傳賢進到鸞鳥招引之注鸞鳥縣名鸞
音爵壽昌案賢馬賢封安亭侯討羌之將也案段熲傳由鳥音
爵胡三省曰鸞音雀鳥讀由雀由稚衛由鸞鳥縣即鸞雀樓在
涼州據此則注云鸞音爵者當是誤書鳥為鸞也鸞安得有爵
音哉
西羌傳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
敢不來王○惠棟曰按商頌殷武之詩祀高宗之樂也首章
敍其伐荊楚初十章言昔有成湯自彼氐羌云云蓋舉成湯時
遠夷慕化以責荊楚非高宗時事范氏混而為一矣
太丁之時注太丁武乙子也○監本作武丁子也　臣會汾曰按
武丁子為祖庚弟為祖甲子為廩辛廩辛弟為庚丁庚丁子為
武乙武乙子為太丁則太丁乃武丁四世孫諸本俱誤今改正
命收重
督右扶風仲光○段熲傳注作种光
戰於富平河上○以本紀參校河上應作上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西羌傳

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允姓戎遷于渭汭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　錢大昕曰按左氏傳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杜秦晉西北二国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又昭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杜注陰戎陸渾之戎也然則陸渾之戎系出允姓與允姓戎非二種此傳似歧而二之

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　錢大昕曰按上文已有永元元年此又舉永元詞之贅也以傳例推之和帝上字應移杜前文永元之上

領護羌校尉衛瑤　錢大昕曰順帝紀作衛琚

請賓降　王鳴盛曰鍾羌良封等寇隴西漢陽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良封親屬詣賓降案賓當作賢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西羌傳

濵良者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　何焯曰中國尊貴侯伯高爵不欲以當微者故經諱而書人公羊疑為貶者固也

尚見前人累征不克至復寇金城塞　何焯曰順逆不分顧招之使還踞故巢予以地利益無所憚矣此豈可謂文德乎能以威信懷服諸種使其不能嘯呼黨聚然後開諭利害申明誓約於其不敢入犯可耳

越騎校尉趙代副　何焯曰趙代當從和紀作趙世此唐人避太宗諱所改而後人追改未盡之文

又有西海魚鹽之利　何焯曰通鑑注西海有允谷鹽池

特其權勇　何焯曰權通鑑作拳

求號于麻奴　遣車騎將軍鄧騭至食邑三百户　何焯曰以軍敗寇盛反得進爵封賞和熹臨朝謬政無踰此者

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至朝廷從之　何焯曰徙郡亦一策但光武時以人少地虛故徙并其人易為備衛今羌種蟻附非若匈奴多馬習戰兵力稍分則不能禦遏也乃無故棄地驅民長賊聲勢萬千流移不堪輕與羌合內狹衆之而起則腹心內擾安集無時矣如杜琦王信章其非梟雄之才耳不如即募邊人以擊羌寇用其豪傑拔為將領所得生口畜産即盡以與之可不煩朝廷别發大衆捕逐難自弭也

任尚與遵爭功至沒入田廬奴婢財物　何焯曰任尚前副鄧騭

敗而雜封侯與節遹爭功則破羊寒昌杜季貢微還棄市賞罰
如此宜乎羌患之浸甚也
論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至是養疾疴於心
腹也　何焯曰王明事在桓帝之時安得與鄧騭等混而言
之中興以後羌戎為患永初永和最甚永初之始但遣龐參有
武略刺史太守數人可以應時討定乃輕發大衆付之不知兵
之鄧騭望風奔北寇勢遂張人不加罰無避勸由是敗者相繼
羌之暴猛我用不失也永和復叛則馬賢等本非良將加以
剋剝軍資賂遺權門士卒解體要望珍寇其壞亂相尋之貫脩
于威明求乞自劾疏中不能次第别白言其得失徒申紀明十
將之論追咎前人不遠之不早而不悟隨時弭患各在其人之
駕馭撫馭事變豈有極乎論種勝兵者且二十餘萬人亦非不
力得以誅盡紀明百八十戰僅一創之未必能盡敵而返也亦
何取於此焰功之口賊相噬節我諸論此篇尤下不分前後之
事勢不删諸將之賢愚前則褒舉踐斥徒為辭費後則承襲餘
論初無特識不作可也
汾隰　王念孫曰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注曰二水名念孫案李以
隰為水名非也汾隰謂汾水旁下溼之地爾雅曰下溼曰隰桓
三年左傳逐翼侯于汾隰杜注曰汾隰汾水邊是也

後漢書旁證
西域列傳第七十八
西域
伊吾盧地　惠棟曰歐陽忞曰西州伊吾縣本匈奴地曰伊吾盧
在燉煌之北大磧之外南去玉門關八百里東去陽關二千七
百三十里
宜禾都尉　惠棟曰王幼學曰正義曰宜禾本城名在隴西後置
縣屬涼州案輿地要覽今瓜州本漢晉昌郡宜禾故城在晉昌
縣漢宜禾都尉所居棟案十三州志曰宜禾縣屬燉煌郡晉昌
名郡在後失之前志曰宜禾都尉治燉煌廣至縣崑崙障也
陳睦　惠棟曰袁宏記作陳穆
閼槃　惠棟曰和帝紀作盤槖竇憲傳作盤字皆通也
高昌壁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高昌壁故屬燉煌有長谷在東部
尉居之李吉甫曰隴右道西州本漢車師國之高昌壁也以其
地勢高敞人物昌盛因名高昌歐陽忞曰西州前庭縣本漢高
昌壘壘有八城本中國人也
曹宗　惠棟曰通典作曹崇
上書陳三策　惠棟曰袁宏記曰瑞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師亦
為西域宜弃今覩戰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
陳西域三策也
蒲類　惠棟曰歐陽忞曰西州蒲昌縣有蒲類海胡人呼為婆悉
海
集崑崙塞　惠棟曰袁宏紀曰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義從合
三千五百人集崑崙塞也

柳中 惠棟曰胡三省曰柳中在後部金蒲城之北去交河城八
十里杜佑曰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爲柳中縣李吉甫曰縣西至
西州五十里
由此察之 惠棟曰察一作觀
東望中關 惠棟曰望一作向
則諸國從矣 惠棟曰胡三省曰言從北匈奴也
威臨南羌 惠棟曰胡三省曰即湟中及南山諸羌
不貲之費 惠棟曰毛晃曰貲之爲言量不貲爲無量可比也貲
子斯反
河有兩源 惠棟曰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
海東爲河源禹紀所謂崑崙者也
蔥嶺 惠棟曰西河舊事曰蔥嶺在燉煌西八千里
後漢書疏證 列傳第七十八
蒲昌海 惠棟曰前志曰燉煌郡正西關外有蒲昌海杜佑曰在
今交河北庭界中
廿餘里 惠棟曰袁宏紀曰五十里
金滿城 惠棟曰滿當作蒲
北陂涌 惠棟曰陂前書作波袁宏紀作疲
注次下亦同 惠棟曰次當作此
鄯善且末精絕 惠棟曰三國皆見前書
拘彌 惠棟曰前書曰扜彌今名寧彌
勝兵 惠棟曰勝音升謂受兵者
徐由 惠棟曰續漢志作徐白
三百九十里 惠棟曰前書同東觀記去去於寘三百里
隱覈 惠棟曰胡三省曰隱度也覈考也實也

今可因此罪誅建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以許死爲建罪也
設供具 惠棟曰胡三省曰供具宴饗之具也
開募于寘令自斬輸僰 惠棟曰胡三省曰開于寘國人自新之
路仍募使斬輸僰也
皮山 惠棟曰水經注曰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注曰治皮山城
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
河合東注蒲昌海
懸度 惠棟曰郭義恭廣志曰烏秅之西有懸度之國谿不通引
繩而度故國得其名
烏弋山離 惠棟曰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
千萬里
師子 惠棟曰孟康曰師子似虎正黃有頿耏尾端茸毛大如斗
後漢書疏證 列傳第七十八
封牛 惠棟曰前書曰大月氏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
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
其卵如甕 惠棟曰師古曰甕汲水瓶也
屬條支 惠棟曰前書曰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師古曰言如番
國也
居和櫝城 惠棟曰前書曰始番兜城番音盤
符拔 惠棟曰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郭義恭廣志曰
符拔如麟里皮有鱗甲甲可以辟惡也
安息雀 惠棟曰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蹄都似橐駝色
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如今之駝鳥也
乃通大秦 惠棟曰辛氏三秦記曰大秦國隔海心無憂海遇善
風二十日得過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

若憂患遠隔三春

犂靬　惠棟曰魏畧作犂軒案此即前漢犂靬國也靬杜佑音居
言反

會議國事　惠棟曰魏畧曰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

長大平正　惠棟曰辛氏三秦記曰其人質直男女皆長一丈端
正

琉璃　惠棟曰魏畧曰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

織成金縷罽　惠棟曰說文曰罽西胡毳布也從系罽聲

文有細布　惠棟曰魏畧曰名曰海西布

蘇合　惠棟曰郭義恭廣志曰蘇合香出大秦國或云蘇合國人
采之筰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賈客或云合諸香草煎爲
蘇合非自然一種也

安敦　惠棟曰袁宏紀作安都

或云　惠棟曰前書曰安息長老傳聞也

千百餘日　惠棟曰前書曰近百餘日

飛橋　惠棟曰何焯曰魏志注載魏畧云飛橋長二百三十里

遂還於大夏　惠棟曰前書曰乃遂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都密　惠棟曰都密前書作高附

翖侯　惠棟曰杜佑曰翖即翕字許及反

漢書以爲五翖侯數　惠棟曰言以高附爲五翖侯之數也

遂以成俗　惠棟曰袁宏紀曰本傳稱西域郭俗造浮屠本佛道
故大國之衆内數萬小國千而終不相兼并及内屬之後漢之
姦猾無與行好利者屏守其中至東京時詐謀茲生轉相吞滅
習俗不可不慎所以動之哉棟案本傳謂東觀記西域傳也

好毾㲪　惠棟曰服虔通俗文曰氍毹細者謂之毾㲪說文曰
氍毹毾㲪皆氈緂之屬蓋方言也氍从毛瞿聲㲪从毛登聲

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　惠棟曰世傳以下范氏續
述所聞非班勇之文也牟子曰孝明時夜夢神人身有白光明
日博聞稽古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
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
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

奄蔡國　惠棟曰胡廣漢官解詁曰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
蔡一名闔蘇

裴遵　惠棟曰世系曰遵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河東陽吉
平侯茂之先也

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　惠棟曰案郃陽令曹全碑作和德云和

德弒父篡立

孟佗　惠棟曰佗字伯郎見宦者傳

戊己司馬曹寬　惠棟曰案郃陽令曹全碑載全以戊部司馬討
疏勒事與此同又全爲隃麋相風之子秀水朱錫鬯言范蔚宗
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當以碑爲正

楨中城　惠棟曰班超傳曰疏勒王還據楨中胡三省曰即楨中
城也

朝廷亦不能禁　惠棟曰曹全碑曰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與此異

尉頭溫宿姑墨龜茲　惠棟曰四國皆見書

遵南河城　惠棟曰前書曰治員渠城袁宏紀作河南李延壽曰
在車師南

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　惠棟曰案班超傳曰其國有葦橋之險

危須尉犂山國　惠棟曰危須尉黎二國名見前書

縣蠻夷邸　惠棟曰前書陳湯傳曰延壽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閒棟案西京於槀街東京蓋於銅駝街也顏籀曰邸若今鴻臚客館也

東且彌國　惠棟曰前書曰治天山東兌虛谷

車師前王　惠棟曰杜佑曰前王國一曰前部

居務塗谷　惠棟曰杜佑曰即今蒲城今北庭蒲類縣也

盧帽　惠棟曰帽杜佑音之涉反

尉卑大　惠棟曰通鑒作尉畢大下同棟案通鑒異字大要本袁宏紀也

殺部司馬　惠棟曰王厚之本作後部司馬

燉煌行事　惠棟曰案漢印章圖譜有立義行事蓋當時所立官名也

上立　惠棟曰胡三省曰上奏而立之安帝延光四年以勇斬後部王軍就其質子在燉煌

質子　惠棟曰質音致

開信　惠棟曰胡三省曰開以丹青之信

更立阿羅多為王　惠棟曰蔡邕太尉橋玄碑曰公拜涼州刺史車師後部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亂公遣從事井稱何傳舉輕騎奉辭責罪收阿羅多卑君繫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卑君侯不動干戈揮鞭而定兩城之事人以為美談傳載闕詳而不及元又不言卑君為侯者略之也

仍將　惠棟曰將如字

身熱首痛小　惠棟曰宋膺異物志曰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

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惠棟曰措置也言置誕譎疑說而遵俗於善則通於大道矣棟先大夫學士君嘗欲刪釋藏數十卷除其誕譎之語為佛說數卷而未果識者惜之

復置戊己校尉　劉攽曰置戊己校尉案戊己本兩校今此下文云又置戊部候則此時當但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闕詳足明置戊校而已後人不知妄增己字亦非章懷以前失之

集昆侖塞　劉攽曰注宜本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

戊己校尉　劉攽曰案末多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

關人殺之而立其子安國為　劉攽曰關人殺之案下文言輸僰於此經月此時要得去殺之蓋是不從字

漢書中挾本　劉攽曰漢書中挾漢當作前并本秦國一字亦然

號貴霜王　劉攽曰案大多一王字

不復置王　劉攽曰案文五當作王

章帝元和三年　劉攽曰案文少一也字

與戊己司馬曹寬　劉攽曰案文亦多己字

故留為國去　劉攽曰案此文不足當去其人口貧贏者逃于山谷間故留為國去火十其字一者字

殺部司馬及敦煌行事　劉攽曰注和帝置戊己校尉案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是也下不合添十己字

馳命走驛　劉攽曰驛案當作譯說同上

風災鬼難之域　劉攽曰注過此難者被過當作遇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西域傳

安息國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　何焯曰數經危險則思土之念自倍非海中氣候如是也

大秦國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

何焯曰此史所載大秦國傳亦去於叙國觀日月星辰無異

中國而前史去去失之遠矣

天竺國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　至　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

何焯曰書此者以見其通中國者非一獨不聞所謂精文善法耶明帝之夢傅毅之對記註無聞僅出牟子不根之書也

莎車國敦煌太守裴遵上言　至　賢由是始恨　何焯曰遵言是然

廹奪則又失懷遠之宜光武此舉未盡善顯賢以佳兵自滅耳

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何焯曰堅忍

論　何焯曰論是微辭非助而張之也然結語猶未免于兩是其說

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　至　雁不周盡焉　何焯曰甘英之蹟窮于安息明帝在于班之前皆不載遣使天竺事足明爲後人假托也

若其覺俗性智之優薄　至　審求根實　何焯曰皆指前書及安帝末班勇所記註贊引法顯語

楚王英桓帝　王鳴盛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其人修浮圖道世傳明帝夢金人長大或曰西方有神名佛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術

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後遂轉盛帝英以反誅桓實亡漢
其教可覩矣
李氏老祀曰此傳論前叙佛説所自來多有微詞又言道書之流
不言鄒衍莊周未足槩其萬一與宋景文公李蔚贊所云大抵
與黄老相出入而譎誕華人取莊列之説以助其高因而層累
騰架直出其上者同意魏書太平眞君七年詔曰雖言胡神問
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彊之
徒乞胡人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李蔚贊
又出於此部文載魏書釋老志

後漢無二名 王鳴盛曰前書匈奴傳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
名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單于從之上書言樂太平聖制
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考禮記曲禮上篇二名不偏
諱鄭注云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然則古未嘗有二名之禁而
莽為此制此其乖謬也乃後漢人遂沿為定制趙明誠金石錄
跋學生題名殘碑謂後漢無二名者碑多二名以此辨其非是
今觀後漢書人名兩字者惟蘇章族孫名不韋梁商子名不疑
與古人同名當是別有所取任文公謝夷吾公沙穆樊志張費
長房蘇子訓計子勳上成公解奴辜王和平皆方術傳中人耳

戊己當作戊 周壽昌曰西域傳復置戊己校尉劉歆由置戊己
校尉案戊己本兩校今此下文云又置戊部候則此時當但置
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閻詳足明
置戊校而己後人不知妄增己字亦非章懷以前未之

南河即南柯 周壽昌曰南河者國王居南河城壽昌案南河城十
作南柯城前書本治員渠城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南匈奴

鞮單于比　惠棟曰比烏珠留單于長子前書名右屠胡次當爲單于爲烏累單于咸爲左屠耆王故不得立而立烏珠留弟輿也今後書名比或別有據

烏珠留　惠棟曰烏珠留單于名囊知牙斯也

季父單于輿　惠棟曰輿呼韓邪單于第五閼氏子

注母樓且王　惠棟曰盧芳傳曰無樓且渠王且渠匈奴官號也

落渠字

至木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　惠棟曰吳氏補遺曰案前書颯與陳遵往使在更始二年冬是歲光武方爲蕭王傳文誤也

對使者辭語悖慢注前書更始二年云云　惠棟曰吳氏補遺曰紀書建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按此年使者自是韓說不當引遵颯事爲證注文誤

注蠡音離　惠棟曰音昭曰蠡音如麗反有兩音

昭君字嬙　惠棟曰蔡邕琴操曰齊國王襄女也與傳異

乃請掖庭令求行　惠棟曰琴操曰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修飾善粧盛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帝乃問後宮欲至單于者起于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粗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往至懸曰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

龍祠　惠棟曰崔浩曰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龍一作龍

漸將王　惠棟曰胡三省曰漸當作斬詳見下

西部塞　惠棟曰胡三省曰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曰辟讀曰壁

文馬注杜預云　惠棟曰杜注本王肅棟案周書王會曰犬戎文馬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卽尤庭謂文馬馬毛色有文采者此說得之

三龍祠　惠棟曰東觀記曰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鬬橐駝以爲樂事

且渠　惠棟曰史記作且居顏籀曰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呼衍氏　惠棟曰顏籀曰呼衍卽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

亦有之

徙居西河美稷　惠棟曰何焯曰前書屬國都尉治美稷則其地本有降胡故因而處之

入其數　惠棟曰胡三省曰數術數也言入其術中也

合市　惠棟曰胡三省曰合市與漢合和爲市也

合必有適　惠棟曰胡三省曰適當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于事情也

先祖舊約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呼韓邪舊約也

十矢四發　惠棟曰惠學士曰前書云十張矢四發此云十矢四發誤也當云一弓四發

裁賜　惠棟曰胡三省曰裁量也量多少以賜也

涿邪山　惠棟曰注見祭彤傳

誓大人　惠棟曰誓子斯反
稽留斯等　惠棟曰胡三省曰稽留斯等蓋居三木樓山也
令漢家長無北念　惠棟曰胡三省曰謂北部既滅南部保塞則
漢家無復北顧以為念也
故胡新降精兵　惠棟曰胡三省曰故胡南部舊衆也新降新從
北部來降者
太后以示耿秉　惠棟曰胡三省曰以南單于書示之也
匈奴河水　惠棟曰前書匈奴列傳曰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
去令居千里　劉背以為衍奴字蓋據范敘奴傳此作匈河也
初在塞外　惠棟曰胡三省曰在塞外謂先屬北部時
每龍會議事　惠棟曰胡三省曰匈奴龍庭本在塞外是時南單
于居塞內亦謂所居為龍庭

後漢書補注　列傳第七十九

北單于庭　惠棟曰胡三省曰之往也
其平罪誅　惠棟曰胡三省曰相與平處其罪當誅則誅之
安集掾　惠棟曰胡三省曰使匈奴中郎將置掾隨事為員安集
掾以安集匈奴為稱也光武在河北亦置安集掾
郵亭　惠棟曰論衡曰郵亭為長吏廨
郡國積射　惠棟曰續漢志曰八郡跡射
牧師城　惠棟曰胡三省曰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牧師苑
城也當在西河美稷縣界
大城塞　惠棟曰胡三省曰大城縣屬西河郡郡國志屬朔方郡
龐雄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雄字宣孟宕渠人官至大鴻臚
弟拔車　惠棟曰凡單于立皆載號謚下云烏稽侯尸逐鞮單于
乃拔號謚也弟拔立已下當接此文今錯出耿夔復免以下十
五字未知所屬當有脫誤
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　惠棟曰何焯曰北黎解界故屯中
山北界注誤胡三省曰予謂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為南
部聲援耳
句龍王　惠棟曰句胡三省音古侯反
中郎將耿并　惠棟曰胡三省曰此護匈奴中郎將也
寵坐下獄死　惠棟曰死通鑑作免是也寵本傳亦坐免
軍亦反悔　惠棟曰胡三省曰反音幡軍亦招降之意以開其反
悔之心
郵抑鞮　惠棟曰鞮丁奚反
乃徙西河治離石　惠棟曰胡三省曰離石在都南五百九十里
郡本都平定縣至此徙于離石

後漢書補注　列傳第七十九　四

穀城　惠棟曰胡三省曰穀城蓋即西河郡之穀羅縣城
通天山　惠棟曰胡三省曰通天山蓋即土軍縣之石樓山以其
高絕故曰通天
馬寔　惠棟曰謝承書曰寔字伯騫勤結英雄所欲交接負笈荷
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屆暢門投刺
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來旋寔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
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
見如凶于路往而不反哭之以為死友暢聞其言歎息壯志因
執其手揖引與入美談畢請入見母飲食宴好而別寔臨退執
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住盛明之世免磚瓦之姿
托為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為空生徒死之物織天壤之間袁
宏紀曰寔扶風茂陵人晝誦經書夜習弓兵舉孝廉補尚書郎

西羌之難暢薦寔于執事由是爲匈奴中郎將
上立左谷蠡王 惠棟曰袁宏紀曰左谷蠡王都紺
注張奐上言 惠棟曰案袁宏紀上書在元康元年四月也
春秋大居正 惠棟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何休曰修法守正
計之要者居車兒一心向化所謂居正也君子大居正不當點
之也注失之
呼徵 惠棟曰袁宏紀作呼演
羌渠 惠棟曰袁宏紀作羌渠
平城 惠棟曰平城縣屬雁門酈元曰縣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
臺也
侵佚 惠棟曰佚謂佚宕也范甯曰佚猶更也
猶夫汧將 惠棟曰藏宮馬武之徒
後漢書疏證 列傳第七十九 五
天公 惠棟曰李殿學曰天公非天子猶太公耳
注老先翁 惠棟曰王懋曰先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
解
呼韓邪單于之孫 劉攽曰注單于北匈奴頭是案北當作比
發遣單于 劉攽曰正文本四發遣遣單于案文多一遣字緣
上文已有遣字也
行度遼將軍 劉攽曰案文行其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凡十米皆
當蓋之
行度遼將軍 劉攽曰案東傳不爲大將軍又真爲行度遼此多
一大守又行當作爲也
雲遣驛使迎呼廚納之 劉攽曰案驛當作譯見上
或前至 劉攽曰案前當作隨

取其匈奴皮而還 劉攽曰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多匈
奴二字或去取其匈皮
夜圍北單于大驚 劉攽曰案文少單于二字
故從事中郎將 劉攽曰案文多從字言故事如此
羽蓋十駟 劉攽曰案玉輅四具非是當云玉具輅四又衍十駟
字
副中郎麗雄擊之 劉攽曰案文少一將字
代爲將軍 劉攽曰案一傳中度處皆云度遼將軍惟二處沒度
遼字以後又復擊之明此二處脫漏也
角抵百戲 劉攽曰注今之闘用案用當作朋
子某立 劉攽曰注案此是兩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
興平二年 劉攽曰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
後漢書疏證 南匈奴傳
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 劉攽曰注贊謂者案文多一者字
劉攽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值之最爲淺陋不與
前同亦欲其將終篇款將草草耳後之讀者將以爲傳寫之誤
聊記之云
執遣奉奏 劉攽曰案文少十使字
前後二十餘萬人 劉攽曰案文多十人字
南匈奴傳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事劉攽曰按東傳真
爲度遼行當作爲○何焯曰下文云鄧遵始真爲度遼則耿秉
耿夔傳言拜者皆行度遼事行不當作爲
單于每龍會議事 何焯曰龍下當有庭字
棄蔑天公注天公謂天子也 何焯曰李云天公非謂天子猶太
公耳困學紀聞云劉貢父東漢刑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

陋今觀注引前書謂元翁即天公其謬甚矣

和帝應作元帝　周壽昌曰南匈奴列傳以通舊好注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案注和帝殿本作元帝監本作和帝攷前書和親事作元帝為是

棠距　周壽昌曰南匈奴傳注棠距案棠即掌周禮冬官考工記弓人維角棠之注讀如掌距之掌

鞮作題　周壽昌曰單于姓虛連鞮殿本鞮作題而注仍引前書作鞮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南匈奴傳

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 何焯曰吳漢擊匈奴經歲無功名將行邊自古猶有利鈍

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 何焯曰徙民而空其地使無所掠亦古人治邊之一策也然必也以漸則不至驚擾

昭君字嬙 至 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 何焯曰王嬙前事復詳于此真記載志家也

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 至 顧使者眾中無相屈折焉 何焯曰渠然拜不足為重輕而足以使其眾悖心而蓄念故蕭望之之議為遠猷也

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何焯曰按前書地理志屬國都尉治美稷則其地本有降夷故因而處之

南單于既居西河 至 為郡縣偵羅耳目 何焯曰至是南匈奴之眾遂布滿列郡成不可徙返故庭之勢矣

司徒掾班彪奏曰 至 遣驛以聞 何焯曰得體要而簡健

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 何焯曰見非漢之力所不能臣

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 何焯曰劉攽去案秉傳不為大將軍又真為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為也故下去鄧遵始真為度遼則耿秉耿夔傳言拜者皆行度遼事行不當作為

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 何焯曰此舉幾壞邊事崇罪大矣

乃遣黎陽營兵屯中山北界 何焯曰此禦鮮卑故屯中山北界注憤憤

論袁安之議見從于後王 何焯曰若從袁安議不惟異代無匈奴之叛當時亦不致鮮卑轉徙竊據其地收匈奴餘種為邊患矣

而竇憲矜手援之功 至 反其故庭 何焯曰竇憲既失于前曾操加誘于後然憲當國力有餘涼北可後之會亦當執其咎也

並息兩護 何焯曰後之為患者南庭耳並息兩護以亦秋棱未亮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南匈奴傳

單于姓虛連題注前書曰單于姓攣鞮氏　錢大昕曰按連題即攣鞮之轉

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却之　錢大昕曰按范為雲中太守太守上當有雲中二字

屈蘭儲卑胡都須等　錢大昕曰章帝紀屈作屋

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　錢大昕曰右當作左

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　錢大昕曰安帝紀南匈奴左日逐王叛

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　錢大昕曰順帝紀作句

龍大人王與大人皆匈奴尊稱譯語小異

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　錢大昕曰靈帝紀作休屠各按休屠之屠音儲而著亦音直慮切譯語有重輕重其實一也烏桓鮮卑傳俱云休著屠各此必讀范史者音著為屠後遂攬入正文耳晉書匈奴傳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鮮支寇頭烏譚等十九種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

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　錢大昕曰前書匈奴傳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使匈奴陳遵傳更始至長安遵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即此人也或云漢宣帝時匈奴日逐王先賢撣率眾降封歸德侯其孫諷襲封五十六年至建武初尚存諷颯字形相涉或即一人然據班表建武二年諷子襃已嗣侯則諷當卒於建武元年安得於六年更奉使乎且先賢撣出於匈奴不聞賜姓劉氏也王莽時又有展德侯王颯使匈奴王昭君兄子也

歸河南於內地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河南當作南河時南單于屯南河美稷縣也大昕案南河與上句南庭正相對

使匈奴　吳仁傑曰光武初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仁傑按前書颯與陳遵往使在更始二年冬是歲光武方為蕭王傳文誤也紀書建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傳言單于驕踞對使者悖慢章懷太子引遵颯相虞距事按此年使者自是韓統不當引遵颯事為證注文亦誤

後漢書考證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烏桓　鮮卑
穹廬　惠棟曰前書匈奴列傳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穹
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悍塞　惠棟曰魏志作悍驁
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　惠棟曰續漢書曰以父名字為姓
延牛馬羊畜　惠棟曰魏書曰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
東牆　惠棟曰郭義恭廣志曰東牆艸色青黑似蓬草粒如葵子
十十月熟出凉并烏丸地河西語曰貸我東牆償我白粱也
穄子　惠棟曰說文曰穄糜也从禾祭聲又云糜穄也是一物魏
書作葵子

以別四節　惠棟曰魏書曰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為候
屬累　惠棟曰爾雅釋言曰諈諉累也郭璞曰以事相屬累為諈
諉
以贖死　惠棟曰魏書曰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
以贖死命乃止
五阮關　惠棟曰說文曰阮代郡五阮關也案關在代郡廣昌縣
高誘曰即陽原也如淳曰阮音近捲反師古音其遠反
郝旦等　惠棟曰魏書曰郝旦等九十餘人
詣闕朝貢　惠棟曰東觀記作朝賀
布于緣邊諸郡　惠棟曰魏書曰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漢
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諸郡界
上谷寧城　惠棟曰上谷寧縣之城也魏土地記曰在大寧西二

上谷寧城　惠棟曰上谷寧縣之城也魏土地記曰在大寧西二
十里
戎朱廆　惠棟曰續漢書及魏書朱作末
總攝三郡衆　惠棟曰魏書曰總攝三王部衆
皆以單于印綬　惠棟曰事詳王粲英雄記見魏志注
閻柔　惠棟曰柔亦見公孫瓚傳
以柔為校尉　惠棟曰案公孫瓚傳柔拜為烏桓校尉封關內侯也
建安十二年　惠棟曰魏書十一年
柳城　惠棟曰劉昫曰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為烏桓
所據　案昌黎後漢遼東屬國都尉所治也
鮮卑山　惠棟曰應奉曰秦築長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鮮卑
山因以為名隋圖經曰山在柳城東南二百里

角端牛　惠棟曰說文曰角觿狀如豕角善為弓出胡多休國陸
璣毛詩疏曰李陵曾以此弓遺蘇武郭璞注爾雅曰角觿似豬
角在鼻上
左伊育訾部　惠棟曰祭彤傳育作秩
主十年　惠棟曰袁宏紀作王十十年
歆志賁　惠棟曰魏書歆作欽
肥如　惠棟曰續漢志曰屬遼西郡應劭曰晉滅肥肥子奔燕燕
封于此故曰肥如
兵馬掾　惠棟曰胡三省曰緣邊郡皆有兵馬掾掌兵馬
赤車參駕　惠棟曰胡三省曰赤車者帷裳衡軛皆赤參駕者駕三
馬
扶黎營　注縣屬遼東屬國　惠棟曰胡三省曰案兩漢志遼東郡

及遼東屬國皆無扶黎縣未知章懷所據何書棟謂後漢遼東
屬國無慮縣卽扶黎也遼東有無慮縣屬國不應重出扶黎誤
爲無慮聲之轉也遼東屬國縣名多誤字如以昌黎爲昌遼交
黎爲夫遼賓徒爲賓徒之類皆宋以後人傳寫之誤也
烏倫其至鞬　惠棟曰東昭謝文曰烏倫其至鞬鮮卑種名胡氏
辯誤曰烏倫其至鞬乃鮮卑種帥二人之名非種名也
移屯遼東無慮城　惠棟曰鮮卑寇屬國曄移屯無慮明屬國無
慮縣也
畢部大人　惠棟曰魏書曰異部大人卜賁邑
彈汗山　惠棟曰汗通鑑作汗
歠仇水　惠棟曰歠昌悅反
東南萬四千餘里　惠棟曰魏書又曰南北七千餘里

各置大人主領之　惠棟曰魏書曰東部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
槐頓中部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西部大人曰置鞬落羅日
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帥
夏育　惠棟曰袁宏紀曰育下邳淮浦人以忠進稱所歷皆有名
迹
二十餘發　惠棟曰二蔡邕集作三
乃請中常侍王甫　惠棟曰蔡邕集曰行賄王甫
湯伐鬼方　惠棟曰湯作依集作行
財富充實　惠棟曰蔡邕集作財賦
皆爲賊有　惠棟曰蔡邕集曰善金良鐵出者莫察謂關閒出物
也
以齊民易醜虜　惠棟曰袁宏紀曰育以欲齊民易醜虜射乾没

以爲功也
又當動兵　惠棟曰集當作議
死者十七八　惠棟曰續漢志曰是時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
國以給郡粮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烏集秦水　惠棟曰魏書作烏候秦水
倭　惠棟曰魏書作汗人棟謂汗當作汙與倭同音魏志曰倭人
好捕魚緻水無淺深皆沉没取之
以助粮食　惠棟曰魏書曰至今烏候水上有汗人數百戶
率衆王無何允　劉攽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下文降
時亦無之緣下有允字遂此誤有允也
率衆王屢咄歸等　劉攽曰案魏志此衆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
等出塞後乃封爲率衆王屢長也

財富充實　劉攽曰案富字當作賦
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　劉攽曰今朝案文今當作令
鮮卑傳野馬原羊　何焯校本原改羱
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貪等　歆魏志注中作欽
湯伐鬼方　臣德潛曰按此又誤以高宗爲湯
各將數十騎奔還　數十通鑑作數千爲是
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　烏集魏志注中作烏候

後漢書旁證

烏桓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其性悍塞匡父兄無相讎報故也　何焯曰知母之有族類忘身顧非父兄之族類耶所謂塞也

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　何焯曰報字解與左傳異歸其故夫謂同葬

後漢書旁證　烏桓傳　一

後漢書旁證

烏桓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　錢大昕曰按文止有四郡蓋脫遼西二字

後漢書旁證　三烏桓傳　一

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鮮卑傳

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部當作郡前書匈奴傳注犀毗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語有輕重耳是則鮮音如犀也

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 至 綱羅山川水澤鹽池 何焯曰檀石槐勃興漢北再世而衆不能爲中國大患然則永嘉喪亂豈非天實爲之乎

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 至 爲西部 何焯曰皆仿匈奴故蹟

一冬二春必能禽滅 何焯曰兵難遙度而育自詭以二春滅方張之虜一勝遂驕喪敗必矣

議郎蔡邕議曰 至 臣曰可矣 何焯曰伯喈文此篇最善然鋪陳

續志所本 王鳴盛曰梁劉昭注晉司馬彪紹統續漢云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搆車[illegible]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illegible]一家范志全缺序例所論頗襃其美迺借疑當作倣前志注以補之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此序汲古閣毛氏不載遂令讀者茫昧宛乎猶氏安溪李氏皆以司馬志爲范書矣洪者劉洪也邕者蔡邕也董者董巴也蔡即邕也據此序則知范史有序例今刻亦無京房論律以候氣爲主其說受之焦贛此易學與律曆之微言必出於孔門七十子之徒乃不見於前志而司馬氏特詳著之蓋蔡邕所取也禮儀志注引謝承後漢書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爲禮儀志祭祀志注云謝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此志即邕之

意也天文志云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迄獻帝注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致馬續字季則馬援之從孫嚴之子融之弟也附見後書援傳末五行志云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之以續前志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唯班固百官公卿表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故依其官簿以爲百官志

律歷志第十一

律歷上　律準　候氣

大橈作甲子　惠棟曰世本曰容成造歷大橈作甲子宋忠注曰皆黃帝史官也司馬貞曰案世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作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

隸首作數　惠棟曰世本曰隸首作數宋忠曰隸首黃帝史也

典領條奏　惠棟曰歆有鍾律書見風俗通

樂府　惠棟曰顧炎武曰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

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惠棟曰惠學士曰以上生下十二其實三其法故曰三生二以下生上四其實三其法故由子生申

孰始　惠棟曰牛宏曰孰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

南事　惠棟曰禮記還相為宮康成曰終於南吕更相為宮六十也孔穎達曰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

以為律法　惠棟曰前書曰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故各終十日　惠棟曰終禮記正義引作統晉志及北史牛宏傳同

中央十弦　惠棟曰李般學曰中一弦如古黃鍾之宮為廿二律

本

律術　惠棟曰京氏律歷十一卷虞翻為之注其書雖存學者罕究見王氏談錄

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惠棟曰樂產曰謂之該數棟案前書曰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孟康曰成之數謂黃鍾之法數該之積為黃鍾變化十二辰積實之數也

注於丑得三於寅得九　惠棟曰樂產曰丑三分寅九分者即分之餘數也

下生林鍾之實　惠棟曰司馬貞曰黃鍾長九寸三九廿八以三為法約之得六為林鍾之長也

上生太簇之實　惠棟曰林鍾長六寸以四乘六得二十四以三約之得八即為太簇之長

以九三之數　惠棟曰前書曰因而九三之以為法韋昭曰置一而九以三乘之是也樂產曰十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自丑至寅而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之也棟案十二實也即該數也九三法也即下數是也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　惠棟曰惠學士曰十七七十一四七為實一九六八三為法法如實得黃鍾九寸司馬貞曰除實得九為黃鍾之長

小分八微強　惠棟曰八一作分

小分七大強　惠棟曰七大強一作八弱

小分十微強　惠棟曰十作一

分動　惠棟曰動作數

物應　惠棟曰物作惣

列以物氣　惠棟曰物晉志作效
作準以代之　惠棟曰京房律術曰上古有鍾其次有律近者有
準皆稍覺易之意
非管無以正　惠棟曰古法皆以管定弦
如數而應　惠棟曰京房律術曰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
間九尺中央一弦下畫分寸均其鍾弦使應黃鍾之聲然案分
寸以求諸律則皆畫而應矣
待詔　惠棟曰應劭漢官曰雲台待詔四十二人其七人候鍾律
本曰諸以材伎徵詔未有正官故曰待詔
嚴崇　惠棟曰崇晉志作嵩午宏傳同
候部　惠棟曰候鍾律之部也
注樂經　惠棟曰論衡曰陽城子長作樂經

以時人知之者　惠棟時晉志作曉
聽樂均　惠棟曰韋昭國語注曰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
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
權土灰　惠棟曰晉灼引蔡邕律歷記作土炭史記律歷志亦云
懸土炭
效陰陽　惠棟曰效一作效晉志作放
蕤賓通　惠棟曰惠學士曰蕤賓濁於黃鍾確然有據
先後五日之中　惠棟曰易緯通卦驗曰人主與羣后從八能之
士從樂五日注云謂日至之前據前五日令八能之士習作其
樂以迎日注
注從樂五日　惠棟曰易緯通卦驗之文也案其文云冬至始人
主與羣臣從樂五日天下之衆亦家家從樂五日以迎日至之

禮鄭元注曰從者就也冬至君臣俱就大司樂之官臨其肆祭
未聞五之樂以為祭事莫大於此
注曰中視其晷　惠棟曰尚書攷靈曜曰視其晷影長短以占和
否夏至晷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劉向洪範五行傳曰
夏至影長一尺五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七
尺三寸六分
內庳外高　惠棟曰孔穎達曰潛埋地下入地處庳出地處高故
云
從其方位　惠棟曰孔穎達曰黃鍾之管埋於子位上頭鄉南以
外諸管推之可悉知
注葭莩出河內　惠棟曰楊泉物理論曰取宜陽縣金門竹
為管河內葭莩為灰

用玉律十二　惠棟曰熊安生禮記義疏曰案吹灰者謂之十二
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
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矣小動為氣和大動為君弱臣
強專政之應不動縠為君嚴猛之應
用竹律六十　惠棟曰陳祥道曰竹與銅玉其質雖殊其達氣和
聲一也故始於竹而銅預焉
注其餘皆補短雖大小圍數　惠棟曰李氏本補作漸雖作惟
上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監本作其同用也依宋本改
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守少翁　臣名南曰文不當有守少翁三
字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律歷志上

黃鍾一日　錢大昕曰按黃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皆主一日所謂五音之正各終一日者也其餘五十三律或主五日或六日或七日或八日合三百六十六日所謂以六十律分朞之日也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　錢大昕曰當作七十四脫四字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錢大昕曰此數以三除之即有奇零不盡時息以下亦然由中呂下生不能及黃鍾之半律故又轉而上生此下盛變南中離宮内負制時物應依行重上生者凡七變而復終六十律之數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　錢大昕曰按六十律終于南事南事之律固不能下生矣轉而上生其數杜大呂分否之間未始不可引而伸之也

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為宮　錢大昕曰按十二律之變窮於南事安得云下生乎疑下為不字之譌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　錢大昕曰當云一千八十九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　錢大昕曰當云十萬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錢大昕曰當云八十七

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　錢大昕由當作一十六

故待詔嚴崇　錢大昕曰宋書歷志作嚴嵩古文崇嵩通漢武帝改嵩高山為崇高

後漢書旁證

律歷志第十

律歷中　賈逵論歷　延光論歷　永元論歷　漢安論歷　熹平論歷　論月食

始用三統歷　惠棟曰通鑑考異曰案三統志劉歆所造去太初元年始用誤也棟案劉歆作三統志未嘗施行志之誤也

歷稍後天　惠棟曰案通鑑及北宋本皆作稍

中太僕　惠棟曰宋本無中字

許淑　惠棟曰經典序錄云淑字惠卿魏郡人

改更　惠棟曰更宋志作治

太史待詔　惠棟曰歷紡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

先天益遠　惠棟曰考異曰王莽廢太初用三統歷光武中興廢莽歷復用太初也

差天十二月　惠棟曰差宋志作先

故名歷治　惠棟曰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歷

編新　惠棟曰編姓新名

李梵　惠棟曰蔡邕議曰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從四分經籍志曰梁有四分歷三卷漢修歷人李梵撰

顧期立象　惠棟曰顧一作題

斗歷改憲　惠棟曰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棟案斗歷改憲并詳郎顗傳

以析獄　惠棟曰以上有而字

於氣已迸　惠棟曰迸逆也宋志作逆

歷時之義　惠棟曰歷作隨

蓋亦遠矣　惠棟曰蓋亦作益已已一作以

獲咸善　惠棟曰獲上有儀字善作熙宋志同
以明予祖　惠棟曰祖作祖
當先木　惠棟曰太叔本作大
司徒嚴鼎　惠棟曰司徒屬也蒙上太尉屬故文省耳
古黃帝夏殷周魯　惠棟曰孔穎達曰古時真歷遭戰國及秦而
亡漢存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實不得
正意也議中武王作周歷周公作魯歷
日在建星　惠棟曰李氏云當時不知歲差故云耳李淳風猶以
冬至日長在建星也陳本獻曰案歷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知
歲差之法以古歷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
即今斗星也　惠棟曰鄭元月令注曰建星在斗上
無餘分　惠棟曰其歲甲子朔旦日月合於牽牛之初餘分皆盡

也
石不可離　惠棟曰石作古
斗二十一度　惠棟曰李本作二十一度
朔旦日晦　惠棟曰日北宋本作得
餘分稍長　惠棟曰稍李本作消
稍得一日　惠棟曰李云四分以七十六年為一蔀違意似欲以
十蔀為差一日此即歲差之說之權輿也
赤道十度　惠棟曰李云十字疑是七字
出赤道北　惠棟曰李云赤道北下疑脫二十兩字
典星待詔　惠棟曰應劭漢官曰靈臺部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
星即東壁也
考驗天曬狀　惠棟曰埶文志耿昌月行象圖二百三十二卷耿

昌月行圖二卷
九六七八　惠棟曰案九六七八皆合於十五五六三十一月之
數納甲生爲故用九六七八來知月行多少此漢法也
九歲九道一復　惠棟曰尚書緯考靈耀曰萬世不失九道謀鄭
元由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
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
宗整　惠棟曰案周家人宗紺之孫也
部太子舍人　惠棟曰時未有太子領屬少府故云部太子舍人
也
太史令颺　惠棟曰單颺也見方術傳
注事啟而不悖　惠棟曰事上多則字悖作僁
曆雖一食　惠棟曰雖下有得字

以新故相序　惠棟曰以字上有累月為歲四字序作涉
毫毛　惠棟曰毛作夫
此自然理也　惠棟曰然下有之字
算守恒數　惠棟曰恒北宋本作從
不有差失也　惠棟曰差失作後先
還暴經傳　惠棟曰還一作遠
李脩夏顯　惠棟曰夏杜集作下北宋本同
微增月行　惠棟曰行一作衍
今其術具存　惠棟曰今字尚多秦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十
十字
霍融上言官漏刻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有霍融等漏刻等三卷
率九日增減一刻　惠棟曰劉向洪範五行傳記武帝時所用法

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
後九日而增一刻焉孔穎達曰鄭康成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
日增減猶未覺誤也
令甲第六常符漏品 惠棟曰長孫無忌曰光武之初亦以百刻
九日加減法編於令甲為常符漏品文穎曰天子詔所增損不
在律上者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
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
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 惠棟曰依日行黃道去極每
差二度四分為增減一刻也
夏歷漏刻 惠棟曰漏下脫刻字從隋志增
定昏明 惠棟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
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二 四
日道周 惠棟曰周下宋志有圜字
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 惠棟曰周禮挈壺氏分以日夜鄭元
曰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
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賈公彥曰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
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淹一刻則為一刻四十八箭
者蓋取倍二十四氣也
甲寅元 惠棟曰易乾鑿度曰元歷無名推先紀曰甲寅鄭元曰
推先為歷始名言無前也
當去分 惠棟曰當北宋本作常
周與 惠棟曰與周榮于永寧中陳忠上疏薦與除尚書郎
皆能歷數 惠棟曰能宋志作審
載不對 惠棟曰不下宋志有能字

參案儀注者 惠棟曰者字衍從宋志刪
太尉愷 惠棟曰劉愷
施延 惠棟曰延字君子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建元初
為侍中也
李宏 惠棟曰一作泓
尚書令忠 惠棟曰陳忠時為尚書令三年遷司隸校尉
吳舉率甚 惠棟曰率北宋本作卒
五者以備 惠棟曰者北宋本作是案是亦作氏古字通也注同
仲尼順假馬之名 惠棟曰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
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
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
曰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亦見家
語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二 五
行夏之正 惠棟曰程氏考古編曰漢祖入關於十月又會五星
聚見東井遂仍秦故以十月為歲首其謂十月者用秦歷以正月
為歲首師古曰未正歷前歲首以十月今以建寅之月為正月
是也部謂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者誤也起歷而改用丁丑
元紀歲而首建寅月者武帝也若夫始寅而數以次比十二臨
朔者秦人已然不始武帝也
八十分之四十三 惠棟曰一作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為日法 惠棟曰乾鑿度曰即置一歲積日法二十九日與八十
一分日四十三除之得一命日月得積月十二與與十九分月
之七十歲以七十六乘之得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
百五十九此一紀也以二十乘之得積歲千五百二十積月萬

八十八百積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首節注去此
法三部有而十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
不異　惠棟曰蔣云不異謂黃顓頊夏殷周魯六歷之異
讖書乾鑿度　惠棟曰乾一本作甄當是唐避太子承乾改耳
推廣九道　惠棟曰九道之說見河圖帝覽嬉劉歆用其說載見
宋末志其稱元之郭守敬定歷曰行黃道月行白道舊法一歸
而空之矣
百四十四歲一超次　惠棟曰超次即服虔注左傳龍度天門之
說也龍歲星也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三十
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匝則總有千
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匝以此而記之十二跳而收小周謂
十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歲匝故也太

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故下云與天相應也
虞恭　惠棟曰恭廣明于官至上黨太守
或以九百四十　惠棟曰考靈曜曰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二十九
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為月
或以八十一　惠棟曰八十一三統歷法案八十一乃乾鑿度積
日法即三統歷統母也
注古今注文長　惠棟曰北宋本長下有一字
而不便近　惠棟曰使北宋本作便
五紀論　惠棟曰前書律歷志曰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
馮光　惠棟曰馮緄弟光字公信能理而善推步之術見華陽
國志元光字相似或傳寫誤
而用庚申　惠棟曰而宋志作不

郭香　惠棟曰案西嶽華山碑有書佐新豐郭香在桓帝延熹四
年袁逢并宏農時或即其人也
有明受虛欺　惠棟曰有明宋志作明文
明道者詳議　惠棟曰道下宋志有術字
會司徒府議　惠棟曰府下宋志有集字鄭元周禮注曰今司徒
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
注蔡邕集載云云　惠棟曰徐天麟曰案此可見東都集議之制
術術無常事　惠棟曰下術字衍
以承秦　惠棟曰以字誤宋志作漢與承秦徐幹中論曰太漢之
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為歲
首歷用顓頊
歷用顓頊　惠棟曰藝文志顓頊歷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歷十四

卷
注蔡邕命論　惠棟曰命論未詳案邕明堂月令論有之令誤命
落月字也
孝章皇帝　惠棟曰議云用清河孝梵之言
黃帝始用　惠棟曰黃帝宋志作昔
丁丑之元有　惠棟曰元有二字宋志作後
太史令張壽王　惠棟曰元鳳三年事載見前書也
漸元殺於今者也　惠棟曰殺上宋志多有字
延光元年　惠棟曰延上宋志有故字
令之不能上通於古　惠棟曰令下宋志有術字
考靈曜　惠棟曰曜下宋志有為本二字
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　惠棟曰何焯曰陳耽袁隗許訓也

永元元年　惠棟曰永元作永光
本初元年　惠棟曰質帝
熹平　惠棟曰靈帝
作七曜術　惠棟曰徐幹中論曰靈帝時四分歷猶復後天半日，於是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爲密會宫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
舍人馮恂　惠棟曰太子舍人也
整　惠棟曰整爲治歷郎
太常耽　惠棟曰孫愐曰耽姓後漢書苑和氏改爲耽氏案無極山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去去則耽四年已爲太常也
韓說　惠棟曰說見方術傳
孔子時效　惠棟曰春秋命歷序曰孔子爲春秋之故退脩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
注乾象術　惠棟曰經籍志曰梁有乾象歷五卷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律歷志中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　錢大昕曰按何承天謂劉歆之生不逮太初甞譏司馬氏以為不知而妄言其實非也太初造術以前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上元一元之中即有三統三統與太初異名而同實劉子駿用太初法推衍之以說尚書春秋又追日月五星同起牽牛之始以為太極上元初非別立一術則三統之名不自歆始也承天號稱知歷何未悟及此

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杜主百年之域行度轉差　錢大昕曰按四分術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太初術以千五百三十九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較之四分又多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一所謂餘分一也積至三百年當贏七十五分則冬至益後天故云行度轉差

太尉屬梁鮪司徒嚴曷　錢大昕曰此嚴曷亦司徒之掾屬非司徒也史脫文

以太初歷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　錢大昕曰以上下文校之十得晦句上下當有脫文

其值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五度　錢大昕曰當云二十五度脫二十兩字

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　錢大昕曰按淮南天文訓以太陰紀歲元始甲寅而太初甲歷亦云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史記歷術甲子篇云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則太初本用甲寅元矣但漢初言甲寅元者乃指太陰非

謂太歲元帝時翼奉上封事始誤合太陰太歲為一緯候出於
哀平閒術士習聞甲寅元而不知太陰太歲之分又不知超辰
之法而甲寅元遂移於太歲矣尚書攷靈曜春秋命歷序今已
不傳惟易乾鑿度尚存亦用甲寅元也
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　錢大昕曰表當作辰
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于帝
典　錢大昕曰古法子丑寅月迭為三統無以建亥為歲首者
堯典云閏月正四時成歲是四時皆可置閏而秦法置閏常在
歲終此二事皆違經而背古也
五是以備　錢大昕曰洪範五者來備此云五是蓋漢儒傳本異
也閣本汲古閣本作五者則後人据今本尚書易之李雲傳五
氏來備氏古是字荀爽傳五韙咸備韙亦訓是

續漢書旁證　一律歷志中　二

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　錢大昕曰四分
術歲有小餘四分日之一太初術小餘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
三百八十五兩法相課則四歲之中小餘皆滿一日而太初尚
贏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一也積至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餘分
又滿一日
上納其言遂改歷事　錢大昕曰詳文義是安弟納尚書令忠言
仍用四分不復議改蔡邕云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分四
庚申上言當用命歷序甲寅元公卿百僚參議正處竟不施行
謂此事也沈約志亦云亶等遂寢此文遂下當有罷字或是寢
字
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　錢大昕白當云八十一分
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　錢大昕曰當云百七十一歲

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寖過　錢大昕曰永和當作元和
四分歷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
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
孔子獲麟　錢大昕曰今世所推甲子紀元蓋出於此古術家
用百四十四年超辰之法漢志云高帝伐秦太歲在午則文帝
後三年太歲當在卯也
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云丙子言百四十四
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
子　錢大昕曰按三統術上元至太初元年十四萬三千一百
二十七算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三餘百三十五此為上元
以來太歲超辰之數以此數并入積算起丙子算至太初元年
復得丙子矣東漢以後術家不知太歲當超辰但依六十之數

續漢書旁證　一律歷志中　三

上溯太初以為歲在丁丑又以為上元當在庚戌非太初本法
也鄭康成注周官馮相氏十有二歲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
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
則今歷太歲非此也東京諸儒知太歲有跳辰法者獨康成一
人而已歲星與太歲相應太歲超九百九十三辰則歲星亦超
九百九十三次十二次而一周故云八十二周有奇
案百七十歲二蔀一章　錢大昕曰當云百七十一歲
及命歷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
卯蔀六十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　錢大昕曰按元命包乾
鑿度皆云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以元法收之得六百
有五餘歲一千二百又以蔀法收之得積蔀十五其餘六十則
獲麟之歲入乙酉蔀六十一年依此推至漢文後二年適足五

蔀之數故次年得元首復起甲子蔀也命歷序以甲寅為元較元命包積年少一百一十四算以元法蔀法收之正入庚午蔀之二十三年此云庚子當為庚午之譌也然依此推至漢文庚辰歲不當甲子蔀首不可立元矣

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　錢大昕曰按自獲麟至開闢二百七十六萬歲以六十除之恰盡獲麟之歲既是庚申則開闢之始亦必庚申矣當云元在庚申不字乃元字之譌

而光晃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　錢大昕曰按光晃說開闢至獲麟歲數與春秋命歷序同而獲麟至漢初則較命歷序少百一十四歲依此推至高帝元年則當在壬寅而非乙未矣故蔡邕譏其謬

恂術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為法　錢大昕曰日當作月古法百三十五月有二十三食即宗誠術也今馮恂術五千六百四十月有九百六十一食較古法稍強劉洪乾象術萬一千四十六月有千八百八十二食又強于恂術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　臣永祚曰按太初元年用太初歷史記歷書具存三統之法作於劉歆前書雖備載其說而當時未嘗用也此志內章帝詔蔡邕議具有明文無用三統歷之說

日過度月行十五度○推尋文讖過字下疑脫一字

史官以郭日月行　臣名南曰按文當作史官以部日月行部郭字相近而譌耳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律歷志二

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　錢大昕曰覺與較同晉書蔡謹傳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魏氏春秋賢聖之分所覺覺縣殊見魏志高貴鄉公紀注　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晉志覺作應誤

律歷志第三 李云此志章蔀紀元之法出周髀經周髀周書也而四分爲顓頊歷意者古之六歷並用四分數

律歷下

歷法

斗綱之建 惠棟曰綱北宋本作剛

居以列宿 惠棟曰李云曲在天成度

受以甲乙 惠棟曰李云曲在歷成日

六旬 惠棟曰六甲之旬

日舒月速 惠棟曰日速月舒而云然者周髀經月度疾日度遲也朱子曰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有日舒月速之右行之說

日行北陸云云 惠棟曰北以別宿東西南北言也

日道發南云云 惠棟曰此以赤道之表裏南北言也司馬貞曰

漢書察發斂韋昭曰發氣發斂氣斂續漢書以爲道之發斂景之長短則發斂是日行道去極盈縮也

元以原之 惠棟曰前書曰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原三微成著三著成體故曰三體

光道生焉 惠棟曰黃道一名光道

九行出入而交生焉 惠棟曰九行遵日日之行天一歲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十周半必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也半在日道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十七出或七十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所謂交也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也

與日競 惠棟曰一作速與日競

祐術開業 惠棟曰楚語觀射父曰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故曰祐術開業

淳燿天光 惠棟曰鄭語史伯曰荊重黎黎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名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以周除距 惠棟曰置一四六十爲實四周爲法而一得三十六五又四之一

其分積而成日爲沒 惠棟曰案下有推沒滅術沒日即盈日凡氣內有沒日者多○日故○盈滅月即虛日凡月內有滅者其月小故曰虛

名之曰章 惠棟曰古歷十九年爲一章章十七閏八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

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也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 惠棟曰案四千五百六十指日歲也加灾歲五十七爲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元中有厄 惠棟曰易无妄承復卦後无妄大旱卦所謂元中有厄序卦曰復則不妄矣妄讀爲望言大旱萬物盡死故復則不望

法紀千五百二十 惠棟曰易乾鑿度曰以二十乘之得積歲千五百二十歲

紀月萬八千八百 惠棟曰易乾鑿度下又云積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此一蔀首

周天千四百六十一 惠棟曰李氏四分日數

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 惠棟曰乾鑿度曰此一紀也

沒數十十一爲章閏　惠棟曰四篇五日四分之一
通法四百八十七　惠棟曰以三除四年日
與三十七五之　惠棟曰五北宋本作五
以十二乘之　惠棟曰乾象歷曰以歲中乘之
推沒滅術　惠棟曰沒曰即盈日凡氣內有沒者多一日故曰
盈滅曰即虛日凡月內有滅者其月小故曰虛
以沒數乘之　惠棟曰乾象歷曰以餘數乘之
冬至前沒日也　惠棟曰乾象歷曰冬至後沒日
求後沒　惠棟曰後乾象歷作次
小餘四十　惠棟曰乾象歷曰小餘六十
經斗除十分　惠棟曰乾象歷去除六分
月在張心　惠棟曰月乾象歷作夕

不書名合　惠棟曰名下乾象歷有爲字應增入
奇爲晨偶爲夕　惠棟曰乾象歷曰偶爲晨奇爲夕
餘以十二去之　惠棟曰劉洪曰餘以歲中去之
以朔制之　惠棟曰制乾象歷作御
小餘發之　惠棟曰發乾象歷作并
日行以十二度微遲　惠棟曰日行下乾象歷有一百字應增入
日行十二分九十二　惠棟曰日行下乾象歷有二十三分之其
五字應增入利分字
十十二日退十七度　惠棟曰二乾象歷歷作三十
晨伏十九日　惠棟曰九乾象歷作六
行百七十度而進　惠棟曰進乾象歷作遲
凡三十合十終　惠棟曰乾象歷曰再合一終

如星合日度　惠棟曰如乾象歷作加應改作加
見日度也　惠棟曰日下有及字
如度法而一分　惠棟曰而作得
故分如數母如十也　惠棟曰乾象歷曰故分如母而一當行分
也
伏不盡度　惠棟曰盡作晝
前後相放　惠棟曰放一作御或作遇見乾象歷
畢十二注進二　惠棟曰二北宋本作一
晷景六尺五寸　惠棟曰寸下有五分字
旦中星斗十一注強退二　惠棟曰強作弱
注卯十二度　惠棟曰卯作昴
注畢八度　惠棟曰八作七

旦中星室十十注少弱退三　惠棟曰三北宋本作二
晝漏刻六十二注三分　惠棟曰三作二
夜漏刻三十七注七分　惠棟曰七分作八分
晷景四尺三寸　惠棟曰三作二
注角四度　惠棟曰四作五
晷景五尺五寸　惠棟曰寸下有二分字
注房四度　惠棟曰房作尾
旦中星張十五注大強進一　惠棟曰一北宋本作二
昏中星室二半　惠棟曰二作三
注東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　惠棟曰宋書志
曰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丞韓翊以爲乾像歷減斗分太過後當
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五爲斗

分蔀紀法每旬周甲子至癸亥是也斗分即歲餘古歷起於斗
終於斗
注趣來自下遂竟端出相好藩　惠棟曰自集作歷竟作由好作
外
讀鞫　惠棟曰讀集作讞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法注云鄭司農
云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賈公彥曰鞫謂刻囚之要辭讀已乃
論罪也
郡縣從邊　惠棟曰郡縣上集有邑爲二字
偏於吏手　惠棟曰偏集作趣
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　惠棟曰集云其難者皆以付臣
遂放邊野　惠棟曰遂作逐
二十年之恩　惠棟曰恩作息

不言四表　惠棟曰言作意
謹先顧路　惠棟曰謹作懇
臣敬著者丰　惠棟曰丰作五
披散愚精　惠棟曰散作渥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律歷志下

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　錢大昕曰日上脫一月字
璇衡追日以察斂　錢大昕曰察下脫發字
中法四十二　錢大昕曰四當作三置日餘百六十八以三十二
除之得五日三十二分之八即四之一分前志所謂策餘也每月中
氣三十日又三十二分之十四故以三十二爲中法
其月食百三十五　錢大昕曰食字衍
得五百二十三之二十而一食　錢大昕曰百當作月春秋正義
云三統之術以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食也四分術也亦
同

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也　錢大昕曰五十下脫五字
分終其法因以與蔀相約得四與二十七五之會二千五十二
錢大昕曰按七十亦歲爲蔀以二十七乘之得二千五十二五
百一十三爲會歲數以四乘之亦得二千五十二然則二千五
十二歲而蔀分與會分適相直故名之曰蔀會也五之兩字難
解閣本汲古閣本作互亦非是當云名之曰蔀會傳寫脫譌耳
蔀會三千五十三　錢大昕曰當云二千五十二以蔀會除元會
得數二十故云二十而與元會
月數百二十五　錢大昕曰二當作三
食法二十二　錢大昕曰當云二十三
其餘以蔀會除之所得以七十二乘之滿六十除去之　錢大昕
曰置蔀會數以六十除之尚餘十二故以七十二乘與以十二乘同滿

六十去之乃得與紀首歲名相直也

所得數從天紀算之起外所以入紀 錢大昕曰之起以三字皆衍文或云起當在算上

各以不入紀歲名命之 錢大昕曰不當作所

天紀歲名 錢大昕曰地紀歲名人紀歲名 蔀首 按此四行今本皆失其次試為別而言之自庚辰至甲申天紀歲名也自庚午至甲辰地紀歲名也自庚申至甲子人紀歲名也自甲子至乙酉則蔀首天正朔旦冬至之日因以為蔀名也最下一至二十則蔀首之次第因一紀之中各有二十蔀故以次列之也校書者不知天紀歲名當與庚辰竝列誤廾于上餘皆以次遞廾遂至舛誤不可究詰今特為更正如右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蔀首
甲子	庚辰	庚子	庚申	一
癸卯	丙申	丙辰	丙子	二
壬午	壬子	壬申	壬辰	三
辛酉	戊辰	戊子	戊申	四
庚子	甲申	甲辰	甲子	五
己卯	庚子	庚申	庚辰	六
戊午	丙辰	丙子	丙申	七
丁酉	壬申	壬辰	壬子	八
丙子	戊子	戊申	戊辰	九
乙卯	甲辰	甲子	甲申	十
甲午	庚申	庚辰	庚子	十一
癸酉	丙子	丙申	丙辰	十二
壬子	壬辰	壬子本作壬午誤	壬申	十三
辛卯	戊申	戊辰	戊子	十四
庚午	甲子	甲申	甲辰	十五
己酉本作乙酉誤	庚辰	庚子	庚申	十六
戊子	丙申	丙辰	丙子	十七
丁卯	壬子	壬申	壬辰	十八
丙午	戊辰	戊子	戊申	十九
乙酉	甲申	甲辰	甲子	二十

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 錢大昕曰九十下脫九字

一術以大周乘年周天乘減之餘滿蔀日則天正朔日也 錢大昕曰此條有脫誤依法推之當以大周乘入蔀年又以周天乘閏餘相減大周者周天乘章月之數閏餘則不盈章月之數以周天乘之別分母相同故可相減餘滿蔀月得一為積日滿六十去之其餘為大餘以所入蔀名命之算外即天正朔日蓋以大周乘入蔀年以蔀月除之所得即天正冬至日然推蔀首之歲前冬至與朔同日常歲冬至後于經朔由閏餘所積故以閏餘化為日分相減而得天正朔日也 周天乘下當脫閏餘二字蔀日當作蔀月

以月餘乘之滿中法得一 錢大昕曰月餘當作日餘

一術以為五乘冬至小餘以減通法餘滿沒法得一則天正後沒也 錢大昕曰為五當作十五以十五乘冬至小餘與通法相減餘滿沒法得一即冬至距後沒之日數也起冬至算外為後沒日

置入蔀積月以日乘之 錢大昕曰當云置入蔀積日以蔀月乘之

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 錢大昕曰此以蔀月為

度法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之一也

經斗除十分　錢大昕曰當作除十九分此以蔀法為度法七十六分之十九與九百四十分之二百三十五其比例同皆四之一也

積度加斗二十一十分　錢大昕曰十分當云十九分

其冬下旬月在張心署之　錢大昕曰按乾象景初術俱有此文攷隋書刑法志陳制晦朔八節六齋月杜張心日竝不得行刑今術家以二十八宿配日月五星房昴虛七星屬日心張危畢屬月

謂晝漏分後晝漏盡也　錢大昕曰此九字當是衍文

置其節氣夜半之數　錢大昕曰夜半當作夜漏

以月數乘積　錢大昕曰積下當有食字　四

求後食加五百二十分　錢大昕曰百當作月

又以四百九十乘積月　錢大昕曰九十下當有九字　閩本有九字

不滿法法什之　錢大昕曰下法字衍

五星數之生也　錢大昕曰當提行各本皆誤接前行

以章法乘周率為用法　錢大昕曰用當作月

以月之月乘積為朔大小餘乘為入月日餘　錢大昕曰此處有脫譌今以算求之當以蔀日乘積月如蔀月而一為積日不盡為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為大餘也又以蔀日乘月餘以月法乘朔小餘併之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所得如日度法而一為入月日不盡為日餘也

以率去日率餘以乘周天 本或作大譌 如日度法為度之餘也　錢大昕曰以下脫周字為度之餘當云為積度度餘

木　錢大昕曰日餘萬四千六百四十七　七當作一

火　錢大昕曰入月日十一　一當作二

土　錢大昕曰入月日二十三　三當作四

水　錢大昕曰月餘二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　六十下脫三字

虛分四百四十九　錢大昕曰九當作一

入月日二十七　錢大昕曰七當作八

日度法四萬七千六百三十一　錢大昕曰一當作二

滿其月法得一從小積為月餘　錢大昕曰小積下脫不盡二字

以蔀日乘之入紀月　錢大昕曰之字衍

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　錢大昕曰四千四百六十五者章法乘章月之數也

所得得滿日度法得一　錢大昕曰所得下衍得字

餘一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錢大昕曰餘一當作金水

其月餘得一月者又餘二十九　錢大昕曰又下疑有脫文當云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

小餘滿蔀月得一如大餘　錢大昕曰如當作從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分半　錢大昕曰二百當作三百

八十四日進十二度　錢大昕曰進當作退

伏復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二分半　錢大昕曰二百當作三百

二十二分當作二十分 北宋本閩本俱作二十分

行星三十二度與萬三百一十四分　錢大昕曰三十二當作三十三

八十四日行一十二度　錢大昕曰當云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

一見六百三十六日行百三度　錢大昕曰行下脫三字
日行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　錢大昕曰下行字衍
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　錢大昕曰而下脫疾字
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　錢大昕曰九十下脫一字
一合二百九十六日百八十一分　錢大昕曰日下脫二字
行百六度而進　錢大昕曰進當作遲
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　錢大昕曰後當作復
凡三合一終　錢大昕曰三合當作再合
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　錢大昕曰二日下脫旋字
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度　錢大昕曰度上脫二字
以步法伏日度分如星合日度餘　錢大昕曰如當作加
以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三百而一　錢大昕曰當云滿二百而一
續漢書勞證　一律歷志上　六
冬至斗二十度百一十分八分　錢大昕曰當作二十一度八分
因下有百一十五之文而重出耳此以三十二為度法分滿法
即進為度無有過三十一分者
大寒心半　錢大昕曰當云心二半
立春危七度二十一分　錢大昕曰七當作十
雨水室八度二十八分　錢大昕曰八度當作九度
驚蟄壁八度三分　錢大昕曰八當作九
大暑星四度三分　錢大昕曰三當作二
霜降氐十四度十三分　錢大昕曰三當作二
注每次三十二度三十三分之十四　錢大昕曰當云三十度三
十二分之十四
自危十度至壁八度　錢大昕曰八當作九　下文自壁八度至胃一度同

立春驚蟄居之　錢大昕曰此以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二月
節依古法也四分術以雨水為正月中
從上元太歲在庚辰以來盡熹平三年歲在甲寅積九千四百五
十五歲也　錢大昕曰四分術本以漢文帝後三年庚辰歲為
元在熹平甲寅前三百三十五年又追上兩元計九千一百二
十歲以為上元距開闢之始二百七十五萬一千二百歲也四
分術以章帝元和二年施行在熹平甲寅前九十年此算積年
乃及熹平者蓋劉洪撰記時附益之
而顓頊用乙卯　錢大昕曰唐一行日度議引洪範傳云歷紀始
于顓頊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
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則顓頊亦用甲寅與此志異然日度議又
云魯宣公十五年顓頊弟十三蔀首以丁巳平旦立春則顓頊
續漢書勞證　一律歷志下　七
歷元在春秋前七百八十四年正是乙卯歲殷祖辛之元祀也
術家皆上追開闢此獨始於殷代故云斷取近距
殷用甲寅　錢大昕曰按前志載殷歷云成湯用事十三年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終六蔀首當周公五年正月戊午朔旦冬至
又竟十四蔀至漢元帝初元二年復為紀首初元二年歲在甲
戌則前一紀首乃甲寅歲也
周用丁巳　錢大昕曰李淳風說周歷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
丙寅積千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較元命包所說開
闢至獲麟之歲少五十七算
漢興承秦初用乙卯　錢大昕曰唐一行日度議云顓頊歷上元
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在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於顓頊
帝堯復其子孫俾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

顓頊其實夏歷也湯作殷歷更以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距義
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當十有二中故
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為秦法更攷中星斷取近距以
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為上元

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　錢大昕曰三當作四

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　錢大昕曰自開闢至漢文帝後三
年積二百七十六萬三百二十筭以元法收之得六百有五其
餘一千五百二十恰滿一紀之數

洪能為筭述敍三光　錢大昕曰此卷首千餘言述推步之原精
微簡要非洪不能作後之步天者宜寶之

姚鼐曰此志初不言四分之所從起但言建武八年令待詔張盛
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楊岑課序事若此良為闇昧劉昭譏

為序致肩約不為過矣若東漢之主尊奉讖緯賈逵等論歷引
據及之蓋不得已劉昭注志於讖何賴而其序云星候祕阻讖
緯藏嚴時或有見頗邀旁遇蓋梁武帝嚴禁緯書故劉昭云爾
然所旁遇亦采録長兄如四分以冬至日在斗而注反引叶圖
徵日月起於牽牛之初以此為注肩非亦外耶

姚鼐曰續漢書律歷志部太子舍人馮恂患定宇謂未有太子則
舍人之官領屬少府故云部非也此部即治歷之部猶班固傳
云校書部也本卷又有太史部郎中劉固

姚鼐曰續漢書律歷志中卷論漏刻一則自永元十四年至昏明
中星列近刻本誤作刻於下十數行並當在下卷二十四氣之前蓋漏
刻又是歷中餘事可置於末而所云列於下之文即當載其所
刻不得分置兩卷也

日有光道〇光監本作九依宋本改　臣名南曰按黃道居中曰
光道前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
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
婁去極中此光道之明文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律歷志三

沒數之二十一為章閏　錢大昕曰李銳曰為章閏三字衍

所得數從甲子蔀起筭外所入紀歲名命之　錢大昕曰李銳曰筭外下有脫文以筭求之當云所得數從甲子蔀起筭外則所入蔀也不滿蔀法者入蔀年數也各以所入紀歲名命之

所得以七十二乘之滿六十除去之餘以二十除　錢大昕曰李銳曰七十二當作二十七蓋蔀會者二十七蔀之數以二十七乘蔀會所得數是復通為若干蔀也六十蔀為元以六十除猶以元法除二十蔀為紀以二十除猶以紀法除故不滿二十者即以命蔀

其注望小餘二百六十以下每以百刻乘之滿蔀月得一刻　錢大昕曰李銳曰冬至夜漏五十五刻以蔀月乘之百刻除之得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十七為自昏至明之數半之得二百五十八半為自子半至明之數云二百六十以下就整數言之

不滿其數近節氣夜漏之半者以筭上為日　錢大昕曰李銳曰數當作所聲之譌

餘分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為食在閏月　錢大昕曰李銳曰閏分滿四以上亦得一故以二百二十八正數減四得二百二十四數至二百三十一則滿七而成月二百三十一以上或在閏後

以歲數去上元蔀餘以為積月以百一十二乘之　錢大昕曰李銳曰當云餘以章月乘之滿章法得一為積月不滿為閏餘積月以百一十二乘之蓋傳寫脫之也百一十二者月數減食法之數論筭理當以食法乘積月滿月數去之不滿者轉減月數餘滿食法得一為後食今先以食法減月數則以後不用反減所推得數與前同

危十六二進　錢大昕曰壁十一進　李銳曰危十六當作危十七壁十當作壁九業赤道宿度自漢迄唐初相沿承用至一行大衍始改畢觜參鬼四宿而其餘二十四宿仍與古不異攷三統以後諸家赤道度危宿竝十七度壁宿竝九度此作危十六壁十蓋誤以下文黃道度為赤道度也

昏明之生以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三百而一為定度以減天度餘為明加定度一為昏其餘四之如法為少不盡三之如法為強餘半法以上以成強強三為少少四為度其強二為少弱也又

以日度餘為少強而各加焉　錢大昕曰李銳曰夜漏減三百而一當作夜漏減之二百而一如法為少下當有二為半三為太六字天度者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也按星從天而西日行一周當漏刻一百其自明至中自中至昏當晝漏之半以晝漏乘天度二百而一則得自明至中之度亦即自昏右旋至中之度為昏中星度以減天度餘為自明右旋至中之度為明中星度日違天而東自夜半至昏明又自有行分今既以二百為度法即以夜漏為日行自夜半至明之分以加明中星度為明定度以夜漏減二百餘為日行自夜半至昏之分以加昏中星度為昏定度為術當以天度乘晝漏加二百減去夜漏為昏定度之實今先減夜漏而後加一度其得數正同又減定明定度而後加一者蓋合昏明定度當得三百六十六度四分一今所

減者是周天度故減定而後加一也依浓求得昏明定度各與
其氣日所在度相加又以昏明度餘及日度餘各為少半大強
弱相并如浓除命則得其氣昏明中星宿度及餘也然求昏明
星度當與其氣夜半日所在相加而節氣加辰有早晚故後條
又有減之之浓入元紀蔀初年即以所加之日度餘減之
甲子　王鳴盛曰續律歷志云記稱大橈作甲子劉昭注引呂氏
春秋曰黃帝師大橈月令章句大橈採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
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榦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榦相
配以成六旬按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辰十日之位注云
十二辰子丑之等也十日甲乙之等也
何焯曰司馬紹統之作本漢末諸儒所傳而述于晉初劉昭注補別有縱
敘緣諸本或失刊劉敘故雜北海藤陰劉記亦誤出蔚宗志律
歷之文

律歷權土灰　何焯曰此灰字因下文葭莩之灰而誤史漢與淮
南中皆作炭
各家術皆當有効於其當時　何焯曰通人之言議亦鮮核

禮儀志第四

禮儀上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養老
冠　夕牲　耕　高禖　祓禊

用敕曰　惠棟曰沈約曰晉時史官答詔自漢故事以為日蝕必
當于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乘始有備蝕之制
無救首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變但
有考課疏密而已
絳領袖緣　惠棟曰綠疑作緣晉志引漢儀作緣
絳袴袜　惠棟曰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著絳袴袜
注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
著赤幘　惠棟曰原注有闕誤從宋志校正徐廣曰救日蝕大
武官皆冠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

注兆祭守備　惠棟曰宋書禮志作伺祭守備
下寬大書　惠棟曰案侯霸傳每春下寬大書霸所建也
皆須麥秋　惠棟曰案魯恭傳永元十五年恭薦刑故用孟夏故
須麥秋此語當在永元十五年故事也
以衣前當神軒　惠棟曰漢雜事曰尚書官屬西除下在先帝神
坐大夫計吏皆當軒前下
注建寅五年正月　惠棟曰建寅上十本有靈帝二字棟案此係
熹平元年正月事是五月始以建寅五月改元熹平蔡邕所記
在改元以前袁宏不察遂引建寧五年于熹平之上不止載于
陵一事公卿拜罷一無所考當合二年為一年也
注令見威儀　惠棟曰威作其
注就園陵而創焉　惠棟曰創作朝

注陛西陛爲神坐　惠棟曰陛西作階西陛爲作祭設
注久在園陵　惠棟曰久作又
注予宜載之　惠棟曰宜作當
注正月旦作酒　惠棟曰旦作朝
注翡翠各二十　惠棟曰十作三
注以鑒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　惠棟曰鑒燧一作陰燧
大燧一作陽燧周禮考工記曰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
齊鄭玄曰鑒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劉昫曰案鄭注則水火
之器皆以金錫爲之
先齋十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　惠棟曰蔡邕集曰靈帝時詔
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歐殺指揮使于
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邕博士任敏死罪對

案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厭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
至大指使至微不至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交
神明本無嫌則祠[illegible]文寬可齋無疑
注漢氏不拜日　惠棟曰氏作時
儀如官禮　惠棟曰開元禮曰周曹褒新禮四加也
以椽　惠棟曰以椽當從五禮新儀作祉記
皆於高祖廟　惠棟曰五禮精義曰士冠於廟諸侯于太祖之廟
天子當冠于始祖廟也
如禮謁　惠棟曰謁[illegible]祖廟也
正月始耕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新率三公九
卿載青車駕倉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注元鳥至　惠棟曰明堂月令曰元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請子

許慎曰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
帝少昊司分之官也
注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　惠棟曰國三老袁良碑曰君
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爲三老此其證也
注男女完具　惠棟曰案男女完具者謂更老所生男女備具非
指長子劉昫駁之非也
扶玉杖　惠棟曰玉杖當作王杖
自賓階至階　惠棟曰至下脫有阼字
注視桑於苑中　惠棟曰晉書禮志引漢儀云皇后親桑東郊苑
中
菀窳婦人寓氏公主　惠棟曰菀窳一作花窳干寶曰公主者女
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

注獻於廟觀　惠棟曰河南十二縣境簿曰廟觀在廣陽門
皆絜於東流水上　惠棟曰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
爲禊
注謂之禊也　惠棟曰絜讀爲禊故云謂之禊也故下引風俗通
曰禊者絜也
注祓禊於水濱　惠棟曰月令暮春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
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
注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　惠棟曰沈約曰自魏以後但用
三日不以巳也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禮儀志上

齋日內有汙染解齋　錢大昕曰說文引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姅婦人汚也

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　錢大昕曰絜古禊字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見南齋書說文無禊字

五日一　吳仁傑曰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仁傑按五當作午郎顗曰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論衡亦曰以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時鑄陽燧謂丙日或午日也顗充皆當時人其言宜可據則以索印飾門戶必仲夏午日也世俗訛傳遂用五日白傳樂府百鍊鏡篇謂其鑄以五月五日午時此蓋依倣鑄陽

燧之法然以為五日則誤矣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進角黍注云端始也蓋以五月始遇午日為端午如三月始遇巳日為上巳耳近世角黍不用午日而但用五月五日然猶謂之端午如魏晉以來祓禊不用巳日而但用三月三日謂之上巳也二事正相類或謂本草采藥多用五月五日恐自有所本斯又不然晁伯宇談助載祕要辟兵法用正月上寅日取木觸類推之本草亦誤也

五日干　吳仁傑曰資暇錄端午謂五月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濟翁家有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書容齋隨筆謂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歷序云謹以八月端午獻之宋璟表亦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仁傑按周官壺涿氏午貫象齒鄭氏注午故書為五王彥賓謂午五通用按五月當作端午八月當作端五今元和詔書與張宋二公所用字正兩相反以午五通用言之則可若論本指未免失之

臘　吳仁傑曰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仁傑按前書陳勝傳臘月勝之汝陰索隱曰臘節在十二月故謂之臘月許氏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為臘蓋以漢火行言之本朝亦以木王故戌臘與漢同然用三戌為定若冬至在朔望日而遇戌則三戌在十一月矣若冬至在晦是日而遇亥子則三戌在正月矣非所謂星回歲終陰陽之交也且以十一月正月而謂為臘月可乎謂宜毋以三戌為拘或三戌或四戌要使臘常不出季冬之月如是而已

儺呼　吳仁傑曰大儺選百二十人為侲子讙呼仁傑按淮南書

舉木者前呼邪許後者應之蓋衆聲和呼之義故漢制大儺讙呼而後世謂之耶呼南史曹景宗臘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編往人家是也近時小說乃作打夜狐不知邪呼自有本字許嵩謂俗呼野雩及野胡亦誤也

牟　吳仁傑曰牟大歐陽公詩本義云牟者百穀中一穀蓋于言麰文言麥明非一物若謂來牟為麥則非爾麰既不為麥而于爾雅亦無他訓詁旁考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仁傑按詩美后稷即有邰家室張敞傳后稷封于斄師古曰斄與邰同然則來牟之來即斄之省文耳牟訓麥之外又為器名故志以牟與卣還偕言之內則亦云敦牟卮匜注云敦牟黍稷器也思文之詩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蓋言帝賜黍稷之器使后稷祈穀以均養四方之民與生民詩所謂于豆于登義同臣工詩言於

皇來牟終之以迄用豐年所以歌詠祈穀之應也然則所謂來
牟者指言后稷初封所賜祭器詩文從省而毛鄭乃有赤烏牟
麥俱來之誕宜為歐陽公所不取

升　吳仁傑曰服小紅十一升仁傑按儀禮大功布九升小功布
十一升鄭康成曰八十縷為一升司馬公禮書云古者五服皆
用布以升數為別其經以八十縷為一升蓋當時有織此布以
供喪用者布之不論升數久矣呂氏鄉儀亦云今布無升數且
隨精麤以意定之仁傑謂今布不可謂無升數特語轉為知䞿
切耳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而知䞿切亦訓為成今如俗具曰䆐
者每簆用六成七成多至十五成以上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
麤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麤者齒
纔用十縷則是六成實三成耳士夕禮言衰三升亦與此合

禮儀志第五

禮儀中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貙劉　冬至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臘　大儺
上牛　遣衛士
朝會

以次行雩禮求雨　惠棟曰董仲舒曰廣陵女子諸巫毋小大皆
相聚其郭門外為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市使門者鎖內丈夫
丈夫無得相從飲食又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澍而
已○江都相仲舒下內史承書從事其都閒吏家在百里內皆
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夫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使巫相
推擇絜淨易教者祭醮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
不成謹進清甘羞再拜請雨

注祭之以毋饒　惠棟曰饒一作䬳毋音撫禮記謂之酒毋饒音

務周禮曰能食

注他皆如前　惠棟曰此下有神農兩求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
為黃龍又為大龍壯者舞之季夏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
壯者西方老（原註未詳）人北方以（原注下疑一字）人舞之四十九字

注前金鼎　惠棟曰鼎上有無字

注其神木果　惠棟曰木作火

注他如前　惠棟曰他下有皆字

注為四通之壇　惠棟曰為上有各字

注祀禮如春　惠棟曰祀作祝北宋本亦作祝

注內時皆庚子日　惠棟曰皆下有以水日為龍必取潔土為之
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

注緣其象類而為之　惠棟曰新論又云余難白頓牟礁石不能

臬是何能拾針取芥子驗寶無以應
注成帝二年　惠棟曰二北宋本作五
拜諸侯王公之儀　惠棟曰漢舊儀曰册皇子為諸侯王皆以上
東門中以東門在卯故也
注尚書令主贊　惠棟曰疑劉囂
僕射主鼎　惠棟曰曹鼎也
尚書主俎　惠棟曰疑曹俎
注人臣宜哉　惠棟曰人作僉
注卦得承乾　惠棟曰兆名也坤承乾為大吉之兆也
注宗室祖　惠棟曰劉祖字春見南陽人見風俗通為郡屬曹吏
本字公孫慶馨孝龐又祖文春龍見真誥
注章貴人為皇后后其往賤顯位　惠棟曰注脫一后字從北宋

本增人
至立冬　惠棟曰徐廣漢制祀事五郊天子與執事所服各如方
色百官不執事者自服常服常絳衣也
還宮　惠棟曰上脫於是乘輿四字
貙劉　惠棟曰周禮射人射牲鄭元曰今立秋有貙劉云賈公彥
由漢時苑中有貙劉即爾雅貙似貍劉殺也云立秋貙殺物
注貙膢　惠棟曰徐堅引說文曰冀州北部以月朝作食為膢祭
受之以玉杖　惠棟曰呂氏春秋八月紀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
粥飲食高誘曰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周禮大
羅氏掌供老人之杖論衡曰七十賜玉杖著鳩首杖末不著爵
周禮伊耆氏典杖鄭司農曰今時亦命之為玉杖
玉杖長九尺　惠棟曰惠學士曰今本長下落九字

端以鳩鳥為飾　惠棟曰風俗通曰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間遁
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
鳩杖賜老人也
不聽政　惠棟曰五經通義曰冬至所以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
聽政事
諸王時變服　惠棟曰王北宋本作五
注陰陽氣微　惠棟曰陰字衍
故使八能之士　惠棟曰易通卦驗曰冬至始人主致八能之士
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
鄭元注曰致八能之士者言選于眾人之中取習曉者使之調
焉諧調和之也
或吹黃鍾之律間竽　惠棟曰春秋感精符曰竽長四尺二寸

或撞黃鍾之鐘　惠棟曰樂汁圖徵曰黃鍾生一十生萬物故君
子鑄金為鐘四時九乳
或擊黃鍾之磬　惠棟曰阮諶三禮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
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
或鼓黃鍾之瑟　惠棟曰春秋感精符曰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
或擊黃鍾之鼓　惠棟曰春秋感精符曰用馬革鼓圓徑八尺一
寸易通卦驗曰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
圓徑五尺七寸鄭元曰馬坎類牛離類
太子具樂器　惠棟曰太子當作太常
守宮　惠棟曰即守宮令也
正德　惠棟曰易緯通卦驗曰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正德
所行注云謂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注必伏人能之士　惠棟曰鄭元易通卦驗注曰伏就也
注天文　惠棟曰鄭元通卦驗注曰天文謂之三光運行照天下
冬至而數訖於是時也祭而成之所以報也
皁囊　惠棟曰獨斷曰凡表章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皁囊盛
前白禮畢　惠棟曰北宋本作白
太史令人能士　惠棟曰令北宋本作命
侲子　惠棟曰侲作振史記淮南王傳海神曰以令名男子[illegible]
振子童男女韋昭曰侲之刃切史記徐廣曰海神云若侲女即
得之矣
注桃弧棘矢　惠棟曰服虔左傳解誼曰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
棘赤有箴取其名也
蒙熊皮　惠棟曰熊舊漢儀作虎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五　四
朱家　惠棟曰朱舊漢儀作丹
穴從僕射將之　惠棟曰穴當作冗冗從僕射官名而隴切冗散
也
請逐疫　惠棟曰莊子逸篇曰游島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
呼噪何也由黔首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
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蔥以
通五藏擊鼓噪呼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為魅祟耳
甲作食𧊒　惠棟曰案漢隸𧊒即古文䖵字玉篇曰𧊒古文虫說
文無此字司馬光音虛容切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
騰簡食不祥　惠棟曰藝文志有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祖明　惠棟曰一作祖明見唐志
共食蠱　惠棟曰封禪書磔狗禦蠱蠱說文曰臬桀死之鬼亦為

蠱　淮南子曰傷死者其鬼嬈
凡使十二神　惠棟曰論衡曰除客者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
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有十二神舍之主驅逐名為
去十二神之客
注捎魑魅　惠棟曰捎當作梢方交切
注腦方良　惠棟曰薛綜注曰腦陷其頭也
注猶狂　惠棟曰蕭該漢書音義曰猶狂無頭鬼見字林
注埜仲游光　惠棟曰風俗通曰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
重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
設桃梗　惠棟曰論衡曰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門戶畫虎之形
著之門闌
注特侯　惠棟曰何焯云特侯特進侯也
後漢書考證　列傳第五　五
饗遣故衛士儀　惠棟曰前書武帝紀建元元年秋七月詔曰衛
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王尊傳曰正
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
自臨而饗之後漢饗衛士于南宮見東平王蒼傳
奏食舉之樂　惠棟曰白虎通曰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
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
天子食時舉樂
注皆陛觀庭燎　惠棟曰陛漢官儀作階
注含利　惠棟曰薛綜西京賦注曰含利獸名性吐金故曰含利
注雒陽宮閣傳云　惠棟曰傳北宋本作簿
注諸會食饗之　惠棟曰諸下脫會字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禮儀志中

注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　錢大昕曰本紀七月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　錢大昕曰按靈帝紀太尉聞人襲以三月免官此立后乃在七月或紀所書月日誤

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　錢大昕曰彌牟五字未詳

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　錢大昕曰桃印宋書禮志作桃卯注稱桃印本漢志所以輔卯金則印當為卯之譌

周人木德以桃為更　錢大昕曰更即梗字下文云設桃梗鬱儡荼壘是也

太子具樂器　錢大昕曰太子當作大予

禮儀志第六

禮儀下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不豫　惠棟曰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豫政也

嘗藥監　惠棟曰嘗藥監六百石宦者為之

並禱求福　惠棟曰沈約曰後漢諸帝不豫並告泰山宏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東東郡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使司徒分請郊廟社稷

飯唅　惠棟曰光宿穀梁注曰含曰實禮緯曰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璧士用貝璧一作碧

竹使符　惠棟曰杜子春周禮注曰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

東園秘器　惠棟曰漢舊儀曰東園秘器作梓宮素木長丈三尺

崇廣四尺

梓宮　惠棟曰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也凡人呼棺亦為宮也

治禮引三公　惠棟曰百官志治禮郎四十七人屬大行令東觀漢記百官表曰大行丞有禮理員四十七人主齋祠擯贊九賓之禮

尚食　惠棟曰孝惠紀曰宦官尚食應劭曰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帳尚衣尚席亦是漢儀注曰省中有五尚也

木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　惠棟曰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服也

注為領緣纖　惠棟曰緣下有也字纖下有者字

注手十六白布鞲　惠棟曰鞲下脫服字

疏布　惠棟曰王逸曰疏布也
太史卜日　惠棟曰凡國祭祀喪娶之事太史掌奉良日也
天子之柩　惠棟曰周禮小祝置銘鄭衆注曰銘書死者名於柩
今謂之柩賈公彥曰漢時謂銘爲柩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旐也
以緇布爲之緣繪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
執鐸先　惠棟曰司馬法曰百人之帥執鐸
載以木桁　惠棟曰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
承藏具
甒二　惠棟曰三禮圖曰醴甒以瓦爲之受五升口徑十尺脰高
二寸大中身兌下平底
覆以功布　惠棟曰三禮舊圖曰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
御柩居前爲行者之節度

酒壺八　惠棟曰三禮圖曰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
反爵著壺漆赤中
鴻洞　惠棟曰貨殖傳曰新豪千乘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
曰洪洞方稾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
立主如禮　惠棟曰鄭氏祭法注曰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
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春秋正義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
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說宿曰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
主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兩壁
解大紅服小紅十一升　惠棟曰吳氏補遺曰案儀禮大功布九
升小功布十一升鄭康成曰八十縷爲一升司馬公禮書云古
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爲別其經以八十縷爲一升蓋當時有 [illegible]
織此布無升數且隨精粗以意定之仁傑謂今布不可謂無升
數特語轉爲知廢切耳鄭謂升當爲登登成也而知陵切亦訓
爲成今織具曰筬者每筬用十成七成多至十五成以上以成
之多少爲布之精粗大率四十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
康成之說粗者亦纔用十縷則十成實三成耳
留黃冠　惠棟曰冠用留黃色也
注本儀裏柳　惠棟曰此下脫文騎亦數四字
坎侯漆　惠棟曰杜佑曰空中鼓合而漆之如漆坎侯即空侯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禮儀志下

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　錢大昕曰獻帝紀注引此文作櫂歌音徒了反

太僕四輪輈為賓車　錢大昕曰僕下脫駕字當依獻帝紀注增

注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表以石焉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此十三字乃上文治黃腸題湊之注誤入於此

校尉三人　錢大昕曰三下脫百字當依獻帝紀注增

季冬臘　王鳴盛曰禮儀志季冬之月大享臘注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按漢家行夏時已久矣此季冬月豈戌月乎高堂隆說非也

上陵東都之儀至周徧如禮　何焯曰明帝誠為瀆禮然既相沿有此議廢則雖帷不得過後如西京園寢之制耳魏文始毀高陵祭殿注中繇蔡之論冒見近事不復深惟本意耳　按古者大事皆於祖廟行之若移上陵之禮於廟則禮不瀆而愛敬不替矣

高禖立高禖祠于城南　何焯曰注中盧植注即鄭說而言之不悉東說殊矣

養老皆祀聖師周公孔子　何焯曰周孔並祭至唐始畢其制

五更亦如之　何焯曰注引月令章句曰五更庶老也按五更既庶老則更字為分書叟字無疑矣

請雨郡國上雨澤　何焯曰今雨澤章所始也

拜王命　何焯曰注所引夏勤策文此漢王命策文舊式也注引建寧四年七月立宋皇后文去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按范氏靈帝紀于是年三月書太尉聞人襲免太僕李咸為太尉此是詔書不應有誤紀所書拜罷未審也

桃印章卆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　何焯曰今人不知有改水事改火則漢雖冬至行之當為以火德故不欲如周之數改耶

大儺先臘一日大儺　何焯曰月令季春仲秋皆儺慈陰陽之氣或有所過其害及人而物或憑焉也漢所存者止于季冬大儺而已

設桃梗鬱儡葦茭畢　何焯曰注中所引度朔山一條今山海經無此文

大喪或大赦天下　何焯曰大赦上有或字則偶當大赦之後雖即位亦可無數赦

備丰爵如禮注蔡質漢儀曰十七陵今見在河南尹無敬也○何焯校本今改今削在字又世享為耶龐何焯校本曰字疑之

後漢書旁證

祭祀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郊　封禪

注神道以通　惠棟曰以通作人通見索隱

不謀同辭　惠棟曰今文太誓曰八百諸侯不謀同辭

羣地位在壬亥之地　惠棟曰孝經緯援神契曰周天王衡六閒曰大寒後斗指艮為立春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子癸丑斗指丑為大寒二十四氣周而復始鄭志引此與亦同此圖蓋周秦以來相傳舊法也

以像紫宮　惠棟曰史記天官書曰匡衛十二星曰紫宮

通道以為門　惠棟曰封禪書曰開八通鬼道

注凡以神位者　惠棟曰位作仕

注謂負生於泰山　惠棟曰生作土

注每世之隆　惠棟曰袁紀曰治道之隆

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　惠棟曰汙蕭該音一故反說文曰汙薉也

配林　惠棟曰風俗通曰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

注泰山君夫人　惠棟曰漢時皆稱泰山府君

注博士充　惠棟曰曹充也建武中為博士定封禪禮見曹襃傳

既非重命之義　惠棟曰命下徐堅引司馬書有受字

注郭使者　惠棟曰郭堅伯也

八十一卷　惠棟曰張衡集上事曰河洛五九六藝四九共八十一篇

注國家　惠棟曰孔穎達曰漢魏稱人主或言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

注百官布列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　惠棟曰從封禪儀故事

注瑞命篇　惠棟曰逸禮瑞命篇也

注用輦　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曰人引車曰輦

命人發壇上石　惠棟曰案持禮即治禮郎持禮三十人發壇上石碱蓋尚書令藏玉牒畢持禮覆石碱尚書令封上十石檢亦纏以金繩泥以金泥雜用四方土色各依其色又曰壇上置石碱再累階方五尺厚一尺置壇中刻碱上拖十枚石檢東西各十檢南北各二檢上有石蓋若今之榹子撅子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祭祀志上

及中宮宿五官神　錢大昕曰中宮當作中官

二十八宿外宮星　錢大昕曰外宮當作外官漢書天文志經星

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

甲午禪于梁陰　錢大昕曰梁陰即梁父也

封禪語在漢書郊祀志　何焯曰上皆追述武帝事注東觀書云

云宜在下文上至奉高下

六宗　何焯曰注中諸家之釋惟船觥之說得其通矣

迎春丰時不迎　何焯曰不迎三時自漢始

論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　何焯曰此玉專指印璽劉昭之

難非也

九州平天下予○予本或作于

後漢書旁證

祭祀志第八

祭祀中　北郊　迎氣　明堂　增祀　辟雍　六宗　靈臺　老子

明堂　惠棟曰水經注曰穀水又逕明堂北中元元年立尋其基

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因之故引于其

下爲辟雍也

注相參之數也　惠棟曰漢司馬宮識曰夏后氏世室室顯于

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

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

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如宮言則周明堂大于夏室與

鄭異義

靈臺　惠棟曰張衡集舊注曰德陽殿東有辟雍西有靈臺於其

上觀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郊射者曰辟雍司歷紀候節氣者

曰靈臺

迎時氣　惠棟曰禮器曰饗帝于郊鄭元曰今漢家四時迎氣其

禮則備

自永平中以禮讖　惠棟曰禮緯含文嘉曰南郊北郊東郊西郊

中郊兆五帝也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里北

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謂者齋戒謀慮其

事也

注堂階三等　惠棟曰尚書大傳作八等

注助天生　惠棟曰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

注堂階二等　惠棟曰尚書大傳作七等

注助天養　惠棟曰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

注助天收　惠棟曰樂元語曰南東之舞持戟舞助時氣也
注助天誅　惠棟曰樂元語曰北東之舞持干舞助時藏也
注此迎冬之樂也　惠棟曰以上皆見尚書大傳五行篇也
注衍宗　惠棟曰宗後爲任城王相見光武十王傳
麗雅　惠棟曰雅字宜去也郵宕集人
注音形兩異、惠棟曰惠學士曰禮體同音劉昭以爲音形兩異
盡小學士兩本節未其讀矣
祠老子於濯龍　惠棟曰東觀紀曰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
飾諂金知害　惠棟曰胡氏曰知害厚灰說文金飾器也
設華蓋之坐　惠棟曰東觀紀曰祠用三牲太官設珍膳作倡樂
以求福祥
下子〇子本或作于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祭祀志中

元和二年正月詔曰　錢大昕曰章帝紀作二月

歌由皓八佾舞育命之舞　錢大昕曰明帝紀注引此文云歌白藏以上下文青陽朱明元冥例之則白藏爲是

靈臺未用事注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〇監本崇字下衍矣字向明二字誤作室字俱依宋本改

又以周誥廟論之〇論下衍曰字

又明曾之太廟猶周清廟也〇明下衍堂字之下脫太字俱依宋本改

又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〇六九何焯校本改九六

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注月令章句去邑七里〇本亦作南郊七里　臣良表曰按下祭黃帝后注云南郊五里互見之文也

後漢書旁證

祭祀志第九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五官中郎將張純 惠棟曰案本傳純時爲虎賁中郎將也

大司徒涉 惠棟曰戴涉也

行太守事侍祠 惠棟曰風俗通曰舊俗太守侍祠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

注如淳曰宗廟 惠棟曰宗作光武

注臨祭宗廟 惠棟曰祭下有祀字

父爲昭 惠棟曰案說文昭從人召聲不從曰也

禘之言諦 惠棟曰賈逵左傳解詁曰諦者遞也審遞昭穆

注論纂廟神 惠棟曰神下脫主字

注設左右坐 惠棟曰惠學士曰漢無尸空設之左坐者皇后坐于左並食也此云高后右坐蓋帝之左后之右也惟俎即儀禮所俎爲尸俎也

注左辯右辯 惠棟曰辯讀如辯具之辯是上也虞周易注曰辯膝下也

注名曰惟俎 惠棟曰惟一作多

注前上酒 惠棟曰上下有卮字

注當從者奉承 惠棟曰承一作引

注太常撫 惠棟曰戒自魯撫

注使爾受祿于天云云 惠棟曰惠學士曰此夫夫嘏辭而天子用之非禮也

注驃騎將軍議可 惠棟曰蕭子顯曰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退光武廟登歌一章十十六句

更衣 惠棟曰袁紀曰更衣者帝王入廟之便殿也

注謝沈書曰云云東觀記曰建初四年八月書也

以尚興務 惠棟曰孫袁紀作孩

上尊號曰敬宗 惠棟敬袁紀作孝

主今分祭之 惠棟曰鄭駁五經異義曰近漢諸幼小之帝皆不立廟而祭於陵蔡邕云孝殤孝沖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逾年不列于廟太尉司徒分視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凡牲用十八太牢 惠棟曰獨斷曰西廟五主東廟七主以陵寢爲廟者三殤帝康陵沖帝懷陵質帝靜陵是也追號爲后者三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葬北陵安帝祖母也清河孝德皇后安帝母也章帝梁貴人曰恭懷皇后葬西陵和帝母也安帝張貴人

曰恭敏后葬北陵順帝母也而廟十二主三少帝三后故用十八太牢也

注不列昭穆 惠棟曰不列二字衍

注遂毀元皇帝 惠棟曰遂上脫宗廟二字元上脫孝字

非建斯議罷毀典禮 惠棟曰從集校正

初孝昭 惠棟曰注脫初字昭誤作宣

尊崇孝武歷稱世宗 惠棟曰集歷作廟

至孝成皇帝 惠棟曰成集作宣

重順 惠棟曰順集作慎古字通

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 惠棟曰集作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者也

莫能執政復后之義故遂僭濫無有防限 惠棟曰從集增改

尊古復禮　惠棟曰集作遵復古禮
誠合禮義　惠棟曰禮儀集作事宜
孝明遵述　惠棟曰遵述集作用循
承秦所爲也　惠棟曰漢官儀曰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楊泉講辭曰古不墓祭葬於中野而廟在木門裏不敢卜其親乎明出葬曰中衣履不敢一日使神無依也周衰禮廢立寢於廟墓漢樂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時與水進果實而禘祫祭祀皆於宗廟及其末閑寢之在墓既往祭焉益由京師三輔冑豪大姓力擅財富婦女驕侈車兩相追宿止墓下連日厭飫遂以成俗迄以今日未死者骨肉歸于土神而有靈豈肯守未敗壞而于草莽哉
陳嚴　惠棟曰嚴漢官儀作莊

皆太牢具　惠棟曰謂羊一豕一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注三年曰　惠棟曰五十下有記字
注孔晁　惠棟曰晁當作鼂
有社無稷　惠棟曰辟雍曰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至元始三年始立官稷光武之後俾有官社不立官稷
注鄭義　惠棟曰義章陵人荊州名士見魏志劉表傳作義
五祀之祭　惠棟曰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戶祭脾竈祭肺中霤祭心門祭肝井祭腎
祀先農于乙地　惠棟曰晉志引漢儀云以乙日祠先農乃耕于乙地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祭祀志下

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　錢大昕曰前此雒陽廟祭高帝文帝武帝今加祭宣元二帝故云五也

注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　錢大昕曰按下文引樞機鈴當作旋機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蓋言樂名大予與韶夏濩相同不宜更以大名舞也又引詩傳云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此言歌詩宜名武德之舞不宜單稱大武也然則東平王蒼之議正主武德之舞其前云樂名宜稱大武者或當時公卿有此議故博引圖緯經傳以駁之耳沈約宋志言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為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薦之光武之廟此是錯會東觀書意蒼所制歌詩固云武德舞不去大武舞也近有據沈約志以譏范史之誤者由未尋繹斯文而意為之說爾

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　錢大昕曰當云陵曰西陵史脫去三字

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　錢大昕曰五主者高文武宣元也七主者光武明章和安順桓也

陳嚴具　錢大昕曰王懋竑曰嚴當作裝東漢諱莊為嚴遂并改馬予謂裝妝皆俗字古文本作莊故東漢人稱妝具曰嚴具魏志田疇傳戒其門下趣治嚴即治裝也

語在章紀注謝沈書曰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　臣世駿曰按

昭兹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也以兹為哉漢碑有之以許為御
以繩為慎非有避諱不知何自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注馬昭曰〇諸本皆作
馬貽何焯校本改臣昭

後漢書旁證 祭祀志下 二

後漢書旁證
天文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三
軒轅始受河圖鬬苞授 句 規日月星辰之象 惠棟曰案閻苞受河
圖篇名見李善注文選鬬當閣授當作受規字屬下讀羅泌以
鬬苞為黃帝臣名非也
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 惠棟曰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固曰火當為北北陰位也
甘公 惠棟曰劉歆七畧曰甘公字逢名德虞喜志林云甘公一
名德
災條 惠棟曰周三老袁良碑云災條備在許峻有易災條十卷
作五紀皇極之論 惠棟曰沈約曰伏生創記大傳五行之體始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廿
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徵
注抗身于月 惠棟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
虛上夫人是也
蔽於他也 惠棟曰他作地
是謂闇虛 惠棟曰惠學士曰平子精于天文而所著靈憲論頗
涉誕妄全無發明何也雖指闇虛為地影為千古卓識
續其後 惠棟曰宋書天文志云時閹官用事邕議不行
下江新市賊 惠棟曰王常等本起新市後入南郡藍口為下江
兵也
張印 惠棟曰劉元傳注曰續漢書印作卯
北入太微 惠棟曰李淳風曰行而造其中曰入
九虎將軍 惠棟曰九上有號字

今犯軒轅大星　惠棟曰李淳風曰行而侵之曰犯石氏曰經過
其星而光耀侵之曰犯古占七寸以内曰犯
從太微出　惠棟曰未當去而去曰出
軫為秦蜀　惠棟曰奇殷學云軫安得為秦蜀蓋井字也吳越音
訛誤篇耳觀上文而南行可見
公孫㒖　惠棟曰㒖一作光述弟也
細陽臨平　惠棟曰皆屬鉅鹿郡
東井為水衡　惠棟曰衡一作衡春秋元命包曰東井八星主水
衡也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天文志上

建武九年七月金犯軒轅大星　錢大昕曰按志載五星凌犯或稱太白熒惑歲星填星辰星或稱金木水火土前後俱不畫一

軒轅始受河圖闘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　錢大昕曰文選注引河圖闓苞受曰帝咸苗裔出應期闓苞受蓋河圖篇名如括地象帝覽嬉之類此闘字當是闓字之誤王伯厚疑闘苞為人名氏非也

注郗萌占曰流星出東井　錢大昕曰隋書經籍志後漢中郎郗萌撰後漢災異十五卷又云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

天文　何焯曰注中所引張衡靈憲以為溟涬為根龐鴻為幹太元為實同于太極圖蓋權輿于此文

闓苞授規○困學紀聞曰闓苞似是人名氏

湯則巫咸○困學紀聞曰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詁孔穎云咸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為正

以顯天戒明王事焉注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于日也太白晨星見昏附于月也　臣名南曰按攝提地候熒惑俱屬陽故曰附于日非謂土木火必附日而行金水不附日而行也

光武下古今注壬寅犯心火星○何焯校本火改大

威虜將軍馮駿　臣名南曰按公孫述傳作破虜將軍光武紀又作威虜將軍馮峻

是時西北討公孫述　臣永祚曰按公孫述在西南北字殊誤

天文志第十一

天文中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三　殤一　安四十六　順二十二　質三

貴人之牢　惠棟曰當云賤人之牢樂汁圖徵曰連營賤人牢宋均以爲連營貫索也

織女　惠棟曰荆州占曰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

楚王英黨與　惠棟曰與字衍

孝明帝崩　惠棟曰袁紀作乙卯

交通知逆謀　惠棟曰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見孔融傳

畢爲邊兵　惠棟曰春秋緯元命包曰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

周地爲東都　惠棟曰都作郡

攻雚唐城　惠棟曰據西南夷傳作嶲唐永昌有嶲唐縣當從傳

閣道　惠棟曰荆州占曰閣道王良旗也有六星

天棓　惠棟曰棓作皮葉船音剖詩緯曰槍三星棓五星在斗杓左右主槍人棓人

朱儌　惠棟曰匈奴傳作朱徼

淮海中占　惠棟曰藝文志海中星占十二卷即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

狼樓　惠棟曰樓和紀作貜

心爲天子明堂　惠棟曰春秋說題辭曰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宫

十二月　惠棟曰安紀十二月乙亥

沛王寻薨　惠棟曰寻當作正傳寫誤也正輔之孫諡節

乳母男 惠棟曰順紀曰乳母王男

劉喜 惠棟曰喜范書作熹

尹就 惠棟曰兩尹就一中郎將

楊鳳 惠棟曰兩楊鳳一蜀郡成都人

馬市 惠棟曰洛陽記曰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東南馬市在大城東

曾於 惠棟曰於本紀作旌

閏月戊子 惠棟曰案郎顗傳閏十月也

徐白 惠棟曰白西域傳作由

戎末 惠棟曰末鮮卑傳作朱

殺都長 惠棟曰都上脫江字

內署令石光 惠棟曰署梁商傳作者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天文志中

永元六年度遼將軍朱徽 錢大昕曰和帝紀匈奴傳俱作朱徽

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 錢大昕曰按和殤二帝紀俱去十二月辛未

永初三年彗星起天苑 錢大昕曰安帝紀作天苑苑古字通

四年後太尉張敏免官 錢大昕曰安帝紀作張禹

永和三年江賊蔡伯流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錢大昕曰順帝紀作九江賊此脫九字都長上脫江字

四年中常侍張達遼政陽定內署令石光 錢大昕曰陽當作楊內署當作內者百官志有內者令

達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 錢大昕曰按梁商傳云收達等悉伏誅此云皆得免者妄也

永元九年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徽下獄誅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鮮卑下當有攻肥如三字見鮮卑傳 晦之曰按文義當云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不追虜徽下獄誅

攻蓨唐城 臣名南曰按文當作舊唐城舊唐永昌郡屬縣也

二月九日甲寅流星過紫宮 臣良表曰按書日例惟甲子此兼言九日訛也上書八月庚寅慧星出天市此不應庚紀干月事且上書元年正月丁巳則二月九日安得爲甲寅予下云十二月戊寅慧星出考章帝紀在建初二年此二月九日乃二年九月之訛也

水在輿鬼中注辰星犯昴 臣永表曰按正文在輿鬼而注爲犯

昴宿誤　臣名南曰按犯昴當作犯鬼

後漢書旁證

天文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三十八　獻九　靈二十　隕石

宋謙　惠棟曰桓紀作宗謙

為女主憂　惠棟曰襄楷傳曰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

左勝　惠棟曰勝漢桓紀及宦者傳皆作稱

河南尹鄧萬　惠棟曰萬下脫世字

鄧會　惠棟曰曾漢桓紀作會方紀閒當作會也

皆坐殺無辜　惠棟曰瓚殺小黃門趙津猾賊南陽大猾張汎皆誅有罪而云殺無辜誣矣或當時坐罪之名史官不及追改也

劉虖　惠棟曰虖本紀作郃光和二年事也

後漢書旁證　列傳第十二

陳寅　惠棟曰寅本紀作夤

郭勝　惠棟曰勝南陽人一作脈見袁紀

周羣　惠棟曰蜀志曰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

人主改　惠棟曰蘇林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姓鎮星入太微內有兵亂人主以弱三者漢改姓易代之異也

熒炎指帝坐　惠棟曰指一作射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天文志下　錢大昕曰此卷注全闕

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　錢大昕曰桓帝紀杜二月比

衍十字

延熹五年京兆虎牙都尉宋謙　錢大昕曰桓帝紀作宗謙

八年太僕南鄉侯左勝　錢大昕曰桓帝紀宦者傳俱作左稱趙

岐傳中常侍左悺兄勝

河南尹鄧萬　錢大昕曰萬下脫世字蓋唐人避諱去之爰延傳

亦作鄧萬

虎賁中郎將安鄉侯鄧會　錢大昕曰安鄉當作安陽（據皇后紀）會當

作會（據桓帝及皇后紀）

後六年司徒劉耆為中常侍曹節所譖下獄死　錢大昕曰按熹

平之世司徒無下獄死者惟光和三年劉郃以謀誅宦官下獄

死耆當為郃之譌也自熹平二年至光和二年相距恰六載矣

延熹七年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於桐宮　錢大昕曰陳氏景

雲曰祠當作桐和帝陰皇后廢遷桐宮事見皇后紀可互證也

甘石　王鳴盛曰續天文志魏石申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

劉昭於石申夫下注云或云石申父按前志於槍欃棓彗諸星

及二十八宿與五星皆引甘氏石氏經而此志則與萇宏梓慎

裨竈並稱當為戰國時人予所見前明隆萬間人彙刻書中有

星經分為上下兩卷首題云漢甘公石申著壹似併二人為一

人者已屬大謬其第一行又題云原缺文一張亦未詳前志所

采甘石說此經中皆無之

後六年司徒劉耆為中常侍曹節所譖　○何焯校本耆改郃

宋建劉據牝旱　○何焯校本宋改宗

後漢書旁證

五行志第十三

五行志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禍　青眚　屋自壞　訛言　旱　謠　狼食人

注房有三道　惠棟曰易說卦曰震為大塗鄭氏注云國中三道
曰塗震上值房心塗而大者取房有三塗焉

厥極惡　惠棟曰鄭注云生氣失故於人則為惡

注洪範傳　惠棟曰真撰洪範傳則劉向所撰也

傷則衝勝來乘殄之　惠棟曰前書五行志曰凡貌傷者病木氣
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金與木對金勝木故云衝勝

注方儲　惠棟曰謝承書曰儲字聖明丹陽歙人曉風角占候為
章句

撮髮　惠棟曰髮依續漢志當作髻

司徒韓寅　惠棟曰寅當作演

凡執政者皆如驢　惠棟曰如汝人才皆為令僕乃知此語有本

傳相汲引　惠棟曰傳讀為轉

此服妖也　惠棟曰干寶曰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皂隸之謠也

莫嗣　惠棟曰幐幅曰莫姓楚莫敖之後

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　惠棟曰何
焯曰在侍中寺者兆宦者將有雌化為雄者曹氏之祥也蕃
后族操關鍵其名同頭冠未變者至子丕乃篡盜也

視之得玉鉤　惠棟曰視東觀記作擬

長七寸二分　惠棟曰分下東觀記有狀字稽瑞志同

靈帝光和元年　惠棟曰北以為熹平六年十月事

敬本脈董卓　惠棟曰何焯曰占在王者不在卓也袁書吳李傕

傳名春秋子保宣平城門樓上嚮藏乃下

注狀人而東　惠棟曰人作大

注陽德殿　惠棟曰案本傳作德陽殿

永嘉元年　惠棟曰何焯曰嘉當作熹

注平陽蘇騰　惠棟曰案水經注蘇騰河南平縣人非平陽也蕃
岂集解平原尤誤

假眷　惠棟曰漢陽郡冀縣有假眷山見續漢志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惠棟曰袁紀竇武上表曰忠臣
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陛不察加以大戮冤感皇天痛
入后土周舉既殁宦黨受封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
封公侯謠言之作正為於此

請為諸君鼓嚨胡　惠棟曰李固篤曰鼓者狀其咽不敢而言

也戴侗曰喉亦謂之胡今俗謂之胡嚨漢書金日磾捽胡投何
羅殿下五行志讀為諸君鼓嚨胡胡喉一聲也郭璞曰嚨謂喉
嚨說文曰龍喉也從口龍聲蒼頡篇曰喉咽也

公言　惠棟曰公言猶顯言也

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賢豪及大姓　惠棟曰平讀為病或去姓
讀為生與平叶

井者法也　惠棟曰說文引易云井法也

牢川　惠棟曰本傳作牢修播幅曰牢姓孔子弟子琴牢之後漢
布顯之靈有牢渠

千乘萬騎上北芒　惠棟曰李固集曰言非侯王而離之以千乘
萬騎是獻帝貴徵也

注楊孚卓傳　惠棟曰案此則董卓別傳楊孚撰也孚字孝先漢

議郎文撰異物志
及劉表爲牧 惠棟曰牧下有民字
至此逮八九年 惠棟曰此字衍逮八作建安
淮中去有木喪 惠棟曰有上脫荊州將王字
淮去州數日 惠棟曰日作百里
驗視表聚死 惠棟曰表上脫而劉二字
陽嘉元年十月中 惠棟曰紀云十一月中字誤當作甲申也
淮中全身 惠棟曰全上脫一字
厥災狼食人 惠棟曰災作妖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五行志一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三十九 錢大昕曰續志凡京師皆作京都避晉諱也百官志閒有作京師者乃後人妄改

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髻 錢大昕曰光武紀作繡䊷

后父禁爲平陽侯 錢大昕曰平陽當作陽平蔡邕傳注引此文亦誤作平陽劉貢父已辨之

河內牢川詣闕上書 錢大昕曰黨錮傳作牢脩

雞禍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條 何焯曰在侍中寺者兆宮省有臣將有雌化爲雄者曹氏之祥矣也莽后妖祿閣孽其占同頭冠未變者至于王乃篡盜也

青幘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 何焯曰曲說

屋自壞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條 何焯曰占在王允不在卓也注所引袁書是李傕傳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窮蹙乃下

災火安帝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條 何焯曰此視天文志所載爲詳然勝實痼疾鄧后因不輕以天下與從子也

延熹四年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 何焯曰后紀云帝惡梁氏改姓爲薄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靈臺災 何焯曰靈紀注云時燒靈臺殿樂成殿此條下云周家之所造似當爲靈臺

騶騎電激 何焯曰謂左騶皆從賣官錢者也事見羊續及宦官傳

龍虵孽永康元年八月桓帝時政治衰缺至則爲妖孽　何焯曰
此語過歐陽子司天考論遠矣
人化十年越巂有男化爲女子條　何焯曰明萬歷中陝西等良
南事其占畢同
拜故司徒韓寅爲司隸校尉 ○寅當作演
沖帝永嘉元年 ○嘉當作熹
書自中興以來 ○何焯校本興改平

後漢書考證

五行志第十四

五行二　災火、草妖、羽蟲孽、羊禍

厥咎舒　惠棟曰舒一作荼
燒材木　惠棟曰順帝紀曰是歲起西苑修飾宮殿也
亳后　惠棟曰亳后本鄧猛冒姓梁氏冀誅改姓爲亳也
注劉哲茂　惠棟曰劉哲茂誤當是劉雅劉茂雅爲司徒茂爲司
空陳著時爲太尉也
南宮雲臺　惠棟曰何焯曰靈帝紀時燒靈臺殿樂成殿此條下
云周家之所造似當爲靈臺棟案御覽八百三十三卷正作靈
延及北闕　惠棟曰闕下御覽有度字
騶騎富澂　惠棟曰何焯云騶騎富澂謂左騶皆侯貰官錢者也

事見羊續及宦者傳
元初三年　惠棟曰符瑞志曰三年十月
十瓜同蒂　惠棟曰符瑞志曰東平陵有瓜異處共生八瓜同蒂
十當作八
草樹一　惠棟曰仲長統昌言曰安帝時有異物生長樂宮東廡柏
樹永巷南閨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也羣臣皆賀受賜此亦近
草妖也
注橋瑁　惠棟曰英雄記曰瑁字元偉元侯子先爲兗州刺史甚
有威惠
注見本傳注　惠棟曰凡言傳者皆據司馬書也案此則劉昭亦
注司馬紀傳也
光和四年秋　惠棟曰案本紀及符瑞志皆言秋七月也

憭爵祿而尊厚者　惠棟曰于寶申椎者爵也

續漢書辨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五行志二

漢陽河陽城中失火　錢大昕曰河陽當作阿陽

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　錢大昕曰按桓帝鄧皇后初冒姓梁氏帝惡梁氏改姓為薄而李雲傳云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此志亦云亳后蓋古文亳與薄通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縣臣瓚云湯所都也史記封禪書亳人謬忌亦稱薄忌

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　錢大昕曰按靈帝及何后紀皆稱何苗苗本姓朱惟見于此此稱異父兄而前卷稱同毋弟亦小異

更外迎濟北王子續立之　錢大昕曰晦之曰即北鄉侯懿也豈因名子者不以畜牲而改為懿歟

後漢書旁證

五行志第十五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注辛於家　惠棟曰袁紀永平三年鍾離意上疏曰水泉湧溢漂殺人民志不載也

注言惟不相　惠棟曰不成

建武二十二年九月　惠棟曰案袁紀九月戊辰也

單于於除難鞮反　惠棟曰紀無難字

辛酉郡國九地震　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地動冬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明年正月海賊張伯路反遣御史中丞王宗討破之

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地以春動歲不昌

是歲夏蝗南陽八郡饑

四年十月丁巳　惠棟曰帝紀曰十一月

爵號宋娥爲山陽君　惠棟曰案魯國孔贊傳曰孔扶仲淵爲司空陽嘉三年以地震免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大饑案是年夏旱又明年春夏連旱也

凡百八十日　惠棟曰紀云地百八十震非百八十日也

京都地震　惠棟曰案紀順帝於是日葬也

辛巳京都地震　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地震以十一月邃有大喪及饑亡是歲任城王崇薨明年夏四月孝崇皇后匽氏崩

酒泉表氏地　惠棟曰氏紀作是古字通

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惠棟曰獻帝春秋曰時董卓問蔡邕邕曰未爲陽故轉運於上地爲陰故安靜於下而震是失其性以陰而爲陽也明公乘不當青蓋宜改之以應變卓改爲緑盖

永元元年七月　惠棟曰案紀七月乙未也

十年七月　惠棟曰案紀七月乙巳也

西羌大寇涼州　惠棟曰京房易妖占曰地分裂者叛

長百八十二里　惠棟曰本紀六月丁巳河東地陷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　惠棟曰紀作丙申

高平　惠棟曰高平無考或鄉名

大風拔樹木　惠棟曰京房別對災異曰人君賊罰良善政教無常使命數變則至暴風折木發屋鳴瓦或害殺人其救也修舊典任忠臣息遏自改則風災消

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　惠棟曰東觀紀曰拔樹發屋京房易飛候曰角日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時羌貊叛戾任

尚敗績於平襄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五行志三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 錢大昕曰濟北下脫河字

注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南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季彥問其故

錢大昕曰季彥事今在孔僖傳或司馬彪書以季彥附尹敏傳乎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五行志四 錢大昕曰此卷注全闕

匈奴單于於除難鞬叛 錢大昕曰難字衍

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錢大昕曰此又一劉尚乃南陽宗室襲封朝陽侯者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 錢大昕曰安帝紀作十一月

延光元年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 錢大昕曰安帝紀作甲戌

二年京都郡国三十二地震 錢大昕曰安帝紀無十二字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国十六地震 錢大昕曰順帝紀作十一月

永和三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 錢大昕曰順帝紀作丙申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 錢大昕曰靈帝紀作己未

建康元年涼州郡六地震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都當作部

後漢書旁證

五行志第十七

五行五

射妖　龍蛇孼　馬禍　人痾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注治于䆉　惠棟曰䆉會稽上虞人也袁紀曰䆉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于田里希見長吏

元和元年　惠棟曰元和誤當作光和也

馮巡　惠棟曰三公碑曰巡字季祖南陽冠軍人案漢白石神君碑光和四年甘陵相南陽馮巡詣三公神山請雨賽以白羊朱錫更以爲國將七施于神者疑即是人也

還甘陵相　惠棟曰案三公碑巡先爲常山相也

河南夫食婦　惠棟曰干寶曰夫婦陰陽二儀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爲讎生民之禍極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黍之論以測其情也

光和元年五月　惠棟曰蔡邕集五月三日

黃門相賢等　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

生兒兩頭　惠棟曰人鏡經曰人生兩頭者有兩主出反三年圍君廟

顯別千頭之象　惠棟曰章懷注靈帝紀引以爲中平元年事也椽業搜神記亦云光和二年注誤也

兩頭共身　惠棟曰章懷注靈帝紀以爲中平四年也案搜神記注誤時中山相張純曰此漢亦將衰天下有兩主之徵也見劉虞傳

猶在其首　惠棟曰干寶曰於是黃氏累世不能食黿肉

凡十四日　惠棟曰凡作已

冢中有聲　惠棟曰有下有人字

未投蜺　惠棟曰宋均注演孔圖曰投蜺應也

易傳　惠棟曰中孚經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五行志五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　錢大昕曰晦之曰青蛇事張奐傳作建寧二年謝弼傳亦同此志及楊賜傳竝作熹平元年非也或云熹平元年當作建寧元年然陳蕃竇武之被害在建寧元年九月而張奐謝弼之言災應俱有誅陳竇事則必非建寧元年之夏可知當從張謝二傳為是

後漢書事證

五行志第十八

五行六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食非其月

虛危齊也　惠棟曰也一作地

注多在晦行疾也　惠棟曰行上有皆月二字

其占重一　惠棟曰此下當有闕文下永平十六年日食傳說其占重後十歲宮車晏駕則此條下當去明年宮車晏駕或蒙三十十年之占不重出也

甲辰晦　惠棟曰紀作壬辰

大水傷稼　惠棟曰延平元年九月辛丑六月大水傷秋稼也

戊子朔日有蝕之　惠棟曰本紀三月癸酉朔日食

注建元二年　惠棟曰二當作元

前得敦朴之人　惠棟曰融傳陽嘉三年詔舉敦朴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也

注陳稜　惠棟曰據梁冀傳作稜

渤海盜賊　惠棟曰盜賊誤案紀云渤海海盜也

壬子晦日有蝕之　惠棟曰蘇林曰白者陽精月為侯王而以亥子日蝕皆水滅火之異也案日蝕皆在朔而書晦者史官不能宋朔食故也

日有暈抱白虹貫暈　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日暈讀如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

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　惠棟曰符瑞志曰建安十九年白虹貫日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五行志六

注春秋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強　錢大昕曰春秋潛潭巴說日蝕六旬各有占驗劉昭注五行志所引僅得大半頃讀唐開元占經乃鈔以補劉之闕　甲子日蝕有兵狄強起劉注狄作敵無起字　乙丑日蝕大旱大夫執綱　丙寅日蝕蟲久旱多水徵劉注水作有　丁卯日蝕旱有兵劉注旱上有有字　戊辰日蝕地動陰強　己巳地動大災數降　庚午日蝕大燒後宮劉注作後大燒宮兵　辛未日蝕大水湯湯劉注無山二字　壬申日蝕水盛陽潰陰欲翔劉注盛作滅　癸酉日蝕連陰不解淫雨數出有兵起劉注數出作鼓山　甲戌日蝕草木不滋主令不行劉注主令作王命　乙亥日蝕陽不明冬無水東

國兵劉注國下有發字　丙子日蝕五月大霜為災　丁丑日蝕誅三公　戊寅日蝕天下大風圍無果　己卯日蝕盜賊起沙石踊以有蝗　庚辰日蝕彗星東出有兵旱劉注出作至　辛巳日蝕妃謀二字用兵　壬午日蝕久雨旬望　癸未日蝕仁義不明　甲申日蝕蟲四月大霜　乙酉日蝕仁義不明賢人遲消劉注無遲字　丙戌日蝕臣僭主謀不理多冤訟　丁亥日蝕匿謀滿王堂　戊子日蝕宮室內淫必惑雄有憂劉注作必成雄雌　己丑日蝕臣伐其主天下皆亡劉注作日食己丑天下唱之、庚寅日蝕將相誅大水多死傷　辛卯日蝕臣伐其主　壬辰日蝕河決海溢久霜連陰劉注無溢字霜作霧　癸巳日蝕在陽者權不行　甲午日蝕大囂螟蝗興主貪暴民流亡　乙未日蝕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　丙申日蝕諸侯相攻夷狄內侵旱　丁卯日蝕侯侵王　戊戌日蝕有狹主后死天下諒陰劉注狹上有土字　己亥日蝕小人用事君子繫　庚子日蝕君疑其男　辛丑日蝕主疑臣三公有免黜者劉注臣作王似誤　壬寅日蝕天下苦兵大起劉注兵屬上句大起作大日騎橫　癸卯日蝕羣鳥翔禽入國外伐內主危亡　甲辰日蝕四騎轂劉注作[illegible]大水　乙巳日蝕東國發兵　丙午日蝕民多流亡　丁未日蝕王者崩　戊申日蝕地動搖宮室摧傷兵強　己酉日蝕妃死子不葬以內亂相怨疑　庚戌日蝕臣相侵　辛亥日蝕子為雄近臣憂　壬子日蝕女謀王女主憂劉注作妃后專逸女謀主　癸丑日蝕水潦　甲寅日蝕雷擊殺人骨肉爭功劉注雷下有電字無人字功作攻　乙卯日蝕雷不行霜不殺草長人入宮劉注霜作雪無不字草下有不字殺上有姦字　丙辰日蝕山水淫淫　丁巳日蝕下有聚兵劉注聚作敗　戊午日蝕久旱穀不傷緯不云　己未日蝕失君王失土緯不云

庚申日蝕夷狄內擾　辛卯日蝕女謁且興奸邪欲起劉注作辛卯蝕女謀主　壬戌日蝕山崩小人用事　癸亥日蝕大人崩王者憂之劉注大作天

五行志注中當引而遺漏者丙子乙巳丙午癸丑凡五日又注例日名同者不覆注乃安帝永初七年四月丙申晦引諸侯相攻句元初五年八月丙申朔引夷狄內擾句同日而異占殊可疑也

危八度　王鳴盛曰續五行志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案袁宏後漢紀危八度作十度此下所載說與袁宏紀大同小異不知宏所取即司馬氏續志文乎抑或別有所取也

月二日三　臣永祚曰按此文總結日食之數月二日當連讀言

蝕不於晦朔而於月之二日者有三合之朔三十二晦三十七
為七十二也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不言晦朔是十日之十
也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及元初三年三月二日辛亥
是二日之三也

百官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　太傅　太尉　司徒
司空　將軍

昔周公作周官　惠棟曰即周禮六篇非偽書周官也

注劉十秋　惠棟曰劉十秋即劉珍也文苑傳云珍字秋孫缺傳

按

注宮廟儀令在理官　惠棟曰前書禮樂志由叔孫通所撰禮儀
與律令同錄藏于理官師古曰理官法官也

注邑子　惠棟曰珍與衡皆南陽人故云邑子

本傳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太傅古官也傳者覆也周成王時
康叔為之高后元年初用王陵金印紫綬八年省哀帝元壽二
年復置位在三公上世祖中興將遣使者備禮徵故密令南陽

卓茂策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斷斷無他伎其心
休焉夫士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
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宣德侯

注太師古官也　惠棟曰漢官儀曰師法也天子所師法也殷紂
時箕子周武王時太公成王時周公並為太師周公薨畢公代
之秦及漢初無至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孔光以太傅見拔太
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宜居四輔職試
尊帝躬今年老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無遺老成國之
將興尊師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以靈壽杖黃門
令為太師于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自是而始

注本傳長史一人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太傅上公一人長
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二十四人御屬十人令史二十三人官騎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三十人
御屬　惠棟曰前書百官表注曰御屬主錄事也
太尉　惠棟曰漢官儀曰太尉秦官也三司之職司馬主兵漢承
秦制曰太尉謝靈運晉書曰秦言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
省蔡質漢官典職曰太尉孝武三年始置七年省武帝建元三
年置五年省
為太司馬　惠棟曰韋昭辨釋名曰太司馬者馬武也大總武事
也融馬為武者取其健行也太司馬掌軍市者一車四馬故以
馬名官
注臨辟雍　惠棟曰明紀永平七年冬十月北宮成丙子臨辟雍
尊行太尉事也
適為百石　惠棟曰崔寔政論曰後漢品秩為下優禮甚寡三公

後漢書辨證　百官志第二十四　二

乃末事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故三府掾乃言行之本禍
福之主及其遷除或周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
錄省眾事　惠棟一作省錄
注明遣法令　惠棟曰遣作達
注四科壁召　惠棟曰壁作辟
司徒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司徒古官也徒眾也司徒主人眾
也棟案劉昭用偽孔安國尚書注以解漢官偽注出自東晉梅
不采據
議其制建其度　惠棟曰魏名臣奏黃門杜恕奏曰漢政事人民
疾病責之司徒
與太尉同　惠棟曰齊職儀曰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服冕
同太尉

注璽囊拔撮　惠棟曰拔撮當作捃撮淮南子曰兩髀在上燭營
讀曲指天高誘曰燭膾華營其寞也燭營讀曰括撮傴僂之象
喻容悅之臣
長史十一人　惠棟曰胡廣漢官解詁曰長史一人銅印黃綬秩千
石職無不統
司空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
況于實以微見著漢官儀曰司空古官也空穴也司空主土古
者穴居主穿土為穴以居人也
第一太將軍　惠棟曰韋昭辨釋名曰太將軍將軍之太者漢時
貴戚為之武錄尚書事
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　惠棟曰漢官儀曰皆金印紫綬位次
二千石韋昭曰此二將軍秩本二千石

後漢書辨證　百官志第二十四　三

前後左右將軍　惠棟曰漢官儀曰武帝西征四夷有前後左右
將軍為國爪牙所以揚示威靈折衝萬里漢官解詁曰前後左
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宣元
以後雖不出征猶有其官位在諸卿上也
度遼將軍　惠棟曰本傳曰永和元年顯宗思耿國之言遂置度
遼將軍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百官志一

注西曹掾安衆鄭均　錢大昕曰此又一鄭均

世祖即位為大司徒注懸囊捉撮　錢大昕曰惠氏棟曰捉撮當作捨撮淮南子兩髀在上燭營指天高誘曰燭營華營其竅也燭營讀曰捨撮傴僂之象喻容悅之屖

注其與申屠須責鄧通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須當作顯或作頓大昕案頓字義較長

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十年更名相国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十年上有脫文

司徒　何焯曰注中干寶之說是以時制附會古禮謬甚

博士　何焯曰注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按置秘書監典領中書之不利于學官乃諸子百氏皆在焉與博士傳經者異矣注以無所附故見于此其官亦六百石遂比諸博士不知當屬少府在御史中丞之後如蘭臺令史亦六百石乃其比也

光祿勳　何焯曰注引漢官有官醫一人被宿衛在內恐倉卒遇疾故有官屬醫

五官中郎將條　何焯曰當時侍郎乃中郎之副郎中則列于郎之中而已

羽林左監　何焯曰注引漢官謂二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今武官不別置府史本此

右屬光祿勳舊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郎受事　何焯曰左右曹省而尚書之權歸官寺矣

太僕　何焯曰注引漢官有官醫其數醫也耶若後廷尉之醫則為罪人設鴻臚之醫為遠人設衛尉之醫為宿衛設也

本屬太僕條　何焯曰中興之初邊縣蕭條雖有孑遺為數無所出故皆省之　閑馬之政[illegible]真觽前朱之過來與不廄節之有也然和帝紀永元五年詔有減涼州諸苑馬則中興之設漢陽流馬苑而其後仍置之矣安帝永初六年又于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

安車條　何焯曰西京校屬其後衰者猶皆有者跨連荊益不失舊物蓋賴此制也注引漢官有官醫主校屬故也後司農事劇故亦置醫

大司農條　何焯曰四時上簿如今之奏報冊　損多益寡如今之機鉤有不周

平準令十一人　何焯曰靈紀熹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令列于內署則曾屬少府至獻帝初復故

太醫令十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　何焯曰注引漢官曰員醫二百九十三人被十一百九十三人當兼在諸曹者言之

侍中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多識者一人參乘　何焯曰侍中得人則宦者之權自然抑損

黃門侍郎　何焯曰注引衛權注吳都賦按衛權字伯輿見王閔志注中書本皆誤雜家本亦誤

小黃門掌侍左右受尚書事　何焯曰後漢樊安碑去為小黃門右史右史令不見于志豈以其侍左右而得此名歟

祠祀令一人　何焯曰本注曰下與中上疑脫宦者二字

御史中丞十人　何焯曰魏志鮑勛傳黄初四年爲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是亦沿周官小宰之意特大夫不領名實異耳西京屬副相猶得周官遺法至東京轉屬少府則丞全不得聞天子左右之人事任輕而體統褻矣

蘭臺令史　何焯曰前書百官公卿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桓紀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官注引漢官儀秘書監一人六百石其官當列中丞下屬於少府而此志遺之劉氏注補于太常博士之下則非也

太子庶子如三署中郎　何焯曰觀此制則庶子乃武臣後中庶子如侍中則備顧問與此不同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何焯曰前書儒林傳補博士弟子歲課一科二十

人爲太子舍人蓋慎選太學之士也雖未有太子而舍人不省以其成材實難非可求之倉卒領屬少府亦以天子私財給而養之

右屬北軍中候　何焯曰注大駕鹵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按五校之有鼓吹以在大駕之前也然則鼓吹惟天子得有之故大將軍白賜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　何焯曰劉注曰周禮司隸按秋官有司隸掌五隸之法何嘗無之但所掌不同耳

州郡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何焯曰若邊郡素不置農都尉則札圖不能行之意耳

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何焯曰無都試之役亦所以重武也然於古者務農講武之意偏有所廢矣韋

至王荆公行保甲法十年始成元祐始罷之當以其無實而枉擾民故耶　注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按此如桓紀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其後次第皆罷是也袁紹傳中有上洛都尉亦此類

主國者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　何焯曰博士官不當有

關內侯　何焯曰注所引劉劭爵制此條宜補前書下然自五府以上既不得其說矣以其稍近漢姑以爲考古之助可耳

令長　王鳴盛曰前百官表云萬户以上爲令萬户以下爲長續表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其次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應劭漢官儀又云三邊武帝所開縣户數百而或爲令荆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

令爾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户而爲長桓帝以江南陽安爲女公主邑改號爲令主薨復其故錢大昭作郡國令長考據此傳及碑碣并隸釋隸續考某縣爲令某縣爲長當讎其單行而郡則未之及

周官　王鳴盛曰續百官志云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矣其有損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司馬彪此論表明周官之業皆爲篤論後世無如鄭儒紛紛疑且非之即能信者亦徒未舉此志以評定何也

十四博士　王鳴盛曰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問對此條最明析終兩漢之世

常手學者不出此今綜而論之猶十所習蔽于所見選擇去取
之閒未為公明如舉五賀乃斥賢良能之小人歐陽大小夏侯
皆漢之俗儒為鄭康成所駁王家詩魯為近之而齊韓則疏甚
矣乃皆得立至若尚書有孔氏古文杜林衛宏賈逵所傳乃孔
壁真本詩毛氏出于子夏春秋左氏親受孔門周官及逸禮三
十九篇皆周公孔子之真本也乃不得立禄利之路每失真賞
在漢已然惟易立孟京為最善下至宋元僅存京房易傳伏生
尚書大傳王伯厚所輯王家詩及韓詩外傳而已然皆非全本
然則雖謂十四家之學皆亡亦可也亡之最可惜者孟京易也
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
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
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

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
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又徐防傳
永元十四年防上疏由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收拾缺遺建立明
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
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李賢注引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
李賢經判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
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
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與百官志同
三國魏志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載劉靖奏請兩京學官博士
七十餘人其盛如此東京可知
皇后太子官　王鳴盛曰執金吾之後次太子太傅大長秋次太
子少傅皆皇后太子之屬官自宜聚於一處太子少傅之下方
次以將作大匠甚明析前志以將作大匠雜於太子太傅少傅
之後詹事大長秋之前殊為失之
掌樹桐梓　王鳴盛由將作大匠掌樹桐梓葉周禮虞民不樹者
無椁此以見太子亦必自樹以為宮室器用
越騎　王鳴盛曰越騎校尉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晉灼曰取
其材力超越劉昭取晉說蓋胡騎越騎相對為名以赤服之
遠非必善騎也如說是
官奉　王鳴盛曰百官志末載百官受奉例大將軍三公奉月三
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
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
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
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

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
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劉昭注引古
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考光武紀建
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被李賢注即引續漢志
以釋之則與此志之文宜無不同矣今以上者參對被千石月
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與此不同者其上下二千石有此二
千石六百石有比六百石四百石有比四百石三百石有比三
百石二百石有比二百石何以千石別無比千石明係百官志
傳寫者於千石奉之下誤脫落月九十斛比千石七字耳但彼
文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
五斛三者皆與此文互異則殊不可解至於西京官奉之例前
書不見顏師古注乃於百官公卿表題下詳述其制今以李賢

所引續志細校之內惟此六百石顏云六十斛李賢云五十五
斛此爲小異而其餘一一皆相同夫顏師古所述前漢制也李賢
所引後漢制也何相同乃爾且光武紀文於增官而奉之下即
繼云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今以
校顏注則是千石已上建武周甚無所增而六百石已下僅有
此六百石十條不同而如顏說則建武反減於西京五斛何云
增乎此亦師古失記建武增奉之事直取續漢志以注百官表
以後漢制當前漢制也要之顏與李賢同時所見續漢書志本
與劉昭所據之本傳錄參差未知孰是而西京官奉之制則已
無可考

奉祿錢穀各半而劉昭人引荀綽晉百官表注備陳漢延平中自
中二千石下至百石錢穀之數以續志并李賢顏師古二條細參

乃知各條所說數皆是平準如此臨時尚須按照當時穀價之
貴賤以錢代給其半也前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爲諫大夫秩
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
千今荀綽所說中無八百石之秩而二千石止錢六千五百此
二千石止錢五千多寡相懸如此豈乎爲後漢殤帝號如荀說
後漢奉減於前漢遠矣何云增乎但前蓋寬饒傳寬饒爲司隸
校尉奉錢月數千司隸校尉秩二千石而去月數千則又與貢
禹所言不同存疑備考

百官志第二十五

百官二 太常 大鴻臚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太常卿一人 惠棟曰鄭衆周禮注曰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
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太常是也漢官儀曰太常古官也常典也
常典三禮也薛與帝曰咨伯夷汝作秩宗典三禮欲令國家盛
太社稷常存故曰太常漢常以列侯爲之重宗廟也

中二千石 惠棟曰崔浩曰中猶滿也漢制九卿以上秩一歲滿
二千斛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

常贊天子 惠棟曰常依注及山松百官志當作掌衛宏古文官
書曰太常主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元上纁下畫華蟲七章朝
胡廣漢官解詁曰太常掌社稷郊畤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祭行陵廟 惠棟曰齊職儀曰王朗云西京太常行陵赤車千乘
漢舊儀曰太常月一行陵也

丞一人比千石 惠棟曰杜佑曰丞秦置一人漢多以博士職郎
爲之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

太史令 惠棟曰環濟要略曰太史令取善記述者使記時事不
下闕書計最籍皆闕焉

掌奏良日 惠棟曰葛洪曰王者立太史之官分拜置立有事宗
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鄭元曰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

注與十 惠棟曰十當依袁宋本作卜

狀主人易筮 惠棟曰主北宋本作士

博士祭酒一人 惠棟曰蔡邕勸學編周之師氏居虎門今之祭
酒也

博士十四人 惠棟曰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博者博通今古士
者辯于然否
掌教弟子 惠棟曰決疑要注曰漢初治博士而無弟子後治弟
子五十人又稍滿五百漢末至千人
注置祕書監 惠棟曰漢官儀曰祕書監一人秩六百石掌典圖
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杜佑曰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置祕書
監後省
太祝令 惠棟曰論衡曰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
太子樂令 惠棟曰子依北宋本當作予注同
斗食 惠棟曰漢官名秩簿曰斗食月俸十一斛
注太樂律 惠棟曰案康成注周禮引大樂律與此同則鄭本盧
說矣

行埽除丞 惠棟曰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
光祿勳 惠棟曰漢官儀曰光者明也祿者爵也勳功也言光祿
典郎謁者虎賁羽林察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勳
註胡廣曰勳猶閽也易曰為閽寺 惠棟曰案勳與薰同又與閽
通韓詩雨無極云若此無罪薰胥以痛漢書敘傳曰嗚呼史遷
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棟謂薰猶閽也楚有大閽鬻
拳為之故楚靈王曰吾欲以韓起為閽易艮九三厲薰心虞翻
本作閽云艮為閽荀爽本作勳謂守長夏承碑云策薰著于王
室易勳薰閽三字同物也薰胥以痛者薰腐刑也胥胥靡也前
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為證是也
五官中郎將 惠棟曰漢官儀曰秦官也三署郎屬焉
虎賁中郎將 惠棟曰漢官儀曰古官也冠兩鶡冠衣紗縠單衣

虎文錦袴餘郎亦然
虎賁 惠棟曰賁奔古通用故或作奔毛詩鶉之奔奔左傳作賁
賁
故號嚴郎 惠棟曰程大昌據字試義訓曰屋霤謂之宇宇下謂
之廡步檐謂之廊巖廊謂之嚴
掌御乘輿車 惠棟曰劉熙釋名曰奉車都尉奉天子乘輿輦也
謂帝主來與車非不敢言主故言奉
光祿大夫 惠棟曰漢官儀曰光祿大夫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
馬以雅別之荀綽晉百官表曰光祿大夫古官也職掌言議
是論道獻可替否贊揚德化
太中大夫 惠棟曰韋昭辯釋名曰太中大夫在中最高大也
中散大夫注比二千石 惠棟曰光武中興置

諫議大夫 惠棟曰齊職儀曰秦置諫大夫屬郎中令無常員多
至數十人掌論議漢初不置至武帝始用秦置之無常員皆名
儒宿德為之光武增議字為諫議大夫置三十人
議郎 惠棟曰漢舊儀曰議郎秩六百石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
道第令府掾試補士者拜郎中也
謁者僕射 惠棟曰漢官儀曰秦官也謁請也僕主也古重武事
故謁主射以督錄之秩六百石冠高山言其矜莊高故以高山
為號
謁者三十人 惠棟曰漢官儀曰謁者皆縟幘大冠白絹單衣
衛尉 惠棟曰齊職儀曰衛尉秦官也漢因之景帝更名中大夫
令尋復舊
宮中徼循事 惠棟曰王隆小學漢官篇曰衛尉掌宮闕周廬殿

亦陳也夾道其旁交兵士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
公車司馬令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秦官也
太僕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太僕卿周穆王所置也蓋太御衆
僕之長中大夫也
廷尉卿一人　惠棟曰風俗通曰廷者平也漢官儀曰廷尉秦官
也
注兵獄同制　惠棟曰春秋魯殺中軍成于臧氏臧孫為司寇故
兵事亦成于司寇前書刑法志先兵而後刑亦此義也
皆處當以報　惠棟曰崔浩曰當謂處其罪也胡廣漢官解詁曰
廷尉當疑獄周禮訝士有治于士者造焉鄭氏注云如今郡國
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
獄　惠棟曰衛展陳諺言表曰諺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
死此諺之起死生之出于此法獄也

注劉嘉　惠棟曰嘉東海郯人恭王之後
注高賜　惠棟曰賜後為南陽太守見寺周傳
大鴻臚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鴻臚景帝置郊廟行禮贊九賓
鴻聲臚傳之也劉熙釋名曰腹前肥曰臚此主王侯及蕃國言
以京師為心體王侯蕃國為腹臚以養之也韋昭辯曰鴻臚本
故典客掌賓禮武帝時更為鴻臚大也臚陳序也言以大禮陳
序于賓客也
大行令一人　惠棟曰司馬貞曰諸侯薨大鴻臚奏謚列侯薨則
大行奏謚
省前凡十官注延光元年○何焯校本改平
治禮郎四十七人注上稠中都官○稠當作調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百官志二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為祭酒　錢大昕曰本僕
射上當有本注曰三字

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　錢大昕曰太子當作大予明帝紀永平
三年改大樂為大予樂注引漢官儀云大予樂令一人秩六百
石

右

五官中郎將一人本注曰主五官郎　錢大昕曰漢制郡国亦有
五官掾五官之義注家皆闕漢書外戚傳內職十四等有五官

羽林中郎將注獻帝以曹操為南中郎將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
曰操當作植見魏志植傳

其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本注云初為灌謁者滿歲為給事謁者
錢大昕曰灌當讀如權說文蔓灌渝即爾雅釋艸其萌藋蕍
大戴禮百艸權輿亦即灌渝之異文是灌有權音也

百官志第二十六
百官三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宗正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宗正古官也周成王時彤伯入爲
宗正王充曰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
宗室名籍　惠棟曰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鄭氏云繫之
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
宗正以聞　惠棟曰前書平帝紀曰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
罪耐以上先請鄭司農周禮注曰今時宗室有罪先請
大司農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大司農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
授民時舜時十、十二官弃爲后稷播時百穀蓋其任也初秦置
治粟內史掌穀貨漢因之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

王莽改曰羲和又改爲納言東漢復爲大司農
太倉令一人　惠棟曰齊職儀曰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其
職也稱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
傳漕　惠棟曰傳與轉古字通
平準令一人　惠棟曰劉熙釋名云平準令主染色色有常平之
渠敢準而酌之韋昭辨云主平物價使相依准
導官令　惠棟曰環濟要略曰導官令掌調御米飛麪也沈約曰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九穗于庖于庚甲以粟爲米曰導
漢有導官故相如曰導六穗之禾以導爲禾者誤
廩犧令一　惠棟曰袁紀和帝永和九年秋九月庚戌初設廩犧官
注水官主水渠　惠棟曰論衡曰洛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
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

注以給私用也　惠棟曰胡廣漢官解詁曰少府主供養陂池禁
錢服御中貢掖庭中宮漢官儀曰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
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小藏故曰少府秩中用之大用司農小
用有少府故曰小藏也
六百石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太醫令周官也兩梁冠秩千石
丞三百石此云六百石不與應說同
掌御飲食　惠棟曰應劭漢官目錄曰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丞
四人秩四百石衛宏漢舊儀曰太官皆有令丞奴婢各三十人
太置酒皆緹韝蔽膝綠幘十食用黃金釦器蔡邕曰太官職役
斯碎非大雅所使杜佑曰桓帝延熹元年太官令得補二千石
守宮令　惠棟曰晉儀志作守宮
侍中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志曰侍中周官也成王時號曰常伯

選于侯伯轉補袞闕言其道德可常尊也故曰常伯侍中冠武
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貂蟬本
秦丞相史使五人往來殿中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而漢無常
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
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冬
求者爲僕射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
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漢世中官俱止
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
入事畢即出
無員　惠棟曰徐堅曰侍中東漢中無常員至靈帝時侍中舍有
八樞論者因事員本八人
官者無員　惠棟曰杜佑曰永平中始定員數中常侍四人

贊導內衆事　惠棟曰衛宏漢舊儀曰中常侍得出入卧內與法
省中省中即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貴重朝中為諱禁曰省
黃門署長畫室署　惠棟曰陳思王畫讚序曰漢明帝雅好圖畫
別作畫室
掖庭令　惠棟曰如淳案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脫簪待永巷後改
為掖庭應劭漢官儀曰謂後宮所處
掌後宮貴人采女事　惠棟曰鄭玄註周禮內小臣曰今掖庭令
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者
注待詔五人　惠棟曰漢官目錄曰郡國獻女未御見者須命于
掖庭故曰待詔
暴室丞　惠棟曰顏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故謂之
暴室取暴曬為名耳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室案宣紀

暴室屬官有嗇夫
鴻池　惠棟曰水經注曰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播
池中又有東西橫塘水逈通故李尤鴻池陂銘曰鴻澤之陂
聖王所規開水東注出自城池也
內者令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內者署名
六百石　惠棟曰宣紀注引漢官曰秩千石
掌中布張諸衣物　惠棟曰王輔黃圖引續漢書曰掌宮中布帳
褻物宣紀注亦引作褻物顏作衣也應劭漢官儀曰內者令主
帷帳
諸好器物　惠棟曰六典又云及尚方作器六典又云其後分為
中左右三尚方
尚書令注唐虞官也　惠棟曰此據尚書非令也詳見下

吏為中書謁者令　惠棟曰杜佑曰漢中書謁者令丞屬少府自
武帝遊宴後宮故用宦者司馬遷被腐刑之後為中書令即其
任也不言謁者省文也宣帝任中尚書典事宏恭石顯皆宦官
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恭死顯代為中書令貴幸傾朝成
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中書宦官更以士人為之
注朝會不陛奏事　惠棟曰以漢官儀官典職校之乃下陛奏事
下脫不
注故自佩銅印墨綬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尚書令主贊奏事
總典綱紀無所不統未子所服五時衣賜尚書令每朝會尚書
令御史中丞司隸校尉皆專席故京師號曰三獨坐言其尊重
注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
尚書僕射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重

武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
六百石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僕射秩六百石銅印青綬公為
之加至二千石
注榮郎　惠棟曰李善云榮郎一作縈郎誤也郎為合切時命為
左僕射衛瑧為右僕射見漢官儀
尚書　惠棟曰劉熙釋名曰尚書者尚者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
也韋昭辯云尚猶奉也百官尚書言事當省察平處奉上之故
曰尚書尚方亦然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孝和帝詔曰
尚書古之納言出納朕命初奉代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
書故號尚書尚猶主也漢因秦置之故尚書為中臺謁者為外
臺御史為憲臺謂之三臺
成帝初置尚書四人　惠棟曰成帝當作武帝應劭漢官儀曰尚

書四員武帝置成帝加一為五有三公曹主斷獄世祖分為六
曹并一令十一僕謂之八座
侍郎三十六人　惠棟曰一作三十五人又作三十四人蔡質漢
官典職曰尚書郎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官供青縑白綾被
或以錦被晝夜更宿帷帳畫通中枕卧氈褥冬夏隨時改易太
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五熟果實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
尚書郎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者伯使從至止
車門還女侍史潔衣服執香爐燒薰從入臺中給護衣服奏事
建禮門內得神仙門神仙門內得明光殿神仙殿內得侍省中
省中皆胡粉塗壁紫青界之畫古賢人烈女重行書讚其邊以
丹漆地郎握蘭含香趨走丹墀伏其下奏事黃門侍郎與對揖
而跪受天子五時賜服若郎處曹二年遷二千石刺史

主作文書起草　惠棟曰周禮御史掌贊書鄭元注云贊為辭若
今尚書作詔文魏名臣奏駙馬都尉甄毅奏曰漢時公卿皆奏
事選尚書郎試然後得為之其在職自責所發書詣天子前發
省便處當事輕重曰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
割斷才優
令史十八人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能通蒼頡史篇補蘭臺令
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出亦與郎同宰百里郎與
令史分職受事
注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　惠棟曰呂氏春秋審分篇曰
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高誘曰以汙穢之德隨潔白之繼里諺
所謂懸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案此則懸牛頭以下皆當
時諺也

符節郎　惠棟曰周禮典瑞鄭元曰若今符璽郎
在殿中密舉非法　惠棟曰劉熙釋名曰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
也韋昭辨云此中丞自御史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居殿中舉不
法故曰中丞
注周禮掌建邦之宮刑　惠棟曰周禮下脫小宰二字
為御史臺率　惠棟曰漢官解詁曰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
入侍蘭臺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總之此官得舉非
法其權次尚書
侍御史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周為柱下史老
聃為之張蒼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侍御史之任也冠法冠
一名曰柱後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常清峻也或說古有獬
豸獸主觸邪佞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為冠耳余覽秦事云始皇

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漢興襲秦因而不改
蘭臺令史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學書劾奏王充論衡曰蘭臺
令史職校書定字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文
表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
也
嘗藥太官　惠棟曰太官食監也禮儀志曰不豫太醫令將醫入
嘗藥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

百官志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侍中本注曰無員 錢大昕曰按朱穆傳言漢家舊典置侍中中
常侍各一人黃門侍郎一人宦者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
四人小黃門十人自明帝迄于延平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
人小黃門二十人此志於侍中中常侍黃門侍郎小黃門皆云
無員亦未深攷耳

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黃綬 錢大昕曰黃綬二字疑衍公卿以
下綬制已見輿服志不應單出此條

黃門侍郎注衛瓘注吳都賦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瓘當作權
權字伯輿見魏志衛臻傳注

內者令掌中布張諸衣物 錢大昕曰惠氏棟曰三輔黃圖引此
文云掌宮中帷帳褻物宣帝紀注引作掌宮中布張諸褻物此
作衣者譌也大昕案掌下脫宮字

百官志第二十七

百官四
執金吾 太子太傅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司隸校尉 河南尹

執金吾 惠棟曰韋昭辨釋名曰執金吾掌徼外官外司執奸邪
至武帝更名金吾爲卿不見九卿之列

緹騎 惠棟曰李善曰緹衣武士之服字林曰緹帛丹黃色也迷
切

注緹騎千百人五百二十人 惠棟曰案五百二十人之上脫執
戟二字北堂書引應劭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持戟二
百二十人車駕出從六百騎走六十二百人也

太子太傅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琢磨玉

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杜佑曰漢魏故事太子于二
傅執弟子禮皆爲書不由令少傅稱臣而太傅不臣

大長秋 惠棟曰劉熙釋名曰長秋自皇后官非天子卿釋云長
秋主宮中凡物次春生秋成欲使中宮之祚如之故爲名韋昭
辨曰皇后陰宮秋爲陰之始長者頼其久也

或用士人 惠棟曰周禮世婦每宮卿二人鄭元注曰漢始大長
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士人

丞一人本注宦者 惠棟曰漢吳郡丞武開明碑曰永和二年舉
孝廉除謁者漢安二年遷大長秋丞長樂太僕丞然則東漢官
官屬亦參用士人不盡如志所云也

中宮僕 惠棟曰鄭元周禮內宰注云今稱皇后曰中宮

太子少傅 惠棟曰沈約曰後漢省詹事太子官屬悉屬少傅而

太傅不復領官屬
太子舍人　惠棟曰杜佑曰舍人秦官也漢因之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　惠棟曰茂陵書曰秩八百石沈約曰太子
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
倉官令　惠棟曰沈約曰倉令食官令皆屬家令
職比郎將　惠棟曰宋志職比中郎將
太子洗馬　惠棟曰洗馬一作先馬高誘曰走先馬前而走也徐
邈問王祇曰漢法制洗馬冠高山職如謁者
註位次河南尹　惠棟曰次訊夫
註章帝建初元年復置　惠棟曰本傳曰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
常謁者領之至任隗乃置真焉
註東園王章　惠棟曰王北宋本作主
後漢書考證　百官志第二十七　二
註校士令丞　惠棟曰士北宋本作七
城門校尉　惠棟曰環濟要畧曰城門校尉高帝置秩二千石後
緹騎百二十人
註如今校尉　惠棟曰鄭元周禮司門註曰今城門校尉主王城
十二門與千註同
註屯司馬秩二千石　惠棟曰北宋本作千石
註廄位處中　惠棟曰樂史曰在丙上
註故丹鏤之　惠棟曰丹下脫漆字
小苑門　惠棟曰樂史曰在午上
註因以名焉　惠棟曰漢官文云上有九子母像國家常祈禱
上東門　惠棟曰漢舊儀曰冊皇子為諸侯王皆于上東門中以
東門在卯故也

穀門　惠棟曰樂史曰在丑上
北軍中候　惠棟曰高誘曰中候候望者也
註青巾右校尉　惠棟曰右當作左青巾左校尉建武九年置十
五年改也
註韋昭曰　惠棟曰北據辯釋名也劉熙曰長水校尉長于水戰
用船之事故昭辯之
註長水蓋中小水名　惠棟曰沈約引辯釋名云蓋關中小水名
也司馬貞曰水經云長水出白鹿源今之荊溪水是也
註掌待詔射聲事　惠棟曰事北宋本作士
領北軍營壘之事　惠棟曰衛宏漢舊儀曰中壘校尉主北軍壘
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
尉北軍尉以法治之
後漢書考證　百官志第二十七　三
註周無司隸校尉　惠棟曰案周禮大司寇屬有司隸鄭元註曰
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
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賈公彥曰以漢時司隸官與周同故舉
以為說劉昭謂周無司隸失之
京師近郡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司隸校尉部河南河內右扶
風左馮翊京兆河東宏農七郡
元帝去節　惠棟曰見前書諸葛豐傳
註主雒陽百官　惠棟曰官當作姓
功曹從事　惠棟曰應劭漢官曰即治中也
別駕從事校尉　惠棟曰杜佑曰舊解以為別乘傳車故曰別駕
諸州刺史亦如之
河南尹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河南尹所治周地也雒陽本成

周周之衆微分爲東西周秦幷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漢始更
名河南孝武皇帝增曰太守世祖從雒陽故號爲尹尹正也詩
曰赫赫師尹

百官志四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僕秩二千石中興
省太減秩二千石　錢大昕曰下注字衍謂本名太僕後省太
字也減秩二千石當云減秩千石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　錢大昕曰漢官制以委任爲重不徼秩
祿之多寡五營校尉皆比二千石而中候以六百石監之郡國
守相皆二千石而刺史以六百石察之其後政歸臺閣尚書令
秩止千石而權任乃在三公之上矣

後漢書旁證

百官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州郡　縣鄉　亭里　匈奴中郎將　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王國　宋衛國　列侯　關內侯　四夷國　百官奉

注凡十三郡下凡十四郡　惠棟曰北宋本無南郡字

注猶言古附遂　惠棟曰北宋本作猶古言

注可欺乎哉　惠棟曰北宋本重出可欺乎哉

每郡置太守一人　惠棟曰應劭漢官曰太守秦官也秦滅諸侯周亭新職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

注奉以十月爲五數　惠棟曰周禮小行人秋獻功注也

興都試之役　惠棟曰明廣漢官解詁都尉下曰舊時以八月都

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衝厭難也

注河南尹掾　惠棟曰尹北宋本作府

幹主文書　惠棟曰幹漢碑皆作斡古字通也

注案獄仁恕　惠棟曰魯恭傳有仁恕掾肥親是也

注百石卒史　惠棟曰朱錫鬯曰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以別之卒相勿切

注書佐　惠棟曰漢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

注循行二百　惠棟曰十作一劉昭曰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案北海相景君碑陰載故吏自都昌召卯遷而下十九人皆作修行是循修二字書相類遂致譌謬耶棟案王充論衡曰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十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證此則循行當作脩行無疑矣

注以江南陽安　惠棟曰江誤當作汝南陽安縣屬汝南也順帝女華延熹元年封陽安公主

鄉置有秩　惠棟曰倉頡廟人名碑曰蓮勺左鄉有秩池鄉左鄉有秩池陽集水有秩毅虎嵩神祠碑曰有秩長安賈福李翕碑云敦衙官有秩衙彈碑曰有秩定陵杜則趙明誠曰前漢掌故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百官志云大鄉則有秩蓋大鄉吏民也棟案仲長統傳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

嗇夫一人　惠棟曰黃恭文廟記曰秦兼天下又除附庸爲鄉有鄉則有秩今之嗇夫是也鄉之爲言境也言在人境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未之爲言扶也扶助縣蘭無自專之威也說文曰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嗇夫別治封圻之內六鄉六鄉治之

讓財救患及學士　惠棟曰及作爲

皆扁表其門　惠棟曰何晏景福殿賦曰爰有禁楄勒分翼張承以陽馬刺以員方李善曰楄附陽馬之短桷也說文曰關西謂掌曰扁扁署也从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桷署雖殊爲文之義則一也扁與楄同補沔反十音必緜切

亭有亭長　惠棟曰周禮遺人職曰三十里有宿鄭元曰宿可止宿若今之亭有室矣風俗通曰亭長者一亭之長率也

注或謂亭父　惠棟曰方言云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

注賊買貴賣於民　惠棟曰買貴作貴賣

注擁節也中步　惠棟曰鄭元禮記注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今漢使者擁節

護烏桓校尉　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護烏桓校尉孝武帝時烏
桓屬漢始于幽州置之
注并領鮮卑　惠棟曰鮮作解
注客賜質子歲時胡市　惠棟曰客烏桓傳作賞胡烏桓傳作互
注此壽秘晉　惠棟曰秘晉赤秘主于晉也
注內東官屬方以奉滅　惠棟曰滅當作滅
邑君邑長　惠棟曰隸續繁長張禪等題名有邑長三人邑君三
人此其證也
諸郡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注猶言古附遂○何焯校本作猶
古言附遂
丞尉都尉注過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過本亦作邊
太傅但由傳注或力强濟聲實隆重○或當作咸

賜從朝廷○廷字衍
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注中二千石奉錢九千○奉當作奉

續漢書集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百官志五

注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雍州得恒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上
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張掖屬
国酒泉敦煌西海漢興永陽東安南凡二十二郡　錢大昕曰
按廿二郡之名不見于郡国志者凡六西平郡蓋分金城置晉志
領西都臨羌長寧安夷四縣　西郡蓋分張掖置晉志領日勒删丹仙提萬歲蘭池五縣　西海郡
獻帝興平二年置即張掖居延屬国也晉志領居延一縣　漢興郡蓋曹
公分關中置永陽郡則獻帝初平四年分漢陽置也惟東安南
一郡無可致疑本作南安而衍東字耳秦中記中平五年分漢
陽置南安郡晉志南安郡領獂道新興中陶三縣

豫州部郡本有潁川陳国汝南沛国梁国魯国今并得河南滎陽
都尉凡八郡　錢大昕由按東漢始以屬国都尉領城比于郡
守嗣後內地分置都尉亦得稱郡晉泰始初置滎陽郡蓋因魏
之滎陽都尉也魏志李通傳太祖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
而趙儼傳云袁紹遣使招誘豫州諸郡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
李通急錄戶調此亦以都尉為郡之證也裴松之引魏略云李
勝嘗為滎陽太守當在魏主芳之世似魏世已有滎陽郡矣
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　錢大昕由按京都置尹一人志
正文也上六字乃注文譌并不可通予謂監都之都當作部以
上文云某州部郡国若干国解部字義以足成之當云凡州所
監為部字譌又傎倒其文耳
公主所食湯沐国曰　錢大昕曰国當作邑

本注曰太僕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僕　錢大昕曰注字衍此言
王国之僕其初亦稱太僕武帝時始去太字耳
謁者比四百石本注曰掌冠長冠本員十六人後減　錢大昕曰
此注疑有脫誤據太子洗馬注本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則王国
之謁者亦宜有十六人案漢朝謁者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
則王国之謁者所掌亦宜如之或本掌冠長別是一官如禮樂
長衛士長之類則員不得若是之多也
典兵禁備盜賊　錢大昕曰典兵之上當有尉字
各有書佐幹主文書注循行二百三十人　錢大昕曰惠氏棟曰
案王充論衡曰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十郡修行之能堪州
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敢修行者功習無害不少德高也
則循行當為修行之譌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有修行十九人、

令長　王鳴盛曰前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為令萬戶以下為長續
志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其次置
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應劭漢官儀又云三邊武帝
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為令荊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
令耳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為長桓帝以江南陽
安為女公主邑改號為令主薨復其故錢大昭作郡國令長考
據紀傳及碑碣并隸釋隸續考某縣為令某縣為長當讓其單
行西都則未之及
周官　王鳴盛曰續百官志云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
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文
具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司馬彪此論表明周官之美
實為篤論後世無知鄙儒紛紛疑且非之即能信者亦從未舉
此志以詳定何也

十四博士　王鳴盛曰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
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
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此條最明析終兩漢之
世常立學者不出此今綜而論之狃于所習蔽于所見選擇去
取之閒未為公明如梁丘賀乃忌賢嫉能之小人歐陽大小夏
侯皆漢之俗儒為鄭康成所賤三家詩魯為近之而齊韓則疏
甚矣乃皆得立至若尚書有孔氏古文杜林衛宏賈逵所傳乃
孔壁真本毛詩出于子夏春秋左氏親受孔門周官及逸禮三
十九篇皆周公孔子之真本也反不得立祿利之路每少真實
在漢已然惟易立孟京為最善下至宋元僅存京房易傳伏生
尚書大傳王伯厚所輯三家詩及韓詩外傳而已然皆非全本

然則雖謂十四家之學皆亡亦可也亡之最可惜者莫京易也
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
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
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
奥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
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又徐防傳
永元十四年防上疏曰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收拾缺遺建立明
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
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李賢注引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
宏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
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
博士與百官志同

三國魏志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請西京學官博士
七千餘人其威如此東京可知
皇后太子官 王鳴盛曰執金吾之後次太子太傅大長秋次太
子少傅皆皇后太子之屬官自宜聚於一處太子少傅之下方
次以將作大匠甚明析前志以將作大匠襍於太子太傅少傅
之後詹事大長秋之前殊為失之
掌樹桐梓 王鳴盛曰將作大匠掌樹桐梓案周禮庶氏不樹者
無棺槨此以見天子亦必自樹以為宮室器用
越騎 王鳴盛曰越騎校尉如淳由越人內附以為騎晉灼由取
其才力超越劉昭取晉說案胡騎越騎相對為名以示威服之
遠非必善騎也如說是
官奉 王鳴盛曰百官志末載百官受奉例大將軍三公奉月三
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
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
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
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
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
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劉昭注引古
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考光武紀建
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彼李賢注即引續漢志
以釋之則與此志之文宜無不同矣今以二者參對彼千石月
九十斛此千石月八十斛與此未同考其上下千石有比二
千石六百石有比六百石四百石有比四百石三百石有比三
百石二百石有比二百石何以千石別無比千石明係百官志

傳寫者於千石奉之下誤脫落月九十斛比千石七字耳但彼
文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
五斛三者皆與此文互異則殊不可解至於西京官奉之例前
書不見而顏師古注乃於百官公卿表題下詳述其制今以李
賢所引續志細校之內惟比六百石顏云六十斛李賢云五十
五斛此為小異而其餘一槩相同夫顏師古所述前漢制也李
賢所引後漢制也何相同乃爾且光武紀文於增百官奉之下
即繼去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今
以校顏注則是千石已上建武固毫無所增而六百石已下僅
有比六百石一條不同而於顏說則建武反減於西京五斛何
云增乎此必師古失記建武增奉之事直取續漢志以注百官
表以後漢制當前漢制也要之顏與李賢同時所見續漢書志

本典劉昭所據之本傳錄參差未知孰是而西京官奉之制則
已無可考
奉既錢穀各半而劉昭又引荀綽晉百官表注備陳漢延平中自
中二千石下至百石錢米之數以續志并李賢顏師古十條細參
乃知各條所說數皆是立法如此臨時尚須按照當時穀價之
貴賤以錢代給其半也前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為諫大夫秩
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
千今荀綽所說中興八百石之秩而二千石止錢六千五百比
二千石止錢五千多寡相懸如此延平乃後漢殤帝號如荀說
後漢奉減於前漢遠矣何云增乎但前蓋寬饒為司隸校尉奉
錢月數千司隸校尉秩二千石而云月數千則不與貢禹所言
不同存疑備考

輿服志第二十九

輿服上

玉輅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輅車 軿車 青蓋車 綠車
皁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車
車馬飾

山棨藻梲 惠棟曰棨一作粢薄櫨也鄭元論語注曰節欂櫨也刻
之為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
具物以時 惠棟曰物各堅引司馬書作輸
龍旂九斿 惠棟曰說文曰旌旗之流也
七仞齊軫 惠棟曰惠學士曰七仞齊軫以下皆見衛書
熊旂六斿 惠棟曰字林曰熊旂五斿為與士卒為期于其下敢
由旗也

注其聲名曰 惠棟曰名北宋本作寫
注玉在𨈇 惠棟曰玉北宋本作王
山車 惠棟曰禮緯曰山車垂句注曰句曲也言不探而自曲也
注殷曰乘根 惠棟曰禮記大輅殷輅也鄭元曰大輅木輅也漢祭
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然則乘當作桑也禮志殷有山車
之瑞謂桑根車又曰秦闕三代之車服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
秦曰金根車也
安車 惠棟曰晉志曰車坐乘者謂之安車案周禮惟王后有之
自漢以來惟乘輿乃有之
立車 惠棟曰晉志車倚乘者謂之立亦謂之高車
重牙 惠棟曰惠學士曰重牙考工記謂之紋鄭氏謂之車罔
注複有一數把轄 惠棟曰把當作施禮志亦作施下同

注頭載飛鈴　惠棟曰沈約曰飛鈴以赤油為之廣八寸長三尺
　注地繫軸頭謂之飛鈴也
金薄繆龍　惠棟曰劉昭云薄猶飾也繆禮書作璆璆然龍貌璆
　音虯
注橫文畫蕃　惠棟曰畫依禮志當作畫
注即蓋弓也　惠棟曰惠學士曰蓋弓漢人謂之橑子
建大旂　惠棟曰旂徐廣作常
十二斿　惠棟曰北宋本十有二斿
象鑣鏤錫　惠棟曰晉志曰錫在馬面所謂當顱者也
金鍐方釳　惠棟曰鍐東京賦作錽亡犯切
注上如五華　惠棟曰北宋本作三華案李善文選注引作玉華
注馬頭上防釳　惠棟曰說文曰鷸走鳴長尾雉也乘輿以為防

後漢書考證　輿服志第二十九　二

　釳著馬頭上
注金為馬文髦　惠棟曰文北宋本作叉徐廣曰金為叉髦插以
　翟尾亦作叉
朱兼樊纓　惠棟曰鄭元周禮注曰樊讀為鞶謂今之馬大帶也
　纓今馬鞅桓二年左傳曰鞶厲游纓服虔曰纓如今索帬今乘
　輿大駕有之
注左騑馬頭上　惠棟曰薛綜東京賦注曰左纛以氂牛尾大如
　斗置騑頭馬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沈約曰所謂左纛輿也
　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纛音毒又徒到
　切
各如方色　惠棟曰薛綜東京賦注曰五時之服各隨其車車各
　一色以為副貳副車各一乘今謂之五帝車也臧榮緒晉書曰

簿志曰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
　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
餘皆駕四　惠棟曰徐廣曰駕六黑馬施十二鸞駕四馬施八鸞
注諸侯駕四　惠棟曰案王度記曰諸侯駕五卿駕四也
蓄以矛麾金鼓　惠棟曰徐廣曰戎車立乘建矛麾郛注之戟金
　鼓羽幢置甲弩于軾上
重輞縵輪　惠棟曰縵宋志作輓
加交路　惠棟曰加宋書作駕
注謂之輜也　惠棟曰說文曰輜軿車也又曰軿車前衣車後也
　沈約案字林軿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輜
蓋蚤　惠棟曰徐廣曰蓋木施金華
皆右騑而已　惠棟曰徐廣曰皆駕三右騑而已

後漢書考證　輿服志第二十九　四

朱班輪　惠棟曰班一作斑
倚鹿較伏熊軾　惠棟曰顏籀曰倚鹿較者畫立鹿于車之前兩
　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　惠棟
　曰此制見前書景帝令也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
　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軓以簟為之或用革如淳
　曰轓音反小車兩屏也案轓與幡古字通見竹邑侯相碑亦作
　軓說文曰軓車耳反出也從車反反亦聲
注郭賀　惠棟曰郭賀就是賓琮
注屏星　惠棟曰廣雅作箳篂玉篇曰箳篂轓也
貴人不得乘馬車　惠棟曰徐廣曰其餘皆乘
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　惠棟曰徐廣曰除吏赤畫杠餘則青

蓋杠象云

會朝若蠶 惠棟曰朝一作廟

加交路 惠棟曰加晉志作阜

甘泉鹵簿 惠棟曰封演曰按宋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樐音義皆同鹵以甲為之所以扞敵賈誼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漂鹵是也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天子出入則按次導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衛具五兵今不言他兵但以甲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但言鹵簿是舉凡也五禮精義曰鹵大楯也以大楯領一部之人故言鹵簿

奉引 惠棟曰周禮小司寇前王而辟鄭司農曰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

奉車郎御 惠棟曰百官春秋曰奉車都尉執轡

屬車四十六 惠棟曰四宋志作三

注雲罕九游辟綜曰旌旗名 惠棟曰沈約案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先知雲罕非旌旗也雲罕疑是畢罕畢罕本施游獵遂為行飾司馬貞曰說者以雲罕為旌旗非也案中朝鹵簿圖曰雲罕駕四不兼言九斿罕車與九旒車別

注以金根為列 惠棟曰列作副

雞翹 惠棟曰顏師古急就章注曰雞翹雞尾之曲者也

赤裏木轓 惠棟曰木作朱

一車縣豹尾 惠棟曰晉輿服志曰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

注淮南子曰 惠棟曰淮南子以下見徐廣車服注似皆漢官解詁也

小駕 惠棟曰徐廣曰小駕栽擿副車也

每出 惠棟曰徐廣曰每出警蹕清道建五旗

蘭臺令史副 惠棟曰漢記所謂御史乘屬也

執注 惠棟曰注謂儀注即鹵簿也

護駕 惠棟曰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二人為乘曹護車駕徐廣曰其餘令史以下皆從行所謂先置也

洞朱輪輿 惠棟曰洞顏籀引作彤

建矛戟幢麾韡 惠棟曰建顏籀引作韜韡作輕顏籀曰韜插也輕皮篋戟者也箙音側事反輕音服說文曰輕車鈴閒皮篋古者使奉玉以藏之孚度曰輕或作韡

司馬史士 惠棟曰史一作吏見宋志

武剛車 惠棟曰徐廣曰駕一馬史記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為營是也

大使車立乘 惠棟曰立司馬書作五

重導從 惠棟曰導一作道

璅駕 惠棟曰璅一作鎖

辟車四人 惠棟曰車作居

大行載車 惠棟曰徐廣曰載轀輬車也

長縣車 惠棟曰縣徐廣作輿

其身為虎文 惠棟曰杜業奏事曰軨車駕白虎四白虎為名

注今史郵書掾府督郵職掌此 惠棟曰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韋昭辨曰督郵書掾者郵遍也此官不自造書主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

韣 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曰韣弓韜也

遮迾 惠棟曰周禮典祀職云守其厲禁而蹕之鄭衆曰遮迾禁

人不得令人是遮迾亦蹕之義說文曰遮遏也迾遮也服虔通
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迾漢書音義晉灼曰迾古
列字董巴輿服志曰諸侯王遮迾出入稱警蹕

課促　惠棟曰促一作娖中山簡王傳曰稱娖前行稱娖者所以
促行伍整部伍之類也

鮮明弁　惠棟曰魯峻石壁殘畫有鮮明騎洪适曰宋氏畫史朱
浮巷石壁人物有鮮明隊棟案前書季慶忌好輿馬號爲鮮明
鄭元毛詩箋亦言兵車鮮明是也

各從科品　惠棟曰安帝紀元初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
也

龍畫總沬　惠棟曰沬一作沫

附馬　惠棟曰附北宋作駙

長冠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　何焯曰祖宗所造服之以祭
如其存也

武冠貂尾爲飾　何焯曰注引徐廣又曰意謂北方寒冷本以貂
皮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今朝會高麗使臣所冠近煖
額之說

此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注其聲名曰和敲○名當作鳴

金鍐方釳插翟尾注方釳鐵也廣數寸在馬鬃後○鍐當作駿又
注金爲馬文髦一本或作馬文尾何焯校本作馬叉髦

屬車皆皁蓋赤裏○裏應作裏

龍畫總沬升龍赤扇汗○沬應作沫

附馬○附應改駙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輿服志上

屬車四十六乘　錢大昕曰當作三十六乘

黃綬武官伍伯向文官辟車　錢大昕曰謂黃綬武官導從用伍
伯文官導從用辟車也漢制四百石至二百石皆黃綬

軨下侍閤　錢大昕曰明帝紀注引作軨下魏志管輅傳所謂老
鈴下也

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　錢大昕曰洪氏隸續載漢碑畫象有鮮
明騎

金鍐方釳注師綜曰釳中央兩頭高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中
央下脫低字見文選注

注徐廣曰金爲馬文髦　錢大昕曰北宋本文作叉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皇太后下當有
皇后二字

加交路帳裳注徐廣曰青交路青帷裳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
路當作絡劉盆子傳注引此文正作絡注中路字亦誤

揵弓韣九鞬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九當作丸左傳注櫝丸箭
當也南匈奴傳弓鞬韣丸一矢四發

官騎張弓帶鞬遮迾出入稱課促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課字
衍促當作娖中山王簡傳官騎百人稱娖前行注稱娖猶整齊
也大昕案說文無娖字稱促雙聲後人妄加女旁

後漢書旁證

輿服志第三十 此與董巴輿服志同司馬氏條其文而復增益之也

輿服下 冕冠 長冠 委貌冠 皮弁冠 爵弁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高山冠 進賢冠 法冠 武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却敵冠 樊噲冠 術士冠 鶡冠 幘 佩刀 印 黃赤綬 赤綬 綠綬 紫綬 青綬 黑綬 黃綬 綸 青紺綸服 后夫人服

未有制度 惠棟曰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古者有冒而句領

榮華之色 惠棟曰徐廣曰草木華采之色

顛胡 惠棟曰顛作顛

纓蕤 惠棟曰蕤作緌

故上衣玄下裳黃 惠棟曰尚書皋陶謨曰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古易名象春秋傳曰見易象是也伏羲觀象而作八卦黃帝

以下始制衣裳九家易乾為衣坤為裳故云取諸乾坤帝舜觀古人之象即伏羲之易也象之名易始于文王周官三易蒙周易之名非夏商使名易也商謂之坤乾

注繢作會 惠棟曰馬鄭本作繪胡對反

自粉米以下 惠棟曰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章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大山龍士山龍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一 鄭元曰元或疑焉

袀元 惠棟曰袀聶崇義音居勻反儀禮士冠禮曰兄弟畢袗元鄭元曰袗同也古文袗為均故左傳謂之均服袗本作袀又士昏禮注云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并詳下

前後邃延 惠棟曰叔孫通漢禮器制度曰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于延前後謂之邃延

玉藻 惠棟曰周禮弁師繅斿鄭衆注曰繅當為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

皆廣七寸長尺二寸 惠棟曰阮諶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重引董巴輿服志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重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六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

卿大夫五旒 惠棟曰高誘曰天子玉瑬十二公侯瑬九卿瑬琳六伯子各應隨其數

注呂忱曰 惠棟曰忱作沈

陳留襄邑獻之 惠棟曰劉逵魏都賦注曰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陳留志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

促漆纚為之 惠棟曰三禮圖引云而後以漆纚為之徐爰釋問曰幘名猶冠也義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為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裁纚為帽說文曰纚冠織也從系麗聲

劉氏冠 惠棟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冠高誘曰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晉志曰改除竹用漆纚

皆服袀元 惠棟曰左傳袀服振振服虔曰袀服黑服也淮南子

曰尸袀袀元高誘曰袀純服袨黑齋衣也

衣絳紷袾 惠棟曰袾當作袜下紷袾同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

著絳紷袾說文曰紷歷衣也

委貌冠 惠棟曰冠作輿

皮弁冠同制 惠棟曰輿服志曰皮弁與委貌同制張鎰禮器圖

曰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

夫子委貌形制相同則與進賢之遺象皮弁之同制者遠相異

也

以阜絹為之 惠棟曰絹一作繪

以鹿皮為之 惠棟曰三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

二寸鄭氏曰以白鹿皮為之象太古

元端素裳 惠棟曰徐廣曰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阜緣領袖、

緇麻衣 惠棟曰緇輿服志一作都

項光鄧郤 惠棟曰郤郤一作斜御

展筩為述 惠棟曰此下脫筩狀屏爵尊五字校當作儀

制如通天 惠棟曰五行志作仄注冠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謂之

側注者言形安而下注也

項不郤郤 惠棟曰項字從輿服志及三禮圖增

胡廣說曰 惠棟曰胡廣上脫南郡二字

蓋齊王冠也 惠棟曰晉志中傳曰桓公好高冠大帶

右鶡布冠也 惠棟曰右當作古

注孟希 惠棟曰希作布漢隸希即布字故誤作希也

以纚為展筩 惠棟曰李斐曰齊國春獻冠幘纚為首服也師古

曰縰與纚同今之方目紗也

注纚今之縰 惠棟曰縰依前書注當作縰

注幘裏申纚 惠棟曰鄭元時注曰纚今之幘梁也盧植禮記

注云纚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

故以為冠 惠棟曰淮南子曰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高誘

曰獬豸之冠如今御史冠也

胡廣說曰 惠棟曰一作太傅胡公說曰

貂尾為飾 惠棟曰徐廣曰侍中左貂常侍右貂

謂之趙惠文冠 惠棟曰輿服志無趙字晉書云亦曰惠者蟪也

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惠文

注此因物生義也 惠棟曰義下脫非其實三字

注胡廣又、 惠棟曰此亦徐氏違

注貂皮暖額 惠棟曰暖作煖

知天者冠述 惠棟曰師古曰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禮圖

謂之術氏冠也

知地者履絢 惠棟曰說文曰絇讀若鳩麋信春秋穀梁傳曰絇

者著履舄之頭即周禮絇屨及純是也

鷸冠 惠棟曰蒙案曰鷸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青睢曰鷸今

翠鳥也李巡爾雅注曰鷸一名為翠其羽可以為飾樊光曰青

羽出交州鷸嵒義曰鷸音聿亦音術

方山冠似進賢前高七寸後高三寸緇長八寸 惠棟曰上下

脫寸三字從三禮圖增

太子八佾 惠棟曰三禮圖作天子或云當作太子

樂人服之 惠棟曰嚴氏曰禮樂志曰武德高帝所作也文始舜

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舞人執干戚舞也文始者舞人執羽

畣舞也五行舞者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也
高七寸　惠棟曰高下脫前字
從官由人　惠棟曰官作宦者
制似長冠　惠棟曰三禮舊圖云高五寸
門東僕射冠之　惠棟曰三禮圖曰宮殿僕射吏服之高三寸晉
志曰高五寸
制以進賢　惠棟曰以三禮圖作似
前後出各四寸　惠棟曰出各一作各出
旁視頭羽　惠棟曰旁三禮圖引作側
術氏冠　惠棟曰輿服志云有五彩衣青衣裳
注其說未聞　惠棟曰武曰楚王獬冠是也
紗縠單衣　惠棟曰紗上脫者字

秦施安焉　惠棟曰安焉作用之
注鄭元賦注　惠棟曰鄭元疑當是傅元
稱其冠也　惠棟曰徐廣曰始時各隨所宜後遂因冠為別介幘
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并詳下
注宜進賢者宜長耳　惠棟曰徐廣續漢注曰今介幘也
注宜惠文者宜短耳　惠棟曰徐廣續漢注曰今平上幘也
注如今蔽膝　惠棟曰巾當作今徐廣車服儀志曰漢明帝復制
韍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韍也孔穎達曰漢世蔽膝猶用赤皮
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
留其係璲　惠棟曰輿服志作綵璲爾雅曰璲綬也郭璞曰即佩
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璲
連結於璲　惠棟曰璲一作襚

轉相結受　惠棟曰受一作授
用而弗改　惠棟曰漢官儀曰綬者有所受以別尊卑也彰有德
也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舊用赤韋示不
忘古也秦漢易之以絲至今以為常制
注佩上有雙衡　惠棟曰衡說衡從三禮圖改三禮圖曰衡長五
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又去上下為衡半璧為璜璜中
橫以衝牙以蒼珠為璃
注人之戚飾　惠棟曰論衡曰服革于腰佩刀于右舞劍于左
注戚皆帶劍　惠棟曰沈約曰高祖為泗水亭長拔劍斬白蛇儁
不敢去劍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賦紆黃組腰于將然則自人
君至士人又帶劍也
剛卯既決　惠棟曰決一作央說文曰毅改大剛卯以逐鬼魅也

疾日　惠棟曰本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剛卯以卯日作故曰
疾日
慎爾周伏　惠棟曰漢書注作順爾固伏
黃赤綬五采　惠棟曰五說四從輿服志改
黃赤縹紺　惠棟曰縹紺從輿服制改
紺縹　惠棟曰環濟要略曰閒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廣雅縹
紺含青也縹音匹紹反
長二丈九尺　惠棟曰二字從三禮圖增崔豹古今注曰長二丈
九尺九寸輿服志云長二丈九尺五百首
注官署有丹　惠棟曰官署謂甄官署也齊職儀曰左右甄官署
掌塼瓦之作也
長二丈十尺　惠棟曰輿服志作八博物志仍作一

與來與同　惠棟曰獨斷曰皇后赤綬徐廣曰皇后金璽
皆綠綬　惠棟曰綠崔豹志作綟蔡邕離章曰相國金印綟綬位
在公上所以殊異休烈權臣莫得而齊
注綟音戾　惠棟曰綟亦作盭晉灼曰盭草出琅琊平昌縣如淳
曰盭綠也以綠為質
注以染似綠　惠棟曰當云似又可染綠說文曰帛莀草染色
注始加金印　惠棟曰印北宋本作紫
服紫綬　惠棟曰漢官儀曰丞相御史大夫匈奴亦同
青綬　惠棟曰博物志曰光武隸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未詳識吏
用青羽
注青緺綬　惠棟曰徐廣曰緺音瓜一音蝸青綬徐堅云緺青紫
色

青綬以上縌　惠棟曰以一作已程傳曰持黃金印赤韍縌服虔
曰縌即今之綬也說文曰縌綬維也師古曰縌者系也謂逆受
之也音逆
古佩璲也　惠棟曰璲作繸
佩綬相迎　惠棟曰綬志作繸
故曰繸　惠棟曰陳祥道曰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也謂之繸
以其貫璲玉也謂之縌以其貫玉相迎也
施玉環鐍云　惠棟曰鐍作玦陳祥道曰古者佩玉有環
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　惠棟曰丞尉
三百石　惠棟曰長相
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　惠棟曰輿服志曰皆黃綬
一采淳黃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崔豹志同

百石青紺綬　惠棟曰綬說綸從輿服志改
宛轉繆織　惠棟曰說文曰繆枲之十絜也
圭長丈二尺　惠棟曰脫圭字從輿服志增
注青黃去綠　惠棟曰去綠漢官儀作赤絲
注長二丈二尺　惠棟曰北宋本作一尺
注長丈八尺　惠棟曰漢官儀長一丈八尺
注黑綬　惠棟曰漢官儀曰黑綬白羽青地
單紡為一系　惠棟曰說文系細絲也
五秩為一首　惠棟曰說文曰紕綺縷之數也漢律曰綺絲數謂
之紕布謂之緫綬組謂之首高誘注戰國策曰十首為一緫
五首成一文　惠棟曰成說為秩北宋本及輿服志改
注丞尉秩二百石　惠棟曰二北宋本作三

注長丞尉亦二百石　惠棟曰長北宋本作相
翦氂蔮　惠棟曰翦氂蔮以下皆首飾也廣雅曰蔮謂之幗釋名
曰蔮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齊人曰幗飾形貌
也
以瑇瑁為擿　惠棟曰擿一作揥又作擿音竹革反說文曰櫛
也其字從手從束從會釋名曰揥擿也所以擿髮也
華勝　惠棟曰釋名曰勝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則勝也山海
經曰西王母戴勝郭璞曰勝玉勝也
垂黃金鑷　惠棟曰釋名曰鑷攝也攝取髮也
簪　惠棟曰釋名曰簪兓也以兓連冠于髮也鄭元儀禮注曰笄
金之簪
大蔮結　惠棟曰蔮卷幘之類古作頍儀禮士冠禮曰緇布冠缺

項青組纓屬于缺鄭元曰缺讀如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
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滕薛名蔮爲頍
假結　惠棟曰結案志作髻廣雅曰假結謂之髻音副鄭氏周禮
副編注曰編列髮爲之其遺像若今假紒矣東觀記章帝詔東
平王蒼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
步搖　惠棟曰禮記明堂副禕注曰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孔
穎達曰漢之步搖亦覆首釋名曰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陳
祥道曰漢之步搖以金爲鳳下有邸前有笄綴五采玉以垂下
行則動搖
八爵九華　惠棟曰徐廣曰八爵九華三禮圖引作十爵誤
南山豐大特　惠棟曰史記秦紀云伐南山梓豐大特徐廣曰今
武都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從木中出後見于豐水之中

後漢書旁證　輿服志第三十　九

皆以翡翠爲毛　惠棟曰皆下脫以字從北宋本三禮圖增
制大手結　惠棟曰書先蠶儀注曰皇后十二鏌步搖大手髻即
大手結亦作紒也鄭元曰大手結謂露紒也以髮爲大紒如今
婦人露紒其象也聶崇義曰大手結者謂不用他髮爲髮同合
已髮紮爲紒者也
以采組爲緄帶　惠棟曰應劭曰組者今綬紛條是也
魚須擿　惠棟曰尚書大傳夏傳甲東海魚須魚目鄭元曰魚須
今以爲簪魚白今以雜珠庾氏禮記注曰魚須鮫魚須也
縹緗　惠棟曰縹一作青
重緣袍　惠棟曰緣訛綠從北宋本改釋名曰婦人以絲作衣裳
上下連中起施緣亦曰袍北宋本是也
賈人緗縹　惠棟曰劉熙曰白似緗緗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

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素者故白緗淺黃色也新附說文曰緗
帛淺黃色也
皆單紗襈　惠棟曰綠亦當作緣釋名曰襈撰也青絲爲之緣也
鄭元曰今袿袍襈重繒也王篇曰襈緣襈也仕眷切
諸古麗圭　惠棟曰周禮司服褕衣揄狄闕狄鄭元曰今世有圭
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賈公彥曰漢時有圭衣刻爲圭形綴于衣
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繒綴于衣漢俗尚有故云三翟遺俗江
充傳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
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
輸如今新婦袍上掛全幅繒角割
注夫人賦　惠棟曰夫作大
注重的　惠棟曰重作書

後漢書旁證　輿服志第三十　十

注始以爲襂　惠棟曰襂當作幓下同師古曰幓音所銜反
注各有秩品　惠棟曰秩北宋本作科
緣領袖中衣　惠棟曰袖下脫爲字
絳絝袜　惠棟曰下脫示赤心三字
冠角顛胡之制〇顛監本譌作願依宋本改
藻大粉米注粉若粟米　臣良裘曰按孔傳本注粉若粟冰作米譌
也此志北宋本亦作粟冰
縰被其袖合而縰大之近今袍者〇者下本或有也字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〇古字監本誤作右依宋本改
卻敵冠制似進賢〇似字監本誤作以依宋本改
術氏冠注淮南子曰楚莊王所服豐冠者是〇服字監本誤作復依
宋本改

秦始安焉　〇安毛本作之
故忠皆服其服　〇忠字疑衍
介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　〇也疑作施
公侯將軍紫綬注　始加金印　〇印應改紫

續漢書旁證

輿服志下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尚書皋陶篇　錢大昕曰伏生今文尚書以益稷合于皋陶謨故引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之文為皋陶篇也

記曰知天者冠述　錢大昕曰述讀如聿詩聿修厥德漢書引作述修尔雅遹自也孫炎云遹古述字聿與遹同故鷸冠字亦為述也

簪以瑇瑁為擿　錢大昕曰擿即揥字所以摘髮詩所謂象揥也

南山豐大特　錢大昕曰獸名見史記秦本紀

蔮簪珥　錢大昕曰士冠禮注滕薛名蔮為頍釋名蔮恢也恢郭加髮上也魯人曰頍晉書宣帝紀諸葛亮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幗即蔮之異文

續漢書志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附宋本牒一篇

中書門下　錢大昕印　牒國子監

翰林院侍講學士尚書工部侍郎知審官院事兼判國子監孫奭

奏臣忝膺

朝命獲廁

近班思有補於

化文輒干塵於

睿覽竊以先王典訓在述作以惟明歷代憲章徵簡策而何見鋪

觀載籍博攷前聞制禮作樂之功世存沿襲天文地理之説率

有異同馬遷八書於焉咸在班固十志得以備詳光武嗣㒷漢

而興范煋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竝行克由聖

朝刊布天下雖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

或闕臣竊見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蓋范煋作之于前劉昭

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至于輿服

之品具載規程職宜〔官〕之宜各存制度儻加鉛槧仍俾雕鎪庶成

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闕伏況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茲後漢

有所未全其後漢志三十卷欲望聖慈許令校勘雕印如允臣

所奏乞差臣與學官同共校勘兼乞差劉崇超都大管句伏候

敕旨

牒奉

敕宜令国子監依孫奭所奏施行牒至准

敕故牒

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魯

給事中參知政事吕

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王

守司徒兼侍中

後漢書旁證

郡國一

河南　河內　河東　宏農　京兆　馮翊

右司隸

注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　惠棟曰王伯厚案通典云周之分野上配天象始於周季世紀所云蓋以星官之書自黃帝始也

自斗十一度　惠棟曰費直周易分野壽星起斗十度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井十六度陳卓云井十二度

自婺女八度　惠棟曰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至危十六度　惠棟曰陳卓云十五度

自危十七度　惠棟曰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陳卓云十六度

自奎十五度　惠棟曰費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　惠棟曰費直起胃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自畢十二度　惠棟曰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

自井十六度　惠棟曰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　惠棟曰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至張十七度　惠棟曰陳卓云十六度

自張十八度　惠棟曰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陳卓云張十七度

自軫十二度　惠棟曰費直起軫七度蔡邕起軫六度

今韓分野　惠棟曰陳卓云鄭之分野鄭元案堪輿書壽星鄭也作韓者誤

自氐五度　惠棟曰費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氐八度

自尾十度　惠棟曰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至斗十度　惠棟曰陳卓云斗十一度

注山海經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　惠棟曰一作極

十億三萬三　惠棟曰十作三

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于北垂　惠棟曰十千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惠棟曰按山海經無此文淮南子墬形訓有之又按論衡漢舊儀所引山海經今皆無之則知近所傳本非全書矣海外東經唯有豎亥其文亦異高誘曰太章豎亥善行人也郭璞曰健行人

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　惠棟曰一云出水之山者

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　惠棟曰經字當在名山上

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惠棟曰曾以皆中山經文也案被文九下有十字

永壽三年戶　惠棟曰近本皆作二

千六百七萬九百六

注陳津之難以箕撮指　惠棟曰興平二年事也陝津陝縣黃津獻帝渡河餘人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舟中者可掬故云以箕撮指

案邑之東后蒙不完　惠棟曰見伏皇后紀

河南尹　惠棟曰應劭曰河南尹所以治周地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洛伊也漢更名河南太守也

注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
惠棟曰棟案郡下所載沿革皆司馬本注也下倣此
注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 惠棟曰應劭傳曰父奉為司隸時並
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
謝承書載朱穆為冀州刺史賜當就道從事從為畫像置聽事
上劉昫經籍志曰漢明帝畫讚五十卷案此則諸郡皆有畫讚
不獨河南尹也
戶二十萬云云 惠棟曰李心傳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
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
之下農夫
雒陽 惠棟曰棟案東京有南北宮相去七里中央作大屋複道
三道行太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南宮有玉堂前後

殿却非殿宣室殿嘉德殿崇德殿雲臺殿九龍殿廣德殿安福
殿龢歡殿銅馬殿敬法殿清涼殿鳳凰殿翔平殿竹殿黃龍升
秋萬歲殿又侍中寺中黃門寺畫室署丙署及雲臺謝臺皆在
南宮北宮有德陽殿章德殿章德前殿宣明殿溫明殿含德殿
天祿殿壽安殿迎春殿永寧殿溫飭殿章臺殿章臺下殿又藉
室掖庭永巷署朔平署增喜觀九子坊皆在北宮東觀在南宮
白虎觀在北宮尚書閣在南宮尚方在北宮兩宮各有衛士主
之南書省在神仙門內太尉司徒司空府開陽城門內司徒府
中有百官朝會殿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舊大
殘闕舉其大畧如此耳
褚 惠棟曰張呂反又敕呂反
觭 惠棟曰魚綺反陸氏云

南 惠棟曰魚呂反
解 惠棟曰音蟹
注郟鄏陌 惠棟曰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邑也說文曰鄏河南
直城官陌地也
注鼎中觀 惠棟曰左傳桓二年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
洛邑服虔注曰今河南有鼎中觀
甘城 惠棟曰京相璠曰城在河南城南二十五里有甘水北入
洛
蒯 惠棟曰苦怪反
梁 惠棟曰晉志曰戰國時謂為南梁別於大梁也
注城注博物記曰梁伯好土令梁多有城 惠棟曰顧炎武曰梁
近秦國注誤也

滎陽 惠棟曰劉寬碑陰作褮縣有河瀆廟河堤謁者掌之禮祠
典五岳同見風俗通
鴻溝水 注云云 惠棟曰應劭曰在縣東南三十里博物志曰十
渠東南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汳溝一渠東
經陽武南為官渡
隴城 惠棟曰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縣東二十里有故隴城即
此是也
敖亭 惠棟曰詩云搏獸于敖鄭元曰敖鄭地今近滎陽
有費澤 惠棟曰費澤無攷案注及水經注當作滎澤
卷 惠棟曰字林音丘權反韋昭音邱元反
有長城云云 惠棟曰酈元案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
率師築長城于西邊自亥谷以南所城矣竹書曰是梁惠王十

五年築也
原武　惠棟曰鄺元曰春秋之原圃也
圃田澤　惠棟曰鄺元曰澤在縣西南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
水
注逢澤有介麋杜預曰在縣東北遠疑非　惠棟曰諸本皆脫非
字
菅城　惠棟曰陸德明曰本或作菅古顏反
菀陵　惠棟曰前志作苑又作宛法雄傳作宛王元賓碑亦作菀
　華宛與菀古字通陸氏音於阮反又於元反
有棐林　惠棟曰水經注引司馬彪郡國志云苑陵有林鄉亭與
　鼎異也史記蘇秦曰與困於林中徐廣云即林鄉也劉氏云林
　地名孟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南棐音芳尾反

注縣東南有林鄉　惠棟曰諸本皆脫南字
注左傳宣十年諸侯還于制田　惠棟曰此成公十六年事註誤
注縣東有制城　惠棟曰依杜注城當作澤
瑣　惠棟曰素果反
平陰　惠棟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縣故平陰地陰戎之所居在
　平城之南故曰平
穀城　惠棟曰前志作成古字通以城爲成見劉寬碑陰及韓勑
　碑
注潛亭山　惠棟曰前志作瞀音潛
函谷關　惠棟曰尚書大傳曰隆谷元王鄭元曰或作函谷今河
　南穀城西關山也文穎曰舊在宏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此衡一
　作衙

緱　惠棟曰古侯反又苦侯反
鄔　惠棟曰烏戶反
注王取鄔劉　惠棟曰杜預曰縣西北有劉亭
鞏　惠棟曰九勇反
注陽亭在偃師　惠棟曰諸本脫在字
尋谷水　惠棟曰京相璠曰在鞏洛渡東入洛謂之下鄩故有上
　鄩下鄩之名亦謂之北鄩
注王師晉師圍郊中　惠棟曰案左傳云王師晉師圍郊癸卯郊
　鄩潰杜預曰縣西南有地名郊中
東訾聚　惠棟曰昭二十四年陰不佞獻玉與之東訾訾音子斯
　反
坎埳聚　惠棟曰杜氏莫賢縣曰坎氏宋附庸也服虔左傳解誼

　曰鞏東邑京相璠曰鞏東地名坎埳在洞水東鄺元據晉太康
　地記晉書地道記二書言在鞏西坎苦感反埳大感反
注地道記在南　惠棟曰依水經注南當作西
有黃亭　惠棟曰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黃亭陌
注王子猛居于湟　惠棟曰今左傳作皇
注有黃亭在縣西北　惠棟曰今左傳注云西南
注昭二十三年　惠棟曰二當作三
注賈辛軍于谿泉　惠棟曰杜預曰在縣西南
旃然水　惠棟曰杜預曰水出縣東入汴
有汜水　惠棟曰春秋傳成四年取汜祭杜預曰鄭地成皋縣東
　有汜水孔穎達曰字書水旁巳爲汜水旁己爲汜字相亂也漢
　書音義亦爲汜今汜水上源爲汜谷陸德明曰汜音凡或音祀

注左傳曰周襄王處鄭地氾　惠棟曰案杜預釋例土地名曰周
王出居于氾楚伐鄭師于氾此南氾也襄城縣南氾城是秦軍
氾南晉伐鄭師于氾此東氾也滎陽中牟縣南氾澤是皆非成
皋之氾水也注誤當刪
京　惠棟曰申不害京人劉向別錄曰今河南京縣是也
注有索亭　惠棟曰晉灼曰索音柵故水經注或作柵也晉書地
道記曰京有大索小索亭
密　惠棟曰說文曰有窓亭杜預釋例曰洧水出縣南北陽城山
東南至潁川長平縣入潁
注杜預曰古名密縣　惠棟曰案今杜預注曰新城鄭新密今滎
陽密縣注當有脫誤
注多美堊　惠棟曰今山海經云多美玉青堊
服者不夭　惠棟曰者今作之
注有梅山在縣西北　惠棟曰左傳注作東北
注秦敗魏華陽地亦在縣　惠棟曰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
新城　惠棟曰前志作成古字通呂氏春秋曰韓氏城新城期十
五日而成高誘曰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
注鄤聚　惠棟曰服虔左傳解誼曰鄤聚在高都南
廣成聚　惠棟曰河南十二縣簿曰廣成澤在新城縣界黃阜
蠻中　惠棟曰說文曰新城蠻中古蠻蠻字或相通也成十年陸
渾氏侯栗杜注與昭十七年同
康師　惠棟曰前志作假
新鄭　惠棟曰世本曰文公徙鄭宋忠云即新鄭皇覽曰子產冢
在城西南大冢是

平上　惠棟曰嘉平中天下大旱縣人蘇騰字元成夢陟首陽以狀
上天子下三府遣使者登山請雨即降蔡邕集作平陽蘇騰
誤也
懷　惠棟曰春秋傳赤狄伐晉圍懷
隰城　惠棟曰左傳作郗高征反
注御人亭　惠棟曰御音候呂忱音候本又作候人
河陽　惠棟曰春秋傳曰天王狩于河陽十三州志曰治河上鄙
亦云孟津河也
湛城　惠棟曰酈元曰湛水所經
軹　惠棟曰音章是反水經曰湛水出縣西北山
注向上　惠棟曰京相璠曰或云今軹西有地名向闉十三州
志曰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國也
溴梁　惠棟曰杜預曰溴水出縣東南至溫入河
絺城　惠棟曰說文作郗
沁水　惠棟曰說文曰有郗鄉呂忱字林曰沁先荏反郭璞三倉
解詁曰沁音狗沁之沁韋昭音恩金反
太行山　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曰太行在今上黨皇野王縣北
皇覽注曰山在野王之北上黨關也水經注曰詩所謂徒殆野
王道傾蓋上黨關即此山也
注其狀如麋而四角　惠棟曰山海經曰其狀如麋羊而四角
注其名驒還　惠棟曰山海經曰其名曰驒善還驒音暉還音旋
備也
邘城　惠棟曰京相璠曰縣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臺說文曰
邘又讀作區

州　惠棟曰春秋傳曰州縣欒豹之邑也昭三年晉平公以賜公
孫段
平睪　惠棟曰前志及史記杜預注後漢書本傳皇后紀鄧禹傳
皆作皋東觀記馬援上書曰城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
下羊則知皋睪字漢時已相淆亂故隸劉寬碑陰亦作平睪
注　臣瓚曰卽名也非闕　惠棟曰鄭元案春秋宣公六年赤狄伐
晉圍邢丘晉侯逆文子楚逆之邢丘卽是處也華無城之言顏
師古從鄭說
注　古雍國　惠棟曰雍伯爵周襄有雍公緘鼎
有參城　惠棟曰水經注引作鄭城京相璠曰在縣西北六十里
南陽城　惠棟曰馬融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
以南至軹爲南陽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爲

南陽　杜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高誘呂覽注曰襄王賜
晉陽之地本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
是也
注　春秋曰甯　惠棟曰文五年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是也
隤城　惠棟曰京相璠曰在縣北隤徙曰反
共　惠棟曰荀卿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至共頭而山隧注云共縣
之山也
汎亭　惠棟曰袁山松郡國志曰汎亭周凡伯國杜預曰在縣東
南
汲　惠棟曰前書紀曰有新中鄉
朝歌　惠棟曰晉書地道記曰本沬邑也
注　鹿腹山　惠棟曰當作鹿腸見袁紹傳

牧野注去縣十七里　惠棟曰說文曰縣南七十里牧一作坶
蕩陰　惠棟曰何焯曰蕩作蕩見廣韻棟案范史作蕩又蕩字下
去水竹不去縣从竹廣韻亦無此未知何所據也
美里城　惠棟曰鄭元曰美水出縣西北韓木牛泉歷黃澤入蕩
林慮　惠棟曰慮乃於反鄭元曰縣有黃水出于神囷之山黃華
谷北崖
注　洹水所出　惠棟曰杜預釋例曰洹水出縣東北至魏郡長樂
入清水洹音桓一音恒
安邑　惠棟曰世本居篇曰魏邸于徙安邑
鹽池　惠棟曰王符曰鄭犨采于苦田苦城城名地在鹽池東北
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轂煌見其字昕之
白車城

注　洲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　惠棟曰說文曰池袤五十一里
廣七里周行十六里
高梁亭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二十年智伯瑤城高梁
平陽　惠棟曰世本居篇曰韓貞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曰
今平陽縣竹書紀年曰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
臨汾　惠棟曰說文曰鄭河東臨汾地卽漢之所祭后土是
汾陰注古之綸子康邑　惠棟曰案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注
失致
注　狐谷亭　惠棟曰案左傳注春秋之狐廚也
蒲阪　惠棟曰前志作反案劉寬碑陰亦作反古字皆以阪爲反
也
靁首山　惠棟曰闞駰云一名獨頭山

吳山　惠棟曰晉志曰周武王封西周太伯後于此
注盜跖冢臨河　惠棟曰案皇覽冢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
脫曲字也
顛軨阪　惠棟曰軨音零阪音反
解　惠棟曰王符曰晉張侯張老實爲大家河東解邑有張城有
西張城豈晉張之祖所出也
注盟於郇　惠棟曰音荀臣瓚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郇以賜大
夫原黯是爲郇叔
臼城　惠棟曰京相璠曰桑泉臼衰並在縣東南
瑕城　惠棟曰京相璠曰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
耿鄉　惠棟曰服虔曰耿姬姓司馬貞索地說去在汾水南
聞喜邑　惠棟曰劉寬碑陰作𦔻古字通說文曰有鄏聚有郖鄉
後漢書補注　郡國第一　廿
注乾河口　惠棟曰水經注曰今人猶謂之乾澗矣
董池陂　惠棟曰水經注曰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杜預曰在縣
東北
涑水　惠棟曰杜預曰涑水出縣西南至蒲阪縣入河涑徐邈音
息錄反林音速
洮水　惠棟曰左傳曰宣汾洮賈逵曰二水名
絳邑　惠棟曰春秋之新田也杜預曰澮水出縣南西入汾
永安故彘陽嘉三年更名　惠棟曰沈約州郡志云陽嘉二年案
水經注同舊本亦有作二者
霍大山　惠棟曰世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
今河東彘縣
魏國　惠棟曰左傳晉獻公滅魏服虔曰魏姬姓在晉之蒲阪司馬
貞曰服說非也
猗氏　惠棟曰闞駰曰令狐即猗氏也劉昭曰在西二十里猗音於
宜反
垣　惠棟曰音袁
王屋山　惠棟曰高誘曰在縣東北
兗　惠棟曰當作沇
水出　惠棟曰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郭璞曰聯沇聲相
近殆一水也棟案沇即濟也音輦
壺口山　惠棟曰晉志曰在縣東南
采桑津　惠棟曰服虔左傳解誼曰翟地
祈城山　惠棟曰祈當作析
濁水出　惠棟曰前志作燭
後漢書補注　郡國第一　廿一
務鄉　惠棟曰本傳作務音莫老反
本虢仲國　惠棟曰杜預曰西虢國也
黽池　惠棟曰黽縣亮反又莫忍反賈服傳作澠應劭曰語云東
殽西殽澠池所高
十崤　惠棟曰劉昌宗音豪又戶交反
澗水出　惠棟曰水經曰澗水出縣南白石山
注孝水　惠棟曰案即山海經俞隨之水也郭璞曰世謂之孝水
呂忱字林曰孝水在河南
宜陽　惠棟曰水經注曰有白馬溪建武十年彊弩偏將軍陳俊
擊金門白馬皆破之即此也
陸渾　惠棟曰案陸渾戎在敦煌瓜州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
川故以陸渾名縣

注浮豪之水　惠棟曰水經注曰浮豪水疑即陽渠水水出南陽
渠山即荀渠山也
西北流注于雒　惠棟曰今本云而四流注於雒
注桃水　惠棟曰郭璞山海經注曰桃林今宏農湖縣閿鄉南谷
中是也湖水所出博物志亦言在宏農湖城縣休馬之山
注長安城方亦十三里經緯各長十五里十二城門九百七十三
頃　惠棟曰案應引漢舊儀曰城方亦十三里經緯各十二里三
輔黃圖引漢舊儀曰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
三頃與此異也
注桐松園　惠棟曰松當作柏
注鎬池　惠棟曰廟記曰在昆明池北周匝二十二里溉地三十
三頃

細柳聚　惠棟曰三輔黃圖曰在縣西北今呼古徼是也
枳道亭　惠棟曰漢宮殿疏曰亭東去霸城觀西四里觀東去霸
水百步
杜陵　惠棟曰說文曰有亳亭
注古唐杜氏　惠棟曰見說文賈逵國語注曰武王封堯後為唐
杜二國
鄭　惠棟曰世本曰鄭桓公封棫林注云今京兆鄭縣也
戲亭　惠棟曰述征記曰戲水自驪山馮谷北流歷戲亭東入
渭
藍田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梁惠王三十年秦子向命為藍君說文
曰淮水出藍田谷入灞廣倉曰有鄖鄉
注水首　惠棟曰風俗通曰首國名漢有首鬠陳相羅氏去

上雒　惠棟曰地道記曰郡在雒上故以為名
冢領山　惠棟曰淮南子曰丹水出高褚高誘曰高褚山一名冢
領山丹水所出褚一作豬
注護聲之小　惠棟曰山海經作讙舉
兗和　惠棟曰兗音徙
蒼野　惠棟曰左傳作蒼古字通
左馮翊　惠棟曰漢官解詁曰馮輔翊著故以為名魏略曰建安
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
為本郡治臨晉何焯曰時權制旋復故故馬氏不載然劉注當
補見
祋祤　惠棟曰鄒誕生上音都會反下音羽
注櫟陽　惠棟曰櫟音藥

蓮勺　惠棟曰案前漢器銘有蓮勺宮宗守文脩有一市鼎款識
云蓮酌宮文劉原父所藏有蓮酌宮鑪五鳳三年五月己丑工
霸成徐吳守屬宋昌造案此則蓮酌當有宮漢書不載有書者
義曰蓮音輦故鄭衆注周禮亦讀蓮為輦孔廟禮器碑云胡輦
器用釋云胡輦者胡璉也則知古蓮璉音相通也
商鄉　惠棟曰世本曰商姬姓
注湖陽之山　惠棟曰陽當作上
古注梁國　惠棟曰文十年伐秦取少梁
衙　惠棟曰音衙杜預曰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鄠　惠棟曰說文曰有劇鄉助鄉又曰澇水出鄠北入渭左傳曰
乃舍諸靈臺杜預曰在鄠縣周之故臺
注夏啟伐扈　惠棟曰高誘尚書傳曰有扈姒姓之國為無道者

文曰有扈甘南郊地名說文鄠縣有扈谷
郃亭 惠棟曰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李賢曰郃縣古
周音保讀如今盩厔字
路南 惠棟曰十名路陵見淮南子
斜谷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世祖遣臧宮征公孫述從斜谷道入
陳倉 惠棟曰辟瑇曰縣有寶雞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
葉君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之雊也
汧有回城名曰回中注來歙開道處 惠棟曰案來歙傳從番須回
中徑襲略陽應劭以爲回中在安定高平則非汧縣之回中矣
注誤
雍 惠棟曰漢官儀曰扶風都尉所部俗人稱雍營
邰鄉 惠棟曰說文曰美陽亭即邰也民俗夜市有邰山

岐山 惠棟曰說文曰郊周文王所封在美陽中水鄉
漆水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水出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
案杜陵兩漢皆屬京兆未詳
注諭次之山 惠棟諭當作渝
以爲郡國志注本志唯郡縣名爲大書其山川地名悉爲細注今
進爲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 臣名南曰按舊注既進爲
太守則每遇縣名自不應連書監本或斷或續殊欠分曉今悉
間一字以別之
郡所治也注北方元武主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十 臣名
南曰按蒼龍元武白虎朱雀各言星度之數下言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應於北方星度獨言四分度之十也四
分度之一五字自是衍文

文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 臣名南曰按前漢
書地理志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然
則合計有千五百八十七也本文四百應是五百之訛又前書
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一此作千三百二十三萬三
千六十一前書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作一千九萬四
千九百七十八
梁故國伯翳後注有陽人聚史記曰秦滅東周不絕其祀以陽人
地 臣名南曰按秦本紀曰以陽人地賜周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郡國志

河南尹注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　錢大昕曰予弟晦之曰此司馬彪本注它郡国放此

巻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　錢大昕曰垣衡聲相近

苑陵　錢大昕曰前志作苑陵杜預注左氏傳作宛陵苑菀宛古皆通用

成睪　錢大昕曰睪當作臯字形相涉而譌河内郡平臯志亦譌為睪

河内郡　錢大昕曰山陽邑　順帝阿母宋娥封山陽君

獲嘉侯国　錢大昕曰馮石所封獲嘉公主子

河東郡　錢大昕曰平陽侯国　馮奮所封平陽公主子

聞喜邑　錢大昕曰和帝女聞喜公主

垣有王屋山兗水出　錢大昕曰兖即沇字古人从水字或横寫如益䪹頞之類沇作兖亦是以兖水為横水隸省為六爾兖州本以沇水得名非兩字也

濩澤侯国　錢大昕曰更始孫劉巡所封明帝時有濩澤侯鄧鯉

有祁城山　錢大昕曰晦之曰祁當作析

恒農郡　錢大昕曰恒農獨水出注前志出衡山嶺下谷　晦之曰衡當作衙

有務鄉注赤眉破李松處　錢大昕曰劉聖公傳作蓩鄉音莫老反

左馮翊　錢大昕曰衙　漢碑作御

右扶風　錢大昕曰隃糜侯国　耿況所封又耿弇封好畤侯傳四世至安順時尚無恙而志無此縣未知其審

右司隸校尉注曹公分關中置漢興郡国游楚為太守　錢大昕曰国當作以游楚事見魏志張既傳注

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　錢大昕曰三史謂史記漢書及東觀記也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權謂蒙曰孤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又孫峻傳注引吳書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傅元傳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隋書經籍志吳太子太傅張温撰三史略二十九巻皆指此

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　錢大昕曰光武紀建武六年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即其事

也然志所書者據順帝時版籍言之其所不載未必皆世祖并省如泰山之嬴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嬴縣益琅邪国是明帝之世尚有嬴矣盧江之樅陽亦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騊駼除樅陽長見太平御覽騊駼仕於鄧太后朝是安帝之時尚有樅陽矣但史文闕略不能備載其省併之由耳

河南尹　錢大昕曰成臯有汜水注左傳曰周襄王處鄭地汜周襄王所處在潁川之襄城注文重出當去此存彼

河内郡　錢大昕曰朝歌有鹿腹山　晦之曰鹿腹當作鹿腸袁紹傳注引此文亦作腸

京兆尹　錢大昕曰新豐有嚴城　晦之曰嚴當作掫劉聖公傳注引續志新豐有掫城李松拒赤眉處掫子魯侯反並字形相似

而譌耳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注魏志曰曹公分関中置漢興郡国游禁為太守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曰今本魏志無此文疑出魏略略志字偶誤
何焯曰謂之郡國反不能該司隸矣所以前史諸志之名不容輕改
河南尹有函谷関　何焯曰函谷在穀城者非秦之函谷故于宏農下以故秦函谷関别之
有汜水　何焯曰注引左傳周襄王處鄭地汜按襄王所處者汜也此注與潁川襄城下注相亂
河内郡温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絶　何焯曰按酈善長曰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然則枯絶者河内濟源也
續漢書辨證　二　郡国志一　三
河東郡汾陰　何焯曰注引博物志曰古之綸火康邑按梁國虞縣下馬注有綸城火康邑與此錯出若馬誤則劉書當證明之
有董池陂古董澤　何焯曰注引左傳曰陂蒐于董董澤之蒲按上臨汾董亭下細注既引改蒐于董則此當專主董澤
宏農郡華陰　何焯曰注晉地道記曰潼関是也按水經注云河在関内南流潼激関山因謂之潼関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関也邃岓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狭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是直以潼関函谷為一地二名也
左馮翊　何焯曰魏畧李義傳建安初関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内史郡治髙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蓋一時權制旋復故故司馬氏不載然劉注當補見也

右扶風漆有漆水　何焯曰注皇覽曰有師曠冢名師曠山按師曠晋人無縁得葬于此疑皇覽誤
梁國有魚門　何焯曰注引郭人縣曹操魚門自郭城門名也
碭山　何焯曰當作碭木當作碭山前志可考
薄　何焯曰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按劉向云殷湯無葬處此何以云
沛國虹　何焯曰魯之大蒐當不當在此注所引地道記誤也其與秦髙下注相亂
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　何焯曰注引漢晉春秋及意别傳注地里何取于此
有牛首亭　何焯曰注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按既取鄭地則非此牛首明矣
後漢書辨證　郡國志二　四
本國時曰徐州　何焯曰徐音舒左傳並作舒史記索隱齊世家下注去其字從人説文作郐則今與九州之徐同十字者衍傳寫誤也特正之
常山國欒城　何焯曰注云在縣西北四十里欒當在上有塞下
九門　何焯曰注云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按此碣石非禹貢冀州貢道所由入河蓋又一山
清河國貝邱　何焯曰舊刻貝字皆作具惟以中十一書與具字則
濟北國有光里　何焯曰京相璠謂光里即左傳所謂廣里與此書合
山陽郡湖陸　何焯曰注引地道記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封按費亭仍曹騰故封注謬引
瑯邪國西海　何焯曰疑前書海曲之誤
齊國臨菑本齊刺史治　何焯曰注引皇覽曰呂尚冢在縣城南

按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安得有冢在臨菑
九江郡壽春　何焯曰注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廿三百里與志
不同按志據中興以後漢官所據末年也
阜陵　何焯曰昔書地理志云阜陵漢明帝時淪爲麻湖
會稽郡鄞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　何焯曰注引晉元康記
曰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詳按前書有回浦
縣南部都尉治注家不就前書核其沿革而泛引地記以爲鄉
名何也　通鑑注引隸釋云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候
官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此郡之末有東部侯國四
字郝是衍文候與侯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亂
吳郡　何焯曰吳郡圖經續記曰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
郡以浙江中流爲界故餘杭富春皆屬吳郡但前書有錢唐靈

帝時朱雋封錢唐侯而今志無之按戴就傳揚州刺史歐陽參
收就于錢唐獄明當時未嘗并省蓋闕文也
烏程　何焯曰注引左傳衡山當如或說在丹楊縣若至烏程則
過吳郡矣
廣漢郡雒州　何焯曰前志廣漢郡但作雒此州字疑衍
犍爲郡苻節　何焯曰前志苻作符曰符信此苻節疑符節
越巂郡臺登　何焯曰應劭云今曰臺高
武都郡下辨武都道　何焯曰隸續據武都丞呂國十千人題名
有下辨道長任詩謂志闕一道字按前志正作下辨道洪說是
前志武都無道字則上下誤寫耳
安定郡出湻落谷　何焯曰四字乃劉注當衍出字而在烏水出
下

三水　何焯曰注中有左谷三字乃正文當連三水下
太原郡上郡五原郡雲中郡朔方郡定襄郡　何焯曰五郡注中
皆脫雒陽北里數
雁門郡原平故屬太原　何焯曰注引古史考曰趙衰居原今原
平縣按趙衰所居當是溫原誤矣
上谷郡寧廣甯　何焯曰按前書寧爲甯由謂廣寧由廣康則
爲寧不爲甯審矣
遼東郡候城　何焯曰按候城既屬元菟郡不當仍列于此
遼東屬國昌遼故天遼屬遼西　何焯曰按前書遼東無天遼
無慮　何焯曰上遼東十一城中已列無慮此處何以複出按解
人卑傳中中收扶黎營注云縣屬遼東屬國然扶黎之誤
交阯郡　何焯曰洪适隸續云漢武帝置交阯刺史在十三州數

中東都尉之杜佑通典云獻帝時以交阯刺史張津交阯太守
士燮有請改刺史爲州牧至建安十八年復爲貢九州省交阯
入荊益帝紀自靈帝以前屢書交阯刺史事迹傳中載交阯事
却多載交州蓋是要其終而言之但郡國志自中興以來直云
交州不載廢置本末可謂闕文

後漢書考證

郡國二

潁川　汝南　梁國　沛國　陳國　魯國

右豫州李巡爾雅注曰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春秋緯曰豫之言序也

魏郡　鉅鹿　常山　中山　安平　河間　清河

趙國　渤海

右冀州李巡爾雅注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

鈞臺　惠棟曰歸藏啟筮曰昔夏后筮啟亨神于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皋陶曰不吉連山易曰啟筮亨神于大陵之上鄭元曰即鈞臺也

雍　惠棟曰陸氏音于用反

襄　惠棟曰前志無

養陰里　惠棟曰京相璠曰在襄城郟縣西南養水名也

襄城　惠棟曰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

西不羹　惠棟曰陸德明曰羹舊音郎漢書地理志作更字今案地理志亦云不羹無作更者未詳孔穎達曰古者羹臛之字音亦為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韻為韻但近世以來獨以此地音為郎耳

氾城　惠棟曰杜預曰鄭南氾也又東氾在滎陽中牟縣

汾　惠棟曰扶云反

湛水　惠棟曰周禮曰其浸潁湛京相璠曰昆縣北有湛城湛城北有湛水杜預曰東入汝湛音而林反又直斬反

注高陵山汝水所出　惠棟曰淮南子曰汝出猛山高誘曰一名高陵山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

定陵　惠棟曰本傳有新安縣

郾　惠棟曰鄭元曰史記楚昭陽伐魏取郾是也

臨潁　惠棟曰春秋傳莊十四年鄭厲公獲傅瑕于大陵京相璠曰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

狐宗鄉　惠棟曰鄭元曰今胡泉城

准徐廣西岸門亭　惠棟曰諸本訛門字

許　惠棟曰杜預釋例譜曰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大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鄭元曰魏承漢祚改名許昌

新汲　惠棟曰闞駰曰本汲鄉也宣帝神爵三年置以河內有汲故加新也

注治曲洧　惠棟曰洧于軌反治直吏反

傿陵　惠棟曰前志作傿陵氏音謁晚反又於建反

蜀城　惠棟曰史記作濁

陽城　惠棟曰說文曰潁水出陽城大室山東入潁晉志曰此邑是為地中夏至景尺五寸鄭衆周禮注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

洧水　惠棟曰杜預曰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

還許由于負黍山　惠棟曰山字衍宋本年鄭伐負黍杜預曰縣西南有負黍亭鄭元曰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潁川太守朱寵所立

父城　惠棟曰本傳有巾車鄉

輪氏　惠棟曰羅泌曰樂史作綸氏非案潘岳西征賦曰迴輪濯

釣舊說曰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繩也輪或為綸與綸通也
洸亭　惠棟曰杜預曰在縣北
潕有摯亭　惠棟曰說文作摯讀若晉
西平　惠棟曰說文曰有闗亭太康地記曰有龍泉水可以淬刀
劍
上蔡　惠棟曰說文曰有鄦亭又曰濦水出東闗澗入汝王符曰
此有古鄧城
汝陽　惠棟曰鄺元曰縣城南有汝水枝流故縣得厥稱
新息　惠棟曰世本曰息國姬姓孔穎達曰應劭云其後東徙故
加新云若其後東徙當云故息何以反加新字乎蓋本息也疑
而候也此王篇作郎息力切
北宜春　惠棟曰前志曰宜春章懷曰豫章有宜春故此加北閣
從漢書旁證
暢所封也
濦彊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孫何取濦陽說文作濦云濦水出陽
城少室山東入潁王篇音於謹切
濯陽　惠棟曰說文曰濯水出吳房入瀙王篇音渠思切
期思　惠棟曰左傳期思公杜預曰楚邑今期思縣
潁　惠棟曰說文曰有岩鄉
西華　惠棟曰縣北有習陽城
安城　惠棟曰前志作成
吳房　惠棟曰一作吳防案隸法房字其戶皆在側當是防字之
誤也
宋谿亭　惠棟曰王符曰在西平縣谿谷名也徐廣曰在慎縣應
劭以為在吳房也

銅陽　惠棟曰銅孟康音紂一音童說文曰有鄧亭
注葛陂　惠棟曰一作葛陵
注楚王岑　惠棟曰水經注作楚王琴云楚人謂冢曰琴也
注輙頹頓厭　惠棟曰諸本脫頓字
慎陽　惠棟曰索隱路史引司馬志皆作滇陽前志作慎陽闞駰
曰合作滇
慎　惠棟曰哀公十六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晉志曰故楚邑
新蔡　惠棟曰王符曰縣北有古鄧城
大呂亭　惠棟曰鄺元曰西南有小呂亭故此稱大
安陽　惠棟曰說文曰有鄝鄉
富波侯國永元中復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和帝永元九年分汝
陰置棟案富波漢舊縣建武中并省汝陰和帝復舊也鄺元曰
從漢書旁證
縣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案孫叔敖碑波陂古字通也
朗陵　惠棟曰應劭曰西南有朗陵山縣以氏焉
注縣東有桑里亭　惠棟曰案今杜氏注云縣東有桑里在下蔡
西南
弋陽　惠棟曰說文曰淠水出垂山入東淮
故黃國　惠棟曰鄺元曰城內有二城西即黃城
召陵　惠棟曰說文曰有郎里
注鄧城　惠棟曰釋例以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
陘亭　惠棟曰陘音刑
征羌侯國　惠棟曰前志無案本傳云世祖改汝南之當鄉縣以
封來歙案兩漢無當鄉縣蓋鄉名衍縣字
思善　惠棟曰鄺元曰章和二年分城父立案前漢志王莽改城

父爲惠嘗章帝園之也
漢改爲新鄭　惠棟曰王伯厚曰蘇秦說魏曰南有新鄭則非漢
改是名也說文曰洧水出縣入潁
襄信　惠棟曰沈約云前漢無
原鹿　惠棟曰前志無
定潁　惠棟曰水經注曰安帝永初十年分上蔡縣置
圉始侯國　惠棟曰水經注曰建武二十年封岑遵巢叔敎受邑
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圉始𧰼前志淮陽國有圉始縣師古曰本
名寢邱則圉始故屬淮陽也未詳
寢邱　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曰今汝南固始地前有皆谷後有
戻邱名醜
山桑侯國　惠棟曰樂史曰光武封王常爲山桑侯今城內有亭

基陂阜高陂
城父　惠棟曰說文曰有楊荊亭王倉曰有蒯鄉說文作蒯讀若
陪　崔浩音苦壞反
春秋時曰夷　惠棟曰城父名在春秋前畝昭九年云楚公子棄
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杜預曰即葉十名城父非也
睢陽　惠棟曰王符曰帝乙元子微子開武王封之于宋今之睢
陽是也說文曰有睢水碑倉曰有壇門聚睢音雖
閼伯墟　惠棟曰春秋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杜預曰
高辛氏之子
盧門亭　惠棟曰杜預曰盧門宋東城南門呂覽曰楚與宋戌爲
郤四十里全于盧門之條則盧門當在睢陽東四十里門
有魚門　惠棟曰顧炎武曰一條杜氏注魚門鄭城門非宋也案魚

門亦名東門見蓋延傳宋本有魚門注固失改顧亦未盡
空桐地　惠棟曰杜預曰在縣東南
碭　惠棟曰郭緣生述征記曰梁孝王塚于碭山鑿山作扃穿石
爲藏行一里到藏曹瞞別傳曰引兵入碭發孝王冢破棺收金
寶萬斛　蘇林曰碭音唐
蒙　惠棟曰劉向別錄曰莊子宋之蒙人也
蒙澤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在縣東杜預曰在南北
穀熟　惠棟曰熟當作孰前志無
新城　惠棟曰杜預曰在縣西
邔亭注古邔國　惠棟曰司馬貞引郡國志作邔亭云劉氏音虔
又如字
鄢　惠棟曰鄢邑說文曰有雝亭

甯陵　惠棟曰說文曰有坰亭
薄故屬山陽新都　惠棟曰何焯曰山陽下缺湯字
沛國　惠棟曰前志作沛郡沛音貝
洨泗川郡　惠棟曰川當作水
相　惠棟曰息亮反
洼會于袁　惠棟曰昌氏反
枌榆亭　惠棟曰郊祀志曰高祖禱枌榆社晉灼曰枌白榆也音
扶云切
酇　惠棟曰應劭音嗟春秋傳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
于相十作鄼顏籀曰縣本爲鄼相與鄼古字通說文曰鄼沛國
縣從邑虘聲
鄲　惠棟曰亡寸反

譙　惠棟曰春秋傳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杜預曰今譙縣棟案譙焦古字通譙敏碑譙以焦爲譙是也

垓下聚　惠棟曰張揖三倉注云垓堤名

鄲　惠棟曰孟康闞駰音多

公丘本滕國　惠棟曰案宋忠世本注云今公丘是滕閒前書夏侯嬰爲滕公鄧展曰今沛郡公丘前志亦云故滕國滕當作滕傳寫誤也杜預釋例譜曰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

注杜預曰在縣東南　惠棟曰隱六年滕侯卒之注也

龍亢　惠棟曰晉灼音岡

虹　淮地道記云本傳昭八年大蒐于紅　惠棟曰案虹前志作虹音貢又紅亭在泰山奉高縣注引王隱記非也

太丘　惠棟曰樂史曰地理志曰敬丘明帝更名案前志當作太丘

杼秋故屬梁國　惠棟曰十三州記光武封劉般爲杼秋侯明帝以屬沛杼音紓小顏音食汝反

陳國注高帝置爲淮陽章和二年改　惠棟曰孟康曰孝明帝更名案陳敬王傳永平二年封廣平王羨肅宗崩遺詔徙封爲陳王章帝崩于章和二年郡國志是也

夏陽有固陵聚注汝南固始縣　惠棟曰棟案前志淮陽有固始縣去汝南者非也

苦　惠棟曰徐廣曰縣有賴鄉史記灌嬰與高祖會頤鄉

扶樂　惠棟曰前志無案劉隆封扶樂鄉侯後因立縣也

武平　惠棟曰前志無

猪丘城　惠棟曰水經注曰泗水又東逕猪丘南上有故城也

魯國　惠棟曰世本曰煬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

奄國　惠棟曰尚書大傳曰奄君蒲姑又云周公遂踐奄春秋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史記曰殺郭出魯奄中張華曰即魯之奄里

大庭氏庫　惠棟曰鄭元曰火星之墟有大庭之庫春秋監井之所攻也故劉公幹魯都賦曰戢武器于有宋之庫校戎馬于巨野之坰

注宋伐鄭取牛首　惠棟曰何焯曰取鄭地則非此牛首矣

騶本邾國　惠棟曰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杜預曰繹邾邑魯國鄒邑司馬貞曰騶邾聲相近宜音邾也說文曰帝顓頊之後所封晉志曰故小邾之國

蕃　惠棟曰沈約曰蕃音皮漢末太傅陳蕃子逸爲魯相改音蕃此見白褒魯記小顏頗譏其非棟案蕃本有皮音故古今人表有司徒皮師古曰即十月之交詩所謂番維司徒是也

辟本國　惠棟曰杜預釋例譜曰辟任姓黃帝之裔苗奚仲爲辟今魯國辟縣是也

六國時曰徐州　惠棟曰戰國策齊十篇曰楚威王戰勝于徐州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說文曰郤邾下邑从邑余聲魯東有郤城讀若塗司馬貞曰徐字从人說文作郤並音舒顏李武曰徐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何焯定作徐

盗泉　惠棟曰酈元曰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論撰攷識曰水名盗泉仲尼不漱即斯泉矣

鄗　惠棟曰音喜
注縣南有鄗鄉城　惠棟曰案杜氏注鄉字衍
滏　惠棟曰音父
汧水　惠棟曰酈元曰汧水出武安縣山東南經汧城北大澤洺
縣中東南有汧城丘公讀汧音于
平陽城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鄭師敗邯鄲師于
平陽
義陽聚　惠棟曰說文曰魏郡有義陽鄉羣翟書義从弗讀若錡
今屬鄴本內黃北二十里酈元曰世謂之羛陽城又曰戲陽城
世謂之義陽郭章懷曰戲陽即義陽古字通也
元城　惠棟曰案前書有委粟里
墟故沙鹿　惠棟曰水經注引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
後漢書補注　續國二
棟案前書元后傳曰元城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也應脫五
鹿二字
沙亭　惠棟曰沙如字又音星和反
注盟于沙亭杜預曰在縣東南　惠棟曰案左傳云盟于沙衍亭
字杜注云沙亭在縣東南脫沙亭二字
清淵　惠棟曰酈元曰縣西北有清淵故名
平恩　惠棟曰地理風俗記曰縣故館陶之別鄉也
斥卯　惠棟曰斥音尺一音昌夜反闞駰曰在魏郡東八十里前
志及劉寬碑陰皆作斥
注即臺孝威隱于縣山　惠棟曰臺佟字孝威見逸民傳酈元曰
縣有欽口山
梁期　惠棟曰史記作梁淇入王敢害作梁湛地理風俗記曰鄴

北五十里
廮陶　惠棟曰說文廮從广嬰聲或音於郢切者非也
大鹿　惠棟曰書作大陸山海經作泰陸案此則大讀爲泰也鄭
元毛詩箋曰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
注廣阿澤　惠棟曰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阿澤阿一作河
鄴
楊氏　惠棟曰闞駰曰縣北四十里有武亭故縣也
鄡　惠棟曰前志作鄡案廣韻豫章之鄡陽作鄡鉅鹿之鄡縣作
鄡音與鄡同古字通也水經注作鄡非說文曰鄡鉅鹿縣從邑
鄡聲
昔陽亭　惠棟曰劉炫規過曰齊在晉東偪會師當自晉而東行
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沾縣在中
後漢書補注　續國二
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于東北之鮮虞南入西南
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
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若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
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于彼也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
名取鉅鹿之城建都于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
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
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
偽糴者負甲以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
斷可知矣棟案劉氏此論頗精審故備録之
廣宗　惠棟曰桑欽曰東爲清河吳雒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
賊大破之處也廣宗沈約曰前志無
列人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八年伐邯鄲取列人地理

風俗記縣西南六十里有鄗裴城故縣也
南䜌　惠棟曰案前志鉅鹿郡有南䜌縣當作䜌之案說文䜌字
亦有作欒者或古字通又廣平國有南曲或作曲也
元氏　注有石塞三公塞　惠棟曰漢有白石山碑三公山碑白石
山即石塞也三公山即三公塞也白石碑曰元氏縣界有六名
山謂封龍山靈山無極山暨三公山為六山也
鄗　惠棟曰呼落反郭璞三倉解詁音躍字林音火沃反韋昭音
呼告反闞駰云讀若曉确
房子　贊皇山濟水所出　惠棟曰案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
王屋山為沇水本志云垣有王屋山兗水出兗一作沇李殿學
中郎沇水也孔安國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司馬氏所載蓋本
風俗通酈元以應氏為非也

欒城　惠棟曰宋白曰欒城前漢關縣也當前志作關何焯曰據
續通典定為開字棟案張禹傳禹父況光武以為常山關長注
關縣屬常山東觀記亦作開何說非也
注在縣西北四十里　惠棟曰哀四年國夏伐晉取邢任欒杜預
曰欒城在平棘縣西北此脫平棘二字故何焯疑在有塞下矣
靈壽　惠棟曰世本曰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
盧奴　惠棟曰山經注曰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一百
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盧不流
曰奴故城藉水以取名
毋極　惠棟曰俗本作母
新市　惠棟曰前志屬鉅鹿
馬安關　惠棟曰水經注引地道記作馬溺關又引中山記曰入
渡馬溺是山之要害也
安喜本安險章帝更名　惠棟曰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西山高
岸險故曰安險邑豐民安改曰安喜喜與熹古字通
苦陘　惠棟曰陘音刑
蠡吾　惠棟曰應劭風俗志曰縣故饒陽之下鄉也
恒山在西北　惠棟曰地道記曰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風俗
通云廟在上曲陽縣
注在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　惠棟曰一作四百五十里
注多山坂　惠棟曰一云得恒山峽
蒲陰本曲逆章帝更名　惠棟曰水經注曰章帝章和二年行巡
北岳以曲逆名不善因山水之名改曰蒲陰羅泌曰逆如字以
水曲而西流為名五臣注陸機功臣頌音去遇非案別有去遇

在涿南音寨隅見高紀
陽城　惠棟曰水經注曰在縣東南三十里世謂之陽城澱也
注陽安關　惠棟曰水經注引地道記作安陽關云安陽都尉治
廣昌　惠棟曰高誘曰五阮關在縣東水經曰縣有涞山巨馬河
出焉酈元曰即涞水也
安平國　惠棟曰應劭曰博陵史記蠡吾故縣質帝本初元年繼
孝沖為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為縣又置郡焉漢末罷還
安平
阜城故昌城　惠棟曰沈約州郡志云前漢渤海有阜城縣續漢
志云故昌城信都有昌城未詳孰是應劭曰當陽縣北三十里
有昌城故縣也
扶柳　惠棟曰地理風俗記曰縣西北五十里有梁城故縣也十

三州志曰東北有武陽城
雞 惠棟曰前志無地理志曰鉅鹿堂陽當分爲經縣故應劭云
堂陽所分也十三州志曰縣東五十里有雞城故縣也
堂陽 惠棟曰應劭曰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也案兩漢志無
昌城縣惟劉植傳云植鉅鹿昌城人乃知應氏非無據也
武遂 惠棟曰前志及水經皆作武隧
饒陽故名饒 惠棟曰沈約曰案地理志涿惟有饒陽無饒縣
南深澤 惠棟曰前志南深澤安樂城靖王傳亦作澤何焯曰中
山有深澤故此加南
河閒國 惠棟曰案本傳和帝以封河閒王開分樂成渤海涿郡
爲國也
易 惠棟曰世本曰燕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閒易縣是也

鄚 惠棟曰說文曰從邑莫聲俗本作鄭誤
葛城 惠棟曰酈元注曰世謂之依城即古葛城也
東平舒 惠棟曰酈元曰代郡有平舒故加東應劭曰縣西南五
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前志作參戶
建和十年 惠棟曰水經注作元年
甘陵 惠棟曰地理風俗志曰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
貝邱 惠棟曰前志及劉寬碑陰皆作貝應劭以爲春秋之貝邱
棟案安樂脩昌有貝邱聚應說非也
東武城 惠棟曰梁統封陵鄉侯在縣西南七十里酈元曰宋襄
有武城故加東
鄃 惠棟曰音庾袁切又音輸
靈 惠棟曰荀卿子議兵篇曰其在趙者剡然有苓或曰苓與靈

同即清河靈縣也
廣川 惠棟曰闞駰曰縣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地理風俗記曰
縣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故縣也
注 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 惠棟曰諸本脫界字
叢臺 惠棟曰劉劭趙都賦曰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
襄國 惠棟曰說文曰湡水出縣之西山東北入寖湡水出縣東
入湡
栢人 惠棟曰哀四年國夏伐晉納荀寅于栢人杜預曰今栢人
縣
中邱 惠棟曰前志屬常山
渤海郡 惠棟曰崔浩曰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齊都賦海旁出
勃也說文作郣從邑孛聲

南皮 惠棟曰地理風俗記曰縣北五十里有北皮城
高城 惠棟曰前志作成魏土地記曰東北有鬲山長七里地理
風俗記曰縣東北五十里有柳亭故縣也
注 有胡蘇亭 惠棟曰見前志李巡爾雅注曰胡蘇其水下流散
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孫炎爾雅注曰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
修 惠棟曰音條州郡志作蓨十三州志曰張甲河東北至蓨縣
入清漳地理風俗記曰縣西北三十里有脩市城又六十里有
蒲領鄉故縣也
楊瞿有雍氏城注史記齊湣王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 臣名南
曰按齊攻魏一事也楚圍雍氏又一事也雍氏韓邑楚人圍之
與攻魏並無干涉此劉昭采輯之失也
昆陽有湛水注戰于湛阪〇左傳作湛阪陸德明音義曰阪音反

長社有蔿津注史記曰魏惠王元年趙韓合軍伐魏蜀澤○魏世家作濁澤六國年表又作涿澤

陽城有負黍聚注史記曰周敬王十九年鄭伐負黍 臣名南曰按周本紀無此文年表是周威烈王十九年鄭敗韓于負黍時鄭繻公十六年韓景侯二年也

輪氏建初四年置 臣名南曰按前志潁川郡有綸氏疑縣本自建初置也但前志作綸此志作輪按本書陳寔傳亦作輪

睢陽有魚門注左傳僖二十二年邾人縣公冑于魚門 臣名南曰按睢陽宋國不應有邾城門事此亦錯簡當在魯國騶本邾國下

薄故屬山陽所都 臣名南曰按山陽下脫湯字薄與亳通前書臣瓚注薄湯所都是也

沛國注秦泗川郡○川何焯校本改水

元城有沙亭注定七年盟于沙亭○推尋文義衍一亭字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郡國志二

潁川郡 錢大昕曰襄 前志無此縣

舞陽邑 錢大昕曰順帝長女舞陽公主

臨潁 錢大昕曰和帝女封臨潁公主志似脫邑字桓帝時遣詔為臨潁侯桓蕃公主之子襲封為侯也

汝南郡 錢大昕曰平輿注有摯亭見說文 摯當作𨶹說文汝南平輿有𨶹亭讀若晉

新陽侯国 錢大昕曰陰就所封

汝陽 錢大昕曰按順帝季女封汝陽公主志所據者順帝時圖籍則汝陽下宜有邑字或其時尚幼未有封邑也

新息国 錢大昕曰国上當有侯字馬援所封

𤅊張侯国 錢大昕曰陰興子博所封

安城侯国 錢大昕曰銚期封安成侯即此安城也前志亦作安成期子丹徙封葛陵光武又封劉賜為安成侯

鮦陽侯国 錢大昕曰陰興子慶所封

安陽侯国 錢大昕曰吳漢兄子彤所封

富波侯国 錢大昕曰東觀記光武封皇考姊子周均為富波侯

朗陵侯国 錢大昕曰臧宮所封

弋陽侯国 錢大昕曰劉国所封

征羌侯国 錢大昕曰本汝南之當鄉光武封來歙於此前志無

思善侯国 錢大昕曰前志無

褒信侯国 錢大昕曰前志無順帝封中黃門李元

原鹿侯国 錢大昕曰前志無光武封陰識于此
定頴侯国 錢大昕曰前志無順帝時封郭鎮
固始侯国故寑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寑邱 錢大昕曰按前志汝南郡有寑縣應劭云孫叔敖子所邑之寑邱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又淮陽国有固始縣師古云本名寑邱楚令尹孫叔敖所封地予意汝南淮陽地相毗連光武封李通或兼食二縣之地而国都在寑遂移固始之名於彼耳
山桑侯国 錢大昕曰王常所封
梁国 錢大昕曰穀熟 前志無光武封更始子歆為穀熟侯
鄢故屬陳留 錢大昕曰前志作傿應劭謂即鄭伯克段于鄢之鄢續志用杜預說以頴川之鄢陵為春秋之鄢而劉昭以鄭伯克段事實之洪亮吉云京城廩延皆杜鄭東北自陳留之傿至

共道里亦近應氏說不可易也
薄故屬山陽所都 錢大昕曰晦之云所上脱湯字
沛国 錢大昕曰竹邑侯国 彭城靖王子阿奴所封
杼秋有澶淵聚注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 錢大昕曰按春秋之澶淵杜云在頓邱縣南劉昭以杼秋之澶淵當之非也
陳国 錢大昕曰扶樂 前志無光武封劉隆為扶樂鄉侯
武平 錢大昕曰前志無
魯国 錢大昕曰按建武二年封兄子興為魯王二十八年徙封北海此後無封魯王者而志稱国不稱郡蓋自光武以魯国益封東海恭王終東京之世魯常為東海国所屬而魯国之名未改故明帝時鍾離意和帝時汝郁靈帝時陳逸皆稱魯相而曲阜孔廟永興永壽建寧諸石刻皆有魯相之稱初不稱太守也

魯有牛首亭注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 錢大昕曰按左傳之牛首杜元凱以為鄭邑劉昭以魯之牛首亭當之非也 水經注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左傳宋人與諸侯伐鄭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之車牛城矣
魏郡 錢大昕曰陰安邑 章帝女陰安公主
鉅鹿郡 錢大昕曰廣宗 前志無平帝元始二年封代孝王元孫如意為廣宗王當即其地也順帝封宦者王成為侯国
常山国 錢大昕曰都鄉侯国 東京人封都鄉侯者甚多都鄉者近郭之鄉班杜鄉侯之上非皆常山之都鄉也熊方年表於都鄉侯皆注云常山非是 常山之都鄉西京已為侯国乃趙頃王子景所封王莽時絶未審東京更封何人
欒城注杜縣西南六十里 錢大昕曰杜上有脱文前志無此縣
中山国 錢大昕曰蠡吾侯国 河間孝王子翼所封桓帝父也

安平国 錢大昕曰阜城故昌城 按前志昌成縣屬信都郡而勃海郡却有阜城縣
經 錢大昕曰前志無安平孝王得子理封經侯
南深国故屬涿 錢大昕曰国當作澤按前志涿郡中山皆有深澤縣而涿郡加南字續志有南深澤無深澤
趙国 錢大昕曰中邱 當云故屬常山
勃海郡 錢大昕曰浮陽侯国 光武封劉植從兄歆順帝封中黄門孫程程徙封宜城死又封其養子壽

後漢書旁證

郡國三

陳留　東郡　東平　任城　泰山　濟北　山陽

濟陰

右兗州李廵爾雅注曰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

東海　琅邪　彭城　廣陵　下邳

右徐州李廵爾雅注曰淮海閒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陳留　惠棟曰陳留風俗傳曰縣有鮮鄉亭裘氏鄉

注陳留志　惠棟曰漢議郎圈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十卷又
晉剡令江敞亦撰陳留志此所引蓋幼舉書也

浚儀　惠棟曰陳留風俗傳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

本大梁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

梁

尉氏　惠棟曰圈稱曰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鄭大夫尉氏
之邑

注有陵樹鄉　惠棟曰故平陵縣也

雍丘　惠棟曰圈稱曰縣有五陵之名故以氏縣

襄邑　惠棟曰杜預曰縣東南有首鄉春秋之首止也圈稱曰襄
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
匡卑溼故徙縣于襄陵謂之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

外黃　惠棟曰圈稱曰縣有大齊亭

曲棘里　惠棟曰陳留風俗傳曰外黃南有渠水于春秋為宋之
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

東昏　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作東緍司馬貞曰屬陳留者音昏屬
山陽者音旻顧炎武案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陰有故守東昏長
蘇勝仍作昏作緡者非棟案昏與緡古字通故或作緡或作昏
漢王論碑有使河堤謁者山陽東昏司馬昏則知漢時緡字亦
作昏也

注故戶牖鄉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顯王十一年鄭釐侯使許息
來致地平邱戶牖首垣諸邑圈稱曰故陽武戶牖鄉

濟陽　惠棟曰杜預曰縣東南有戎城

平邱　惠棟曰圈稱曰衞公邑

注盟黃池　杜預曰在縣南　惠棟曰蔡杜注云在封邱縣南脫封
邱十字

桐牢亭　惠棟曰樂史曰在縣北十里

酸棗　惠棟曰淮南子曰伐棘棗而為矜高誘曰棘棗酸棗也故圈

稱曰酸棗以棘名邦漢官儀曰舊河堤謁者居之

注烏巢　惠棟曰晉太康地記曰烏巢澤在縣東南

注城棣　惠棟曰棣力計反又徒妹反

長垣　惠棟曰陳留風俗傳曰縣有防垣故縣氏之有羅亭故長
羅縣也又西北有管樓垣音袁

蒲城　惠棟曰一作蒲鄉

注蘧伯玉冢　惠棟曰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蘧伯玉鄉一名新鄉

己吾　惠棟曰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也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
寧陵縣之徙種龍鄉以戚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求置
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自隱隸之命以
嘉名曰己吾猶有陳楚之俗焉

考城　故菑注陳留志曰古戴國　惠棟曰前志曰甾故戴國孔穎

達曰古者留戴聲相近故鄭元詩箋讀仮戴爲䳡留圍稱曰有
斜亭
圉　惠棟曰陳留風俗傳曰舊陳地苦楚之難修干戈于境以虞
其患故曰圉
高陽亭　惠棟曰圉稱曰在雍邱西南又曰酈食其高陽鄉人東
記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今在圉縣
扶溝　惠棟曰圉稱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縣有帛鄉帛亭
濮　濮陽　惠棟曰世本曰衛成公徙濮陽宋忠曰即地名濮音卜
古昆吾國　惠棟曰世本曰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生子六人
其一曰樊是爲昆吾昆吾者衛是宋忠曰昆吾國己姓所出
清邱　惠棟曰京相璠曰在縣東南三十里魏都尉治
鉏城　惠棟曰京相璠曰在西南十五里

燕本南燕國　惠棟曰世本曰姞姓杜預釋例譜南燕伯爵不知
所出
胙城　惠棟曰杜預曰在縣西南
平陽亭　惠棟曰杜預曰在縣東北
桃城　惠棟曰戰國策曰拔燕酸棗虛桃人司馬貞曰在縣東三
十里
章鄉　惠棟曰史記注作闈鄉闈章古字通續志曰有孫子堤
頓邱　惠棟曰京相璠曰今衛國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地酈元
曰今屬頓邱縣
注白虎通帝嚳冢在城南臺陰野中　惠棟曰諸本脫南字中字
語見皇覽云白虎通者誤也
東南　惠棟曰水經曰有漁山酈元曰即吾山也

清亭　惠棟曰京相璠曰縣東北四十里
溼水　惠棟曰前志及水經皆作漯說文作溼从水㬎聲詳見平
原郡下
范　惠棟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倉亭津在縣界去東阿六十里
臨邑有沛廟　惠棟曰前志作泲水經注作沛去沛瀆之廟也棟
案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廟在東郡臨邑縣
則是濟瀆之廟也尚書古文濟作泲當从泲
有聶城　惠棟曰京相璠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當作
聶城
樂平侯國故清章帝更名　惠棟曰酈元曰建初中更名也
莘亭　惠棟曰京相璠曰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
陽成城　惠棟曰水經注引作陽城亭

衛公國本觀　惠棟曰前志作畔觀竹書紀年曰梁惠成二十年齊
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
注底　惠棟曰釋例土地名曰底衛縣西底城在枯河東
竿城　惠棟曰鄭元曰在河北
注前書故發干城　惠棟曰城一作縣案前志則有發干縣未詳
穀城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無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山出玄
石
注周首亭　惠棟曰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
也
備　惠棟曰備戶冀反一音以轉反晉志作爲下聚
章城　惠棟曰酈元曰在無鹽城東北五十里
東平陸　惠棟曰西河有平陸故加東

壽張故屬東郡　惠棟曰永平十年改屬
泲狗城　惠棟曰前志作朐城鄭元以爲春秋之須朐也
注闞鄉城中　惠棟曰諸本脫鄉字
須昌故屬東郡　惠棟曰永平十年改屬
注杜預曰須句古國在西北　惠棟曰鄭元曰當在壽張杜說非
也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
古中都　惠棟曰鄭元曰郈夫子所宰之邑
任城本任國　惠棟曰春秋傳曰任宿須朐杜預曰任今任城縣
司馬貞曰春秋經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經傳並
作任叔仍任聲相近則東平任古仍國也
亢父　惠棟曰劉伯莊已憒革音晉浪反司馬貞曰舊音剛父音
甫

注郜亭　惠棟曰音詩
注城郜瑕　惠棟曰音遐
注郜瑕城　惠棟曰今杜注作郜婁城
梁甫　惠棟曰一作父服虔曰去去山在縣東
亭禪山　惠棟曰前志作亭亭音婷申杜首山在縣南十二里周
成王所禪也
茬　惠棟曰前志作茬此與濟北之茬字皆當作茬也
萊蕪　惠棟曰應劭十三州記曰魯之萊柞邑齊平曰萊人流播
邑落荒蕪故名
原山　惠棟曰鄭元曰在縣西南六十許里
淄水出　惠棟曰淄水無攷武淄水之誤前志作淄
蓋沂水出　惠棟曰杜預釋例曰沂水出縣之艾山南經琅邪東

海至下邳入泗蓋音古害反說文曰沭水出臨樂山北入泗
顓臾城　惠棟曰杜預曰在縣東北
南城　惠棟曰前志作成
注司馬牛葬卯輿　惠棟曰諸本脫牛字
費　惠棟曰陸德明音祕
台亭　惠棟曰台斂才反又音臺一音翼之反
牟故國　惠棟曰桓十四年牟人來朝水經注曰汶水出縣南南
阜下俗謂之胡盧堆淮南子汶出弗其高誘曰山名也或斯阜
也俗謂是水爲牟汶
注邑聆䅣濟北前漢之舊國　惠棟曰前漢除濟北國爲北安縣
屬泰山故志無濟北國本傳亦未分太山郡爲國
盧注齊鄭尋盧之盟　惠棟曰晉志曰縣南有石門

平陰城　惠棟曰京相璠曰在縣西南十里
防門　惠棟曰京相璠於平陰三里
光里　惠棟曰京相璠曰在防門北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
廣里也
景茲山　惠棟曰左傳作京茲杜預曰在平陰城東南
清亭　惠棟曰杜預曰在縣東
蛇邱　惠棟曰蛇音以支反又如字
遂鄉　惠棟曰京相璠曰在蛇邱東北十里
下讙亭　惠棟曰鄭元曰今俗謂夏暉城讙呼端反
成本國　惠棟曰案前志泰山有式縣即成國傳寫誤也
注東平剛父縣　惠棟曰羅苹曰郕有剛縣晉爲東平國之剛平
無剛父

茌平　惠棟曰前漢志作茌平音士說文曰茌艸在濟北縣也
隸幡曰今作茌
剛　惠棟曰史記穆侯傳伐齊取剛壽徐廣曰即濟北剛縣也京
相璠曰縣西四十里有闞亭闞尺吾反
中丈亭　惠棟曰昭十六年徐人賂齊以甲父之鼎
注縣西有西防城　惠棟曰諸本脫下西字案本傳劉永將佼彊
所據
東平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鄣衍曰今登東平以望宋郡縣司
馬貞曰小顏音皆非也杜預曰在昌邑東南陸氏音古中反
鉅野　惠棟曰尤傳曰鉅野澤鄭元曰鉅大也野無數今屬山陽
注縣西有咸亭　惠棟曰西十作南
注郰亭　惠棟曰郰古闕反
後漢書補證　卷三
高平　惠棟曰鄭元曰有高平山縣取名焉　七
故橐　惠棟曰前志作橐州郡志作橐案東平王傳亦作橐
茅鄉城　惠棟曰京相璠曰縣西三十里
湖陸故湖　惠棟曰前志作胡
陵章帝更名　劉昭曰元和元年改
注蕃亭城梁武帝初所封　惠棟曰何焯曰案蕃亭仍當膝改封
注誤引地道記
南平陽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齊田肸及宋
人伐我東鄙圍平陽案河東有平陽故加南
閭邱亭　惠棟曰鄭元曰在漆鄉東北十里閭力於反
注哀十年閭邱子負救　惠棟曰當准假邱下
方與　惠棟曰音灼音房豫

注盟于唐杜預曰在西南　惠棟曰今左傳注亦在縣北
魯侯觀魚臺　惠棟曰鄭元曰臺高十丈許在城北十里
泥母亭　惠棟曰杜預曰泥讀如甯
注重館　惠棟曰重直龍反
注於長今在　惠棟曰利韓鼓尉書收家也見水經注及隸釋
防東　惠棟曰前志無
定陶　惠棟曰徐廣作宋陰案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典為與
以陶為陰如此類多矣也王劭曰有魏君冢
本曹國　惠棟曰杜預釋例世族譜曰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
後也武王封之陶邱今濟陰定陶是也
古陶堯所居　惠棟曰說文曰陶邱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故
堯號陶唐氏
後漢書補證　卷三
注陶邱亭是　惠棟曰鄭元曰思于以為名也　八
冤句　惠棟曰小顏音劬
煮棗城　惠棟曰前書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理志
今濟河有煮棗地功臣表有煮棗侯　顏曰既云攻項籍屠煮
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濟河之城但未詳其處耳惠棟
案冤句有煮棗城北在大河之南也
成陽　惠棟曰有堯冢靈臺世紀曰堯葬縣西北四十里是為穀
林高誘呂覽注曰成陽山下有穀林堯所葬也郭緣生述征記
曰穀陽縣城南十里堯母慶都墓廟有一池魚頗周有卯水祠
之卯頻魚非吾祠者捕不得
有泗水　惠棟曰鄭元曰未詳
鹿城鄉　惠棟曰鄭元曰春秋之鹿上也杜預以鹿上為河陰原

鹿縣非也

句陽　惠棟曰句古侯反

有垂亭　惠棟曰京相璠曰句陽縣小城陽東五里有故垂亭

鄄城　惠棟曰說文曰鄄衛邑從邑垔聲棟案漢隸字源鄄亦作甄古字通也春秋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于鄄杜預曰今甄城前戚袁紹傳皆作甄注云今濮州縣音絹孫愐曰後漢獻帝兖州剌史治此陸氏曰甄音真

運城　惠棟曰春秋傳成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傳作運字故城在今縣東八十里

成武故屬山陽　惠棟曰酈元引郡國志曰成武有楚丘亭案注當脫楚丘亭三字

郜城　惠棟曰呂忱字林郜音工竿反

注縣東有北郜城　惠棟曰今本皆脫北字十三州志云俗謂之北郜

注有平和鄉　惠棟曰今皇覽作平利

戚　惠棟曰包愷音如字李登聲類音千竺反

伊盧鄉　惠棟曰史記作盧韋昭曰今盧中縣

襄賁　惠棟曰魯連子曰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臧甲舍于襄賁音肥

承　惠棟曰應劭音懲

昌慮　惠棟曰音盧

合城　惠棟曰案前志及水經注皆作合鄉

注漷水　惠棟曰杜預曰水出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湖陸縣入泗徐邈音郭字林音口郭口獲二反

夾谷地　惠棟曰服虔左傳解誼曰夾谷東海祝其縣地十名顧炎武曰夾谷在淄州縣西南三十里非東海之祝其也

贛　惠棟曰音紺陸氏音古弄反如淦音欽含反

琅邪國　惠棟曰前志郡

開陽　惠棟曰本傳建初六年詔割鄅即廣平亭屬開陽

琅邪　惠棟曰說文曰濰水出箕東山東入海徐州浸

東莞　惠棟曰音官

鄆亭　惠棟曰史記鄆瞍生本作鄖司馬貞云當作鄆字變耳春秋傳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預曰姑幕縣南有員亭鄆音運員音云

邳鄉　惠棟曰邳蒲悲反

公來山　惠棟曰杜預曰縣北有邳鄉南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

閭如字

東莞後爲郡　惠棟曰諸本皆誤爲名

西海　惠棟曰何焯曰樂海由之訛

莒本國　惠棟曰世本曰莒己姓杜預釋例譜曰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于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

敬屬城陽　惠棟曰本傳有城陽王祠

崢嶸谷　惠棟曰說文作崝嶸徐鍇曰俗作崢非

陽都　惠棟曰史記有陽都敬侯丁復司馬貞以爲漢志闕者蓋失攷耳

牟臺　惠棟曰春秋傳宣九年取根牟杜預曰根牟東夷國也縣東南有牟鄉

臨沂故屬東海　惠棟曰建初五年屬

注盟于艾杜預曰縣東南有艾山　惠棟曰案杜氏注云泰山牟
縣東南有艾山不云在臨沂未詳
祝卯　惠棟曰闞駰曰即祝魯之音字承譌變
繒　惠棟曰春秋傳僖十四年鄫子來朝杜預曰今鄫縣陸氏曰
本或作繒似綾反
注蔇　惠棟曰其器反
姑幕　惠棟曰前志曰或曰薄姑幕音莫
彭城國注章帝改　惠棟曰章和二年改也
柤水　惠棟曰柤一作祖京相璠曰縣西北有祖水溝去偪陽八
十里
呂　惠棟曰春秋傳襄元年鄭侵宋呂晉高誘曰呂梁在彭城呂
縣太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號由呂梁發通也
後漢書辨證　郡國三　二十二
故屬沛國　惠棟曰國字衍前志爲沛郡也
廣陵郡　惠棟曰沈約曰海陵縣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今廣
陵十一城無海陵縣未詳
東陽故屬臨淮　惠棟曰晉灼曰明帝分屬下邳後分屬廣陵
堂邑　惠棟曰玉篇作鄌音棠耶切
海西　惠棟曰案前志東海無海西有海曲縣當作曲也
徐　惠棟曰本傳縣北界有蒲陽城廣十十里徑百里
蔞林　惠棟曰春秋傳作蔞音力侯反
僮　惠棟曰沈約曰故屬臨淮
睢陵　惠棟曰沈約曰故屬臨淮
盱台　惠棟曰台一作胎張華曰武涉墓在城東十五里鄭德音
朐眙

取慮　惠棟曰取音秋慮音力居反如淳曰取音陬訾之陬慮音
郰婁之婁小顏曰取音趣慮音廬
注蒲姑陂　惠棟曰一作蒲如
東城　惠棟曰前志屬九江建初四年改屬下邳
司吾　惠棟曰酈元曰春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
己吾有人楙鄉○有首鄉　臣名南曰按此六鄉注皆應在上文
襄邑有承匡城之下大楙首鄉皆襄邑地非己吾地也不知何
以脫入於此又首鄉注左傳桓八年齊侯師于首止應作僖五
年齊侯會於首止杜預曰有首止城應作有首鄉
林邑有沛廟○沛當作沸
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注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　臣名南
曰按前書湖陵莽曰湖陸蓋自光武中興郡縣名皆復其舊至
後漢書辨證　郡國三　二十三
章帝不改湖陵爲湖陸也
琅邪國注秦置建武中省城陽國以其縣屬　臣名南曰按此注
不明郡與國亦略有別秦置琅邪前漢因之光武改爲國省城
陽國來屬此其始末也秦置之下當有郡字
東莞有郚鄉有公來山或曰古浮來注杜預曰郚來山之閒號曰
郚來○按杜預注原文云郚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郚來閒
陽都有牟臺○牟當作乎
東城○城當作成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郡国志三

陳留郡　錢大昕曰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　古音蟲如同詩蘊隆蟲蟲徐仙民音徒冬反韓詩亦作烔烔故蟲牢轉為桐牢也

己吾　錢大昕曰前志無

東郡　錢大昕曰樂平侯国　梁竦子棠所封

穀城　錢大昕曰前志無

任城国　錢大昕曰任城有桃聚注光武破龐萌于桃鄉　漢書王式東平新桃人即此桃鄉也

泰山郡　錢大昕曰嬴有鐵山　山字當連下句山茌縣名也

濟北国　錢大昕曰盧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　光里即春秋傳廣里也杜預謂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者非是

成　錢大昕曰前志泰山郡有式縣無成縣

山陽郡　錢大昕曰方與有泥母亭或曰古寧母　泥甯聲相近

金鄉　錢大昕曰前志無

防東　錢大昕曰前志無

濟陰郡　錢大昕曰乘氏侯國　梁竦子雍所封

単父侯国　錢大昕曰初封劉茂後封梁竦子翟

東海郡　錢大昕曰按光武封子彊為東海王傳国最久中間無改国為郡之事此郡字當為国之譌

合城　錢大昕曰前志有合鄉無合城晉書地理志東海亦祇有合鄉縣此城字必鄉之譌

琅邪国　錢大昕曰西海　前志無西海蓋海曲之譌劉盆子傳琅邪海曲有呂母注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海

即邱侯国故屬東海　錢大昕曰按永平中吳良左轉為即邱長是明帝時猶未為侯国也

繒侯国　錢大昕曰劉敞所封敞東海恭王之後故志云故屬東海

彭城国高帝置為楚章帝改　錢大昕曰按袁安傳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治劇拜楚郡太守然則国除之後本為楚郡至肅宗遺詔徙封六安王恭為彭城王乃更為彭城国也

下邳国　錢大昕曰僮侯国　沛獻王子嘉所封

潘旌　錢大昕曰前志作播旌

東城　錢大昕曰當云故屬九江

曲陽侯国　錢大昕曰淄川王子鳳所封

右徐州刺史部注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琅邪東海為城陽新城當作利城昌慮郡　錢大昕曰按魏志太祖紀建安三年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以臧霸傳攷之蓋禽呂布後所置魏氏春秋以為初平三年分者誤

東郡　錢大昕曰聊城有聶戚　晦之曰戚當是城字之譌

東海郡　錢大昕曰郯注有勇王亭　陳氏景雲曰王疑士之譌

琅邪国注案本紀永壽元年置都尉治　錢大昕曰桓帝紀是年置太山琅邪都尉官注於泰山郡下不云置都尉何也　孔宙為泰山都尉

針

姚鼐曰郡國志載淮陽郡之縣入廣陵郡按西漢有淮陽國約當

今陳州府地有臨淮郡約當今淮安府地光武建武十四年封
皇子衍爲淮陽公衡爲臨淮公十七年衡薨明帝永平十五年
改臨淮爲下邳國封子衍爲王按明當封子只數縣必不盡予
以臨淮全郡況名下邳是已兼有東海縣而又加一郡乎疑下
邳建國時臨淮猶自有郡存故章帝建初四年以下邳國小以
九江之鍾離等縣益下邳國也此臨淮郡蓋旋改名淮陽故說
文淩字注水在淮陽也至西漢之淮陽則章帝章和二年遺詔
改爲陳國徙西平王羨爲陳王矣猶臨淮之爲淮陽史不見其
事而此淮陽之縣併入廣陵史亦不載其年惟郡國志及說文
見其名耳

姚鼐曰西漢建章宮在長安城西上林苑在南當王莽建九廟時
蓋盡毀建章及上林內諸宮館材木以爲用意其廟略當建章

宮地耳故王輔兵焚之火照城中必不在上林去城遠也鄧禹
爲巢皆屯兵上林成都蓋昔爲宮苑王莽時已爲墟既而又爲
民居聚落矣

後漢書考證

郡國四

濟南 平原 樂安 北海 東萊 齊國

右青州 太康地記曰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故以青爲名焉

南陽 南郡 江夏 零陵 桂陽 武陵 長沙

右荊州 李巡曰漢南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荊州強也

九江 丹陽 廬江 會稽 吳郡 豫章

右揚州 李巡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太康地記曰以揚州漸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

譙城 惠棟曰杜預曰在縣西南

於陵 惠棟曰尚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於陵氏高誘淮南子注曰
陳仲子蓋于弟子居於陵

臺 惠棟曰鄭元曰芹灉水出焉棟案前志臺縣在鄒平下或有
作平臺縣者非也

梁鄒 惠棟曰京相璠曰有袁水

東朝陽 惠棟曰地理風俗記曰南陽有朝陽故加東蘇林曰有
號亭故縣也

注縣西有崔城 惠棟曰釋例作崔氏城

歷城 惠棟曰杜預濼水在縣西北入濟

高唐 漯水出 惠棟曰說文引桑欽曰㶟水出平原高唐前志及
水經注引桑欽說皆作漯隸案殽阬碑㬎字從累蓋古文也許
愼從水㬎聲李陽冰音它合反

般 惠棟曰應劭曰縣東南六十里有朸鄉城故縣也

注取摯及輸 惠棟曰摯一名隰即隰陰縣

注轉城　惠棟曰案地理志瑗縣屬平原水經作援鄒元引杜預
釋地曰轉即援也濟南祝阿縣有援城
注咕公　惠棟曰咕音誇
溼陰　惠棟曰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濕陰縣今巨漯亭前志亦作
濕陰說見上杜預注左傳又作隰也宋俱碑陰亦作溼陰濟南
安王傳作隰陰
厭次本富平明帝更名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明帝永平五年改
棟案史記有厭次侯元頃晉書地理記屬平原太康地記屬樂
陵鄒元曰厭次舊名明帝蓋復古耳
臨濟本狄安帝更名　惠棟曰東觀記曰永初二年改晉志曰有
蚩尤祠
千乘　惠棟曰伏琛齊地記曰縣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

水地理風俗記曰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溼沃城故縣
也
高苑　惠棟曰前志作宛
博昌　惠棟曰地理風俗記曰縣東北八十里有琅瑰鄉故縣也
闕駰曰縣處勢平故曰博昌
薄姑城　惠棟曰尚書大傳作蒲姑陸澄地理書曰呂尚封于齊
郡薄姑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
注古蒲姑　惠棟曰諸本皆訛作薄姑或脫蒲字
貝中聚　惠棟曰京相璠曰縣南近繩水有名貝邱在齊西北四
十里
時水　惠棟曰京相璠曰在縣南界西通濟其上源出盤陽北至
高苑下有邑時

利　惠棟晏謨齊地記曰在濟城北五十里
灌亭　惠棟曰杜預曰在縣東南灌音古亂反
北海國十八城　惠棟曰漢北海相景君碑云振北海相郡城十
木而志云十八城葉沈約州郡志曰長廣縣前漢屬瑯邪後
後屬北海今北海無是縣當是志闕載也
劇　惠棟曰前志曰劇魁曾連子曰胸劇之人辯者也爾雅曰道
開七達謂之劇郭璞曰今北海劇有此路
斟城　惠棟曰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南北去崔亭九十里斟
之林反前志作㪺音同
寒亭　惠棟曰杜預曰在縣東
溉　惠棟曰仕角反徐邈音在角反
注鄑城　惠棟曰鄑子斯反亦作訾城也

淳于　惠棟曰應劭曰縣東北六十里有平城亭故縣也
密鄉　惠棟曰地理風俗記作密鄉亭
朱虛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縣東三十里有祓亭故縣也
東安平　惠棟曰徐廣曰古紀之鄑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
東安平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
高密　惠棟曰縣有鄭康成冢及碑是弟子河內趙商所撰在厲
阜上
昌安侯國安帝復　惠棟曰延光元年復也
夷安　惠棟曰應劭曰故萊夷維邑
卽墨　惠棟曰前志曰有天室山晉志曰有天山祠
下密　惠棟曰晉志曰有三石祠
挺　惠棟曰案前志膠東國有挺縣沈約州郡志亦作挺去前漢

屬膠東後漢屬北海柜當作巨巨曰巨秖鼎反又賈復傳作挺
胡音廷
觀陽　惠棟曰應劭曰在觀水之陽
注有枝萊君桐　惠棟曰晉志曰有枝萊王祠又黃縣有萊山松
來君祠桐當作祠
注南有鷷木　惠棟曰音尊
掖　惠棟曰前志作夜音亦又音掖
過鄉　惠棟曰過音戈寒浞之子澆所封國也猗姓
盧鄉　惠棟曰劉寬碑陰作盧
黔陬　惠棟曰黔其廉反陬側留反又葺留音諏
注計基城　惠棟曰計基即前志計斤縣如淳曰斤音基
葛盧　惠棟曰前志無

不期　惠棟曰洪适曰前志不其屬瑯邪注云其音基漢有不其
令董君闕作不期誤也三齊畧記曰不期城西南方有萬歲水
水北有萬歲亭是漢武帝造
齊國　惠棟曰前志郡
臨菑　惠棟曰解道彪齊記曰臨菑城南有天齊五泉並出
渠邱　惠棟曰鄭眾左傳注曰渠邱齊邑
昌國　惠棟曰酈元曰德會水出縣之黃山西北流逕城南
古郱邑　惠棟曰郱音蒲丁反
廣　惠棟曰呂忱字林曰濁水出為山一名濁水
般陽　惠棟曰般音盤
宛　惠棟曰羅泌曰武丁子封苑城為苑侯今南陽宛也鄭樵曰
光武以南陽別為都謂之南都

南就聚　惠棟曰酈元曰在湞水之南
東武亭　惠棟曰春秋之武城也杜預曰在縣北
漢有長山曰方城　惠棟曰前志及水經注皆云葉有長城號曰
方城晉志曰有長城山號曰方城盛宏之荊州記曰葉東界有
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南界南北聯絡數百里號為方城
一謂之長城則長山當作長城也又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
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萬里故號曰萬城察此則方城本
萬城轉作方字遂訛為方也
卷城　惠棟曰卷音權又眷兔反
新野　惠棟曰說文曰有檠亭
注故唐國　惠棟曰春秋傳定十年楚子使告唐惠侯杜預曰
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有上唐鄉

西鄂　惠棟曰說文曰有野亭
魯陽　惠棟曰本傳有陽泉鄉盛宏之曰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
魯山　惠棟曰酈元曰柏樹谿水出魯山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
西南合牛蘭水
注牛蘭山　惠棟曰酈元曰牛蘭水所發也
犨　惠棟曰尺由反
舞陰邑　惠棟曰說文曰有鄛鄉又云潕水出縣東入潁
比陽　惠棟曰比一作沘雜字爾雅曰瀙水在沘陽
復陽　惠棟曰闞駰曰胡陽縣之樂鄉也元帝元延二年置在桐
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
棘陽　惠棟曰說文作棗陽云有鄡鄉
湖陽邑　惠棟曰荊州記曰春秋蓼國樊重之邑也竹書紀年曰

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周地圖記曰光武所封外祖樊重邑
又光武姊為湖陽公主
隨 惠棟曰世本曰隨國姬姓釋例土地名曰隨國在楚之東
育陽邑 惠棟曰本傳作淯山海經曰攻離之山淯水出焉南流
注于漢郭璞曰在縣南說文曰縣有邪鄉
陰 惠棟曰說文曰有鄧鄉
酇 惠棟曰音贊蕭何國太康地理志曰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
立南鄉郡
鄾 惠棟曰杜預曰在縣沔水之北
酈 惠棟曰郭璞音離鄉誕生音歷王篇音郎的切又音驪
注仰歙此水 惠棟曰諸本訛作卽
穰 惠棟曰說文作鄴云有鄴鄉玉篇音如羊切
後漢書疏證 郡國四 六
注鉗盧 惠棟曰李善引杜預表曰所領部曲皆居南鄉界所近
鉗盧大陂下有良田
蔡陽 惠棟曰有金亭見續漢書
注南都賦所稱 惠棟曰南都賦曰松子神陂赤靈解角
築陽 惠棟曰築音竹
順陽侯國故博山 惠棟曰案前志哀帝置明帝復舊
成都 惠棟曰前志無
襄鄉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無後漢屬南陽
南鄉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無
注商於之地 惠棟曰水經注曰丹水逕流兩縣之間歷于中之
北所謂商於者也
章密鄉 惠棟曰前志及水經注皆作密陽鄉云古商密之地杜

預曰商密都別邑今南鄉丹水縣章當作商也
三戶亭 惠棟曰竹書紀年曰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郛杜預曰
在縣北
析 惠棟曰漢碑作析
武關 惠棟曰春秋之少習也
南郡 惠棟曰本傳建初三年徙封彭城靖王于此改為國元和
三年復舊
江陵 惠棟曰說文曰郢楚都在縣北十里
秭歸 惠棟曰袁山松郡國志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
喩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太康地志曰有歸鄉
故夔子國楚滅之
中廬 惠棟曰春秋傳曰廬戢黎杜預曰今中廬縣音力於反又
後漢書疏證 郡國四 六
音廬
注五部兵 惠棟曰五部漢之兵也見水經注又案廣漢有五城
縣漢時置五倉發五縣民尉部主之故號五部兵見華陽國志
注邔中城 惠棟曰邔乃多反一作鄖音奴甘反
縣東南有權城 惠棟曰諸本脫南字依杜注增
華容 惠棟曰杜預曰有章華宮
雲夢澤在南 惠棟曰夢音蒙又亡貢反
注州國在縣東南 惠棟曰諸本脫南字依杜注增
注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
之夢也 惠棟曰諸本作鄒依杜注易正
印 惠棟曰前志及本傳皆作邔說文曰從邑己聲周成雜字解
詁音諾章懷音其紀反

注羅國 惠棟曰世本曰羅熊姓
鄀 惠棟曰沈約曰鄀漢舊郡屬南郡作鄀晉太康地志作鄀審
今兩漢志皆作鄀沈所見本異也晉志曰故鄀子國
荆山 惠棟曰春秋傳子革曰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杜預曰在
新城沶鄉縣南
丹陽聚 惠棟曰世本曰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忠曰丹陽
在南郡枝江縣
夷道 惠棟曰水經注曰劉備曰宜都郡治在縣東四百步習鑿
齒曰魏武平荆州分南郡枝江以西爲臨江郡建安十五年劉
先主改爲宜都
虎牙山 惠棟曰荆州圖副曰石文黄白有似虎牙
限山 惠棟曰前志作佷州郡志作狠

西陽 惠棟曰晉書地道記曰弦子國
鄳 惠棟曰蘇林音盲說文從邑黽聲
注冥阸之塞徐廣云鄳縣也 惠棟曰史記音義曰冥阸或言
在鄳縣黽山冥一作黽也
竟陵 惠棟曰杜預曰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
鄖鄉 惠棟曰鄖本亦作溳音云
立章山 惠棟曰案前志及晉志章字衍
沙羨 惠棟曰晉灼音夷晉志曰有夏口對沔口有津
下雉 惠棟曰前書伍被謂淮南王曰守下雉之城絕豫章之口
鄂 惠棟曰九州記曰今武昌也
平春 惠棟曰前漢無說文曰有郄亭靳亭
南新市 惠棟曰前志無棟案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

泉陵 惠棟曰晉志曰有香茅云古貢之以縮酒
注有雅水 惠棟曰湘中記作灌水
注有表 惠棟曰當作來
水有來 惠棟曰當作米
水
九疑山 惠棟曰高誘曰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丈頴
由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
夫夷 惠棟曰沈約曰扶縣漢舊縣至晉曰夫夷屬零陵案兩漢
志皆作夫夷沈說未詳
故屬長沙 惠棟曰案前志夫夷本屬零陵長沙無是縣此四字
衍文
湘鄉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無

昭陽 惠棟曰前志無
烝陽 惠棟曰前志作承音烝
彬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日華水出縣華山西至湘南縣入湘彬
音郴
注十季王收 惠棟曰收何焯定作孰
耒陽 惠棟曰說文作郲從邑耒聲
陰山 惠棟曰沈約曰陽山漢舊縣後漢曰陰山案前志亦有陰
山縣沈說非也
含洭 惠棟曰水經曰縣南有洭浦關說文曰洭水出桂陽盧聚
山洭浦關爲桂水
湞陽 惠棟曰蘇林曰湞音檉杜文檉音丑庚反
曲江 惠棟曰湘州記曰有銀山山多素霧

𢈔陵　惠棟曰應劭曰𢈔音蹊說文曰油水出縣西東南入江
注其上名曰天門　惠棟曰沈約曰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
天門
鍾成　惠棟曰淮南子曰塞鍾成之嶺高誘曰縣南南接鬱林說
文曰漓水出鐔成玉山東入鬱林
沅南　惠棟曰酈元曰縣在沅水之陰因以爲名馬援討臨鄉所
築也
作唐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無酈元曰後漢分𢈔陵縣置
攸　惠棟曰前志注音攸史記王子侯表有攸輿侯則司馬貞曰
攸本名攸輿
茶陵　惠棟曰前志作荼師古音丈加反
安城　惠棟曰前志及州郡志皆作成

鄳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大別水南出耒陽縣太山北至鄳縣入
湖玉篇音郎丁反
醴陵　惠棟曰前志無
壽春注漢官曰刺史治　惠棟曰顧野王輿地志先理歷陽後理
壽春後又徙曲阿
浚遒　惠棟曰浚一作逡
注唐后二山　惠棟曰風俗通作唐居山
成德　惠棟曰水經曰有肥陽鄉其西肥水所出
西曲陽　惠棟曰前志無西案下邳有曲陽故加西
鍾離　惠棟曰世本曰鍾離嬴姓司馬貞索隱引世本作終犂音
志曰故州來邑
阜陵　惠棟曰晉志曰明帝時淪爲湖

下蔡　惠棟曰宋忠世本注曰蔡平侯徙下蔡
注州來　惠棟曰前志曰下蔡古州來國杜預釋例土地名曰州
來淮南下蔡縣汝水之南也
秦鄣郡　惠棟曰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棟案劉說非也
兩漢末會稽虞予吳平守君高儀越紐錄云漢文帝前九年會
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
都尉治錢唐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爲丹陽郡案此則故鄣郡
爲秦漢以來所置無疑故裴駰注史記亦以鄣郡入三十六郡
之數晉志曰秦始皇并天下以置鄣會稽九江三郡越紐錄即
今之越絕也
宛陵　惠棟曰說文曰泠水出縣南北入江晉志曰彭澤聚在西
南

丹陽　惠棟曰案晉志陽當作楊
注秦鄣郡所治　惠棟曰秦亦當作故說見前
注中平三年　惠棟曰沈約歐陽忞皆云中平二年諸本說二字
於潛　惠棟曰前志作朁音潛
黝　惠棟曰一作黟見說文
石城　惠棟曰吳都賦注曰石都偏也
注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國　惠棟曰諸本脫三字
桐鄉　一　惠棟曰春秋傳昭三年桐叛楚杜預曰縣西南有桐鄉
雩婁　惠棟曰春秋傳襄二十六年楚侵吳及雩婁晉書地道記
曰在安豐縣之西南淮南子曰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高
誘曰今廬江縣雩音于韋昭音虛婁如字徐邈音力俱反如淳
音樓

尋陽　惠棟曰本傳有會陽鄉
南有九江　惠棟曰尋陽記曰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沔
江廩江蒐江張須元緣江園曰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
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蒐江八曰
沙隄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終于
江中會于桑落洲
潛　惠棟曰前志作灊市灊字杜預曰在六縣西南風俗通曰南
方衡山一名霍嗣在潛縣
龍舒　惠棟曰世本曰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
睆　惠棟曰雜泌曰睆伯爵漢爲侯
居巢　惠棟曰淮南子曰湯夏南巢高誘曰今縣一作勦音巢見
荀籍傳音灼音勦絶之勦

六安　惠棟曰春秋傳文五年楚人滅六杜預曰皋陶後世本曰
偃姓
蓼　惠棟曰世本曰蓼偃姓音了或作鄝音周
安豐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無棟案前志屬六安沈宋攷耳
禹冢　惠棟曰吳會分野記曰禹年九十三崩葬山陰臨江之鄉
名曰富陵
浙江　惠棟曰說文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从水折聲虞
喜志林曰今錢唐江口折山直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
云江有反濤水勢所歸故云浙晉灼音逝韋昭音折獄之折司
馬貞曰莊子所謂淛河也前志作漸
鄮　惠棟曰說文鄮從邑貿聲
烏傷　惠棟曰本傳有新陽鄉

注初平三年分縣南鄉爲長山縣　惠棟曰沈約州郡志曰長山令
漢獻帝初平二年分烏傷立何承天志作當山郡非也
諸暨　惠棟曰韋昭曰有句無亭
注越絶曰興平二年　惠棟曰越絶無此文傳寫誤也
餘暨　惠棟曰世本曰吳孰哉始居蕃離宋忠曰孰哉仲雍也蕃
離今吳諸暨縣
太末　惠棟曰太當作大孟康音闥
上虞　惠棟曰書志曰有仇亭舜避丹朱於此地
注始寧縣　惠棟曰水經注曰始寧本上虞之南鄉順帝永建四
年陽羨周嘉上書始分之
剡　惠棟曰張勃吳錄曰縣有天姥山依前志當作剡今善曰剡
植救切

注餘句之山　惠棟曰依山海經當作句餘
注甬東　惠棟曰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
注甬東縣東洲　惠棟曰案今韋昭注曰縣東海中州縣也
鄞　惠棟曰玉篇音五斤切
章安故治　惠棟曰鄞宋傳作治沈約案張勃吳錄云閩越王冶
鑄地故曰冶閩王治此不應偏以受名蓋句踐冶鑄之所故謂
之冶詩治當作冶前志云故爲冶
閩越地　惠棟曰沈約引作閩中地
注晉元康記　惠棟曰元當作太
永寧　惠棟曰沈約州郡志曰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甌鄉立
或本順帝永和三年立
東甌　惠棟曰桃案曰甌水名永嘉記水出永寧山行三十餘里

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爲道今猶在也
東部侯國　惠棟曰都尉治案漢無東部侯晉志曰後漢改東治
爲侯官都尉侯國當作侯官也又案謝承書鄭宏理劇東部侯
則侯當作候衍國字也後漢劉洪爲東部都尉任延爲西部都
尉南漢分東南部東京止有東部漢碑有東部都尉路君闕衛
尉衡方碑當爲東部都尉此其證也
吳郡　惠棟曰水經注曰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
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李吉甫曰永建四
年陽羨令周嘉山陰令殷重上書求分爲二郡會稽典錄朱育
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會稽置治山陰
注麋湖櫌谿城　惠棟曰吳平越絕錄曰麋湖櫌谿闔閭所置麋也櫌
谿城闔閭所置船宮也
後漢書旁證　郡國四　十四
注古城闔閭置美山　惠棟曰美山無攷案越絕錄曰石城闔閭
置美人山脫人字也
烏程　惠棟曰有餘不溪沈氏家傳曰後漢沈戎居之不音扶鳩
反
注越絕曰縣南城古淹君　惠棟曰諸本脫君字
地上湖中冢者李子冢也　惠棟曰上湖中之冢爲李札冢也越
絕錄曰上湖通上洲
古名延陵墟　惠棟曰諸本訛依越絕錄是正
注檇李　惠棟曰檇音醉
注永脩　惠棟曰一作永循水經注曰中平二年車脩水所經也
州郡志仍作永脩
注並中平中立　惠棟曰諸本脫中字案州郡志又有漢平縣亦
中平中立
新淦　惠棟曰音紺
傳易山　惠棟曰易古陽字
餘汗　惠棟曰音干
彭蠡澤　惠棟曰張勃吳錄曰今名洞庭湖
柴桑　惠棟曰山海經曰柴桑之山其上多銀其下多碧多泠石
郭璞曰共廬山相連晉志中有盆口關
艾　惠棟曰說文曰艾水出縣西入湘
石陽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無鄰元曰和帝永元九年分廬陵立
即墨侯國有棠鄉注左傳襄六年圍棠杜預曰棠國也　臣召南
曰按左傳注原文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此志作棠國
也非是
後漢書旁證　郡國四　十五
不期侯國　臣召南曰按不期當從前書作不其本書伏湛傳封
不其侯亦作其字
葉有長山曰方城注杜預曰方城山在縣南屈完曰楚國方城以
爲城　○按尋文義當云左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
方城山在縣南今此文誤倒
酈侯國注即飲此水　○何焯校本即改仰
秭歸本歸國　○按尋文義國上衍一歸字注杜預曰夔國非歸國
明矣
零陽陽朔山湘水出注有雍水　○何焯校本作有灌水又有表水
又有來水何焯校本作有來水有米水
耒陽有鐵　臣世駿按循吏衛颯傳注引續漢志云耒陽有鐵官
較此志多一官字

丹陽郡○陽當作楊
歙注今謂之三王山 ○本亦作三王山何焯校本又減去三字
廬江郡注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　臣名南白按建武十
年應作十三年後章帝元和二年復改廬江為六安國至章和
二年和帝即位復省六安入廬江此注未明
東合為大江注閬基周迴三百五十里○何焯校本減去三字
安豐注縣南有雞備亭○何焯校本備改人
會稽郡注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立郡吳當改吳立郡
太末注龍丘長隱居於此○長當作萇
又中有石林○林毛本作牀
婁○監本脫此十縣依宋本添
建城注此地立石名上蔡者　臣名南白按上文豫章郡戶口下

分注豫章記曰一條三十二字應在此文之下遍檢本志引書
又有所指上文豫章記言上蔡民分徙此地即此地立名上蔡
之注解也不知何以將豫章記一條移置于前後人遂無糾正
者
南野有臺領山　臣名南白按監本於有臺下空一字是領山亦
似縣名矣又彭澤縣彭蠡澤在西監本於彭蠡上亦空一字皆
當連不連

續漢書旁證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郡国志四

濟南国　錢大昕曰當有賴亭注左傳哀六年公如賴　按左傳
云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此云公誤也
鄃平　錢大昕曰按溫序傳為鄃平侯相是鄃平嘗為侯国也
平原郡　錢大昕曰鬲侯国　朱祐所封
樂安国高帝西平昌置為千乘　錢大昕曰按文當去高帝置不（[illegible]依注云西平昌縣屬平原郡乃[illegible]此三字）
應有西平昌三字其為衍字無疑後讀宦者傳彭愷當屬上文
平原郡而平原郡九城當為十城因此三字錯入樂安注中校
書者遂改十為九以合見存之數耳（北海有平昌縣故稱西以別之晉志平原国亦有西平昌縣）

北海国　錢大昕曰高密侯国　鄧禹所封
昌安侯国　錢大昕曰鄧禹子襲所封
夷安侯国　錢大昕曰鄧禹子珍所封
膠東侯国　錢大昕曰賈復所封前志有膠東国無膠東縣
即墨侯国　錢大昕曰賈復子宗所封
拒　錢大昕曰當作挺宋書州郡志挺令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
海或以琅邪之拒當之非也
東萊　錢大昕曰曲成侯国　明帝時有曲成侯劉建韓勑碑有
曲成侯王暠
掖侯国　錢大昕曰歐陽歙封夜侯即掖也傳子復以無子国除
葛盧　錢大昕曰前志無
不期侯国　錢大昕曰伏湛封不其侯即此

南陽郡　錢大昕曰冠軍邑　順帝第二女冠軍公主

舞陰邑　錢大昕曰安帝妹舞陰公主

復陽侯国　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李建

湖陽邑　錢大昕曰光武姊湖陽公主

育陽邑　錢大昕曰光武女淯陽公主

涅陽　錢大昕曰安帝妹涅陽公主食邑當有邑字

山都侯国　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楊佗

酈侯国　錢大昕曰順帝封長樂太官丞王国

蔡陽侯国　錢大昕曰城陽恭王子平所封後徙竟陵

安衆侯国　錢大昕曰漢書王子侯表安衆侯丹以長沙定王子封傳六世崇為王莽所滅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寵紹封十三年子松嗣班孟堅修史時見存

筑陽侯国　錢大昕曰光武封吳漢子盱後徙封平春

順陽侯国　錢大昕曰光武封族兄嘉傳子參削為南鄉侯

成都　錢大昕曰前志無

襄鄉　錢大昕曰前志無

南鄉　錢大昕曰前志無順陽侯劉參有罪削為南鄉侯即此

南郡　錢大昕曰中廬侯国　順帝封中黃門孟叔

華容侯国　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王康

邔侯国　錢大昕曰淄川王終子桯所封

宜城侯国　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孫程

臨沮侯国　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史汎

枝江侯国　錢大昕曰順帝封中黃門李剛

江夏郡　錢大昕曰軑侯国　王霸子符所封

竟陵侯国　錢大昕曰城陽恭王子平所封

蘄春侯国　錢大昕曰陳俊子浮所封

平春侯国　錢大昕曰前志無章帝封吳漢子盱

南新市侯国　錢大昕曰前志無

零陵郡　錢大昕曰湘鄉　前志無

昭陽侯国　錢大昕曰前志無

武陵郡注晉代太守趙厥　錢大昕曰晉書厥作歃

作唐　錢大昕曰前志無

長沙郡　錢大昕曰湘南侯国　順帝封中黃門黃龍按順帝即位之始官侍侯者十九人封邑具載范史此志於廣宗廣平皆屬鉅鹿東阿范縣皆屬東郡祝阿屬平原析屬南陽黃陵屬南郡下雋屬長沙諸縣皆不云侯国恐傳寫遺脫未必元文之漏或云涿郡范陽縣志

稱侯国王遵封范縣侯疑是范陽之譌也

醴陵　錢大昕曰前志無

九江郡　錢大昕曰合肥侯国堅鐔所封

阜陵　錢大昕曰按章和元年置阜陵国食五縣以壽春為王都傳国至桓帝初暫絕而復繼與漢相終始志獨不載何也

廬江陵　錢大昕曰臨湖侯国　故樂成王萇所封

龍舒侯国　錢大昕曰明帝封楚王英舅子許昌

居巢侯国　錢大昕曰劉般所封

六安国　錢大昕曰明帝時有六安侯劉盱章帝嘗封弟恭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国尋復故

會稽郡　錢大昕曰太末注初平三年分立新安縣建安四年孫氏分立豐安縣二十三年立遂昌縣　按宋書州郡志豐安漢

獻帝興平二年孫氏分諸暨立也遂昌孫權赤烏二年分太末
立曰平昌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是遂昌立縣不在建安之世
其初名亦不稱遂昌也惟新安之分自太末則沈約志亦在初
平三年而建安二十三年所分者則為定陽非遂昌也若豐安
為諸暨所分則又與太末無與矣未審孰是
章安故冶閩越地光武更名注晉元康記曰（元康當作太康）本鄞縣南之
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詳　錢大昕曰按鄭巨君傳舊交
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所云東冶即會稽之冶
縣巨君以章帝建初八年為大司農其時尚稱東冶則非光武
更名明矣又攷班志冶與回浦本是二縣意者東漢初嘗省回
浦入鄞縣故有回浦鄉之稱
東部侯國　錢大昕曰按宋書州郡志侯官前漢無後漢曰東侯

官屬會稽此東部侯国當即東侯官之譌漢時未見有封東部
侯者也又鄭巨君傳注引太康地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
為東候官是章安為回浦東侯官為冶各不相涉太康志本自
瞭然志以章安為故冶疑未可信（吳志虞翻傳太守王朗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侯官長閉城不受）
豫章郡　錢大昕曰注豫章縣建安立　按宋書州郡志豫寧漢
獻帝建安中立吳曰要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即謂此縣也
据此注似本名豫章晉初改為豫寧
南昌注豫章記曰江淮惟此縣及吳臨湘三縣是也　錢大昕曰
按應劭漢官云荊揚江南七郡唯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見百官志）
注蓋漢制萬戶以上為令萬戶以下為長而江南七郡唯有三
令此外戶口雖蕃祇從小縣之例不得置令豫章記所云正與
應氏合三縣當是三令之譌
海昏侯国　錢大昕曰宣帝封昌邑王賀於此王莽篡位絕建武
初復封
石陽　錢大昕曰前志無
樂安国高帝鹵平昌置為千乘　錢大昕曰前撰攷異指此條鹵
平昌三字衍鹵平昌縣名當屬上文平原郡誤脫竄入于此今
檢魯峻碑陰有門生平原鹵平昌王端子衍一人此以漢人述
漢郡縣尤可信吾言之非妄
北海国　錢大昕曰東安平故屬菑川　北海屬縣以前志校之
如高密昌安夷安皆高密国屬縣也而志不云故屬高密即墨
壯武下密皆膠東国屬縣也而志不云故屬膠東以本国下已
注云建武十三年省菑州（川）高密膠東三国以其縣屬故不更出

也鉅鹿郡下已注云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国以其縣屬則任南
和斥章曲周列人廣年平鄉不更云故屬廣平廬江郡下已注
云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国則蓼安豐陽泉安風不更云故屬六
安亦是此例若琅邪国下已注云建武中省城陽国以其縣屬
矣而於莒東安陽都三縣又云故屬城陽廣陵郡下已注云建
武中省泗水国以其縣屬矣而於淩縣又云故屬泗水此菑川
国之省併與高密膠東同而又云故屬菑川皆所謂自亂其例
也
有鄗亭注故兆　錢大昕曰陳氏暑雲曰兆未詳疑紀邑之誤
拒注地道記曰養澤在西幽州藪有萊山萊王祠　錢大昕曰注
所引地道記之文即前志琅邪長廣縣注文也養澤上當有奚
字（周禮奚作貕）後漢以長廣改隸東萊劉氏不注於東萊之長廣而

注於北海之拒未詳其故又前志北海無拒縣惟琅邪有柜字从木不从手志既不言故屬琅邪字形偏旁亦異以宋州郡志證之知拒為掜之譌

江夏郡　錢大昕曰竟陵注縣東有申水　晦之曰申當作臼左傳定五年涉于成臼杜預云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

九江郡　錢大昕曰歷陽刺史治　劉注引漢官以壽春為刺史治與志不同以予攷之漢末州治實在壽春初平四年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温遂據淮南淮南即壽春也志所書者順帝永和以前之制而應劭撰漢官儀乃在獻帝之世故有不同如荆州本治漢壽而劉表治襄陽兗州本治昌邑而曹操治鄄城冀州本治高邑而韓馥袁紹皆治鄴徐州本治郯而呂布治下邳益

州本治雒而劉焉父子治成都皆漢末徙治非東京之舊耶以揚州論之袁術據淮南而劉繇為刺史又移治曲阿蓋羣雄交爭各據形便非可執一為定也

吳郡　錢大昕曰安　前漢書晉宋志皆無此縣本志又不言何年所置前無所承後無所併疑即婁之譌因婁譌為安校書者不能是正疑有脫漏又增婁于無錫之後弁改十二城為十三盧熊蘇州府志遂謂東漢省錢塘而增安縣又謂建安中孫權以安縣屬屯田典農校尉當在無錫以西然沈約志初無以安屬屯田典農校尉之說盧說未審何據大約出於後人臆造耳監本無婁字新刊本依宋本增之其實宋本未必是監本未必非也漢志婁縣下云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備越續志安縣下注引越絕云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兩志俱有備越遺迹益足徵安為婁之譌矣

後漢書旁證
郡國五
漢中　巴郡　廣漢　蜀郡　犍為　牂牁　越巂
益州　永昌　廣漢屬國　蜀郡屬國　犍為屬國
右益州　春秋元命包曰益之言隘也謂物類並決其氣急切決列也
隴西　漢陽　武都　金城　安定　北地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張掖屬國　張掖居延屬國
右涼州
上黨　太原　上郡　西河　武原　雲中　定襄
鴈門　朔方
右并州　春秋元命包曰并之為言誠也精氣文并其氣勇抗誠信也
涿郡　廣陽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元菟　樂浪　遼東屬國
右幽州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阯　九真　日南
右交州
漢中郡　惠棟曰沈約曰漢中秦立建安二十年魏武平張魯復
漢寧郡為漢中疑是此前漢中曰漢寧也
南鄭　惠棟曰水經注曰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于鄭桓公死于
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
注旱山　惠棟曰水經注曰漾水出旱山注云即黃水也
媯墟　惠棟曰世本中舜居媯汭注云在西城縣說文曰有媯鄉
注唐公防祠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山名扶木有唐公房祠漢碑
亦作房殽阬碑陰作防婁壽曰隸法房字其戶皆則側或作防
及助者皆誤也案月賦云徘徊房露李善曰房露古曲也房與
防古字通
上庸　惠棟曰春秋傳曰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杜預曰縣東有
方城亭
房陵　注巴漢志曰建安十三年別置新城郡　惠棟曰置諸本皆
訛為蜀或作屬亦通縣為新城郡治也
注初平六年趙穎分巴為三郡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初平元年
征東中郎將安漢趙穎建議分巴為二郡沈約案譙周巴記云
作趙韙據初平無六年常氏所載是也
注劉綍　惠棟曰綍當作璋
戶三十一萬六百九十一口百八萬六千四十九　惠棟曰華陽
國志曰永興二年巴郡太守但望上疏曰謹案巴郡圖經界境

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
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
蓋桓帝時戶口增于中興所載也
宕渠　惠棟曰說文曰潛水出縣西南入江華陽國志曰有石室
山圖所棲也長老言縣故賨國今有賨城盧城
朐忍　惠棟曰常璩曰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說文作朐䏰云
地下多此蟲因以為名朐大作朐音蠢小顏音劬
注山有木不布城繫者　惠棟曰繫者二字衍
扞關　惠棟曰本傳李熊說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章懷以
為在硤州巴山縣詳見公孫述傳
臨江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枳東四百里接朐忍二巴記曰初平
六年屬永寧郡建安中改永寧為巴東臨江仍舊焉

枳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

注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　惠棟曰何焯曰赤甲未詳　棟案華陽國志曰縣人多戇勇獽蜑之民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則赤甲當作赤甲言漢時赤甲軍常取此縣人以其戇勇也

墊江　惠棟曰沈約曰獻帝建安六年屬巴蜀劉禪建興十五年復舊華陽國志曰縣有桑蠶牛馬墊依說文當作褺从衣執聲

充國永元二年分閬中置　惠棟曰沈約曰地理志巴郡有充國縣續漢書又云和帝二志不同

漢昌　惠棟曰何承天志作漢豐案華陽國志別有漢豐縣屬巴東建安二十年置漢昌屬宕渠郡也

廣漢郡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王莽改曰就都公孫述名曰子同

雒州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郡本治繩鄉安帝永和中陰平漢中羌反元初十年移涪後治雒城何焯曰州字衍

注水通巴漢　惠棟曰案華陽國志云水通于巴衍漢字

什邡　惠棟曰說文曰邡從邑方聲華陽國志曰山出好茶

廣漢　惠棟曰說文曰有郪聚

德陽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無

蜀郡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去雒三千一百二十里

郫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郡西北六十里玉篇音蒲靡切又音脾

江原　惠棟曰去郡一百二十里有青城山

繁　惠棟曰郡北九十里有泉水稻田

廣都　惠棟曰在郡南三十里有鹽井漁田之饒

臨邛　惠棟曰郡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實之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以上皆見華陽國志

岷山在西徼外　惠棟曰盛宏之荊州記曰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涌江縣潛行地底數里出楚都遂廣千里

八陵　惠棟曰前志無案前志有蠶陵縣晉志曰靈帝以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置汶山郡八陵當作蠶陵

犍爲郡　惠棟曰犍亦作楗見楊統碑

注劉璋分立江陽郡　惠棟曰建安十八年分立也

武陽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朱遵祠山出鐵前志有鐵官也

牛鞞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去郡三百里孟康音脾

南安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郡東四百里

注五岷山十山而五里　惠棟曰今蜀都賦注曰十山有五重在縣南也揚雄蜀都賦曰五岷參差

注峨眉山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山有仙藥見孔子地圖

僰道　惠棟曰郭義恭廣志曰縣出臈骨黃魚高誘呂覽注曰僰讀如匍匐之匐

注玉井蘭　惠棟曰水經注曰縣有蜀王兵蘭蘭與關市守適今華陽國志作兵蘭也

注有方山蘭祀　惠棟曰諸本脫山字

符節　惠棟曰前志無何氏曰當是符節也

南廣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又有牛叩頭馬搏坂

漢陽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郡東五百里有鹽井魚池以百數沈約曰前漢無

敝皁蘭　惠棟曰宋豫音迫亦有枉蒲關

平夷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砅津安樂水山出茶蜜

鄨　惠棟曰玉篇音俾逝反

毋斂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剛水

夜郎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遯水通廣鬱林

同並　惠棟曰應劭音伴

談稾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濮獠

漏江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縣九十里出蠙中

句町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故句町王國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

漢時受封迄今　小顏音劬挺

進桑　惠棟曰前志及水經皆作進乘

越嶲　惠棟曰孟康音髓

洋華陽國志曰河有嵩雋山　惠棟曰今志無之當有脫誤或去

山字竊下向

不有溫水　惠棟曰一作泉

火冬夏常熱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其溫可湯雞豚下流治疾病

靈關道　惠棟曰劉逵曰靈關山名惠學士曰一名靈道縣

臺登　惠棟曰何氏曰前志臺登應劭曰今曰臺高登當作高也

淮山有碧火燒氐鐵　惠棟曰今華陽國志曰山有碧石火燒成

鐵剛利爲貢賦碧梟也

卑水　惠棟曰孟康音班華陽國志曰去郡三百里

三縫　惠棟曰三志縫作絳常璩音播

淮波瀘精嶺縣　惠棟曰今華陽國志曰蜻蛉縣

淮故濮人邑也　惠棟曰劉伯莊曰濮在楚南爾雅曰南至濮鉛

周書王會篇云卜人丹砂孔晁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

元馬河　惠棟曰華陽國志及水經注皆作天馬河案隸書天字

有似元者故誤作元見魏極山碑

今具有天馬逕　惠棟曰其字衍

今存祠以羊　惠棟曰一作今以羊祠之每下去河中見存文本

麈童山當有脫誤

河中見字　惠棟曰子字誤今華陽國志作存也

土地特產好犛牛　惠棟曰今華陽國志云土地特產犛牛也

定莋　惠棟曰常璩曰莋筰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

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種也說文曰莋從草作聲

闡　惠棟曰沈約曰闡漢舊縣屬越嶲前志作闡唯華陽國志作

闡　未詳

蘇示　惠棟曰示當作祁與紙同

大莋　惠棟曰常璩曰漢末省

滇池有池澤　惠棟曰譙周異物志曰大澤水周二百餘里水乍

深廣乍淺狹似如倒流故俗云滇池

淮淮有嶋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山無石惟有嶋淮當作惟

勝休　惠棟曰沈約作勝休晉志作滕

裝山　惠棟曰前志作懷山

右牢山　惠棟曰前志及華陽國志皆作右牢山云在縣南

監町　惠棟曰北宋本作畇

山　惠棟曰監音呼鵰反一作監前志及華陽國志皆云在縣東

南

賁山　惠棟曰賁音奔

毋棳　惠棟曰小顏掇音拙字從木作棳者非

建伶 惠棟曰應劭音鈴
穀昌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漢武帝將軍郭昌討夷平之因名郭
昌以威夷孝章時改為穀案棟前志已作穀昌常氏之說非實
錄也
收靡 惠棟曰前志作收李奇曰靡音麻華陽國志作升麻縣云
山出好升麻晉書作收麻棟案靡與麻古字通山海經有壽麻
之國呂氏春秋作壽靡是也
味 惠棟曰鄒元曰故滇國都也華陽國志曰有明月社蘇康音
昧佇按案昧字從未不從末
連然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有鹽泉南中共仰之
梇棟 惠棟曰前志作弄玉篇云梇木名力棟切
永昌郡注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 惠棟曰案西南夷傳及華

陽國志皆云永平十二年志脫十字又云割益州西部都尉所
領六縣合為永昌郡也
雒陽西七千二百六十里 惠棟曰華陽國志曰去雒六千九百
里南南夷傳曰南夷去雒陽七千里
永昌十郡見龍之雒 惠棟曰何焯曰見龍之語未詳棟案孔東
牢夷沙壹事明帝置永昌郡以哀牢屬焉故云見龍之雒事詳
西南夷傳及華陽國志
不韋 注云云 惠棟曰何焯云不韋之說恐亦附會棟案此事亦
見孫盛蜀世譜蓋當時相傳有是語也
注 鎮尉東牢人楪榆類夷 惠棟曰鎮尉猶鎮撫也時哀牢初内
附故設都尉鎮撫之
楪榆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楪作葉鄒元曰縣東有葉榆澤葉榆

水所鍾華陽國志曰有河洲
注有周水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周水
廣漢屬國都尉 惠棟曰鄒元曰安帝永初二年分廣漢蠻夷置
陰平道 惠棟曰晉太康地志曰陰平郡陰平縣注云甸底沈約
曰當是故甸底為陰平永初郡國志胄古縣即胄底也
甸 惠棟曰李奇音勝
氐道
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 惠棟曰水經注曰公孫述之有蜀也
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為郡安帝置屬國都尉青
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内附順帝改曰漢嘉得此良臣也
注有洙水 惠棟曰今華陽國志作洙水音妹又音末也
嚴道 惠棟曰蜀記曰秦滅楚徙嚴王之族于此故謂之嚴道

有卭僰九折坂者卭刺置 惠棟曰卭刺置未詳案司馬相如傳
曰嚴道卭郵徐廣曰嚴道有卭僰九折坂又有郵置刺當作郵
也
注主陽行部 惠棟曰諸本皆作步依華陽國志改
徙 惠棟曰小顏音斯沈約作棟字者非
注堂狼山 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堂蜋去山出銀鉛白銅雜藥有
堂蜋附子
漢陽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屬犍為後漢無沈失考也華陽國志
曰有漢水延江
安故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郡南四十七里鄒元曰蓋延將擊狄
道安故五谿及羌大破之即此是也
氐道養水出此 惠棟曰水經曰出縣之嶓冢山孔安國曰泉始

出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字殿學曰養即
漾也
鳥鼠同穴山　惠棟曰河圖曰鳥鼠同穴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
渭水出　惠棟曰說文曰杜林說渭水出首陽渭首亭東南入河
枹罕　惠棟曰闞駰曰郡西二百一十里服虔曰枹音鈇罕一作
罕　小顏讀如本字
白石　惠棟曰闞駰曰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漢書音文曰有
皋蘭山
鄣　惠棟曰前志無
積石山　惠棟曰郭璞曰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鄧林東河
所入也
雒門聚　惠棟曰本傳皆作落門縣有落門山故名
後漢書疏證　卷五　九
洹　惠棟曰前志作垣
畧陽　惠棟曰前志畧陽道
隴州　惠棟曰州字衍或曰當作西
有木坂　惠棟曰說文曰隴天水木坂也從𨸏龍聲
名隴坻　惠棟曰說文曰巴蜀名山岸脅之旁著欲落墮者曰氐
氐崩聲聞數百里楊雄賦響若氐隤又曰秦謂陵阪曰阺亦阺也
也
豲道　惠棟曰小顏音完
顯親　惠棟曰竇固所封也前漢無
有嶓　惠棟曰郭璞音波
冢山西漢水　惠棟曰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
注于沔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南水皆西流

注西在隴西之西　惠棟曰諸本脫之字
今謂之个老山　惠棟曰个老山一作兒山見裴駰史記注北宋
本作人老山誤
下辨　惠棟曰洪适曰李翕碑題名有下辨道長任詩則志闕
道字棟案前志本有道字劉昭曰辨音步莧反
淮有赤亭　惠棟曰虞翻傳既到武都都志衆萬餘攻赤亭是也
淮大池澤　惠棟曰前志及華陽國志皆作天池北宋本亦作木
淮有怒特　惠棟曰史記注及魏文帝列異傳皆作怒特
淮泉街水　惠棟曰常璩曰水入沮今漢也
沔水出東狼谷　惠棟曰前志云沮水華陽國志云河池水
羌道　惠棟曰前志屬隴西
允吾　惠棟曰應劭音鉛牙
後漢書疏證　卷五　十
令居　惠棟曰令音零姚氏音連護羌校尉所治見漢官儀
榆中　惠棟曰水經注曰音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阮
嗣宗所謂榆中以南者也崔浩曰蒙恬樹榆以爲塞也
安夷　惠棟曰水經注曰城有東西門去西平亭東七十里闞駰
曰四十里
允街　惠棟曰孟康曰允音鉛
高平　惠棟曰水經注曰有若水谷
朝那　惠棟曰武都秦昌周十二人題名作鄅
注幵頭山　惠棟曰依前志及山海經皆作幵頭傳寫誤作并也
烏枝　惠棟曰史記漢書作烏氏音枝本傳亦作氏作枝者非也
有瓦亭山　惠棟曰一作出誤
涇落谷　惠棟曰淮南子曰涇出薄落之山高誘曰一名笄頭山

在臨涇南棣案廣雅曰薄洛謂之弁頭弁頭即秆頭也曹憲音
牽隰寫傳作雞頭
注有左谷　惠棟曰盧芳傳注引續漢志曰丰水有左右谷
陰盤　惠棟曰前志入本傳皆作槃
鶉觚　惠棟曰前志作觚羣周地圖記云鶉孤縣者秦使太子扶
蘇及蒙恬築長城見此鳥高水泥因欲築城遂以觚爵彙祭也
有鶉鳥飛升觚上以爲靈異用以名縣
北地　惠棟曰顧野王輿地志漢末北地但有富平泥陽二縣魏
晉末丕
注有青山　惠棟曰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居參
䜌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小卿光武本紀建武十一年夏四
月安定屬國胡叛屯聚青山是也
後漢書集解　志二十三　郡國五　十一
姑臧　惠棟曰西河舊事曰番句奴故蓋藏城也後人音訛名姑
臧　案此則臧音藏也
武威　惠棟曰鄭元曰在姑臧城北三百里
樸剽　惠棟曰孟康音蒲環
媼圍　惠棟曰媼孟康音烏老反玉篇又音烏骨切
鸇陰　惠棟曰鸇前志作鶉
租厲　惠棟曰前書武紀及志皆作祖厲李斐曰音嗟賴案司農
未人碑祖字作祖今讀祖
左騎千人官　惠棟曰前志無
觻得　惠棟曰觻孟康音鹿得一作裏見廣韻
刪丹　惠棟曰杜佑曰有焉支山
弱水出　惠棟曰淮南子曰弱水出窮石高誘曰在張掖北塞水
也
日勒　惠棟曰前志作曰
驪靬　惠棟曰說文曰靬從革干聲李奇音遲虔說文又云驪靬
屬武威郡也
番和　惠棟曰番如潘音盤
福祿　惠棟曰前志作祿福案曹全碑云拜酒泉祿福長書志
亦作福祿誤也
表氏　惠棟曰前志作是古字通
樂涫　惠棟曰說文曰涫灂也從水官聲
沙頭　惠棟曰前志作池頭晉志仍作沙
綏彌　惠棟曰前志作綏彌
延壽　惠棟曰前志無
後漢書集解　志二十三　郡國五　十二
敦煌郡　惠棟曰敦應劭音屯
古瓜州　惠棟曰春秋傳有陸渾之戎
拼泉　惠棟曰前志作淵泉
龍勒　惠棟曰杜佑曰縣有葛蒲海一名鹽澤廣袤三百里
注則領五城　惠棟曰何焯曰案止四城未詳
候官　惠棟曰前志曰敦煌縣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
注別領一郡　惠棟曰何焯曰郡當作城
居延　有居延澤古流沙　惠棟曰郡文泰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
外有居延澤居延城高誘呂覽注曰流沙在敦煌西八百里太
康地記曰流沙形如月初生五六日
長子　惠棟曰羅泌曰紂本末年甲國紀年之尚子也案竹書紀
年曰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尚子是也長子丈夫或如字

注章水　惠棟曰章當作漳
屯留　惠棟曰春秋傳襄十八年晉人執孫蒯于純留純音屯徒
溫反
絳水出　惠棟曰桑欽曰絳水逕縣西南東入海澤
注濁漳所出　惠棟曰淮南子曰濁漳出發包高誘曰一名鹿谷
山案鹿若疑即鹿谷也
注晉別宮虒祁猶存　惠棟曰謝本脫存字
涅　惠棟曰前志本涅氏
閼與聚　惠棟曰袁山松曰閼與今梁榆城是也盧湛征艱賦曰
訪梁榆之虛廓兮弔閼與之舊平閼音焉又音煙與音余又音預
壺關　惠棟曰上黨記曰馮亭冢在城西五里
注戲黎　惠棟曰尚書大傳作耆鄒誕生史記作𨜒說文云從邑

後漢書考證　郡國五　十三

勑聲勑古文利
令名平學　惠棟曰謝本作無學註學即古泉字
注上黨記曰城在郡南山中　惠棟曰北宋本無由字案水經注
引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山中由字疑人妄加也
高都　惠棟曰高誘曰韓邑
注天井關　惠棟曰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
焉
注上黨記曰潞濁漳也　惠棟曰闞駰曰冀州浸
猗氏　惠棟曰前志作倚水經作猗案說文云猗上黨猗氏阪也
從邑奇聲
穀遠注上黨記曰有羊頭山　惠棟曰案水經在太原茲氏縣西
沁水所出　惠棟曰沁當作沁鄭元曰水出羊頭山世靡谷

晉陽本唐國　惠棟曰張晏曰堯為唐侯國于中山唐縣則唐本
中山縣名既為天子乃居于晉陽鄰側曰晉大鹵太原大夏參
虛本名大名唐太原晉陽縣也
有龍山晉水所出　惠棟曰淮南子曰晉出龍山高誘曰在晉陽
西南北晉水所出東入汾
注梗陽　惠棟曰梗音古杏反
界休有界山有縣上聚　惠棟曰袁山松郡國志縣有介山有綿
上聚有子推廟水經曰有冠爵津
榆次注左傳謂塗水　惠棟曰春秋傳昭二十八年封徐吾為塗
水大夫杜預榆次前志作塗又左傳石言于晉魏榆服虔曰
魏晉邑榆州里名也鄭元以為即縣之榆次
鑿臺　惠棟曰史記作鑿臺水經注曰縣南側水有鑿臺皆作臺

後漢書考證　郡國五　十四

也戰國策亦作鑿臺高誘曰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
城因發土為臺而其上故曰鑿臺也
鄔　惠棟曰說文曰從邑烏聲字林音乙祛反郭璞三倉解詁音
於於庶反闞駰音厭欲之欲
注韓信破夏說於鄔東　惠棟曰謝本脫東字
注徐廣曰音烏虔反　惠棟曰今史記注徐廣音烏古反
孟　惠棟曰前志作盂案劉戒傳亦從盂
陽曲　惠棟曰晉地道記曰黃河千里一曲此當其陽故曰陽曲
十道志曰後漢末于此置孔泉縣
祁　惠棟曰呂忱字林音上尸反又巨支反
慮虒　惠棟曰虒音虛夷
白土　惠棟曰史記韓王信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黃等立趙

嵩脩超刺為王
離石　惠棟曰水經注曰司馬彪曰呂梁在縣西
美稷　惠棟曰水經注曰湳水出縣東羌人因水以氏之漢沖帝時
羌湳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
中陽　惠棟曰說文曰渦水出縣北河南入河
益蘭　惠棟曰前志作闌
圜陰　惠棟曰司馬貞曰前志作圁續漢志及太康地志並作圜
漢平宋鉦銘曰平周金銅鉦重十六斤八兩背文云平定五年
受圜陰薛尚功曰此鉦乃藏于周後歸圜陰後以授平鉦故再
刻銘耳所謂五年者當是景帝以前未有年號時也顏師古曰
圜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為名王莽改為方陰則是當
時亦誤為圜字其說出于酈道元注水經今常茲器當時所刻

乃為圜字然則師古何所依據遂以為圜字亦臆說也案劉寬
碑陰亦作圜續漢志不應作圁司馬所據本非也棟案顏師之
說皆本韋昭三倉仍作圁也
九原　惠棟曰烏桓傳有高渠谷
文國　惠棟曰文前志作文
河陰　惠棟曰前志作陰
宜梁　惠棟曰闞駰曰郡西南六十里
曼柏　惠棟曰漢官儀曰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此曼音萬
箕陵　惠棟曰何焯曰前志有稒陵無箕陵
成樂　惠棟曰魏土地記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
郡治
武成　惠棟曰前志作城

中陵故屬雁門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
陵城世祖建武二十五年置
陰館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作觀後漢作館今案前書亦作館未
詳
注句注　惠棟曰伏儼音俱包瓝音鉤服虔音朐案呂覽九塞之
十也
武州　惠棟曰崔浩曰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州一作周魏土地
記曰平城宮西三十里武周塞口
汪陶　惠棟曰前志作沍音汪
劇陽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陰館縣東北十百三里
平城注前書高帝被圍白登　惠棟曰孫暢之述畫曰漢高祖被
圍七日陳平使能畫作美女送與冒頓閼氏恐冒頓勝漢其寵

衰說冒頓解圍也姚察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
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
注虖沱之水　惠棟曰案本志虖沱河在安平信都
今呼沱河出縣武夫山　惠棟曰諸本脫出字
夏屋山　惠棟曰前志作賈屋呂覽作夏屋賈夏音相近未詳孰
是也
原平　惠棟曰世本曰成季徙原宋忠曰今原平縣
三封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臨戎縣西一百三十里
大城　惠棟曰前志作成
注置十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漢末大
亂匈奴擾邊自定襄以西盡雲中雁門之間遂空建安中丞相
曹公集荒郡之戶以為縣聚之九原界以立新興郡領九原等

縣屬幷州
涿　惠棟曰應劭曰縣東五十里有陽鄉亭後分爲縣、
故安易水出　惠棟曰水經曰出縣之閻鄉西山
寇水出　惠棟曰酈元曰世祖令耿況擊故安西山賊吴耐蠡符
寇上十餘營皆破之即是水也
北新城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屬中山案前志作成地理風俗記
曰縣東二十里有樊輿亭故縣也
方城　惠棟曰王肅曰有韓侯城
有臨鄉　惠棟曰地理風俗記曰縣南十里又縣東十里有蓋昌
城故縣也
有督亢亭　惠棟曰擬陽之遊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丹使荆軻
齎獻秦秦王殺軻圖亦絶滅今彤地理書載上古聖賢冢地記

自督亢地在涿郡
注永光八年復　惠棟曰諸本皆作永平與又州郡志作永元亦
非
薊　惠棟曰括地志曰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縣西四里寧臺
之下杜佑曰燕國都薊右宮魏土地記曰縣東十里有高梁水
薊　說文作鄭讀若薊
廣陽　惠棟曰謝承後漢書曰世祖與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
昌平　惠棟曰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一百四十里城西有昌平
河
軍都　惠棟曰續漢書曰尚書盧植隱上谷軍都山
桑乾　惠棟曰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西渡桑乾
水

道人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在高柳東北八十里地理風俗記曰
初築此城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爲名又曰城北五十里有養合
鄉故縣也
當城　惠棟曰應劭曰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又西北有延陵
鄉皆故縣
馬城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
班氏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在郡西南百里北俗謂之去留城
狋氏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在高柳南百三十里俗謂之苦力干
城孟康音權精說文曰狋讀又若銀
北平邑　惠棟曰十三州志曰在高柳南八十里俗謂之醜官城
案前志作平邑後漢加北
東安陽　惠棟曰應劭風俗記曰五原有西安陽故此加東

平舒　惠棟曰魏土地記曰在代城西九十里酈元曰祁夷水出
焉即周禮嘔夷之川也
代　惠棟曰魏土地記曰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
注于寶搜神記云云　惠棟曰案水經注說本盧子幹也
注東城　惠棟曰應劭曰城從南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東
城
上谷郡　惠棟曰晉書地道記曰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
沮陽　惠棟曰孟康音沮魏土地記曰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
有九十九泉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山小翮山
潘　惠棟曰魏土地記曰在下洛城西南四十里城西北三里有
歷山山下有虞舜廟
甯　惠棟曰魏土地記曰在廣甯西二十里應劭漢官曰永平八

年初置烏桓校尉也此何焯定作甯棟案後漢自作甯改之集
據
廣甯　惠棟曰魏土地記曰在下洛西北百三十里
居庸　惠棟曰高誘曰居庸在沮陽之東通運都關九塞之一也
酈元曰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
雊瞀　惠棟曰蓋康音句無
涿鹿　惠棟曰魏土地記曰在下洛城東南六十里
注蚩尤城　惠棟曰魏氏土地記曰在城東南六里
注在鼓城南　惠棟曰前書刑法志曰黃帝有涿鹿之戰鄭德曰
在彭城南小顏曰彭城者上谷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鼓當
作彭
注張宴　惠棟曰當作晏字子博中山人
後漢書考證　郡國五　十九
注于瓚　惠棟曰漢書注有臣瓚莫知姓氏酈元謂之薛瓚或謂
之傅瓚劉孝標姚察皆曰于瓚未詳孰是
下洛　惠棟曰魏土地記曰城西南九十里有協陽關
潞　惠棟曰魏氏土地記曰城西三十里有潞河
安樂　惠棟曰酈元曰有丁原山
傂奚　惠棟曰傂前志作虒音題孟康曰字或作傂
上垠　惠棟曰上誤當依前志作土
徐無　惠棟曰遯甲開山圖曰徐無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魏
土地記曰在右北平城東一百一十里
俊靡　惠棟曰依說文當作浚
無終　惠棟曰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
陽樂　惠棟曰應劭風俗記曰故燕也魏土地記曰在海陽城西

南秦始皇二十二年置
海陽　惠棟曰魏氏土地記曰令支城南六十里
令支　惠棟曰酈元曰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遼西郡令支隸
焉應劭曰令音鈴亦作離支令離聲相近也
孤竹城　惠棟曰爾雅作觚竹四荒之一也齊語曰北伐山戎刜
令支斬孤竹括地志曰孤竹殷諸侯
肥如　惠棟曰高帝六年封蔡寅爲侯爾邕十四世祖也
注碣石之山編水出焉　惠棟曰編一作絕案碣石爲縣後漢
罷屬臨渝文穎云
襄平　惠棟曰水經曰大遼水出塞外白平山東南入塞過縣西
候城　惠棟曰何焯曰案下候城既屬元菟郡不當仍列于此
西安平　惠棟曰何焯曰涿郡有安平故此加西當縣復加東
後漢書考證　郡國五　廿
汶　惠棟曰前志作文
注山海經曰遼水出白平東郭璞曰出塞衛白平山　惠棟曰案
今山海經去潦水出衛皋東衛皋山名轉寫既久用析皋爲白
平復誤衛爲衛遂令此字義無所附桑欽水經亦作白平
西蓋馬　惠棟曰鳥前志作馬案東夷傳當作馬
朝鮮　惠棟曰山海經曰在列陽東海北山南
誹　惠棟曰說文作誹
浿水　惠棟曰水經及前志皆作浿十三州志曰在樂浪東北浿
音旁沛反
占蟬　惠棟曰前志作黏
遂城　惠棟曰前志作成晉志曰秦築長城之所起
列口　惠棟曰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

樂浪朝鮮取名于此方言曰朝鮮洌水之間蘇林曰渡海允得

洌中縣

鏤方　惠棟曰許慎曰浿水出縣東入海一云出浿水縣十三州

志曰縣在郡東

樂都　惠棟曰前志無

昌遼故天遼屬遼西　惠棟曰前志遼西無天遼縣案闞駰十三

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又案前志遼西郡有交黎縣

應劭曰今昌黎然則昌遼當作昌黎天遼當作交黎應時崑山

顧君炎武撰日知錄于昌黎一條下紛紛辨論曾未覺悟交黎

之即昌黎也又案通鑒注曰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後漢屬遼

東屬國都尉則知胡氏所見之本尚未舛謬也晉志曰昌黎漢

屬遼東屬國都尉

賓徒　惠棟曰前志作徒晉志仍作徒

無慮　惠棟曰顧炎武曰案遼東有無慮縣此不應重出棟案此扶

黎也後人傳寫誤耳鮮卑傳曰鮮卑寇攻扶黎營注曰扶黎縣

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今兩漢志無扶黎縣而遼東

不應有兩無慮又扶黎之誤也又案鮮卑傳曰鮮卑寇遼東屬

國烏桓校尉耿曄移屯遼東無慮城非之明屬國扶黎不作無

慮也

險瀆　惠棟曰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臣瓚曰險城在樂浪郡浿

水之東

番禺　惠棟曰張勃吳錄曰縣有禺山尉佗所葬

博羅　惠棟曰沈約曰博羅二漢皆作傅字晉太康地志作博案

此則班馬本書皆作傅羅後人誤爲博也

注自會稽浮往博羅山　惠棟曰何焯曰羅字衍

揭陽　惠棟曰周書王會曰海陽大蟹羅泌曰漢揭陽縣

增城　惠棟曰沈約曰前漢無

鬱林　惠棟曰廣州記曰建安二十三年吳分鬱林立寧浦郡

廣鬱　惠棟曰水經曰溫水東至縣爲鬱水

中溜　惠棟曰前志作留音力救反

定周　惠棟曰酈元曰牂牁無斂水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縣

爲周水

增食　惠棟曰酈元曰有文象

領方　惠棟曰沈約曰吳改曰臨浦

注建安二十五年　惠棟曰五一作三

臨元　惠棟曰前志及州郡志皆作允

朱崖　惠棟曰前志作朱盧

交阯郡　惠棟曰楊孚異物志曰交阯有橘官長一人秩三百石

主歲貢御橘沈約曰建安八年改爲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

年徙治南海番禺縣

嬴𨻻　惠棟曰沈約曰嬴力知反小顏曰上字並音來中反

定安　惠棟曰前志作安定林邑記曰外越安定紀粟望都刑郡

志仍作宋安

苟漏　惠棟曰州郡治作句

麊冷　惠棟曰麊說文作麊從米尼聲小顏音糜零

曲陽　惠棟曰前志及州郡志皆作易古陽字

咸驩　惠棟曰前志作驩古歡字

無功　惠棟曰前志作無切馬援傳仍作功

日南郡 惠棟曰論衡曰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
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
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
西卷 惠棟曰前志作捲
朱吾 惠棟曰晉書地道記曰去郡十百里
盧容 惠棟曰康泰扶南記曰從日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盧容
浦口出也
比景 惠棟曰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己下言爲身所庇也
明帝置郡一 惠棟曰永昌
章帝置郡國二 惠棟曰晉志曰任城吳郡何焯曰順帝分會稽
置吳郡此云章帝未詳
和帝置三 惠棟曰濟北廣陽
後漢書參證 郡國五 十三
凡郡國百五 惠棟曰晉書志曰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用
舊九十六火前漢三凡郡國百有八也 棟案前漢郡國十百十
十十也
沖帝丰世紀永嘉元年 惠棟曰何焯曰永嘉無二年當作元
古今注光武中元二年 惠棟曰謝本脫而今注三字
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五百七十三 惠棟曰近本
當作十
本小 惠棟曰宋錄地理志中縣多既其姦敘人有洽名言以解
本名色赤黑味苦屬此名著劇
巴郡注建安六年劉璋分巴 臣名南曰按劉緒當作劉璋璋分
巴東巴西二郡蜀志可考
魚復注左傳文十年魚人逐楚師○左傳是文公十六年事此脫

六字
涪陵出丹注從枳南折丹涪陵水與楚商於之地接 臣名南曰
析丹水皆縣名與涪陵相接注當云從枳南入析丹水涪陵與
商於之地接也析誤作折丹涪陵水又倒其字遂不可解
雒州刺史治 臣名南曰按雒是一字縣名前書可證又本書李固
傳出爲廣漢雒令是也各州刺史治例無州字此州字衍又漢
陽郡隴州刺史治亦衍州字
永昌郡注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 臣名南曰按本書永平十
二年以益州徼外哀牢王内附置永昌郡是十二年上脫十字
廣漢屬國都尉注故北部都尉屬蜀郡 臣名南曰按屬蜀郡應
是屬廣漢郡之訛陰平甸氐剛氐三道舊屬廣漢陰平道即廣
漢北部都尉治也前書可證
後漢書參證 郡國五 二十四
臨洮注本傳縣馬防築索西城○此注縣字疑衍
望恒○前書作望垣
略陽有街泉亭注街水故縣首○街水故縣當作街泉故縣
胡邪注郭璞注山海經曰涯水出縣西丹頭山入渭 臣名南曰
按丹頭山當作升頭山各本俱誤
鶉陰○前書作鶉陰
祖屬○前書作祖厲
拼泉○前書作淵泉
張掖屬國注安帝時別領五城 臣名南曰按下列候官左騎千
人司馬官千人官皆官名非城名也前志張掖領十縣後志領
八城其居延別爲居延屬國顯美改屬武威郡未知張掖屬國
所領之五城爲何名也

張掖居延屬國注安帝別領一郡○郡字何焯校本改城
壺關注今名平澤○本亦作無睪何焯校本改平睪
泫氏注白城在郡南山中○何焯校本削白
穀遠注沁水所出○沁前書作沁
埒○何焯校本改埒
大城○何焯校本城字去土傍
廣陽郡注永平八年復　臣召南曰按和帝永元八年復非永平也按此注昭帝更名為郡之下尚缺宣帝復為國五字蓋本始元年更為廣陽國至光武始并入上谷郡耳
汝○何焯校本減去氵按前書作文
高句驪注出塞外御白平山○御當作衡
西蓋烏○前書作西蓋馬　臣召南曰按本書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太山之東知此作烏誤

候城　臣召南曰按顧炎武救文格論曰候城改屬元菟而遼東復出一候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不千城矣
占蟬○前書作黏蟬
遂城○前書作遂成
遼東屬國　臣世駿按此郡獨無戶口
昌遼故天遼屬遼西　臣召南曰按前志遼西無天遼縣顧炎武考古錄疑此志昌遼故天遼五字當作昌黎故交黎是也又考安帝紀鮮卑攻夫黎營章懷注曰夫黎縣名屬遼東屬國鮮卑傳又作扶黎注文同然則前漢名交黎後漢名夫黎又改曰昌黎也疑此志當作昌黎故夫黎夫與天字形相近

賓徒○前書作賓從
臨元○前書作臨允
朱崖○前書作朱盧
羸膢○羸應作羸前書孟康曰羸音蓮則作羸字非也
無功○前書作無切

續漢書旁證

郡国志五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漢中郡 錢大昕曰襃中注有唐公防祠 防當作房漢人隸書房或作防因譌為旨旁

巴郡 錢大昕曰注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穎分巴為二郡 按初平紀元止于四年巴記云六年者誤也趙穎三国志作趙韙

以墊江為治所安漢以下為永寧郡 錢大昕曰按華陽国志趙穎建議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治安漢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是安漢墊江同在巴郡之內而安漢且為郡治穎為安漢人故欲移巴郡之名於安漢也此文似有誤

劉璋分巴以永寧為巴東郡 錢大昕曰按華陽国志改永寧為巴郡非巴東也

廣漢郡 錢大昕曰德陽 前志無

蜀郡 錢大昕曰八陵 前志有蠶陵無八陵晉志亦作蠶陵

犍為郡 錢大昕曰南安有魚泣津 瞻之云泣當作涪吳漢傳漢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于魚涪津注云在南安縣北臨大江（劉昭注引蜀都賦注作魚符津符涪聲相近也）

荷節 錢大昕曰前志有符無荷節疑荷乃符之譌而衍一節字也水經江水東過符縣注引符有先絡僰道有張帛是後漢亦名符縣矣或謂東京改名符節晉時復為符者非也

牂牁郡 錢大昕曰進乘 前志作進桑

越巂郡 錢大昕曰三縫 前志作三絳

益州郡 錢大昕曰毋掇 說文掇从木此从手誤前志亦作掇

同瀨注地道記曰銅虜山米水所出 錢大昕曰前志云談虜山迷水所出銅談聲相近米即迷也縣葢以山得名瀨虜聲亦相近前志同作銅

廣漢屬国都尉 錢大昕曰都尉上字衍

隴西郡 錢大昕曰鄣 前志無

漢陽郡 錢大昕曰顯親 前志無光武封竇融弟友為侯国

武都郡 錢大昕曰羌道 當云故屬隴西

安定郡 錢大昕曰烏枝 前志作烏氏師古讀氏為支梁統傳亦作烏氏

酒泉郡 錢大昕曰福祿 前志作祿福魏志龐淯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事去祿福趙君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曹全

碑亦云拜酒泉祿福長則知作福祿者誤也

表氏 錢大昕曰前志作表是是氏古通用也靈帝紀光和三年表是地震涌水出

沙頭 錢大昕曰前志作池頭魏志閻溫傳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

延壽 錢大昕曰前志無

敦煌郡 錢大昕曰拼泉 當作淵泉

張掖居延屬国 錢大昕曰居延注獻帝建安末立為西海郡 按晉志西海郡故屬張掖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雍州部已有西海郡是西海辛郡不始建安之末也

太原郡 錢大昕曰榆次有鑿臺注引史記曰韓魏殺智伯埋于

鑿壺之下　壺當作臺字形之譌
五原郡　錢大昕曰河除　當作河陰
雲中郡　錢大昕曰箕陵　前志無
右并州刺史部郡九注古今注曰建武十一年十月西河上郡屬
魏　錢大昕曰魏字誤按光武紀建武十一年省朔方牧并并
州此西河上郡必朔方刺史所部至是始屬并州耳班史馮野
王為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之是上郡屬朔方部
之證也注文當有脫漏又因下引魏志而衍一魏字耳
涿郡　錢大昕曰北新城　當云故屬中山
廣陽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　錢大昕曰和帝紀永元八
年九月復置廣陽国此永平當為永元之譌
代郡　錢大昕曰北平邑　章帝女平邑公主章懷注平邑屬代

郡前志無北字
上谷郡　錢大昕曰甯　前志作寧古書寧與甯通廣甯縣前志
亦作廣寧
漁陽郡　錢大昕曰傂奚　前志作厗奚
遼東郡　錢大昕曰無慮　此下當有有醫無慮山五字
候城　錢大昕曰按元菟郡有候城云故屬遼東則此候城為衍
文矣
樂浪郡　錢大昕曰樂都　前志無
遼東屬国　錢大昕曰昌遼故天遼　洪亮吉曰水經注白狼水
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云交黎也應劭曰今昌黎然
則昌遼故天黎當作昌黎故交黎也予謂黎遼聲相近故昌黎
亦作昌遼猶烏氏為烏枝厗奚為傂奚也

無慮有醫無慮山　錢大昕曰晦之曰安帝紀元初二年鮮卑圍
無慮縣又攻夫犂營注云無慮屬遼東郡有醫無慮山因以為
名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国鮮卑傳注亦同惟夫犂作扶黎然則章懷所
見本遼東屬国有夫黎無無慮也無慮既屬遼東不應重出竊
意此無慮當是夫黎之譌因聲相近而誤耳此有醫無慮山句
當移於遼東無慮之下
南海郡　錢大昕曰增城　前志無
交阯郡　錢大昕曰麊泠　說文作羌泠
漢書地理志凡郡国百三世祖中興省郡国十明帝置郡一章帝
置郡国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屬国別領比郡者六至于孝順
凡郡国百五　錢大昕曰今以志攷之世祖省郡国十廣平真
定河間城陽泗水淄川高密膠東六安廣陽也明帝置永昌郡

章帝置任城国和帝置濟北河間廣陽三国安帝置蜀廣漢犍
為張掖居延遼東屬国順帝置吳郡合之得郡国百有五此失
載順帝所置之郡又稱章帝置郡国二故總數雖合而實不合
也然章帝所置任城国之外尚有阜陵一国則其云置郡国二
者本自無誤而志不載阜陵者或所據版籍正在永嘉本初之
間阜陵絕而未繼之時乎
巴郡　錢大昕曰涪陵注漢時赤田軍常取其民　惠氏棟曰田
當作甲見華陽国志
充国永元二年分閬中置　錢大昕曰前志本有充国縣此疑誤
越巂郡　錢大昕曰會無注特產好犛牛　犛當作犀華陽国志
云特產犀牛
漢陽郡　錢大昕曰冀有緹羣山　五行志王莽末天水童謠曰

出吴門望緦群吴門巽郭門名也緦群山名也

武威郡　錢大昕曰左騎千人官郡領十四城左騎千人官蓋別居一城并姑臧等十三縣數之為十四城也至張掖屬国別領五城以志攷之惟有矦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而不領縣以左騎千人各一城又別有千人官一城與矦官司馬官為五城矣與武威之左騎千人官為一城者互異

上谷郡　錢大昕曰涿鹿注世本云在鼓城南　惠氏棟曰鼓當作彭前書刑灋志黃帝有涿鹿之戰鄭氏曰在彭城南師古曰上谷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

南海郡　錢大昕曰博羅　惠氏棟曰沈約云博羅兩漢皆作傅字晉太康地志作博案此則司馬本書作傅注家誤改博耳大昕案今本漢書亦作博

續漢書旁證　一郡国志五　五

交趾郡　錢大昕曰十二城　陳氏景雲曰交趾鬱林二郡皆逸戶口之數攷建武中馬援既平交趾請分西于縣為封溪望海二縣時西于一縣戶已有三萬二千合餘數縣計之戶口之緐必甲嶺表諸郡矣

三史　王鳴盛曰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按三史謂史記前後漢書而後漢則指謝承或華嶠書

省并朔方　王鳴盛曰司隸校尉自為一部其餘豫冀兖徐青荆揚益涼并幽交分為十二州州各自刺史總統之合司隸共為十三部此制已詳前書後漢同惟朔方刺史於建武十一年省并交州見光武紀及郭伋傳與前漢異

郡國太守刺史治所　王鳴盛曰郡國志敍首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郡太守所治之縣自宜先書此例甚當前志每郡先書者不必定太守治則太守所治宜逐郡詳書之乃都尉治則書太守治不書此前志之不如續志者至刺史治續志皆詳書之而前志亦不書說已見前若都尉前志有治所續志無者百官志言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注云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故郡國志無其治所

司隸校尉部獨為一卷其治所自當在雒陽故不注劉昭於卷尾注引漢書舊儀曰司隸治所此例之異者漢舊儀或出衛宏或出應劭或出蔡質皆不可知書字誤衍至交州部蒼梧郡所屬廣信縣下注云漢官曰刺史治去雒陽九千里此刺史治主字疑是司馬彪原注蓋劉昭既用小字注此志乃以司馬氏原注進為大字見昭自述則此刺史治似當為大字在注之上傳寫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誤移入注矣非司馬氏獨漏此州也若九江郡所屬歷陽侯國大字云刺史治而壽春縣下小字云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一千二百里與志不同二說之所以不同者何氏焯謂志據中興以後漢官據末年攷志據永和五年而交州注引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治嬴陵縣元封五年移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元封前漢武帝號以此例之可見志據永和而漢官亦不據末年若據末年何不書交州刺史治於番禺乎何說未的

各州皆書刺史治惟益州廣漢郡雒縣涼州漢陽郡隴縣獨書州刺史治多一字亦宜刪歸畫一

世紀荒誕　王鳴盛曰郡國治劉昭注所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禹九州之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又言民口一千三

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又言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非天王九嬪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人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此等實數皇甫謐從何處得來乃言之鑿鑿如是試思虞夏及周成王年數尚且不可知乃詳述其地之頃數民之口數豈不可笑謐之謬妄乃爾而劉昭信之可謂愚矣又云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按班志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與謐言俱不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合謐之荒誕肆臆妄造率具著述多不傳而引見他書者尚足惑人故辨之

郡國建置沿革非劉昭注　王鳴盛曰河南尹下小字注云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其下繼以應劭漢官曰尹正也云云又其下則大字云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各郡國仿此但河南雒陽是京師各（故）郡國於沿革下又多去雒陽若千里一句愚謂前志每郡下必小字系以建置沿革其下若有顏注則以師古曰三字別之其下則大字書戶口若干蓋前志凡班氏本注亦用小字因顏注既有師古曰三字為識別不慮其相溷也而戶口數却作大字書之續志既取司馬氏本注進為大字而各郡國名下小字建置沿革即班氏遺規故仍其舊不進大字若以秦三川郡云云為劉昭注則非矣

郡國名下本注亦作小字與昭注無別而仍有別者本注不引他書昭引他書以隔之其有不引者濟北國加臣昭案字琅邪國遼東郡下加案字其清河國桓帝云云丹陽郡孫權云云犍為郡劉璋云云益州郡諸葛亮云云張掖郡獻帝云云無識別例有小出入要皆彪語非昭注而大字則專主永和五年但濟北國琅邪國既插入臣昭案云云而其末雒陽里數一句仍彪本注閒厠錯襍珠為眩目

郡國去雒陽里數　王鳴盛曰各郡國皆注在雒陽東西南北若千里此前志所無而甚有理但又有闕書者右扶風魯國常山國北海國太原郡上黨郡五原郡雲中郡定襄郡朔方郡廣陽郡凡十一郡國此自亂其例也又凡屬國皆不注去雒陽若千里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一句而遼東屬國獨有之例皆不定舊唐書地理志各州府下皆言至京師里數法續漢志也

刺史治去雒陽里數　王鳴盛曰太守所治既注去雒陽里數而刺史總統一部反不注此司馬之闕漏攷劉昭每條輒采漢官注之乃又有如山陽郡昌邑縣兗州刺史治東海郡剡縣徐州刺史治齊國臨菑縣青州刺史治九江郡歷陽侯國揚州刺史治廣漢郡雒縣益州刺史治太原郡晉陽縣并州刺史治凡六處皆失注去雒陽若千里此似劉昭之自亂其例矣詳攷之昌邑剡縣臨菑雒縣晉陽皆先書者則皆太守治也而刺史亦治之又有如廣陽郡薊縣蒼梧郡廣信縣皆刺史太守同治一縣者此制似後漢則然而前漢未必爾俟再攷昌邑等四縣既為刺史太守同治則注于郡下不必復注于縣下此不得謂劉之

自亂其例也并前條所擿廣陽之薊縣既注於縣下亦不必復注於郡下亦不得譏劉之自亂其例矣但太原之晉陽郡下縣下皆無此一句則何以解乎蒼梧之廣信郡下注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縣下注去雒陽九千里彼此不同則又何以解乎司馬氏既多罅漏劉昭欲推明司馬氏之指而反滋疑竇如此可見古人著述能無遺恨者亦少

城即縣　王鳴盛曰前志大字戶口下提行重起書縣若干續志則郡國名小字沿革之下即用大字先書若干城然後連書戶口若干城即縣若干

志據永和　王鳴盛曰河南尹下戶口據永和五年永和順帝號也則疑郡國建置亦據此年但志宜據最後為定故前志據元始永和以下漢運尚有八十年不知何以據此志尾總論亦言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順帝蓋司馬氏偶得永和之籍遂據之而以後之籍未之得故也劉昭云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即為本乎此意昭已見之今歷考郡國下小字本注各屬縣下大字本注或言某帝所置或言某帝所更名或言某號某年改皆在永和五年以前閒有下及永和三年者而從無五年以下則知此志以永和五年為定至漢末事仍有偶見者要無害於大字之為專主永和如清河國注桓帝建和二年改為甘陵然大字仍書清河則可見

國隨郡次　王鳴盛曰前志每郡注屬某州既不如續志徑分各州之直捷而將各國總聚於各郡之後遂致東西閒隔南北錯互亦不如續志隨各國道里附近之郡編次為愜當

郡國襍辨證　王鳴盛曰河南尹穀城瀍水出瀍字說文水部無新附亦無今禹貢洛誥前後漢皆有此漢俗字或出魏晉古當止作廛

河南尹之末監本有平縣汲古脫此一縣則與上文二十一城不合

河內郡州平睪州下當空一格誤連

修武有潰城潰當作隤注同

共本國淇水出注引博物記曰有綠竹草即衛風淇澳菉竹

河東郡濩澤有祁城山按祁城前志作析城此誤

京兆尹長安注長安城方十三里十三城門按亦作六十三當作

又安帝永初四年置京兆虎牙都尉居長安此志不載

有蘭池注刻石為鯨當鯨

錢大昭曰隸續劉寬碑陰永安長京兆下圭駱口伯彥又有京兆下圭六人前志京兆有下邽今郡國志無疑司馬氏脫此一縣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或中葉以後省按鄭縣注引黃圖云下邽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此志本據永和五年其時已省下邽至桓帝始復而劉寬碑立於靈帝中平二年錢云司馬脫非也謂中葉省是也據此益可見郡國皆載永和五年

右扶風汧有吳嶽山本名汧汧水出按今禹貢作岍說文無岍字此云本名汧謂山名汧也

安帝永初中置扶風都尉居雍縣獻帝省都尉分置漢安郡此志於都尉本略不載故雍縣下無都尉而獻帝所置則以此志據永和故不載

美陽注成王有岐山之嵬山當作陽

周城注南有周源源當作原

潁川郡潁陰有岈亭岈當作岍

梁國碭山出文石按碭縣名山出文石注也後漢未嘗改縣名後
人誤讀遂謂後漢改名碭山非也
薄故屬山陽所都按梁王傳云建初四年以濟陰之薄益梁濟陰
二字誤此刻所都上脱湯字
沛國注秦泗州郡按沛國即前沛郡所屬縣以前志參對不見者
多疑皆光武所省泗州據前志當作泗水
沛縣孔宙碑陰作小沛
蘄高祖擊黥布於會甄甄當作甀
公丘本膠國膠當作滕
紅縣注地道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按紅前志作虹與虹同
昭八年蒐于紅杜曰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據此不當
在虹縣注恐非　郡國志
續漢書旁證
太丘按故敬丘明帝更名
陳國注高帝置為淮陽章和二年改屬縣扶樂無注案此當注云
故屬汝南建武五十年以汝南之扶樂益淮陽國
長平故屬汝南案建武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益淮陽國
魯國所屬有魯國下空一格又云奄國案當以魯字為句下脱本
字國下奄上是故字誤空一格
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十九按侯國上疑脱公字以宋
為公國也
常山國高邑刺史治注法雒陽一千里法當作去
中山國毋極毋當作毋
安國無注按延熹元年屬博陵郡此永和後事故不載下倣此
蠡吾故屬涿按延熹元年屬博陵郡

又見

安平國注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屬縣首列信
都按信都延熹元年屬博陵郡
觀津司馬氏無注按當注云故屬清河建初四年以清河之觀津
益樂成
饒陽故名饒屬涿安平故屬涿南深國故屬涿按南深國國當作
澤建初四年以涿郡之饒陽安平南深澤益樂成國故此三縣
皆注云故屬涿也安平南深澤延熹元年又屬博陵郡
河閒郡郡當作國
高陽故屬涿案延熹元年屬博陵郡
陳留郡濟陽注光武王王當作生
酸棗注東二十八年下少名字
祭城注僖二十八年會盟宛濮注曰近濮水會上脱衛字注[illegible]當　郡國志
續漢書旁證
作杜預曰下倣此
東郡臨邑有沛廟沛當作泲
竿城注前書故發干城城當作縣
東平國章壽張章下當空一格誤連
泰山郡茬侯國國下當空一格此與下萊蕪誤連
萊蕪有原山淄水出按此淄水當作淄水傳寫誤作淄但說文亦
無淄字前志止作甾
濟北國茌平茌當作茬
山陽郡鉅野有大野澤注縣西南有郥亭按郥當作溴
濟陰郡成陽成當作成
兗州刺史部郡國八案前淮陽國屬兗州今續志無其縣有入陳
留者

琅邪國琅邪注起越紀或改越絶其實此書名曰經
廣陵郡注建武中省泗水國以其縣屬而所屬凌縣本注云改屬
泗水橐此所言泗水國與秦所置之泗水郡無涉但前志泗水
國所屬有三縣今惟凌改屬餘皆不見疑光武省
東陽改屬臨淮此下誤空一格當與下文有長洲澤云云連書
濟南郡注故齊此所謂改者指秦時言之非西漢也蓋濟南郡之
地在秦時本齊國地文帝分為濟南國景帝又為濟南郡耳此
志又有齊國注云秦置者意與濟南注同而小異其文以濟南
與齊國雖同為齊地而齊國治臨菑乃其本都故也續漢之齊
國即前漢之齊郡蓋西漢改國為郡後漢又改郡為國耳若王
莽又改前漢之齊郡為濟南則任意紛更淆亂名實殊為可憎
鄃平東朝陽平下當空一格誤連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北海國注建武有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有當作省
下密安帝復拒復下當空一格誤連
東萊郡牟平惤平下當空一格誤連
盧鄉長廣鄉下當空一格誤連
齊國即前齊郡但所屬之縣有光武省去者此類多有不悉出
南郡江陵注孫叔敖冢在城中四十里中當作東
中盧注阜厭可小小便阜當作皋上小當作少見水經注
印侯國印當作邱
江夏郡沙羨邾羨下當空一格誤連
下雉蘄春雉下當空一格誤連
鄂平春鄂當空一格誤連
零陵郡零陵注雍水當作灌水
洮陽都梁陽下當空一格誤連
長沙郡湘南注禹橐其文治水文下脱以字
下雋羅雋下當空一格誤連
丹陽郡丹陽疑郡縣名俱當作楊
涇歙涇下當空一格誤連
盧江郡襄安皖安下當空一格誤連
安豐注引杜預曰有雞備亭備或改人今注疏本仍作備
會稽郡注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立郡吳當作立吳郡
鄮烏傷鄮下當空一格誤連又注分縣南鄉為長山縣長當作常
餘姚句章姚下當空一格誤連
鄞章安鄞下當空一格誤連
吳郡吳震澤注中有句山句當作包又大雷小雷周處曰舜漁澤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一
之所荏昭橐此僻在成陽是也愚謂昭辨舜漁在成陽不在此
何得反言是也必有誤
餘杭注顧來當作顧夷
毘陵北江在北闕此益知前志但云江在北無北江之稱者實脱
落也
何氏焯曰吳郡圖經續記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以浙
江中流為界故餘杭富春皆屬吳郡但前書有錢唐靈帝時朱
雋封錢唐侯而今志無之按戴僎就揚州刺史歐陽參收就于錢
唐獄明當時未嘗并省蓋闕文也愚謂順帝永建云云乃本志
文何氏不引而但引圖經續記未長文之言稍嫌無根錢唐蓋
於後漢初曾并省郡國志係據順帝永和永和以後蓋又復置
靈帝之事不足相難而何氏據之何氏似不知志據永和者至

元

戴就見獨行傳因揚州刺史歐陽參遣部從事薛安案會稽太
守成公浮臧罪收就繫獄及事白就爲後會稽太守劉寵所舉
攷循吏傳寵自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轉宗正大鴻臚延熹
四年代黃瓊爲司空延熹是桓帝號四年上距永和五年已二
十二年則就在錢唐獄必是永和五年以後復置錢唐縣耳當
永和五年前錢唐固嘗幷省故志無之何云未嘗幷省而志闕
文恐誤歐陽參爲刺史公成浮爲會稽太守疑亦必在永和以
後但未有據俟再攷

豫章郡南野有臺領山臺下誤空一格當與領字連書
歷陵有傅易山當作傅易山
彭澤縣下空一格然後書彭蠡澤在西誤當連書
平都侯國故安平石陽安平下當空一格誤連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漢中郡上庸本庸國房陵庸國下當空一格誤連又房陵注建安
十三年別屬新城郡屬當作置
巴郡注劉緯分巴緯當作璋
江州注引杜預曰有塗山禹娶塗山按塗山在今鳳陽府懷遠縣
古今沿革不常異說已不勝其繁若依杜預則又在巴郡矣或
疑娶塗山與會諸侯之塗山是兩處予則直疑杜說乃妄造耳
廣漢郡雒縣州刺史治案劉焉傳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益州賊
馬相殺綿竹令進攻雒縣殺郗儉是州刺史治雒縣之證也
蜀郡湔氐道湔當作湔
犍爲郡江陽注潛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通剛山下因南
潛出剛當作岡因當作西
越嶲郡作奏奏當作秦

益州郡滇池黑水祠注水見溫泉有白蛸山淮有蛸淮字當作涯
石室山出錫盤町山出銀鉛按錫下誤空一格宜連書
梇棟梇作弄
永昌郡邪龍雲南龍下當空一格誤連
蜀郡屬國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改下誤空一格當連
書又注沬水從西來沬疑當作沫西當作邛
嚴道有邛僰九折坂僰疑當作峽又注王陽行步步當作部
隴西郡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金城下誤空一格當連書
漢陽郡冀有緄羣山有雒門聚山下誤空一格當連書
西注引鄭康成尚書注西在隴西西今謂之入充山入充山當作
兗山傳寫誤分一字以爲二又於从口从儿之上誤加亠詳後
案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武都郡上祿故道祿下當空一格誤連
安定郡朝那注涇水出縣西丹頭山丹當作幵
武威郡鸇陰鸇當作鶉
祖厲當作祖厲
酒泉郡安彌故曰綏彌綏當作綏
敦煌郡敦煌古瓜州古上誤空一格當連書
張掖居延屬國注安帝別領一郡郡當作城
涼州刺史部郡十二郡下脫國字
上黨郡長子注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關城
都尉所治又屯留絳水出注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案
若論水道鹿谷山濁漳出云云亦當在長子之下不當入屯留
郡道元亦誤劉昭不足以知之詳予尚書後案

銅鞮注晉別宮墟關猶有北城猶下脫存字
沾縣注山海經有少山云云郭璞云在沾按當云在此
壺關注今名無畢當作平畢
泫氏有長平亭注史記曰白起破趙長平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
山中百二十里按白城白字衍
穀遠注羊頭山沁水所出泌當作沁
太原郡晉陽晉水注杜凱曰杜下脫元字
榆次注左傳曰謂塗水曰字衍
千離茲氏離字下當空一格誤連
慮虒當注云音盧夷
西河郡注離陽北千二百里也也字衍
五原郡文國文當作文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成宜之下西安陽之上當空一格此誤空二格
鴈門郡埒當作埒
馬邑注秦人築城乃不崩其地當作一地（城崩數矣有馬馳走其地周旋[illegible]依以築城）
朔方郡大城城當作成
廣陽郡注高帝置為燕國昭帝更名為郡世祖省幷上谷永平八
年復按據前志昭帝更名當句絕為郡當句絕此下當增一句
云宣帝更為國然後接世祖云云復字下當增為郡二字
上谷郡潘永元十一年復當按復字下當空一格誤連甯當作寧
廣甯當作廣寧
涿鹿注張宴曰宴當作晏
右北平郡俊靡無終靡下當空一格誤連
遼東郡汶當作文

芝

元菟郡西蓋烏烏作馬
樂浪郡溳水溳當作浿
遼東屬國賓徒徒當作從因下有徒河相涉而誤
交趾郡定安前作安定
九眞郡無功前作無切袁宏後漢紀第七卷光武帝建武十九年
作無功疑以功為正
總論劉注抵梧　王鳴盛曰志尾總論劉注多所抵梧總論云至
於孝順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
五萬二百二十注引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
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永和孝順帝號也此
數已與大字總論不合此下又引帝王世紀永嘉元年（永嘉沖帝號元年汲古作二年從義門何校改）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含永嘉
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覈精審復非謬記未詳孰是
愚謂志例應載極後非極盛永嘉既在後且又較盛固應載或
偶得永和籍不得永嘉亦可但皇甫謐慣造偽言為鬼為蜮此
應劭更難憑依劉乃云校覈精審愚矣此下又引伏无忌所記
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按以應劭數皇甫加若干算應戶一千
一百七十五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六千一百八萬六千二百
二十四又與伏无忌不合劉昭總為皇甫謐所誤耳豈知謐專
以夸誕欺人高祖父太公尚為製名字諱妄如此其言何足信
前所云汲古以元年為二年必又是南宋書坊妄改因數不合
以此彌縫之

博陵郡　王鳴盛曰前漢地理志涿郡屬縣有安平遼東郡屬縣有西安平菑川國屬縣有東安平按遼東地大約在涿郡之北耳未必在其西是以王莽改名北安平而師古於東安平下引闞駰云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博陵安平即涿郡安平也蓋涿郡安平不言方向最(是)在前餘兩安平則以東西分列之但漢志實無所謂博陵郡闞駰特借後名以言前事耳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有博陵太守孔彪碑立於靈帝建寧中而續漢郡國志亦無所謂博陵郡惟後書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李賢注云博陵郡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後徙安平唐博野縣據　皇輿表乃兩漢蠡吾縣今之蠡縣與今之博野縣名同地異(二縣今並屬直隸保定府)博陵郡名實此(始)於此水經第十一卷滱水東過博陵縣南酈道元注云博陵縣即古陸城漢武帝元朔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為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為縣又置郡焉漢末罷還安平酈說如此考後書質帝乃勃海孝王鴻之子翼乃桓帝之父置郡乃桓帝事非質帝酈注於此大謬而其餘亦多可疑并後書桓帝紀亦有疏漏何則孔彪碑陰及靈臺楊著等碑陰所列博陵郡所屬之縣有連署博陵者上為郡名下為縣名而此縣外又有安國蠡吾信都安平南深澤高陽凡七縣碑乃當時所刻必不誤(惟楊震碑陰列有博陵三人此乃指郡名非縣名不可據)今續志無博陵縣而安國蠡吾二縣屬中山國高陽河閒國惟此外三縣屬安平國耳然則酈何以但言罷還安平而不及中山河閒乎意者續志但據順帝永和五年其時諸縣分隸三國而漢末罷還之時又俱割入安平乎可疑一也酈謂博陵縣即蠡吾縣博陵縣實置於此是說下與李賢合矣但又以為即陸成縣而前志陸成屬中山國王子侯表有陸城侯貞其蠡吾縣自屬涿郡則非一地無論陸成是縣三國志以為涿縣之亭誤不待言而如酈說則是博陵也陸成也蠡吾也三者實一矣恐非此縣似與陸成無涉且續志之所以無博陵郡博陵縣者以其據永和不及延熹所置故也而亦無陸成縣豈後漢初又併陸成入蠡吾乎可疑二也姑勿論又據各碑陰所列博陵郡屬縣以攷前志蠡吾安平南深澤高陽皆屬涿郡安國屬中山國信都屬信都國若續志所列則與前志不同已詳上文此永和制也延熹當無大異然則桓紀當言分中山安平河閒置博陵何以但言中山乎故曰亦疏漏也至博陵本治漢蠡吾唐博野而李賢云後徙安平者據　皇輿表安平縣漢屬

續漢書旁證　郡國志

涿郡東漢屬安平國曹魏仍屬博陵郡晉為博陵國治元魏屬博陵郡高齊為博陵郡治故李賢云云也桓帝暫立此郡不久即罷乃魏晉以下則復置之遂使博陵之名甚著且久而安平實為所治故唐人遂錯互言之如崔元暐封博陵郡王其從孫戎李商隱稱為安平公而哭以詩云大人博陵王名家是矣予始問錢坫坫善讀書稍開予予又自考得其詳

壹輯 13－682

〔清〕錢大昭撰

後漢書補表八卷

清嘉慶嘉定秦氏刻汗筠齋叢書本

錢氏後漢
書補表八
卷

後漢書補表序

宋儒嘗言讀史易令人心粗夫史非能令人粗人自粗耳則雖以之讀經亦何能免於粗也宋儒又每以博聞多識比之玩物喪志故其於史也略識興亾之大綱用人行政之得失而已自謂括其要矣其他典章制度因革損益之樊然具列者率無暇留意即有所撰述亦不能通貫曉析事事合符其病皆由於謭謭拘拘不能廣搜博攷以求其佐證而且專己自用不師古人其或時異勢殊有必不可以沿襲者而又不能得變通之宜此而謂之爲粗其又奚辭向鮑子以文欲重雕宋熊方所補後漢書年表余爲之佐校訂而其書之舛漏殆不可枚舉首載同姓王侯表冠以因予追封之齊武王縯

魯哀王仲於史例即不合念校書與自著書不同如欲盡加更正既於熊氏之勤勤掇拾者大沒其[illegible]造之勞且改之亦必不能盡善何也其規模之已定者不能[illegible]也勢不得不出於委曲遷就欲遂以爲完書也[illegible]乎故當時但即因其書而略正之惟綴一二校語於下不相襍厠使人知爲熊氏之書而已私欲別爲一書自愧力有未能也嘉定錢君晦之其學浩博無涯涘其思緒細密精識洞達治經而經通於周秦漢魏之書無不爬羅剔抉冣於都門欲請其所校書繕錄之會君南歸已儼潞河之舟不果未嘗不時往來於懷而思一覩之爲快也頃獲其所撰後漢書補表讀之非若熊氏之僅取材於范書陳志也凡山經地志金石子集之有會於是書者罔不網羅綴緝而其體例一依班氏之舊諸侯王王子侯分爲二表功臣侯與外戚恩澤侯亦分二表視熊氏之但以同異姓爲別者較然明矣其不得不與班氏微異者班書百官公卿表前敘百官沿革若後漢則有司馬彪之續志百官已詳無庸復出故但云公卿表此又變通之得其宜者也凡熊氏所漏脫者悉攷而補之於是此書乃始完善而無少遺憾矣夫史莫重於表志而自漢東京以至於隋志尚間見之表則全闕表也者標也標明其義類使綱舉而目張馬班之爲是也亦兼以補紀傳之所未及今則年代懸隔古籍散亾如東觀記謝承華嶠之書皆不可復見唯即舊文之留傳者而薈萃之然亦未嘗不增益於范書之外俾夫善讀史者更得參互攷證以資其聞見於凡政治之汚隆職官之賢否一開卷而瞭如指掌以之爲津筏也可以之爲龜鏡也可余之所謝不能者而錢君優爲之見今攽行諸史既以續漢書志繫范書之後亦當以此補表并繫之於以配馬班而始無不完不美之憾此豈讀書略觀大意者之所能乎哉錢君之於史事其精確也如是況於治經乎特是予今雖欲盡務其所藏而已自傷耄及非復前日之尚可讀矣摩挲此編有餘慕焉乾隆五十六年長至日餘姚盧文弨序

後漢書補表自序

古者五等之封或以功或以德或以先世之德見於史傳尙矣漢興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矦迄於中葉外戚五矦天爲晝霧自平津富民而後以丞相矦者指不勝屈封已濫矣中興大縣矦視三公小縣視上卿鄉亭視中二千石都亭者城內亭也其城外者爲離亭但謂之亭建武之初鄧賈吳實兼食數縣降及後世紹封者食故國半租有功者食鄉亭得縣諡寡和帝始封鄭衆而奄尹日恣厥後貂璫之徒戶含天憲分茅裂土駢肩接踵至有同日十九矦之盛順帝又聽養子襲爵小人道長作福作威固寵秉權由來者漸魏武因之遂遷九鼎故於諸矦特立宦者一門以著履霜之不可

不慎也范氏本無年表東觀記謝承華嶠諸書今竝不得見至宋熊方始作補表以弭蔚宗之闕其時古籍散佚尙少乃所據者祇後漢書三國志二書取材旣隘體例亦疏因別撰斯編正史而外兼取山經地志金石子集得諸矦王六十一人王子矦三百四十四人功臣矦三百七十九人外戚恩澤矦八十九人宦者矦七十九人偶有異同加辯證焉班書百官公卿表前敘百官沿革後列公卿姓名最爲詳善司馬續志惟載百官於公卿姓氏則仍闕如今則三公拜罷各依本紀臚列其列卿之可攷者亦以次補入謂之公卿表不言百官者表所不及也彙爲八卷以踵班氏後之讀史者或有取云

乾隆四十二年冬至日錢大昭晦之氏書

後漢書補表條例

前書諸矦王王子矦分爲三表井然不紊熊氏合同姓王矦爲一於體例亦多未當今仍依班氏

熊表脫漏甚多於同姓王矦則脫東海王陽濟陰王保陳畱王協恒農王辯東海王祇東安平矦茂梧安矦譽臨邑矦讓原鄉矦平睆矦閔六安矦盱兪鄉矦平湖陸矦某脩矦延防子矦章安壽亭矦崇孝陽亭矦成蠡吾矦悝參戶亭矦博新昌矦佗合肥矦某緡矦敞曲成矦建成平矦某平通矦某凡二十五人於異姓諸矦則脫列矦寇張平阿矦王逑長羅矦常翕爰戚矦趙牧建平矦杜憲高昌矦董永牵義矦張暐平阿矦耿阜滑矦公賓就高栁矦堪列矦谷崇列矦滿頭武進

矦趙慮赭亭矦李惛海昏矦沈崇守節矦祟楊鄉矦王賞建忠矦彭寵僮矦葛文衞公姬常北平矦王元才安喜矦王諡才蕭陰矦王顯才新市矦王仲才脣矦王季才潁陽矦申屠志餘汗矦陳靖利取矦畢尋首鄉矦段普夕陽矦邢崇簡陽矦某平林矦某山鄉亭矦蔣澄陽羨西亭矦蔣通歸義矦滇岸率衆矦其至犍陽平矦桓焉列矦陳省烈矦羅横羌矦號封廣鄉矦摯塡曲成矦王昺邟鄉矦黃瓊東陽亭矦宣酆壽成矦皇甫規高陽矦陳蕃列矦張奐臨潁矦賈某富波矦周均西鄉矦鮑吉鍾離矦馮邯無錫矦陰盛安次矦王敏都亭矦張納元鄉矦張溫亭矦田疇宜春矦彭翼宜春矦施游列矦傅巽列矦劉岱清苑鄉矦劉若高樂鄉矦鄧展南鄉亭矦

董蒙西鄂都鄉矦呂某好時矦楊秋都亭矦閻柔華鄉矦靈中陽鄉矦夏矦楙都亭矦祖𨺗鄉亭矦題尉猛亭矦當樂鄉亭矦生元就亭矦神都亭矦衞成還亭矦愼常樂矦俊高梁亭矦咼長安亭矦豐平陵亭矦夏矦尙濩澤矦鄧鯉脩矦董重亭矦劉廣都鄉矦呂强凡八十四人今悉補入凡熊表所無之矦槩注出處以便檢尋

關內矦前書不列表中東京尤不足貴本紀安帝永初三年吏人入錢穀得爲關內矦桓帝延熹四年賣關內矦靈帝光和元年開西邸賣關內矦中平四年賣關內矦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熊氏亦概收之失於濫矣然所收十九人之外尙有高峻戴涉鄧彪陰興曹成黃儁李休桓典翟歆太平御覽二百一引東觀記耿氏三人之類何以又遺脫耶今關內矦槩不收入惟桓榮世襲罔替兼有戶邑不得不錄

熊氏同姓王矦表云安衆二人海昏一人見前書王子矦表異姓諸矦表云平陽高昌歸德二人凡四人見前書功臣矦表平昌周承休紅陽凡三人見前書恩澤矦表予謂前後各自爲書熊氏既爲後漢作表凡後漢所有之矦俱宜載入且既云已見前書而安衆一矦又見異姓表中何自相矛盾也今一一備載以資攷證

前書凡王矦輩其人後爲帝者表內不書名所以尊君也熊氏不明此例一槩書名失矣今胥遵班例

前書凡言隨父者必是別封熊氏於世傳勿替之王矦概言隨父且言隨祖不知而作殊失班氏本旨

前書別封之矦由其父推恩者例得隨父若其子孫自立功業得矦者只宜另編乃熊氏於例應隨父之費亭矦曹操則爲另編而於例不應隨父之郪矦趙謙江南亭矦趙溫附於趙戒之下亦失史法如此之類不可枚舉

前書高祖約非有功不矦故班氏於功臣之外別立外戚恩澤一門極有深意熊氏不知其例合爲異姓一表今仍依班氏分出

恩澤追封之王矦班氏不載葢以愼名器也熊表亦竝收之非史法矣今從孟堅之例如齊武王縯魯哀王仲平壽敬矦鄧訓安陽矦鄧香壽張敬矦樊重宣義恭矦陰訢宣恩哀矦陰睦安成思矦竇勳褒親愍矦梁竦陽安思矦郭昌當塗穆

矦宋揚安陽鄉矦周景舞陽宣德矦何眞旌亭矦張遐鄱陽記皆不載惟征羌節矦來歙則鄉哀矦矦霸皆自立功勳與推恩追封者不同故錄之

順帝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故宦者嗣封例得注養子某嗣熊氏概不注出於史法亦疏今於宦者矦二世則列養子二字以別他矦

熊表於某王下皆書州名非前書例也然卽其所載攷之亦多不合如淮陽王聖公下列陳州二字案兩漢俱無陳州之置說者謂州字當是衍文然淮陽在前漢已爲國至章和二年始改爲陳國建武時淮陽地屬豫州不得稱陳也況襄邑成陽又皆沇州之部乎盧抱經學士云濟北惠王壽傳云分

太山郡爲國則當係以太山而熊氏則注云沇州河閒孝王開傳云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則當竝係三郡之名而熊氏則注云冀州皆非也今竝不載一依班氏

列矦下注郡名本班氏之例也矦之都鄉卽都亭之類耳熊氏因常山國有都鄉縣凡封都鄉者槩云常山則大不然

熊表又多謬誤盧學士云列矦注郡邑名自當求之本傳乃有章懷注中引據舊書自有明係所屬者如武邑矦耿植注云屬信都而熊氏署云安平不其矦伏湛注云屬琅邪而熊氏署云東萊蓋熊氏但知以續漢書郡國志爲據不知事實之有不符也至於鄉亭之矦但當先攷其本縣有是亭否其亭之名固有與縣名同者不可混也范書中有明指其爲某

縣之鄉矦如抗徐之爲烏程東鄉矦楊茂之爲烏傷新陽鄉矦烏程烏傷皆會稽屬也二人所封皆其縣之鄉也熊氏於抗徐不係以烏程而係以南陽蓋誤以爲南陽之東鄉縣也於楊茂兼書烏傷新陽鄉矦下係以會稽又係以汝南是誤以茂爲兩縣之矦也夫旣明曰鄉矦而可曰縣矦乎卽二人之體例已錯出謬妄如此學士又云熊表置臨邑矦復於王威之上而其子騊駼之嗣矦反遺之(本傳竝不詳國除)錫光封鹽水矦而但稱列矦又沒其不從王莽之大節而泛稱曰降征羌矦來歙爲光武祖姑之子而以爲甥宣城矦美襲其兄之封而以爲隨父鄧隲諸弟竝未受封而書其子皆曰嗣袁逢嗣矦謚曰宣文而以爲宣父與鄉亭一例宜城漢壽皆書叛曹

操所害亦云誅皆其謬之甚者也

熊表有不當載而妄載者如譖汝陰矦信云以起兵定江南詣降封案信自有始封之事可溯起兵定江南更始時事與後漢無涉如此之類甚多

西京無鄉矦亭矦故郡名下不著縣字兹有之者所以確指其封地所杜且以别於縣矦也

桃鄉矦福當塗鄉矦亢皆任城孝王子當列同姓中熊氏載入功臣表而云姓闕文愼靖矦隆本傳明云南陽宗室而入異姓紕繆極矣

熊表云褒成矦孔僖以夫子後元和二年賜矦案孔僖傳元和二年拜僖郎中賜褒成矦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褒成矦損

卽孔建壽未嘗賜僖爲矦也熊氏將損字誤屬下句可爲噴飯馬端臨封建攷亦沿其誤

前書公卿表三公九卿外兼及列於九卿之水衡都尉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其餘長樂等官皆不收所以衛尉載李廣而不載程不識也熊表於太僕衛尉少府兼載長樂并太子太傅(中二千石)太子少傅(二千石)大長秋(二千石)將作大匠(二千石)城門校尉(比二千石)北軍中候(六百石)司隸校尉(比二千石)等官亦竝采之由不明官制故也今則四府九卿外止取河南尹執金吾其他不敢闌入

熊表旣載長樂等官於前則後當云長樂某官某爲某官庶可分别今熊氏於此類但云某官某爲某官不復載長樂二

字後之讀史者其惑滋甚

熊氏百官表中亦多舛誤盧學士云如何苗本不與何進同意而乃以謀誅張讓并歸之虞栩代陳禪爲司隸校尉而反謂禪實代栩袁敞代劉愷爲司空而敞之拜反在愷未遷官之前若夫遺漏之處又指不勝屈矣

前書百官表凡其人郡國表字已見列傳者表不重出史法之簡而該也熊氏無之㝵所作表有可攷者不論傳中有無一概書之以表與紀傳非出一人之手不妨互見也

表中有互異之處必加攷異以定折衷

近人鄞縣萬斯同補歷代史表於後漢有雲臺功臣表但取二十八將附以馬援一人疏漏淺率甚矣外戚宦者二表從

可概見

萬氏分將相與九卿爲二表已非史例而將相大臣中又濫取不常置之强弩虎牙建威建義等襍號將軍視熊表更自鄶無譏矣

凡九卿不得拜罷之年者太常則有南陽任愷（任延傳）巴郡馮緄（本傳及碑）南郡胡廣（前後三任）蜀郡趙典（由太僕遷）光祿勳則有汝南周舉（由大鴻臚遷）河內杜喬（荀淑傳）琅邪伏黯（儒林傳）南陽岑杞（岑彭傳）賈建（賈復傳）汝南周暢（永初時）袁敞（安帝時）東海劉嘉（劉虞傳）衛尉則有馬廖（靈帝時江革傳）馮石（順帝時）楊彪（靈帝時）太僕則有杜密（桓帝時坐黨事免）朱儁（靈帝時前後三任）楊彪（靈帝時）种拂韓融（獻帝初）矦昱（永平時矦霸傳）袁敞（安帝時）鄧康（順帝時鄧禹傳）宗俱（宗俱碑）袁基（獻帝時）趙典楊秉廷尉則有馮緄（前後三任見緄碑傳作兩任誤）郭賀郭楨郭僖（延熹時）吳詡吳恭霍諝（桓帝時）大鴻臚則有魏郡馮順沛國陳寵（永元中）南陽樊梵東萊劉寵安定梁棠蜀郡趙典（由少府遷）陳留爰延（桓帝時）沛國曹嵩（靈帝時魏志注）宗正則有劉松琅邪劉猛劉匡（永平時）陳留劉軼（建初時）東萊劉寵（兩任並桓帝時）江夏劉焉（靈帝時）大司農則有南陽卓崇陳國何熙南郡胡廣劉據（左雄傳）琅邪伏質（桓帝時）魏郡李暠君遷（桓帝時蘇不韋傳）上黨鮑德（由南陽太守遷卒於官）濟陰張馴子儁（靈帝時任初平中卒於官）河南尹勲伯元（延熹時）沛國曹嵩（靈帝時魏志注）廬江周忠嘉謀（獻帝時）朱寵（陳忠傳）元賀（第五倫傳）少府則有安定梁雍朱儁南陽宗俱房植（荀淑傳梁太后臨朝日食地震之時）淮陽朱鮪（光武時岑彭傳）中山鮭陽鴻孟孫（洼丹傳永平時）蜀郡趙典（章帝時由將作大匠遷）南陽鄧衮（桓帝時鄧禹傳）魏郡霍諝王璋（桓帝時黨錮傳）執金吾則有段熲汝南袁逢（靈帝時）河南尹則有郭鎮楊秉段熲朱儁霍諝馮緄歐陽祉應順京兆宋嵩杜密（遷太僕）恒農楊懿南陽朱野（朱穆傳）郭唐（任光傳）鮑吉（御覽二百一引魯國先賢傳）袁術附記於此

嘉定錢大昭識

後漢書補表卷第一

嘉定錢大昭撰

諸矦王

號謚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元孫
中山王茂	光武族父 按茂長沙定王之後泗水王歙之從父弟	建武元年七月自號厭新將軍率衆降封十三年以疏屬不應經義降爲矦				
淮陽王聖公	光武族兄 按聖公地皇四年二月諸將立爲天子號更始二年降劉盆子	九月辛未以破敗棄城走詔所懸封三月爲赤眉所害				
趙孝王良	光武叔父	二年四月甲午封廣陽王五年二月癸未徙趙十三年降爲公十七年正月薨後追謚	子栩嗣爲趙公建武十九年閏月戊申進爵爲王建初六年五月辛酉薨謚曰節王○按栩本紀中元元年永平六年並作盱永平五年作栩今從本傳數字衛	頃王商嗣永元十六年五月壬午薨	靖王宏嗣元初三年九月辛巳薨	惠王乾嗣延熹七年七月辛卯薨

號謚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元孫
			六世 懷王豫嗣	七世 獻王赦嗣建安十六年薨○按赦熊表作赦非	八世 王珪嗣建安十八年五月徙封 博陵 立九年魏受禪爲崇德矦	
齊哀王章	光武兄子 按章齊武王縯子	四月甲午封太原王十一年徙齊十三年降爲公十九年閏月戊申進爵爲王二十二年薨○按熊表作太原哀王章嗣誤	煬王石嗣永平十三年薨	王晃嗣章和元年有罪貶爲矦	惠王無忌永元二年五月丁卯以晃子紹封永和六年五月庚子薨	頃王喜嗣本初元年七月乙卯薨
			六世 王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北海靖王興	光武兄子 按興齊武王縯子嗣光武兄仲後	四月甲午封魯王十三年降爲公十九年閏月戊申進爵爲王二十八年正月己巳徙封永平七年八月戊辰薨	敬王睦嗣永平十七年正月薨	哀王基嗣元和三年十月薨無子		
				王威永元二年五月丁卯以敬王庶子斟鄉矦紹封八年十月乙丑有罪自殺	頃王普永初元年五月丁丑以敬王孫壽光矦紹封延光二年六月丙申薨	恭王翼嗣永和二年三月辛亥薨○按熊表作二月誤

			六世 康王某嗣建安十一年薨無子國除			
城陽恭王祉 按東觀記曰初名終後改名祉	光武族兄 按續漢舂陵康侯熊渠子熊表作族父誤	四月甲午以更始定陶王封十一年二月薨子攸封侯				
真定王得 按得本紀作德古字通	景帝子常山憲王之後	五月庚辰以故真定王楊子封十三年以疏屬降為侯○按楊本傳作陽今從水經注及前書表				
泗水王歙	光武族父	五月庚辰以更始元氏王封十年十月薨子攸封侯				
淄川王終	光武族兄弟 按終泗水王歙子	六月丙午封十年薨子攸封侯				
長沙王興	宗室	建武初以故王襲爵十三年降為侯				
河間王邵	宗室	七年八月丁亥以前河間王封十三年以疏屬降為侯				

沛獻王輔	光武子	十七年十月辛巳以右翊公進封中山王二十年六月乙未徙封元和元年六月辛酉薨○按熊表十七年脫七字元年誤六年	釐王定嗣永元七年六月丙寅薨	節王正嗣永初三年五月丁酉薨	孝王廣嗣建康元年三月庚子薨	幽王榮嗣延熹七年正月庚寅薨
			六世 孝王琮嗣	七世 恭王曜嗣	八世 王契嗣魏受禪為崇德侯	
楚王英	光武子	十月辛巳以楚公進爵為王永平十三年坐反廢明年自殺國除元初三年追謚厲侯				
東海王	光武子	十月辛巳以東海公進爵為王十九年六月戊申立為皇太子				
濟南安王康	光武子	十月辛巳以濟南公進爵為王中元二年坐不道削五縣建初八年復所削永元元年三月癸巳薨	簡王錯嗣永元十五年七月丙寅薨	孝王香嗣延光四年三月甲戌薨無子國絕		

釐王顯永建元年六月巳亥以鮪王子阜陽侯紹封三年六月甲寅薨

悼王廣嗣永興元年五月丁酉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

光武子

十月辛巳以東平公進爵爲王建初八年正月壬辰薨

懷王忠嗣元和元年九月乙未薨

孝王敞嗣永寧元年增邑五千戶陽嘉元年十二月丁未薨

頃王端嗣光和二年四月丁酉薨

王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爲崇德侯

任城

孝王尚元和元年四月巳卯以憲王子分東平國封食三縣永元十三年二月薨

貞王安嗣永寧元年正月甲辰薨

節王崇嗣元嘉元年閏月庚午薨無子國絕

王博延熹四年四月甲寅以河閒孝王子參戶亭侯紹封增戶三千熹平三年十一月薨無子○按任城孝王東平憲王之子任城王博河閒孝王之子是博於孝王爲從祖父節王爲從祖昆弟熊表列博於節王下似以博爲節王從父輩矣紊其昭穆之次

六世

王佗熹平四年以河閒貞王子新昌侯紹封立四十六年魏受禪爲崇德侯○按佗本紀作貞王孫熊表因之誤今從傳

廣陵思王荆

光武子

十月辛巳以山陽公進爵爲王永平元年八月戊子徙封十年二月有罪自殺國除

阜陵質王延

光武子

十月辛巳以淮陽公進爵爲王永平十六年不軌徙封食二縣建初元年十一月謀逆貶侯食一縣章和元年九月壬子復封食五縣徙都壽春永元元年十月庚子薨

殤王沖嗣永元三年六月辛丑薨無子國絕○按沖本紀作种說文無种字今從列傳

頃王魴永元五年四月壬子以殤王兄紹封立三十年薨

懷王恢嗣陽嘉元年五月戊寅薨

節王代嗣永嘉元年七月庚寅薨無子國絕○按熊表誤作十二月

六世

王敬嗣建安十一年薨無子國除○按熊表僅作建安中薨

恭王便親建和元年四月以節王兄勃遒亭侯紹封延熹二年二月己亥薨○按便親本紀作便今從傳二月熊表誤作十月

孝王統嗣永康元年六月丙寅薨

中山簡王焉

光武子

十月辛巳以左翊公進爵為王三十年四月戊子徙封并食常山郡永元二年六月辛卯薨

夷王憲嗣元初五年二月壬戌薨

孝王宏嗣永和五年四月庚子薨

穆王暢嗣熹平三年三月薨○按本紀云無子國除誤

節王稚嗣薨無子國除○按此一代依列傳增

琅邪孝王京

光武子

十月辛巳以琅邪公進爵為王建初六年二月辛卯薨

夷王宇嗣永元十五年十二月庚子薨

恭王壽嗣永寧元年四月壬午薨

貞王尊嗣永和三年六月辛丑薨○按本紀作遵

安王據嗣中平二年正月薨

六世

順王容嗣初平四年薨無子國絕

七世

王熙建安十一年以容庶子紹封二十年謀欲渡江為曹操所害國除

東海恭王彊

光武子

十九年六月戊申以皇太子彊封兼食魯郡永平元年五月戊寅薨○按後漢紀作十月戊申誤

靖王政嗣有罪削一縣永月十四年二月乙卯薨

頃王肅嗣延光四年七月丙午薨

孝王臻嗣順帝時以篤行孝敬增邑五千戶永壽二年二月甲申薨

懿王祇嗣建安五年十月辛亥薨○按東海之封至建安時必有屬絕國除之事故獻帝以東海封皇子祇祇薨又以封皇子敦若云魏室受禪東海王始降為侯則一國兩封必無是理蔚宗作傳但見舊史本紀建安五年有東海王祇薨之句遂誤以為東海恭王之後殊不知建安五年之東海王祇乃是獻帝之子見於孔融傳信而有徵也今姑從列傳以為恭王之後孝王之子

六世

王羨嗣立二十年魏受禪為崇德侯

右光武二十一人

千乘哀王建
明帝子
永平三年四月辛酉封四年九月戊寅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
按敬王封陳食淮陽郡依蕭表之例當係以淮陽今係熊氏係以陳州非也
明帝子
四月辛酉封廣平王建初七年六月己未徙封西平分汝南八縣為國章和二年三月丁酉徙封食淮陽郡永元八年十二月辛亥薨
思王鈞嗣永元十一年坐事削三縣十二年又坐事削三縣元初四年七月辛丑薨
懷王竦嗣元初六年九月癸巳薨無子國絕
頃王崇永寧元年四月己巳以敬王子安壽亭侯紹封延光三年三月甲午薨○按崇為敬王之子紹本封依爵當冠於敬王子陽都鄉侯等六人之上表反置於其末非也又不言自安壽亭侯紹封亦漏落
孝王承嗣
愍王寵嗣建安二年九月為袁術所害國除

彭城靖王恭
明帝子
九年賜號靈壽王十五年四月庚子封鉅鹿建初四年四月己丑徙江陵改南郡為國元和二年五月徙六安以廬江為國章和二年三月丁酉徙封食楚郡元初四年十一月己卯薨○按傳作建初三年今從本紀作四年
考王道嗣永嘉元年二月乙酉薨
頃王定嗣建和三年三月甲申薨
孝王和嗣建安十八年薨
五世
王祇以孝王孫嗣立七年魏受禪為崇德侯
六世

樂成靖王黨
明帝子
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四月庚子封永元七年坐事削二縣八年四月癸亥薨
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絕○按崇天文志作宗
脩王巡永元九年四月丁卯以哀王兄修侯紹封永初五年六月甲辰薨
隱王賓嗣元初六年六月丁丑薨無子國絕

王萇永寧元年四月己巳以濟北惠王子紹封建光元年坐輕慢不孝貶爲侯

安平 孝王得延光元年五月己巳改樂成爲安平以河間孝王子紹封元嘉元年四月己丑薨。按河間王傳得作德今從本紀

王續嗣中平元年爲黃巾賊所劫質賊平復國九月有罪誅國除。按續李賢傳作績

下邳惠王衍 明帝子

十五年四月庚子封延光四年二月乙亥薨

貞王成嗣永建二年七月辛丑薨

愍王意嗣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中平元年薨。按本紀云意薨無子國除今從列傳

哀王宜嗣建安十一年薨無子國除。按中平元年至建安十一年相距二十載而傳云哀王宜嗣數月薨蓋史文衍數月二字耳詳拙著後漢書辨疑中熊表亦誤

梁節王暢 明帝子

四月庚子封汝南王建初四年四月己丑徙封永元五年坐事削二縣十年十二月庚寅薨

恭王堅嗣延光三年七月丁酉薨

懷王匡嗣陽嘉四年六月己未薨無子國絕

夷王成以懷王弟孝陽亭侯紹封延熹七年四月丙寅薨

敬王元嗣光和三年三月薨

王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 明帝子

四月庚子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四月己丑徙封章和元年七月壬子薨國絕

常山 殤王側永元二年五月丙辰以昞小子復封十四年七月壬子薨無子國絕

靖王章以殤王兄防子侯紹封永建二年正月丁卯薨。按防與房古字通

頃王儀嗣建康元年十月壬申薨。按儀爲昞之孫與昞同諡恐有一誤

節王豹嗣元嘉二年四月庚午薨

王暠嗣立三十二年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建安十一年薨無子國除

濟陰悼王長 明帝子

四月庚子封元和元年閏月辛丑薨無子國除

右孝明八人

千乘貞王伉 章帝子

建初四年四月辛卯封永元五年五月戊子薨

樂安 夷王寵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千乘爲樂安建光元年三月丁未薨

勃海 孝王鴻嗣本初元年五月庚寅以子續入繼大統徙封建和元年七月薨無子國絕

王悝以桓帝弟蠡吾侯紹封延熹八年坐不道貶癭陶食一縣永康元年十二月壬申復封熹平元年十月丁亥被誣自殺國除

平春悼王全

章帝子

四月辛卯封是年薨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

章帝子

建初四年四月立為皇太子七年六月甲寅廢改封延平元年十二月甲子薨以子祜嗣皇帝位追謚孝德皇○按熊表作孝德皇帝誤

愍王虎威嗣永初三年四月甲申薨無子國絕

恭王延平永初三年五月丙申以樂安夷王子紹封建康元年七月丙午薨○按延平即奉愍王之後非別封也熊表另為一行誤

王蒜嗣建和元年坐妖賊欲共立為天子貶尉氏侯國除○按元年熊表作六年誤

甘陵威王理建和二年六月改清河為甘陵以安平孝王子經侯復封熹平元年薨○按本紀理作恢是理為悝之誤

貞王定嗣熹平五年十二月薨

獻王忠嗣後為黃巾所劫質賊平復國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獻王薨無子國除○按獻熊表作憲誤

廣川

王常保永初元年二月丁卯以孝王少子分清河國封二年閏月辛丑薨無子國除○按安帝弟名常保而子亦名保必有一誤

右孝章三人任城隨父凡四人

濟北惠王壽

章帝子

永元二年五月丙辰封分泰山郡為國永寧元年三月丁酉薨

節王登嗣陽嘉四年七月己亥薨

哀王多嗣永和三年七月丙戌薨無子國絕

釐王安國永和四年五月戊辰以惠王子職鄉侯紹封永嘉元年四月庚辰薨○按安國本紀作安

孝王次嗣建和元年以孝行增戶三千延熹五年三月壬午薨

王鸞嗣

王政嗣建安十一年薨無子國除

河間孝王恭

按恭紀傳俱作開熊表誤從之考濟南王開即係孝王七世孫不應與遠祖同名今從任城孝王傳作恭

章帝子

五月丙辰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永建六年二月庚午薨本初元年以孫志入繼大統九月壬戌追謚孝穆皇

惠王政嗣永和六年三月丁巳薨

貞王建嗣永嘉元年二月甲午薨

安王利嗣光和二年薨

王陔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為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　章帝子　五月丙辰封濟陰爲國六年五月薨無子國除

廣宗殤王萬歲　章帝子　五年正月辛卯封分鉅鹿爲國九月辛酉薨無子國除

右孝和四人齊北海二國繼絕凡六人

平原懷王勝　和帝子　延平元年正月辛卯封永初七年四月乙未薨無子國絕

哀王得以樂安夷王子紹封元初六年六月丙戌薨無子國絕○按得孫程傳作德

王翼永寧元年四月己巳以河閒孝王子都鄉侯紹封奉懷王祀建光元年貶爲侯國除○按翼與懷王勝爲同祖兄弟非子行也熊表乃與哀王並列誤

右孝殤一人

濟陰王　安帝子　延光三年九月丁酉以皇太子廢爲王四年十一月立爲皇帝

右孝安一人廣川隨父北海樂成安平清河四國繼絕凡六人孝順時濟南濟北二國皆繼絕凡二人

平原　桓帝兄　建和二年四月丙子以都鄉侯封奉孝崇皇後建安十一年國除

按碩蠡吾侯翼之子也翼以河閒孝王子出後平原懷王勝建光元年貶都鄉侯遣還河閒勝傳云安帝廢翼國除不言有王碩嗣封是平原之國已改爲郡

王碩

矣嗣後翟復受蠡吾侯封由其父孝王分國與之故桓帝之封碩傳云奉翼後本紀云奉孝崇皇祀卽追尊本生亦止及翼與孝王不及懷王勝可見碩以帝兄特封非繼絕也熊表以碩爲紹封懷王誤帝兄本紀作帝弟今從傳

按碩熊表依本紀作顧誤也恩后紀作石今從傳

右孝桓一人任城甘陵二國皆繼絕凡三人

濟南王康（按康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九引續漢書作庾）	靈帝再從兄弟	熹平三年六月以河間王利子康紹封，奉孝仁皇祀。○按孝仁皇即靈帝之父	王贇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所害	王開嗣，魏受禪為崇德侯
陳留王	靈帝子	中平六年四月戊午封勃海王，七月庚寅徙封，九月少帝被廢立為皇帝		
恒農王辯	靈帝子	中平六年四月戊午即帝位，九月董卓廢為王，初平元年為卓所害		

右孝靈二人任城繼絕凡四人

南陽王馮	獻帝子	建安五年七月封，是月王薨	
東海王祇	獻帝子	○按本紀建安五年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不載東海王祇，史脫文也。孔融傳云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祇薨，帝傷其早歿，章懷注云並獻帝子，則祇之受封當亦在七月矣	子羨嗣，魏受禪降列侯

濟陰王熙（按熙後漢紀作歸）	獻帝子	十七年九月庚戌封，魏受禪降列侯。○按九月後漢紀作七月，下同
山陽王懿	獻帝子	九月庚戌封，魏受禪降列侯
濟北王邈	獻帝子	九月庚戌封，魏受禪降列侯
東海王敦	獻帝子	九月庚戌封，魏受禪降列侯

右孝獻六人

後漢書補表卷第一

男東垣既勤 繹以成 侗同人 謹校

同里後學秦鑑照若覆校

後漢書補表卷第二

王子侯

嘉定錢大昭譔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元孫
咸陽侯求	淮陽王聖公子	建武二年封襄邑後徙封○按封地以最後者爲定熊表作襄邑侯求又咸陽譌作成陽皆非	侯巡嗣後徙封濩澤河東縣○按傳譌作濩澤熊表亦沿其誤	侯姚嗣		京兆縣
穀孰侯歆	淮陽王聖公子	二年封				梁國縣
壽光侯鯉 按鯉後漢紀作悝	淮陽王聖公子	二年封二十八年坐殺盆子兄故式侯恭有罪國除○按見沛獻王傳				樂安縣
宜春侯匡	中山王茂弟	二年封永平中爲宗正薨	侯浮嗣後徙封朝陽南陽縣	侯某嗣	侯護嗣薨無子國絕○按楊震傳注云護泗水王歙之從曾孫据本紀當云從元孫疑彼注誤	豫章縣

號謚名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元孫
					侯護延光中以護肩從兄取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爲妻得紹封王聖敗貶亭侯○按傳云護從兄今從楊震傳	
安城孝侯賜	光武族兄 按賜蒼梧太守利之孫	二年以更始宛王將其妻子詣洛陽帝嘉其忠封慎侯十二年增戶邑定封○按慎汝南縣	侯閔嗣○按閔本紀或作閔今從傳	侯商嗣後徙封白牛○按章懷注云鄉亭之號今在鄧州東	侯昌嗣	汝南縣 按汝南安城縣章德后紀劉寬碑陰並作安成又長沙安城縣前志作安成古字通用未知孰是
			白牛侯嵩建武三十年以孝侯子封後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	光武族兄 按順春陵侯敞同產弟	二年以南陽太守封十一年薨	十三年侯遵嗣坐與諸侯王交通降封端氏河東縣○按遵是降封或爲縣之鄉亭	侯弇嗣薨無子國除		濟陰縣
甘里侯敏	成武孝侯順從弟	二年以自長安詣洛陽封				按章懷注云潁川潁王縣西北有甘城攷續志潁川郡有潁陽潁陰縣無潁王

國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郡縣
弋陽侯國	甘里侯敏弟	二年以從兄敏自長安詣洛陽封					汝南縣
安眾侯宣 按宣前書作寵云崇從父弟	故安眾侯崇從弟 按卓茂傳云王莽時隱避林藪熊表入之異姓中誤也	建武初襲封十三年薨	侯松嗣				南陽縣
梧安侯譽	故侯	建武初復封○按見馬嚴傳注					按前志楚國有梧縣譽本楚思王子疑即梧矣
海昏侯會邑	故侯	建武初復封○按見前書王子侯表					豫章縣
臨邑侯讓 按耿純傳及水經注作林邑今從本紀及賈逵傳	故侯 按讓故真定王楊弟	建武初復封後坐不道誅國除	侯某建武中光武以讓反謀未發復封其子○按見水經注				東郡縣
汝陰侯信	光武族子 按信安成侯賜兄子	建武初以更始汝陰王詣洛陽降封永平十三年坐楚事國除					汝南縣

國	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郡縣
原鄉侯平	故楚思王子	建武初復封○按前漢表作安陸侯今從劉般傳					河南縣軹鄉
東安平侯茂	菑川王子 按見水經淄水注	七年封○按七年疑當作十年蓋茂之封當與燀在同年也					北海縣
居巢侯般 按般後漢紀作股誤	楚思子 子	九年以家屬蕭洛陽封蕭邱奉楚孝王祀後以國屬楚徙封杼秋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又徙封建初三年薨	子愷應嗣讓國於弟憲遯亾七年詔始許憲嗣侯○按後漢以國讓弟者愷與鄧彪二人熊表概不書殊失表揚之道	侯重嗣			廬江縣
堂谿侯燀 按晉懷注燀或作燀熊表以燀爲嗣泗水王誤	泗水王歙小子	十年十月封					汝南縣吳房亭
邔侯柱	淄川王終長子	十年封					南郡縣
曲陽侯鳳	淄川王終小子	十年封					下邳縣
臨湘侯興	前長沙王	十三年二月丙辰以疏屬降爲侯					長沙縣

眞定侯得	前眞定王	二月丙辰以疏屬降封				中山縣
樂成侯邵	前河間王	二月丙辰以疏屬降封				河間縣
單父侯茂 按傳作穊侯今從本紀熊表以爲單父更封穊非也	前中山王	二月丙辰以疏屬降封				濟陽縣
趙公良	前趙王	二月丁巳降封十九年進爵○按丁巳後漢紀作丁亥下同				
齊公章	前齊王 按章由太原王徙封齊王由齊王降封公本紀云降太原王章爲齊公誤	二月丁巳降封十九年進爵				
魯公興	前魯王	二月丁巳降封十九年進爵				

竟陵侯平	城陽恭王嫡子	十三年封蔡陽侯後坐與諸侯王交通永平五年更封○按蔡陽南陽縣平乃始封熊表以爲嗣城陽王誤又五年誤作三年	侯眞嗣	侯禹嗣	侯嘉嗣	江夏縣
順陽懷侯嘉	光武族兄 按嘉舂陵侯敞同產弟子	十三年以更始漢中王降從征伐有功侯十五年薨	侯參嗣後有罪降南鄉侯	侯循嗣	侯章嗣	南陽縣 按南陽有南鄉縣參既降封恐非此縣或順陽之南鄉耳
			黃李侯廧建武十三年秋以嘉子封			
高鄉侯堅	城陽恭王子	十三年封				琅邪縣 中興省
右翊公輔 按熊表作右馮翊公誤	光武子	十五年四月丁巳封十七年進爵○按丁巳後漢紀作戊申後九人同				
楚公英	光武子	四月丁巳封十七年進爵○按熊表作十四年四月誤				

睆侯閔	琅邪公京	左翊公焉	臨淮懷公衡	山陽公荊	淮陽公延	東平公蒼	濟南公康	東海公陽
屬未詳○按見馬援傳	光武子	光武子	光武子	光武子	光武子	光武子	光武子	光武子
不得封任建武十七年為妖賊李廣攻沒見害	四月丁巳封十七年進爵	四月丁巳封十七年進爵	四月丁巳封十七年六月辛巳薨無子國除	四月丁巳封十七年進爵	四月丁巳封十七年進爵	四月丁巳封十七年進爵	四月丁巳封十七年進爵	四月丁巳封十七年進爵
盧江縣								

僮侯嘉	右光武五十八白牛黃李隨父凡五十二人	六安侯盱	東武成侯德 ○按德本或作得	縣侯二八	沛侯寶	鄉侯三八	臨邑侯復	下博侯張
沛獻王子		屬未詳○按見竇融傳	濟南安王子	北海靖王子	沛獻王子	趙節王子	北海靖王子	齊哀王子
永平元年封○按永平諸表譌作永元		不得封年	中元二年封	中元二年封	建武中元二年封	三十年封	三十年封	三十年封建初中薨○按能妻列於刺侯剛鄴鄉侯暢之後誤
							侯駒駼嗣	侯它人嗣
下邳縣		盧江縣	清河縣		沛國縣		東郡縣	安平縣

縣侯二人	東平憲王子	元年封			
鄉侯三人	成武孝侯弟子	十年封			
列侯十九人	東平憲王子	十一年賜蒼子列侯印十九枚			
廣陵侯元壽	廣陵思王子	十四年五月封	侯商嗣	侯條嗣傳國於後	廣陵縣
俞鄉元侯 按集古錄平俞鄉侯季子碑跋俞鄉侯不知爲誰大昭考唐書宰相世系表臨淮劉氏出自漢光武子廣陵思王荊荊子俞鄉元侯平平生虎嬰封金石錄隸釋引李利涉編古命氏說同唐書表即永叔撰集古錄乃云不知俞鄉侯疏矣	廣陵思王子	十四年封	侯虎嗣		

鄉侯二人 按傳云封三人今云二人其一即俞鄉侯也後漢紀作六人	廣陵思王子	十四年封	
利侯剛	齊殤王子	十四年封章和元年有罪削戶三千	樂安縣 按傳云封石子二人爲鄉侯是利亦鄉名非樂安之縣矣今姑列樂安
都鄉侯暢	齊殤王子	十四年封章和末爲竇憲所害國除	
鄉亭侯二人	梁節王子	十六年封	
縣侯二人	北海敬王子	十八年封	
斟鄉侯威	北海敬王庶子	十八年封永元二年紹封北海王	按北海平壽有斟城杜預曰縣東南有斟亭古斟國

鄉矦某 按傳云二人今云一人其一卽掛鄉矦也	北海敬王子	十八年封				
右孝明三十七人						
阜陵矦延	前阜陵王	建初元年十一月以不道降封章和元年復封爲王				九江縣
六矦种 按六傳誤作陸种熊表誤作沖	楚王英子	二年封楚矦後徙封	矦度嗣	矦拘嗣○按傳云傳國於後		廬江縣 按今俗本郡國志廬江郡六安國乃六故國之譌

列矦五人	楚王英子	二年四月封				
平望矦毅	北海敬王子	二年封永元中坐事奪爵				北海縣 中興省
亭矦十人	趙節王子	二年封				
列矦十三人	琅邪孝王子	七年封				
湖陵矦某	東平憲王子	元和元年封				山陽縣 按章帝改湖陸

列矦五人	東平憲王子	元年封				
列矦二人	琅邪孝王孫	元年封				
鄉矦十二人	沛獻王子	二年封				
蕪湖矦晃	前嗣封齊王	章和元年七月癸卯有罪降封	矦無忌嗣永元二年復封齊王			丹陽縣
右孝章五十二人						

脩矦巡	樂成靖王子	不得封年永元九年紹封樂成王				
亭矦三人	趙節王子	永元三年封				
列矦十一人	中山簡王子	四年封				
鄉亭矦十二人	阜陵質王子	八年封				
羚陽亭矦梁	東平憲王孫	十年封				

列侯六人	東平懷王子	十年封				
西平昌侯昱	濟北安王子	十二年封坐法國除	侯嵩永初二年濟南王香上書分爵土復封地未詳			平原縣 按今本郡國志平原無此縣脫誤
列侯六人 按傳云封七人今云六人其一即西平侯也	濟南安王子	十二年封				
陽都鄉侯	陳敬王子	十二年封				琅邪縣
新平侯于秋	陳敬王子	十二年封				陳國縣
周亭侯參 按水經注作平周亭	陳敬王子	十二年封				按從水經注則爲陳留扶溝縣亭
樂陽亭侯壽	陳敬王子	十二年封				

博平侯寶	陳敬王子	十二年封				東郡縣
高亭侯旦	陳敬王子	十二年封				
防子侯章	淮陽頃王子	不得封年永元十四年紹封常山王				常山縣
桃鄉侯福 按是侯熊表誤入異姓中而云失其姓謬	任城孝王子	十四年封				任城縣聚
鄉亭侯二人	梁節王子	十六年封				
列侯二十一人	東海靖王子	十六年封				
亭侯四人	趙頃王子	元興元年封				
縣侯二人	沛釐王子	元年封				

右孝和七十八人

長安侯	清河孝王子	延平元年八月癸丑封即日立爲皇帝				京[illegible]縣
右孝殤一人						
列侯允	濟南安王孫	永初二年濟南王香上書分爵土封叔父允				
阜陽侯顯	濟南簡王子	二年封永建元年紹封濟南王				
列侯三人 按傳云封四人今云三人其一即安陽侯也	濟南簡王子	三年封				
當塗鄉侯亢 按是侯熊表誤刻異姓中而云失其姓謬	任城孝王子	四年封				
亭侯二人	趙靖王子	五年封○按熊表作元初五年沿趙孝王良傳之誤				

列侯二人	趙頃王子	五年封				
竹邑侯阿奴	彭城靖王子	六年封				沛國縣
耕亭侯安國	陳敬王孫	七年封				
列侯八人	琅邪夷王子	七年封○按熊表作元年誤				
都鄉侯丙	彭城靖王子	元初五年封				
安鄉侯國	彭城靖王子	五年封				鉅鹿縣 中興省
曾陽鄉侯丁	彭城靖王子	五年封				南陽縣 鄉
東安亭侯順	彭城靖王子	五年封				琅邪縣 亭

安壽亭侯崇	陳敬王子	不得封年永寧元年紹封陳王				
戰鄉侯安國 按安國和帝紀祇作安	濟北惠王子	永寧元年封永和四年紹封濟北王				
北鄉侯	濟北惠王子	元年封延光四年立爲皇帝				齊郡縣

鄉侯三人 按傳云封五人今云三人其二即戰鄉北鄉也	濟北惠王子	元年封				
亭侯二人	中山憲王孫	元年封				
亭侯二人	中山夷王子	元年封				
臨湖侯萇	前樂成王	建光元年四月甲子有罪降封				盧江縣

都鄉侯翼	前平原王	元年五月丙申降封後徙封縣[illegible]				
壽光侯普	北海敬王孫	延光二年封永初元年紹封北海王				樂安縣
鄉侯四人	琅邪恭王子	二年封				
亭侯某	北海敬王少子	三年封				
鄉亭侯五人	阜陵頃王子	三年封				

右孝安四十七人

列侯二人	下邳惠王子	永建元年封				
列侯二人	下邳惠王孫	二年封				
蒸鄉侯儉	東海頃王子	二年封順帝時以儉有篤行增五百戶				
鄉侯敏	東海頃王子	二年封				

亭侯二人	常山靖王子	二年封				
亭侯二人	淮陽靖王子	二年封				
孝陽亭侯成	梁恭王子	二年封陽嘉四年紹封梁王				
鄉亭侯六人 按傳云七人今云六人其一卽孝陽侯也	梁恭王子	二年封				
樂城亭侯文	濟南釐王子	五年封				河間縣亭
蠡吾侯翼	前都鄉侯	五年父河間孝王上書分蠡吾封後以子入繼大統追諡孝崇皇	侯某嗣本初元年立爲皇帝			中山縣
			本初元年侯悝以帝弟紹封建和元年紹封勃海王			

解瀆亭侯淑 按竇后董后紀無淑字非也今從本紀	河間孝王子	陽嘉元年封建寧元年以孫入繼大統閏月甲午追諡孝元皇	侯萇嗣建寧元年以子入繼大統閏月甲午追諡孝仁皇○按萇河間王開傳作長今從靈帝董后二紀	侯某嗣永康元年十二月竇太后立爲皇帝		安平縣饒陽亭
鄉亭侯八人	下邳惠王子	元年封				
亭侯十三人	河間孝王子	元年封				
勃遒亭侯便 按便一作便親	阜陵懷王子	二年封建和元年紹封阜陵王				
鄉侯三人	琅邪貞王子	永和五年封				
南鄉侯荆	中山孝王子	六年封				按南陽有南鄉縣疑此非是

右孝順四十六人

亭侯四人	常山頃王子	永嘉元年封				
建平侯	勃海孝王子	元年正月丁巳封是日立為皇帝				沛國縣
右孝沖五人						
亭侯猛	濟北釐王子	本初元年封				
卞亭侯據	彭城考王子	元年封				魯國縣亭
昭陽亭侯光	彭城考王子	元年封				
公梁亭侯固	彭城考王子	元年封〇按熊表作五年封誤				
蒲亭侯興	彭城考王子	元年封				陳留縣考城亭 按見佚覽傳
昌城亭侯延	彭城考王子	元年封				安平縣阜城亭

梁父亭侯祀	彭城考王子	元年封	一	[illegible]		泰山縣亭
西安亭侯堅	彭城考王子	元年封				
林亭侯代	彭城考王子	元年封				
亭侯某	趙惠王子	元年封				
右孝質十人						
尉氏侯蒜	前清河王	建和元年十一月戊午降封又徙犍為都鄉侯自殺				陳留縣
經侯理	安平孝王子	不得封年建和二年改清河為甘陵紹封為王				安平縣
亭侯四人	常山頃王子	元嘉元年封				
參戶亭侯博	河間孝王子 按見任城孝王傳	延熹元年封四年紹封任城王				勃海縣亭

右孝桓七人

新昌侯佗	河間貞王子 按見任城孝王傳	不得封年熹平四年紹封任城王				涿郡縣
合肥侯某	屬未詳○按魏志武帝紀云冀州刺史王芬等謀廢靈帝立合肥侯	不得封年				九江縣

右孝靈二人

陽都侯邈 按後漢紀作列侯	琅邪安王子	初平元年以至長安奉獻為九江大守侯○按後漢紀作四年六月封				琅邪縣
汶陽侯琬 按後漢紀作列侯	東海懿王子	四月六月以至長安奉獻侯				魯國縣

右孝獻二人

緡侯傚	東海恭王後 按月公沙穆傳	不得封年				琅邪縣

曲成侯建	屬未詳○按見寒朗傳	不得封年永平中涉楚獄				東萊縣
成平侯某	屬未詳○按見謙傳	不得封年				河間縣
東鄉侯某	屬未詳○按見後漢紀建初七年正月與東平王等六王及楡鄉侯等來朝知為同姓	不得封年				南陽新野鄉
平通侯某	屬未詳○按見堵陽長劉子山碑	不得封年				

右五人未詳封自何時附於表末

男東垣既勤謹校

繹以成

侗同人

同里後學秦鏡在明覆校

鑑聰若

後漢書補表卷第二

後漢書補表卷第三

嘉定錢大昭譔

光武明章和安順沖功臣侯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元孫
高密元侯鄧禹	以謀謨帷幄斬將破軍封鄧禹萬戶建武二年秦更封梁食四縣十三年五月定封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	建武元年七月辛未封永平元年五月薨	侯震嗣	侯乾嗣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坐陰后巫蠱事國除元興元年四月復封	侯成嗣	侯褒嗣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 北海縣
			六世 侯某嗣			
			昌安 侯襲永平元年以禹子分高密國封	侯藩嗣尚顯宗女平皋長公主○按熊表藩譔作潘今從傳		北海縣
			夷安 侯珍永平元年以禹子分高密國封	侯豆嗣薨無子國絕		北海縣
				永初六年義侯康以豆弟紹封陽嘉三年薨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元孫
廣平忠侯吳漢 按漢子所封之濯陽新蔡屬汝南筑陽屬南陽與廣平遠不相涉而史云分漢所封則與漢當有從封之事而史失載之耳	初從光武破邯鄲拜偏將軍賜號建策侯及即位更封舞陽建武二年正月定封食廣平斥彰曲周廣年四縣	元年封二十年五月辛亥薨○按後漢紀作十二月薨今後本紀	哀侯成嗣爲奴所殺○按殿本東觀記云漢無後國除劉珍誤也	濯陽 侯旦建武二十八年分漢所食邑爲三國封薨無子國除		鉅鹿縣
				筑陽 侯盱建武二十八年以漢孫封建初八年徙封	子勝嗣○按熊表此侯闕	
				平春 按平春江夏縣		南陽縣
			新蔡 侯國建武二十八年以漢子封			汝南縣

國名侯名	封事	封年	嗣	嗣	嗣	地
膠東剛侯賈復	初從光武爲偏將軍屢有戰功及郎位封冠軍侯建武二年八月益封二縣十三年定封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觀陽六縣	元年封三十一年薨○按東觀記作三十年十月薨	侯忠嗣	侯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		北海縣
			侯邯建初元年以復小子紹封食一縣	侯育嗣	侯長嗣	
卽墨			侯宗建初元年以復小子封食一縣章和二年薨	侯參嗣	侯建嗣尚和帝女臨潁長公主兼食潁陰許合三縣數萬戶	北海縣
陽夏節侯馮異 按胡三省通鑑注云馮異傳作陽夏馬武傳未列二十八將官姓名作夏陽大昭考今本馬武傳亦作陽夏蓋後人据本傳改	初起爲司隸主簿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建武二年定封爲征西大將軍敗赤眉擊隗囂破公孫述	元年封十年夏攻落門薨於軍	侯彰嗣十三年更封東緡食三縣	侯普嗣坐鬭殺游徼國除	平鄉 侯晨永初六年以普子紹封	陳國縣 按從馬武傳則爲馮翊縣
			東緡 永平元年又徙封			
			平鄉 按東緡山陽縣平鄉廣平縣中興省章懷注引東觀記云食鬱林潭中恐誤			
			析鄉 侯訢建武十三年以異少子封 按侯表年闕			

國名侯名	封事	封年	嗣	嗣	嗣	地
鬲侯朱祜 按章懷注引東觀記祜作福避安帝諱則字當從古今之古傳及後漢紀皆作祜疑誤	以護軍從征河北力戰陷陣封安陽侯建武二年爲建義大將軍更封堵陽十三年增邑定封七千三百戶	元年封二十四年薨○按後漢紀作二十三年十二月薨	侯商嗣	侯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爲外孫陰后巫蠱事免爲庶人	永初七年侯沖以演子紹封	平原縣
潁陽成侯祭遵 按成後漢紀作威今從范書	初以從平河北封列侯建武二年定封	元年封九年正月擊公孫述隗囂薨軍無子國除				潁川縣
安成忠侯銚期	初從光武擊王郎破赫賊侯五千戶	元年封十年薨	侯丹嗣建武十五年徙封 葛陵 濟南縣○按封年見水經注熊表闕	侯舒嗣	侯羽嗣	侯蔡嗣 汝南縣
			建平 侯統建武十年以期子封○按建平水經注作平輿又作三十年			沛國縣 按從水經注則爲汝南縣
祝阿侯陳俊	初從光武擊銅馬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更封新處十三年增邑定封	元年封二十三年十二月薨	侯浮嗣後徙封 蘄春 江夏縣	侯專諸嗣	侯篤嗣	平原縣

東光成侯耿純	初從光武爲前將軍封耿鄉侯及即位更封高陽侯建武六年定封	元年封十三年薨	侯阜嗣後徙封莒鄉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歆與楚人顏忠詞語相連國除○按水經注建武十三年更封耿阜爲平阿侯傳略去中間不載	高亭 侯盱建初二年以阜子紹封薨無子國絕		勃海縣
				侯騰肅宗時以盱弟紹封	侯忠嗣	五世
			六世 侯緒以忠孫嗣			
揚虛侯馬武	初從光武破羣賊封山都爲捕虜將軍增邑封鄃坐殺軍吏削戶五百建武十三年定封并前千八百戶○按後漢紀作十五年更封揚虛侯今從傳山都熊表作山東誤	元年封永平四年薨	侯檀嗣永平十四年坐兄伯與楚王英黨顏忠不道國除	滲亭 侯靈永初七年以武孫復封○按滲亭熊表作膠亭誤	侯側嗣	平原縣
合肥侯堅鐔	初以偏將軍從光武河北爲揚化將軍及即位封𣾰強建武六年定封	元年封二十六年薨	侯鴻嗣	侯浮嗣	侯雅嗣	九江縣

參蘧鄉侯杜茂	初從光武征伐封樂鄉建武二年徙封苦陘十三年徙封脩增邑十五年坐斷兵馬廩縑使軍吏殺人削邑定封	元年封十九年薨	侯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楚王英黨王平顏忠不道減死國除○按熊表云元坐與東平王謀反國除大昭考光武諸王東平毅賢豈至大逆此洛誤本後漢書不傳目獨怪此條劉攽已揭其誤熊氏生於其後乃三劉刊誤竟未見遂使東平賢藩含寃千載謬矣	安樂亭 侯奉永初七年以茂孫復封 漁陽縣亭○按熊表作元子誤今從傳		按參蘧未詳其地熊表以爲齊國誤考續漢志齊國西安縣有蘧邱里古渠邱非參蘧也
阿陵侯任光	初以信都守迎光武從破鄴邑爲左大將軍封成武建武二年定封萬戶○按後漢紀作六年更封陵鄉	元年封五年薨	侯隗嗣永元四年薨	西陽 侯屯嗣後帝追思隗忠徙封 山陽縣中興省	侯勝嗣○按章懷注引東觀記勝作騰	涿郡縣 北鄉 侯世嗣後徙封 齊郡縣中興省
中水侯李忠	初從光武爲右大將軍封武固建武二年定封三千戶○按後漢紀作六年定封	元年封十九年薨	侯威嗣	琴亭 侯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永初七年復封○按永平九年東觀記作二年今從傳純叔父名季	侯廣嗣	河間縣

槐里侯萬脩
初以信都令迎光武爲偏將軍封造義侯從平河北建武二年定封
元年封二年擊南陽薨於封
侯普嗣後徙泫氏 上黨縣
侯親嗣後徙扶柳 信都縣 封薨無子國除
侯豐永初七年以脩曾孫復封曲平亭
扶風縣 侯熾嗣永建元年薨無子國除
門德亭 侯恭延熹二年以脩元孫復封

靈壽侯邳彤
初以二郡迎光武拔邯鄲封武義侯後定封
元年封六年薨
侯湯嗣建武九年徙封十九年薨 樂陵 平原縣
侯某嗣無子國除
常山縣

平亭 侯晉元初元年以彤孫復封
侯柴嗣

昌城侯劉植
初據昌城迎光武爲驍騎將軍封列侯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定封
元年封二年討密賊薨於封
侯向嗣後徙東武陽 東郡縣
侯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等不道國除
安平縣

觀津侯劉喜 按章懷注引東觀記喜作嘉
初與兄植迎光武封列侯植卒代爲驍騎將軍定封
元年封傳國於後
安平縣

浮陽侯劉歆
初與弟植憙與迎光武封平鄉侯憙卒代爲驍騎將軍定封○按熊表作建武二年更封誤
元年封傳國於後
勃海縣

褒德侯卓茂 按雲臺功臣作宣德侯章懷注引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今從傳
前密令以束身自脩名冠天下侯三千戶○按本紀作高密令誤
元年九月甲申封四年薨封
侯崇嗣後徙汜鄉 琅邪縣
侯巷嗣
侯訢嗣
侯隆嗣永元十五年薨無子國除

扶溝侯朱鮪 按敗本東觀記作鮪從封成德侯
以爲更始將堅守洛陽不肯下從岑彭之言詣河陽降爲平狄將軍侯
元年九月辛卯封○按熊表作九年誤岑彭傳云傳國累代
侯某嗣
侯某嗣
侯某嗣
陳留縣 侯祀嗣坐殺人國除○按是侯見御覽二百一引東觀記

武邑侯耿植
初與從昆弟純宿訢率衆迎光武俱以偏將軍侯
元年封
信都縣 按熊表作安平誤

隧鄉侯耿宿 按耿純傳作遂鄉
與耿植同功侯
元年封
侯遵嗣○按是侯見寒朗傳熊表所闕
濟北蛇邱鄉

著武侯耿訢	與耿植同功侯	元年封為赤眉將軍與鄧禹西征戰歿				
重平侯張萬	初以郡五官掾與邳彤俱迎光武為偏將軍侯	元年封				勃海縣
平臺侯尹綏	初以郡督郵與邳彤俱迎光武為偏將軍侯	元年封				常山縣 中興省
武始節侯張純	以前襲富平侯爵先來詣闕降得復國建武五年定封武始食富平之半	元年封中元元年三月戊辰薨○按戊辰後漢紀作丙辰今從本紀	侯奮嗣永元十四年薨	侯甫嗣	侯吉嗣永初三年薨無子國除	魏郡縣 中興省○按純封國在平原之富平而兼食魏郡之別邑即武始也
滑侯公賓就	以前更始將斬王莽首功封光武即位復國○按見御覽二百引東觀記	元年封				陳留襄邑亭
建信侯嚴宣	以漁陽都尉與吳漢俱會光武於廣阿為偏將軍侯	元年封				千乘縣 按熊表作汝南誤

歸德侯劉颯 按此侯熊表闕載見前書匈奴傳陳遵傳及范書南匈奴傳前書功臣侯表作颯或云颯非一人今考颯宣帝時匈奴日逐王先賢撣之孫先賢撣率衆降故封歸德以竊意以颯匈奴子孫故更始光武俱使之如謂颯颯二人則颯之歸德侯傳子襃襃傳子霸至永平十四年有罪國除與否尚未可知建武初不應遽以歸德復封颯也其稱劉颯者或是賜姓史失載耳	以故侯從光武得復國建武六年使匈奴	元年封	侯襃嗣○按班表謂襃嗣在建武二年免誤考颯即颯南匈奴傳言颯建武六年使匈奴二年罷安得遽襲封乎又班表云建始元年颯嗣五十六年薨亦誤	侯霸嗣永平十四年有罪		汝南縣
好時愍侯耿弇 按弇耿況長子	初從光武擊王郎破羣賊侯食好時美陽二縣建武十三年增戶邑	二年封永平元年薨	侯忠嗣	侯馮嗣	侯良嗣一名侯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 侯協嗣	扶風縣

雍奴威侯寇恂	初以功曹從光武於廣阿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有功定封萬戶	二年封十二年薨○按後漢紀作十年今從傳	侯損嗣建武三十年徙封扶柳信都縣○按徙封之年見水經注熊表封年闕	侯龐嗣後徙封商鄉	侯襲嗣	漁陽縣
			汶侯壽建武十三年以恂庶子封○按熊表封年闕			沛國縣
列侯寇張按張寇恂兄子	以軍功侯○建武初封按見寇恂傳					
舞陰壯侯岑彭按水經注作潕陰	初爲更始歸德侯光武即位爲廷尉侯如故建武三年十二月定封	二年封十一年討公孫述爲刺客所害	侯遵嗣後徙封細陽汝南縣	侯伉嗣	侯杞嗣元初三年坐事免建光元年復封○按杞殿本東觀記作起	南陽縣 侯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
			六世侯福嗣			
			穀陽侯淮建武十三年以彭庶子封			沛國縣
平陽侯曹宏	以故平陽侯本始子舉兵佐軍得復國	二年封	侯璘嗣			河東縣

櫟陽侯景丹	初從光武拒王郎爲偏將軍號奉義侯後定封○按光武云櫟陽萬戶邑	二年正月封是年九月壬戌薨	侯尙嗣後徙封余吾上黨縣	侯苞嗣	侯臨嗣無子國絕	馮翊縣中興省○按熊表不得所屬
				監亭侯遵永初七年以苞弟復封		
安平侯蓋延	初從光武爲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建武二年定封十三年增邑萬戶	二年封十五年薨	侯扶嗣	侯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不道誅國除	盧亭侯恢永初七年以延曾孫復封○按盧亭章懷注引東觀記作盧亭	侯遂嗣按北海安平俱有安平縣未知孰是熊表作冀州誤
朗陵愍侯臧宮	初從光武平河北封成安侯建武七年更封期思十三年更封酇十五年定封	二年封永平元年薨	侯信嗣	侯震嗣	侯松嗣元初四年坐與母別居國除	汝南縣
					侯由永寧元年以松弟紹封	
阜成侯王梁	初迎光武爲偏將軍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封武強爲河南尹建武十三年增邑定封	二年封十四年九月薨○按後漢紀作元年七月辛未封今從范書	侯禹嗣	侯堅石嗣追坐父禹與弟平同楚王英不道誅國除		安平縣

慎靖侯劉隆

按隆本南陽宗室，置功臣可也，熊表置異姓，誤

初以騎都尉拒朱鮪有功，封亢父。建武十三年增邑，徙竟陵。十五年有罪免。十七年更封扶樂鄉，與馬援討平交阯，改封長平。三十年定封。○按亢父，東平縣。扶樂，陳留扶溝鄉，章懷以扶樂爲在九眞郡，非也。竟陵，江夏縣。長平，汝南縣

二年封。中元二年三月薨

侯安嗣

汝南縣

昆陽威侯傅俊

初謁光武於河北，從征伐有功侯

二年封。七年薨

侯昌嗣，後徙封蕪湖。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國，乞錢五十萬，爲關內侯。帝怒，貶關內侯，竟不與錢。○按水經注，龍亢縣，漢建武十三年封傅昌爲侯國。傳不載徙封事。蕪湖，丹陽縣

高置亭侯鐵。永初七年以昌子復封

潁川縣

淮陵侯王霸

初從光武河北，賜爵關內侯，又破邯鄲，封王鄉。建武二年徙富波。十三年增戶邑，徙向。三十年定封

二年封。永平二年薨

侯符嗣，後徙封軑。江夏縣

侯度嗣，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

侯歆嗣

臨淮縣 按臨淮熊表作下邳，誤。考永平十五年始改臨淮爲下邳，霸封於建武時，不得預稱

山桑節侯王常

按山桑，水經注睢水下作高陽，云建武二年封。今從本傳、後漢紀

以從光武征伐有功侯

二年封。十二年屯故安，薨於屯所。○按後漢紀作十三年薨

侯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按石城，丹陽縣

汝南縣

固始恭侯李通

以首倡大謀，助成大業侯

二年封。十八年十月薨

侯音嗣

召陵侯雄。建武十三年以通少子封。○按殿本東觀記作雄封新市

汝南縣

侯定嗣

侯黄嗣。○按侯壽嗣，章懷注云東觀記黄作萁

汝南縣

新息侯朱浮

初從光武爲偏將軍，定北邊，封武陽，食三縣。建武二年徙封父城。二十五年更封。○按熊表武陽作舞陽，誤

二年封。永平元年坐單詞所告，賜死，國除

汝南縣

西華侯 鄧晨

初以偏將軍從光武征伐有功封房子○按建武十三年更封南䜌十九年定封○按房子水經注作房陵今從本傳

二年封。二十五年十月薨。○按二十五年熊表誤作十五年

侯棠以晨小子嗣後徙封 **武當** 南陽縣○按棠水經注作堂古字通

侯固嗣○按熊表固字與下文國字互易誤

侯國嗣

汝南縣 侯福嗣永建元年薨無子國除

夜侯 歐陽歙

按夜即掖縣古字通用

初以河南尹封被陽建武九年徙封○按被陽前志屬千乘續志無此縣

二年封十三年坐臧下獄

侯復嗣薨無子國除

東萊縣

陵陽侯 丁綝

按陵陽後漢紀十三作潁陽疑誤

初說潁陽宰降為偏將軍從征伐有功封定陵新安鄉侯五千戶後徙封

二年正月封

侯鴻嗣建初四年徙封 **魯陽鄉** 元和三年又徙封 **馬亭鄉** 永元六年正月乙卯薨○按魯陽南陽縣鄉章懷注引東觀記云在尋陽郡誤考尋陽乃廬江之屬縣非郡名也

侯湛嗣

侯浮嗣

丹陽縣 侯夏嗣○按章懷注云夏東觀記續漢書並作憂

宣平侯 宋宏

初為王莽共工徵拜大中大夫為大司空封栒邑後徙封

二年二月壬子封薨無子國除

陳留縣

長羅侯 常翕

故侯

不得封年建武四年薨無子國除○按以下四侯俱見前書功臣表

爰戚侯 趙牧

故侯

不得封年建武四年以先降梁王免

山陽縣 中興省

建平侯 杜憲

故侯

建武初復國四年以先降梁王免

濟陰縣

高昌侯 董永

故侯

二年五月己巳復封

按地理志千乘有高昌後漢改千乘為樂安國續志無此縣

列侯 慶吾

以劉永將斬永首降侯

三年五月封

不其侯 伏湛

初以名儒才任宰相車駕出征常留鎮守封陽都建武六年定封三千六百戶

三年三月壬寅封十三年薨

侯翕嗣

侯光嗣

侯晨嗣

侯無忌嗣

東萊縣

六世
侯質嗣

七世
侯完嗣建安十年增戶邑十四年薨女爲孝獻皇后○按熊表云完爲曹操誅國除誤考伏湛傳但云誅伏氏不云完伏后紀魏志武帝紀注但云誅后兄弟且曹操此事在建安十九年其時完卒已六年安能及禍邪

八世
侯興嗣曹操弒伏后國除○按此一代熊表闕今據伏后紀

隃麋
烈侯耿況 初以上谷太守降從光武擊王郎爲大將軍號興義侯後定封

按隃麋烈侯熊表作牟平烈侯誤況長子弇別封好時次子舒別封牟平故以少子霸嗣封隃麋也考耿弇傳封牟平侯句封字下當有舒字今本脫落觀熊表如此知宋本已誤屬居特未之深考耳若以牟平

四年正月封 十二年薨

侯霸以況少子嗣

侯文金嗣

侯喜嗣

侯駟嗣

扶風縣

爲況所食邑則傳當云徙封牟平不然霸襲況爵牟平封反屬之舒有是理乎

六世
侯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

七世

八世
侯汎

牟平
侯舒建武五年以況子從征伐斬匈奴兩王復攻彭寵有功侯○按後漢紀作四年正月封

侯襲嗣尚明帝女隆慮公主

侯寶嗣建光四年坐阿附嬖倖共爲不道貶亭侯自殺國除

東萊縣

牟平
侯箕陽嘉三年以寶子復封

則亭

陽亭
侯恒陽嘉三年以寶子侯

美陽
桓侯秉永平十七年以騎馬都尉伐匈奴有功永元二年拜征西將軍副竇憲破匈奴侯三千戶三年夏薨○按水經注永元二年封彭耽侯耿秉襲陽後傳脫封彭耽事後漢紀作乘二年薨謚壯侯

侯沖嗣後坐竇氏黨國除

扶風縣

				栗邑 侯譚永元三年從竇憲擊匈奴斬首五千餘級侯竇氏敗免		馮翊縣
鹽水侯錫光 按熊表不得封地	以交阯太守遣使貢獻侯。按見循吏傳以下八人熊表皆云以降封誤	四年封。按以下八人熊表皆作五年封誤今從岑彭傳				
列侯鄧讓	以交阯牧遣使貢獻侯	四年封				
列侯登	以江夏太守遣使貢獻侯	四年封				
列侯王堂	以武陵太守遣使貢獻侯	四年封				
列侯韓福	以長沙相遣使貢獻侯。按相熊表誤作太守	四年封				
列侯張隆	以桂陽太守遣使貢獻侯	四年封				
列侯田翕	以零陵太守遣使貢獻侯	四年封				

列侯杜穆	以蒼梧太守遣使貢獻侯	四年封				
率義侯張睢	以桂陽太守張隆子侯	四年封				
鐫羌侯隗恂	以隗囂子詣闕侍誠爲胡騎校尉侯	五年十二月封後四年以父囂終不降誅				
不義侯子密 按後漢紀作義侯今從范書及殿本東觀記	以彭寵蒼頭斬寵降侯	五年二月封				
安邱侯張步	以斬劉紆將蘇茂降侯	五年十一月封八年叛歸琅邪誅				北海縣
漁浦侯帛意	以李憲軍士追斬憲降侯	六年正月封				
列侯楊邑	以郡決曹史殺樂浪賊王調降侯	六年封				
列侯王閎	以郡三老殺樂浪賊王調降侯。按王景傳云閎獨讓爵	六年封				

向義侯王遵 以隗囂將詣七年封 隗降爲太中大夫侯
按後漢紀及章懷注引續漢書作上洛侯今從隗囂傳

全椒侯馬成 以期門從征伐擊新李憲封平舒建武二十七年定封
七年封三十二年薨○按熊表作三十一年豈誤後漢紀作二十八年今從傳
侯衛嗣
棘陵侯香嗣後徙封
侯豐嗣
侯元嗣
九江縣

六世 侯邑嗣○按熊表無六七二世誤
七世 侯醜嗣桓帝時以罪免

益陽亭侯昌延熹二年以成元孫復封

安豐戴侯竇融 以率河西五郡太守步騎數萬與大兵共進征隗囂侯食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
八年閏月封永平五年薨○按後漢紀作四年十二月薨今從本傳
子穆嗣尚內黃公主坐事死獄中
侯嘉永平十四年五月以穆小子紹封二千戶
侯萬全嗣
侯會宗嗣
廬江縣

顯親侯竇友 以與兄融會光武攻隗囂侯
閏月封中元元年薨
文侯固嗣尚光武女涅陽公主永平中擊匈奴降車師肅宗即位以固功多又以公主脩嫩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建初三年增邑一千三百戶章和二年薨子彪先卒無子國除
天水縣 按天水熊表作漢陽誤考明帝始改天水爲漢陽友封於建武時不得預稱

陵鄉侯梁統 與竇融將兵會光武攻隗囂以武威太守封成義建武十三年更封高山後定封
閏月封
侯松嗣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永平四年十二月坐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

助義侯竺曾 與梁統同功以武鋒將軍侯
閏月封

褒義侯史苞 與梁統同功以張掖太守侯
閏月封

輔義侯庫鈞 與梁統同功以金城太守侯
閏月封

扶義侯辛彤 與梁統同功以酒泉太守侯
閏月封

征羌節侯來歙

以中郎將攻戰連年平定隴羌建武十一年六月討公孫述爲刺客所害贈征羌侯印綬

十一年六月侯褒嗣 追封

褒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卒未年薨侯歷以稜子嗣封陽嘉二侯

侯定嗣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

汝南縣

按傳云改汝南之當鄉爲征羌國水經注云征羌縣故名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歙光武姑子

六世

侯虎嗣桓帝時爲屯騎校尉

列侯賈丹

以殺盧芳將尹由降侯 十二年封○按以下三人熊表誤作十四年封今從杜茂傳

列侯霍匡

與賈丹同功侯 十二年封

列侯解勝

與賈丹同功侯 十二年封

鐫胡侯隨昱

以故盧芳將率衆詣闕降侯 十二年封

武進侯隨憲

與兄昱同功侯 十二年封

雲中縣

則鄉哀侯侯霸

初從光武爲尚書遷大司徒建武五年賜爵關內侯十三年薨以在位明察守正不回贈則鄉侯二千六百戶

十三年追封

侯昱嗣後徙封於陵

濟南縣

侯建嗣○按此一世熊表脫

侯昌嗣

扶陽侯韓歆

以從征伐有功侯 十三年封後以直言無諱帝怒自殺

沛郡縣

中興省

明親侯鄧寬

以兄禹功高十三年五月封侯

宜西侯來由

以兄歙忠節十三年封侯

按章懷注云東觀記作宜西鄉侯

平阿侯耿阜

功未詳○按十三年封見水經注

九江縣

侯	事蹟	封	嗣	嗣	嗣	郡縣
諸亭侯李愔	以車騎將軍侯食邑弋陽○按見太平寰宇記一百七考光武時為車騎將軍者止有邳宏一人此云車騎將軍必是車騎屬官不知樂史何所據	十六年封				
高柳侯堪 姓闕	以代相侯	十九年封				代郡縣
新息忠成侯馬援 按王圻謚法通考作謚忠武未知何據	初為隴西太守擊先零羌為伏波將軍討徵側等功侯三千戶為梁松所陷追收印綬建初三年追謚○按熊表作建初二年復侯誤	十九年二月封二十五年擊五溪蠻薨於屯所○按後漢紀作二十六年薨誤				汝南縣
列侯滿頭	以鮮卑率種人內屬侯○按見鮮卑傳	三十年封				
安陽侯吳彤	以父尉為將軍戰歿侯○按尉與漢兄	建武時封				汝南縣

侯	事蹟	封	嗣	嗣	嗣	郡縣
褒親侯吳翕	以兄廣平侯漢功大侯	建武時封○按吳彤為兄吳翕為弟同是不得封年熊表先翕後彤誤				
列侯谷崇	以軍功侯○按見寇恂傳	建武時封				
鄳侯鄧邯	功未詳	建武時封永平中薨	子彪嗣讓國與異母弟荆屬詔許焉○按東觀記作屬章懷云本或無荆字			江夏縣 按熊表不詳所屬
廣武侯郭涼	以擊彭寵有功侯○按見杜茂傳	建武時封				雁門縣
烏傷新陽鄉侯楊茂	以威寇將軍從征伐有功侯○按見楊璇傳	建武時封	侯某嗣	侯某嗣有罪國除		會稽縣 按新陽烏傷之鄉名也會稽之烏傷與汝南之新陽相去遼遠熊表乃以汝南與會稽並列誤
武進侯趙慮	功未詳○按見水經注	建武時封				雲中縣
成義侯文齊	以廣漢太守率衆降僞為鎮遠將軍侯○按見西南夷傳	建武時封				

後漢書補表卷三 功臣侯 二十六

守節侯戎	以于寘王子降侯	建武時封				
楊鄉侯王賞	功未詳。按見天文志	建武時封				河東縣鄉
建忠侯彭寵	更始時以漁陽太守歸漢侯	光武承制封後反誅				
列侯韓湛	以校尉追斬劉永將董憲侯	建武時封				
僮侯葛文	初與兄盧起兵佐光武功封盧五千戶盧以讓弟文	建武時封				下邳縣
北平侯王元才	功未詳。按以下五侯見水經注	建武時封				中山縣
安憙侯王益才 按水經注作安熹古字通	功未詳	建武時封				中山縣
蒲陰侯王顯才	功未詳	建武時封				中山縣
新市侯王仲才	功未詳	建武時封				中山縣

唐侯王季才	功未詳	建武時封				中山縣
潁陽侯申屠志	功未詳。按見御覽二百引東觀記	建武時封				潁川縣
餘汗侯陳靖	以招集義兵赴王常爲典軍校尉御寇有方侯。按見人物志	建武時封				豫章縣
山亭鄉侯蔣澄	功未詳。按見咸淳毘陵志	建武時封	侯休嗣			吳郡縣亭
陽羨西亭侯蔣通	功未詳。按通蔣澄之子見咸淳毘陵志	建武時封				吳郡縣亭
海昏侯沈戎	以九江從事降劇賊尹良侯。按見沈約宋書自序而唐書宰相世系表以爲辭不受封	建武時封				豫章縣
簡陽侯某	功未詳。按趙憙爲侯相知有此侯	建武時封				按兩漢志無此縣

平林侯其	功未詳○按趙憙爲侯相知有此侯	建武時封				按光武紀拒新市平林兵注云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
鄒平侯其	功未詳○按溫壽爲相知有此侯見溫序傳及後漢紀五	建武時封				濟南縣
利取侯畢尋	功未詳○按以下三侯並見御覽二百一引東觀記	建武時封	侯某嗣	侯某嗣	侯某嗣	侯守嗣坐殺人妻國除
夕陽侯邢崇	功未詳	建武時封	侯某嗣	侯之嗣坐爲賊所竊亡印綬國除		按南陽宛有夕陽聚河南穀陽城西有夕陽亭見楊震傳
首鄉侯段普	功未詳	建武時封	侯某嗣	侯某嗣	侯勝嗣坐殺婢國除	陳留巳吾鄉
節鄉正侯趙憙	初以大尉建武二十七年賜爵關內侯後定策安宗廟侯	中元二年四月丙辰封建初五年五月戊辰薨○按傳云永平元年封誤熊表承之	侯世嗣坐事下獄疾病薨○按趙憙傳西羌傳並作趙代章懷避諱改今從百官志注	侯直嗣	侯淑嗣薨無子國除	
楊邑鄉侯馮魴 按本紀作楊邑侯今從本傳	中元元年賜爵關內侯又以司空定策侯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事削爵土十四年復	四月丙辰封元和元年薨	侯柱嗣尚獲嘉長公主	侯定嗣薨無子國除○按後漢紀元興元年四月封魴後爲列侯未詳魴之孫行與否		
				侯珫和帝時以定弟紹封	侯肅嗣	太原縣

安鄉侯李訢	以司徒定策侯	四月丙辰封				鉅鹿縣 中興省○按熊表作吳郡誤吳郡乃安縣非安鄉

右光武一百二十七人筑陽新蔡析鄉建平汶穀陽召陵牟平八人隨父凡一百三十五人

歸義侯滇岸	以西羌大豪降侯○按見西羌傳	永平元年封				
折姦侯燕廣	以告楚王英與王平等不道侯	十三年封				
濩澤侯鄧鯉	功未詳	按是侯見寒朗傳永平十三年涉及楚獄不得封年姑編於孝明之世				河東縣
中陵鄉侯蘇純	以從奉車都尉竇固擊匈奴車師有功侯○按熊表作以都尉擊匈奴誤	十六年封				定襄縣 鄉

右孝明四人昌安夷安美陽三人隨父凡七人

破虜傍邑侯鹵承	以昆明夷應募擊哀牢斬其王類牢侯	建初二年春封				

明進侯 傅毅 以父育擊羌章和元年封 湞吾鄉殁侯七百戶

右孝章二人卽墨隨父膠東亭二人繼絶凡五人

定遠侯 班超 以使西域爲都護安集五十餘國納質內屬侯千戶 永元七年封 十四年九月薨 侯雄嗣 侯始嗣永建五年坐殺妻陰城公主腰斬國除

漢中南鄭鄉 按見東觀記熊表不得所屬

右孝和一人粟邑隨父高密楊邑二人繼絶凡四人

安鄉侯 張禹 以太傅定策侯千二百戶 永初元年四月封七年薨 侯盛嗣

鉅鹿縣 中興省○按熊表不得所屬

龍鄉侯 徐防 以太尉定策侯千一百戶 四月封 侯衡嗣

泰山博鄉

福亭侯 尹勤 以司空定策侯五百戶 四月封薨無子國除

樂亭侯 任尚 以征西校尉擊先零羌侯三百戶 二年封後坐事誅國除

詩姦侯 杜習 以漢陽故吏刺殺羌賊杜琦侯 五年封

列侯 陳省 以應募刺殺羌賊呂叔都侯○按見西羌傳 元初二年封

列侯 羅横 與陳省同功侯○按見西羌傳 二年封

破虜侯 須沈 以左鹿蠡王助擊零昌侯 三年封

羌侯 號封 以効功種羌刺殺零昌侯○按西羌傳作羌王疑誤 四年封

破羌侯 榆鬼 以當闐種羌刺殺羌賊杜季貢侯 四年封

羌侯 雕何 以上谷全無種羌刺殺狼莫賜侯 五年封

率衆侯 其至鞬 以鮮卑率衆侯○按見鮮卑傳 永寧元年封

都鄉侯 馬賢 以斬羌豪盧忽封安亭侯千戶永建元年以校尉擊且凍羌進封 延光元年封 永和六年以征西將軍擊隴西種羌功賢及二子皆戰歿

舞陽亭侯光 以賢孫永和六年十二月復封○按殿本東觀記光作承太後漢紀作承光又作漢安元年封列侯

寵昭武侯 郭鎭 以尚書冒犯白刃斬賊臣閻景侯二千戶 延光四年十二月封永建四年薨 成侯賀嗣

汝南縣

右孝安十四人則亭隨父夷安平鄉鬲高亭漻亭安樂亭琴亭曲平亭平亭細陽監亭慮亭高置亭十三人繼絶凡二十八人

安鄉侯朱寵	以太尉侯	永建元年二月丙戌封	鉅鹿縣 中興省○按熊表不得所屬
陽平侯桓焉	以前廷議守正侯	永建時封漢安二年薨	東郡縣
廣鄉侯攣填	以侍中侯	陽嘉四年封	

右孝順三人舞陰陽亭陽平三人隨父舞陽亭繼絶凡七人

平鄉侯謝安	以應募率宗親設伏斬陰陵賊徐鳳侯三千戶	永嘉元年五月封	鉅鹿縣
鄴侯梁並 按並大將軍冀之族	以降羌五萬餘戶侯二千戶	元年封	扶風縣

義陽亭侯趙愷	以父沖爲護羌校尉討西羌戰歿侯	元年封	

右孝沖三人

繹以成

男東垣既勤謹校

侗同人

壻金錫鬯秬和[illegible]校

後漢書補表卷第三

後漢書補表卷第四

桓靈獻功臣侯

嘉定錢[illegible]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元孫
育陽安樂鄉文恭侯胡廣 按後漢紀作文侯	以太尉定策安宗廟侯	建和元年四月封延熹二年坐不衛宮免為庶人靈帝立復封故國熹平元年三月壬戌薨				南陽縣 鄉 按熊表汪漁陽誤
厨亭侯趙戒 按後漢紀作江南侯	以司徒定策侯	元年四月封	獻侯典嗣			
安國亭康侯袁湯 按後漢紀無亭字	以司空定策侯五百戶	元年七月己巳封	宣文侯逢嗣靈帝立增封三百戶薨。按熊表逢作逢三百作二百誤	侯基嗣為董卓所害		中山縣 亭 中興省
曲成侯王暠	功未詳。按不得封年姑見永壽二年附於此韓敕碑陰					東萊縣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元孫
新豐侯段熲	以破太山琅邪賊封列侯延熹八年以破西羌徙都鄉五百戶建寧二年徙封萬戶三年增四千戶	永壽二年封光和二年有罪自殺				京兆縣
邟鄉忠侯黃瓊 按後漢紀作昭侯	以師傅恩不附梁氏侯千戶	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七年二月薨				頴川周承休侯國鄉
脩武仁亭侯歐陽參	以尚書不附梁氏侯	八月壬午封				河內縣 亭 按熊表不得所屬
宜陽都鄉侯尹勳 按本傳但云都鄉此從劉瑜傳	以尚書令不附梁氏侯	八月壬午封建寧元年為曹節矯詔所害				恒農縣 鄉
鄴都亭侯霍諝	以尚書不附梁氏侯	八月壬午封				魏郡縣 亭 按熊表不得所屬
山陽西鄉侯張敬 按劉瑜傳作亭侯	以尚書不附梁氏侯	八月壬午封				河內縣 鄉 按熊表注漢陽誤

侯國	始封		地理
宜陽金門侯李瑋 按劉瑜傳作亭侯瑋作偉	以尚書不附梁氏侯	八月壬午封	恒農縣 亭
宛句呂都亭侯虞放	以尚書議誅梁冀侯	八月壬午封 後以黨事誅	濟陰縣 亭 按熊表不得所屬
下邳高遷鄉侯周永 按劉瑜傳云封亭侯	以尚書議誅梁冀侯	八月壬午封	下邳縣 鄉 按熊表不得所屬
右鄉侯度尚	以荊州刺史平南蠻侯	七年封 九年薨	
烏程東鄉侯抗徐 按此侯熊表敘述多誤	以中郎將別部司馬擊破太山賊公孫舉侯五百戶 後增封五百戶	七年封	吳郡縣 鄉 按熊表作南陽誤

侯國	始封			地理
壽成亭侯皇甫規	以度遼將軍平賊討羌侯二百戶	永康元年封○按本傳云規讓封不受		
東陽亭侯宣酆	功未詳○按見桓帝紀延熹九年注	不得封年		廣陵縣 亭
右孝桓十七人益陽亭門德亭二人繼絕凡十九人				
高陽鄉侯陳蕃	以輔翊先帝侯三百戶	建寧元年封 後為中官所害○按本傳蕃讓不受封		河間縣 鄉
安陽鄉侯周崇	以父景預議定策侯	元年封		汝南縣 鄉
列侯張奐	以矯詔誅陳蕃等侯	元年封		
錢塘侯朱儁	以交阯刺史斬交阯賊梁龍封都亭侯千五百戶中平元年五月討黃巾封西鄉中平二年擊破孫夏徙封增戶五千	光和元年封 興平五年薨○按本傳云卒於初平五年誤		會稽縣 中興省
遂鄉昭烈侯劉寬 按謚本寬碑及後漢紀熊表作昭列侯	以光祿勳先策黃巾逆謀侯六百戶	六年封 中平二年二月丁卯薨	侯松嗣	

臨晉侯楊賜	以師傅先策誅張角侯千五百戶	中平元年封二年十月庚寅薨	侯彪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馮翊縣
中陵鄉侯劉陶	以侍御史先策張角反狀侯	元年封三年十月坐直言下獄自殺				定襄縣 鄉
都鄉侯皇甫嵩	以左中郎將討黃巾封都鄉後徙封槐里八千戶食槐里美陽兩縣○按槐里扶風縣	元年封二年坐戢無功削戶六千復封都鄉				
溧陽侯陶謙	以徐州牧擊破黃巾侯	元年封後為曹操所敗死				丹陽縣
郿侯董卓	以破虜將軍擊先零羌封斄鄉千戶中平六年徙封○按熊表作中平元年徙封誤	二年封初平三年四月辛巳有罪伏誅				扶風縣
安次侯王敏	以荊州刺史討斬趙慈侯○按見水經聖水注	二年封三年薨				廣陽縣
壯節侯傅燮 按不得封地	以前破黃巾賊侯	不得封年四年臨陣戰歿○按後漢記作五年五月				

烏程侯孫堅	以佐軍司馬從破黃巾由破虜將軍侯	四年十月封初平三年薨	侯策嗣建安三年以討逆將軍徙封吳五年七月為許貢客所害○按後漢紀作四年六月	南昌侯權建安二十四年以驃騎將軍封後襲策位		吳郡縣 豫章縣
陽城侯劉焉	以益州牧侯○按是侯見熊表然焉傳不言封侯	五年封後以州叛興平中歿				潁川縣
襄賁侯劉虞	以幽州牧討張純封容邱永平六年以大司馬徙封	五年封後為公孫瓚所害				東海縣 按熊表不得所屬
列侯王政	以客刺殺漁陽賊張純侯	五年封				
鄴侯袁紹	以勃海太守封邟鄉建安元年徙封○按邟鄉見前	六年封後拜大將軍攻許為曹操所敗				魏郡縣
陽泉鄉侯黃琬	以政績為天下表侯	六年封初平三年六月為董卓所殺				南陽魯陽鄉 按張宗傳注為縣陽泉鄉佐廬江有陽泉非其地

都亭侯閔貢	以河南中部掾斬賊侯	六年封○按熊表作初平元年封			
易侯公孫瓚	以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初平二年以討黃巾功徙封薊四年徙封	六年封後以兵反爲袁紹所殺			河間縣
列侯許相	以侍中侯○按見許劭呂強傳熊表云以中常侍侯誤甚	靈帝時封			
都亭侯張納	以中丞督捕揚州賊侯○按見張納功德敘碑	靈帝時封			
城安鄉侯郭鴻	功未詳○按見郭躬傳	靈帝時封			
郇侯趙苞	以遼西太守忠節侯	靈帝時封			清河縣 按熊表不得所屬

右孝靈二十四人

成武侯劉表	以荊州牧平賊遣使入貢侯	初平元年封後舉州牧建安十三年卒	子琮[illegible]以荊州[illegible]封列侯		濟陰縣

高陽鄉侯蔡邕 按熊表脫鄉字注河間誤	以左中郎將從帝西都長安侯	元年封三年爲王允所陷死獄中			陳留圉 聚
江南亭侯趙溫	以從帝西都長安侯	元年封建安十三年薨			
溫侯王允	以太尉從帝西都長安侯五千戶○按本傳云受二千戶	二年十二月封三年六月爲李傕所殺		安樂亭侯黑建安時追思允忠以允孫侯三百戶	河內縣
鄠侯董旻	以左將軍侯	二年封三年四月兄卓敗坐誅			扶風縣
元鄉侯張溫	以太尉侯○按此侯見竇武傳注功未詳太尉當作衛尉	初平時封後爲董卓所害			
溫侯呂布	以騎都尉封都亭侯初平二年誅董卓以奮威將軍徙封	初平時封後爲曹操所殺			河內縣
池陽侯李傕	以牛輔校尉舉兵爲董卓復仇自侯	三年九月封建安三年四月伏誅			馮翊縣
美陽侯郭汜	以牛輔校尉舉兵爲董卓復仇自侯	九月封建安二年爲將伍習所殺			扶風縣

平陽侯張濟	以午輔校尉聚兵爲董卓復仇自侯	九月封建安二年伏誅				河東縣
萬年侯樊稠	以董卓故將聚兵爲卓復仇自侯	九月封後爲李傕所殺				馮翊縣
宣威定侯張繡 按熊表作列侯誤	以濟子爲建忠將軍侯建安四年十一月率衆降封列侯十七年從破袁譚增邑凡二千戶	十一月封建安十二年從曹操征烏丸薨	侯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武威縣 按陳景雲云宣威疑非縣蓋卽都亭之屬侯上疑有脫字大昭謂此說誤
陽翟侯袁術 按陽翟魏志作楊今從范書	以左將軍侯	三年八月封後僭號建安四年死				潁川縣
郫忠侯趙謙	以擊白波賊侯	初平時封				蜀郡縣
高安鄉忠侯夏侯惇	以折衝校尉征呂布侯七百戶建安十二年增千八百戶	興平元年封延康元年四月庚午薨。按熊表作建安初封誤				
列侯楊定	以後將軍侯。按見後漢紀	二年七月丙寅封				

安陽亭侯王邑 按亭名見王漢傳熊表止作列侯誤	以河南太守迎駕獻綿帛侯	二年封				河南雒陽亭
晉陽侯張楊	以安國將軍侯	二年封建安三年十一月爲其將楊醜所殺				太原縣
南昌侯劉備 按劉先主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熊表置異姓誤	以鎮東將軍封宜城亭建安二十五年以驃騎將軍徙封。按熊表作宜城侯脫亭字	建安元年封				豫章縣
列侯董承	以衛將軍從帝侯	八月封後謀誅曹操事泄爲操所殺				
列侯丁沖 按董卓傳注作丁中	以侍中從帝侯	八月封				
列侯种輯	以侍中從帝侯	八月封後謀誅曹操事泄爲操所殺				
東武亭侯鍾繇	以尚書僕射從帝侯	八月封				南陽宛亭 按熊表不得所屬

列侯郭溥 按後漢紀溥作浦
以尚書從帝八月封侯

列侯董芬
以御史中丞八月封從帝侯

列侯劉艾
以彭城相從八月封帝侯

列侯韓斌
以左馮翊從八月封帝侯

務亭侯楊衆
以東萊太守八月封。按楊震傳作二年封從帝侯

恒農縣
亭
按郡國志恒農縣有務鄉郎此

列侯羅邵
以議郎從帝八月封侯

列侯伏德
以議郎從帝八月封侯。按德伏后之兄

列侯趙蕤
以議郎從帝八月封侯

灊津亭侯士孫萌
以父執金吾瑞與誅董卓元年封侯

陽成亭侯楊亮
以父奇與鍾繇誘李傕部曲將反傕侯元年封

益壽亭侯于禁
以軍司馬從曹操征伐侯二一千戶後有功增二百戶二年正月封二十四年兵敗降孫權
侯某建安中以禁子封五百戶

潁川縣
亭
按熊表不得所屬

閬鄉侯段煨
以安南將軍討李傕功侯三年封十四年薨。按魏志賈詡傳注熊表闕

楊吉亭侯裴茂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作陽吉平侯熊氏不得封地
以謁者與誅李傕侯三年封

都亭侯薛洪
以張楊故長史率衆降封列侯後徙封都亭四年四月封

恒農縣

後漢書補表卷四 功臣侯

列侯 繆尙 以河內太守四年四月封 率衆降侯

華鄉侯 劉勲 以廬江太守四年十二月 率衆降封列封 侯後徙封

都亭侯 賈詡 以執金吾說四年封 張繡降侯

萬歲亭 敬侯荀 彧 以侍中守尙五年封十七侯惲嗣 書令籌策平年薨。按魏 袁紹功侯千志及後漢紀 戶建安十二作八年八月 年增邑合二封 千戶

按章懷云萬歲亭在今洛川故嵩陽縣西北熊表不得所屬

昌鄉 亭侯 鮮于 輔 以劉虞故將五年封 降爲建忠將 軍侯。按碑 作虎牙將軍 南昌亭侯

漢壽 亭侯 關羽 以偏將軍從五年封後歸 曹操征伐侯劉備

按熊表但作亭侯今據魏志武帝紀注

按熊表作壽亭侯誤

武陵縣

亭

十三

槐里 侯馬 騰 以征西將軍七年封十三 從誅郭傕封年薨 都亭侯後徙 封

扶風縣

列侯 呂曠 以袁尙將八年封 率衆降侯

列侯 呂詳 以袁尙將八年封 率衆降侯

永寧鄉 侯公孫 度 據遼東稱侯八年封九年侯恭嗣 後以奮威將薨。按表紹 軍侯 傳作十九年 封今從本傳

襄平 侯康建安十 二年以虜子 斬送袁尙首 封

按前書地理志襄平屬臨淮後漢改臨淮爲下邳續志不載此縣

列侯 荀衍 以監軍校尉九年封 誅高幹侯

列侯 張南 以袁熙將降十年正月封 侯

都亭侯 焦觸 以袁熙將降正月封 侯

按熊表作列侯誤

後漢書補表卷四 功臣侯

十四

涓陽亭貞侯郭嘉	以軍祭酒從攻袁譚平冀州侯二百戶增八百戶	十年封十三年薨	侯奕嗣	
高陵亭侯曹純	以斬袁譚首侯三百戶	十年封十五年薨	侯演嗣	馮翊縣亭
安國亭侯程昱	以奮威將軍討破袁譚侯	十年封		中山縣亭 中興省安國縣
陵樹亭侯荀攸 按水經注作陵樹鄉侯誤	以軍師籌策功侯三百戶建安十二年增四百戶	十年封十九年薨。按熊表作八年封誤	侯適嗣	陳留尉氏亭 按熊表不得所屬
列侯王炎	以上洛都尉從征伐獲高幹侯。按熊表作上濟都尉誤	十一年封		
亭侯田疇	以征伐功侯五百戶	十二年封。按疇辭不受封		
千秋亭侯董昭	以袁紹魏郡太守降後謀策從都許侯	十二年封		按常山鄗邑弘農新安並有千秋亭新安之亭本文選西征賦注
安昌侯滿寵	以汝南太守封關內侯後有功進封	十三年封		汝南縣 中興省。按熊表不得所屬

國明亭侯曹洪	以破劉表別將於舞陽侯	十三年封		
樊亭侯蒯越	以說劉琮降侯	十三年封十九年薨。按薨年見魏志注引傅子		任城縣亭
列侯韓嵩	與蒯越同功侯	十三年封		
列侯傅巽	與蒯越同功侯	十三年封		
列侯十二人 名氏俱闕。按劉表傳云同時封者十五人今云十二人者其三即蒯越韓嵩傅巽也	以或從劉琮降或說劉琮降侯	十三年封		
安國亭侯張燕	以黑山賊率眾十餘萬降封以平北將軍侯五百戶	十四年四月封	侯方嗣。按熊表此一代闕	中山縣亭 中興省安國縣。按熊表不得所屬

新都亭侯鮑劭	以父信戰歿侯	十七年封				廣漢縣亭
博昌亭愍侯夏侯淵	以潁川太守從征伐侯五百戶建安二十一年增三百戶	十七年封二十四年正月與劉備戰陽平為備所殺				樂安縣亭
列侯朴胡	以巴夷王率衆附侯	二十年九月封				
列侯杜濩	以賨邑侯率衆附。按賨邑熊表作竇邑誤	二十年九月封				
閬中侯張魯　按魯諡原乃在魏朝熊表載之誤	以漢中郡降侯萬戶	二十年十一月封	按熊表此格有侯富嗣三字誤考富襲封乃在受禪後不當載			巴郡縣
列侯張某五人	以從父魯降侯	十一月封				
平樂亭侯閻圃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平樂鄉侯	以張魯功曹勸魯降侯	十一月封				山陽縣　中興省

都鄉侯張遼	以呂布都尉率衆降破袁譚功侯	二十一年封	侯某延康元年以遼子侯			
都亭侯任峻	以典農中郎大興屯田軍國致饒侯	建安時封九年薨				
列侯史渙	以中軍校尉從征伐侯	建安初封十四年薨	侯靜嗣			
廣昌亭威侯樂進	以軍司馬侯七百戶後有功增五百戶	建安時封二十三年薨	侯綝嗣			中山縣亭
關門亭侯龐悳	以率衆降封都亭侯後徙封三百戶	建安時封二十四年為關羽所殺	侯某二人建安中以父悳功俱封為侯			
宜春侯彭翼	功未詳。按見江西通志	建安時封				豫章縣
宜春侯施游	功未詳。按見江西通志	建安時封				豫章縣
瀶強侯宋奇	功未詳。按見三國志	建安時封				汝南縣

亰鄉侯曹眞	以功封靈壽亭後徙封	建安時封				南陽新野鄉
清苑鄉侯劉若	以建武將軍侯	建安時封				
都亭侯王忠	以扶風衆降侯	建安時封				
高樂鄉侯鄧展	以奮威將軍侯。按見漢書敘例	建安時封				
南鄉亭侯董蒙	以軍師祭酒侯	建安時封				南陽縣亭
萬歲亭侯韓浩 按熊表作列侯誤	以中護軍侯	建安時封	侯榮嗣。按此一代熊表闕			按郡詳前
安平亭侯曹仁	以兗州牧有軍功封都亭後徙封	建安時封				
都鄉侯張郃	以袁紹將降封都亭延康元年徙封	建安時封				
武始亭侯張旣	以新豐令從征伐侯	建安時封				魏郡縣 中興省。按熊表不得所屬

呂都亭侯孫觀	以與臧霸俱降從征伐侯	建安時封				濟陰宛句亭 按前書地理志濟陰有呂都縣中興省
列侯孫康	以與臧霸俱降從征伐侯	建安時封				
武鄉侯嚴幹	以議郎有軍功侯	建安時封				琅邪縣 中興省。按熊表不得所屬
都亭侯李典	以中郎將有軍功侯二百戶後增一百戶	建安時封				
列侯成公英	以金城衆降侯	建安時封				
列侯閻行	以金城衆降侯	建安時封				
都亭侯李通	以裨將軍號建功侯後改封二百戶	建安時封				
列侯劉岱	以司空長史從征伐侯	建安時封				
延壽亭侯文聘	以劉表大將降封關內侯後有功徙封	建安時封				酒泉縣亭

侯	封	地
武安鄉侯臧霸	以琅邪相以建安時封 精兵入青州助攻袁譚封都亭侯延康元年徙封	魏郡縣鄉 按熊表不得所屬
西鄂都鄉侯呂其	以禅將軍封建安時封 關內侯攻封陰德亭侯徙封盧亭又徙西鄂都鄉七百戶	南陽縣鄉
好時侯楊秋	為冠軍將軍建安時封 。按以下十八人並見魏公卿上尊號奏碑	扶風縣
都亭侯閻柔	為度遼將軍建安時封	
華鄉侯靈 按疑是朱靈魏封高唐侯	為使持節後將軍建安時封	
都亭侯祖	為屯騎校尉建安時封	
湟鄉亭侯題	為振威將軍建安時封	河南鞏鄉
尉猛亭侯當	為振武將軍建安時封	

侯	封	地
中陽鄉侯夏侯楙	為中領軍建安時封	西河縣鄉
樂鄉亭侯生	為忠義將軍建安時封	按前書地理志樂鄉屬信都後漢改信都為安平續志無此縣
元就亭侯神	為安眾將軍建安時封	
都亭侯備	為翼衛將軍建安時封	
成遷亭侯慎	為討夷將軍建安時封	
常樂亭侯俊	為綏邊將軍建安時封	
安昌亭侯許褚 按熊表但作關內侯	以譙國眾降建安時封 封關內侯後徙封	汝南縣亭 中興省安昌縣
高樂亭侯員	為安夷將軍建安時封	河東楊亭

長安亭侯曹	爲奮武將軍建安時封	京兆縣亭
平陵亭侯夏侯尚	爲征南將軍建安時封	扶風縣亭
遂鄉侯徐晃	以都尉封都亭侯延康元年徙封	
益壽亭侯呂虔	以太山太守建安時封或說延康元年封	建安時封或說延康元年封
安陵亭侯王朗	以魏國御史大夫侯。按熊表但言御史似漢之御史矣誤下華歆同 延康元年封	汝南征羌亭
安樂鄉侯華歆	以從征孫權爲軍師魏相國侯 元年封	漁陽縣鄉
千秋亭侯王照 按熊表作列侯此据魏公卿上尊號奏碑	以馮翊山賊率衆降侯 元年封	按郡詳前

安陽鄉侯曹休 按熊表作東陽亭此据魏公卿上尊號奏碑	爲使持節行都督督軍揚州刺史征東將軍侯 元年封	按郡國志汝南有安陽縣王渙傳河南雒陽有安陽亭未知孰是
列侯鄭甘	以馮翊山賊率衆降侯 元年五月封	

右孝獻一百三十七人南昌襄平又不得封地者十人皆隨父安樂亭一人繼絶凡一百四十八人

繹以成
男東垣旣勤謹校
侗同人

姪東壁星伯
東塾學仲覆校

後漢書補表卷第四

後漢書補表卷第五

外戚恩澤侯

嘉定錢大昕譔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子	孫	曾孫	元孫
原鹿貞侯陰識	以侯前母兄騎都尉封陰鄉十五年定封	建武元年封永平二年薨	侯躬嗣	侯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絶 侯淑永寧元年以璜弟紹封	侯餘嗣	汝南縣
平阿侯王述	故侯	建武初復爵二年薨絶○按見前書恩澤侯表				九江縣
紅陽武桓侯王泓	以父丹降爲將軍戰死征與光武有舊侯○按見前書元后傳及恩澤侯表	元年封				汝南縣 中興省
吳房侯鄧汎 按殿本東觀記作吳侯	以父晨娶光武姊新野節義長公主侯奉主祀	元年封				汝南縣
陽安節侯郭況	以后弟黃門侍郎封綿蠻十七年徙封○按綿蠻即緜曼眞定縣中興省水經注作綿蔓	二年封永平二年薨	侯璜嗣尚淯陽公主永元四年坐子與竇憲不道下獄死			汝南縣
衛公姬常	以周後詔所褒封周承休公十三年二月庚午改爲衛公○按前書侯表云建武二年五月更爲周承休侯五年侯武嗣十三年更爲衛公今從范書二月後漢紀作五月	二年五月庚辰封				東郡
宋公孔安	以殷後詔所褒封殷紹嘉公建武十三年二月庚午改爲宋公○按後漢紀作五月改	五年二月壬申封				汝南
平昌侯王獲	故侯	五年復封				平原縣 按今本郡國志無此縣脫
壽張恭侯樊宏 按宏後漢紀作容	以帝舅光祿大夫封長羅建武十三年從都尉徙封謝侯十五年定封	五年封二十七年薨	哀侯儵嗣永平二年以壽張益東平徙封 燕 永平十年薨○按燕東郡縣	侯汜嗣	侯時嗣	侯建嗣薨無子國絶 東平縣

						侯盼永寧元年以建弟紹封
			六世 侯尚嗣			
			平望 侯茂建武二十七年以宏少子封			北海縣
新陽侯 陰就 按殿本東觀記虞延傳與艮傳作信陽古字通	以后弟嗣封后父宣恩侯改封新陽	九年封永平二年子豐殺妻酈邑公主父母當坐自殺國除				汝南縣
射陽侯 樊丹 按水經注作謝陽古字通	以帝舅侯	十三年封				廣陵縣 按熊表不得所屬
更父侯 樊忠 按忠藝文類聚五十一作沖	以帝舅宏族兄侯	十三年封				任城縣 按更父郎亢父古字通說文秔或作稉熊表不得所屬
元鄉侯 樊尋	以帝舅之子侯	十三年封				

褒成侯 孔志	以孔子後詔所褒侯	十四年四月辛巳封。按孔僖傳作十三年封	侯損嗣。按孔僖傳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洪适以為誤是也熊表不能是正	侯曜嗣	侯完嗣傳至建安初國絕	
新鄭侯 郭竟	以后從兄騎都尉征伐有功侯	十七年封永平中薨。按新鄭發干熊表俱作建武初封誤	侯嵩嗣嵩薨追坐染楚王英事國除。按嵩勤二代熊表俱闕	伊亭 侯勤建初二年以嵩子復封薨無子國除		汝南縣 按熊表不得所屬
發干侯 郭匡	以后從兄弟侯	十七年封三十年薨	侯勳嗣。按此一代熊表闕	侯駿嗣永平十三年坐楚王英事失國建初三年復封 觀都 薨無子國除		東郡縣 按熊表不得所屬
南䜌侯 陳茂	以郭后叔父梁早終無子以其壻侯	十七年封。按熊表不得封年				鉅鹿縣
富波侯 周均	以皇考姊子侯。按見殿本東觀記	不得封年				汝南縣
鍾離侯 馮邯	以姨子侯。按見殿本東觀記	不得封年				九江縣
右光武十九人平望隨父凡二十人						
鮦陽翼侯陰慶	以帝舅興子侯	永平元年四月癸卯封	侯琴嗣	侯萬全嗣	侯桂嗣	汝南縣

期思侯 以帝舅興子封陰强永平七年徙封。按徙封見殿本東觀記陰强亦汝南縣 四月癸卯封

陰博 按殿本東觀記博作傳

無錫侯 以帝舅興子侯。按見殿本東觀記及藝文類聚五十一 四月癸卯封

陰盛

龍舒侯 以楚王英舅子侯 四月癸卯封

許昌

關內侯 以師傅賜爵食邑五千戶 二年十月壬子封 侯郁嗣永元五年薨 侯音嗣 侯某嗣薨無子國絕。按熊表無此一代今從傳

桓榮

汝南縣 吳郡縣 廬江縣

右孝明五人

容城侯 以高祖功臣參後侯 建初二年封。按後漢紀作七年十月封

曹湛 按熊表作平陽侯本華虎傳考平陽公主永平三年封建初八年子馮奮襲封則建初二年不得有兩平陽侯本紀永元三年詔以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求近親紹封則為容城無疑

涿郡縣 中興省

西陵侯 陰棠 按後漢紀棠作堂 以梁節王舅侯 二年封

順陽 哀侯 馬廖 以帝舅侯。按此乃特封熊表作嗣馬援封誤 四年四月癸卯封永元四年薨 侯遵嗣永元二年坐罪徙封

程鄉 薨無子國除。按馬防傳云徙封丹陽馬廖傳云徙封程鄉疑程鄉屬丹陽縣

潁陽 侯廣元初三年以廖孫復封。按熊表作侯廣嗣又三年作二年俱誤潁陽潁川縣

江夏縣 南陽縣

翟鄉 侯 馬防 以帝舅城門校尉為車騎將軍平定西羌封潁陽六千戶後增千三百五十戶永元四年被譴徙封。按殿本東觀記本傳云防以參藥勤勞增封襄城亭千二百五十戶又按熊表敘述多誤今不枝舉潁陽見前 四月癸卯封永元十三年薨 侯鉅嗣

許侯馬光 按傳作許陽侯今從水經注及通鑑	以帝舅侯六四月癸卯封千戶○按永元六年二經注光先封月乙未被誣新汲後封許自殺國除後漢紀亦作建初四年封新汲范書失祇封新汲勍汲亦穎川縣	合鄉 侯朗永初七年以光子復封○按合鄉東海縣中興省			潁川縣
鄳侯蕭熊 按後漢紀作列侯	以高祖功臣七年十月癸何後侯丑封				南陽縣
列侯霍某	以宣帝功臣十月癸丑封光後侯○按見後漢紀云與蕭熊同日封				
平陽侯馮奮	以公主子襲八年封永元母封七年薨無子	侯勁以奮兄侯邪嗣襲封	侯留嗣		河東縣
林慮侯耿承	以公主孫襲不得封年延祖母封侯○光四年坐阿按公主封墜附樊豐共為慮後避殤帝不道貶亭侯諱改林慮後為梁冀所害				河內縣
獲嘉侯馮石	以公主子襲不得封年母封侯	侯代嗣薨無子國絕			河內縣

		侯承以代弟紹封			
右孝章十人伊亭觀都二人繼絕凡十二人					
冠軍侯竇憲	以帝舅封武陽辭不受永元二年六月庚辰復封冠軍二萬戶又不受	永元元年六月封四年六月坐不道自殺國除			南陽縣
郾侯竇篤	以帝舅侯六千戶	二年六月庚辰封四年六月有罪自殺國除			潁川縣
汝陽侯竇景	以帝舅侯六千戶	六月庚辰封四年六月有罪自殺國除			汝南縣
羅侯竇瓌	以帝舅封夏六月庚辰封陽六千戶永十年為梁棠元五年坐爲所殺假貸人徙封羅不得臣吏人○按夏陽馮翊縣				長沙縣
穰侯鄧疊	以外戚侯	四年封是年六月坐與竇憲不道誅國除			南陽縣
吳房侯陰綱 按後漢紀作防侯	以后父侯	八年封十四年后廢自殺國除○按熊表不得封年後漢紀作九年五月封今從范書			汝南縣

乘氏侯梁雍
以帝舅侯五千戶
九年封永建元年薨○按後漢紀作十年五月封下梁棠梁翟宋俊宋蓋宋遲同
忠侯商嗣女爲桓帝后永和六年八月丙辰薨○按丙辰後漢紀作丙午
侯冀陽嘉二年四月丁丑封襄邑侯固讓不受後嗣父封建和元年四月益封萬三千戶和平元年增萬戶合前所襲凡三萬戶元嘉元年增封定陶陽城爲西縣延熹二年八月丁丑坐罪徙封比景都鄉侯自殺國除
襄邑
侯允建和元年七月封萬戶冀敗誅○按襄邑陳留縣
城父
侯桃永興二年封冀敗坐誅○按城父汝南縣桃後漢紀作桃又作與允同日封下濦同
濟陰縣

潁陽
侯不疑建和元年七月以冀弟封萬戶冀敗誅
潁陰
侯馬永興二年封萬戶冀敗誅○按馬後漢紀作焉
並潁川縣

西平
侯蒙建和元年七月以冀弟封萬戶未及冀敗薨
汝南縣

樂平侯梁棠
以帝舅侯五千戶
九年封
侯安國嗣冀敗誅
東郡縣

單父侯梁翟
以帝舅侯五千戶
九年封冀敗誅
濟陰縣

長垣侯宋俊
按熊表止作列侯今據水經注
以清河王舅侯五千戶
九年封○按熊表作永初中封誤下蓋遲同
陳留縣

列侯宋蓋
以清河王舅九年封侯五千戶

列侯宋遲
以清河王舅九年封侯五千戶

右孝和十二人平陽一人繼絕凡十三人

上蔡侯鄧騭
按騭殿本東觀記作陟今從范書
以帝舅侯萬戶以定策增二千戶俱固辭永初四年復封
永初元年四月封建光元年被誣徙封羅不食死
汝南縣

西平昭成侯鄧宏
按宏諡見殿本東觀記
以帝舅侯萬戶
四月封二年薨
侯廣德嗣建光元年被誣廢爲庶人自殺
汝南縣

西平都鄉侯甫德 元初二年以帝舅宏子封分西平之都鄉為國建光元年被誣廢為庶人 汝南縣

鄉

葉侯鄧悝 以帝舅侯萬戶 四月封元初五年薨 鄧廣宗元初二年封建光元年被誣廢為庶人自殺 南陽縣

西華侯鄧閶 以帝舅侯萬戶 四月封元初五年薨 鄧忠元初五年封建光元年被誣廢為庶人自殺 汝南縣

盛鄉侯來衍 以清河王舅元年封侯五千戶

新亭侯申轉 以濟北惠王舅元年封侯

北宜春文侯閭暘 以后父侯五千戶 三年四月壬寅封四年薨 ○按四年熊表作三年誤 侯顯嗣延光元年徙封長社萬三千五百戶四年十月戊午有罪誅 ○按長社潁川縣熊表作三年徙封誤 汝南縣

陽安侯鄧珍 以帝舅京子侯三千五百戶 四年封建光元年被誣廢為庶人 汝南縣

武陽侯鄧遵 按武傳作舞 此從西羌傳 以度遼將軍羌人刺殺狼莫羌侯三千戶○按西羌傳云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 五年封建光元年被誣自殺 南鄉侯萬世桓帝時以遵子紹封及后廢誅○按萬世或作萬唐人避諱去之 南陽縣

朝陽侯劉環 以帝乳母王聖女婿侯○按見後漢紀 延光三年四月戊子封 南陽縣

右孝安十八人原鹿葛張縝陽都鄉合鄉五人繼絕凡十五人

舞陰侯鄧昌 以安帝妹長公主子襲母封侯○按熊表作昌以褒子襲封誤 不得封年 南陽縣

臨潁侯賈某 以和帝女公主子襲母封侯○按見鄧騭傳 不得封年 潁川縣

右孝順二人

列侯馬初 以帝乳母馬惠子侯○按見後漢紀 永興元年六月乙丑封

南頓侯鄧演

以后兄侯

二年封

南陽縣

泚陽

侯康延熹二年徙封后廢免。按泚陽亦南陽縣郡國志李雲傳注及郭仲奇碑皆作比鄧昆傳作泚古今字熊表作泚誤

昆陽

侯統延熹四年以演子封后廢免

潁川縣

消陽

侯秉延熹四年以演子封后廢免。按消陽李雲傳注作濟陽今從本紀後漢紀秉作廣云皇后弟消陽侯育又封在七年四月乙丑

南陽縣

按若依李雲傳注則爲陳留縣

西鄉侯鮑吉

按後漢紀二十作列侯此從御覽二百一引魯國先賢志

以帝爲蠡吾侯時侍講恩侯

延熹二年五月甲戌封

涿郡縣

中興省

列侯張彪

以帝爲蠡吾侯時有舊侯。按見後漢紀

安陽侯鄧會

按天文志作安鄉侯鄧會後漢紀作比陽侯今從桓帝紀及皇后紀

以后兄子侯

四年封后廢下獄死

南陽縣

聞喜侯竇武

以后父封槐里五千戶靈帝即位以定策徙封

八年封建寧元年九月謀誅宦官事泄爲所害。按熊表作建寧延寧誤漢無延寧年號

渭陽

侯機建寧元年六月癸巳以武子封武敗被害

河東縣

右孝桓六人南鄉潁陽西平潁陰昆陽消陽六人隨父凡十二人

鄠侯竇紹

以武兄子與定策功侯

建寧元年六月癸巳封武敗被害

扶風縣

西鄉侯 以武兄子定策功侯 興六月癸巳封 武敗被害 涿郡縣 中興省。按熊表作樊陽誤

竇靖

不其鄉侯 以后父侯 四年七月封 光和元年十月后廢誅 東萊縣

宋酆 按後漢紀酆作豐

蔡陽侯 以父酆侍讀有勞侯 光和二年封。按楊賜傳作中平二年封 南陽縣

鄉

張根

慎侯 以后異母兄中平元年八月封 發張角別黨謀侯 後爲中常侍等所害 汝南縣

何進

鄉

濟陽侯 以后兄車騎將軍擊破滎陽賊侯。按五行志作后異父兄又作同母弟 四年三月封 後兄進敗被害 陳留縣

何苗 按五行志作朱苗

脩侯 以太后兄子侯 五年封 後有罪自殺 勃海縣

董重

右孝靈七人渭陽一人隨父凡八人

都亭侯 以帝母王美人兄侯五百戶 興平元年封 侯端嗣

王斌

安衆侯 以高祖功臣何後侯。按後漢紀建初時已封何孫熊爲酇侯中閒必有國除之事是以復封 建安九年八月辛巳封 南陽縣

蕭某

右孝獻二人

後漢書補表卷第五

男東垣繹以成既勤侗同人謹校

後學同里秦鏡鑑照若在明覆校

後漢書補表卷第六

嘉定錢大昭譔

宦者侯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養子	孫	曾孫	元孫
鄭鄉侯鄭衆	以前誅竇憲功以大長秋侯千五百戶永初元年益封三百戶	永元十四年六月封元初元年薨	侯閎嗣	侯安嗣薨國絕	侯石讐延熹一年以衆曾孫紹封關內侯	南陽棘陽鄉 按熊表不得所屬

右孝和一人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養子	孫	曾孫	元孫
龍亭侯蔡倫	以尚方令久宿衛侯三百戶	元初元年封永寧二年有罪自殺國除				泰山博亭 按熊表不得所屬
雍鄉侯李閏	以小黃門侯三百戶	建光元年五月封				東郡燕鄉 按熊表不得所屬
都鄉侯江京	以小黃門侯三百戶	延光五月封四年十一月丁巳為孫程所誅				
宜城剛侯孫程	以中黃門定策封浮陽萬戶永建元年九月徙封	延光四年十一月辛巳封陽嘉元年薨				南郡縣

號謚姓名	侯狀戶數	始封	養子	孫	曾孫	元孫
		侯美以程弟襲爵。按熊表置之子行誤	浮陽 侯壽陽嘉元年以程養子封			勃海縣
華容侯王康	以中黃門定策侯九千戶	十一月辛巳封早薨				南郡縣
酈侯王國	以長樂太官丞定策侯九千戶	十一月辛巳封早薨				南陽縣
湘南侯黃龍	以中黃門定策侯五千戶	十一月辛巳封永和二年坐罪減租四分之一				長沙縣
西平昌侯彭愷	以中黃門定策侯四千二百戶	十一月辛巳封早薨				平原縣
中廬侯孟叔	以中黃門定策侯四千二百戶	十一月辛巳封永和二年坐罪減租四分之一				南郡縣
復陽侯李建	以中黃門定策侯四千二百戶	十一月辛巳封永和二年坐罪減租四分之一				南陽縣

侯號	事蹟				縣
廣宗侯	以中黃門定十一月辛巳策侯四千戶封早薨				鉅鹿縣
王成					
祝阿侯	以中黃門定十一月辛巳策侯四千戶封 永和二年坐罪減租四分之一				平原縣
張賢					
臨沮侯	以中黃門定十一月辛巳策侯四千戶封 永和二年坐罪減租四分之一				南郡縣
史汎					
廣平侯	以中黃門定十一月辛巳策侯四千戶封				鉅鹿縣
馬國					

侯號	事蹟				縣
范侯	以中黃門定十一月辛巳策侯四千戶封 永和二年坐罪減租四分之一				東郡縣
王道					
褒信侯	以中黃門定十一月辛巳策侯四千戶封 永和二年坐罪減租四分之一				汝南縣 按熊表本章懷注以爲南陽誤
李元					
山都侯	以中黃門定十一月辛巳策侯四千戶封 永和二年坐罪減租四分之一				南陽縣
楊佗					
下雋侯	以中黃門定十一月辛巳策侯四千戶封 永和二年坐罪減租四分之一				長沙縣
陳予					

侯號	事蹟				縣
析侯	以中黃門定十一月辛巳策侯四千戶封早薨				南陽縣 按熊表作南郡誤
趙封					
枝江侯	以中黃門定十一月辛巳策侯四千戶封 永和二年坐罪減租四分之一				南郡縣
李剛					
夷陵侯	以中黃門定十一月辛巳策侯二千戶封早薨				南郡縣
魏猛					
東阿侯	以中黃門定十一月辛巳策侯千戶封				東郡縣
苗光					

侯號	事蹟				縣
高望	以謁者長與十一月辛巳定策功侯封				上郡縣
亭侯					亭 按熊表不得所屬
興渠					
東鄉侯	以小黃門與十一月辛巳三百戶封				南陽新
籍建					野鄉

右孝安二十四人

侯號	事蹟				縣
都鄉侯	以中常侍賀陽嘉時封養子侯三百戶				
良某					
列侯	以中常侍侯順漢安元年封 ○按見後漢紀				
肇順					

右孝順二人浮陽一人隨父凡三人

費亭侯曹騰

以中常侍定策侯

建和元年七月己巳封。按見曹騰碑

侯嵩嗣爲陶謙所殺

魏

侯操建安元年六月以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襲封九月以大將軍進封武平侯十八年五月丙申自立爲魏公二十一年四月甲午自進爵魏王二十五年正月庚子薨。按武平陳國縣元年熊表作九年誤

王丕嗣尋受禪

按帝王世云費亭在沛國酇縣地道記云在山陽湖陸劉昭兩引之熊表不得所屬

武德

侯叡延康元年五月戊寅以丕子侯。按武德河內縣

鄢陵

侯彰建安十六年正月庚辰封五百戶

潁川縣

臨淄

侯植建安十六年正月庚辰封平原五千戶十九年徙封二十五年增萬戶。按平原平原縣

齊郡縣

按齊本國建安十一年除

宛

侯據建安十六年正月庚辰封范陽五千戶二十二年徙封。按范陽涿郡縣

南陽縣

魯陽

侯宇建安十六年正月庚辰封都鄉二十二年徙封

南陽縣

譙

侯林建安十六年正月庚辰封饒陽五千戶二十二年徙封。按饒陽安平縣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封子豹爲饒陽侯是林一名豹也

沛國縣

西鄉

侯玹建安十六年正月庚辰封二十年薨無子

侯贊以譙侯林子嗣薨無子

鄼
侯袞建安二十一年正月己丑封平鄉二十二年徙東鄉其年改封。按平鄉鉅鹿縣東鄉南陽新野鄉
沛國縣

襄邑
侯峻建安二十一年正月己丑封郿二十二年徙封。按郿扶風縣
陳留縣

恒農
侯馀一名良建安二十一年正月己丑封高平亭二十二年徙賴亭其年徙封。按二十一年熊表作十六年誤
恒農縣

壽春
侯彪建安二十一年正月己丑封
九江縣

郿
侯整建安二十二年封二十三年薨無子。按熊表作二十一年封誤
扶風縣

樊
侯均建安二十二年封二十四年薨
侯抗嗣。按此一代熊表闕
南陽縣

歷城
侯徽建安二十二年封
濟南縣

平輿
侯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二十三年徙封。按萬歲亭許卷四
汝南縣

臨晉
侯敏建安二十二年封奉操子矩後。按臨晉馮翊縣熊表作二十一年封誤

						鄧侯孫建安二十二年封奉操子沖後。按鄧南陽縣
葉吉成侯州輔 按熊表作列侯今據州輔碑水經濦水注作州苞	以長樂太僕定策侯	七月巳巳封永壽二年薨				南陽縣
亭侯劉廣	以中官定策侯。按見通鑑	七月巳巳封				亭

新豐侯單超	以中常侍與策誅梁冀侯二萬戶	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三年正月丙午薨	侯其嗣後降鄕侯			京兆縣
武原侯徐璜	以中常侍與誅梁冀侯萬五千戶	八月壬午封	侯其嗣後降鄕侯			彭城縣
東武陽侯具瑗	以中常侍與誅梁冀侯萬五千戶	八月壬午封後貶都鄕				東郡縣
上蔡侯左悺	以小黃門史與誅梁冀侯萬三千戶	八月壬午封八年有罪自殺				汝南縣

汝陽侯唐衡	以小黃門史與誅梁冀侯萬三千戶	八月壬午封七年薨	侯其嗣後降鄕侯			汝南縣
鄉侯劉普	以小黃門與誅梁冀侯	八月壬午封後坐罪貶關內侯				
都鄉侯趙忠 按熊表作列侯單超傳但云鄉侯今從張讓傳	以小黃門與誅梁冀侯	八月壬午封八年坐罪貶關內侯靈帝時坐罪誅				

南鄉侯左稱 按天文志趙岐傳並作左勝今從宦者傳	以中官侯	二年封八年二月有罪自殺。按熊表不得封年				南陽縣
高鄉侯侯覽 按周景傳作防東陽侯今從本傳	以中常侍賜爵關內侯後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	二年封熹平元年五月有罪自殺				琅邪縣 中興省。按熊表不得所屬
北鄉侯左黨	以中官侯	二年封八年二月有罪自殺				齊國縣 中興省。按熊表不得所屬

冠軍侯王甫（按陳敬王傳作王甫章懷注云華嶠書及宦者傳並作甫）	以長樂食監誣奏勃海王悝不道侯。按熊表云以誅竇武等建寧元年封都鄉侯大昭謂甫與誅竇武宦者傳只言其遷中常侍其封都鄉侯者朱瑀也熊氏誤迻下文讀之史固不誤也	八年封光和二年坐事下獄死				南陽縣
右孝桓十四人						
育陽侯曹節	以中常侍定策封長安鄉六百戶誅竇武等徙封增三千戶熹平元年又增四千六百戶	建寧元年六月癸巳封光和四年薨	侯其嗣			南陽縣
華容侯朱瑀	以長樂五官史與誅竇武等封都鄉侯千五百戶後徙封	六月癸巳封	侯其嗣			南郡縣
都鄉侯共普	以從官史與誅竇武等侯三百戶	六月癸巳封				
都鄉侯張亮	以從官史與誅竇武等侯三百戶	六月癸巳封				

列侯王尊（按熊表作都鄉侯）	以中黃門與誅竇武等侯三百	六月癸巳封			
列侯騰是（按熊表作都鄉侯）	以長樂謁者與誅竇武等侯三百戶	六月癸巳封			
都鄉侯呂強	以中常侍侯。按本傳趙忠等誣譖云辭不受封自殺	元年封後為			
列侯張讓	以中常侍侯。按後漢紀云以討張角、支絀所追自功封下十二人熊表以人同大昭謂十二人熊表此胃其功耳並不得封年此本後漢紀	中平二年六月封六年為			
列侯夏惲	以中官侯	六月封後坐誅			
列侯郭勝	以中官侯	六月封後坐誅			
列侯孫璋	以中官侯	六月封後坐誅			

列侯畢嵐	以中官侯六月封	後坐誅
列侯栗嵩	以中官侯六月封	後坐誅
列侯段珪	以小黃門侯六月封	後坐誅
列侯高望	以中官侯六月封	後坐誅
列侯張恭	以中官侯六月封	後坐誅
列侯韓悝	以中官侯六月封	後坐誅
列侯宋典	以鉤盾令侯六月封	後坐誅
列侯某	以中官侯。按後漢紀同日封者十二人知有此侯	六月封

右孝靈十九人孝獻時武平鄢陵臨淄宛魯陽譙西鄉費襄邑恒農壽春郁樊歷城平輿臨晉武德鄧十八人皆隨父凡三十七人

後漢書補表卷第六

繹以成、
男東垣旣勤謹校
侗同人

後學同里秦鏡在明
鑑昭若覆校

後漢書補表卷第七

公卿上

嘉定錢大昭撰

官
太傅
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改大司馬為太尉）太尉
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五月去大）司徒
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五月去大）司空
大將軍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河南尹
衛將軍
前後左右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度遼將軍

	光武建武元年	二
太傅	九月甲申前密令南陽卓茂子康為太傅○按茂傳作密令屬河南郡本紀作高密令衍高字	
大司馬	平秋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七月壬子大將軍南陽吳漢子顏為大司馬	
司徒	七月辛未前將軍南陽鄧禹仲華為大司徒時禹西征關中以琅邪伏湛惠公為司直行大司徒事	
司空	七月丁丑野王令漁陽王梁君嚴為大司空是年太常邳彤行大司空事	二月己酉大司空梁不奉詔免壬子太中大夫京兆宋宏仲子
大將軍	七月壬午偏將軍馮翊景丹為驃騎大將軍中堅將軍南陽杜茂諸公為大將軍鉅鹿耿純伯山為前將軍偏將軍萬修為右將軍	九月壬戌驃騎大將軍丹薨
太常	後大將軍信都邳彤偉君為太常月餘遷	
光祿勳		
衛尉	南陽李通次元為衛尉一年遷	
太僕		
廷尉	歸德侯南陽岑彭君然為廷尉二年遷	
大鴻臚		
宗正	宗正劉延○按熊表闕見馮衍傳	
大司農		衛尉李通為大司農三年遷
少府、執金吾、河南尹	太常邳彤為少府是年免 都護將軍南陽賈復君文為執金吾三年遷 河南太守樂安歐陽歙正思為河南尹五年免	中郎將王梁行執金吾事

三

爲大司空

閏月乙巳大司徒禹坐擊赤眉敗免三月壬寅行大司徒事司直伏湛爲大司徒

正月甲子大將軍杜茂爲驃騎大將軍閏月前大司徒鄧禹爲右將軍

執金吾賈復爲左將軍

車騎將軍孫宏

冬中郎將王梁爲前將軍二年遷山陽太守

沛國朱浮叔元爲執金吾五年遷

四

十月甲寅太傅茂薨

五

十一月壬寅大司徒湛坐河南尹司隸校尉廟中爭論不舉奏免尚書令河南侯霸君房爲大司徒

春大司農李通爲前將軍三年遷

左馮翊扶風張湛子孝爲光祿勳三年病免。按熊表作七年遷誤

太中大夫潁川銚期次況爲衛尉五年卒

山陽太守王梁爲河南尹三年遷

六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宏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

七

五月戊戌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

前博士汝南郭憲子橫爲光祿勳四年遷

執金吾朱浮爲太僕十三年遷

大司農江馮。按熊表闕見陳元傳

汝南太守上谷寇恂子翼爲執金吾

八	九	十	十一
			大司徒司直扶風杜林伯山爲光祿勳九年遷
			博士南陽洼丹子玉爲大鴻臚七年卒
			博士平原高詡季回爲大司農三年卒
			博士山陽丁恭子然爲少府九年遷

十二
九月大司空通罷。十二月辛卯楊武將軍南陽馬成君遷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眞。按成傳作十年誤

十三	十四
正月庚申大司徒霸薨三月辛未沛郡太守南陽韓歆翁君爲大司徒	
三月丙子行大司空事成罷四月甲寅冀州牧扶風竇融周公爲大司空	
右將軍禹以特進奉朝請 左將軍復罷	

十五
正月辛丑大司徒歆以直言無諱免自殺丁未汝南太守歐陽歙爲大司徒十一月甲戌坐在汝南臧罪
驃騎大將軍茂免
太常登。按熊表闕見本紀

丁獄死十月庚午關丙侯清河藏涉叔平爲大司徒

十六

河南尹張伋坐度田不實下獄死○按熊表闕見本紀

十七

驃騎將軍段志明年遷樓船將軍○按熊表闕見本紀

宗正吉○按熊表闕見陰后紀

十八

汝南太守南陽鄧晨偉卿行衛尉事○按晨傳

云行廷尉事

十九

侍中南陽陰興君陵爲衛尉四年卒○按熊表云興明年遷謀考本傳言明年夏光武徵

太僕朱浮○按熊表闕見張純傳

六月侍中南陽陰識次伯爲執金吾十四年去官

以爲大司馬固辭不受

二十

五月辛亥大司馬漢薨六月壬辰左中郎將南陽劉隆元伯爲驃騎將軍行大司

四月庚辰大司徒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死太子太傅張湛爲大司徒以疾篤

四月庚辰大司空融免六月庚寅太僕朱浮爲大司空

驃騎將軍并大司馬

虎賁中郎將京兆張純伯仁爲太僕

城門校尉眞定郭況爲大鴻臚

東海王傅杜林爲少府三年遷

二十二

五月丁卯大司徒茂薨九月辛未陳留太守京兆王況文伯為
八月丙戌大司空林薨十月丙申太僕張純為大司空干七
十二月大將軍杜茂嘉○按熊表閑見後僕紀大昭調茂為驃

恩免癸丑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

議郎席廣為光祿勳○按熊表閱見陰興傳
特進竇融行衛尉事

農太守陳留劉昆桓公為光祿勳五年遷

二十一

馬事○校殿本東觀記作行大將軍事
龍六月庚寅廣漢太守河內蔡茂子禮為大司徒

十月壬子大司空浮坐賣弄國

少府杜林為光祿勳數月遷恒

後漢書補表卷七　公卿上　九

二十三

大司徒
年去大為司空○按熊表二條闕後漢紀作林卒於二十四年正月乙亥是日純任大司空今從本紀
騎大將軍免於十五年卒忍十九年袁氏謨

二十四

尚書令魏郡馮勤偉伯為大司農三年遷○按傳作十五年勤任大司農三年遷司徒光武紀

二十

後漢書補表卷七　公卿上　十

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五丁攺司爲尉騎將行司事即
月丑大馬太驃大軍大馬壐日
四戊大徒甍月丑大司馮爲徒
月午司況五丁去大農勳司

平太南趙伯爲侯年魏太南馮孝爲侯
原守陽意陽太一遷郡守陽魴孫太

五中將風國處大農年○傅大
官郎扶耿叔爲司六辛按作司

二七以司馮爲徒此十年當二二五至十年合年數
十年大農勤司据則五上脫字十年二七正三之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罷僕憙太
太趙爲尉

太少沛桓春爲肯年
子傅國榮卿太四卒

馬 本觀不慮憲
弄殿東記誤作

三十二

建武中元元年

特鄧行徒從巡六乙司勤十辛司校東李爲徒
進禹司事東狩月未徒甍月未隸尉萊訢司
三戊司純六辛太馮爲空
月辰空甍月卯僕魴司

正太馮從封宗衛事
月僕魴東岱行尉

新侯陽就少三坐自
陽南陰爲府年罪殺

二	明帝永平元年	二	三
四月丙辰特進高密侯鄧禹爲太傅○按丙辰熊表作己卯誤	五月太傅禹薨		
			二月甲寅太尉憙坐考事不實免己未南陽太守陳留虞延子
			二月甲寅司徒訢免丙辰左馮翊南陽郭丹少卿爲司徒
四月丙辰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按丙辰熊表作己亥誤			
	侍中竇瓌爲光祿勳		
		衛尉竇融	前太尉趙憙爲衛尉
	虎賁中郎將安定梁松伯孫爲太僕三年免	常山太守琅邪伏恭叔齊爲太僕三年遷	
			侍中楚郡劉平公子爲宗正八年免○按熊表闕見本傳及
	長樂衛尉南陽陰嵩爲執金吾七年免		河南尹沛國范遷子廬○按本紀注作子閭今從郭丹傳

	四	五	六
大爲太尉六年遷			
	十月乙卯司徒丹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据免丙辰河南尹范遷爲司空		
	十月乙卯司空魴坐考鄧融任聽姦吏免丙辰太僕伏恭爲司空		
		二月甲戌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罷	南陽鄧鴻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絶坐○按熊表闕見
			前司空馮魴從幸魯行衛尉事
		右中郎將會稽包咸子良爲大鴻臚四年卒	
殿本東觀記本傳			
	荆州刺史河南郭賀喬卿爲河南尹三年卒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月辛卯衛尉趙憙行太尉事居府	如眞			
		正月己卯司徒遷薨三月辛卯太尉	虞延爲司徒			
殿本東觀記		初置度遼將軍中郎將吳棠行度遼	將軍事八年免			
					右中郎將北海周澤稚都爲太常八年遷	
						尚書令河南孫堪子稚爲光祿勳八年免
		衛尉并太尉○按熊表闕				
	廷尉張禹伯達○按熊表闕見殿本東觀記					
		司隸校尉北海牟融子優爲大鴻臚	三年遷			
	宗正宜春侯劉匡					
					大司農中山鮭陽鴻孟孫	大鴻臚牟融爲大司農一年遷
	前司空馮魴爲執金吾二十一年病免				居巢侯劉般行執金吾事	

十二	十三	十四
太常周澤行司徒事旋復位		三月甲戌司徒虞延坐與楚王英黨與黃初等交通免自殺四月丁巳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綏公爲司徒
七月乙亥司空恭罷乙未大司農牟融爲司空七年遷		
遼東太守潁川祭肜次孫爲太僕五年坐討北匈奴不進下獄		
	侍中任城魏應君應爲大鴻臚六年遷	
常沖爲大司農○按熊表闕見周澤傳		
	河南尹薛昭下獄死○按熊表闕見本紀	

十五

十六

五月癸丑司徒穆坐與淮陽王延交通知逆謀下獄死六月丙寅大司農西河王敏癸爲司徒

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事五年還

越騎校尉陳留樓望次子爲大司農三年遷

楚郡太守汝南袁安邵公爲河南尹十年遷

十七

二月乙巳司徒敏薨三月癸丑汝南太守上黨鮑昱文泉爲司徒五年遷

桂陽太守南陽鄧彪智伯爲太僕六年免

十八

十月丁未行太尉事趙憙爲太

十月丁未司空牟融爲太尉參

十一月戊戌蜀郡太守京兆第

大司農樓望爲太常五年遷

虎賁中郎將扶風馬廖敬平爲

傅錄尚書事。按錄尚書事始此

錄尚書事

五倫伯魚爲司空

衛尉。按熊表作建武四年免誤

章帝 建初 元年

征西將軍扶風耿秉伯初行度遼將軍事年遷

城門校尉扶風馬防

特進扶風竇固孟孫爲大鴻臚

行太常扶風韋彪孟

長樂少府楚國劉般

大司農弘農劉寬文饒

二

行車騎將軍事

達爲大鴻臚。按熊表闕

伯興爲宗正一年卒。按殿本東觀記作元年事

三

十二月丁酉行車騎將軍事馬防爲車騎將軍城門

太子中庶子劉軼爲宗正。按熊表闕見劉昆傳

少府成封越騎校尉扶風馬光爲執金吾

	四	五	六
		五月戊辰太傅憙薨	
	二月庚寅太尉融薨五月甲戌司徒鮑昱爲太尉○按庚寅後漢紀作庚辰		六月丙辰太尉昱薨七月癸巳大司農鄧彪爲太尉
	五月甲戌南陽太守馮翊桓虞仲春爲司徒		
校尉如故一年罷			
		前車騎將軍馬防爲光祿勳三年免	
		執金吾馬光爲衛尉	
		將作大匠南陽任隗仲和爲太僕三年遷	
			奉車都尉鄧彪爲大司農數月遷左馮翊河南鄭衆仲師爲大
	射聲校尉潁川丁鴻孝公爲少府十年遷		

	七	八	元和元年	二	
			八月甲子太尉彪罷大司農鄭宏爲太尉		四月丙寅太尉
				大鴻臚韋彪從東巡行司徒事○按熊表闕	
					五月丙子司空
	張掖太守南陽鄧鴻行車騎將軍事八年遷				
	奉車都尉韋彪行太常事			太常太山巢堪次朗○按熊表闕見曹襃傳	
	大鴻臚竇固爲光祿勳	大僕任隗爲光祿勳四年遷			
		光祿勳竇固爲衛尉六年卒			
		河南尹袁安爲太僕○按熊表闕			
					潁川郭躬仲孫
	奉車都尉韋彪爲大鴻臚○按熊表闕				
司農二年遷		侍中會稽鄭弘巨君爲大司農二年遷	大司農京兆宋繇叔路○按熊表闕		
	行度遼將軍耿秉爲執金吾四年遷			陳留太守九江召馴伯春爲河南尹二年遷	

三	章和元年		二	和
		二月庚戌前太尉彪為太	傅錄尚書事	
宏免大司農宋繇為太尉				
	六月戊辰司徒虞免癸卯司空袁安為司徒			
倫免太僕袁安為司空一年遷	六月癸卯光祿勳任隗為司空			
		十月乙亥侍中竇憲為車	騎將軍伐北匈奴二年遷	九月庚申車騎將軍竇憲為大將軍
		少府丁鴻為太常五年遷		
		河南尹召馴為光祿勳卒	官耿秉為光祿勳○按耿秉一條熊表闕見袁安傳作景避諱改	光祿勳桓廣
				虎賁中郎將扶風竇篤為衛尉三年
為廷尉八年卒				
		襄城令平原劉方伯況為	宗正○按熊表闕見袁安傳	
		大司農河南尹睦伯師○	按熊表闕見袁安傳	
				安豐侯扶風竇嘉為少府四年免

帝永元元	年	
四年坐不道自殺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按劉尚一條熊表闕見本紀竇憲為大將軍後漢紀作二年	六月	定襄太守安定皇甫稜行度遼將軍事四
		征西將軍耿秉為光祿勳一年卒
免		
		特進馬光為太僕
		度遼將軍鄧鴻為大鴻臚三年自殺
侍中竇景為執金吾免後復位四年免蔡嵩為河南尹○按熊表不言竇景免官復位見竇憲張酺傳		又後漢紀作章和元年蔡嵩一條熊表闕見章懷注引續漢書河南尹王調叔和免魏郡太守汝南張酺

二

年免

孟侯為河南尹三年還○按王謂一條熊表闕見宋意樂恢傳謂一條熊氏列入元年誤

三

光祿勳扶風竇瓌

執金吾扶風竇景尋免

四

六月己丑太尉繇坐竇憲自殺八月癸丑大司農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

三月癸丑司徒安薨閏月丁丑太常丁鴻為司徒○按本傳云行太尉兼衛尉

八月辛亥司空隗薨十月己亥宗正劉方為司空

奉車都尉沛國桓郁仲恩為太常一年卒

衛尉鄧疊坐竇憲黨下獄死

五

二月甲寅太傅彪薨

十月辛未太尉睦薨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為太尉

按繇袁後漢紀作七月己丑又癸丑作辛丑 事

長樂衛尉京兆張奮穉通為太常一年遷

十一月己丑河南尹張酺為太僕數月遷中山相汝南張

廣漢太守沛國陳寵昭公為大司農

六

正月己卯司徒鴻薨二月丁未司空劉方為司徒○按丁末後

二月丁未太常張奮為司空

九月癸丑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一年坐逗留下獄死

禹為太僕○按張酺一條熊表闕見陳寵傳

大司農陳寵為廷尉○按熊表闕見本傳

下邳相趙國張禹伯達為大司農

執金吾朱徽○按天文志作朱徽誤

七

漢紀作乙未下張奮同

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事一年下獄死

八

雁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事五年還

南陽太守潁川韓棱伯師爲太僕二年遷

九

九月庚申司徒方策免十一月癸卯光祿勳河南呂蓋君上爲司徒○按十月後漢紀作十一月

十二月丙寅司空奮以疾免壬申太僕韓棱爲司空○按十二月後漢紀作十一月

冬侍中扶風魯恭仲康爲光祿勳四年遷

執金吾劉尙行征西將軍事○按熊表闕見天文志後漢紀

十

七月己巳司空棱薨八月丙子太常巢堪爲司空

少府徐防爲大司農○按防爲大司農熊表置在十二年誤今從本傳

魏郡太守沛國徐防謁卿爲少府尋遷○按熊表闕見本傳

十一

九月戊午太尉酺免

朔方太守王龐行度遼將軍事九年罷

中山相濟北戴封平仲爲太常卒官

遼東太守祭彤爲太僕四年免○按熊表闕見本傳

度遼將軍馮奮爲河南尹

十二

丙寅大司農張禹爲太尉七年遷○按禹爲太尉傳作六年疑誤今從本紀丙寅後漢紀作丙辰誤酺免

十三

於戊午禹不得於丙辰即任太尉

十一月戊辰司徒叅免十二月丁丑光祿勲魯恭爲司徒○按恭傳作十二年誤

前司空張奮爲太常是冬以病免

步兵校尉彭城劉愷伯豫爲宗正

十四

十月丁酉司空堪免十一月癸卯大司農徐防爲司空二年遷

九月太尉禹以車駕前遜

十六

七月辛酉司徒恭坐[illegible]都尉[illegible]事免庚午光祿勲張酺爲司徒八月已酉薨十月

十月辛卯大鴻臚陳寵爲司空

前太尉張酺爲光祿勲數月遷○按熊表開傳作十五年誤

兼衛尉留守

元興元年

辛卯司空徐防爲司徒三年遷

殤帝延

正月辛卯太尉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一年遷

正月辛卯司徒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正月辛卯光祿勲河東梁鮪伯元爲司徒○按辛卯

四月丙寅司空寵薨六月丁未太常南陽尹勤叔梁

四月丙寅虎賁中郎將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將作大匠濟陰魏霸喬卿爲太常明年以病免

五官中郎將南陽周章次叔爲光祿勲一年遷

平元年

後漢紀作癸卯誤

爲司空○按六月熊表作四月誤

○按騭殿本東觀記作陵今從范書

安帝

九月庚午太尉防以災異婁見免庚寅太傅張禹爲

二月庚午司徒鮪薨五月甲戌長樂衛尉魯恭爲司

九月辛未司空勤以水雨傷稼免庚寅大常周章爲

光祿勳周章爲太常數月遷長水校尉劉愷爲太常

太僕汝南袁敞叔平爲光祿勳

永初元年

太尉○按防傳云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

徒

司空十一月丁亥坐密謀廢立免自殺十二月乙卯潁川太守河間張敏伯達爲司空

六年遷

二

十一月辛酉車騎將軍鄧騭爲大將軍二年罷○按辛酉熊表作辛未誤

鄧惲爲執金吾

汝南周暢伯陽爲河南尹○按熊表二條俱闕惲見後漢紀暢見周嘉傳

三

三月壬寅司徒恭免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伯宗爲司徒○按壬寅後漢紀作癸巳四月丙寅禮儀

十一月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西域校尉北地梁慬伯威行度遼將軍事二年免○按南匈奴傳云

司隸校尉陳國何熙孟孫爲大司農○按熊表闕見梁慬傳後漢紀作大司馬誤

志作元初六年三月甲子

四年任熊表因之誤此從本傳

四

正月己丑太尉禹以陰陽不和

雲中太守扶風耿夔定公行度遼將軍事三年免

太僕南陽鄧康○按熊表闕見竇章傳

巴郡龐雄爲大鴻臚○按熊闕見梁慬傳

五

免甲申光祿勳潁川李修伯游爲太尉○按巳丑後漢紀作乙巳亥正月庚辰朔己丑十日乙巳二十六日

六

四月乙丑司空敏以病免巳卯太常劉愷爲司空四年遷○按乙丑熊表作巳丑誤後漢紀作乙亥

七

元初元年

九月乙丑太尉修免辛未大司農山陽司馬苞仲成爲太尉

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七年免○按是年始爲眞將軍

六月丙戌太尉苞薨七月辛巳

十二月己酉司徒勤免庚戌司

十二月庚戌光祿勳袁敞爲司

周暢爲光祿勳○按熊表闕見

二

太僕太山馬英文思爲太尉

空劉愷爲司徒

空

周嘉傳

三

尚書令南陽樊準劫陵爲光祿勳其年卒○按熊表作五年卒誤本俗刻

本傳予見福建本保前明按察司使周采等所刊尙不誤

四

四月戊申司空做坐漏泄省中語免五月丁丑

東萊劉熹季明爲光祿勳六年遷

涿郡太守恒農楊震伯起爲太僕

五

太常漢中李郃孟節爲司空

六

太僕楊震爲太常

廷尉綦母珍○按熊表闕見班勇傳

河南尹鄧豹二年被誣自殺○按熊表闕見鄧后紀

永寧元年

十二月戊辰司徒愷以病免癸酉太常楊震爲司徒○按戊辰熊表作丙辰誤十二月後漢紀作十一月

十月己巳司空郃坐請託免癸酉衛尉廬江陳襃伯仁爲司空

執金吾南陽馮石次初爲衛尉

彭城相犍爲張晧叔明爲廷尉六年遷

射聲校尉南陽來歷伯珍爲執金吾三年遷○按傳云代馮石

建光元年

七月壬寅太尉英薨八月甲子前司徒劉愷爲太尉

五月庚申度遼將軍遵以諸自殺前行度遼將軍事耿夔爲度遼將軍二年免

太常來俍○按熊表闕見劉愷傳

宗正彭城劉按孟春一年遷○按熊表闕

大司農京兆朱寵仲威○按熊表闕

少府荀遷 執金吾鄧悝○按熊表二傒俱闕遷見劉愷傳悝見孫程傳

延光元年

四月癸巳司空褒以地震免五月庚戌宗正劉授爲司空

二

十月辛未太尉愷以病免甲戌司徒楊震爲太尉

三月壬戌太尉震免

十月甲戌光祿勳劉熹爲司徒三年遷

太原太守法度爲度遼將軍二年薨

八月辛巳大鴻臚耿

光祿大夫沛國桓焉

光祿勳役飆○按後

衛尉馮石爲光祿勳

執金吾來歷爲太僕一年免

大鴻臚扶風耿寶君達○按熊表闕見楊震傳

執金吾閻顯爲大鴻

宗正劉瑋○按熊表

長社侯河南閻顯爲執金吾

三

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爲太傅錄尚書事

四月戊辰光祿勳馮石爲太尉二年遷

三月辛酉大將軍寶行大尉事四月丁酉司徒劉熹爲太尉錄

四月丁酉前司空李郃爲司徒

十一月己卯司空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免十二月甲申

三月辛未大鴻臚閻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十一月戊午有

實爲大將軍

叔元爲太常二年遷

寰杞役倖視

河南閻景爲衛尉伏誅將作大匠來歷爲衛尉○按歷傳言順

侍中南陽鄧康爲太僕一年以病免○按熊表闕見鄧禹傳

大司農朱寵爲大鴻臚一年遷○按熊表闕見鄧隲傳

廬

闕見來歷傳

越騎校尉南陽劉珍秋孫爲宗正一年遷

少府河南陶敦 執金吾河南閻晏冬坐不道伏誅

四

尚書事

少府陶敦爲司空

罪下獄死漢陽太守傅衆爲度遼將軍是年薨

四月辛卯大將軍實坐相附黨自殺

帝即位遷爲衛尉順帝即位在延光四年三月熊表列之永建元年誤

繹以成

男東垣侗既勤侗八謹校

後學何卑秦鏡在明鑑昭若覆校

後漢書補表卷第七

後漢書補表卷第八

嘉定錢大昭譔

公卿下

公卿下	順帝永
太傅	正月辛巳太傅石坐阿黨閻顯等免二月
太尉	正月辛巳太尉熹坐阿黨權貴免二月丙
司徒	正月辛巳司徒郃坐人多病疫仍有戌興
司空	十月丁亥司空敦免王寅廷尉張晧爲司
大將軍 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度遼將軍	七月庚午衛尉來歷爲車騎將軍三年罷
太常	沛國劉光仲遵爲太常。[illegible]
光祿勳	侍中南陽賈建爲光祿勳。[illegible]閻見
衛尉	宗正劉珍爲衛尉卒[illegible]尉卒
太僕	汝南太守山陽王龔爲[illegible]太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河南尹	

建元年		二	三
丙戌太常桓焉為太傅錄尚書事			十二月己亥太傅焉以辟召禁錮者為吏免○
戌大鴻臚朱寵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七月壬午太尉寵以日食免庚子太常劉光為太尉	錄尚書事○按後漢紀作龍於四年八月免誤	
免二月丙戌長樂少府九江朱倀孫卿為司徒	七月壬午司徒倀以日食免庚子光祿勳汝南許敬	鴻臚為司徒○按倀免敬任後漢紀作元年十月丁亥	
空			
遼東太守河南龐參仲達為度遼將軍三年遷			
	大僕王龔為太常		
賈復傳	南陽太守汝南袁彭伯楚為光祿勳○按熊表闕見	袁安傳	
			河南尹郭鎮為廷尉一年卒○按熊表闕見本
	尚書令潁川郭鎮桓鍾為河南尹○按熊表闕見本	傳	

	四		五	六	陽嘉元
按己亥後漢紀作乙亥					
	八月丁巳太尉光以陰陽不和免九月癸酉大鴻臚龐參為太尉錄尚書事				
	十一月庚辰司徒敬坐陵轢使官免十二月乙卯宗正弘農劉崎叔峻為司徒	按乙卯熊表作己卯誤			
	八月丁巳司空晧以陰陽不和久託病免九月癸酉太常王龔為司空				
	東平相京兆宋漢仲和為度遼將軍四年遷				
	魯國孔扶仲淵為太常				
傳					前司空張晧為廷尉
	度遼將軍龐參為大鴻臚參遷沛國施延君子為大鴻臚○按熊表闕見南匈	奴傳	前車騎將軍來歷為大鴻臚三年卒		
					屯騎校尉安定梁商伯夏為執

年

金吾三年遷

二

七月巳未太尉參以災異免八月巳巳大鴻臚施延爲太尉○按熊表七月作十一月巳巳作巳未並誤

五月戊午司空龔以地震免六月辛未太常孔扶爲司空

烏桓校尉耿季遇爲度遼將軍三年病徵

大鴻臚桓焉爲太常七年遷

衛尉賈建○按熊表闕見賈復傳

度遼將軍宋漢爲太僕

光祿大夫桓焉爲大鴻臚數月遷

三

十一月壬寅司徒崎免乙巳大司農南郡黃尙河伯爲司徒○按周舉傳云河南郡人本

十一月壬寅司空扶免乙巳光祿勳河東王卓仲遼爲司空

四

四月甲子太尉延以選舉貪汙免戊寅前太尉龐參爲太尉

紀注云字伯河並誤

四月戊寅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

執金吾安定梁冀伯

永和元年

十一月丙子太尉參免十二月乙巳前司空王龔爲太尉○按十一月後漢紀作十月

三月乙卯司空卓薨丁丑光祿勳馮

護羌校尉扶風馬續季則爲度遼將軍

長沙劉壽伯長爲光祿勳○按熊表

大司農劉據○按熊表闕

卓爲河南尹○按熊表闕見本傳

二

郵郭虔君賢爲司空○按袁後漢紀作乾誤

三

八月己未司徒何免九月己酉光祿勳劉壽爲司徒○按

己酉後漢紀作癸酉是本紀九月有丙戌則不得有己酉

四

五

九月辛未太尉龔免壬午太常桓焉

汝南太守下邳胡廣伯始爲大司農

屯騎校尉扶風賣章伯向爲少府三

爲太尉

三月庚子司空虔免丙午太僕蜀郡趙戒志伯爲司空四年遷○按乙瑛碑作意伯避桓帝名

八月丙辰大將軍商薨壬戌河南尹梁冀爲大將軍十一月庚子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

太僕張种○按陳表關見周事傳

年遷

執金吾張衛侍中安定梁不疑爲河南尹尋褒位梁允○按熊表並闕不疑見梁冀張綱傳

六

庚子後漢紀作庚午

度遼將軍馬續免城門校尉吳武爲度遼將軍○按吳武一作熊表見南匈奴傳

後漢紀

漢安元年

十月辛未太僕焉以日食免十一月壬午司隸校尉趙峻為太尉二年遷

十月辛未司徒壽免十一月壬午大司農胡廣為司徒四年遷

十月甲戌行車騎將軍事番免

光祿勳劉宣○按熊表闕見李固傳

廷尉河南吳雄季高○按熊表闕見李固郭鎮傳

將作大匠會稽黃昌聖員為大司農坐左遷將作大匠漢中李固子堅為大司農一年遷

二年

少府竇章為大鴻臚一年免

建康元年

八月丁丑太尉趙峻為太傅錄尚書事

八月丁丑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河內太守汝南周舉宣光為大鴻臚○按熊表闕見本傳

沖帝永嘉元年 按嘉或作熹

九月庚戌太傅峻薨

太常馬訪○按熊表闕見周舉傳

大鴻臚周舉為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按熊表闕見本傳

大司農杜喬為大鴻臚一年遷

太子太傅河內杜喬叔榮為大司農尋遷○按熊表闕見本傳

質帝本初元年

閏月丁亥太尉固免戊子司徒胡廣為太尉錄尚書事○按熊表作司空

閏月戊子司空趙戒為司徒錄尚書事一年遷

閏月戊子太僕汝南袁湯仲和為司空一年遷

閏月戊子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按熊表闕見本紀

大鴻臚杜喬為光祿勳一年遷

桓帝建和元年

六月太尉廣以病免光祿勳杜喬為太尉九月丁卯以地震免十月司徒趙戒為太尉○按本紀以杜喬

十月司空袁湯為司徒二年遷

十月前太尉胡廣為司空

少府梁不疑、河南尹甘陵房植伯武○按熊表並闕不疑見後漢紀

年

為由大司農選誤今從傳

二

三

十月太尉戒以地震免司徒袁湯為太尉

十月大司農河內張歆敬譲為司徒

魏郡太守江夏黃瓊世英為太常

大司農羊傅○按熊表闕見崔寔傳傅疑儒之誤

少府任城何豹○按熊表闕見崔寔傳

和平元年

光祿勳吳雄○

按熊表闕見本紀下年

大司農劉攄○

按熊表闕見左雄傳

元嘉元年

四月司徒歆免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十月司空廣免閏月庚午太常黃瓊為司空

太常太山羊儒前司空胡廣為太常○按羊儒一係熊表闕黃瓊傳作羊溥今

從羊溥傳

二

十一月司空瓊以地震免十二月特進趙戒為司空

前司空黃瓊為太僕一年遷

永興元年

十月太尉湯以災異免太常胡廣為太尉

十月司徒雄免太僕黃瓊為司徒一年遷

十月司空戒免光祿勳房植為司空二年遷

丹陽太守潁川韓縯伯南為太常○按熊表闕縯韓稜周景傳作演今從本紀

河南尹頌公孫為光祿勳○按熊表闕頌段熲傳作訟今從本紀

二

九月丁卯太尉廣以日食免司徒黃瓊為太尉

閏月光祿勳尹頌為司徒

河南尹梁不疑為光祿勳○按熊表闕見梁冀傳

安定梁允為河南尹

永

六月司空植以

壽元年

水災免太常韓縯爲司空二年遷

二

前烏桓校尉潁川李膺元禮爲度遼將軍○按膺爲將軍鮮卑匈奴傳俱不載此錄本傳

三

十一月司徒頌薨司空韓縯爲司徒

十一月太常北海孫朗代平爲司空

尚書河南种暠景伯爲度遼將軍一年遷○按通鑑作延熹元年

延

七月甲子太尉

十二月京兆尹

司隸校尉巴郡

大司農陳豨

河南尹何豹○

熹元年

瓊以日食免太常胡廣爲太尉

上黨陳龜叔珍爲度遼將軍○按熊表闕

馮緄鴻卿爲廷尉○按熊表闕見本傳

前太尉黃瓊爲大司農○按陳孫一條熊表闕見趙咨傳

按熊表闕見後漢紀

二

八月丁丑太尉廣坐阿附梁冀免壬午大司農黃瓊爲太尉

八月丁丑司徒縯坐阿附梁冀下獄壬午光祿大夫中山祝恬伯休爲司徒

八月丁丑司空朗坐阿附梁冀下獄壬午大鴻臚梁國盛允伯代爲司空一年遷○按風俗通義允字子闕

八月丁丑大將軍冀坐謀亂伏誅十一月壬寅中常侍河南單超爲車騎將軍

太僕楊秉爲太常壽免廷尉馮緄爲太常

光祿勳袁盱大鴻臚陳蕃爲光祿勳五年免○按二條熊表並闕蕃本傳見盱見梁冀袁敞傳後漢紀光祿勳又有王朋

衛尉安定梁淑伏誅○按熊表闕見本紀梁冀傳

光祿大夫恒農楊秉叔節爲太僕

廷尉邯鄲義○按熊表闕見袁敞傳

尚書令汝南陳蕃仲舉爲大鴻臚尋遷

大司農种暠

河南尹梁允伏誅尚書僕射霍諝叔智爲河南尹

前度遼將軍李膺爲河南尹

六月辛丑司徒恬薨七月

七月尚書陳留虞放子仲

正月丙午車騎將軍超薨

宗正沛國劉矩叔方爲太

司隸校尉馮緄爲廷尉

宗正東海劉寵祖榮爲大

前太常楊秉爲河南尹明

三	
	三月太尉顥以寇賊免四月太常劉
司空盛允爲司徒○按後漢紀作六月辛酉怙卒光祿勳种暠繼之	二月壬辰司徒允以火災免大司農
爲司空○按本紀何書作太常今從虞延傳	六月己酉司空放以水災免前太尉
常	
鴻臚○按一本作業祖今從吳志劉繇傳汪後漢紀二十三	
年坐輸作左校	尚書令中山劉祐伯祖爲河南尹

四	
矩爲太尉	十一月太尉矩以蠻夷反叛免太常楊秉爲太尉
种暠爲司徒	
黃瓊爲司空九月以地震免大鴻臚劉寵爲司空	
	十月辛丑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一年免○按緄爲
	故河南尹楊秉爲太常尋遷
	尚書令盧江周景仲饗爲太僕○按景爲太僕熊表
	魏郡李嵩君還爲大司農

五	
車騎將軍本紀本傳許象傳緄碑茜在延熹五年本紀於延熹三年節書車騎將軍馮緄討武溪蠻誤	
列之二年誤景是年坊守官免錮禁時之仲並衆黨廟志傳郡引注承謝什書備仲	

六	
二月戊午司徒暠薨三月戊戌衛尉潁川許栩季闕爲司徒○按二月後漢紀作正月誤考是年並月戊	
十一月司空寵以陰霧復陽免十二月衛尉周景爲司空	
安定皇甫規威明爲度遼將軍數月遷中郎將敦煌張奐然明爲度遼將軍二年遷	
太僕周景爲衛尉○按景爲衛尉熊表在二年亦誤	
魏郡太守陳留爰延季平爲大鴻臚	

七

五月丙戌太尉秉薨七月太中大夫陳蕃爲太

寅朔不得有戊午日丞作許栩由大鴻臚爲司徒

十月司空景以地震免太常彭城劉茂叔盛爲

太常胡廣

太僕左稱有罪自殺河南尹杜密爲太僕坐黨

廷尉馮緄

大司農劉祐

尙書令潁川杜密周南爲河南尹河南尹鄧

八

尉。按風俗通義秉薨於六月九日未明時今姑從本紀七月後漢紀作十月丙寅

七月太尉蕃坐辟舉

四月司徒栩免五月

司空

九月司空茂免十二

使匈奴中郎將皇甫

大常趙典。按熊表

衛尉東平衡方興祖

事免。按熊表作施延誤

春度遼將軍張奐爲

萬世下獄死河南尹李膺。按萬世天文志爰延傳並作萬唐人避諱去之

九

不實免九月光祿勳周景爲太尉

太常胡廣爲司徒二年遷。按栩免熊表作遷誤五月後漢紀作二月辛酉

月光祿勳汝南宣酆伯應爲司空

規復爲度遼將軍一年遷

闕見荀淑傳本傳言由太僕遷

。按熊表闕

大司農

永康元年

將作大匠梁國橋元公祖

太常許永。按熊表闕見

爲度遼將軍

五行志

靈帝建寧

正月庚子前太尉陳蕃爲太傅參錄尙書事九月丁亥中常侍曹節矯詔誅之司徒胡廣

四月戊辰太尉景薨五月丁未太中大夫劉矩爲太尉十一月以日食免大僕沛國聞人

正月庚子司徒廣參錄尙書事九月丁亥司空劉寵爲司徒一年遷。按胡廣一條熊表

四月戊辰司空酆免長樂衛尉山陽王暢叔茂爲司空八月以水災免宗正劉寵爲司空

正月壬午城門校尉扶風竇武爲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九月丁亥中常侍曹節矯詔誅之

光祿勳楊賜

太僕汝南袁逢周陽

太僕杜密一年坐事自殺

大鴻臚汝南袁隗次陽。按熊表闕見崔寔傳

宗正劉猛

大司農河南尹勳伯元下獄死

少府周埼

少府張奐

少府武威段熲紀明

河南尹劉祐尋罷

度遼將軍

寧元年	二
為太傅錄尚書事	
襲定卿爲太尉○按是年四月庚寅朔不得有戊辰日今姑從本紀說詳拙著後漢書辨疑	五月太尉襲以災異免六月司徒劉寵為太尉十一月以日食免太僕潁川郭禧公房為太尉
陽見本紀本傳	六月太常汝南許訓季師為司徒
尋遷九月丁亥大鴻臚許栩為司空	五月司徒栩以災異免六月太僕長沙劉囂重寧為司空
○按竇武之為大將軍後漢紀在延熹九年四月戊寅	長樂衛尉曹節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按衛尉熊表作太僕誤
	大司農張奐為太常尋坐黨事免
	少府橋元為大鴻臚
橋元為河南尹	河南尹橋元為少府　河間董寵為執金吾明年九月坐矯稱長樂后屬請下獄死

三	四
四月太尉禧免太中大夫聞人襲復為太尉	三月辛酉太尉襲以日食免汝南李咸元卓為太尉○按禮儀志注是年七月襲尚為太尉則非免於三
	三月辛酉司徒訓坐民大疲免司空橋元為司徒七月以災異免前司空許栩為司徒
七月司空囂免八月大鴻臚橋元為司空一年遷○按八月後漢紀作十月	四月太常來豔為司空七月以災異免太常宗俱為司空
南陽來豔季德為太常一年遷太僕南陽宗俱伯偉為太常一年遷○按來豔一條熊表闕見本紀下年	
	南陽太守下邳陳球伯真為廷尉○按熊表球誤作琳
	屯騎校尉劉寬為宗正○按是年有宗正劉祖見禮儀志注
	越騎校尉恆農楊賜伯獻為少府　扶風宋鄷為執金吾

月矣又胡廣傳注引謝承書建寧二年咸由大鴻臚拜太尉疑范史有誤今姑從紀

熹平元年

三月壬戌太傅廣薨

十二月司徒栩以寇賊免大鴻臚袁隗為司徒○按後漢紀在四年

少府楊賜為光祿勳

一年遷○按熊表闕見本紀本傳

三月太尉咸免五月司隸校尉段熲為太尉十二月免○

正月丁丑司空俱薨二月壬午光祿勳楊賜為司空七月

宗正劉寬為光祿勳四年還

河南尹李咸○按熊表闕見後漢紀

二

按五月後漢紀作四月熲免在三年二月己巳

以災異免太常潁川唐珍為司空○按楊賜傳云代唐珍為司空誤今從本紀又後漢紀二月作七月又作賜於三年十二月免

三

二月己巳太常東海陳耽漢公為太尉

十二月司空珍以寇賊免永樂少府許訓為司空

四

五月太尉耽免

十月壬午司徒

六月壬戌太常

五

司空許訓爲太尉。七月免。光祿勳劉寬爲太尉。○按後漢紀作五年五月，太尉李咸罷，劉寬代之。

隗免。十一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按十一月後漢紀作十二月。

南陽劉逸太過爲司空。

六

十月，太尉寬以固疾免。十二月甲寅，太常河南孟馘叔逵爲太尉。○按寬傳作日食免，考劉寬碑初免太

十二月庚辰，司徒賜坐辟黨人免。

七月，司空逸免。廷尉陳球爲司空。十一月，以地震免。十二月庚辰，太常陳耽爲司空。○按球由廷尉爲司

光祿大夫劉寬爲衛尉。○按熊表闕，見寬碑。

光祿大夫陳球復爲廷尉。

尉以固疾再免，太尉以日食，今從石刻。十月，後漢紀作十一月。馘，成陽雍廟碑作郁，字敬達，今從本紀注。

空，見本傳。本紀作衛尉，誤。後漢紀作耽由太僕爲司空。

光和

正月，太尉馘免。三月辛丑，太常常山張顥智明爲太尉。九月，以星孛免。十月，太常陳球爲太尉。十一月，以日

二月癸丑，光祿勳陳國袁滂公喜爲司徒。

四月丙辰，司空耽以地震免。太常來豔爲司空。九月薨。十月，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按四月後漢紀作

廷尉陳球爲太常，尋遷。

光祿勳姓璋。○按熊表闕，見蔡邕傳。

衛尉陳留蔡質子文。

太僕曹陵。○按熊表闕，見羊陟傳。

廷尉郭禧。○按熊表闕，見蔡邕傳。

大鴻臚郭防。○按熊表闕，見羊陟傳。

大司農馮方。○按熊表闕，見羊陟傳。

光祿大夫楊賜爲少府。尚書令太山羊陟嗣祖爲河南尹。

元年	二年
食免十二月丁巳光祿大夫橋元爲太尉○按正月後漢紀作五月	三月乙丑太尉元以病免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四月辛巳以日食下獄死五月衛尉劉寬爲太尉
	三月司徒滂免大鴻臚劉郃季承爲承爲司徒十月甲申謀誅宦官事泄下獄死十二月光祿勳楊賜爲司徒○按三月後漢紀作二月丁巳
五月	三月乙丑司空逢以地震免太常汝南張濟元江爲司空
	少府楊賜爲光祿勳
	司隸校尉漁陽陽球方正爲衛尉十月甲申謀誅宦官事泄下獄死

三	四	五
	九月庚寅太尉寬以日食免衛尉會稽許馘爲太尉	十月太尉馘坐錯繆免太常楊賜爲太尉
	閏月辛酉司徒賜以病免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按後漢紀作三年事	三月司徒耽免四月太常袁隗爲司徒○按後漢紀作四年事
	前司空陳耽爲太常尋遷前司徒楊賜爲太常	
		永樂少府劉寬爲光祿勳四年卒○按熊表作四年事誤
侍中南陽何進遂高爲河南尹○按熊表作二年沿俗本之誤		

六　中平元年　二

南陽太守江夏劉焉君郎為宗正○按熊劾劉虞後謨甘陵相東海劉虞伯安為宗正五年遷○按熊表作

四月太尉賜以賊寇免太僕恒農鄧盛伯能為太尉○按伯能風俗通義作伯條今從本紀注

遷

四月司空張濟免大司農南陽張溫伯慎為司空一年

三月戊申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

十月左中郎將皇甫嵩義眞為左車騎將軍

三年遷課

河南尹徐灌下獄死議郎漢中李燮德公為河南尹

二年卒○按熊表二條並闕並見本紀

五月太尉盛以大風雨雹免太僕河南張延公威為太尉

二月己亥司徒袁隗以寇賊免三月廷尉崔烈為司徒二年遷

九月特進楊賜為司空十月庚寅薨光祿大夫汝南許相公弼

春中郎將會稽朱儁公偉為右車騎將軍尋以喪去官七月

少府黃琬為太僕一年遷豫州牧

將作大匠江夏黃琬子琰為少府

執金吾袁滂○按袁滂一

三　四

為司空二年遷

左車騎將軍嵩免八月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一年遷

條熊表闕見董卓傳

二月庚戌太尉延免車騎將軍張溫為太尉○按二月後漢紀作三月

二月庚戌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按後漢紀作四年九月事

執金吾甄舉○按熊表闕見傅燮傳

四月太尉溫以寇賊免司徒崔烈為太尉十一月免大司農曹嵩為太尉

五月司空許相為司徒

五月光祿勳沛國丁宮元雄為司空一年遷

三月河南尹何苗為車騎將軍二年為何進部曲將吳匡所害

九月執金吾甄舉為太僕○按熊表闕見後漢紀

將作大匠朱儁為少府　河南尹南陽何苗尋遷

五

四月太尉嵩免五月永樂少府南陽樊陵德雲爲太尉六月丙寅以大風免七月射聲校尉扶風馬日磾翁叔爲太尉○按後漢紀作正月嵩免

八月司徒相免司空丁宮爲司徒

八月光祿勳南陽劉宏子高爲司空

八月衛尉河間董重爲驃騎將軍明年五月下獄死

宗正劉焉爲太常尋遷

太僕楊彪爲衛尉

永樂少府恒農楊彪文先爲太僕尋遷

宗正劉虞爲幽州牧○按熊表闕

少府許相○按熊表闕

四月戊午後將軍袁隗爲太傅錄尚書事十一月癸酉太尉董

四月丙午太尉日磾以日食免幽州牧劉虞爲太尉九月乙酉

七月庚寅司徒宮免九月甲午豫州牧黃琬爲司徒十二月戊

八月辛未司空宏以久不雨免幷州牧隴西董卓仲穎自爲司

四月戊午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數月爲中常侍張讓等所害

穎川荀爽慈明爲光祿勳三日遷

河南尹王允爲太僕尋遷

從事中郎太原王允子師爲河南尹尋遷　少府許相爲河

六

卓自爲相國

爲大司馬司空董卓自爲太尉尋遷十二月戊戌司徒黃琬爲太尉

戊司空楊彪爲司徒尋遷

空尋遷九月丙戌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尋遷十月戊戌光祿勳荀爽爲司空○按丙戌後漢紀作丙申

南尹尋爲袁紹矯詔誅　執金吾丁原爲幷州牧董卓所害○按王允許相二條熊表並闕允見本傳及

何進傳

獻帝初

三月戊午太傅隗爲董卓所害○按後漢紀是年四月以劉虞爲太傅錄尚書事

二月乙亥太尉琬以災異免光祿勳蜀郡趙謙彥信爲太尉

二月乙丑司徒彪以災異免太僕王允爲司徒

五月司空爽薨六月辛丑光祿大夫河南种拂穎伯爲司空○按後漢紀辛丑作辛未拂作弗

冀州刺史東郡賈琮孟堅爲度遼將軍　太尉趙謙行車騎將軍事　袁紹自稱車騎將軍

太僕袁基爲董卓所害南豫州刺史王允爲太僕尋遷

前司徒楊彪爲大鴻臚尋遷　大鴻臚穎川韓融元長○按韓融一條熊表闕融傳作太僕今

少府南陽陰循元基爲袁術所害大鴻臚楊彪爲少府　執金吾扶風士孫瑞君策執金

平元年

後將軍袁術

從本紀袁紹傳

吾太山胡毋班季皮。按二條熊表並闕璠見王允傳班見袁紹傳

二

二月丁丑相國卓自為太師

七月丙寅太尉謙免辛酉太常馬日

七月司空拂以地震免癸卯光祿大

司隸校尉趙謙為前將軍一年遷

司空种拂為太常一年戰歿。按董

光祿勳宣播。按五行志獻帝春秋

衛尉張溫為董卓所害

磾為太尉一年遷

夫濟南淳于嘉為司空一年遷

隴西董旻為左將軍

卓傳作衛尉謙今從本紀本傳後漢紀

皆作播惟本紀从手作播誤

四月辛巳太師卓伏誅七月庚子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

八月辛未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十二月以流星免光祿大

四月辛巳司徒允錄尚書事六月為李傕所害丙子前將軍趙

九月甲申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錄尚書事

五月丁未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騎將軍尋遷九月李傕自為

京兆尹楊彪為光祿勳尋遷

衛尉种拂為李傕所害

太僕扶風魯旭為李傕所害太僕京兆趙岐邠卿。按本紀

大鴻臚扶風周奐文明戰歿

三

事

夫廬江周忠嘉謀為太尉錄尚書事

謙為司徒尋薨九月甲申司空淳于嘉為司徒錄尚書事

車騎將軍郭汜自為後將軍樊稠自為左將軍三年伏誅八月袁術自為左將軍。按郭汜樊稠後漢紀

及魯萩傳並作魯旭別本或作魯旭後漢紀作魯馘趙岐見本紀後漢紀明年春猶任太僕見袁紹傳熊

四

漢紀作興平元年五月事

表闕

六月太尉忠以災異免太僕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十月辛丑大司馬劉虞為

十月辛丑司空彪以地震免丙午太常蜀郡趙溫子柔為司空十二月辛丑以

奮勇將軍公孫瓚為前將軍六年自殺。按熊表作大將軍誤

前司空楊彪為太常尋遷光祿大夫皇甫嵩為太常

平原相陳紀為太僕

興平元年

十二月太傅日磾薨於壽

公孫瓚所殺

七月壬子太尉嘉以日食

九月司徒嘉免十月衛尉

地震免乙巳衛尉汝南張喜為司空。按獻帝春秋作張嘉，今從傳及後漢紀

奮勇將軍呂布為左將軍

前司空楊彪為太常尋遷

奉車都尉趙國王斌為執金吾

春

免。戊子太常楊彪為太尉錄尚書事。按戊子後漢紀作戊午。是七月先有壬子，不得復有戊子

趙溫為司徒錄尚書事。按嘉免溫代，後漢紀在十二月

前太尉儁復行車騎將軍事，尋還。衛將軍董承。按儁傳車騎作驃騎，誤

河南尹駱業。按駱業一條熊表闕，見后紀

建安

二

五月壬午車騎將軍李傕自為大司馬。按壬午後漢紀作辛巳

七月丙寅張濟為驃騎將軍，三年戰死。郭汜自為車騎將軍，三年為其將所殺。正月癸酉袁紀為右將軍。三年遷。楊定為後將軍

太常王絳。按熊表闕，魏志賈詡傳作王偉

光祿勳鄧泉戰歿。按天文志作鄧淵，章懷避諱作泉，後漢紀作劉淵

衛尉士孫瑞戰歿。前太尉周忠為衛尉。按熊表闕，見本紀

太僕韓融。按熊表闕，見後漢紀

廷尉宣璠戰歿。按熊表闕，見本紀

大鴻臚榮邵。按熊表闕

大司農張義戰歿。前太尉朱儁為大司農。是年嘉

少府田芬戰歿。侍中琅邪伏完為執金吾。按田芬一條熊表闕，五行志作田邠，今從本紀

八月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一年為麾所殺

九月太尉彪罷

九月司空喜免。十一月丙戌，曹操自為司空，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行車

八月癸卯韓暹為大將軍。楊奉為車騎將軍，一年為劉備所殺。九月

前太僕趙岐為太常。按熊表云岐為太常六年卒，誤。考建安四年楊彪

冬御史中丞沛國桓典公雅為光祿勳

衛尉山陽張儉元節。侍中楊奇為衛尉

東海相徐璆為廷尉

大鴻臚潁川陳紀元方尋卒

元年

右將軍袁紹爲太尉

騎將軍事百官總已以聽

司隸校尉曹操爲大將軍

爲太常本傳所云六年卒者謂其卒之時非謂其在太常任也

二

三月袁紹自爲大將軍○按三月後漢紀作七月

將作大匠魯國孔融文舉爲少府四年免

三

四月大司馬傕伏誅○按四月後漢紀作正月

五月大將軍暹車騎將軍奉並薨

三月衛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

前太尉楊彪爲太常六年免

議郎董昭爲河南尹

執金吾榮郃遷尚書左僕射賈詡爲

四

鮮于輔爲度遼將軍

執金吾六年遷○按熊表闕見宋書百官志晉書職官志作榮郃

五

正月壬午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曹操事泄爲所害

六

七

五月庚戌大將軍紹薨子譚自爲車騎將軍

衛尉扶風馬騰壽成九年爲曹操所害○按熊表闕見董卓傳蜀志馬超傳注

安南將軍武威段煨爲大鴻臚病卒○按熊表闕見董卓傳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六月置丞相癸巳曹操自爲丞相		
						六月罷三公官置御史大夫八月丁未光祿勳山陽郗慮鴻豫爲御史大夫		
						正月司徒溫坐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		
						太常廣陵徐璆孟玉		
						章陵太守南郡蒯越異度爲光祿勳		
引典略作十五年後漢紀作十三年十二月壬午								
						從事中郎將韓嵩德高爲大鴻臚		

後漢書補表卷八 公卿下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五月丙申丞相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			四月甲午丞相魏公操自進爵魏王	
						○按是年本紀云六月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詹事兄云建安
			宗正劉艾○按熊表闕			
		大司農王邑○按熊表闕				

後漢書補表卷八 公卿下

二十二

十三年置御史大夫郗慮為之至十九年慮[illegible]時尚在職二十一年封魏王則宗正劉艾行御史大夫事

後漢書補表卷八　公卿下　三十八

慮之罷職應在二十年後不復補此官大昭謂華歆為御史大夫乃魏國之職非漢朝官故表不錄

二十三

少府耿紀為曹操所害○按熊表闕見耿秉傳

二十四

延康元年

按本紀標二十五年依前紀之例則舊紀新號

正月庚子丞相魏王操薨子丕嗣十月乙卯受禪

太常張音○按熊表闕見魏志注

後漢書補表卷八　公卿下　三十九

汗筠齋叢書第一集

後漢書補表卷第八

男東垣既勤　謹校

釋以成　侗同人

後學同里秦鏡在明　鑑郘若　覆校

從君錢可廬先生性耽墳籍好學深思壯歲游日下
嘗代潘舍人有爲校錄四庫全書
石渠天祿人間未有之秘皆得縱觀由是學問浩博
無涯涘而又善於決擇其說經及小學之書固已直
入漢儒閫奧得未曾有矣於正史尤精兩漢其後漢
書補表一編亦先生史學著述之一種也竊嘗論之
著述不難難於博博亦不難難於精就補表論之熊
廣居生於宋世其時書籍尚未盡佚散乃所据止蔚
宗承祚二家卽袁氏後漢紀司馬氏通鑑等書倘未
一寓目無論金石子集山經地志已先生生熊氏之

後漢書補表跋　一　开筠齋叢書第一集

後將七百年而所補王侯反多於熊氏至百三十人
則其博爲何如也扶風於史例最密後人宜遵而循
之以示標準卽畧有變通亦宜斟酌盡善廣居則大
亂其例關內恩澤前史所無濫行載入隨父隨祖不
知妄作餘如侯王之注州郡桃鄉當塗襃成等侯之
謬盩不可枚舉就其大端而論其合諸侯王王子侯
爲同姓王侯表不過非史例而已猶無大謬其合功
臣外戚恩澤宦者爲異姓諸侯則錯謬極矣昔韓信
不願與樊噲爲伍五代漢高祖爲晉臣時羞與杜重
威同制除宣誡以以功以恩侯狀各有不同耳今渾

外戚恩澤於功臣已失漢法非功不侯之意何況宦
官鄧賈馮朱祭耿吳竇諸豪傑地下有知豈不切齒
況古者異姓專謂昏姻周禮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
姓天揖同姓鄭注謂異姓爲昏姻大戴禮衛將軍文
子篇子貢曰一日三復白圭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
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漢書何武傳云不宜
令異姓大臣持權劉攽等駁師古說云異姓正謂外
戚吳仁傑曰何武公孫祿謂不宜令異姓持權而互
相稱舉爲大司馬則以庶姓自處而無嫌耳今熊氏
概功臣恩澤宦官爲異姓使於義有當於名尙爲不

後漢書補表跋　二

正況於義更不當乎先生則諸侯王王子侯功臣侯
外戚恩澤侯各有所分仿班書之例宦者侯仿東觀
漢記之例敘事簡潔而考證審密則其精又何如也
近時史學推鄞縣萬季野先生今萬之列代史表具
在平心而論能及此書之淵博精審否鑑爰取補表
詳細校訂刊入叢書初集以津逮後學先生所著尙
有詩古訓十二卷爾雅釋文補二卷廣雅疏義二十
卷說文統釋六十卷兩漢書辨疑四十四卷續漢書
補藝文志二卷後漢郡國令長考一卷三國志辨疑
三卷通言六卷叢書如可繼刻行將次第梓之

Z121.7
19:1(13)
ZW 21101000823333

嘉慶三年仲夏之月同里後學秦鑑識